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左传全译

王守谦　金秀珍　王凤春　译注

上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左传全译

王守谦　金秀珍　王凤春　译注

下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编　委　会

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运熙　余冠英　张　克（常务）
罗尔纲　程千帆　缪　钺

出 版 说 明

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，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。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，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部分。不仅是中国的骄傲，也是全人类的骄傲。

然而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，由于时代的变异，语言的古奥，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我们在全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，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。

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、汇聚英华、弘扬传统、振兴华夏之宗旨，化艰深为浅显，熔译注于一炉，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。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50种（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），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，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朽巨著，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；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，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。根据上述原则，我们对经部、子部之书选取较多；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，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；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，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。

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，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，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，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，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，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。

我们相信，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，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0年9月

目　录

前言……（1）

隐公

元年……（2）

二年……（12）

三年……（13）

四年……（21）

五年……（26）

六年……（32）

七年……（35）

八年……（37）

九年……（40）

十年……（43）

十一年……（45）

桓公

元年……（57）

二年……（58）

三年……（68）

四年……（70）

五年……（71）

六年……（75）

七年……（84）

八年……（85）

九年……(87)
十年……(89)
十一年……(92)
十二年……(95)
十三年……(97)
十四年……(100)
十五年……(101)
十六年……(103)
十七年……(105)
十八年……(107)
庄公
元年……(111)
二年……(112)
三年……(112)
四年……(113)
五年……(115)
六年……(115)
七年……(118)
八年……(118)
九年……(123)
十年……(125)
十一年……(129)
十二年……(132)
十三年……(134)
十四年……(135)
十五年……(139)
十六年……(139)

十七年……(141)
十八年……(142)
十九年……(144)
二十年……(147)
二十一年……(148)
二十二年……(150)
二十三年……(154)
二十四年……(156)
二十五年……(158)
二十六年……(159)
二十七年……(160)
二十八年……(162)
二十九年……(167)
三十年……(168)
三十一年……(169)
三十二年……(170)
闵公
元年……(175)
二年……(180)
僖公
元年……(195)
二年……(197)
三年……(200)
四年……(201)
五年……(209)
六年……(220)
七年……(222)

八年……(227)
九年……(229)
十年……(236)
十一年……(239)
十二年……(241)
十三年……(243)
十四年……(245)
十五年……(247)
十六年……(264)
十七年……(266)
十八年……(269)
十九年……(271)
二十年……(275)
二十一年……(277)
二十二年……(279)
二十三年……(286)
二十四年……(297)
二十五年……(314)
二十六年……(320)
二十七年……(324)
二十八年……(329)
二十九年……(353)
三十年……(354)
三十一年……(360)
三十二年……(363)
三十三年……(366)
文公

元年……(379)
二年……(385)
三年……(393)
四年……(396)
五年……(400)
六年……(401)
七年……(411)
八年……(420)
九年……(423)
十年……(426)
十一年……(429)
十二年……(432)
十三年……(437)
十四年……(442)
十五年……(447)
十六年……(454)
十七年……(460)
十八年……(465)

宣公

元年……(479)
二年……(481)
三年……(494)
四年……(500)
五年……(507)
六年……(508)
七年……(509)
八年……(511)

九年……(512)
十年……(514)
十一年……(517)
十二年……(521)
十三年……(559)
十四年……(560)
十五年……(564)
十六年……(574)
十七年……(577)
十八年……(581)
成公
元年……(585)
二年……(587)
三年……(618)
四年……(626)
五年……(628)
六年……(633)
七年……(639)
八年……(644)
九年……(650)
十年……(657)
十一年……(663)
十二年……(668)
十三年……(673)
十四年……(687)
十五年……(691)
十六年……(698)

十七年……(727)
十八年……(738)
襄公
元年……(749)
二年……(751)
三年……(756)
四年……(764)
五年……(775)
六年……(779)
七年……(782)
八年……(787)
九年……(795)
十年……(809)
十一年……(824)
十二年……(833)
十三年……(835)
十四年……(841)
十五年……(861)
十六年……(866)
十七年……(870)
十八年……(875)
十九年……(885)
二十年……(894)
二十一年……(898)
二十二年……(910)
二十三年……(918)
二十四年……(935)

二十五年……(944)
二十六年……(964)
二十七年……(987)
二十八年……(1006)
二十九年……(1023)
三十年……(1041)
三十一年……(1059)
昭公
元年……(1081)
二年……(1111)
三年……(1117)
四年……(1131)
五年……(1148)
六年……(1162)
七年……(1169)
八年……(1187)
九年……(1193)
十年……(1199)
十一年……(1206)
十二年……(1213)
十三年……(1226)
十四年……(1248)
十五年……(1253)
十六年……(1259)
十七年……(1268)
十八年……(1276)
十九年……(1283)

二十年…… (1289)
二十一年…… (1307)
二十二年…… (1317)
二十三年…… (1324)
二十四年…… (1334)
二十五年…… (1339)
二十六年…… (1355)
二十七年…… (1368)
二十八年…… (1378)
二十九年…… (1387)
三十年…… (1394)
三十一年…… (1399)
三十二年…… (1404)

定公

元年…… (1411)
二年…… (1416)
三年…… (1417)
四年…… (1419)
五年…… (1437)
六年…… (1443)
七年…… (1448)
八年…… (1449)
九年…… (1457)
十年…… (1462)
十一年…… (1469)
十二年…… (1469)
十三年…… (1471)

十四年…… (1475)
十五年…… (1480)
哀公
元年…… (1483)
二年…… (1491)
三年…… (1497)
四年…… (1501)
五年…… (1504)
六年…… (1507)
七年…… (1514)
八年…… (1520)
九年…… (1526)
十年…… (1529)
十一年…… (1530)
十二年…… (1543)
十三年…… (1547)
十四年…… (1553)
十五年…… (1562)
十六年…… (1569)
十七年…… (1579)
十八年…… (1586)
十九年…… (1588)
二十年…… (1588)
二十一年…… (1591)
二十二年…… (1592)
二十三年…… (1593)
二十四年…… (1595)

二十五年……（1597）
二十六年……（1602）
二十七年……（1607）

前　言

《左传》是我国古代一部伟大的历史名著，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杰作。唐人刘知几《史通》对《左传》评论说："著述罕闻，古今卓绝。"传说《左传》是春秋末期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的。但是，《左传》作者到底是谁？两千余年以来，众说纷纭，到今天还是个悬案。《史记》作者司马迁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）、《汉书》作者班固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都认为《左传》是左丘明"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"而著，以为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代的人，他受经于孔子，班固还认为左丘明为鲁之太史。《汉书·刘歆传》说："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，亲见夫子"。《后汉书》又说光武帝"知丘明至贤，亲受孔子"。"从'亲见'到'亲受'，证实了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"（见朱东润《左传选·前言》）。然而司马迁看见过《弟子籍》的记载，既然左丘明是孔子的弟子，就没有理由将左丘明的名字除掉。刘歆、光武帝之说，"很有可能是他们为了建立《春秋左氏传》的威信而造出来的"（见朱东润《左传选·前言》）。总之，由于司马迁、刘歆、班固的记载，《左传》作者是左丘明，魏、晋以来学者多无异议，可以说唐代以前很少有人怀疑。到了唐代，研究者开始多有异议，赵匡首先认为《左传》不是左丘明所写，他欲攻击《传》之不合"经"，必先攻击作《传》之人。他反对《左传》作者受经于孔子，认为左丘明"盖夫子以前贤人，如史佚、迟任之流"。宋代学者相继而起，王安石《春秋解》（一说是《左传解》）列举十一事（此书已亡失），证明《左传》不是左丘明所作；郑樵《六经奥论》列举八证，认定"左氏非丘

明”，而是六国时楚人。明、清时期，研究者说法不一，清人姚鼐在《左传补注序》中认定《左传》为战国初人吴起所作，姚说虽为牵强，但他认为“《左氏》之书，非出一人所成”，是可信的。清人顾炎武也反对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著《左传》之说，他认为“《左氏》之书，成之者非一人，录之者非一世”。童书业《春秋左传研究》一书，对《左传》作者做过研究和推断，比较符合实际。其一，他从《左传》“所表现之生产技术、生产关系、阶级斗争、政治制度、文化形态等观察，基本符合春秋时代之现象，知撰作此书必有大量春秋时代史料为依据，作者离春秋时代当不远”；其二，从《左传》“所反映作者之学识观点而言，其人当为儒家后学，而有少量早期法家思想，于军事甚感兴趣，似长于兵家之学”；其三，《左传》“作者似与鲁国有关，故本书记鲁事较详而可信”；其四，《左传》“多预言，最晚一事为僖31年‘卫迁于帝丘，卜曰三百年’，僖31年（公元前629年）下数三百年为魏惠王后元6年（公元前329年），此时正有子南劝取卫之事，余所为预言亦多应验于春秋末至战国前期，然则本书当即在战国前期大体写定。”根据唐代以后学者之说和童书业的推测，当前《左传》研究者大多认为：《左传》可能是战国初期人，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料编写成的。刘大杰在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中说：“我们可以说《左传》的时代是战国初期，作者是失名了。”《左传》作者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，同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。

《左传》是《春秋左氏传》的简称，原来叫《左氏春秋》。司马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说：“鲁君子左丘明，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（即《春秋》）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”可见《左传》是和鲁《春秋》并行地记载历史，并不是只对鲁《春秋》的解释，而是一部既与鲁《春秋》有关系、又独立的历史书。秦始皇焚书以后，汉初搜集的书籍，

多用今文记录，而《左传》是用古文记录的。对《左传》的发现，虽无专门详确记录，但从汉以后的古籍中还可探索其渊源。其一，以为《左传》是汉初“北平侯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(见许慎《说文解字序》)；其二，以为《左传》为“孝武皇帝时，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”,得《左氏传》(见王充《论衡·案书篇》)；其三，以为《左传》为汉代刘歆从秘府中发现的（见刘歆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)。以上三说后人多认为刘歆之说较为可信。至西汉后期哀帝时，刘歆“治《左氏》,引传文以解经”,开始把《左氏春秋》认定为一部解释孔子编订的《春秋》(即鲁《春秋》)的著作。于是他们称《春秋》为“经”,把解释经书的称为《传》。从此便把《左氏春秋》称为《春秋左氏传》,即《左传》。又把《左传》与《公羊传》(又称《春秋公羊传》或《公羊春秋》,战国时公羊高撰)、《谷梁传》(又称《春秋谷梁传》或《谷梁春秋》,战国时谷梁赤撰）合称为“春秋三传”。到了晋代，经过杜预的改动，又把《春秋左氏传》分年、分条附在孔子修订的编年体史书《春秋》后面，并汇集了前人对《春秋左氏传》的注释，合编在一起，称为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。杜预《春秋左传序》说:“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，比其义类，各随而解之，名曰《经传集解》。”不管历代研究者怎样把《左传》和《春秋》相提并论，但《左传》的记事并非完全与《春秋》相符，它本身自成体系。《春秋》是阐明所谓“微言大义”的，而《左传》阐述“微言大义”的地方较少。在记述历史方面，比起《春秋》来,《左传》更有独创性，而且《春秋》记事过于简单、平板，而《左传》则详尽、生动，有情节、有人物。如隐公元年,《春秋》记载郑庄公与其弟争夺权位的一次战争，只用9个字:“夏五月，郑伯克段于鄢”;而《左传》则用了540个字。宣公2年,《春秋》记载晋国国君灵公失掉为君之道而被大夫所杀的事件，只用了13个字:“秋九月乙丑，晋赵盾弑其

君夷皋”；而《左传》记载这个历史事件，则用312个字，把事件的产生、发展和结束做了详细、生动的记录，既有情节又有人物。宣公12年，晋、楚郯之战，《春秋》仅用30个字：“十有二年春，楚子围郑，夏六月乙卯，晋荀林父帅师及楚子战于郯，晋师败绩”；而《左传》记载这次战争却用了三千余字，详尽地记述了战争的整个过程，有完整的故事情节，又有许多面目清楚的人物。从以上记录的三个事例看，《左传》记载历史事件，比《春秋》是有许多艺术特点的。因而不应该把《左传》视为《春秋》的附庸，更不能把《左传》同专门阐述“微言大义”的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混为一类书。唐代赵匡认为“公、谷守经，《左氏》通史，故其体异耳。”（见《赵氏损益义》第五）。总之，《左传》是一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非常有价值的历史文献。

《左传》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、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，集春秋以来各类史书之大成。《左传》和《春秋》一样，都是以鲁国为纪元写成的编年体史书。孔子编修的《春秋》起于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，终于鲁哀公14年（公元前481年）。《左传》也起于鲁隐公元年，终年是鲁哀公27年（公元前468年），比《春秋》延长13年。现将《左传》所记载的年代列表如下：

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	在位11年
桓公元年（公元前711年）	在位18年
庄公元年（公元前693年）	在位32年
闵公元年（公元前661年）	在位 2 年
僖公元年（公元前659年）	在位33年
文公元年（公元前626年）	在位18年
宣公元年（公元前608年）	在位18年
成公元年（公元前590年）	在位18年
襄公元年（公元前572年）	在位31年

昭公元年（公元前541年） 在位32年
定公元年（公元前509年） 在位15年
哀公元年（公元前494年） 在位27年

《左传》全书共约18万余字，是按照鲁国从隐公至哀公12个国君的次序，比较忠实而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时期前后250余年间，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政治、军事、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历史。《左传》作者在处理这些历史资料时，不是单纯地为了保存史料，而是赋予了自己的观点，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，表现了自己的爱憎态度。《左传》对王室衰微，诸侯称霸，统治阶级腐朽残暴，宗法制度崩溃，各阶级、阶层和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尖锐矛盾，以及各种制度礼仪、社会风俗、道德观念、天文地理、历法时令、古代文献、神话传说、歌谣谚语等等，都有大量的记叙。因此，《左传》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奴隶社会崩溃时期的重大变化，记录了那个时代各诸侯国君主兼并土地、争夺霸权和民生涂炭的历史事实，暴露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糜烂，痛斥了统治阶级用人祭祀和殉葬的野蛮残忍、灭绝人性的暴行，鞭挞了以残害百姓为乐的暴君晋灵公，谴责了爱鹤而不爱民的昏君卫懿公，抨击了为争夺权位，兄弟间兴师动戈和臣杀君、子杀父的大小统治者。但是，《左传》作者也肯定了齐桓公、晋文公等人的霸业，赞美了春秋时代的一些著名而有成就的政治家，如管仲、子产、晏婴等，歌颂了为国毁家纾难的弦高，请兵救国的申包胥，秉公为国的赵盾。《左传》作者在记述事件和描写人物时，还表露出“人心向背”的重要作用，把国家的兴亡、战争的胜负，看成是否能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，因而在书中出现了“视民如子，见不仁者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。”（襄公25年）、“臣闻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，是其福也；其亡也，以民为土芥，是其祸也。”（襄公元年）、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”（庄公32年）、“违民不祥”

一类重视人民的民本思想。这些都是《左传》中值得肯定的东西。

《左传》在文学上和语言上的成就很大，所以它又是一部历史散文著作。清人刘熙载《艺概·六》说："《左氏》叙事，纷者整之，孤者辅之，板者活之，直者婉之，俗者雅之，枯者腴之。剪裁运化之方，斯为大备。"《文概·七》说："刘知几《史通》谓《左传》：'其言简而要，其事详而博'。余谓，百世史家，类不出乎此法。"《文概》所言极是。《左传》叙事详细完整，富于故事性、戏剧性，有紧张动人的情节，注意文章的结构和布局，总是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地叙述或描写，而不是毫无选择，平铺直叙。如僖公4、5、23、24年，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祸出亡及返国的经过，时间既长，故事情节又很复杂，而选材、布局均极恰当。其中别隗、过卫、醉遣、窥浴等细节，无不富于戏剧意味。寺人披告密和竖头须请见的穿插，又使人感到变幻离奇，突然紧张（游国恩等《中国文学史》）。又如宣公2年，晋灵公与赵盾的矛盾，其中钼麑行刺、提弥搏獒两个片断，都异常惊险和紧张，变化莫测，情趣横生。正如刘知几《史通》所说"跌宕而不群，纵横而自得"。

《左传》善于描写历史人物，对许多正反面人物性格刻画得很成功。写春秋五霸人物，就各具特色。如写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这个人物就用了不少的笔墨。在《秦晋韩之战》、《烛之武退秦师》和《秦晋殽之战》等篇中，对秦穆公进行了集中的描写。秦穆公为人极为奸诈和虚伪，从韩之战的记述中，充分反映出他的为人特点。韩之战的起因，本来是由于晋惠公食言背赂，而使秦穆公怀恨在心，但他又怕为此发动战争，会受到列国诸侯的舆论谴责，故一直忍耐等待时机。最后终于因晋惠公闭籴不救秦灾，秦穆公找到了兴师的理由，激怒了国人，起兵伐晋，足见他的用心之深。而在《烛之武退秦师》中，《左传》作者又写秦穆公为了

个人的目的，单独和郑国媾和，破坏了秦、晋的联盟，造成后来秦、晋多次战争的恶果。在《秦晋殽之战》中，《左传》作者对秦穆公虽着笔不多，可是却把他的为人特点勾画出来。他本来是一个老于用兵的人，为了争夺霸权，曾多次发动战争。但是，由于他的贪婪、虚伪，反复无常，利令智昏，不听蹇叔的劝谏，竟“劳师以袭远”，在战略上失策，结果秦军失败，遭受巨大的牺牲。然而，文章也写出了秦穆公能悔过自责，肯担负失败的责任，照旧信任孟明等三将。又如对宋襄公的描写，他是有其名无其实的春秋五霸之一。《左传》作者在《宋楚泓之战》中，集中地描绘了宋襄公。首先写宋襄公对宋、楚双方的实力既缺乏正确的估计，又不肯采纳公孙固的正确建议，因而未能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正确的战略防御原则；其次写他不肯在敌人渡河之际和敌人没有摆好阵势之前进攻，死抱住“古代作战，不许乘人之危”等腐朽教条，不听公孙固劝告，一误再误，错过了击溃敌人的有利时机；再次通过宋襄公自己的话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”、“不鼓不成列”，写出了他的迂腐可笑。毛泽东同志在《论持久战》中，斥责了宋襄公“蠢猪式的仁义道德”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宋襄公的对话，虽然前后只寥寥几句，可是却将他草率对敌、愚蠢无能、刚愎自用、假仁假义的为人，很真实很生动地表现出来。正因为如此，人们把宋襄公这样腐朽的主张和行动，称之为“宋襄公之仁”。《左传》共描写了数百个大小人物，作者对每个人物都给以褒贬，因而描绘出许许多多正反两方面的人物。

《左传》中描写战争的篇章占了很大一部分，大小战役不计其数，涉及战争的文字几乎比比皆是，这也是《左传》最大的特点。我国很早就有人把《左传》称为“相斫书”。根据《春秋》记载：在242年里，列国间军事行动就有483次；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僖公23年，85年间，中原诸侯与戎、狄发生战争，就有20余次

（见范文澜《中国历史简编》第一册）。《左传》作者不仅在书中大量地记述战争事件，并且也最善于描写复杂的战争事件，善于捕捉每次战争的性质、敌对双方的特点，从而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。写战争事件时既注意描写各种人物的动态，又穿插一些有趣的情节。对《晋楚城濮之战》、《秦晋殽之战》、《晋楚邲之战》、《齐晋鞌之战》、《晋楚鄢陵之战》、《吴楚柏举之战》一些大战役的写法都不相同，各有侧重，都写得条理井然，有声有色。对战前的准备，战斗过程中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，战后的总结等，均详细叙写。《左传》写战役，不只是写战场，而且写战争的思想，把战争和政治、外交联系起来，注意战略思想的记载和战略思想对战争的指导作用。写战争过程也很生动，引人入胜，可见《左传》作者是懂军事的。这样写战争是中国文学史上很宝贵的传统，为后来《史记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书写大战役提供了样板。近代一些研究军事史的人都十分重视《左传》。据不完全统计，《孙子十一家注》中，有一百余条注释。引用了《左传》所记述的战例。清代李元春《左传兵法》说："孙吴所言空言也，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。"如果说与《左传》同时代的军事名著《孙子》，是从理论上总结当时和以前的战争经验，具有丰富的军事思想；那么《左传》中所记述的战争，特别是几次大战役的记载，则是古代军事思想实际的、形象的演示和验证。可以说《左传》是用形象说话，在许多方面达到了与《孙子》同样的军事思想水平。因而自汉以来，许多有名的军事家、战将都喜好读《左传》。三国孙权把《左传》看成与《孙子》同样的将帅必读的兵书，号称杜武库的杜预为《左传》作注，宋代岳飞喜好《左氏传》和《孙吴兵法》。这些事实告诉我们，《左传》中有用兵之谋，起兵书的作用。毛泽东同志也曾引用《左传》所记述的战例，阐述他的军事思想。如《论持久战》、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，都引证过《左传》。

《左传》作者善于用简括的语言，把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写得有条有理、头绪清晰、有繁有简、详略适宜；更善于用极少的笔墨刻画出人物的细致动作和内心活动，通过环境和细节的描写，塑造出形象，突出了性格，使人物声、色并茂，跃然纸上。《左传》在语言的运用方面独具匠心，不仅文辞简练含蓄和有文采，而且引用了歌谣和人民群众的口语。这些都增添了文章的生动性。《左传》善于描写“行人（使者）”的能言善辩。特别是弱小国家的行人，在人强我弱的形势下，能讲出有礼貌、有道理、有分量、委婉而能折服对方的话。如僖公15年《秦晋韩之战》中，晋国吕甥同秦穆公谈判时的对话，写得很精彩，可以说是一段生动、巧妙的外交辞令。吕甥的话是文情并茂，抓住矛盾，抓住对方心理，有煽动，有诱导，既严正又委婉，真是句句话都有力地击中了秦穆公的心怀，使秦穆公不得不同意释放晋惠公。又如僖公4年《齐伐楚盟于召陵》，写楚国使臣屈完时，把着眼点放在他义正辞严、善于应对的外交语言上。屈完那种忽而逊顺，忽而诙谐，忽而严厉的言辞，写得极为生动。最后屈完说服了齐桓公，订了和约。这是一篇记述巧妙外交辞令的范例。总之，《左传》行文灵活不板，奇而不失真，语言多妙变，值得揣摩与借鉴。清人章学诚对《左传》的运笔研究与领会极深。他在《章氏遗书》中说：“叙事之文其变无穷……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叙者，以逆叙者，以类叙者，以次叙者，以牵连而叙者，断续叙者，错综叙者，假议论以叙者，夹议论而叙者，先叙后断，先断后叙；且叙且断，以叙作断。预提于前，补缀于后。两事合一，一事合两，对叙插叙，明叙暗叙，颠叙倒叙，回环互，离合变化，奇正相生，如孙吴用兵，扁仓用药。神妙不测，几于化工。其法莫备于《左氏》。”章氏之言。既是论述《左传》记述之法，又是评论《左传》运用语言之方。《左传》在语言叙事方面，真是笔走龙蛇，变化万千。

《左传》形成了我国进步的史学传统：忠于史实，对人物和事件有分析评价，行文中有作者的态度。《左传》标志着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，对后世影响极大。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说：《左传》"在历史散文的地位上，是成为上承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而下开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的重要桥梁，而是战国时代无可否认的最优秀的历史散文作品。"

《左传》虽然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著作和有成就的散文著作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；但它毕竟是二千四百余年以前的著作，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糟粕。由于《左传》作者的唯心主义史观，所以他把历史的创造、社会的发展，归之于帝王将相，归之于天命，相信预言和占卜，迷信鬼神和梦呓。作者虽然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，有歌颂也有批判，正像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的《索隐述赞》中所说："丘明执简，褒贬备书"。可是，他所依据的是非标准，基本上是属于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观和道德观，他所维护的也还是当时"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"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，他所肯定的还是当时"世卿世禄"的世袭制度。这些都是我们阅读《左传》时，必须注意分析、批判的。

在编写《左传全译》的过程中，参考和借鉴了我国历代《左传》研究者的著述，特别是吸取了当代《左传》研究家如杨伯峻、游国恩、朱东润、阎简弼、施瑛等前辈的见解。尤其在翻译方面，参照和吸收了沈玉成先生《左传译文》的成果。在此一并说明和致以谢意。

由于个人水平有限，疏漏、错误在所难免，诚恳地欢迎专家、读者批评指正。

金秀珍副教授始终协助我编写本书工作，王凤春同志分担编写昭公、定公部分，感谢他们为本书付出辛劳。

王守谦

1988年10月

隐　公

（元年——十一年）

隐　公

【原文】

惠公元妃孟子①。孟子卒，继室以声子，生隐公②。宋武公生仲子，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③，曰："为鲁夫人"，故仲子归于我④。生桓公而惠公薨，是以隐公立而奉之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惠公：鲁隐公之父，在位四十六年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惠公名不皇。"元妃：又作元配，第一次所娶的正夫人。孟子：孟是排行老大；子为宋国女，宋国为子姓，故称孟子。　②继室：此指续娶，不能视为正室夫人。声子：孟子的侄娣。杜预注："声，谥也，盖孟子之姪娣也。诸侯始娶，则同姓之国以侄娣媵。元妃死则次妃摄治内事，犹不得称夫人，故谓之继室。"隐公：名息姑，鲁惠公继室之子，桓公年幼，因此立他为太子即位，在位十一年。　③宋武公：名司空，宋穆公之父。在位六年。仲子：也是以排行冠姓上而命名的。文：字。　④归：嫁给。我：指鲁国。按：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的编者都是鲁国人，故都以鲁国的纪元编年的，并称鲁国为"我"，称鲁君为"公"。　⑤桓公：名允，鲁惠公之子，隐公之弟，在位十八年。薨（hōng轰）：周代称诸侯死为薨。奉之：奉戴鲁桓公。

【译文】

惠公的第一夫人是孟子。孟子死，续娶了声子，生了鲁隐公。宋武公生了女儿仲子，仲子生下来就有字在她的手心上，说"为鲁夫人"，所以仲子嫁给我君。生了桓公而惠公就死了，因此

隐公摄位而奉戴桓公。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王周正月①。不书即位，摄也②。

三月，公及邾仪父盟于蔑③，邾子克也。未王命，故不书爵④。曰仪父，贵之也。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，故为蔑之盟。

夏四月，费伯帅师城郎⑤。不书，非公命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隐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。王周正月：即周历正月。

②不书：指《春秋》不记载。书，记载。摄：摄政，即代理国君处理政事。

③公：指鲁隐公。邾：曹姓，子爵国。仪父：邾国国君，名克。蔑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东）。　④未王命：指邾子尚未正式受周王室的册命。爵：爵位。　⑤费伯：鲁国大夫。城郎：在郎地筑城。郎，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鱼台县旧治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元年春天，周历正月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隐公即位，是因为只是摄政。

三月，隐公和邾仪父在蔑地会盟，邾仪父就是邾子克。由于邾子尚未正式受周王的册命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他的爵位。称他为仪父，是尊重他。隐公摄政想要向邾国求得友好，所以举行了蔑地的盟会。

夏季四月，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，是由于不是奉隐公的命令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①，曰武姜②，生庄公及共叔段③。庄公寤生④，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⑤。爱共叔段⑥，欲立之，亟请于武公⑦，公弗许⑧。

及庄公即位⑨，为之请制⑩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⑪，虢叔死焉⑫，佗邑唯命⑬。”请京⑭，使居之，谓之“京城大叔⑮”。祭仲曰⑯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⑰。先王之制⑱，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⑲，中五之一⑳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㉑，非制也㉒，君将不堪㉓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㉔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㉕！不如早为之所㉖，无使滋蔓㉗。蔓，难图也㉘；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㉙！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㉚”。

【注释】

①郑武公：名掘突，郑桓公之子，郑国第二君，在位二十七年。娶于申：从申国娶妻，即娶申侯之女为妻。申，春秋时国名，姜姓侯爵，在今河南南阳县，后为楚所灭。 ②武姜：郑武公之妻。“武”表示丈夫武公的谥（shì事）号；“姜”表示母家为姜姓。当时习惯这样称呼诸侯或大夫的妻子。 ③庄公：即郑庄公，名寤生，郑国第三君，在位四十三年。 ④寤（wù误）生：逆生，倒生，即生产时脚先见，又叫难产。寤，同“牾”，逆，不顺，即倒着。 ⑤遂恶之：从此就厌恶他。 ⑥共（gōng恭）叔段：郑庄公的同母弟，他在兄弟中年龄最小，故称叔段。后来段失败出奔共（国名，在今河南辉县），故又称共叔段。 ⑦亟（qì器）：屡次，多次。请于武公：向武公请求立共叔段为太子。 ⑧弗：不，否定副词。 ⑨即位：古代把天子或诸侯开始就职称“即位”。 ⑩为之请制：替共叔段请求制地为封邑。制，郑国邑名，又叫虎牢（在今

河南汜水县西北），原为东虢国的故址。　⑪岩邑：险要的城邑。　⑫虢（guó国）叔：东虢国的国君。虢有东西二国：西虢故城在今陕西宝鸡县东，为晋所灭；东虢故城在今河南荥（xíng形）泽县之虢亭，为郑武公所灭。东西二虢，皆姬姓伯爵国。死焉：死在那里。焉，兼词，于之，在那里，指在制地。　⑬佗：同“他”。唯命：“唯命是从”的省略，即听从您的命令。　⑭京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）。　⑮谓之京城大叔：称他为京城太叔。大，同“太”。　⑯祭（zhài债）仲：郑国大夫，字足。　⑰雉：量词，古代城墙长三丈，高一丈为一雉。百雉，即三百丈。害：祸害。　⑱制：制度。　⑲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：大城的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。参，同“三”。国，国都。参国之一，即国都的三分之一。　⑳五之一：即五分之一。　㉑不度：不合先王的法度。　㉒非制也：不是先王的制度，即违背了先王规定的制度。　㉓不堪：受不了，控制不住。㉔焉辟害：怎能避免这个祸害？焉，疑问代词，怎么，怎能。辟，同“避”。　㉕何厌之有：即“有何厌”，有什么满足的。厌，满足。　㉖为之所：安排他个地方，即给他安置个地方。

㉗无使滋蔓：不要让他滋长蔓延。滋蔓，滋长蔓延。　㉘难图：难谋，难治，这里有没法对付的意思。　㉙犹：尚且。　㉚自毙：自我灭亡。毙，倒下去。子：您，古时候对人的尊称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的女儿为妻，称做武姜，生了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生的时候难产，惊吓了姜氏，所以取名叫“寤生”，因此便厌恶他而偏爱共叔段，打算立段做太子，屡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没有应许。

到了庄公做郑国国君的时候，姜氏替共叔段请求制地做封邑。庄公说：“制邑，是个险要的地方，从前东虢的国君就死在那里，如果要别的地方我都唯命是从。”于是，姜氏又替段请求京地做封邑，庄公就叫共叔段住在那里，称他为“京城太叔。”祭仲对庄公说：“都城超过了三百丈，便是国家的祸害。先王规定的制度，大城的面积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等的不超

超过五分之一，小的不能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地的城不合法度，违背了先王既定的制度，您将会控制不了。”庄公说：“姜氏要这样，我怎能避开这个祸害呢？”祭仲答道：“姜氏有什么满足的！不如早点给他安排个地方，不要让他滋长蔓延。蔓延开来，就难对付了；蔓延的野草尚且还不易除掉，何况是您宠爱的弟弟呢！”庄公说：“他多作不义的事情，必定自我灭亡，你暂且等着瞧吧。”

〖原文〗

既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①。公子吕曰②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③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④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⑤，无生民心⑥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⑦。”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⑧，至于廪延⑨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⑩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⑪。”大叔完聚⑫，缮甲兵⑬，具卒乘⑭，将袭郑⑮。夫人将启之⑯。公闻其期⑰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⑱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，公伐诸鄢⑲。五月辛丑⑳，大叔出奔共㉑。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；谓之郑志，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㉒。

遂寘姜氏于城颍㉓，而誓之曰㉔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㉕。”既而悔之㉖。

〖注释〗

①西鄙、北鄙：西边和北边的边邑。鄙，边邑。贰于己：两属于自己，即一方面属于郑庄公，一方面又属于共叔段自己。贰，两属，属二

主，即受两重管辖。　②公子吕：郑国大夫，字子封。　③国不堪贰：一个国家不能容两个君主，即国家受不了人民有两属之心。战国以前，臣和国君对话时，不能直接称“汝”（你），要按国君的身份称“君”。

④事：侍奉。　⑤除：除掉，除灭。　⑥无生民心：不要使人民生他心。　⑦将自及：将会自作自受，即将会自取祸殃。　⑧收贰以为己邑：把二属的西鄙、北鄙两个边邑收为自己所有。　⑨至于廪延：到达了廪延，即扩张到廪延地方。廪延，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延津县北）。

⑩厚：指土地广大。得众：得到百姓的拥护，即收得民心。　⑪不义：指对国君不义。不睦（nì逆）：指对兄长不亲。睦，亲近。崩，崩溃，垮台。　⑫完聚：完治城廓聚集百姓。完，指修好城廓。　⑬缮甲兵：修整了盔甲和武器。缮，修理，制造。甲，戎衣、铠甲。兵，兵器，武器。　⑭具卒乘（shèng胜）：准备了步兵和战车。具，准备，具备。卒，步兵。乘，兵车，战车。　⑮袭郑：偷袭郑国的国都。⑯夫人：指武姜。启之：为共叔段开城门，作内应。有把“启之”解为开导共叔段，即内应。后说亦通。　⑰期：指共叔段袭郑作乱的日期。

⑱帅：同“率”，带领。乘：犹辆，古代兵车一乘配备兵士七十五人（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）。二百乘，共配备兵士一万五千人。　⑲公伐诸鄢：郑庄公攻打鄢地，即庄公在鄢地攻打共叔段。诸，“之于”的合音词。之，是代词。于，是介词。　⑳辛丑：五月二十三日。古人以天干（甲乙丙…）、地支（子丑寅…）相配纪日。　㉑出奔共：逃奔到共国去。共，伯爵国，后为卫国的邑。奔，逃奔，逃跑。㉒谓之郑志：认为是郑伯的本心。难之：犹言史官记载之事有为难之处。　㉓寘：同“置”，放置，安排，这里有放逐幽禁之意。城颍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临颍县西北）。　㉔誓之：向姜氏发誓。　㉕黄泉：地下的泉水，这里指墓穴。无相见：不再见面。　㉖之：指置姜氏于城颍和发誓的事。

【译文】

不久，太叔段命令原属于郑庄公管辖的西边和北边两个边邑二属于自己。公子吕对庄公说：“一个国家不能容两个君主，您将怎样处置这件事情呢？如果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，就请您允许我侍奉他；如果不给，那就请您趁早除掉他，不要使郑国人

民生二心。”庄公说：“用不着，他将会自作自受的。”太叔段又把二属的两个边邑收为自己所有，一直扩张到廪延。公子吕说：“可以动手除掉他了，地方占多了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。”庄公说：“他身为臣子对君不义，作为弟弟对兄长不亲，即使地方占的多也必然崩溃。”太叔段修好了城廓聚集了百姓，修整了盔甲和武器，准备了步兵和战车，将要偷袭郑国的国都。姜氏准备替他开城门做内应。庄公听到了共叔段袭郑作乱的日期，便说：“可以动手除掉他了！”于是，派公子吕带领战车二百乘去攻打京邑。京邑的人反叛了太叔段，太叔段逃到鄢地，庄公又攻打鄢地。五月二十三那天，太叔段逃奔到共国去了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郑伯在鄢地战胜了段。”段不象弟弟的样子，所以不说弟字，像两个国的国君打仗，所以叫克；把庄公称为郑伯，讽刺他对弟弟失去教诲；认为是郑庄公的本心，不说出奔，是因为史官下笔有为难的地方。

郑庄公便把姜氏安置到城颍，并向她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不再和你相见。”可是，过后他又懊悔不该那样做。

【原文】

颍考叔为颍谷封人①，闻之，有献于公②。公赐之食③。食舍肉④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⑤，皆尝小人之食矣⑥，未尝君之羹⑦，请以遗之⑧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⑨！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⑩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⑪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⑫！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⑬，其谁曰不然？⑭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⑮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⑯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⑰！”遂为母子如初⑱。

君子曰⑲：“颍考叔，纯孝也⑳。爱其母，施及庄

公㉑。《诗》曰㉒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㉓。’其是之谓乎㉔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颍考叔：郑国大夫。颍谷：郑国边邑名（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）。封人：管理疆界的官。　②献：献礼。于公：向郑庄公。　③赐之食：赏赐给他食物，即留颍考叔吃饭。　④食舍肉：吃饭时把肉放在旁边不吃。　⑤小人：颍考叔自己谦称。　⑥皆尝小人之食矣：小人的食物她都尝过了。尝，原指辨别滋味，这里指吃。　⑦羹：有汁的肉。

⑧请以遗（wèi味）之：请把肉羹赠送给她。之，指颍考叔之母。

⑨尔：你。繄（yī衣）：语助词，常用在句首。　⑩敢：表示谦敬的副词。何谓：等于说“谓何”，说的是什么？　⑪语之故：把原因告诉了他。　⑫何患：等于说“患何”，即忧愁什么？　⑬阙：同“掘”，挖。及泉：到了地下泉水。隧（suì遂）：隧道，地道。这里作动词用，有挖隧道之意。　⑭其谁曰不然：谁说不是这样呢？　⑮入：指进入隧道。赋：吟咏，这里指赋诗。　⑯融融：和乐自得的样子。　⑰泄泄：舒畅愉快的样子。　⑱如初：跟当初一样　⑲君子：作者的假托，《左传》中习惯用的发表评论的一种方式。　⑳纯：纯粹的，专一的。　㉑施（yì意）：延，扩展，有“扩大影响”的意思。　㉒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篇。　㉓孝子不匮（kuì愧），永锡尔类：孝子的孝道是没有穷尽的，永远把它给与你（指孝子）。　㉔其是之谓乎：大概说的是这种情况吧。

【译文】

那时，颍考叔正在颍谷做管理疆界的官，听到了这件事情，就送礼物给庄公。庄公留他吃饭。他吃饭时故意把肉放在旁边不吃。庄公问他什么缘故，颍考叔答道：“小人家中有老母，小人的食物她都尝过，可是没有尝过君王的肉羹，请允许我把肉羹留给她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可孝敬，偏我就没有！”颍考叔说：“小人冒昧问一下，君王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庄公把原因告诉

了他，并说自己心里很后悔。颍考叔说："君王忧愁什么！若是掘地见水，在地道中相见，谁能说这样做不是'黄泉相见'呢？"庄公就按他的话做了。庄公进入地道时赋诗道："隧道之中，快乐呀融和！"姜氏走出地道也赋诗道："隧道之外，快乐呀舒畅！"从此母子的关系便和以前一样了。

史官评论道："颍考叔是个纯粹的孝子，爱他的母亲，扩展到了郑庄公身上。《诗经》说：'孝子的孝道是没有穷尽的，永久把孝道给与孝子。'大概说的就是颍考叔这种情况吧？"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，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、仲子之赗① 。缓，且子氏未薨，故名②。天子七月而葬，同轨毕至③。诸侯五月同盟至，大夫三月同位至，士逾月外姻至④ 。赠死不及尸，吊生不及哀⑤。豫凶事⑥，非礼也。

八月，纪人伐夷⑦。夷不告，故不书。

有蜚⑧。不为灾，亦不书。

惠公之季年，败宋师于黄⑨ 。公立而求成焉。九月，及宋人盟于宿，始通也⑩。

冬十月庚申⑪，改葬惠公。公弗临⑫，故不书。惠公之薨也有宋师，大子少，葬故有阙⑬，是以改葬。卫侯来会葬⑭，不见公，亦不书。

郑共叔之乱，公孙滑出奔卫⑮。卫人为之伐郑，取廪延。郑人以王师、虢师伐卫南鄙⑯。请师于邾，邾子使私于公子豫⑰。豫请往，公弗许，遂行。及邾人、郑人盟于翼⑱。不书，非公命也。

新作南门⑲，不书，亦非公命也。

十二月，祭伯来⑳，非王命也。

众父卒，公不与小敛，故不书日㉑。

【注释】

①宰咺（xuān喧）：周王室大臣。杜预注："宰，官；咺，名也。"归：同"馈"，赠送。赗（fèng俸）：送给丧家助葬之物，即用财物帮助人办丧事。

②缓：晚了。杜预注："惠公葬在春秋前，故曰缓也。"子氏：即仲子。名：指直书宰咺的名字。按：天子的卿大夫不宜书名，而此称宰咺，是因为仲子未死而助其丧的缘故。　③七月：历经七个月。同轨：犹言诸侯。杜预注："言同轨，以别四夷之国。"　④同盟：指同盟的诸侯。同位：指官位相同的。逾月：超过一个月。外姻：指姻亲。　⑤不及尸：没有赶上下葬。吊生：向生者吊丧。丧，指葬后返回祖庙哭哀，即葬后的安神礼。　⑥豫凶事：豫赠凶事之物，即未死而赠助丧物。豫，通"预"，事先。杜预注："仲子在而来赠，故曰豫凶事。"　⑦纪：国名，姜姓，故城在今山东寿光县南。夷：国名（在今山东即墨县西）。　⑧蜚（fěi匪）：古书上记载的草虫，今叫蜚盘虫，又叫香娘子，专食稻花的害虫。　⑨季年：末年，晚年。黄：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民权县东）。　⑩宿：国名，风姓，故地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。　⑪十月庚申：十月十四日。

⑫不临：不临丧哭泣，即不敢到场为丧主。杜预注："以桓为大子，故隐公让而不敢为丧主。"　⑬阙：缺失，不完备。　⑭会葬：参加葬礼。

⑮公孙滑：共叔段之子。　⑯以：率领，统率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六年："凡师，能左右之曰以。"王师：周天子的军队。虢（guó国）师：虢国的军队。当时郑庄公为周平王卿士，西虢公又与郑庄公同仕王朝，故郑庄公可借周天子之军和虢国之军攻打卫国。卫南鄙：卫国南部边境。　⑰私：私下。公子豫：鲁国大夫。私于公子豫，即私下向公子豫商量"请师"之事。　⑱翼：郑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西南）。　⑲新作：新造。南门：鲁国的南门。　⑳祭伯：周王卿士。祭，畿内国名（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北）。杜预注："祭伯，诸侯为王卿士者。祭，国；伯，爵也。"　㉑众父：公子益师的字，鲁孝公之子。小敛：把衣衾加在死者之尸上叫小敛，把死者之尸入棺叫大敛。按：大夫卒而国君亲视小敛是当时之礼，春秋时

鲁国相继都执行此礼。而隐公不行此礼，可能自己认为是摄政，谦让不以国君自居。日：指众父死亡的日子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，周天子派宰咺来鲁国赠送惠公、仲子的送葬物品。惠公死去已久，送晚了，而仲子还没有死，所以《春秋》直书宰咺的名字。天子死后历七个月下葬，诸侯全部参加葬礼。诸侯死历五个月同盟的诸侯参加葬礼，大夫死历三个月官位相同的参加葬礼，士死过一个月姻亲参加葬礼。赠送死者东西没有赶上下葬，向生者吊唁没有赶上葬后哭丧。人没有死而先赠送丧物，是不合于礼的。

八月，纪国人攻打夷国。夷国没有报告鲁国，所以《春秋》不加以记载。

发现蚩盘虫，没有成灾，《春秋》也不加以记载。

惠公末年，在黄地打败了宋国军队。隐公即位而向宋国要求媾和。九月，和宋国人在宿国结盟，两国开始通好。

冬季十月十四日，改葬惠公。隐公没有以丧主身分到场哭丧，所以《春秋》不加以记载。惠公死的时候遇上宋国出动军队，太子年幼，葬礼不完备，因此改葬。卫侯来参加葬礼，没有见到隐公，《春秋》也不加以记载。

郑国共叔段叛乱的时候，公孙滑逃亡到卫国。卫国人为他攻打郑国，占领了廪延。郑国人率领周天子的军队、虢国的军队攻打卫国的南部边境。郑国又向邾国请求出兵，邾子派人私下和公子豫商量出兵的事。公子豫请求出兵，鲁隐公不答应，他就自己走了。公子豫和邾人、郑人在翼地会盟。《春秋》不记载此事，因为不是隐公的命令。

鲁国新造南门，《春秋》不加以记载，也因为不是隐公的命令。

十二月，祭伯来鲁国，不是奉周天子的命令。

众父死，隐公没有参加小敛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死亡的日子。

二　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，公会戎于潜①，修惠公之好也。戎请盟，公辞。

莒子娶于向，向姜不安莒而归②。夏，莒人入向，以姜氏还③。

司空无骇入极，费庚父胜之④。

戎请盟。秋，盟于唐⑤，复修戎好也。

九月，纪裂繻来逆女⑥，卿为君逆也。

冬，纪子帛、莒子盟于密⑦，鲁故也。

郑人伐卫，讨公孙滑之乱也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隐公二年（公元前721年）。戎：戎人。潜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济宁市西南）。　②莒子：莒国国君。莒，国名，在今山东胶县西南，后迁到莒地，在今山东莒县。向：国名，姜姓，山东莒县南七十里有向城，即此向国。此次向国被莒国所灭。向姜：即向女。　③姜氏：即向姜。　④司空：官名。无骇：鲁卿。极：鲁附属国（在今山东金乡县南）。可能后被鲁国所灭。费庚（qín琴）父：即费伯。费，在今山东金乡县东。胜之：即灭亡了极国。　⑤唐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鱼台县旧治东北，一说在今山东曹县东南）。　⑥裂繻（xū须），纪国大夫。逆：迎接。女：鲁惠公之女，嫁给纪国之君。　⑦子帛：裂繻的字。密：莒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昌邑县东）。　⑧讨公孙滑之乱：杜预注："治元

年取廪延之乱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二年春天，隐公在潜地会见戎人，是重修惠公时期的友好关系。戎人请求结盟，隐公辞谢了。

莒子在向国娶妻，向姜在莒国不安心而回到向国。夏天，莒国人领兵进入向国，带着向姜回国。

司空无骇率兵进入极国，费庚父灭亡了极国。

戎人向鲁国请求结盟。秋天，在唐地结盟，是为了重修鲁国和戎人的友好关系。

九月，纪国裂缯来鲁国迎接隐公的女儿，这是卿为国君来迎娶的。

冬天，纪子帛、莒子在密地结盟，是为了调解鲁国和莒国间的不和。

郑国人攻打卫国，讨伐公孙滑的叛乱。

三 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王三月壬戌，平王崩①。赴以庚戌②，故书之。

夏，君氏卒。声子也③。不赴于诸侯，不反哭于寝，不祔于姑④，故不曰薨。不称夫人，故不言葬⑤。不书姓，为公故，曰君氏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隐公三年（公元前720年）。三月壬戌：三月二十四日。平

王：即周平王。崩：周代天子死叫崩。　②赴：同“讣”，讣告，报丧。庚戌：十二日，与壬戌相差十二天。　③声子：即鲁隐公之母。　④祔（fù付）：新死者附祭于先祖。郑玄注：“祔，犹属也，祭昭穆之次而属之。”姑：婆婆，此指婆婆的神主。　⑤不言葬：不记载下葬的情况。杜预注：“夫人丧礼有三：薨则赴于同盟之国，一也；既葬，日中自墓反，虞于正寝，所谓反哭于寝，二也；卒哭而祔于祖姑，三也。若此则书曰夫人某氏薨，葬我小君某氏，此备礼之文也。其或不赴、不祔，则为不成丧，故死不称夫人薨，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。反哭则书葬，不反哭则不书葬。今声子三礼皆阙，《释例》论之详矣。”　⑥不书姓：声子姓子，依惯例应记载“子氏卒”。但隐公当时正为鲁君，声子是其母，可能怕伤隐公之心，故记载“君氏”。杜预注：“称曰君氏，以别凡妾媵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三年春天，周历三月二十四日，周平王死。讣告上写的是庚戌日，所以《春秋》记载死日。

夏天，君氏死。君氏就是声子。没有给诸侯发讣告，安葬后没有回到祖庙哭丧，没有把神主放在婆婆神主的旁边，所以《春秋》不称为薨。不称夫人，所以不记载下葬的情况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她的姓，是因为隐公的缘故，便称她为君氏。

【原文】

郑武公、庄公为平王卿士①。王贰于虢，郑伯怨王②。王曰：“无之③。”故周、郑交质。王子狐为质于郑，郑公子忽为质于周④。王崩，周人将畀虢公政⑤。四月，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⑥。秋，又取成周之禾⑦。周、郑交恶⑧。

君子曰：“信不由中，质无益也⑨。明恕而行，要之以礼⑩，虽无有质，谁能间之⑪？苟有明信，涧溪沼沚

之毛⑫，蘋蘩蕰藻之菜⑬，筐筥锜釜之器⑭，潢汙行潦之水⑮，可荐于鬼神，可羞于王公⑯，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，行之以礼，又焉用质⑰？《风》有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⑱，《雅》有《行苇》、《泂酌》⑲，昭忠信也⑳。”

武氏子来求赙㉑，王未葬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平王：即周平王，名宜臼(jiù旧)，周朝第十三王，在位五十一年。平王元年（公元前770年），因避犬戎之祸迁都洛邑，史称东周。卿士：周朝的执政官。郑武公和郑庄公父子都在周天子朝内，相继做过司徒官。 ②贰：二心，心不专一。周平王不满郑伯的专政，故暗中让虢公分掌郑伯执政的权力，即平王不再专任郑庄公。怨：怒怨，怨恨。此指郑庄公责怨平王分政给虢公。 ③无之：没有那回事。 ④王子狐为质于郑：周平王的王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。王子狐，周平王之子名狐。郑公子忽为质于周：郑庄公的公子忽到周朝去做人质。 ⑤畀（bì敝）虢公政：授与虢公朝政，即分政给虢公，以成平王生前的意图。畀，授与，托付，交给。 ⑥祭足：即郑国大夫祭仲。取温之麦：强取温地的麦子。温，周邑名（在今河南温县西南）。 ⑦成周：即洛邑，周邑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县东郊）。

⑧交恶（wù务）：两相憎恶，关系破裂。 ⑨信不由中：周、郑的诚信不是出自内心。中，同“衷”，内心，中心。质：人质。无益：没有益处。 ⑩明恕：彼此相知相谅，不欺不忌。明，相知，不欺。恕，相谅，不忌。要（yāo腰）：要结，结交；还有解为约束，亦通。 ⑪间(jiàn见)：离间，即离间其交。 ⑫明信：明著的信实，明显的诚信。涧、溪：都是山沟水。沼、沚：都是池塘。毛：草。⑬蘋：大萍，草名。蘩(fán繁)：白蒿，草名。蕰（wēn温）藻（zǎo早）：聚藻，草名。蘋蘩蕰藻都生长在涧溪沼沚之中，都可以为菜。 ⑭筐筥（jǔ举）：方的为筐，圆的为筥，都是竹器。锜（qí其）釜（fǔ府）：有足叫锜，无足叫釜，都是鼎属的金属器。

⑮潢（huáng黄）汙（wū乌）：停积的水，即积水。行潦（lǎo老）：流动的水。 ⑯荐：祭享，祭献。羞：进奉，奉献。按：古人认为鬼神、王公都视重诚信，所以不嫌微薄之礼。 ⑰又焉用质：又何必双方用人

质为抵押呢？　⑱《风》：即《诗经》中的《国风》。《国风》多是各国（亦即各地方）的歌谣。《国风》包括十五国风：周南、召南、邶、鄘、卫、王、郑、齐、魏、唐、秦、陈、桧、曹、豳。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：都是《国风·召南》中的篇名。本文采取二诗中不嫌物薄之义。　⑲《雅》：《诗经》中除《国风》外，还有《雅》和《颂》。《雅》又分《大雅》和《小雅》。《行苇》、《泂（jiǒng炯）酌》：都是《大雅·生民之什》中的篇名。本文取《行苇》中忠厚之义，取《泂酌》中行潦可以供祭祀之义。　⑳昭：表明，表彰。此言上述四首诗都是表彰忠信的。　㉑武氏子：周王臣之子。赙（fù付）：旧指以财物助人办丧事。

【译文】

郑武公、郑庄公相继做了周平王的执政官。平王暗中又将朝政分托给虢公，为此郑庄公责怨周平王。平王说："没有那回事。"所以周朝和郑国双方交换人质。平王的王子狐到郑国去做人质，庄公的公子忽到周朝去做人质。周平王死了，周人要将朝政交给虢公。这年四月，郑国的祭仲领兵强割了温地的麦子。同年秋天，又强割了成周的谷子。于是，周朝和郑国结下了怨仇。

君子说："诚信不能发自内心，即使交换了人质也是无益的。若能相知相谅真心诚意行事，又能以礼相结交，虽然没有人质，又有谁能离间他们呢？假如真有诚信，即使是山沟、池塘里生长的草，大萍、白蒿、藻藻一类的野菜，方筐、圆筥和金属的鼎、釜，以及大大小小的停积和流动的水，都可以祭献鬼神，进奉王公，何况君子建立两国的信任，按照礼仪行事，又何必用人质呢？《诗经·国风》中有《采蘩》、《采蘋》，《诗经·大雅》中有《行苇》、《泂酌》，都是表明忠信的诗。"

武氏子来鲁国求取办丧事的财物，是因为周平王没有下葬。

【原文】

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①，曰："先君

舍与夷而立寡人②，寡人弗敢忘③。若以大夫之灵，得保首领以没④，先君若问与夷，其将何辞以对⑤？请子奉之，以主社稷⑥。寡人虽死，亦无悔焉⑦。”对曰：“群臣愿奉冯也⑧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先君以寡人为贤，使主社稷，若弃德不让⑨，是废先君之举也，岂曰能贤⑩？光昭先君之令德，可不务乎⑪？吾子其无废先君之功⑫。”使公子冯出居于郑⑬。八月庚辰，宋穆公卒，殇公即位⑭。

君子曰：“宋宣公可谓知人矣⑮。立穆公，其子飨之，命以义夫⑯。《商颂》曰⑰：‘殷受命咸宜，百禄是荷⑱。’其是之谓乎！”

冬，齐、郑盟于石门，寻卢之盟也⑲。庚戌，郑伯之车愒于济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宋：国名，子姓，公爵，成汤之后裔。周武王灭纣，封其子武庚，其后武庚叛，成王诛武庚，改封殷纣庶兄微子启于宋，都商丘（在今河南商丘县附近）。宋穆公：名和，武公之子，宣公之弟，宋国第十四君，在位九年，其七年入春秋之世。疾：病，此指得病。召：召见。大司马：宋国官名，主管国家军政大事。孔父：名嘉，又称孔父嘉，为宋国大司马，孔子祖先。属：同“嘱”，嘱托，托付。殇（shāng伤）公：名与夷，宣公之子，宋国第十五君，在位十年。属殇公，即以立殇公为嘱托。 ②先君：已故之君，此指宋穆公之兄宣公。舍：舍弃，废弃。与夷：即宋殇公。寡人：古代诸侯自称之谦词，意为寡德之人。 ③弗：不。弗敢忘，指不敢忘先君立己之美德。 ④以：依赖，依靠。大夫：指孔父等诸大夫。灵：威灵：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解为福。首领：头颈，此为宋穆公指自己头颈。没：终，死。保首领以没，即保全头颈不被杀戮而善终，指使自己善终，此为当时

的套语。　⑤先君若问：指宋穆公死后在地下与其兄宣公相见若问。此是不科学的迷信说法。何辞：何言，何话。对：回答。　⑥子：古代说话时，对对方的尊称，犹您。主：主持。社稷：本指土谷之神，古代诸侯皆祭祀社稷，国灭则祭祀社稷断绝。故社稷引申为国家的代称。主社稷，即主持国家，或解为“社稷之主”，均指做国君。　⑦悔：后悔，悔恨。

⑧冯：同“凭”，公子冯，即宋庄公，穆公之子，宋国第十六君，在位十八年。　⑨弃德：丢弃美德。让：指让国君之位给与夷。　⑩废：废弃。举：指举贤，即选拔贤德之君。　⑪光昭：犹言光照，发扬，显扬。令德：美德。令，善，美。务：勉力从事，或专力从事。　⑫吾子：对称代词，既表恭敬，又表亲昵。其：表祈使、命令的副词，含有“可”、“请”之意。功：功业。　⑬出居：出国居住。　⑭八月庚辰：八月初五。即位：即国君之位，此指开始做国君。　⑮宋宣公：名力，武公司空之子，穆公之兄，宋国第十三君，在位十九年。　⑯飨之：享有君位。飨，与“享”同，享受，享有。命：遗命，不立子而让弟之命。以义：即出于道义。夫：语气助词。　⑰《商颂》：为《诗经》中三颂之一。下两句诗出自《商颂·玄鸟》篇。　⑱殷：殷王。受命：受天命。咸宜：皆宜，都适宜。宜，适宜，合适。杜预注宜，为义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亦认为“咸宜”之宜为义。百禄：各种福禄。荷（hè贺）：负荷，担负，即承受，蒙受。据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说：“殷商王位，多兄终弟及，宋宣公亦不传子而传弟，故引此诗。”　⑲石门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）。寻：重温。卢之盟：在春秋前。卢，地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）　⑳庚戌：十二月没有庚戌，记载有误。偾（fèn奋）：仆倒，翻倒。济：济水。

【译文】

宋穆公病，召见大司马孔父向他嘱托殇公，说：“先君舍弃他的儿子与夷而立寡人，寡人不敢忘记。如果依赖大夫们的威灵，寡人得以保全首领而善终，先君若问起与夷，将用什么话回答呢？请您事奉与夷，来主持国家。寡人虽然死去，也没有什么悔恨了。”孔父回答说：“群臣都愿意事奉公子冯。”穆公说：“不行。先君认为寡人贤德，让寡人主持国家，如果抛弃美德而不让位给与夷，这就是废弃了先君的举贤，怎么还能说贤德呢？发扬光

大先君的美德，能不勉力从事吗？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业。”于是命公子冯出居郑国。八月初五，宋穆公死，殇公即国君位。

君子说：“宋宣公可以说是了解人了。立了弟弟穆公，他的儿子却仍然享有君位，这是他的遗命出于道义的缘故。《商颂》说：‘殷王承受天命都适宜，所以蒙受了各种福禄。’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！”

冬天，齐国、郑国在石门会盟，是重温卢地结盟的友好。庚戌日，郑伯的车子翻在济水里。

【原文】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①，曰庄姜②，美而无子，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③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，生孝伯④，早死。其娣戴妫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⑤。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宠而好兵⑥。公弗禁，庄姜恶之。

石碏谏曰⑦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⑧。骄、奢、淫、泆，所自邪也⑨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⑩。将立州吁，乃定之矣⑪；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⑫。夫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⑬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畛者鲜矣⑭。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⑮，远间亲，新间旧⑯，小加大，淫破义⑰，所谓六逆也⑱。君义臣行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所谓六顺也⑲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⑳。君人者将祸是务去，而速之，无乃不可乎㉑？”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，不可㉒。桓公立，乃老㉓。

【注释】

①卫：国名，姬姓，侯爵，周武王初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于康，后封于卫（在今河南淇县东北），至文公时迁至楚丘（在今河南滑县东），成公又迁至帝丘（在今河北濮阳县西南），以后贬号为君，止保濮阳之地，秦二世时，卫国被灭。卫庄公：名扬，卫武公之子，卫国第十二君，在位二十三年。娶于齐：从齐国娶妻，即娶了齐国女子。据《史记·卫世家》记载："庄公五年，取齐女为夫人。"东宫：太子所居之宫。得臣：太子名，即齐庄公之太子，但未得立而死，故齐庄公死，齐僖公得继位。文中不说僖公之妹，而说得臣之妹，表明得臣是嫡长子，其妹必是嫡女。《卫风·硕人》云"东宫之妹"，《左传》本此。　②庄姜：卫庄公之妻。　③为赋：即为之赋，给她作诗。《硕人》：诗名，收在《诗经·卫风》中，是颂扬庄姜美丽的诗。　④陈：陈国，妫（guī龟）姓侯爵，舜之后裔，其国在今河南开封市以东，安徽亳县以北之地，都宛丘（在今河南淮阳县治），春秋末被楚所灭。厉妫：陈国之女，也是卫庄公夫人。杜预注："厉、戴皆谥。"妫，为陈女之姓，故叫"厉妫"。孝伯：厉妫所生之子。　⑤其娣（dì弟）：她的妹妹，娣，女弟，即妹妹。古代诸侯嫁女，常常娣侄从嫁。戴妫：厉妫之妹。参见"厉妫"注。桓公：名完，卫庄公之子，卫国第十三君，在位十六年，为州吁所杀。以为己子：即以之为己子，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。

⑥公子州吁：卫庄公庶子。嬖（bì闭）人：受宠的人，古时把地位低贱而得宠的人称嬖人，不分男女；此指宠姬。好兵：喜欢武事。　⑦石碏（què鹊）：卫国大夫。　⑧义方：犹言义道，正道。邪：邪路，邪道。　⑨骄：骄傲。奢：奢侈，即不节俭。淫：无度，即无节制。泆（yì意）：放荡。所自邪：犹言邪道所由来。　⑩四者：指骄、奢、淫、泆。宠禄：宠爱和禄给。禄，禄给，俸给。　⑪乃定之：就定下他。　⑫阶：犹言阶梯，引申为导引，诱导，酿成。　⑬能降：指能安于地位下降，即能抑制自己安分。　⑭畛（zhěn轸）：安重，即自安自重。杜预注："降其身则必恨，恨则思乱，不能自安自重。"鲜：少。　⑮且夫：是复语，且犹夫，表提示之词。裴学海《古书虚字集释》："'且夫'，是复语，'且'亦'夫'也。"妨：妨害。陵：同"凌"，侵凌，侵犯。　⑯远：疏远，指疏远之臣。旧：指旧人。　⑰加：欺侮，侵凌。破：破坏。　⑱六逆：六种逆理的事。　⑲君义：国君能制命为义。臣行：臣下能奉行君义。六顺：六种顺理的事。　⑳效：效法。速祸：使祸害很快到来，即迅速招

致祸害。 ㉑君人者：作为人君。务去：致力于去掉，即专力去掉。速之：指加速祸害的到来。无乃：恐怕，只怕。 ㉒厚：即石厚，石碏之子。游：交游，交往。不可：即无用，指不起作用。 ㉓老：告老致仕，即告老退休。

【译文】

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，名叫庄姜，长得美丽而没有生孩子，卫国人给她作了《硕人》这首诗。卫庄公又在陈国娶妻，名叫厉妫，生了孝伯，很早就死了。厉妫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，庄姜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。公子州吁，是庄公宠姬的儿子。受到庄公的宠爱而喜好武事。卫庄公不禁，庄姜则讨厌他。

卫国大夫石碏劝谏庄公说："我听说喜爱儿子，应当以正道教导他，不要使他步入邪路。骄傲、奢侈、无度、放荡，这是走上邪道的由来。这四种恶习的发生，是由于宠爱和禄给太过分。要立州吁为太子，那就定下他；如果还不定下来，就会酿成祸乱。受宠而不骄傲，骄傲而能安于地位下降，地位下降而不怨恨，怨恨而能自安自重的人是很少的。况且低贱妨害尊贵，年少侵凌年长，疏远离间亲近，新人离间旧人，弱小侵凌强大，淫欲破坏道义，这就是所谓六种逆理的事。国君制命为义臣下奉行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，兄长和爱弟弟恭敬，这就是所谓六种顺理的事。去掉顺而效法逆，这是使祸害很快到来的原因。作为人君应该致力于去掉祸害，但现在却加速祸害的到来，这样做恐怕不可以吧？"卫庄公不听劝谏。石碏的儿子石厚和公子州吁交往，石碏禁止，不起作用。卫桓公即位，石碏就告老退休了。

四 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①，卫州吁弑桓公而立。公与宋公为会，将寻

宿之盟。未及期，卫人来告乱。夏，公及宋公遇于清②。

宋殇公之即位也，公子冯出奔郑，郑人欲纳之。及卫州吁立，将修先君之怨于郑③，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④，使告于宋曰："君若伐郑以除君害⑤，君为主，敝邑以赋与陈、蔡从，则卫国之愿也⑥。"宋人许之。于是陈、蔡方睦于卫⑦，故宋公、陈侯、蔡人、卫人伐郑，围其东门，五日而还。公问于众仲曰⑧："卫州吁其成乎⑨？"对曰："臣闻以德和民，不闻以乱⑩。以乱，犹治丝而棼之也⑪。夫州吁，阻兵而安忍⑫；阻兵无众，安忍无亲，众叛亲离，难以济矣⑬。夫兵，犹火也⑭，弗戢，将自焚也⑮。夫州吁弑其君，而虐用其民，于是乎不务令德⑯，而欲以乱成，必不免矣⑰。"

秋，诸侯复伐郑⑱。宋公使来乞师⑲，公辞之。羽父请以师会之⑳，公弗许，固请而行㉑。故书曰"翬帅师"，疾之也㉒。诸侯之师败郑徒兵，取其禾而还㉓。

州吁未能和其民，厚问定君于石子㉔。石子曰："王觐为可㉕。"曰："何以得觐㉖？"曰："陈桓公方有宠于王㉗，陈、卫方睦，若朝陈使请㉘，必可得也。"厚从州吁如陈。

石碏使告于陈曰："卫国褊小㉙，老夫耄矣㉚，无能为也㉛。此二人者，实弑寡君，敢即图之㉜。"陈人执之㉝，而请莅于卫㉞。九月，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㉟；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莅杀石厚于陈㊱。君子曰："石

碏，纯臣也㊲，恶州吁而厚与焉㊳。大义灭亲㊴，其是之谓乎！”

卫人逆公子晋于邢㊵。冬十二月，宣公即位。书曰：“卫人立晋”，众也㊶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隐公四年（公元前719年）。 ②清：卫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南）。 ③修先君之怨：犹言报复先君的仇怨。此指隐公二年十二月郑人伐卫之怨。修，治。 ④和：犹安定。 ⑤除君害：除掉君王的祸害。君害，指宋公子冯争宋殇公君位之害。当时公子冯正在郑国。

⑥赋：此指兵赋，即战争所用的人力物力，在此可指兵。以赋，即用兵，发兵。蔡：即蔡国，姬姓，侯爵，周武王封弟叔度于蔡，监视殷后武庚。成王时叔度因武庚叛周事，被周公放逐。后立其子蔡仲胡，都上蔡（在今河南汝南县北）。其后九年传至宣侯考父的二十八年，入春秋之世。后又八年传至平侯卢，迁至新蔡（在今河南上蔡县东南）。又二传至昭侯申，徙至州来邑，又叫下蔡（在今安徽凤台县）。其后终被楚国所灭。 ⑦于是：犹言当此时，即当时。方睦：正和睦，即正友好。 ⑧公：指鲁隐公。众仲：鲁国大夫。 ⑨其成乎：不知能否成功？ ⑩臣：我。古人相谈时多自称臣。以德和民：用德来和民，即施行德政可以和民。和民，即得民心。以乱：用乱，即采取作乱办法和民。 ⑪犹：若，像，跟……一样。治丝：治理蚕丝。棼（fén焚）：纷乱。此言州吁以乱和民，就像治丝一样，越治越乱。 ⑫阻兵：仗着兵戈，依赖兵威。 ⑬众叛亲离：民众背叛亲近离弃，即失掉民心，丧失亲近。难以济矣：很难会成功的。

⑭兵：指用兵。犹火：就像火一样。 ⑮弗戢（jí即）：不加严禁。戢，禁止。自焚：自焚其身。 ⑯弑其君：杀害了他的国君。虐用其民：虐用他的民众，即残酷地使用卫国的民众。不务令德：不致力于修善美德。 ⑰欲以乱成：打算用作乱办法完成安定君位。不免：不能免于祸败。 ⑱诸侯：此指宋、卫、陈、蔡等诸侯国。 ⑲来：此指来鲁国。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的编者都是鲁国人。故都以鲁国的纪元编年，此处的“来”，指来鲁国。乞师：讨救兵，即请求出兵。 ⑳羽父：即公子翬

之字，鲁大夫。以师会之：出兵会合宋公。　㉑固请：坚决请求。行：出兵前去。　㉒疾之：憎恶他，指憎恶公子翚不听隐公之命。　㉓徒兵：步兵。　㉔厚：即石厚，石碏的儿子，助州吁弑桓公作乱。石子：即卫国大夫石碏（què鹊）。　㉕王觐（jìn近）为可：若能朝觐周王，得到他的关照，就可以安定君位了。　㉖何以：怎么样。　㉗陈桓公：名鲍，文公之子，陈国第十二君，在位三十八年。方有宠：正受宠信。　㉘朝陈：朝见陈桓公。使请：求陈桓公向周王请求。　㉙褊(biǎn扁)小：土地狭小，即小国。这是石碏自谦之语。　㉚老夫：我，古代年老的人常常自称“老夫”。这是石碏的自称。耄（mào冒）矣：老了，年纪八九十岁叫“耄”。矣，了。　㉛无能为也：无能为力了，即石碏自言国小年迈，对州吁之乱无有平息之力了。　㉜此二人者：州吁、石厚这两个人。敢即图之：敢劳大驾，立即杀掉他俩。　㉝陈人：陈国人，指陈桓公和他所遣使的人。执之：擒住他二人。　㉞请莅（lì利）于卫：请卫国人自来陈国处置。　㉟右宰：官名。丑：人名，卫国大夫。莅杀州吁于濮：到陈国濮地将州吁杀掉。濮，陈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㊱其宰：他的家宰，即石碏的家臣。獳（niū妞）羊肩：石碏的家臣。莅杀石厚于陈：到陈国将石厚杀掉。　㊲纯臣：纯直的大臣。　㊳恶（wù务）州吁：憎恨州吁弑君作乱。厚与：憎恨石厚参与州吁作乱。故石碏杀掉他俩。　㊴大义灭亲：为了伸展大义而除掉不义的亲人。　㊵公子晋：即卫宣公，名晋，卫庄公之子，在位十九年。邢：国名，姬姓，在今河北邢台市。　㊶众：大众，此指出于大众之意。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四年春天，卫国州吁杀了卫桓公而自立为君。隐公和宋殇公会见，要重温在宿地会盟的友好。还没有到预定的日子，卫国人来鲁国报告发生动乱。夏天，隐公和宋殇公在清地非正式会见。

宋殇公即国君位的时候，公子冯逃亡到郑国，郑国人想用兵拥立他回宋国为君。等到卫州吁自立为国君，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结下的怨仇，以此讨好诸侯和安定国内人民，便派人告诉宋国说：“君王如果攻打郑国来除掉君王的祸害，以君王为

主，敝邑发兵和陈、蔡两国作为属军，这是卫国的愿望。”宋国人应许了卫州吁。当时，陈国、蔡国正和卫国友好，所以宋公，陈侯、蔡人、卫人联合攻打郑国，包围了郑国都城的东门，围攻了五天才撤军回去。鲁隐公向鲁大夫众仲问道：“卫国州吁杀兄自立为君，不知能否成功？”众仲答道：“我听说施行德政可以和民，没听说采取作乱方式可以和民。若用作乱的方式和民，就像理丝一样，越理越纷乱。州吁依赖兵威并且安于残忍；依赖兵威就会失掉民心，安于残忍就会丧失亲信，众叛亲离，很难成功。用兵，就像火一样，不加以严禁，就会自焚其身。州吁杀掉他的国君，虐用他的民众，这样他就不肯致力于修善美德，而企图用作乱的方式定其君位，那就必然不能避免祸败了。”

这年秋天，诸侯军再次进攻郑国。宋殇公派人来讨救兵，鲁隐公谢绝了。羽父请求出兵会合宋公，隐公不答应，他便坚决请求而后出兵前去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翬帅师”，这是表示憎恶他。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，割取了郑国的谷子才回国。

州吁未能收拢卫国的民心，石厚向他的父亲石碏求问安定君位的办法。石碏答道：“若能朝见周天子，得到他的关照就可以安定君位。”石厚说：“怎么样才能得以朝见周天子呢？”石碏说：“陈桓公现在正受周天子的宠信，陈国、卫国的邦交正处于亲善和睦之际，州吁若能去陈国朝见陈桓公，求他代为向周王请命，必定可以得到周天子的应许。”石厚采纳了父亲石碏的建议，随从州吁一同往陈国去拜见陈桓公。

石碏暗中派人到陈国密告陈桓公说：“卫是个小国，我已经年迈无用了，因此未能平息卫国的祸乱。州吁和石厚这两个人，确是杀害卫君的凶手，敢劳陈君大驾，就他二人到陈国朝拜的机会，请立即将他俩杀掉。”陈国人遵照石碏的话，将州吁和石厚擒住，并请卫国人到陈国处置他俩。同年九月，卫国人派遣

名叫丑的右宰，到濮地杀掉了州吁；石碏又派他的家臣獳羊肩，到陈国杀掉了石厚。史官评论这件事说："石碏，真是一位纯直的大臣，他因为痛恨州吁杀害卫君和石厚助州吁作乱，所以杀掉了他俩。大义灭亲，那正是说的石碏这种行为。"

卫国人到邢国迎接公子晋。冬季十二月，卫宣公即位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卫人立晋"，是说出于大众之意。

五　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，公将如棠观鱼者①。臧僖伯谏曰②："凡物不足以讲大事③，其材不足以备器用，则君不举焉④。君将纳民于轨、物者也⑤。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⑥，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⑦。不轨不物，谓之乱政⑧。乱政亟行，所以败也⑨。故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⑩，皆于农隙以讲事也⑪。三年而治兵，入而振旅⑫；归而饮至，以数军实⑬。昭文章⑭，明贵贱，辨等列，顺少长，习威仪也⑮。鸟兽之肉不登于俎⑯，皮革、齿牙、骨角、毛羽不登于器⑰，则公不射⑱，古之制也。若夫山林、川泽之实，器用之资⑲，皂隶之事，官司之守，非君所及也⑳。"公曰："吾将略地焉㉑。"遂往，陈鱼而观之㉒。僖伯称疾㉓，不从。书曰"公矢鱼于棠"㉔，非礼也，且言远地也㉕。

曲沃庄伯以郑人、邢人伐翼，王使尹氏、武氏助之㉖。翼侯奔随㉗。

夏，葬卫桓公。卫乱，是以缓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春：鲁隐公五年（公元前718年）。棠：鲁国地名(在今山东鱼台县北)。鱼者：捕鱼的人。 ②臧僖伯：即公子驱（kōu 抠),字子臧，惠公之弟,隐公之叔,臧是其后代的姓氏。杜预注:"臧僖伯，公子驱也。僖，谥也。"古礼规定：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之子称公孙，公孙之子便以父亲的字为氏。此僖伯之上加"臧"字是因为僖伯是臧氏之祖。 ③大事：此指祭祀和兵戎。 ④器用：指用于大事的器用，如礼器和兵器。举：举动，行动。 ⑤纳民：即把百姓纳入。 ⑥度：端正。轨量：法度。 ⑦章：章明。物采：器物的色彩。 ⑧乱政：败坏政事。 ⑨亟（qì器)：屡次,多次。所以败：败亡的原因。 ⑩春蒐（sōu艘)：春猎名，夏苗：夏猎名。秋狝（xiǎn显)：秋猎名。冬狩：冬猎名。 ⑪讲事：讲习武事。事,指武事。 ⑫治兵：指练兵,演习。振旅：整顿军队。 ⑬归：回来，指出兵回来。饮至：指回来祭告宗庙、宴请臣下、慰劳从者，即回来告祭宗庙而饮酒。军实：指军徒器械及俘获的各种东西。 ⑭昭：昭明，鲜著。文章：文采，指车服旌旗的文采。 ⑮顺：顺序，即有序。威仪：即威武而讲礼仪。 ⑯不登：即摆不上。登，升，上，此指摆上。俎（zǔ阻）：祭器，即古代祭祀时盛牛羊的礼器。 ⑰皮：有毛叫皮。革：去毛叫革。齿牙：指兽的牙齿。骨角：指兽的骨角。毛：指旄（máo毛）牛尾。羽：鸟羽。不登于器：不用于礼器和兵器，即不用它制作祭祀和兵戎的重要器物。 ⑱不射：不用箭射它。 ⑲实：本指果实，此指产品。器用：此指一般器物。资：本指资源，此指资材，或材料。 ⑳皂隶：古代的贱役，或指卑贱小臣，下等小吏。官司：有关官吏。守：职守,即管的事,及：涉及,指干与的事。 ㉑略地：巡察边境。 ㉒陈鱼：陈设鱼具，即让渔人张网捕鱼。陈，陈设，设张。 ㉓称疾：推说有病。 ㉔矢鱼：同"陈鱼"。杜预注:"矢亦陈也。" ㉕非礼：不合于礼，古礼认为"非礼"便是乱政。远地：棠地距曲阜较远。 ㉖曲沃：晋国别封成师之邑（在今山西闻喜县东)。翼：即绛，一地二名，晋国旧都（在今山东翼城县东南)。尹氏、武氏：都是周氏族大夫 ㉗翼侯：即鄂侯。随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)。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五年春天，鲁隐公要到棠地观看渔人捕鱼。臧僖伯劝谏说："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和兵戎的大事上，它的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，那么国君对它就不会有所举动。国君是要把百姓纳入于轨、物的人。所以讲习大事来端正法度叫做轨，选取材料来章明器物色彩叫做物。事物不合于轨不合于物，叫做败坏政事。多次败坏政事，就是国家败亡的原因。所以春蒐、夏苗、秋狝、冬狩四种打猎，都是在农闲的时候讲习武事。每三年大演习一次，进入国都整顿军队；出兵回来告祭宗庙、宴饮臣下、犒劳从者，并计算军徒器械和俘获的各种东西。要文采鲜著，贵贱分明，等级不乱，少长有序，这是讲习威仪。鸟兽的肉摆不上宗庙的祭器里，皮革、牙齿、骨角、毛羽用不到祭器和兵器上，那样国君就不去射它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至于山林、河泽的出产，一般器物的材料，是下等小吏的事情，有关官吏管的事，不是国君所应干与的。"隐公说："我要到那里视察边境啊。"于是鲁隐公到了那里，令渔人张网捕鱼给隐公观看。僖伯推说有病，没有跟去。《春秋》记载说"公矢鱼于棠"，这是不合于礼的事，并且棠地距国都较远。

曲沃庄伯带领郑军、邢军攻打翼地，周天子派尹氏、武氏帮助他。翼侯逃奔到随地。

夏天，安葬卫桓公。由于卫国发生动乱，所以迟缓了。

【原文】

四月，郑人侵卫牧①，以报东门之役。卫人以燕师伐郑②。郑祭足、原繁、泄驾以三军军其前③，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④。燕人畏郑三军，而不虞制人⑤。六月，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⑥。君子曰："不备不虞，不可以师⑦。"

曲沃叛王。秋，王命虢公伐曲沃，而立哀侯于翼⑧。

卫之乱也，邾人侵卫⑨，故卫师入邾。

九月，考仲子之宫，将万焉⑩。公问羽数于众仲⑪。对曰："天子用八⑫，诸侯用六，大夫四，士二。夫舞，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⑬，故自八以下。"公从之。于是初献六羽，始用六佾也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卫牧：卫国郊外。牧，郊外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"按《尔雅》：郊外谓之牧，非邑名。"　②以燕师：带领南燕的军队。　③原繁：郑国大夫。泄（xiè 谢）驾：郑国大夫。三军：《左传》中通常指上军、中军、下军为三军。军其前：驻扎在燕军的前面。军，驻扎，列阵，在此有列阵攻打或袭击之意。　④曼伯：郑昭公忽的字，郑庄公之子，郑国第五君，在位二年。子元：郑厉公突的字，郑庄公之子，两次为郑君，共在位十二年，为郑国第四君。潜军：偷偷地率领军队。　⑤不虞：不戒备，不忧虑。制人：制地的军队，即指曼伯和子元率领藏在燕军之后的军队。

⑥二公子：指曼伯和子元。北制：即制。　⑦以师：此指统兵作战。　⑧哀侯：名光、鄂侯之子，鄂侯奔随，周王在翼地立他为君，在位六年，后被曲沃武公所逐。　⑨邾：国名（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北，一说在今山东濮阳废县治东南）。　⑩考：祭礼名。宫：即庙。万：舞名，包括文舞和武舞。文舞执籥与翟，故也叫籥舞和羽舞；武舞执干与戚，故也叫干舞。　⑪羽数：执羽的人数　⑫八：即八佾，八行舞人，八八六十四人。下文六、四、二，行数同此算法。　⑬节：调节。八音：八种乐器的声音。杜预注："八音，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也。"行：此指传播。八风：八方之风。杜预注："八方之风，谓东方谷风，东南方清明风，南方凯风，西南方凉风，西方阊阖风，西北方不周风，北方广莫风，东北方融风。"而《吕氏春秋·有始览》对八风的解释，与杜说不同。　⑭献：献演。六羽：即六羽乐舞。六佾（yì义）：六行舞人。佾，

古代乐舞的行列。

【译文】

四月，郑国人侵袭卫国郊外，以报复去年攻打郑国东门的战役。卫国人率领燕国军队攻打郑国。郑国大夫祭足、原繁、泄驾率领三军列阵在燕军的前面，派曼伯和子元暗中率领军队袭击燕军的后面。燕国人害怕郑国的三军，而不戒备制地来的军队。这年六月，郑国曼伯和子元两个公子领率制地军队在虎牢击败了燕军。史官评论说："不防备不警戒，就不能统兵作战。"

曲沃背叛周天子。秋天，周天子命令虢公攻打曲沃，在翼地立哀侯为晋君。

当卫国动乱的时候，邾国人侵袭卫国，所以卫国军队攻入邾国。

九月，祭祀仲子的庙，要在庙内献演万舞。隐公向众仲询问执羽的人数。众仲回答说："天子用八行，诸侯用六行，大夫四行，士二行。舞，用调节八种乐器的声音而传播八方之风，所以人数在八行以下。"隐公听从了。鲁国从第一次献演六羽乐舞，就开始使用六行舞人。

【原文】

宋人取邾田①。邾人告于郑曰："请君释憾于宋，敝邑为道②。"郑人以王师会之，伐宋，入其郛，以报东门之役③。宋人使来告命④。公闻其入郛也，将救之。问于使者曰："师何及⑤？"对曰："未及国⑥。"公怒，乃止，辞使者曰："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难，今问诸使者⑦，曰'师未及国'，非寡人之所敢知也⑧。"

冬十二月辛巳，臧僖伯卒⑨。公曰："叔父有憾于寡人⑩，寡人弗敢忘。"葬之加一等⑪。

宋人伐郑，围长葛⑫，以报入郛之役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邾（zhū 朱）田：邾国的土地。邾，国名，曹姓，子爵。田，此指土地。 ②释憾：解恨，即进行报复而解恨。道：同"导"，即向导。 ③入其郛（fú孚）：攻进宋国的外城。郛，外城，即郭。 ④告命：以国君之命告急救。 ⑤问：询问，此指隐公询问。何及：即"及何"，到了哪里？ ⑥未及国：没到国都。 ⑦恤：忧虑。难：危难。 ⑧所敢知：即敢知道的事。 ⑨十二月辛巳：十二月二十九日。 ⑩有憾：即有恨，臧僖伯劝谏隐公不要观鱼而不听，故言"有憾"。 ⑪加一等：在原等级上加一级。杜预注："加命服之等。" ⑫长葛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宛陵县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人攻占了邾国的土地。邾国人告诉郑国说："请君王对宋国报复而解恨，敝邑愿做向导。"郑国人率领周王的军队与邾军会合，攻打宋国，攻进了它的外城，以报复去年宋国围攻郑国东门的战役。宋国人派人前来鲁国以国君之命告急求救。鲁隐公听说郑、邾军队已攻进宋国外城，要出兵救援宋国。隐公询问使者说："郑、邾军队到了什么地方？"使者欺骗说："还没有到国都。"隐公生气，就停止了出兵，辞谢使者说："君王命寡人一起忧虑宋国的危难，现在向使者询问战况，回答说'军队还没有到国都'，这就不是寡人所敢知道的了。"

冬季十二月二十九日，臧僖伯死，隐公说："叔父对寡人有怨恨，寡人不敢忘记。"于是在原等级上加一级安葬他。

宋国人攻打郑国，包围了长葛，报复郑国攻进宋国外城的战役。

六　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，郑人来渝平，更成也①。

翼九宗、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侯于随，纳诸鄂②。晋人谓之鄂侯③。

夏，盟于艾，始平于齐也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隐公六年（公元前717年）。渝平：弃旧怨结新好。杜预注："渝，变也。"鲁隐公为公子时，与郑人战于狐壤，被郑人俘虏，后来逃归，便与郑国结了仇怨，　更成：即渝平。　②九宗、五正：官名。顷父：可能是当时极著声望的大夫。　嘉父：晋国大夫。　晋侯：即翼侯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晋侯即翼侯之奔随者。"　鄂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乡宁县南）。　③鄂侯：孝侯之子，在位六年。其子哀侯已立于翼，故鄂侯不得复入翼。　④艾：地处齐、鲁两国之间（在今山东新泰县西北）。始平于齐：开始和齐国结好。杜预注："春秋前，鲁与齐不平，今乃弃恶结好，故言始平于齐。"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六年春天，郑国人来鲁国要求弃怨结好，当时叫做"更成。"

晋国翼地的九宗、五正顷父的儿子嘉父到随邑迎接晋侯，把他安置在鄂邑。晋国人称他为鄂侯。

夏天，在艾地结盟，鲁国开始和齐国结好。

【原文】

五月庚申①，郑伯侵陈，大获②。往岁，郑伯请成

于陈③，陈侯不许。五父谏曰④："亲仁善邻⑤，国之宝也⑥。君其许郑⑦。"陈侯曰："宋、卫实难，郑何能为⑧？"遂不许。君子曰：善不可失⑨，恶不可长⑩，其陈桓公之谓乎⑪。长恶不悛⑫，从自及也。虽欲救之，其将能乎⑬。《商书》曰：'恶之易也，如火之燎于原⑭，不可乡迩，其犹可扑灭⑮？'周任有言曰⑯：'为国家者，见恶，如农夫之务去草焉⑰，芟夷薀崇之⑱，绝其本根，勿使能殖⑲，则善者信矣⑳。'

【注释】

①五月庚申：即五月十二日。 ②大获：大有俘获，即得到全胜。

③请成于陈：向陈桓公求和。 ④五父：即陈公子佗（tuó驼）一称陈佗，一称文公子佗，一称陈五父，亦称五父佗，桓公之弟。 ⑤亲仁：亲近善人。善邻：友睦邻邦，辑睦邻国。 ⑥国之宝：国家最宝贵的方略。 ⑦其许郑：还是应许郑国求和为对。其，在这有期望之意。

⑧宋卫实难：宋卫两个大国实在叫人畏难。实难，有二解：一解为"实可畏难"，即实在叫人畏难。一解为"是患"。两解都通，后解可作参考。郑何能为：郑国怎能为害我。此言陈桓公认为郑是小国，何能为害于陈。这是陈桓公轻蔑郑国的口气。 ⑨善：指善事，善行。失：失掉。此言行善的机会不可失掉。 ⑩恶：指恶事，恶行。 ⑪其：殆，大概，恐怕，是表示测度、拟议的词。 ⑫悛（quān圈）：止，改，即悔改，改过。 ⑬其将能乎：那怎能办到呢。 ⑭《商书》：《尚书》中记述商代的书叫《商书》，自《汤誓》到《微子》共十一篇。恶之易也：恶行是容易增长的。如火之燎于原：就像烈火焚烧原野一样。 ⑮乡迩：逼近，靠近。乡，通"向"，面对。迩，近。其犹可扑灭：难道还能扑灭吗。以上三句也有人解作：火之燎原尚可扑灭，恶之蔓延不可挽救。后解可作参考。 ⑯周任：周朝的大夫，名任。也有人认为周任是古代的良史。 ⑰为国家者：治理国家的人，指当时国君。务去草：一定铲除野草。 ⑱芟（shān山）：割，削。夷：杀，灭。芟夷，即削平。薀

（yùn运）：积。崇：聚。此言农夫治田，必将野草除掉，而后积聚起来。

⑲其本根：它的根，指草的根。殖：生长，繁殖，即不要使草复生繁殖。　⑳善者：指善事。信：通“伸”，伸展。此言治国的人，能像农夫除草那样对待恶事，善事就必然会得到伸展。

【译文】

五月二十五日，郑庄公攻打陈国，获得全胜。前年，卫州吁纠合陈国征伐郑国，郑庄公向陈桓公求和，陈桓公没有应许。当时陈五父劝谏说：“亲近善人，友睦邻国，是国家最宝贵的方略。您还是应许郑国的求和为好。”陈桓公说：“宋，卫两个大国实在叫人畏难，像郑这样的小国怎能为害我呢？”于是陈桓公就没有应许郑国的求和。史官评论这件事说：为善的机会是不可失掉的，作恶的行为是不可助长的，恐怕就是告诫陈桓公吧。助长罪恶而不能改正，将会自遭祸殃，那时即使想挽救它，又怎能办到呢。《商书》上说：“恶行是很容易滋长的，就像燎原的烈火一样，不可以靠近，难道还能够扑灭吗？”周朝的大夫周任曾经说过：“治理国家的人，遇见恶事就应该像农夫必须铲除田中野草一样除掉它，农夫把野草除掉积聚起来，还要灭绝它的根，不让它复生繁殖，治国的人能这样对待恶事，善事就能得到伸展。”

【原文】

秋，宋人取长葛①。

冬，京师来告饥，公为之请籴于宋②、卫、齐、郑，礼也。

郑伯如周，始朝桓王也③。王不礼焉。周桓公言于王曰④：“我周之东迁，晋、郑焉依⑤。善郑以劝来者，犹惧不蕆⑥，况不礼焉？郑不来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取长葛：占领长葛，隐公五年宋国包围长葛。 ②京师：京城，即周王都城。 粜（dí敌）：买粮食。 ③桓王：名林，周平王之孙，太子泄父之子，在位二十三年。杜预注："桓王即位，周、郑交恶，至是乃朝，故曰始。" ④周桓公：即周公黑肩。 ⑤晋、郑焉依：晋、郑是依，即依靠的就是晋国和郑国。杜预注："幽王为犬戎所杀，平王东徙，晋文侯、郑武公左右王室，故曰晋、郑焉依。" ⑥善郑：好好地对待郑国。

蔑(xì戏)：来。杜预注："蔑，至也。"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宋国人占领了郑国长葛。

冬天，京城派人来鲁国报告饥荒，隐公代为向宋国、卫国、齐国、郑国请求购买粮食，是合于礼的。

郑伯到周都，开始朝拜周桓王。周桓王对他不加礼遇。周公黑肩对桓王说："我们周王室东迁，就是依靠晋国和郑国。好好地对待郑国以鼓励后来的人，还恐怕人家不来，何况不加礼遇呢？郑国不会来了。"

七 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，滕侯卒①。不书名，未同盟也。凡诸侯同盟，于是称名，故薨则赴以名，告终称嗣也，以继好息民，谓之礼经②。

夏，城中丘，书不时也③。

齐侯使夷仲年来聘，结艾之盟也④。

秋，宋及郑平。七月庚申⑤，盟于宿。公伐邾，为宋

讨也。

初，戎朝于周，发币于公卿，凡伯弗宾⑥。冬，王使凡伯来聘。还，戎伐之于楚丘以归⑦。

陈及郑平⑧。十二月，陈五父如郑莅盟⑨。壬申，及郑伯盟，歃如忘⑩。泄伯曰⑪："五父必不免，不赖盟矣⑫。"郑良佐如陈莅盟⑬。辛巳，及陈侯盟，亦知陈之将乱也。

郑公子忽在王所，故陈侯请妻之⑭。郑伯许之，乃成昏⑮。

〖注释〗

①七年：鲁隐公七年（公元前716年）。滕侯：滕国国君。　②称名：结盟时把名报告给神灵。　称嗣：报告继位的人。　继好：继续过去的友好。　息民：安定百姓。　礼经：犹言礼的大法。　③中丘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北）。不时：即妨害农作时间。　④夷仲年：齐国宗室。　结艾之盟：巩固六年艾地的结盟。结，凝结，即巩固。　⑤七月庚申：七月十七日。　⑥发币：致送财币。币，此指玉、马、皮、圭、璧、帛，而不是专指帛。　凡伯：周王室世卿。　弗宾：不以贵宾款待，即戎人送财礼而不回报。　⑦楚丘：戎地，杜预注卫地（在今山东曹县东南）。　归：指拘捕凡伯而归。　⑧陈及郑平：杜预注："六年郑侵陈，大获，今乃平。"　⑨莅盟：参加结盟。莅，临，犹言参加。　⑩壬申：十二月初二。　歃如忘：歃血时心不在焉。歃，歃血，即与盟者微饮牛血。忘，此指歃血时，心不在盟。有的解为与盟者忘其盟辞。　⑪泄伯：即泄驾，郑国大夫。　⑫不免：不免于祸难。五父在鲁桓公六年被蔡人所杀。　赖：犹言利益。　⑬良佐：郑国大夫。　⑭公子忽：又称太子忽，郑庄公之子，后即位为君，即郑昭公，前后在位不满三年。王所：周天子的住所。　⑮成昏：完成订婚之礼。古代娶妻必在黄昏，故言昏礼。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七年春天，滕侯死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滕侯的名字，是因为没有和鲁国同盟。凡是诸侯同盟，把名报告给神灵，所以诸侯死后在讣告上写上名字，向同盟国报告国君死去和继位的人，继续过去的友好和安定百姓，这叫做礼的大法。

夏天，在中丘筑城，《春秋》记载违背农时。

齐侯派夷仲年来鲁国聘问，是为了巩固艾地的结盟。

秋天，宋国和郑国媾和。七月十七日，在宿地结盟。隐公攻打邾国，是为宋国而去讨伐的。

起初，戎人到周都朝拜，向公卿致送财币，凡伯不以贵宾款待。冬天，周天子派凡伯来鲁国聘问。在返回的路上，戎人在楚丘截击凡伯并拘捕他回去。

陈国和郑国媾和。十二月，陈国五父到郑国参加结盟。十二月初二，和郑伯盟誓，歃血时心不在焉。泄伯说："五父一定不免于祸难，因为他不认为结盟是对国家有利益了。"郑国良佐到陈国参加结盟。十二月十一日，和陈侯盟誓，也看出陈国将要发生动乱。

郑国公子忽在周天子那里，所以陈侯请求把女儿嫁给他为妻。郑伯同意，于是就举行了订婚仪式。

八 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齐侯将平宋、卫，有会期①。宋公以币请于卫，请先相见，卫侯许之，故遇于犬丘②。

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，以泰山之祊易许田③。三月，郑伯使宛来归祊④，不祀泰山也。

夏，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⑤。

四月甲辰，郑公子忽如陈逆妇妫⑥。辛亥⑦，以妫氏归。甲寅⑧，入于郑。陈鍼子送女⑨。先配而后祖⑩。鍼子曰："是不为夫妇，诬其祖矣，非礼也，何以能育？"

齐人卒平宋、卫于郑。秋，会于温，盟于瓦屋，以释东门之役⑪，礼也。

八月丙戌⑫，郑伯以齐人朝王，礼也。

公及莒人盟于浮来，以成纪好也⑬。

冬，齐侯使来告成三国⑭。公使众仲对曰⑮："君释三国之图以鸠其民⑯，君之惠也。寡君闻命矣，敢不承受君之明德。"

无骇卒，羽父请谥与族⑰。公问族于众仲。众仲对曰："天子建德，因生以赐姓，胙之土而命之氏⑱。诸侯以字为谥，因以为族，官有世功，则有官族⑲，邑亦如之。"公命以字为展氏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隐公八年（公元前715年）。会期：会盟日期。　②犬丘：即垂，一地两名，卫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曹县北，一说在今鄄城县东南）。

③释：舍弃，废弃。　祊（bēng崩）：郑国祭祀泰山之邑（在今山东费县东南）。　许田：近许之田（在今河南许昌市南）。按：郑桓公为周宣王之母弟，因而赐给他祊地，用做周天子祭祀泰山时的助祭汤沐之邑。周成王建造王城（在今洛阳市），有迁部打算，故赐给周公许田，用做鲁君朝见周天子时朝宿之邑。郑庄公见周天子已久废对泰山的祭祀，助祭汤沐之邑已无用处，祊地又距离郑国甚远，故欲以祊地换许田。　④宛：郑国大

夫。 归祊：馈送祊地。鲁国此时尚未把许田给郑国，而郑国先把祊地给鲁国。 ⑤虢公忌父：周王室卿士。 ⑥四月甲辰：四月初六。妫（guī龟）：妫氏，陈国为妫姓。 ⑦辛亥：四月十三日。 ⑧甲寅：四月十六日。⑨陈鍼子：陈国大夫。 ⑩配：同房，即同床共寝。祖：指告祭祖庙。 ⑪温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温县西南）。瓦屋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温县西北）。释：捐弃，即丢却旧事不再置念。东门之役：见隐公四年《传》。 ⑫八月丙戌：八月某日。据推算八月没有丙戌日。 ⑬浮来：纪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莒县西）。杜预注："浮来，纪邑。"成纪好：达成与纪国的友好。二年《传》记载："纪子帛、莒子盟于密，鲁故也。"纪、莒两国既然为鲁国而结盟，那么鲁国与莒国结盟，也是表示与纪国的友好，故言"以成纪好"。 ⑭三国：指宋、卫、郑三国。

⑮众仲：鲁国大夫。 ⑯图：图谋，即相报仇的图谋。 鸠：安定。 ⑰谥：谥号。 族：氏族，族与姓氏之氏同义，族也称氏。 ⑱胙之土：分封土地。胙，赐给，此犹言封给。 ⑲以字为谥：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以字为族者，多用于公族。当时之制，诸侯之子称公子，公子之子称公孙，公孙之子不可再称公孙，乃以其祖父之字为氏，如郑公子去疾，郑穆公之子，字子良，其子为公孙辄，其孙良霄即以良为氏，良霄之子为良止是也。又有以父之字为族者，如卫之子叔、公孟，宋之石氏是也。"世功：累世有功。官族：以官名为氏族。如司马氏、司空氏、司徒氏，宋国的司城氏，晋国的中行氏等。 ⑳以字为展氏：用无骇祖父的字命为展氏。杜预注："无骇，公子展之孙，故为展氏。"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八年春天，齐侯要让宋、卫两国和郑国媾和，已经有了会盟的日期。宋公用财礼向卫国请求，希望先会面，卫侯答应了，所以在犬丘非正式相会。

郑伯请求废弃对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，用泰山旁的祊地交换鲁国的许田。三月，郑伯派大夫宛来鲁国致送祊地，表示不再祭祀泰山了。

夏天，虢公忌父开始在周王室做卿士。

四月初六，郑公子忽到陈国迎娶妻子妫氏。四月十三日，领着妫氏回国。四月十六日，进入郑国。陈鍼子送妫氏到郑国。他们先同房然后告祭祖庙。陈鍼子说："这不能算夫妇，欺骗他的祖先了，不合于礼，怎么能生育呢？"

齐国人终于让宋、卫两国和郑国媾和。秋天，在温地会见，在瓦屋缔结盟约，捐弃东门之役的旧怨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八月某日，郑伯带领齐人朝觐周天子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隐公和莒人在浮来结盟，以达成和纪国的友好。

冬天，齐侯派人来鲁国报告宋、卫、郑三国媾和的事。隐公派众仲回答说："君王使三国舍弃相互报复的图谋并安定他们的百姓，这都是君王的恩惠。寡君听到命令了，怎敢不承受君王的明德。"

鲁卿无骇死，羽父为他请求谥号和氏族。隐公向众仲询问有关氏族的事。众仲回答说："天子立有德之人为诸侯，依照他的生地而赐姓，分封土地而赐给他氏。诸侯以字作为谥号，后人以此而为氏族，累世做官而有功绩，后人就以官名为氏族，也有以封邑为氏族的。"隐公命令以无骇祖父的字赐为展氏。

九　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，王三月癸酉，大雨霖以震，书始也①。庚辰，大雨雪，亦如之②。书时失也③。凡雨，自三日以往为霖，平地尺为大雪④。

夏，城郎⑤，书不时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隐公九年（公元前714年）。王三月癸酉：周历三月初一。

杜预注："书癸酉，始雨日。"霖（lín林）：久雨，即多日下雨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《尔雅》云，久雨谓之淫，淫雨谓之霖。"以：犹言与。震：雷震，即大雷声。书始：《春秋》只记载开始的日子。 ②庚辰：三月十七日。 ③时失：节气不正。杜预注："夏之正月，微阳始出，未可震电；既震电，又不当大雨雪，故皆为时失。" ④尺：指雪深一尺。 ⑤城郎：隐公元年春，赙伯已城郎；今又城郎。鲁国可能有两个郎地，此郎盖为鲁都近郊之邑。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九年春天，周历三月初十，大雨久下不停和雷声大震，《春秋》只记载了开始的日子。三月十七日，下大雪，《春秋》也像上面一样，只记载开始的日子。《春秋》记载是节气不正的缘故。凡是下雨，连续三天以上叫霖，平地雪深一尺叫大雪。

夏天，鲁国在郎地筑城，《春秋》记载妨害了农时。

【原文】

宋公不王①。郑伯为王左卿士②，以王命讨之。伐宋。宋以入郜之役怨公，不告命③。公怒，绝宋使。秋，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。冬，公会齐侯于防，谋伐宋也④。

北戎侵郑，郑伯御之⑤。患戎师⑥，曰："彼徒我车⑦，惧其侵轶我也⑧。"公子突曰⑨："使勇而无刚者尝寇，而速去之⑩。君为三覆以待之⑪。戎轻而不整⑫，贪而无亲⑬，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⑭。先者见获必务进⑮，进而遇覆必速奔⑯，后者不救，则无继矣⑰。乃可以逞⑱。"从之。

戎人之前遇覆者奔⑲。祝聃逐之⑳，衷戎师㉑，前后击之，尽殪㉒。戎师大奔㉓。十一月甲寅㉔，郑人大败戎师。

【注释】

①宋公：指宋殇公。　王：用为动词，诸侯朝见天子叫王。　②王：指周桓王。左卿士：周天子的最高执政官之一。　③以入郛（fú孚）之役：因为被攻入外城的战役。　怨公：怨恨鲁隐公。　④齐侯：齐僖公。　防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东北）。　谋：谋划，策划。　⑤御：抗御，抵抗。　⑥患：忧患，忧虑。　⑦彼徒：他们是步兵。我车：我们是车兵。车，即车兵。　⑧惧其侵轶（yì义）我也：怕车战难于进退，容易被戎人的步兵所侵凌突进。轶，突进，超越，即从后面赶过前面。

⑨公子突：即郑厉公，郑庄公次子，郑国第五君，前后在位十一年。

⑩勇而无刚者：有勇气而没有刚毅的战士。尝寇：试探敌人。速去：急速退却。　⑪君：您，这里解作“君王”，是公子突对其父庄公的尊称。古代对天子、诸侯以及占有地盘的卿大夫都称“君”。为三覆：设三处伏兵。为，这里解作“设”。　⑫轻：轻敌。不整：队伍不整齐。

⑬贪：贪利，其实戎人侵袭郑国目的是劫掠求利。　⑭不相救：不相救援。　⑮先者：先进的戎兵。必务进：一定冒进，即必定急速前进。

⑯遇覆：遇到伏兵。必速奔：必定急速奔逃。速奔，急速奔逃，即狂奔。

⑰后者不救：后进的戎兵不援救。　⑱乃可以逞：就可以解除北戎之患。　⑲戎人之前：戎军的前队。　⑳祝聃（dān丹）：郑国大夫。逐之：追击溃逃的戎军。　㉑衷戎师：包围了戎军。衷，包围。　㉒尽殪（yì意）：全部杀死。　㉓戎师大奔：其余的戎兵全部奔逃。

㉔十一月甲寅：十一月二十六日。

【译文】

宋殇公不去朝觐周天子。郑庄公正做周天子的左卿士，所以用周天子的命令讨伐他。郑国攻打宋国。宋国因为隐公五年被攻进外城的战役而怨恨鲁隐公，没有来鲁国报告。鲁隐公很

生气，就断绝了和宋国的使者来往。秋天，郑人以周天子 的命令前来鲁国报告攻打宋国。冬天，鲁隐公和齐僖公在防 地会面，谋划攻打宋国。

北戎人侵袭郑国，郑庄公率军抵御戎兵。庄公很忧虑戎 军的厉害，因此说："戎人用步兵作战，我们用兵车作战，我怕 车战难于进退，容易被戎人的步兵所侵凌突进。"郑庄公的 儿子公子突建议说："我们应当选派有勇气而没有刚毅的战 士 试 探 敌人，然后急速退却诱引敌人追击。君王再设三处伏兵等待 敌人经过。戎军轻敌队伍就不会整齐，贪利就不会相亲，战胜不 相让，战败不相救。先进的戎兵得胜必定冒进，冒进遇到了伏兵必定急速奔逃，后进的戎军不援救，冒进的戎兵就没有 救应了。这样郑国就可以解除北戎侵袭的忧患了。"郑庄公完全按 照公子突的计谋做了。

果然，戎人前队遇上郑国伏兵的都逃跑了。郑国大夫祝 聃追击溃逃的戎军，将他们包围起来，前后合击，全部歼灭。其余的戎兵大败而逃。鲁隐公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天，郑国 人全面打败了北戎军。

十 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王正月①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中丘②。癸丑，盟于邓，为师期③。

夏五月，羽父先会齐侯、郑伯伐宋。

六月戊申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于老桃④。壬戌，公败宋师于菅⑤。庚午，郑师入郜⑥。辛未⑦，归于我。庚辰⑧，郑师入防。辛巳⑨，归于我。君子谓："郑庄公于

是乎可谓正矣⑩。以王命讨不庭⑪，不贪其土以劳王爵，正之体也⑫。”

蔡人、卫人、邬人不会王命⑬。

秋七月庚寅⑭，郑师入郊。犹在郊，宋人、卫人入郑。蔡人从之，伐戴⑮。八月壬戌⑯，郑伯围戴。癸亥，克之，取三师焉⑰。宋、卫既入郑，而以伐戴召蔡人⑱，蔡人怒，故不和而败。

九月戊寅⑲，郑伯入宋。

冬，齐人、郑人入邬，讨违王命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隐公十年（公元前713年）。　②中丘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临沂县东北）。　③癸丑：二月二十五日。邓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滋阳县境）。为师期：犹言决定出兵的日期。　④戊申：按天干地支搭配推算，六月无戊申日。杜预注：“六月无戊申；戊申，五月二十三日。日误。”　老桃：宋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济宁县北）。　⑤壬戌：六月初七。　菅：宋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金乡、成武县境）。　⑥庚午：六月十五日。郜（gào告）：宋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）。　⑦辛未：六月十六日。　⑧庚辰：六月二十五日。　⑨辛巳：六月二十六日。　⑩正：正道，指合于正道。　⑪不庭：即不朝，指不来朝觐（jìn禁）天子的诸侯。

⑫劳：犒劳，慰劳。王爵：受天子爵位的国君，此指鲁君。　正：即“政”，政事，此指治理政事。体：本体。　⑬不会王命：不按照周王的命令会师讨伐宋国。　⑭庚寅：七月初五。　⑮戴：原为国名，子姓，春秋时入于郑国，故址在今河南兰考县一带。　⑯壬戌：八月初八。　⑰癸亥：八月初九。三师：三国的军队，指宋、卫、蔡三国之军。　⑱既入郑：已经攻入郑国。　以伐：即“以之伐”，让他攻打。召蔡人：召集蔡军。此为倒装句，应是“而召蔡人以伐戴”。　⑲戊寅：按天干地支搭配推算，戊寅不在九月。杜预注：“九月无戊寅；戊寅，八月

二十四日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十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鲁隐公在中丘会见了齐僖公、郑庄公。二月二十五日，在邓地结盟，决定出兵的日期。

夏季五月，鲁国大夫羽父先期会合齐僖公、郑庄公攻打宋国。

六月的一天，鲁隐公在老桃会见齐僖公、郑庄公。六月初七，鲁隐公在菅地打败了宋国军队。六月十五日，郑国军队攻进郜邑。十六日，归属于鲁国。六月二十五日，郑国军队攻进防地。二十六日，归属于鲁国。君子评论说：“郑庄公在这里可以说合于正道了。以周王之命讨伐不来朝觐周天子的诸侯，自己不贪求宋国的土地而犒赏受天子爵位的国君，这是得到治理政事的本体了。”

蔡人、卫人、郕人不按照周王的命令会师讨伐宋国。

秋季七月初五，郑国军队返回本国的城郊。郑军还停留在郊外时，宋军、卫军攻进郑国。蔡军跟从宋、卫军队，攻打戴地。八月初八，郑庄公包围了戴地。初九，攻克戴地，在那俘获了三国的军队。宋军、卫军已经攻入郑国，而又召集蔡军让它攻打戴地，蔡人生气，所以三国军队不合作而失败。

九月的一天，郑庄公攻进宋国。

冬天，齐军、郑军攻进郕国，讨伐它违背周天子的命令。

十 一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①，滕侯、薛侯来朝，争长②。薛侯曰：“我先封③。”滕侯曰：“我，周之卜正也④。薛，庶姓也，

我不可以后之⑤。”

公使羽父请于薛侯⑥，曰：“君与滕君，辱在寡人⑦。周谚有之曰⑧：‘山有木，工则度之；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⑨’周之宗盟⑩，异姓为后⑪。寡人若朝于薛，不敢与诸任齿⑫。君若辱贶寡人⑬，则愿以滕君为请⑭。”

薛侯许之。乃长滕侯⑮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隐公十一年（公元前712年）。　②滕：国名，姬姓侯爵，周文王叔绣之后。周武王时，封于滕（在今山东滕县西南）。滕侯：指滕国国君，因滕是侯爵国，故称其国君为滕侯。此处的“滕侯”，名字和谥号都不详。薛：国名，任姓侯爵，黄帝苗裔奚仲之后。夏代封奚仲于薛（在今山东滕县东南）。薛侯：指薛国国君。此处的“薛侯”，名字和谥号都不详。争长：滕、薛二国爵位相同，故争居首位。　③我先封：薛的祖先奚仲是在夏代受封的，立国在滕国之先，故薛侯说“我先封”。　④卜正：官名，是天子的卜官之长。　⑤庶姓：不是与周室同姓的诸侯都为庶姓，即非姬姓的诸侯。薛是任姓诸侯，故称为庶姓。我不可以后之：我滕侯不能身居异姓薛侯之后。　⑥请：启示，开导，也就是劝说。　⑦辱在寡人：委屈辱临鲁朝存问我。　⑧周谚有之曰：周人有句俗语说得好。　⑨度（duó夺）：揣度，揣量，指工匠衡量树木的材用。　⑩周之宗盟：周室盟誓制度规定。宗盟，同宗之盟，在这指周的同宗结盟制度。还有人把“宗盟”解为“主盟”，亦通。　⑪异姓为后：不是姬姓的诸侯居下位，即先同姓而后异姓。　⑫朝于薛：朝见薛君。与诸任齿：犹言和其他任姓诸侯同列为长。　⑬辱贶（kuàng况）：屈尊赐临。　⑭以滕君为请：请以滕君为长，即隐公请薛侯允许滕君居薛之上为长。　⑮长滕侯：让滕侯为长。

【译文】

鲁隐公十一年春天，滕侯和薛侯来到鲁国朝见鲁隐公，朝

见时，两个人都争着排在前头为长。薛侯说："我薛国是在滕国之先受封的，应当位居前列。"滕侯说："我滕国的祖先曾做过周天子的卜正官。薛是异姓的国家，我滕侯不能排在异姓薛侯的后面。"

过后，鲁隐公遣派公子翚转达他的话开导薛侯说："承蒙您和滕侯，委屈辱临鲁国慰问我。周人有句俗语说：'山上长着树，工匠才能衡量它的材用；宾客有礼，主人才会选择合宜的礼仪招待他。'周室的结盟制度规定，凡是不与主盟同姓的诸侯都居下位。假若鲁君往薛国朝见薛君，自然不敢同任姓的诸侯同列争长。您如屈尊惠临敝国，请允许滕君居先为长。"

薛侯接受了鲁隐公的规劝。于是，就让滕侯居上为长了。

【原文】

夏，公会郑伯于郲①，谋伐许也②。郑伯将伐许，五年甲辰③，授兵于大宫④。公孙阏与颍考叔争车⑤，颍考叔挟辀以走⑥，子都拔棘以逐之⑦，及大逵⑧，弗及，子都怒。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伐许⑨。庚辰，傅于许⑩。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⑪，子都自下射之，颠⑫。瑕叔盈又以蝥弧登⑬，周麾而呼曰⑭："君登矣⑮！"郑师毕登⑯。壬午，遂入许⑰。许庄公奔卫⑱。

齐侯以许让公⑲。公曰："君谓许不共⑳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㉑，虽君有命，寡人弗敢与闻。"乃与郑人㉒。

【注释】

①郲(lái来)：即时来，郑国地名(在今河南荥泽县东)，《左传》作"郲"，

《春秋》经文作"时来"。晋代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认为"时来"即郲，郑地。②许：姜姓男爵国，与齐同祖，周武王始封文叔于许（在今河南许昌县），因国小为郑所逼，后来又多次迁都，到了战国初期为楚国所灭。　③五月甲辰：五月二十四日。　④授兵：分发武器，也有解作分发作战用的兵赋车马等。大宫：郑国的祖庙。　⑤公孙阏（è饿）郑国大夫，字子都，一称公子阏。争车：争夺多得兵车。　⑥挟辀（zhōu舟）：用腋和手挟着车辕。挟，夹，即将车辕夹在腋下，再用手把着它。辀，车辕。郑庄公授兵车时没有马，故颍考叔用腋和手挟着车辕就跑了；一说认为：当时争车出于仓卒，故颍考叔未来得及驾马，挟着车辕就跑了。两说都通。　⑦拔棘：引戟，提戟。棘，戟，古代的武器。　⑧大逵（kuí葵）：大道。逵，四通八达的大路。　⑨齐侯：即齐僖公，名禄父（父，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作甫），庄公之子，齐国第十三君，在位三十三年。　⑩庚辰：即八月一日（一说七月一日）。傅于许：三国军队逼近了许国的城下。　⑪鋈（máo矛）弧（hú胡）：旗名，郑庄公用它指挥战士。先登：率先登城。

⑫子都自下射之：公孙阏从下面（城下）用箭射颍考叔。颠：坠。此言颍考叔中箭自城坠下而死。　⑬瑕叔盈：郑国大夫。又以鋈弧登：再拿鋈弧旗登上城。　⑭周麾（huī挥）：遍招。此言举鋈弧旗遍招士卒登城。　⑮君登矣：国君登上城了。　⑯毕登：全部登上城。　⑰壬午：即八月三日（一说七月三日）。　⑱许庄公：名茀（fú弗），许国第十君，在位二十年。　⑲以许让公：将许国的土地让给鲁隐公。　⑳许不共：许国不供职贡，即许国不纳贡，指许国不向周天子进贡。也有主张共同"恭"，即许君对周王不恭。两解都通。　㉑既：已经。　㉒乃与郑人：就将许国的土地让给郑庄公。与，给，这里指让给。郑人，指郑庄公。

〖译文〗

鲁隐公十一年夏天，鲁隐公在郑国郲地会见了郑庄公，谋划征讨许国的事。郑庄公将要出兵讨伐许国，五月二十四日这天，在郑国的祖庙向官兵分发武器。郑国大夫公孙阏与颍考叔争夺多得兵车，颍考叔将车辕挟在腋下拉着就跑了，公孙阏提着戟就去追赶颍考叔，追到了大道，仍然没有赶上，公孙阏很生气。

同年秋季七月，鲁隐公会合了齐僖公、郑庄公攻打许国。八月一日这天，三国的军队都会集在许国的城下。颍考叔拿了郑庄公的蜚弧旗率先登城，公孙阏从城下暗中射了他一箭，颍考叔中箭坠城而死。郑国大夫瑕叔盈再拿着蜚弧旗登上城，举旗遍招士兵大声喊道："国君登上城了！"因此郑国的士兵全登上了城。八月三日这天，郑军便进入了许国的都城。许庄公逃奔到卫国。

齐僖公将许国的土地让给鲁隐公。隐公推辞说："您说许国不给周王进贡，所以我才跟您一起征讨他。现在许国已经认罪了，即使您有命令，我也不敢听从了。"于是就将许国的土地让给了郑庄公。

【原文】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①，曰："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②。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③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④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协，而使锄其口于四方⑤，其况能久有许乎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吾将使获也佐吾子⑥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⑦，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⑧。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媾⑨，其能降以相从也⑩。无滋他族⑪，实偪处此⑫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⑬。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⑭，而况能禋祀许乎⑮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，不唯许国之为⑯，亦聊以固吾圉也⑰。"

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⑱，曰："凡而器用财贿，无寘于许⑲。我死，乃亟去之⑳。吾先君新邑于此㉑，王室

而既卑矣㉒，周之子孙日失其序㉓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㉔，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㉕？”

君子谓：“郑庄公于是乎有礼。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民人㉖，利后嗣者也。许无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㉗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㉘，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㉙，可谓知礼矣。”

郑伯使卒出貙㉚，行出犬鸡，以诅射颍考叔者㉛。君子谓：“郑庄公失政刑矣㉜。政以治民，刑以正邪，既无德政，又无威刑，是以及邪㉝。邪而诅之，将何益矣㉞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百里：许国大夫的名。许叔：即许穆公，名新臣，许庄公之弟。杜预注：“许叔，许庄公之弟。”姚彦渠《春秋会要》：“穆公，名新臣，庄公弟，即许叔。鲁桓公十五年立，在位四十二年，谥曰‘穆’。”但有的研究者认为：许叔名郑，谥“桓公”。许东偏：许之东鄙，即许都的东部。②天祸：上天降祸。不遑：犹言不快心，不满。许君：指许庄公。假手：借手。假，借。　③唯是：即使这。唯，即使，就是。又有解为“虽是”。一二父兄：一两个父老兄弟，指同姓群臣。共亿：共安，相安。　④自为功：作为自己的功劳。　⑤弟：指共叔段。　和协：和睦相处。餬（hú胡）其口：勉强维持他的生活。餬口，在此有寄食之意。　四方：四处，此指地方。当时共叔段出亡在外。　⑥吾子：指百里，表示既亲又尊的对称代词。　其：表示命令和祈使的副词，有“请”，“可”之意。　抚柔：犹言抚安，安抚。获：公孙获，郑国大夫。　⑦得没于地：得葬于地下，即寿终。悔祸于许：后悔加祸于许国，即因懊悔而撤回加于许国的祸害。　⑧兹：此。　复：重，再。　⑨请谒（yè夜）：请告，请求。　旧：旧日。　昏媾：重结婚姻。　昏，同“婚”。媾，重述交互结为婚姻。　⑩降：降心。　⑪他族：他族类，即他姓族类，犹言别的国家。　⑫偪：同“逼”，逼迫，逼害。　⑬争此土：争夺这块土

地。此土指许国。　⑭覆亡，犹言挽救危亡。一说，覆亡，颠覆危亡，即危亡，败亡。不暇：即救之不暇，或来不及救。　⑮禋（yīn因）祀许：敬祭许国的祖先。禋，敬祭，泛指祭祀。　⑯不唯：不只，不仅。　⑰圄（yǔ雨）：边疆。　⑱西偏：许都的西部。　⑲财贿：即财货。寘：同“置”，放置，放在。　⑳亟：急速，赶紧。　㉑新邑：指新郑地方，郑国的祖先居此　㉒既卑：已经卑微。周朝自东迁之后，日见卑弱。　㉓周之子孙：指郑国，郑国也是周的子孙。日失其序：一天天丢掉自己的功业。　㉔大岳：对四岳的尊称。旧说许国为尧时四岳伯夷的后裔，不可信。胤（yìn印）：后代，后继。　㉕争：争夺。　㉖经国家：治理国家。经，经营，治理。　㉗无刑：犹言无法度，违背法度。服：服罪。　㉘度（duó夺）德：揣度德行厚薄。量力：衡量力量强弱。行：施行，推行。　㉙相时：看准时机。无累：不连累。又解为“忧”，“惧”。无累后人，即不给后人遗留忧惧。　㉚卒：一百人。杜预注：“百人为卒。”　出豭（jiā家）：拿出一头公猪。豭，公猪。　㉛行：二十五人。杜预注：“二十五人为行，行亦卒之行列。”诅（zǔ祖）：诅咒，咒骂。射颖考叔者：射颖考叔的人。　㉜失政刑：失掉了政治和法度。　㉝正邪：纠正邪恶。　德政：美好的政治。　威刑：威严的法度。　㉞何益：有什么益处。

【译文】

郑庄公让许国大夫百里辅佐许叔住在许都的东部，说：“上天降祸给许国，鬼神实在对许君不满，而借我的手惩罚他。我即使一两个父老兄弟却不能相安，怎敢把讨伐许国作为自己的功劳？我有个弟弟，不能和睦相处，而让他寄食他方，我难道还能长久占有许国吗？您应当辅佐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，我打算让公孙获来辅助您。如果我得以善终，上天依礼而懊悔并撤回加于许国的祸害，愿意许公再来治理他的国家。那时只要我郑国有所请求，如同旧时的婚姻关系，许君能降心来相从。不要滋长别国势力，逼迫而住在这里，来和我郑国争夺这块土地。我的子孙挽救危亡都来不及，还能敬祭许国的祖先吗？我

让您住在这里，不仅为了许国，也姑且巩固我的边疆。”

于是就让公孙获住在许都的西部，说：“凡是你的器用财货，不要放在许城。我死后，你就赶快离开这里。我祖先在这里新建城邑，周王室已经衰微了，我们这些周朝的子孙一天天失掉了自己的功业。而许国，是四岳的后代，上天既已厌弃了周朝，我怎么能和许国争夺呢？”

君子评论说：“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合乎礼。礼，是治理国家，安定社稷，整齐人民，使后代有利的工具。许国违背了法度就讨伐，服罪了就宽恕，揣度德行而处理，衡量力量而施行，观察时机而行动，不连累后人，可以说是懂得礼了。”

郑庄公让一百人拿出一头公猪，让二十五人拿出一条狗和一只鸡，来诅咒射颖考叔的人。君子评论说：“郑庄公失掉了政和刑。用政来治理百姓，用刑来纠正邪恶，既没有美好的政治，又没有威严的法度，因此才出现了邪恶。已经出现了邪恶而加以诅咒，会有什么益处呢！”

【原文】

王取邬、刘、芳、邗之田于郑①，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②：温、原、绵、樊、隰郕、欑茅、向、盟、州、陉、隤、怀③。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④。恕而行之，德之则也，礼之经也⑤。己弗能有而以与人，人之不至，不亦宜乎？

【注释】

①邬（wū乌）：邑名（在刘邑西南）。刘：邑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南）。芳：邑名（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）。邗（yú于）：邑名（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）。　②苏忿生：即苏公，周武王司寇。　③温：即鲁隐公三年“取温之麦”之温地。　原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北）。”　绵（chī

痴）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南）。 樊：又叫樊阳，地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）。 隰郕（chéng成）：据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考证，本作隰成，即隰城，后人误作隰郕，地名（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）。 欑（cuán）茅：地名（在今河南修武县）。 向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南）。 盟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孟县西南）。 州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沁阳县东南）。 陉（xíng形）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）。 隤（tuí颓）：地名（在今河南获嘉县北）。 怀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）。 ④桓王：即周桓王，名林，平王之孙，在位二十三年。 ⑤恕：恕道。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："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"，为恕道。周桓王把己所不能有者，赐与郑庄公，是失掉了恕道。则：准则。经：规律。

【译文】

周天子从郑国得到邬、刘、苏、邘四个邑的土地，而给了郑国人原来属于苏忿生的土地：温、原、絺、樊、隰郕、欑茅、向、盟、州、陉、隤、怀。君子因此知道了周桓王会失掉郑国。按恕道办事，是德的准则，礼的常规。自己不能保有而把它给别人，别人不肯到来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

【原文】

郑、息有违言，息侯伐郑①。郑伯与战于竟，息师大败而还②。君子是以知息之将亡也。不度德，不量力③，不亲亲，不征辞，不察有罪④，犯五不韪而以伐人⑤，其丧师也，不亦宜乎⑥！

冬十月，郑伯以虢师伐宋⑦。壬戌，大败宋师，以报其入郑也⑧。宋不告命，故不书。凡诸侯有命，告则书，不然则否⑨。师出臧否⑩，亦如之。虽及灭国，灭不告败，胜不告克，不书于策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息：姬姓侯爵之国，鲁庄公十四年被楚国所灭，故城在今河南息

县。　违言：违忤之言，指因言语不合而失和，即口舌。　息侯：息国国君。　②竟：同“境”，疆境，边境。　③度（duó夺）：度量，揣度。④不亲亲：不亲近亲戚。前一个亲字用为动词。郑、息同为姬姓国，应该相亲。　征辞：审辨言辞，即明辨言辞的是非。　⑤不韪（wěi伟）：不是，即过错。韪，是，对。　⑥丧师：丧失军队。宜：应该。⑦以虢师：率领虢国的军队。　⑧壬戌：十月十四日。　报其入郑：报复宋国攻入郑国。事见隐公十年。　⑨有命：有天命，此指发生大事。古代帝王认为发生大事，都是上天有命。　⑩臧否（pǐ痞）：好坏，善恶，得失。　⑪策：简册。古代用竹片或木片记事著书，编在一起叫策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、息国之间有了口舌，息侯攻打郑国。郑庄公和息侯在国境上作战，息国军队大败而回。有远见的人因此知道息国将要灭亡了。不揣度德行，不衡量力量，不亲近亲戚，不审辨言辞，不察看有罪，违犯了这五条而去讨伐别人，他丧失了军队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！

冬季十月，郑庄公率领虢国的军队攻打宋国。十月十四日，把宋国军队打得大败，以报复宋军攻入郑国的旧仇。宋国没有前来鲁国报告这件事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。凡是诸侯国发生大事，前来鲁国报告就记载，不然就不记载。出兵顺利或不顺利，也是那样。即使国家被灭亡，被灭的不前来报告战败，胜利的不前来报告战绩，都不记载在简册上。

【原文】

羽父请杀桓公，将以求大宰①。公曰：“为其少故也，吾将授之矣②。使营菟裘，吾将老焉③。”羽父惧，反谮公于桓公请弒之④。公之为公子也，与郑人战于狐壤，止焉⑤。郑人囚诸尹氏⑥，赂尹氏而祷于其主钟

巫⑦，遂与尹氏归而立其主⑧。十一月，公祭钟巫，齐于社圃，馆于宰氏⑨。壬辰，羽父使贼弑公于宰氏⑩，立桓公而讨宰氏，有死者⑪。不书葬，不成丧也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请杀桓公：向隐公请求杀掉桓公。 大宰：官名，相当于卿相，执政。 ②授：交付，此指交付国君之位。 ③营：营造，此指建筑房屋。 菟（tú图）裘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）。 老：养老。 ④反：反过来。 谮（zèn）：进谗言，诬陷。 弑（shì式）：古代称臣杀君、子杀父母为弑。 ⑤为公子：做公子时候，指隐公未做鲁君的时候。古代诸侯之子，凡是未继承君位的、或未立为太子的，均称为公子。 狐壤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许昌市北）。杜预注：“狐壤，郑地。” 止：俘获，此指被俘虏。 ⑥尹氏：郑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尹氏，郑大夫。” ⑦赂：贿赂，即用财物买通别人。 其主：指尹氏的祭主。 钟巫：神名，指尹氏家立的祭主神的名。 ⑧立其主：立钟巫为神主，即在鲁国立了钟巫的神主。杜预注：“立钟巫于鲁。” ⑨齐：同“斋”，斋戒，古代祭祀鬼神时，穿整洁衣服，戒除嗜饮（不喝酒、不吃荤），表示虔诚。 社圃（pǔ朴）：鲁国的园名。馆：住宿。 宰（wěi委）氏：鲁国大夫。 ⑩壬辰：十一月十五日。 使贼：派贼人，即让坏人。 ⑪立桓公：立桓公为鲁国国君。有死者：有被枉杀的人，指宰氏家有冤死的人。 ⑫不书葬：《春秋》没记载安葬隐公。 不成丧：没有按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。杜预注：“桓弑隐篡立，故丧礼不成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国大夫羽父请求杀掉桓公，要以此求得太宰的官职。隐公说：“因为他过去年少的缘故我代为摄政，现在我就要把君位交付给他了。让人在菟裘地方建造房屋，我打算在那里养老。”羽父害怕，反过来向桓公诬陷隐公而请求桓公杀掉隐公。隐公还是公子的时候，和郑国人在狐壤作战，被俘获。郑国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，隐公贿赂尹氏并向尹氏的祭主钟巫神祷告，于是就和尹氏

一起回鲁国并立了钟巫的神主。隐公十一年十一月，隐公要祭祀钟巫，在社圃斋戒，住在宰氏那里。十一月十五日，羽父派贼人到宰氏家杀掉了隐公，立桓公为鲁君并攻打宰氏，宰氏家有人被枉杀。《春秋》不记载安葬隐公，是因为桓公没有按国君的规格为隐公举行丧礼。

桓　公

（元年——十八年）

桓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公即位，修好于郑① 。郑人请复祀周公，卒易邴田② 。公许之。三月，郑伯以璧假许田，为周公邴故也③ 。

夏四月丁未，公及郑伯盟于越，结邴成也④ 。盟曰："渝盟无享国⑤ 。"

秋，大水。凡平原出水为大水⑥ 。

冬，郑伯拜盟⑦ 。

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⑧，目逆而送之⑨，曰："美而艳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桓公元年（公元前711年）。公：即鲁桓公。修好：重修友好。　②复祀：重新祭祀。周公：鲁国的先祖，名旦，武王之弟，曾助武王灭商。武王死后，成王年幼，由他摄政，平息了武庚和"三监"之叛，后还政于成王。其子伯禽为鲁国开国君主。邴（bēng崩）田：郑国祭祀泰山之邑（在今山东费县东南），隐公八年对此事已有记载，但鲁郑两国未交换成功。　③郑伯：郑庄公。以璧：用璧，此犹言用增加玉璧。假：此指交换。为周公邴：为祭祀周公和以邴田交换许田。　④丁未：四月初二。　越：地名，今地不详。结邴成：结成交换邴地的事。

⑤盟：盟誓。渝：变化，此指违背。无享国：不能享有国家。　⑥出水：犹言淹了水。　⑦拜盟：拜谢结盟。但《春秋》没记载"郑伯拜盟"之事。　⑧华父督：即太宰督，名督，字华父，宋戴公之孙，以字为氏，故称华父督。　⑨目逆而送之：以目迎之，又以目送之，即看着她走过来又看着她走过去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元年春天，鲁桓公即国君位，对郑国重修友好。郑国人请求重新祭祀周公，完成祊田的交换。桓公答应了郑国。三月，郑庄公用增加玉璧来交换许田，这是为了祭祀周公和以祊田交换许田的缘故。

夏季四月初二，鲁桓公和郑庄公在越地结盟，结成交换祊田的事。盟誓说："违背盟约不能享有国家。"

秋天，发大水。凡是平原上淹了水叫做大水。

这年冬天，郑庄公前来鲁国拜谢结盟。

宋国华父督在路上遇见了孔父的妻子，目迎着她走过来又目送她走过去，说："既漂亮又艳丽。"

二　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，宋督攻孔氏，杀孔父而取其妻①。公怒，督惧，遂弑殇公。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，而后动于恶，故先书弑其君②。会于稷以成宋乱，为赂故，立华氏也③。

宋殇公立，十年十一战，民不堪命④。孔父嘉为司马，督为大宰，故因民之不堪命⑤，先宣言曰："司马则

然⑥。”已杀孔父而弒殇公，召庄公于郑而立之，以亲郑⑦。以郜大鼎赂公⑧，齐、陈、郑皆有赂，故遂相宋公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桓公二年（公之前710年）。督：即华父督。 ②以督为有：认为华父督早已有。无君之心：没有君主之心，即心里没有君主。动于恶：有杀托孤大臣孔父的罪恶行动。先书：《春秋》先记载。 ③会于稷：指鲁桓公和齐僖公、陈桓公、郑庄公在稷地会见。稷，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旧归德府境）。宋乱：指宋国华父督杀国君和大司马的祸乱。赂故：接受贿赂的缘故。华氏：即华父督。 ④十年十一战：十年内共发生十一次战争。十一战，指隐公四年二次，隐公五年三次，隐公九年一次，隐公十年四次，隐公十一年一次。杜预注：“殇公以隐四年立，十一战皆在隐公世。”不堪命：不堪忍受殇公争战的命令。 ⑤司马：掌管军事之官，战争之事与司马有关。大宰：即太宰，行政之长，只掌政事。 ⑥宣言：犹扬言，此指公告于众，或向众宣传。 ⑦已：犹已而，不久，随后，旋即。庄公：名冯，宋穆公之子，宋国第十六君，在位十八年。⑧郜（gào告）大鼎。郜国的大鼎。鼎为国之重器，三足比喻三公、宰辅重臣之位。郜，国名，周文王庶子始封此地（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），为宋国所灭。赂公：贿赂鲁桓公。 ⑨皆有赂：都有贿赂，即都得到贿赠的财物。宋公：指宋庄公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二年春天，华父督攻打孔氏，杀了孔父而占有他的妻子。宋殇公很生气，华父督害怕，就把殇公杀了。君子认为华父督心里早已没有国君，然后才有杀掉托孤大臣的罪恶行动，所以《春秋》先记载“弒其君”。鲁桓公和齐僖公、陈桓公、郑庄公在稷地会见而成全宋国的祸乱，由于贿赂的缘故，建立了华氏的政权。

宋殇公做了国君，十年发生了十一次战争，百姓不堪忍受

殇公争战的命令。孔父嘉做司马，华父督做太宰，华父督有意就百姓不堪忍受争战命令，早就扬言说："司马要这样争战。"不久就杀了孔父和殇公，把庄公从郑国召回而立他为国君，因而亲近郑国。华父督把郜国的大鼎贿赂给鲁桓公，齐国、陈国、郑国都得到财物的贿赂，所以就辅佐宋庄公了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，取郜大鼎于宋。戊申①，纳于大庙，非礼也②。臧哀伯谏曰③："君人者将昭德塞违④，以临照百官，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⑤。是以清庙茅屋⑥，大路越席⑦，大羹不致⑧，粢食不凿⑨，昭其俭也⑩。衮、冕、黻、珽⑪，带、裳、幅、舄⑫，衡、纮、纮、綖⑬，昭其度也⑭。藻、率、鞞、鞸⑮，鞗、厉、游、缨⑯，昭其数也⑰。火、龙、黼、黻⑱，昭其文也⑲。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⑳。锡、鸾、和、铃，昭其声也㉑。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㉒。夫德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㉓。文、物以纪之，声、明以发之㉔，以临照百官。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㉕。今灭德立违，而寘其赂器于大庙，以明示百官㉖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㉗？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㉘。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㉙。郜鼎在庙，章孰甚焉㉚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㉛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，其若之何㉜？"公不听㉝。

周内史闻之㉞，曰："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㉟！君违，不忘谏之以德㊱。"

【注释】

①戊申：四月初九。 ②大庙：即太庙，帝王的祖庙。 ③臧哀伯：名达，又称臧孙达，僖伯之子，鲁国大夫。 ④君人者：为人之君，即作为人君。昭德：发扬善德。 ⑤临照：即照临，犹言监视。百官：泛指众官。 ⑥清庙：肃然清静的太庙，周朝祭祀周文王之庙。

⑦大路：即大辂（lù路），古代天子祭天时乘的车。殷代用木路，周代用玉路。越席：结草为席，即用蒲草结成的席。越，通“括”，结，束。

⑧大羹：肉羹，肉汁，祭祀用大羹。不致：不备酸、苦、辛、咸、甘五味，即不放调料。 ⑨粢（zī资）食：用黍稷等煮成的饭，犹言主食。祭祀用的粢食。 不凿：不舂去黍稷的壳，即不舂成精米。凿，舂。

⑩昭：昭明、表明。 ⑪衮（gǔn滚）：古代天子与上公的礼服，即衮服。 冕（miǎn免）：古代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戴的礼帽，后来专指帝王的礼帽。黻（fú弗），通韨（fú弗），蔽膝，用熟皮革制成，遮蔽腹膝之间。珽（tǐng挺）：大圭，又叫玉笏（hù户），古代君臣朝见时所持的、用玉或象牙作成的狭长板子。天子所用笏，长三尺，又叫大圭。 ⑫带：大带，即束腰的带子。裳：下衣，即裙子。幅（bī逼）：绑腿布，古人用长布从足背缠起，上缠至膝。舄（xì戏）：鞋，古代一种复底鞋。 ⑬衡：横簪，穿于冠上，长一尺二寸，天子用玉，诸侯用类似玉的石。纮（dǎn胆）：瑱（tiàn）绳，即古代冠冕上用以系瑱的绳，垂于冠的两旁，当两耳，下端系瑱，瑱是用美石制作的，又叫充耳。杜预注：“纮，冠之垂者。”紘（hóng洪）：冠系，即古代冠冕上的纽带，可系于颔（hàn汉）下。綖（yàn延）：冠布，古代冕上的饰布。杜预注：“綖冠上覆。”以上四物皆为冠上的装饰。 ⑭度：制度。以上十二样祭祀时所饰之物，上下所饰都有尊卑制度。 ⑮藻（zǎo早）：垫玉的彩色板，用木制作，外包熟皮，画有色彩。率：佩巾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率借为帅，字亦作帨（shuì税），佩巾。”辟（bì比，又读bǐng丙）：刀鞞。鞞（běng绷）：同琫（běng绷），鞘饰，指佩刀鞘上的饰物。 ⑯鞶（pàn盘）：革带；也有解作大带。厉：带饰，指下垂的带端饰物。游：可作旒（liú流），古代旌旗下垂的飘带。缨：马的饰物。 ⑰数：命数，即规定的数量。按：古代车服等物，均以尊卑地位，各有定数，不能相逾越，故言“昭其数。”杜预注：“尊卑各有数。” ⑱火：画为火。杜预注：“火，画火也。”龙：画为龙。黼（fǔ斧）：用黑白二色绣的花纹。杜预注：“白与黑谓之黼。形若斧。”黻：用黑青二色绣的花纹。以

上火、龙、黼、黻四样。均为礼服上绘绣的花纹。　⑲文：文彩，文饰。文饰亦贵贱有别，故言“昭其文”。　⑳五色：指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颜色。比象：绘出物象。物：物色，器物的颜色。　㉑锡（yáng扬）：马额上的饰物，即用铜制的一种小铃，动时有响声。杜预注：“锡，在马额。”鸾：通“銮”，古代一种车铃；或马具上的小铃。杜预注：“鸾，在镳（biāo标）马具。”　和：车辕前横木上的小铃。铃：旌旗上的小铃。

㉒三辰：日、月、星。杜预注：“三辰，日、月、星也。”旂旗：旗的总称，即旌旗，此指画有日、月、星的旗。　㉓德俭：昭明美德的节俭。有度：应有尊卑的制度，即昭明其度。登降：即增减，指尊者增其数，卑者减其数。有数：应有一定的数量，即昭明其数。　㉔物：物色，色彩。纪：记录。明：光亮，明亮。发：发扬。　㉕戒惧：谦戒和畏惧。纪律：指国家的纪纲法律。　㉖灭德：消除善德。立违：树立邪恶。与上文“昭德塞违”相对。赂器：贿赂的器物，指郜鼎。明示：明显的示范，即做榜样，此指做了坏的榜样。　㉗象之：即法之，犹言效法那样做。其：表示反诘，用法同“岂”。何诛：即“诛何”，惩罚谁？诛，责罚，惩罚。　㉘官邪：官吏的邪恶，意思是官吏鱼肉百姓，横行作恶。

㉙失德：失掉善德。宠赂：宠臣受贿赂。章：彰明，明显，犹言公行而无所忌惮。　㉚孰：什么。甚焉：比这更甚。　㉛商：商纣。迁九鼎：为三代（夏、商、周）传国之宝，相传夏禹收九牧（即九州）所贡之金所铸，以象征九州。其后历世相承，至商汤二十七年，迁九鼎于商邑。周武王克商，又迁九鼎于雒邑。雒（luò洛）邑：即洛邑，周公筑城，叫东都。公元前七七〇年，周平王东迁，都于此地，又叫王城。战国以后改为洛阳（在今河南洛阳县西）。　㉜义士：指伯夷、叔齐这样义士。杜预注：“盖伯夷之属。”昭违乱：昭明邪恶叛乱。　㉝公：指鲁桓公。㉞周内史：周朝的内史。内史，周王室的大夫，官名内史。杜预注：“内史，周大夫官也。”之：指臧哀伯劝阻鲁桓公不要纳郜鼎之事。　㉟有后：即必有后代。于鲁：在鲁国，指在鲁国长久享有禄位。杜预注：“僖伯谏隐观鱼，其子哀伯谏桓纳鼎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故曰其有后于鲁。”

㊱谏之以德：用善德劝阻他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二年夏季四月，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。四月初

九，放进太庙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臧哀伯劝阻说："作为人君要发扬善德阻塞邪恶，以监视百官，还怕偶有差失，所以要发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后代。因此清庙用茅草盖顶，大辂用蒲草结席，肉羹不放调料，饭食不用精米，这都是为了表示节俭。礼服、礼帽、蔽膝、大圭，大带、裙子、绑腿、鞋子，横簪、璎绳、冠系、冠布，这都是为了表示制度。玉垫、佩巾、刀鞞、鞞饰，革带、带饰、旗佩、马饰，这都是为了表示数量。画火、画龙、绣黼、绣黻，这都是为了表示文饰。五种颜色绘出物象，这都是为了表示色彩。锡铃、鸾铃、衡铃、旗铃，这都是为了表示声音。画有日、月、星的旌旗，这都是为了表示明亮。昭明美德的节俭应该有制度，增减应该有一定数量。用文饰、色彩来记录它，用声音、明亮来发扬它，以此表示明百官。百官这时才能谨戒和畏惧，不敢违反纲纪法律。现在消除善德而树立邪恶，把受贿的器物放在太庙里，以此向百官做出了坏榜样。百官效法那样做，还能惩罚谁呢？国家的衰败，是由于官吏的邪恶。官吏的失德，是由于宠臣受贿公行。郜国的大鼎放在太庙里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受贿？周武王打败了商纣，把九鼎迁到雒邑，伯夷、叔齐等义士还有人认为这样做不对，更何况把表示邪恶和祸乱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里，那又该怎么办？"鲁桓公没有听从。

周朝的内史听到这件事，说："臧孙达必有后代能长久在鲁国享有禄位吧！国君违背礼制，他没有忘记用善德来劝阻。"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，杞侯来朝，不敬。杞侯归，乃谋伐之。

蔡侯、郑伯会于邓，始惧楚也①。

九月，入杞，讨不敬也。

公及戎盟于唐②，修旧好也。冬，公至自唐，告于

庙也③。凡公行，告于宗庙；反行，饮至、舍爵、策勋焉④，礼也。特相会，往来称地，让事也⑤。自参以上，则往称地，来称会，成事也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邓：蔡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郾城县东南）。楚：南方国名，详见僖公四年注。此时为楚武王三十一年，中原各国患楚自此开始。杜预注："楚武王开始僭号称王，欲害中国。蔡、郑，姬姓，近楚，故惧而会谋。"　②唐：鲁国地名，见隐公二年注。　③告：祭告。庙：宗庙。　④饮至：祭告后，合群臣饮酒，叫饮至。舍爵：犹言饮酒，劝酒。策：指书写或记载于简策上。勋：勋劳，功勋。策勋，即把功勋记在简策上。按：古代诸侯凡朝见天子，朝见诸侯，或与诸侯会盟，或出师征伐，行前应亲自祭告祖庙。回来又应亲自祭告祖庙，告祭后，合群臣饮酒。最后选功记于简册。　⑤特：单独。让事：谦让谁做会首的会面。杜预注："特相会，公与一国会也。会必有主，二人独会，则莫肯为主，两让，会事不成，故但书地。"　⑥参：同"三"，指三国。成事：与让事的让相对成文，即完成会面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，杞侯来鲁国朝见，不恭敬。杞侯回国，鲁国就谋划讨伐他。

蔡侯、郑伯在邓地会见，开始对楚国有所畏惧。

九月，鲁军攻进杞国，讨伐杞侯的不敬。

桓公和戎人在唐地结盟，是为了重温过去的友好。冬天，桓公自唐地回来，祭告了宗庙。凡是国君出去，一定要祭告宗庙；回来，祭告宗庙后要宴饮群臣，相互劝酒，把功勋写在简册上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单独和别国国君相会，不论前去或前来都要记载会见的地点，这是互相谦让谁做会首的会见。三个国家以上的国君会见，那么前去别国时就记载会见的地点，别国国君前来就只记载会见，这是已定盟主完成的会见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大子①，命之曰仇。其弟以千亩之战生，命之曰成师②。师服曰："异哉，君之名子也③！夫名以制义，义以出礼④，礼以体政，政以正民⑤。是以政成而民听，易则生乱⑥。嘉耦曰妃，怨耦曰仇，古之命也⑦。今君命大子曰仇，弟曰成师，始兆乱矣，兄其替乎⑧！"

惠之二十四年⑨，晋始乱，故封桓叔于曲沃⑩，靖侯之孙栾宾傅之⑪。师服曰："吾闻国家之立也，本大而末小，是以能固⑫。故天子建国，诸侯立家⑬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⑭，士有隶子弟，庶人、工、商各有分亲，皆有等衰⑮。是以民服事其上，而下无觊觎⑯。今晋，甸侯也，而建国⑰。本既弱矣⑱，其能久乎？"

惠之三十年，晋潘父弑昭侯而纳桓叔⑲，不克。晋人立孝侯⑳。惠之四十五年，曲沃庄伯伐翼㉑，弑孝侯。翼人立其弟鄂侯㉒。鄂侯生哀侯㉓。哀侯侵陉庭之田㉔。陉庭南鄙启曲沃伐翼㉕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：国名，姬姓，侯爵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（在今山西太原县北，一说在今山西翼城县内），称唐侯。后来迁于晋（在今山西太原县），改称晋侯。十二传至鄂侯二年，"始入春秋之世"，又四传至武公，迁于绛（jiàng匠，在今山西新绛县北），又八传至景公，迁至新田（在今山西侯沃县南），又十二传至靖公，为韩虔（qián钱）、赵籍、魏斯三家大夫所分，从此韩、赵、魏成为三个诸侯国，晋国灭亡，战国开始。晋穆侯：名

费王，一作费生，或弗生，晋献侯之子，晋国第九君，在位二十七年。条之役：条地的战役。条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安邑镇北），条之役在晋穆侯七年，因何而战不详，以命太子名推断，此役必不得志。　②千亩：可能是晋国地名（一说在今山西介休县，一说在今山西安泽县北）。千亩之战在晋穆侯十年，亦不详为何而战。成师：以“成师”命名，此役一定有功。　③师服：晋国大夫。名子：为儿子命名。　④制义：合于义。出礼：生出礼，即义为礼的根源。杜预注：“礼从义出。”　⑤体政：体现政事。正民：端正百姓。　⑥政成：政事取得成功。民听：百姓服从。易：违反，违背。生乱：发生动乱。　⑦嘉耦（ǒu偶）：美好的姻缘，嘉美的配偶。怨耦：怨孽的姻缘。　⑧始兆：开始预兆。兆：预兆。替：衰微，衰落。　⑨惠之二十四年：即鲁惠公二十四年，为周平王二十六年，公元前745年。惠，指鲁惠公，隐公、桓公之父，鲁国第十三君，在位四十六年。　⑩桓叔：即成师，封为曲沃伯，号为桓叔。　⑪靖侯：桓叔的高祖父，名宜臼，厉侯之子，为晋国第六君，在位十八年。栾宾：桓叔的从祖。　傅之：即相之，辅佐他。傅，相，辅助。　⑫本大。根本大。末小：枝叶小。末，枝叶。固：巩固。　⑬建国：封建诸侯国，指天子分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诸侯国。立家：立卿大夫之家，指诸侯分采邑给卿大夫，侯国为大，而家为小。诸侯不得分建枝国，而桓叔封曲沃，为分建枝国，后必生乱。　⑭侧室：此指卿立庶子之长者为侧室之官，卿为大，而侧室为小。杜预注：“侧室，众子也，得立此一官。”但对“侧室”有数解，不一一列举。贰宗：大夫的嫡子为小宗，次者为贰宗，大夫为大，而贰宗为小。杜预注：“适子为小宗，次者为贰宗，以相辅贰。”　⑮士：在分封的等级中，为最低的一层，即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、士。隶：仆隶。隶子弟，即以子弟为仆隶，士为大，而隶子弟为小。杜预注：“士卑，自以其子弟为仆隶。”庶人：从事农业劳动的人；也有解为平民，或解作奴隶。工：治器的人，即有技艺的人。商：交换货物的人。分亲：以亲疏为分别，庶人、工、商三者，在当时不再分尊卑，只分亲疏。杜预注：“庶人无复尊卑，以亲疏为分别也。”衰（cuī崔）：降减，或递减，指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皆有等级，均以次第降减，亦即由大到小，依照一定的等级递减。　⑯服事：事奉，即尽心事奉。其上：他的上面。上，指居上位的人。下：居下位的人。觊觎（jì记，yú于）：非分的希望或企图。　⑰甸侯：甸服之侯国。甸，甸服，即国内（王畿内）的

甸服。按：古代拓九州，广土万里，制为九服。邦畿方千里，其外每五百里为一服。侯服、甸服、男服、采服、卫服、要服等六服为中国；夷服、镇服、藩服等三服为夷狄。建国：指又另外建立侯国，即割封曲沃伯桓叔。⑱本既弱：根本已经衰弱。此言晋本已衰弱，又割曲沃，使晋更加弱小。

⑲潘父：晋国大夫。昭侯：名伯，文侯之子，晋国第十二君，在位七年。 ⑳孝侯：名平，昭侯之子，晋国第十三君，在位十五年。 ㉑庄伯：名鲜，桓叔之子。 ㉒鄂侯：名郁（xī悉），孝侯之弟（《史记·晋世家》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和《汉书》、《春秋会要》均以鄂侯为孝侯之子），晋国第十四君，在位六年。 ㉓哀侯：名光，鄂侯之子，鄂侯奔随之秋，周桓王立哀侯于翼，晋国第十五君，在位九年。 ㉔陉（xíng刑）庭：晋都翼城南鄙的邑名（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），杜预注："陉庭，翼南鄙邑。" ㉕南鄙：南部边境，此指南部边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晋穆公的夫人姜氏在条地战役的时候生了太子，给他命名叫仇。仇的弟弟在千亩之战的时候生的，给他命名叫成师。晋国大夫师服说："奇怪啊，君王为儿子这样命名！命名表示义，义产生礼，礼体现政事，政事端正百姓。因此政事取得成功而百姓服从，违反了就发生动乱。美好的姻缘叫做妃，怨孽的姻缘叫做仇，这是古代的称呼。现在君王给太子命名叫仇，他的弟弟叫成师，这就开始预兆动乱了，做哥哥的恐怕要衰微吧！"

鲁惠公二十四年，晋国开始动乱，所以把桓叔封在曲沃，靖侯的孙子栾宾辅佐他。师服说："我听说国家的建立，根本大而枝叶小，因此才能巩固。所以天子封建诸侯国，诸侯建立卿大夫的家，卿设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仆隶子弟，庶人、工、商各有亲疏，都按等级依次降衰。因此百姓尽心事奉上面，下面就没有非分的企图。现在晋国，只是甸服的侯国，而又另外建立侯国。它的根本已经衰弱了，还能长久吗？"

鲁惠公三十年，晋国大夫潘父杀了晋昭侯而接纳曲沃桓叔，

没有成功。晋国人立了孝侯为君。鲁惠公四十五年，曲沃庄伯攻打翼城，杀了孝侯。翼城人立了他的弟弟鄂侯为君。鄂侯生了哀侯。哀侯侵袭陉庭的土地。陉庭南部边境的人引导曲沃攻打翼城。

三　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曲沃武公伐翼，次于陉庭①。韩万御戎，梁弘为右②。逐翼侯于汾隰，骖绁而止③。夜获之，及栾共叔④。

会于嬴⑤，成昏于齐也。

夏，齐侯、卫侯胥命于蒲⑥，不盟也。

公会杞侯于郚，杞求成也⑦。

秋，公子翬如齐逆女，修先君之好，故曰“公子”。齐侯送姜氏⑧，非礼也。凡公女嫁于敌国⑨，姊妹则上卿送之，以礼于先君；公子则下卿送之；于大国，虽公子亦上卿送之；于天子，则诸卿皆行，公不自送；于小国，则上大夫送之。

冬，齐仲年来聘，致夫人也⑩。

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人也，故逐之，出居于魏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桓公三年（公元前709年）。武公：名称，庄伯之子，在位

三十九年。次：驻扎，指停留三宿以上。《左传》庄公三年："凡师，一宿为舍，再宿为信，过信为次。" ②韩万：曲沃庄伯之弟，武公之叔父。戎：戎车，即战车。梁弘（hóng洪）：曲沃臣。 ③翼侯：即晋哀侯。汾隰：汾水边的低洼地方。汾，即汾水，源出于山西宁武县西南，曲折向西流入黄河。隰，低湿的地方。骖（cān餐）：骖马，套马。古代一车驾四马（或三马）。中间两匹叫服马，在服马前边两旁的两匹叫骖马，即驾在车两旁的马。绂（guà挂）：受阻，绊住，纠结，此指晋哀侯兵车的骖马纠结在林木上不能行进。 ④获之：俘虏了晋哀侯。栾共叔：名成，桓叔之傅栾宾之子，时为哀侯大夫。 ⑤嬴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）。 ⑥胥命：诸侯相见，约言而不歃血。不歃血，即没有结盟。蒲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长垣县东）。 ⑦杞求成：杜预注："二年入杞，故今来求成。" ⑧齐侯送姜氏：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"《释文》本或作'送姜氏于下谴'，《水经注》引《传》文又作'齐侯送姜氏于下谴'。"

⑨公女：公室女子。敌国：地位力量相等的国家。 ⑩仲年：即夷仲年。三年《经》："齐侯使其弟年来聘"。仲年，即齐僖公之弟。致夫人：此指护送姜氏。 ⑪芮（ruì锐）伯万：又称芮伯，芮国之君。芮，国名（在今山西芮城县东北），被秦国所灭。魏：也是古国名，又叫魏城，是魏国故城，在芮城县西三十里郑村有芮伯城，当是芮伯万被逐所居之地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三年春天，曲沃武公攻打翼城，军队驻扎在陉庭。韩万为武公驾车，梁弘做车右。在汾水旁的低洼地追赶晋哀侯，由于骖马纠结树木上而停下来。夜里俘虏了晋哀侯和栾共叔。

桓公和齐侯在嬴地会见，这是由于和齐女订婚。

夏天，齐侯、卫侯在蒲地会见，有约言而没有结盟。

桓公和杞侯在郕地会见，是因为杞国要求媾和。

秋天，鲁国公子翚到齐国迎接齐女，重修先君的旧好，所以《春秋》称他为"公子"。齐侯护送姜氏，是不合于礼的。凡是公室女子出嫁到地位相同的国家，如果是国君的姐妹就由上

卿护送她，表示对先君的尊敬；如果是国君的女儿就由下卿护送她；出嫁到大国，即使是国君的女儿也由上卿护送她；嫁给天子，就由六卿去护送，国君不亲自护送；出嫁到小国，就由上大夫护送她。

冬天，齐国夷仲年来鲁国聘问，是为了护送姜氏。

芮伯万的母亲芮姜讨厌芮伯万宠姬太多，所以就把他赶走，让他住到魏城去。

四　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正月①，公狩于郎。书时，礼也。

夏，周宰渠伯纠来聘②。父在，故名。

秋，秦师侵芮，败焉，小之也③。

冬，王师、秦师围魏，执芮伯以归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桓公四年（公元前708年）。　②梁伯纠：其父同在周王室做官。　③秦：即秦国，详见僖公十五年注。小之：认为芮是小国，即轻敌。　④执芮伯以归：杜预注："三年，芮伯出居魏，芮更立君，秦为芮所败，故以芮伯归，将欲纳之。"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四年春季正月，桓公在郎地打猎。《春秋》记载这次狩猎适时，是合于礼的。

夏天，周王室的宰官渠伯纠来鲁国聘问。因为他的父亲还活着，所以《春秋》记载了他的名字。

秋天，秦国军队侵袭芮国，战败，是因为秦国轻敌。

冬天，周王军队、秦国军队包围魏城，拘捕了芮伯回国。

五 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正月，甲戌，己丑，陈侯鲍卒① 。再赴也② 。于是陈乱，文公子佗杀大子免而代之③，公疾病而乱作，国人分散，故再赴。

夏，齐侯、郑伯朝于纪，欲以袭之。纪人知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桓公五年(公元前707年)。甲戌：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。己丑：正月初六。根据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解释推断，陈桓公可能“患精神病，甲戌之日一人出走，经十六日而后得其尸，不知其气绝之日，故《春秋》作者举二日以包之。左氏则以为再赴，较为可信，故《史记》从之。”(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)。陈侯鲍：即陈桓公，名鲍，文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八年。 ②再赴：发布两次讣告（甲戌、己丑各一次）。 ③文公子佗（tuó驼）：即五父，陈桓公之弟。杜预注：“称文公子，明佗非桓公母弟也。”大子免（wèn问）：即陈桓公太子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五年春季正月，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今年正月初六，陈侯鲍死。发布了两次讣告。当时陈国发生动乱，文公的儿子佗杀了太子免而取代他。桓公病危而动乱发生了，国人分散，所以发了两次讣告。

夏天，齐侯、郑伯去纪国朝见，想要乘机袭击纪国。纪国人觉察到他们的企图。

【原文】

王夺郑伯政① ，郑伯不朝。秋，王以诸侯伐郑② ，

郑伯御之。王为中军③；虢公林父将右军④，蔡人、卫人属焉⑤；周公黑肩将左军，陈人属焉⑥。郑子元请为左拒以当蔡人、卫人⑦，为右拒以当陈人⑧，曰："陈乱⑨，民莫有斗心⑩，若先犯之，必奔。王卒顾之⑪，必乱。蔡、卫不枝⑫，固将先奔⑬。既而萃于王卒⑭，可以集事⑮。"从之。

曼伯为右拒⑯，祭仲足为左拒，原繁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⑰，为鱼丽之陈⑱，先偏后伍⑲，伍承弥缝，战于缯葛⑳。命二拒曰㉑："旅动而鼓㉒。"蔡、卫、陈皆奔，王卒乱㉓。郑师合以攻之㉔，王卒大败，祝聃射王中肩㉕。王亦能军㉖，祝聃请从之。公曰："君子不欲多上人㉗，况敢陵天子乎！苟自救也，社稷无陨，多矣㉘。"夜，郑伯使祭足劳王㉙，且问左右㉚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：指周桓王。夺郑伯政：解除郑庄公的卿士职务。夺政，不让再掌王政。　②以诸侯伐郑：率领诸侯的军队征讨郑国。其实，只有陈、蔡、卫、虢参加伐郑，其他诸侯国都未参加。　③王为中军：周桓王做中军的统帅。当时周王合陈、蔡、卫三国之军，分编为中、左、右三军，周王亲自统率中军。　④虢公林父：即虢仲，当时为周王的卿士。将右军：统率右军。　⑤蔡：姬姓侯爵国，周武王封其同母弟叔度于蔡（在今河南新蔡县）。蔡人，蔡国军队。卫人：卫国军队。属焉：属于右军。⑥周公黑肩：即周桓公，黑肩是他的名，周王卿士。将左军：统率周桓王三军中的左军。陈人：陈国军队。　⑦郑子元：郑国公子，即公子突（见刘文淇《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》隐公五年的疏证）。为左拒：设左边方阵。当蔡人、卫人：抵御蔡军和卫军，指周王的右军。　⑧为右拒：设右边方

阵。当陈人：抵御陈军，指周王的左军。郑子元主张将郑军分为左右翼，抵抗周王的左右军。 ⑨乱：混乱，指阵容混乱。 ⑩民：这里指士兵。陈军正在郑地随王军伐郑，故陈军乱不会影响国内民众的情绪，因此“民”在这解作“士兵”比较合理。 ⑪王卒，王军，即周王率领的士兵。 ⑫枝，同“支”，支持。 ⑬固，必然，必定。 ⑭萃（cuì粹）于王卒：集中兵力专攻周王率领的军队。 ⑮集事：成事。集，成。此言抵抗周王的事可以成功。 ⑯曼伯：即檀伯，郑国大夫。为右拒：担当右翼方阵的统帅。 ⑰原繁：郑国大夫。高渠弥：亦称高伯，郑国大夫。以中军：率领中军。奉公：侍奉郑庄公，在这指协助郑庄公。 ⑱为鱼丽之陈：布设鱼丽的阵势。鱼丽，阵名。陈，同“阵”，阵势。 ⑲先偏：前头行进战车二十五乘。偏，战车二十五乘。后伍：后面跟随步卒五人。伍，步卒五人。战车居前步卒继后，就是鱼丽阵法。 ⑳伍承弥缝：步卒承继战车之后，弥缝战车的漏隙。伍承，即伍承偏，指步卒五人承接战车二十五乘之后。弥缝，堵塞漏洞，这里指堵塞战车的空隙。战于缮葛：指周、郑军队在缮葛地方展开了战斗。缮葛：即长葛。 ㉑命二拒：郑庄公命令左右二拒统帅。 ㉒旝（kuài快）动：帅旗麾动。旝，古代大将的旗，拿它作号令。鼓：鸣鼓，指击鼓进军。 ㉓王卒乱：周王的士兵混乱。 ㉔合以攻之，聚集兵力进攻王军。 ㉕祝聃（dān丹）：郑国大夫。射王：用箭射周桓王。中肩：射中了周王的肩膀。 ㉖王亦能军：周王虽身伤军败，却还能指挥溃军不逃。能军，尚能整饬队伍。 ㉗上人：即出人之上。 ㉘无陨（yǔn允）：不被颠陨。 ㉙劳王：慰劳周桓王。 ㉚且问：并且慰问。左右：指周王的左右。

【译文】

周桓王解除了郑庄公的卿士职务，因而郑庄公不再朝拜周桓王。鲁桓公五年秋天，周桓王率领诸侯的军队征讨郑国，郑庄公率军抵抗。周桓王亲自统率中军；虢公林父统率右军，蔡军、卫军合编在右军中；周公黑肩统率左军，陈国军队合编在左军中。郑公子突请庄公左边设一方阵抵御蔡军和卫军（周王的右军），右边设一方阵抵御陈国的军队（周王的左军），并说明道：“陈军的阵势一乱，士兵就没有斗志，若先攻打他们，他们

必定逃窜。周王率领的士兵看见陈国的士兵逃跑，阵容必定混乱。于是蔡、卫两国的士兵就不能支持，必然也要争先逃跑。然后再集中兵力专攻周王的军队，就可以完成这次战事了。”郑庄公就按照公子突的建议去做了。

郑国大夫曼伯担当右翼方阵的统帅，郑国大夫祭仲担当左翼方阵的统帅，郑国大夫原繁、郑卿高渠弥率领中军辅助郑庄公，摆设了鱼丽的阵势，前头行进战车二十五乘，后面跟随步卒五人，步卒承接战车弥缝漏隙，在缑葛地方同周桓王军队展开了战斗。郑庄公命令左右方阵统帅道：“看见帅旗麾动，就击鼓进军。”结果，蔡、卫、陈三国军队都逃窜了，周王的士兵也混乱了。郑军聚集兵力攻打王军，周王军队大败，郑国大夫祝聃用箭射周桓王，射伤了他的肩膀。周桓王虽军败身伤，却还能押后队指挥溃军不逃，祝聃请求追赶周桓王。郑庄公劝阻说：“君子还不愿多出人之上，我又怎敢侵凌周天子呢！倘若能自救，国家不被颠陨，就算很幸运了。”当天夜里，郑庄公派遣祭仲慰劳周桓王，并慰问他的左右。

【原文】

仍叔之子来聘，弱也①。

秋，大雩②，书不时也。凡祀，启蛰而郊，龙见而雩，始杀而尝，闭蛰而烝③。过则书④。

冬，淳于公如曹，度其国危，遂不复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仍叔：周王室臣。来聘：原来没有“来聘”二字，清代刘文淇《旧注疏证》，根据杜预注之说补上。　②雩（yú于）：古代求雨的祭礼。

③启蛰（zhé哲）：即惊蛰，是昆虫惊动的节气。郊：郊祭，即举行郊祭之礼。龙：即苍龙，东方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七星宿的总称。见：同“现”。龙见，指角、亢二星宿（一说七星宿）于黄昏时出现在东方，即

可叫龙见，这时正是夏历四月，即孟夏建巳之月。始杀：秋气开始寒冷。杀，肃杀，犹言天气冷，正是夏历七月。即孟秋建申之月。杜预注认为"建酉之月"，恐误。尝：尝祭，即在秋季举行尝祭之礼。闭蛰：即入蛰，是昆虫蛰伏的节气。烝：烝祭，即在冬季举行烝祭之礼。④过：指过了时节举行祭礼，即不是正常的举行祭礼。杜预注："过次节则书，以讥慢也。"

⑤淳于公：即州公。国名州，都名淳于（在今山东安丘县东北），此以都名代国名。

【译文】

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，《春秋》记载"仍叔之子"是因为他年幼。

秋天，为求雨而举行大雩祭，《春秋》记载不是按时节举行祭礼。凡是祭祀都有时节，昆虫惊动举行郊祭，苍龙星宿出现举行雩祭，秋天凉气袭人举行尝祭，昆虫蛰伏举行烝祭。如果过了时节举行祭礼《春秋》就要记载。

冬天，淳于公到曹国，估计他的国家危险，于是就不回国了。

六 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，自曹来朝①。书曰："寔来②"，不复其国也。

楚武王侵随，使薳章求成焉③，军于瑕以待之④。随人使少师董成⑤。

斗伯比言于楚子曰⑥："吾不得志于汉东也，我则使然⑦。我张吾三军，而被吾甲兵，以武临之⑧，彼则惧而协以谋我，故难间也⑨。汉东之国随为大，随张

必弃小国⑩。小国离，楚之利也。少师侈，请羸师以张之⑪。”熊率且比曰⑫：“季梁在⑬，何益？”斗伯比曰：“以为后图，少师得其君⑭。”王毁军而纳少师⑮。

少师归，请追楚师，随侯将许之。季梁止之曰：“天方授楚，楚之羸，其诱我也⑯，君何急焉？臣闻小之能敌大也，小道大淫⑰。所谓道，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上思利民，忠也；祝史正辞⑱，信也。今民馁而君逞欲⑲，祝史矫举以祭⑳，臣不知其可也。”公曰：“吾牲牷肥腯，粢盛丰备，何则不信㉑？”对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㉒。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㉓。故奉牲以告曰㉔，‘博硕肥腯’，谓民力之普存也㉕，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㉖，谓其不疾瘯蠹也㉗，谓其备腯咸有也㉘。奉盛以告曰：‘絜粢丰盛’㉙，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㉚。奉酒醴以告曰，‘嘉栗旨酒’㉛，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㉜。所谓馨香，无谗慝也㉝。故务其三时，修其五教㉞，亲其九族，以致其禋祀㉟。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，故动则有成。今民各有心，而鬼神乏主㊱，君虽独丰，其何福之有㊲？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，庶免于难㊳。”随侯惧而修政，楚不敢伐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桓公六年（公元前706年）。自曹来朝：指淳于公在桓公五年冬，如曹而不复国，今又从曹国来鲁国朝见。　②寔来：犹言此人来了。《公羊传·桓公六年》，“寔来者何？犹曰是人来也。”　③楚：国名，

羋（mǐ米）姓，子爵，周成王封熊绎于荆蛮，是楚国受封的开始，自称是颛顼之后。初都丹阳（在今湖北秭（zǐ子）归县东），后迁郢（在今湖北江陵县北），后又迁都（ruò若），一名鄢郢（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南）。楚自春秋初年僭（jiàn见）称王，始终是南方的强国，常常左右中原。战国时楚又为七雄之一，后为秦国所灭。楚武王：名熊通，霄敖之子，若敖之孙，蚡（fén坟）冒之弟，其十九年为鲁隐公元年（即入春秋之世），楚国第十七君，本为子爵，他开始僭称王，在位五十一年。随：国名，姬姓，侯爵，其故城在今湖北随县南，春秋末年尚存，后被楚国所灭。薳（wěi伟）章：亦可作芳章，楚国大夫。 ④军：军队驻扎。瑕：随国地名（在今湖北随县境）。 ⑤少师：随侯宠爱的大夫，其名氏不详。董：犹言主持。成：和，讲和，此指和谈。董成，即主持和谈。 ⑥斗伯比：楚国大夫，令尹子文之父。斗氏，羋姓。 ⑦汉东：指汉水以东的诸小国。

⑧张：扩张、扩大。三军：楚为左、中、右三军，此泛指军队。被：同“披”，披带；一说备具，准备。临：征临，此指统辖，统治。 ⑨彼：他们，指汉东诸小国。协：协力，犹言联合。谋我：计算我们，此犹言对付我楚国。间（jiàn见）：离间 ⑩随为大：随国最大。随张：随国骄矜。张，大，犹言自傲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张，去声，自高自大。”小国：指汉东诸小国。 ⑪侈（chǐ齿）：骄傲，傲慢，此指少师素来即侈大。羸（léi雷）师：故意使军队疲弱，即隐藏精锐，伪装士卒疲弱。羸，瘦，弱。 ⑫熊率（lǜ律）且（jū居）比：楚国大夫。 ⑬季梁：随国贤臣。 ⑭以为后图：为以后打算。图，图谋，打算。斗伯比认为以后“少师得其君”，随国必中我计。 ⑮毁军：毁损军容，即从斗伯比之计，隐藏精兵，陈列老弱残兵。 ⑯授楚：犹言授给楚国以强盛，即保佑楚国。赢：即赢师。 ⑰小道：小国有道。大淫：大国淫虐无度。 ⑱祝史：主持祭祀祈祷的官。正辞：向鬼神不虚称国君之美，即其言辞实在，不虚夸。杜预注：“正辞，不虚称君美。” ⑲馁（něi）：饥馁，饥饿。逞欲：放纵私欲，即纵其私欲。 ⑳矫举：诈称功德，即虚报功德。矫，诈称。 ㉑公：指随侯。牲：供祭祀的牲畜，即牛、羊、猪。牷（quán全），纯色全牲。杜预注：“牲，牛、羊、豕也。牷，纯色完全也。”肥腯（tú徒）：肥壮。腯，肥。粢（zī资）盛（chéng成）：古代盛在祭器内供祭祀的黍稷。杜预注：“黍稷曰粢，在器曰盛。”丰备：丰厚备具，即丰盈齐备。不信：不能取信于鬼神。 ㉒神之主：鬼神的主人，即百姓为鬼

神的主体。杜预注："言鬼神之情，依民而行。"　㉓先成民：犹言先养民有所成就，即先使财力富足，结团好百姓。致力于神：即致力于事鬼神。

㉔奉牲：奉献牺牲。告：祝告。　㉕博硕，这里指祭祀的牲畜肥大。民力：百姓的财力。普存：犹言普遍富足。存，此指保有财富。　㉖畜：六畜，牲畜。蕃（fán凡）：繁殖。　㉗瘯（cù促）蠡（luǒ裸）：六畜病名，癣疥之病。不瘯蠡，犹言皮毛不生疥癣的病。　㉘备腯咸有：犹言各种牲畜都肥壮而齐备无缺。　㉙奉盛：奉献黍稷。絜粢：洁净的黍稷。丰盛：盛得丰满。　㉚三时：指春、夏、秋三时。不害：不损害农时；或解为：无天灾人害。　㉛醴（lǐ礼）：甜酒。嘉：善，好。栗：借为洌（liè裂），清，洁（从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说）。旨酒：美酒。　㉜上下：上面的君臣下面的庶民，即上上下下。嘉德：普德，美德。　㉝馨（xīn心）香：芳香。馨，散布很远的芳香。谗慝（tè特）：谗谀邪念。慝，邪恶，邪念。　㉞修：修明。五教：指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为五教；一说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间的教化为五教。杜预注："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。"　㉟九族：指外祖父、外祖母、从母之子、及妻父、妻母、姑之子、姊妹之子、女子之子、并己之同族。对"九族"的解释，各家不同。此从杜预注。禋（yīn因）祀：祭祀。　㊱各有心：各怀异心，即不和睦。乏主：没有主人。　㊲独丰：指一个人祭祀丰盛。何福之有：即有何福，又会求得什么福？　㊳修政：修明政事。兄弟之国：指汉东诸姬姓之国。庶免：差不多可以免于。难：祸难，指楚国侵袭随国的祸难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六年春天，淳于公从曹国来鲁国朝见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来"，是由于他不再回国了。

楚武王侵袭随国，又派遣薳章向随国求和，把军队驻扎在瑕地以等待结果。随国人派少师主持和谈。

楚国大夫斗伯比对楚王说："我们楚国在汉水东边不能得志，是我们自己造成这样。我们扩大三军，披带铠甲和兵器，用武力统辖他们，他们害怕而联合起来对付我们，所以就难于离间了。汉水东边的国家随国最大，随国要是自傲必然抛弃小国。小国离

心，就是楚国的利益。随国少师这个人很骄傲，请君王隐藏精锐伪装士卒疲弱来使他更自骄大。”楚国大夫熊率且比说：“有季梁在，这样做有什么好处？”斗伯比说：“这是为以后打算，因为少师会得到他们国君的信任。”楚武王故意毁坏军容而接待少师。

少师回去，请求追击楚军，随侯将要答应少师的请求。随国贤臣季梁劝阻说：“上天正在保佑楚国，楚国故意陈列老弱残兵，那是诱惑我们，君王何必急于对付楚国呢？臣下听说小国所以能够抵抗大国，是小国有道而大国淫虐无度。所谓道，就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鬼神。在上的人想到利民，这是忠；祝史言辞真实不虚夸，这是信。现在百姓饥饿而国君放纵私欲，祝史虚报功德来祭祀，臣下不知道怎样做可以成功。”随侯说：“我祭祀用的都是纯色全牲又很肥壮，祭祀的黍稷也丰盈齐备，为什么不能取信于鬼神？”季梁回答说：“百姓，是鬼神的主人。因此古代圣王先富养与团结百姓然后才致力于事奉鬼神。所以在奉献牺牲时祝告说，‘牲畜又大又肥’，这是说百姓的财力普遍富足，是说牲畜肥大而繁殖生长，是说牲畜皮毛不生疥癣的疾病，是说各种牲畜都肥壮而齐全无缺。在奉献黍稷时祝告说，‘洁净的黍稷盛得满满的’，这是说春、夏、秋三季不损害农时而民心协和年谷丰登。奉献甜酒时祝告说，‘又好又清的美酒’，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善德而没有邪心。所说祭品的芳香，就是没有不配芳香的谗谀邪念。所以要致力于春、夏、秋三季的农时，修明五种教化，亲近他的九族，而又致力祭祀鬼神。于是百姓协和而神灵给君民降福，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能成功。现在百姓各怀异心，而鬼神没有主人，君王虽然一个人祭祀丰盛，又会求得什么福？君王姑且修明政事而亲近兄弟国家，这样差不多可以免于祸难。”随侯害怕而修明政事，楚国没有敢来攻打随国。

【原文】

夏，会于成，纪来谮谋齐难也[1]。

北戎伐齐②，齐侯使乞师于郑。郑大子忽帅师救齐③。六月，大败戎师，获其二帅大良、少良④，甲首三百⑤，以献于齐。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⑥。齐人馈之饩⑦，使鲁为其班⑧。后郑⑨。郑忽以其有功也，怒，故有郎之师⑩。

公之未昏于齐也⑪，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⑫。大子忽辞。人问其故。大子曰："人各有耦⑬，齐大，非吾耦也。《诗》云：'自求多福⑭。'在我而已，大国何为。"君子曰：善自为谋⑮。及其败戎师也，齐侯又请妻之。固辞⑯。人问其故。大子曰："无事于齐，吾犹不敢⑰。今以君命奔齐之急⑱，而受室以归，是以师昏也，民其谓我何⑲。"遂辞诸郑伯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戍：与郝通，古戍邑（在今山东宁阳县北）。齐：国名，姜姓侯爵。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（在今山东临淄县）。战国初期为齐臣田氏所篡，是当时的七雄之一。齐侯，即齐僖公，名禄父（一作甫），齐庄公之子，齐国第十三君，在位三十三年。　②北戎：即山戎。　③大子忽帅师：太子忽率领军队。　④二帅：两个带兵的元帅。大良、少良：是戎军二帅的名，皆为郑太子忽所擒。　⑤甲首三百：指斩获戎军甲士的首级三百个。　⑥诸侯之大夫戍齐：诸侯国因北戎侵齐，都派大夫领兵助齐守土。　⑦馈（kuì愧）之饩（xì系）：赠送给他们（指助齐守土的诸侯国大夫）生饩。饩，生饩，生牲，即生的肉类食品，是古代一种尊贵的慰劳品。

⑧鲁：指鲁国领兵助齐的大夫。为其班：按着他们的次序先后分别送达。　⑨后郑：郑国被排在最后。　⑩郑忽：即郑太子忽。以其有功：因为他大败戎师有功。以其，因为他。此言当时诸侯国大夫戍齐皆无功，而郑忽独大败戎师，获戎二帅，斩首三百。但馈饩慰劳时，鲁人不论

战功的大小，而按诸侯的地位高低排列先后，故郑太子忽以其有功，而怒鲁人后郑。故有郎之师：所以才有后来郑国进军鲁国郎邑的事。郎，鲁国的邑名（在今山东鱼台县东北）。此言郑伯于鲁桓公十年（公元前 702 年）冬季十二月，纠合齐、卫各国侵鲁，报“班后”之耻。 ⑪公：指鲁国国君桓公。未昏于齐：尚未娶齐女文姜为妻之时。未昏、未婚娶。鲁桓公三年（公元前709年），鲁桓公始娶齐女文姜。 ⑫文姜：齐僖公之女，齐襄公之妹，鲁桓公三年嫁给鲁君桓公为夫人。以后返齐与齐襄公诸儿私通，鲁庄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673年）死于鲁国。 ⑬人各有耦（ǒu偶）：各人有各人的配偶。 ⑭《诗》云：《诗经》上说。《诗》，指《诗经》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。自求多福：自我索求自然获得多福。这句诗出自《诗经》中《大雅·文王》篇。 ⑮善自为谋：只能为身谋，而不能为国谋。此言郑忽不婚齐女，只是考虑自身作人，而不是考虑国家安危。

⑯固辞：又推辞不肯接受，即郑忽又回绝了婚事。 ⑰无事于齐：往日不曾有功于齐国。不敢：即不敢当，指不敢娶齐女。这是郑忽自谦的话。 ⑱以君命：奉君主之命，指郑忽救齐是受郑国国君庄公之命。奔齐之急：奔救齐国的急难。 ⑲受室：娶妻。是以师昏：是借用兵之力婚娶的。此言借用兵的力量娶妻是利己。 ⑳辞诸郑伯：假托他父亲庄公之命，回绝了婚事。郑伯，指郑庄公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桓公和纪侯在成地会见，是纪侯来鲁国商讨抵制齐国灭纪的祸难。

北戎人侵袭齐国，齐僖公派遣使臣向郑国乞求援军。郑庄公派太子忽率军援救齐国。鲁桓公六年六月，郑太子忽大败戎兵，擒获戎军两个领兵元帅，名叫大良、少良；斩了甲士的首级三百个，并将所擒的戎帅和甲首都献送给齐僖公。此时诸侯国也派大夫领兵助齐守土。齐国人赠送活牲畜给诸侯派来助守的大夫，让鲁国人按着次序先后分别送赠给他们。鲁国人把郑国排在最后。郑太子忽因为大败戎军有功，对班次列后很生气，因此才有以后郑国纠合齐、卫等国进军鲁国郎邑的事。

鲁桓公还未娶齐女文姜时，齐僖公打算将自己的女儿文姜嫁给郑太子忽为妻。太子忽推辞不肯接受。有人问他什么缘故。太子忽答道："人各有各的配偶，齐是大国，不是我小小郑国的配偶。《诗经》说过：'自我索求自然获得多福。'求福在己而不靠人，为什么要依赖大国的势力呢。"史官评论这件事说：郑太子忽只能为自身作人着想，而未能为国家考虑。到了郑太子忽救齐大败戎军这年，齐僖公又想把自己另一个女儿许配给他。太子忽又推辞不肯接受。有人问他什么缘故。太子忽答道："往日不曾有功于齐国，我尚且还不敢娶齐女。现在奉我君主之命奔救齐国的急难，而娶齐女回国，这是借用兵之力娶妻的，郑国的民众会说我什么。"于是，郑太子忽假借他父亲郑庄公之命。向齐僖公推辞了婚事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大阅，简车马也①。

九月丁卯，子同生②。以大子生之礼举之，接以大牢③，卜士负之，士妻食之④。公与文姜、宗妇命之⑤。

公问名于申繻⑥。对曰："名有五：有信，有义，有象，有假，有类⑦。以名生为信，以德命为义⑧，以类命为象，取于物为假，取于父为类⑨。不以国，不以官，不以山川⑩，不以隐疾，不以畜牲，不以器币⑪。周人以讳事神，名，终将讳之⑫。故以国则废名，以官则废职⑬，以山川则废主，以畜牲则废祀，以器币则废礼⑭。晋以僖侯废司徒，宋以武公废司空⑮，先君献、武废二山，是以大物不可以命⑯。"公曰："是其生也，与吾同物，命之曰'同'⑰。"

冬，纪侯来朝，请王命以求成于齐。公告不能。

【注释】

①阅：检阅军队。 ②丁卯：九月二十四日。同：鲁庄公之名，在位三十二年。鲁桓公亦名“同”。 ③大牢：用牛、羊、豕三牲叫大牢。

④卜：占卜，此指占卜吉利。古代用龟甲占卦叫卜，是一种迷信活动。士：士人。卜士，即用占卜办法选择士人。士妻：士人的妻子，指用占卜选择的士人妻子。 ⑤文姜：桓公夫人，太子同之母。宗妇：同宗妇人。命之：为他命名。 ⑥问名：问命名的事，申繻（xū须，又读rú如）：鲁国大夫。 ⑦象：即以相类似字眼取名。假：即假借万物取名。类：即类其父取名。 ⑧以名生：即用出生时的情况命名。旧说唐叔虞生时，其手掌有“虞”的字形，故命名为虞；鲁季友生时，其手掌有“友”的字形，故命名为友。为信：是信。以德命：即用祥瑞的字眼命名。旧说文王名昌，知其必能昌盛周国；武王名发，知其必能发兵诛暴。 ⑨以类命：即用相类似的字眼命名。旧说孔子头像尼丘，故命名为丘，而字为仲尼。取于物：即借万物的名称命名。旧说孔子之子伯鱼生，有人赠送鲤鱼，故命名为鲤，而字为伯鱼。取于父：即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命名。如庄公与其父桓公，生日相同，故命名为同。 ⑩不以国：不用本国之号命名。不以山川：不用本国山川之名命名。 ⑪不以隐疾：不用隐痛疾患的字眼命名。器币：礼器玉帛 ⑫讳：讳忌，避讳。说明殷商以前没有避讳的礼俗。终：死，此指死了之后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人死曰终。” ⑬废名：废除人名。杜预注：“国不可易，故废名。”废职：废除官职之名，即更改官名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以官名为人名，则改其官名。” ⑭废主：改变山川之名。杜预注：“改其山川之名。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以山川名为人名，则改其山川之名，此言废职、废主，极言其不可。”废祀：废除祭祀。废礼：废除礼仪。 ⑮僖侯：晋僖侯名司徒，故晋国废除司徒之官名，而改名为中军。武公：宋武公名司空，故宋国废除司空之官名，而改名为司城。 ⑯先君：指鲁国以前的国君。献、武：指献公名具、武公名敖，是鲁国两个先君。二山：指具山（在今山东蒙阴县东北）、敖山（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北）。由于避讳，废除具、敖二山之名，以乡名改为山名。 ⑰同物：指同一个日子。曰同：叫做“同”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举行大规模检阅，这是为了检查战车和马匹。

九月二十四日，鲁桓公的儿子同出生。举行太子出生的礼仪，桓公接见夫人时用太牢，用占卜选择士人背太子，士人的妻子给他喂奶。桓公和文姜、同宗妇人为他取名。

鲁桓公向鲁大夫申繻询问命名的事。申繻回答说："名有五种，有信，有义，有象，有假，有类。用出生时的情况命名是信，用祥瑞的字眼命名是义，用相类似的字眼命名是象，借万物的名称命名是假，用和父亲有关的字眼命名是类。不用本国之号命名，不用官职之名命名，不用本国山川之名命名，不用隐痛疾患的字眼命名，不用牲畜之名命名，不用礼器玉帛之名命名。周朝人用避讳来事奉神灵，名，在人死了以后就要避讳它。所以用国名命名就会废除人名，用官名命名就会更改官职之名，用山川之名命名就会改变山川之名，用牲畜名命名就会废除祭祀，用礼器玉帛之名命名就会废除礼仪。晋国因为僖侯名而废除司徒官名，宋国因为武公名而废除司空官名，鲁国因为先君献公、武公之名而废除具、敖二山之名，因此大的事物不可以用来命名。"桓公说："这孩子的出生，和我是同一个日子，给他命名叫做'同'。"

冬天，纪侯来鲁国朝见，请求得到周天子的命令向齐国求和。桓公告诉他不行。

七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，穀伯、邓侯来朝①。名，贱之也。

夏，盟、向求成于郑②，既而背之。秋，郑人、齐人、卫人伐盟、向。王迁盟、向之民于郏③。

冬，曲沃伯诱晋小子侯④，杀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桓公七年（公元前705年）。穀伯：即穀伯绥。穀，国名（在今湖北穀城县西北）。邓侯：即邓侯吾离。邓，曼姓国（在今河南邓县），后被楚国所灭。 ②盟、向：二邑名，据隐公十一年《传》记载，周桓王曾给郑国盟、向等十二邑，君子认为桓王不能自有，故而把它给郑国。郑国虽名义上受盟、向诸邑，而实际未必占有，郑国必对其用兵，故“盟、向求成于郑”。 ③郏(jiá夹)：王城（在今河南洛阳市）。 ④曲沃伯：即晋武公。 小子侯：晋哀侯之子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七年春天，穀伯、邓侯来鲁国朝见。《春秋》记载他们的名字，是贱视他们。

夏天，盟邑、向邑向郑国求和，不久又背叛郑国。秋天，郑军、齐军、卫军攻打盟邑、向邑。周天子把盟邑、向邑的百姓迁到王城。

冬天，曲沃伯诱骗晋小子侯，把他杀了。

八 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灭翼①。

随少师有宠。楚斗伯比曰：“可矣。雠有衅，不可失也②。”夏，楚子合诸侯于沈鹿③。黄、随不会④。使邁章让黄⑤。楚子伐随，军于汉、淮之间⑥。

季梁请下之，弗许而后战⑦，所以怒我而怠寇也⑧。少师谓随侯曰：“必速战。不然，将失楚师⑨。”随侯御

之，望楚师⑩。季梁曰："楚人上左，君必左，无与王遇⑪。且攻其右，右无良焉⑫，必败。偏败，众乃携矣⑬。"少师曰："不当王，非敌也⑭。"弗从。战于速杞，随师败绩⑮。随侯逸，斗丹获其戎车，与其戎右少师⑯。

秋，随及楚平，楚子将不许⑰。斗伯比曰："天去其疾矣⑱，随未可克也。"乃盟而还。

冬，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⑲。

祭公来，遂逆王后于纪，礼也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桓公八年（公元前704年）。灭翼：曲沃伯灭亡翼邑。　②失：指失掉机会。　③楚子：指楚武王。沈鹿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钟祥县东）。　④黄：国名，嬴姬，故城在今河南潢川县西，鲁僖公十二年为楚国所灭。　⑤让：谴责，责备。　⑥汉、淮：汉水、淮水。随国在汉水之东、淮河之南，故楚军驻扎在两水之间。　⑦下之：为他之下，犹言请服。　⑧怠慢：懈怠敌军。　⑨失楚师：失掉战胜楚军的机会。　⑩望：远望。远远望见。杜预注："遥见楚师。"　⑪上左：以左为上，以左为贵。　必左：一定在左军之中。　与王遇：和楚王相战。

⑫右：指右军。　无良：没有精兵。良：精良之兵。　⑬偏：偏师，即一偏之师，此指右军。一说，偏师，指非主力军。　⑭当王：正面攻打楚王的左军。当，此指正面攻打。　⑮速杞：随地（在今湖北应山县西）。　⑯斗丹：楚国大夫。　戎车：兵车，此指随侯所乘的兵车。戎右：车右。随侯宠少师，故让他做车右。　⑰将不许：要不同意。

⑱疾：病。随有少师，如人有病，今少师被俘而死，故言"去其疾"。

⑲虢仲：即虢公林父，周王卿士。　缗（mín民）：晋哀侯之弟，周桓王欲立他为晋侯。　⑳祭公：周王室臣。　王后：即纪季姜，周桓王后。　礼：杜预注："天子娶于诸侯，使同姓诸侯为之主。祭公来，受命于

鲁，故曰礼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八年春天，曲沃伯灭亡了翼邑。

随国少师受到了随侯的宠信。楚国大夫斗伯比说：“可以了。仇人有了空子，不可失掉机会。”夏天，楚王在沈鹿会合诸侯。黄、随两国不参加会见。楚王派大夫遽章去谴责黄国。楚武王亲自讨伐随国，军队驻扎在汉水、淮水之间。

随国大夫季梁建议向楚国请服，楚国如不答应然后宣战，这样可以激怒我军而懈怠敌军。少师对随侯说：“必须速战。不然的话，就要失掉战胜楚军的机会。”随侯出兵抵抗，远望楚国的军队。季梁说：“楚国人以左为上，楚君一定在左军之中，不要和楚王正面相战。姑且攻打他的右军，右军没有精兵，一定能打败。他们的偏师一败，众军就离散了。”少师说：“不正面和楚王作战，就谈不上对敌。”随侯没有听从季梁的话。在速杞地方作战，随军大败。随侯逃走，楚国大夫斗丹俘获他的兵车，和他的车右少师。

秋天，随国和楚国媾和，楚王打算不同意。斗伯比说：“上天已经去掉他们的病了，随国是不可战胜的。”于是，楚王就订立了盟约而撤军回国。

冬天，周王命令虢仲立晋哀侯的弟弟缗为晋侯。

祭公来鲁国，随后到纪国迎接王后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九 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，纪季姜归于京师①。凡诸侯之女行②，唯王后书。

巴子使韩服告于楚，请与邓为好③。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④。邓南鄙鄾人攻而夺之币⑤，杀道朔及巴行人。楚子使谴章让于邓，邓人弗受。

夏，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鄾⑥。邓养甥、聃甥帅师救鄾⑦。三逐巴师，不克⑧。斗廉衡陈其师于巴师之中以战，而北⑨。邓人逐之，背巴师而夹攻之⑩。邓师大败，鄾人宵溃⑪。

秋，虢仲、芮伯、梁伯、荀侯、贾伯伐曲沃⑫。

冬，曹大子来朝，宾之以上卿⑬，礼也。享曹大子，初献⑭，乐奏而叹。施父曰⑮："曹大子其有忧乎！非叹所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春：鲁桓公九年（公元前703年）。纪季姜：即桓王后。　②行：此指出嫁。　③巴：国名，姬姓，子爵，可能在今湖北襄樊市附近，在楚国的西北，后被秦所灭。　韩服：巴国的外交使者。　④道朔：楚国大夫。　聘于邓：到邓国访问。　⑤鄾（yōu忧）人：鄾地人。杜预注："鄾，在今邓县南，沔水之北。"　⑥斗廉：楚国大夫。　⑦养甥、聃（dān担）甥：都是邓国大夫。　⑧三逐：邓军三次发起攻击，或言三次冲锋。　⑨衡陈：横列，即列为横阵。衡，同"横"。　北：败走，此指楚军伪装败走。杜预注："分巴师为二部，斗廉横陈于其间以与邓师战，而伪北。"　⑩背巴师：指邓军背后为巴军，即楚军伪败，邓军追逐，于是邓军前面为楚军，背后为巴军。　⑪宵溃：夜里溃散。　⑫梁：嬴姓国（在今陕西韩城县南），后被秦国所灭。　荀：姬姓国（在今山西新绛县东北）。　贾：姬姓国（在今山西襄汾县），后被晋国所灭。此为周天子命其卿士虢仲同四国国君率兵攻打曲沃晋武公。　⑬宾：犹言相待，接待。　⑭初献：开始献酒。杜预注："酒始献。"　⑮施父：鲁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九年春天，纪季姜出嫁到京师。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，只有做王后的《春秋》才记载。

巴君派遣使者韩服向楚国报告，请求和邓国结为友好。楚王派大夫道朔带领巴国的使者到邓国聘问。邓国南部边境的鄾地人攻击并抢走他们的聘问礼物，杀死了道朔和巴国的使者。楚王派大夫遠章去谴责邓国，邓国人拒不接受。

夏天，楚国派大夫斗廉率领楚军和巴军包围鄾地。邓国的养甥、聃甥率领军队救援鄾地。邓军三次向巴军发起攻击，未能得胜。斗廉在巴军的中间列为横阵作战，并假装败走。邓国人追逐楚军，于是背后的巴军和前面的楚军夹攻邓军。邓军大败，鄾地人夜里都溃散了。

秋天，虢仲、芮伯、梁伯、荀侯、贾伯攻打曲沃。

冬天，曹国太子来鲁国朝见，用上卿礼遇接待他，这是合于礼的。设享礼招待曹太子，开始献酒，奏乐而曹太子叹息。施父说："曹太子恐怕有忧虑吧！这里不是叹息的地方。"

十 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曹桓公卒①。

虢仲谮其大夫詹父于王②。詹父有辞③，以王师伐虢。夏，虢公出奔虞④。

秋，秦人纳芮伯万于芮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桓公十年（公元前702年）。曹桓公：名终生，穆公之子，在位五十五年。 ②谮（zèn）：诬陷，进谗言。詹父：属大夫，虢仲为

周王卿士，设有属大夫。　③有辞：犹言有理　④虞：姬姓国（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年春天，曹桓公死。

虢仲向周天子诬陷他的属大夫詹父。詹父有理，率领周王的军队攻打虢国。夏天，虢公逃亡到虞国。

秋天，秦国人护送芮伯万回芮国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虞叔有玉①，虞公求旃②。弗献。既而悔之，曰："周谚有之：'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③。'吾焉用此？其以贾害也④！"乃献之。又求其宝剑。叔曰："是无厌也⑤。无厌，将及我⑥。"遂伐虞公。故虞公出奔共池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虞：国名，姬姓公爵。周武王灭殷后封虞仲于夏墟（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），是为虞公。后为晋所灭。虞叔：虞公之弟，其名不详。有玉：藏有宝玉。　②虞公：虞国国君，因虞是公爵国，故称其君为虞公。此处"虞公"的世次、名字都不详。求：索取，求取。旃（zhān占）：在这作代词用，相当于"之"。求旃，即求玉。　③匹夫：一夫，即单独的人。怀璧其罪：因为怀有玉璧他才有了罪。　④用此：留用此玉，即留着这块玉。贾（gǔ古）害：得害，即招致来祸害。　⑤是无厌也：这是虞公贪婪无厌呀。　⑥将及我：必将害及我的生命，即我必然遭到他的杀害。　⑦共池：地名（在今山西平陆县西）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虞公的弟弟虞叔藏有宝玉，虞公知道了就向虞叔索取它。虞叔没有献给他。过后虞叔又后悔，并思念道："周人有句俗语说得好：'有的人本来是没有罪过的，就因为怀有一块璧

玉他才有了罪过。'我为什么要留这块宝玉呢？难道让它给我招致祸害！"虞叔就将宝玉献给了虞公。不久，虞公又向虞叔求取宝剑。虞叔说："这是虞公贪得无厌呀。他如此贪婪无厌，我必然遭到他的杀害。"于是，虞叔率兵征伐他的哥哥虞公。因此虞公逃到共池去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齐、卫、郑来战于郎，我有辞也①。初，北戎病齐②，诸侯救之。郑公子忽有功焉。齐人饩诸侯，使鲁次之③。鲁以周班后郑④。郑人怒，请师于齐。齐人以卫师助之，故不称侵伐⑤。先书齐、卫，王爵也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有辞：犹言有理。 ②病齐：使齐国疲困。桓公六年《传》言"北戎伐齐"，此文改"伐"为"病"，表示齐国对北戎不能抵抗。 ③次：次序，指馈送食物时的先后次序。 ④以周班：按周王室封爵的地位高低和先后次序。后郑：郑国在后，即把郑国排在后面。 ⑤不称：指《春秋》不称。 ⑥先书：先记载，指《春秋》先记载。王爵：指按照周王封爵的地位高低和先后次序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齐军、卫军、郑军前来和我鲁国在郎地交战，我们鲁国是有理的。起初，北戎使齐国疲困，诸侯军救援齐国。郑国公子忽救齐有功劳。齐国人馈送给诸侯军食物，让鲁国确定次序送达。鲁国按周王室封爵的地位高低和先后次序把郑国排在后面。郑国人发怒，向齐国请求出兵。齐国人率领卫国军队帮助郑国，所以《春秋》不称这次战争为"侵伐"。《春秋》先记载齐国、卫国，是按照周王封爵的地位高低和先后的次序。

十　一　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，齐、卫、郑、宋盟于恶曹①。

楚屈瑕将盟贰、轸②。鄖人军于蒲骚③，将与随、绞、州、蓼伐楚师④。莫敖患之⑤。斗廉曰："鄖人军其郊，必不诫，且日虞四邑之至也⑥。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⑦。我以锐师宵加于鄖，鄖有虞心而恃其城，莫有斗志⑧。若败鄖师，四邑必离⑨。"莫敖曰："盍请济师于王⑩？"对曰："师克在和，不在众。商、周之不敌，君之所闻也⑪。成军以出，又何济焉⑫？"莫敖曰："卜之⑬。"对曰："卜以决疑⑭，不疑何卜？"遂败鄖师于蒲骚，卒盟而还⑮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桓公十一年（公元前701年）。恶曹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南）。　②屈瑕：楚国大夫。贰、轸（zhěn枕）：二国名（贰在今湖北应山县，轸在湖北应城县西），二国后皆被楚国所灭。　③鄖：国名，子爵，在今湖北安陆县境，一说在湖北鄖县，后为楚国所灭。蒲骚：鄖国邑名（在今湖北应城县西北）。　④绞：国名（在今湖北鄖县西北）。州：国名（在今湖北监利县东）。蓼（liǎo了）：亦作廖，国名（在今河南唐河县南）。　⑤莫敖：楚国官名（即司马之官），此时屈瑕为莫敖，故指屈瑕。

⑥必不诫：一定不戒备。日虞：天天盼望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虞，望也。"四邑：指随、绞、州、蓼四国之军。邑，此指国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邑，亦国也。"　⑦郊郢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钟祥县境）。　⑧加于：即进攻之意。恃其城：倚仗他们的城郭。城，指蒲骚。莫：没有。　⑨必离：一定离散。　⑩济师：增兵。⑪在和：在于军心上下一致，指官兵团结一心。商：商纣。周：周武王。　⑫成

师：即成军，成为一军。何济：何必增兵。 ⑬之：指出兵的吉凶。
⑭决疑：决断疑惑。 ⑮盟：指和貳、轸订盟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一年春天，齐国、卫国、郑国、宋国在恶曹结盟。

楚国大夫屈瑕要和貳、轸两国会盟。鄖国人把军队驻扎在蒲骚，要和随、绞、州、蓼四国进攻楚国军队。莫敖忧患这件事。楚国大夫斗廉说："鄖国人军队驻扎在他们的郊外，一定不戒备，并且天天盼望四国军队的到来。您把军队驻在郊鄖来抵御四国之军。我率领精锐部队夜里进攻鄖军，鄖军存有期望四国援兵之心而又倚仗他们的城郭，就没有战斗意志。如果打败鄖军，四国的军队一定离散。"莫敖说："何不向君王请求增兵？"斗廉回答说："军队打胜仗在于军心上下一致，不在于兵多。商纣敌不过周武王，是您所知道的。我自成一军而出征，又何必增兵呢？"莫敖说："占卜一下出师吉凶。"斗廉回答说："用占卜决断疑惑，没有疑惑占卜什么？"于是斗廉在蒲骚地方打败了鄖军，终于和貳、轸两国订立盟约而撤军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郑昭公之败北戎也①，齐人将妻之②，昭公辞。祭仲曰："必取之③。君多内宠④，子无大援，将不立⑤。三公子皆君也⑥。"弗从。

夏，郑庄公卒⑦。初，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，庄公使为卿⑧。为公娶邓曼⑨，生昭公。故祭仲立之⑩。宋雍氏女于郑庄公⑪，曰雍姞，生厉公⑫。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⑬，故诱祭仲而执之⑭，曰："不立突，将

死⑮。”亦执厉公而求赂焉⑯。祭仲与宋人盟⑰，以厉公归而立之⑱。

秋九月丁亥⑲，昭公奔卫。己亥⑳，厉公立。

【注释】

①败北戎：打败北戎。事见《左传》鲁桓公六年。　②妻之：以女许配给他，即嫁给郑昭公忽。　③必取之：一定要娶她。　④君多内宠：国君姬妾很多。　⑤大援：大国的援助。齐国是春秋时期大国之一，故祭仲认为齐国是“大援”。将不立：将不得立为郑君，即不能继承君位。

⑥三公子皆君也：其他三位公子都可能做国君的。三公子，指昭公忽的弟弟子突、子亹（wěi伟）、子仪。皆君，都可能继父为君。三公子之母都有宠于庄公，故她们必将各为其子争夺君位。　⑦卒：死。　⑧祭封人仲足：即郑国大夫祭仲。　⑨为公：即为郑庄公。邓曼：郑庄公的夫人，邓国之女。　⑩立之：立他为国君。　⑪宋：国名，子姓公爵，周武王灭商封纣王之子武庚于宋（在今河南商丘县南），周成王时武庚叛，被杀后又封纣王之庶兄微子启于其地。战国时传至王偃称王图霸，后为齐、魏、楚三国所灭。雍氏：宋国大夫，姞（jí吉）姓。女于郑庄公：把女儿嫁给郑庄公。　⑫曰雍姞：名叫雍姞。雍姞，郑庄公之妾，雍氏姓姞，故名叫“雍姞”。厉公：即公子突，郑庄公之子，为郑国第五君，前后在位十一年。　⑬雍氏宗：指雍氏族的人。宋庄公：即宋公子冯（湣），宋穆公之子，为宋国第十六君，在位十八年。　⑭执之：拘囚他。　⑮将死：就把你杀死。　⑯求赂：索取贿赂，即求取好处。按：宋庄公将祭仲拘囚起来，目的是让他答应废太子忽，立公子突为郑君；将公子突拘执起来，目的是让他盟誓立约，答应给宋国三座城、百双白璧、万镒黄金和每年纳谷物三万钟的好处。　⑰盟：盟誓立约。古代立盟时，要用牲血涂口宣誓。　⑱以厉公归：让厉公回郑国。　⑲九月丁亥：即九月十五日（又有推算为九月十三日）。　⑳己亥：即九月二十七日（又有推算为九月二十五日）。

【译文】

郑昭公打败了北戎，齐僖公要把女儿许配给他，昭公辞谢

了。祭仲说:“您一定要娶她。国君的姬妾很多，您如果没有大国的援助，将不能继承君位。其他三位公子都可能继父为君。”昭公没听祭仲的话。

鲁桓公十一年夏天，郑庄公死了。起初，祭封人仲足受到郑庄公的宠信，庄公让他做郑国的卿。祭仲为庄公迎娶了邓曼为夫人，生了昭公忽，所以祭仲立他为国君。宋国的雍氏把女儿嫁给郑庄公，名叫雍姞，生了厉公突。雍氏宗人很受宋庄公的宠信，所以就把祭仲诱骗到宋国去，并把他拘捕起来，威胁说:“不立公子突为郑君，就把你杀死。”雍氏还拘执了厉公而向他索取贿赂。祭仲和宋国人盟誓，让厉公回郑国并立他为国君。

这年秋季九月十五日，郑昭公逃亡到卫国。九月二十七日，郑厉公立为国君。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夏，盟于曲池①，平祀、莒也②。

公欲平宋、郑。秋，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③。宋成未可知也，故又会于虚④。冬，又会于龟⑤。宋公辞平，故与郑伯盟于武父⑥。遂帅师而伐宋，战焉，宋无信也⑦。君子曰:“苟信不继⑧，盟无益也。《诗》云⑨:‘君子屡盟，乱是用长⑩。’无信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桓公十二年（公元前700年）。曲池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）。 ②平：讲和，媾和。 ③句（gōu勾）渎（dòu豆）

之丘：即穀丘，宋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菏泽县北）。　④宋成：宋国是否诚意媾和。虚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南）。　⑤龟：地名，今地不详。　⑥辞平：拒绝媾和。郑伯：指郑厉公。武父：地名，今地不详。⑦战焉：对它作战。无信：没有信用。　⑧继，继续，跟上。⑨《诗》：指《诗经》中《小雅·巧言》篇。　⑩屡盟：多次结盟。乱：动乱，祸乱。是用：犹是以，因此。长：久长，此指滋长，增长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二年夏天，桓公和杞侯、莒子在曲池结盟，是让杞国、莒国媾和。

桓公想和宋国、郑国媾和。秋天，桓公和宋庄公在句渎之丘结盟。由于不知宋国是否有诚意媾和，所以又在虚地会盟。冬天，又在龟地会盟。宋庄公拒绝媾和，所以鲁桓公和郑厉公在武父结盟。盟后桓公就率领军队攻打宋国，发生战斗，是因为宋国没有信用。史官评论说："如果信用不能跟上，结盟也是没有好处的。《诗经》说：'君子多次结盟，祸乱因此增长。'这是由于没有信用的缘故。"

【原文】

楚伐绞，军其南门①。莫敖屈瑕曰："绞小而轻，轻则寡谋，请无扞采樵者以诱之②"从之。绞人获三十人。明日，绞人争出，驱楚役徒于山中③。楚人坐其北门，而覆诸山下④。大败之，为城下之盟而还⑤。

伐绞之役，楚师分涉于彭⑥。罗人欲伐之，使伯嘉谍之⑦。三巡数之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绞，国名（在今湖北郧县西北）。南门：指绞国的南门。　②寡

谋：缺少谋略。扞（hàn汗）：同“捍”，保卫，防御。采樵者：采柴的人。樵，薪，柴。古代行军必有采柴的役徒，采柴时必设士兵保卫。 ③明日：第二天。争出：争抢出城。楚役徒：指楚国采柴的人。 ④坐：守，即坐守。北门：指绞国的北门。覆诸山下：伏兵在山下，此指采樵的山下。 ⑤为城下之盟：签订城下之盟。为，此指签订。古代两国战争，在敌兵劫持下，迫不得已而盟于城下，当时诸侯都以此为耻辱。⑥分涉：分兵渡水。彭：水名，即湖北的筑水，今名南河，源出于湖北房县西南。 ⑦罗：国名，熊姓，在今湖北宜城县西，后楚国使其迁徙于湖北旧枝江县，后又迁徙到湖南平江县南。伯嚭：罗国大夫。谍(dié谍)：侦察，窥探敌情。 ⑧三巡：三遍。巡，遍。数之：数计楚军，即数楚军的人数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进攻绞国，军队驻扎在绞国的南门。莫敖屈瑕说：“绞国小而且轻浮，轻浮就缺少谋略，请不要保卫砍柴的人来引诱敌人。”楚王听从了屈瑕的建议。绞军俘获了三十个砍柴人。第二天，绞军争抢着出城，在山上追赶着楚国砍柴人。楚军坐守在绞国的北门，并在山下设有伏兵。楚军大败绞军，签订了城下之盟而撤军回国。

在攻打绞国的战役时，楚军分兵渡过彭水。罗国人想要攻打楚军，派大夫伯嚭去侦察敌情。伯嚭把楚军的人数数了三遍。

十 三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楚屈瑕伐罗，斗伯比送之。还，谓其御曰①：“莫敖必败，举趾高，心不固矣②。”遂见楚子曰：“必济师③。”楚子辞焉。入告夫人邓曼。邓曼曰：“大夫

其非众之谓④，其谓君抚小民以信，训诸司以德，而威莫敖以刑也⑤。莫敖狃于蒲骚之役⑥，将自用也，必小罗⑦。君若不镇抚，其不设备乎⑧！夫固谓君训众而好镇抚之⑨，召诸司而劝之以令德⑩，见莫敖而告诸天之不假易也⑪。不然，夫岂不知楚师之尽行也⑫？”楚子使赖人追之⑬，不及。

莫敖使徇于师曰：“谏者有刑！”⑭及鄢，乱次以济⑮。遂无次，且不设备。及罗，罗与卢戎两军之⑯，大败之。莫敖缢于荒谷，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⑰。楚子曰：“孤之罪也。”皆免之。

宋多责赂于郑⑱，郑不堪命，故以纪、鲁及齐，与宋、卫、燕战。不书所战，后也⑲。

郑人来请修好。

【注释】

①御：即御者，驾驶车马的人。　②举趾（zhǐ止）：抬脚。心不固：防敌之心不坚固，即防备敌人之心已经浮动，故言“莫敖必败”。　③必济师：一定要增派军队。　④非众之谓：不在人数多的意思，即不在于益兵。

⑤小民：普通百姓；一说指士卒。训：训教，训诫。诸司：即诸有司，诸官员；一说指诸偏将。威：畏惧。　⑥狃（niǔ纽）：贪恃；习惯。蒲骚之役：指鲁桓公十一年屈瑕与斗廉大败郧师于蒲骚。　⑦自用：自以为是，即独断专行之意。小罗：轻视罗国。　⑧镇抚：镇压安抚，即以刑罚镇之，以言辞抚之；此有戒饬、督察莫敖之意。不设备：不设防备，即不对敌人设防。　⑨夫：犹彼，指斗伯比。训众：训戒大众。　⑩劝：劝勉，勉励。　⑪不假易：不会宽恕。假易：犹宽纵，宽恕，或饶恕。　⑫夫：指斗伯比。尽行：全部出发。　⑬赖：子爵国（在今湖北随县北），为楚的属国。　⑭徇（xùn训）：宣示，号令。于

师：在军中，向军中。有刑：要受刑罚。 ⑮鄢：水名，源出于湖北保康县西南，今名蛮河。乱次：混乱序列，即不守秩序。 ⑯卢戎：南蛮之国（在今湖北南漳县东北）。两军之：两面进军夹而击之，即罗军与卢戎军两面夹攻楚军。 ⑰荒谷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南）。群帅：指其他将领们。冶父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南）。听刑：听候处罚，即等待楚王的处罚。 ⑱责赂：索取贿赂，即索取财物。郑厉公立为郑君是由于宋国的力量，宋国因此向郑国索取贿赂。参见鲁桓公十一年《郑昭公奔卫》。 ⑲所战：指战争地点。《左传》未记此次战地。《公羊传》记战于鲁，《穀梁传》记战于纪。后说近是，不然为何把纪写在前面？后：晚，指鲁桓公到达晚了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三年春天，楚国屈瑕攻打罗国，斗伯比送行。回来路上，对他的御者说："莫敖一定失败，走路把脚抬得很高，防敌的心就不坚固了。"于是斗伯比进见楚王说："一定要增派军队。"楚王拒绝了。楚王回宫告诉夫人邓曼。邓曼说："大夫斗伯比的意思不在人数多，而是说君王要以信用来安抚普通百姓，以美德来训诫官员们，而以刑罚来使莫敖有所畏惧。莫敖骄满于蒲骚战役的胜利，将会自以为是，一定轻视罗国。君王如果不加戒饬和督察，他将会不设防备了吧！斗伯比大夫本来说的是请君王训诫大众并好好督察他们，召集官员们而以美德勉励他们，见到莫敖而告诉他上天是不会宽恕他的过错的。不是这样，斗伯比大夫难道不知道楚国军队已经全部出发了吗？"楚王派赖国人追赶屈瑕，没有追上。

莫敖派人在军中通令："敢于进谏的人要受到刑罚！"到达鄢水，楚军混乱了行列渡河。于是就没有秩序，并且又不设防。到达罗国，罗军与卢戎军两面夹击楚军，把楚军打得大败。莫敖吊死在荒谷，其他将领们自己囚禁在冶父听候处罚。楚王说："这是我的过错。"把将领们都赦免了。

宋国多次向郑国责求赂物，郑国忍受不了责赂的命令，所

以率领纪国、鲁国和齐国的军队，和宋国、卫国、燕国的军队交战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这次战争地点，是因为鲁桓公到达晚了。

郑国人来鲁国请求解怨修好。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会于曹，曹人致饩①，礼也。夏，郑子人来寻盟②，且修曹之会。

秋八月壬申，御廪灾③。乙亥，尝④。书不害也⑤。

冬，宋人以诸侯伐郑，报宋之战也⑥。焚渠门，入及大逵⑦。伐东郊，取牛首⑧。以大宫之椽归，为卢门之椽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桓公十四年（公元前698年）。　②子人：名语，郑伯之弟，其后为子人氏。　③八月壬申：八月十五日。御廪（lǐn凛）：储藏祭祀粮食的仓库。廪。仓廪。即粮仓。灾：指火灾。　④乙亥：八月十八日。　⑤不害：即无害，没有损害。杜预注："灾其屋，救之则息，不及谷，故曰书不害。"一说不害，不害怕，即不以御廪的火灾为惧。⑥报宋之战：报复在宋国的那次战役。宋之战，见鲁桓公十二年，鲁、郑因为宋国无信，而"盟于武父"，"遂帅师而伐宋"。　⑦渠门：郑国都城的城门名。大逵（kuí葵）：大道，指郑国都城内的四通八达的大路。　⑧东郊：郑国的东郊。牛首：郑郊，一说郑邑，故地在今河南通许县东北。即使是郑邑，也是靠近郑郊的邑。　⑨椽（chuán船）：房屋上的椽子。卢门：宋国郊城的城门名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四年春天，桓公和郑伯在曹国会见，曹国人赠送食物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夏天，郑国子人来鲁国重温过去盟会的友好，同时也是重温曹国的会见。

秋季八月十五日，储藏祭祀谷物的粮仓发生火灾。八月十八日，举行尝祭。《春秋》记载没有损害。

冬天，宋国人率领诸侯军攻打郑国，是为了报复在宋国那次战争。宋军烧了郑国都城的渠门，攻进都城到了城内的大街。攻打东郊，占领了牛首。把郑国太庙的椽子拿回宋国，做宋国卢门的椽子。

十 五 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，天王使家父来求车①，非礼也。诸侯不贡车服，天子不私求财②。

祭仲专，郑伯患之，使其壻雍纠杀之③。将享诸郊，雍姬知之④，谓其母曰："父与夫孰亲⑤？"其母曰："人尽夫也，父一而已，胡可比也⑥？"遂告祭仲曰："雍氏舍其室而将享子于郊，吾惑之，以告⑦。"祭仲杀雍纠，尸诸周氏之汪⑧。公载以出，曰："谋及妇人，宜其死也⑨。"夏，厉公出奔蔡。六月乙亥，昭公入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桓公十五年（公元前697年）。天王：即周天子。 ②贡：进贡。车服：即车子和章服，是在上者用来赐给在下的人。不私求：不私自求取。 ③其壻：他的女婿，指祭仲的女婿。壻，同"婿"，雍纠：郑

国大夫，祭仲的女婿。　④享诸郊，即在郊外宴饮他（祭仲）。雍姬：祭仲之女，雍纠之妻。之：指郊饮要杀祭仲之事。　⑤孰亲：谁最亲近，⑥人尽夫：女子出嫁之前，人人均可做丈夫。父一：父亲只有一个。⑦舍其室：不在他的家里。舍室，舍弃家，即不在家里。　⑧尸，陈尸，即暴露尸体示戮。杜预注："杀而暴其尸以示戮也。"周氏之汪：郑国都城一个水池。汪，池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周氏之汪，指郑大夫周氏之池。"　⑨谋及妇人：和妇人谋划。宜其死：其死应该，即他的死是活该的。　⑩乙亥：六月二十二日。昭公：即郑昭公，名忽，郑庄公之子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五年春天，周天子派家父来鲁国求取车辆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诸侯不进贡车辆和礼服，天子不能私自求取财物。

祭仲专权，郑厉公很担心，派祭仲的女婿雍纠杀掉他。雍纠要在郊外宴请祭仲，雍姬知道了，对她的母亲说："父亲和丈夫谁最亲近？"她母亲说："你出嫁之前，人人都可以做你的丈夫，父亲只有一个罢了，怎么能相比呢？"于是雍姬就告诉祭仲说："雍氏不在他的家里而要在郊外宴请您，我怀疑这件事，把它告诉您。"祭仲杀了雍纠，陈尸在周氏之汪。厉公装载雍纠的尸体逃亡了，说："和妇人谋划大事，他死得应该。"夏天，郑厉公逃亡到蔡国。六月二十二日，郑昭公回到郑国。

【原文】

许叔入于许①。

公会齐侯于艾，谋定许也。

秋，郑伯因栎人杀檀伯②，而遂居栎。

冬，会于袲，谋伐郑，将纳厉公也③。弗克而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许叔：即许穆公，名新臣，许庄公之弟，在位四十二年。　②栎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禹县）。檀伯：郑国守栎大夫。　③袲(yí移)：宋国地名（在今安徽宿县西）。厉公：郑厉公，名突，郑庄公之子，先后在位十二年。

【译文】

许叔进入许国。

鲁桓公和齐侯在艾地会见，为了谋划安定许国。

秋天，郑厉公靠着栎地人杀了檀伯，于是就居住在栎地。

冬天，桓公和宋公、卫侯、陈侯在袲地会见，谋划攻打郑国，准备护送郑厉公回国。诸侯军队没有取胜就撤兵回去了。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正月①，会于曹，谋伐郑也。

夏，伐郑。

秋七月，公至自伐郑，以饮至之礼也②。

冬，城向，书时也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桓公十六年（公元前696年）。　②饮至之礼：详见桓公二年《传》并注。　③向：此时向地（原是向国）已由莒国改属鲁国。时：适时，冬季筑城不妨害农时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六年春天正月，鲁桓公和宋公、蔡侯、卫侯在曹

国会见，谋划攻打郑国。

夏天，攻打郑国。

秋季七月，桓公攻打郑国回来，举行祭告宗庙大宴群臣之礼。

冬天，在向地筑城，《春秋》记载不妨害农时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卫宣公烝于夷姜，生急子，属诸右公子①。为之娶于齐而美，公取之，生寿及朔，属寿于左公子②。夷姜缢。宣姜与公子朔构急子③。公使诸齐，使盗待诸莘，将杀之④。寿子告之，使行⑤，不可，曰："弃父之命，恶用子矣⑥？有无父之国则可也⑦。"及行，饮以酒，寿子载其旌以先，盗杀之⑧。急子至，曰："我之求也⑨，此何罪？请杀我乎！"又杀之。二公子故怨惠公⑩。

十一月，左公子洩、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⑪。惠公奔齐。

【注释】

①卫宣公：名晋，卫庄公之子，桓公之弟，在位十九年。烝（zhēng征）：古代指与母辈通奸。杜预注："上淫曰烝。"夷姜：卫庄公之妾，宣公之庶母。急子：又作伋（jí急）子，卫宣公之子，夷姜所生。右公子：名职。为何称右公子，不得其详。杜预注："左右媵（yìng硬）之子，因以为号。"孔疏："此左右公子，盖宣公之兄弟也。"　②公：指卫宣公。寿：卫宣公之子，宣姜所生。朔：即卫惠公，宣公之子，宣姜所生，左公子：名洩。　③构：诬陷。构急子，即向宣公进谗言，陷害急子。　④使诸齐：即派他出使到齐国。莘（shēn身）：卫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莘县北），是卫、齐两国的边界，地势狭窄，便于行刺。　⑤使行：让他逃走。行，此指逃走。

⑥用子：用得着儿子。 ⑦无父之国：没有父亲的国家。则可：就可以逃到那里。 ⑧及行：等到临走。 饮以酒：让他喝醉酒。载其旌：车上载着他的旗帜。先：指先走，即走在前面。之：指寿子。 ⑨我之求：即求我，要杀的是我。 ⑩二公子：指左右二公子。惠公：即公子朔。 ⑪公子黔牟：卫宣公之子，左右公子立他为卫君，在位七年。鲁庄公八年，齐纳惠公，放黔牟于周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卫宣公和他的庶母夷姜通奸，生了急子，把他嘱托给右公子。卫宣公为急子在齐国娶妻，因这个女子很美，宣公便自己娶了她，生了寿和朔，把寿嘱托给左公子。夷姜上吊死了。宣姜和公子朔诬陷急子。卫宣公派急子出使齐国，让贼人在莘地等着，打算杀掉他。寿子把这件事告诉了急子，让他逃走。急子不同意，说："抛弃父亲的命令，哪里还用得着儿子？要是有没有父亲的国家，我就逃到那里去。"等到急子临走，寿子用酒把他灌醉了，寿子车上载着急子的旗帜先走，贼人杀了寿子。急子赶到，说："要杀的是我，他有什么罪？请杀我吧！"贼人又杀了急子。左、右二公子因此怨恨惠公。

鲁桓公十六年十一月，左公子洩、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为国君。卫惠公逃亡到齐国。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盟于黄①，平齐、纪，且谋卫故也。

及邾仪父盟于趡，寻蔑之盟也②。

夏，及齐师战于奚，疆事也③。于是齐人侵鲁疆，疆吏来告④。公曰："疆埸之事，慎守其一，而备其不

虞，姑尽所备焉，事至而战，又何谒焉⑤？”

蔡桓侯卒，蔡人召蔡季于陈⑥。秋，蔡季自陈归于蔡，蔡人嘉之也⑦。

伐邾，宋志也⑧。

冬十月朔，日有食之⑨。不书日，官失之也⑩。天子有日官，诸侯有日御⑪。日官居卿以底日⑫，礼也。日御不失日⑬，以授百官于朝。

初，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，昭公恶之，固谏不听⑭。昭公立，惧其杀己也。辛卯，弒昭公而立公子亹⑮。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。公子达曰⑯：“高伯其为戮乎！复恶已甚矣⑰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鲁桓公十七年（公元前695年）。黄：齐国邑名，是从鲁国到齐国所经之地（在今山东虞淄川县城东北）。　②趡（cuǐ璀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和邹县之间）。　蔑之盟：见隐公元年《传》并注。　③奚：地名（在今山东滕县南）。疆事：边境军事冲突。　④疆吏：边境地方官吏。　⑤埸（yì易）：边境，疆界。　其一：指本国边界，即自己一边。　事至：有了军情。　谒：犹言报告，请示。　⑥蔡季：蔡侯之弟。杜预注：“桓侯无子，故召季而立之。”　⑦嘉：赞许。　⑧志：愿望，意愿。　⑨朔：即阴历每月的第一天。　日有食之：即日蚀。　⑩官：掌管天象的史官。　⑪日官：天子日官为太史。　日御：诸侯的史官。　⑫居卿：居于卿的地位。杜预注：“日官，天子掌历者，不在六卿之数而位从卿，故言居卿也。”　底（zhǐ纸）：致，在此犹言推算。　⑬不失日：不失天时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天子之日官定历以颁于诸侯，诸侯之日御奉之以授百官。”　⑭高渠弥：亦称高伯，郑国大夫，后晋升为卿。　⑮辛卯：十月二十二日。　公子亹（wěi委）：郑庄公之子，昭公之弟，在位一年。　⑯公子达：鲁国大夫。　⑰复恶：报

恶，犹言报怨仇。复，报复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七年春天，桓公和齐侯、纪侯在黄地结盟，是调解齐、纪两国的和好，并且为了谋划攻打卫国的缘故。

桓公和邾仪父在趡地结盟，为了重申蔑地的盟约。

夏天，鲁军和齐军在奚地发生战争，是边界冲突。当时齐国人侵犯鲁国边境，边境官吏前来报告。桓公说："边境上的事情，谨慎地防守自己一边，并预防发生意外，姑且尽力设防就是了，发现敌情就迎战，又何必请示呢？"

蔡桓侯死，蔡国人把蔡季从陈国召回。秋天，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，因为蔡国人赞许他。

进攻邾国，这是宋国的意愿。

冬季十月初一，日蚀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日子，这是史官的失误。天子设有日官，诸侯设有日御。日官居于卿的地位推算历象，这是合于礼的。日御不遗漏历象，在朝廷上把它授给百官。

起初，郑庄公要用高渠弥做卿，昭公讨厌他，坚决劝阻而庄公没有听从。昭公即位，高渠弥害怕昭公杀掉自己。十月二十二日，高渠弥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亹做国君。君子认为昭公了解他所厌恶的人了。公子达说："高伯恐怕要被诛戮了！报仇报得太过分了。"

十 八 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，公将有行，遂与姜氏如齐①。申繻曰："女有家，男有室，无相渎也②，谓之有礼。易此必

败③。”公会齐侯于泺④，遂及文姜如齐。齐侯通焉⑤。公谪之，以告⑥。

夏四月丙子⑦，享公。使公子彭生乘公，公薨于车⑧。

鲁人告于齐曰：“寡君畏君之威，不敢宁居⑨，来修旧好，礼成而不反⑩，无所归咎，恶于诸侯⑪。请以彭生除之⑫。”齐人杀彭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鲁桓公十八年（公元前694年）。齐侯：齐襄公。　行：出行，外出，指到齐国。　姜氏：即文姜，鲁桓公夫人，齐襄公之妹。　②家：丈夫之家，此指丈夫。　室：妻子之室，此指妻子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家室犹夫妻也。”　渎（dú独）：轻慢。杜预注：“女安夫之家，夫安妻之室，违此则为渎。”　③易：犹违反。　此：指夫妻之礼。　④泺（luò洛）：地名（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）。　⑤通：犹通奸。　⑥谪（zhé哲）：谴责，责骂。　之：指文姜。　以告：即“以之告”，把鲁桓公责骂她的事，告诉齐襄公。　⑦丙子：四月初十。　⑧乘公：助桓公登车。　公薨于车：桓公死在车中。按：公子彭生力大，在助鲁桓公上车时，将桓公的肋骨拉坏致死。　⑨宁居：安居。　⑩礼成：礼仪完成。　⑪归咎：归罪，追究罪责。咎，罪责。　恶：指恶名，即恶劣的名声。　⑫除：清除，消除。

【译文】

鲁桓公十八年春天，桓公打算出行，和姜氏到齐国去。鲁大夫申繻说：“女人有丈夫，男人有妻子，不可以互相轻慢，这叫做有礼。违反这点必然遭祸事。”鲁桓公在泺地会见齐襄公，于是就和夫人文姜到了齐国。齐襄公和文姜通奸。桓公责骂了文姜，文姜把这事告诉了齐襄公。

夏季四月初十，齐襄公设享礼招待鲁桓公。齐襄公让公子

彭生帮助桓公登车，鲁桓公死在车中。

鲁国人告诉齐国说："寡君畏惧君王的威严，不敢安居，来贵国重修旧日的友好，礼仪完成却没有回国，又没有地方追究罪责，在诸侯中有了不好的名声。请以彭生消除这种影响。"齐国人杀了彭生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齐侯师于首止① 子亹会之，高渠弥相。七月戊戌，齐人杀子亹而辕高渠弥②，祭仲逆郑子于陈而立之③。是行也，祭仲知之，故称疾不往。人曰："祭仲以知免。"仲曰："信也④。"

【注释】

①齐侯：指齐襄公。 师：指率师，率领军队。 首止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东南），靠近郑国。 ②戊戌：七月初三。 辕（huán环，又读huàn换），古代用车分裂人体的酷刑。 ③郑子：即子仪，郑庄公之子，昭公之弟，在位十三年。 ④信：的确，实在。

【译文】

十八年秋天，齐襄公率领军队驻扎在首止，郑国子亹会见齐侯，高渠弥做首席随员。七月初三，齐人杀了子亹而把高渠弥车裂分尸。祭仲到陈国迎接郑子而立他为国君。这次去会见，祭仲知道情况，所以假称有病没有去。有人说："祭仲因为有先见之明所以免祸。"祭仲说："那是实在的话。"

【原文】

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①。辛伯告王②，遂与王杀周公黑肩。王子克奔燕。

初，子仪有宠于桓王，桓王属诸周公③。辛伯谏曰："并后、匹嫡、两政、耦国④，乱之本也。"周公弗从，故及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庄王：名佗，桓王太子，在位十五年。王子克：即子仪，庄王之弟。　②辛伯：周王室大夫。　③属：同"嘱"。　④并后：姬妾等同王后。　匹嫡：庶子等同嫡子。匹，比，相等。　两政：掌权大臣两人。政，即正卿。　耦国：两个国都，即大城与国都相对抗。杜预注："妾如后，庶如嫡，臣擅命，都如国。"　⑤及：及于难，即遭到祸难。

【译文】

周公黑肩想要杀掉庄王而立王子克。辛伯报告庄王，于是就和庄王杀了周公黑肩。王子克逃奔到燕国。

起初，王子克受到桓王宠爱，桓王把他嘱托给周公黑肩。辛伯劝谏说："媵妾等同王后，庶子等同嫡子，二卿同时掌权，大城和国都一样，这是祸乱的根本原因。"周公黑肩不同意，所以遭到祸乱。

庄　公

（元年——三十二年）

庄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不称即位，文姜出故也①。

三月，夫人孙于齐，不称姜氏，绝不为亲②，礼也。

秋，筑王姬之馆于外，为外③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庄公元年（公元前693年）。即位：指庄公即位。文姜：鲁桓公夫人，庄公的生母。出：指在齐国。鲁桓公死在齐国，文姜未随丧归，及庄公即位，文姜尚未回鲁国。　②亲：指母子之亲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绝不为亲者，以文姜有杀夫之罪，庄公宜恤父之被杀而绝母子之亲。"　③王姬：周王的女儿。外：此指城外，一说宫外。为外：王姬不是鲁国的女子，故言外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元年春天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庄公即位，是因为文姜在外没有回鲁国的缘故。

三月，夫人到了齐国，《春秋》记载没有称姜氏，是由于断绝了母子关系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秋天，鲁国在城外建造王姬的行馆，因为王姬不是鲁国的女子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二　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冬，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，书奸也①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庄公二年（公元前692年）。禚（zhuó浊），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境内），为齐、鲁、卫三国分界之地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年冬天，夫人姜氏和齐侯在禚地相会，《春秋》记载此事，是由于他们通奸。

三　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溺会齐师伐卫，疾之也①。

夏五月，葬桓王，缓也②。

秋，纪季以酅入于齐，纪于是乎始判③。

冬，公次于滑④，将会郑伯，谋纪故也。郑伯辞以难。凡师一宿为舍，再宿为信，过信为次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庄公三年（公元前691年）。溺：即公子溺，鲁国大夫。疾：讨厌，厌恶。杜预注："溺，鲁大夫。疾其专命而行，故去氏。"　②缓：迟缓。　③纪季：纪侯之弟。酅（xī希）：纪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淄博市东）。

判：分，指纪国分为二。纪侯居纪，纪季以鄑入齐而为附庸。 ④滑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西北）。另有滑国（在今河南偃师县），鲁庄公无理由到此远地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三年春天，公子溺会合齐军攻打卫国，《春秋》称溺是厌恶他。

夏季五月，安葬周桓王，下葬迟缓了。

秋天，纪季带着鄑地归入齐国为附庸，纪国从此开始分为二。

冬天，鲁庄公住在滑地，准备会见郑伯，谋划纪国的事情。郑伯以国内不安定为由加以推辞。凡是军队在外住一宿叫做舍，住两宿叫做信，过了两宿叫做次。

四 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，王三月，楚武王荆尸①，授师子焉②，以伐随。将齐③，入告夫人邓曼曰："余心荡④。"邓曼叹曰："王禄尽矣⑤。盈而荡，天之道也⑥。先君其知之矣，故临武事，将发大命⑦，而荡王心焉。若师徒无亏，王薨于行⑧，国之福也。"王遂行，卒于横木之下⑨。令尹斗祁、莫敖屈重除道梁涇，营军临随⑩。随人惧，行成。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，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⑪。济汉而后发丧⑫。

纪侯不能下齐⑬，以与纪季。夏，纪侯大去其国，违齐难也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庄公四年（公元前690年）。楚武王：名通，在位五十一年。荆尸：楚国陈兵之法。杜预注："尸，陈也。荆亦楚也，更为楚陈兵之法。"　②授师子（jié洁）：授给军队戟，孑，古代兵器名，即兼有勾与刺两种作用的武器。　③齐：同"斋"，斋戒。因在太庙授兵器，故须先斋戒。　④心荡：心动荡，犹言心跳。　⑤禄尽：犹言将死。　⑥盈：满。天之道：自然的道理。天，此指自然。　⑦临武事：面临战争的事，此指伐随之事。大命：重大的命令，指征伐的命令。　⑧师徒：军队。无亏：没有亏损，即没有损失。于行：在行军中，即路上。　⑨樠（mán蛮）下：樠树下面。樠，树名。　⑩令尹：楚国官名，相当于宰相。莫敖：楚国官名，相当于司马。除道：犹开路。除，开通之意。梁：即修筑桥梁，用作动词。滠（zhà诈，又读zhā渣）：水名，亦叫扶恭河，源出湖北随县西北鸡鸣山，东南流入涢水。梁滠，在滠水上筑桥。营：筑营垒。临随：兵临随国城下。　⑪汉汭（ruì锐）：汉水的转弯处。汭，水转弯的地方。　⑫济汉：渡过汉水。发丧：宣布楚武王死的消息。　⑬下齐：屈已服属齐国。庄公三年纪季"以鄑入于齐后，纪国已分为二，此时纪侯又将他的一半给了纪季。　⑭大去：犹言永远离开。违：避开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四年春天，周历三月，楚武王使用楚国陈兵之法，把戟发给士兵，去攻打随国。正要斋戒，楚王回到宫里告诉夫人邓曼说："我心跳。"邓曼叹息说："君王的福禄到头了。满了就会动摇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先君大概知道了，所以面临作战，要发布重大的命令，而使君王心跳。如果军队没有亏损，君王死在行军路上，这就是国家的福了。"楚武王于是出征，死在樠树的下面。令尹斗祁、莫敖屈重开路前进，在滠水上架桥，修筑军队营垒，兵临随国城下。随国人害怕，求和。莫敖以楚王的名义进入随国和随侯结盟，并且邀请随侯在汉水转弯处会见，然后退兵回国。楚军渡过了汉水而后宣布楚武王死的消息。

纪侯不能屈从齐国，把自己所属的土地全部给了纪季。夏天，

纪侯永远离开了他的国家，避开齐国的祸难，

五 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秋，郳犁来来朝，名，未王命也①。

冬，伐王，纳惠公也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庄公五年（公元前689年）。郳（ní尼），即小邾，一地二名，附庸国（在今山东滕县东，一说在今山东枣庄市西北）。犁来：小邾国君的名。未王命：没受周天子的爵命。 ②惠公：即卫惠公，名朔，宣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年。鲁桓公十六年出奔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五年秋天，郳犁来来鲁国朝见，《春秋》记载他的名字，是因为他还没有得到周天子的封爵。

冬天，庄公会同齐、宋、陈、蔡四国军队攻打卫国，护送卫惠公回国。

六 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，王人救卫①。夏，卫侯入，放公子黔牟于周，放宁跪于秦②，杀左公子洩、右公子职，乃即位。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矣③。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，而后立衷焉④。不知其本，不谋；知本之不枝，

弗强⑤。《诗》云:“本枝百世⑥。”

冬，齐人来归卫宝，文姜请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庄公六年（公元前688年）。王人：犹言周王室之官，即周天子的属官。《春秋》：“王人子突救卫。”　②卫侯：指卫惠公。宁跪：卫国大夫。　③不度（duó夺）：指不度量本末。　④衷：适当，指用适当的方式。　⑤不枝：即无枝叶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本枝，根本与枝叶。本之不枝，犹言虽有根，而不生枝叶；即其人虽当立，然而孤立无助，不能安国家，固后世。”　⑥本枝百世：本和枝百世不凋残，即指本宗、支庶百世不绝。此为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第二章中的一句诗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六年春天，周王的官员率领军队救援卫国。夏天，卫惠公回到卫国，把公子黔牟放逐到成周，把卫大夫宁跪放逐到秦国，杀了左公子泄、右公子职，于是就即位为国君。君子认为两个公子立黔牟为君是不度量本末。能够巩固地位的人，必须对本末各方面加以衡量，然后用适当的方式立他为国君。不了解他的根本，就是缺乏谋略；虽知道有根本而没有枝叶，就不能勉强。《诗经》说：“有本有枝百世不凋残。”

冬天，齐国人前来归还卫国的宝器，这是因为文姜的请求。

【原文】

楚文王伐申，过邓①。邓祁侯曰：“吾甥也②。”止而享之。骓甥、聃甥、养甥请杀楚子，邓侯弗许③。三甥曰④：“亡邓国者，必此人也。若不早图，后君噬齐，其及图之乎⑤？图之，此为时矣⑥。”邓侯曰：“人将不食吾余⑦。”对曰：“若不从三臣，抑社稷实不血食，而君焉取

余⑧？”弗从。还年⑨，楚子伐邓。十六年，楚复伐邓，灭之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文王：名赀（zī资），武王之子，在位十五年。申：国名，姜姓，侯爵，伯夷之后，隐公元年见《传》，后入楚为申邑（在今河南南阳市）。②邓祁侯：邓国国君。吾甥：我的外甥。楚文王是武王夫人邓曼所生，邓曼是邓祁侯夫人的姊妹，故称外甥。③骓（zhuī追）甥、聃（dān担）甥、养甥：都是邓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皆邓甥仕于舅氏也。”④三甥：指骓甥、聃甥、养甥。⑤后君：指以后的国君。噬（shì逝）齐：咬自己肚脐，人不能自己咬自己的肚脐，此是比喻不可能做到之意。⑥为时：正是时候。⑦吾余：我的剩余，即我剩余的东西，指贱视唾弃他的意思。⑧三臣：指骓甥、聃甥、养甥。抑：语首助词，无实义。不血食：得不到祭享。血食，受祭祀。⑨还年：回来那年，即攻打申国回来那一年。⑩十六年：指鲁庄公十六年。复：又次，再次。

【译文】

楚文王攻打申国，路过邓国。邓祁侯说：“他是我的外甥。”把他留住并设享礼招待他。骓甥、聃甥、养甥请求杀掉楚文王，邓侯不答应。三甥都说：“灭亡邓国的，必定是这个人。如果不早图谋，以后的国君好比咬自己的肚脐，难道还能来得及图谋他吗？图谋他，现在正是时候了。”邓侯说：“如果这样做人们就会不吃我的剩余了。”三个人回答说：“如果不听我们三个臣子的话，社稷之神就得不到祭享，而君王到哪里去取得剩余呢？”邓祁侯还是不听从。攻打申国回来那一年，楚文王进攻邓国。鲁庄公十六年，楚国又来攻打邓国，灭亡了它。

七　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，文姜会齐侯于防①，齐志也。

夏，恒星不见②，夜明也。星陨如雨③，与雨偕也。

秋，无麦苗，不害嘉谷也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庄公七年（公元前687年）。防：鲁地，见隐公九年注。
②恒星：常见的星。　③陨：坠落。如：而。杜预注："如，而也。"
④嘉谷：黍稷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黍稷谓之嘉谷者，以供祭祀也。"杜预注："黍稷尚可更种，故曰不害嘉谷。"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七年春天，文姜和齐侯在防地相会，这是齐侯的意愿。

夏天，常见的星星看不到了，是因为夜空明亮的缘故。星星坠落而且下着雨，是和雨一起落下来的。

秋天，麦子不收地里无苗，没有影响黍稷的收成。

八　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治兵于庙①，礼也。夏，师及齐师围郕。郕降于齐师。仲庆父请伐齐师②。公曰："不可。我实不

德，齐师何罪？罪我之由③。《夏书》曰：'皋陶迈种德，德乃降④。'姑务修德，以待时乎！"秋，师还。君子是以善鲁庄公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庄公八年（公元前686年）。治兵：指授给军队兵器。②仲庆父：鲁桓公之子，其后为三桓之孟孙氏，亦称仲孙氏。③我之由：由我招致来的。④《夏书》：《尚书》中纪夏代之书称《夏书》，即《禹贡》、《甘誓》、《五子之歌》、《胤征》共四篇。近人多以《禹贡》为后人伪作，《五子之歌》和《胤征》为《古文尚书》，《甘誓》可能本是《商书》的一部分。皋陶（yáo摇）：传说为舜的贤臣，掌刑狱之事。迈：借为"励"，勉励。种德：培育德行。种，培育。德乃降：德行具备，别人自然来降服。⑤善：赞美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八年春天，在太庙发给军队武器，这是一种礼仪。夏天，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。郕国向齐军投降。仲庆父请求攻打齐军。庄公说："不可。我实在缺少德行，齐军有什么罪？罪是由我招致来的。《夏书》说：'皋陶勉励培育德行，德行具备别人自然来降服。'我们姑且致力于修养德行，来等待时机吧！"秋天，鲁国军队回国。君子因此赞美鲁庄公。

【原文】

齐侯使连称、管至父戍葵丘①。瓜时而往②，曰："及瓜而代③。"期戍④，公问不至⑤。请代⑥，弗许；故谋作乱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⑦，生公孙无知⑧，有宠于僖公，衣服礼秩如適⑨。襄公绌之，二人因之以作

乱⑩。连称有从妹，在公宫，无宠⑪，使间公，曰："捷，吾以女为夫人⑫。"

冬十二月，齐侯游于姑棼，遂田于贝丘⑬。见大豕，从者曰："公子彭生也⑭。"公怒曰："彭生敢见⑮！"射之，豕人立而啼⑯。公惧，队于车，伤足，丧屨⑰。

反，诛屨于徒人费⑱。弗得，鞭之见血⑲。走出，遇贼于门，劫而束之⑳。费曰："我奚御哉㉑！"袒而示之背㉒，信之。费请先入，伏公而出斗㉓，死于门中。石之纷如死于阶下㉔。遂入，杀孟阳于床㉕。曰："非君也，不类㉖！"见公之足于户下，遂弑之；而立无知㉗。

初，襄公立，无常㉘。鲍叔牙曰："君使民慢，乱将作矣㉙！"奉公子小白出奔莒㉚。

乱作，管夷吾、召忽奉公子纠来奔㉛。

初，公孙无知虐于雍廩㉜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：国名，姜姓侯爵。周武王时，太公望受封于齐（在今山东临淄县）。到了战国时期，齐臣田氏篡齐，为当时七雄之一。齐侯：即齐襄公，名诸儿，齐僖公之子，为齐国第十四君，在位十二年。齐是侯爵国，故称其国君为齐侯。连称：齐国大夫。管至父：齐国大夫。戍：防守，即用兵守边。葵丘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临淄县西）。　②瓜时而往：正值七月瓜熟的时候出兵防边。瓜时，即七月瓜熟之时。　③及瓜而代：到明年瓜熟之时，就派人去替代你们。及瓜，到来年瓜熟之时。　④期（jī基）戍：一年的防守期限已满。　⑤公问不至：襄公的遣代命令还不到。　⑥请代：连称和管至父请求襄公派人来替代。　⑦僖公：即齐僖公，

名禄父，齐国第十三君，在位三十三年。母弟：同母所生的弟弟。夷仲年：齐襄公的叔父，公孙无知之父。 ⑧公孙无知：襄公的从弟，连称和管至父弒襄公立他为齐君，因虐待齐大夫雍廪，于鲁庄公九年春，为雍廪所杀，在位不满一年。 ⑨礼秩：礼数品秩，爵禄的次第，也就是指元知所享受的待遇。如适（dí敌）：同嫡子一样，指僖公对待公孙无知同襄公一样。 ⑩绌（chù黜）：同“黜”，减削，贬低。二人：指连称和管至父。因之：借口反对襄公减削无知享受的待遇，即借口拥立无知。 ⑪从妹，叔伯妹妹，即同祖父的兄妹。公宫：襄公的宫中。 ⑫间（jiàn见）公：窥探襄公行动，即寻找襄公的空隙。捷：克，成事，指谋杀襄公成功的事。吾以女为夫人：我将你封为夫人。女，同“汝”。 ⑬游：游乐。姑棼（fén焚）：齐地名（在今山东博兴县附近）。田：同“畋”（tián田），射猎，打猎。贝丘：齐地名（在今山东博兴县南）。 ⑭豕（shǐ史）：猪，这里指野猪。公子彭生：是齐襄公同姓的贵族。鲁襄公四年，公子彭生受襄公所使，害死鲁桓公（事见《左传》桓公十八年）。后来因鲁国质问，襄公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，而归罪于公子彭生，并杀死彭生而谢罪鲁人。公子彭生的死是冤枉的，本文写他变为野猪来向襄公索命。 ⑮敢见：怎敢在我面前出现。 ⑯豕人立而啼：野猪像人似的站起来啼叫。人立，像人似的站起来。 ⑰队于车：从车上跌下来。丧屨（jù据）：丢失了鞋。 ⑱诛屨：追问鞋的下落。徒人：徒役的人，即供国君使役的小臣。费：人名，是襄公使役的徒人。 ⑲鞭之见血：徒人费被鞭打得遍体流血。 ⑳走出：指徒人费被打后跑出宫门。贼：指作乱的人。劫而束之：作乱的人将徒人费捉住捆起来。 ㉑我奚御哉：我哪是抵御你们的呢。 ㉒袒而示之背：徒人费脱下衣服，把背上伤痕给作乱的人看。

㉓费请先入：徒人费假托察探襄公动态为名，向作乱者请求先进宫。这是徒人费的假意。伏公：将襄公隐藏起来。出斗：出来同作乱者格斗。

㉔石之纷如：人名，齐襄公的小臣，也是为保护襄公同作乱者斗死的。

㉕孟阳：人名，齐襄公的小臣，假装襄公，被作乱者杀死在襄公的床上。 ㉖不类：不像，指孟阳不像齐襄公。 ㉗户下：门的下面。立无知：指作乱的人拥立无知为齐国国君。 ㉘无常：政令无常。从瓜期不代，可见齐襄公派军戍边无固定期限；从作乱者只杀襄公三名小臣，可见襄公左右已无正人。 ㉙鲍叔牙：齐国大夫，是公子小白的师傅，亦称鲍叔。少与管仲友善，在南阳（在今河南获嘉县北）曾合伙经过商，

鲍叔牙知管仲贤而贫，分钱多与管仲。鲍叔牙事齐桓公为君时，向桓公推荐管仲为相，辅佐齐桓公卒成霸业。君使民慢：齐襄公政令无常，迫使百姓生慢心。因此，鲍叔牙预见地说："乱将作矣"。　㉚公子小白：齐僖公的庶子（僖公妾所生），襄公的弟弟。襄公为君无道，小白出奔莒。鲁庄公九年（公元前685年）公孙无知被杀，公子小白返齐即位，号称桓公。桓公为齐国第十五君，在位四十三年。他在位朝间，九合诸侯，为春秋时五霸之一。　㉛乱作：弑襄公之乱发生了。管夷吾：字仲，初事公子纠，后事齐桓公为相，助桓公成霸业，桓公尊他为仲父。召忽：齐国大夫，公子纠的亲信，他与管仲均是公子纠的师傅。公子纠：公子小白的庶兄。　㉜雍廪：齐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齐襄公派遣大夫连称、管至父领兵防守葵丘。正逢上七月瓜熟的时候出兵，因而襄公对连、管二人说："到明年瓜熟的时候，就派人去替换你们。"一年的防守期限已经满了，襄公替换的命令还不到。连称和管至父请求襄公派人来接防，襄公没有答应；所以连称和管至父暗中策划作乱（指杀襄公）。齐僖公的同母弟弟名叫夷仲年，生了公孙无知，公孙无知深受僖公的宠爱，他所穿的衣服和所享受的待遇同嫡子一样。襄公即位以后，将无知的享受待遇减削了，连称、管至父二人借口反对襄公贬退无知而作乱。连称有个从妹，在襄公的宫中，不被宠爱，连称让她窥探襄公的行动好乘机动手，并传达无知的话说："如果谋杀国君能够成功，我封你做夫人。"

鲁庄公八年冬季十二月，齐襄公到姑棼游乐，就在贝丘地方射猎。襄公发现一只大野猪，随从的人说，"那是公子彭生。"襄公大怒说："彭生怎敢在我面前出现！"就用箭射它，那只野猪像人似的站起来啼叫。襄公很害怕，从车上跌下来，撞伤了脚，丢失了鞋。

齐襄公出游归来，向名叫费的随从小臣追问鞋的下落。费没有找到鞋，被襄公用鞭子打得遍体流血。费被打后跑出宫门，在门外正遇上了作乱的人，作乱者将费捉住用绳子捆起来。费说：

“我哪里是抵御你们的呢!”边说边脱下衣服，将背上鞭打的伤痕给那些作乱的人看，作乱者相信了他的话。费向作乱者请求先进宫去，进入宫中他先将襄公隐藏起来，然后出来同作乱的人格斗，结果斗死在宫门里。襄公的小臣石之纷如斗死在阶下。于是，作乱的人都进入宫中，将孟阳杀死在襄公的床上。接着说：“杀死的不是国君呀，不像他!”他们看见襄公的脚露在门的下面，于是将他从门后拖出来杀了；就立公孙无知为齐国的国君。

当初，齐襄公即位的时候，就是政令无常。齐国大夫鲍叔牙说：“做国君的使百姓产生轻慢之心，那就要发生变乱了!”于是，保护公子小白逃到莒国去。

齐国发生了内乱，管仲、召忽护卫着公子纠逃到鲁国来。

起初，公孙无知虐待齐国大夫雍廪。

九 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①，雍廪杀无知。

公及齐大夫盟于蔇②，齐无君也。

夏，公伐齐，纳子纠③。桓公自莒先入④。秋，师及齐师战于乾时，我师败绩⑤。公丧戎路⑥，传乘而归⑦。秦子、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，是以皆止⑧。

鲍叔帅师来言曰⑨：“子纠亲也，请君讨之⑩；管、召仇也，请受而甘心焉⑪。”乃杀子纠于生窦⑫。召忽死之⑬。管仲请囚，鲍叔受之⑭。及堂阜而税之⑮。归而以告⑯，曰：“管夷吾治于高傒，使相可也⑰。”公从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庄公九年（公元 前685年）。　②蔇（xì戏，又读jì既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枣庄市东南，旧说在山东峄县东）。　③纳子纠：护送公子纠归国为君。　④先入：先回到齐国。因莒距离齐国较鲁距离齐国为近，因而公子小白在公子纠之先返齐即位。　⑤乾（gān干）时，齐地名（在今山东博兴县南）。　⑥公丧戎路：鲁庄公抛弃了自己乘的兵车。戎路，兵车，指诸侯所乘的兵车。　⑦传乘而归：转乘别的兵车逃回鲁国。⑧秦子、梁子：两个人名，是鲁庄公的车御和戎右。以公旗辟于下道，打着庄公的帅旗故意从旁道逃跑。鲁庄公战败弃车恐怕被齐军擒获，故使秦子、梁子二人打着他的帅旗从旁道逃，误引齐军追他俩，保证自己安全逃脱。皆止：都被擒获，指秦子、梁子全被齐军所获。　⑨来言：来到鲁国对鲁君说，指鲍叔牙领军威逼鲁庄公。　⑩亲：公子纠是公子小白之兄，故鲍叔牙说子纠是桓公之“亲”。请君讨之：请鲁君杀掉他。　⑪管、召：即管仲和召忽。管仲辅助公子纠争位，为此管仲还射桓公一箭，幸而射中带钩，桓公才免于死亡，故管仲是桓公的仇人。请受：请鲁君将活人交给我。甘心：快心，指桓公亲手杀死仇人管仲以快心意。其实，鲍叔牙向鲁君要回管仲，目的是推荐给桓公为相。故上面所说的，都是鲍叔牙欺骗鲁君的话。　⑫生窦：鲁地名（在今山东菏泽县北）。　⑬召忽死之：召忽为公子纠被杀而自杀。召忽是子纠的亲信，故甘心同死。

⑭请囚：请求就缚送齐。说明管仲有辅佐桓公之心。受之：接押管仲。　⑮堂阜：齐地名（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北）。税：同“脱”，释放，指解去管仲的囚缚。　⑯归而以告：回到齐国鲍叔牙将这件事告诉了齐桓公。　⑰治于高傒（xī希）：治理政事的才能胜过高傒。高傒，即高敬仲，齐国的上卿。使相可也：可以用他为国相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九年春天，雍廪杀了公孙无知。

庄公和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，是因为齐国没有国君。

夏天，鲁国国君庄公率兵征讨齐国，护送公子纠回齐国为君。齐桓公小白从莒国先回到了齐国即位。这一年秋天，鲁军与齐军在齐国乾时地方战斗起来，结果鲁军大败。鲁庄公抛弃了自

已乘的兵车，转乘别的战车逃回鲁国。鲁庄公的车御秦子。车右梁子为了掩护庄公逃走，打着庄公的帅旗故意从别的道路逃跑，引诱齐军追赶他们，因此秦子、梁子全被齐军擒获。

鲍叔牙乘胜率领齐军来到了鲁国，威逼鲁庄公说："公子纠是齐君的哥哥，请鲁君为我杀掉他；管仲和召忽是齐君的仇人，请鲁君将活人交给我，送给齐君亲手杀他们以快心意。"于是，鲁庄公就在生窦地方将公子纠杀死。召忽为公子纠的死难而自杀了。管仲请求就缚，鲍叔牙就押了管仲回齐。到了齐地堂阜，鲍叔牙将管仲释放了。鲍叔牙回到齐都，把这件事告诉了齐桓公，并劝谏说："管仲治理政事的才能，胜过齐国上卿高傒，可以用他为相。"齐桓公采纳了鲍叔的建议，拜管仲做齐国的国相。

十 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①，齐师伐我。公将战，曹刿请见②。其乡人曰："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③？"刿曰："肉食者鄙④，未能远谋。"乃入见。

问："何以战⑤？"公曰："衣食所安⑥，弗敢专也⑦，必以分人⑧。"对曰："小惠未徧⑨，民弗从也⑩。"公曰："牺牲玉帛⑪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⑫。"对曰："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⑬。"公曰："小大之狱⑭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⑮。"对曰："忠之属也⑯，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。"公与之乘⑰，战于长勺⑱。

公将鼓之⑲。刿曰："未可。"齐人三鼓⑳，刿曰："可矣。"齐师败绩㉑。公将驰之㉒。刿曰："未可。"下视其

辙㉓，登轼而望之㉔，曰："可矣。"遂逐齐师㉕。

既克，公问其故㉖。对曰："夫战，勇气也㉗。一鼓作气㉘，再而衰㉙，三而竭㉚。彼竭我盈㉛，故克之。夫大国难测也，惧有伏焉㉜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㉝故逐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庄公十年（公元前684年）。　②曹刿：鲁国大夫。请见：请求进见。　③肉食者：即食肉者，指做大官的人；也有解作"有权位的人"。何间（jiàn见）焉：何必参与呢？　④鄙：鄙陋，浅陋，即目光短浅。　⑤何以战：凭什么条件去作战呢？　⑥衣食所安：衣食这些用来安生的东西。也有解作"安身之物"或"养生之物"。　⑦专：专有，独占，即独自享用。　⑧必以分人：一定要拿一些分给别人。"必以分人"即"必以之分于人"。　⑨小惠：小的恩惠，即小恩小惠。未徧：没有普遍。　⑩民弗从也：民众不会跟从您去死战的。　⑪牺牲：祭祀用的牲畜，即牛、羊、猪之类。玉帛：祭祀用的宝玉和丝绸等物。　⑫加：夸大，虚报。信：守信，诚实。古代祭祀物都有常数，庄公说他在祝辞中，不敢以小报大，以恶报美，总是对鬼神讲信用。　⑬未孚：未被信任，即还不足以取得鬼神的信任。弗福：不保佑，指鬼神不会保佑庄公打胜仗。　⑭小大之狱：一切大小诉讼案件。　⑮察：明察，明确判断，即审判明白没有冤屈。必以情：一定要处理得合乎情理。　⑯忠之属也：这是尽心为民办事的一类事情。忠，尽心为民办事，即尽力做好本份的事。　⑰公与之乘：鲁庄公和曹刿同坐在一辆兵车里。　⑱长勺：鲁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⑲鼓之：击鼓进军。　⑳三鼓：击了三次鼓。　㉑败绩：大败，即溃阵败退。　㉒驰之：驱车追击敌人。

㉓下视其辙（zhé折）：下车察看齐军战车的轮迹。　㉔登轼（shì式）：攀登车前的横木。轼，车前供乘者扶手的横木，又是车上较高之处，故登它可以远望。　㉕逐：追击。　㉖公问其故：庄公问曹刿为什么那样指挥。　㉗勇气也：是要凭战士们的勇气的。　㉘作气：鼓足了勇气。

㉙再而衰：第二次击鼓时勇气就衰退了。再，第二次。　㉚三：指第三

次击鼓。竭：尽，指战士的勇气耗尽。 ㉛彼竭我盈：他们的勇气已耗尽，我方的勇气正旺盛。盈，饱满，充沛。 ㉜难测：难以猜测，指齐国的实力和动态不易猜测，恐怕是假溃退设伏兵。 ㉝旗靡：旗帜倒了下去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年春天，齐国军队进攻鲁国。鲁庄公将要出兵应战，曹刿请求进见庄公。他的乡里人说："做大官的人自会谋划它，你又何必参与呢？"曹刿说："做大官的人目光短浅，不能深谋远虑。"于是，曹刿拜见了鲁庄公。

曹刿问道："你凭什么条件同齐国作战？"庄公说："衣食这些用来安生的东西，不敢独自享用，总要拿一些分给别人。"曹刿说："这种小恩小惠并没有普及民众，他们不会跟从您去死战的。"庄公说："祭祀用的牛、羊、猪和宝玉、丝绸等物，不敢向鬼神虚报，总是诚实守信。"曹刿说："这只是小信，还不足以取得鬼神的信任，鬼神不会因此保佑您打胜仗的。"庄公说："一切大小诉讼案件，虽不能一一明察，可总是要处理得合情合理。"曹刿高兴地说："这是属于尽心竭力为民办事，可以凭着这个跟齐国打一仗。作战时请让我跟您一块去。"庄公和曹刿同坐在一辆兵车里，在鲁地长勺跟齐军会战了。

鲁庄公正要击鼓进军。曹刿阻止说："不可以。"齐军擂了三次鼓，曹刿说："可以了。"齐军大败而逃。庄公正要下令追击敌人。曹刿又阻止说："不可以。"他下车察看了齐军的车辙，又登上车前的横木瞭望了敌情，然后说："可以了。"于是，庄公就下令开始追击齐军。

鲁军打了胜仗之后，庄公问曹刿为什么那样指挥。曹刿说："作战这件事，全凭战士们的勇气。第一次击鼓时战士们都鼓足了勇气，第二次击鼓时勇气就衰退了，第三次击鼓时勇气便全部消失了。他们的勇气已耗尽，我们的勇气正旺盛，所以

战胜了齐军。齐是个大国，它的实力和动态是难以推测的，恐怕有埋伏。后来，我观察到他们的车辙乱了，望见他们的军旗也倒了，所以才请您下令追击他们。”

【原文】

夏六月，齐师、宋师次于郎①。公子偃曰②：“宋师不整，可败也。宋败，齐必还，请击之。”公弗许。自雩门窃出，蒙皋比而先犯之③。公从之，大败宋师于乘丘④。齐师乃还。

蔡哀侯娶于陈，息侯亦娶焉⑤。息妫将归⑥，过蔡。蔡侯曰：“吾姨也⑦。”止而见之，弗宾⑧。息侯闻之，怒，使谓楚文王曰：“伐我，吾求救于蔡而伐之⑨。”楚子从之。秋九月，楚败蔡师于莘，以蔡侯献舞归⑩。

齐侯之出也，过谭⑪，谭不礼焉。及其入也，诸侯皆贺，谭又不至。冬，齐师灭谭，谭无礼也。谭子奔莒，同盟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郎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滋阳县西北）。　②公子偃（yǎn演）：鲁国大夫。　③雩（yú于）门：鲁国南城西门。盖南城有三门，正南门叫稷门，东门叫鹿门，西门叫雩门。窃出：私自出击。蒙皋比：蒙上老虎皮，指把马蒙上虎皮。皋比，虎皮。　④公从之：庄公率兵随其后。乘丘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滋阳县西北）。　⑤蔡哀侯：即蔡哀公，名献舞，宣侯之子，桓侯之弟，在位二十年。息侯：息国国君。　⑥息妫(guī龟)：陈女，息侯之妻。归：出嫁。　⑦姨：妻的姊妹，即妻的姊为大姨，妻的妹为小姨。　⑧见之：见她，即和息妫见面。弗宾：没有礼貌，有轻佻之行。宾，以宾客之礼相待。　⑨伐我：您假装攻打我。吾求救于

蔡：我向蔡国求救。 ⑩莘（shēn身）：蔡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汝南县境）。以：犹言俘获。 ⑪齐侯：齐桓公。谭：国名（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六月，齐军、宋军驻扎在鲁国郎地。鲁大夫公子偃说："宋军的军容不整齐，可以打败他。宋军败了，齐军一定回国，请您攻击宋军。"鲁庄公不同意。公子偃从雩门私自出击，把马蒙上虎皮先攻打宋军。庄公率兵随其后，在乘丘地方把宋军打得大败。齐军也就回国了。

蔡哀侯在陈国娶妻，息侯也在陈国娶妻。息妫出嫁时，路过蔡国。蔡哀侯说："她是我的小姨。"留下来和她见面，没有礼貌。息侯听说这事，很生气，派人对楚文王说："您假装攻打我国，我向蔡国求救，您就可以攻打它。"楚文王照办了。秋季九月，楚国在莘地击败了蔡军，俘虏了蔡侯献舞回国。

齐侯逃亡在外的时候，经过谭国，谭国不加礼遇。等到齐侯回国为君，诸侯都去祝贺，谭国又没有去。冬天，齐军灭亡了谭国，是因为谭国没有礼貌。谭君逃奔到莒国，是由于两国同盟的缘故。

十 一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夏①，宋为乘丘之役，故侵我。公御之，宋师未陈而薄之，败诸鄑②。凡师，敌未陈曰败某师③，皆陈曰战，大崩曰败绩④，得俊曰克⑤，覆而败之曰取某师⑥，京师败曰王师败绩于某⑦。

秋，宋大水。公使吊焉，曰："天作淫雨，害于粢盛，若之何不吊⑧？"对曰："孤实不敬⑨，天降之灾，又

以为君忧，拜命之辱⑩。”臧文仲曰⑪：“宋其兴乎！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悖焉⑫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⑬。且列国有凶称孤⑭，礼也。言惧而名礼，其庶乎⑮！”既而闻之曰“公子御说之辞也⑯。”臧孙达曰：“是宜为君，有恤民之心⑰。”

冬，齐侯来逆共姬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庄公十一年（公元前683年）。 ②未陈：未摆开阵势。薄：迫近，逼近。鄑（zī资，又读jìn晋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汶上县南）。 ③凡师：凡是军队，此指凡是军队作战。败某师：打败某军。 ④皆陈：都摆开阵势。大崩：大崩溃，即大溃败。 ⑤得俊：获得敌方的雄俊，即俘获敌方的勇士。俊，雄俊，或勇士。 ⑥取某师：很轻易战败某军。 ⑦京师：指周天子的军队。于某：被某军。 ⑧作：此指降下。淫雨：久雨，过量的雨。粢（zī资）盛（chéng成）：本指古时盛在祭器内供祭祀用的谷物，此泛指庄稼，或百谷。 ⑨不敬：不诚敬，指对上天有不敬之罪。 ⑩以为君忧：以此让贵国君担忧。拜命之辱：敢拜承蒙贵国国君关注的命令。辱，谦词，犹言承蒙。 ⑪臧文仲：即臧孙辰，鲁国大夫。 ⑫禹：大禹，又叫夏禹，姒姓，鲧之子，治水十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。治水有功，被舜选为继承人。汤：商汤，又叫成汤，武汤，子姓，灭亡夏朝，建立商朝，为商朝的创始君主。史称禹、汤均为贤明的君主。悖（bó勃）：通“勃”，兴起貌，形容兴起快的样子。 ⑬桀：夏代最后的君主，暴虐荒淫，被商汤所灭。纣：商代最后的君主，荒淫残暴，被周武王所灭。史称桀、纣均为昏庸的君主。忽：速，很快。 ⑭有凶：发生灾荒。称孤：指国君自称孤。 ⑮言惧：言语惶惧。名礼：称孤之名合于礼。其庶乎：犹言“其庶几于兴”，与上文“宋其兴乎”相应。 ⑯公子御说（同悦）：宋庄公之子，闵公之弟，即宋桓公，为宋国第十八君，鲁庄公十三年立，在位三十一年。 ⑰是：这个人，指公子御说。宜：适合；应当。恤民之心：爱护百姓的心意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一年夏天，宋国为了乘丘那次战役，所以来侵袭我鲁国。鲁庄公出兵抵抗，宋军还没有摆开阵势鲁军就逼近了他，在鲁国鄑地打败了宋军。凡是军队作战，敌方没有摆开阵势叫做“败某师”，都摆开了阵势叫做“战”，大溃败叫做“败绩”，俘获敌方的勇士叫做“克”，伏兵而击败敌军叫做“取某师”，周天子的军队战败叫做“王师败绩于某”。

秋天，宋国遭到大水灾。鲁庄公派使者去慰问，说：“上天降下过量的大雨，危害了庄稼，为什么不慰问呢？”宋闵公回答说：“孤对上天不诚敬，上天降下了灾难，还因此让贵国君王担忧，敢拜承蒙贵国君王关注之命。”臧文仲说：“宋国大概要兴起了吧！大禹、商汤责罪自己，他们勃然兴起；夏桀、殷纣责罪别人，他们很快地灭亡。而且诸侯国发生灾荒国君称孤，是合于礼的。言语惶惧而称孤之名合于礼，大概差不多了吧？”不久又听说这是公子御说说的话。臧孙达说：“这个人适合做国君，因为他有体爱百姓的心意。”

冬天，齐侯前来迎接共姬。

【原文】

乘丘之役，公以金仆姑射南宫长万①，公右歂孙生搏之②。宋人请之，宋公靳之③，曰：“始吾敬之，今子，鲁囚也，吾弗敬子矣④。”病之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金仆姑：箭名。杜预注：“金仆姑，矢名。南宫长万：即宋万，又称南宫万，宋国大夫，以勇力事宋闵公。 ②公右：鲁庄公的车右。歂（chuán船）孙：鲁国大夫。生搏：即活捉。搏，同“捕”，捕捉。 ③请之：请求释放南宫长万。靳（jìn近）之：以言语戏愧他。靳，以戏言相

愧之意，犹言嘲笑。　④之：指南宫长万。鲁囚：鲁国的囚徒。　⑤病：怀恨，仇恨。

【译文】

在乘丘的战役中，鲁庄公用金仆姑箭射中南宫长万，庄公的车右歇孙活捉了他。宋国人向鲁国请求释放南宫长万，宋闵公用话戏愧他，说："开始我尊敬你，现在你是鲁国的囚徒，我不尊敬你了。"南宫长万因此怀恨闵公。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秋，宋万弑闵公于蒙泽①。遇仇牧于门，批而杀之②。遇大宰督于东宫之西③，又杀之。立子游④。群公子奔萧，公子御说奔亳⑤。南宫牛、猛获帅师围亳⑥。冬十月，萧叔大心及戴、武、宣、穆、庄之族，以曹师伐之⑦。杀南宫牛于师，杀子游于宋，立桓公。猛获奔卫；南宫万奔陈，以乘车辇其母，一日而至⑧。

宋人请猛获于卫。卫人欲勿与⑨，石祁子曰⑩："不可。天下之恶一也，恶于宋而保于我，保之何补⑪？得一夫而失一国，与恶而弃好，非谋也⑫。"卫人归之。亦请南宫万于陈，以赂⑬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，而以犀革裹之⑭，比及宋，手足皆见⑮。宋人皆醢之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庄公十二年（公元前682年）。闵公：即宋闵公，蒙泽：

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）。 ②仇牧：宋国大夫。批而杀之：用手打死他。 ③督：即华督。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因杀太宰华督。”东宫：一指太子所居之宫；一指诸侯妾媵所居之宫，又叫西宫小寝。 ④子游：宋国公子。 ⑤萧：宋国邑名（在今江苏萧县）。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：“萧，春秋宋附庸邑，即今江苏萧县。”亳（bó勃）：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北）。 ⑥南宫牛：南宫长万之子。杜预注：“牛，长万之子。猛获，其党。”但是，司马迁认为南宫牛为南宫长万之弟。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万弟南宫牛将兵围亳。” ⑦萧叔大心：宋国萧邑大夫。戴、武、宣、穆、庄之族：宋国五公的子孙，即宋戴公、宋武公、宋宣公、宋穆公，宋庄公的族人。 ⑧乘车：乘人的车，不是兵车。辇（niǎn碾）：用人驾车，此是南宫长万自己驾车。杜预注：“乘车，非兵车。人驾曰辇。”一日而至：陈国距宋国甚远，一天就到了，说明南宫长万力气大，跑得快。据杜预注：“宋去陈二百六十里，言万之多力。” ⑨勿与：不给。与，给。 ⑩石祁子：卫国大夫。 ⑪天下之恶一也：天下的邪恶是一样的。恶于宋：在宋国作恶。保于我：在我国受保护。何补：有什么好处。 ⑫一夫：犹言一个人。失一国：失去一个国家，指失去宋国的友好。与恶：结交邪恶。与，结交，犹言袒护。非谋：不是好主意，即失策。 ⑬亦请：宋国又请求归还。 ⑭以犀革：用犀牛皮。裹之：包起他。 ⑮比：及，等到。皆见：都露在外面。 ⑯醢（hǎi海）：把人剁成肉酱，是古代一种酷刑。之：指南宫长万和猛获等人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二年秋天，南宫长万在蒙泽杀死了宋闵公。在门口遇上宋大夫仇牧，用手打死了他。在东宫的西面遇上太宰华督，又杀掉了他。立了子游为国君。诸公子逃奔到萧邑，公子御说逃奔到亳邑。南宫牛、猛获率领军队包围了亳邑。冬季十月，萧叔大心和宋戴公、武公、宣公、穆公、庄公的族人，率领曹国的军队攻打南宫牛和猛获。在作战中杀了南宫牛，在宋国都城杀了子游，立宋桓公为国君。猛获逃亡到卫国；南宫长万逃亡陈国，自己驾车拉着他的母亲，只一天就到达了。

宋国人向卫国请求归还猛获。卫国人不想给，卫国大夫石

祁子说："不可以。天下的邪恶是一样的，在宋国作恶而在我国受保护，保护了他又有什么好处？得到一个人而失去一个国家，结交邪恶的人而抛弃友好的国家，这不是好主意。"卫国人把猛获归还给宋国。宋国又向陈国请求归还南宫长万，并送上贿赂。陈国人让女人劝南宫长万喝酒，灌醉后用犀牛皮把他包起来，等到达宋国，南宫长万的手脚都已挣破犀牛皮露在外面了。宋国人把他俩都剁成肉酱。

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会于北杏，以平宋乱①。遂人不至②。夏，齐人灭遂而戍之。

冬，盟于柯③，始及齐平也。

宋人背北杏之会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鲁庄公十三年（公元前681年）。北杏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境）。宋乱：详见庄公十二年《传》并注。　②遂：国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西北），被齐国所灭。　③柯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阳穀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三年春天，鲁庄公和齐、宋、陈、蔡、邾各国国君在北杏会见，为了平定宋国的动乱。遂国人没有到会。夏天，齐国人灭亡遂国并派兵戍守。

冬天，庄公和齐侯在柯地结盟，鲁国开始和齐国媾和。

宋国人背弃了北杏的盟会。

十 四 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诸侯伐宋，齐请师于周①。夏，单伯会之②，取成于宋而还。

郑厉公自栎侵郑，及大陵，获傅瑕③。傅瑕曰："苟舍我，吾请纳君④。"与之盟而赦之⑤。六月甲子，傅瑕杀郑子及其二子，而纳厉公⑥。

初，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⑦，内蛇死。六年而厉公入⑧。公闻之，问于申繻曰："犹有妖乎⑨？"对曰："人之所忌，其气焰以取之，妖由人兴也⑩。人无衅焉，妖不自作⑪。人弃常则妖兴⑫，故有妖。"

厉公入，遂杀傅瑕。使谓原繁曰："傅瑕贰，周有常刑，既伏其罪矣⑬。纳我而无二心者，吾皆许之上大夫之事⑭，吾愿与伯父图之。且寡人出，伯父无里言⑮。入又不念寡人，寡人憾焉⑯。"对曰："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⑰。社稷有主而外其心，其何贰如之⑱？苟主社稷，国内之民其谁不为臣？臣无二心，天之制也⑲。子仪在位十四年矣，而谋召君者，庸非贰乎⑳？庄公之子犹有八人，若皆以官爵行赂㉑，劝贰而可以济事，君其若之何㉒？臣闻命矣。"乃缢而死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庄公十四年（公元前680年）。周：即周天子。　②单伯：周大夫。　③郑厉公：名突，郑庄公之子，鲁桓公十二年立，在位四年；祭仲杀雍纠，厉公奔蔡，历经十六年复回郑，又在位八年。栎（lì力）：郑国地名，又是郑国的别都（在今河南禹县）。鲁桓公十五年，因祭仲杀雍纠，郑厉公出奔蔡。这年秋天，厉公进入栎地居住。大陵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临颍县北，一说当在密县至新郑〔郑都〕之间）。傅瑕（xiá狭）：郑国大夫。　④舍我：犹言放我。纳君：使您回国为君。　⑤赦之：赦免他。　⑥六月甲子：六月二十日。郑子：即子仪，已在位十四年，为郑国第七君，因无谥号，故称郑子。二子：指子仪的两个儿子。纳厉公：接纳厉公回国。　⑦内蛇：在城门里的一条蛇。外蛇：在城门外的一条蛇。　⑧六年：即过了六年。　⑨犹：若，好像；一说解作“难道”。犹有妖乎：此句表疑问，即好像由于妖孽而厉公才回国的吗？犹言厉公回国与蛇斗之兆有关吗？　⑩取：取决，决定。　⑪无衅：无衅隙，此指无衅隙可乘。不自作：不能自己起来。申缙认为妖孽为人所畏忌，由于其气焰不能胜而说有妖孽，故“妖不自作”。　⑫弃常：丢弃常道。妖兴：妖孽兴起。此言人弃常道，便有衅隙，则妖孽兴起　⑬常刑：通常的刑罚，即规定的刑罚。既：已经。　⑭上大夫：即卿。事：此指职务。厉公疑原繁亦有二心，故以上大夫试他。　⑮里言：犹言国内情况。　⑯不念：在此指不亲附之意。杜预注：“不亲附己。”　⑰桓公：即郑桓公，名友，郑国始封之君。典司：犹言掌管，管理。宗祏（shí石）：宗庙石室。祏，宗庙里藏神主的石室。杜预注：“宗祏，宗庙中藏主石室。”　⑱有主：有君主，指子仪为君，已有社稷之主。外其心：自己的心却在国外，即有二心。其何贰如之：难道还有什么二心比得上这吗？如，及，比得上。　⑲制：犹言规定。　⑳召君者：召请君王回国的人。庸非：犹言岂非，难道不是。　㉑庄公：指郑庄公。八人：子忽、子亹、子仪皆死，独厉公在。此所谓八人，其名不详。以官爵：用官爵。　㉒劝贰：劝诱别人有二心。其：含有“请”、“可”等祈使之意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四年春天，诸侯攻打宋国，齐国请求周王出兵。

夏天，单伯领兵和诸侯相会，取得与宋国媾和才回国。

郑厉公率兵从栎地侵袭郑国都城，到达大陵，俘获了郑大夫傅瑕。傅瑕说："如果放了我，我请您回国为君。"厉公和他盟誓便赦免了他。六月二十日，傅瑕杀了子仪和子仪两个儿子，接纳厉公回国。

起初，在郑国都城的南门下面，门里一条蛇和门外一条蛇相斗，门里的蛇被咬死。过了六年而厉公回郑国。鲁庄公听说这件事，向鲁大夫申繻询问说："好像由于妖孽才这样吧？"申繻回答说："一个人所畏忌的事，是由他自己的气焰决定的，妖孽是由于人才兴起来的。人没有衅隙可乘，妖孽不会自己起来。人丢弃了常道，妖孽便兴起来，所以才有妖孽。"

郑厉公回国，就杀了傅瑕。派人对原繁说："傅瑕对国君有二心，周朝有规定的刑罚，他已经受到应得的惩处了。帮助我回国为君而没有二心的人，我都答应给他上大夫的职务，我愿意和伯父一起共商国事。而且寡人离开国家在外，伯父没有告诉国内的情况。回国以后，伯父又不亲附寡人，寡人对此感到遗憾。"原繁回答说："先君桓公命令我的先人掌管宗庙石室。国家有君主而自己的心却在国外，难道还有什么二心比这个更甚吗？如果主持国家，国内的百姓又谁能不做臣下呢？臣下不应有二心，这是上天的规定。子仪在君位已经十四年了，而策划召请君王回国的人，难道不是二心吗？庄公的儿子还有八人，如果都用官爵进行贿赂，劝诱别人有二心而可以成事，君王又怎么办？下臣听到君王的命令了。"于是就上吊死了。

【原文】

蔡哀侯为莘故，绳息妫以语楚子①。楚子如息，以食入享②，遂灭息。以息妫归，生堵敖及成王焉，未言③。楚子问之，对曰："吾一妇人而事二夫，纵弗能

死，其又奚言④？”楚子以蔡侯灭息⑤，遂伐蔡。秋七月，楚入蔡。

君子曰：“《商书》所谓‘恶之易也⑥，如火之燎于原，不可乡迩，其犹可扑灭者’，其如蔡哀侯乎⑦！”

冬，会于鄄，宋服故也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为莘故：由于莘地战役被俘的缘故。　绳：赞誉，赞美，此指夸奖漂亮。　以语楚子：犹言来向楚文王说。　②如息：到息国。入享：进设宴享，即设享礼。实际是楚文王假设享礼招待息侯。　③以息妫归：把息妫带回楚国。堵（dǔ赌）敖：又作杜敖，在位三年，被其弟成王所杀。成王：杀其兄堵敖自立，在位四十六年，被其子商臣所杀。　④事二夫：侍候两个丈夫，指息侯和楚文王。　⑤以蔡侯灭息：由于蔡侯的缘故灭亡了息国。　⑥易：容易增长，即容易蔓延。杜预注：“言恶易长而难灭。”　⑦燎于原：即燎原，延烧原野。迩（ěr尔）：近。乡迩，即接近，靠近。　⑧鄄（juàn倦），卫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濮县东）。

【译文】

蔡哀侯由于莘地战役被俘的缘故，向楚文王夸赞息妫美丽。楚文王到息国，假设享礼袭杀息侯，灭亡了息国。他把息妫带回楚国，生了堵敖和成王，从没有主动说过话。楚王问她，息妫回答说：“我一个女人而侍候两个丈夫，即使不能死，又能说什么呢？”楚文王由于蔡侯的缘故灭亡了息国，于是就攻打蔡国。秋季七月，楚军攻进蔡国。

君子说：“《商书》所说的‘恶容易蔓延，如同野火燎原一样，都不可以接近，难道还能扑灭’，恐怕就像蔡哀侯吧！”

冬天，单伯和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在鄄地会见，是由于宋国顺服的缘故。

十 五 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，复会焉①，齐始霸也。

秋，诸侯为宋伐郳。郑人间之而侵宋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庄公十五年（公元前679年）。复会：再次会见。庄公十四年冬，齐侯和诸侯在鄄地第一次会见。 ②间：空隙，即乘隙，乘机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五年春天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再次在鄄地会见，齐国开始称霸。

秋天，诸侯为宋国攻打郳国。郑国人乘机侵袭宋国。

十 六 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夏，诸侯伐郑，宋故也①。

郑伯自栎入②，缓告于楚。秋，楚伐郑，及栎，为不礼故也③。

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④。九月，杀公子阏，刖强鉏⑤。公父定叔出奔卫⑥。三年而复之⑦，曰："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⑧。"使以十月入⑨，曰："良月也，就盈数焉⑩。"君子谓："强鉏不能卫其足⑪。"

冬，同盟于幽⑫，郑成也。

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⑬。初，晋武公伐夷，执夷诡诸⑭。芮国请而免之⑮。既而弗报，故子国作乱，谓晋人曰："与我伐夷而取其地。"遂以晋师伐夷，杀夷诡诸。周公忌父出奔虢⑯。惠王立而复之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庄公十六年（公元前678年）。宋故：杜预注："郑侵宋故。"　②郑伯自栎入：见鲁庄公十四年《传》并注。　③不礼：指郑厉公入国后，"缓告于楚"。　④雍纠之乱：见鲁桓公十五年《传》并注。

⑤公子阏（è遏）：祭仲的党羽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案：隐十一年，郑有公孙阏，距此三十五年，不容复有公子阏。若非阏字误，则子当为孙。"刖（yuè月）：砍断足，是古代一种酷刑。强鉏（chú除，又读xú徐）：祭仲的党羽。杜预注："二子（公子阏、强鉏），祭仲党。"　⑥公父定叔：共叔段之孙，公孙滑之子。　⑦三年：指过了三年。　复之：指郑伯让他回国。　⑧无后：没有后代，或后代无禄位。　⑨十月：古代以奇数之月为忌，认为偶数之月为良月。　⑩良月：好月份，十月为偶数之月，故言良月。　盈数：十月为满数。　⑪卫：保护住。　⑫幽：古代九州之一，即幽州（说法不一，一般指河北、山东一带地方）。　⑬曲沃伯：即曲沃武公，此时已完全吞并晋国，故周天子命他为晋侯。一军：是小国。《周礼·夏官·司马》："凡制军，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。王六军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军将皆命卿。"晋国此时为一军，闵公元年增为二军，后增为三军，又增为六军。　⑭夷诡诸：周大夫采邑地名。　⑮芮国：又称子国，周大夫。　⑯周公忌父：周王卿士。奔虢：为避芮国的祸难。　⑰惠王：周惠王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：惠王立于明年，周公忌父也在明年复位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六年夏天，诸侯攻打郑国，是因为郑国侵袭宋国

的缘故。

郑伯从栎地回到国都，没有及时报告楚国。秋天，楚国攻打郑国，到达栎地，是为了郑国对楚国不礼貌的缘故。

郑伯惩治参与雍纠之乱的人。九月，杀了公子阏，砍掉强鉏的两脚。公父定叔逃亡到卫国。过了三年才让他回国，郑伯说："不能让共叔在郑国没有后代。"让公父定叔在十月回到国内，说："这是好月份，十是个满数啊。"君子说："强鉏没能保住他的两脚。"

冬天，庄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滑伯、滕子在幽地结盟，是为了对郑国媾和。

周天子派虢公命令曲沃伯建立一军做晋侯。起初，晋武公攻打夷地，拘捕了夷诡诸。芮国为他请求而放了他。后来夷诡诸没有报答，所以芮国作乱，对晋国人说："和我一起攻打夷地而占领那块土地。"于是就带领着晋国军队进攻夷地，杀了夷诡诸。周公忌父逃奔到虢国。周惠王即位而让周公忌父回国。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齐人执郑詹①，郑不朝也。

夏，遂因氏、颌氏、工娄氏、须遂氏飨齐戍，醉而杀之，齐人歼焉②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鲁庄公十七年（公元前677年）。郑詹：郑国执政大臣。②因氏、颌（hé合）氏、工娄氏、须遂氏：此四族是遂国的强宗。齐戍：齐国戍守的人。庄公十三年齐国灭遂国，并派兵戍守遂国。歼：指把因氏等四族杀尽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七年春天，齐国人拘捕了郑詹，是因为郑国不朝见齐国。

夏天，遂国因氏、颌氏、工娄氏、须遂氏摆酒食招待齐国戍守的人，灌醉以后杀了他们，齐国人把因氏等四族全部歼灭。

十　八　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①，虢公、晋侯朝王。王飨醴，命之宥②。皆赐玉五瑴③，马三匹，非礼也。王命诸侯，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，不以礼假人④。

虢公、晋侯、郑伯使原庄公逆王后于陈⑤。陈妫归于京师，实惠后⑥。

夏，公追戎于济西。不言其来，讳之也。

秋，有蜮⑦，为灾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鲁庄公十八年（公元前676年）。　②醴（lǐ礼）：甜酒。宥（yòu又）：助，指助欢。命之宥，又命加上币帛来助欢。杜预注："既行享礼而设醴酒，又加之以币帛，以助欢也。宥，助也。"一说宥，通"侑（yòu又）"，指向主人敬酒。　③瑴（jué觉）：本作珏，双玉为瑴。

④名位：名称地位。　异数：犹言等级不同。　假人：给人。虢公与晋侯名位不同，而对公与侯所赐不异，故《左传》作者认为是"以礼假人"，是非礼的。　⑤原庄公：周王卿士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："周有原庄公，世为周卿士，故以邑为氏。"　⑥陈妫（guī龟）：即王后。惠后：即惠王后。　⑦蜮（yù域）：同"蜮"，一种吃禾苗的害虫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八年春天，虢公、晋侯朝见周天子。周天子用甜酒招待，又命加上币帛来助欢。都赐给他们白玉五对，马三匹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周天子对诸侯有策命，名称地位不同，礼仪的等级也不同，不能把礼仪随便给人。

虢公、晋侯、郑伯派原庄公到陈国迎接王后。陈妫嫁到京城，就是惠王后。

夏天，鲁庄公在济水之西追击戎人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戎人来攻，是由于忌讳。

秋天，发现蜮虫，造成了灾害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楚武王克权，使斗缗尹之① 。以叛，围而杀之。迁权于那处，使阎敖尹之② 。及文王即位，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③ 。巴人叛楚而伐那处，取之，遂门于楚④ 。阎敖游涌而逸⑤ 。楚子杀之，其族为乱。冬，巴人因之以伐楚⑥ 。

【注释】

①权：国名，子姓，商武丁的后裔，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南，后被楚所灭。斗缗（mín民）：楚国大夫。尹之：治理那个地方，即做那个地方的长官。尹，治理。之，指权地。 ②那处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荆门县东南）。阎敖：楚国大夫。 ③巴：国名，姬姓，子爵，后被秦国所灭。申：国名，姜姓，侯爵，后入楚国，为楚国申邑。惊其师：惊吓他的军队。 ④门于楚：攻打楚国都城的城门。门，城门，此指攻打城门。⑤涌：水名，即涌水（在今湖北监利县东南）。 ⑥因之：趁此，指趁着阎敖族人作乱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楚武王攻下权国，派斗缗治理那个地方。斗缗据有

权地而叛变楚国，楚军包围权地而杀掉了他。把权地的百姓迁移到那处，派阎敖治理那个地方。等到楚文王即位。和巴国人一起进攻申国而楚军惊吓了巴军。巴国人背叛了楚国而进攻那处，占领了那处，于是又攻打楚国都城的城门。阎敖在涌水里游泳逃走。楚文王杀了阎敖，他的族人作乱。冬天，巴国人趁此机会而攻打楚国。

十九年

【原文】

十九年春，楚子御之，大败于津①。还，鬻拳弗纳②。遂伐黄，败黄师于踖陵③。还，及湫，有疾④。夏六月庚申卒，鬻拳葬诸夕室⑤；亦自杀也，而葬于经皇⑥。

初，鬻拳强谏楚子⑦，楚子弗从。临之以兵⑧，惧而从之。鬻拳曰："吾惧君以兵，罪莫大焉⑨。"遂自刖也，楚人以为大阍⑩，谓之大伯，使其后掌之⑪。君子曰："鬻拳可谓爱君矣，谏以自纳于刑，刑犹不忘纳君于善⑫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九年：鲁庄公十九年（公元前675年）。津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江陵县南）。　②鬻（yù育）拳：楚同姓，当时为楚国大阍（hūn昏），主管城门之官。　③黄：国名，嬴姓，故城在今河南潢川县西，鲁僖公十二年被楚国所灭。踖（què却）陵：黄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潢川县西境）。　④湫（jiǎo狡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钟祥县北）。　⑤六月庚申：六月十五日。夕室：地名，盖楚国君主冢墓所在地。　⑥经（通窒zhì至）皇：此

指地下宫殿的前院，即楚文王坟墓的宫殿前的院庭。按：楚文王陵墓，必有地下宫殿，鬻拳之尸就葬在殿前的庭院内，愿在地下仍为楚文王守卫。杜预注："经皇，冢前阙。生守门，故死不失职。" ⑦强谏：极力劝谏。⑧以兵：拿武器。兵，此指兵器。 ⑨惧君：使国君害怕。 ⑩以为大阍（hūn昏）：即"以之为大阍"，让他担当卫戍楚国都城的官职。大阍，守门的官。阍，守门人。 ⑪大伯：即太伯。使其后：让他的后代。掌之：执掌这个官职。 ⑫谏：此指用武器劝谏。自纳于刑：自己使自己受刑。纳君于善：使国君归于正道。善，善道，正道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十九年春天，楚文王率兵抵抗，在津地被巴军打得大败。楚文王回国，鬻拳不让进城。于是楚文王就转而进攻黄国，在踖陵打败了黄国的军队。楚王回国，到达湫地，得了病。夏季六月十五日死去，鬻拳把楚文王安葬在夕室；鬻拳也自杀了，安葬在楚文王的地宫前院。

起初，鬻拳坚决劝谏楚文王，楚文王不听。鬻拳拿起武器面对楚文王，楚王害怕而听从了。鬻拳说："我用武器使国君畏惧，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。"于是就自己砍掉了两脚，楚国人让他担当卫戍楚国都城的官职，称他为太伯，并且让他的后代也掌管这个官职。君子人说："鬻拳可以说是爱护国君了，由于用武器劝谏而自己使自己受刑，受了刑还不忘记使国君归于正道。"

【原文】

初，王姚嬖于庄王，生子颓①。子颓有宠，芳国为之师②。及惠王即位，取芳国之圃以为囿③。边伯之宫近于王宫④，王取之。王夺子禽、祝跪与詹父田⑤，而收膳夫之秩⑥，故芳国、边伯、石速、詹父、子禽、祝跪作乱，因苏氏⑦。秋，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，不克，

出奔温⑧。苏子奉子颓以奔卫⑨。卫师、燕师伐周⑩。冬，立子颓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姚：周庄王之妾。王，是周王的妻妾贯以“王”字；姚，是其母的姓。庄王：名佗（tuó驼），周桓王之子，在位十五年。子颓：周庄王之子，五大夫之乱，卫师、燕师伐周，立子颓，在位不满三年。　②芮（wěi委）国）周大夫。为之师：做他的老师。　③惠王：即周惠王，周僖王之子，在位二十五年。　圃：菜园。囿（yòu右）：即园囿，养动物的园子。　④边伯：周大夫。宫：房屋。古代把房屋通称为宫，秦以后专指帝王的住所，如皇宫，宫殿。　⑤子禽、祝跪，都是周大夫。但也有研究家认为子禽、祝跪是一个人，即子禽祝跪：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子禽祝跪，杜《注》以为二人，误。”詹父：周大夫。　⑥膳夫：官名，掌管周王、王后和世子膳食之官，即下文的石速。秩：俸禄。　⑦苏氏：周大夫。杜预注：“苏氏，周大夫，桓王夺其十二邑以与郑，自此以来遂不和。”　⑧五大夫：指以上五个大夫。温：周大夫苏氏邑名（在今河南温县西南）。杜预注：“温，苏氏邑。”　⑨苏子：即苏氏。　⑩燕师：指南燕军队。杜预注：“燕，南燕。”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王姚受到周庄王的宠爱，生了子颓。子颓也受到宠爱，周大夫芮国做他的老师。等到周惠王即位，占有了芮国的菜园作养动物的园囿。边伯的房子在王宫附近，惠王也占有了它。惠王又夺取了子禽、祝跪和詹父的土地，并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，所以芮国、边伯、石速、詹父、子禽、祝跪发动叛乱，依靠苏氏。秋天，五个大夫事奉子颓攻打惠王，没有战胜，逃亡到温地。苏子事奉子颓逃亡到卫国。卫国、燕国军队攻打成周。冬天，立子颓为周天子。

二 十 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年春，郑伯和王室，不克①。执燕仲父②。夏，郑伯遂以王归，王处于栎③。秋，王及郑伯入于邬④。遂入成周，取其宝器而还⑤。冬，王子颓享五大夫，乐及徧舞⑥。郑伯闻之，见虢叔⑦，曰："寡人闻之，哀乐失时，殃咎必至⑧。今王子颓歌舞不倦，乐祸也⑨。夫司寇行戮，君为之不举，而况敢乐祸乎⑩！奸王之位，祸孰大焉⑪？临祸忘忧，忧必及之⑫。盍纳王乎⑬？"虢公曰："寡人之愿也⑭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年：鲁庄公二十年（公元前674年）。郑伯：指郑厉公。王室：周王室，指周惠王与子颓之间的纠纷。 ②燕仲父：南燕的国君。③以王归：带周惠王回国。 ④入于邬（wū乌）：进入邬地。邬，原为郑邑后为周邑，其地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。杜预注："邬，王所取郑邑。"⑤成周：即西周的东都洛邑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郊）。 ⑥徧舞：所有的舞蹈，指黄帝、尧、舜、夏、商、周六代的舞蹈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六代之乐者，黄帝之《云门》、《大卷》，尧之《大咸》，舜之《大韶》，禹之《大夏》，汤之《大濩》，周武王之《大武》也。" ⑦虢叔：即虢公丑，周大夫。 ⑧哀乐：悲哀和高兴。 ⑨歌舞不倦：观赏歌舞不疲倦。乐祸：以祸为乐，即以灾祸为高兴。 ⑩司寇：官名，掌管刑狱的官。行戮：行刑杀戮犯人。不举：不举宴不举乐，即减损膳食、撤除音乐，此指撤除音乐。 ⑪奸：犹言篡夺。 ⑫临祸：面临祸患。及之：到他的身上。 ⑬纳王：让周天子回国复位。 ⑭愿：愿望，即同意让周惠王回国复位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年春天，郑厉公调解周王室的纠纷，没有成功。捉住了燕仲父。夏天，郑厉公就带了周惠王回国，惠王住在栎地。秋天，惠王和郑厉公到了邬地。于是就进入成周，取得了成周的宝器回去。冬天，王子颓设享礼招待五个大夫，奏乐及于六代各种舞曲。郑厉公听说这件事，见到虢叔，说："寡人听说，悲哀与欢乐不是时候，灾祸一定会到来。现在王子颓观赏歌舞而不疲倦，这是以灾祸为高兴。司寇行刑杀人，国君为此还要减膳撤乐，何况敢于以灾祸为欢乐呢！篡夺王位，还有什么祸患比这更大呢？面临祸患而忘记忧虑，忧患一定会到他的身上。何不让天子回国复位呢？"虢公说："这是寡人的愿望。"

二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一年春，胥命于弭①。夏，同伐王城②。郑伯将王，自圉门入，虢叔自北门入③。杀王子颓及五大夫。郑伯享王于阙西辟，乐备④。王与之武公之略，自虎牢以东⑤。原伯曰⑥："郑伯效尤⑦，其亦将有咎⑧。"五月，郑厉公卒。

王巡虢守⑨，虢公为王宫于玤，王与之酒泉⑩。郑伯之享王也，王以后之鞶鉴予之⑪。虢公请器，王予之爵⑫。郑伯由是始恶于王⑬。冬，王归自虢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一年：鲁庄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673年）。胥命：诸侯相见会谈而不歃血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胥命者，诸侯相见，约言而不歃血

也。”此指郑伯、虢公相会谈。 弭（mǐ米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密县境）。 ②王城：指周代东都洛邑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）。周公摄政五年，成王在丰（镐京），使召公营建洛邑，谓之王城，是为东都。 ③将王：事奉周惠王。 圉（yǔ羽）门：王城的南门。 北门：王城的北门。

④阙西辟：两个城阙中的西阙，即宫门的西边城楼。阙，城阙，犹今之城楼，指宫门上筑台门，台门两旁筑有两个楼观，也叫双观。 乐备：六代的乐舞齐备。 ⑤武公之略：郑武公时代的土地。虎牢：本为东虢国之地，后为郑邑，又叫北制（在今河南汜水县西北），后为成皋。杜预注：“略，界也。郑武公俾平王，平王赐之自虎牢以东，后失其地，故惠王今复与之。虎牢，河南成皋县。” ⑥原伯：即原庄公。 ⑦效尤：效法子颓的过失。杜预注：“言效子颓舞徧乐。” ⑧ 眚：灾祸。

⑨虢守：虢公的守土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王巡虢守者，王巡视虢公所守之土地也。” ⑩为王宫：为惠王建造行宫。珹(bàng棒)：虢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渑池县境）。 酒泉：周王室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⑪后：王后。 鞶（pán盘）鉴：以镜为饰的束衣大带，即大带用铜镜装饰。鞶，大带。 鉴，铜镜。 ⑫请器：请求赏赐器物。 爵：饮酒器，即青铜酒杯。爵比鞶鉴贵重。 ⑬郑伯：此指郑文公，郑厉公之子，鲁庄公二十二年立，在位四十五年。恶：憎恨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“言郑伯以其父得赐，不如虢公为是，始恶于王，积而成怨。” ⑭归自虢：从虢国回到成周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一年春天，郑伯和虢公在弭地会谈。夏天，一起攻打王城。郑厉公事奉周惠王，从圉门进城，虢叔从北门进城。杀了王子颓和五个大夫。郑厉公在宫门的西边城楼上设享礼招待惠王，六代的乐舞齐备不缺。惠王赐给他郑武公时代的疆土，自虎牢以东之地。原庄公说：“郑伯效法子颓的过失，恐怕也要有灾祸。”五月，郑厉公死。

周惠王巡视虢公的守土，虢公为惠王在珹地建造行宫，惠王赐给他酒泉之地。郑厉公设享礼招待惠王的时候，惠王把王后的鞶鉴赐给他。虢公请求赏赐器物，惠王赐给他青铜酒杯。

郑伯从此开始憎恨周王。冬天，周惠王从虢国回到成周。

二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二年春，陈人杀其大子御寇①，陈公子完与颛孙奔齐②。颛孙自齐来奔。齐侯使敬仲为卿。辞曰："羁旅之臣，幸若获宥，及于宽政③，赦其不闲于教训，而免于罪戾④，弛于负担⑤，君之惠也，所获多矣。敢辱高位，以速官谤⑥。请以死告⑦。《诗》云⑧：'翘翘车乘，招我以弓，岂不欲往？畏我友朋⑨。'"使为工正⑩。

饮桓公酒，乐⑪。公曰："以火继之⑫。"辞曰："臣卜其昼，未卜其夜，不敢⑬。"君子曰："酒以成礼，不继以淫，义也⑭；以君成礼，弗纳于淫，仁也⑮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二年：鲁庄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672年）。大子御寇：陈宣公的太子。　②陈公子完：即陈敬仲，陈厉公之子，与大子御寇同党，逃亡齐国任其工正，改为田氏，谥号敬仲。到了他的五世孙无宇，开始在齐国强大。　颛（zhuān专）孙：陈国公子，也是太子御寇同党，先奔齐后奔鲁，遂为颛孙氏。　③羁（jī积）旅之臣：寄居在外的小臣，即客居的小臣。羁旅，亦作"羁旅"，作客他乡，寄居在外。获宥（yòu又）：获得宽恕。　宽政：宽厚的政治。　④不闲：不熟习。闲，通"娴"，熟习。

⑤弛（chí迟）：卸下，放下；或解除，免除。　⑥辱：玷（diàn店）辱，使蒙受耻辱，表示谦敬之词。　高位：指卿的高位。　官谤：官府的指责。谤，指责。　⑦以死：用死，犹言以死自誓，即誓死之意。告：

上告，即上告免卿之位。 ⑧《诗》：此为逸诗的诗句，不见《诗经》的诗篇。 ⑨翘翘：高貌，犹言高高的；一说远貌。杜预注："翘翘，远貌。"车乘：即车子。 以弓：用弓，古代用弓为礼品聘士。 ⑩工正：官名，掌百工之官。 ⑪饮桓公酒：敬仲宴请齐桓公饮酒。 乐：高兴，指桓公高兴。 ⑫以火：使用灯火。继之：继昼饮酒，即晚上继续饮酒。 ⑬卜：本指占卜，表示慎戒；此无其义，虚说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但此两卜字，恐系虚说。" 昼：白天，指白天招待饮酒。 夜：指夜里陪饮。 ⑭酒以：即"以酒"，用酒。 成礼：完成礼仪。 杜预注："夜饮为淫乐。" 义：指得事君之义。 ⑮仁：指得爱君之仁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二年春天，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太子御寇，陈国的敬仲和颛孙逃亡到齐国。颛孙又从齐国逃亡来鲁国。齐桓公让敬仲做卿。敬仲辞谢说："客居的小臣，有幸如果获得宽恕，能在宽厚的政治下，赦免我不熟习教训，而得以免除罪过，放下了负担，这是君王的恩惠，我所得到的已经太多了。怎敢玷辱这样的高位，而很快地召引来官员们的指责。敬请昧死上告。《诗》说：'高高的车子，用弓来招呼我，难道不想前去？惧怕我的朋友。'"于是，齐桓公让他做了工正。

敬仲宴请齐桓公饮酒，桓公喝得很高兴。桓公说："点上灯火晚上继续饮。"敬仲辞谢说："臣只知白天请君王饮酒，不知夜晚陪饮，不敢奉命。"君子说："酒用来完成礼仪，不能继续无度，这是义；由于和国君饮酒完成了礼仪，不使他过度，这是仁。"

【原文】

初，懿氏卜妻敬仲，其妻占之①，曰："吉②。是谓'凤皇于飞，和鸣锵锵③。有妫之后，将育于姜④。五世其昌，并于正卿⑤。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⑥。'"陈厉公，蔡出也⑦，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⑧，生敬仲。其少也，

周史有以《周易》见陈侯者⑨，陈侯使筮之，遇《观》䷓之《否》䷋⑩曰："是谓'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⑪。'此其代陈有国乎⑫！不在此，其在异国⑬；非此其身，在其子孙⑭。光，远而自他有耀者也⑮。'坤'，土也⑯。'巽'，风也⑰。'乾'，天也⑱。风为天于土上⑲，山也。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，于是乎居土上⑳。故曰：'观国之光，利用宾于王。'庭实旅百，奉之以玉帛㉑，天地之美具焉㉒，故曰：'利用宾于王。'犹有观焉㉓，故曰：'其在后乎㉔。'风行而著于土㉕，故曰：'其在异国乎。'若在异国，必姜姓也㉖。姜，大岳之后也㉗。山岳则配天，物莫能两大㉘。陈衰，此其昌乎㉙。"

及陈之初亡也，陈桓子始大于齐㉚。其后亡也，成子得政㉛。

【注释】

①懿氏：陈国大夫。　②吉：指占卜结果吉利。　③凤皇：即凤凰，古代传说它是百鸟之王，常用来象征祥瑞。　于飞：正在飞，即飞翔。于，语助词，无实义。　和鸣：指雌雄鸣声相和。　锵锵：和鸣之声。以上两句言夫妻必能和洽。　④有妫（guī龟）：即妫氏，陈国是妫姓。姜：即齐姜，齐国是姜姓。　⑤五世：第五代，指敬仲之后第五代。正卿：卿之长为正卿，位高权大。　⑥八世：第八代，指敬仲之后第八代。　京：大，强大。　⑦陈厉公：名跃，陈桓公之子，在位七年。蔡出：蔡女所生。蔡，此指蔡国女子。　⑧五父：即公子佗。蔡人杀公子佗，事见《春秋》鲁桓公六年。　⑨其少：他年少时。其，他，指敬仲。　周史：成周的太史，能用《周易》占卜吉凶。史，官名，即太史。《周易》：占筮之书，又名《易经》。　陈侯：指陈厉公。　⑩筮（shì誓），用蓍（shī师）草占卦叫筮，用龟甲占卦叫卜，都是迷信活动。

《观》䷓：卦名，即观卦，六十四卦之一，坤下巽（xùn 逊）上。否䷋（pǐ痞）：卦名，即否卦，六十四卦之一，坤下乾上。观之否，由观卦变而为否卦。 ⑪观国之光：指出聘他国而观其国之光华。宾于王：做君王的宾客，即为君主的上宾。 ⑫有国：享有国家，指做诸侯。

⑬不在此：不在这，指不在陈国。 ⑭此其身：犹言此人之身，即敬仲本身。 ⑮自他：从别的地方。远而自他，即从别的远处。 ⑯坤：坤卦。观卦、否卦之下卦，均为坤卦。坤卦象征土地，所以说“坤，土也。” ⑰巽：巽卦。观卦上卦为巽卦，巽为风，所以说“巽，风也。”

⑱乾：乾卦。否卦上卦为乾卦，乾为天，所以说“乾，天也。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《周易》自下而上，故先言《坤》而及《巽》；先本卦（《观》为本卦）而及变卦（《否》为变卦），故《乾》在后。” ⑲风为天：风起于天。于土上：行于地上。 ⑳材：指山上各种物产。居土上：居于土地之上。 ㉑庭实：庭中的礼物。实：物资，此指礼物。旅：陈列。百：数多，此举其成数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诸侯朝于天子，或互相聘问，必将礼物陈列庭内，谓之庭实。” ㉒天地之美：指天上地下美好之物。 ㉓观：观看。 ㉔其在后：他的昌盛在后代。其，指敬仲。 ㉕风行：风的运行。著于土：落在土地上。著，犹落。

㉖姜姓：姜姓之国，此指齐国。 ㉗大岳：即太岳。指四岳。杜预注：“姜姓之先为尧四岳。” ㉘山岳：指山岳高大，即陈氏秉齐政，故言太岳之权大。配天：指足以配天，即与天相配。物：事物。两大：两者一般大。 ㉙此：指敬仲在齐国之族。 ㉚陈桓子：名无宇，敬仲五世孙。杜预注：“桓子，敬仲五世孙陈无宇。” 大于齐：在齐国日见昌大。

㉛其后亡：陈国后来再次被楚国灭亡。杜预注：“哀十七年，楚复灭陈。” 成子：即陈成子，名恒，亦称陈常，一作田常，敬仲八世孙，杀齐简公而专国政。其曾孙和（即田和），篡齐姜而代之，是为田齐。杜预注：“成子，陈常也，敬仲八世孙。”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懿氏占卜把女儿嫁给敬仲做妻，他的妻子占卦，说：“吉利。这叫做‘凤凰飞翔，和鸣的声音清脆嘹亮。妫氏的后代，养育在齐姜。第五代就要昌盛，官位和正卿同列。第八代

以后，没有人能和他比强大。’”陈厉公，是蔡女所生，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立他为国君，生了敬仲。在敬仲年少的时候，有一个成周的太史拿着《周易》去见陈厉公，陈厉公让他占筮，占到“观”卦䷓变成“否”卦䷋。说：“这叫做‘出聘他国而观光其国，利于做君王的上宾。’这个人大概要代替陈而享有国家吧！不在这里，而在别国；不在这个人本身，而在他的子孙。光，是从别的远处照耀来的。‘坤’，是土。‘巽’，是风。‘乾’，是天。风起于天而运行于地上，这就是山。有了山上的物产又有天光照耀，这就使他居于土地上。所以说：‘出聘他国而观光其国，利于做君王的上宾。’庭中的礼物陈列了上百件，又进奉了玉器和束帛，天上地下美好的物品都具备，所以说：‘利于做君王的上宾。还有等着观看的，所以说：‘他的昌盛在后代。’风的运行要落在土地上，所以说：‘他的昌盛在别的国。’如果在别的国，一定是姜姓的国家。姜姓，是太岳的后代。山岳高大足以配天，但事物不可能两者一般大。陈国衰亡，这个氏族大概就要昌盛吧。”

等到陈国初次灭亡，陈桓子开始在齐国昌大。陈国后来再次被楚国灭亡，陈成子便取得了齐国政权。

二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年夏，公如齐观社，非礼也①。曹刿谏曰：“不可。夫礼，所以整民也②。故会以训上下之则③，制财用之节④；朝以正班爵之义⑤，帅长幼之序⑥；征伐以讨其不然⑦。诸侯有王⑧，王有巡守，以大习之⑨。非是，君不举矣⑩。君举必书，书而不法，后嗣何观⑪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三年：鲁庄公二十三年（公元前671年）。社：本指社神，此指祭祀社神。 ②整民：即整顿百姓。 ③会：会见，此指诸侯相会。④制：犹制订。财用：用财，或财赋。节：节度，法度，此犹言标准。⑤朝：朝觐（jìn近）。班爵：排列爵位，即排列爵位尊卑的等级。义：通“仪”，仪式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义读如仪。” ⑥帅：同“率”，遵循。 ⑦不然：此指不听从上面的命令。 ⑧有王：朝于王，朝拜天子，即向天子述职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“有王，朝于王。” ⑨巡守：亦作巡狩，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，即观察四方诸侯。大习：犹言熟悉会见和朝觐的礼法。杜预注：“大习，会朝之礼。”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引惠栋云：“此所云大习者，盖习会朝之教命也。” ⑩非是：不是这样。举：举动，即去做。 ⑪不法：犹言不合先王的法度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三年春天，鲁庄公去齐国观看祭祀社神，这是不合乎礼的。曹刿劝阻说：“不行。礼，是用来整齐百姓的。所以会见是用来训示上下之间的法则，制订用财的标准；朝觐天子是用来纠正爵位排列的仪式，遵循长幼的次序；征伐是用来诛戮对上不听命令的。诸侯朝拜天子，天子视察四方诸侯，是熟悉会见和朝觐的礼法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国君就不会有举动了。国君的举动一定要记载于策，记载而不合先王的法度，后代子孙有什么可以看的？”

【原文】

晋桓、庄之族偪，献公患之①。士芳曰②：“去富子，则群公子可谋也已③。”公曰：“尔试其事④。”士芳与群公子谋，谮富子而去之⑤。

秋，丹桓宫之楹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偪：同“逼”，逼迫，强迫，此指强盛压迫公室。　②士蒍(wěi委)：字子舆，故又称士舆，晋国大夫。　③富子：指桓、庄族中的富强者。群公子：指众公子。也已：表示语气的语尾助词，连用表示加重语气。　④试其事：试着办那事。其事，那件事，指除掉桓、庄之族的事。　⑤谮（zèn）：进谗言，即说别人的坏话。杜预注：“以罪状诬之，司族恶其富强，故士蒍得因而间之。”　⑥丹：红色，此作动词用，涂上红色。楹：屋柱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桓叔、庄伯的家族势大威逼公室，晋献公忧患这件事。晋国大夫士蒍说：“除掉富子，对群公子就好想办法了。”献公说：“你试着办那事。”士蒍在群公子中策划，说富子的坏话然后除掉他。

秋天，桓公庙的柱子涂上红漆。

二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年春，刻其桷，皆非礼也①。御孙谏曰：“臣闻之，俭，德之共也②；侈，恶之大也③。先君有共德④，而君纳诸大恶，无乃不可乎？”

秋，哀姜至⑤。公使宗妇觌，用币⑥，非礼也。御孙曰：“男贽，大者玉帛，小者禽鸟，以章物也⑦。女贽，不过榛、栗、枣、脩，以告虔也⑧。今男女同贽，是无别也⑨。男女之别，国之大节也，而由夫人乱之⑩，无乃不可乎？”

晋士芳又与群公子谋，使杀游氏之二子⑪。士芳告晋侯曰："可矣，不过二年，君必无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四年：鲁庄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670年）。刻：雕刻。其桷（jué 决）：指鲁桓公之庙的方形椽子。桷，方形的椽子。 ②御孙：鲁国大夫。共：大，指大德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共读为洪，大也。旧读共为恭，不妥。" ③大：此指大恶。 ④共德：即大德。 ⑤哀姜：鲁庄公夫人。姚彦渠《春秋会要》："哀姜，庄夫人。" ⑥宗妇：指同姓大夫的夫人。觌（dí敌）：相见。 ⑦贽（zhì至）：古代初次求见人时所送的礼物。杜预注："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执玉，诸侯、世子、附庸、孤卿执帛。"以章物：用物类来表明等级，即用不同的东西来表明其贵贱等差。

⑧榛（zhēn真）：榛子，即榛树的果实。脩：干肉。以告虔（qián前）：用来表示其诚意。 ⑨同贽：相同的进见礼。无别：没有区别。 ⑩大节：大的法度。夫人：即哀姜。 ⑪游氏二子：游氏的两个儿子，也是桓、庄之族的富强者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四年春天，庄公在桓公庙的方形椽子上雕刻花纹，都是不合于礼法的。鲁国大夫御孙劝谏说："臣下听说，节俭，是善行中的大德；奢侈，是邪恶中的大恶。先君具有大德，而君王却把自己的行为纳入大恶之中，只怕不可以吧。"

秋天，夫人哀姜来到。鲁庄公让同姓大夫的夫人相见，进见时用玉帛为进见的礼物，这是不合于礼法的。御孙说："男人进见的礼物，大的是玉帛，小的是禽鸟，用物类来表明等级。女人进见的礼物，不超过榛子、栗子、枣子、干肉，用它来表示诚敬。现在男女用相同的进见礼物，这是没有区别了。男女的区别，是国家的大法度，而由夫人搞乱了它，只怕不可以吧？"

晋国士芳又和群公子策划，让他们杀掉游氏的两个儿子。

士芳告诉晋献公说："可以了。不超过二年，君王就一定没有忧患了。"

二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五年春，陈女叔来聘①，始结陈好也。嘉之，故不名。

夏六月辛未朔②，日有食之。鼓，用牲于社，非常也③。唯正月之朔，慝未作，日有食之，于是乎用币于社，伐鼓于朝④。

秋，大水。鼓，用牲于社，于门，亦非常也。凡天灾，有币无牲。非日月之眚⑤，不鼓。

晋士芳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，乃城聚而处之⑥。

冬，晋侯围聚，尽杀群公子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五年：鲁庄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669年）。女叔：陈卿。女为氏，叔为字，《传》言"不名"可证明。据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统计："春秋之世，命卿来聘于鲁者计三十次，不称名者，惟女叔一人而已。"　②六月辛未：六月初一。　③非常：不合常礼。　④正（zhèng政）月：正阳之月，即夏历四月，周历六月。慝（tè特）：阴气。古人以为夏历四月为纯阳之时，阴气没有发作。伐鼓：击鼓。　⑤眚（shěng省）：犹言灾异。杜预注："眚，犹灾也。月侵日为眚。"　⑥聚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绛县东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五年春天，陈国女叔来鲁国聘问，开始和陈国

结为友好。《春秋》赞美这件事，所以没有记载女叔的名字。

夏季六月初一，日食。击鼓，用牺牲祭祀土地神庙，是不合常礼的。只有夏历四月初一，阴气没有发作，日食，这时用玉帛祭祀土地神庙，在朝廷上击鼓。

秋天，发大水。击鼓，用牺牲祭祀土地神庙，祭祀城门门神，也是不合常礼的。凡是天灾，祭祀时用玉帛就不用牺牲。不是日食月蚀的灾异，不击鼓。

晋国士芳让群公子杀尽了游氏的家族，于是就在聚地筑城并让群公子住在那里。

冬天，晋献公包围了聚城，把群公子全部杀掉。

二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六年春，晋士芳为大司空①。

夏，士芳城绛，以深其宫②。

秋，虢人侵晋。冬，虢人又侵晋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六年：鲁庄公二十六年（公元前668年）。大司空：官名，掌管工程。士芳有新功，由大夫升为卿。 ②深：加高。深其宫，加高宫墙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六年春天，晋国士芳做了大司空。

夏天，士芳修筑绛城，并加高那里的宫墙。

秋天，虢国人侵袭晋国。冬天，虢国人又侵袭晋国。

二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年春，公会杞伯姬于洮，非事也①。天子非展义不巡守，诸侯非民事不举，卿非君命不越竟②。

夏，同盟于幽，陈、郑服也。

秋，公子友如陈，葬原仲③，非礼也。原仲，季友之旧也④。

冬，杞伯姬来，归宁也⑤。凡诸侯之女，归宁曰来，出曰来归，夫人归宁曰如某，出曰归于某⑥。

晋侯将伐虢。士芳曰："不可。虢公骄，若骤得胜于我⑦，必弃其民。无众而后伐之，欲御我谁与？夫礼、乐、慈、爱，战所畜也⑧。夫民，让事、乐和、爱亲、哀丧，而后可用也⑨。虢弗畜也，亟战将饥⑩。"

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，且请伐卫，以其立子颓也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七年：庄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667年）。杞伯姬：鲁庄公的女儿。　洮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旧濮阳县西南，一说在今山东泗水县东南）。　非事：不是国家大事。杜预注："非诸侯之事。"　②展义：宣扬德义。　巡守：又作巡狩，周天子视察诸侯所守的地方。　举：出行。　越竟：越过国境。　③公子友：又称公子季友，庄公之母弟。　原仲：陈国大夫。　④旧：老朋友，此指私交。　⑤归宁：回娘家。　⑥出：被夫家休弃。　来归：回娘家不再返回夫家。　归于某：即大归。回娘家不

再回夫家。 ⑦骤：骤然，一下子。 ⑧畜：备，具备。 ⑨让事：对事谦让，即礼。 乐和：对人和乐，即乐。 爱亲：爱护亲人，即慈。 哀丧：哀痛别人的丧事，即爱。 用：使用，此指用其作战。 ⑩饥：气馁，士气低沉。此饥字，不是指百姓饥饿，而是指百姓的士气低沉。 ⑪召伯廖：召康公之后，周王卿士。 赐齐侯命：杜预注："赐，命为侯伯。" 子颓：庄公十九年立子颓为周王。详见庄公十九年《传》并注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七年春天，庄公和杞伯姬在洮地会见，不是为了国家大事。天子不是为了宣扬德义不视察诸侯国，诸侯不是为了百姓的事不出行，卿没有国君的命令不越过国境。

夏天，庄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郑伯在幽地共同结盟，因为陈国、郑国都顺服了。

秋天，公子友到陈国安葬原仲，是不合于礼的。原仲，只是公子友个人的老朋友。

冬天，杞伯姬来，是回娘家。凡是诸侯的女儿，回娘家叫做"来"，被夫家休弃叫做"来归"，国君的夫人回娘家叫做"如某"，被夫家休弃叫做"归于某"。

晋献公准备攻打虢国。士芳说："不可以。虢公骄傲，如果他侵袭我国骤然得到胜利，就必定抛弃他的百姓。他没有民众然后我们再去攻打，他想要抵抗我们谁会跟着他呢？礼、乐、慈、爱，在作战之前就应该具备。百姓，要对事谦让，对人和乐，爱护亲人，哀痛丧事，然后才可以使用。而虢国不具备这些，屡次作战将会使百姓气馁的。"

周惠王派遣召伯廖赐命齐桓公，并请求出兵攻打卫国，因为卫国立了子颓做周天子。

二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八年春，齐侯伐卫，战，败卫师，数之以王命①，取赂而还。

晋献公娶于贾②，无子，烝于齐姜③，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④。又娶二女于戎，大戎狐姬生重耳，小戎子生夷吾⑤。晋伐骊戎，骊戎男女以骊姬⑥，归生奚齐，其娣生卓子⑦。

骊姬嬖，欲立其子⑧，赂外嬖梁五，与东关嬖五⑨，使言于公曰："曲沃，君之宗也⑩。蒲与二屈，君之疆也⑪。不可以无主⑫。宗邑无主则民不威，疆埸无主则启戎心⑬。戎之生心，民慢其政⑭，国之患也。若使大子主曲沃，而重耳、夷吾主蒲与屈，则可以威民而惧戎，且旌君伐⑮。"使俱曰⑯："狄之广莫，于晋为都⑰。晋之启土，不亦宜乎⑱？"晋侯说之⑲。夏，使大子居曲沃，重耳居蒲城，夷吾居屈。群公子皆鄙，唯二姬之子在绛⑳。二五卒与骊姬谮群公子而立奚齐，晋人谓之"二五耦㉑"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八年：鲁庄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666年）。数：谴责，即当面数其罪。　以王命：用周天子的名义。　②晋献公：名诡诸，晋武公之子，为晋国第十九君，开始在绛地建都，在位二十六年。　贾：国名，姬

姓，侯爵，为晋国所灭。 ③齐姜：晋武公之妾。 ④秦穆夫人：秦穆公的夫人，即秦穆姬。 大子申生：即太子申生，被骊姬所谗自杀，谥为“共”，亦称共太子，或称共子。 ⑤戎：即戎国。 大戎狐姬：唐叔子孙在戎狄的部分，姬姓，以狐为氏，故称大戎狐姬。杜预注：“大戎，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。” 重耳：即晋文公，名重耳，晋献公之次子，因骊姬之祸逃亡在外十九年，后回国为晋国第二十四君，在位九年，任用诸贤臣，继齐桓公称霸，为春秋五霸之一。 小戎子：即小戎之女。杜预注：“小戎，允姓之戎。子，女也。”一说，认为大戎狐姬与小戎子为姐妹，小戎子盖以娣为媵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重耳母，翟之狐氏女也；夷吾母，重耳母女弟也。” 夷吾：即晋惠公，名夷吾，晋献公之子，因骊姬之祸逃亡在外。晋献公卒，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迎夷吾，贿赂秦国回晋为君，不久杀里克而背弃秦国，遂有韩原之败。前后在位十四年，为晋国第二十二君。 ⑥骊戎：姬姓国，男爵，故称骊戎之君为骊戎男，故城在今陕西临潼县东。 女以骊姬：把女儿骊姬献给晋献公。女，即纳女于人，把女儿嫁给（或献给）人。杜预注：“纳女于人曰女。” ⑦其娣（dì弟）：她的妹妹，即骊姬的妹妹。娣，女弟，古代娘姐称妹妹为娣。 卓子：奚齐被杀后继立为君，不久亦被里克所杀。 ⑧其子：她的儿子，指奚齐。 ⑨外嬖：对内嬖而言，女宠一般叫内嬖，男宠一般叫外嬖，即指闺闼（tà挞）之外、视听外事的嬖人。 梁五：晋国大夫，为晋献公所宠信，让他在闺闼之外探听外事。 东关嬖五：晋国大夫，亦为晋献公所宠信。杜预注：“姓梁名五，在闺闼之外者。东关嬖五，别在关塞者，亦名五。皆大夫，为献公所嬖幸，视听外事。” ⑩曲沃：桓叔封于此，后为晋之别都，桓叔是晋献公之祖，故曲沃为先君宗庙所在地（在今山西闻喜县东）。 ⑪蒲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隰县西北）。 二屈：即南屈、北屈，二屈毗邻，晋国邑名（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，南屈当在其南）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蒲边秦，屈边狄。” ⑫主：主持，主管，此指强有力的地方官。 ⑬埸（yì邑）：边境，疆界。 启戎心：引起戎狄侵犯的念头。 ⑭生心：此指产生侵犯的念头。 慢其政：犹言轻视政令。 ⑮主曲沃：主管曲沃，即为宗邑之主。 主蒲与屈：主管蒲地和二屈，即为疆埸之主。 威民：使百姓畏惧。 惧戎：使戎狄惧怕。 旌：表彰。 伐：功勋，功劳。杜预注：“旌，章也。伐，功也。” ⑯使俱曰：让两个人一起对献公说，即骊姬使二五一起，异口同声再进言。 ⑰广莫：即广漠，广大空

旷。　为都：建为城邑，指占有广大空旷之地，并建立城邑。　⑱启土：开拓疆土。宜，应当，或恰当。　⑲说：同“悦”，高兴。　⑳群公子：其他众公子。　皆鄙：都住到边境上。　二姬之子：骊姬和她的妹妹的儿子，即奚齐和卓子。二姬，指骊姬和她的妹妹。　㉑谮（zèn）：诬陷。　二五耦(ǒu偶)：古代两个人各持一耜（sì四），并肩耕作叫耦，梁五和东关嬖五二人朋比为奸，共作坏事，故叫“二五耦”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八年春天，齐侯攻打卫国，作战，打败卫国军队，用周天子的名义谴责他们，取得了财货回国。

晋献公在贾国娶妻，没有儿子。和齐姜通奸，生了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。又在戎国娶了两个女人，大戎狐姬生了重耳，小戎子生了夷吾。晋国攻打骊戎，骊戎男把女儿骊姬献给晋献公，回国后生了奚齐，她的妹妹生了卓子。

骊姬受到晋献公宠爱，想要立她的儿子为太子，贿赂外嬖梁五和东关嬖五，让他们对献公说：“曲沃，是君王的宗邑。蒲地和二屈，是君王的边疆。不可以没有强有力的地方官。宗邑没有得力的人主管，百姓就不畏惧；边疆没有得力的人主管，就会引起戎狄侵犯的念头。戎狄产生侵犯的念头，百姓轻视政令，这是国家的祸患。如果让太子主管曲沃，又让重耳、夷吾主管蒲地和二屈，就可以使百姓畏惧，使戎狄害怕，并且表彰了君王的功劳。”骊姬又让这两个人一起对献公说：“狄人广漠的土地，归为晋国建立城邑。晋国开拓疆土，不也是应当的吗？”晋献公很高兴。夏天，让太子住在曲沃，重耳住在蒲城，夷吾住在二屈。其他众公子也都住在边邑，只有骊姬和她妹妹的儿子住在绛城。两个五最终和骊姬诬陷了众公子而立了奚齐为太子，晋国人称他们为“二五耦”。

【原文】

楚令尹子元欲蛊文夫人，为馆于其宫侧，而振《方》

焉①。夫人闻之，泣曰："先君以是舞也，习戎备也②。今令尹不寻诸仇雠，而于未亡人之侧，不亦异乎③！"御人以告子元④。子元曰："妇人不忘袭雠，我反忘之⑤！"

秋，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，入于桔柣之门⑥。子元、斗御强、斗梧、耿之不比为旆⑦，斗班、王孙游、王孙喜殿⑧。众车入自纯门，及逵市⑨。县门不发，楚言而出⑩。子元曰："郑有人焉⑪。"诸侯救郑，楚师夜遁⑫。郑人将奔桐丘⑬，谍告曰⑭："楚幕有乌⑮。"乃止。

冬，饥。臧孙辰告籴于齐⑯，礼也。

筑郿⑰，非都也。凡邑，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⑱，无曰邑。邑曰筑，都曰城。

【注释】

①令尹：楚国最高官职，掌军政大权。子元：楚武王之子，楚文王之弟，又称公子元。蛊（gǔ古）：蛊惑，诱惑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蛊音古，蛊惑以淫事也。"文夫人：即楚文王夫人息妫。为：修造，建造。振：指振铎，即摇铃。万：舞名，即万舞。振《万》：摇铃跳《万》舞。

②以是舞：用这个舞。习：演习，练习。 ③寻：用。不寻诸，不用之于。未亡人：旧时称寡妇。 ④御人：侍人，疑是文夫人的侍者，不然如何知道文夫人的小声哭泣？ ⑤袭雠：袭击仇敌。反：反倒。

⑥桔柣（xié 鞋dié迭）：郑国远郊的大门。 ⑦斗御强、斗梧、耿之不比：都是楚国大夫。旆（pèi 配）：本指旌旗，此指前军。杜预注："子元自与三子特建旆以居前广（即前军）。" ⑧斗班、王孙游、王孙喜：都是楚国大夫。殿：殿军，即殿后。古代作战，进军时一般精锐在前，撤退时一般精锐殿后。 ⑨纯门：郑国的外郭门。逵市：郑国郭内大路上的市场。 ⑩县门：即"悬门"，内城的闸门。县，同"悬"。发：发机下放。县门不发，悬挂的闸门没有放下，是郑国人空城之计。楚言：楚人说着话，一说楚人说着楚国方言。出：退出郭城。 ⑪有人：指有人才，有能

人。　⑫诸侯：指诸侯军。　⑬桐丘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扶沟县西）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"桐丘，郑地也。"　⑭谍告曰：间谍报告说。谍，此指刺探敌情的人，或间谍，侦探。　⑮幕：帐幕，帐篷。楚军抛弃帐篷仓皇而逃。有乌：有乌鸦，因幕内无人，故乌鸦敢落。　⑯臧孙辰：又称臧文仲，鲁国大夫。　⑰郿（méi眉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寿张废县治南）。　⑱先君之主：先君的神主。都：都邑。杜预注："《周礼》：四县为都，四井为邑。然宗庙所在，则虽邑曰都，尊之也。"

【译文】

楚国令尹子元想要诱惑楚文王夫人，在她的宫旁修建房子在里边摇铃跳《万》舞。文夫人听见了，哭泣着说："先君用这个舞，来演习战备。现在令尹不用于仇敌，而用在未亡人的旁边，不也是很奇怪吗！"侍人把文夫人的话告诉了子元。子元说："女人不忘记袭击仇敌，我反倒忘记了！"

秋天，子元率领六百辆战车进攻郑国，攻进了郑国的桔柣门。子元、斗御强、斗梧、耿之不比率领前军，斗班、王孙游、王孙喜率军殿后。楚军车队从郑国的纯门进去，达到了郭内大路上的市场。郑国内城的闸门没有放下，楚人说着话就退出了郭城。子元说："郑国有人才。"诸侯军救援郑国，楚军夜里逃走了。郑国人准备逃往桐丘，刺探敌情的人报告说："楚军的帐篷上有乌鸦。"于是郑国人就停止不逃。

冬天，鲁国发生饥荒。臧孙辰向齐国请求购买粮食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修筑郿城，郿城不是都。凡是邑，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叫做"都"，没有的叫做"邑"。修建邑叫做"筑"，修建都叫做"城"。

二十九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九年春，新作延厩①，书不时也。凡马，日中而出，日中而入②。

夏，郑人侵许。凡师，有钟鼓曰伐，无曰侵，轻曰袭③。

秋，有蜚④，为灾也。凡物，不为灾，不书。

冬十二月，城诸及防⑤，书时也。凡土功，龙见而毕务，戒事也⑥；火见而致用，水昏正而栽，日至而毕⑦。

樊皮叛王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九年：鲁庄公二十九年（公元前665年）。作：修造。延厩（jiù 救）：马房。延，马房之名。 ②日中：春分和秋分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日中者，春分、秋分也。"出：此指放牧。入：指入圈。

③有钟鼓：有钟鼓之声。轻：轻师，即轻装部队。袭：以轻师"掩其不备"叫袭。 ④蜚：食稻花的害虫。见隐公元年注。 ⑤诸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诸城县西南）。防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费县东北）。 ⑥土功：土木之事，即土木工程。功，通"工"，事。龙：即苍龙，星宿名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龙见者，谓夏正九月，周正十一月，苍龙角、亢早晨出现于东方也。"毕务：农活完毕，指秋收都已完毕。戒事：准备土木工程之事。事，指土功。 ⑦火：大火，即心星。夏历十月初，在角、亢之后，早晨出现于东方。致用：把用具放到工地上。致，送到。水：大水，即定星，也叫营室。昏正：十月黄昏时在天的正中（即在正南方）。正，正中。栽：筑墙立板，即把筑墙立板树起筑墙，即打夯筑墙。杜预注："谓今十月，定星昏而中，于是树板干而兴作。"日至：即冬至。 ⑧樊皮：

周王室大夫。杜预注，“樊皮，周大夫。樊，其采地；皮，名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二十九年春天，新修造延厩，《春秋》记载不合时令。凡是马，春分时节放牧，秋分时节入圈。

夏天，郑国人侵袭许国。凡是出兵，有钟鼓之声叫做“伐”，没有叫做“侵”，轻装部队突击叫做“袭。”

秋天，发现螟盘虫，造成了灾害。凡是事物，没有造成灾害，《春秋》就不记载。

冬季十二月，在诸地和防地筑城，《春秋》记载合于时令。凡是土木工程，苍龙星出现而农事完毕，土木工程之事就要作准备；火星出现要把用具放到工地上，黄昏时定星出现在正南方，就要把筑墙立板树起筑墙，冬至就要全部完工。

樊皮背叛周天子。

三十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年春①，王命虢公讨樊皮。夏四月丙辰，虢公入樊，执樊仲皮②，归于京师。

楚公子元归自伐郑，而处王宫③。斗射师谏，则执而梏之④。秋，申公斗班杀子元⑤。斗穀於菟为令尹，自毁其家，以纾楚国之难⑥。

冬，遇于鲁济，谋山戎也，以其病燕故也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年，鲁庄公三十年（公元前664年）。　②四月丙辰，四月十四

日。樊仲皮：即樊皮。仲，在兄弟中的行次。 ③王宫：指楚文王之宫。④斗射师： 即斗廉，楚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射师，斗廉也。""梏(gù固)：手铐，即带上手铐，古代手铐是木制的。 ⑤申公：楚国申县之长。公，楚国把县尹称为公，当时楚子自称王。斗班：申公的名字。 ⑥斗穀於菟(wū乌tú图)：即令尹子文。毁：捐弃。家：家财。纾(shū书)：缓和。⑦遇：非正式会见。济：济水。杜预注："济水历齐、鲁界，在齐界为齐济，在鲁界为鲁济，盖鲁地。" 病：犹言危害，侵犯。燕：此指北燕，都蓟（在今北京市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三十年春天，周天子命令虢公讨伐樊皮。夏季四月十四日，虢公攻进樊国，拘捕了樊皮，带回京城。

楚国公子元攻打郑国回来，住在王宫里。斗射师劝阻，就把他拘捕起来并带上手铐。秋天，申公斗班杀了子元。斗穀於菟做令尹，自己捐弃家财，来缓和楚国的危难。

冬天，庄公和齐侯在鲁国济水非正式会见，谋划攻打山戎，因为山戎威胁燕国的缘故。

三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一年夏六月，齐侯来献戎捷①，非礼也。凡诸侯有四夷之功，则献于王，王以警于夷②；中国则否③。诸侯不相遗俘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一年：鲁庄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663年）。戎捷：戎人的俘虏。捷，战利品，此指俘虏。 ②四夷：四方的戎狄。警：警戒。 ③中国：即中原。 ④遗（wèi位）俘：赠送俘虏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三十一年夏季六月，齐侯来鲁国奉献戎人俘虏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凡是诸侯讨伐四方夷狄有功，就奉献给周天子，周天子用来警戒四方夷狄；在中原就不是这样。诸侯之间不能互相赠送俘虏。

三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二年春，城小穀①，为管仲也。

齐侯为楚伐郑之故，请会于诸侯②。宋公请先见于齐侯。夏，遇于梁丘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二年：鲁庄公三十二年（公元前662年）。小穀：即穀，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治）；一说是鲁国邑名（在山东曲阜西北），可作参考。

②请会：为了谋划替郑国报复楚国，楚伐郑在庄公二十八年。　③梁丘：宋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庄公三十二年春天，齐国在小穀筑城，是为管仲修筑的。

齐侯因为楚国攻打郑国的缘故，请求和诸侯会见。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。夏天，在梁丘非正式会见。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，有神降于莘①。惠王问诸内史过曰②："是何故也？"对曰："国之将兴，明神降之，监其德也③；将

亡，神又降之，观其恶也。故有得神以兴，亦有以亡，虞、夏、商、周皆有之④。”王曰：“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以其物享焉，其至之日，亦其物也⑤。”王从之。内史过往，闻虢请命，反曰⑥：“虢必亡矣，虐而听于神⑦。”

神居莘六月。虢公使祝应、宗区、史嚚享焉⑧。神赐之土田。史嚚曰：“虢其亡乎！吾闻之，国将兴，听于民；将亡，听于神。神，聪明正直而壹者也，依人而行⑨。虢多凉德，其何土之能得⑩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莘（shīn深）：虢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陕县硤(xiá峡)石镇之西十五里有莘原，即其地）。有神降于莘：是指有神灵附于莘地之人而言。 ②惠王：即周惠王，僖王之子，为周朝第十七王，在位二十五年。内史过：周大夫。

③明神：即神明，神灵。 ④虞、夏、商、周：指四代的兴亡。皆有之：都有神异。 ⑤以其物：用相应的物品、祭服。物，指祭品、祭服。享：祭祀。其至之日：他到的日子，指神灵初到的日子而言。其物：他的祭祀物，即神灵到的日子该祭祀什么也就是他的祭祀品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古代祭神有一定的制度，但此所降之神，如何祭祀，并不载于祀典，故内史过以为惟有依其所至之日而以相当之祭品、祭服祭之。所至之日，指始至之日而言。古以干支纪日，甲乙丙丁等是也。据《礼记·月令》，甲、乙日至，祭先脾，玉用苍，服上青；丙、丁日至，祭用肺，玉、服皆赤；戊、己日至，祭用心，玉、服皆黄；庚、辛日至，祭用肝，玉、服皆白；壬、癸日至，祭用肾，玉、服皆玄。” ⑥往：指前去虢国祭祀。虢：虢国，姬姓，公爵，文王弟虢叔始封，僖公五年被晋国所灭。请命：请求神灵赐予土田之命。 ⑦虐：暴虐。 ⑧祝应、宗区、史嚚（yín银）：祝，太祝；宗，宗人；史，太史。都是官名。应、区、嚚，都是人名。 ⑨壹：专一不二，即一心一意。依人：按照不同的人。 ⑩凉德：薄德，即缺少德行。杜预注：“凉，薄也。”土之能得：即能得到土地吗？此为疑问否定句，把宾语“土”字提到谓语“能得”之前，表示得不到土地之意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，有神灵在虢国莘地下降。周惠王向内史过询问说："这是什么缘故？"内史过回答说："国家要兴起，神灵下降，是观察它的德行；将要灭亡，神灵又下降，是观察它的邪恶。所以有的得神灵而兴起，也有的得神灵而灭亡，虞、夏、商、周都有过这种情况。"周惠王说："对他怎么办？"内史过回答说："用相应的物品祭祀他，他来到的日子，依规定这个日子该祭祀什么，也就是他的祭祀品。"周惠王听从了内史过的话。内史过前去祭祀，听说虢国请求神灵赐予土田，回来说："虢国一定要灭亡了，暴虐而听从神灵。"

神灵在莘地住了六个月。虢公派祝应、宗区、史嚚去祭祀。神灵答应赐给他土地。史嚚说："虢国恐怕要灭亡了吧！我听说，国家将要兴起，听从百姓；将要灭亡，听从神灵。神灵，是聪明正直而又一心一意的，依照不同的人来行事。虢国更多的是缺少德行，又怎么能够得到土地呢？"

【原文】

初，公筑台临党氏，见孟任，从之①。闵，而以夫人言许之②。割臂盟公，生子般焉③。雩④，讲于梁氏，女公子观之⑤。圉人荦自墙外与之戏⑥。子般怒，使鞭之。公曰："不如杀之，是不可鞭⑦。荦有力焉，能投盖于稷门⑧。"

公疾，问后于叔牙⑨。对曰："庆父材⑩。"问于季友⑪，对曰："臣以死奉般。"公曰："乡者牙曰庆父材⑫。"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⑬，使鍼季酖之⑭，曰："饮此，则有后于鲁国；不然，死且无后⑮。"饮之，归

及逵泉而卒，立叔孙氏⑯。

八月癸亥，公薨于路寝⑰。子般即位，次于党氏⑱。冬十月己未，共仲使圉人荦贼子般于党氏⑲。成季奔陈。立闵公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：指鲁庄公。筑台：修建高台。临：犹言居高处面对着低处。党氏：犹言党家。任姓，鲁国大夫。孟任：党家的女儿。 ②閟（bì必）：闭门拒绝，以夫人言：用做夫人的话。 ③割臂：割破胳膊出血。盟公：和鲁庄公盟誓。子般：鲁庄公之子，即位不久被圉人荦杀掉。④雩（yú于）：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祭祀。 ⑤梁氏：犹言梁家，鲁国大夫。女公子：指子般的妹妹。而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认为“女公子”指梁氏女。 ⑥荦（luò络）：圉人的名。与之戏：对她进行调戏。 ⑦不可鞭：不能鞭打。 ⑧盖：车盖；一说指稷门的门扇。都指很重的东西。稷门：鲁国都城正南面的城门，鲁僖公又增高扩大，改名叫高门。⑨公疾：鲁庄公得病。问后：询问继承人。叔牙：鲁庄公之二弟。⑩庆父：鲁桓公之子。材：有才能。 ⑪季友：鲁庄公之三弟。⑫乡者：方才。牙：即叔牙。 ⑬成季：即季友。僖叔：即叔牙。鍼（qián前）巫氏：鍼巫家，鲁国大夫。鍼，为其姓；巫，为其职或其名：氏，犹家。 ⑭鍼季：即鍼巫。酖（zhèn振）之：用毒酒毒死他。

⑮于鲁国：在鲁国，指在鲁国享有禄位。无后：没有后代，指没有后代享有禄位。 ⑯逵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南）。立：指立叔牙的儿子。叔孙氏：叔孙家，鲁国大夫。 ⑰癸亥：八月初五。路寝：古代君主处理政事的宫室。《毛传》：“路寝，正寝也。” ⑱即位：即国君位，即做了国君。次：停留，住在。 ⑲己未：十月初二。共仲：即庆父。贼：杀害，刺死。 ⑳闵公：即鲁闵公，名启，鲁庄公之子，在位二年，被庆父所杀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鲁庄公修建高台面对着党氏家，可以看见孟任，眼盯

着她走路。孟任闭门拒绝，庄公答应立她做夫人。于是，孟任割破胳膊和庄公盟誓，后来生了子般。正当雩祭，事先在梁家演习，庄公的女儿观看演习。圉人荦从墙外对庄公女儿进行调戏。子般大怒，让人鞭打圉人荦。庄公说："不如杀掉他，这个人不能鞭打。他很有力气，能把车盖扔到稷门。"

鲁庄公得病，向叔牙询问继承人。叔牙回答说："庆父有才能。"向季友询问，季友回答说："臣用死来事奉子般。"庄公说："方才叔牙说庆父有才能。"季友派人用国君的名义让叔牙在鍼巫家等待，让鍼巫用毒酒毒死他，说："喝了这个，你的后代在鲁国还可以享有禄位；不这样，你死了就没有后代享有禄位。"叔牙喝了毒酒，回家到达逵泉就死了，鲁国立他的儿子为叔孙氏。

八月初五，鲁庄公死在正寝里。子般做了国君，住在党氏家里。冬季十月初二，庆父派圉人荦在党氏家刺杀了子般。季友逃亡到陈国。立闵公为国君。

闵　公

（元年——二年）

闵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不书即位，乱故也①。

狄人伐邢②。管敬仲言于齐侯曰③："戎狄豺狼，不可厌也④。诸夏亲暱⑤，不可弃也。宴安酖毒，不可怀也⑥。《诗》云⑦：'岂不怀归，畏此简书⑧。'简书，同恶相恤之谓也⑨。请救邢以从简书⑩。"齐人救邢。

夏六月，葬庄公。乱故，是以缓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闵公元年（公元前661年）。乱：鲁国当时发生动乱，子般被杀，成季逃奔陈国。杜预注："国乱不得成礼。"　②狄：古代北方的民族。邢：国名，姬姓，侯爵，周公之子始封于此（在今河北邢台）。　③管敬仲：即管仲。　④厌：满足。　⑤诸夏：中原各诸侯国，即周代分封的诸侯国。暱（nì逆）：亲暱，亲近。　⑥宴安：安逸，或逸乐。怀：怀恋。　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出车》篇。　⑧怀归：想回家。简书：竹简上写的军令，即告急文书，古代军令是写在竹简上。　⑨同恶相恤：即"同恶相济"。或"同恶相助"，本指坏人狼狈为奸，此指同仇敌忾。同恶，即同仇。相恤，相互救济，恤，救济。同恶相恤，是当时简书上的话。　⑩从简书：遵从简书之说。　⑪缓：迟延。鲁庄公死于上年八月，至此已十一个月。按古礼，诸侯死五个月而葬；而据《春秋》记载，多三个月而葬，故称"缓"。

【译文】

鲁闵公元年春天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即位，是因为发生动乱的缘故。

狄人攻打邢国。管仲对齐桓公说："戎狄犹如豺狼，是不能满足的。中原各诸侯国相互亲近，是不能丢弃的。安逸等于毒药，是不能怀恋的。《诗经》说：'难道不想回去，怕的是这个竹简上的军令。'竹简上的军令文字，说的是同仇敌忾的意思。请求您遵从简书上的话救援邢国。"于是齐国人出兵救援邢国。

夏季六月，安葬庄公，由于发生动乱的缘故，因此推迟了。

【原文】

秋八月，公及齐侯盟于落姑，请复季友也①。齐侯许之，使召诸陈，公次于郎以待之②。"季子来归"，嘉之也③。

冬，齐仲孙湫来省难④。书曰⑤"仲孙"，亦嘉之也。仲孙归曰："不去庆父⑥，鲁难未已。"公曰⑦："若之何而去之？"对曰："难不已，将自毙，君其待之⑧。"公曰："鲁可取乎⑨？"对曰："不可，犹秉周礼⑩。周礼，所以本也⑪。臣闻之，国将亡，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⑫。鲁不弃周礼，未可动也。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，亲有礼，因重固⑬，间携贰，覆昏乱，霸王之器也⑭。"

【注释】

①落姑：又作洛姑，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平阴县境）。复：回国。②郎：鲁国地名，是鲁国都城（曲阜）近郊的邑。　③季子：即季友。"季子来归"，是《春秋》这样记载的。　④仲孙湫（jiǎo狡，又读qiū秋），仲孙名湫，齐国大夫。省（xǐng醒），探望，问候，此有察探之意。难：祸

难，指庆父杀国君所产生的祸难。 ⑤书曰：指《春秋》称为。⑥不去：不除掉。 ⑦公：指齐桓公。 ⑧自毙：自取灭亡，自我灭亡。其：含有请、可的意思。之：指庆父自毙。 ⑨取：取得。齐桓公想乘鲁难灭掉鲁国。 ⑩秉：执秉，执掌，操持。周礼：周公之礼，即周朝的礼法。 ⑪本：根本，此指治国的根本。 ⑫本：此指树的躯干。从之：跟着枯落。 ⑬其：含有可以、应当之意。务：从事。亲有礼：亲近讲礼仪的国家。因重固：依靠稳定坚固的国家。重固，指稳定坚固的国家。 ⑭携贰：叛离，即内部离心离德，指内部涣散的国家。器：本指器用，此犹言方略，策略。

【译文】

鲁闵公元年秋季八月，鲁闵公和齐桓公在落姑结盟，请求齐侯帮助季友回国。齐桓公答应他，派人从陈国召回季友，闵公住在郎地等候他。《春秋》记载说“季子来归”，这是赞美季友。

冬天，齐国的仲孙湫来鲁国对祸难表示慰问。《春秋》称他为“仲孙”，也是赞美他。仲孙回齐国说：“不除掉庆父，鲁国的祸难不会停止。”齐桓公说：“怎么样才能除掉他？”仲孙回答说：“祸难不停止，将会自取灭亡，请君王等着吧。”齐桓公说：“鲁国可以取得吧？”仲孙回答说：“不可以，他们还执掌着周礼。周礼，是治国的根本。臣下听说，国家将要灭亡，如同树的躯干必定先倒下然后枝叶才跟着枯落。鲁国不抛弃周礼，是不能动它的。君王应当从事安定鲁国的祸难并且亲睦它，亲近讲礼仪的国家，依靠稳定坚固的国家，离间内部离心离德的国家，灭亡昏暗暴乱的国家，这是完成霸王之业的策略。”

【原文】

晋侯作二军，公将上军，大子申生将下军①。赵夙御戎，毕万为右②，以灭耿、灭霍、灭魏③。

还，为大子城曲沃。赐赵夙耿，赐毕万魏，以为大夫。士苏曰④："大子不得立矣。分之都城而位以卿，先为之极，又焉得立⑤？不如逃之，无使罪至，为吴大伯⑥，不亦可乎？犹有令名，与其及也⑦。且谚曰：'心苟无瑕，何恤乎无家⑧？'天若祚大子，其无晋乎⑨！"

卜偃曰⑩："毕万之后必大⑪。万，盈数也⑫；魏，大名也⑬。以是始赏，天启之矣⑭。天子曰兆民，诸侯曰万民⑮。今名之大，以从盈数，其必有众⑯。"

初，毕万筮仕于晋，遇《屯》☳之《比》☵⑰。辛廖占之⑱，曰："吉。《屯》固《比》入，吉孰大焉？其必蕃昌⑲。《震》为土⑳，车从马，足居之，兄长之，母覆之，众归之㉑，六体不易，合而能固，安而能杀，公侯之卦也㉒。公侯之子孙，必复其始㉓。"

【注释】

①晋侯：指晋献公。作：建立。二军：两个军，指上军和下军。据说当时一军为十二万五千人。周制：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。晋国原设一军，晋献公恃其强大，又建立一军为二军。下军：两军之一，虽独立成一军，但下军主帅受上军主帅统一指挥，即上军主帅为上下二军的元帅。　②赵夙：造父的后代，赵衰（cuī崔）之兄；一说赵夙为赵衰之父。御：驾御，即驾驶车马。此言赵夙给晋献公驾御战车。毕万：毕公高之后，魏犨的祖父。右：即兵车的右卫。　③耿：姬姓侯爵国（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南）。霍：姬姓国（在今山西霍县西南）。魏：姬姓国（在今山西芮（ruì瑞）城县东北）。　④士苏（wěi委）：晋国大夫。　⑤不得立：得不到立为继承人，即不能做继承人。分之都城：把都城分给他。都城，指别都曲沃。位以卿：给他卿的官位。古代将帅都命卿位，现在太子申生为下军主将，故言"位以卿"。　为之极：让他达到官位顶点。　⑥罪

至：罪过到来，即加罪。　吴大伯：周太王(古公亶父)的嫡子，知其父欲立其弟季历，故让位而到吴，为吴太伯，即吴国的始祖。　⑦令名：好名声。与其：与其留晋国，即胜于留晋国。及：指及祸，遭祸。⑧瑕：疵（cī跐）瑕。恤：忧虑，或害怕。　⑨祚（zuò作）：降福，或保佑。无晋：此指舍去晋国，即不在晋国。　⑩卜偃：晋国掌卜大夫郭偃。⑪大：昌盛，昌大。　⑫盈数：满数。　⑬大名：高大的名称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"魏喻巍；巍，高大也"。　⑭赏：赏赐，此指受赏赐。启：启示，此指表示预兆。　⑮天子曰兆民：犹言天子统治兆民，天子主有天下，故言"兆民"。兆民，旧称众百姓，即天下百姓。兆，极言其多。诸侯曰万民：犹言诸侯统治万民，诸侯主有一国，故言"万民"。万民，即众民，此指诸侯国内所有百姓。　⑯从盈数：顺从了满数，即应了满数之兆。有众：得到民众。　⑰筮（shì誓）仕：占卦做官的吉凶。筮，占筮，古代用蓍（shī师）草占卦叫筮，用龟甲占卦叫卜，都是不科学的迷信活动。仕，出仕，即做官。《屯》䷂之《比》䷇、《屯》卦变成《比》卦。《屯》卦，《震》下《坎》上。《比》卦。《坤》下《坎》上。　⑱辛廖(liáo辽)：晋国大夫。　⑲《屯》固：《屯》卦险难，所以坚固。《比》入：《比》卦亲密，所以得入。其：指毕万及其后代。　⑳《震》为土：《震》卦变成了土。《坤》为土。　㉑车从马：车跟随着马，《震》为车，《坤》为马。《震》变为《坤》，故言"车从马"。足居之：两脚站在这里（土上）。《震》为足，震动的足而遇上土《坤》，是安静的象征，故言"足居之"。兄长之：哥哥抚育他。《震》为长男：长男就是兄。母覆之：母亲保护他。《坤》为母。覆，覆盖，犹言保护。众归之：大众归附他。《坤》为众。　㉒六体：六条卦体，即指《震》为土、车从马、足居之、兄长之、母覆之、众归之等六样卦体。《比》卦有合之义，《屯》卦有固之义，以《比》承《屯》之变，故言"合而能固"。《比》之下卦有《坤》，《坤》为土安之象。《屯》之下卦有《震》，《震》为雷杀之象。以《坤》承《震》之变，故言"安而能杀"。公侯之震：公侯的卦象。杜预注："《比》合《屯》固，《坤》安《震》杀，故曰公侯之卦。"　㉓复：回复。其始：他的开始。毕万为毕公高的子孙，"复其始"即必回复其开始时（即毕公高时）的公侯地位。

【译文】

晋侯建立两个军，献公自己率领上军，太子申生率领下

军。赵夙为晋侯驾御战车，毕万做车右，出兵灭掉耿国、灭掉霍国、灭掉魏国。

晋侯回国，为太子修建曲沃的城池。献公把耿地赐给赵夙，把魏地赐给毕万，让他们做大夫。晋大夫士芳说："太子不能立为继承人了。把都城分给他又给他卿的官位，先让他达到了官位顶点，又怎能得到立为国君呢？不如逃走，不要让罪过到来，做个吴太伯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这样还可以保有好名声，胜于留在晋国遭祸。并且俗语说：'心里如果没有瑕疵，为何害怕没有家？'上天如果保佑太子，大概就不在晋国了吧！"

卜偃说："毕万的后代一定昌大。万，是满数；魏，是高大的名称。所以开始就这样赏赐，上天已经表示预兆了。天子统治兆民，诸侯统治万民。现在名称的高大，又顺应了满数，他必然得到民众。"

起初，毕万占卦在晋国做官的吉凶，得到《屯》卦䷂变成《比》卦䷇。晋国大夫辛廖占卦说："吉利。《屯》卦坚固《比》卦进入，还有什么吉利比这更大吗？他必定蕃衍昌盛。《震》卦变成了土，车跟从着马，两脚站在地上，哥哥抚育他，母亲保护他，民众归附他，六样卦体不变，集合而能坚固，安定而能杀戮，这是公侯的卦象。公侯的子孙，必定回复到他开始的地位上。"

二　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，虢公败犬戎于渭汭①。舟之侨曰②："无德而禄，殃也。殃将至矣。"遂奔晋。

夏，吉禘于庄公，速也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闵公二年（公元前660年）。犬戎：即殷、周之间的鬼方、昆夷，战国以后又叫胡、匈奴。渭汭（ruì锐）：渭水入黄河处（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北）。 ②舟之侨：虢国大夫。 ③禘（dì帝）：大祭。古代郊祭、终王、时祭，都称禘祭。吉禘，可能因为庄公新死的缘故，大祭时加个“吉”字。速：此指时间提前。古代居丧三年然后大祭，而庄公死后二十五个月即举行禘祭，故言“速也”。

【译文】

鲁闵公二年春天，虢公在渭水的弯曲处打败了犬戎。舟之侨说：“无德而受禄，是灾殃。灾殃就要来到了。”于是就逃奔到晋国。

夏天，鲁国为庄公举行大祭，时间提前了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公傅夺卜齮田，公不禁① 。秋八月辛丑，共仲使卜齮贼公于武闱②。成季以僖公适邾③。共仲奔莒，乃入，立之④。以赂求共仲于莒，莒人归之。及密，使公子鱼请⑤，不许。哭而往，共仲曰：“奚斯之声也。”乃缢。

闵公，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⑥，故齐人立之。共仲通于哀姜⑦，哀姜欲立之。闵公之死也，哀姜与知之，故孙于邾⑧。齐人取而杀之于夷，以其尸归⑨。僖公请而葬之。

成季之将生也，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⑩。曰：“男也，其名曰友，在公之右⑪；间于两社，为公室辅⑫。季

氏亡，则鲁不昌⑬。”又筮之，遇《大有》䷍之《乾》䷀曰：⑭“同复于父，敬如君所⑮。”及生，有文在其手曰“友”，遂以命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：指鲁闵公。傅：师傅，此指保傅，有师有保，通称师保或保傅，即负责教育和抚养的人。卜齮（yǐ椅）：鲁国大夫。　②辛丑：八月二十四日。武闱（wéi违）：指路寝的旁门，又叫虎门。闱，宫中之门，即寝侧两边的小门。　③以僖公：带领僖公。僖公，即鲁僖公，名申，鲁庄公之子，鲁闵公之弟，在位三十三年。适：往，到，此指逃到。邾（zhū朱）：国名，即邹国，曹姓，子爵，被楚国所灭，故地在今山东邹县境。

④乃入：于是回国，指季友和僖公回国。立之：指立僖公为鲁国国君。　⑤密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北）。公子鱼：即奚斯。请：请求，此指庆父请求赦罪。　⑥叔姜：哀姜之妹。　⑦通于哀姜：和哀姜私通。　⑧与知之：事先知道杀闵公。之，指庆父让卜齮杀闵公。

⑨杀之：杀掉她。之，指哀姜。《列女传·孽嬖传》：“齐桓公立僖公，闻哀姜与庆父通以危鲁。乃召哀姜酖而杀之。”夷：国名，后归为齐，在今山东即墨县西。而杜预认为“夷，鲁地”。其尸：她的尸首，指哀姜的尸首。归：此指带回去，指带回齐国。　⑩将生：刚要出生的时候。桓公：指鲁桓公。卜楚丘：执掌占卜的大夫名叫楚丘，其父名不详，故举其子名称呼他。　⑪公：指桓公。右：此指用事，即辅佐国君。杜预注：“在右言用事。”　⑫间：处于中间。两社：鲁国有两社，一为周社，一为亳社。杜预注：“两社，周社，亳社。两社之间，朝廷执政所在。”公室：诸侯国政权，即诸侯国家。辅：辅弼，即左辅右弼，古代宰相为辅弼。

⑬季氏：季氏的子孙；一说指季友一人。　⑭《大有》䷍：卦名，即《大有》卦，六十四卦之一，《乾》下《离》上。《乾》䷀：卦名，即《乾》卦，六十四卦之一，《乾》下《乾》上。　⑮同复于父：尊贵如同父亲。敬如君所：敬重如同国君。君所，国君处所，即指国君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鲁闵公的保傅夺取卜齮的田地，闵公不加禁止。秋

季八月二十四日，庆父让卜齮在武闱刺杀了闵公。季友带领僖公逃到邾国。庆父逃亡到莒国，于是季友和僖公回鲁国，立僖公为国君。鲁国用贿赂向莒国求取庆父，莒国人把庆父送了回来。庆父到达密地，派公子鱼请求赦罪，没有答应。公子鱼哭着回去，庆父说："这是公子鱼的哭声啊。"于是就上吊死了。

鲁闵公，是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，所以齐国人立他为鲁君。庆父和哀姜私通，哀姜想立他为国君。闵公的被杀，哀姜事先知道，所以她逃到邾国。齐人向邾国索取哀姜在夷地杀了，把她的尸首带回齐国。鲁僖公请求归还哀姜的尸首安葬了。

季友刚要出生的时候，鲁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占卜。他说："是男孩，他的名叫友，在君王之右；处于两社之间，做公室的辅弼。季氏灭亡，鲁国便不昌盛。"又占筮，得到《大有》䷍变成《乾》䷀，说："尊贵如同父亲，敬重如同国君。"等到生下来，在他的手心有个友字，于是就用友命名。

【原文】

冬十二月，狄人伐卫。卫懿公好鹤，鹤有乘轩者①。将战，国人受甲者皆曰②："使鹤③。鹤实有禄位④，余焉能战⑤！"

公与石祁子玦⑥，与宁庄子矢，使守⑦，曰："以此赞国，择利而为之⑧。"与夫人绣衣⑨，曰："听于二子⑩。"渠孔御戎⑪，子伯为右⑫，黄夷前驱⑬，孔婴齐殿⑭。及狄人战于荧泽⑮，卫师败绩，遂灭卫⑯。卫侯不去其旗，是以甚败⑰。

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⑱，以逐卫人。二人曰："我

大史也⑲，实掌其祭⑳，不先，国不可得也。”乃先之。至则告守曰㉑：“不可待也。”夜与国人出。狄入卫，遂从之㉒，又败诸河㉓。

【注释】

①卫懿公：卫国的国君，名赤，卫惠公之子，卫国第十七君，在位九年。鹤：鸟名，顶赤体白，叫声高朗，又名仙鹤。乘轩：坐着大夫所乘的车子。　②受甲者：接受戎衣铠甲的人，即被征调服兵役的人。　③使鹤：派遣鹤去抵抗。　④鹤实有禄位：仙鹤实际享有很高的官俸和职位。　⑤余：我，这里指我们。　⑥石祁子：卫国大夫。玦（júe决）：玉玦，环形有缺口的玉佩。卫懿公在上阵打仗之前，赠给石祁子玉玦，表示遇事要决断（玦与决同音）。　⑦宁庄子：卫国大夫。使守：让石、宁二人留守国都。　⑧以此赞国：凭这个全权处理国事。择利而为之：选择对国家有利的事去作。　⑨与夫人绣衣：赠给夫人绣袍，有表示离别之意。　⑩二子：指石祁子和宁庄子。　⑪渠孔：卫国大夫。御戎：驾驶卫懿公坐的兵车。　⑫子伯：卫国大夫。右：车右，即兵车上右卫。　⑬黄夷：卫国大夫。前驱：先锋，即先行开道的部队。　⑭孔婴齐：卫国大夫。殿：殿军，即走在军队最后面的队伍。　⑮及狄人：同狄人。荧泽：亦称荥泽，在黄河北岸，与狄境接壤，当是卫国地方。

⑯灭卫：指全部消灭了卫军。　⑰卫侯不去其旗：卫懿公没收起他的帅旗。甚败：惨败。卫懿公既败又不收起帅旗，目标暴露，故卫军惨败，连懿公也被打死。　⑱华龙滑、礼孔：都是卫国的太史。　⑲我大史也：我们是卫国的太史官。　⑳掌其祭：掌管卫国的祭祀。　㉑告守：指华龙滑和礼孔回到卫国国都后，告诉留守卫都的石祁子和宁庄子。　㉒遂从之：于是继续追赶石祁子、宁庄子和卫人。　㉓又败诸河：狄人在黄河渡口的地方又打败了卫军。河，黄河，这里指黄河渡口处。

【译文】

鲁闵公二年十二月，北方的狄人攻打卫国。卫国的国君懿

公一向喜好饲养仙鹤，有些仙鹤出门还乘着当时大夫所乘的车子。狄人打进来了，卫懿公命令军队去抵抗，那些被征调入伍的士兵都气愤地说："派鹤去抵挡敌人吧，它们都享有很高的待遇和地位，我们哪能打仗！"

卫懿公只得亲自出战。出发前，他赠给大夫石祁子一块玉玦（表示遇事要决断），赠给大夫宁庄子一支箭（表示遇敌要抵抗），叫他俩担任留守，并吩咐说："你们就凭这个全权处理国事，只要对国家有利就尽力去作吧。"卫懿公又赠给他的夫人一件绣袍，嘱咐道："一切都要听从他二位主张。"卫懿公统兵出征，由卫臣渠孔给他驾御兵车，卫臣子伯给他做车右，卫臣黄夷充当他的先锋，卫臣孔婴齐率领后队。卫懿公同狄人在荧泽地方战斗起来，结果卫军大败，狄人竟全歼了卫军。卫懿公没有收起他的帅旗暴露了目标，因此惨败得连自己也被打死了。

狄人俘虏了卫国的史官华龙滑和礼孔，带着他俩继续追击卫军。华、礼二人向狄人说："我俩是太史，掌管卫国的祭祀，如果不让我们先回去祷告神灵，你们是拿不下卫国的。"狄人信以为实就放他俩先回去。华、礼二人回到了卫国国都，对担任留守的石祁子和宁庄子说："狄师盛强，不可坐等灭亡。"当天夜里，石祁子和宁庄子领着全城的人撤走了。狄人占领了卫国的国都，继续追赶卫人，在黄河渡口地方又打败了卫军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惠公之即位也少，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①。不可，强之。生齐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许穆夫人②。文公为卫之多患也③，先适齐。及败，宋桓公逆诸河，宵济④。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，益之以共、滕之民为五千人，立戴公以庐于曹⑤。许穆夫人赋《载

驰》⑥。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、甲士三千人以戍曹⑦。归公乘马，祭服五称，牛、羊、豕、鸡、狗皆三百，与门材⑧。归夫人鱼轩，重锦三十两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惠公：即卫惠公，名朔，卫宣公之子，卫懿公之父，前后在位二十四年。齐人：盖指齐僖公。昭伯：卫宣公之子，名顽，卫惠公之庶兄。宣姜：卫宣公夫人，当是齐僖公之女，本为卫宣公之子急子之妻，被卫宣公所截娶。　②戴公：名申，狄人攻入卫国后，卫人在曹地立他为君，不久死去又立文公为君。文公：名燬，卫桓公之孙，在位二十五年。宋桓夫人：即宋襄公之母。许穆夫人：许国国君穆公（名新臣）的夫人，为我国诗歌史上第一位爱国女诗人。　③卫之多患：指卫懿公即位好鹤，淫乐奢侈，故百姓大臣多不服，文公因而“先适齐”避之。　④宵济：夜里渡河，因为害怕狄人　⑤共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辉县）。滕：卫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庐：犹言寄居。曹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滑县西南）。⑥《载驰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》篇名。杜预注：“许穆夫人痛卫之亡，思归，言之不可，故作诗以言志。”　⑦公子无亏：又称武孟，齐桓公之子，其母为卫姬。戍曹：守卫曹邑。此时卫国无兵力，曹邑为卫国临时国都，故齐国出兵帮助戍守。　⑧归：通“馈”，赠送。公：指卫戴公。乘马：杜预以为“四马曰乘”；一说驾车的马匹。五称：犹言五套。门材：做门户的材料。

⑨鱼轩：国君夫人之车，用鱼皮为装饰。重锦：即细软的丝织品。杜预注：“重锦，锦之熟细者。”三十两：即三十匹。两，布帛二丈双卷着，四丈为一匹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卫惠公即位时很年轻，齐人让昭伯和宣姜通奸。昭伯不同意，便强迫他干。生了齐子、戴公、文公、宋桓夫人、许穆夫人。卫文公因为卫国祸患太多，先到了齐国。等到卫国被狄人打败，宋桓公在黄河边上迎接，卫人夜里渡河。卫国的遗民男女只有七百三十人，加上共地、滕地的百姓共计为五千

人，立卫戴公为国君寄居在曹邑。许穆夫人为此做了《载驰》这首诗。齐侯派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、甲士三千人戍守曹邑。赠送给戴公马四匹，祭服五套，牛、羊、猪、鸡、狗都是三百头，还有做门户的木材。赠送给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车子，细软的锦绸三十匹。

【原文】

郑人恶高克①，使帅师次于河上，久而弗召，师溃而归，高克奔陈。郑人为之赋《清人》②。

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③。里克谏曰④："大子奉冢祀、社稷之粢盛⑤，以朝夕视君膳者也⑥，故曰冢子⑦。君行则守，有守则从⑧。从曰抚军，守曰监国，古之制也⑨。夫帅师，专行谋，誓军旅⑩，君与国政之所图也⑪，非大子之事也。师在制命而已⑫。禀命则不威，专命则不孝⑬。故君之嗣適⑭，不可以帅师。君失其官，帅师不威，将焉用之⑮？且臣闻皋落氏将战，君其舍之。"公曰："寡人有子，未知其谁立焉⑯！"不对而退⑰。见大子⑱，大子曰："吾其废乎⑲？"对曰："告之以临民，教之以军旅⑳，不共是惧，何故废乎㉑？且子惧不孝，无惧弗得立，修己而不责人，则免于难㉒。"

【注释】

①高克：郑国大夫。杜预注：高克"好利而不顾其君，文公恶之而不能远，故使帅师而不召。"　②《清人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刺文公退臣(高克)不以道，危国亡师之本。"　③东山皋落氏：赤狄的别种，皋落为其氏族（在今山西垣曲县西北五十里，今为皋落堡）　④里克：

晋国大夫。　⑤冢（zhǒng肿）祀：大祀，指宗庙的祭祀。　粢盛（zī资chéng成）：祭品，指盛在祭器内供祭祀用的谷物，此亦指祭祀。　⑥朝夕：犹言早晚。　视：照看。　⑦冢子：指不同于众子。　⑧君行：国君外出。　守：守护国家。　有守：有别人守护国家。　⑨抚军指协助国君镇抚士卒。　监国：指代理国君监临国家。　⑩专行谋：专门谋划军事。　誓军旅：号令军队，即向军队发号施令。誓，发号施令。

⑪国政：指执国政之臣，即正卿。　⑫师：此指率师，即主将率领大军。　制命：控制命令，即专制师旅的号令。　⑬禀命：禀君之命，即请示君命而后行事。　专命：专制命令，即擅自发令而不请示，指凡事不禀命而自专。　⑭嫡适：犹言嫡嗣，即嫡子。适，同“嫡”。宗法社会中称正妻为嫡，正妻所生子女叫嫡生。　⑮失其官：失掉了任命他的官职准则，即不应让太子统兵。　⑯有子：犹言有好几个儿子，即不是申生一人。立：指立为继承人。　⑰不对：不回答。　⑱见大子：指里克进见太子。　⑲废：废弃，此指被废。　⑳临民：犹言治理民众，即在曲沃治理百姓。国君使太子治理曲沃，故言“告之以临民”。教之：教导太子。以军旅：熟悉军事，指统帅下军。军旅，即军队。国君使太子统帅下军，故言“教之以军旅”。　㉑不共：即不供，不能完成重任之意；一说不共，即不恭，临事不严肃认真之意。二说都通。　㉒修己：修养自己。

【译文】

郑君讨厌高克，派他率领军队住在黄河岸边，很久不召他回来，军队溃散逃回，高克逃奔到陈国。郑国人为高克赋了《清人》这首诗。

晋献公派遣太子申生攻打东山皋落氏。晋大夫里克劝谏说：“太子是奉事宗庙大祭、社稷祭祀和早晚照看君王饮食的人，所以叫做冢子。国君外出就守护国家，有别人守护国家就随从国君。随从国君在外叫做抚军，守护国家叫做监国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领兵为将，专门谋划军事，向军队发号施令，这是国君和正卿应该图谋的，不是太子的事情。主将率领大军在于控制命令而已。太子领兵遇事请示君命就会失去威严，擅自发令而不请示

就是不孝。所以国君的嫡子，不可以率领军队。国君失掉了任命官职的准则，太子统帅军队就没有威严，为什么要用他为将呢？而且臣下听说皋落氏准备出兵迎战，君王还是放弃成命为好。”晋献公说：“我有好几个儿子，还不知道立谁为继承人呢！”里克没有回答就退了下去。里克进见太子，太子说：“我恐怕要被废了吧？”里克回答说：“命令您治理百姓，教导您熟悉军事，害怕的是不能完成重任，为什么害怕被废呢？而且做儿子的应该害怕不孝，不应该害怕不能立为继承人，修养自己而不责怨别人，就可以免去祸难。”

【原文】

大子帅师，公衣之偏衣，佩之金玦①。狐突御戎，先友为右②。梁馀子养御罕夷，先丹木为右③。羊舌大夫为尉④。先友曰：“衣身之偏，握兵之要⑤。在此行也，子其勉之⑥！偏躬无慝，兵要远灾，亲以无灾，又何患焉⑦？”狐突叹曰：“时，事之征也⑧；衣，身之章也⑨；佩，衷之旗也⑩。故敬其事则命以始⑪，服其身则衣之纯，用其衷则佩之度⑫。今命以时卒，阙其事也⑬；衣之尨服，远其躬也⑭；佩以金玦，弃其衷也⑮。服以远之，时以阙之，尨凉冬杀⑯，金寒玦离，胡可恃也⑰？虽欲勉之，狄可尽乎⑱？”梁馀子养曰：“帅师者，受命于庙，受脤于社，有常服矣⑲。不获而尨，命可知也⑳。死而不孝，不如逃之㉑。”罕夷曰：“尨奇无常，金玦不复虽复何为？君有心矣㉒。”先丹木曰：“是服也，狂夫阻之㉓。曰‘尽敌而反’㉔。敌可尽乎？虽尽敌，犹有内

谗，不如违之㉕。”狐突欲行㉖。羊舌大夫曰：“不可。违命不孝，弃事不忠，虽知其寒，恶不可取，子其死之㉗！”

大子将战，狐突谏曰：“不可。昔辛伯谂周桓公云㉘：‘内宠并后，外宠二政㉙，嬖子配适，大都耦国，乱之本也㉚。’周公弗从，故及于难㉛。今乱本成矣，立可必乎㉜？孝而安民，子其图之㉝！与其危身以速罪也㉞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偏衣：左右两色的衣服。杜预注：“偏衣，左右异色，其半似公服。”金玦（jué决）：用金作的玦。　②狐突：字伯行，晋国大夫，狐偃之父，晋文公重耳的外祖父，时为太子驾御兵车，当时太子申生受晋献公之命将上军。　先友：晋国大夫，为太子车右。　右：车右，即战车的右卫。　③梁馀子养：梁馀为其氏，子养为其名；一说梁为姓，馀子为字，养为其名。晋国大夫，为罕夷驾御兵车。罕（hǎn喊）夷：晋国大夫，为晋国下军卿，即下军统帅。　先丹木：晋国大夫，为罕夷车右。　④羊舌大夫：名突，羊舌职的父亲，叔向的祖父。　尉：军尉，为军中执法之官。

⑤衣身之偏：穿国君衣服的一半。　要：机要。太子佩带金玦，统帅上军，故言得军权之要。　⑥此行：这一回，即成功在此一行。　⑦偏躬：分出国君身上衣服的一半。无慝（tè特）：没有恶意。慝，邪恶，此指恶意。　兵要：犹言兵权，　远灾：远离灾祸。　亲：指有偏衣之亲。

⑧叹：叹气，指狐突叹先友不知国君之心。　时：即时令，天时，指晋献公命太子在冬季十二月举兵出征。　⑨身之章：身分的标志。⑩佩：佩饰，此指金玦。衷（zhōng忠）：中心。　旗：旗表，旗帜，犹言表明中心的旗帜。　⑪敬其事：敬重他的事，指太子的事。　命以始：在一年的开始发布命令，即应在春、夏季发布命令。命，出师命令，又指赏赐偏衣、金玦之命。始，四时的开始，此言不宜在冬十二月下命令出师。　⑫服其身：服太子之身，指太子穿的衣服。　纯：纯色，指纯色的衣服。　用其衷：使太子衷心。度：常度，指合乎礼度的佩物（即玉玦），而不宜赐金玦为佩。　⑬今命：现在发布的命令。　时卒：四时的终

了，指冬十二月，即年终。 閟（bì必）：关闭，闭塞，引申为行不通。閟其事，即使其事行不通。 ⑭尨（máng忙）服：杂色的衣服。尨，杂色。

⑮弃：抛弃，丢弃。 ⑯尨凉：杂色意味凉薄，即杂色有凉薄之意。冬杀：冬天意味肃杀。 ⑰金寒：金意味寒冷，玦离：玦意味离别。

⑱尽：杀尽，即消灭干净。 ⑲受脤（shèn甚）：接受祭肉。脤，祭肉，指古代祭祀社稷用的肉。常服：指规定的服饰。 ⑳不获而尨：得不到规定的服饰而穿着杂色衣服。 ㉑逃：逃跑，指逃奔他国。 ㉒无常：不是常服，即不是规定的服饰。 有心：有害太子之心。 ㉓狂夫：即狂人。 ㉔曰：指晋献公命令太子说。尽敌：杀尽敌人，即把敌人消灭干净。 ㉕内谗：内部谗言，指骊姬和二五的谗言。 违，离去，离开，引申为逃亡。 ㉖欲行：要走，即要离去，指赞同先丹木逃亡的话要走。 ㉗弃事：抛弃国君之事，指征伐皋落氏之事。 寒：寒凉，此指寒薄。 恶：恶名，指不孝不忠的恶名。 ㉘辛伯：周大夫。谂（shěn审）：劝告，规劝。 周桓公：名黑肩，周王室的卿士。事见《左传》鲁桓公十八年："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。辛伯告王，遂与王杀周公黑肩。王子克奔燕。" ㉙内宠：内部的宠妾。 并后：与王后并同。 外宠：外部的宠臣。二政：两个政卿，此指等于正卿。 ㉚嬖子：宠爱的庶子。 配适：和嫡子匹敌。配，匹敌，媲美。大都：大城，指大都势强，像一个国家。耦（ǒu偶）国：两个国家。 本：根本。其实，狐突引言和当时晋国相似：骊姬为"内宠"，二五为"外宠"，奚齐为"嬖子"，曲沃为"大都"，故言"今乱本成矣"。 ㉛及于难：遭到祸难，指被庄王所杀。

㉜立可必乎：能一定立为嗣君吗？此言太子不可能立为嗣君。 ㉝孝：指尽孝道。 图：图谋，指图谋孝与安民二事。 ㉞危身：危害自身。速罪：加快罪过的到来。此为倒装句法，宜是"与其危身以速罪也，不如孝而安民，子其图之！"

〖译文〗

太子率领军队，晋献公让他穿左右两色的衣服，佩带金玦。狐突驾御战车，先友做车右。梁馀子养为罕夷驾御战车，先丹木做车右。羊舌大夫做军尉。先友说："穿着国君衣服的一半，掌握着军事的机要。成功在此一行了，请您勉励啊！国君分出衣服的

一半没有恶意，兵权在手可以远离灾祸，既亲近又没有灾祸，还忧患什么？”狐突叹息说：“时令，是事情的征象；衣服，是身分的标志；佩饰，是心意的旗帜。所以敬重他的事就应该在一年的开始发布命令，穿在他身上的就应该是纯色的衣服，佩饰的就应该是表示衷心合乎礼度的佩物。现在发布命令在年终，那是要让事情行不通；让他穿杂色的衣服，那是要使他疏远；让他佩带金玦，那是要丢弃他的衷心。现在用衣服疏远他，用时令使他行不通，杂色意味凉薄，冬天意味肃杀，金意味寒冷，玦意味决绝，怎么可以依靠呢？虽然想要勉力而为，狄人能消灭干净吗？”梁馀子养说：“领兵的人，在太庙里接受命令，在祭祀土神地方接受祭肉，还应该有规定的服饰。现在得不到规定的服饰而穿着杂色衣服，命令中包含的意思可想而知。死了还要落个不孝，不如逃走。”罕夷说：“杂色的奇服不合规定，金玦表示不再回来，虽然回来还有什么用？国君已经有害太子之心了。”先丹木说：“这样的衣服，狂人也不会穿它。国君命令说‘杀尽敌人再回来’。敌人能消灭干净吗？即使杀尽了敌人，还有内部的谗言，不如离开这里。”狐突要走。羊舌大夫说：“不行。违背父命就是不孝，抛弃国事就是不忠，虽然知道国君的心里寒薄，不孝不忠的恶名不可取纳，您还是为此而死吧！”

太子准备作战，狐突劝阻说：“不行。从前辛伯劝告周桓公说：‘宠妾与王后并同，宠臣与正卿并立，庶子和嫡子匹敌，大城和国都同存，这就是祸乱的根本。’周桓公不听，所以遭到了祸难。现在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了，您还能一定立为嗣君吗？不如尽孝道而安定百姓，请您图谋吧！与其危害自身而加快罪过的到来。”

【原文】

成风闻成季之繇，乃事之，而属僖公焉①，故成季

立之。

僖之元年，齐桓公迁邢于夷仪②。二年，封卫于楚丘③。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④。

卫文公大布之衣，大帛之冠，务材训农，通商惠工，敬教劝学，授方任能⑤。元年革车三十乘，季年乃三百乘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成风：鲁庄公之妾，僖公之母。 繇（zhòu宙）：占卜的卦辞。 事之：私下结交成季。事，在此犹言结交为后援。 ②僖：即鲁僖公，名申，庄公之子，闵公之弟，在位三十三年。 夷仪：地名（在今山东聊城县西，一说河北邢台县西）。 ③二年：指僖公二年。 楚丘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滑县东） ④忘亡：忘记自己的灭亡。杜预注："忘其灭亡之困。" ⑤大布：粗布。 大帛：粗帛。 务材：致力培植木材，即致力各种材料生产。 训农：教导务农。 惠工：加惠百工。 敬教：敬重教化。 劝学：奖励学习。 授方：传授为官之道。 ⑥元年：即卫文公元年。 革车：兵车。 季年：末年，即卫文公二十五年。

【译文】

成风听说成季出生时占卦的卦辞，就结交他，并把僖公嘱托给他，所以成季立僖公为国君。

僖公元年，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。僖公二年，把卫国封在楚丘。由于处置得当，邢国迁居好像回到老地方，卫国忘记了自己的灭亡。

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，戴着粗帛做的帽子，培植树木鼓励农耕，便利经商加惠百工，敬重教化奖励学习，传授为官之道任用贤能。卫文公元年仅有兵车三十辆，卫文公末年就有了三百辆。

僖　公

（元年——三十三年）

僖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不称即位，公出故也①。公出复入，不书，讳之也。讳国恶，礼也。

诸侯救邢。邢人溃，出奔师②。师遂逐狄人，具邢器用而迁之，师无私焉③。

夏，邢迁于夷仪，诸侯城之，救患也。凡侯伯④，救患、分灾、讨罪，礼也。

秋，楚人伐郑，郑即齐故也⑤。盟于荦⑥，谋救郑也。

九月，公败邾师于偪，虚丘之戍将归者也⑦。

冬，莒人来求赂。公子友败诸鄑，获莒子之弟挐⑧。非卿也，嘉获之也⑨。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⑩。

夫人氏之丧至自齐⑪。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⑫。女子从人者也⑬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僖公元年（公元前659年）。公出故：鲁僖公出奔在外的缘

故。杜预注："国乱，身出复入，故即位之礼有阙。"孔颖达疏："去年八月闵公死，僖公出奔邾。九月，庆父出奔莒，公即归鲁。言公出故者，公出而复归，即位之礼有阙。"　②师：指诸侯军队。　③具：通"俱"，都，完全。　无私：没有私自占有。杜预注："皆撰（拿）具还之，无所私取。"　④侯伯：诸侯之长，此指齐桓公。杜预注："侯伯，州（一方诸侯）长也。"　⑤即：靠近，亲近。　⑥荦（luò洛）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北）。杜预注："荦即椉（chēng称）也，地有二名。"　⑦偪：邾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南）。虚丘：邾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界）。杜预注："虚丘，邾地。邾人既送哀姜还，齐人杀之，因戍虚丘，欲以侵鲁。公以义求齐，齐送姜氏之丧。邾人惧，乃归，故公要而败之。"　⑧鄑（jī雨）：鲁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，一说在今河南内乡县东北）。犁（rú如）：即莒犁，莒君之弟。　⑨嘉：赞美。　⑩汶阳之田：田在汶水之北。阳，水北叫阳。　费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西北）。　⑪夫人氏：犹隐公三年之"君氏"。杜预注以为氏下应有"姜"字，不称姜为阙文。　丧：尸体。　⑫齐人之杀哀姜：详见闵公二年《传》并注。　⑬女子从人：女子是听从夫家的人。古代女子有三从："未嫁从父，既嫁从夫，夫死从子"（见《仪礼·丧服传》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元年春天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即位，是因为僖公出奔在外的缘故。僖公出奔又回国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，是由于隐讳。隐讳国家的坏事，是合于礼的。

诸侯救援邢国。邢军已经溃败，逃到诸侯的军队中。诸侯军队于是就追击狄人，将邢国全部的器用迁走，军队没有私自占取。

夏天，邢国迁到夷仪，诸侯为它筑城，是为了救援患难。凡是诸侯领袖，救援患难、分担灾害、讨伐罪人，是合于礼的。

秋天，楚国人攻打郑国，是由于郑国亲近齐国的缘故。僖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郑伯、曹伯、邾人在荦地结盟，谋划救援邢国。

九月，僖公在偪地打败邾国军队，这是一支戍守在虚丘将要回国的军队。

冬天，莒国人来鲁国求取财货。公子友在酅地打败了他们，俘虏了莒子的弟弟挐。挐不是卿，《春秋》这样记载是赞美公子友俘虏敌人的功劳。僖公把汶阳之田和费地赐给了公子友。

夫人的尸体从齐国运来。君子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是太过分了。女子本来就是听从夫家的人。

二 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①，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。不书所会，后也②。

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③，与垂棘之璧④，假道于虞以伐虢⑤。公曰⑥："是吾宝也。"对曰："若得道于虞，犹外府也⑦。"公曰："宫之奇存焉⑧。"对曰："宫之奇之为人也，懦而不能强谏⑨。且少长于君，君暱之，虽谏，将不听⑩。"乃使荀息假道于虞，曰："冀为不道⑪，入自颠轨，伐鄍三门⑫。冀之既病，则亦唯君故⑬。今虢为不道，保于逆旅⑭，以侵敝邑之南鄙⑮。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⑯。"虞公许之，且请先伐虢。宫之奇谏，不听，遂起师⑰。夏，晋里克、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，灭下阳⑱。先书虞，贿故也⑲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僖公二年（公元前658年）。 ②后：迟到，指到会晚了。

③荀息：即荀叔，晋国大夫。屈产：屈地出产。屈，地名，即北屈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）。一说“屈产”为地名。　乘（shèng胜）：古代一车四马为一乘，此指马匹，即良马。杜预注：“屈地生良马”。　④垂棘：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沈钦韩《地名补注》认为在今山西潞城县北。　杜预注：“垂棘出美玉”。　⑤假道：借道，此指军队借路经过。虞，虞国。自晋国至虢国，必经虞国，故“假道于虞”。虢：虢国。　⑥公：指晋献公。　⑦得道：借到了路。　外府：外库，即在外之府库。府，库。此言虽将良马、美玉给虞公，但晋国复灭虞国而取之，如同内库之物放在外库一样。　⑧宫之奇：虞国贤臣。杜预注：“宫之奇，虞忠臣”。存：在。此言晋献公怕宫之奇谏虞公不受玉、马而不“假道”。　⑨懦：懦弱。　强：极力、竭力。　⑩少长于君：自少长养于虞君宫中，即宫之奇从小在虞公宫中长养大。长，长养。宋代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宫之奇自少长养于公宫”。　暱（nì逆）之：亲暱他。　将不听：即不会听从。杜预注：“亲而狎（xiá狭）之，必轻其言。”　⑪冀：国名（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北），为晋国所灭。　不道：无道，犹言残暴无道。　⑫入自：即“自入”，从……侵入。　颠軨（líng灵）：即颠軨坂，地名（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）。　鄍（míng明）：虞国邑名（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）。　三门：三面城门。　⑬既病：已经受到损伤。　唯：因，犹言为了。　⑭保于逆旅：在客舍里筑碉堡。保，犹堡，作动词用，筑堡垒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即今之堡垒。此作动词，谓于逆旅作碉楼，……”。一说此时虢稍遣人分依客舍，以聚众抄袭晋边邑（见林尧叟《句解》）。　⑮南鄙：南部的边邑。　⑯敢：谨敢，表示恭敬之词。　⑰起师：起兵，兴兵，此指起兵伐虢。　⑱下阳：虢国邑名（在今山西平陆县东北）。　⑲先书虞：《春秋》把虞国写在前面。　贿故：因为接受了贿赂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年春天，诸侯在楚丘筑城把卫国封在那里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诸侯会见，是因为僖公到会迟了。

晋国大夫荀息请求用屈地出产的良马，和垂棘出产的美玉，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。晋献公说：“这是我国的宝物啊！”荀息回答说：“如果向虞国借到了路，如同内库之物放在外库一

样。”晋献公说：“宫之奇在那里。”荀息回答说：“宫之奇的为人，懦弱而不能坚决进谏。况且他从小在虞公宫中成长养大，虞君亲暱他，虽然进谏，虞公不会听从。”于是就派遣荀息到虞国借路，说：“冀国无道，从颠軨入侵，攻打虞国鄍邑的三面城门。晋国使冀国已经受到损伤，也是为了君王的缘故。现在虢国无道，在客舍里筑起碉堡，以侵袭敝国的南部边邑。谨敢请求贵国借道向虢国问罪。”虞公答应了，并且请求先去攻打虢国。宫之奇劝阻，虞公不听，就起兵攻击虢国。鲁僖公二年夏，晋国大夫里克、荀息领兵会合虞军攻打虢国，灭亡了下阳。《春秋》把虞国写在前面，由于它受了贿赂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盟于贯，服江、黄也①。

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②。

虢公败戎于桑田③。晋卜偃曰：“虢必亡矣，亡下阳不惧，而又有功，是天夺之鉴，而益其疾也④。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，不可以五稔⑤。”

冬，楚人伐郑，斗章囚郑聃伯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贯：宋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曹县南）。江、黄：都是国名。杜预注：“江、黄，楚与国也；始来服齐，故为合诸侯。” ②寺人：内宫阉官，即宫中侍奉国君的宦官。 貂：即竖貂。杜预注：“齐桓多嬖宠，内则如夫人者六人，外则竖貂、易牙之等，终以此乱国。” 漏师：泄漏军事机密。 多鱼：地名（在今河南虞城县界）。 ③桑田：虢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灵宝县境）。 ④鉴：镜子。天夺之鉴，上天夺去虢公的镜子，使其不得自照吉凶。 疾：本指疾病，此指损伤，困乏；一说犹言罪恶。 ⑤易：轻视。 五稔（rěn忍）：犹言五年。稔，本指庄稼成熟，谷一年一熟，故引申

为年。　⑥斗章：楚国大夫。　聃伯：郑臣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齐侯、宋公、江人、黄人在贯地结盟，是因为江、黄两国归服了齐国。

齐国寺人竖貂开始在多鱼泄漏军事机密。

虢公在桑田打败了戎人。晋国卜偃说："虢国一定要灭亡了，灭掉了下阳而不害怕，却又建立了战功，这是上天夺去了虢公的镜子，并且增加它的困乏。他必定轻视晋国而不抚爱他的百姓了，不能过五年就会灭亡。"

冬天，楚国人攻打郑国，斗章囚禁了郑国聃伯。

三　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不雨。夏六月，雨。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，不曰旱，不为灾也①。

秋，会于阳穀②，谋伐楚也。

齐侯为阳穀之会，来寻盟。冬，公子友如齐莅盟。

楚人伐郑，郑伯欲成，孔叔不可③，曰："齐方勤我，弃德不祥④。"

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，荡公⑤。公惧变色，禁之不可。公怒，归之，未之绝也⑥。蔡人嫁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僖公三年（公元前657年）。不为灾：杜预注："周六月，夏四月，于播种苗稼无损。"　②阳穀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阳穀县北）。

⑧孔叔：郑国大夫。 ④勤我：为我国勤劳，一说怜恤郑国的困难。祥：善，即好结果。 ⑤蔡姬：齐桓公夫人。 囿：园囿，其中有动物，也有水池，能乘船。 ⑥归之：让她回娘家，即把她休弃了。未之绝：即未绝之，没有和她断绝关系，即未正式休弃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三年春天，不下雨。夏季六月，下雨了。从十月不下雨一直到五月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干旱，因为没有成灾。

秋天，齐侯、宋公、江人、黄人在阳穀会见，是因为谋划攻打楚国。

齐侯为了阳穀的会见，来鲁国重温盟好。冬天，公子友到齐国参加盟会。

楚军攻打郑国，郑伯想要求和，孔叔不同意，说："齐国正为我国勤劳，丢弃他们的恩德不会有好结果。"

齐侯和蔡姬在园囿里乘船游玩，蔡姬故意摇动船吓唬齐侯。齐侯害怕变了脸色，让她停止摆动，她不听。齐侯大怒，把她送回娘家，但还没有断绝关系。蔡国人把她改嫁给别国了。

四 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，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①。蔡溃，遂伐楚②。楚子使与师言曰③："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④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⑤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⑥，何故？"管仲对曰："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⑦：'五侯九伯⑧，女实征之⑨，以夾辅周室⑩。'赐我先君履⑪：东至于海⑫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⑬，北至于无棣⑭。尔贡

包茅不入⑮，王祭不共⑯，无以缩酒⑰，寡人是征⑱；昭王南征而不复⑲，寡人是问⑳。”对曰：“贡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给㉑？昭王之不复，君其问诸水滨㉒！”

师进，次于陉㉓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师㉔。师退，次于召陵。

齐侯陈诸侯之师㉕，与屈完乘而观之㉖。齐侯曰：“岂不谷是为，先君之好是继㉗。与不谷同好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㉘，辱收寡君㉙，寡君之愿也㉚。”齐侯曰：“以此众战㉛，谁能御之！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㉜！”对曰：“君若以德绥诸侯，谁敢不服㉝？君若以力，楚国方城以为城㉞，汉水以为池㉟，虽众，无所用之㊱！”

屈完及诸侯盟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僖公四年（公元前656年）。以诸侯之师：率领诸侯的军队。诸侯之师，指参加这次战争的鲁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等国的军队。蔡：国名，姬姓侯爵，武王封其同母弟叔度于蔡（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），平侯时迁新蔡（在今河南新蔡县），后为楚所灭。据《春秋》鲁僖公四年经文记载：“公会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侵蔡。”其实，齐桓公这次纠合七国之师侵蔡，是发泄蔡姬另嫁的私愤的。

②遂伐楚：遂就率领诸侯的军队征伐楚国。　③楚子：即楚成王，名颢（jiǒng君），文王之子，楚国第二十君，在位四十六年，为其子商臣所杀。楚是子爵国，故称其君为楚子；周代对异族的诸侯也称子。使与师言曰：派使臣到齐国军队中去对齐桓公说。　④处：居住。北海：泛指北方

边远的地方。南海：泛指南方边远的地方。齐国临东海，而楚境南不及海，故此处所说“北海”和“南海”只是泛指，并不是实指大海。 ⑤风：有二解：一解“风”与“放”通，即放逸，“风马牛不相及”，指两国一南一北相距极远，虽然马牛放逸，也无从相及；一解牝（pìn聘）牡（mǔ母）相诱叫“风”，“风马牛不相及”，指两国相去极远，虽马牛牝牡相诱也不相及。两说都通，都说明齐楚两国相距甚远，本来互不相干。 ⑥不虞：不料。涉：进入，侵涉。楚使不说进攻而说“涉”，是委婉的辞令。 ⑦召（shào邵）康公：即召公奭（shì式），周成王时太保，与周公旦并相王室。“康”是他的谥号。大公：即佐周灭纣的姜太公，名尚，齐国的始祖，故称“先君”。 ⑧五侯：指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等爵位的诸侯。九伯：指九州之长，即九州伯长。“五侯九伯”，此处泛指所有的诸侯。

⑨实征之：可以征伐他们。指五侯九伯中如有罪行，有征伐之权。

⑩夹辅：辅佐。 ⑪先君：指太公姜尚。履：践踏，此处指足迹所践踏的地方，即先君太公（也指齐国）可以征伐的范围。 ⑫海：指山东半岛所临的海，即渤海和黄海。 ⑬穆陵：楚境内的地名〔今山东临朐（qú渠）县南的穆陵关；一说是今湖北麻城县西北的穆陵山。〕 ⑭无棣：齐邑（在今山东无棣县北三十里）。 ⑮尔：指楚成王。贡：指贡物。包茅：裹束的菁茅，即裹成捆的菁茅。包，裹束。茅，菁茅，楚国的特产，用它滤酒；一说包茅即“苞茅”，指丛生的菁茅。后一说可作参考。不入：不进贡。包茅是楚国应向周王进纳的贡物，可是楚国已有三年之久不曾向周王入贡了，故管仲言“包茅不入”。 ⑯王祭不共：周王的祭祀供应不上。 ⑰无以缩酒：没有用作滤酒的东西。缩酒，渗酒，滤酒，即将酒灌进包茅中滤去酒糟，使酒洁净；一说“缩酒”是一种祭祀时的仪式，将酒倒在包茅上渗下去，就像神饮了一样。后说可作参考。 ⑱是征：征索这种贡物。 ⑲昭王：即周昭王，名瑕，成王之孙，是周朝第四王，在位五十一年（据《太平御览》和《通鉴外纪》的记载，周昭王在位五十一年；按鲁纪年推算，昭王在位当为二十四年。）南征：南行，这里指巡狩南方。据史书记载：周昭王晚年荒于国政，人民痛恨他，当他巡狩南方渡汉水时，当地人民故意给他弄一只用胶粘的船，行至江心，胶解船破，昭王和他的从臣皆落水溺死。因而，齐桓公以此为进攻楚国的借口。 ⑳是问：责问这件事，指昭王溺水不返之事。 ㉑敢：怎敢，岂敢，谦词。 ㉒君其问诸水滨：您还是到水边去问一问那件事吧。此

言昭王溺水之死，楚国不能负责。　㉓次于陉（xíng形）：在陉地临时扎下了营。次，止，即军队临时驻扎。陉，楚地（在今河南郾城县南），山名，是个险要的地方。　㉔屈完：楚国大夫。如师：到驻扎在陉地的齐军去。　㉕陈诸侯之师：陈列了诸侯的军队，即将诸侯的军队摆开。这是向楚国示威。　㉖乘：乘兵车。　㉗岂不谷是为，先君之好是继：这些诸侯并非为了我个人，而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。不谷，不善，我，是诸侯自称的谦词。也有人认为“岂不谷是为，先君之好是继”，是倒装句，即“岂是为不谷，是继先君之好”。　㉘惠：恩惠，在这指惠临，是表示尊敬的词。徼（jiǎo狡）福：求福。徼，求。　㉙辱：屈辱，即蒙受耻辱。　㉚愿：指愿意的事。　㉛以此众战：领这些将士作战。　㉜何城：什么城。克：胜，此处作“攻下”、“攻破”解。

㉝若以德绥（suí虽）诸侯：假如能用德安抚诸侯。　㉞楚国方城以为城：楚国拿方城当作城墙。方城，山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南）。据传春秋时楚人曾沿方城山修筑长城，拒御中原诸侯国势力南扩。“方城”是“以”的宾语，提在“以”的前面，目的是突出“方城”。为城，当作城，指用方城作楚国守御的城墙。　㉟汉水：水名，源出于陕西，是长江最大的支流。为池：当作护城河。此言汉水深广险固，用它足以御强敌。此句的结构与上句同。　㊱无所用之：没有用它的地方，即没有用处。之，指众多的军队。楚使屈完善于辞令，所言有软有硬，不为强力所屈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四年春天，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侵袭蔡国。蔡军溃败了，于是齐桓公又率领诸侯军征讨楚国。楚成王派遣使臣到齐军中对齐桓公说：“您住在北方，我住在南方，虽马牛放逸，彼此也不会到一起的。不料您进入我这个地方来了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？”管仲答道：“从前召康公命令我先君太公说：‘五等诸侯、九州伯长，如有罪行你有权讨伐他们，而辅佐周朝。’召康公赐给我先君的征伐的范围：东边到海，西边到黄河，南边到穆陵，北边到无棣。你不把应纳的裹束菁茅向周朝进贡，没法滤酒糟，周王的祭祀就供应不上，我特来向你征收这些贡物；周昭王巡狩南方没有回国，我特来向你质问这件事。”楚国使臣说：“不进

贡包茅，是我们国君的过失，以后怎敢不供给呢？周昭王南巡没有回国，您还是到水边去问一问吧！”

齐桓公见楚国不肯服罪，就继续向楚进军，在陉地临时扎下了营。

同年夏天，楚成王又派遣使臣屈完到齐军中去。因此齐军后退，临时驻扎在召陵。

齐桓公将诸侯的军队排列出来，和屈完同坐在兵车上观看诸侯军的行列。齐桓公说：“这些诸侯并非为了我个人，而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。你们楚国也同我建立友好关系，怎么样？”屈完说：“蒙您惠临为敝国的社稷求福，忍辱容纳我君同好，这是我君极愿意的事情。”齐桓公说：“我领这些诸侯军攻入，谁能抵御它！用这些诸侯军攻城，什么城攻不下！”屈完说：“您若能用德安抚诸侯，哪个敢不服从？您若单靠用武力的话，楚国就拿方城当作城墙，拿汉水当作护城河，你们的军队虽然众多，恐怕也没有用处！”

于是，楚使屈完和诸侯立了盟约。

【原文】

陈辕涛涂谓郑申侯曰①：“师出于陈、郑之间，国必甚病②。若出于东方，观兵于东夷③，循海而归④，其可也。”申侯曰：“善。”涛涂以告，齐侯许之。申侯见⑤，曰：“师老矣⑥，若出于东方而遇敌，惧不可用也⑦。若出于陈、郑之间，共其资粮屝屦⑧，其可也。”齐侯说，与之虎牢⑨。执辕涛涂。

秋，伐陈，讨不忠也。

许穆公卒于师，葬之以侯⑩，礼也。凡诸侯薨于朝会，加一等；死王事，加二等。于是有以衮敛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辕涛涂：亦作袁涛涂，陈国大夫。申侯：郑国大夫。　②出：犹言经过，取道。国：指陈、郑两国。此言诸侯军队取道陈国与郑国之间，必使两国供给粮草物资造成困乏。　③出于东方：指往东走，即向东方撤军。观兵：犹言扬威耀武，即炫耀兵力，显示兵威。东夷：指郯（tán谈）、莒、徐夷诸国。　④循海：沿着海。　⑤见：进见，指进见齐侯。　⑥师老：军队在外已久，疲敝不堪之意。　⑦不可用：不能打硬仗。　⑧资粮：即粮食，此指军粮。资，亦是粮。屝屦（fèi费jù据）：草鞋，此指军鞋。屝，草鞋。屦，用麻、葛制成的单底鞋。屝、屦，均为古时粗履。　⑨说：同“悦”，高兴。与之：赐给他。之，指申侯　⑩许穆公：名新臣，许庄公之弟，在位四十二年。葬之以侯：用葬侯爵的规定安葬许穆公。许国本为男爵诸侯国，许穆公因有功，安葬时晋升为侯爵。　⑪衮（gǔn滚）：古代天子的礼服，上公也穿衮服，但稍有不同。公、侯加等时，可用衮衣殓尸。敛：同“殓”，入殓。

【译文】

陈国大夫辕涛涂对郑国大夫申侯说：“军队经过陈国、郑国之间，陈、郑两国供给军需必定十分困乏。如果往东方走，向东夷炫耀兵力，沿着海边回国，那就行了。”申侯说：“好。”辕涛涂把他们的意见告诉齐侯，齐侯同意了。申侯进见齐侯，说：“军队在外已久而疲敝了，如果往东方走遇到敌人，恐怕军队不能打硬仗了。如果取道陈国、郑国之间，两国供给军粮军鞋，那就行了。”齐侯很高兴，赏赐给他虎牢之地。而把辕涛涂捉起来。

秋天，攻打陈国，这是为了讨伐它对齐国的不忠诚。

许穆公死在军中，用葬侯爵的规定安葬他，是合于礼的。凡是诸侯在朝会时死去，葬礼时加升爵位一级；为天子作战死去，葬礼时加升爵位二级。于是才有诸侯用衮服入殓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叔孙戴伯帅师①，会诸侯之师侵陈。陈成，归

辕涛涂。

初，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②，卜之，不吉；筮之，吉。公曰“从筮③。”卜人曰：“筮短龟长，不如从长④。且其繇曰⑤：‘专之渝，攘公之羭⑥。一薰一莸，十年尚犹有臭⑦。’必不可。”弗听，立之。生奚齐，其娣生卓子。

及将立奚齐，既与中大夫成谋⑧。姬谓大子曰：“君梦齐姜，必速祭之。”大子祭于曲沃，归胙于公⑨。公田，姬寘诸宫六日⑩。公至，毒而献之⑪。公祭之地，地坟⑫；与犬，犬毙⑬；与小臣⑭，小臣亦毙。姬泣曰：“贼由大子⑮。”大子奔新城⑯。公杀其傅杜原款⑰。或谓大子：“子辞，君必辩焉⑱。”大子曰：“君非姬氏，居不安，食不饱⑲。我辞，姬必有罪。君老矣，吾又不乐⑳。”曰：“子其行乎㉑！”大子曰：“君实不察其罪，被此名也以出，人谁纳我㉒？”

十二月戊申㉓，缢于新城。姬遂谮二公子曰㉔：“皆知之㉕”重耳奔蒲，夷吾奔屈㉖。

【注释】

①叔孙戴伯：即公孙兹，鲁国大夫。 ②骊姬：晋献公之宠姬。参见庄公二十八年注①。 ③从筮：按占筮的结果办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献公溺爱骊姬，故欲违卜从筮。” ④筮短龟长：犹言占筮不灵验而占卜灵验。古人认为龟为象，筮为数；先有象而后有数，故言筮之数短，龟之象长。卜人欲让晋献公从卜，托言“筮短龟长”。其实，龟、筮无分长短。从长：犹言按照灵验的办，指按占卜办。 ⑤其繇（zhòu宙）：它的繇辞，指占卜所得的繇辞。 ⑥专之：专宠她，指专宠骊姬。 渝（yú于）：变，指变乱。杜预注：“渝，变也。” 攘：夺去，除去。杜预注：

“擐，除也。” 羭（yú于）：美。杜预注：“羭，美也。言变乃除公之美。”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专宠之变，必将夺公之所美。盖指申生言，夺公之嫡也。” ⑦薰（xūn勋）：香草。 莸（yóu犹）：臭味的草。杜预注：“薰，香草。莸，臭草。”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薰，香草，譬申生之徒；莸，臭草，譬骊姬之党。” 有臭：有臭气，此指余恶不消。此言虽十年之久，而善不胜恶，犹香气消灭，而臭气独存。 ⑧立奚齐：指立奚齐为太子。既：已经。 中大夫：指里克。 成谋：犹言定好计，或有预谋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献公欲废大子，惮里克，未敢废。里克曰：‘中立其免乎。’是成谋也。” ⑨归胙（zuò座）：把祭祀的酒肉拿回来。胙，古代祭祀时上供的酒肉。杜预注：“胙，祭之酒肉。” 于公：献给晋献公。 ⑩田：打猎。 寘诸宫：即“置之于宫”，把祭祀的酒肉放在宫中。寘，同“置”，放置。 ⑪毒：用作动词，放毒药，指将胙放上毒药。 ⑫祭之地：即“祭之于地”，即以酒祭地。地坟：土突起如坟。坟，土堆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骊姬谓公，酒食自外来，不可不试，故令公祭地。毒酒至地，地为坟起。” ⑬犬毙：狗死，即狗中毒而死。 ⑭小臣：官名，即地位卑下的小官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小臣为官名”。 ⑮贼由大子：阴谋毒君是从太子那里来的。贼，此指阴谋害君。 ⑯新城：即曲沃。杜预注：“新城，曲沃。” ⑰杜原款：太子申生师傅之名。 ⑱子辞：您申辩。辞，犹言申辩，辩解。辩：辩白，又作辨白，即说明事实真相，或弄清事情真相。 焉：于之，对那件事，指对胙中放毒之事。 ⑲君非姬氏：国君没有骊姬。姬氏，即骊姬。 居不安：居住不安。 ⑳吾又不乐：一说指太子自己不乐；一说太子指君王不乐是由自己造成的。杜预注：“不乐，为由吾也。” ㉑其行乎：还是逃走吧。其，还是。行，出行，即逃亡。 ㉒不察其罪：不察清那罪过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献公实不察其罪之有无。” 被：带着。此名：这个名义，指这个罪名。名，此指杀君父的罪名。 人谁：即“谁人”，哪个人，即别人。 ㉓戊申：十二月二十七日。 ㉔谮(zèn)：诬陷，中伤。 二公子：指重耳和夷吾。 ㉕皆知之：都知道下毒害君之事，指二公子都参与害君。 ㉖重耳：即晋文公，献公之次子。蒲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隰县西北）。 夷吾：即晋惠公，献公之子。 屈：晋国邑名，南屈北屈毗邻（北屈在今山西吉县东北，南屈当在其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鲁国大夫叔孙戴伯率兵会合诸侯的军队攻打陈国。陈国求和，就把辕涛涂放回。

起初，晋献公想把骊姬立为夫人，占卜，不吉利；占筮，吉利。献公说："按占筮的结果办。"卜人说："占筮不灵验而占卜灵验，不如按照灵验的办。而且它的繇辞说：'专宠她会出变乱，将夺去您的美事。香草臭草放在一起，过了十年还有臭气。'一定不能这样做。"献公不听卜人的话，立了骊姬为夫人。骊姬生了奚齐，她的妹妹生了卓子。

等到立奚齐为太子时，骊姬已经和中大夫有了预谋。骊姬对太子说："国君梦见你的母亲齐姜，你一定赶快去祭祀她。"太子到曲沃去祭祀，把祭酒祭肉拿回来献给献公。晋献公正在外打猎，骊姬把祭酒祭肉放在宫中六天。献公回来，骊姬在酒肉里下了毒药而献给他。献公以酒祭地，土突起如坟；把肉给狗吃，狗毒死；给小臣吃，小臣也毒死。骊姬哭着说："阴谋害君是从太子那里来的。"太子逃到新城。献公杀了他的师傅杜原款。有人对太子说："您应该申辩，国君对这件事一定会弄清楚的。"太子说："君王没有骊姬，居寝不安，饮食不饱。我如果申辩，骊姬必定有罪。君王年老了，我又使他不乐。"那人说："您还是逃走吧！"太子说："君王还没察清那个罪过，带着这个罪名出走，谁会接纳我？"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太子申生在新城上吊而死。骊姬又诬陷两个公子说："他们都知道下毒害君之事。"于是，公子重耳逃到蒲城，公子夷吾逃到屈城。

五 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，王正月辛亥朔，日南至①。公既视朔，遂

登观台以望②。而书，礼也。凡分、至、启、闭，必书云物③，为备故也。

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。

初，晋侯使士芳为二公子筑蒲与屈④，不慎，实薪焉⑤。夷吾诉之。公使让之。士芳稽首而对曰："臣闻之，无丧而慼，忧必雠焉⑥。无戎而城，雠必保焉⑦。寇雠之保，又何慎焉⑧！守官废命，不敬；固雠之保，不忠⑨。失忠与敬，何以事君？《诗》云⑩：'怀德惟宁，宗子惟城⑪。'君其修德而固宗子，何城如之⑫？三年将寻师焉，焉用慎⑬？"退而赋曰⑭："狐裘尨茸，一国三公，吾谁适从⑮？"

及难，公使寺人披伐蒲⑯。重耳曰："君父之命不校⑰。"乃徇曰⑱："校者吾雠也。"逾垣而走⑲。披斩其祛，遂出奔翟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僖公五年（公元前655年）。王正月辛亥：周历正月初一。日南至：冬至。杜预注："冬至之日，日南极。"②视朔：告朔之后，在太庙听治一月之政事，叫做视朔，又叫听朔。观台：也叫灵台，可以观望气象。③分：春分和秋分，这天昼夜时间平分，故叫做分。至：夏至和冬至，这天昼极长或极短，至，极，故叫做至。启：立春和立夏，春生夏长，古人谓之阳气用事，启，开，故叫做启。闭：立秋和立冬，秋收冬藏，古人谓之阴气用事，故叫做闭。云物：即云气云色。

④二公子：指重耳和夷吾。⑤薪：薪柴，指柴草。⑥无丧：没有丧事。慼（qī戚）：忧愁，忧戚；悲哀，悲伤。⑦戎：指兵患；一说指戎狄。保：占据。杜预注："保而守之。"⑧何慎：何必谨慎

筑城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献公今无戎而筑二城，终为寇雠之所保守，又何必谨慎为之坚筑哉。" ⑨守官：在官位。废命：废弃君命，即不接受君命。 ⑩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篇。 ⑪怀德：怀有德行，即心存德行。 惟：为，是。 宗子：本指嫡长子，此指公子们，即重耳、夷吾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宗子，群宗之子。……此指重耳、夷吾，非指太子申生。"此言宗子就是城池，何必另筑城池。 ⑫何城：哪个城池，什么城池。 如之：像它，比上它。之，指"固宗子"。杜预注："言城不如固宗子。" ⑬三年：指三年以后。 寻师：用兵。寻，用。 焉用慎：哪里用得着谨慎。 ⑭退：退出，指士芳退出。 赋：赋诗。杜预注："士芳自作诗也。" ⑮狐裘：狐狸皮袄，大夫之服。尨茸(méng盟 róng荣)：皮毛散乱貌，即皮毛杂乱蓬松的样子。杜预注："尨茸，乱貌。"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尨茸，乱貌；言贵者之多。" 三公：指献公与重耳、夷吾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蒲屈大都耦国，故献公与二子鼎立为三公。" 吾谁适从：即"吾适从谁"，我该跟从谁， ⑯及难：等到发生祸难。难，指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的祸难。 寺人披：亦称寺人勃鞮(dī低)，晋献公之宦寺。 ⑰君父：做国君的父亲。 不校(jiào较)：不能违抗。 ⑱徇(xùn迅)：遍告，对众宣令，即号令于众。 ⑲逾垣：跳墙。逾，越过，超越，此指跳过。 ⑳披：即寺人披。 其袪(qū区)：他的袖口，指重耳的袖口。袪，袖口。 翟(dí狄)：即狄，中国古代北方的少数民族，春秋时散居在北方各诸侯国家之间。有赤狄、白狄之分。重耳所奔当在晋国北方的赤狄（在今山西长治、屯留、潞城、黎城一带），距卫国近，故重耳离狄先入卫国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五年春天，周历正月初一，冬至。僖公在太庙听政以后，就登上观台观望气象。《春秋》加以记载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凡是春分秋分、夏至冬至、立春立夏、立秋立冬，必定记载云气云色，是为了防止灾害做准备的缘故。

晋侯派使者来鲁国报告杀太子申生的原因。

起初，晋献公派晋国大夫士芳为两个公子修筑蒲城和屈城，不小心，城墙里放进了柴草。公子夷吾告诉了晋侯。献公

派人责备士芳。士芳叩头回答说："臣听说，没有丧事而悲伤，忧愁必然相仇怨。没有兵患而筑城，国内仇敌必然据而守卫。仇敌可以占据，又何必谨慎筑城！在官位而不接受君命，这是不敬；巩固仇敌占据的城池，这是不忠。失掉了忠和敬，怎么能事奉国君？《诗》说：'心怀德行就是安宁，公子们就是城池。'君王还是修养德行而巩固公子们的地位，什么城池能比得上？三年以后就要用兵，哪里用得着谨慎？"士芳退出赋诗说："狐狸皮袄皮毛杂乱蓬松，一个国家有了三公，我该跟从谁？"

等到发生祸难，晋献公派寺人披攻打蒲城。公子重耳说："君父的命令不能违抗。"就对众宣令说："违抗的人就是我的仇敌。"重耳跳墙逃走。寺人披砍掉了他的袖口，重耳于是逃亡到狄国。

【原文】

夏，公孙兹如牟①，娶焉。

会于首止，会王大子郑，谋宁周也②。

陈辕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于召陵③，故劝之城其赐邑④，曰："美城之，大名也，子孙不忘⑤。吾助子请。"乃为之请于诸侯而城之，美⑥。遂谮诸郑伯曰⑦："美城其赐邑，将以叛也⑧。"申侯由是得罪⑨。

秋，诸侯盟⑩。王使周公召郑伯⑪，曰："吾抚女以从楚，辅之以晋，可以少安⑫。"郑伯喜于王命，而惧其不朝于齐也⑬，故逃归不盟。孔叔止之曰⑭："国君不可以轻，轻则失亲⑮。失亲患必至，病而乞盟，所丧多矣，君必悔之⑯。"弗听，逃其师而归⑰。

楚斗穀於菟灭弦，弦子奔黄⑱。于是江、黄、道、

柏方睦于齐⑲，皆弦姻也。弦子恃之而不事楚，又不设备，故亡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兹：即叔孙戴伯，叔牙之子，鲁国宗室。 牟：鲁国的邻国（在今山东莱芜县东）。 ②首止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东南）。大子郑：即周襄王，名郑，惠王之子，在位三十三年。 ③辕宣仲：即辕涛涂。杜预注："宣仲，辕涛涂。"反己：背而卖己，此指出卖辕涛涂。 ④赐邑：赐给的封邑。杜预注："齐桓所赐虎牢。" ⑤美城之：把城筑得美观。 大名：犹言名声大，即扩大名声。因虎牢为霸主齐桓公所赐，故美城以示夸耀。 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涛涂劝申侯城其所赐之邑城虎牢，而美设楼橹之备，可以存莫大之名，传之子孙不忘其功。" ⑥美：指城既美观又有楼橹设施。杜预注："楼橹之备美设。" ⑦谮（zèu）：进谗言，即说人的坏话。 郑伯：指郑文公。 ⑧美城其赐邑：把赐给他的封邑城修筑得很美观。 ⑨得罪：指得罪郑文公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郑伯信涛涂之谮，故猜忌申侯，由此得罪。" ⑩诸侯：此指鲁、齐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等国国君。 ⑪周公：即宰孔，周王室执政大臣。 ⑫从楚：跟随楚国。少安：稍稍安定。杜预注："王恨齐桓定大子之位，故召郑伯使叛齐也。晋、楚不服于齐，故以镇安郑。" ⑬喜于王命：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。不朝于齐：对齐国不朝见。 ⑭孔叔：郑国大夫。止之：阻止他，即劝郑伯不要走。 ⑮失亲：犹言失掉亲近的人。杜预注："亲，党援也。" ⑯病：犹言病困，困难。 乞盟：乞求结盟。 必悔：必然后悔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若失党援，则祸患必至，及至为齐所伐，病困而后乞盟于齐，郑之所丧失者为已多矣。" ⑰逃其师：犹言丧其师，即丢掉他带来的军队。 归：指逃归，郑伯至首止赴盟，有军队随之；而此时他弃其师，只身逃回，故言"逃其师而归"。 ⑱弦：姬姓国（在今河南潢川县西北）。弦子：弦国国君。 ⑲道：国名（在今河南确山县北）。 柏：国名（在今河南舞阳县东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公孙兹到牟国，在那里娶了亲。

鲁僖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在首止相会，会见周王太子郑，谋划安定周王室。

陈国辕涛涂怨恨郑国申侯在召陵出卖了自己，所以故意劝他在赐给的封邑上筑城，说："把城筑得美观，可以扩大名声，子孙不会忘记您的功德。我帮助您请求。"于是就为申侯向诸侯请求而筑起城墙，修筑得很美观。辕涛涂就在郑伯面前诬陷申侯说："把赐给他的封邑城修筑得很美观，是准备叛乱的。"申侯因此得罪了郑文公。

秋天，诸侯会盟。周惠王派周公召见郑伯，说："我安抚你去跟随楚国，晋国辅助你，这就可以稍稍安定了。"郑伯对周王的命令感到高兴，而对没有朝见齐国感到害怕，所以逃回国不参加盟誓。郑国大夫孔叔劝阻他说："国君不能轻率。轻率就会失掉亲近的人。失掉了亲近的人祸患必然到来，国家困难而去乞求结盟，损失的东西就多了，君王一定会后悔。"郑伯不听，丢下了他的军队逃回国。

楚国斗穀於菟灭亡弦国，弦子逃奔到黄国。这时江、黄、道、柏四国正和齐国友好，这些国家都和弦国有婚姻关系。弦子仗着这个而不事奉楚国，国家又不设置防备，所以灭亡了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①。宫之奇谏曰②："虢，虞之表也③。虢亡，虞必从之④。晋不可启，寇不可翫⑤。一之谓甚，其可再乎⑥？谚所谓'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'者⑦，其虞、虢之谓也⑧。"

公曰："晋，吾宗也⑨，岂害我哉⑩？"对曰："大伯、虞仲⑪，大王之昭也⑫。大伯不从，是以不嗣⑬。虢仲、虢叔⑭，王季之穆也⑮；为文王卿士，勋在王室⑯，

藏于盟府⑰。将虢是灭⑱，何爱于虞⑲？且虞能亲于桓、庄乎，其爱之也⑳？桓、庄之族何罪㉑，而以为戮㉒，不唯偪乎㉓？亲以宠偪㉔，犹尚害之，况以国乎㉕？”

公曰：“吾享祀丰絜㉖，神必据我㉗。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：鬼神非人实亲㉘，惟德是依㉙。故《周书》曰㉚：‘皇天无亲㉛，惟德是辅㉜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㉝。’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緊物㉞。’如是，则非德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㉟。神所冯依，将在德矣㊱。若晉取虞，而明德以荐馨香㊲，神其吐之乎㊳？”

弗听，许晉使㊴。宫之奇以其旅行㊵，曰：“虞不腊矣㊶。在此行也，晉不更举矣㊷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晉：春秋时国名，姬姓侯爵，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（在今山西太原县北，一说在今山西翼城县内），称唐侯。后来迁居晉（在今山西太原县），改称晉侯。晉国疆土得到了很大的扩展。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晉大夫韩虔（qián乾）、赵籍、魏斯，三家共分晉地，都自立为诸侯，晉国从此灭亡。晉侯：指晉献公。复假道：又借路。鲁僖公二年，晉国曾向虞国借道征伐虢国，灭虢邑下阳。②宫之奇：虞国大夫，很有见识，曾先后两次谏诤虞公，不应借道给晉国进攻虢国。 ③表：外屏，屏蔽，屏障。 ④从：随。此言虢国灭亡，虞必随之而灭亡，说明虢虞的相依关系。 ⑤启：开，启发，在这可解作“助长”、“怂恿”，指晉国的贪心不可助长。翫（wàn完，又读万。）：同“玩”，翫忽，轻视，即习惯而不留心。这里指放松警惕。 ⑥一之谓甚：一次就已经过分了。其可再乎：还可以再借第二次吗？再，第二次，指第二次借路给晉。 ⑦辅：面颊，即腮帮。车：牙床骨。相依：相互依存。脣亡齿

寒：嘴唇没有了，牙齿就会寒露出来。这是比喻虞国如齿，如牙床，在内；虢国如唇，如面颊，在外。两国的关系相依，缺一不可的。⑧其虞虢之谓也：那话正是说虞国和虢国的关系啊。　⑨公：指虞公，虞国国君。　⑩岂：难道。害我：侵害我（指虞国）。　⑪大伯：太王的长子。虞仲：太王的次子。　⑫大王：即周太王，周朝的先王，名古公亶（dǎn担）父。昭：宗庙里左边的位次，即穆的儿子。古代帝王死后，宗庙里都设有他们的神位。位次设在左边的称“昭”，设在右边的称“穆”。昭生穆（即昭位的儿子在穆位），穆生昭（即穆位的儿子在昭位），昭穆相承，区分辈次。太王在周的宗庙中居穆位，穆生昭，故太王之子为昭。　⑬不从：不从父命。太伯知道太王要将王位传给他的小弟弟王季，故和虞仲一起出走。　⑭虢仲、虢叔：虢的开国始祖，王季的次子和三子，文王的弟弟。　⑮王季：太伯、虞仲的同母弟，文王、虢仲、虞叔的父亲。穆：宗庙里右边的位次，即昭的儿子。王季在周的宗庙中居昭位，昭生穆，故虢仲、虢叔为王季之穆。　⑯文王：周的国王，姬姓，名昌，号西伯，王季的长子，在位五十年。卿士：执掌国政的大臣，即执政官。王室：周朝，指周天子。　⑰藏于盟府：记载虢仲、虢叔功劳的盟书收藏在盟府里。盟府，指主管盟书的官府。　⑱将虢是灭：晋国还要将虢国灭掉。这个句子的宾语“虢”，提在动词“灭”的前面，目的是强调宾语。　⑲何爱于虞：怎能爱护虞国呢？此言虢与晋的关系，要比虞与晋的关系近，晋却要灭虢，怎能不灭虞呢？　⑳且虞能亲于桓、庄乎，其爱之也：再说晋献公爱虞国，还能比对待桓庄的后代更亲近吗？桓、庄，即桓叔和庄伯，这里指桓庄的后代。桓叔是晋献公的曾祖，庄伯是晋献公的祖父，桓、庄之族是晋献公的同祖兄弟。这是一个倒装句，全句顺写出来是“且晋之爱虞也，能亲于桓、庄乎？”　㉑桓、庄之族：指桓叔庄伯的后代。　㉒以为戮：拿他们（指桓庄的后代）作杀戮的对象，也可译作“将他们杀了”。　㉓不唯：不就因为。　㉔亲以宠偪：至亲因为宠势相逼。　㉕犹尚害之：尚且还杀害他们。以国：因为国与国之间的利害关系，指晋国侵占虞国是获一国之利的。　㉖享祀：泛指祭祀。享，将祭品奉给鬼神。丰：指祭品丰盛。絜：同“洁”，指祭品洁净。　㉗据我：保佑我。虞公认为他的祭物丰盛洁净，神就必定保佑他，晋国亦不能加害于他。　㉘鬼神非人实亲：鬼神不亲人。　㉙惟德是依：只是依据德行。这个句子与“鬼神非人实亲”的结构相同。　㉚《周书》：

本文所引的《周书》早已亡逸。 ㉛皇天无亲：上天对人不分亲疏。皇天即上天。 ㉜惟德是辅：只是有德的人才被保佑："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"，见于伪《周书·蔡仲之命》。 ㉝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：黍稷并不馨香，只有光明的德行才馨香。"黍稷"在这泛指五谷，为祭祀的物品。这两句也是《周书》上的，今见于伪《周书·君陈》。 ㉞民不易物，惟德緊物：人们用的祭物并不变换，只有有德行人的祭物才是神所享用的。这两句也是《周书》上的，今见于伪《周书·旅獒（áo敖）》。 ㉟非德：无德行，这里指国君没有德行。民不和：民众不能亲睦，也指人心不和。神不享：神不能享用祭物。 ㊱冯依：依靠。冯，同"凭"，凭依。将在德矣：必将在人的德行了。德，也指有德的国君。此言虞公无德，神所不依。 ㊲明德：使德明。以：在这是表目的的连词。荐：献，指向神荐献。馨香：泛指各种祭祀品，在这也指黍稷。 ㊳神其吐之乎：神还能不食它（指祭物）吗？神，在这也指虞国山川社稷之神。吐，指不食祭物。此言晋国若是明其德，使祭祀品丰絜，虞国山川社稷之神，也会保佑晋国的，可见"享祀丰虞"，并不能使虞国免于祸难。 ㊴许晋使：答应了晋国使臣借道的请求。 ㊵以其族行：率领他的家族离开虞国。以，这里解作率领。 ㊶腊：古时岁终举行的一种祭祀名，即腊祭。"虞不腊矣"，是说虞国等不到今年腊祭，就会灭亡的。 ㊷在此行也：就在这一次行动，指晋用灭虢之军灭虞。晋不更举矣：晋国不需再举兵了。

【译文】

晋献公又向虞国借道去攻打虢国。虞国大夫宫之奇劝谏虞公说："虢国是虞国的屏障。虢国灭亡，虞国必定也随它灭亡。晋国的贪心不可以助长，对侵寇不可以忽视警惕。借路给晋国进攻虢国，一次就已经过分了，还可以再来第二次吗？俗语所说'面颊和牙床骨是相互依存的，失去了嘴唇，牙齿就会寒露出来'，那句话正是说虞国和虢国相依而存的关系啊。"虞公说："晋国，和我是同一个宗族，难道会侵害我吗？"宫之奇说："太伯、虞仲，都是太王的儿子。太伯不从父命，因此未能继承王位。虢仲、虢叔，都是王季的儿子；当过文王的执政官，在王室都有过功勋，记载他们功劳的盟书收藏在盟府里。晋国还要将虢

国灭掉，怎么能爱护虞国呢？再说晋献公爱虞国，还能比对待桓叔、庄伯的后代更亲近吗？桓、庄族的后人有什么罪过，而将他们都杀掉了，不就是因为他们族大势强威逼晋献公了吗？至亲因为宠势所逼，尚且还杀害了他们，何况因为国与国的利害关系呢？”

虞公说：“我所用的祭祀品既丰盛又洁净，神一定保护我。”宫之奇说：“我听说过：鬼神不亲人，只依据德行。所以《周书》上说：‘上天对人不分亲疏，只是保佑有德行的人。’《周书》上又说：‘黍稷并不馨香，只有光明的德行才馨香。’《周书》上还说：‘人们用的祭物相同，只有有德人的祭物才是神所享受的。’像《周书》所说这样，可见国君没有德行，民众就不会亲睦，神也就不会享受他的祭物了。神所依靠的，当然就在人的德行了。假若晋国占取了虞国，而用他的明德向神荐献祭物，那么虞国山川社稷之神，难道还会不吃它吗？”

虞公不听宫之奇的劝谏，答应了晋国使者借道的要求。宫之奇率领他的家族离开了虞国，并说道：“虞国今年不能举行腊祭了。晋国就要用灭虢的军队灭虞，不需要再举兵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八月甲午，晋侯围上阳①。问于卜偃曰：“吾其济乎？”对曰：“克之。”公曰：“何时？”对曰：“童谣云：‘丙之晨，龙尾伏辰，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旂②。鹑之贲贲，天策焞焞，火中成军③，虢公其奔。’其九月、十月之交乎④！丙子旦，日在尾，月在策⑤，鹑火中，必是时也。”

冬十二月丙子朔，晋灭虢，虢公醜奔京师⑥。师还，馆于虞⑦，遂袭虞，灭之。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，以媵秦

穆姬⑧。而修虞祀，且归其职贡于王⑨。故书曰："晋人执虞公"，罪虞，且言易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月甲午：八月某日，八月无甲午日。上阳：虢国邑名（在今河南陕县南）。杜预注："上阳，虢国都。" ②丙之晨：丙子日早晨。丙，即丙子龙尾：即尾星。辰：日月之会叫辰。龙尾伏辰，即尾星伏而不见，日行在尾宿，其光被日光所压夺，而日光显现。均服：犹言衬（jūn均）服，即戎服，军服。振振：威武美好。旂（qí旗）：军中的旌旗。 ③鹑（chún纯）：鹑火星，柳宿也叫鹑火。贲贲（bēn奔）：形容鹑火星之状。杜预注："贲贲，鸟星之体也。"天策：即傅说星。焞焞（tūn吞）：星光暗弱貌。杜预注："天策，傅说星。时近日，星微。焞焞，无光耀也。"火中：即鹑火星出现在南方。 成军：勒兵整旅，即有军事行动。杜预注："言丙子平旦，鹑火中，军事有成功也。" ④九月、十月之交：九月末十月初。杜预注："交，晦朔交会。" ⑤丙子：丙日。 日在尾：日在尾星之上。 月在策：月在天策星之上。杜预注："是夜日月合朔于尾，月行疾，故至旦而过在策。"

⑥十二月丙子：十二月初一。朔：夏历每月的第一天。 虢公醜：即虢国之君名叫醜。京师：指当时周王的京城。 ⑦馆：作动词用，住，此指驻军，即晋军以虞国为客居之所。 ⑧井伯：虞国大夫。一说井伯即百里奚，其实此说错误。媵（yìng映）：古代指随嫁，也指陪嫁的人。秦穆姬：晋献公之女，嫁秦穆公为夫人。 ⑨修虞祀：即不废弃虞国的祭祀。 职贡：犹言赋税，即献纳的贡物。

【译文】

八月某一天，晋侯包围了上阳。问卜偃说："我能成功吗？"卜偃回答说："能攻下它。"晋献公说："什么时候？"卜偃回答说："童谣说：'丙子日的清晨，龙尾星被日光夺照，军服威武美好，是夺取虢国的旗号。鹑火星象只鹑鸟，天策星没有光耀，鹑火星下勒马整旅，虢公将要奔逃。'这一天大概就在九月末、十月初吧！丙子日的早晨，日在龙尾星之上，月在天策星之上，鹑

火星在日月之间，一定是这个时辰。”

冬季十二月初一，晋国灭了虢国，虢公醜逃奔到京师。晋军灭虢回来，驻扎在虞国，就此袭击了虞国，将它灭掉。晋人捉住了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，把井伯作为秦穆姬的陪嫁人。但并不废弃虞国的祭祀，而且把虞国的贡物归于周王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晋人执虞公”，这是归罪于虞公，并且说虞国被灭得很容易。

六　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，晋侯使贾华伐屈①，夷吾不能守，盟而行②。将奔狄。郤芮曰③：“后出同走，罪也④。不如之梁⑤。梁近秦而幸焉⑥。”乃之梁。

夏，诸侯伐郑，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。围新密，郑所以不时城也⑦。

秋，楚子围许以救郑⑧。诸侯救许，乃还⑨。

冬，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⑩。许男面缚衔璧，大夫衰绖，士舆榇⑪。楚子问诸逢伯⑫。对曰：“昔武王克殷，微子启如是⑬。武王亲释其缚，受其璧而祓之⑭。焚其榇，礼而命之，使复其所⑮。”楚子从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僖公六年（公元前654年）。贾华：晋国大夫。　②不能守：守不住。杜预注：“非不欲校，力不能守，言不如重耳之贤。”盟而行：与屈

人订立盟约然后出走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与屈人盟，必不背己而去。" ③郤芮（xī隙 ruì锐）：夷吾之臣。 ④后出：后于重耳出走。同走：一起逃到狄。 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夷吾后重耳出奔，而同走狄，嫌与重耳同谋相随，是负罪也。" ⑤之梁：去梁国。之，去，往。梁，国名（在今陕西韩城县南），嬴姓，伯爵，后为秦所灭。 ⑥近秦：靠近秦国。 幸焉：对它亲信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幸焉者，梁得秦之幸，可因以求入也。" ⑦新密：即新城，为郑国新筑之城。杜预注："新城，郑新密。今荥阳密县。"不时城：不是筑城之时筑城，指在农忙时动土筑城。 ⑧楚子：指楚成王，在位四十六年，为其子商臣所杀。 许：春秋国名（在今河南许昌县），姜姓，男爵，与齐同祖，国小而近郑，为郑国所威逼，后多次迁都。 ⑨诸侯：指诸侯军，即指鲁、齐、宋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等国军队。 ⑩蔡穆侯：蔡哀侯之子，在位二十九年。将：犹言带领。 许僖公：名业，许穆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四年。 武城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南阳市北）。 ⑪许男：即许僖公，许为男爵国。故称其国君为许男。 面缚：有二解，一说两手绑于胸前；一说面借为偭（miǎn免），反其手而绑于背，即两手反绑着。衔璧：嘴里衔着玉璧。衰（cuī崔）：丧服，孝服。 绖（dié迭）：古代丧服上的麻带子。 舆：犹言举而行之，即抬着走。 榇（chèn衬）：棺材。⑫逢伯：楚国大夫。 ⑬微子启：商纣之庶兄，殷代将亡，他数谏纣王，纣王不听，遂出走。周武王灭商时，他向周乞降。后来周公旦攻灭武庚，封他于宋，为周代宋国的始祖。 ⑭其缚：他的捆绑。 其璧：他的玉璧，指口衔的玉璧。 祓（fú弗）：古代为除灾去邪而举行仪式，即古代除凶恶之礼。杜预注："祓，除凶之礼。" ⑮复其所：回到原地原位。所，处所，原地原位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六年春，晋献公派贾华攻打屈城。公子夷吾守不住，与屈人订立盟约然后出走。准备逃亡到狄。郤芮说："在重耳之后离开晋国而一起逃走到狄，这是有罪的，不如去梁国。梁国靠近秦国而又得到它的信任。"于是就到了梁国。

夏天，诸侯军攻打郑国，因为它逃离首止那次结盟的缘故。包围了新密，这就是郑国在不是动土筑城之时而修筑城池的缘故。

这年秋，楚子包围许国来救援郑国。诸侯军救援许国，楚军于是回国。

这年冬，蔡穆侯带领许僖公到武城去见楚子。许男两手反绑，嘴里衔着玉璧，大夫穿着丧服，士抬着棺材。楚王向逢伯询问此事。逢伯回答说："从前周武王战胜殷商，微子启就是这样做的。武王亲自解开他的捆绑，接受他的玉璧并举行除灾之礼。烧掉他的棺材，给以礼遇而命令他，让他回到原处原位去。"楚王听从了逢伯的话。

七　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①，齐人伐郑。孔叔言于郑伯曰："谚有之曰：'心则不竞，何惮于病②？'既不能强，又不能弱，所以毙也③。国危矣，请下齐以救国④。"公曰："吾知其所由来矣，姑少待我⑤。"对曰："朝不及夕，何以待君？"夏，郑杀申侯以说于齐，且用陈辕涛涂之谮也⑥。

初，申侯，申出也⑦，有宠于楚文王。文王将死，与之璧，使行，曰："唯我知女⑧。女专利而不厌⑨，予取予求，不女疵瑕也⑩。后之人将求多于女，女必不免⑪。我死，女必速行；无适小国，将不女容焉⑫。"既葬，出奔郑，又有宠于厉公⑬。子文闻其死也⑭，曰："古人有言曰：'知臣莫若君'，弗可改也已⑮！"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僖公七年（公元前653年）。　②不竞：不强，即不坚

强。 惮：畏，怕。 病：屈辱，又有解为卑弱。 ③毙：犹言灭亡。 ④下齐：即“下于齐”，犹言屈服于齐，即向齐国屈服。 ⑤其所由来：他们是为什么来的。 ⑥以说于齐：向齐国讨好，即讨好齐国。 ⑦申出：申氏所生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《传》凡言某出者，皆谓某女所生。” ⑧唯：独，只有。 ⑨专利：犹言垄断财利。

⑩予取予求：从我这取从我这求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句省介词，谓从我取从我求。” 不女瘕瑕：即“不瘕瑕汝”，不挑剔你。瘕瑕，本谓玉病，此比喻人的过失或缺点。 ⑪后之人：后来的人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后之人指楚之嗣君。” ⑫不女容：即“不容女”，不会容纳你。 ⑬厉公：指郑厉公，名突，郑庄公之子，鲁桓公十二年立，先后在位十二年。 ⑭子文：即楚国令尹斗穀於（wū乌）菟（tú图），字子文。 闻其死：听到他的死讯，指申侯的死讯。 ⑮莫若君：没有像国君那样清楚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七年春，齐国人攻打郑国。郑国大夫孔叔对郑伯说：“俗语有这样的话：‘心里不坚强，为什么不怕屈辱？’既然不能坚强，又不能软弱，会导致灭亡的后果。国家危险了，请您向齐国屈服以挽救国家。”郑文公说：“我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来的了，姑且稍稍等待我。”孔叔回答说：“朝不保夕，怎么样等待君王呢？”这年夏天，郑国杀了申侯以讨好齐国，并且也是由于陈国辕涛涂的诬陷。

当初，申侯是申氏所生，受到楚文王的宠信。楚文王要死的时候，给他玉璧，让他走，说：“只有我了解你。你垄断财货而永不满足，从我这取从我这求，我都不挑剔你。后来的人将会向你索取大量财货，你必定不免于罪。我死，你一定快点出走；不要到小国，他们不会容纳你的。”楚文王安葬后，申侯逃到郑国，又受到郑厉公的宠信。楚国子文听到他的死讯，说：“古人有句话说：‘了解臣下没有像国君那样清楚’，这句话是不能改变的啊！”

【原文】

秋，盟于宁母，谋郑故也①。管仲言于齐侯曰："臣闻之，招携以礼，怀远以德，德礼不易②，无人不怀。"齐侯修礼于诸侯，诸侯官受方物③。

郑伯使大子华听命于会④。言于齐侯曰："泄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族⑤，实违君命。若君去之以为成，我以郑为内臣，君亦无所不利焉⑥。"齐侯将许之。管仲曰："君以礼与信属诸侯，而以奸终之⑦，无乃不可乎？子父不奸之谓礼，守命共时之谓信⑧。违此二者，奸莫大焉⑨。"公曰："诸侯有讨于郑，未捷⑩，今苟有衅⑪，从之不亦可乎？"对曰："君若绥之以德，加之以训辞⑫，而帅诸侯以讨郑，郑将覆亡之不暇⑬，岂敢不惧？若总其罪人以临之，郑有辞矣⑭，何惧？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，会而列奸，何以示后嗣⑮？夫诸侯之会，其德刑礼义，无国不记⑯。记奸之位，君盟替矣⑰。作而不记，非盛德也⑱。君其勿许，郑必受盟。夫子华既为大子，而求介于大国，以弱其国，亦必不免⑲。郑有叔詹、堵叔、师叔三良为政，未可间也⑳。"齐侯辞焉。子华由是得罪于郑。

冬，郑伯使请盟于齐。

闰月，惠王崩㉑。襄王恶大叔带之难㉒。惧不立，不发丧㉓，而告难于齐。

【注释】

①宁母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鱼台县东）。谋郑：犹言策划攻打郑国。②携：离携，即有二心之国，此指郑国。怀：怀服；又有解为归附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诸侯之携离者，惟有礼可以招徕之；远方之叛服者，惟有德可以怀服之。" ③官：官司，此指诸侯掌贡赋之官。受：此犹言交纳，交付，此指诸侯贡赋之官向齐国交纳其方（即其国）当贡天子之物。方物：其方（其国）当贡天子之物，即各诸侯国所产当贡周天子的贡物。杜预注："诸侯官司，各于齐受其方所当贡天子之物。"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诸侯官受方物，言诸侯官司各于齐受其方所当贡天子之物。盖王室盛明之时，每国贡有常职；天子既衰，诸侯情慢，贡赋之事，无复定准。故霸主总帅诸侯，尊崇天子，量其国之大小，号令所出之物，传言诸侯各使官司取齐约束，受其方所当贡天子之物也。" ④华：郑太子名，郑文公之世子，亦称子华。后于鲁僖公十六年被杀。 ⑤泄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族：都是郑国大夫。 ⑥为成：媾和，指郑国言和。以郑：即以郑事齐，把郑国作为齐国的封地。内臣：封内之臣。杜预注："以郑事齐，如封内臣。"无所不利：没有不利的，即没有什么不利。 ⑦属（zhǔ 主）：犹言集合，聚会，会合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属，会合也。与下文'合诸侯'之合同义。"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齐君自创伯以来，以有礼与有信联属诸侯之国，而终之以子华奸邪之谋，言其不可之甚。" ⑧不奸：不违犯，不违背。守命：守君命。共时：即恭时事，犹言尽职尽责。一说守命共时，犹言见机行事以完成君命。 ⑨二者：指礼与信。 ⑩未捷：没有得胜。 ⑪苟：在此可训为且。有衅：有衅隙，犹言有隙可乘。 ⑫绥之以德：用德来安抚郑国。训辞：教训之辞，即训责的话，指责其逃盟之事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加以教训之辞，责其逃盟之罪。" ⑬覆亡：犹言救亡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覆本盖覆之义，覆亡，当时习语，意犹救亡。"一说覆亡，训为覆灭危亡。 ⑭总：犹言领着。罪人：指奸父命的郑太子华。杜预注："子华奸父之命，即罪人。" ⑮崇德：尊崇德行。列奸：使奸人位列国君。列，指列会位，因参加盟会都是诸侯，故又可解为列君位。奸，奸邪，即奸邪之人，此指子华。杜预注："列奸，用子华。"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奉子华为郑君，使奸人而在君位也，故云'列奸'。" 示：垂示，犹言给后人看，此有示范之意。 ⑯记：记载，记录。林尧叟《句解》"诸侯会同之事，绥之以德，威之以刑，

亲之以礼，训之以义，诸侯之国皆记其事。”　⑰记奸之位：记载了奸邪之人居于会位（即君位）。杜预注：“位，会位也。子华为奸人而列在会位，将为诸侯所记。”君盟替矣：君王的会盟就会废弃了。杜预注：“替，废也。”

⑱盛德：盛美的德行。　⑲既为大子：既然身为太子。求介：求助。一说求介训为求因，求借。杜预注：“介，因也。”大国：此指齐国　⑳叔詹、堵叔、师叔：都是辅佐郑君的重臣。三良：三位贤良大夫。㉑闰月：指闰十二月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《经》、《传》于岁尾书闰月者，闰十二月也。”惠王：即周惠王，釐王之子，在位二十五年。㉒襄王：即周襄王。恶（wù 误）：忧患，担心。大叔带：周襄王之弟，惠王之子，得惠后宠爱，欲立他为太子；未及立而惠王死。　㉓俱不立：害怕不能立为周王。发丧：发表丧事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鲁僖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陈国的世子款、郑国的世子华在宁母结盟，这是为了策划攻打郑国的缘故。管仲对齐桓公说：“臣听说，招抚有二心的国家要用礼，怀服叛贰的诸侯要用德，不违背德和礼，没有人不怀服的。”齐桓公就以礼对待诸侯，诸侯掌贡赋的官员向齐国交纳当贡周王的贡物。

郑伯派遣太子华听候诸侯会议的命令。郑太子华对齐侯说：“泄氏、孔氏、子人氏三族，违背君王的命令。如果君王除掉他们而与敝国媾和，我愿把郑国作为齐国的封地、我做封内之臣，这对君王没有什么不利的。”齐侯准备答应子华。管仲说：“君王用礼和信会合诸侯，而用邪恶来结束盟会，恐怕不行吧？儿子和父亲不相违背叫做礼，谨守君命恭尽职责叫做信。违背这两点，没有比这再大的邪恶了。”齐桓公说：“诸侯进攻郑国，没有得胜，现在幸而有隙可乘，听从他不也可以吗？”管仲回答说：“君王如果用德来安抚郑国，加上教训之言，他们如不接受再率领诸侯讨伐郑国，郑国要挽救危亡还来不及，岂敢不害怕？如果领着它的罪人来攻打郑国，郑国就有理了，还害怕什

么？况且会合诸侯是为了尊崇德行，盟会而让奸邪之人占有席位，拿什么垂示后代呢？诸侯会盟的时候，他们的德行、刑罚、礼仪、道义，没有一个国家不加以记载。如果记载了奸邪之人居于会位，君王的会盟就会废弃了。做了事而不被记载，就不是盛美的德行。君王还是不要答应，郑国一定会接受盟约的。子华既然身为太子，而求借于大国，来削弱他的国家，也一定不能免于祸患。郑国有叔詹、堵叔、师叔三位贤明的大夫执政，不能钻郑国的空子。”于是，齐侯向子华辞谢。子华因此得罪了郑国。

这年冬，郑伯派使者到齐国请求订立盟约。

闰十二月，周惠王死。襄王忧患大叔带造成的祸难。害怕自己不能立为周王，不发布丧事，而向齐国报告祸难。

八 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盟于洮①，谋王室也。郑伯乞盟，请服也②。襄王定位而后发丧③。

晋里克帅师，梁由靡御，虢射为右，以败狄于采桑④。梁由靡曰：“狄无耻，从之必大克。”里克曰：“惧之而已，无速众狄⑤。”虢射曰：“期年，狄必至，示之弱矣⑥。”

夏，狄伐晋，报采桑之役也。复期月⑦。

秋，禘而致哀姜焉⑧，非礼也。凡夫人，不薨于寝，不殡于庙，不赴于同，不祔于姑⑨，则弗致也。

冬，王人来告丧，难故也⑩，是以缓。

宋公疾，大子慈父固请曰⑪："目夷长⑫，且仁，君其立之。"公命子鱼。子鱼辞，曰："能以国让，仁孰大焉⑬？臣不及也，且又不顺⑭。"遂走而退⑮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僖公八年（公元前652年）。盟于洮（táo逃）。在洮地会盟。洮，地名，其北属鲁国，其南属曹国。其地在今山东鄄（juàn倦）城县西。当时参加会盟有鲁僖公、周人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许男、曹伯、陈世子款。　②请服：请求服罪。　③定位：安定王位。　④梁由靡：晋国大夫。虢射：晋国大夫，惠公之舅。采桑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乡宁县西）。　⑤速：招致，招来。众狄：众多的狄人，即其他的狄人。⑥示之弱：向他们示弱。　⑦复：犹言验证，应验。期月即期年。此是互文见义。复期月，即应了一年的预言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实践诺言曰复，其言效验亦可曰复。此谓虢射期年必至之言应验。"　⑧禘：禘祭，详见闵公二年注。致哀姜：指把哀姜的神主放在太庙里。　⑨寝：正房。殡：停棺。同：同盟国。祔（fù付）：陪祭，新死者陪祭于先祖。姑：丈夫的母亲，此指祖姑。　⑩王人：周王派的人。难：杜预注："有大叔带之难。"　⑪宋公：指宋桓公，名御说，庄公之子，闵公之弟，在位三十一年。大子慈父：即宋襄公，宋桓公之嫡子，为宋国第十九君，在位十四年，为春秋时期五霸之一。　⑫目夷：字子鱼，宋襄公的庶兄。

⑬以国让：把国家让给别人。　⑭不顺：指不顺礼，即不合礼，违背立君之礼。此言废嫡立庶是违背立君之礼。　⑮退：退出去。"目夷走而退"，表示拒绝立己为君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八年春天，鲁僖公和周人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许男、曹伯、陈世子款在洮地会盟，商量安定周王室。郑伯乞求参加盟会，请求服罪。周襄王安定了王位然后举行丧礼。

晋国大夫里克率领军队，梁由靡驾驶战车，虢射做车右，在采桑地方打败了狄人。梁由靡说："狄人没有羞耻，追击一定

大胜。”里克说：“使他害怕就行了，不要招来更多的狄人。”虢射说：“只要一年，狄人必然再来，不追击就是向他们示弱了。”

夏天，狄人攻打晋国，为了报复采桑的战役。这是应验了虢射所说一年的预言。

秋天，举行宗庙合祭并把哀姜的神主放在太庙里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凡是夫人，如果不死在正房里，不停棺在祖庙里，不向同盟国发讣告，不陪祭祖姑，就不能把神主放到太庙里。

冬天，周天子派人来鲁国报告丧事，因为王室发生祸难，所以报告晚了。

宋桓公生病，太子慈父再三请求说：“目夷年长，并且仁爱，君王还是立他为君。”宋桓公就命令立目夷为国君。目夷推辞，说：“太子能够把国家辞让给别人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仁爱吗？臣下不如他，而且又不合立君的礼法。”于是就快步退了出去。

九 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①，宋桓公卒。未葬而襄公会诸侯，故曰子。凡在丧，王曰小童，公侯曰子②。

夏，会于葵丘③，寻盟，且修好，礼也。王使宰孔赐齐侯胙④，曰：“天子有事于文武，使孔赐伯舅胙⑤。”齐侯将下拜。孔曰：“且有后命⑥。天子使孔曰：‘以伯舅耋老⑦，加劳，赐一级，无下拜⑧。’”对曰：“天威不违颜咫尺⑨，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⑩，无下拜？恐陨越于下，以遗天子羞⑪。敢不下拜？”下，拜；登，受⑫。

秋，齐侯盟诸侯于葵丘，曰："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后，言归于好⑬。"宰孔先归，遇晋侯，曰："可无会也⑭。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⑮，故北伐山戎，南伐楚，西为此会也。东略之不知，西则否矣⑯。其在乱乎！君务靖乱，无勤于行⑰。"晋侯乃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僖公九年（公元前651年）。　②凡在丧：凡是在丧事期间。王：指周王。公侯：即诸侯。　③葵丘：地名（一说在今河南兰考县东；一说在今河北临漳县西。）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"以上两地皆在齐之西，均与《传》合。"据《春秋》记载，参加此盟的诸侯有：鲁僖公和宰周公、齐侯、宋子（诸侯在丧降称子）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。　④宰孔：即宰周公，是当时周王室执政者之一。　⑤有事：指举行祭祀的事。文武：指周文王和周武王。伯舅：周天子对异姓诸侯称伯舅，对同姓诸侯称伯父或叔父。　⑥后命：下面的命令，即其他的命令。　⑦鲞（dié迭）：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称鲞。鲞老：高龄的老人，泛指老年人。杜预注："七十曰鲞。"　⑧劳：功劳；一说问劳。　⑨天威：天子的威严。一说指天的威严。不违：不离。咫（zhǐ 止）：古代称八寸为咫。咫尺，比喻距离很近。　⑩贪：贪受，贪得。　⑪陨(yǔn允）越：颠坠，犹言摔跤子。此言我不下拜，恐怕在下面颠坠于礼，给天子遗留下羞辱。　⑫下：下阶。拜：跪拜。登：登堂。受：受胙。"下、拜、受、胙"，是写齐桓公接受胙肉时的四个礼节动作。杜预注："拜堂下，受胙于堂上。"　⑬既盟：既已盟誓。以上三句为当时之盟辞。　⑭无会：不必去参加会盟。　⑮远略：建立武功于远方，即远征。略，经略，此指征伐。　⑯东略：向东边征伐，此指是否向东方征讨。西：征讨西方，此指向西伐晋。　⑰靖乱：安定祸乱，此指安靖晋国国内的祸乱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此时申生已死。奚齐已立为太子，国人不服，晋内乱之兆已萌，宰孔谓'其在乱'、'靖乱'，或当指此。"行：远行，指远行参加会盟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九年春，宋桓公死了。还没有安葬襄公就会见诸侯，所以《春秋》称他为“子”。凡是在丧事期间，周王称为“小童”，诸侯称为“子”。

鲁僖公九年夏天。鲁僖公和宰周公、齐侯、宋子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在葵丘会见，重温过去的盟约，并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，这样做是合于礼的。周王派宰孔把祭肉赐给齐桓公，说：“天子祭祀周文王、武王，派孔把祭肉赐给伯舅。”齐桓公将要下阶跪拜。宰孔说：“还有下面的命令。天子派孔说：‘因为伯舅年岁大了，加上功劳，赐给一等，不用下阶跪拜。’”齐侯回答说：“天子的威严不离开颜面咫尺，小白岂敢贪得天子的命令，而不下拜？不下拜恐怕在下面颠坠于礼，给天子遗留下羞辱。岂敢不下阶跪拜？”齐侯下阶，跪拜；登堂，受胙。

这年秋天，齐桓公在葵丘和诸侯会盟，说：“凡是我们同盟的人，既已盟誓之后，就言归友好。”宰孔先于诸侯回国，途中遇上晋献公，说：“可不必去参加会盟。齐侯不致力于修德而勤于远征，所以向北边攻打山戎，向南边攻打楚国，在西边举行了这次会盟。是否要向东边征伐还不知道，攻打西边是不可能了。晋国大概会有祸乱吧！君王应该致力于安定国内祸乱，不要忙于远行参加会盟。”晋献公于是就回国了。

【原文】

九月，晋献公卒。里克、平郑欲纳文公，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乱①。

初，献公使荀息傅奚齐②。公疾，召之③，曰：“以是藐诸孤，辱在大夫④，其若之何？”稽首而对曰：“臣竭其股肱之力，加之以忠贞⑤。其济，君之灵也⑥；不济，

则以死继之⑦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忠贞？”对曰：“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⑧，忠也；送往事居，耦俱无猜⑨，贞也。”

及里克将杀奚齐，先告荀息曰：“三怨将作⑩，秦、晋辅之，子将何如？”荀息曰：“将死之。”里克曰：“无益也。”荀叔曰：“吾与先君言矣，不可以贰⑪。能欲复言而爱身乎⑫？虽无益也，将焉辟之⑬？且人之欲善，谁不如我⑭？我欲无贰，而能谓人已乎⑮？”

冬十月，里克杀奚齐于次⑯。书曰：“杀其君之子。”未葬也⑰。荀息将死之，人曰：“不如立卓子而辅之⑱。”荀息立公子卓以葬⑲。十一月，里克杀公子卓于朝，荀息死之。君子曰：“《诗》所谓⑳‘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㉑；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㉒。’荀息有焉㉓。”

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晋，及高梁而还㉔，讨晋乱也。令不及鲁，故不书。

【注释】

①丕（pī丕）郑：晋国大夫。文公：即晋文公，公子重耳。三公子：指申生、重耳、夷吾。　②傅奚齐：辅佐奚齐。傅，辅佐。　③召：召见。之：指荀息。　④藐（miǎo秒）：幼小，弱小。诸：义同“者”，的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诸读为者，相当今口语之的。”孤：孤儿，藐诸孤，即藐孤，幼小的孤儿。辱：屈辱，此指屈辱保护之意，即托付给。辱在大夫：屈辱大夫保护，即托付给荀息。　⑤股肱（gōng 公）之力：手足之力，即全身之力。股，两胫之上曰股。肱，两臂之下曰肱，泛指胳膊。　⑥济：成功，成事。　⑦之：指不成功。　⑧公家：犹言国家。　⑨往：此指死者，即死去的国君。居：此指新君，即活着的国君。耦（ǒu偶）：两边，指死者（晋献公）和居者（奚齐）。　⑩三怨：三公子（申生、重耳、夷吾）的怨恨，此指三公子之徒。　⑪荀叔：即荀息。先君：指晋

献公。贰：犹言改变。 ⑫能：犹言岂能。复言：此指实践诺言。爱身：爱惜一身。 ⑬之：指为奚齐而死之事。 ⑭欲善：犹言想做善事；想求上进。 ⑮欲无贰：不想改变诺言。 ⑯次：犹言居丧的茅屋。 ⑰未葬：当时晋献公没安葬，故奚齐尚未成君。 ⑱卓子：骊姬妹妹之子。 ⑲公子卓：即卓子。葬：指安葬晋献公。 ⑳《诗》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。 ㉑白圭：白玉圭。圭，古代帝王诸侯举行礼仪时所用的玉器，长方形，上尖下方。玷（diàn店）：污点，此指白玉上的斑点。 ㉒为：治，此犹言追回或改变。杜预注："言此言之缺，难治甚于白圭。" ㉓有焉：犹言就是这样，此言荀息终不肯食其言。

㉔高梁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临汾市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九月，晋献公死。里克、平郑想要接纳文公为国君，所以发动三位公子的党徒起来作乱。

起初，晋献公让荀息辅佐奚齐。献公得病，召见荀息，说："把这个弱小的孤儿，屈辱大夫保护，您看怎么样？"荀息叩头回答说："臣下愿意竭尽全力，再加上忠贞。事情成功，是君王在天的威灵；不成功，就以死继之。"献公说："什么叫忠贞？"荀息回答说："国家的利益，知道了没有不做的，这是忠；送走死去的国君事奉活着的国君，两边都没有猜疑，这是贞。"

等到里克将要杀奚齐，预先告诉荀息说："申生、重耳、夷吾等三方的怨恨要发作了，秦国、晋国人都赞助他们，您打算怎么办？"荀息说："打算为他而死。"里克说："没有益处。"荀息说："我和先君说过了，不能改变。能够想要实践诺言而又爱惜一身吗？虽然没有益处，又怎能躲避呢？况且人们想要做善事，谁不像我一样？我不想改变诺言，而能够对别人说不要这样做吗？"

这年冬季十月，里克在居丧的茅屋里杀了奚齐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杀其君之子。"这是因为晋献公还没有安葬。荀息打算为奚齐而死，有人说："不如立卓子为国君而辅佐他。"荀息立了卓

子而安葬了晋献公。十一月，里克又在朝廷上杀了卓子。荀息为他自杀而死。史官评论道："《诗》所说'白玉圭上的斑点，还可以磨掉；说出的话有了缺点，就不可以改变了。'荀息就是这样。"

齐桓公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晋国，到达高梁就回国，是为了讨伐晋国的祸乱。命令没有到达鲁国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。

【原文】

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①，曰："人实有国，我何爱焉②？入而能民，土于何有③？"从之。齐隰朋帅师会秦师④，纳晋惠公。

秦伯谓郤芮曰⑤："公子谁恃⑥？"对曰："臣闻亡人无党，有党必有雠⑦。夷吾弱不好弄，能斗不过⑧，长亦不改，不识其他⑨。"公谓公孙枝曰⑩："夷吾其定乎⑪？"对曰："臣闻之，唯则定国⑫。《诗》曰⑬：'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⑭。'文王之谓也。又曰：'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⑮。'无好无恶，不忌不克之谓也⑯。今其言多忌克，难哉⑰！"公曰："忌则多怨，又焉能克⑱？是吾利也⑲。"

宋襄公即位，以公子目夷为仁，使为左师以听政，于是宋治⑳。故鱼氏世为左师㉑。

【注释】

①秦：国名，嬴姓伯爵。周孝王时伯益之后非子，为周王养马有功，始封为附庸，其邑于秦（在今甘肃天水县）。传至秦襄公时，因讨西戎救周、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，封为诸侯。至秦文公时，始入春秋时代。至秦

穆公时，秦国强盛，在列国诸侯中称霸。及至秦悼公时，始入战国时代。传至秦孝公时，定都咸阳（在今陕西咸阳县东）。孝公用商鞅为相，改革内政，国势日强，为七雄之一，此时秦国占据了陕西省长安县以西之地。至惠文君时开始称王，传至秦始皇而统一了中国。求入：指求入为君。②何爱：为什么爱惜。③能民：能治理百姓，即得民而为君。何有：有什么了不起，即何患无土地。④隰朋：齐国大夫。⑤秦伯：即秦穆公，名任好，德公之子，成公之弟，在位三十九年。公子：指夷吾。⑥谁恃（shì 士）：依靠谁。恃，依靠，倚仗。⑦亡人：逃亡在外的人。⑧弄：戏弄，玩耍。不过：不过分，即有节制。⑨不识：不知，不了解。⑩公：指秦穆公。公孙枝：字子桑，秦国大夫。⑪定：安定，指安定国家。⑫则：准则，法则，此指行为合乎法则。⑬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篇。⑭顺：顺应。帝：天帝，上帝。⑮又曰：指《诗经》又说。僭（jiàn 荐）：差失，过错。不为则：不做人的法则，即不能做典范。⑯克：好胜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克，谓好胜。"⑰难：困难，此叹夷吾难能定国。⑱克：此犹言取胜。⑲吾利：犹言我国的利益，杜预注："其言虽多忌，适足以自害，不能胜人也。秦伯虑其还害己，故曰是吾利。"⑳听政：处理政事，即执政。治：大治，指国家治理得很好。㉑鱼氏：目夷字为子鱼，故其后人以鱼字为氏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的郤芮让夷吾重重贿赂秦国，请求帮助回国为君，说："别人占有了国家，我们为什么爱惜它？回国能治理百姓，土地有什么了不起？"吾夷听从了郤芮的话。齐国大夫隰朋率领军队会合秦军，接纳晋惠公回国即位。

秦穆公对郤芮说："公子依靠谁？"郤芮回答说："臣听说逃亡在外的人没有党羽，有了党羽必定会有仇敌。夷吾小时候不喜好戏耍，能够争斗而不过分，年纪大了也没有改变，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。"秦穆公对公孙枝说："夷吾可以安定国家吗？"公孙枝回答说："臣下听说，只有行为合乎法则才能安定国家。《诗》说：'无识无知，顺应了天帝的法则。'这说的就是周文王啊。《诗》

又说：‘不犯过错不伤害人，很少不成为人的典范。’没有爱好没有厌恶，这说的就是既不猜忌又不好胜。现在他的话既猜忌又好胜，安定晋国恐怕困难吧！”秦穆公说：“猜忌就是多怨恨，又怎能取胜呢？这是我国的利益啊。”

宋襄公即国君位，因为公子目夷仁爱，让他做左师执掌政事，这时宋国大治。所以目夷后人（鱼氏）世世代代做左师之官。

十　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狄灭温，苏子无信也①。苏子叛王即狄，又不能于狄，狄人伐之，王不救，故灭。苏子奔卫。

夏四月，周公忌父、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②。晋侯杀里克以说③。将杀里克，公使谓之曰：“微子则不及此④。虽然，子弑二君与一大夫，为子君者，不亦难乎⑤？”对曰：“不有废也，君何以兴⑥？欲加之罪，其无辞乎？臣闻命矣。”伏剑而死⑦。于是丕郑聘于秦，且谢缓赂，故不及⑧。

晋侯改葬共大子⑨。秋，狐突适下国⑩，遇大子，大子使登仆而告之曰⑪：“夷吾无礼，余得请于帝矣⑫。将以晋畀秦，秦将祀余⑬。”对曰：“臣闻之，神不歆非类，民不祀非族⑭，君祀无乃殄乎⑮？且民何罪？失刑乏祀⑯，君其图之。”君曰：“诺。吾将复请。七日新城西偏，将有巫者而见我焉⑰。”许之，遂不见。及期而往，

告之曰："帝许我罚有罪矣，敝于韩⑱。"

邳郑之如秦也，言于秦伯曰："吕甥、郤称、冀芮实为不从⑲，若重问以召之，臣出晋君，君纳重耳，蔑不济矣⑳。"

冬，秦伯使泠至报问，且召三子㉑。郤芮曰："币重而言甘，诱我也㉒。"遂杀邳郑、祁举及七舆大夫㉓：左行共华、右行贾华、叔坚、骓歂、累虎、特宫、山祁㉔，皆里、邳之党也。邳豹奔秦㉕，言于秦伯曰："晋侯背大主而忌小怨，民弗与也，伐之必出㉖。"公曰："失众，焉能杀？违祸㉗，谁能出君？"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僖公十年（公元前650年）。温：苏子封国。见隐公三年注。苏子：即温子，周司寇苏公之后。杜预注："国于温，故曰温子。叛王事在庄十九年。"　②周公忌父：疑即宰孔，周王卿士。王子党：周王大夫。杜预注："周公忌父，周卿士。"晋侯：即晋惠公。　③说：解说，即解说自己不是篡弑而得晋君。　④不及此：到不了这个地步，即做不上晋君。

⑤二君：指奚齐、卓子。一大夫：指荀息。为子君者：做您国君的人。　⑥不有废：没有奚齐、卓子的被废。　⑦伏剑：用剑自杀。

⑧邳（pī 丕）郑：晋国大夫。谢：此犹言致歉意。缓赂：缓给所许的贿赂，即推迟割让国土。不及：指没遭到与里克同死之祸。　⑨共大子：即恭太子，太子申生谥号"恭"。共，同"恭"。　⑩狐突：字伯行，晋国大夫，狐偃之父，重耳之外祖父。下国：曲沃新城，太子申生生前所居之邑。　⑪仆：仆御，即御戎，驾车。闵公二年伐皋落氏时，狐突为太子申生车御，故今又让他登车为他御车。之：指狐突。　⑫请于帝：向天帝请求。　⑬以晋：把晋国。畀（bì 币）秦：给予秦国，即使秦灭晋。祀余：祭祀我。　⑭歆（xīn 心）：享：享受。非类：指非我族类的祭品。类，族类。非族：非我族类之神。　⑮殄（tiǎn 舔）：绝尽，

断绝。　⑯失刑：失其刑法，犹言处罚不当。乏祀：断绝祭祀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因怒夷吾，而滥及其民，是失刑；以晋畀秦，而自绝其祀，是乏祀。"　⑰七日：指过七天。西偏：西边。有巫者而见我：有巫人附现我。巫者，巫人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有巫者而见我，盖谓己将凭附巫者而表现也。"　⑱韩：晋国地名（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南；一说在今山西芮城县）。详见《左传》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，夷吾大败被秦所俘。　⑲吕甥：亦称瑕甥，阴饴甥，或称瑕吕饴甥，吕甥子金。吕（在今山西霍县西）、瑕（在今山西临猗县附近）、阴（在今山西霍县东南），都是他的采邑（封地）。饴，是他的名。甥，是晋侯的外甥。子金，是他的字。晋国大夫。郤称：郤芮的同族，晋国大夫。冀芮：即郤芮，因他的采邑于冀，故称冀芮。

⑳重问：用重币聘问，即用重礼问侯。古代问候，必用聘问的礼品（币）。晋君：指晋惠公夷吾。重耳：即晋文公。　㉑泠（líng灵）至：秦国大夫。报问：回聘，即回报秦郑之聘问。报，回报。三子：指吕甥、郤称、郤芮三大夫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秦穆公用秦郑之计，使大夫泠至报秦郑之聘，且召吕郤等。"　㉒币重：财礼重。言甘：说话甜。　㉓祁举：晋国大夫。七舆大夫：晋国官名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侯伯七命，副车七乘，故有七舆大夫之官。"　㉔共（gōng恭）华、贾华、叔坚、骓歇（zhuī追chuán船）、累虎、特宫、山祁：都是晋国七舆大夫。　㉕秦豹：秦郑之子。　㉖大主：指秦国。忌小怨：忌恨小怨，指忌恨里克、秦郑的小怨，而杀无辜。　㉗违祸：逃避祸难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谓惠公若失众心，安能杀里秦之党？秦豹既避祸在外，谁能逐出其君？"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年春天，狄人灭了温国，是因为苏子没有信义。当初苏子背叛周天子投奔狄人，又和狄人处不来，狄人攻打他，周天子不去救援，所以灭亡。苏子逃奔到卫国。

夏季四月，周公忌父、王子党会合齐国隰朋立了晋惠公。晋侯要杀掉里克解说自己不是篡位。要杀里克之前，晋惠公派人对他说："没有您我就做不了国君。虽然如此，您杀了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，做您国君的人，不也太难了吗？"里克回答说："没有奚齐、卓子的废弃，君王怎么能兴起？要给人加上罪

名，难道没有话说吗？臣下听到命令了。”用剑自杀而死。当时丕郑正在秦国聘问，并且为了延缓割让国土致歉，所以没有遭到与里克同死的祸难。

晋侯改葬恭太子。这年秋天，晋国大夫狐突到曲沃去，遇到太子申生，太子让他登车做御者并告诉他说：“夷吾无礼，我已请求天帝的同意了。准备把晋国给予秦国，秦国将会祭祀我。”狐突回答说：“臣听说，神灵不享受别族的祭品，百姓不祭祀别族的神灵，您的祭祀恐怕会断绝了吧？况且百姓有什么罪？处罚不当而又祭祀断绝，您还是考虑一下。”太子申生说：“好。我要重新请求。过七天，在新城西边，将有巫人附现我在那相见。”狐突答应去见巫人，于是就一下不见申生了。到约定的日期前去，巫人告诉他说：“天帝允许我惩罚有罪的人了，他将在韩地大败。”

丕郑到秦国的时候，对秦穆公说：“吕甥、郤称、冀芮是不同意给秦国贿赂的，如果用重礼问侯而后召请他们，臣下驱逐出晋君，君王接纳重耳回国即位，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了。”

这年冬天，秦伯派大夫泠至到晋国回聘，并且召请吕、郤三个人。郤芮说：“财礼重而言语甜，是诱骗我们。”于是就杀了丕郑、祁举和七舆大夫：左行共华、右行贾华、叔坚、骓歂、累虎、特宫、山祁，都是里克、丕郑的党羽。丕豹逃亡到秦国，对秦穆公说：“晋侯背叛秦国而忌恨小怨，百姓不亲附他，攻打晋国他一定逃奔。”秦穆公说：“如果夷吾失去群众，怎能杀掉大臣？避祸在外，谁能驱逐出国君？”

十 一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①，晋侯使以丕郑之乱来告。

天王使召武公、内史过赐晋侯命，受玉惰②。过归③，告王曰："晋侯其无后乎④！王赐之命而惰于受瑞⑤，先自弃也已，其何继之有⑥？礼，国之干也⑦；敬，礼之舆也⑧。不敬则礼不行，礼不行则上下昏，何以长世⑨？"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僖公十一年（公元前649年）。　②召(shào邵)武公：周王室卿士。内史过：周王室大夫。赐晋侯命：赐给晋惠公命，杜预注认为诸侯即位，周天子赐之命圭为瑞。　受玉：接受瑞玉。　③过归：内史过回国。　④无后：没有后代，此指没有后代享有爵位。　⑤受瑞：接受玉瑞。　⑥何继之有：即"有何继之"，还会有什么继承人？

⑦国之干：国家的躯干。　⑧礼之舆：礼仪的车箱。　⑨礼不行：礼不能施行。上下昏：上下昏乱。长世：延长世代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一年春天，晋惠公派遣使者因平郑叛乱的事来鲁国报告。

周天子派卿士召武公、大夫内史过赐给晋侯命圭，晋侯接受玉瑞时表现得懒洋洋的。内史过回国，报告周王说："晋侯恐怕没有后代能享有爵位了吧！天子赐给他命圭而他接受玉瑞时懒洋洋的，这就是自暴自弃了，他还会有什么继承人？礼，是国家的躯干；敬，是礼仪的车箱。不恭敬礼就不能施行，礼不能施行上下就昏乱，凭什么延长世代？"

【原文】

夏，扬拒、泉皋、伊雒之戎同伐京师①，入王城，焚东门。王子带召之也②。秦、晋伐戎以救周。秋，晋

侯平戎于王。

黄人不归楚贡。冬，楚人伐黄。

【注释】

①扬拒、泉皋、伊雒：戎邑和戎人杂居的地方。杜预注："扬拒、泉皋皆戎邑，及诸杂戎居伊水、雒水之间者。"一说，"扬、拒、泉、皋，四戎邑"（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同伐：一起进攻。京师：京城，指周的京城。 ②王子带：又称大叔带，周惠王之子，周襄王之弟，有宠于惠王后，欲立他而未得立，后因作乱被杀。杜预注："王子带，甘昭公也。召戎欲因以篡位。"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扬拒、泉皋和伊雒的戎人一起攻打京城，攻进王城，烧了东门。这是王子带把戎人召来的。秦军、晋军攻打戎人救援周王室。这年秋天，晋惠公让戎人和周王媾和。

黄人不给楚国送贡品。冬天，楚国攻打黄国。

十 二 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春，诸侯城卫楚丘之郛①，惧狄难也。

黄人恃诸侯之睦于齐也，不共楚职，曰："自郢及我九百里②，焉能害我？"夏，楚灭黄。

王以戎难故③，讨王子带。秋，王子带奔齐。冬，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，使隰朋平戎于晋。

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④。管仲辞曰："臣，贱有司也⑤。有天子之二守国、高在⑥，若节春秋来承王命，

何以礼焉⑦？陪臣敢辞⑧。”王曰：“舅氏⑨，余嘉乃勋，应乃懿德，谓督不忘⑩。往践乃职，无逆朕命⑪！”管仲受下卿之礼而还⑫。

君子曰：“管氏之世祀也宜哉⑬！让不忘其上⑭。《诗》曰：‘恺悌君子，神所劳矣⑮。’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僖公十二年（公元前648年）。郛（fú孚）：外城，即郭。

②职：赋税，此指进贡。郢：楚国国都（在今湖北江陵县）。　③以戎难故：因为戎人的祸难缘故。难，祸难。　④以上卿之礼：用上卿的礼节。飨：宴飨，即设宴招待。　⑤贱有司：低贱的官员。有司，犹言官员，官吏。管仲为齐桓公所命，为下卿，故言“贱有司”。　⑥二守：二位守国的上卿。国、高：国氏、高氏，为周天子所命的齐国二守臣，都是上卿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高、国二氏为天子所命，世为齐上卿，虽未必柄政，至定公九年，敝无存尚云‘此役也，不死，反必娶于高、国’，其为国人所羡如此。”此处国、高，其人不详。　⑦节春秋：春秋两季时节。节，时节。来承王命：指国、高二卿来朝接受周天子的命令。　⑧陪臣：凡诸侯之臣，在天子面前自称“陪臣”。　⑨舅氏：伯舅之使称舅氏，当时周王称齐侯为伯舅，故称其臣为舅氏。　⑩督：借为笃，笃厚，深厚。谓督不忘，可以说功勋、美德笃厚而不能忘。　⑪往践乃职：去居享你的尊职。管仲位卑而执齐政，故周王不言其位而言其职。朕（zhèn振）：我；秦以前泛指我，自秦始皇起专用作皇帝自称。　⑫下卿之礼：指本位之礼。杜预注：“管仲不敢以职自高，卒受本位之礼。”　⑬世祀：世世代代享受祭祀。　⑭其上：爵位比他高的上卿，即以国、高之位在上。　⑮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旱麓》篇。恺（kǎi慨）：和乐。悌：平易。劳：犹言保佑，佑助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二年春天，诸侯在卫国建筑楚丘的外城，是因为害怕狄人的祸难。

黄国人倚仗诸侯和齐国和睦，不向楚国进贡，说："从郢都到我国有九百里，楚国怎能危害我国？"夏天，楚国灭亡了黄国。

周王由于戎人的祸难缘故，攻打王子带。这年秋天，王子带逃奔到齐国。冬天，齐桓公派管仲让戎人和周王媾和，派隰朋让戎人和晋国媾和。

周天子以上卿的礼节宴飨管仲。管仲辞谢说："陪臣，是低贱的官员。现在有天子所命的二位守国上卿国氏、高氏在，如果他们在春秋两季来承受天子的命令，又用什么礼节接待他们呢？陪臣谨敢辞谢。"周王说："舅氏，我赞美你的功勋，接受你的美德，可以说笃厚而不能忘记的。去居享你的职务，不要违背我的命令！"最后，管仲接受了下卿的礼节而回国。

君子评论说："管氏世世代代享受祭祀是应该的啊！谦让而不忘爵位比他高的上卿。《诗经》说：'和乐平易的君子，是神灵所保佑的了。'"

十 三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齐侯使仲孙湫聘于周①，且言王子带。事毕，不与王言②。归复命曰③："未可，王怒未怠，其十年乎④。不十年，王弗召也⑤。"

夏，会于鹹，淮夷病杞故⑥，且谋王室也。

秋，为戎难故，诸侯戍周，齐仲孙湫致之⑦。

冬，晋荐饥，使乞籴于秦⑧。秦伯谓子桑："与诸乎？"对曰："重施而报，君将何求？重施而不报，其民必携；携而讨焉，无众必败。"谓百里⑨："与诸乎？"对

曰:“天灾流行，国家代有。救灾恤邻，道也。行道有福。”

秏郑之子豹在秦，请伐晋⑩。秦伯曰:“其君是恶，其民何罪?”秦于是乎输粟于晋，自雍及绛相继⑪。命之曰“泛舟之役”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鲁僖公十三年（公元前647年)。仲孙湫（qiū秋，又读jiǎo狡）：齐国大夫。　②不与王言：没有和周王谈起王子带。　③归复命：回国向齐侯复命。　④未可：指召王子带回国尚不可以。未怠：没有缓和。其十年乎：大概要等十年吧。　⑤不十年：即不到十年。弗召：不召回国，指周襄王不召回王子带。　⑥鹹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)。淮夷：可能是民族名，又可能是国名，其故地在今江苏淮安县和涟水县之间。一说淮夷之地。　⑦致：此指致送戍守的军队，即领兵前去。　⑧荐饥：再次发生饥荒，即连续不收。杜预注把荐饥解为“麦、禾皆不熟。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:“杜注谓麦、禾皆不熟为荐饥，误。”乞粜（dí敌）：请求购买粮食。　⑨百里：即百里奚，秦国的贤大夫。　⑩豹：即秏豹。　⑪输粟：运送粮食。雍：秦国都城（在今陕西凤翔县南)。　⑫命：称为。泛舟：浮船，即浮船载粮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三年春天，齐桓公派遣大夫仲孙湫到周王室聘问，同时让他说说王子带的事。仲孙湫办完事，没有和周王谈起王子带。他回国却向齐侯复命说:“还不行，天子的怒气没有缓和，恐怕还要等十年吧。不到十年，天子不会召他回国的。”

夏天，鲁僖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在鹹地会见，一则因为淮夷威胁杞国的缘故，同时也为了谋划安定周王室。

秋天，为了戎人造成祸难的缘故，诸侯派兵戍守周都，齐

国仲孙湫带领军队前去。

冬天，晋国连年发生饥荒，派人到秦国请求购买粮食。秦穆公对公孙枝说："给他们吗？"公孙枝回答说："再次给他们恩惠而报答我们，君王还要求什么？再次给他们恩惠而不报答我们，他们的百姓必然离心，离心以后而去征伐，他们没有民众一定失败。"秦伯对百里奚说："给他们吗？"百里奚回答说："天灾流行，各国都会交替发生。援救灾荒周济邻国，这是正道。按正道行事会享有福禄。"

郑的儿子孟豹在秦国，请求攻打晋国。秦穆公说："厌恶他们的国君，他们的百姓有什么罪？"秦国这时向晋国运送粮食，车船从雍城到绛城相继不断。被称为"泛舟之役。"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①。不书其人，有阙也。

鄫季姬来宁，公怒止之，以鄫子之不朝也②。夏，遇于防③，而使来朝。

秋八月辛卯，沙鹿崩④。晋卜偃曰："期年将有大咎，几亡国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僖公十四年（公元前646年）。缘陵：杞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昌乐县东南）。 ②鄫季姬：一说是鲁僖公女儿，一说鲁庄公女儿。来宁：回娘家。鄫子：鄫国国君。 ③防：鲁国邑名，见隐公九年注。 ④八月辛卯：八月初五；沙鹿：山名（在今河北大名县东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四年春天，诸侯在缘陵筑城并把杞国迁到那里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筑城的人，是因为文字有缺。

鄫季姬回娘家，鲁僖公生气不让她回来，是由于鄫子不来朝见。夏天，鄫季姬和鄫子在防地见面。让鄫子来鲁国朝见。

秋季八月初五，沙鹿山崩塌。晋国卜偃说："一周年将会发生大灾难，国家几乎要灭亡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秦饥，使乞籴于晋，晋人弗与。庆郑曰①："背施无亲，幸灾不仁，贪爱不祥，怒邻不义②。四德皆失，何以守国③？"虢射曰④："皮之不存，毛将安傅⑤？"庆郑曰："弃信背邻，患孰恤之？无信患作，失援必毙，是则然矣。"虢射曰："无损于怨而厚于寇，不如勿与。"庆郑曰："背施幸灾，民所弃也。近犹雠之，况怨敌乎？"弗听。退曰："君其悔是哉！"

【注释】

①庆郑：晋国大夫。　②背施：背弃恩惠。幸灾：指幸秦国之灾。贪爱：贪爱己物，即贪图所爱惜的东西，而不用它救济秦国之灾。　③四德：指亲、仁、祥、义。　④虢射：晋国大夫，晋惠公之舅。　⑤傅：通"附"，依附。杜预注："皮以喻所许秦城，毛以喻籴。言既背秦施，为怨已深，虽与之籴，犹无皮而施毛。"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秦国发生饥荒，派人到晋国请求购买粮食，晋国人不给。庆郑说："背弃恩惠就没有亲人，幸灾乐祸就是不仁，贪图所爱的东西就是不祥，激怒邻国就是不义。亲、仁、祥、义

四种道德都丢掉了，用什么来保卫国家？”虢射说：“皮已经不存在，毛又依附在哪里？”庆郑说：“丢换信用背弃邻国，患难谁来周济？没有信用就会发生患难，失掉救援一定灭亡，事情就是这样。”虢射说：“不会减少怨恨反而增强敌人实力，不如不给。”庆郑说：“背弃恩惠幸灾乐祸，是百姓所唾弃的。亲近的人还会结为仇敌，何况本是深怨的敌国呢？”晋惠公不听。庆郑退下来说：“国君恐怕要后悔这件事吧！”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①，楚人伐徐，徐即诸夏故也。三月，盟于牡丘，寻葵丘之盟②，且救徐也。孟穆伯帅师及诸侯之师救徐，诸侯次于匡以待之③。

夏五月，日有食之。不书朔与日，官失之也。

秋，伐厉④，以救徐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僖公十五年(公元前645年)。 ②牡丘：地名（在今山东聊城县东北)。葵丘之盟：见鲁僖公九年注。③孟穆伯：即公孙敖，庆父之子，鲁国宗室。 匡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)，一说为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西)。 ④厉：国名(在今湖北随县，一说在今河南鹿邑县东)，亲近楚国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五年春天，楚国人攻打徐国，是因为徐国靠拢中原诸国的缘故。三月，鲁僖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在牡丘结盟，重温葵丘之盟，并且为了救援徐

国。孟穆伯率领鲁军和诸侯的军队救援徐国，诸侯住在匡地等待他。

夏季五月，日食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朔日和日子，是史官失误了。

秋天，攻打厉国，救援徐国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之入也①，秦穆姬属贾君焉②。且曰："尽纳群公子。"晋侯烝于贾君③，又不纳群公子，是以穆姬怨之。晋侯许赂中大夫，既而皆背之④。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⑤，东尽虢略⑥，南及华山⑦，内及解梁城⑧，既而不与。晋饥，秦输之粟；秦饥，晋闭之籴⑨。故秦伯伐晋。

卜徒父筮之⑩，吉。涉河，侯车败⑪。诘之⑫，对曰："乃大吉也。三败必获晋君⑬。其卦遇《蛊》☶☴⑭，曰：'千乘三去⑮；三去之馀，获其雄狐⑯。'夫狐《蛊》，必其君也⑰。《蛊》之贞，风也⑱；其悔，山也⑲。岁云秋矣⑳，我落其实而取其材㉑，所以克也㉒。实落材亡㉓，不败何待？"三败及韩㉔。

晋侯谓庆郑曰："寇深矣，若之何㉕？"对曰："君实深之，可若何㉖？"公曰："不孙㉗。"卜右，庆郑吉㉘，弗使。步扬御戎㉙，家仆徒为右㉚，乘小驷，郑入也㉛。庆郑曰："古者大事㉜，必乘其产㉝，生其水土，而知其人心㉞，安其教训，而服习其道㉟，唯所纳之，无不如志㊱。今乘异产以从戎事㊲，及惧而变㊳，将与人易㊴。乱气狡

愤，阴血周作㊵，张脉偾兴，外强中干㊶，进退不可，周旋不能㊷。君必悔之。”弗听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侯：即晋惠公。入：指晋惠公于鲁僖公九年（公元前651年），由秦回晋。晋惠公这次是秦军护送，初次回晋即位为君的。 ②秦穆姬：晋献公的女儿，晋太子申生的同母姐姐，秦穆公的夫人。贾君：一说申生的妃（见清代惠栋的《左传补注》和清代洪亮吉的《春秋左传诂》）；一说晋献公的次妃（见晋代杜预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）。前一说可信。 ③烝：下淫上为烝。 ④中大夫：指晋国当时的执政大夫，如里克、丕（同丕）郑等人。背：背弃，这里指晋惠公即位后，食言背信，不仅未给里克等人好处，反而将他们都杀了。 ⑤河外：指黄河以南。列城五：连城五座，即位次连续着的五座城。 ⑥虢略：晋地名（在今河南嵩县西北）。

⑦华山：山名（在今陕西华阴县境内），即所谓“西岳”。 ⑧内：晋国的内地，指北边。解（xiè谢）梁城：晋地（在今山西临晋县南）。

⑨闭：禁止。 ⑩卜徒父：秦国的卜官。 ⑪侯车败：晋侯的兵车必败。这是秦国卜徒父所卜筮的卦象。 ⑫诘之：诘问卦情。 ⑬三败：打败三次，即秦军一连将晋军打败三次。 ⑭《蛊》（gǔ古）䷑：《周易》中的卦名。 ⑮曰：指《蛊》卦辞上说。以下三句是卦辞。千乘：本指一千辆战车，引申为大国诸侯的代称，这里指晋国。三去，三次败去。一说“千乘”，指秦国。去同“驱”，三去即“三驱”，就是三次进军；下句“三去之余，即三次进军之后。后说亦通，可做参考。 ⑯三去之余：三次败去之后。雄狐：指晋惠公。这里用“雄狐”贬喻晋惠公。 ⑰狐《蛊》：即狐禀，这里用意也是在于贬喻晋惠公。 ⑱《蛊》之贞：《蛊》的内卦。贞，内卦，代表己方。风：指蛊的内卦为风，是秦国的象征。 ⑲其悔：蛊的外卦。悔，外卦，代表对方。山：指蛊的外卦为山，是晋国的象征。 ⑳岁云秋矣：现在已是秋天了。卜筮的当时是夏历的七月，是孟秋之月，正与九月（季秋）壬戌韩原之战相应。 ㉑我落其实：风将山上树木的果实吹落了。我，指秦国，因为风象征秦国，故这里秦国代表风。其实，山上树木的果实，指晋国。取其材：取用山上的木材。“落其实”和“取其材”，说明晋国必被秦国打败。其实这都是不科学的迷信说法。 ㉒所以：

缘故，在这指上面一番话的缘故。　㉓实落材亡：指晋国像山上的树，果落木死。　㉔及韩：到了韩地。　㉕深：深入。　㉖君实深之：国君弃信背施幸灾怒邻而招致秦军的深入。　㉗不孙：即“不逊”，孙同“逊”。晋惠公申斥庆郑，认为他说话无礼。　㉘卜右：占卜谁可做晋惠公兵车的右卫。庆郑吉：占卜的结果，庆郑做晋惠公的车右吉祥。㉙步扬：晋国大夫。　㉚家仆徒：晋国大夫，其后为家仆氏。　㉛小驷：马名。郑入：从郑国输入的，即郑国献给的。　㉜大事：古代把祭祀和战争称为国家的大事，这里专指战争。　㉝其产：本国出产的马。

㉞其水土：本国的水土。知其人心：知道本国人的心意。　㉟安其教训：安受本国人的教训。服习其道：熟悉本国的道路。　㊱唯所纳之：任凭你怎样使用它。　㊲异产：异国出产的马。从戎事：从事争战之事。　㊳及惧而变：到了临战之时，因恐惧而改变常态。　㊴将与人易：将与人的意愿相反。　㊵乱气：指呼吸紧张，即喘气失去正常的节奏。狡愤：指气狡愤于外。狡，戾，有“错乱”的意思。阴血：体内的血液。周作：周身而作，指血液遍体急遽循环。　㊶张脉偾（fèn忿）兴：血脉急涨沸腾。张脉，因为动气而血脉急涨。外强中干：体外虽有强形体内却气虚力竭。　㊷周旋：这里指力量不足继续坚持。

【译文】

晋惠公由秦回晋为君，秦穆公的夫人秦穆姬嘱托他照顾贾君。并嘱咐说：“你要把逃亡在外的群公子都接纳回国。”晋惠公即位后，既奸淫了贾君，又不接纳群公子，因此秦穆姬怨恨他。晋惠公应许给晋国执政大夫好处，但即位以后又都不算了。晋惠公用黄河以南五座城贿赂秦穆公，东边至虢略，南边至华山，北边至晋国的内地解梁城，可是即位不久又都不给了。晋国遇到了饥年，秦国输送粮食给晋国；秦国遇到了饥年，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。所以秦穆公征讨晋国。

秦国的卜官卜徒父卜筮秦伯出师，吉利。卦象预示着秦国的军队将要渡河，晋侯的军车必败。秦穆公向卜官诘问卦情，卜徒父答道：“此卦是象征秦国出师大吉的。秦军一连将晋军打

败三次，必定俘获晋君。这个卦遇到了《蓟》䷳，《蓟》卦辞上说：'晋师必三次败去；三次败去之后，一定擒获晋君。'所谓狐《蓟》，必定是晋君。《蓟》的内卦，是风；《蓟》的外卦，是山。现在已经是秋天了，风将山上的树木果实都吹落了，而且山上的木材也该取用了，如此卦兆才知秦师必定胜利。既然晋国像山上树木果实那样落了，材木被砍伐了，不败还等什么？"结果晋军三次败退到了韩地。

晋惠公对晋国大夫庆郑说："敌人已经深入了，怎么办呢？"庆郑说："国君弃信背施、幸灾怒邻，招致敌人的深入，那怎么办？"晋惠公申斥庆郑说："你口出不逊。"占卜谁可做晋惠公的兵车右卫，结果庆郑做车右吉祥，晋惠公不用。于是让晋国大夫步扬驾驭兵车，晋国大夫家仆徒做车右，驾着从郑国输入的、名叫小驷的马。庆郑劝谏说："古时出兵作战，一定要驾本国出产的马，生长在本国水土上，就知道本国人的心，安受本国人的教训，就熟悉本国的道路，一旦有事任凭你怎样使用它，无不如人的心意。现在您驾着异国所产的马从事战争，遇到意外就会因恐惧而改变常态，它必将违背人的意愿。马一受到刺激便紧张喘气，乱气愤于外，血液在周身急剧循环，由于血脉急涨沸腾，体外虽有强形而体内却是气力干竭，这样，它进退不得，周旋下去又不能。那时您一定后悔。"晋惠公不听庆郑的劝谏。

【原文】

九月，晋侯逆秦师①。使韩简视师②；复曰："师少于我，斗士倍我③。"公曰："何故？"对曰："出因其资④，入用其宠，饥食其粟⑤，三施而无报，是以来也⑥。今又击之，我怠秦奋，倍犹未也⑦。"公曰："一夫不可狃，况国乎⑧。"遂使请战⑨，曰："寡人不佞⑩，能合其众而

不能离也⑪。君若不还，无所逃命⑫。”秦伯使公孙枝对曰⑬：“君之未入，寡人惧之⑭；入而未定列，犹吾忧也⑮。苟列定矣，敢不承命⑯。”韩简退曰⑰：“吾幸而得囚⑱。”

壬戌，战于韩原⑲。晋戎马还泞而止⑳。公号庆郑㉑，庆郑曰：“愎谏违卜㉒，固败是求㉓，又何逃焉？”遂去之㉔。梁由靡御韩简，虢射为右，辂秦伯㉕，将止之㉖。郑以救公误之㉗，遂失秦伯。秦获晋侯以归㉘。晋大夫反首拔舍从之㉙。秦伯使辞焉，曰：“二三子何其惑也㉚？寡人之从君而西也㉛，亦晋之妖梦是践㉜，岂敢以至㉝。”晋大夫三拜稽首曰：“君履后土而戴皇天㉞，皇天后土，实闻君之言。群臣敢在下风㉟。”

穆姬闻晋侯将至，以大子罃，弘与女简璧㊱，登台而履薪焉㊲。使以免服衰绖逆㊳，且告曰：“上天降灾，使我两君匪以玉帛相见㊴，而以兴戎㊵。若晋君朝以入，则婢子夕以死㊶；夕以入，则朝以死。唯君裁之㊷。”乃舍诸灵台㊸。

【注释】

①逆秦师：迎敌秦军。　②韩简：晋国大夫。视师：视探秦师的虚实，即观察秦国兵力强弱情况。　③斗士：指力战之士。倍我：比晋国多一倍。　④出：出亡，出奔，指晋惠公因避骊姬之害而出奔。其资：秦国的资助。　⑤入：指晋惠公回国为君。用其宠：受到了秦君的厚爱。　⑥三施，三次恩施，指秦国对晋惠公出亡时的资助，收纳和护送晋惠公回国为君，晋遇饥年秦输粟救济。　⑦我怠：晋军懈怠。秦奋：秦军振奋。倍犹未也：多一倍还不止。　⑧狃（niǔ纽）：狃狎（xiá霞），

狎侮；也有解作“轻慢”。 ⑨请战：索战，挑战。 ⑩不佞：不才。

⑪能合其众：只能将军队集合起来。 ⑫还：退兵。 ⑬公孙枝：即子桑，秦国大夫。 ⑭君之未入：您没能回晋国。 ⑮入而未定列：回到晋国而未能定居君位。定列，定居君位。 ⑯列定：即“定列”，定居君位。以上秦伯所说的一番话，言外指出晋惠公既已忘恩负义，秦国当然不怕同晋国交战。 ⑰韩简退曰：韩简回来说，即退阵回到晋营说。

⑱幸而得囚：能够做秦国的囚虏已经是幸运。 ⑲壬戌：九月十三日。韩原：晋国地名（在陕西韩城县西南），位于河西。但是，秦、晋韩原之战，俘获晋侯，并非此地，当在河东。从文章中“涉河，侯车败”、“寇深矣”等记载，证明本文中的“韩原”不在河西，而在河东（参看《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》中“韩原”条）。 ⑳晋戎马：晋惠公兵车上的马，指小驷。还泞而止：盘旋在泥泞中而不得出。 ㉑号：急呼，即呼救。 ㉒惧谏：不纳谏言，即不听劝告。惧，顽固。此指晋惠公不听庆郑之谏而驾小驷。 ㉓固败是求：实在是自求祸败。 ㉔去之：不顾而去，即不救晋惠公走开了。 ㉕辂（yà讶）：迎，遇上；也有解作“迎头拦住”。 ㉖将止之：正要擒获他。 ㉗郑以救公误之：因为庆郑不救惠公便招呼韩简来救，故将韩简擒获秦伯好机会耽误了。 ㉘秦获晋侯：秦军俘获了晋惠公。归：回国，指秦伯掳晋君胜利回秦。 ㉙反首：散乱的头发自面部向下垂着。拔舍：即：“茇（bá拔）舍”，在草中宿息，即拔草除秽露宿在外。 ㉚二三子：指晋国大夫。戚（qī戚）：忧伤。 ㉛从君而西：随从晋君西行。秦国在西方，秦穆公欲虏晋君西归秦国，他故意向晋国大夫耍弄外交辞令，反说是“寡人之从君而西也”。 ㉜亦晋之妖梦是践：只是为了压息晋国的妖梦之言吧了。按：据《左传》鲁僖公十年记载，晋国大夫狐突不寐而遇见了太子申生的鬼魂，斥责晋惠公无道，并预言惠公必在韩地被秦军击败，秦穆公言“晋之妖梦”，即指此事。

㉝岂敢以至：怎敢以晋君为战俘带回秦国呢。 ㉞履：踩着。后土：对地的尊称。戴：顶着。皇天：对天的尊称。 ㉟敢在下风：敢在您的下风，是对秦穆公谦敬之词。此言秦伯在上，晋臣在下，秦伯“岂敢以至”的诺言，晋臣都听到了。 ㊱晋侯将至：晋惠公将要被拘执到秦国都城。大子罃（yīng英）：即秦康公，穆公之子，秦国第十五君，在位十二年。弘（hóng红）：太子罃之同母弟。简与璧：都是罃、弘的妹妹。罃、弘、简、璧四人，都是穆姬所生，故领在她的左右。 ㊲登台：登

上闭宫者所居的台。台，指古时闭宫者居住的台，即宫门所居之台。履薪：身履积薪。穆姬欲自杀，故堆积薪柴，率领其子女登台而履于其上。“登台履薪”，是穆姬准备自杀的表现。　㊳使以免（wèn问）服衰（cuī崔）绖（dié迭）逆：穆姬令人们穿上丧服去迎接秦穆公。使，令，这里指穆姬令宫中的人。免服与衰绖，都是丧服。免，同“绕”。　㊴降灾：降下灾难。两君：指秦穆公和晋惠公。以玉帛相见：用玉帛为赠礼正常相见。按：古时外交礼节，两国正常相见时，都用玉帛作为赠礼。　㊵以兴戎：用兴师作战兵戈相会。戎，兵戎。　㊶婢（bì弊）子：穆姬自谦之称。　㊷裁：裁决，决断。　㊸舍诸灵台：将晋惠公安置在灵台。灵台，周朝的故宫，在今陕西鄠（hù户）县。

【译文】

九月，晋惠公率军迎敌秦师。晋惠公派遣晋国大夫韩简视探秦军的虚实；韩简回报说：“秦军的数量比晋国少，而斗士却比晋国多一倍。”晋惠公问道：“这是什么缘故？”韩简说：“君侯出亡时是依靠秦君的资助，回晋为君时受到秦君的厚爱和护送，晋遇饥年更接受秦粟的救济，君侯受到秦国三次恩惠而没有一次报答，因此秦军来征伐晋国。现在君侯不责己求和而又迎击秦军，所以晋军懈怠秦军振奋，这样看来秦军的斗士比晋国还不止多一倍。”晋惠公说：“一个普通人尚且不可受人轻慢，何况是一个国家呢。”于是就派遣韩简索战，并向秦穆公说：“寡人不才，只能将军队集合起来，而不能解散他们。您如果不退兵，晋国是不敢回避您的进军命令的。”秦穆公派遣秦国大夫公孙枝回答晋惠公说：“当您未能回到晋国时，我替您忧惧；当您回到晋国而未能定位时，我还是替您担忧。您既然已经定居君位了，我怎敢不接受您的请战命令呢。”韩简退阵回到晋营说：“我们若做秦国的俘虏已是幸运了。”

鲁僖公十五年九月十三日，秦、晋两国军队在韩原地方展开了战斗。晋惠公战车上的马，陷入泥泞盘旋而不得出。晋惠

公急呼庆郑来救，庆郑说："不听劝谏不依卜筮，实在是自找祸败，又怎么能逃避呢？遂不救晋惠公就走开了。梁由靡给韩简驾驭兵车，虢射做韩简的车右，遇到了秦穆公，正要擒获他。由于庆郑不救晋惠公耽误了韩简，就失掉了擒获秦穆公的机会。结果晋惠公反被秦兵捉获带回秦国。晋国大夫将头发弄得散乱下垂着，拔草除秽露宿在外，追随着秦军。秦穆公派人以好言辞谢晋国大夫，说："你们何必那样忧伤？我随着晋君西行，也只是压息晋国的妖梦之言罢了，怎敢把晋君当战俘带回秦国呢。"晋国大夫三拜秦穆公叩头到地说："您足踩地头顶天，天地的神都听到您的话。我们晋国群臣敢在您的下风，也都倾耳敬听您的话了。"

秦穆姬听说晋惠公就要被拘执到秦国，领着太子罃、弘和女儿简、璧，登台履薪准备身死。穆姬令人们穿上丧服去迎接秦穆公，并且让人告知穆公说："上天降下了灾难，使我秦、晋两国国君不得用玉帛为赠礼正常相见，而用兴师作战兵戈相会。假如晋君早晨被虏进秦国都城，婢子我晚上就身死；晚上晋君被虏进秦国都城，婢子我早晨就身死。唯有您能裁决这件事。"于是秦穆公就将晋惠公安置在灵台。

【原文】

大夫请以入①。公曰："获晋侯，以厚归也②，既而丧，归焉用之③？大夫其何有焉④？且晋人惑忧以重我⑤，天地以要我⑥。不图晋忧⑦，重其怒也⑧；我食吾言，背天地也⑨。重怒难任⑩，背天不祥，必归晋君⑪。"公子縶曰⑫："不如杀之，无聚慝焉⑬。"子桑曰："归之而质其大子，必得大成⑭。晋未可灭而杀其君，祇以成恶⑮。且史佚有言曰⑯：'无始祸，无怙乱，无重

怒⑰。’重怒难任，陵人不祥⑱。”乃许晋平⑲。

晋侯使郤乞告瑕吕饴甥⑳，且召之㉑。子金教之言㉒，曰：“朝国人而以君命赏㉓。且告之曰：‘孤虽归，辱社稷矣㉔。其卜贰圉也㉕。’”众皆哭。晋于是乎作爰田㉖。吕甥曰：“君亡之不恤㉗，而群臣是忧，惠之至也㉘。将若君何？”众曰：“何为而可㉙？”对曰：“征缮以辅孺子㉚。诸侯闻之，丧君有君㉛，群臣辑睦，甲兵益多㉜。好我者劝，恶我者惧㉝。庶有益乎㉞！”众说㉟。晋于是乎作州兵㊱。

【注释】

①大夫：指秦国群臣。请以入：请求将晋惠公带回秦国的都城。“以入”两字的中间省略个代词“之”（指晋君），即“以之入”。　②以厚归，原以为是归国时的光荣。厚，指厚获俘囚。丧：指丧事，因为掳了晋君将引起夫人和儿女的自杀，故成了丧归。　③焉用之：用他作什么，即有什么用？　④何有焉：有何益处吗？　⑤感忧：忧伤。重我：感动我。此言晋国群臣用“反首拔舍”的行动，感动秦穆公。　⑥天地：指天地之神。要我：约束我。此言晋国群臣用天地之神，听见“岂敢以至”的话，约束秦穆公。　⑦不图：不考虑。图，顾，考虑。　⑧重其怒：加重晋人对秦国的怨恨。　⑨食吾言：不履行自己的诺言。　⑩难任：难以担当，即担当不起。　⑪必归晋君：一定将晋君放回去。　⑫公子縶（zhí执）：秦国大夫，穆公之子。　⑬聚慝（tè特）：相聚为恶。慝恶，罪恶。此言公子縶不主张让晋惠公归国，恐其再与群臣相聚敌视秦国。　⑭质其大子：用他的太子做抵押。大成：好成果，即满意的和议。　⑮祇：恰好，这里作“只”解。　⑯史佚：西周初年，武王时的史官。　⑰无始祸：不要做祸首。无怙（hù户）乱：不要乘人之危，即不要恃人之乱为己利。无重怒：不要对已增加怒怨。　⑱陵人：欺陵别人，指恃强而欺陵别人。　⑲平：讲和，媾和。　⑳郤

(xì隙) 乞：晋国大夫，当时随晋惠公在秦国。瑕吕饴甥：见鲁僖公十年注⑲。 ㉑且召之：并且召吕甥来秦国。 ㉒教之言：教导郤乞应如何发言。此言吕甥教郤乞假称晋君之命，向晋国群臣发布宣言。 ㉓国人：指晋国群臣。以君命赏：代表国君下命令赏赐。㉔虽归：虽得被释归国。 ㉕其卜贰圉 (yǔ羽)：要用卜筮决定如何辅佐太子圉即位。贰，这里解作“副”，即辅助、辅佐之意。圉，即惠公之子怀公，为晋国第二十三君，在位不满一年。一说：贰，解作“代”，即太子圉代为晋君。后说亦通。 ㉖作爰田：开始改易田制，即将公田的税收赏给群臣。㉗不恤：不自忧恤。 ㉘群臣是忧：只为我们群臣担忧。惠之至也：是无上的恩惠。 ㉙何为而可：怎样做才对呢？ ㉚征缮：征收军赋，缮治甲兵。 ㉛之：指“征缮以辅孺子”的事。 ㉜辑睦：和睦，指团结和睦。 ㉝好我者：同晋国友好的诸侯。 ㉞益：指有益于国。 ㉟众说：晋国群臣都悦服吕甥的话。 ㊱作州兵：开始训练地方武装。

【译文】

秦国大夫请求把晋侯带回秦国的都城，秦穆公说：“俘获了晋君，我原以为是归国时的光荣，如今却因此引出了丧事，拘执晋君回去有什么用呢？大夫们难道还有什么益处吗？况且晋国群臣对他们国君被俘表示非常忧伤，用‘反首拔舍’的行动感动我，用天地听见我说‘岂敢以至’的话约束我。我若不考虑晋人的忧痛，就会加重他们对秦国的愤怒；我若不履行自己的诺言，就是违背天地。增加晋国人的愤怒我担当不起，违背天理对我不祥，必须将晋君放回去。”秦国大夫公子縶说：“不如将晋君杀掉，不要让他再回国相聚为恶。”公孙枝说：“将晋君放回去而用他的太子作抵押，必定获得好的成果。晋国强大不可灭掉而杀它的国君，恰好会造成相互间的仇怨。况且周武王时太史佚曾经说过：‘不要做祸乱之首，不要恃人之乱为己利，不要对已增加怨怒。’加重对已的愤怨就会承担不起，恃强欺陵别人对已不祥。”于是秦穆公就应许同晋国讲和了。

晋惠公派遣晋国大夫郤乞回国，将秦国已允许讲和的事通知给吕甥，并且召吕甥来秦国谈判。吕甥教导郤乞应如何代表晋侯发表宣言，他说："你先接见群臣，代表国君下命令赏赐他们。然后以国君的口吻转告他们说：'我虽然被释归国，却侮辱国家社稷的体面了。你们可以用卜筮来决定如何辅佐太子圉即位。'"晋国群臣听了这番话，都感动得哭了。晋国这才开始改易田制，将公田的税收赏给群臣。吕甥说："国君被俘流亡在外不自忧恤，反而为我们群臣担忧，这真是无上的恩惠了。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国君呢？"群臣说："我们怎样做才对得起国君呢？"吕甥说："征收赋税、修治军备，辅立太子圉为君。各国诸侯听到晋国失去故君立了新君，群臣和睦团结，甲兵越来越多。这样，同晋国友好的诸侯，就会勉励我们，同晋国有恶感的诸侯，就会惧怕我们。这或许会有益处吧！"群臣都悦服吕甥的话。晋国这才开始了训练地方武装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，遇《归妹》䷵之《睽》䷥①。史苏占之曰②："不吉。其繇曰③："士刲羊，亦无盖也④；女承筐，亦无贶也⑤。西邻责言，不可偿也⑥。《归妹》之《睽》，犹无相也⑦。'《震》之《离》，亦《离》之《震》⑧。为雷为火，为嬴败姬⑨。车说其辐，火焚其旗，不利行师，败于宗丘⑩。《归妹》《睽》孤，寇张之弧，侄其从姑，六年其逋，逃归其国，而弃其家，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⑪。"

及惠公在秦，曰："先君若从史苏之占，吾不及此夫⑫。"韩简侍，曰："龟，象也；筮，数也。物生而后有

象，象而后有滋⑬，滋而后有数。先君之败德，及可数乎⑭？史苏是占，勿从何益⑮？《诗》曰⑯：'下民之孽，匪降自天；僔沓背憎，职竞由人⑰。'"

【注释】

①伯姬：晋女，嫁秦穆公。《归妹》䷵之《睽》䷥：《归妹》䷵变成《睽》䷥卦。杜预注："《兑》下《震》上，《归妹》；《兑》下《离》上，《睽》。《归妹》上六变而为《睽》。"　②史苏：晋国卜筮之史。

③繇（zhòu 宙）：卦辞。　④刲（kuī 亏）：割杀。　盂（huāng 荒）：血。　⑤贶（kuàng况）：赐给，即所得。　⑥西邻：指秦国。责言：责备之言，即责备。　⑦相：相助，相帮。　⑧《震》之《离》：《震》卦变成《离》卦。亦《离》之《震》：也就是《离》卦变成《震》卦。　⑨雷：《震》为雷。　火：《离》为火。　嬴：秦国之姓。　姬：晋国之姓。　⑩輹（fù复）：车下伏兔，即车箱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头。行师：即出师。　宗丘：即韩原。韩原、宗丘，均为原来韩国。

⑪弧（hú狐）：木弓。侄其从姑：指子圉质于秦，秦为穆姬所在之国，穆姬于子圉为姑。逋（bū晡）：逃亡。　虚：同"墟"，废墟。　⑫先君：指晋献公。　吾：指晋惠公。　⑬滋：滋长繁衍。　⑭及可数乎：可以数得完吗？一说分段为"可数乎？"　⑮勿：在此是语首助词，不是否定词。勿从，即从。　⑯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篇。

⑰孽：灾殃，灾祸。　僔（zǔn撙）沓（tà踏）：犹言当面谦合，即当面奉承。僔，今本《诗经》作噂（zǔn撙）。　职：主，即主作。杜预注："言民之有邪恶，非天所降。僔沓面语，背相憎疾，皆人竞所主作，因以讽谏惠公有以召此祸也。"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晋献公为把伯姬嫁给秦国而占筮，占得《归妹》䷵变成《睽》䷥卦。史苏占卦说："不吉利。它的卦辞说：'男人杀羊，也不见血；女人担筐，也无所得。西邻责备，不可补偿。《归妹》变为《睽》，没有人相助。'《震》卦变成《离》卦，也就是《离》卦变成《震》卦。是雷是火，嬴姓战败姬

姓。车子脱落它的伏兔，火烧他的军旗，不利于出兵，在宗丘战败。《归妹》《睽》卦孤单，敌人张开木弓，侄儿跟着姑母，六年之后逃亡，逃回他的国家，并抛弃他的妻室，明年他死在高粱的废墟。”

等到晋惠公在秦国，说：“先君如果听从了史苏的占卦，我不会到这个地步。”韩简侍从，说：“龟卜，是形象；占筮，是数字。事物生长以后才有形象，有形象以后才能滋长，滋长以后才有数字。先君的败坏道德，可以数得完吗？史苏这个占卦，听从了又有什么益处？《诗经》说：‘百姓的灾殃，不是从天上降下；当面奉承背后憎恨，都是由于人们竞争所作造成的。’”

【原文】

震夷伯之庙，罪之也，于是展氏有隐慝焉①。

冬，宋人伐曹，讨旧怨也②。

楚败徐于娄林，徐恃救也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震：指雷击。夷伯：展氏之祖，鲁国大夫，夷伯之庙当是展氏祖庙。隐慝：有两解：一、别人不知的罪恶，二、不可告人的罪恶。　②旧怨：指鲁庄公十四年曹与诸侯伐宋之怨。　③娄林：地名（在今安徽泗县东北）。恃救：依靠齐国和其他国家救援。杜预注：“恃齐救。”

【译文】

雷击夷伯的庙宇，是降罪给他，从这件事可以看到展氏有别人不知道的罪恶。

冬天，宋国人攻打曹国，讨伐过去结下的怨恨。

楚国在娄林打败徐国，是由于徐国专靠别国的救援。

【原文】

十月，晋阴饴甥会秦伯，盟于王城①。秦伯曰：“晋

国和乎②？”对曰：“不和。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③，不惮征缮以立圉也④，曰：‘必报仇，宁事戎狄⑤’。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，不惮征缮以待秦命⑥，曰：‘必报德，有死无二⑦’。以此不和。”秦伯曰：“国谓君何⑧？”对曰：“小人感，谓之不免⑨；君子恕，以为必归⑩。小人曰：‘我毒秦，秦岂归君⑪？’君子曰：‘我知罪矣，秦必归君。贰而执之⑫，服而舍之，德莫厚焉，刑莫威焉⑬，服者怀德，贰者畏刑⑭。此一役也，秦可以霸⑮。纳而不定，废而不立，以德为怨，秦不其然⑯。’”秦伯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改馆晋侯，馈七牢焉⑰。

蛾析谓庆郑曰⑱：“盍行乎⑲？”对曰：“陷君于败，败而不死，又使失刑，非人臣也⑳。臣而不臣，行将焉入㉑？”十一月，晋侯归。丁丑，杀庆郑而后入㉒。

是岁，晋又饥，秦伯又饩之粟㉓，曰：“吾怨其君而矜其民㉔。且吾闻唐叔之封也㉕，箕子曰㉖：‘其后必大㉗。’晋其庸可冀乎㉘！姑树德焉，以待能者㉙”。于是秦始征晋河东㉚，置官司焉㉛。

【注释】

①会：会同。王城：秦地（在今陕西朝邑县东）。 ②晋国和乎：晋国人的意见和洽吗？ ③小人：在下之人，指下层人。古代统治者（包括文人），常常把下层人称为“小人”，把上层人称为“君子”，这是旧社会统治阶级，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的反映。悼：哀伤，悲痛。丧其亲：从战的人被秦所杀。其亲，指晋惠公的从战者。 ④立圉：指立公子圉为晋君。 ⑤戎狄：是当时中国西方和北方的两个民族。此言晋国人宁可

向戎狄低头，也得报秦国之仇。　⑥君子：在上之人，即上层人。知其罪：知道晋君的罪过。不悌：这里有“不惜”之意。　⑦曰：指上层人说。报德：指报秦君归晋君之德。有死无二：就是死了也无二心，即对秦友好死无二心。　⑧国谓君何：晋国人对晋君的命运如何估计，即晋人估计晋君会死还是会归？　⑨谓：这里解作“以为”、“认为”。　⑩恕：推己及人，即拿自己的心去猜测别人的心。　⑪毒秦：伤害了秦国。　⑫贰：二心，即叛离。　⑬舍：释放。莫厚焉：没有比这再深厚了。刑：刑罚。　⑭服者：服罪的人。怀德：思念秦国的恩德。贰者：叛离的人。　⑮一役：一役之事，这里指秦归晋君一事，使诸侯威服，故可当一役之功。　⑯纳：指送纳晋侯回国为君。不定：不安定君位。　⑰改馆：改换客舍，即换个接待外宾的客馆。七牢：牛、羊、猪各七头。牛、羊、猪各一头为一牢”，七牢”是当时款待诸侯的礼节。　⑱蛾析：晋国大夫。　⑲盍行乎：还不逃走呢？晋惠公因庆郑不救而被秦国俘虏，故此时蛾析劝他逃走。　⑳失刑：失掉正误师的刑罚。此言庆郑若出走，刑罚自然不会加到身上，晋君就不会正庆郑误师之刑。　㉑不臣：失掉做人臣之道。　㉒丁丑：十一月二十九日。　㉓饩（xì戏）之粟：赠送给晋国粮食。饩，馈送，送给。　㉔矜（jīn今）：怜惜，怜悯。　㉕唐叔之封：指晋国是唐叔的封地，即晋人是唐叔的后代。　㉖箕（jī基）子：殷纣王的叔父，名胥馀，殷之太师，封为子爵，其封地于箕，故称为箕子。殷亡后归周，武王封他坚辞不受。　㉗大：盛大，强大。　㉘晋其庸可冀乎：晋国可以图求吗！冀，求，图求。　㉙待能者：等待能人，即等待将来总会有能人出现。　㉚晋河东：指晋国黄河以东割让给秦国的地方。　㉛置官司焉：设置官吏负责管理此地。

【译文】

十月，晋国大夫吕甥会同秦穆公，在秦国王城地方建立了盟约。秦穆公说：“你们晋国人的意见和洽吗？”吕甥说：“我们晋国人的意见不一致。下层人羞耻国君被秦国所擒，悲痛从战的人被秦国所杀，因此不怕征收军赋、修练甲兵的劳苦，立太子圉做了国君，他们说：‘一定报秦国征伐晋国的仇，宁愿侍奉戎狄。’上层人爱护国君并知道他的罪过，因此不惜征收赋税、修治军备来等待

秦国送回晋君的命令，他们说：‘一定报秦国的大德，就是死了也无二心。’因此晋国人的意见不和。”秦穆公说：“你们晋国人对晋君的命运怎样估计？”吕甥说：“下层人只是忧伤，以为国君必定被秦国杀害；上层人用自己的心推测秦伯，以为必定将国君送回晋。下层人说：‘我们接受秦伯三施而不报伤害了秦国，秦国难道还肯送回国君吗？’上层人说：‘我们承认有罪过了，秦国必定送回国君。晋君当初对秦存有二心，秦伯就将他擒住，晋君既然已认错服罪，秦伯就会将他放回，秦国的恩德没有比这再大的了，秦国的刑罚没有比这再威严的了，服罪的人思念秦国的恩德，叛离的人畏惧秦国的刑罚。这回秦国送归晋君的事，秦伯在诸侯当中可以完成霸业了。秦国当初既然送纳晋侯回国，现在却又不安定他的君位，废掉晋侯而不为晋国立新君，这是把恩德变为怨仇了，我们想秦国决不肯这样。’”秦穆公说：“这些话正合我的心意。”于是秦穆公派人给晋惠公换个接待外宾的客馆住，并以国君之礼相待，送给他牛、羊、猪各七头。

晋国大夫蛾析对庆郑说：“你还不逃走吗？”庆郑说：“陷害国君被秦战败，国君既然战败了而自己不能死战，今若出奔又使国君不能正法，这就更不是做人臣的行为了。做人臣而失掉了为人臣之道，就是出走又投奔到什么地方呢？”鲁僖公十五年十一月，秦国送晋惠公归国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晋惠公杀了庆郑之后回到了晋国都城。

这一年，晋国又遇到了饥荒，秦穆公又赠送给晋国粮食，他说：“我怨恨晋国的国君而怜悯晋国的人民。况且我听说晋国是唐叔的后代，箕子说过：‘唐叔的后代必定强。’晋国是可以图谋的吗！暂且对晋国布施一些恩德，等待将来能人出现。”从这时起，秦国开始征收晋国河东的赋税，并设置官吏负责管理此地。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，陨石于宋五，陨星也①。六鹢退飞过宋都，风也②。周内史叔兴聘于宋③。宋襄公问焉④，曰："是何祥也⑤？吉凶焉在？"对曰："今兹鲁多大丧⑥，明年齐有乱，君将得诸侯而不终⑦。"退而告人曰："君失问⑧。是阴阳之事，非吉凶所在也⑨。吉凶由人，吾不敢逆君故也⑩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僖公十六年（公元前644年）。陨石：指从天上坠落石头。陨，坠落。五：五块。陨星：坠落的星星。　②六鹢（yì益）：六只鹢鸟。鹢，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，能高飞。退飞：后退着飞。宋都：宋国国都，指宋国国都上空。风：此指疾风。杜预注："六鹢遇迅风而退飞。"　③内史：官名。叔兴：内史的名字。　④宋襄公：名兹父，宋桓公之子，在位十四年。焉：相当"之"字，指陨石和鹢鸟退飞的事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此焉字作之字用。"　⑤祥：犹言吉凶的预兆。　⑥鲁多大丧：鲁国多有大的丧事。　⑦齐有乱：齐国有动乱，指齐桓公卒，齐孝公奔宋等事。得诸侯：得到诸侯的拥护，指鹿上之盟。　⑧失问：询问得不当。杜预注："襄公不知阴阳而问人事，故曰君失问。"　⑨阴阳之事：有关阴阳的事情。荀子《天论篇》："夫星之坠，木之鸣，是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化，物之罕至者也。"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谓陨石与六鹢退飞，其事由于宇宙中之阴阳之气，不关人事吉凶。"非吉凶所在：不与人事吉凶有关。所在，犹言有关。　⑩逆君：违背国君。逆，违背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六年春天，宋国从天上坠落五块石头，这是坠落的

星星。六只鹢鸟退着飞过宋国国都上空，这是由于疾风的缘故。周王室内史叔兴正在宋国聘问。宋襄公询问这两件事，说："这是什么预兆？吉凶在哪里？"叔兴回答说："今年鲁国多有大的丧事，明年齐国有动乱，君王将会得到诸侯的拥护而不能保持到最后。"退下来告诉别人说："国君询问得不恰当。这是有关阴阳的事情，并不与人事吉凶有关系。吉凶由人的行为所决定，我的回答是由于不敢违背国君的缘故。"

【原文】

夏，齐伐厉不克①，救徐而还。

秋，狄侵晋，取狐、厨、受铎，涉汾，及昆都②，因晋败也。

王以戎难告于齐，齐征诸侯而戍周③。

冬十一月乙卯，郑杀子华④。

十二月，会于淮，谋鄫，且东略也⑤。城鄫，役人病⑥。有夜登丘而呼曰："齐有乱！"不果城而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伐厉：鲁僖公十五年秋齐伐厉救徐。 ②狐、厨：晋国二邑名。杜预注以为"狐厨"是一个邑，而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认为："狐，即狐突食邑；厨，即厨武子食邑。"洪说为是，其地在今山西襄陵旧治西。受铎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襄陵旧治附近）。昆都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临汾县南）。 ③征：征集，调集。 ④十一月乙卯：十一月十二日。子华：郑国太子华，参见鲁僖公七年注。 ⑤东略：犹言向东进攻。 ⑥病：困弊，困乏。而杜预注解为"遇厉气"，不确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齐国攻打厉国没有攻下来，援救了徐国然后回去。

秋天，狄人侵袭晋国，占领了狐、厨、受铎，渡过汾水，到达昆都，因为晋国战败了。

周天子把戎人造成的祸难报告齐国，齐国征调诸侯的军队去戍守周都。

冬季十一月十二日，郑国杀了太子华。

十二月，僖公和齐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伯、郑伯、许男、邢侯、曹伯在淮地会见，是为了商量鄫国的事情，同时又研究向东方进攻。为鄫国筑城，服劳役的人很困乏。有人夜里登上小山大声呼喊："齐国发生动乱了！"没有筑完城诸侯就各自回国了。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齐人为徐伐英氏，以报娄林之役①也。

夏，晋大子圉为质于秦，秦归河东而妻之②。惠公之在梁也，梁伯妻之③。梁嬴孕过期，卜招父与其子卜之④。其子曰："将生一男一女。"招曰："然⑤。男为人臣，女为人妾⑥。"故名男曰圉，女曰妾⑦。及子圉西质，妾为宦女焉⑧。

师灭项⑨。淮之会，公有诸侯之事⑩，未归而取项。齐人以为讨，而止公⑪。

秋，声姜以公故，会齐侯于卞⑫。九月，公至。书曰："至自会"，犹有诸侯之事焉，且讳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僖公十七年（公元前643年）。英氏：偃姓国（在今安徽金

寨县与霍山县之间)。娄林之役：见僖公十五年。 ②秦归河东：秦国把河东归还晋国。河东：原为晋国之地，秦晋韩之战晋国失败，割河东之地给秦国。杜预注："秦征河东置官司，在十五年。"妻之：把女儿嫁给他为妻。 ③梁：即梁国，嬴姓伯爵国（在今陕西韩城县南），鲁桓公九年见《传》，鲁僖公十九年被秦国所灭。梁伯：梁国国君。 ④梁嬴：即梁伯之女，晋惠公之妻。过期：指过预产期，即过了十个月而未产。卜招父：梁国太卜。 ⑤然：是这样，即对。 ⑥臣：奴仆。妾：奴婢。 ⑦圉：养马的人。古人迷信，用圉、妾之名压卦兆的不祥。 ⑧子圉：即太子圉。西质：到西方做人质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秦居西方，故曰西质。"宦女：官婢，即官家的婢女，侍女。 ⑨师：指鲁国军队，即僖公带领在国外的军队。项：国名（在今河南项城县境）。 ⑩诸侯之事：和诸侯间的事情，即国家大事。杜预注："诸侯之事，会同讲礼之事。" ⑪止公：不让鲁僖公回国。止，其实是"执"，因隐讳而写"止。"杜预注："内讳执，皆言止。" ⑫声姜：鲁僖公夫人，齐女。卞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东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七年春天，齐国人为徐国攻打莒氏，报复娄林那次战役。

夏天，晋国太子圉在秦国做人质，秦国把河东归还晋国而把女儿嫁给他为妻。晋惠公在梁国的时候，梁伯把女儿嫁给他为妻。梁嬴怀孕过了预产期，卜招父和他的儿子给她占卜。他的儿子说："将要生一男一女。"卜招父说："是这样。男的做别人的奴仆，女的做别人的奴婢。"所以男的取名叫圉，女的取名叫妾。等到子圉到西方做人质，妾就在秦国做了侍女。

鲁国军队灭了项国。淮地的会见，鲁僖公正有诸侯间的事情，没有回国鲁军就攻占了项国。齐国人认为这是鲁僖公下令进攻的，因而不让他回国。

秋天，声姜因为鲁僖公的缘故，在卞地会见齐侯。九月，鲁僖公回到鲁国。《春秋》记载："至自会"，这是由于还有诸侯间的事

没有处理完，并且隐讳被拘留的事。

【原文】

齐侯之夫人三：王姬、徐嬴、蔡姬①，皆无子。齐侯好内，多内宠②，内嬖如夫人者六人③：长卫姬，生武孟④；少卫姬，生惠公⑤；郑姬，生孝公⑥；葛嬴，生昭公⑦；密姬，生懿公⑧；宋华子，生公子雍⑨。公与管仲属孝公于宋襄公，以为大子⑩。雍巫有宠于卫共姬，因寺人貂以荐羞于公⑪，亦有宠，公许之立武孟⑫。

管仲卒，五公子皆求立⑬。冬十月乙亥⑭，齐桓公卒。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⑮，而立公子无亏。孝公奔宋。十二月乙亥赴，辛巳夜殡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侯：指齐桓公。夫人三：三位夫人。王姬：王室之女，亦称共姬。徐嬴：徐国之女。徐，嬴姓国，故城在今安徽泗县北，后为吴国所灭。蔡姬：蔡国之女。　②好内：喜欢女色。多内宠：即内宠很多。内宠，指宠爱的姬妾。　③内嬖：宫内受宠的女人，即得宠的媵（yìng硬）妾；一说，内嬖，义同内宠。如夫人者：如同夫人的。　④长卫姬：大卫姬，即卫共姬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卫有二姬，故以长少别之。"武孟：即公子无亏。齐桓公卒，他立为国君，三个月而被国人所杀。　⑤少卫姬：小卫姬。惠公：即公子元，懿公之兄，为齐国第十九君，在位十年。

⑥郑姬：郑国之女。孝公：即公子昭。公子无亏立，他逃奔宋国。宋襄公发兵护送他回齐国，齐人杀无亏，宋人打败四公子之徒，乃立他为齐君，为齐国第十六君，在位十年。　⑦葛嬴：葛国之女。葛，嬴姓国，故城在今河南宁陵县北。昭公：即公子潘，孝公之弟，为齐国第十七君，在位二十年。　⑧密姬：密国之女。密，本姞（jí吉）姓国（在今甘肃灵台县西），后为周共王所灭。懿公：即公子商人，昭公之弟，为齐国第十八君，

在位四年 ⑨宋华子：宋国华氏之女，子姓。公子雍：未得立，安置在穀地，易牙侍奉他。 ⑩属孝公于宋襄公，把齐孝公托付给宋襄公，即让宋襄公立孝公为齐君。 ⑪雍巫：即易牙。雍，通饔（yōng拥），即饔人，烹调菜肴的人。巫，他的名。寺人貂：即竖貂，亦作竖刁，受齐桓公所宠的阉宦，与易牙同为乱齐的人。羞：通馐，珍馐，即美味的食物。

⑫许之立武孟：答应他立公子无亏为继承人。 ⑬五公子：指孝公之外的五个公子，指公子无亏、公子元、公子潘、公子商人、公子雍。

⑭十月乙亥：十月初七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乙亥，七日。"有的推算为十月初八。 ⑮群吏：指诸执政者，即诸大夫。 ⑯十二月乙亥：十二月初八。赴：讣（fù副）告：指向诸侯报丧。辛巳：十二月十四日。殡（bìn摈）：入殓（liàn敛），指殓（给尸体穿衣下棺）而未葬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七年，齐桓公的三位夫人：王姬、徐嬴、蔡姬，都没有儿子。齐侯喜好女色，内宠很多，得宠如同夫人的姬妾有六个人：大卫姬，生了武孟；小卫姬，生了惠公；郑姬，生了孝公；葛嬴，生了昭公；密姬，生了懿公；宋华子，生了公子雍。桓公和管仲把孝公托付给宋襄公，把他立为太子。易牙受到大卫姬的宠信，由于寺人貂的关系把美味的食物进献给桓公，也受到齐侯的宠信，桓公答应他立武孟为继承人。

管仲死，五个公子都谋求立为嗣君。这年冬天十月初七，齐桓公死。易牙进入宫中和寺人貂依靠内宠杀掉诸大夫，立公子无亏为国君。孝公逃亡到宋国。十二月初八向诸侯报丧，十四日夜间入殓。

十 八 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，宋襄公以诸侯伐齐①。三月，齐人杀无亏②。

郑伯始朝于楚，楚子赐之金③，既而悔之，与之盟曰："无以铸兵④。"故以铸三钟。

齐人将立孝公，不胜四公子之徒⑤，遂与宋人战。夏五月，宋败齐师于甗⑥，立孝公而还。

秋八月，葬齐桓公。

冬，邢人、狄人伐卫，围菟圃⑦。卫侯以国让父兄子弟及朝众曰⑧："苟能治之，燬请从焉⑨。"众不可，而后师于訾娄⑩。狄师还。

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，命曰新里⑪，秦取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鲁僖公十八年（公元前642年）。　②无亏：即无诡，做齐君三个月，被齐人所杀。　③金：古代把铜叫金。　④无以铸兵：楚国的铜制造武器锐利，故不让郑国用它铸造武器。　⑤四公子之徒：四公子的徒众。四公子，除已死的无亏和孝公外的四个公子。徒，徒众，党羽，即一伙的人。　⑥甗（yǎn演）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济南市附近）。　⑦菟（tú徒）圃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长垣县）。　⑧卫侯：即卫文公，名燬，卫桓公之孙，在位二十五年。以国：国君地位。　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卫文公遭狄之祸，乃以卫国逊让其诸伯父、叔父、兄弟及在朝之臣。"　⑨治之：治理国家。之，指国家。　燬（huǐ毁）：即卫文公。⑩师：军队，此指卫国军队摆开阵势。　訾（zī资）娄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滑县西南）。　⑪梁伯：梁国国君。　益其国：多筑城邑，即好土功；一说开拓疆土。　实：充实，此指迁入百姓。　新里：即秦国的新城（在今陕西澄城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八年春天，宋襄公率领诸侯军攻打齐国。三月，齐国人杀了无亏。

郑伯开始到楚国朝见，楚子赐给他铜，不久又后悔，和他盟誓说："不要用它制造武器。"所以郑伯用它铸造了三座大钟。

齐国人准备立孝公为国君，抵挡不住四公子一伙的反对，于是四公子一伙和宋国人作战。夏季五月，宋国在甗地打败了齐军，立了孝公为晋君然后回国。

秋天八月，安葬了齐桓公。

冬天，邢人、狄人攻打卫国，包围了菟圃。卫文公把国君的地位推让给父兄子弟和朝廷上众臣说："如果谁能治理国家，请允许我跟从他。"大家不同意，然后卫军在訾娄摆开阵势。狄军退回去了。

梁伯开拓疆土多筑城邑却不能把百姓迁进去，把那地方命名叫新里，但被秦国占领了。

十 九 年

【原文】

十九年春，遂城而居之[1]。

宋人执滕宣公[2]。

夏，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[3]，欲以属东夷[4]。司马子鱼曰[5]："古者六畜不相为用，小事不用大牲，而况敢用人乎[6]？祭祀以为人也[7]。民，神之主也[8]。用人，其谁飨之[9]？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[10]，义士犹曰薄德[11]。今一会而虐二国之君，又用诸淫昏之鬼[12]，将以求霸，不亦难乎？得死为幸[13]！"

【注释】

①十九年：鲁僖公十九年（公元前641年）。遂城而居之：此句与十八年《传》末段的“秦取之”本应连接，被后人割裂分为二。　②滕宣公：名婴齐，滕国国君。　③宋公：即宋襄公。　邾（zhū朱）文公：邾国国君，在位五十二年。邾，曹姓子爵国（在今山东邹县东南），因从齐桓公尊周有功，进爵为子，后为楚国所灭。　用鄫（céng层）子：指杀鄫子祭祀。用，犹言祭祀。鄫子，鄫国国君。鄫，姒姓子爵国（在今山东枣庄市归峄县东），鲁襄公六年被莒国所灭。　次睢（suī虽）之社：据杜预注认为次睢之社，当在睢水之旁。然而后世研究家，对次睢之社地点说法不一。次睢，土地神所在地。　④属东夷：犹言使东夷诸国来附己，即求霸东夷。属，归属，归附。东夷，指东方诸夷国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宋襄公图霸，故使邾杀鄫子为牺牲以祭之，欲徼福于神，以属东夷之众。”

⑤司马子鱼：即公子目夷。　⑥六畜：指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狗、鸡六种家畜。　不相为用：不能相互用来祭祀。　大牲：大的牲畜。用人：指杀人祭祀。　⑦为人：为了人。　⑧主：主人。　⑨飨之：享用它。　⑩三亡国：三个被灭亡的国家，指鲁、邢、卫三国。　⑪薄德：德行不厚。　⑫一会：一次会盟。虐：虐害，侵害。　二国之君：指滕国国君滕子和鄫国国君鄫子。　淫昏之鬼：邪恶昏乱的鬼神，即妖神，指次睢之社。　⑬得死：犹言得到善终。　为幸：算幸运。此句言外之意恐怕宋国灭亡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十九年春天，秦国于是就筑城住在那里。

宋国人拘捕了滕宣公。

夏天，宋襄公让邾文公杀鄫子祭祀次睢的土地神，想以此使东夷诸国来归附。司马子鱼说：“古时候六畜不能相互用来祭祀，小的祭祀不杀大的牲畜，何况敢用杀人祭祀呢？祭祀是为了人。民，是神的主人。杀人祭祀，有谁来享用它？齐桓公保存了三个被灭亡的国家使诸侯归附，义士还说他薄德。现在一次会盟而侵害两个国家的国君，又杀人祭祀恶邪昏乱的鬼神，要

用它来求取霸业，不也是很困难吗？能得到善终就算幸运了！”

【原文】

秋，卫人伐邢，以报菟圃之役。于是卫大旱，卜有事于山川①，不吉。宁庄子曰②：“昔周饥，克殷而年丰③。今邢方无道，诸侯无伯④，天其或者欲使卫讨邢乎⑤？”从之，师兴而雨⑥。

宋人围曹，讨不服也⑦。子鱼言于宋公曰：“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，军三旬而不降⑧；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⑨。《诗》曰⑩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⑪。’今君德无乃犹有所阙，而以伐人⑫，若之何？盍姑内省德乎⑬，无阙而后动⑭。”

陈穆公请修好于诸侯，以无忘齐桓之德⑮。冬，盟于齐，修桓公之好也。

梁亡⑯。不书其主，自取之也⑰。初，梁伯好土功，亟城而弗处，民罢而弗堪⑱。则曰：“某寇将至⑲。”乃沟公宫⑳，曰：“秦将袭我。”民惧而溃，秦遂取梁。

【注释】

①有事：指祭祀。　山川：指山川之神。此言祭山川之神以祈雨。②宁庄子：卫国大夫。　③周饥：周王室发生饥荒，指周武王时的饥荒。　殷：商纣。　年丰：丰收之年。　④邢方无道：正当邢国无道。无伯：没有霸主，即没有领袖。　⑤欲使：要让。　⑥雨：下雨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释言伐邢合天意。”　⑦曹：曹国，姬姓伯爵，武王封其弟叔振铎于此（在今山东定陶县西北），后被宋国所灭。　⑧崇：崇国（在今陕西户县东），此指崇侯虎。　三旬：三十天。旬，十天。　不降：指崇

国不投降。　⑨修教：修明德教。降：指崇国自服而降。　⑩《诗》指《诗经·大雅·思齐》篇。　⑪刑：同“型”，示范，仪法。　寡妻：嫡妻，正妻，指文王妃太姒。　兄弟：指同宗兄弟。　御（yà迓）：迎迓，引申为普及，推广；一说，御，治理。　⑫君德：君王的德行。　阙（quē缺）：欠缺，缺陷。　以伐人：以此攻打别人。　⑬省德：反省自己德行。　⑭而后动：然后行动。　⑮陈穆公：宣公之子。在位十六年。　无忘齐桓之德：杜预注：“宋襄暴虐，故思齐桓。”　⑯梁：梁国，嬴姓伯爵，故地在今陕西韩城县南，鲁僖公十九年被秦国所灭。　⑰其主：指灭亡梁国的人。　⑱土功：土建工程。罢（pí皮）：通“疲”，疲倦，疲劳。　⑲某寇：某某敌人。　⑳沟：用作动词，挖沟。　公宫：国君的宫室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卫军攻打邢国，以报复菟圃的战役。这时卫国大旱，为祭祀山川而占卜，不吉利。卫国大夫宁庄子说：“从前周王室发生饥荒，战胜了商纣就丰收粮足。现在正当邢国无道，诸侯没有领袖，上天或者要让卫国讨伐邢国吧？”听从了他的话，兴兵便下了雨。

宋军包围曹国，讨伐曹国不肯顺服。子鱼对宋襄公说：“周文王听到崇国德行昏乱而去攻打，攻打了三十天而不投降；文王退兵回去修明德教再去攻打，凭着原来的营垒而崇国投降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正妻能做出示范，至于同宗兄弟，推广到整个国家。’现在君王的德行只怕还有缺欠。以此攻打别人，能怎么样呢？何不暂且退兵回去反省自己的德行，等到没有欠缺然后再行动。”

陈穆公向诸侯请求重修友好关系，以表示不能忘记齐桓公的德行。冬天，在齐国会盟，重修齐桓公建立的友好关系。

梁国灭亡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灭亡梁国的人，因为是自取其祸的。起初，梁伯喜好土建工程，屡次筑城而没有人居住，百姓疲劳得不能忍受。梁伯就说：“某某敌人要来了。”于是在国君

的宫室外挖深沟，说："秦国要来袭击我国。"百姓害怕而溃散，秦国就攻占了梁国。

二十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年春，新作南门①，书不时也。凡启塞，从时②。

滑人叛郑而服于卫。夏，郑公子士、泄堵寇帅师入滑③。

秋，齐、狄盟于邢，为邢谋卫难也。于是卫方病邢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年：鲁僖公二十年（公元前640年）。新作南门：鲁国新建的南门。杜预注："鲁城南门也，本名稷门。僖公更高大之，今犹不与诸门同，改名高门也。言新以易旧，言作以兴事，皆更造之文也。" ②启：城门、道桥叫启。 塞：城郭、城墙、护城河叫塞。杜预注："门户道桥谓之启，城郭墙堑谓之塞，皆官民之开闭，不可一日而阙，故特随坏时而治之。今僖公修饰城门，非开闭之急，故以土功之制讥之。"一说启塞，为城门和门闩。 从时：即随时，指随坏随修。 ③公子士：郑文公之子，郑国宗室。 泄堵寇：郑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年春天，鲁国重新建造南门，《春秋》记载违背农时。凡是启塞之处，可以随坏随修。

滑国人背叛郑国顺服卫国。夏天，郑国公子士、泄堵寇率领军队攻入滑国。

秋天，齐国、狄人在邢国会盟，为邢国谋划对付卫国的侵袭。从此卫国才担心邢国。

【原文】

随以汉东诸侯叛楚①。冬，楚斗穀於菟帅师伐随，取成而还。君子曰："随之见伐，不量力也。量力而动，其过鲜矣。善败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《诗》曰②：'岂不夙夜，谓行多露③。'"

宋襄公欲合诸侯，臧文仲闻之④，曰："以欲从人则可，以人从欲鲜济⑤。"

【注释】

①随：随国，姬姓侯爵，故城在今湖北随县南，战国时被楚国所灭。以汉东诸侯：率领汉水东边的各诸侯国。汉东，汉水东边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随居汉水之东，故以汉东诸侯叛背楚国。"　②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召南·行露》篇。　③不夙夜：不想早晚奔波。　谓：害怕。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："谓，疑畏之假借。'谓行多露'，正言畏行道之多露耳。"行：道上。　多露：露水太多。　④臧文仲：鲁国大夫。　⑤欲：欲望。从人：服从别人。以人：让别人。从欲：服从自己欲望。鲜济：很少成功。

【译文】

随国率领汉水东边的诸侯国背叛楚国。这年冬天，楚国斗穀於菟率领军队攻打随国，媾和以后率军回国。君子说："随国被攻打，是由于不度量自己的国力。度量自己的国力而行动，它的过错就少了。成败在于自己，而能在于别人吗？《诗经》说：'难道不想早晚奔波，害怕道上露水太多。'"

宋襄公想要会合诸侯，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这个消息，

说:“让自己的愿望服从别人是可以的，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愿望就会很少成功。”

二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一年春，宋人为鹿上之盟，以求诸侯于楚①。楚人许之。公子目夷曰:“小国争盟②，祸也。宋其亡乎！幸而后败③。”

夏大旱。公欲焚巫尪④。臧文仲曰:“非旱备也⑤。修城郭、贬食、省用、务穡、劝分，此其务也⑥。巫尪何为⑦？天欲杀之，则如勿生⑧；若能为旱，焚之滋甚⑨。”公从之。是岁也，饥而不害⑩。

秋，诸侯会宋公于盂⑪。子鱼曰:“祸其在此乎！君欲已甚，其何以堪之⑫？”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⑬。冬，会于薄以释之⑭。子鱼曰:“祸犹未也，未足以惩君⑮。”

任、宿、须句、颛臾⑯，风姓也，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，以服事诸夏⑰。邾人灭须句，须句子来奔，因成风也⑱。成风为之言于公曰:“崇明祀，保小寡⑲，周礼也。蛮夷猾夏⑳，周祸也。若封须句，是崇皞、济而修祀、纾祸也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一年：鲁僖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639年）。宋人：指宋国人和齐国人、楚国人。《春秋》:“宋人、齐人、楚人盟于鹿上。”为鹿上之盟：

举行鹿上的会盟，为，犹言举行。　鹿上，宋国地名（在今安徽阜阳市南，一说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）。　②争盟：争当盟主。　③幸：幸运，侥幸。　④焚：烧死。　巫尪（wāng汪）：女巫，主持祈祷下雨的人；一说，巫，巫人；尪，仰面朝天的畸形人。　⑤非旱备：即非备旱，不是防备旱灾，此指烧死巫尪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。　⑥城郭：指里城和外城。　贬食：减损饮食。降低。　务穡：致力农事。　劝分：劝勉施舍，即劝富人分给穷人粮和物。　此其务也：这五样（修城郭、贬食、省用、务穡、劝分）是必须做的。　⑦何为：能做什么。　⑧之：指巫尪。　如：宜，应当。　⑨为旱：造成旱灾。　滋甚：更加厉害。　⑩不害：没有伤害百姓，即没有饿死人。　⑪诸侯：此指楚子、陈侯、蔡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。　会：会见，会盟。　宋公：即宋襄公。　盂（yú鱼）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东南）。　⑫甚：太过分。　⑬执：捕捉，抓住。　⑭薄：即亳(bó博)，宋国邑名(在今河南商丘县北)。　⑮君：指宋襄公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子鱼见宋公得释，殊无戒惧之心，知襄公犹贪诸侯，祸犹未已。”　⑯任：国名（在今山东济宁市）。　宿：见隐公元年注。　须句：国名（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）。　颛（zhuān专）臾：国名（在今山东费县西北）。　⑰司：主持。　大皞（hào浩）：即伏羲，相传四国是太皞之后，故主持其祭祀。　有济：即济水，有是词头，犹言有虞、有夏一样。　诸夏：中国，指中原诸国。　⑱成风：鲁庄公之妾，鲁僖公之母，见闵公二年《传》，须句是成风的娘家。　⑲明祀：指太皞、有济的祭祀。　小寡：即小国寡民，弱小之国，指须句。　⑳猾夏：扰乱中原。猾，扰乱。　㉑修祀：修明祭祀。　纾祸：和缓祸患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一年春天，宋人和齐人、楚人举行鹿上的会盟，向楚国要求中原诸侯尊己为盟主。楚人答应他了。公子目夷说：“小国争做盟主，这是祸患。宋国恐怕要灭亡了！失败得晚一点就算幸运了。”

夏天鲁国大旱。鲁僖公想要烧死巫尪。臧文仲说：“这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。修理城郭、减损饮食、节省费用、致力农

事、劝勉施舍，这些都是必须做的。巫尪能做什么？上天要杀她，就应当不生她；如果她能造成旱灾，烧死她会更加厉害。”鲁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话。这一年，虽然有了饥荒，但没有伤害百姓。

这年秋天，诸侯在盂地会见宋襄公。子鱼说：“祸患恐怕就在这里吧！国君的欲望太过分，那样怎么受得了？”在这次会上楚国捉住了宋襄公而攻打宋国。这年冬天，诸侯在薄地会盟并释放了宋襄公。子鱼说：“祸患还没有完，不足以惩戒国君。”任国、宿国、须句、颛臾，都是风姓，主持太皞和济水的祭祀，服从中原各国。邾国人灭亡须句，须句子逃奔来鲁国，是依赖成风的关系。成风替他对鲁僖公说：“尊崇明祀，保护弱小，是周的礼仪。蛮夷扰乱中原，是周的祸患。如果封了须句，这是尊崇太皞、济水神并修明祭祀、和缓祸患啊。”

二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二年春，伐邾，取须句，反其君焉①，礼也。

三月，郑伯如楚。夏，宋公伐郑。子鱼曰②：“所谓祸在此矣。”

初，平王之东迁也，辛有适伊川，见被发而祭于野者③，曰：“不及百年，此其戎乎！其礼先亡矣。”

秋，秦、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二年：鲁僖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638年）。反其君：即让须句子回国。反，同“返”。 ②子鱼：公子目夷。 ③辛有：周大夫。

伊川：伊河所经之地（在今河南嵩县及伊川县境）。 被发：披发。被，同“披”。 ④陆浑之戎：戎人的一支。杜预注：“允姓之戎居陆浑，在秦、晋西北。二国诱而徙之伊川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二年春天，鲁僖公攻打邾国，占领须句，让它的国君回去，是合于礼的。

三月，郑伯去楚国。夏天，宋国攻打郑国。子鱼说：“所说的祸殃就在这了。”

起初，周平王东迁到洛阳的时候，辛有到伊川，见到披着头发在野外祭祀的人，说：“不到一百年，这里恐怕就要变成戎人居住的地方了！它的礼仪先消亡了。”

秋天，秦国、晋国把陆浑之戎迁到伊川。

【原文】

晋大子圉为质于秦，将逃归，谓嬴氏曰①：“与子归乎②？”对曰：“子，晋大子，而辱于秦③，子之欲归，不亦宜乎？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，以固子也④。从子而归，弃君命也。不敢从，亦不敢言。”遂逃归。

富辰言于王曰⑤：“请召大叔⑥。《诗》曰⑦：‘协比其邻，昏姻孔云⑧。’吾兄弟之不协，焉能怨诸侯之不睦⑨？”王说。王子带自齐复归于京师，王召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嬴氏：指秦女怀嬴。晋怀公之妻。 ②子：对嬴氏的敬称。归：指逃归。此言太子圉谋划与其妻怀嬴一起逃归晋国。 ③辱于秦：辱居秦国，指在秦国做人质。 ④婢子：怀嬴自卑之称。 栉（zhì质，旧读jié节）：梳篦的总名，即梳子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侍执巾栉，

当时谦语。” 固子：安固您的心。 ⑤富辰：周大夫。 ⑥大叔：即王子带。此时王子带奔齐，已十二年。 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篇。 ⑧协比：与今本《诗经》“洽比”同义，协和亲附，即融洽和睦。 孔：很。 云：犹言友好。此二句诗言：王者为政，要像近邻一样融洽和睦，像亲戚一样十分友好。 ⑨吾兄弟：我国兄弟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太子圉在秦国做人质，准备逃回晋国，对嬴氏说：“和您一起回去吧？”嬴氏回答说：“您，是晋国的太子，而辱居在秦国，您想回晋国，不也很应该的吗？寡君让婢子捧手巾拿梳子侍候您，来使您安心。跟您一起回晋国，就丢弃了国君的命令。我不敢跟从，也不敢泄露。”于是太子圉就逃回晋国。

周大夫富辰对周王说：“请把太叔召回来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和他的邻居融洽和协，姻亲才能十分友好。’我国兄弟都不和协，怎能埋怨诸侯的不顺从？”周襄王听了很高兴。王子带从齐国又回到京城，这是周王把他召回来的。

【原文】

邾人以须句故出师①。公卑邾，不设备而御之②。臧文仲曰：“国无小，不可易也③。无备，虽众不可恃也。《诗》曰④：‘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⑤。’又曰⑥：‘敬之敬之，天惟显思，命不易哉⑦！’先王之明德，犹无不难也，无不惧也，况我小国乎！君其无谓邾小。蜂虿有毒⑧，而况国乎！”弗听。

八月丁未，公及邾师战于升陉⑨，我师败绩。邾人获公胄，县诸鱼门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邾（zhū朱）：国名，曹姓子爵，故城在今山东邹县东南，后被楚国所灭。以须句故：由于鲁国帮助须句的缘故。　②卑邾：轻视邾国，指轻视邾为小国。　③国无小：犹言国家不分大小，即不要轻视邾国弱小。　易：轻视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既谓之国，无有弱小，言不可轻易。"

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篇。　⑤临：面向，对着。深渊：很深的水。　⑥又曰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敬之》篇所说。　⑦敬之：戒慎它。原诗意思是儆戒周成王。思：语尾助词。命：天命，此指承受天命。　⑧蜂蜇（chài瘥）：蜂子、蝎子一类毒虫。　⑨八月丁未：八月初八。升陉（xíng刑）：鲁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⑩胄（zhòu纣）：即头盔。鱼门：邾国的城门。

【译文】

邾人由于鲁国帮助须句的缘故出兵。鲁僖公轻视邾国，不设防而抵抗它。鲁国大夫臧文仲说："国家不分大小，不能轻视。没有防备，虽然人多不可以依靠。《诗经》说：'战战兢兢，如同面向深渊，如同脚踩薄冰。'又说：'谨慎啊谨慎，上天光明普照，承受天命不容易啊！'以先王的美德，尚且没有不困难的，没有不戒惧的，何况我们小国呢！君王请不要认为邾国弱小。蜂子、蝎子都有毒，而何况一个国家呢！"鲁僖公不听。

八月初八，鲁僖公和邾军在升陉作战，我军大败。邾军获得僖公的头盔，把它挂在邾国的城门上。

【原文】

楚人伐宋以救郑①。宋公将战，大司马固谏曰②："天之弃商久矣③，君将兴之④，弗可；赦也已⑤。"弗听。冬十一月己巳朔⑥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⑦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⑧。司马曰："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⑨，请击之。"公曰："不可。"既济，而未成列，又以

告⑩。公曰："未可。"既陈而后击之⑪，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⑫。

国人皆咎公⑬。公曰："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⑭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⑮。寡人虽亡国之余，不鼓不成列⑯。"子鱼曰："君未知战⑰。勍敌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⑱。阻而鼓之⑲，不亦可乎？犹有惧焉⑳。且今之勍者㉑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耆㉒，获则取之，何有于二毛㉓？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㉔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㉕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㉖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㉗。三军以利用也㉘，金鼓以声气也㉙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㉚；声盛致志，鼓儳可也。㉛"

【注释】

①救郑：援救郑国。按：据《左传》记载，鲁僖公十七年，郑国依附楚国；僖公二十二年夏，宋襄公率领许、卫等国征伐郑国；同年冬楚国又率军攻打宋国援救郑国。 ②大司马：官名，主管国家军政大权。

③弃商：不保佑宋国；宋是商的后代，"弃商"，就是弃宋。 ④兴之：振兴它，即提高宋国的威望。 ⑤赦：赦免，即不要同楚国作战。

⑥十一月己巳：十一月一日。朔：夏历每月的初一。 ⑦泓（hóng 洪）：水名（在今河南柘城县）。 ⑧未既济：还没有完全渡过河。

⑨及其：趁他们， ⑩又以告：又劝宋襄公出击。 ⑪既陈：已经摆好了阵势。 ⑫伤股：大腿受伤。门官：守卫宫门的官，战时在国君左右护卫，即侍卫。 ⑬咎：责备，埋怨。 ⑭重（chóng 虫）伤：杀伤已经受伤的敌人。二毛：头发有二色，即头发花白（斑白）的人，指半老的敌人。 ⑮为军：用兵，指用兵之道。 ⑯亡国之余：亡国君主的后代。宋是商朝后代，故宋襄公自谦为"亡国之余"。不鼓不成列：不击鼓进攻还没摆开阵势的敌人。 ⑰未知战：不懂得作战的道

理。　⑱勍（qíng晴）敌：强劲的敌人。天赞：上天赞助。　⑲阻：险阻，指敌人遇到险阻。　⑳惧：指怕不能取胜。　㉑勍者：争强的人。　㉒胡耆（gǒu苟）：年纪很老的人。　㉓何有于二毛：何况是头发花白的敌人。　㉔明耻：让士兵认识战败的耻辱。　㉕未及死：没有死，即还有战斗力。勿重：不再杀伤。　㉖则如：那就不如。如，即不如。勿伤：指原来不杀伤。　㉗服：屈服，即服输。　㉘三军：上、中、下三军，这里指全部军队。　㉙金鼓：指锣和鼓，是军队中进军和退军的号令。以声气：以声音鼓舞士气，　㉚可：指可以进攻。　㉛声盛：声音充沛盛大，指击鼓声盛大。致志：鼓舞斗志。鼓儳（chán蝉）：击鼓进攻不整齐的敌人。儳，不整齐，即“不成列”。此言作战击鼓，就是为了振奋士气杀伤敌人，而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，同样应该进攻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人攻打宋国援救郑国。宋襄公决定应战，宋国大司马子鱼劝阻道：“上天不保佑宋国已经很久了，您打算振兴它，是不可能的；还是不和楚国作战为好。”宋襄公不听子鱼的劝告。鲁僖公二十二年冬季十一月一日，宋襄公同楚军在泓地展开了战斗。宋国军队已经摆好了阵势，楚国军队没有完全渡过河来。大司马子鱼说：“他们兵多我们兵少，乘敌人还没全部渡过河的时候，请您下令攻打他们。”宋襄公说：“不可以。”楚军已经渡完了河，还没有摆好阵势，大司马子鱼又劝宋襄公出击。宋襄公说：“还不可以。”宋襄公等楚军已经摆好了阵势之后才下令攻打，结果宋军大败。宋襄公的大腿受了伤，他的侍卫全部被楚军打死了。

宋国都城的人都责怪宋襄公。宋襄公说：“君子不杀害已经受伤的敌人，不擒获头发斑白的敌人。古时用兵之道，不靠险阻取胜。我虽然是亡国者的后代，可是不进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。”大司马子鱼说：“您还不懂得作战的道理。那些强劲的敌人，遇到险阻还未摆开阵势，这是上天赞助我们。利用敌人

受阻的机会进攻他们，不也可以吗？这样还怕不能取胜呢。况且当前同我们争强的人，都是我们的仇敌。即使是年岁很老的敌人，能够俘获的就该擒过来，为何宽恕头发斑白的敌人呢？让士兵认识战败的耻辱，教给他们作战的方法，本来就是为了杀伤敌人。敌人受伤而未死，怎么可以不再杀伤呢？如果不忍再杀伤，那就不如原来不杀伤；如果怜惜头发斑白的敌人，那就不如早些服输。军队本来是按着有利时机作战的，金鼓本来是用以鼓舞士气的。既然作战要利用时机，那就该乘敌人遇到险阻的时候下令进攻；既然响亮的鼓声能鼓舞士兵斗志，那就该进攻还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。”

【原文】

丙子晨，郑文夫人芈氏、姜氏劳楚子于柯泽①。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②。君子曰：“非礼也。妇人送迎不出门，见兄弟不逾阈，戎事不迩女器③。”

丁丑，楚子入享子郑，九献，庭实旅百，加笾豆六品④。享毕，夜出，文芈送于军，取郑二姬以归⑤。叔詹曰：“楚王其不没乎⑥！为礼卒于无别⑦，无别不可谓礼，将何以没？”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丙子：十一月初八。郑文夫人：即郑文公夫人。芈（mǐ米）氏：楚女。姜氏：齐女。楚子：即楚成王。柯泽：郑国地名（靠近郑都）。 ②师缙（jìn晋）：楚国乐师。馘（guó国）：古代战争割取所杀的敌人左耳。 ③阈（yù域）：门槛，门限。女器：女人的用具；一说俘馘不是女人所接近之物。 ④丁丑：十一月初九。九献：九次敬酒。杜预注：“用上公之礼，九献酒而礼毕。”百：指礼品百件。加：指在正礼之外又增加。笾（biān边）豆：笾和豆，古代的礼器，为祭祀和宴会盛供物或食品之用。六品：

六件食品。　⑤文芈：二姬之母。二姬：姬姓二女，郑国姬姓。　⑥叔詹：郑国大夫。　⑦无别：指男女没有区别。　⑧不遂霸：不能完成霸业。

【译文】

十一月初八早晨，郑文公夫人芈氏、姜氏到柯泽慰劳楚王。楚王派师缙把俘虏和割掉的敌人左耳给她们看。君子说："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女人送迎不出门，会见兄弟不越过门槛，女人不接近战争中的器物。"

十一月初九，楚王进入郑国接受享礼，九次敬酒，庭院里陈列着上百件礼品，再加笾豆盛的食品六件。享礼完毕，楚王夜里出城，文芈送他到军营，带郑国二姬回去。叔詹说："楚王大概不得善终吧！进行的礼节最终至于男女没有区别，男女没有区别不能说是合于礼，他怎么会得到善终？"诸侯因此知道楚成王不能完成霸业。

二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年春，齐侯伐宋，围缗①，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。

夏五月，宋襄公卒，伤于泓故也。

秋，楚成得臣帅师伐陈②，讨其贰于宋也③。遂取焦、夷，城顿而还④。子文以为之功⑤，使为令尹。叔伯曰⑥："子若国何⑦？"对曰："吾以靖国也⑧。夫有大功而无贵仕⑨，其人能靖者与有几⑩？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三年：鲁僖公二十三年（公元前637年）。缗（mín民）：宋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）。 ②成得臣：即子玉。楚国大夫，后为楚国令尹。 ③贰于宋：两属于宋国，即一方面属于楚国，一方面又和宋国勾结。 ④焦：陈国邑名（在今安徽亳县）。夷：陈国邑名（在今安徽亳县东南）。城顿：在顿地修筑城池。顿，国名，姬姓子爵，故城在今河南项城县西，鲁定公十四年，被楚国所灭。 ⑤子文：斗穀（kòu叩）於（wū乌）菟（tú图）的字，楚国令尹。以为之功：认为是他的功劳。

⑥叔伯：楚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叔伯，楚大夫蘧（wěi伟，亦作芳）吕臣也。以为子玉不任令尹。" ⑦子若国何：您把国家怎么样？ ⑧吾以：即"吾以之"，我用他。"以"字后面省略个代词"之"字，指子玉。 ⑨贵仕：显贵的官职，即高官和贵位。 ⑩靖者：安定国家的。 与：同"欤"，语尾助词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三年春天，齐国攻打宋国，包围缗地，讨伐它不到齐国参加会盟。

夏天五月，宋襄公去世，是因为在泓水战役受伤的缘故。

秋天，楚国子玉率领军队攻打陈国，讨伐它二属于宋国。于是攻取了焦、夷二邑，在顿地修筑城池后撤军回国。楚国令尹子文认为是子玉的功劳，推举他做令尹。楚国大夫叔伯说："您要把国家怎么样？"子文回答说："我用他来安定国家。有了大功而不居高官贵位，那样能够安定国家的人有几个？"

【原文】

九月，晋惠公卒。怀公立，命无从亡人①。期，期而不至②，无赦。狐突之子毛及偃从重耳在秦③，弗召。冬，怀公执狐突曰："子来则免。"对曰："子之能仕，父教之忠，古之制也④。策名委质，贰乃辟也⑤。今臣之子名

在重耳，有年数矣⑥。若又召之，教之贰也。父教子贰，何以事君？刑之不滥，君之明也，臣之愿也⑦。淫刑以逞，谁则无罪⑧？臣闻命矣。”乃杀之。卜偃称疾不出⑨，曰：“《周书》有之：‘乃大明服⑩。’己则不明，而杀人以逞，不亦难乎？民不见德而唯戮是闻，其何后之有⑪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命：指命令群臣。亡人：逃亡在外的人，指晋公子重耳。　②期而不至：到约定归期不回来。　③狐突：晋国大夫，狐毛、狐偃之父，重耳的外祖父。毛及偃：狐毛和狐偃，重耳的舅父，皆跟随重耳逃亡在外。在秦：指逃亡在秦国。　④子：为子者，犹言做儿子的。　⑤策名：名字写在简策上，古代开始做官，必先把名字写在策上。策，简策。委质：委自体而事君，即屈身而事君。质，指形体。一说，委质，指给主上送进见的礼物。　⑥名在重耳：名字写在重耳的策上。　⑦明：贤明。　⑧淫刑：滥用刑罚。谁则无罚：谁能没有罪？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。　⑨不出：不出门，即谢绝问卜。　⑩乃大明服：君能伟大贤明则臣民顺服。　⑪唯戮是闻：只听到杀戮。其何后之有：他的后代哪里还能享有禄位。

【译文】

九月，晋惠公死。怀公即位，命令群臣不准跟随逃亡在外的人。规定了期限，到期限不回来的，不赦免。狐突的儿子狐毛和狐偃跟随重耳在秦国，不肯召他们回国。这年冬天，怀公捉住狐突说：“儿子回来就赦免你。”狐突回答说：“当儿子的能够做官，做父亲的教导他们忠诚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名字写在简策上屈身事君，三心二意就是罪过。现在臣下的儿子名字写在重耳的简策上，已经有年头了。如果又召他们回来，这是教导

他们三心二意。父亲教育儿子三心二意，用什么来事奉国君？用刑不乱，这是君王的贤明，臣下的愿望。滥用刑罚以快心意，谁能没有罪？臣下听到命令了。”晋怀公于是杀了狐突。卜偃托病不出门，说：“《周书》上有这样的话：‘君能伟大贤明则臣民顺服。’自己不贤明，而杀人以图快意，不也很难服人吗？百姓看不到德行，而只听到杀戮，他的后代怎能享有禄位？”

【原文】

十一月，杞成公卒①。书曰“子”②。杞，夷也③。不书名，未同盟也。凡诸侯同盟，死则赴以名④，礼也。赴以名则亦书之，不然则否，辟不敏也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杞（qǐ起）：国名，姒姓伯爵，或称侯，或称子，大禹之后，故城在今河南杞县。 成公：杞惠公之子，杞国国君，鲁僖公六年立，在位十八年。 ②书：指《春秋》记载。子：指子爵。 ③夷：夷人。杞本不是夷人，因其用夷礼，故称为夷人。杜预注：“成公始行夷礼以终其身。故于卒贬之。杞实称伯，仲尼以文贬称子，故《传》言‘书曰子’以明之。”

④凡诸侯同盟：凡是结盟的诸侯。赴以名：讣告上写上名字。 ⑤不敏：不审，不清楚。此言避免不清楚而误记。

【译文】

十一月，杞成公死。《春秋》记载称“子”。杞，是夷人。不记载名字，是因为没有和鲁国结盟的缘故。凡是结盟的诸侯，死后就在讣告上写上名字，这是合于礼的。讣告上写上名字《春秋》也就加以记载，否则就不记载，这是避免由于不清楚而误记。

【原文】

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①，晋人伐诸蒲城②。蒲城

人欲战③，重耳不可，曰："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禄④，于是乎得人⑤；有人而校，罪莫大焉⑥。吾其奔也⑦！"遂奔狄。从者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子⑧。

狄人伐廧咎如⑨，获其二女叔隗、季隗⑩，纳诸公子⑪。公子取季隗，生伯儵、叔刘⑫；以叔隗妻赵衰，生盾⑬。将适齐⑭，谓季隗曰："待我二十五年，不来而后嫁⑮。"对曰："我二十五年矣，又如是而嫁，则就木焉⑯。请待子。"处狄十二年而行⑰。

过卫，卫文公不礼焉⑱。出于五鹿⑲，乞食于野人，野人与之块⑳。公子怒，欲鞭之㉑。子犯曰："天赐也㉒。"稽首，受而载之㉓。

及齐，齐桓公妻之，有马二十乘㉔。公子安之，从者以为不可㉕。将行，谋于桑下㉖。蚕妾在其上，以告姜氏㉗。姜氏杀之，而谓公子曰："子有四方之志，其闻之者，吾杀之矣㉘。"公子曰："无之。"姜曰："行也！怀与安，实败名㉙。"公子不可。姜与子犯谋，醉而遣之㉚。醒，以戈逐子犯㉛。

及曹，曹共公闻其骈胁㉜，欲观其裸㉝。浴，薄而观之㉞。僖负羁之妻曰："吾观晋公子之从者，皆足以相国㉟；若以相，夫子必反其国㊱；反其国，必得志于诸侯㊲；得志于诸侯，而诛无礼，曹其首也㊳。子盍蚤自贰焉㊴？"乃馈盘飧，寘璧焉㊵。公子受飧反璧㊶。

及宋，宋襄公赠之以马二十乘。

【注释】

①及于难：遇到危难，即遭受迫害。晋献公的妃子骊姬谗害了太子申生，又企图谗害重耳等人，重耳逃往封地蒲城。 ②晋人：指晋献公。伐诸蒲城：即派兵到蒲城追杀重耳。 ③欲战：要抵抗。 ④保：凭，靠，依仗。 ⑤得人：有了属下的人民，即得到人民的拥护。 ⑥校（jiào较）：同“较”，较量。 ⑦奔：逃走。 ⑧从者：随从重耳出亡的人。赵衰（cuī崔）：晋国大夫，字子馀。颠颉（jié结）：晋国大夫，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伐曹时，违令烧毁僖负羁的家室被杀。魏武子：晋国大夫，即魏犨（chóu仇）。司空季子：晋国大夫，即胥臣臼季，字季子。

⑨廧（qiáng墙）咎（gāo高）如：狄族的别种，隗（wěi委）姓。⑩叔隗、季隗：都是狄女名。隗是姓，叔、季是排行，相当于“隗三姐”、“隗四姐”。 ⑪纳诸：把她们送给。纳，送给。诸，之于；“之”指叔隗、季隗。 ⑫伯儵（chóu稠）、叔刘：文公的儿子，留狄未回晋国。

⑬盾：即赵盾，亦称赵宣子，后为晋卿。 ⑭适齐：往齐国去。

⑮待我：等待我。 ⑯就木：进棺材，即年老而死。 ⑰处狄：住在狄国。 ⑱不礼焉：不以礼节接待他们。 ⑲五鹿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北）。 ⑳乞食：乞求吃的东西。块：土块。 ㉑鞭之：打他，指用鞭子打他。 ㉒天赐：上天赐给的。这是狐偃将土块象征地说成“土地”，以为得土是有国的预兆，因此他迷信为“天赐”。 ㉓稽首：叩头，指重耳向那个乡下人磕头。受：收下。载之：将土块装在车上。 ㉔马二十乘：二十辆马车。古代一车驾四匹马，故四马为乘，二十乘共有马八十匹。 ㉕安之：满足目前的生活。据《史记·晋世家》记载，晋公子重耳在齐国住了五年才离开的。 ㉖桑下：桑林的树下。 ㉗蚕妾：养蚕的女奴。在其上：在桑树上。养蚕的女奴正在桑树上采桑，偷听了狐偃等人的话。姜氏：即重耳在齐国娶的妻子，因齐是姜姓国，故称齐女为“姜氏”。 ㉘四方之志：出行之意，即远走的打算。

㉙怀：怀恋妻子；也有解作“贪恋享乐”。后说亦通。 ㉚姜：指姜氏。醉：即灌醉酒。遣之：送走了他。 ㉛醒：指醒酒。逐子犯：追杀狐偃。重耳本不愿离开齐国，因此醒过酒来大怒，认为这是狐偃搞的，就持戈要杀他。 ㉜曹共公：名让，曹昭公之子，为曹国第十六君，在位三十五年。骈（pián便）胁（xié协）：胁下肋骨连成一片。 ㉝裸：赤身无衣。即光着身子。 ㉞观之：看它，指看重耳的肋骨。 ㉟僖负

蜗：曹国大夫。相国：担当辅佐国家的重任。　㊱以相：即“以之相，依着这些人的辅助。　㊲得志：达到志愿，指达到在诸侯中称霸的志望。　㊳其首：恐怕就是第一个。　㊴贰：表示另外的态度，即不同曹国其他人的态度，指独自同重耳交好。　㊵盘飧（sūn孙）：一盘饭。寘璧焉：将宝玉藏在饭中。　㊶受飧：接受食物，即收下盘中饭。反璧：退回宝玉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的公子重耳遭受骊姬迫害的时候，逃到他的封地蒲城，晋献公派兵到蒲城去追杀他。蒲城人要抵抗，重耳不同意，说：“我凭着君父的命令，享受封地的供养，才得到属下的人民；有了属下人民就同君父较量起来，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。我还是逃走吧！”于是重耳就逃往狄国。随从他一起逃亡的有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子等人。

狄国人征讨一个叫廧咎如的部落，俘获了两个姑娘，名叫叔隗、季隗，把她们送给晋公子重耳。重耳娶了季隗，生下伯儵、叔刘；把叔隗嫁给赵衰，生下赵盾。重耳要离开狄国到齐国去，对季隗说：“等待我二十五年，不回来你再改嫁吧。”季隗回答道：“我已经二十五岁了，再过二十五年改嫁，就该进棺材了，我等待你就是了。”重耳在狄国共住了十二年才离开。

重耳和他的随员经过卫国，卫文公不接待他们。走到五鹿地方，向乡下人讨饭吃，乡下人给他们土块。重耳大怒，要拿鞭子打那个人。狐偃说：“这是上天赏赐给您的。”重耳磕了个头，把土块接过来装在车上。

重耳到了齐国，齐桓公将本族一个女子嫁给他为妻，还给他二十辆马车。重耳对这种生活很满足，可是他的随员却认为不应该这样呆下去。随员们想要到别的国家去，于是就在桑树里暗中商量动身的事，不料采桑饲蚕的女奴在桑树上，偷听了他们的话，回去将这件事报告给姜氏。姜氏怕女奴泄露秘密，立刻将她杀掉，并且对重耳说：“您有离开齐国远行的打算吧，

偷听你们计划的人，我已经将她杀了。”重耳说：“没有这回事。”姜氏说：“您走吧！怀恋妻子和安于现状，是会毁坏功名的。”重耳还是不肯走。姜氏和狐偃定下计策，把重耳灌醉送出了齐国都城。重耳醒来大怒，拿起长戈就去追杀狐偃。

到了曹国，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紧密相连，想看他的裸体。有一次重耳洗澡，曹共公走近重耳的身边，偷看了肋骨。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她丈夫说：“我看随从晋公子重耳的人，都能够担当辅佐国家的大任；若仗着这些人的辅助，晋公子一定能回晋为君；回晋做了国君之后，一定能在诸侯当中称霸；在诸侯当中一称霸，就要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，曹国恐怕就是第一个。你为什么不早些对他表示另外的态度呢？”僖负羁听了妻子的话，就派人送给重耳一盘饭，盘底还放着一块宝玉。公子重耳接受了食品而将宝玉退了回去。

到了宋国，宋襄公送给重耳二十辆马车。

【原文】

及郑，郑文公亦不礼焉①。叔詹谏曰：“臣闻天之所启②，人弗及也③。晋公子有三焉，天其或者将建诸？君其礼焉④！男女同姓，其生不蕃⑤，晋公子，姬出也⑥，而至于今⑦，一也；离外之患，而天不靖晋国⑧，殆将启之⑨，二也；有三士足以上人⑩，而从之，三也。晋郑同侪，其过子弟⑪，固将礼焉⑫；况天下所启乎？”弗听⑬。

及楚，楚子飨之⑭曰：“公子若反晋国，则何以报不谷⑮？”对曰：“子女玉帛，则君有之⑯，羽毛齿革，则君地生焉⑰；其波及晋国者，君之余也⑱。其何以报君⑲？”

曰："虽然，何以报我？"对曰："若以君之灵⑳，得反晋国，晋楚治兵㉑，遇于中原，其辟君三舍㉒；若不获命，其左执鞭弭㉓，右属橐鞬，以与君周旋㉔。"子玉请杀之㉕。楚子曰："晋公子广而俭，文而有礼㉖；其从者肃而宽，忠而能力㉗。晋侯无亲，外内恶之㉘。吾闻姬姓，唐叔之后，其后衰者也㉙，其将由晋公子乎㉚？天将兴之，谁能废之？违天，必有大咎。"乃送诸秦㉛。

秦伯纳女五人，怀嬴与焉㉜。奉匜沃盥㉝，既而挥之㉞。怒曰："秦晋匹也，何以卑我㉟？"公子惧，降服而囚㊱。他日，公享之㊲。子犯曰："吾不如衰之文也㊳，请使衰从。"公子赋《河水》㊴，公赋《六月》㊵。赵衰曰："重耳拜赐㊶！"公子降㊷，拜，稽首。公降一级而辞焉㊸。衰曰："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，重耳敢不拜㊹！"

【注释】

①郑文公：名捷，郑国第八君，在位四十五年。　②叔詹：郑国的执政大夫，有贤名。天之所启：上天所开导，即上天所赞助的人。　③弗及：赶不上。　④三：指下述的三件特殊事。将建诸：要扶持他为君。　⑤男女同姓：指同姓男女结婚。不蕃：不昌盛。　⑥姬出：姬姓的父母生的，指重耳的父母都姓姬。重耳母亲是戎族狐姬，出自唐叔，与晋同宗，都是姬姓，故叔詹言"姬出也"。　⑦至于今：活到今天，当时重耳已六十有余。　⑧离：遭，即遭遇到。外，指出奔在外。不靖晋国：不让晋国安定。　⑨启之：赞助他为君。此言晋国不安定，是上天为重耳开辟一条回国为君的路子。　⑩三士：指狐偃、赵衰、贾佗。贾佗，也是跟从重耳一起出亡的。上人：超出他人之上。　⑪同侪（chái柴）：同等。　⑫固：本来，本应。　⑬况：何况。　⑭楚子：指楚成王。飨（xiǎng享）之：设宴招待他。飨，设酒宴款待。据《史记·晋世家》记

载：楚成王以宴飨诸侯之礼，款待重耳。 ⑮不谷：不善，国君自谦之称。 ⑯子女：美女；也有解作“男女奴隶”，后说可作参考。 ⑰羽毛：鸟羽（鸟翎）和兽毛。齿革：指象牙和牛皮。生焉：出产这些东西。 ⑱波及：流散到。 ⑲其何以：将拿什么。 ⑳以君之灵：托您的福。 ㉑治兵：调动军队，即发生战争。 ㉒中原：指黄河流域中部一带。三舍：九十里。舍，古代行军，走三十里就休息，故三十里为一舍。 ㉓命：指退兵的命令。 弭（mǐ米）：弓。“鞭弭”是偏义复词，只有“弭”的涵义。 ㉔右属：右边带着。櫜（gāo高）鞬（jiān坚）：弓箭袋。櫜，盛箭的器具。鞬：装弓的器具。 ㉕子玉：楚国的令尹。 ㉖广：志广，即志向远大。 ㉗肃：严肃，指态度庄重。力：勤奋，即效力于重耳。 ㉘晋侯：指晋惠公。无亲：失掉人心，即众叛亲离。外内：国外的诸侯和国内的臣民。 ㉙后衰：衰落得最迟。 ㉚由晋公子：指由重耳振兴晋国。 ㉛兴之：复兴它。废：废除，这里指毁掉。咎：祸。送诸秦：将重耳送到秦国。 ㉜纳女五人：送给重耳五个女子为姬妾。怀嬴：秦穆公的女儿，曾经嫁给在秦国为人质的晋国太子圉为妻，鲁僖公二十二年太子圉逃回晋国，立为怀公，故称为怀嬴。与焉：在内，即怀嬴是穆公赐给重耳五个女子中的一个。 ㉝奉：同“捧”，两手端着。匜（yí移）：古时洗手注水的用具。沃：浇水。盥（guàn灌）：洗手。此言怀嬴端着盛水器具，给重耳浇水洗手。 ㉞挥之：挥手使她去，即挥手让怀嬴走开。 ㉟匹：匹敌，同等，指同等的国家。 ㊱降服：解去衣冠。 ㊲享之：宴请重耳。 ㊳衰：赵衰。 ㊴《河水》：诗篇名，已亡佚；也有人认为《河水》就是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《沔（miǎn免）水》篇。重耳取诗中河水朝宗于海的涵义，称赞秦国的强大，表示回到晋国要服从秦国的领导。 ㊵《六月》：是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篇名。它赞美周朝大臣尹吉甫辅佐周宣王征伐玁狁的武功。秦穆公朗诵此诗，表示期望重耳将来做晋国的君主，辅佐周天子。 ㊶拜赐：拜谢赏赐。 ㊷降：下了台级。 ㊸降一级：下了一级台阶。 ㊹所以佐天子者：将辅佐周天子的使命。此指穆公朗诵《六月》诗中，所说辅佐周天子的内容。

【译文】

到了郑国，郑文公也没有接待他们。郑国大夫叔詹劝郑文

公说："我听说上天所赞助的人，常人是不能赶上他的。晋公子身上有三件特殊的事可以看出天意来，上天可能要让他振建晋国而为君吧？您还应以礼接待他！同姓的男女结婚，按说子孙一定不昌盛，晋公子重耳，父母都姓姬，而他却一直活到今天，这是第一件特殊的事；晋公子遭到流亡在外的灾难，上天却不让晋国安定下来，大约上天正在替重耳开辟一条路，使他有机会回去做国君，这是第二件特殊的事；晋公子有狐偃、赵衰、贾佗三个足以胜过一般人的贤士，这些人都跟从着他，这是第三件特殊的事。晋国和郑国是同等的国家，晋国的子弟路过郑国，我们本来应该好好地接待，何况晋公子又是上天所赞助的人呢？"郑文公没有听叔詹的劝告。

重耳到了楚国，楚成王设宴款待他，并问道："公子如果回到了晋国，拿什么报答我呢？"重耳回答道："美女、宝玉和丝绸，您有的是；美丽的鸟翎、兽毛和名贵的象牙、牛皮，是贵国的特产；那些流散到晋国的，不过是您剩下来的罢了。叫我拿什么东西报答您呢？"楚成王说："话虽然这么说，可是您到底怎样报答我呢？"重耳回答说："如果托您的福，能够回到晋国，假使晋、楚两国万一发生了战争，双方军队在中原相遇，为了报答您今天的盛情，我一定指挥晋国军队退避九十里；如果仍然得不到您的谅解退兵的话，那么我只好左手拿着弓，右边带着弓箭袋，奉陪您较量一番。"楚国大夫子玉请求成王杀掉公子重耳。楚成王说："晋公子志向远大而不放纵，言语文雅而有礼貌；他的随员态度庄重而待人宽厚，忠诚而能勤奋。现在晋国的国君失掉了人心，国内外的人都憎恨他。我听说姓姬的一族，其中唐叔一支，衰落得最迟，或许要由晋公子来振兴吧？上天要晋公子复兴晋国，谁能够把他毁掉呢？违背了天意，一定要遭到大祸。"于是楚成王就派人把公子重耳护送到秦国去了。

秦穆公对待公子重耳很优厚，将宗族五个女子嫁给他，

秦穆公的女儿怀嬴也在内，有一次，怀嬴捧着盛水的器具，给重耳浇水洗手，重耳洗完了手便很不客气地挥手让她走开。怀嬴生气地说："秦、晋两国是同等国家，为什么瞧不起我？"公子重耳怕秦穆公知道生气，连忙解去衣冠自囚表示谢罪。后来有一天，秦穆公请公子重耳赴宴。狐偃对重耳说："我比不上赵衰那样善于文辞，让赵衰陪你去吧。"在宴会上，公子重耳朗诵《河水》，表示自己回到晋国要服从秦国的领导，秦穆公朗诵《六月》，期望重耳将来统治晋国、辅助周天子。这时赵衰高声赞礼道："重耳拜谢秦伯的赏赐！"晋公子重耳下了台阶，向秦穆公作揖，叩头。秦穆公也走下一级台阶，表示不敢接受稽首的大礼。赵衰说："您提出将辅助周天子的使命要重耳担当，重耳怎敢不拜谢您的厚意啊！"

二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年，春，王正月①，秦伯纳之②。不书，不告入也。及河，子犯以璧授公子③，曰："臣负羁绁从君巡于天下，臣之罪甚多矣④。臣犹知之，而况君乎？请由此亡⑤。"公子曰："所不与舅氏同心者，有如白水⑥！"投其璧于河。

济河，围令狐⑦，入桑泉⑧，取臼衰⑨。

二月，甲午，晋师军于庐柳⑩。秦伯使公子絷如晋师⑪。师退，军于郇⑫。辛丑，狐偃及秦、晋之大夫盟于郇⑬。壬寅，公子入于晋师⑭。丙午，入于曲沃⑮。丁未，朝于武宫⑯。戊申，使杀怀公于高梁⑰。不书，亦

不告也。

吕、郤畏偪⑱，将焚公宫而弑晋侯⑲。寺人披请见，公使让之，且辞焉⑳；曰："蒲城之役，君命一宿，女即至㉑。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，女为惠公来求杀余㉒；命女三宿，女中宿至㉓。虽有君命，何其速也？夫袪犹在，女其行乎㉔！"对曰："臣谓君之入也，其知之矣㉕；若犹未也，又将及难㉖。君命无二，古之制也㉗。除君之恶，唯力是视㉘。蒲人，狄人，余何有焉㉙？今君即位，其无蒲、狄乎㉚？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㉛；君若易之，何辱命焉㉜？行者甚众，岂唯刑臣㉝！"公见之，以难告㉞。三月，晋侯潜会秦伯于王城㉟。己丑，晦，公宫火㊱。瑕甥、郤芮不获公，乃如河上，秦伯诱而杀之㊲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四年：鲁僖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636年）。　②纳之：以兵护送重耳回国。　③以璧：拿了一块宝玉。　④负羁绁（xiè谢），牵马，谦称为"担任仆役"、"担任随从"。　⑤犹知之：尚且还知道有罪。⑥有如白水：有白水作证；这是重耳指黄河水发誓的话，表示回国为君一定要与舅舅同心。下文"投其璧于河"，是表示取信于河神。　⑦令狐：晋地（在今山西猗氏县）。　⑧桑泉：晋地（在今山西临晋县东北）。⑨臼（jiù旧）衰（cuī崔）：晋地（在今山西解县西北）。　⑩二月甲午：即二月四日。庐柳：晋地（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北）。　⑪公子繁：秦国大夫，穆公的儿子。　⑫郇（xún旬）：晋地（在今山西猗氏县西南）。⑬辛丑：二月十一日。　⑭壬寅：二月十二日。入于晋师：进入晋军，即指接管了晋军。　⑮丙午：二月十六日。　⑯丁未：二月十七日。武宫：晋武公的庙。武公，重耳的祖父。　⑰戊申：二月十八日。高梁：晋地（在今山西临汾县东北）。　⑱吕、郤：即吕甥、郤芮（ruǐ瑞），都

是晋惠公的旧臣和亲信。畏偪：惧旧迫害，即怕受文公的迫害。 ⑲公宫：晋文公的宫室。晋侯：指晋文公重耳。 ⑳寺人披：寺人名披。寺人，阉（yān烟）人，即太监。披，人名，亦称勃鞮（dǐ隄）。让之：责备他。 ㉑蒲城之役：指鲁僖公五年，晋献公派寺人披伐蒲城，重耳跳墙逃走，寺人披斩断他的衣袖之事。即至：当日便到。 ㉒其后：那以后，即后来。田：田猎，打猎。渭滨：渭水边。求杀余：寻求杀害我。

㉓三宿：过三夜，即第三天。中宿：次宿，即第二夜：亦可解作“第二天”。 ㉔何其速：为什么那样快。夫袪（qū驱）：那个被斩断的衣袖。

㉕谓：此处有“以为”的涵义。入：归，指回晋国为君。 ㉖及难：及于患难，即遇到灾难。 ㉗无二：没二心，即不可有二心。 ㉘唯力是视：尽自己的力量去作，即有多大力量出多大力量。 ㉙蒲人、狄人：在当时我是站在献公和惠公的立场上，不过把您看作蒲人或狄人而已。余何有焉：杀一个蒲人或狄人，与我有什么关系。 ㉚其：难道。蒲、狄：蒲人和狄人，此处指像蒲人、狄人一样危害和反对文公的人。 ㉛置射钩：放下射钩的仇恨。使管仲相：让管仲做国相（事见《左传》鲁庄公九年）。 ㉜易：变易，指不同于齐桓公的作法，即不忘前仇。何辱命焉：即我自会走开，何必辱劳您下命令驱我呢？ ㉝行者：指畏罪出行的人。刑臣：受过刑之臣，即刑余之臣；寺人披是宦官，曾受过宫刑，故自称“刑臣”。 ㉞难：指吕、郤二人阴谋作乱的计划。

㉟潜会：秘密的会见。王城：秦地，位于黄河西岸（在今陕西朝邑县东）。 ㊱己丑：三月二十九日，是三月的最后一天。晦：阴历每月的末日。火：指起了火，是吕、郤二人所纵。 ㊲不获公：没有捉到文公。河上：黄河边上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四年，春季周历正月，秦穆公派军队护送公子重耳回晋国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这件事，是晋国没有把重耳回国的事告诉鲁国。到了黄河边上，狐偃拿了一块宝玉献给公子重耳，说：“我服侍您走遍了各国，一路上得罪您的地方太多了。连我自己都知道有罪，何况您本人呢？让我从此走开吧。”公子重耳说：“要是不同舅舅一条心，我可以指着河水赌咒！”说着就把那块宝

玉扔到河里。

秦军护送重耳渡过黄河，进了晋国国境，围攻令狐，进入桑泉，拿下臼衰。

鲁僖公二十四年二月四日，晋怀公的军队驻扎在庐柳地方。秦穆公派遣秦国大夫公子絷到晋国军队中劝他们不要抵抗。晋军后退，驻扎在郇城。二月十一日，狐偃同秦、晋两国大夫在郇城订立盟约。二月十二日，重耳接管了晋军。二月十六日，重耳进入曲沃城。二月十七日，重耳到武公庙朝拜。二月十八日，重耳派人到高梁将晋怀公刺死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这件事，也是因为晋国没来鲁国报告的缘故。

晋惠公的旧臣吕甥、郤芮怕受晋文公的迫害，企图放火烧毁晋文公的宫室，杀死晋文公。寺人勃鞮请求面见晋文公，文公派人责备他，并且拒绝不见；对勃鞮说："你到蒲城杀我那回事，君王叫你过一夜再去，你当天就到了。后来，我避难到狄国，跟着狄君在渭水边打猎，惠公命你来刺杀我；叫你过三夜再去，你第二夜就赶到了。虽然你是奉国君的命令行事，可是为什么要那样的快呢？那时被你斩断的残袖我还保存着，你还是快走开吧！"寺人勃鞮答道："我以为您既然回国为君，当然已经懂得为君的道理了；如果您还没有懂得为君之道的话，那么恐怕您又要遭到灾难了。执行国君的命令不能有二心，这是自古以来的法度。替国君除恶，当然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。您逃到蒲的时候是蒲人，逃到狄的时候是狄人，杀一个蒲人或狄人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现在您做了国君，难道就不会有像蒲人、狄人一样危害您的人吗？从前齐桓公不计较射钩的仇恨，任命管仲做国相；您如果不像齐桓公那样大量而念斩袖之怨，那我会自动走开，何必辱劳您下命令呢？那时惧罪出奔的人多着呢，岂止我一个！"晋文公听了，立刻召见寺人勃鞮，勃鞮便将吕甥、郤芮的阴谋报告给晋文公。这年三月，晋文公和秦穆公在王城秘密会见。三月末那天，晋文公的宫里起了大火。吕

甥、郤芮没有捉到文公，就奔到黄河边上，秦穆公用计将他们诱骗去杀掉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逆夫人嬴氏以归①。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②，实纪纲之仆③。

初，晋侯之竖头须④，守藏者也⑤；其出也⑥，窃藏以逃，尽用以求纳之⑦。及入，求见；公辞焉以沐⑧。谓仆人曰："沐则心覆⑨，心覆则图反，宜吾不得见也⑩。居者为社稷之守⑪，行者为羁绁之仆，其亦可也，何必罪居者⑫？国君而仇匹夫，惧者甚众矣⑬。"仆人以告，公遽见之⑭。

狄人归季隗于晋，而请其二子⑮。文公妻赵衰，生原同、屏括、楼婴⑯。赵姬请逆盾与其母，子余辞⑰。姬曰："得宠而忘旧，何以使人？必逆之⑱！"固请⑲，许之。来，以盾为才⑳，固请于公，以为嫡子㉑；而使其三子下之㉒。以叔隗为内子，而己下之㉓。

晋侯赏从亡者㉔，介之推不言禄，禄亦弗及㉕。推曰："献公之子九人，唯君在矣㉖！惠、怀无亲，外内弃之㉗。天未绝晋，必将有主㉘。主晋祀者，非君而谁㉙？天实置之，而二三子以为己力，不亦诬乎㉚？窃人之财，犹谓之盗；况贪天之功，以为己力乎㉛？下义其罪，上赏其奸㉜，上下相蒙，难与处矣㉝。"其母曰："盍亦求之，以死谁怼㉞？"对曰："尤而效之，罪又甚焉㉟！且出怨

言，不食其食㊱。”其母曰：“亦使知之㊲！若何？”对曰：“言，身之文也㊳；身将隐，焉用文之？是求显也㊴”。其母曰：“能如是乎？与女偕隐㊵。”遂隐而死。晋侯求之不获，以绵上为之田㊶，曰“以志吾过㊷，且旌善人㊸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嬴氏：即秦穆公之女文嬴。　②送卫于晋：护卫晋文公回晋国。三千人：即三千卫士。　③实：通“寔”，是。纪纲之仆：干练的能办理大小事的卒仆。秦穆公恐怕晋国内部尚未安定，故以三千卫士充当晋文公的仆从，护送他回晋国。　④竖（shù恕）：小臣。头须：人名。　⑤守藏（zàng葬）者：看守库藏的人。　⑥其：指晋文公重耳。出：出亡，指文公重耳从蒲城逃奔狄的时候。　⑦窃藏：窃取了库藏里的财物。求纳之：求纳文公重耳回国。　⑧公辞焉以沐：文公借口洗头不见头须。这是一个倒装的句子，顺倒过来是“公以沐辞焉”。　⑨谓仆人曰：此句的主语是头须。心覆：心的地位反覆。此言洗头时要低头，因而心必反覆。　⑩图反：心内的想法反常。此言心既反覆，心的想法就会不对头。宜吾不得见：应当不接见我。　⑪居者：留在国内的人。守：守卫，指替文公尽守卫国家的责任。　⑫行者：随从出亡的人。羁绁之仆：此处指牵马负韁的仆役，即为文公奔走服役的人。罪居者：罪罚留在国内的人，即认为留在国内的人是有罪的。　⑬惧者：畏罪的人。　⑭遽见：立即召见。　⑮请其二子：请示如何处理季隗的两个儿子，此处是狄人向文公请示把伯儵，叔刘两个外甥留养于狄国。　⑯原同：即赵同，其封邑在原。屏括：即赵括，其封邑在屏。楼婴：即赵婴，其封邑在楼。　⑰盾：即赵盾，赵衰在狄国的儿子。子余：即赵衰。　⑱姬：即赵姬。得宠：有了新宠。忘旧：忘掉了旧爱。　⑲固请：坚决地请求。　⑳来：叔隗和赵盾来到了晋国。以盾为才：本句和以下各句的主语都是赵姬。　㉑固请：在这解作“再三地请求”，公：即文公。以为嫡子：即“以之为嫡子”，将赵盾立为赵衰的嫡子。　㉒其三子：她生的三个儿子。三子：指赵同、赵括、赵婴。下之：居于赵盾之

下。 ㉓内子：嫡妻。己下之：自己位于叔隗之下。 ㉔赏从亡者：赏赐跟重耳出奔的人。 ㉕介之推：跟从文公出亡的小臣，姓介名推，"之"是语助词。不言禄：不提求得禄赏。 ㉖在：在世，即活着。 ㉗惠、怀：即惠公夷吾和怀公子圉。无亲：即众叛亲离。外内：外指诸侯、内指臣民。弃之：唾弃他们，即反对他们。 ㉘绝晋：绝断晋国社稷的祭祀，即灭亡晋国。 ㉙主晋祀者：主持晋国宗庙社稷祭祀的人，即国君。 ㉚天：上天。《左传》作者认为，文公能为晋君，乃是上天的意旨，这是本文迷信思想的表现。 ㉛以为：此处解作"当作"。 ㉜下：在下的人，指文公的从亡者。义其罪：将罪过当成正义。上：在上的人，指晋君文公。赏其奸：奖赏了他们的奸邪。 ㉝上下：即在上的人和在下的人。处：指同朝共处。 ㉞谁怼（duì对）：怨恨谁。 ㉟效之：效法他们去求禄赏。 ㊱怨言：责怨朝政之言，指"上下相蒙"之言，其食：即其禄，指文公的禄赐。 ㊲使知之：让他知道，指让文公知道。 ㊳言：言语。 ㊴求显：追求利禄显达。 ㊵偕隐：一起隐居。 ㊶求之：寻找介之推。绵上：晋地名（在今山西介休县南）。为之田：作为他的祭田。 ㊷吾过：我的过错，指禄赏不及介之推的过错。 ㊸旌：表扬，即表扬介之推不言禄的善行。善人：即好人，指介之推。

【译文】

晋文公迎接他的夫人文嬴回晋国。秦穆公为了护送文公返国派了三千人，都是干练而有办事能力的卒仆。

当初，晋文公身边有个小吏名叫头须，是替文公看守库藏的；当晋文公出奔的时候，头须窃取了库藏里的财物逃跑了，当晋文公要回国的时候，头须又把库中财货全部花掉来求纳文公返国。现在晋文公回到了晋国，头须请求面见，晋文公借口正在洗头，推辞不见。头须对晋文公的仆人说："对了，一个人洗发必低头，因而心的地位要反覆，心既反覆，内心的想法就要反常，所以主公才不肯接见我。留在国中的人是替主公守卫国家的，随从出亡的人是替主公奔走服役的，居者和行者的行动

都是对的，何必一定认为留在国中的人就是有罪的呢？一国的君主要念记一个普通人的小怨，那么惧罪的人就太多了。”仆人将头须的话回报给文公，晋文公立即召见了头须。

狄人听到晋文公即位，便将季隗送到晋国，而请求文公将伯儵、叔刘两个儿子留在狄国。晋文公把自己的女儿赵姬嫁给赵衰，先后生下赵同、赵括、赵婴三个孩子。赵姬请求丈夫赵衰将叔隗和赵盾母子二人接回来，赵衰不肯。赵姬说：“执政的人得了新宠而忘了旧爱，怎能叫人信服呢？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来！”经过赵姬的坚决请求，赵衰才答应了。叔隗和赵盾来到晋国以后，赵姬见赵盾很有才能，就再三请求她的父亲文公主持，将赵盾立为赵衰的嫡子；让她自己生的三个儿子居于赵盾之下。又让叔隗做赵衰的正夫人，而自己居于叔隗之下。

晋文公赏赐跟从他出奔的人，只有一个小臣名叫介之推的，不肯提出自己的功劳求得禄赏，因而赏赐也没有轮到他。介之推说：“当初晋献公有九个儿子，现在只有主公一人在世了！惠公、怀公做国君时，弄得众叛亲离，国内外人都反对他们。上天不肯灭亡晋国，必定要有贤君出现。那么，主持晋国祭祀的人，不是重耳还是哪个呢？上天要立他为晋君，然而那些从亡的人，却都争着说是自己的力量，这不是欺骗人吗？偷别人的钱财，尚且还叫盗贼；何况贪取上天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劳呢？在下的人把罪过当成正义的行为，在上的人奖赏了他们的奸邪行为，上下相互欺骗蒙蔽，因此难跟他们同朝共处了。”介之推的母亲说：“你何不也向晋侯请求赏赐，不求而这样死去那又怨谁呢？”介之推答道：“既已指责那些人的行为不对，反而又效法他们去求禄赏，罪过岂不更大了吗！并且我已经对朝政口出怨言了，决不应该再接受那样的俸禄。”介之推的母亲说：“也应该说给主公知道，你看怎样？”介之推答道：“言语，是人身的纹饰；我身将要退隐，为什么还借用言辞纹饰自己呢？如照母亲所说，这正是追求利禄显达了。”介之推母亲说：“你真能够这样

吗？我跟你一同隐居吧。”于是他们就一直隐居到死。晋文公寻找介之推也没有找到，就把绵上地方的田地作为介之推的祭田，他说：“用这个来记载我的过错，并且表扬好人。”

【原文】

郑之入滑也，滑人听命①。师还，又即卫②。郑公子士、洩堵俞弥帅师伐滑③。王使伯服，游孙伯如郑请滑④。郑伯怨惠王之入而不与厉公爵也⑤，又怨襄王之与卫、滑也⑥。故不听王命而执二子⑦。王怒，将以狄伐郑。富辰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：大上以德抚民，其次亲亲，以相及也⑧。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⑨，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⑩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，文之昭也⑪。邘、晋、应、韩，武之穆也⑫。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，周公之胤也⑬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，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⑭，曰：‘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，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⑮。’其四章曰⑯：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⑰。’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，不废懿亲⑱。今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郑亲⑲，其若之何？庸勋、亲亲、暱近、尊贤，德之大者也⑳。即聋、从昧、与顽、用嚚，奸之大者也㉑。弃德、崇奸，祸之大者也㉒。郑有平、惠之勋㉓，又有厉、宣之亲㉔，弃婧宠而用三良，于诸姬为近㉕。四德具矣㉖。耳不听五声之和为聋，目不别五色之章为昧㉗，心不则德义之经为顽，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嚚㉘。狄皆则之，四

奸具矣㉙。周之有懿德也，犹曰'莫如兄弟'，故封建之㉚。其怀柔天下也，犹惧有外侮㉛；扞御侮者，莫如亲亲，故以亲屏周㉜。召穆公亦云。今周德既衰，于是乎又渝周、召以从诸奸㉝，无乃不可乎？民未忘祸，王又兴之，其若文、武何㉞？"王弗听，使颓叔、桃子出狄师㉟。

【注释】

①滑：国名，姬姓伯爵，故地在今河南偃师县南，鲁僖公三十三年被秦国所灭，旋为晋国所有。　②即卫：亲附卫国。即，亲近，亲附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郑师既归，又叛郑，通好于卫。"　③公子士：郑文公之子。洩堵俞弥：可能即是洩堵寇，郑国大夫。　④伯服、游孙伯：都是周王室大夫。请滑：请求不要攻打滑国。　⑤郑伯：指郑文公。厉公：即郑厉公，名突，前后共在位十二年。　⑥襄王：即周襄王。与卫、滑：偏袒卫国和滑国。与，帮助，袒护。　⑦二子：指伯服和游孙伯。

⑧大上：即"太上"，指上圣之人，即最高的人。以德抚民：用德行来安抚百姓。亲亲：亲近亲人。第一个"亲"字为动词，亲近；第二个"亲"字为名词，亲人。相及：即先亲及疏，由近到远。　⑨周公：名旦，亦称叔旦，周武王之弟，助武王灭商，武王死后，成王年幼，由他摄政，击败武庚、三监和东方夷族的叛乱。吊：感伤，怜悯。二叔：指管叔和蔡叔。管叔、蔡叔与武庚叛乱反周，周公击败叛乱，管、蔡被杀。不咸：不终，即不得善终。　⑩封建亲戚：把同姓伯叔子弟分封采邑建为诸侯，封建，把爵位、土地层层分封给诸侯、大夫、士等。亲戚，一是指内外亲戚；一是古人把父子兄弟皆得称亲戚。此指同姓的伯叔子弟。

⑪管、蔡、郕（chéng成）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（dān丹）、郜（gào告）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（fēng丰）、郇（xún荀）：此十六个诸侯国，都是周文王之子。杜预注："十六国皆文王子也。"文：指周文王。昭：此指儿子。　⑫邘（yú于）、晋、应、韩：此四个诸侯国，都是周武王之子。杜预注："四国皆武王子。"武：指周武王。穆：此指儿子。　⑬凡、蒋、

邢、茅、胙（zuò作）、祭：此六个国家，都是周公的后代。胤(yìn印)：后代 ⑭召穆公：名虎，又称召公虎，周厉王、宣王时卿士。作诗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篇。 ⑮常棣：又叫棠棣，即今郁李，落叶乔木，花数朵为一簇。华：同“花”。鄂：今作萼（è厄），花萼，花苞的外皮。绿色。不：同“跗”（fū夫），通“柎”（fū夫，又读fǔ府），花足，花蒂，又叫花下萼。韡韡（wěi伟）：光明貌，即光辉的样子。凡今：泛言今世，即泛指现在。莫如兄弟：不如兄弟亲密。 ⑯其四章：指《小雅·常棣》篇的第四章两句诗。 ⑰阋（xì隙）：争吵，争斗。阋于墙，在墙内争吵，外：墙外，家外。其侮：犹言他们的敌人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内虽不和，然有外侮，则同心御之矣。此诗乃周公闵管蔡失道而作，今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，盖乐章久废，召穆公所作周公乐歌也。” ⑱小忿：小的怨忿，小的纷争。懿亲：好亲属；或至亲，特指王室的宗亲。 ⑲郑亲：郑国这门至亲。郑国与周王同姓，故是懿亲。 ⑳庸勋：酬劳功勋。庸，酬劳；一说举用。暱（nì逆）近：亲近近臣。 ㉑即聋：靠拢耳聋的人。聋，引申为不明事理。从昧：跟从昏昧的人。与顽：交往顽固无知的人。用鬻（yín银）：进用奸诈愚蠢的人。 ㉒崇奸：崇尚邪恶

㉓有平、惠之勋：有过辅助平王、惠王的功勋。平，指周平王。郑、晋辅佐平王东迁有功。惠，指周惠王。郑、虢接纳惠王入王城有功。与上述“庸勋”呼应。 ㉔有厉、宣之亲：有厉王、宣王的宗亲关系。厉、宣，指周厉王、周宣王。郑国始封之祖郑桓公，名友，是周厉王之子，周宣王之母弟，故云“有厉、宣之亲”。与上述“亲亲”呼应。 ㉕弃嬖宠：舍弃宠嬖之臣，指鲁僖公七年郑国杀嬖臣申侯，鲁僖公十年又杀宠子子华。三良：指叔詹、堵叔、师叔。与上述“尊贤”呼应。于诸姬：在姬姓诸侯国中。与上述“暱近”呼应。 ㉖四德：四种德行，指庸勋、亲亲、暱近、尊贤。 ㉗五声：即五音：宫、商、角、徵（zhǐ纸）、羽。五色：苍、赤、白、黑、黄。章：文彩，文饰。 ㉘不则：不效法，不学。 ㉙四奸：指即聋、从昧、与顽、用鬻。 ㉚周：指周王室鼎盛时，即周公之时。封建之：分封他们。之，指亲戚，即同姓的伯叔子弟。

㉛怀柔：笼络，安抚。 ㉜扞御侮者：指捍卫和抵御侵犯的办法。扞御，即抵御，保卫。以亲屏周：用同姓诸侯作为周王室的屏障。 ㉝渝：改变，违背。周、召：即周公、召公，此指周公、召公的措施。从诸奸：跟从各种邪恶。 ㉞兴之：兴起祸患。其若文、武何：将怎么对待

文王、武王呢？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将废文武之功业。"　㉟颓叔、桃子：都是周王室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军队进入滑国的时候，滑人听从命令。郑国军队回去，滑国又亲附卫国。郑国公子士、洩堵俞弥领兵攻打滑国。周天子派大夫伯服、游孙伯到郑国请求不要攻打滑国。郑文公怨恨周惠王回到王城而不给厉公爵位，又怨恨周襄王袒护卫、滑两国。所以不听周天子的命令而逮捕了伯服和游孙伯。周天子生气，打算率领狄人攻打郑国。周王室大夫富辰劝阻说："不可以。臣下听说：上圣之人用德行来安抚百姓，其次亲近亲人，由近到远。从前周公感伤管叔、蔡叔不得善终，所以把同姓伯叔子弟分封建为诸侯来保护捍卫周王室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各国，都是文王的儿子。邘、晋、应、韩各国，都是武王的儿子。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各国，都是周公的后代。召穆公忧虑周德衰微，所以集合了宗族在成周作诗，说：'棠棣的花，花朵那样艳丽，现在的人们，亲密不如兄弟。'它的第四章说：'兄弟们在家里争吵，在外边就共同对敌。'像诗意这样，兄弟之间虽有小小怨忿，也不能废弃好宗亲。现在天子不忍耐小怨而丢弃郑国这门宗亲，将要把它怎么样？酬劳功勋、亲近亲人、接近近臣、尊敬贤人，这是德行中的大德。靠拢耳聋的人、跟从目昧的人、交往顽固无知的人、进用奸诈愚蠢的人，这是邪恶中的大恶。抛弃德行、崇尚邪恶，这是祸患中的大祸。郑国有过辅助平王、惠王的功勋，又有厉王、宣王的宗亲关系，郑国国君舍弃宠臣而重用三良，在姬姓诸侯中最亲近。四种德行都具备了。耳朵不能听到五声的和谐是耳聋，眼睛不能辨别五色的文彩是眼花，心里不学德义的准则是顽固，嘴里不说忠信的话是奸诈，狄人效法这些，四种邪恶都具备了。周王室具有美德的时候，

尚且说‘亲密不如兄弟’，所以分封土地建立诸侯。当它笼络天下的时候，尚且害怕有外来的侵犯；抵御外来侵犯的办法，没有比亲近宗亲再好的了，所以用同姓诸侯作为周王室的屏障。召穆公作歌也是这样说的。现在周王室的德行已经衰微，这时又改变了周公、召公的措施来跟从各种邪恶，恐怕不可以吧？百姓没有忘记祸乱，天子又把它兴起，将怎么对待文王、武王呢？”周襄王不听，派大夫颓叔、桃子出动狄军。

【原文】

夏，狄伐郑，取栎①。王德狄人，将以其女为后②。富辰谏曰：“不可。臣闻之曰：‘报者倦矣，施者未厌③。’狄固贪惏，王又启之④。女德无极，妇怨无终，狄必为患⑤。”王又弗听。

初，甘昭公有宠于惠后⑥，惠后将立之，未及而卒。昭公奔齐，王复之。又通于隗氏。王替隗氏，颓叔、桃子曰：“我实使狄，狄其怨我⑦。”遂奉大叔，以狄师攻王。王御士将御之⑧。王曰：“先后其谓我何⑨？宁使诸侯图之。”王遂出。及坎欿⑩，国人纳之。

秋，颓叔、桃子奉大叔，以狄师伐周，大败周师，获周公忌父、原伯、毛伯、富辰⑪。王出适郑，处于氾⑫。大叔以隗氏居于温⑬。

【注释】

①栎（lì力）：郑国别都（在今河南禹县）。 ②德：犹言感谢。其女：指狄君之女，即狄女隗氏。为后：做王后。 ③报者：指报答别人恩德的人。施者：给予别人恩德的人， ④惏（lán兰）：同“婪”，贪

婪，即贪婪无厌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《方言》云，杀人而取其财曰悭。"　⑤女德：犹言妇女的志向。德，此指志向。妇怨：妇女的忿怨。杜预注："妇女之志，近之则不知止足，远之则忿怨无已。"　⑥甘昭公：即王子带，食邑于甘（在今河南洛阳县西南）。惠后：周惠王之后。　⑦使狄：指使狄人。狄其怨我：狄人会怨恨我们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我实使狄师伐郑，及其女为后；今废狄女，则狄将以其怨王者而怨我。"　⑧御士：卫士，即周天子侍卫人员。《周礼》："王之御士十二人。"　⑨先后：死去的王后，指周襄王母惠后。其谓我何：将会说我什么？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诛太叔恐违先后志。"　⑩坎欿（kǎn坎）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东）。　⑪周公忌父、原伯、毛伯、富辰：都是周襄王亲近之臣。

⑫处于氾（fàn范）：住在氾地。氾，郑国地名(在今河南襄城县南)。

⑬以隗氏：领着隗氏。温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温县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狄人攻打郑国，占据了栎地。周天子感谢狄人，准备把狄君的女儿做王后。富辰劝阻说："不可以。臣下听说：'报答恩德的人已经疲倦了，施予恩德的人还没有满足。'狄人本来就贪婪，而天子又招引他们。女人的志向没有尽头，妇人的忿怨没有终了，狄人必然成为祸患。"周襄王又不听。

起初，甘昭公受到惠后的宠爱，惠后准备立他为嗣君，没有来得及就死了。甘昭公逃亡到齐国，周天子让他回来。他又和隗氏私通。周天子废了隗氏，颓叔、桃子说："是我们指使了狄人这样，狄人会怨恨我们的。"于是就事奉太叔，率领狄军攻打周天子。周天子的卫士准备抵御他们。周襄王说："如果杀了太叔，先王后将会说我什么？宁可让诸侯图谋他。"周天子于是就离开了王城。到达了坎欿，周人又把周襄王接回去。

秋天，颓叔、桃子事奉太叔，率领狄军进攻王城，把周军打得大败，俘虏了周公忌父、原伯、毛伯、富辰。周襄王离开王城到了郑国，住在氾地。太叔领着隗氏住在温地。

【原文】

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，好聚鹬冠①。郑伯闻而恶之，使盗诱之②。八月，盗杀之于陈、宋之间。

君子曰："服之不衷③，身之灾也。《诗》曰④：'彼已之子，不称其服⑤。'子臧之服，不称也夫。《诗》曰，'自诒伊慼'⑥，其子臧之谓矣。《夏书》曰，'地平天成'⑦，称也。"

宋及楚平，宋成公如楚⑧。还，入于郑。郑伯将享之，问礼于皇武子⑨。对曰："宋，先代之后也，于周为客⑩。天子有事，膰焉⑪；有丧，拜焉⑫。丰厚可也。"郑伯从之，享宋公，有加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子华：见鲁僖公七年注。子臧：子华之弟，郑国宗室，其兄子华被杀，出奔宋国。鹬（yù玉）冠：鹬鸟羽所饰的帽子。杜预注："鹬，鸟名。聚鹬羽以为冠，非法之服。"　②诱：诱骗。　③不衷：不合适。　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曹风·候人》篇。　⑤彼已之子：那个人。彼已，《诗经》作彼其，义同。称：相称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小明》篇。诒：同"贻"，赠给，遗留。伊：此，指自身。慼（qī戚）：忧戚。　⑦《夏书》：逸书。平：平静。成：成全。　⑧宋成公：名王臣，宋襄公之子，在位十七年。　⑨皇武子：郑卿。　⑩先代之后：指宋国是殷商之后。于周为客：在周王室是客人。　⑪有事：指祭祀。膰（fán凡）：古代祭祀用的烤肉，即祭肉。　⑫拜：指答拜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此谓周王若丧，宋君来吊丧，嗣王拜之，用敌礼也。其余诸侯吊国丧，则不拜矣。"

【译文】

郑国子华的弟弟子臧逃亡到宋国，喜好收集鹬鸟羽装饰的帽子。郑伯听到了很厌恶他，派贼人诱骗他出来。八月，贼人把他杀死在陈国、宋国交界的地方。

君子说："衣服不合适，是身体的灾祸。《诗经》说：'那个人啊，他的服饰很不相称。'子臧的服饰，就是不相称啊。《诗经》说，'自己给自己找来忧戚'，大概说的就是子臧了。《夏书》说，'大地平静上天成全'，这就是上下相称。"

宋国和楚国媾和，宋成公到楚国。回国时，进入郑国。郑伯要设享礼招待他，向皇武子询问礼仪。皇武子回答说："宋国，是先朝的后代，在周王室是客人。天子祭祀宗庙，要送给他祭肉；天子有丧事，宋君来吊唁，天子要答拜。招待他丰盛些是可以的。"郑伯听从了皇武子的话，设享礼招待宋公，比常礼有所增加，是合于礼的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王使来告难①，曰："不穀不德，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，鄙在郑地汜②，敢告叔父。"臧文仲对曰："天子蒙尘于外，敢不奔问官守③。"王使简师父告于晋，使左鄢父告于秦④。天子无出⑤，书曰"天王出居于郑"，辟母弟之难也。天子凶服、降名⑥，礼也。郑伯与孔将鉏、石甲父、侯宣多省视官、具于汜⑦，而后听其私政⑧，礼也。

卫人将伐邢，礼至曰⑨："不得其守，国不可得也⑩。我请昆弟仕焉。"乃往，得仕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使：周襄王的使者。告难：报告发生祸难，指王子带率狄军进攻

周襄王，使周襄王逃亡到郑国汜地。 ②母弟：即同母弟。宠子：宠爱的儿子。带：指王子带，鄙：鄙野，野居，天子离都，故曰鄙居。③奔问：赶快去问候。官守：犹言左右，即周王的群臣，表示恭敬之词。

④简师父、左鄢父：都是周王室大夫。 ⑤天子无出：天子不说出国，因各诸侯国都是天子所封，其地也都是天子所有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故无出。" ⑥凶服：即素服。降名：指称不穀。杜预注："凶服，素服。降名，称不穀。" ⑦孔将鉏（chú除，又读xū徐）、石甲父、侯宣多：都是郑国大夫。省（xǐng 醒）：犹言问候。⑧私政：指郑国的政事。周天子虽然逃亡在郑国，但这等于到诸侯国巡视，故郑君必须向周天子汇报郑国的政事。 ⑨礼至：卫国大夫。⑩其守：他们的正卿国子。一说，不得其守，指得不到他们的官职，即做不到邢国的官。国不可得：不能得到邢国，即灭不了邢国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周天子的使臣来鲁国报告发生的祸难，说："不穀缺乏德行，得罪了同母弟、母亲所宠爱的儿子叔带，现在野居在郑国的汜地，谨敢以此报告叔父。"鲁国大夫臧文仲回答说："天子在外蒙受尘土，怎敢不赶快去问候左右。"周襄王派简师父到晋国报告，派左鄢父到秦国报告。天子无所谓出国，《春秋》记载说"天王出居于郑"，由于躲避同母弟所造成的祸难。天子穿着素服、自称不穀，这是合于礼的。郑文公和大夫孔将鉏、石甲父、侯宣多到汜地，问候天子的官员和察看天子的器用，然后周襄王听取郑伯汇报郑国的政事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卫国人要攻打邢国，卫国大夫礼至说："得不到他们的正卿国子，邢国是不能得到的。我请求让我们兄弟去邢国做官。"于是他们就去邢国，做了官。

二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五年春，卫人伐邢，二礼从国子巡城①，掖以赴外②，杀之。正月丙午，卫侯燬灭邢，同姓也，故名③。礼至为铭曰④："余掖杀国子，莫余敢止⑤。"

秦伯师于河上⑥，将纳王。狐偃言于晋侯曰："求诸侯，莫如勤王⑦。诸侯信之，且大义也⑧。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，今为可矣⑨"。使卜偃卜之，曰："吉，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⑩。"公曰："吾不堪也⑪。"对曰："周礼未改⑫。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"公曰："筮之。"筮之，遇《大有》≣之《睽》䷥，曰："吉。遇'公用享于天子'之卦⑬。战克而王享，吉孰大焉？且是卦也，天为泽以当日，天子降心以逆公⑭，不亦可乎？《大有》去《睽》而复，亦其所也⑮。"晋侯辞秦师而下⑯。三月甲辰，次于阳樊⑰。右师围温，左师逆王⑱。夏四月丁巳⑲，王入于王城。取大叔于温，杀之于隰城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五年：鲁僖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635年）。二礼：指礼至兄弟二人。从国子：跟随国子。国子，是邢国的正卿。　②掖（yè夜）：挟持，指持人的手臂。《说文解字》："掖，以手持人臂投地也。"　③正月丙午：正月二十日。卫侯燬：即卫文公。　同姓：卫国和邢国都是姬姓国。　④为铭：作铭文，指在铜器上刻上文字。铭，在器物上记述功德等的文字。　⑤莫余敢止：即"莫敢止余"的倒装句式，没有人敢来阻止我。

⑥师于：驻扎在。 ⑦求诸侯：求得诸侯的拥护。勤王：为天子事效劳，此指纳王。 ⑧大义：合于大义。 ⑨文之业：文侯的事业。文，指晋文侯，名仇，平王东迁有功，为平王侯伯。杜预注："晋文侯仇为平王侯伯，匡辅周室。"信宣于诸侯：在诸侯当中宣扬信用。 ⑩黄帝战于阪泉：黄帝在阪泉之野与神农之后作战；黄帝胜利，遂为天下之帝。黄帝，古代帝王。阪泉，地名（在今河北涿鹿县东）。兆：预兆，即卦象。杜预注："黄帝与神农之后姜氏，战于阪泉之野，胜之。今得其兆，故以为吉。" ⑪不堪：担当不起，即不敢担当此兆。 ⑫周礼：周公之礼，即周王室的礼制。 ⑬《大有》䷍之《睽》䷥：《大有》䷍变成《睽》䷥，是吉利之兆。杜预注："《大有》九三《爻辞》也。三为三公而得位，变而为《兑》，《兑》为说，得位而说，故能为王所宴飨。" ⑭公用享于天子：公被天子设享礼招待。公，此指晋侯。 ⑮天为泽：天变成水泽。当日：承受太阳的照耀。天子降心以逆公：天子自己降格而迎接您。

⑯《大有》去《睽》而复：《大有》变成《睽》而又回到本卦《大有》。 ⑰辞：辞让，指让秦军回去；晋侯自专纳襄王的功劳。下：顺流而下。 ⑱三月甲辰：三月十九日。阳樊：周畿内邑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）。 ⑲右师：右翼部队。因为王子带在温，故晋国分师包围此地。

⑳四月丁巳：四月初三。王城：周都城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）。 ㉑隰城：周畿内邑名（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五年春天，卫军攻打邢国，礼氏二兄弟跟随国子在城上巡视，两人左右挟持国子扔到城外，杀掉了他。正月二十日，卫侯熄灭掉邢国，由于卫国和邢国同姓，所以记载卫侯的名字。礼至在铜器上作铭文说："我挟持杀掉国子，没有人敢来阻止我。"

秦穆公把军队驻扎在黄河边上，准备护送周天子回国。狐偃对晋文公说："求得诸侯的拥护，没有像为天子的事尽力有效了。可以得到诸侯信任，并且合于大义。继续文侯的事业，同时在诸侯当中宣扬信义，现在可以做了。"让卜偃占卜，说："吉利。得到黄帝在阪泉作战的卦兆。"晋文公说："我担当不起啊。"

卜偃回答说："周王室的礼制没有改变。现在的王，就是古代的帝。"晋文公说："占筮。"又占筮，得到《大有》䷍变成《睽》䷥，说："吉利。得到'公被天子设享礼招待'的卦，战胜以后天子设享礼招待，还有什么比这大的吉利吗？而且这一卦，天变成水泽来承受太阳的照耀，象征天子自己降格而迎接您，不也是可以吗？《大有》变成《睽》而又回到本卦《大有》，象征天子也会回到他的处所。"晋文公辞退秦军顺流而下。三月十九日，晋军驻扎在阳樊。右翼部队包围了温地，左翼部队迎接周襄王。夏季四月初三，周襄王进入王城。在温地捉住太叔带，把他杀死在隰城。

【原文】

戊午，晋侯朝王，王享醴，命之宥①。请隧，弗许②，曰："王章也③。未有代德而有二王，亦叔父之所恶也④。"与之阳樊、温、原、欑茅之田⑤。晋于是始启南阳⑥。

阳樊不服，围之。苍葛呼曰⑦："德以柔中国，刑以威四夷⑧，宜吾不敢服也。此谁非王之亲姻，其俘之也⑨？"乃出其民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戊午：此指四月初四。命之宥，又命加上币帛来助欢。杜预注："既行享礼而设醴酒，又加之以币帛，以助欢也。"一说，宥，指奉命向主人回敬酒。　②隧（suì岁）：隧道，此指用隧道葬人，只有周天子可用隧道葬礼。请隧，即晋文公请求天子允许他死后得用隧道葬自己。杜预注："阙地通路曰隧，王之葬礼也。诸侯皆县柩而下。"　③王章：天子的典章；此是周的典章规定天子与诸侯葬礼的不同。　④未有代德：没有取代周王室的德行。二王，两个天子；晋文公欲求得天子葬礼，就等于有二

王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周德虽衰，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者，而晋欲拟天子之礼，是有二王。" ⑤原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）。攒(cuán攒，又读zǎn昝）茅：周畿内邑名（在今河南修武县北）。田：土地。 ⑥南阳：其地在黄河之北、太行山之南，故晋国叫它为南阳。 ⑦苍葛：阳樊人，抵抗晋国的领袖。 ⑧中国：指中原国家。 ⑨谁非王之亲姻：谁不是王室的亲戚。 ⑩出其民：放走阳樊的百姓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晋闻仓葛之言，知不可强取，乃出阳樊之民，取其土而已。"

【译文】

四月初四，晋文公进见周天子，周天子用甜酒招待他，又命加上币帛来助欢。晋文公请求死后能用隧道葬自己，周天子没有允许，说："这是天子的典章。没有取代周王室的德行而有两个天子，这也是叔父所不喜欢的。"周天子赐给晋侯阳樊、温、原、欑茅的土地。晋国这时开始开辟了南阳的疆土。

阳樊人不降服，晋军包围了阳樊。苍葛大喊说："用德行来安抚中原国家，用刑罚来威慑四方夷狄，这样做无怪我们不敢降服。这里谁不是王室的亲戚，难道能俘虏他们吗？"于是就放阳樊的百姓出城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秦，晋伐鄀①。楚斗克、屈御寇以申、息之师戍商密②。秦人过析隈，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，昏而傅焉③。宵，坎血加书，伪与子仪、子边盟者④。商密人惧曰："秦取析矣，成人反矣。"乃降秦师。秦师囚申公子仪、息公子边以归。楚令尹子玉追秦师⑤，弗及。遂围陈，纳顿子于顿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鄀（ruò若）：秦、楚交界之地的小国，国都商密，在今河南淅川

县南，后迁到今湖北宜城县东南。　②斗克：字子仪，楚国申公。　屈御寇：字子边，楚国息公。楚国地方长官都称公。楚国常动用申、息之师作战。　③析：都国别邑（在今河南内乡县、淅川县西北境）。而杜预注认为是楚邑。　限（wēi威）：弯曲的地方。一说限，水曲处，指丹水的弯曲处。二解都说明秦军避开戍守之兵。　系：捆绑着。　舆人：职位低微的吏卒，此即士兵。　傅：通“附”，附着，即靠近，指靠近城下。④坎：掘地为坎。　血：杀牲取血，即歃血。　加书：把盟书放在上面。　伪：伪装。　⑤子玉：详见鲁僖公二十三年、二十七年、二十八年注。　⑥顿子：顿国国君。顿，详见鲁僖公二十三年注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秦国、晋国攻打都国。楚国斗克、屈御寇率领申、息两地的军队戍守商密。秦军经过析地的弯曲地带，同时捆绑着士兵假装俘虏包围商密，黄昏时逼近城下。夜里，掘地歃血把盟书放在上面，假装和斗克、屈御寇盟誓的样子。商密人害怕说：“秦国占领析地了，戍守的人背叛了。”于是就向秦军投降。秦军囚禁了申公斗克、息公屈御寇回国。楚国令尹子玉追赶秦军，没有追上。于是楚军包围了陈国，把顿子护送回顿国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晋侯围原，命三日之粮。原不降，命去之①。谍出②，曰：“原将降矣。”军吏曰③：“请待之。”公曰：“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所庇也④，得原失信，何以庇之？所亡滋多⑤。”退一舍而原降。迁原伯贯于冀⑥。赵衰为原大夫，狐溱与温大夫⑦。

卫人平莒于我。十二月，盟于洮，修卫文公之好⑧，且及莒平也。

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鞮⑨。对曰：“昔赵衰以壶飧

从，径，馁而弗食⑩。”故使处原。

【注释】

①去之：离开原城，指晋军撤离围原之兵。 ②谍：间谍，指刺探敌情的人。出：从原城出来。 ③军吏：指军中的官员。即军官。④国之宝：是国家的宝贝。 民之所庇（bì闭）：百姓靠它庇护，即是庇护百姓的。 ⑤滋多：更多。 ⑥原伯贯：周王室守原的大夫。冀：本为国名，被晋国所灭，今为晋地（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北）。 ⑦狐溱（zhēn真）：狐毛之子。 ⑧洮：鲁国地名，见鲁庄公二十七年注。修卫文公之好：杜预注：“莒以元年郠之役怨鲁，卫文公将平之，未及而卒。” ⑨问原守于寺人勃鞮（dī低）：向寺人勃鞮询问镇守原地长官的人选。原守，镇守原地的长官，即原大夫。寺人勃鞮，即寺人披。 ⑩以壶飧（sūn孙）：用壶携带食物。

【译文】

这年冬天，晋文公包围了原城，命令携带三天的粮食。到了三天原城人不投降，晋侯命令军队撤离原城。间谍从城里出来，说：“原城准备投降了。”军吏说：“请等待一下。”晋文公说：“信用，是国家的宝贝，百姓靠它庇护，得到原城而失掉信用，用什么庇护百姓？丢掉的东西就更多了。”退兵三十里而原城投降。晋侯把原伯贯迁移到冀地。任命赵衰做原大夫，狐偃做温大夫。

卫国人调停莒国和我国的关系。十二月，僖公和卫子、莒子在洮地结盟，重温卫文公时的旧好，并且和莒国媾和。

晋文公向寺人勃鞮询问原地长官的人选。勃鞮回答说：“从前赵衰用壶携带了食物跟随您，一个人走在小路上，饿了而不去吃它。”所以晋侯让赵衰做原大夫。

二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六年春，王正月，公会莒兹平公、宁庄子盟于向，寻洮之盟也①。齐师侵我西鄙，讨是二盟也②。夏，齐孝公伐我北鄙③。卫人伐齐，洮之盟故也⑤。公使展喜犒师，使受命于展禽④。

齐侯未入竟，展喜从之⑤，曰："寡君闻君亲举玉趾，将辱于敝邑，使下臣犒执事⑥。"齐侯曰："鲁人恐乎？"对曰："小人恐矣。君子则否⑦。"齐侯曰："室如县罄，野无青草，何恃而不恐⑧？"对曰："恃先王之命⑨。昔周公、大公股肱周室，夹辅成王⑩。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⑪：'世世子孙，无相害也⑫。'载在盟府，大师职之⑬。桓公是以纠合诸侯，而谋其不协⑭，弥缝其阙，而匡救其灾，昭旧职也⑮。及君即位，诸侯之望曰⑯：'其率桓之功⑰。'我敝邑用不敢保聚⑱，曰：'岂其嗣世九年，而弃命废职⑲？其若先君何？君必不然。'恃此以不恐。"齐侯乃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六年：鲁僖公二十六年（公元前634年）。莒：国名，嬴姓子爵，少昊之后，故城在今山东莒县。兹平（pī丕）公：即莒国国君之号。莒国之君无谥而有号。宁庄子：即宁速，卫国大夫。向：莒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莒县南）。洮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旧濮阳县西南；一说在今山东泗水县东

南)。 ②二盟：指向盟与洮盟。齐孝公仍以霸主自居，不以鲁国与他国盟会为然，故征讨鲁国。 ③齐孝公：名昭，齐桓公之子，在位十年。④展喜：公孙展之后，鲁国大夫。受命：领教，请教，接受教导，此指请教犒劳齐军时如何措辞。展禽：名获，字禽，又字季，鲁国大夫，食邑柳下，谥号惠，故亦称柳下惠。 ⑤未入竟：指未入鲁国之境。 ⑥玉趾（zhǐ止)：犹言尊贵的脚；如同说“玉体”一样，表示尊敬之意。亲举玉趾，即亲劳大驾。辱于敝邑：辱临敝国。执事：左右办事之臣，即左右侍从，表示谦逊之意。 ⑦小人：在下之人，指下层人。君子：在上之人，即上层人。否：不，此指不害怕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“言小人无知则畏恐，君子有识则无惧也。” ⑧磬：同“磬”，古代一种打击乐器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磬之悬挂，中高而两旁下，其间空洞无物。”

⑨先王之命：周成王的命令。 ⑩大公：齐国的始祖，姜姓，吕氏，名望，一说字子牙，辅佐文王、武王灭商有功，封于齐，有太公之称，又称姜太公。股肱（gōng工)：犹言辅佐。周室：即周王室。夹辅：在左右辅佐。成王：即周成王，名诵，武王之子，年幼由叔父周公旦摄政。⑪赐之盟：赐给他们盟约。 ⑫无相害：不要互相侵害。 ⑬盟府，古时掌管盟约的官府。大师：周初，齐太公为太师，兼主司盟之官。⑭其不协：他们之间的不和协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桓公承齐之绪，是以能纠合列国之诸侯，有不和协者，则会盟以图谋之。” ⑮旧职：指太公的旧职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桓公所以成霸业者，昭明大公夹辅之旧职。” ⑯望：盼望。 ⑰桓：指齐桓公。 ⑱保聚：保城聚众。

⑲嗣世：即位，指继承齐桓公之位。九年：齐孝公于鲁僖公十八年立，至鲁僖公二十六年已在位九年。弃命：丢掉先王之命。废职：废弃太公之旧职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六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鲁僖公会见莒国国君兹平公、卫国大夫宁庄子，在向地结盟，重温洮地盟会的旧好。齐国军队攻打我国西部边邑，声讨洮、向这两次盟会。这年夏天，齐孝公攻打我国北部边邑。卫军攻打齐国，这是由于卫国履行洮地盟约的缘故。鲁僖公派遣展喜犒劳齐国军队，让他向展禽请教如

何措辞。

齐侯没有进入鲁国国境，展喜出境随从齐侯，说："寡君听说君王亲劳大驾，将要辱临敝邑，特派臣下来犒劳您的左右侍从。"齐侯说："鲁国人害怕吗？"展喜回答说："小人害怕了，君子就不害怕。"齐侯说："房屋中像挂起的磬一样空洞无物，四野里没有青草，倚仗什么而不害怕？"展喜回答说："凭着先王的命令。从前周公、太公辅佐周王室，在左右辅助成王。成王慰劳他们并赐给他们盟约说：'世世代代的子孙，不要互相侵害。'载在盟书藏在盟府，由太师掌管它。齐桓公因此纠合诸侯，而商讨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协，弥补他们的缺失，而救援他们的灾难，这都是昭明太公的旧职。等到君王即位，各国诸侯盼望说：'他会遵循桓公的功业。'我们敝邑因此不敢保城聚众，说：'难道他继承桓公之位九年，就丢掉先王之命、废弃太公的旧职？他怎么对待先君？君王一定不会这样做的。'靠着这些而不害怕。"齐孝公于是就回国了。

【原文】

东门襄仲、臧文仲如楚乞师①。臧孙见子玉而道之伐齐、宋，以其不臣也②。

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，楚人让之③，对曰："我先王熊挚有疾，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④。吾是以失楚，又何祀焉？"秋，楚成得臣、斗宜申帅师灭夔⑤，以夔子归。

宋以其善于晋侯也，叛楚即晋。冬，楚令尹子玉、司马子西帅师伐宋，围缗⑥。

公以楚师伐齐，取穀⑦。凡师，能左右之曰"以"⑧。宾桓公子雍于穀，易牙奉之以为鲁援⑨。楚申公叔侯戍之⑩。桓公之子七人，为七大夫于楚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东门襄仲：即公子遂，军将皆命为卿，古代军将治军为营于国门，故鲁有东门襄仲，宋有桐门右师。杜预注认为“襄仲居东门，故以为氏。”臧文仲：即臧孙辰，见鲁庄公十一年注。 ②臧孙：即臧文仲。不臣：指不肯事奉楚国，杜预注指不肯事奉周王室。此时楚国已僭称王，不能再有尊周王之心。 ③夔（kuí奎）：国名，与楚国同姓，故地在今湖北秭归县东。祝融、鬻熊：都是楚国的先祖，而夔为楚之后，依古礼应祭祀祝融和鬻熊。 ④熊挚：楚国嫡子，有病不得嗣位，故别封为夔子。窜：流窜。 ⑤成得臣：楚国令尹。斗宜申：即司马子西。 ⑥缗：见鲁僖公二十三年注。 ⑦穀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旧治）。 ⑧能左右之：即欲左则左，欲右则右，指挥客军如己军。 ⑨易牙：见鲁僖公十七年注。 ⑩申公叔侯：又称申叔，楚国大夫。 ⑪七大夫于楚：齐桓公七个儿子都逃奔到楚国，楚国尽封为上大夫，故言“七大夫于楚”。

【译文】

东门襄仲、臧文仲到楚国请求出兵。臧孙进见子玉引导他攻打齐国、宋国，由于齐、宋两国不肯事奉楚国。

夔子不祭祀祝融和鬻熊，楚国人责备他，夔子回答说：“我们先王熊挚有病，鬼神不肯赦免而自己流窜到夔地。我国因此失去了楚国，又为什么要祭祀他们？”秋天，楚国成得臣、斗宜申率领军队灭了夔国，拘捕了夔子回国。

宋国因为他们对晋侯友善，就背叛楚国而靠拢晋国。冬天，楚国令尹子玉、司马子西率领军队攻打宋国，包围了缗地。

鲁僖公率领楚军攻打齐国，占领了穀地。凡是出兵，能够随意指挥军队叫做“以”。把齐桓公的儿子雍安置在穀地，易牙事奉他作为鲁国的后援。楚国申公叔侯戍守在那里。齐桓公的儿子七人，在楚国做了七个大夫。

二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年春，杞桓公来朝①。用夷礼，故曰子。公卑杞，杞不共也。

夏，齐孝公卒。有齐怨，不废丧纪②，礼也。

秋，入杞③，责无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七年：鲁僖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633年）。杞桓公：名姑容，杞惠公之子，在位七年。　②丧纪：即丧礼。　③入杞：指公子遂领兵攻进杞国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七年春天，杞桓公来鲁国朝见。由于用夷人的礼节，所以《春秋》称他为子。鲁僖公看不起杞子，认为杞子不恭敬。

夏天，齐孝公死。鲁国虽然对齐国有怨恨，但没有废弃对邻国君主的丧礼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秋天，公子遂率兵攻进杞国，为了责备杞桓公的无礼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将围宋，使子文治兵于睽①，终朝而毕②，不戮一人③，子玉复治兵于艻④，终日而毕，鞭七人，贯三人耳⑤。国老皆贺子文⑥，子文饮之酒⑦。艻贾尚幼⑧，后至，不贺。子文问之，对曰："不知所贺。子之传

政于子玉⑨，曰：‘以靖国也⑩。’靖诸内而败诸外⑪，所获几何？子玉之败，子之举也，举以败国，将何贺焉？子玉刚而无礼，不可以治民，过三百乘，其不能以入矣。苟入而贺，何后之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睽：楚国邑名，今地不详。 ②终朝：一个午前（自晨至中午叫“朝”）；也有解作一个早上（自天明至早食叫“终朝”）。 ③戮：杀戮，此处指惩罚，处分。 ④芳（wěi委）：楚国邑名，今地不详。 ⑤贯耳：用箭刺穿耳朵，是古代军队中的一种刑罚。 ⑥国老：国家退职的老臣，即告老有资望的旧臣。 ⑦饮之酒：请他们喝酒。 ⑧芳（wěi尾）贾：又名伯嬴，是楚国名相孙叔敖的父亲。 ⑨传政子玉：把政事传给子玉，指将令尹之职让子玉继任。 ⑩靖国：安定国家。 ⑪靖诸内：安定了国内。败诸外：国外遭到失败，即对外作战必失败。

【译文】

楚成王要围攻宋国，命子文在睽地练兵，仅练了半天就结束，没有惩罚一个人。子玉又在芳地练兵，练了一个整天才结束，鞭打了七个人，用箭刺穿了三个人的耳朵。国老们都来祝贺子文荐举得人，子文请大家饮酒。当时，芳贾年纪还小，宴饮时最后到场，还不祝贺子文。子文问他为什么，芳贾答道：“不知道祝贺什么。您把国家政事传给了子玉，还说：‘用他来安定楚国。’国内虽获得安定，而国外若遭到失败，楚国得到的好处能有多少？子玉所以败坏楚国，是您举荐的结果，荐举人反而使国家败坏，又有什么可祝贺的呢？子玉这个人刚愎而没有礼貌，不能治理民众。如果叫他带了超过三百乘的军队去作战，恐怕就不能安全地回国了。等他胜利回国再来祝贺，还能算晚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冬，楚子及诸侯围宋①，宋公孙固如晋告急②。先轸曰③："报施救患，取威定霸④，于是乎在矣⑤。"狐偃曰⑥："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⑦，若伐曹、卫，楚必救之，则齐、宋免矣⑧。"于是乎蒐于被庐⑨，作三军⑩，谋元帅⑪。赵衰曰⑫："郤縠可⑬。臣亟闻其言矣⑭，说礼乐而敦诗书⑮。诗书，义之府也⑯。礼乐，德之则也⑰。德义，利之本也⑱。《夏书》曰⑲：'赋纳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⑳。'君其试之㉑。"乃使郤縠将中军，郤溱佐之㉒；使狐偃将上军，让于狐毛而佐之㉓；命赵衰为卿，让于栾枝、先轸㉔，使栾枝将下军，先轸佐之㉕。荀林父御戎，魏犨为右㉖。

【注释】

①诸侯：指当时同楚国一起围宋的陈、蔡、郑、许等国。　②公孙固：宋襄公之庶兄，宋国大司马。　③先轸（zhěn诊）：又名原轸，晋国名将，先为晋国下军佐，后为晋国中军主帅。　④报施：报答宋国的恩施。　⑤于是乎在矣：指报施、救患、取威、定霸四件事，就在救宋一战了。　⑥狐偃（yǎn演）：晋国大夫，字子犯，晋文公的舅父。　⑦得曹：得到曹国的归附。　⑧齐、宋免矣：齐、宋两国都可以解除威胁了。　⑨蒐（sōu搜）：大规模检阅军队。被庐：晋国地名，今地不详。

⑩作三军：建立上、中、下三军。晋国原来只有二军，从这时起才开始建立三军。　⑪元帅：中军主帅。上中下三军，以中军为最高，故称中军主将为元帅。　⑫赵衰（cuī崔）：晋国大夫，字子余。　⑬郤（xì隙）縠（hú胡）：晋国大夫。　⑭其言：他的谈话。　⑮敦，崇尚，爱重。

⑯义：义理。府：府库。此言事物的义理都蕴藏在诗、书之中。

⑰德：道德。则：准则。　⑱利：指利国利民。　⑲《夏书》，《尚

书》中关于夏代的部分。下面引的话见《虞书》的《益稷篇》。 ⑳臧纳：采纳，听取。明试：清楚地考察。车服：车马服饰。庸：功绩，指酬劳功绩。 ㉑试：即试用。 ㉒将：统率，率领。郤溱（zhēn珍）：系郤縠的族人。 ㉓狐毛：狐偃的哥哥。 ㉔栾枝：亦称栾贞子。 ㉕先轸佐之：先轸辅佐栾枝，即先轸为下军的副将。 ㉖荀林父：亦称中行桓子，又称荀伯。御戎：驾驶兵车，指给晋文公驾驶兵车。魏犨(chóu仇)：即魏武子，晋国大夫。右：即车右，指给晋文公做车右。

【译文】

这一年的冬天，楚成王和诸侯领兵围攻宋国，宋国大司马公孙固去晋国告急求救。先轸说："报答宋国的恩惠，救助宋国被围的危难，在诸侯当中取得威望，稳定霸业，就在于这次战争了。"狐偃说："楚国刚得到曹国的归附，并和卫国新结为姻亲，若是先攻打曹国、卫国，楚国一定来救它们，那么齐国、宋国都可以解除威胁了。"晋国这才在被庐地方大规模检阅军队，扩充武力，建立上、中、下三军，谋划选派中军的元帅。赵衰说："郤縠可以做中军元帅。我曾多次听到郤縠的谈话，他既喜好礼乐又爱重诗书。诗书，是义理的府库；礼乐，是道德修养的准则。有了德义，才是利国利民的根本。《夏书》上说：'选用一个人材，应该听取他的言论，明察他的作事能力，有了功绩就要用车马服饰酬劳他。'您可试用他看看。"于是，晋文公就命郤縠统率中军，郤溱辅佐他；命狐偃统率上军，狐偃辞让给狐毛而自己来辅佐他；命赵衰做下军的统帅，赵衰辞让给栾枝、先轸，又命栾枝统领下军，先轸辅佐他。荀林父给晋文公驾驶兵车，魏犨做晋文公的兵车右卫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始入而教其民①，二年欲用之②。子犯曰③："民未知义，未安其居④。"于是乎出定襄王⑤，入务利

民⑥，民怀生矣⑦，将用之⑧。子犯曰："民未知信，未宣其用⑨。"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⑩。民易资者不求丰焉⑪，明征其辞⑫。公曰："可矣乎？"子犯曰："民未知礼，未生其共⑬。"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⑭，作执秩以正其官⑮，民听不惑而后用之⑯。出谷戍，释宋围⑰，一战而霸，文之教也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侯：即晋文公重耳。　②二年：晋文公回国为君的第二年，即指鲁僖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635年）。下文的"出定襄王"、"伐原"，都是在鲁僖公二十五年，可见"二年"，在这不能解作晋文公为君后过了二年。

③子犯：即狐偃。　④未安其居：民众的生活未安定。　⑤出定：出兵安定。襄王：即周襄王，名郑，惠王之子，在位三十三年。鲁僖公二十四年，周襄王被其弟王子带赶走；鲁僖公二十五年，晋文公派兵救襄王，杀王子带，护送周襄王归国复位。"出定襄王"即指此事。　⑥务：专力去作。　⑦怀生：怀恋生活，指生活安定，即安居乐业。　⑧将用之：指晋文公又要动用民众去作战。　⑨用：措施。　⑩伐原：事见《左传》鲁僖公二十五年。　⑪易资：交换货物。不求丰：不追求过分多得，即不多要。　⑫明征其辞：是个倒装句，即"其辞明征"，他们说的话明白可信，即说话老实可信。　⑬未生：没有产生。　⑭示之礼：告诉民众礼节，即申明礼仪。　⑮执秩：掌管爵禄秩位的官。正其官：对国家官吏加以调整，使之合于正规。　⑯听：听从上级的命令，即服从命令。　⑰出谷戍：撤出谷地的驻军，指下文楚王命申叔撤退在齐国谷地的驻军。此句与以下两句，都是预言城濮之战的结果。释宋围：解除了楚军对宋国的围困。　⑱一战：指城濮之战。文之教：文德的教化。

【译文】

晋文公刚回国为君就开始教化他的民众，第二年晋文公便想

动用民众去征战。狐偃说："民众还不知道义理，生活还不安定。"于是晋文公便出兵安定了周襄王的王位，回国又极力作些对民众有利益的事，民众逐渐安于生活了，晋文公又要动用民众。狐偃说："民众还不知道诚信，还不明白一切措施的用意。"于是晋文公便通过"伐原退兵一舍"来表示诚信。民众交换货物，不狡诈多要，说话老实可信。晋文公说："可以动用民众了吗？"狐偃说："民众还不知道礼法，对长上还没产生恭敬之心。"于是晋文公便通过盛大阅兵典礼来申明礼仪，设立掌管爵禄秩位的官，调整国家官吏，民众听从上级的命令不再怀疑，然后才动用了民众。晋国迫使楚国撤退在齐国谷地的驻军，解除了楚军对宋国的围困，城濮一战便成了霸主，这些都是由于晋文公文德教化的结果。

二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八年春，晋侯将伐曹，假道于卫①，卫人弗许。还，自南河济②。侵曹，伐卫。正月戊申，取五鹿③。

二月，晋郤縠卒④。原轸将中军，胥臣佐下军⑤。上德也⑥。

晋侯、齐侯盟于敛盂⑦。卫侯请盟，晋人弗许⑧。卫侯欲与楚，国人不欲⑨，故出其君以说于晋⑩。卫侯出居于襄牛⑪。

公子买戍卫⑫，楚人救卫，不克。公惧于晋，杀子丛以说焉⑬。谓楚人曰："不卒戍也⑭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八年：鲁僖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632年）。假道：借路。曹国在卫国的东方，晋军从西向东攻，卫是必经之路，故向卫国借路。　②还：绕路。自南河济：从卫国南面渡过黄河即从今河南汲县南渡河，然后再往东去伐曹。　③戊申：正月十一日。　④卒：死。　⑤胥臣：即司空季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⑥上德：崇尚德行，即注重有德行的人。　⑦齐侯：即齐昭公，名潘，桓公之子，齐国第十七君，在位二十年。敛盂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）。　⑧卫侯：即卫成公，名郑，文公之子，卫国第十八君，在位三十五年。　⑨与楚：亲近楚，指投靠楚国。　⑩出其君：赶走卫君。　⑪襄牛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；一说在今山东濮县）。　⑫公子买：字子丛，鲁国大夫。戍卫：驻守卫国。　⑬子丛：即公子买。　⑭不卒戍：没有完成驻防的任务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八年春天，晋文公要去攻打曹国，向卫国借路通过，卫国人不允许。晋军就绕道从卫国南面渡过黄河。侵入曹国，攻打卫国。正月十一日，晋军拿下了卫国的五鹿。

同年二月，晋国中军主帅郤縠病死。先轸统帅中军，胥臣辅佐下军。这样做是为了崇尚有德的人。

晋文公、齐昭公在敛盂地方订立盟约。卫成公请求同齐、晋结盟，晋文公不允许。卫成公想要进一步投靠楚国，可是卫国人不同意，因此卫人逐出了国君成公来讨好晋国。卫成公逃到襄牛地方住了下来。

当时鲁国大夫公子买领兵驻防在卫国，楚国发兵救卫，没有战胜晋军。鲁僖公害怕晋国，便杀了公子买来讨好晋国。鲁僖公反而对楚国说："公子买没有完成防守的任务。"

【原文】

晋侯围曹，门焉，多死①。曹人尸诸城上②，晋侯

患之，听舆人之谋③称："舍于墓④。"师迁焉⑤，曹人凶惧⑥，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⑦。因其凶也而攻之⑧。三月丙午，入曹⑨。数之⑩，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⑪，且曰："献状⑫。"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，报施也⑬。魏犨、颠颉怒曰⑭："劳之不图，报于何有⑮！"爇僖负羁氏⑯。魏犨伤于胸⑰，公欲杀之而爱其材⑱，使问，且视之⑲，病⑳，将杀之。魏犨束胸见使者曰㉑："以君之灵，不有宁也㉒？"距跃三百，曲踊三百㉓。乃舍之㉔。杀颠颉以徇于师㉕，立舟之侨以为戎右㉖。

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㉗。公曰："宋人告急，舍之则绝㉘。告楚不许㉙，我欲战矣㉚，齐、秦未可，若之何㉛？"先轸曰："使宋舍我而赂齐、秦㉜，藉之告楚㉝。我执曹君而分曹、卫之田以赐宋人㉞。楚爱曹、卫，必不许也。喜赂怒顽，能无战乎㉟？"公说，执曹伯，分曹、卫之田以畀宋人。

【注释】

①门焉：攻打城门。　②尸诸城上：把尸体陈列在城上。　③患之：怕它影响士气。舆人：众人，指士兵。　④称：扬言。舍于墓：把军队驻扎在曹国墓地上。此言暗示要挖掘曹人的祖坟为报复。　⑤师：指晋军。迁焉：移驻到那里。　⑥凶惧：恐惧，惊扰，即又纷乱又害怕。　⑦为其所得者：将他们得到的晋军尸体。　⑧因其凶：趁着曹人恐慌的时机。　⑨丙午：三月初十。　⑩数之：列举曹共公的罪状。　⑪其：指曹共公。僖负羁：曹国大夫。　⑫献状：献出三百乘

轩大夫的功劳状。这是斥责曹共公滥封官爵之言。一解为“我现在献出骈胁的容状让你看”。这是晋文公报复曹共公过去无礼逼看“骈胁”之言。后解可作参考。　⑬报施：报答恩施。按：据《左传》鲁僖公二十三年记载，晋文公逃亡到曹国时，曹共公对他不礼，而僖负羁却暗中送饭菜和璧给他，晋文公这次就是报答僖负羁“盘飧置璧”的恩施。　⑭魏犨、颠颉（jié结）：都是随晋文公出亡的人，这时魏犨做文公的车右，颠颉的职位可能更低，因而他们非常不平。　⑮报于何有：有什么值得报答的，指僖负羁更谈不上什么报答了。　⑯燕（ruò若）：烧。氏：姓的支系；古时姓之下分氏，即同姓的人再分出不同氏来。这里指僖负羁的住宅。　⑰伤于胸：胸部受了伤。　⑱材：材力。　⑲使问：派人去慰问。　⑳病：即伤势严重。　㉑束胸：将胸部的伤口包扎好。　㉒以君之灵：托国君的福。　㉓距跃：向远跳，即向前跳。三百（mò陌）：三次。百，同“陌”，次；一说把“三百”解作“多次”。三，泛指多数。两解都通。曲踊（yǒng永）：弯身向上跳。曲，弯，即弯身。踊，跳。　㉔舍之：放过了他，指饶恕不杀魏犨。　㉕徇（xùn迅，旧读xún旬）于师：在军中示众。　㉖立舟之侨：任用舟之侨，即撤掉魏犨车右之职，改用舟之侨担任。舟之侨，原是虢国的旧臣，鲁闵公二年逃奔到晋国。　㉗门尹般：人名，宋国大夫；一说“门尹”为官名，“般”为人名。可作参考。　㉘舍之：撇开不管它。　㉙告楚：请楚国撤兵。　㉚欲：打算，这里有“只好”的意思。　㉛若之何：即“若何”，怎么办。　㉜使宋舍我：叫宋国不向晋国求援。舍我，撇开我们。　㉝藉之告楚：利用它们出面请楚国退兵。　㉞曹君：指曹共公。田：土地。　㉟怒顽：恼怒楚国的顽固，即齐、秦恨楚国不听劝。

【译文】

晋文公包围了曹国国都，猛烈攻打城门，晋军伤亡很多。曹国人把晋军的尸体陈列在城上示众，晋文公很忧虑曹人这样做动摇军心，这时听见众人谋划道：“把军队驻扎在曹人的坟地上。”晋文公采纳了这个计策，将军队迁到曹人的墓地上扎营。曹人果然恐慌起来，把得到的晋军尸体装进棺木送出来。晋军趁着曹国人心惶惶的时候加紧攻城。三月十日，晋军攻进了曹

国国都，活捉了曹共公，晋文公当面列举他的罪状，斥责他不重用贤臣僖负羁，可是朝中却有三百多乘坐大马高车的无用大夫，并且责难曹共公说："你把这三百乘轩的大夫功劳状献出来。"晋文公又下令不准进入僖负羁的住宅，并赦免僖负羁同族的人，这是为了报答他过去"盘飧置璧"的恩惠。魏犨、颠颉气愤地说："我们有从亡的功劳都不肯考虑报答，像僖负羁那点小恩惠有什么值得报答的！"于是，他俩就放火烧了僖负羁氏的家室。魏犨的胸部受了伤，晋文公因他违背军令想杀他，可是又很爱惜他的材力。因此，就派人去慰问他，并借机探看伤势，要是伤重不起，文公就杀他正法。魏犨猜到晋文公的用意，就把胸部伤口包扎好出来见文公的使者，说："托国君的福，你看我不是很安宁吗？"当着文公使者的面，就向前跳了三跳，又向上跳了三跳。于是，晋文公就饶恕了他。只杀了颠颉在军中示众，撤了魏犨的车右职务，改用舟之侨为文公的车右。

宋国派遣大夫门尹般到晋军中告急求救。晋文公说："宋国来讨救兵，撇开不管两国的关系就会断绝。请楚撤兵，楚国又不会答应，那我们只好同楚国作战了，可是齐国、秦国又不会赞同，怎么办呢？"中军主帅先轸说："设法使宋国不向我们求救，让它用礼物去赂贿齐、秦两国，利用齐、秦两国出面请求楚国撤兵。同时我们将曹国国君扣留下来，再把曹、卫两国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宋国。楚国爱惜曹、卫两个盟邦，一定不会接受齐、秦两国的调解。齐、秦喜爱宋国的贿赂而恼怒楚国的顽固，还能不参加战争吗？"晋文公听了先轸的话很高兴，当时就将曹共公扣押起来，把曹、卫的一部分土地分给了宋国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入居于申①，使申叔去谷②，使子玉去宋，曰：

“无从晋师③。晋侯在外十九年矣，而果得晋国④。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⑤；民之情伪，尽知之矣⑥。天假之年，而除其害⑦。天之所置，其可废乎⑧？《军志》曰⑨：‘允当则归⑩。’又曰：‘知难而退。’又曰：‘有德不可敌⑪。’此三志者⑫，晋之谓矣。”子玉使伯棼请战⑬，曰：“非敢必有功也，愿以间执谗慝之口⑭。”王怒，少与之师⑮，唯西广、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⑯。

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⑰：“请复卫侯而封曹⑱，臣亦释宋之围⑲。”子犯曰：“子玉无礼哉！君取一、臣取二，不可失矣⑳。”先轸曰：“子与之㉑。定人之谓礼㉒。楚一言而定三国，我一言而亡之㉓，我则无礼，何以战乎㉔？不许楚言，是弃宋也㉕，救而弃之，谓诸侯何㉖？楚有三施，我有三怨㉗，怨仇已多㉘，将何以战？不如私许复曹、卫以携之㉙，执宛春以怒楚㉚，既战而后图之㉛。”公说㉜，乃拘宛春于卫，且私许复曹、卫。曹、卫告绝于楚㉝。

子玉怒，从晋师㉞。晋师退㉟。军吏曰㊲：“以君辟臣，辱也㊱。且楚师老矣，何故退㊳？”子犯曰：“师直为壮，曲为老㊴，岂在久乎㊵？微楚之惠不及此㊶，退三舍辟之㉔，所以报也㊸。背惠食言，以亡其仇㊹，我曲楚直㊺。其众素饱，不可谓老㊻。我退而楚还，我将何求㊼？若其不还，君退臣犯，曲在彼矣㊽。”退三舍。楚众欲止㊾，子玉不可。

【注释】

①入居：回兵驻屯。申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南阳县），原为申国故址。

②申叔：即申公叔侯，时为楚国大夫。谷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）。 ③无从晋师：不要进逼晋军，指不要同晋军交战。 ④果得：终于得到，最后获得。果，终于，最后。 ⑤备尝：全都经历过。 ⑥情伪：真伪，即真假虚实。 ⑦天假之年：上天赐给他寿命。据《史记·晋世家》记载，重耳出亡时年已四十三，在外流亡十九年，回晋即位时年已六十二，这年已六十六岁，此时他的兄弟都已死掉，故言“天假之年”。 ⑧置：安排，这里指扶植。 ⑨《军志》：古代的兵书。 ⑩允当则归：适可而止。 ⑪敌：敌挡，抗拒。 ⑫三志：三项记载，指《军志》上的三句话。 ⑬伯棼（fén焚）：即斗椒，斗伯比之孙，亦称子越，楚国大夫，先后做过楚国司马和令尹。 ⑭间执：找个机会堵住。谗慝（tè特）：毁谤，污蔑，即播弄是非的人，指芳贾。据本文前面记载，芳贾曾说子玉作战一定要失败，子玉认为芳贾是有意破坏他、打击他，故想打个胜仗，来堵住他的嘴。 ⑮少与之师：给他少量的兵力。 ⑯西广：楚国军队的名称。楚国军制分左、右广，西广即右广，等于右军。东宫：太子宫，这里指军队的名称，即太子宫中的卫队。若敖：即若敖氏，楚王祖先的名号（亦是子玉的祖先），军队以此为名，是楚国特种军队的名称。“若敖之六卒”，指以若敖命名的子玉的亲兵六百人，都是他的同族。六卒，六百人。 ⑰宛（wǎn晚，又读yuān鸳）春：楚国大夫。 ⑱复卫侯：恢复卫侯的君位（此时卫侯已被赶走）。封曹：建立曹国，即恢复曹国的封疆。当时晋国已将曹国的土地分给宋国，并扣留了曹君，故言“封曹”。 ⑲释宋之围：撤退围困宋国的军队。 ⑳君：做国君的人，指晋文公。取一：得到一件好处，指“释宋”。臣：做臣子的人，指子玉。取二：得到二桩好处，指“复卫侯”和“封曹”。 ㉑子与之：您答应他吧。 ㉒定人：使别人安定，指安定别人的国家。 ㉓一言：一句话。定三国：使曹、卫、宋三个国家得到安定。 ㉔何以战：即“以何战”，靠什么作战 ㉕楚言：楚国的要求，指楚国“释宋之围”，而要求晋国“复卫侯”和“封曹”。 ㉖救而弃之：本为救宋反而弃绝了它。谓诸侯何：即“诸侯谓何”，诸侯会说些什么；也有解作“对诸侯说什么”。两解都通。 ㉗三施：对曹、卫、宋三国都有恩惠。复卫、封曹、释宋，是楚施恩于三国，故言“三施”。三怨：对曹、卫、宋三国都会

结下仇恨。晋如不许子玉之请，对宋、曹、卫皆不利，必引起三国对晋不满，故言“三怨”。　㉘怨仇：怨恨。　㉙私许：暗中答应。　㉚怒楚：激怒楚国。　㉛既战：已经打起仗来；也有解作“战争完毕之后”。后解可作参考。　㉜说：同“悦”。　㉝告绝：宣告绝交。　㉞从晋师：进逼晋军。　㉟退：撤退，即向后退。　㊱军吏：军官。　㊲君辟臣：为君的退避为臣的，即文公避子玉。　㊳老：疲乏，指士气衰落不振。　㊴直为壮：理直士气就旺盛。曲为老：理曲士气就衰落。　㊵久：指军队出征时间长久。　㊶微：不是，没有。　㊷三舍：九十里。　㊸报：报答。按：晋文公为了报答流亡国外过楚时，楚王款待之恩，曾答应楚成王：在晋楚交战时退避三舍。　㊹背惠：背弃恩惠，即忘恩。亢（kàng抗）：加强，激起。其仇：指楚国的仇恨。　㊺我曲：指晋国理亏。　㊻其众：指楚军。素饱：一向士气饱满。也有将“素饱”解作“给养向来很丰足，即一贯不缺军粮”。后说可作参考。不可谓老：不能说士气衰老不振。　㊼楚还：楚军回去。　㊽君退：做国君的退让。　㊾楚众：楚国的士兵。

【译文】

楚成王回兵驻在申地，命令申叔撤出谷地，又命令子玉撤离宋国，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同晋军交战。晋君在国外流亡十九年了，终于回到晋国为君。人世的险阻艰难，他全都经历过了；人心真假虚实，他也全都清楚了。上天赐给他长寿，又助他除掉仇敌。上天这样安排的，怎能废除呢？《军志》上说：‘适可而止。’又说：‘知难而退。’又说：‘有德的国家不可抗拒。’这三项记载，说的好像就是晋国啊。”子玉派部将伯棼向楚王请求出战，说：“我不敢说一定能成功，不过愿意借此机会来堵住那些播弄是非的小人之口。”楚成王听了很生气，给他少量的兵力，只派了西广、东宫两支军队和若敖氏的六百兵卒归他指挥。

子玉派宛春通知晋军说：“请晋国恢复卫侯的君位和曹国的封疆，我们楚国也撤退围困宋国的军队。”狐偃对晋文公说：“子玉太没有礼貌了！您做国君的只得到一桩好处，他做臣子的反

而得到两桩好处，晋国不能失掉这个进攻楚军的机会。”先轸说：“您还是答应他吧。安定别人的国家叫做有礼。楚国一句话能够安定曹、卫、宋三个国家，我们要说一句‘不同意’却会断送了它们，那我们就无礼了，还靠什么去作战呢？如果不答应楚国的要求，就变成我们弃绝宋国，本为救宋而来，结果反而弃绝了宋国，诸侯要说些什么呢？楚国的要求对曹、卫、宋三国都有恩惠，我们一拒绝却会跟这三个国家结下仇恨，怨恨结多了，又靠什么去作战呢？我看不如暗中答应曹、卫恢复他们的国家，以此分化他们同楚国的关系，再将宛春扣留不放，以此激怒楚国，其他的对策等打起仗来再进一步考虑吧。”晋文公听了先轸的计谋很高兴，立刻就将楚使宛春拘留在卫国，又派人暗中答应恢复曹、卫的国家。曹、卫两国果然宣告同楚国断绝关系。

子玉大怒，率领部下进逼晋军。晋军却向后撤退。晋国军官说：“做国君的反而退避臣子，这是耻辱啊。况且楚军出征日久，士气已经衰落不振，为什么要退避呢？”狐偃解释说：“军队作战，理直士气就旺盛，理亏士气就衰落，哪里在于出征时间的长短呢？从前如果没有楚国的帮助，我们晋国就不会有今天，现在我军退避九十里，就是为了报答楚国的恩惠啊。我们对楚国忘恩失信，会激起他们的仇怨，那就是我们理亏他们理直了。楚军向来士气饱满，不能说衰落不振。我军撤退楚军也回去了，就达到了目的，我们还要求什么呢？若是楚军不肯回去，做国君的在退让，做臣子的却在进逼，那就是他们理曲了。”于是，晋国军队后退了九十里。楚国士兵想要停止前进，但是子玉不答应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戊辰①，晋侯、宋公、齐国归父、崔夭、秦

小子憖次于城濮②。楚师背酅而舍③，晋侯患之④。听舆人之诵曰⑤："原田每每，舍其旧而新是谋⑥。"公疑焉⑦。子犯曰："战也⑧。战而捷，必得诸侯⑨。若其不捷，表里山河⑩，必无害也⑪。"公曰："若楚惠何⑫？"栾贞子曰⑬："汉阳诸姬，楚实尽之⑭。思小惠而忘大耻，不如战也⑮。"晋侯梦与楚子搏⑯，楚子伏己而盬其脑⑰，是以惧⑱。子犯曰："吉⑲。我得天，楚伏其罪⑳，吾且柔之矣㉒。"

子玉使斗勃请战㉑，曰："请与君之士戏㉓，君冯轼而观之㉔，得臣与寓目焉㉕。"晋侯使栾枝对曰："寡君闻命矣㉖。楚君之惠，未之敢忘㉗，是以在此㉘。为大夫退，其敢当君乎㉙？既不获命矣，敢烦大夫谓二三子㉚，戒尔车乘，敬尔君事㉛，诘朝将见㉜。"

晋车七百乘㉝，韅靷鞅靽㉞。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㉟，曰："少长有礼，其可用也㊱。"遂伐其木，以益其兵㊲。己巳，晋师陈于莘北㊳，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、蔡㊴。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，曰："今日必无晋矣㊵。"子西将左，子上将右㊶。胥臣蒙马以虎皮㊷，先犯陈、蔡㊸。陈、蔡奔，楚右师溃㊹。狐毛设二旆而退之㊺。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㊻，楚师驰之㊼。原轸、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㊽。狐毛、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，楚左师溃㊾。楚师败绩㊿。子玉收其卒而止，故不败(51)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月戊辰：四月初三。 ②宋公：即宋成公，名王臣，襄公之子，宋国第十二君，在位十七年。国归父：亦称国庄子，齐国大夫。崔夭：齐国大夫。秦小子慭（yìn印）：秦穆公之子。宋公、国归父、崔夭、秦小子慭，都是作为晋国的盟军将领的资格参加这次战役的。城濮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陈留县；一说在今山东濮县南）。 ③背鄙（xī西）：背靠着名叫鄙的丘陵地带。鄙，城濮附近的地名，是一个险要的丘陵地带。 ④患之：忧虑它。 ⑤舆人：众人。诵：歌唱；也有解作“歌辞”。两解都通。 ⑥原田：原野。每每：茂盛，指青草长得茂盛；也有解作“肥美”，指田地肥美。两说都通，都是喻晋国兴盛的。舍其旧：即去旧，指除掉旧根子。旧，指旧草的根子。新是谋：即谋新，这里指播种新种子。“舍其旧而新是谋”，是舆人劝晋文公丢掉楚国的旧恩，迅速建立新的业绩。 ⑦疑：疑惑不定。 ⑧战也：打吧。 ⑨得诸侯：得到诸侯的拥戴，即在诸侯中称霸。

⑩表里山河：晋国外有黄河内有太行山，即背山面河。此言晋国地势优越，足以固守。 ⑪害：损害。 ⑫若楚惠何：即“楚惠若何”，楚国对我们的恩惠怎么办。此指晋文公流亡过楚时，受过楚君的恩施。 ⑬栾贞子：即栾枝。 ⑭汉阳：汉水北面。阳：水之北岸。诸姬：许多姬姓国家，即晋国同姓国家。 ⑮小惠：指楚国过去对晋文公的好处。大耻：指楚国尽灭汉水以北的诸姬姓国家。 ⑯搏：即徒手对打。 ⑰伏己：伏在晋文公身上。瞰（gǔ古）其脑：吮吸他的脑汁。 ⑱惧：指惧怕梦兆不祥。 ⑲吉：指梦兆吉祥。 ⑳得天：面朝着天，即得到天助；因晋文公被楚王压在底下，仰向着天，故言得到天的照顾。伏其罪：面朝着地像认罪；楚王在晋文公身上伏着，故言他是在伏罪。 ㉑柔之：软化他，即使楚王驯服。 ㉒斗勃：楚国大夫。 ㉓与君之士戏：同您的战士较量。 ㉔轼：战车前扶手的横木。 ㉕寓目：观看，看看。

㉖闻命矣：听见你的话了，即你的话已经领教了。 ㉗未之敢忘：即“未敢忘之”，不敢忘掉楚君的恩惠。 ㉘是以在此：所以撤退到这里。

㉙为大夫退：指为子玉退避三舍。 ㉚不获命：没得到楚国退兵命令。

㉛戒尔：准备好你们的。 ㉜诘朝：明天早上。 ㉝七百乘：七百辆兵车，共有战士五万二千五百人。 ㉞鞗（xiǎn显）、鞙（yǐn引）、鞅（yāng央）、靼（bàn半）：指战马身上披挂的各种皮件。在马背的叫鞗，在马胸的叫鞙，在马腹的叫鞅，在马后的叫靼。这里形容晋军装备整齐。 ㉟有

莘（shēn申）：古代国名（在今河南陈留县东北）。虚：同“墟”，旧城的废址。㊱少长有礼：指晋军年轻的在前，年长的在后，都懂得礼义。一说“少长”，指下级和上级，亦通。㊲伐其木：砍伐有莘地方的树木。㊳己巳：四月初四。㊴胥臣以下军之佐：胥臣以下军副帅的身份率领军队。当陈、蔡：抵挡陈、蔡两国军队。㊵无晋：指消灭晋军。㊶子西：斗宜申的字，楚国司马，城濮战役是楚国左军统帅。将左：统率左军。楚国也分三军：左军、中军、右军，中军是第一统帅，也是最高统帅；左军为第二统帅；右军统帅居第三。子上：斗勃的字。㊷蒙马：蒙上了战马。以虎皮：用虎皮。㊸犯陈、蔡：冲击陈、蔡两国军队。㊹楚右师溃：楚国的右军溃败。㊺设二旆（pèi沛）：立起两面大旗。㊻舆曳柴：战车后面拖着树枝。㊼驰之：追赶晋军。㊽公族：晋文公统率的亲兵，即精锐部队。横击之：拦腰攻打楚军。㊾以上军：即率领上军。楚左师溃：晋人集中上军、中军的兵力，采用伪遁、截击、夹攻的运动战打法，将楚国左军打败。㊿败绩：大败。(51)收其卒而止：收住他的军队不动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初三，晋文公、宋成公、齐国大夫国归父、崔夭、秦国公子小子慭，分别统率军队进驻在城濮。楚军背靠着险要的名叫酅的丘陵地带扎下阵营，晋文公看到敌人占据得利的地势有些忧虑。他又听到众人唱着这样的歌：“原野上青草长得多茂盛，除掉旧根子，速播新种子。”晋文公心里疑惑不定。狐偃说：“打吧。战胜了，我们一定可以在诸侯当中称霸。就是打不胜，我们晋国外有黄河、内有太行山之险，也一定不会受什么损害呀。”晋文公说：“楚国从前对我们的恩惠怎么办呢？”晋将栾枝说：“汉水以北那些姬姓的诸侯国家，全被楚国吞并了。思念过去的小恩惠就会忘记这个奇耻大辱，我看不如同楚国决战。”夜里，晋文公梦见同楚成王搏斗，楚王将他打倒，爬在他的身上吮吸他的脑汁，因此晋文公有些害怕。狐偃说：“这个梦兆很吉利。您面向天就是晋国得到天助，楚君面向地就是向您伏罪，

他吮吸您的脑汁就是您可以使他驯服了。”

子玉派斗勃向晋文公挑战，说：“我请求同您的战士较量一番，您可以靠在车前的横木上看看热闹，子玉我也要奉陪您看看。”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：“你的话我们国君已经领教了。楚君对我们的恩惠，从来都不敢忘记，所以我们才退避到这里。对子玉大夫我们还要退让，又怎么敢抵挡楚君呢？现在既然不能获得楚国退兵的命令，那末就烦劳你费心，请转告贵国的将领，准备好你们的战车，重视你们国君交付的任务，明天早晨咱们在战场上相见。”

晋军的战车一共七百辆，装备齐全。晋文公登上莘国的旧城检阅了全军，说道：“年少的和年长的都很有礼貌，可以用他们作战了。”于是又在有莘地方砍伐了树木，作为补充攻战的器具。四月初四，晋军在有莘北面列好了阵势，下军副将胥臣率领部下，抵挡楚方的陈、蔡两国军队。楚国主将子玉以若敖氏六百兵卒为主力，亲自统率中军，夸口说：“今天一定会将晋军全部消灭。”楚将子西统率左军，斗勃统率右军。城濮大会战开始了，晋将胥臣把战马都蒙上虎皮，先冲击陈、蔡联军。陈、蔡联军奔阵奔逃，楚国的右军溃败了。晋国上军主将狐毛立起两面大旗，伪装主将引导军队撤退。晋国下军主将栾枝让战车后面拖着树枝，扬起灰尘，假装败逃，楚军受骗急速追赶着晋军。这时，晋国中军主将先轸、副将郤溱指挥着中军的精锐，向着楚军拦腰冲杀过来。狐毛、狐偃指挥上军回转过来夹击子西，楚国的左军也溃败了。城濮大会战，结果楚军大败。只有子玉及早收兵不动，所以中军没有败溃。

【原文】

晋师三日馆谷①，及癸酉而还②。甲午，至于衡雍③。作王宫于践土④。乡役之三月⑤，郑伯如楚致其师⑥，

为楚师既败而惧⑦，使子人九行成于晋⑧。晋栾枝入盟郑伯⑨。五月丙午，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⑩，丁未，献楚俘于王⑪，驷介百乘，徒兵千⑫。郑伯傅王，用平礼也⑬。己酉⑭，王享醴，命晋侯宥⑮。王命尹氏及王子虎、内史叔兴父⑯，策命晋侯为侯伯⑰。赐之大辂之服，戎辂之服⑱，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矢千⑲，秬鬯一卣，虎贲三百人⑳。曰："王谓叔父㉑，敬服王命㉒，以绥四国，纠逖王慝㉓。"晋侯三辞，从命㉔。曰："重耳敢再拜稽首，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㉕。"受策以出，出入三觐㉖。卫侯闻楚师败，惧，出奔楚，遂适陈，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㉗。癸亥㉘，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㉙，要言曰㉚："皆奖王室，无相害也㉛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㉜；俾队其师，无克祚国㉝；及而玄孙，无有老幼㉞。"君子谓是盟也信㉟，谓晋于是役也，能以德攻㊱。

【注释】

①馆：驻扎，这里指住敌人的军营。谷：粮食，指吃缴获敌人的军粮。　②癸酉：四月初八。　③甲午：四月二十九日。衡雍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）。　④作王宫：建造周王的行宫。践土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荥泽县西北）。　⑤乡（xiàng向）役之三月：在城濮战役以前的三月。乡，不久以前。　⑥致其师：将郑国的军队交给楚国使用。

⑦为楚师既败：因为楚国军队已经战败。　⑧子人九：郑国大夫，姓子人，名九。　⑨入盟郑伯：去郑国同郑文公议盟。入盟，指到郑都商议订盟之事。　⑩丙午：五月十一日。　⑪丁未：五月十二日。

⑫驷介百乘：四马披甲的兵车百辆。驷介：四马披甲。　⑬傅王：给周王指导礼节，即给周襄王赞礼。用平礼：用周平王时的礼节，指用从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仪式。平，周平王。　⑭己酉：五月十四日。

⑮享醴（lǐ里）：用醴酒款待，即设宴招待。 ⑯尹氏及王子虎：都是周王室的卿士，其地位高于大夫。内史：周朝官名，掌管爵禄生杀大权。叔兴父：是周王朝大夫，官为内史。 ⑰策命：用竹简写上王命，即用书面任命。侯伯：诸侯之长，即诸侯的领袖。 ⑱大辂（lù路）之服：古代祭祀时所乘的金色的车子；乘这种车子时，要戴饰有赤色野鸡翎毛的帽子。戎辂之服：举行军礼时所乘的兵车；乘这种兵车时，要戴皮帽子。戎辂，兵车。 ⑲彤（tóng同）弓：：红色的弓。旅（lǚ卢）弓矢：黑色的弓箭。旅，黑色。周襄王赐给晋文公这种弓箭，表示给予征伐之权。

⑳卣（jù巨）鬯(chàng唱)：黑黍米酿造的香酒。鬯，香酒。卣（yǒu有）：古代盛酒的器具。虎贲（bēn奔）：勇士，天子的卫队。 ㉑王：指周襄王，这里是周襄王自称。叔父：周襄王对晋文公的称呼。晋侯是周王的同姓诸侯，按当时的习惯，年令相差不大的，不分行辈通称叔父。 ㉒敬服：尊重地服从。王命：周王的命令。 ㉓绥（suí隨）：安定、安抚。四国：四方的国家，即四方诸侯。纠逖（tì替）：检举除治。王慝（tè特）：危害周王的坏人。 ㉔三辞：辞让了三次。 ㉕奉扬：承受宣扬。丕显休命：伟大、光明、美好的圣命。 ㉖受策：接受策书。以出：而出。出入：从来到回去。三觐（jìn近）：进见了三次。 ㉗元咺（xuān宣）：卫国大夫。叔武：卫成公之弟，当时卫国由叔武出面主持国政。受盟：接受晋国和诸侯的盟约。 ㉘癸亥：五月二十八日。 ㉙王庭：周襄王的住所，指在郑地践土修建的王宫。 ㉚要（yāo腰）言：即约言，指立下誓言。 ㉛奖：助，扶助。 ㉜渝：叛变，违反。明神：有灵验的神。殛（jí极）之：惩罚他，即杀死他。 ㉝俾（bǐ敝）：使。队：失，覆灭。祚国：享有国家。 ㉞玄孙：从本身算起到第五代叫玄孙。无有老幼：没有老幼之分，即不问老少。此言从渝盟者本身到子孙数代，不分老幼，都要遭受背盟的祸害。 ㉟是盟：这次盟约。 ㊱攻：讨伐，指讨伐不义之师。

【译文】

晋军占据了敌人的营地，吃了三天缴获的军粮，到四月初八才班师。四月二十九日，晋军到达了衡雍。晋文公听到周襄王要来劳师，就在践土地方建造一座行宫。在城濮战役之前的

三月，郑文公曾去楚国把郑国军队送交给楚国使用，现在郑文公因为楚军战败感到害怕，便派郑国大夫子人九向晋国求和修好。晋国栾枝去郑国同郑文公议盟。五月十一日，晋文公同郑文公在衡雍订立了盟约。五月十二日，晋文公把楚国的俘虏献给周襄王，还献有四马披甲的兵车一百辆，步兵一千人。郑文公给周襄王赞礼，用从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仪式来接待晋文公。五月十四日，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，并劝文公进酒加餐。周襄王命他的卿士尹氏和王子虎、掌管策命的官叔兴父，用书面任命晋文公为诸侯的领袖。赏赐给晋文公一套祭祀时乘的大辂车和相应的服饰，一套举行军礼时乘的戎辂车和相应的服饰，红色的弓一张，红色的箭一百支，黑色的弓和箭一千支，黑黍米酿造的香酒一卣，勇士三百人。周襄王对晋文公说："周王叫声叔父你，要敬重地服从周王的命令，安抚四方诸侯，为周王检举、除治坏人。"晋文公辞让了三次，才接受了王命。晋文公说："重耳再拜叩首，承受和发扬周天子的伟大、光明、美善的圣命。"晋文公接受了策书走出，前后一共朝见周襄王三次。卫成公听到楚军被晋国打败，很害怕，打算逃往楚国，从襄牛顺路到了陈国，卫国派了卫大夫元咺辅佐卫君的弟弟叔武接受晋国和诸侯的盟约。五月二十八日，周王的卿士王子虎主持诸侯在王庭订立了盟约，立下誓言说："列位诸侯都要扶助周王，不能自相残害。如果有人违背此盟，有灵验的神会惩罚他：让他的军队覆灭，不能再享有国家；直到他的玄孙，不论老幼，都要遭到背盟的祸害。"史官评论说这次盟约是有信用的，又评论说晋国在这次战役中，能够倚仗德义进行讨伐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缨，未之服也①。先战，梦河神谓己曰②："畀余，余赐女孟诸之麋③。"弗致也。大

心与子西使荣黄谏④，弗听。荣季曰："死而利国，犹或为之⑤，况琼玉乎？是粪土也，而可以济师⑥，将何爱焉？"弗听。出告二子曰⑦："非神败令尹，令尹其不勤民⑧，实自败也。"既败⑨，王使谓之曰："大夫若入，其若申、息之老何⑩？"子西、孙伯曰："得臣将死，二臣止之曰⑪：'君其将以为戮⑫。'"及连谷而死⑬。晋侯闻之，而后喜可知也⑭，曰："莫余毒也已⑮！芳吕臣实为令尹⑯，奉己而已，不在民矣⑰。"

【注释】

①自为：自己制作。琼弁（biàn便）：用赤色美玉装饰的皮帽子。玉缨：用玉镶饰的帽缨。另一说认为"琼弁玉缨"，是马身上的饰物，可作参考。未之服：即"未服之"，指没有戴过它。 ②先战：交战之前，指城濮战役之前。河神：古代传说中黄河之神。 ③畀（bì敝）余：送给我。孟诸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），此指宋国孟诸泽。麋：同"湄"，水边草地。"孟诸之麋"，即指宋国的土地。其实子玉梦河神，用宋国"孟诸之麋"换子玉的"琼弁玉缨"之事，纯系迷信说法。 ④大心：即孙伯，子玉的儿子。荣黄：即荣季，楚国的大臣。 ⑤犹或：还要。 ⑥济师：帮助我军得胜。 ⑦二子：指大心和子西。 ⑧不勤民：不尽心于民事，即不肯替楚人尽力。 ⑨既败：指城濮战役子玉战败之后。

⑩大夫：指子玉。其若申、息之老何：将对申、息两个地方的父老怎样交代呢？息，小国名（在今河南息县），鲁庄公十四年（公元前680年）为楚国所灭。此言申、息的子弟随子玉出征，很多人战死，子玉还有何脸面回来见申、息的父老呢？意思是子玉应该自杀。按：古代习惯，主帅领兵作战失败，不须等待国法处分，应该自己认罪自杀。 ⑪二臣：指大心、子西。 ⑫君其将以为戮：君王将会治你的罪的，即楚王会杀你的。

⑬连谷：楚国地名，今地不详。 ⑭之：指子玉自杀的事。 ⑮莫余毒：即"莫毒余"，没有同我们作对的人。 ⑯芳吕臣：即楚国大夫叔伯，继子玉为楚国令尹。 ⑰不在民：不能为民事着想，即不能为国

家利益尽心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楚将子玉用美玉镶饰了皮帽和帽缨，还没有把它用上。交战之前，子玉梦见河神对自己说："你把你制作的琼弁玉缨送给我，我把宋国的孟诸之麋赐给你。"子玉不肯把琼弁玉缨送给河神。子玉的儿子大心和楚国大夫子西指使荣黄去劝子玉，子玉不听。荣黄说："一个人死了能对国家有利，还要去牺牲生命，何况一个琼弁玉缨呢？这不过是粪土之类的东西，而可以帮助我们军队得胜，还爱惜它作什么？"子玉还是不听。荣黄出来告诉大心和子西说："如果因此打败了仗，倒不是河神叫令尹败的，令尹不肯尽心于民事，那实在是自己找来的失败。"现在子玉已经被晋国打败了，楚王派使臣对子玉说："你若安然回来，对申、息两地的父老们怎样交代呢？"子西、大心对使臣说："子玉本来要自杀的，我们两人拦住他说：'还是听候命令吧，楚王会制裁你的。'"子玉走到连谷地方，因不见楚王的赦令就自杀而死。晋文公听到子玉自杀的消息之后，喜悦的表情从他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，他说："从此再没有人同我作对了！楚国芳吕臣继子玉为令尹，只知道保全自己而已，不能为国家的利益着想了。"

【原文】

或诉元咺于卫侯曰①："立叔武矣②。"其子角从公③，公使杀之。咺不废命，奉夷叔以入守④。六月，晋人复卫侯⑤。宁武子与卫人盟于宛濮⑥，曰："天祸卫国，君臣不协，以及此忧也⑦。今天诱其衷，使皆降心以相从也⑧。不有居者⑨，谁守社稷？不有行者，谁扞牧圉⑩？不协之故，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诱天衷⑪。自今日以

往，既盟之后，行者无保其力，居者无惧其罪⑫。有渝此盟，以相及也⑬。明神先君，是纠是殛⑭。”国人闻此盟也，而后不贰⑮。

卫侯先期入，宁子先，长牂守门⑯，以为使也，与之乘而入⑰。公子歂犬、华仲前驱⑱。叔武将沐，闻君至，喜，捉发走出，前驱射而杀之⑲。公知其无罪也，枕之股而哭之⑳。歂犬走出，公使杀之。元咺出奔晋。

【注释】

①诉：犹言诬告，进谗言。 元咺（xuān宣）：卫国大夫，食采邑于元，因以为氏 ②叔武：即叔叔，卫成公之弟，因卫侯出奔，他代表卫国参加践土之盟。 ③角：元角，元咺的儿子 从公：跟随卫成公。 ④咺：即元咺。 不废命：不废卫侯之命，即没有因卫侯杀其子而废弃他的命令。卫成公出奔时，“使元咺奉叔武”出面代理主持国政。 入守：回国摄政。 ⑤晋人：指晋文公。 复卫侯：任凭卫侯回国。杜预注：“以叔武受盟于践土，故听卫侯归。”一说，复，解为恢复，指恢复卫侯的君位。从后文看，恢复君位说，不合文意。 ⑥宁武子：名俞，卫国大夫，当时随从卫侯在外。 卫人：指卫国的官吏和大族。 宛濮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）。 ⑦不协：不和协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卫侯欲与楚，国人不欲，故不和也。” ⑧诱其衷：引导扶持卫人的内心，即保佑卫国人。 降心：降下他们的心，犹言放弃成见。 ⑨居者：留守的人，即守国的人。 ⑩行者：跟随国君出行的人。扞：扞御，保卫。

⑪天衷：犹言天心，即上天保卫。 ⑫无保其力：不要仗恃自己的辛劳。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三年杜预注：“保。犹恃也。”力，犹言功劳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力谓功劳。” ⑬相及：指祸害相继临头。 ⑭是殛（jí极）：即“殛是”的倒装，必诛杀其人。 ⑮不贰：没有二心，即不三心二意。 ⑯先期入：比约定的日期先进入卫国。卫侯本与国人约定回国日期，因不信叔武，故不到约期而先入。 先：指先在卫侯之前入国。杜预注：“宁子患公之欲速，故先入，欲安喻国人。” 长牂（zāng脏）：卫国

大夫。　⑰以为使：以为他是国君的使者。　⑱公子歂（chuǎn喘）犬、华仲：都是卫国大夫。　⑲捉发：握着头发。　⑳枕之股：把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在卫成公面前诬告元咺说："他立叔武做国君了。"元咺的儿子元角跟随卫成公，卫成公派人杀了他。元咺并不因此而废弃卫侯的命令，还是事奉叔武回国代理主持国政。这年六月，晋国人听任卫侯回国。卫国大夫宁武子和卫国官吏、大族在宛濮结盟，说："上天降祸卫国，君臣不和协，而遭到这样的忧患。现在天意保佑我国，让大家放弃成见互相听从。没有留守的人，谁来守卫国家？没有跟随国君出行的人，谁去保卫牧牛养马的人？由于不和协的缘故，因而乞求在尊神之前明白宣誓，以求天意保佑。从今天已经订立盟约之后，跟随国君的人不要仗恃自己的功劳，留守的人不要害怕自己有罪。有人违背这个盟约，祸害就相继降临到他的头上。明神和先君在上，必纠正其罪必诛杀其人。"国内的人们听到这个盟约，然后才不三心二意。

卫成公比约定的日期先进入卫国，宁武子又在卫侯之前进入卫国，长牂把守城门，以为他是国君的使者，和他同乘一辆车进入。公子歂犬、华仲为前驱。叔武正要洗头发，听说国君来到，很高兴，握着头发跑出来，前驱却把他射死了。卫成公知道他没有罪，把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而哭他。公子歂犬逃跑，卫成公派人杀了他。元咺逃亡到晋国。

【原文】

城濮之战，晋中军风于泽①，亡大旆之左旃②。祁瞒奸命③，司马杀之，以徇于诸侯。使茅茷代之④。师还。壬午⑤，济河。舟之侨先归，士会摄右⑥。秋七月丙

申，振旅，恺以入于晉⑦。献俘授馘，饮至大赏，征会讨贰⑧。杀舟之侨以徇于国，民于是大服。君子谓文公："其能刑矣，三罪而民服⑨。《诗》云⑩：'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⑪。'不失赏刑之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中军：指三军中的中军。　风于泽：在沼泽地遇到大风。风，指遇到大风。历代《左传》研究家对"风"解法不同：杜预注认为"牛马因风而走，皆失之。"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牛马牝牡相诱曰风。"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"夫古籍用风为牝牡相诱之义者，必连牛马言之，《费誓》及僖四年《传》'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'俱可证。若单一'风'字，而解为马牛牝牡相诱，尚无此例，足知其误。"　②大旆（pèi配）：大旗。左旃（zhān沾）：左边的长飘带，又叫长旒（liú流）。　③祁瞒：掌管军马和军旗的官。　④茅茷（fá伐，又读fèi吠）：人名。　⑤壬午：六月十六日。　⑥舟之侨：原为虢国的旧臣，鲁闵公二年逃奔到晋国。在晋楚城濮之战中，代替魏犨车右之职。　先归：先回国。　士会：字季，士芳之孙，先食采邑于随，后改封范，故亦称士季、随季、随会、随武子、范武子、范会。　⑦七月丙申：七月某一天，即七月丙申日。过去《左传》研究家对此日推算不准确，故不采用该说。　振旅：胜利归来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皆以治兵而归曰振旅，此则以作战而归曰振旅，盖凡军旅胜利归来曰振旅。"　恺（kǎi凯）：通"凯"，古代军乐，此指唱胜利军歌。出师有功便高唱凯歌入国。　⑧献俘：向宗庙献上俘虏。　授馘（guǒ国）：统计杀死敌人的耳朵，即向宗庙报告杀死敌人的数字。杜预注："授，数也，献楚俘于庙。"馘，杀死献其左耳曰馘。　饮至：指战胜班师，在宗庙中以饮食慰劳将士。　大赏：在宗庙中遍赏有功将士。征会：征召诸侯会盟。征，征召。讨贰：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。　⑨能刑：能正确执行刑罚。　三罪：杀了三个罪人，指颠颉、祁瞒、舟之侨。　⑩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篇。　⑪惠：施惠；或惠爱。　中国：本指周王畿，此指中原国家。

【译文】

在城濮的战役中，晋国的中军在沼泽地遇到大风，丢掉了大旗的左边长飘带。祁瞒犯了军令，司马把他杀了，并在诸侯军中示众。派茅茷代替他。晋国军队回来。六月十六日，渡过黄河。舟之侨先回国，士会代理车右。秋天七月某一天，胜利归来，高唱凯歌进入晋国。在宗庙中献上俘虏和报告杀死敌人的数字，设酒席犒劳三军和遍赏有功将士，征召诸侯会盟，讨伐三心二意的国家。杀舟之侨向全国示众，百姓于是大为顺服。君子认为晋文公“能够严明刑罚，杀了三个罪人而百姓顺服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施惠于这些中原的国家，安抚四方的诸侯。’说的就是没有失去公正的赏赐和刑罚。”

【原文】

冬，会于温，讨不服也①。

卫侯与元咺讼，宁武子为辅②，鍼庄子为坐，士荣为大士③。卫侯不胜。杀士荣，刖鍼庄子④，谓宁俞忠而免之。执卫侯，归之于京师，寘诸深室⑤。宁子职纳橐馈焉⑥。元咺归于卫，立公子瑕⑦。

是会也，晋侯召王⑧，以诸侯见，且使王狩⑨。仲尼曰：“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⑩。”故书曰：“天王狩于河阳⑪。”言非其地也，且明德也⑫。壬申⑬，公朝于王所。

丁丑⑭，诸侯围许。

晋侯有疾，曹伯之竖侯獳货筮史⑮，使曰：“以曩为解⑯。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，今君为会而灭同姓⑰。曹叔振铎，文之昭也⑱；先君唐叔，武之穆也⑲。且合诸

侯而灭兄弟，非礼也；与卫偕命，而不与偕复，非信也⑳；同罪异罚，非刑也㉑。礼以行义，信以守礼，刑以正邪㉒。舍此三者㉓，君将若之何？”公说，复曹伯㉔，遂会诸侯于许。

晋侯作三行以御敌㉕。荀林父将中行，屠击将右行，先蔑将左行㉖。

【注释】

①讨不服：讨伐不顺服的国家。杜预注：“讨卫、许。” ②讼(sòng颂)：争讼，即在法庭上争辩是非曲直。杜预注：“争杀叔武事。” 为辅：原指做卫侯的辅助，在此指做卫侯的诉讼人。当时国君有罪坐狱，在法庭上争讼，不亲自参加，有近臣代为诉讼和辩护。 ③鍼（qián前，又读zhēn真）庄子：卫国大夫。为坐：做卫侯的代理人。坐，本指坐讼曲直的人，此犹言代理人。士荣：卫国大夫。 为大士：做卫侯的答辩人。大士，与晋国狱官对理，反复辩论，均由大士来做。故卫侯不胜，士荣为大士，罪最重；鍼庄子为坐者，罪次之；宁武子为辅者，罪更次之。下文杀士荣、刖鍼庄子、免宁俞，均据此定的罪。 ④刖（yuè月）：古代砍掉脚的刑罚叫刖。⑤归：犹言押送。 深室：幽深的屋子，即囚室，囚房。 ⑥职：职责，犹言负责。 橐（tuó驼）：此为装衣服的袋子，即指衣服。 饘(zhān沾)：厚粥。橐饘，此指衣食。杜预注：“宁俞以君在幽隘，故亲以衣食为己职。橐，衣囊；糜，糜（mí迷，粥）也。” ⑦归于卫：回到卫国。 公子瑕：即卫公子适。 ⑧召王：召请周天子。 ⑨狩：打猎，冬天打猎叫狩。 ⑩训：法则，犹言榜样。 ⑪河阳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孟县西）。《春秋》记载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，是避讳的说法。欲隐“晋侯召王”的过失，而明晋侯的功德。 ⑫非其地：不是周天子的地方。 明德：指表明晋侯的功德。 ⑬壬申：十月初七。 ⑭丁丑：十一月十二日。 ⑮竖（shù述）：本指童仆，此指小臣。 侯獳（nòu耨）：小臣的姓名。 货：贿赂。 筮史：晋国掌卜筮的官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曹共公之小臣，姓侯名獳，纳货贿于晋太史之掌卜筮者。” ⑯以曹：因为灭亡

曹国。　为解：犹言为辞，即为晋侯得病之辞。让筮史把晋侯得病的原因说成由于灭了曹国。　⑰为会：犹言主持会盟。　封异姓：封异姓的国家。齐国为姜姓，而封姬姓的邢国与卫国。　灭同姓：灭亡同姓的国家。晋与卫、曹都是姬姓。　⑱曹叔振铎：曹国的叔振铎，为曹国始封的国君。文之昭：周文王之子。　⑲武之穆：周武王之子。昭生穆，武王属昭，故曰唐叔为穆。　⑳与卫：指曹国和卫国。　不与偕复：不能和卫国一起复国。　㉑非刑：不符合刑律。　㉒礼以行义：礼仪用来推行道义。　守礼：保持礼仪。　㉓三者：指礼、信、刑。　㉔复曹伯：恢复曹共公的君位。　㉕作：在此犹言建立。　三行（háng杭）：分中行、右行、左行，相当于上、中、下三军。晋文公霸业已成，遂假借抵御狄人为由，增建三军。晋国已有三军，至此又建三军。为避天子六军之名，乃称三行。三行有将帅而无佐，与三军之制略有不同。杜预注："晋置上、中、下三军，今复增置三行，以辟天子六军之名。"　㉖屠击：晋国大夫。先蔑：即士伯，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鲁僖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蔡侯、郑伯、陈子、莒子、邾子、秦人在温地会见，商量讨伐不顺服的国家。

卫成公和元咺争讼，宁武子做卫侯的诉讼人，鍼庄子做卫侯的代理人，士荣做卫侯的答辩人。卫侯没有打赢官司。晋侯杀了士荣，砍掉鍼庄子的脚，认为宁武子忠诚而赦免了他。逮捕卫成公，把他送到京师，关在囚房里。宁武子负责给卫侯送衣食。元咺回到卫国，立公子瑕做国君。

这次温地的会盟，晋文公召请周天子前来，率领诸侯进见，并且让周天打猎。孔子说："臣下召请君王，不能以此为榜样。"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天王狩于河阳。"就是说这里已不是周天子的地方了，并且表明了晋侯的功德。十月初七，鲁僖公到周天子的住处朝见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诸侯军包围了许国。

晋文公有病，曹共公的小臣侯孺贿赂筮史，让他说："晋侯得

病的原因是由于灭了曹国。齐桓公主持会盟而封异姓的国家，现在君王主持会盟而灭同姓的国家。曹国的叔振铎，是周文王的儿子；先君唐叔，是周武王的儿子。而且会合诸侯而灭掉兄弟之国，这是不符合礼仪的；曹国和卫国一起得到君王的复国命令，但不能和卫国一起复国，这是不符合信用的；罪过相同而惩罚不同，这是不符合刑律的。礼仪用来推行道义，信用用来保护礼仪，刑律用来纠正邪恶。抛弃了这三项，君王准备怎么办？”晋文公很高兴，恢复了曹伯的君位，于是曹共公就在许国和诸侯会盟。

晋文公建立左、中、右三行来抵御狄人。荀林父统帅中行，屠击统帅右行，先蔑统帅左行。

二十九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九年春，介葛卢来朝，舍于昌衍之上①。公在会，馈之刍米②，礼也。

夏，公会王子虎、晋狐偃、宋公孙固、齐国归父、陈辕涛涂、秦小子慭，盟于翟泉，寻践土之盟③，且谋伐郑也。卿不书，罪之也④。在礼，卿不会公、侯，会伯、子、男可也。

秋，大雨雹，为灾也。

冬，介葛卢来，以未见公⑤，故复来朝。礼之，加燕好⑥。介葛卢闻牛鸣，曰：“是生三牺，皆用之矣，其音云⑦。”问之而信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九年：鲁僖公二十九年（公元 前631年）。 介：国 名，在鲁南萧北某个地方。 葛卢：介国国君。 昌衍：即昌平山（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南）。 ②公在会：此时鲁僖公正会诸侯围许。 刍米：草和米，即草料和粮食。 ③翟泉：在洛阳附近（有的认为在洛阳城外，有的认为在洛阳城内）。 践土之盟：见僖公二十八年《传》。 ④罪：犹言谴责。 ⑤未见公：指春天来鲁国没见到僖公。 ⑥加燕好：再加上燕礼和赠送上等礼物。杜预注："燕，燕礼也；好，好货也。一岁再来，故加之。" ⑦三牺：即三牲，本指牛、羊、猪，此指三头牛。 云：犹言这样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二十九年春天，介葛卢来鲁国朝见，让他住在昌衍山上。当时鲁僖公正在参加诸侯会见，赠送给介葛卢草料和粮食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夏天，鲁僖公和王子虎、晋国狐偃、宋国公孙固、齐国国归父、陈国辕涛涂、秦国小子慭，在翟泉结盟，重温践土的盟好，并且谋划攻打郑国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参加结盟的卿的名字，是谴责他们。按照礼制，诸侯的卿不能参加公、侯的会见，参加伯、子、男的会见是可以的。

秋天，下了大雨和雹子，造成灾害。

冬天，介葛卢来鲁国，由于前次没有见到僖公，所以再次来鲁国朝见。对介葛卢加以礼遇，再加上燕礼和赠送上等财货。介葛卢听到牛叫，说："这是三头活牛，都用来祭祀了，它的声音是这样的。"询问别人果真是这样。

三十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年春①，晋人侵郑，以观其可攻与否。狄间

晋之有郑虞也②，夏，狄侵齐。

晋侯使医衍酖卫侯③。宁俞货医，使薄其酖④，不死。公为之请，纳玉于王与晋侯，皆十瑴⑤。王许之。秋，乃释卫侯。

卫侯使赂周歜、冶廑⑥，曰："苟能纳我，吾使尔为卿。"周、冶杀元咺及子适、子仪⑦。公入祀先君。周、冶既服将命，周歜先入，及门，遇疾而死⑧。冶廑辞卿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年：鲁僖公三十年（公元前630年）。 ②虞：忧患，担心。③医衍（yǎn演）：医生名衍。 酖（zhèn朕）：同"鴆"（zhèn朕），犹言毒死。鴆是一种毒鸟，其血能毒杀人，古代统治者常用它毒死要杀的人。④薄：减少，减轻。 ⑤皆十瑴（jué觉）：都是十对。瑴，一双，一对。 ⑥周歜（chuǎn喘）、冶廑（jǐn紧，又读qín勤）：都是卫臣。⑦子仪：公子瑕母弟（见《杜预注》）。 ⑧既服：已经穿好礼服。 遇疾：发病，此指得了暴病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三十年春天，晋国人侵袭郑国，以此来观察郑国是否可以攻打。狄人钻了晋国担心郑国的空子，夏天，狄人侵袭齐国。

晋文公派遣医衍毒死卫成公。宁武子贿赂医衍，让他少放毒药，所以卫侯没有药死。鲁僖公替他请求，把玉献给周天子和晋文公，都是十对。周天子答应了。这年秋天，便释放了卫成公。

卫成公派人贿赂周歜、冶廑，说："如果能接纳我当国君，

我让你们做卿。”周、冶二人杀了元咺和公子瑕、子仪。卫成公回国在太庙祭祀先君。周、冶二人已经穿好礼服，准备接受任命，周歂先进太庙，到门口，发病而死。冶廛辞去卿位。

【原文】

九月甲午①，晋侯、秦伯围郑，以其无礼于晋，且贰于楚也②。晋军函陵③，秦军汜南④。

佚之狐言于郑伯曰⑤：“国危矣！若使烛之武见秦君，师必退⑥。”公从之。辞曰：“臣之壮也，犹不如人；今老矣，无能为也已⑦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；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过也。然郑亡⑧，子亦有不利焉。”许之。

夜缒而出⑨。见秦伯曰：“秦、晋围郑，郑既知亡矣！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⑩。越国以鄙远⑪，君知其难也；焉用亡郑以陪邻⑫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⑬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⑭，行李之往来⑮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所害⑯。且君尝为晋君赐矣⑰；许君焦、瑕⑱，朝济而夕设版焉⑲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晋何厌之有⑳？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㉑，若不阙秦，将焉取之㉒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㉓！”

秦伯说，与郑人盟㉔。使杞子、逢孙、扬孙戍之㉕，乃还。

子犯请击之㉖。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㉗。因人之力而敝之㉘，不仁；失其所与，不知㉙；以乱易

整，不武㉚。吾其还也”亦去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月甲午：九月十三日。 ②无礼于晋：对晋国无礼。晋文公出亡经过郑国时，郑文公没有以礼待他。贰于楚：对晋国有二心而亲近楚国。

③函陵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北）。 ④氾（fàn范）南：即氾水之南（在今河南中牟县南）。此水早已干涸。 ⑤佚（yì意）之狐：郑国大夫。 ⑥烛之武：郑国大夫。之，介于姓名之间的助词，如，佚之狐，介之推。 ⑦无能为：不能作。一说，能，能力。 也已：即“也矣”。

⑧然：既表示承上又表示转折的连词，相当于“然而”。 ⑨缒（zhuì坠）：用绳子吊着东西从上往下送。出：指出郑国都城。 ⑩敢以烦执事：即“敢以之烦执事”，敢用灭亡郑国这件事烦劳您动兵。 ⑪越国：超越别的国家，此指隔越晋国。 ⑫陪：增益， ⑬厚：雄厚，指实力增强了。 ⑭舍郑：留下郑国，即不灭掉郑国。东道主：郑国在秦国的东方，故烛之武自称，郑国为招待秦国客人的东方道上的主人。后世把“东道主”作为“主人”的代称，就是由这句话来的。 ⑮行李：使者，即外交使节，此指秦国的使者。后世把“行李”引伸解为“行装”。往来：指秦国使臣往来郑国。 ⑯乏困：不足，即指馆舍有困难、资粮缺乏。 ⑰为晋君赐：对晋惠公施过恩惠。 ⑱焦、瑕：晋国两个邑名（均在今河南陕县附近）， ⑲朝济：早晨渡过河。河，指黄河。夕设版：晚上建筑防御工事。 ⑳何厌之有：哪有满足的时候，即永远不会满足。 ㉑东封郑：东面以郑国为晋国的疆界。西封：西面的边界。此言晋国既然东边灭了郑国为其边界，势必又会向西方扩张势力，那时秦国就必然受到威胁。 ㉒阙秦：削弱了秦国，即侵占秦国。焉：哪里。 ㉓唯：只有，有希望之义。 ㉔盟：订和约。 ㉕杞（qǐ起）子、逢（péng蓬）孙、扬孙：都是秦国大夫。戍之：戍守郑国。 ㉖子犯：即晋国大夫狐偃。 ㉗微：非，没有。夫（fū扶）人：那个人，指秦穆公。即是说无秦穆公之力，不可能回国为君称霸诸侯而有今天的局面。 ㉘因人：依靠他人。敝之：伤害他。 ㉙知：同“智”，聪明。 ㉚以乱：用分裂。易：代替。整：步调一致，即和好。武：“武”与上文的“仁”，都含有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抽象的道德观念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三十年九月十三日，晋文公、秦穆公合军围攻郑国，因为郑国曾对晋文公无礼，并且对晋国有二心而与楚国亲近。晋军驻扎在函陵，秦军驻扎在氾南。

郑国大夫佚之狐对郑文公说："国家已经很危险了！若能派烛之武去见秦国国君，大兵一定会撤退的。"郑文公采用了佚之狐的建议。可是，烛之武推辞说："我在壮年的时候，尚且不如别人；现在已经老了，更不能做什么了。"郑文公说："我不能及早重用你，现在国家危急才求你出力，这是我的过错。然而郑国灭亡了，对你也是不利的呀。"烛之武答应了郑文公。

夜里郑国人用绳子捆着烛之武的身子，从城上吊着送出去。烛之武到秦国军营里见了秦穆公说："秦、晋两国围攻郑国，郑国已经知道自己要灭亡了！如果灭了郑国能对您有益处，那末麻烦您用兵还值得。可是，隔越着晋国而占领遥远的郑国为秦国的边邑，您一定知道这样做是很困难的；既然那样，何苦用灭亡郑国来增加邻国的实力呢？邻国的实力雄厚了，就等于您本身的力量削弱了。假若留下郑国作为您的东道主，秦国使臣往来，遇到资粮不足时郑国可以供应，这对您是没有什么害处的。并且您曾经对晋惠公有过恩赐呀；他答应回国后把晋国的焦、瑕二邑送给秦国，可是晋惠公早晨渡河归国，晚上就在那里筑墙拒守了，这些事您是知道的。晋国哪有满足的时候？等它占领了郑国作为东边的疆界，势必又要扩张它西边的国界，那时晋国若不使秦国受到亏损，还能从哪里取得土地呢？亏损了秦国而养肥了晋国，只有您来考虑这件事了！"

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话很高兴，就同郑国私下订了和约。并派大夫杞子、逢孙、扬孙三人领军防守郑国，他自己便率大军回国了。

晋国大夫狐偃见秦国背约就请求晋文公进军攻打秦军。晋

文公说:“不可以这么作。我若没有这个人的力量是到不了今天的。依靠秦国力量即位反而去伤害它，这是不仁；丧失了盟国，这是不智；用分裂代替和好，这是不武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”于是，晋国的军队也撤出了郑国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郑公子兰出奔晋，从于晋侯伐郑，请无与围郑①。许之，使待命于东②。郑石甲父、侯宣多逆以为大子，以求成于晋③，晋人许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子兰：即郑穆公，郑文公之子，在位二十二年。 无与：公子兰不想参与。 ②东：指晋国东部边境，晋国在郑国之西，晋国的东部边界与郑国接壤。子兰不欲参与围攻本国，故不入郑国边境，在晋国东部边境等候。 ③石甲父：郑国大夫。 侯宣多：郑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郑国公子兰逃奔到晋国，跟随晋侯攻打郑国，他请求不想参与包围郑国。晋侯答应他了，让他在晋国东部边境等待命令。郑国石甲父、侯宣多把公子兰接回做太子，并求得和晋国讲和，晋人同意了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王使周公阅来聘，飧有昌歜、白、黑、形盐①。辞曰:“国君，文足昭也，武可畏也，则有备物之飧，以象其德②；荐五味，羞嘉谷，盐虎形，以献其功③。吾何以堪之?”

东门襄仲将聘于周，遂初聘于晋。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阅：天子三公兼冢宰。　昌歜（chù触）：昌蒲菹（zū租），传说周文王好吃昌蒲菹。白：熬稻。　黑：熬黍。　形盐：虎形盐。　②昭：昭明，显扬。　③荐、羞：都指进上。　嘉谷：指稻、黍。献：此献字与上面的象字同义，象征的意思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周天子派周公阅来鲁国聘问，宴请他的食品有昌蒲菹、白稻糕、黑黍糕、虎形盐。周公阅推辞说："国家的君主，文治足以显扬四方，武功可以使人畏惧，就备有特殊的物品宴请，用来象征他的德行；进上五味的嘉肴，献上嘉谷的糕点，盐的形状象老虎，用来象征他的功业。我怎么担当得起这个？"

东门襄仲将要到周都聘问，于是就乘机到晋国作初次聘问。

三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一年春，取济西田，分曹地也①。使臧文仲往，宿于重馆②。重馆人告曰："晋新得诸侯，必亲其共，不速行，将无及也③。"从之，分曹地，自洮以南，东傅于济，尽曹地也④。

襄仲如晋⑤，拜曹田也。

夏四月，四卜郊，不从，乃免牲，非礼也⑥。犹三望⑦，亦非礼也。礼不卜常祀，而卜其牲日⑧。牛卜日曰牲⑨。牲成而卜郊，上怠慢也⑩。望，郊之细也。不郊，亦无望可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一年：鲁僖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629年）。济西：济水以西。分：分割。曹地：曹国的土地。杜预注："二十八年，晋文讨曹，分其地，竟界未定，至是乃以赐诸侯。" ②重（zhòng仲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鱼台县西）。 ③新得诸侯：新近得到诸侯的拥护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晋文公新得诸侯为伯，必亲暱其恭顺有礼之人。文仲若不速行，则先至者受地已尽，后至者将无及于事。" ④洮：洮水。傅：靠近，挨着。济：济水。尽曹地：都是曹国的土地。⑤襄仲：又称东门襄仲，鲁国大夫。

⑥四卜：占卜四次。郊：郊祭。详见桓公五年注。不从：此指不吉利。免牲：不杀牛羊。非礼：《公羊传》："三卜，礼也；四卜，非礼也。"

⑦三望：望祭三次。望，祭祀山川叫望祭。一说三望，鲁国指东海、泰山、淮水 ⑧牲日：牺牲和日期。先卜牲，后卜日。卜牲，即卜用此牛吉否？卜日，即卜在某日举祭吉否？ ⑨曰牲：改叫牲。 ⑩怠慢：指侮慢大典亵渎龟甲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三十一年春天，取得济水以西的田地，这是分割曹国的土地。鲁国派遣臧文仲前往，住在重地的宾馆里。重地宾馆里的人告诉他说："晋侯新近得到诸侯，必然亲近恭顺他的人，您不快点走，将会赶不上。"臧文仲听从他的话，分割曹国的土地，从洮水以南，东边靠着济水，都是曹国的土地。

鲁臣襄仲到晋国，拜谢取得曹国的土地。

夏季四月，四次占卜郊祭，都不吉利，就不杀牛羊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但还是举行望祭三次，这也是不合礼的。按照礼，不占卜常规的祭礼，而占卜使用的牺牲和日期，牛在占卜到吉日以后就改称牲。已经成为牲还要占卜郊祭的吉凶，这是在上的人侮慢大典亵渎龟甲。望祭，是郊祭的细节。不举行郊祭，也不举行望祭是可以的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晋蒐于清原，作五军以御狄①。赵衰为卿。

冬，狄围卫，卫迁于帝丘。卜曰三百年②。卫成公梦康叔曰③："相夺予享④。"公命祀相⑤。宁武子不可，曰："鬼神非其族类，不歆其祀⑥。杞、鄫何事⑦？相之不享于此久矣，非卫之罪也，不可以间成王、周公之命祀⑧。请改祀命⑨。"

郑泄驾恶公子瑕⑩，郑伯亦恶之，故公子瑕出奔楚。

【注释】

①清原：晋国地名(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南)。作五军：建立五个军。作，犹言建立。杜预注："晋作三行，今罢之，更为上下新军。"　②三百年：指卫国迁到帝丘，有三百年的安全，即能统治三百年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都帝丘有三百年之安。"按：卫国迁于帝丘，"卜曰三百年"，此时已进入战国初年，可见这个预言的记述者是战国初年人。　③卫成公：名郑，在位三十五年。康叔：卫国的始祖。　④相：夏后帝启之孙，帝中康之子，他住在帝丘。杜预注："相，夏后启之孙，居帝丘。"　⑤祀相：祭祀相。　⑥其非族类：不是他的同族。歆（xīn心）：享用。　⑦杞（qǐ起）、鄫(céng层)：都是国名，都是夏后启的后代。何事：即为何不祭祀？杞、鄫应该祭祀相，但现在却不祭祀。　⑧此：指杞国、鄫国的祭祀。间：犹言违背，违犯。弟，成王幼，由他摄政。　⑨祀命：祭祀相的命令。　⑩泄驾：郑国大夫。隐公五年郑国的泄驾，距此九十年，不是一个人。公子瑕：郑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晋国在清原检阅军队，建立五个军来抵御狄人。晋国大夫赵衰被任命为卿。

这年冬天，狄人包围卫国，卫国迁移到帝丘。占卜说可以立国三百年。卫成公梦见康叔说："相夺走我的祭品。"成公命令祭祀相。卫国大夫宁武子不同意，说："鬼神如果不是他的同族祭祀，就不享用那种祭品。杞国、鄫国为何不祭祀？相在杞国和鄫国不享用祭祀很久了，这不是卫国的罪过，不能违背成王、周公规定的祭祀。请求您改变祭祀相的命令。"

郑国泄驾讨厌公子瑕，郑伯也讨厌他，所以公子瑕逃奔到楚国。

三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二年春，楚斗章请平于晋，晋阳处父报之①。晋、楚始通②。

夏，狄有乱。卫人侵狄，狄请平焉。秋，卫人及狄盟。

冬，晋文公卒 。庚辰，将殡于曲沃③，出绛，柩有声如牛④。卜偃使大夫拜⑤，曰："君命大事⑥，将有西师过轶我⑦，击之，必大捷焉。"

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⑧："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⑨，若潜师以来⑩，国可得也。"穆公访诸蹇叔⑪。蹇叔曰："劳师以袭远，非所闻也⑫。师劳力竭，远主备之⑬，无乃不可乎！师之所为，郑必知之⑭。勤而无所⑮，必有悖心⑯。且行千里，其谁不知？"公辞焉⑰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⑱，使出师于东门之外⑲。蹇叔哭之曰：

“孟子⑳，吾见师之出，而不见其入也㉑！”公使谓之曰：“尔何知？中寿㉒，尔墓之木拱矣㉓！”蹇叔之子与师㉔。哭而送之，曰：“晋人御师必于殽㉕。殽有二陵焉㉖：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㉗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风雨也㉘。必死是间，余收尔骨焉㉙！”秦师遂东㉚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二年：鲁僖公三十二年（公元前628年）。斗章：楚国大夫。阳处父：晋国大夫。报：指回报聘问，即回聘。　②通：交往，交接。

③庚辰：十二月十二日。殡：停丧。曲沃：晋国的旧都，也是晋君祖坟所在地（在今山西闻喜县东）。　④（柩jiù旧）：装有尸体的棺材。“柩有声如牛”，是一种迷信传说，其实绝无其事。　⑤卜偃：掌管晋国卜筮的大夫，姓郭名偃。大夫：此处泛指当时参加晋文公殡丧的官员。　⑥大事：指军事。　⑦西师：西方的军队；秦国在晋国之西，故此处指秦军。轶（yì邑）：本意是后车超过前车；此处“轶”与“过”连用，作“越过”解。晋国位于秦国、郑国之间，秦攻郑必经过晋国。　⑧杞子：秦国大夫。按：鲁僖公三十年九月，秦、晋联合出兵攻郑，当时由于郑国大夫烛之武说服了秦穆公，拆散了秦、晋的联盟，秦国单独同郑国构和。秦穆公在撤军时，怕郑国被晋国所灭，故派秦国三个大夫杞子、逢孙、扬孙领兵留守郑国。　⑨掌：掌管，管理。管：锁钥，即锁头与钥匙。此处专指钥匙。　⑩潜师：秘密派军队。　⑪访：询问，即征求意见。蹇(jiǎn检)叔：秦国大夫，是秦国的元老。　⑫劳师：劳苦了军队。非所闻也：不是我听说过的，即我没听说过这样做能成功的。这是蹇叔委婉的口气，实际是不赞成。　⑬远主：指郑君。　⑭之：指秦军侵郑的企图。　⑮无所：没有所得；一说指用兵不合道理。　⑯悖（bèi背）心：悖逆之心，即反感。　⑰辞：不听，不接受，拒绝。焉：它，指蹇叔的劝告。　⑱孟明：秦国大夫，姓百里，名视，字孟明，是秦国元老百里奚之子。西乞：秦国大夫，姓西乞，名术。白乙：秦国大夫，姓白乙，名丙。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人，都是秦国的将帅。

⑲东门：指秦国都城之东门。按：秦国自德公开始，定都于雍（在今

陕西凤翔县南)，故东门即雍之东门。 ⑳孟子：即孟明。 ㉑入：回来。蹇叔说“不见其入也”，是预言秦师必败。 ㉒中寿：古代把人活到六七十岁，称为中寿。但说法不一：有说六十为中寿，有说七十为中寿，还有说百岁为中寿。蹇叔当时大约七八十岁，已经过了中寿的年龄。㉓拱（gǒng巩）：两手合抱。秦穆公因蹇叔哭师出语不祥，故骂蹇叔早就该死了。 ㉔蹇叔之子：本文未提其名，司马迁认为西乞术、白乙丙即蹇叔之子（见史记·秦本纪）。 ㉕必于殽：一定在殽山。 ㉖二陵：两个山头。崤山二陵相距三十五里，故称“二崤”。其山路奇险，上有陡坡，下临绝涧，两车不能并进，故称绝险之地。 ㉗南陵：南面山头。夏后皋：夏代的君主，名皋，夏桀的祖父。后，国君。 ㉘北陵：北面山头。文王：即周文王。 ㉙尔骨：你的尸骨。 ㉚遂东：遂就向东进发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三十二年春天，楚国斗章到晋国请求讲和，晋国阳处父到楚国回聘。晋楚两国从此交往。

夏天，狄国发生动乱，卫国进攻狄国，狄国请求讲和。秋天，卫国和狄人结盟。

冬天，晋文公逝世。十二月十二日，要到曲沃停丧待葬，出了晋国国都绛城时，晋文公的棺柩里发出了像牛叫的声音来。晋国卜筮官郭偃让大夫们下拜，说：“国君有要事命令我们，将有西方国家的军队从晋国突过，我们袭击它，一定会获得全胜。”

秦国大夫杞子从郑国秘密派人报告秦穆公说：“郑国叫我掌管他们国都北门的钥匙，如果主公能暗中派兵前来，就可以占领郑国。”秦穆公向秦国的元老蹇叔征求意见。蹇叔说：“劳苦了军队去袭击远方的国家，我从没有听说过能够成功的。兵马疲劳精力用尽，远方国家又会有戒备，恐怕这样做不可以吧！我们军队的举动，郑国一定会知道。劳苦了军队而无所得，他们就会产生叛逆之心。况且行军千里，有谁不知道我们的行动呢？”秦穆公没有接受蹇叔的劝告，便召来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将，命他们

带领军队从东门外出发。蹇叔哭他们说："孟明啊，我看着大军出发，可是看不见他们回来了！"秦穆公派人对蹇叔说："你知道什么？你若是活到六七十岁死去的话，现在你坟上的树也该有两手合抱那么粗了！"蹇叔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出征的队伍。蹇叔哭着送他，说："晋国一定在殽山地区抗击我军。殽那个地方有两个山头：南面那个山头，有夏王皋的坟墓；北面那个山头，是周文王避过风雨的地方。你们一定会死在这两个山头之间，我以后到那里收你的尸骨吧！"秦军便向东进发了。

三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三年春，秦师过周北门①，左右免胄而下②，超乘者三百乘③。王孙满尚幼，观之④，言于王曰："秦师轻而无礼⑤，必败。轻则寡谋，无礼则脱⑥。入险而脱，又不能谋，能无败乎⑦？"及滑⑧，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，遇之⑨。以乘韦先⑩，牛十二，犒师⑪。曰："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⑫，敢犒从者⑬。不腆敝邑⑭，为从者之淹⑮，居则具一日之积，行则备一夕之卫⑯。"且使遽告于郑⑰。郑穆公使视客馆⑱，则束载、厉兵、秣马矣⑲。使皇武子辞焉⑳，曰："吾子淹久于敝邑㉑，唯是脯资饩牵竭矣㉒。为吾子之将行也㉓，郑之有原圃㉔，犹秦之有具囿也㉕，君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㉖，若何？"杞子奔齐，逢孙、扬孙奔宋。孟明曰："郑有备

矣，不可冀也㉗。攻之不克，围之不继㉘，吾其还也。”灭滑而还。

齐国庄子来聘，自郊劳至于赠贿，礼成而加之以敏㉙。臧文仲言于公曰：“国子为政，齐犹有礼，君其朝焉。臣闻之，服有礼，社稷之卫也㉚。”

晋原轸曰：“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㉛，天奉我也㉜。奉不可失，敌不可纵㉝。纵敌患生㉞，违天不祥。必伐秦师。”栾枝曰：“未报秦施而伐其师，其为死君乎㉟？”先轸曰：“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㊱，秦则无礼，何施之为㊲？吾闻之：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也。谋及子孙㊳，可谓死君乎？”遂发命，遽兴姜戎㊴。子墨衰绖㊵，梁弘御戎。莱驹为右㊶。夏四月辛巳㊷，败秦师于殽，获百里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以归。遂墨以葬文公。晋于始墨㊸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三年：鲁僖公三十三年（公元前627年）。周北门：周王都城洛邑的北门。 ②左右：指兵车上左右两旁的武士。免胄（zhòu宙）：脱下头盔。 ③超乘：跳上车。指秦军刚免胄下车又跳上车，这是对周天子的无礼。三百乘：即三百辆兵车。 ④王孙满：周共王的玄孙。 ⑤轻：轻狂放肆。 ⑥寡谋：缺少谋略。脱：粗疏，随便，即粗心大意。 ⑦险：险要地方，指殽山地区。 ⑧及滑：到了滑国。滑：姬姓伯爵国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南）。 ⑨弦高：郑国的大商人。市：做买卖。周：指周王的都城。 ⑩乘：四，古代一辆兵车叫一乘，每乘驾四匹马，故“乘”可解为“四”。韦：熟牛皮。先：指先送四张熟牛皮，为先行礼物；古代送礼往往有先行礼物。 ⑪牛十二：即十二头牛。 ⑫出于敝邑：

经过敝国。 ⑬从者：跟从的人，部下，此指秦军。 ⑭不腆（tiǎn舔）：不丰厚。 ⑮淹：久，指秦军在外行军很久。但也有解作“留”，指秦军留居郑国。 ⑯居：住下。积：供给品，给养，即每天食用的米、菜、薪、刍（马吃的草料）之类。 ⑰遽（jù据）：传递公文的车子，又称驿车，是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。 ⑱郑穆公：名兰，文公庶出的儿子，为郑国第九君，在位二十二年。使视：派人察看，指察看杞子等人的动静。杞子、逢孙、扬孙三人就住在郑国的客馆中。 ⑲束载：捆扎行装；一说是整顿车乘。厉兵：磨快武器。秣（mò末）马：喂饱马匹。 ⑳皇武子：郑国大夫。辞：辞谢，下逐客令，即用一番言词让戍郑的秦大夫杞子等人离开郑国。 ㉑淹久：久留。 ㉒脯：干肉。资：粮食。饩（xì系）：已宰杀的牲畜的肉。牵：尚未宰杀的牲畜。 ㉓将行：就要走。 ㉔原圃：郑国养禽兽的园子，在今河南中牟县西北。 ㉕具囿（yòu右）：秦国养禽兽的园子，在今陕西凤翔县境内。 ㉖麋（mí迷）：与鹿同类，但比鹿大。闲：安闲，休息。说“闲”可解作“留下”，是皇武子表面上挽留杞子等人。此说可作参考。 ㉗有备：有防备。 ㉘不继：后无继之师，即后援接应不上。 ㉙国庄子：即国归父。郊劳：到郊外迎接即使者至受聘国的近郊，受聘国君派卿朝服束锦迎接使者，是聘礼的开始。赠贿：赠礼送行，即聘事已毕，使者行，舍于郊，国君又派卿赠送礼物，是聘礼的终了。杜预注：“迎来曰效劳，送去曰赠贿。”礼成：行礼如仪，即很合于礼仪。敏：处事谨慎恰当。 ㉚卫：保障。 ㉛违蹇叔：违背蹇叔的意见，即不听蹇叔的话，以贪勤民：因为贪得而劳动民众。 ㉜奉：给予，指赐给的好机会。㉝纵：放纵。 ㉞患生：生出的祸患。 ㉟死君：指死去的晋文公。 ㊱丧：丧事，指晋文公新死。同姓：指郑国和滑国。郑、滑都是姬姓国，是晋国的同姓。 ㊲何施之为：还讲什么恩施；亦可解为“什么叫做恩施”。 ㊳谋及子孙：为子孙后代打算。 ㊴遽兴：急速调动。姜戎：姜姓的戎族，居于秦晋之间，与晋国友好。 ㊵子：指晋襄公，因晋文公未葬故称“子”。晋襄公名驩（huān欢），文公之子，为晋国第二十五君，在位七年。衰（cuī崔）：丧服。绖（dié迭）：麻的腰带。因穿白孝服行军不吉利，故晋国把白丧服染黑了。 ㊶梁弘：晋国大夫。莱驹：晋国大夫。右：车右。

㊷四月辛巳：四月十四日。 ㊸晋于是始墨：晋国从此开始用黑色丧服。

【译文】

鲁僖公三十三年春天，秦国军队经过周王都城洛邑的北门，为了对周天子表示敬意，兵车上左右的士兵脱掉头盔下车步行，刚一下来，又跳上战车，这样过去的有三百辆。王孙满这时年纪还小，看到了秦军的情形，对周襄王说："秦国军队轻狂又无礼貌，一定要失败。轻狂就会缺少谋略，没有礼貌就会粗心大意。进入险地还粗心大意，又不能谋划，能不失败吗？"秦军到了滑国，郑国大商人弦高要到周都城去做买卖，遇上了秦军。弦高知道了秦军的来意，先送上四张熟牛皮，随后又送去十二头牛，慰劳秦兵。他还说："我们国君听说你们行军要经过敝国，冒昧地用这一点东西来慰劳你们的军队。敝国虽不富厚，但因为你们军队在外行军很久，所以我们愿意在你们住下时为你们准备一天的给养，在你们动身时为你们安排一夜的守卫。"弦高边应付秦军边派人驾驿车急速到郑国报信。郑穆公接到信就派人到客馆去察看杞子等人的动态，他们已经捆好了行李、磨快了武器、喂饱了战马。郑穆公派郑国大夫皇武子去下逐客令，说："你们在敝国住了很久，因此我们的肉、粮和牲畜都用光了。听说你们就要走了，郑国有个养兽的原圃，就像秦国有个养兽的具圃一样，请各位自己去打些麋鹿道上用，让我们安闲安闲，怎么样？"杞子逃往齐国，逢孙、扬孙逃往宋国。秦将孟明说："郑国已经有防备，偷袭不可指望了。攻它攻不下，围它后援又接应不上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"秦军顺便灭了滑国取道而回。

齐国国庄子来鲁国聘问，从郊外迎接一直到赠礼送行，行礼如仪而处事谨慎恰当。臧文仲对僖公说："国子执政，齐国尚有礼仪，君王还是朝见吧。臣下听说，对有礼之邦敬服，是国家的保障。"

晋国主将先轸说："秦穆公不听蹇叔的话，为了贪利而劳苦民众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好机会。天赐不可失掉，敌人不能放

纵。放纵敌人就会生出祸患，违背天意就会不吉祥。我们必须攻打秦军。”晋将栾枝说：“我们还没有报达秦国的恩惠，却要拦击它的军队，难道是因为国君去世就忘记旧交了吗？”先轸说：“秦国不哀悼我国的丧事反而进攻我们的同姓国，是秦国无礼，还谈什么恩施？我听说：一天放纵敌人，是数代的祸患。为子孙后代打算，能说是违背先君吗？”于是便发布命令，急速调动姜戎参战。晋襄公穿上染黑的丧服，梁弘给他驾兵车，莱驹给他做车右。鲁僖公三十三年夏季四月十四月，晋军在殽山地方打败了秦军，俘获了百里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员大将，胜利而归。晋襄公于是穿着黑色丧服葬了晋文公。晋国从此开始改用黑色丧服。

【原文】

文嬴请三帅①，曰：“彼实构吾二君②，寡君若得而食之，不厌③，君何辱讨焉④？使归就戮于秦⑤，以逞寡君之志⑥，若何？”公许之。先轸朝，问秦囚⑦。公曰：“夫人请之，吾舍之矣⑧。”先轸怒曰：“武夫力而拘诸原⑨，妇人暂而免诸国⑩。堕军实而长寇仇⑪，亡无日矣！”不顾而唾⑫。公使阳处父追之，及诸河，则在舟中矣。释左骖⑬，以公命赠孟明⑭。孟明稽首曰：“君之惠，不以累臣衅鼓⑮，使归就戮于秦，寡君之以为戮，死且不朽⑯。若从君惠而免之⑰，三年将拜君赐⑱。”

秦伯素服郊次⑲，乡师而哭曰⑳：“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㉑，孤之罪也。不替孟明㉒，孤之过也。大夫何罪㉓？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㉔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文嬴（yíng盈）：晋文公的夫人，晋襄公的嫡母，秦穆公的女儿，姓嬴。请三帅：向襄公请求释放秦国三个统帅。三帅，指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人。 ②彼：指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帅。构：挑拨，离间。二君：指秦、晋两国国君。 ③寡君：指秦穆公。 ④辱讨：劳驾惩办。辱，劳驾，屈尊。讨，杀，处罚。 ⑤就戮：受刑戮，即被杀。 ⑥逞：快，满足。 ⑦朝：指朝见晋襄公。 ⑧夫人：指文嬴。之：指秦国三帅。舍之：释放了他们。 ⑨武夫：武士，战士。力：奋力，拚命。拘：擒获，捉住。 原：原野，指战场。 ⑩妇人：指文嬴，先轸因生气而称文公夫人为“妇人”。暂：仓卒之间，即轻易地。 ⑪堕（huī灰）：毁坏。军实：战果，即胜利果实。也有把“军实”解作“作战物资”，可作参考。 ⑫不顾：不管，指不管在襄公面前。唾：吐唾沫，指先轸由于生气而失礼。 ⑬释：解下。左骖（cān参）：车子左边的套马。 ⑭以公命：用晋襄公的名义。阳处父伪称晋襄公之命赠马，想骗孟明等回岸受马而捕获。 ⑮累（léi雷）臣：囚臣，被囚禁之臣，即俘虏。衅（xìn信）鼓：用血涂鼓，即处死。 ⑯之以为戮：即“以之为戮”，把我们杀死。 ⑰从君惠：托晋君的恩惠。

⑱拜君赐：拜谢晋君的恩赐。 ⑲素服，白色的丧服。郊次：在郊外等候。 ⑳乡师：向着军队，指面向归来的将士。 ㉑二三子：你们，各位，指孟明等人。 ㉒不替：不废，即不撤换，不革职。 ㉓大夫：指孟明视一人。 ㉔一眚（shěng省）：小过失。眚，过失，过错。

【译文】

晋襄公母亲文嬴请求襄公释放秦国三个统帅，她说：“他们三个人从中挑拨了秦、晋两国君主的关系，秦君如能得到这三个人就是吃他们的肉，也不会满足，何必麻烦你去处罚他们呢？不如放他们回去让秦君去惩办，并能快慰秦君的心意，你看怎么样？”晋襄公答应了他母亲文嬴的请求。先轸上朝，问起秦国的俘虏。晋襄公说：“我答应太夫人的请求，已经把他们三个人放走了。”先轸忿怒地说：“武士们拼力在战场上捉到了他们，妇人家却轻易从国内把他们放走了。损失了战争果实却助长了敌

人的势力，晋国距离灭亡的日子没有多久了！”先轸不顾礼貌，当着襄公的面就吐了一口唾沫。晋襄公派大夫阳处父追赶孟明他们，追到了黄河，孟明等人已经在船上了。阳处父解下车子左边的套马，用晋襄公的名义赠给孟明。孟明叩头说：“托晋君的恩惠，没有把我们被俘之臣杀了涂鼓，让我们回国受国法制裁，我们国君如果将我们杀了，虽身死也不忘大恩。若托晋君的恩惠而得到赦免，我们三年之后将拜谢晋君的恩赐。”

秦穆公穿着白色的丧服在郊外等候，面对归来的将士哭着说：“我没有听蹇叔劝告而使诸位受了侮辱，这是我的罪过。不能撤换孟明，都是我的过错。大夫有什么罪过？况且我不会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抹杀你们大的功绩。”

【原文】

狄侵齐，因晋丧也。

公伐邾，取訾娄以报升陉之役①。邾人不设备，秋，襄仲复伐邾②。

狄伐晋，及箕③。八月戊子④，晋侯败狄于箕。郤缺获白狄子⑤。先轸曰：“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，敢不自讨乎⑥？”免胄入狄师，死焉⑦。狄人归其元，面如生⑧。

初，臼季使过冀，见冀缺耨，其妻馌之⑨。敬，相待如宾⑩。与之归，言诸文公曰⑪：“敬，德之聚也⑫。能敬必有德，德以治民⑬，君请用之。臣闻之，出门如宾，承事如祭，仁之则也⑭。”公曰：“其父有罪⑮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舜之罪也殛鲧，其举也兴禹⑯。管敬仲，桓之贼也，实相以济⑰。《康诰》曰⑱：‘父不慈，子不祇，兄

不友，弟不共，不相及也⑲。’《诗》曰⑳：‘采葑采菲，无以下体㉑。’君取节焉可也㉒。”文公以为下军大夫㉓。反自箕，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将中军㉔，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曰㉕：“举郤缺，子之功也㉖。”以一命命郤缺为卿㉗，复与之冀，亦未有军行㉘。

【注释】

①訾（zī资）娄：邾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升陉之役：见鲁僖公二十二年注。 ②襄仲：即东门襄仲。 ③箕（jī机）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太谷县东）。 ④八月戊子：八月二十二日。 ⑤郤缺：郤芮之子，因胥臣推荐，积功为卿，又食采邑于冀，又称冀缺，谥“成”，故又称郤成子。白狄子：白狄的首领即白狄的国君。白狄，是狄的别种。 ⑥逞：施展。逞志，指先轸因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，“不顾而唾”的事。无讨：没有受惩罚。讨，诛戮，此指惩罚。 ⑦免胄（zhòu宙）：脱下头盔。入：冲入。 ⑧元：人头。如生：像活着一样。 ⑨臼季：即胥臣，食邑于臼，字季，又称司空季子。过冀：路过冀邑。冀，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河津县东北）。耨（nòu）：锄草。馌（yè业）之：给他送饭。 ⑩敬：恭敬，指郤缺与其妻彼此相敬。 ⑪与之归：指臼季和郤缺一起回来。言诸文公：把郤缺夫妻“相待如宾”事向晋文公说。文公：指晋文公。 ⑫德之聚：德行的集中表现。聚，聚集，犹言集中表现。 ⑬德以治民：德行用来治理百姓。 ⑭出门如宾：犹言出门遇见人如同会见宾客。 承事：承担事情。 如祭：好像参与祭祀。仁之则：仁爱的准则。

⑮其父：指郤芮。 鲁僖公二十四年欲害晋文公，被秦穆公所诱杀。

⑯鲧（gǔn滚）：传说尧派他治水无功，被舜杀死在羽山，相传他是禹的父亲。 禹：古代帝王，又称大禹、夏禹，传说是鲧的儿子，治水十三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。 ⑰贼：仇敌。管仲曾射齐桓公，中带钩，故曰“桓之贼”。 实相：犹言任用为相。相，宰相。

⑱《康诰（gào告）》：指《尚书·康诰》篇。成王征讨管叔、蔡叔，杀武庚，分殷遗民，封康叔于卫，而作《康诰》。 ⑲祗：诚敬，恭敬。不相及：不相关系，即不以父罪而及其子，弟罪而及其兄（见林尧叟《句

解》)。以上五句，虽然文中说引《康诰》之言，但现在《尚书·康诰》篇无此文。　⑳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篇。　㉑葑（fēng封）：蔓菁，又叫芜菁。菲（fēi非）：萝卜。　无以下体：不要丢掉根。下体，指葑菲的根。按：葑菲两种菜的叶和根都可以吃，两句诗的意思：不要“善上”而“恶下”，即只采叶而丢根。　㉒节：指善节，即长处。臼季用诗比喻，用人要选取其长处，不要因其父为罪人，而弃其子。　㉓以为：即“以之为”，让他担任。　下军大夫：晋国军队分上、中、下三军，各军设有大夫，郤缺担任下军大夫。　㉔反自箕：从箕地回来。反，同“返”，回来。以三命：用最高品级之命。《周礼》规定三命受位，大国之卿不过三命。晋侯因先且居之父死在敌阵，故以三命命他为卿。　先且居：先轸之子，后食采邑于霍，亦称霍伯。　㉕再命：即二命，次一等品级之命。《周礼》规定再命受服。　先茅：先轸的族人，因他绝后，悬赏给臼季。杜预注：“先茅绝后，故取其县以赏胥臣。”　县赏：赏赐。县，同“悬”。　㉖子：指臼季。　㉗一命：即初命，三等品级之命。《周礼》规定一命受职。为卿：做卿。卿，晋国的高级官员，即执政者。　㉘与之冀：赐给他冀地。之，指郤缺。杜预注：“还其父故邑。”未有军行：没有担任军职。军行，指在三军和三行中担任统帅职务。

【译文】

狄人侵袭齐国，因为晋国有丧事。

鲁僖公攻打邾国，占领訾娄而报复升陉的战役。邾人没有设防，秋天，襄仲再次攻打邾国。

狄军攻打晋国，到达箕地。八月二十二日，晋襄公在箕地打败狄军。郤缺俘获了白狄子。先轸说：“一个寻常的人在国君面前施展一时的快心而没有受到惩罚，怎敢不自己惩罚自己？”于是，脱下头盔冲入狄军，死在那里。狄人送回他的头，面色像活着一样。

起初，臼季出使路过冀邑，看见郤缺锄草，他的妻子给他送饭。很恭敬，彼此相待如宾。臼季和他一起回来，把郤缺夫妻相敬如宾的事向晋文公说：“恭敬，是德行的集中表现。能够恭敬就必定有德行，德行用来治理百姓，请君王任用他。臣下听说，

出门遇见人如同会见宾客，承担事情如同参与祭祀，这是仁爱的准则。”文公说：“他的父亲郤芮有罪，可以吗？”臼季回答说：“舜惩办罪人，杀死了鲧，他举拔人材，却起用了鲧的儿子禹。管仲是齐桓公的仇敌，却任命他为相而得到成功。《康诰》说：‘父亲不慈爱，儿子不诚敬，哥哥不友爱，弟弟不恭顺，这是不相关系的。’《诗经》说：‘采蔓菁采萝卜，不要丢掉它们的根。’君王选取他的长处就可以了。”晋文公让郤缺担任下军大夫。从箕地回来，晋襄公用最高品级命令先且居统帅中军，用次一等品级命令把先茅的悬赏赏给胥臣说：“推举郤缺，是您的功劳。”用三等品级命令郤缺做卿，重新赐给他冀地，但没有担任军职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公如齐朝，且吊有狄师也①。反，薨于小寝②，即安也。

晋、陈、郑伐许，讨其贰于楚也。楚令尹子上侵陈、蔡③。陈、蔡成，遂伐郑，将纳公子瑕④，门于桔柣之门⑤。瑕覆于周氏之汪⑥。外仆髡屯禽之以献⑦。文夫人敛而葬之郤城之下⑧。

晋阳处父侵蔡，楚子上救之，与晋师夹泜而军⑨。阳子患之，使谓子上曰：“吾闻之，文不犯顺，武不违敌⑩。子若欲战，则吾退舍，子济而陈⑪，迟速唯命，不然纾我⑫。老师费财⑬，亦无益也。”乃驾以待。子上欲涉，大孙伯曰⑭：“不可。晋人无信，半涉而薄我⑮，悔败何及⑯？不如纾之。”乃退舍。阳子宣言曰：“楚师遁

矣。”遂归。楚师亦归。

大子商臣谮子上曰⑰：“受晋赂而辟之，楚之耻也，罪莫大焉。”王杀子上。

葬僖公，缓作主⑱，非礼也。凡君薨，卒哭而祔，祔而作主，特祀于主，烝、尝、禘于庙⑲。

【注释】

①吊：此指慰问。 ②小寝：夫人寝室，一说休息室。杜预注：“小寝，夫人寝也。讥公就所安，不终于路寝。” ③子上：名斗勃，又称楚子上。 ④纳：接纳，即护送回国，此指回国做国君。 公子瑕：郑文公之子，为其父文公所恶，逃亡楚国。 ⑤门：指攻打城门。 桔柣（zhì秩dié迭）之门：郑国都城远郊的门。杜预注：“桔柣，郑远郊之门也。” ⑥覆：即翻车。 周氏之汪：郑国池名。杨伯峻、徐提《春秋左传词典》，“周氏之汪，郑国内池。”杜预注：“车倾覆池水中。” ⑦外仆：外边的仆人。 髡（kūn坤）屯：外仆名。 献：指献给郑文公。杜预注：“杀瑕以献郑伯。” ⑧文夫人：郑文公的夫人，或公子瑕之母。 郐（kuài快）城之下：郐城下面。郐城，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密县东北）。

⑨夹泜（zhǐ矢）：夹着泜水，即在泜水两岸。泜，泜水，今名沙河，源出河南鲁山县西，东流经叶县，北入汝河。 ⑩文：指有文德的人。 不犯：不肯侵犯。 顺：指顺理的事。 武：指有武德的人。 不违敌：不肯躲避仇敌。 ⑪济：指渡河。 ⑫迟速：本指快慢，此指早打晚打。 唯命：即唯命是听，或唯命是从。纾（shū舒）我：放松我，即让楚军退舍，使我得济而阵。 ⑬老师：指双方屯兵消耗时光。杜预注：“师久为老。” ⑭大孙伯：即成大心，又称孙伯，子玉之子。 ⑮半涉：即半渡，渡过一半。 薄我：逼近攻击我军。 ⑯悔败：后悔战败。 ⑰大子商臣：楚成王之子，杀其父自立，是为楚穆王，楚国第二十一君，在位十二年。 谮（zèn）：进谗言，指向楚成王进谗言。 ⑱主：神主。 ⑲卒：终了，停止。卒哭，停止了无定时的号哭。按：古礼，父母之丧，自初死至卒哭，朝夕之间，其哭无定时。安葬后停止了不定时的号哭。 祔（fù付）：把新死者的神主附祭于祖

庙。 特：单独。 烝：古代冬祭名。 尝：古代秋祭名。烝、尝见桓公五年《传》并注。禘：禘祭，即新主已立，单独祭祀先主于寝庙。杜预注："新主既立，特祀于寝，则宗庙四时常祀自如旧也。三年礼毕，又大禘，乃皆同于吉。"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鲁僖公到齐国朝见，并且对狄人侵袭表示慰问。回国，死在夫人寝室里，是由于追求安逸的缘故。

晋国、陈国、郑国攻打许国，讨伐它倒向楚国。楚国令尹子上侵袭陈国、蔡国。陈国、蔡国和楚国讲和，于是攻打郑国，准备护送公子瑕回去做国君，在郑国桔柣之门攻城。公子瑕的战车翻倒在周氏之汪。外边的仆人髡屯捉住了他献给郑文公。文夫人收敛他安葬在郐城下面。

晋国阳处父攻打蔡国，楚国子上救援它，和晋军夹着泜水对峙扎营。阳处父担心楚军，派人对子上说："我听说，有文德的人不肯侵犯顺理的事。有武德的人不肯躲避仇敌。您如果想打，那么我就后退三十里，您渡河再摆开阵势，早打晚打都听您的命令，不然就放我渡过河去。双方屯兵日久耗费资财，也没有什么好处。"于是就驾上战车等待着他。子上想要渡河，大孙伯说："不行。晋国人没有信用，乘我们渡过一半而逼近攻击我军，后悔战败哪里还来得及？不如放他们渡河。"于是子上就后退三十里。阳处父宣布说："楚国军队逃走了。"就回国去了。楚国军队也回国了。

太子商臣诬告子上说："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躲避晋军，是楚国的耻辱，没有比这再大的罪了。"楚成王杀了子上。

安葬鲁僖公，没有及时制作神主，是不合于礼的。凡是国君死去，安葬后就停止了不定时的号哭，并把死者的神主附祭于祖庙，附祭就要制作神主，单独向死者的神主祭祀，以后就在祖庙中和其他祖先一起烝祭、尝祭、禘祭。

文　公

（元年——十八年）

文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①。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，见其二子焉②。叔服曰："穀也食子，难也收子③。穀也丰下，必有后于鲁国④。"

于是闰三月⑤，非礼也。先王之正时也，履端于始⑥，举正于中，归余于终⑦。履端于始，序则不愆⑧。举正于中，民则不惑。归余于终，事则不悖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文公元年（公元前626年）。叔服：周王内史。杜预注："叔，氏；服，字。诸侯丧，天子使大夫会葬，礼也。"会葬：指参加僖公的葬礼。　②相人：给人相面。见其二子焉：即让其二子出来见他。

③穀：文伯。食子：供养您。难：惠叔。收子：犹言安葬您。　④丰下：下颌丰满。有后：即有后嗣。自穀以下，其后嗣世为鲁卿，称孟氏。

⑤闰三月：指鲁文公元年闰三月。一说按古代历法推算，当在此年十一月以后；一说当在鲁僖公末年。杜预注："于历法，闰当在僖公末年，误于今年三月置闰。"　⑥正时：端正时令。履：本指步行，此指推算年历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日月运转于天，犹人之行步，故推历谓之步历。"端：端头，头；此指冬至为年历的端首（见林尧叟《句解》）。　⑦正：平正；一说指正朔，古代把一年第一个月第一天称为正朔。中：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的月份为四时的中月；一说认为正朔之月为中，即把一年第一个月第一天称为中；一说中是指中气而言，把一年二十四节分立春、

惊蛰、清明、立夏、芒种、小暑、立秋、白露、寒露、立冬、大雪、小寒，叫做节气；而雨水、春分、谷雨、小满、夏至、大暑、处暑、秋分、霜降、小雪、冬至、大寒，叫做中气。每月皆有中气。惟闰月没有中气，闰前的月份，中气在晦日，闰后的月份，中气在朔日，举中气而正月，置闰就不会差了。杜预注即认为“举中气以正”。以上说法，是历代各家推算所立之说，录备参考。归：归总。余：指剩余的日子。杜预注：“月有余日，则归之于终，积而为闰，故言归余于终。”当然，闰月不一定在岁终，一年中各月都可以置闰。　⑧序：次序，指四时的次序。愆（qiān牵）：失误，错乱。杜预注：“四时无愆过。”　⑨悖（bèi背）：谬误，或混乱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元年春天，周天子派内史叔服来鲁国参加葬礼。公孙敖听说他能给人相面，就让自己两个儿子出来见他。叔服说：“穀可以供养您，难可以安葬您。穀的下颌丰满，必定有后嗣在鲁国昌大。”

在这年闰三月，这是不合礼制的。先王端正时令，年历的推算从冬至开始，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的月份为正四时的中月，把剩余的日子归总在最后。年历的推算从冬至开始，四时的次序就不会错乱。以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的月份为正四时的标准，百姓就不会疑惑。把剩余的日子归总在最后，事情就不会谬误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丁巳①，葬僖公。

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，叔孙得臣如周拜②。

晋文公之季年③，诸侯朝晋。卫成公不朝，使孔达侵郑，伐緜、訾，及匡④。晋襄公既祥，使告于诸侯而伐卫，及南阳⑤。先且居曰：“效尤，祸也⑥。请君朝王，臣从师。”晋侯朝王于温，先且居、胥臣伐卫。五月辛酉

朔，晋师围戚⑦。六月戊戌，取之，获孙昭子⑧。

卫人使告于陈。陈共公曰⑨："更伐之，我辞之⑩。"卫孔达帅师伐晋，君子以为古⑪。古者越国而谋⑫。

秋，晋侯疆戚田，故公孙敖会之⑬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月丁巳：四月二十六日。 ②毛伯卫：周王卿士。杜预注："毛，国；伯，爵；诸侯为王卿士者。"命：策命。叔孙得臣：又称叔孙庄叔，叔牙之孙，鲁国大夫。拜：指答谢赐命。 ③季年：末年。 ④孔达：卫国大夫。鄄、訾（zǐ子）：都是郑国地名（今地均不详）。匡：本为卫邑。郑国侵占，卫国今又伐之，其地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。 ⑤既祥：举行小祥祭礼之后。祥，古代丧礼，即父母丧后周年的祭礼为小祥，两周年的祭礼为大祥。南阳：即指河内之地，其地甚大，不只是晋国一国所有。 ⑥效尤：效法过错。尤，过失，罪过。 ⑦五月辛酉：五月初一。戚，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北）。 ⑧六月戊戌：六月初八。孙昭子：卫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昭子，卫大夫，食戚邑。" ⑨陈共公：名朔，陈穆公之子，在位十八年。 ⑩更伐之：转过去攻打晋国。更，调换，转过去。辞之：跟晋国说话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我为卫以辞谢晋求和。"此言陈共公让卫国转过去攻打晋国，他从中再为卫国向晋国说和。

⑪以为古：认为太粗心。古，当与沽通，粗略，粗心。杨伯俊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国事不自主，越国而谋，是粗略之甚也。"杜预注认为"合古之道，而失今事霸王之礼，故国失其邑，身见执辱。"与下文"古者越国而谋"看，杜注"误解甚矣"（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 ⑫越国而谋：犹言让别的国家给自己出主意。越国，即超越了国家。 ⑬疆戚田：划定戚地土地的疆界。疆，划分界限。杜预注："晋取卫田，正其疆界。"会：犹言参加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二十六日，安葬鲁僖公。

周天子派毛伯卫来鲁国赐给文公策命，叔孙得臣到周都拜谢。

晋文公末年的时候，诸侯朝见晋国。卫成公不去朝见，反而派遣孔达侵袭郑国，攻打鄐、訾两地，到达匡地。晋襄公举行文公的周年祭礼以后，派人通告诸侯而讨伐卫国，到达南阳。先且居说："效法过错，是祸害。请君王朝见周天子，臣下跟随军队。"晋侯在温地朝见了周天子，先且居、胥臣攻打卫国。五月初一，晋军包围戚地。六月初八，攻占戚地，俘虏了孙昭子。

卫国派人通告陈国。陈共公说："你转过去进攻晋国，我去向晋国说和。"卫国孔达率领军队进攻晋国，君子认为卫国太粗心。粗心指的是让别国给自己出主意。

这年秋天，晋侯划定戚地土地的疆界，所以鲁大夫公孙敖参加了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楚子将以商臣为大子①，访诸令尹子上。子上曰："君之齿未也，而又多爱，黜乃乱也②。楚国之举，恒在少者③。且是人也，蜂目而豺声，忍人也④，不可立也。"弗听。

既又欲立王子职而黜大子商臣⑤。商臣闻之而未察，告其师潘崇曰⑥："若之何而察之？"潘崇曰："享江芈而勿敬也⑦。"从之。江芈怒曰："呼！役夫，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⑧。"告潘崇曰："信矣⑨。"潘崇曰："能事诸乎⑩？"曰："不能。""能行乎⑪？"曰："不能。""能行大事乎⑫？"曰："能！"

冬十月，以宫甲围成王⑬。王请食熊蹯而死⑭，弗听。丁未，王缢⑮。谥之曰"灵"，不瞑；曰"成"，乃

瞑⑯。穆王立，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，使为大师，且掌环列之尹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子：指楚成王。 ②齿：年岁，年纪，年龄。未，即年纪未老。爱：有两解：一指宠爱的姬妾（他们都生有儿子）；一解宠爱的儿子。二解都通。 ③举：立，这里指立太子。恒在少者：常立少子。

④蜂目：蜂子似的眼睛，形容商臣面目的凶恶。豺声：豺狼般的声音，形容商臣声音的凶狠。忍人：残忍凶狠的人。 ⑤王子职：楚成王庶子，商臣的异母弟。 ⑥未察：没有察明真相。潘崇：楚国大夫，商臣的师傅。 ⑦享：同“飨”，宴请。江芈（mǐ米）：楚成王妹，商臣姑母，嫁给江国，故称“江芈（楚姓）”。勿敬：不恭敬，怠慢之意。潘崇让商臣用这样办法从成王喜爱的人口中探察实情。 ⑧呼：怒叱之声，即“呸”的意思。役夫：奴才，奴仆，即贱者之称。宜：不怪，难怪，怪不得等意。 ⑨信矣：属实了，真的了。 ⑩事：侍奉。 ⑪行：出行，这里指逃亡外国。 ⑫大事：指弑父夺位自立为国君的事。 ⑬宫甲：太子宫中的卫兵（卫士）。 ⑭熊蹯（fán凡）：熊掌，是一种难熟的食物。楚王想借吃熊掌的机会拖延时间，以待外援。 ⑮丁未：十月十八日。 ⑯谥：古代天子（或国君）对死去的天子王侯将相，依其生前行为所加给的称号。这种谥法，开始于周代，除秦时一度废除外，从汉代恢复后，一直沿用到清代末年才最后废除。灵：谥号。意为“乱而不损”，是恶谥。不瞑（míng名）：不闭目，指成王死不瞑目。成：谥号。意为“安民立政”，是美谥。 ⑰以其为大子之室与潘崇：商臣将他作太子时的宫室赠给潘崇。大师：即太师，官名。环列之尹：宫卫之官，即保卫宫廷的长官。环列，指环列在王宫的兵士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楚王要把商臣立为太子，为此去试问令尹子上。子上说：“君侯的年纪还不老，并且又多爱子，如果现在立了将来又贬退就会产生祸乱。过去楚国立太子，常常立少子。况且商臣这个人，长着一双蜂子似的眼睛，有着豺狼般的声音，是个

凶残的人，不可立他为太子。”楚王没听子上的劝谏，终于立了商臣做太子。

过后不久，楚王又打算立王子职为太子而贬退商臣。商臣听到这个风声但没有弄清虚实，于是问他的老师潘崇说：“怎样才能察明这件事的真相呢？”潘崇说：“你宴请你姑母江芈而故意不恭敬她，看她说什么。”商臣就按照潘崇出的主意作了。果然激怒江芈，骂道：“呸！奴才，怪不得君王要杀你而立职为太子。”商臣告诉潘崇说：“废我立职的消息是真的了。”潘崇说：“你能侍奉职吗？”商臣说：“不能。”潘崇说：“能逃亡吗？”商臣说：“不能”。潘崇说：“能干大事吧？”商臣说：“能！”

这年冬十月，商臣用太子宫的卫士包围了楚王宫。楚王请求吃顿熊掌再死，商臣不答应。丁未那天，楚王上吊死了。商臣给他死去的父亲加个恶谥号叫“灵”，他不瞑目；又改换个美谥号叫“成”，这才瞑目。商臣立为穆公，把他做太子时住的宫室赠给潘崇，还叫他做太师，并兼任保卫宫廷的长官。

【原文】

穆伯如齐①，始聘焉，礼也。凡君即位，卿出并聘，践修旧好，要结外援②，好事邻国，以卫社稷，忠、信、卑让之道也。忠，德之正也；信，德之固也；卑让，德之基也。

殽之役，晋人既归秦帅，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：“是败也，孟明之罪也，必杀之。”秦伯曰：“是孤之罪也。周芮良夫之诗曰③：‘大风有隧，贪人败类④。听言则对，诵言如醉⑤。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⑥。’是贪故也，孤之谓矣。孤实贪以祸夫子，夫子何

罪?”复使为政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穆伯：即公孙敖。 ②并：普遍。践：犹言继续，一说履行。要结：犹言缔结。 ③周：指周朝。 芮（ruì锐）良夫：即芮伯，周大夫。周芮良夫之诗，即《诗经》中《大雅·桑柔》篇中的诗句。 ④隧：通道。杜预注：“隧，蹊径也。” ⑤听言：阿谀的话；一说指道听之言。 诵言：谏言，即讽谏的话。一说诵言，指诵读诗书之言。 ⑥良：善良的人，或有才能的人。 覆：犹言反而。俾(bǐ比)：使。悖（bèi倍）．背逆，背谬。 ⑦使为政：即“使之为政”，让孟明执政。为政，即执政。

【译文】

穆伯到齐国，开始聘问，是合于礼的。凡是国君即位，卿出国普遍聘问，继续重温过去的友好，缔结外界的援助，友好地对待邻国，来保卫国家，这是合于忠、信、卑让之道的。忠，会使德行纯正；信，会使德行巩固；卑让，是德行的根基。

殽地的战役，晋国人放回秦国主将之后，秦国的大夫和左右侍臣都对秦穆公说：“这次战败，是孟明的罪过，一定要杀掉他。”秦穆公说：“这是孤的罪过。周朝芮良夫的诗说：‘大风吹来有通路，贪鄙的人是败类。听见阿谀的话就喜欢对答，听见讽谏的话就装酒醉。不任用有才能的人，反而使我背道行事。’这是贪婪的缘故，说的就是孤啊。孤由于贪婪而使夫子受祸，夫子有什么罪?”秦穆公重新让孟明执政。

二 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①，秦孟明视帅师伐晋，以报殽之役。二

月，晋侯御之。先且居将中军，赵衰佐之。王官无地御戎，狐鞫居为右②。甲子，及秦师战于彭衙③。秦师败绩。晋人谓秦“拜赐之师”④。

战于殽也，晋梁弘御戎，莱驹为右。战之明日，晋襄公缚秦囚⑤，使莱驹以戈斩之。囚呼，莱驹失戈，狼瞫取戈以斩囚⑥，禽之以从公乘，遂以为右⑦。箕之役，先轸黜之而立续简伯⑧。狼瞫怒。其友曰：“盍死之？”瞫曰：“吾未获死所⑨。”其友曰：“吾与女为难⑩。”瞫曰：“《周志》有之⑪，勇则害上，不登于明堂⑫。死而不义，非勇也。共用之谓勇⑬。吾以勇求右，无勇而黜，亦其所也⑭。谓上不我知，黜而宜⑮，乃知我矣。子姑待之。”及彭衙，既陈，以其属驰秦师⑯，死焉。晋师从之，大败秦师。君子谓：“狼瞫于是乎君子⑰。《诗》曰⑱：‘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⑲。’又曰：‘王赫斯怒，爰整其旅⑳。’怒不作乱，而以从师㉑，可谓君子矣。”

秦伯犹用孟明。孟明增修国政，重施于民㉒。赵成子言于诸大夫曰㉓：“秦师又至，将必辟之，惧而增德，不可当也㉔。《诗》曰㉕：‘毋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㉖。’孟明念之矣。念德不怠，其可敌乎㉗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文公二年（公元前625年）。　②王官无地：晋国大夫。王官，是其采邑地名，以地名为氏；无地，是其名。这次出战，王官无地代梁弘为先且居驾御战车。　狐鞫（jū居，又读jū菊）居：晋国大夫，一称续鞫居，亦称续简伯。　③甲子：二月初七。　彭衙：秦国邑名（在今

陕西白水县东北)。 ④拜赐之师：拜谢恩赐的部队。此语是讽刺孟明以前说的话。孟明在殽之战中被晋国所俘，放归时他曾说："三年将拜君赐"。⑤战之明日：作战的第二天。 ⑥失戈：戈掉在地上。狼瞫（shěng审）：晋国的勇士。 ⑦从公乘（shèng圣）：追赶晋襄公的战车。以为右：即"以之为右"，指让狼瞫做车右。 ⑧箕（jī机）之役：在鲁僖公三十三年。 ⑨未获死所：没有找到死的地方。 ⑩为难：发难，指杀掉主帅先轸。 ⑪《周志》：即《周书》。《尚书》中《泰誓》至《秦誓》三十二篇，叫《周书》。杜预注："《周志》，《周书》也。" ⑫害上：杀害在上的人。上，指在上位的人。 不登：犹言不能进入，指死后登不上。 明堂：祖庙。 ⑬共用：为国家所用，指以死供国家所用，即为国而死。杜预注："共用，死国用。" ⑭以勇求右：凭勇敢得到了车右。求右，求得车右。 其所：此指狼瞫应得的处所，即他应该被黜退。 ⑮不我知：即"不知我"，不了解我。 黜而宜：废黜得恰当。 ⑯既陈：已经摆开阵势。 以其属：率领他的部下。 ⑰于是：在这件事上。 君子：此指算是君子，赞美狼瞫之辞。 ⑱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篇。 ⑲庶：庶几，差不多。 遄（chuán船）：速，快。 沮（jǔ举）：终止，阻止。 ⑳王：指周文王。 赫：勃然怒貌。 斯：语助词，用法同"然"。 爰：乃，于是。 以上为《大雅·皇矣》篇第五章两句诗。 ㉑从师：此指带领部下冲上去。 ㉒增修：进一步修明。 重施于民：给百姓优厚的恩施。重，优厚。施，犹言恩施。 ㉓赵成子：即赵衰。 ㉔必辟之：一定避开秦军。 当：抵挡。 ㉕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 ㉖毋念：即念，怀念。杜预注："毋念，念也。" 尔祖：你的祖先。 聿（yù域）：语首助词，无义。 厥（jué决）德：其德，你的德行。厥，其，他的。 ㉗怠：懈怠。 可敌乎：可以抵挡吗？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二年春天，秦国孟明率领军队攻打晋国，以报复殽地的战役。二月，晋襄公抵御秦军。先且居统率中军，赵衰辅佐他。王官无地给先且居驾御战车，狐鞫居做车右。二月初七，和秦军在彭衙作战。秦国军队大败。晋国人说这是秦国

“拜谢恩赐的部队”。

在殽地作战的时候，晋国梁弘为晋襄公驾御战车，莱驹做车右。作战的第二天，晋襄公捆绑了秦国的俘虏，派莱驹用戈砍他的脑袋。俘虏大声呼叫，莱驹受惊失掉了戈，狼瞫拿起戈来砍掉俘虏的头，抓起莱驹追上了晋襄公的战车，晋襄公就让他做车右。箕地的战役，先轸废黜狼瞫而立续简伯做车右。狼瞫很生气。他的朋友说：“何不死去？”狼瞫说：“我没有找到死的地方。”他的朋友说：“我和你一起发难杀掉先轸。”狼瞫说：“《周志》有这样的话，勇敢就杀害在上的人，死后不能进入祖庙。死而不合于道义，这不是勇敢。为国家所用叫做勇敢。我用勇敢得到车右，没有勇敢而被废黜，也是得其所啊。如果说在上的人不了解我，废黜得恰当，就是了解我了。您姑且等着吧。”到达彭衙，两军已经摆开阵势，狼瞫率领他的部下冲杀进秦军，死在那里。晋军跟从他们杀上去，把秦军打得大败。君子认为：“狼瞫在这件事上算得上君子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君子如果发怒，动乱差不多就会很快阻止。’又说：‘文王勃然震怒，于是就整顿他的军队。’发怒不去作乱，反而上去打仗，可以说是君子了。”

秦穆公还是任用孟明。孟明进一步修明国政，给百姓优厚的好处。赵衰对大夫们说：“秦军如果再来，一定要避开它，由于畏惧而进一步修明德行，那是不可抵挡的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怀念着你的祖先，修明你的德行。’孟明想到这两句诗了。想到德行而不懈怠，难道可以抵挡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丁丑①，作僖公主，书不时也。

晋人以公不朝来讨，公如晋②。夏四月己巳，晋人使阳处父盟公以耻之③。书曰：“及晋处父盟”，以厌之

也。适晋不书，讳之也④。公未至，六月，穆伯会诸侯及晋司空士縠盟于垂陇⑤，晋讨卫故也。书士縠，堪其事也⑥。陈侯为卫请成于晋，执孔达以说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丁丑：二月二十日。 ②以公不朝：因为鲁文公不去晋国朝见。来讨：指来攻打鲁国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晋以我公即位，不朝于晋，来治其罪。" ③四月己巳：四月十三日。《春秋》记"三月乙巳"，与《左传》不同，必有一误。 耻之：羞辱鲁文公。杜预注："使大夫盟公，欲以耻辱鲁也。" ④讳：隐讳，避讳。 之：指鲁文公到晋国的事。 ⑤公未至：指鲁文公从晋国没有回到鲁国。金泽文库本作"公自晋未至"，多"自晋"二字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公朝晋，未归至国。" 诸侯：指宋公、陈侯、郑伯。 司空：即大司空。杜预注："晋司空，非卿也，以士縠能堪卿事，故书。" 士縠（hú狐）：士芮之子。 垂陇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）。 ⑥其事：那件事，指结盟之事。 ⑦孔达：卫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二月二十日，制作鲁僖公的神主，《春秋》记载制作不及时。

晋国人由于鲁文公不去晋国朝见而前来攻打，文公去了晋国。夏季四月十三日，晋国派阳处父和鲁文公结盟而羞辱他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及晋处父盟"，以表示憎恶的意思。文公到晋国去而《春秋》不加以记载，这是出于隐讳。文公从晋国没有回到鲁国，六月，穆伯在垂陇和诸侯及晋国司空士縠结盟，这是因为晋国攻打卫国的缘故。《春秋》记载士縠，由于他能够胜任结盟的事。

陈共公替卫国向晋国求和，逮捕了孔达来讨好晋国。

【原文】

秋八月丁卯，大事于大庙，跻僖公①，逆祀也。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，尊僖公，且明见曰②："吾见新鬼大，故鬼小③。先大后小，顺也④。跻圣贤，明也⑤。明、顺，礼也。"

君子以为失礼。礼无不顺。祀，国之大事也，而逆之，可谓礼乎？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久矣⑥。故禹不先鲧，汤不先契，文、武不先不窋⑦。宋祖帝乙，郑祖厉王，犹上祖也⑧。是以《鲁颂》曰⑨："春秋匪解，享祀不忒，皇皇后帝，皇祖后稷⑩。"君子曰礼，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⑪。《诗》曰⑫："问我诸姑，遂及伯姊⑬。"君子曰礼，谓其姊亲而先姑也⑭。仲尼曰："臧文仲，其不仁者三，不知者三⑮。下展禽，废六关，妾织蒲⑯，三不仁也。作虚器，纵逆祀，祀爰居⑰，三不知也。"

冬，晋先且居、宋公子成、陈辕选、郑公子归生伐秦⑱，取汪，及彭衙而还，以报彭衙之役⑲。卿不书，为穆公故，尊秦也，谓之崇德⑳。

襄仲如齐纳币㉑，礼也。凡君即位，好舅甥，修昏姻，娶元妃以奉粢盛㉒，孝也。孝，礼之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月丁卯：八月十三日。　大事：此指祭祀。　跻（jī积）：上升。跻僖公，即升鲁僖公的神位于鲁闵公之上去祭祀。按：闵、僖二君虽非父子，然而僖公曾以臣的身分继承闵公的君位，僖公神位应在闵公之下，今僖公神位升居闵公之上，这是不按顺序的祭祀。　②夏父弗忌：鲁国大

夫。 宗伯：古代掌礼的官。 杜预注："宗伯，掌宗庙昭穆之礼。" 明见：即明其所见，表明他所见到的，或宣称他所见到的。 ③新鬼：指鲁僖公。 大：因僖公死时年长，故言其大。 故鬼：即旧鬼，指鲁闵公。 小：因闵公死时年少，故言其小。 ④顺：顺序。 ⑤明：明白道理，即明智。 ⑥齐圣：犹言聪明圣哲。 不先父食：不能在父亲之前享受祭品。食，指享受祭品。 ⑦汤：商汤，又称成汤、武汤，建立商朝的帝王。 契（xiè谢）：传说是商族的始祖。 文、武：即周文王、周武王。 不窋（zhú烛，又读zhù住）：后稷之子，是周文王、武王的远祖。 ⑧宋祖帝乙：宋国以帝乙为祖宗。祖，用作动词，为祖宗。帝乙，微子之父。厉王：即周厉王，郑桓公之父。 上祖：尊崇祖宗。上，同"尚"，尊崇，崇尚。杜预注："帝乙，微子父。厉王，郑桓公父。二国不以帝乙、厉王不肖，而犹尊尚之。" ⑨《鲁颂》：指《诗经·鲁颂》中《閟（bì必）宫》篇。 ⑩春秋：此指一年四季。 解：同"懈"，懈怠。此言四季祭祀不懈怠。 享祀：犹言祭祀。 不忒（tè特）：没有差错。忒，差误，差错。 皇皇：美而大的样子。 后帝：即天帝；或上帝。 皇祖：犹言伟大的先祖。皇，美，对祖先的敬称。 后稷：周族的始祖。 ⑪后稷亲：后稷亲近。 先帝：先称祭天帝。 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邶风·泉水》篇。 ⑬诸姑：诸位姑母，即姑母们。 伯姊：指各位姐姐。伯，长，老大。 ⑭姊亲：姐姐亲近。 先姑：先问候姑母。 ⑮不仁者三：不仁爱的事情有三件。 ⑯下：指居于下位。 展禽：即柳下惠。杜预注："展禽，柳下惠也。文仲知柳下惠之贤，而使在下位。" 废：废弃。一说，废作置，设置，设立。 六关：六个关口。杜预注："塞关、阳关之属凡六关。"一说，六关，为关名，不是六个关口。 妾：小妻。 织蒲（pú葡）：织蒲草为席贩卖。杜预注："家人贩席，言其与民争利。" ⑰作：犹言设置。 虚器：指臧文仲私蓄大蔡之龟，作室而藏之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虚器指臧文仲私蓄大蔡之龟，作室以居之之事。"一说，作虚器，即设藏龟之室，用作山节藻棁（zhuō捉）的装饰，无其位而虚有其器。 祀爰居：祭祀海鸟爰居。爰居，海鸟名，像凤凰。杜预注："海鸟曰爰居，止于鲁东门外，文仲以为神，命国人祀之。" ⑱宋公子成：宋庄公之子。 陈辕选：辕涛涂的后代。 郑公子归生：字子家，或云灵公之弟。 ⑲取汪：占取了汪地。汪，靠近彭衙，秦国地名（在今陕西白水县内）。 ⑳卿不书：卿的名字《春秋》没

有记载。杜预注:“四人皆卿，秦穆悔过，终用孟明，故贬四国大夫以尊秦伯。”　崇德：崇尚德行。　㉑纳币：致送玉帛财礼。　㉒奉粢（zī资）盛：共同祭祀。粢盛，古代盛在祭器内的谷物，泛指祭品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八月十三日，在太庙祭祀，升鲁僖公神位在鲁闵公之上，这是不按顺序的祭祀。当时夏父弗忌担任礼官，尊崇鲁僖公，而且宣称他所见到的说:“我见到新鬼大，旧鬼小。先大后小，是顺序。把有圣贤之德的人升位，是明智。明智、顺序，这是合于礼的。”

君子认为这样做是失礼。礼没有不合顺序的。祭祀，是国家的大事，而不按顺序，能说合于礼吗？儿子虽然聪明圣哲，不能在父亲之前享受祭品由来已久了。所以夏禹不能在鲧之前，商汤不能在契之前，文王、武王不能在不窋之前。宋国以帝乙为祖宗，郑国以厉王为祖宗，这还是对祖先的尊崇。因此《鲁颂》说:“一年四季的祭祀不懈怠，没有差错，祭祀伟大的天帝，又祭祀伟大的祖先后稷。”君子说这合于礼，说的是他与后稷虽然亲近然而却先称祭天帝。《诗经》说:“问候我的姑母们，于是再问候到各位姐姐。”君子说这合于礼，说的是他与姐姐虽然亲近然而却先问候姑母。孔子说:“臧文仲，他不仁爱的事情有三件，不聪明的事情有三件。让展禽居于下位，废弃六个关口，小妻织席贩卖，这是三件不仁爱的事情。作室藏龟，纵容逆祀，祭祀爱居，这是三件不聪明的事情。”

这年冬天，晋国先且居、宋国公子成、陈国辕选、郑国公子归生攻打秦国，占取了汪地，到达了彭衙然后回国，以报复上次彭衙的战役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，是为了秦穆公的缘故，尊重秦国，这叫做崇尚德行。

东门襄仲到齐国致送玉帛财礼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凡是国君即位，要巩固甥舅国家的友好，办理婚姻大事，迎娶嫡夫人共

同主持祭祀，这是合于孝道的。孝道，是礼的开始。

三 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庄叔会诸侯之师伐沈①，以其服于楚也。沈溃。凡民逃其上曰溃，在上曰逃②。

卫侯如陈，拜晋成也③。

夏四月乙亥，王叔文公卒，来赴，吊如同盟④，礼也。

秦伯伐晋，济河焚舟，取王官及郊⑤。晋人不出，遂自茅津济，封殽尸而还⑥。遂霸西戎，用孟明也。

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为君也，举人之周也⑦，与人之壹也⑧；孟明之臣也，其不解也，能惧思也⑨；子桑之忠也，其知人也，能举善也⑩。《诗》曰⑪："于以采蘩？于沼于沚⑫。于以用之？公侯之事⑬"，秦穆有焉⑭。"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⑮"，孟明有焉。"诒厥孙谋，以燕翼子⑯"，子桑有焉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文公三年（公元前624年）。庄叔：即叔孙得臣。 沈：国名（在今安徽阜阳县西北）。 ②上：指在上的人。 溃：溃散流移，指百姓溃散。在上曰逃：在上逃走，一人及其随从而已；而民逃其上，人数众多，故叫溃散。 ③卫侯：即卫成公。 拜晋成：杜预注："二年，陈侯为卫请成于晋。" ④四月乙亥：四月二十四日。 王叔文公：即王子虎。 吊：吊唁。 ⑤王官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闻喜县西）。 郊：晋

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⑥不出：不出战，即不应战。晋国采纳上年赵衰之言，避秦军的锐气。　茅津：在今山西平陆县西南二里，即今之太阳渡，对岸是河南陕县，渡河向东去，即至殽山。　封殽尸：埋藏殽役战死者的尸体。按：秦败殽在鲁僖公三十三年四月，而封尸在鲁文公三年五月，事隔三年之久，怎能还有尸体可埋？封殽尸可能为战死的将士堆土立碑而已。　⑦为君：作为国君。　举人：提拔人才。　周：全面，指对人才遍察不偏。　⑧与人：任人，即用人才。与，通“举”，选拔，此指任用。　壹：专一无二。　⑨惧思：畏惧而思考，指上年赵衰所言“惧而增德”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谓既败而惧，惧而思，思而修德也。”　⑩子桑：即公孙枝。　⑪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召南·采蘩》篇。　⑫于以：即于何，在哪里。采蘩（fán烦）：采白蒿。蘩，白蒿。沼：池塘，池沼。　沚（zhǐ止）：小洲，即水中的小块陆地。　⑬公侯之事：指公侯的祭祀祖先。　⑭有焉：有这个优点，指用人不弃小善的优点。　⑮夙夜：早晚。　一人：一个人，诗的本意指周天子，即周宣王；此借指秦穆公。以上为《大雅·烝民》篇第四章两句诗。　⑯诒（yí宜）：通“贻”，遗留，留给。　厥孙：其子孙，他的子孙。　翼：辅佐；杜注解为成。　子：指子孙。以上为《大雅·文王有声》篇末章两句诗。此诗原意赞美武王，此借诗美言“子桑有举善之谋”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三年春天，庄叔会合诸侯的军队攻打沈国，因为它顺服楚国。沈国百姓溃散。凡是百姓逃避他们的上面人物叫做溃，在上的人逃走叫做逃。

卫侯到陈国，拜谢和晋国的媾和。

夏季四月二十四日，王叔文公死，发来讣告，象同盟国一样去吊唁，是合于礼的。

秦穆公攻打晋国，渡过黄河烧掉船只，攻占了王官和郊地。晋军不出战，秦军就从茅津渡黄河，在殽地掩埋了战死的将士尸体然后回国。秦穆公于是称霸西戎，这是由于任用了孟明。

君子因此而了解秦穆公作为国君，选拔人才考虑全面，任

用人才专一无二；孟明作为臣下，努力不懈，能因畏惧而思考；子桑忠诚，他了解人，能够推举有才能的人。《诗经》说："在哪里采白蒿？在池塘里在小洲上。在哪里使用它？在公侯的祭祀典礼上"，秦穆公有这个优点。"早晚勤勉不懈，来事奉一个人"，孟明有这个优点。"把谋略留给子孙，来安定和辅助后嗣"，子桑有这个优点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雨螽于宋，队而死也①。

楚师围江，晋先仆伐楚以救江②。冬，晋以江故告于周，王叔桓公、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③，门于方城，遇息公子朱而还④。

晋人惧其无礼于公也，请改盟⑤。公如晋，及晋侯盟。晋侯飨公，赋《菁菁者莪》⑥。庄叔以公降拜⑦，曰："小国受命于大国，敢不慎仪⑧？君贶之以大礼，何乐如之⑨？抑小国之乐，大国之惠也⑩。"晋侯降，辞。登，成拜⑪。公赋《嘉乐》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雨螽：螽斯虫像雨一样。 ②江：嬴姓国（在今河南息县西南）。先仆：晋国大夫。 ③以江故：因为江国的缘故，指江国被楚军包围之事；一说解作把江国的事情。告于周：向周天子报告，即报告周襄王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欲假天子之威，以伐楚。"王叔桓公：周王室大臣。杜预注："桓公，周卿士，王叔文公之子。" ④门：关口的门，此指攻打关口的门。方城：指方城山。息公：息县之尹。子朱：息县尹之名。杜预注："子朱，楚大夫，伐江之帅也。闻晋师起而江兵解，故晋亦还。" ⑤请改盟：请求改订盟约。 ⑥飨：用酒食款待人，此指设享礼招待鲁文

公。《菁菁者莪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在此取其中“既见君子，乐且有仪”两句诗。　⑦庄叔：即叔孙庄叔，又称叔孙得臣，鲁国大臣，在此盟会时为相礼。以公：让鲁文公。降拜：降阶下拜。降，指降下台阶。杜预注：“谢其以公比君子也。”　⑧小国：此指鲁国。大国：此指晋国。仪：礼仪。　⑨贶（kuàng况）：赐与，赐给。大礼：犹言重大典礼。何乐如之：什么能比这再高兴呢？如，超过，比得上。　⑩抑：语助词，用在句首，无义。　⑪登：指登阶。成拜：完成拜礼。　⑫《嘉乐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，即《假乐》。在此取其中“显显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”三句诗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螽斯虫像雨点一样落在宋国，掉下地就死去了。

楚国的军队包围江国，晋国先仆攻打楚国来救援江国。这年冬天，晋国因为江国的缘故向周天子报告，王叔桓公、晋国阳处父攻打楚国来救援江国，攻打方城山关口的门，遇见了楚国的息公子朱然后回国。

晋国人害怕自己曾对鲁文公无礼，请求改订盟约。鲁文公到晋国去，和晋襄公结盟。晋侯设享礼招待文公，赋《菁菁者莪》这首诗。鲁臣庄叔让文公降阶下拜，说：“小国在大国接受命令，怎敢对礼仪不谨慎？君王赐与我们重大的典礼，有什么比这再高兴的呢？小国的高兴，是大国的恩赐。”晋襄公降阶，辞让。登阶，完成拜礼。鲁文公赋《嘉乐》这首诗。

四　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，晋人归孔达于卫，以为卫之良也，故免之①。夏，卫侯如晋拜。

曹伯如晋，会正②。

逆妇姜于齐③，卿不行，非礼也。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于鲁也④。曰："贵聘而贱逆之，君而卑之，立而废之，弃信而坏其主，在国必乱，在家必亡⑤。不允宜哉！《诗》曰⑥：'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⑦。'敬主之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文公四年（公元前623年）。孔达：卫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二年卫执孔达以说晋。"良：有才能的人，即突出的人才。免：赦免　②会正：商谈纳贡的事。正，通"政"，指贡赋。杜预注："会受贡赋之政也。"

③姜：姜氏，即出姜。　④不允：即不终，指不善终，无好结果。杜预注："始来不见尊贵，故终不为国人所敬信也。文公薨而见出，故曰出姜。"　⑤君：即小君，国君的夫人。　主：指内主，即公宫内之主。家：指卿大夫，卿大夫多有采邑，故叫做家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我将》篇。　⑦于时：于是。　之：指内主，杜预注指福禄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四年春天，晋国人释放孔达回到卫国，认为孔达是卫国有才干的人，所以赦免了他。夏天，卫侯到晋国拜谢。

曹伯到晋国，商谈纳贡的事。

到齐国迎接姜氏，卿没有去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君子因此知道出姜在鲁国不会有好结果。说："用尊贵的礼节行聘而用低贱的礼节迎娶她，身为小君而轻待她，立为夫人而废弃她，丢掉信义而损害内主，这样事发生在诸侯国必然动乱，在卿大夫家必然灭亡。没有好结果是应该的了！《诗经》说：'畏惧上天的威灵，于是才能保有内主。'说的就是要敬重内主的身份。"

【原文】

秋，晋侯伐秦，围邰、新城①，以报王官之役。

楚人灭江，秦伯为之降服，出次，不举，过数②。大夫谏，公曰："同盟灭，虽不能救，敢不矜乎③？吾自惧也④。"君子曰："《诗》云⑤：'惟彼二国，其政不获⑥；惟此四国，爰究爰度⑦。'其秦穆之谓矣。"

卫宁武子来聘，公与之宴，为赋《湛露》及《彤弓》⑧。不辞，又不答赋⑨。使行人私焉⑩。对曰："臣以为肄业及之也⑪。昔诸侯朝正于王⑫，王宴乐之，于是乎赋《湛露》，则天子当阳，诸侯用命也⑬。诸侯敌王所忾，而献其功⑭，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，彤矢百，旅弓矢千，以觉报宴⑮。今陪臣来继旧好，君辱贶之⑯，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⑰？"

冬，成风薨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邘（yú元）：秦国地名（在今陕西澄城县南）。新城：秦国地名（在今陕西澄城县东北）。　②降服：素服，指穿上素服。　出次：出居别室。　不举：减膳撤乐。　过数：超过了应有的礼数。杜预注："降服，素服也。出次，辟正寝。不举，去盛馔。邻国之礼有数，今秦伯过之。"　③矜（jīn今）：哀怜，怜惜。　④惧：本指恐惧，此犹言警惕。　⑤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篇。　⑥惟：语首助词，无义。　彼二国：他们两个国家，原诗指夏、商两国。不获：犹言不得人心，或不合法度。　⑦四国：即四方，指四方国家。爰：语首助词，有"于是"的意思。究：探讨，推究。杜预注："《诗·大雅》。言夏、商之君，政不得人心，故四方诸侯，皆惧而谋度其政事也。言秦穆亦能感江之灭，惧而思政。"　⑧为赋：即"为之赋"，为宁武子赋。　《湛露》、《彤弓》：均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　⑨不辞：指宁武子没有辞谢；或解作没有说话。答赋：赋诗回答。　⑩行人：掌宾客之官。私：私下。　⑪肄

(yì义) 业：学习功课，此指练习乐歌。肄，学习。及之：犹言达到练习目的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臣以为乐工肄习乐歌自及，此诗非为宴臣而设也。" ⑫正：正月。 王：即天子。 ⑬当阳：对着太阳。宁武子以《湛露》诗义，喻天子向阳而坐，故言"当阳"。 用命：听命效劳，即承受命令去做。杜预注："犹诸侯禀天子命而行。" ⑭敌王所忾(kài)：把天子痛恨的人当做仇敌。杜预注："忾，恨怒也。" 献其功：献上他的功劳。 ⑮彤(tóng同)弓：红色的弓。彤，红色。 彤矢：红色的箭。 彤(lú卢)弓矢千：黑色的弓箭一千枝。彤，黑色。按：鲁僖公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，亦作"彤弓矢千"。但金泽文库本作"彤弓十彤矢千"，多"十彤"二字。 觉：表明。 报宴：即报以宴乐，用宴乐来报答功劳。杜预注："觉，明也。谓诸侯有四夷之功，王赐之弓矢，又为歌《彤弓》，以明报功宴乐。" ⑯陪臣：本指诸侯的大夫，对天子自称陪臣，在此宁武子谦称自己为陪臣。继旧好：继续过去的友好。君辱：即辱君，承蒙君王。 ⑰干大礼：冒犯大礼。大礼，即天子享诸侯之礼。 自取戾(lì立)：自取罪过。 ⑱成风：鲁文公的祖母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晋襄公攻打秦国，包围了邧地、新城，以报复王官的战役。

楚国人灭亡了江国，秦穆公为这件事穿上素服，出居别室，减膳撤乐，超过了应有的礼数。大夫们劝谏，秦穆公说："同盟的国家被灭，虽然没能救援，怎敢不哀怜呢？我是自己警惕呀。"君子说："《诗经》说：'他们两个国家，政事不得人心；四方的国家，于是探讨谋划。'那说的就是秦穆公了。"

卫国宁武子前来鲁国聘问，文公和他一起宴饮，为他赋《湛露》和《彤弓》两首诗。宁武子没有辞谢，又不赋诗回答。文公派行人私下向宁武子探问。宁武子回答说："臣下以为是练习演奏乐歌的。从前诸侯在正月向天子朝贺，天子设宴奏乐，在这个时候赋《湛露》这首诗，那表示天子对着太阳，诸侯听命效劳。诸侯把天子痛恨的人当仇敌，而献上自己的功

劳，天子这时赐给他们红色的弓一张，红色的箭一百枝，黑色的弓和箭一千枝，以表明用宴乐报答功劳。现在陪臣前来继续过去的友好，承蒙君王赐宴，怎敢冒犯大礼而自取罪过？”

冬天，成风去世。

五　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，王使荣叔来含且赗，召昭公来会葬①，礼也。

初，郯叛楚即秦，又贰于楚。夏，秦人入郯②。

六人叛楚即东夷③。秋，楚成大心、仲归帅师灭六④。冬，楚公子燮灭蓼⑤。臧文仲闻六与蓼灭，曰：“皋陶、庭坚，不祀忽诸⑥。德之不建，民之无援，哀哉⑦！”

晋阳处父聘于卫，反过宁，宁嬴从之⑧，及温而还，其妻问之。嬴曰：“以刚⑨。《商书》曰：‘沈渐刚克，高明柔克⑩。’夫子壹之，其不没乎⑪！天为刚德，犹不干时，况在人乎⑫？且华而不实，怨之所聚也⑬。犯而聚怨，不可以定身⑭。余惧不获其利而离其难，是以去之⑮。”晋赵成子、栾贞子、霍伯、臼季皆卒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文公五年（公元前622年）。荣叔：周大夫。　含：通“琀（hàn汉）”，古代放在死者口里的珠、玉、贝等物。　赗（fèng奉）：送给丧家送葬之物。　召昭公：周王卿士。　葬：指安葬成风。　②秦人入

鄀：鄀都商密，秦人入鄀，鄀国未亡，迁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，为楚国附庸。后楚灭鄀为邑县，定公六年楚令尹子西迁郢于鄀，称为鄢郢。 ③六：国名（在今安徽六安县北）。即：靠近，亲近。 东夷：指东方诸国，又指东方文化落后诸国。 ④仲归：楚国大夫，字子家。 ⑤公子：燮（xiè谢）：楚国公子。蓼（liǎo 了）：国名（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北）。⑥皋陶（yáo摇）、庭坚：是一个人，皋陶的字为庭坚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庭坚，皋陶字。"一说，皋陶和庭坚为两个人，皋陶偃姓，庭坚姬姓。不祀忽诸，为"忽不祀诸"的倒装句。诸，语尾助词，无义。 ⑦不建：不修行，指六、蓼二国之君不修德行。援：援救，即得不到大国的援救。⑧宁，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获嘉县西北，修武县东）。宁嬴：晋国的逆旅大夫。 ⑨嬴：即宁嬴。 以刚：太刚硬。 以，太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以，太也。" ⑩沈渐：犹言深沉，指深沉不暴露的人。刚克，即能刚硬。 高明：犹言爽朗，指爽朗不阘弱的人。 柔克，即能柔和。以上为《商书》中两句话，历代研究者解释法不同，不一一列举。⑪夫子：那个人，指阳处父。 壹：此指只具备其一，指具备刚。杜预注："阳子性纯刚。" 不没：犹言不得善终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处父纯一于任刚，其不得善终乎！" ⑫刚德：刚强的德行。天秉阳，故天之德为刚。 不干时：不触犯寒暑四时的次序。干，干犯，触犯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天秉纯阳，故为刚德，犹不干犯四时之序。" 在人：指在人事上。⑬所聚：聚集，指聚集的原因。 ⑭犯：触犯，指触犯别人。 杜预注："刚则犯人。" 定身：安定自身。 ⑮余：指宁嬴。 不获其利：不能得到利益。 离：同"罹（lí离）"，遭遇，遭到。按：鲁文公六年，晋国续鞫居杀阳处父。 ⑯赵成子：赵衰；栾贞子：栾枝；霍伯：先且居；臼（jiù旧）季：胥臣，均是晋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成子，赵衰，新上军帅、中军佐也。贞子，栾枝，下军帅也。霍伯，先且居，中军帅也。臼季，胥臣，下军佐也。"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五年春天，周天子派荣叔来鲁国致送含玉和丧葬用物，召昭公来鲁国参加成风的葬礼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起初，鄀国背叛楚国亲近秦国，又和楚国有勾结。夏天，

秦军攻进都国。

六国人背叛楚国亲近东夷。这年秋天，楚国成大心、仲归率领军队灭亡了六国。这年冬天，楚国公子燮灭亡了蓼国。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六国和蓼国灭亡，说："皋陶、庭坚，突然就没有人祭祀了。国君不修德行，百姓得不到救援，伤心啊！"

晋国阳处父到卫国聘问，回国时路过宁地，宁嬴跟随着他。到达温地宁嬴又回来了，他的妻子问他。宁嬴说："太刚硬了。《商书》说：'深沉不暴露的人能刚硬，爽朗不闇弱的人能柔和。'那个人只具备其一，恐怕不得善终吧！上天属于刚强的德行，尚且还不触犯寒暑四时的次序，何况在人事上呢？而且华而不实，就会聚集怨恨。触犯别人而聚集怨恨，不能够安定自身。我害怕不能得到利益反而遭到祸害，因此才离开他。"晋国的赵衰、栾枝、先且居、胥臣都死了。

六　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，晋蒐于夷，舍二军①。使狐射姑将中军，赵盾佐之②。阳处父至自温，改蒐于董，易中军③。阳子，成季之属也④，故党于赵氏，且谓赵盾能⑤，曰："使能⑥，国之利也。"是以上之⑦。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，制事典⑧，正法罪，辟狱刑⑨，董逋逃，由质要⑩，治旧洿，本秩礼⑪，续常职，出滞淹⑫。既成，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，使行诸晋国，以为常法⑬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文公六年（公元前621年）。　夷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

舍：舍弃，此指撤消。 二军：两个军。鲁僖公三十一年，晋国蒐于清原，建立五个军以抵御狄人。五军各有帅和佐，共十卿，即先轸、郤溱、先且居、狐偃、栾枝、胥臣、赵衰、箕郑、胥婴、先都。现在十卿大部已死。 ②狐射姑：即贾季，狐偃之子，晋国大夫。赵盾：又称赵宣子，赵衰之子，晋国大夫。自晋襄公七年（鲁文公六年）至晋成公五年（鲁宣公七年）将中军。 ③董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荣河县东，一说在今闻喜县东北）。中军：指中军统帅，或中军主将。 ④阳子：即阳处父。成季：即赵衰。属：属下，即属下大夫。 ⑤党：偏私，偏向。赵氏：指赵衰父子。 ⑥使能：任用有才能的人。 ⑦上之：让他居上位。

⑧为国政：掌握国家的政权。晋国中军统帅平时执掌国政，战时统率三军。 ⑨正法罪：修正法令。法罪，即罪法，或法令。 辟：清理。杜预注："辟，犹理也。" 狱刑：诉讼案件。 ⑩董：督察。杜预注："董，督也。" 逋（bū晡）逃：逃亡的罪人。由：使用。 质要：契约。指使用契约，以防欺诈。 ⑪旧洿（wū巫）：旧日的污秽。洿，污秽。治旧洿，指清除政治上的污秽。秩礼：等级规范。杜预注："贵贱不失其本。"

⑫续常职：重建已废弃的官职。续，本指承袭，此指"重建"的意思。常职，一定职务，此指官职。杜预注："修废官。" 出：举出，举拔。滞淹：指淹滞于下位的贤能，即屈居下位的人才。 ⑬既成：已经完成，即政令法规制定完成以后。大傅：即"太傅"，官名，但不在军中，晋国太傅主管礼刑。 大师：即"太师"，官名。贾佗（tuō托）：晋文公旧臣，曾随重耳（文公）出亡，年岁比狐偃、赵衰小。行诸晋国：在晋国推行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六年春天，晋国在夷地阅兵，撤消两个军。让狐射姑统帅中军，赵盾辅佐他。阳处父从温地到来，改在董地阅兵，调换中军主帅。阳处父，原是赵衰的属下，所以偏向赵氏，而且认为赵盾有才能，说："任用有才能的人，是国家的利益。"因此使赵盾居于上位。赵盾从这时开始掌握国家的政权，制定章程，修正法令，清理诉讼，督察逃犯，使用契约，清除政治上的污秽，恢复等级的规范，重建废弃的官职，举拔屈居

下位的人才。政令法规制定完成以后，把它交给太傅阳处父和太师贾佗，让他们在晋国推行，作为经常的法律。

【原文】

臧文仲以陈、卫之睦也，欲求好于陈。夏，季文子聘于陈①，且娶焉。

秦伯任好卒②。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为殉③，皆秦之良也。国人哀之，为之赋《黄鸟》④。

君子曰："秦穆之不为盟主也，宜哉⑤。死而弃民。先王违世，犹诒之法，而况夺之善人乎⑥！《诗》曰⑦：'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⑧。'无善人之谓⑨。若之何夺之⑩？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，是以并建圣哲，树之风声⑪，分之采物，著之话言⑫，为之律度，陈之艺极⑬，引之表仪，予之法制⑭，告之训典，教之防利⑮，委之常秩，道之以礼⑯，则使无失其土宜，众隶赖之而后即命⑰。圣王同之。今纵无法以遗后嗣，而又收其良以死，难以在上矣⑱。"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⑲。

【注释】

①季文子：即季孙行父，继仲遂执鲁政三十四年。　②任好：秦穆公的名。　③子车：是姓氏，秦国大夫。奄息、仲行、鍼（qián钱）虎：是子车氏的三个儿子。为殉：即殉葬。　④《黄鸟》：为《诗经·秦风》中的篇名，是一首哀痛三良、讽刺秦穆公用活人殉葬的诗。　⑤不为盟主：没有当上盟主。　⑥违世：离开人世，犹言死去。诒（yí夷）：同"贻"，遗留，留下。　法：法度。　夺之善人：夺去百姓的好人。　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瞻卬》篇。　⑧殄（tiǎn舔）瘁：困苦损伤。

⑨无善人之谓：说的就是没有好人。 ⑩若之何夺之：怎么还夺去他们呢？质问为何把三良殉葬。 ⑪王者：身居王位的人，犹言圣王。知命之不长：知道寿命不能久长。 并建：普遍选用，即不是选立一人。圣哲：泛指贤能。 风声：此指风化教声，即风气教化。 ⑫采物：采章物色，指旗帜衣服的采章物色，此即旗帜衣服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以旌旗衣服，分别其采章物色。" 著：著录。 话言：善言，即告诫的话。杜预注："话，善也，为作善言遗戒。" ⑬律度：犹言法度（用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说）；旧解为"钟律度量"。 陈：公布。 艺极：犹言准则。 ⑭表仪：威仪。予：让用，此使之用。 ⑮训典：典章制度一类的书。杜预注："训典，先王之书。" 教：教育。 防利：防恶兴利；一说防止谋求私利。 ⑯常秩：指官吏的一定职务。杜预注："常秩，官司之常职。" 道：教导。 ⑰则：犹言而；有的把"则"字断在上句尾。 无失：不要违背。 土宜：犹言因地制宜。 众隶：众民，众人。即命：就命，即死去。 ⑱无法：没有法度。 以死：以之殉死，即用他们殉葬而死。 ⑲东征：向东方征伐。杜预注："不能复征讨东方诸侯，为霸主。"

【译文】

臧文仲因为陈、卫两国和睦，想要向陈国求得友好。夏天，季文子到陈国聘问，并且在郑里娶了妻子。

秦伯任好死。用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奄息、仲行、鍼虎殉葬，这三个人都是秦国突出的人物。秦国人哀痛他们，为他们赋《黄鸟》这首诗。

君子说："秦穆公没有当上盟主，是应当的了。死了以后还抛弃百姓。先王离开人世，还留下了法度，而何况夺去百姓的好人呢！《诗经》说：'贤人的死亡，国家就损伤困乏。'这说的就是没有好人。怎么还夺去他们呢？古代身居王位的人知道寿命不能久长，因此就普遍选用贤能，给他们树立风气教化，给他们分别旗帜衣服的采色，给他们著录告诫的善言，给他们制定法度，给他们公布准则，引导他们有威仪，让他们使用法规制

度，告知他们先王遗训典章，教育他们防恶兴利，委任他们一定的职务，教导他们合于礼仪，而让他们不要违背因地制宜，众民都信赖他们然后才离开人世。先古圣王都是相同的。现在纵然没有法度留给后继的人，反而又收取他们的突出人物为他殉葬而死，这就难以处在上位了。”君子因此知道秦国不再能向东方征讨了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季文子将聘于晋，使求遭丧之礼以行①。其人曰②：“将焉用之③？”文子曰：“备豫不虞，古之善教也④。求而无之，实难⑤。过求何害⑥？”

八月乙亥⑦，晋襄公卒。灵公少，晋人以难故，欲立长君⑧。赵孟曰⑨：“立公子雍⑩。好善而长，先君爱之，且近于秦⑪，秦旧好也⑫。置善则固，事长则顺，立爱则孝，结旧则安⑬。为难故⑭，故欲立长君。有此四德者，难必抒矣⑮。”贾季曰⑯：“不如立公子乐⑰。辰嬴嬖于二君，立其子，民必安之⑱。”赵孟曰：“辰嬴贱，班在九人，其子何震之有⑲？且为二嬖，淫也⑳。为先君子，不能求大，而出在小国，辟也㉑。母淫子辟，无威㉒。陈小而远，无援㉓。将何安焉？杜祁以君故，让偪姑而上之㉔；以狄故，让季隗而己次之，故班在四㉕。先君是以爱其子，而仕诸秦，为亚卿焉㉖。秦大而近，足以为援㉗；母义子爱，足以威民㉘。立之不亦可乎？”使先蔑、士会如秦㉙，逆公子雍。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，赵孟使杀诸郫㉚。

贾季怨阳子之易其班也，而知其无援于晋也㉛。九月，贾季使续鞫居杀阳处父。书曰："晋杀其大夫"，侵官也㉜。

【注释】

①遭丧之礼：遭到丧事之后应行的礼仪。行：动身，指去晋国。②其人：那个人：指季文子派的手下人。③将焉用之：要用它做什么？④备豫：预备。豫，通"预"，与"备"同义，即预先准备。虞：忧虑。善教：最好的教导。⑤实：是，此。⑥过求：多请求一些。⑦八月乙亥：八月十四日。⑧灵公：即晋灵公，名夷皋，襄公之子，在位十四年，是有名的暴君，被赵穿所杀。以难故：由于发生祸难的缘故，此指晋人害怕因立君而国家发生祸难。长君：年长的国君。要立年长的为君，必废太子夷皋。⑨赵孟：即赵盾。自赵盾以后，赵氏世代称赵孟。⑩公子雍：晋文公之子，襄公庶弟，杜祁所生。⑪好善：乐于行善，即喜欢做善事。长：在兄弟中居长，即最年长。先君：指晋文公。近：距离近；一说亲近。⑫旧好：旧日友好的国家。⑬置善：安排好善的人。置，安排。事长：事奉年长的人。顺：顺理。立爱：立先君所爱的人。孝：尽孝。结：结交。旧：即旧好，指秦国。⑭为难：为了祸难。⑮四德：指固、顺、孝、安四项德行。抒：通"纾（shū书）"解除。⑯贾季：即狐射姑。⑰公子乐：晋文公之子，公子雍之弟，怀嬴所生。⑱辰嬴：即怀嬴，晋怀公之妻。二君：晋怀公、晋文公。怀嬴先为怀公之妻，称为怀嬴。后又嫁给文公，故改称辰嬴。安之：安定此事。之，指立君之事。⑲班：班次，位次。九人：第九人，即第九。何震之有：即"有何震"，有什么威严？震，威严。⑳为二嬖：为两位国君所宠幸。淫：淫荡，淫邪。㉑先君子：先君的儿子。求大：求得大国。出在小国：出居在小国。小国，此指陈国。辟：同"僻（pì譬）"，僻陋。㉒无威：没有威严。㉓陈：即陈国，妫（guī龟）姓侯爵国，故地在今河南开封县以东，安徽亳县以北，距离晋国较远，春秋末年被楚国所灭。无援：不能救援，指有事国小地远不能救援。㉔将何安焉：指无威无援怎么安定晋民？杜祁：杜国祁姓之女，文公第二妻，公子雍之母。按：晋文公正夫人为文嬴，杜祁本来班次第

二，偪姞本来班次第三，因为偪姞生襄公为太子，故杜祁谦让偪姞位居第二。以君故：因为国君的缘故。君，指襄公。偪姞（bī逼jí吉）：偪国姞姓之女，文公第三妻，襄公之母。上之：居于她的上位，即杜祁让偪姞居于她的上位。　㉕以狄故：由于狄人的缘故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“杜祁让季隗居己上，盖有政治作用”。季隗（wěi委）：晋文公在狄所娶之妻。己次之：自己居于她之下，即杜祁又让季隗班次居第三，而自己居季隗之下。班在四：位次居第四。　㉖仕诸秦：让他在秦国出仕。仕，做官。　亚卿：官名；公子雍做秦国亚卿，可见其贤。杜预注：“亚，次也。言其贤故位尊。”　㉗足以为援：有事完全可以救援。　㉘母义：母亲具有道义。母，指杜祁。子爱：儿子受到喜爱。爱，指受先君文公的喜爱。威民：威服百姓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杜祁能让偪姞、季隗，故为有义；子雍有宠于文公，故为有爱。足以威服晋国之民。”　㉙先蔑：即士伯，晋国大夫。士会：即士季，又称随季、随武子、范会、范武子，晋国大夫。　㉚使杀：派遣人杀死，指杀死公子乐。郫（pí皮）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），是晋国河内到河东的要道，公子乐从陈国回晋必经此地。　㉛易其班：改变他的地位，指改为中军佐。知其：知道他，指知道阳处父。无援于晋：在晋国没有人援助。　㉜侵官：侵夺了官职，指阳处父侵夺了狐射姑的中军帅。杜预注：“君已命帅，处父易之，故曰侵官。”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鲁国大夫季文子准备到晋国聘问，派人请求遇到丧事之后应行的礼仪，然后才动身。手下人说：“要用它做什么？”季文子说：“预先准备好就没有忧虑，这是古代最好的教导。临时去请求而没有得到，这会处于困境。多请求一些有什么害处？”

八月十四日，晋襄公死。晋灵公年幼，晋国人因为发生祸难的缘故，要立年长的国君。赵盾说：“立公子雍为君。他乐于行善而且年长，先君喜爱他，而且离秦国又近。秦国是旧日友好的国家。安排好善的人就巩固，事奉年长的人就顺理，立先君所爱的人就尽孝，结交旧日友好的国家就久安。为了祸难的缘故，所以要立年长的国君。有了这四项德行的人，祸难就必

定解除了。”狐射姑说：“不如立公子乐为君。辰嬴受到两位国君的宠幸，立她的儿子为君，百姓必然安定。”赵盾说：“辰嬴低贱，位次在第九，她的儿子有什么威严？况且为两位国君所宠幸，这是淫荡。作为先君的儿子，不能求得大国，而出居在小国，这是僻陋。母亲淫荡儿子僻陋，就没有威严。陈国小而且遥远，有事不能救援。怎么能安定呢？杜祁因为国君的缘故，谦让给偪姞而使她居上位；由于狄人的缘故，又谦让给季隗而自己居她之下，所以位次在第四。先君因此喜爱她的儿子，让他在秦国出仕，做到亚卿。秦国强大而且地近，有事完全可以救援；母亲具有道义儿子受到先君喜爱，足以威服百姓。立他为君不也是可以的吗？”派先蔑、士会到秦国，迎接公子雍。狐射姑也派人到陈国召回公子乐，赵盾派人在郫地杀了公子乐。

狐射姑怨恨阳处父改变他的地位，而且知道他在晋国没有人援助。九月，狐射姑派续鞫居杀了阳处父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晋杀其大夫”，这是因为阳处父侵夺了狐射姑中军帅官职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冬十月，襄仲如晋，葬襄公①。

十一月丙寅，晋杀续简伯②。贾季奔狄。宣子使臾骈送其帑③。夷之蒐，贾季戮臾骈，臾骈之人欲尽杀贾氏以报焉④。臾骈曰：“不可。吾闻前志有之曰⑤：‘敌惠敌怨，不在后嗣⑥’，忠之道也。夫子礼于贾季，我以其宠报私怨⑦，无乃不可乎！介人之宠，非勇也⑧。损怨益仇，非知也。以私害公，非忠也。释此三者，何以事夫子⑨？”尽具其帑与其器用财贿⑩，亲帅扞之，送致诸竟⑪。

闰月不告朔⑫，非礼也。闰以正时，时以作事，事

以厚生，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⑬。不告闰朔，弃时政也，何以为民？

【注释】

①襄仲：即公子遂，又称仲遂，东门遂，东门襄仲，鲁国公子。襄公：即晋襄公。　②十一月丙寅：十一月某日。杜预注："十一月无丙寅；丙寅，十二月八日也。日月必有误。"　③臾骈（piánㄆㄧㄢˊ），晋臣。其帑：他的妻子，指狐射姑的妻子。帑，同"孥（núㄋㄨˊ奴）"，妻子。杜预注："帑，妻子也。宣子以贾季中军之佐，同官故。"　④戮：犹言侮辱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"戮，辱也。"臾骈之人：指臾骈手下的人。尽杀贾氏：杀尽狐射姑全家。焉：对他，指对狐射姑。　⑤前志：古书；一说古书名。⑥敌惠：对人有恩惠。敌，犹言对。敌怨：对人有怨恨。不在后嗣：和他的后代无关。孔《疏》："敌惠谓有惠于彼，不可望彼人之子报；敌怨谓有怨于彼，不可仇彼人之子。"　⑦礼于贾季：对贾季表示礼貌。以其宠：因为受到他的宠信。　私怨：个人的怨恨。　⑧介人：因为别人。⑨释：舍弃，放弃。　三者：指勇、知、忠。　⑩尽具：即准备齐全。其帑：指狐射姑的妻子。其器用：指狐射姑的器用。　⑪扞（hànㄏㄢˋ旱）之：保卫他们。扞，保卫。　⑫告朔：又称告月，每月朔日告神。告朔之后，听治此月朔的政事，叫听朔。听朔之后，祭于诸庙，叫朝庙。即先告朔，次听朔，然后朝庙。　⑬正：补正。时：四时（春、夏、秋、冬）。作事：安排农事。厚生：生活富裕。道：办法。

【译文】

冬季十月，鲁公子襄仲到晋国，参加晋襄公的葬礼。

十一月某一天，晋国杀了续鞫居。狐射姑逃亡到狄。赵盾派臾骈把他的妻子送去。在夷地阅兵的时候，狐射姑曾侮辱过臾骈，臾骈手下的人要杀尽狐射姑全家作为报复。臾骈说："不行。我听说古书上有这样的话：'对人有恩惠和对人有怨恨，和他的后代无关'，这是合于忠诚之道的。他老人家对狐射姑表示礼貌，我因为受到他的宠信而报个人的私怨，恐怕不可以吧！

因为别人的宠信而去报复，这不是勇敢。消除怨气而增加仇恨，这不是聪明。因为私而损害公，这不是忠诚。舍弃这三样，用什么来事奉他老人家？”于是，把狐射姑的妻子和他的器用财货准备齐全，亲自率领手下人保卫着，把他们送到边境上。

闰月不举行告朔的仪式，是不合于礼的。闰月是用来补正四时的，根据四时来安排农事，农事合于时令可以使百姓富裕，养活百姓的办法就在于此了。不举行闰月告朔仪式，是丢弃了施政的时令，怎么能治理百姓？

七 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，公伐邾，间晋难也①。三月甲戌，取须句，寘文公子焉②，非礼也。

夏四月，宋成公卒③。于是公子成为右师，公孙友为左师④，乐豫为司马，鳞矔为司徒⑤，公子荡为司城，华御事为司寇⑥。

昭公将去群公子⑦，乐豫曰：“不可。公族，公室之枝叶也⑧；若去之，则本根无所庇荫矣⑨。葛藟犹能庇其本根，故君子以为比⑩，况国君乎？此谚所谓‘庇焉而纵寻斧焉’者也⑪。必不可，君其图之。亲之以德，皆股肱也，谁敢携贰⑫？若之何去之？”不听。

穆、襄之族，率国人以攻公⑬，杀公孙固、公孙郑于公宫⑭。六卿和公室，乐豫舍司马以让公子印，昭公即位而葬⑮。书曰：“宋人杀其大夫”，不称名，众也，且

言非其罪也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文公七年（公元前620年）。间晋难：钻晋国有祸难的空子。杜预注："公因霸国有难而侵小。"　②三月甲戌：三月十七日。文公子：即邾文公之子。杜预注："邾文公子叛，在鲁，故公使为守须句大夫也。"　③宋成公：名王臣，襄公之子，在位十七年。　④公子成：庄公之子。右师：官名。公孙友：目夷之子。左师：官名。　⑤乐豫：戴公之玄孙。司马：官名。鳞矔（guàn贯）：桓公之孙。司徒：官名。　⑥公子荡：桓公之子。司城：即司空，官名。杜预注："以武公名，废司空为司城。"华御事：华督之孙，华元之父。　⑦昭公：即宋昭公，名杵臼，成公之子，在位九年，后为国人所杀。去：除掉，杀掉。　⑧公族：诸侯的同族。公室：诸侯的家族，也指诸侯国的政权。枝叶：树的枝叶，此比喻公族与公室的关系密切，像树干和枝叶的关系。　⑨本根：树干树根。庇荫：遮蔽。　⑩葛藟（lěi垒）：葛藤，蔓生植物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葛之藟蔓繁滋者，犹能庇其本根。"以为比：即"以之为比"，用它作为比喻。　⑪庇焉而纵寻斧焉：树阴遮蔽他反而放纵用斧砍它。寻，使用；一说八尺为寻。　⑫股肱（gōng工）：在此比喻国君左右得力的大臣，即左右辅弼之臣。携贰：生离心，叛离。　⑬穆、襄之族：宋穆公、宋襄公的族人，是昭公要杀的公族。杜预注："穆公、襄公之子孙，昭公所欲去者。"攻公：攻打昭公。　⑭公孙固：即僖公二十二年中的"大司马固"，此时已不是司马。公孙郑：宋国大夫。公宫：即昭公宫中。杜预注："二子在公宫，故为乱兵所杀。"　⑮六卿：宋国六卿指右师、左师、司马、司徒、司城、司寇。和公室：与公室讲和。公子卬：昭公之弟。葬：指安葬宋成公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然后宋国复安，昭公即君位，而葬成公。"　⑯不称名：不记载名字。称，犹言记载。众：指被杀的人多。非其罪：不是他们的罪，即无罪。杜预注："不称杀者及死者名。杀者众，故名不可知；死者无罪，则例不称名。"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七年春天，文公攻打邾国，这是钻晋国有祸难的空

子。三月十七日，占领了须句，把邾文公的儿子安置在那里，这是不符合礼的。

夏季四月，宋成公死。在这时候公子成做右师，公孙友做左师，乐豫做司马，鳞矔做司徒，公子荡做司城，华御事做司寇。

宋昭公准备杀掉众公子，乐豫说："不可以。公族，是公室的枝叶；如果去掉它，那么树干树根就没有树阴遮蔽了。葛藟还能遮蔽它的主干和根子，所以君子用它作为比喻，何况是国君呢？这就是谚语所说'树阴遮蔽他反而放纵用斧砍它'。一定不可以，君王还是考虑一下。用德行去亲近他们，他们都会是您左右辅弼之臣，谁敢生二心？怎么还要杀他们呢？"昭公不听。

宋穆公、宋襄公的族人，率领国人攻打昭公，在昭公宫里杀了公孙固和公孙郑。六卿与公室讲和，乐豫放弃了司马官职而让给公子卬，昭公即位后安葬了宋成公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宋人杀其大夫"，不记载名字，是因为被杀死的人多，而且不是他们有罪。

【原文】

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晋①，曰："文公之入也无卫，故有吕、郤之难②。"乃多与之徒卫③。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④，曰："先君何罪⑤？其嗣亦何罪？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，将焉寘此⑥？"出朝，则抱以适赵氏，顿首于宣子⑦，曰："先君奉此子也而属诸子⑧，曰：'此子也才，吾受子之赐⑨；不才，吾唯子之怨⑩。'今君虽终，言犹在耳，而弃之，若何？"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，且畏偪，乃背先蔑而立灵公，以御秦师⑪。

箕郑居守⑫。赵盾将中军，先克佐之⑬；荀林父佐上军⑭；先蔑将下军，先都佐之⑮。步招御戎，戎津为右⑯。及堇阴⑰，宣子曰："我若受秦，秦则宾也⑱；不受，寇也。既不受矣，而复缓师，秦将生心⑲。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军之善谋也⑳。逐寇如追逃，军之善政也。"训卒利兵，秣马蓐食，潜师夜起㉑。戊子，败秦师于令狐，至于刳首㉒。己丑，先蔑奔秦，士会从之㉓。

先蔑之使也，荀林父止之㉔，曰："夫人、大子犹在，而外求君，此必不行㉕。子以疾辞，若何？不然将及㉖。摄卿以往可也，何必子㉗？同官为寮，吾尝同寮，敢不尽心乎㉘？"弗听。为赋《板》之三章㉙，又弗听。及亡，荀伯尽送其帑及其器用财贿于秦，曰："为同寮故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秦康公：名罃，秦穆公之子，在位十二年。　②文公之入：晋文公回国为君的时候。　无卫：没有卫士。　难：指晋文公刚回国为君时，吕、郤要"焚公宫"、杀文公之难，事见鲁僖公二十四年。　③多与之：多给公子雍。　④穆嬴：晋襄公夫人，灵公之母。　大子：指灵公夷皋。　⑤先君：指晋襄公。　⑥適嗣：嫡子。　外求君：到外边去求国君，指迎接公子雍。　此：这个孩子，指太子。　⑦出朝：指穆嬴出了朝廷。　抱：抱着太子。　赵氏：赵家，即赵盾家。　⑧奉：捧着。　属诸子：嘱托给您。　⑨赐：赐予，指教子之赐。　⑩唯子之怨：即"唯子是怨"，惟您是怨，怨其不教太子。之，在此作"是"字用。　⑪先蔑：晋国大夫。　⑫箕（亓积）郑：又称箕郑父，晋卿，此时为上军统帅。　居守：即留守，不出征。　⑬先克：先且居之子，此时代狐射姑为中军佐。　⑭荀林父：又称荀伯，中行伯、中行桓子，林父，晋

卿，为上军佐，因箕郑留守，故此次荀林父独统上军。 ⑮先都：当是先蔑族人。 ⑯步招：晋臣，原为中军帅的御戎。此为中军帅赵盾的御戎。 戎津：晋臣，原为中军帅的车右，此为中军帅赵盾的车右。 ⑰堇（jǐn谨）阴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临猗县东）。 ⑱受秦：指接受秦国送公子雍回来。 秦则宾：秦国人就是客人。 ⑲缓师：缓慢地进兵。 生心：产生异心，即产生谋害晋国之心，指先发制人。 ⑳先人：先发制人，即行动在敌人之前。 有夺人之心：可以夺取敌人的战心，即争取主动，乘敌不备。军之善谋：是作战的最好谋划。 ㉑：训卒：训告士兵。训，告诫，训教。 利兵：即“厉兵”，磨快武器。 蓐（rù褥）食：在草席上吃饭，即早食。 潜师：隐蔽行军，即衔枚无声行军。 夜起：夜里起兵，使秦军不备。 ㉒戊子：四月初一。 令狐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猗氏县西）。刳（kū枯）首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猗氏县西三十里），当与令狐不远。 ㉓己丑：四月初二。 从之：指跟着先蔑奔秦。 ㉔使：指出使秦国。迎接公子雍。 ㉕夫人：晋襄公夫人，即穆嬴。不行：行不通。 ㉖将及：祸患将会降临您身上。 ㉗摄卿：代理卿。 摄，代理。 ㉘同官：在一起做官。 寮：同“僚”，在一个部门做官的人为同僚。 ㉙《板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》中篇名。三章：指《板》的第三章诗：“我虽异事，及尔同僚。我即尔谋，听我嚣嚣。我言维服，勿以为笑。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。”义取刍荛之言，尚不可忽视，何况同僚之言。

【译文】

秦康公护送公子雍到晋国，说：“文公回国为君的时候没有卫士，所以发生了吕甥、郤芮的祸难。”于是就多给他步兵护卫。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啼哭，说：“先君有什么罪过？他的继承人有什么罪过？舍弃嫡子不立而到外边去求国君，你们准备怎么安置这个太子？”穆嬴出了朝廷，就抱着太子到赵家，向赵盾叩头，说：“先君捧着这个孩子嘱托给您，说：‘这个孩子如果成材，我就是接受了您的赐予；如果不成材，我就惟您是怨。’现在国君虽然去世，话还在耳边，如今却丢掉它，这是为什么？”赵盾和大夫们都怕穆嬴，而且害怕威逼，就背弃了先蔑而立了灵公，发兵抵御秦国军队。

箕郑留守。赵盾统率中军，先克辅助他；荀林父辅佐上军；先蔑统率下军，先都辅助他。步招为赵盾驾御战车，戎津做车右。到达堇阴，赵盾说："我们如果接受秦国送公子雍回来，秦国人就是客人；不接受，他们就是敌人。既然不接受了，而又缓慢地进军，秦国将会产生别的念头。先发制人战胜敌人，这是作战的好谋划。驱逐敌人好像追捕逃亡的人，这是作战的好方案。"于是就训教士兵磨快武器，喂饱马匹早起吃饭，隐蔽军队夜里出兵。四月初一，在令狐打败秦军，一直追到刳首。四月初二，先蔑逃亡到秦国，士会跟着他去了。

先蔑出使秦国的时候，荀林父劝阻他，说："夫人、太子还在，反而到外边去求国君，这一定是行不通的。您托病辞谢不去，怎么样？不这样祸患将会降临到您身上。派遣一个代理卿的前去就可以了，为什么一定要您去？在一起做官就是同僚，我们曾经是同僚，怎敢不尽我的心意呢？"先蔑没有听从。荀林父为他赋《板》这首诗的第三章，又没有听从。等到先蔑逃亡出国，荀林父把他的妻子和他的器用财货全部送到秦国，说："这是为了同僚的缘故。"

【原文】

士会在秦三年，不见士伯①。其人曰："能亡人于国，不能见于此，焉用之②？"士季曰③："吾与之同罪，非义之也，将何见焉④？"及归，遂不见⑤。

狄侵我西鄙，公使告于晋。赵宣子使因贾季问酆舒，且让之⑥。酆舒问于贾季曰："赵衰、赵盾孰贤？"对曰："赵衰，冬日之日也⑦；赵盾，夏日之日也。"

秋八月，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，晋侯立故也⑧。公后至，故不书

所会⑨。凡会诸侯，不书所会，后也⑩。后至不书其国，辟不敏也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在秦三年：指逃亡在秦国三年。士伯：即先蔑。 ②能亡人于国：能和人一起逃亡到秦国。 ③士季：即士会。 ④非义之：不是认为他有道义。之，指先蔑。杜预注："言己非慕先蔑之义而从之。" 将何见焉：要见面干什么？ ⑤及归：到回国；士会回晋国在鲁文公十三年。 ⑥鄫舒：狄相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时贾季奔在狄，故赵宣子使人因贾季介绍以问劳鄫舒。" 让之：责备他，即责备鄫舒侵袭鲁国。 ⑦冬日之日：冬天的太阳。杜预注："冬日可爱，夏日可畏。" ⑧齐侯：即齐昭公。 宋公：即宋成公。 卫侯：即卫成公。陈侯：即陈共公。郑伯：即郑穆公。 许男：即许昭公。 曹伯：即曹共公。 扈（hù护），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）。 晋侯：即晋灵公。 立故：由于即位的缘故。 ⑨不书所会，《春秋》不记载与会的国家。所会，与会的国家。 ⑩后：晚到。 ⑪不敏：不敏慧，此犹言弄不清。

【译文】

士会在秦国三年，没有和先蔑见面。他的手下人说："能和人一起逃亡到秦国，而不能在这里见面，哪里用得着这样？"士会说："我和他罪过相同，并不是认为他有道义才跟他来的，要见面干什么？"一直到回国，竟然没有见过面。

狄人侵袭我国西部边境，鲁文公派使者向晋国报告。赵盾派人因贾季关系去问鄫舒，并责备他侵袭鲁国。鄫舒问贾季说："赵衰、赵盾谁贤明？"贾季回答说："赵衰，是冬天的太阳；赵盾，是夏天的太阳。"

秋季八月，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和晋国赵盾在扈地盟会，这是因为晋侯即位的缘故。鲁文公晚到，所以《春秋》不记载与会的国家。凡是和诸侯会盟，如果《春秋》不记载与会的国家，就是因为晚到的缘故。迟到《春

秋》不记载这些国家，是为了避免弄不清而误记。

【原文】

穆伯娶于莒，曰戴己，生文伯①；其娣声己生惠叔②。戴己卒，又聘于莒，莒人以声己辞③，则为襄仲聘焉。

冬，徐伐莒④，莒来请盟。穆伯如莒莅盟⑤，且为仲逆。及鄪陵，登城见之，美，自为娶之⑥。仲请攻之，公将许之。叔仲惠伯谏曰⑦："臣闻之，兵作于内为乱，于外为寇⑧。寇犹及人，乱自及也⑨。今臣作乱而君不禁，以启寇仇⑩，若之何？"公止之。惠伯成之⑪。使仲舍之，公孙敖反之，复为兄弟如初⑫。从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穆伯：即公孙敖，又称孟穆伯，鲁国大夫。曰戴己：名叫戴己。文伯：名穀，公孙敖之子。　②声己：戴己随嫁的妹妹。惠叔：名难，公孙敖之子。　③聘：行聘，许聘，指行聘为妻。以声己辞：由于有声己的缘故而辞谢。　④徐：嬴姓子爵国，伯益之后，鲁昭公三十年被吴国所灭，后再被楚国所灭，故城在今安徽泗县北。　⑤莅（lì立）盟：参加盟会。　⑥鄪陵：莒国邑名（在今山东临沭（shù术）县境）。自为娶之：为自己娶了她。　⑦叔仲惠伯：又称叔仲，叔彭生，惠伯，鲁国大夫。　⑧兵作于内：战争在国内兴起。　⑨及人：指伤及人，即伤人。自及：自己伤亡自己，即伤亡都是自家人。　⑩启寇仇：引起外部敌人进攻。启，启发，引起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鲁国有乱，则将开寇仇之心。"　⑪成之：给他们和解，使他们勿相怨。　⑫使仲舍之：让襄仲丢开莒女，即不娶莒女。公孙敖：即穆伯。反之：把莒女送回莒国。

【译文】

穆伯在莒国娶妻，名叫戴己，生了文伯；她的妹妹声己生了惠叔。戴己死，穆伯又到莒国行聘，莒国人因为有声己的缘

故而辞谢，就为襄仲行聘。

这年冬天，徐国攻打莒国，莒国人来鲁国请求结盟。穆伯到莒国参加盟会，同时为襄仲迎接莒女。穆伯到达鄑陵，登城见到莒女，很美丽，就为自己娶了她。襄仲请求攻打穆伯，鲁文公准备答应。叔仲惠伯劝谏说："臣下听说，战争在国内兴起叫做乱，在国外兴起叫做寇。寇尚且伤人，乱就是自己伤亡自己了。现在臣下作乱而国君不加禁止，会引起外部敌人的进攻，怎么办？"文公阻止襄仲的进攻，叔仲惠伯给他们调解。让襄仲舍弃莒女，穆伯把莒女送回莒国，重新作为兄弟像起初一样。襄仲和穆伯都听从了。

【原文】

晋郤缺言于赵宣子曰①："日卫不睦②，故取其地。今已睦矣，可以归之。叛而不讨，何以示威③？服而不柔，何以示怀④？非威非怀，何以示德？无德，何以主盟⑤？子为正卿，以主诸侯，而不务德⑥，将若之何？《夏书》曰：'戒之用休，董之用威⑦，劝之以九歌，勿使坏⑧。'九功之德皆可歌也⑨，谓之九歌。六府、三事⑩，谓之九功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穀，谓之六府。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⑪谓之三事。义而行之，谓之德、礼⑫。无礼不乐，所由叛也⑬。若吾子之德，莫可歌也，其谁来之？盍使睦者歌吾子乎⑭！"宣子说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郤缺：又称郤成子，晋国大夫，曾为上军主帅。赵孟，即赵盾，又称赵宣子，中军主帅。　②日：往日，过去。卫不睦：卫国与晋国不和睦，即卫国不顺服。　③何以示威：用什么显示声威？　④柔：怀柔，笼络。怀：犹言安抚，关怀。　⑤主盟：主持盟会，即做诸侯的盟

主。　⑥正卿：晋国三军的将佐称为六卿，赵盾为中军主帅，故称为正卿。不务德：不致力于德行。　⑦戒：同“诫”，劝诫，告诫，告诉。休：美，喜，此指喜事。董：监督，督察。威：威严，指威严的刑罚。

⑧九歌：九功之歌，下文解释九歌的内容为“九功之德”。　⑨九功之德：有关九功的德行。九功，下文解释九功的内容为“六府、三事”。

⑩六府：下文解释六府为“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榖”。三事：下文解释三事为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。　⑪正德：端正德行，即端正民众德行。利用：利于使用，即利于民众使用。厚生：富厚民生，即民众生活富裕。　⑫义而行之：合于道义而推行这些。之，指六府、三事，即九功。德、礼：德行、礼仪。德、礼是两件事。　⑬不乐：指民众不快乐。所由叛：叛乱的由来。所由，犹言原因。　⑭睦者：和睦的人，此即归服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鲁国郤缺对赵盾说：“过去卫国不顺服，所以占领它的土地。现在卫国已经顺服了，可以归还给它。背叛了而不加讨伐，用什么显示声威？顺服了而不加笼络，用什么显示关怀？没有声威没有关怀，用什么显示德行？没有德行，用什么主持盟会？您是正卿，主持诸侯的事，而不致力于德行，打算怎么办？《夏书》说：‘用喜事劝诫他们，用威刑督察他们，用九歌劝勉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学坏。’有关九功的德行都可以歌唱，叫做九歌。六府、三事，叫做九功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榖，叫做六府。端正德行、利于使用、富裕民生，叫做三事。合于道义而推行这些，叫做德、礼。没有礼就不快乐，这是叛乱的由来。如果您的德行，没有可以歌唱的，有谁肯来归服？何不使归服的人歌唱您呢！”赵盾很高兴。

八　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晋侯使解扬归匡、戚之田于卫①，且复致

公婿池之封，自申至于虎牢之境②。

夏，秦人伐晋，取武城，以报令狐之役③。

秋，襄王崩④。

晋人以扈之盟来讨⑤。

冬，襄仲会晋赵孟，盟于衡雍，报扈之盟也⑥，遂会伊、雒之戎⑦。书曰："公子遂"，珍之也⑧。

穆伯如周吊丧，不至⑨，以币奔莒，从己氏焉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文公八年（公元前619年）。解扬：晋国大夫。匡：本为卫邑（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）。戚：本为卫邑（在今河南濮阳县北）。 ②复致：重新致送。公婿池：晋国大夫；杜预注认为"公婿池，晋君女婿。"封：封地；一说疆界。申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东）。虎牢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汜水县西北）。按：服虔《春秋左传解》认为归还郑国，而杜预注认为归还卫国。 ③武城：晋国邑名（在今陕西华县东北）。报令狐之役：报复令狐的战役。 ④襄王：名郑，惠王之子，在位三十二年。

⑤以扈之盟：因为文公七年八月扈地的会盟，鲁文公晚到。来讨：来攻打鲁国。 ⑥衡雍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）。报：犹言补偿。 ⑦会伊、雒之戎：和伊、雒地方的戎人会盟。杜预注："伊、雒之戎将伐鲁，公子遂不及复君，故专命与之盟。" ⑧珍：珍重，重视。之：指公子遂。 ⑨不至：没有到周都。 ⑩以币奔莒：带着礼物逃奔到莒国。币，古人赠送的礼物，此指到周王室吊丧的礼物。己氏：即莒女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八年春天，晋侯派遣解扬把匡地、戚地的土地归还给卫国，并且重新致送公婿池的封地，自申地到虎牢的边境。

夏天，秦军攻打晋国，占领了武城，以报复令狐的战役。

秋天，周襄王驾崩。

晋国人由于扈地盟会文公迟到而来攻打鲁国。

冬天，鲁公子襄仲会见晋国赵盾，在衡雍结盟，是补偿扈地的盟会。并和伊、雒的戎人会盟。《春秋》称他为“公子遂”，这是重视襄仲。

穆伯去周王室吊丧，没有到周都，带着吊丧的礼物逃奔到莒国，跟从莒女己氏去了。

【原文】

宋襄夫人，襄王之姊也，昭公不礼焉①。夫人因戴氏之族②，以杀襄公之孙孔叔、公孙钟离及大司马公子卬，皆昭公之党也③。司马握节以死，故书以官④。司城荡意诸来奔，效节于府人而出⑤。公以其官逆之，皆复之，亦书以官，皆贵之也⑥。

夷说蒐，晋侯将登箕郑父、先都⑦而使士縠、梁益耳将中军⑧。先克曰：“狐、赵之勋⑨，不可废也。”从之。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⑩。故箕郑父、先都、士縠、梁益耳、蒯得作乱。

【注释】

①襄王：即周襄王。昭公：即宋昭公，成公之子，襄公之孙，在位九年。不礼：不加礼遇。指对宋襄夫人。　②因：犹言依靠。戴氏之族：戴氏的族人，宋国的公族。杜预注：“华、乐、皇皆戴族。”　③孔叔：宋襄公之孙。公子卬：大司马，宋国的公族。公孙钟离：宋国大夫。　④节：符节，古人用它表示信的。按：因公子卬握节而死、荡意诸效节于府人而奔，故《春秋》只记载他们的官名，而不记载他们的名字。　⑤司城：官名。荡意诸：公子荡之孙，宋国公族。效：致给，此即还给。　⑥公：指鲁文公。以其官：按照他原来的官职。皆复之：都官复原职。　⑦登：提升。箕郑父：即箕郑，晋国大夫。　⑧士縠、梁益耳：均为郑

国大夫。 ⑨狐、赵：指狐偃、赵衰。 ⑩蒯得：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宋襄公的夫人，是周襄王的姐姐，宋昭公不以礼仪待她。宋襄夫人依靠戴氏的族人，杀了宋襄公的孙子孔叔、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卯，都是宋昭公的同党。大司马手里拿着符节而死，所以《春秋》记载他的官职。司城荡意诸逃亡来鲁国，把符节还给府人然后出走。鲁文公按照他原来的官职迎接他，而且都恢复了他们原来的官职，《春秋》也记载他的官职，都是表示尊重他们。

在夷地阅兵的时候，晋襄公准备提升箕郑、先都，而让士縠、梁益耳统帅中军。先克说："狐、赵二人的功劳，不能废弃。"晋襄公听从了。先克在堇阴夺取了蒯得的田地。所以箕郑、先都、士縠、梁益耳、蒯得发动叛乱。

九 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王正月己酉①，使贼杀先克。乙丑②，晋人杀先都、梁益耳。

毛伯卫来求金③，非礼也。不书王命，未葬也。

二月，庄叔如周，葬襄王。

三月甲戌，晋人杀箕郑父、士縠、蒯得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文公九年（公元前618年）。己酉：正月初二。 ②乙丑：正月十八日。但杜预注："乙丑，正月十九日。"是十八日还是十九日，是推算上出错误。 ③求金：求取金为安葬周襄王。 ④三月甲戌：

三月二十八日。晋人杀箕郑父、士縠、蠲得：晋国先后杀了五个大夫（先都、梁益耳、箕郑父、士縠、蠲得），是因为他们上年作乱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九年春周历正月初二，派贼人杀了先克。正月十八日，晋国人杀了先都、梁益耳。

毛伯卫来鲁国求取金子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天子的命令，是由于周襄王没有安葬。

二月，庄叔到周都，参加襄王的葬礼。

三月二十八日，晋国人杀了箕郑父、士縠、蠲得。

【原文】

范山言于楚子曰①："晋君少，不在诸侯，北方可图也②。"楚子师于狼渊以伐郑③。囚公子坚、公子尨及乐耳④。郑及楚平。公子遂会晋赵盾、宋华耦、卫孔达、许大夫救郑，不及楚师⑤。卿不书，缓也，以惩不恪⑥。

夏，楚侵陈，克壶丘，以其服于晋也⑦。秋，楚公子朱自东夷伐陈⑧，陈人败之，获公子茷⑨。陈惧，乃及楚平。

冬，楚子越椒来聘，执币傲⑩。叔仲惠伯曰："是必灭若敖氏之宗⑪。傲其先君，神弗福也⑫。"

秦人来归僖公、成风之禭⑬，礼也。诸侯相吊贺也，虽不当事⑭，苟有礼焉，书也，以无忘旧好。

【注释】

①范山：楚国大夫。楚子：即楚穆王。　②晋君：指晋灵公，名夷

皋，襄公之子，在位十四年，后为赵穿所杀。不在诸侯：指心意不在称霸诸侯。

③师：扎营。 狼渊：郑国地名(在今河南许昌县)。 ④公子坚、公子尨（máng忙）、乐耳：都是郑国大夫。 ⑤公子遂：即襄仲，鲁国大夫。 华耦：又称华孙、司马子伯、华父督曾孙、宋国大夫。不及楚师：没有遇上楚军。 ⑥卿不书：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，指没记赵盾、华耦、孔达诸卿的名字，只记“晋人、宋人、卫人”。 缓：迟缓，指出兵迟缓。 恪（kè客）：谨慎，此指办事严肃认真。 ⑦壶丘：陈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新蔡县东南）。 ⑧公子朱：又称子朱，息公子朱，楚国大夫。 东夷：指当时东方文化落后的诸小国。 ⑨公子茷（fèi 费，又读pèi配、fá伐）：楚国公子。 ⑩子越椒：即斗椒，字子越，又字伯棼，楚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子越椒，令尹子文从子。” 执币：手拿着礼物。 ⑪若敖氏：楚国令尹子文氏及其氏族。 ⑫弗福：不会降福，即不会保佑。 ⑬归：通“馈”，赠送。 襚（suì遂）：赠送死人的衣衾。 ⑭不当享：不及时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：“晋国国君年少，心意不在称霸诸侯，北方是可以打主意的。”楚王在狼渊扎营来攻打郑国。俘虏了公子坚、公子尨和乐耳。郑国和楚国媾和。鲁国公子遂会合晋国赵盾、宋国华耦、卫国孔达、许国大夫救援郑国，没有遇上楚军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，因为他们出兵迟缓，以此惩诫他们办事不严肃认真。

这年夏天，楚国攻打陈国，攻下壶丘，因为它归服了晋国。秋天，楚国公子朱从东夷进攻陈国，陈国军队打败了他，俘获了公子茷。陈国害怕楚国报复，于是就与楚国媾和。

这年冬天，楚国子越椒来鲁国聘问，手拿着礼物显出傲慢。叔仲惠伯说：“这个人必定会使若敖氏的宗族灭亡。向他的先君表示傲慢，神灵不会降福给他。”

秦国人来鲁国向死去的僖公、成风赠送衣衾，这是合于礼的。诸侯之间相互吊丧贺喜，虽然不及时，如果符合礼仪，《春

秋》就记载，表示不忘记过去的友好。

十　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晋人伐秦，取少梁①。夏，秦伯伐晋，取北征②

初，楚范巫矞似谓成王与子玉、子西曰③："三君皆将强死④。"城濮之役，王思之⑤，故使止子玉曰："毋死⑥。"不及⑦。止子西，子西缢而县绝⑧，王使适至，遂止之，使为商公⑨。沿汉泝江⑩，将入鄀。王在渚宫⑪，下见之。惧而辞曰⑫："臣免于死，又有谗言，谓臣将逃，臣归死于司败也⑬。"王使为工尹，又与子家谋弑穆王⑭。穆王闻之。五月，杀斗宜申及仲归⑮。

秋七月，及苏子盟于女栗，顷王立故也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文公十年（公元前617年）。　少梁：原为梁国，被秦国所灭（在今陕西韩城县南）。　②北征：晋国邑名（在今陕西澄城县）。但杜预未注北征所在。　③范：楚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巫：巫人。矞（yù域）似：巫人的名字。　谓：在此指预言说。　成王：即楚成王，穆王之父，在位四十六年。　子玉：鲁僖公二十七年晋楚城濮之战时，为楚国令尹。　子西：楚国大夫，官为工尹。　④三君：即楚成王、子玉、子西三人。　强死：横死，即不得善终。按：成王为太子商臣所杀，子玉城濮战败自杀，子西谋杀穆王不成被杀。　⑤思之：想到这句话，即想到横死的话。　⑥毋死：指不要自杀而死。　⑦不及：指未来得及阻止子玉自杀。　⑧县：同"悬"，挂，此指悬系的绳子。　⑨王使：楚王派

的使者。适至：恰好到来。商公：即商邑的长官。 ⑩沿汉：顺着汉江而下。泝（sù诉）江：逆着长江而上。泝，同“溯”，逆流而上。 ⑪渚（zhǔ主）宫：楚王的别宫。 ⑫辞：此指对楚王故作感谢姿态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子西仓卒见王而惧，以辞谢王。” ⑬司败：官名，即他国的司寇，掌管刑狱之官。杜预注：“陈、楚名司寇为司败。” ⑭工尹：官名，即掌管百工之官。子家：又称仲归，楚国大夫。 ⑮斗宜申：即子西。仲归：即子家。 ⑯苏子：周王卿士。杜预注：“僖十年，狄灭温（苏子采邑）苏子奔卫。今复见，盖王复之。”女栗：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顷王：名壬臣，襄王之子，在位六年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年春天，晋国攻打秦国，占领了少梁。夏天，秦伯攻打晋国，占领了北征

起初，楚国范邑的巫人裔似预言楚成王和子玉、子西说：“这三位都将要横死。”城濮战役，楚成王想到这句话，所以派人阻止子玉说：“不要自杀。”但没有来得及。去阻止子西，子西正在上吊而绳子断了，楚王派的人恰好来到，就阻止了他自杀，让他做商公。子西顺汉江而下逆长江而上，将要进入郢都。楚王正在渚宫，下来见他。子西害怕而假惺惺地说：“臣下幸免一死，但又有诬陷之辞，说臣下打算逃走，现在臣下回来请求死在司败那里。”楚王让他做工尹，他又和子家策划杀楚穆王。楚穆王听到了这个消息。五月，杀了子西和子家。

秋季七月，文公和苏子在女栗结盟，是因为周顷王即位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陈侯、郑伯会楚子于息①。冬，遂及蔡侯次于厥貉②，将以伐宋。宋华御事曰③：“楚欲弱我也，先为之弱乎④，何必使诱我⑤？我实不能，民何罪⑥？”乃逆楚

子，劳，且听命⑦。遂道以田孟诸⑧。宋公为右盂，郑伯为左盂⑨。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，子朱及文之无畏为左司马⑩。命夙驾载燧，宋公违命，无畏抶其仆以徇⑪。或谓子舟曰："国君不可戮也⑫。"子舟曰："当官而行，何强之有⑬？《诗》曰⑭：'刚亦不吐，柔亦不茹⑮。''毋纵诡随，以谨罔极⑯。'是亦非辟强也，敢爱死以乱官乎⑰！"

厥貉之会，麇子逃归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息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息县西南，一说在息县北）。　②蔡侯：即蔡庄公。厥貉：地名（在今河南项城县境）。　③华御事：华元之父，宋国大夫，此时为宋国司寇。　④弱我：让我们归服。弱，犹言归服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故'弱我'意谓使我服之。"　先为之弱：我们先向楚国表示顺服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'先为之弱'，意谓我先主动服之。"　⑤诱我：诱逼我们，即诱逼宋国出战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疑此诱字有逼迫之意。"　⑥不能：不能以楚为敌，即无力对付楚国。民何罪：百姓有什么罪过？此言宋民本无罪过，如与楚战必死于敌。⑦劳：此指慰劳。　⑧孟诸：即孟诸泽，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）。　⑨宋公：即宋昭公。　右盂（yú于）：右边圆阵。盂，古代打猎的阵形，即圆阵。　左盂：左边圆阵。　⑩期思公：期思邑长官。期思，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固始县西北）。公，楚国县尹称公，即县的长官。　复遂：是当时期思邑长官的名。　文之无畏：即子舟，又称申舟，无畏，楚国大夫。　⑪驾：驾车。　燧（suì岁）：古代取火器具。　抶（chì赤）：笞（chī吃）打，鞭打。　⑫戮：侮辱。　⑬当官：当其官守，即按照职责。　强：强横。　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》中《烝民》和《民劳》篇。　⑮刚：指硬的。　茹（rú如）：吃，吞下去。　⑯纵：放纵，放任。　诡随：狡诈善变的人，即不善良的人。　罔极：没有准则，指言行放荡、反复无常的人。　⑰非辟：即不避。　爱死：爱惜生命。乱官：不行其官守，即放弃职责。乱，此指不执行。　⑱麇（jūn军）

子：麇国国君。麇国故地在今湖北郧县西。

【译文】

陈侯、郑伯在息地会见楚王。这年冬天，就和蔡侯一起领兵驻扎在厥貉，准备攻打宋国。宋国大夫华御事说："楚国想要让我们归服，我们先向楚国表示顺服，何必让他们逼迫我们？我们实在无力对付楚国，百姓有什么罪过？"宋人就迎接楚王，表示慰劳，并且听候命令。于是就引导楚王在孟诸泽打猎。宋昭公摆右边的圆阵，郑穆公摆左边的圆阵。期思公复遂做右司马，子朱和文之无畏做左司马。下令早起驾车装载取火器具出发，宋昭公违背命令，文之无畏鞭打他的仆人并在军中示众。有人对文之无畏说："国君是不可以侮辱的。"文之无畏说："按照职责行事，有什么强横？《诗经》说：'硬的不吐出来，软的不吞下去。'又说：'不要放纵狡诈善变的人，谨防言行放荡、反复无常的人。'这也是不避强横的意思，我怎敢爱惜生命而放弃职责呢！"

在厥貉会见的时候，麇子逃走回国。

十 一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，楚子伐麇，成大心败麇师于防渚[①]。潘崇复伐麇，至于锡穴[②]。

夏，叔仲惠伯会晋郤缺于承筐[③]，谋诸侯之从于楚者。

秋，曹文公来朝[④]，即位而来见也。

襄仲聘于宋，且言司城荡意诸而复之，因贺楚师之不害也[⑤]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文公十一年（公元前616年）。麇：国名(在今湖北郧县)。防渚：麇国地名（在今湖北房县）。　②潘崇：参看文公元年注。　鍚(yáng阳）穴：麇国地名（在今湖北郧县西北，一说在今陕西白河县东)。③承筐：又作承匡，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西)。　④曹文公：名寿，共公之子，在位二十三年。　⑤复：还，此指回宋国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一年春天，楚子攻打麇国，成大心在防渚打败麇国军队。潘崇再次攻打麇国，一直攻打到鍚穴。

夏天，叔仲惠伯在承筐会见晋国郤缺，这是为了谋划对付跟从楚国的诸侯的办法。

秋天，曹文公来鲁国朝见，是由于他即位而来朝见的。

鲁国大夫襄仲到宋国聘问，并且谈到司城汤意诸而让他回国，因为这次聘问是为祝贺宋国没有遭到楚军祸害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鄋瞒侵齐，遂伐我①。公卜使叔孙得臣追之②，吉。侯叔夏御庄叔，鄢房甥为右，富父终甥骀乘③。冬十月甲午，败狄于鹹，获长狄侨如④。富父终甥搏其喉⑤，以戈杀之。埋其首于子驹之门，以命宣伯⑥。

初，宋武公之世⑦，鄋瞒伐宋。司徒皇父帅师御之，耏班御皇父充石⑧，公子穀甥为右，司寇牛父骀乘，以败狄于长丘⑨，获长狄缘斯，皇父之二子死焉⑩。宋公于是以门赏耏班，使食其征，谓之耏门⑪。

晋之灭潞也，获侨如之弟焚如⑫。齐襄公之二年，鄋瞒伐齐，齐王子成父获其弟荣如，埋其首于周首之北

门⑬。卫人获其季弟简如，鄋瞞由是遂亡⑭。

郰大子朱儒自安于夫钟，国人弗徇⑮。

【注释】

①鄋（sōu搜）瞞：春秋时北方长狄之国。杜预注："鄋瞞，狄国名，防风之后，漆姓。" ②叔孙得臣：又称叔孙庄叔，庄叔，鲁国大夫。③侯叔夏：鲁国大夫。 鄋房甥：鲁国大夫。 富父终甥：鲁国大夫。驷乘：古代兵车一般乘三人，如四人共乘一车者，第四人叫驷乘，职务是车右的副手。 ④十月甲午：十月初三。鹹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巨野县南，一说在今山东曹县境）。长狄：是狄的一种；狄有赤狄、白狄和长狄。侨如：鄋瞞的国君。杜预注："侨如，鄋瞞国之君，盖长三丈"。 ⑤撞（chōng 冲）：通"舂"，顶着，抵住。 ⑥子驹之门：鲁国郭门的名，即鲁国北郭的西门。而顾栋高《大事表》认为"西郭门曰子驹之门"。 命：命名。 宣伯：即叔孙侨如，叔孙得臣之子。叔孙得臣俘获长狄侨如而杀之，遂用叔孙得臣之子宣伯的名字，命郭门的名；一说为宣伯命名为侨如。 ⑦宋武公：穆公之父。 世：时代。 ⑧皇父：又称皇父充石，宋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皇父，戴公子；充石，皇父名。" 耏（ér而）班：宋国大夫。 ⑨公子穀甥：宋国公子。牛父：宋国大夫。 长丘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封丘县南）。 ⑩缘斯：长狄侨如的先人。 ⑪以门赏耏班：把城门赏给耏班。门，城门。 食其征：即征收城门税。征，税。杜预注："皇父与穀甥及牛父皆死，故耏班独受赏。"谓之耏门：把它称为耏门。 ⑫潞（lù路）：潞国，赤狄的别种，鲁宣公十五年被晋国所灭。焚如：长狄侨如的弟弟。 ⑬齐襄公：当从《史记》改为"惠公"，在时间上较为合理。 王子成父：齐国大夫。 荣如：长狄侨如的弟弟。 周首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东）。 ⑭简如：长狄侨如的弟弟。⑮安：安居。夫钟：郰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汶上县东北）。 徇：顺服。此段与下年"郰伯卒"本是一《传》，应连读。

【译文】

鄋瞞侵袭齐国，于是攻打我鲁国。鲁文公为派叔孙得臣追击敌人而占卜，吉利。侯叔夏驾驶叔孙得臣的战车，鄋房甥做

车右，富父终甥做骖乘。冬季十月初三，在鹹地打败狄人，俘虏了长狄侨如。富父终甥抵住他的咽喉，用戈杀了他。把他的头埋在子驹之门下边，把门命为宣伯的名字侨如。

起初，在宋武公的时代，鄋瞒攻打宋国。司徒皇父率兵抵抗，耏班驾驶皇父的战车，公子穀甥做车右，司冠牛父做骖乘，在长丘打败狄人，俘虏了长狄缘斯，皇父的两个儿子战死在这儿。宋公因此把城门赏给耏班，让他征收城门税，把城门称为耏门。

晋国灭亡潞国的时候，俘虏了侨如的弟弟焚如。齐襄公二年，鄋瞒攻打齐国，齐国王子成父俘虏了侨如的弟弟荣如，把他的头埋在周首的北门下边。卫国人又俘虏了侨如的弟弟简如，鄋瞒从此就灭亡了。

邾国太子朱儒自己安居在夫钟，国人不肯顺服他。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春，邾伯卒，邾人立君①。大子以夫钟与邾邽来奔②。公以诸侯逆之，非礼也。故书曰："邾伯来奔。"不书地，尊诸侯也③。

杞桓公来朝，始朝公也。且请绝叔姬而无绝昏④，公许之。二月，叔姬卒，不言杞，绝也。书叔姬，言非女也⑤。

楚令尹大孙伯卒，成嘉为令尹⑥。群舒叛楚⑦。夏，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，遂围巢⑧。

秋，滕昭公来朝，亦始朝公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文公十二年（公元前615年）。邾人立君：指更立国君，因太子朱儒自安于夫钟，国人不顺服他，故另立他君。 ②邾邽（guī圭）：即邾圭，是邾国的圭宝；杜预注认为是邾国的地名。 ③尊诸侯也：即把太子朱儒尊为诸侯。杜预注："既尊以为诸侯，故不复见其窃邑之罪。" ④叔姬：嫁给杞桓公的鲁女，曾被弃。 无绝昏：不断绝两国的婚姻关系。杜预注："不绝昏，立其娣以为夫人。" ⑤非女：指不是未嫁的女子。 ⑥大孙伯：即成大心。成嘉：又称子孔，大孙伯之弟，成得臣之子。 ⑦舒：国名，偃姓，有舒庸、舒蓼、舒鸠、舒龙、舒鲍、舒龚六名，皆同宗异国，统称群舒，散居于今安徽舒城县、卢江县、巢县一带。 ⑧平：舒子名。宗子：宗国国君。巢：国名（在今安徽巢县东北）。杜预注："宗、巢二国，群舒之属。"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二年春天，邾伯死，邾国人另立了国君。太子朱儒把夫钟和邾邽作为献礼逃奔来鲁国。文公把他作为诸侯来迎接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邾伯来奔。"没有记载关于奉献土地的事，是为了尊重诸侯。

杞桓公来鲁国朝见，是第一次前来朝见文公的。并且请求和叔姬离婚而不是断绝两国的婚姻关系，文公答应了。二月，叔姬死，《春秋》不记载"杞"字，是由于杞国和她断绝了关系。只记载"叔姬"，是说她已经不是未嫁的女子了。

楚国令尹大孙伯死，成嘉做了令尹。群舒背叛了楚国。夏天，子孔拘捕了舒子平和宗子，于是包围了巢国。

秋天，滕昭公来鲁国朝见，也是第一次前来朝见文公的。

【原文】

秦伯使西乞术来聘①，且言将伐晋。襄仲辞玉曰②："君不忘先君之好，照临鲁国，镇抚其社稷，重之以大

器，寡君敢辞玉③。”对曰：“不腆敝器，不足辞也④。”主人三辞⑤。宾答曰：“寡君愿徼福于周公、鲁公以事君，不腆先君之敝器，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瑞节⑥。要结好命，所以藉寡君之命，结二国之好⑦，是以敢致之。”襄仲曰：“不有君子，其能国乎⑧？国无陋矣⑨。”厚赙之⑩。

秦为令狐之役故，冬，秦伯伐晋，取羁马⑪。晋人御之。赵盾将中军，荀林父佐之。郤缺将上军，臾骈佐之。栾盾将下军，胥甲佐之⑫。范无恤御戎⑬，以从秦师于河曲⑭。臾骈曰：“秦不能久，请深垒固军以待之⑮。”从之。

秦人欲战，秦伯谓士会曰：“若何而战？”对曰：“赵氏新出其属曰臾骈，必实为此谋，将以老我师也⑯。赵有侧室曰穿，晋君之婿也⑰，有宠而弱，不在军事，好勇而狂⑱，且恶臾骈之佐上军也。若使轻者肆焉⑲，其可。”秦伯以璧祈战于河⑳。十二月戊午，秦军掩晋上军㉑，赵穿追之，不及。反，怒曰：“裹粮坐甲，固敌是求，敌至不击，将何俟焉㉒？”军吏曰：“将有待也㉓。”穿曰：“我不知谋，将独出㉔。”乃以其属出㉕。宣子曰：“秦获穿也，获一卿矣㉖。秦以胜归，我何以报㉗？”乃皆出战，交绥㉘。秦行人夜戒晋师曰㉙：“两君之士皆未慭也，明日请相见也㉚。”臾骈曰：“使者目动而言肆，惧我也，将遁矣㉛。薄诸河㉜，必败之。”胥甲、赵穿当军门呼

曰㉝："死伤未收而弃之，不惠也。不待期而薄人于险㉞，无勇也。"乃止。秦师夜遁。复侵晋，入瑕㉟。

城诸及郓㊱，书时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秦伯：即秦康公。 ②辞玉：鲁国辞玉不受，是不和秦国伐晋。③照临：如日月照临，即光临。镇抚：镇定安抚。重：很优厚，很厚重。大器：指玉器，即圭璋。 敢辞玉：即不敢受玉。杜预注："不欲与秦为好，故辞玉。" ④腆（tiǎn舔）：丰盛，丰厚。敝器：客人谦称圭璋为敝器，而主人尊称为大器。不足辞：不值得辞谢。 ⑤主人：此指鲁国。⑥徼福：求得福禄。徼（yāo腰），通"邀"，求取，求得。 鲁公：指周公旦之长子伯禽。杜预注："鲁公，伯禽也。"事君：指事奉鲁君。此言为当时外交上常用的辞令。先君：此指秦国先君。下臣：西乞术自称。执事：本指供役使的人，后来常用作对对方的敬称，表示不敢直指其人。瑞节：祥瑞的信物，圭璋是专信之物，故言瑞节。 ⑦要结：约结，缔结。要（yāo腰），约，缔结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要结为同义词连用。"好命：友好之命。藉：荐藉，慰藉。结：缔结。 ⑧不有君子：不是有了君子。国：作动词用，即治理国家。 ⑨无陋：不是鄙陋，即不是鄙陋的国家。 ⑩厚赂之：指把重礼送给西乞术。厚赂，即重赂，重礼。

⑪羁马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永济县南）。 ⑫栾盾：栾枝之子，晋国大夫。胥甲：又称胥甲父，胥臣之子，晋国大夫。 ⑬范无恤：晋国大夫，代步招御戎。 ⑭河曲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永济县南）。⑮深垒：深挖沟渠高筑壁垒。固军：巩固军营。 ⑯赵氏：指赵盾。新出其属：新近提拔他的属下。新出，犹言新提拔出任用。老我师：使我军久驻在外而士气衰落。 ⑰侧室：旁支的子弟。穿：即赵穿，赵夙庶孙。晋君：指晋国前君。 ⑱有宠：此指受赵盾的宠信。不在军事：即不懂得作战。 ⑲轻者：轻敌的士兵，一说轻兵，一说勇而无刚的士兵。肆：犹言暂往袭击而速后退。 ⑳祈战：祈求战争胜利。 ㉑十二月戊午：十二月初四。 掩：乘人不备而攻击，即袭击，秦军按士会的计谋做。 ㉒裹粮：包裹粮食，即携带粮食。坐甲：披甲坐待。固敌是求：本来就是寻求敌人。何俟：等待什么。 ㉓将有待：将要有所等

待。晋军不与秦军战，其意在老其师，待机而战。　㉔独出：自己出战，指独自与秦军战。　㉕以其属：率领他的部下。　㉖获穿：俘虏赵穿。一卿：一个晋卿。　㉗报，回报；一说报复，即雪耻。　㉘交绥：双方刚交战就彼此退兵。　㉙夜戒：夜里告诫。　㉚两君之士：两国国君的将士。憖（yìn印）：残缺，损伤。相见：指在战场上相见，决一胜负。　㉛目动：眼珠转动，是心不安的表现。言肆：说话声音失去常态。　㉜薄诸河：逼迫他们到黄河边上，即把秦军逼到黄河边而攻打。

㉝当军门：挡住营门。当，即挡住，阻止晋军出去逼追秦军。军门，营门。胥甲、赵穿均憎恨臾骈，故反对其计谋。　㉞不待期：不等到约战的日期。期，约战日期。　㉟入瑕：侵入瑕地。瑕，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陕县西南）。　㊱诸：鲁国邑名（见庄公二十九年注）。郓（yùn运）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沂水县东北）。季孙行父率军筑诸与郓二城。

【译文】

秦康公派遣西乞术来鲁国聘问，并且说将要攻打晋国。鲁国大夫襄仲辞谢玉说："贵国国君不忘记和先君的友好，光临鲁国，镇定安抚我们这个国家，很厚重地赠给我们大器，寡君不敢受玉。"西乞术回答说："不丰厚的物器，不值得辞谢。"主人辞谢了三次。客人回答说："寡君愿意在周公、鲁公那里求得福禄来事奉贵国国君，不丰厚的先君的器物，派遣臣下致送给执事作为祥瑞的信物，约结友好，用它来表达寡君的命令，缔结两国的友好，因此才敢致送器物。"襄仲说："不是有了君子，难道能治理国家吗？秦国不是鄙陋的了。"就把重礼送给西乞术。

秦国为了令狐战役的缘故，冬天，秦康公攻打晋国，攻占了羁马。晋国人发兵抵御秦军。赵盾率领中军，荀林父辅助他。郤缺率领上军，臾骈辅助他。栾盾率领下军，胥甲辅助他。范无恤给赵盾驾御战车，在河曲迎战秦军。臾骈说："秦军不能持久，请深挖沟渠高筑壁垒巩固军营等待他们。"赵盾听从了他的意见。

秦军打算出战，秦康公对士会说："用什么办法作战？"士会回答说："赵盾新近提拔他的部下名叫臾骈，必定是此人出的这个谋划，打算使我军久驻在外士气衰落。赵氏有一个旁支的子弟名叫穿，是晋国国君的女婿，受到宠信而年少，不懂得作战，喜好勇猛而又狂妄，并且憎恨臾骈做上军的辅佐。如果派出一些轻敌的士兵袭击他的上军而速退回，大概可以战胜赵穿。"秦康公把玉璧投在黄河里祈祷战争胜利。十二月初四，秦军袭击晋军上军，赵穿追赶秦军，没有追上。回来，大怒说："包裹粮食被甲坐待，本来就是要寻求敌人，敌人来了却不去攻击，打算等待什么？"军官说："将要有所等待吧。"赵穿说："我不懂得计谋，我打算自己出战。"就率领他的部下出战。赵盾说："秦军要是俘虏赵穿，就是俘虏一个晋卿了。秦国带着胜利回国，我用什么回报晋国父老？"于是就全部出战，双方刚交战就彼此退兵。秦国的使者夜里告请晋国军队说："秦晋两国国君的将士都没有损伤，明天请在战场上相见。"臾骈说："使者眼珠转动而说话声音失常，这是害怕我们，秦军将要逃走了。我军把他们逼到黄河边上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"胥甲、赵穿挡住营门大声喊道："死伤的战士还没有收拢而丢弃他们，这是不仁慈的。不等到约战的日期而把秦人逼到险地，这是没有勇气。"于是晋军就停止出击。秦军夜里逃走了。后来秦军又侵袭晋国，攻进了瑕地。

鲁国在诸地和郓地筑城，《春秋》记载合于时令。

十 三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晋侯使詹嘉处瑕，以守桃林之塞①。

晋人患秦之用士会也，夏，六卿相见于诸浮②。赵

宣子曰："随会在秦，贾季在狄，难日至矣③，若之何？"中行桓子曰："请复贾季，能外事，且由旧勋④。"郤成子曰："贾季乱，且罪大⑤，不如随会，能贱而有耻，柔而不犯⑥，其知足使也，且无罪⑦。"乃使魏寿余伪以魏叛者，以诱士会⑧。执其帑于晋，使夜逸⑨。请自归于秦⑩，秦伯许之。履士会之足于朝⑪。秦伯师于河西，魏人在东⑫。寿余曰："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，吾与之先⑬。"使士会。士会辞曰："晋人，虎狼也⑭。若背其言，臣死，妻子为戮，无益于君，不可悔也⑮。"秦伯曰："若背其言，所不归尔帑者，有如河⑯。"乃行。绕朝赠之以策⑰，曰："子无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也⑱。"既济，魏人噪而还⑲。秦人归其帑。其处者为刘氏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詹嘉：晋国大夫。　处瑕：住在瑕邑，晋侯赐给他瑕邑，使守住瑕地。　桃林之塞：即桃林塞，桃林是个险要地方。桃林塞，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阌（wén文）乡县西，1954年阌乡并入灵宝县）。塞，可做屏障的险要地方。按：桃林与瑕邑隔河相对，故驻守瑕地，即可保住桃林，遏止秦军东向。　②用士会：任用士会；如果士会辅佐强秦，必为晋国之害。　六卿：指晋国三军、三行之将，即其执晋国国政的人，如赵盾、荀林父、郤缺等人。　诸浮：当是晋国都城城外的地方，为保密故，晋国六卿不在都城内密谋。　③随会：即士会。　难日：祸难的日子。

④中行桓子：即荀林父。　复：此指召回。　外事：外边的事情。　旧勋：有过去的功劳，指其父狐偃，在文公时有大功。　⑤郤成子：即郤缺。　罪大：指擅自杀阳处父。　⑥能贱：此指能做到卑贱。　有耻：有耻辱之心。　⑦其知：他的智谋。　足使：足以使用。无罪：士会是被赵盾派至秦国迎公子雍的，后赵盾背其言，故士会

奔秦是无罪的。 ⑧魏寿余：毕万之后，此时为魏邑大夫。 以魏叛者：率领魏地叛变的人。 ⑨执其孥于晋，使夜逸：晋国假装拘禁魏寿余的妻子，让他夜里逃走，都是为了使秦人不疑魏寿余之投秦。 ⑩自归于秦：把自己魏地归入秦国。自，指自己领地，即魏地。 ⑪履，踩。朝：指秦国朝廷。 ⑫师于河西：驻军在黄河西。在东：在黄河东。 ⑬东人：东边人，指晋国人，不直说士会。 夫二三有司：那边几位官员。 二三，约数，此指几位。有司，官吏，官员。 先：先去魏地。 ⑭虎狼也：是老虎豺狼，即不可信晋人。 ⑮为戮：指被秦国杀戮，因士会妻子都在秦国。不可悔：即后悔不及。 ⑯有如河：秦康公指河神为誓，即有河神为证，表示必送回士会的妻子。 ⑰绕朝：秦国大夫。策：马鞭。暗喻士会加鞭速行之意。 ⑱无谓秦无人：不要认为秦国没有人才。

适不用：正好不被采用。绕朝已识破魏寿余之谋。 ⑲噪(zào灶)：喧哗，即吵吵嚷嚷。 ⑳其处者：他的亲族留在秦国的人，指士会之子孙未回晋国仍居秦国的人。 刘氏：即以刘为氏，故为刘氏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三年春天，晋灵公派晋大夫詹嘉住在瑕地，防守桃林这个险要地方。

晋国人担心秦国任用士会，夏天，晋国六卿在诸浮相见。赵盾说："士会在秦国，贾季在狄人那里，祸难的日子到了，对他们怎么办？"荀林父说："请召回贾季，他懂得外边的事情，并且因为有过去的功劳。"郤缺说："贾季好作乱，而且罪过大，不如让士会回来，他能做到卑贱而知道耻辱，柔和而不可侵犯，他的智谋足以使用，而且没有罪过。"于是就让魏寿余假装率领魏地叛变的人，诱骗士会。把魏寿余的妻子儿女拘留在晋国，让他夜里逃走。魏寿余请求把自己魏地归入秦国，秦康公答应了。魏寿余在朝廷上踩了一下士会的脚。秦康公驻军在河西，魏地人在河东。魏寿余说："请派一位东边人而能跟那边几位官员说话的，我跟他一起先去。"秦康公派遣士会去。士会辞谢说："晋国人，是老虎豺狼。如果违背他原来的话不让臣下回来，

臣下死了，妻子被杀戮，对君王没有好处，后悔都来不及。”秦康公说：“如果晋国违背原来的话不让你回来，我不送还你的妻子儿女，有河神为证。”士会就走了。秦大夫绕朝把马鞭送给他，说：“您不要认为秦国没有人才，我的计谋正好不被采用罢了。”渡过黄河以后，魏地人吵吵嚷嚷而回去了。秦国人送还士会的妻子儿女。士会的子孙留在秦国的就是刘氏。

【原文】

邾文公卜迁于绎①。史曰：“利于民而不利于君。”邾子曰：“苟利于民，孤之利也。天生民而树之君，以利之也②。民既利矣，孤必与焉。”左右曰：“命可长也，君何弗为？”邾子曰：“命在养民。死之短长，时也。民苟利矣，迁也，吉莫如之③！”遂迁于绎。五月，邾文公卒。君子曰：“知命。”

秋七月，大室之屋坏，书不共也④。

冬，公如晋朝，且寻盟。卫侯会公于沓⑤，请平于晋。公还，郑伯会公于斐⑥，亦请平于晋。公皆成之。

郑伯与公宴于斐，子家赋《鸿雁》⑦。季文子曰⑧：“寡君未免于此。”文子赋《四月》⑨。子家赋《载驰》之四章⑩。文子赋《采薇》之四章⑪。郑伯拜，公答拜。

【注释】

①邾（zhū朱）文公：邾国国君，在位五十二年。　迁：指迁移国都。绎（yì易）：邾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邹县东南）。　②天生民：上天生育百姓。　树之君：给他们设置国君。　利之：给他们利益。　③吉莫如之：

之：没有比它再吉利了。 杜预注："左右以一人之命为言，文公以百姓之命为主。一人之命，各有短长，不可如何；百姓之命，乃传世无穷，故徙之。" ④大室：太庙之室，即周公之庙。屋：一说太庙正室的屋顶，一说太庙上之室，即屋上之室。不共：不恭敬，指臣下的不恭敬。 ⑤沓（tà挞）：卫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⑥栎（fěi匪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东）。 ⑦子家：即公子归生，郑国大夫。 《鸿雁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的篇名。郑国以鳏寡自比，想让鲁文公怜惜它。 ⑧季文子：又称季孙，季孙行父，鲁国大夫。 ⑨《四月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季文子取诗中行役逾时，思归祭祀，文公不想还晋之义。 ⑩《载驰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》篇名，许穆夫人所作。子家取小国有急，想让大国救助之义。 ⑪《采薇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季文子向郑国表示，不敢安居，即文公愿从中求成。

【译文】

邾文公为了迁都到绎地而占卜吉凶。史官说："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。"邾文公说："如果对百姓有利，也就是我的利益。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置君主，就是用来给他们利益的。百姓既然得到利益了，我一定也在其中。"左右随从说："寿命是可以延长的，君王为什么不去做？"邾文公说："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。而死的早晚，是命运决定的。百姓如果有利，就迁都，没有比这再吉利的了！"于是就迁都到绎地。这年五月，邾文公死。君子说："邾子知道天命。"

秋季七月，太庙正屋的屋顶倒塌，《春秋》记载是表示臣下的不恭敬。

冬天，鲁文公到晋国朝见，并且重温过去的同盟友好关系。卫成公在沓地会见鲁文公，请求和晋国媾和。鲁文公回国时，郑穆公在栎地会见文公，也请求和晋国媾和。鲁文公都帮助他们和晋国达成和议。

郑穆公和鲁文公在栎地饮宴，子家赋了《诗经》中《鸿雁》这首诗。季文子说："寡君也不能免于这种处境。"季文子赋了《诗经》中《四月》这首诗。子家赋了《诗经》中《载驰》这首诗

的第四章。季文子赋了《诗经》中《采薇》这首诗的第四章。郑穆公拜谢，鲁文公答拜。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顷王崩①。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，故不赴②。凡崩、薨，不赴则不书。祸、福，不告亦不书。惩不敬也。

邾文公之卒也，公使吊焉，不敬。邾人来讨，伐我南鄙，故惠伯伐邾。

子叔姬妃齐昭公，生舍③。叔姬无宠，舍无威。公子商人骤施于国，而多聚士④，尽其家，贷于公、有司以继之⑤。夏五月，昭公卒，舍即位。

邾文公元妃齐姜，生定公⑥；二妃晋姬，生捷菑⑦，文公卒，邾人立定公，捷菑奔晋。

六月，同盟于新城⑧，从于楚者服，且谋邾也⑨。

秋七月乙卯夜，齐商人弑舍而让元⑩。元曰："尔求之久矣。我能事尔，尔不可使多蓄憾⑪。将免我乎？尔为之⑫！"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文公十四年（公元前613年）。顷王：即周顷王，襄王之子，在位六年。　②周公阅：又称周公，宰周公，周王臣。王孙苏：周王臣。　③子叔姬：又称叔姬，鲁女，鲁昭公夫人。妃：亦作配，指为夫人。齐昭公：名潘，桓公之子，孝公之弟，在位二十年。舍：齐昭公之

子，即位两个月被公子商人所杀。 ④骤：屡次。施：施舍，指施舍财物。多聚：聚集许多，即蓄养许多。士：此指门客。 ⑤尽其家：把他的家产用光了。贷（dài代）：借贷。公：此指公室。有司：指掌管财物的官员。继之：继续施舍。杜预注："家财尽，从公及国之有司富者贷。"

⑥定公：名貜且，邾文公之子，在位四十年。 ⑦捷菑（zī资，又读zǐ自）：邾文公之子。 ⑧同盟：在一起会盟，指鲁文公和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、晋国赵盾会盟。新城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）。 ⑨从于楚者：跟随楚国的国家。杜预注："从楚者，陈、郑、宋。"谋邾：谋划进攻邾国，即谋划用军队护送捷菑回国为君。 ⑩七月乙卯：七月乙卯那天。杜预注："七月无乙卯，日误。"让元：让位给元。元，即齐惠公，桓公之子，懿公之兄，在位十年。 ⑪多蓄憾：积下许多怨恨。 ⑫免我：让我免于被杀，即不杀我。为之：指做国君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四年春天，周顷王死。周公阅和王孙苏争夺执政，所以不发讣告。凡是天子崩、诸侯薨，不发来讣告《春秋》就不记载。灾祸、喜庆，不来报告《春秋》也不记载。这是惩诫不恭敬。

邾文公死的时候，鲁文公派使者前去吊丧，礼仪不恭敬。邾国人来鲁国讨伐，攻打我国南部边境，所以鲁国惠伯领兵攻打邾国。

子叔姬嫁给齐昭公为夫人，生了舍。子叔姬不受宠爱，舍没有威信。公子商人屡次在国内施舍财物，并且蓄养了许多门客，把他的家产都用光了，又向公室和掌管财物的官员借贷继续施舍。这年夏季五月，齐昭公死，舍即位。

邾文公的第一夫人齐姜，生了定公；第二夫人晋姬，生了捷菑。邾文公死，邾国人立定公为君，捷菑逃亡到晋国。

这年六月，鲁文公和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、晋国赵盾共同在新城会盟，这是由于跟随楚国的国家归服，

并且谋划进攻邾国。

这年秋季七月乙卯日夜里，齐国商人杀了舍而让位给元。元说："你谋求君位很久了。我能够事奉你，你不能因为做国君而积下许多怨恨。你会免我不被杀吗？你去做国君吧！"

【原文】

有星孛入于北斗，周内史叔服曰①："不出七年，宋、齐、晋之君皆将死乱②。"

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。邾人辞曰："齐出貜且长③。"宣子曰："辞顺而弗从④，不祥。"乃还。

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，王叛王孙苏⑤，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⑥。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⑦。

楚庄王立，子孔、潘崇将袭群舒⑧，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⑨。二子作乱，城郢，而使贼杀子孔，不克而还⑩。八月，二子以楚子出，将如商密⑪。庐戢黎及叔麇诱之⑫，遂杀斗克及公子燮。

初，斗克囚于秦，秦有殽之败，而使归求成。成而不得志，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，故二子作乱。

【注释】

①星孛（bèi 贝，又读bó勃）：即彗星。北斗：星名，共七颗，分布成勺形。内史叔服：周王臣，官为内史。　②死乱：死于叛乱。杜预注："后三年宋弑昭公，五年齐弑懿公，七年晋弑灵公。"　③齐出：齐女生的。　④辞顺：言辞顺理，即言辞合于情理。　⑤周公：周公阅。王：即周匡王，名班，周顷王之子，在位六年。叛：违背诺言，即不帮助。　⑥尹氏：周王室卿士，世代为周王室大臣，故此尹氏不止一二人。聃（dān担）启：周王室大夫。　⑦平：调和，指调和纠纷。之，

指他们原来的职位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调停其间，使其和协，各复其位。" ⑧楚庄王：名旅，穆王之子，在位二十三年，春秋五霸之一。子孔：又称成嘉，鲁文公十二年做楚国令尹。群舒：指舒庸、舒蓼、舒鸠、舒龙、舒鲍、舒龚六舒，大概都是同宗异国，统称为群舒。舒，偃姓子爵国，其宗国大致在今安徽舒城县，而舒人散居于舒城县、庐江县、巢县一带。后被楚国所灭。 ⑨公子燮（xiè谢）：楚国公子。子仪：又称斗克，申公子仪，楚臣。守：留守，指留守郢都。舒蓼（liǎo了，又读lù路）：即群舒，舒蓼为六舒之一。 ⑩不克：即没有杀成。 ⑩以楚子：挟持楚庄王。以，此犹言挟持。出：出走，指离开郢都。杜预注："《国语》曰：楚庄王幼弱，子仪为师，王子燮为傅。"商密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淅川县西）。 ⑫庐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南漳县东）。戢（jí集）梨（同梨）庐邑大夫。叔麇（jūn军）：庐邑大夫辅助之官，即庐邑大夫的副职。杜预注："戢梨，庐大夫。叔麇，其佐。"

【译文】

有彗星进入北斗，周王的内史叔服说："不出七年，宋国、齐国、晋国的国君都要死于叛乱。"

晋国赵盾率领诸侯的军队八百辆战车护送捷菑回邾国为君。邾国人辞谢说："齐女生的貜且年长。"赵盾说："言辞合于情理而不听从，不吉祥。"于是就撤军回去了。

周公阅要和王孙苏在晋国争讼，周天子违背了帮助王孙苏的诺言，而派尹氏和聃启在晋国替周公阅争讼。赵盾调和了周王室的纠纷而恢复了他们原来的职位。

楚庄王即位，子孔、潘崇准备袭击群舒，派公子燮和子仪留守而去攻打舒蓼。公子燮和子仪两个人发动叛乱，修筑郢都城墙，又派贼人去刺杀子孔，没有成功回来了。这年八月，两个人挟持了楚庄王离开郢都，打算去商密。庐邑大夫戢梨和叔麇设计引诱他俩，于是就杀了子仪和公子燮。

起初，子仪囚禁在秦国，秦国在殽地战败，派他回楚国求和。媾和以后而没有满足他的愿望，公子燮要求做令尹而没有得

到手，所以两个人就发动叛乱。

【原文】

穆伯之从己氏也，鲁人立文伯①。穆伯生二子于莒，而求复②。文伯以为请③。襄仲使无朝听命④。复而不出，三年而尽室以复适莒。文伯疾而请曰："穀之子弱，请立难也⑤。"许之。文伯卒，立惠叔。穆伯请重赂以求复，惠叔以为请，许之。将来，九月卒于齐。告丧，请葬，弗许。

宋高哀为萧封人，以为卿，不义宋公而出⑥，遂来奔。书曰："宋子哀来奔"，贵之也。

齐人定懿公，使来告难，故书以九月⑦。齐公子元不顺懿公之为政也，终不曰"公"，曰"夫己氏⑧"。

襄仲使告于王，请以王宠求昭姬于齐⑨。曰："杀其子，焉用其母？请受而罪之。"冬，单伯如齐，请子叔姬⑩，齐人执之。又执子叔姬。

【注释】

①立文伯：立了文伯做继承人。文伯，名谷，公孙敖之子。　②求复：要求回国。复，回国。　③为请：为他请求，指在朝廷上向大家请求让穆伯回国。　④使无朝：即不让他上朝。听命：指参与政事。　⑤难：即惠叔的名。　⑥高哀：字子哀，由萧大夫升为卿。萧：国名，见庄公十二年《传》并注。杜预注："萧，宋附庸。仕附庸，还升为卿。"不义宋公：认为宋公不义。宋公，指宋昭公，成公之子，在位九年。　⑦懿公：即公子商人。九月：指把商人杀舍的事，记在九月。　⑧夫己氏：那个人。己，犹其，其或作记，或作已。故"夫己氏"犹"彼其之子"，

杜预注："犹言某甲。"一说商人在齐桓公儿子中，排行第六，故叫他为"夫己氏"；己，为天干中第六。 ⑨昭姬：即子叔姬。 ⑩单伯：周王室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过去穆伯跟从己氏的时候，鲁国人立了文伯做继承人。穆伯在莒国生了两个儿子，要求回国。文伯为他在朝廷上向大家请求。襄仲让他不得上朝参与政事。穆伯回国以后没有外出过，过了三年又把家里全部财物搬到莒国。文伯生病，请求说："穀的儿子年少，请立难吧。"大家同意了。文伯死，立了惠叔。穆伯让惠叔给大家送重礼再次请求回国，惠叔为他请求，得到允许。穆伯将要回来，九月死在齐国。向鲁国报丧，请求归葬，鲁国没有答应。

宋国高哀在萧做镇守和管理边界的官，让他做卿，他认为宋公不义而离去，于是就逃奔来鲁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宋子哀来奔"，这是表示尊重他。

齐国人稳定了懿公的地位，才派人来鲁国报告祸难，所以《春秋》把商人杀舍的事记载在九月。齐国公子元不服懿公的执政，始终不称他为"公"，而叫"那个人"。

鲁国大夫襄仲派人报告周天子，请求用周天子的尊宠向齐国求取子叔姬。说："杀了她的儿子，哪里用得着他的母亲？请求接纳而惩办她。"这年冬天，周大夫单伯到齐国，请求送回子叔姬。齐国人把他抓起来。又抓了子叔姬。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①，季文子如晋，为单伯与子叔姬故也。

三月，宋华耦来盟，其官皆从之②。书曰“宋司马华孙”，贵之也。公与之宴，辞曰：“君之先臣督，得罪于宋殇公，名在诸侯之策③。臣承其祀，其敢辱君？请承命于亚旅④。”鲁人以为敏⑤。

夏，曹伯来朝，礼也。诸侯五年再相朝⑥，以修王命，古之制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文公十五年（公元前612年）。　②华耦：又称华孙，华督之曾孙，宋国司马。　其官：他的属官，指随从官和护卫官。　③督：即华督。名在诸侯之策：桓公二年，华督杀其君殇公，鲁史《春秋》记载“宋督弑其君与夷”，他国之史也是如此，故言“名在诸侯之策”。策，简策。　④亚旅：官名，列于三司之后的官。杜预注：“亚旅，上大夫也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华孙不敢当君，请受上大夫宴。”　⑤敏：此指对答敏捷。　⑥诸侯五年再相朝：古制规定：诸侯每五年一次相互朝见，曹伯曾在鲁文公十一年来朝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五年春天，季文子到晋国去，这是为了单伯和子叔姬的缘故。

三月，宋国华耦来鲁国会盟，他的属下都跟随他前来。《春秋》称他为“宋司马华孙”，这是表示尊重他。文公要和他宴饮，华耦辞谢说：“君王的先臣督，得罪了宋殇公，名字记载在诸侯的简册上。臣下承继他的祭祀，怎敢让君王蒙受耻辱？请在亚旅那里接受命令。”鲁国人认为华耦对答敏捷。

夏天，曹伯来鲁国朝见，是合于礼的。诸侯每五年再一次互相朝见，重温天子的命令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

【原文】

齐人或为孟氏谋①，曰："鲁，尔亲也。饰棺寘诸堂阜②，鲁必取之。"从之。卞人以告③。惠叔犹毁以为请，立于朝以待命④。许之，取而殡之。齐人送之。书曰："齐人归公孙敖之丧。"为孟氏，且国故也⑤。葬视共仲⑥。声己不视，帷堂而哭⑦。襄仲欲勿哭⑧，惠伯曰："丧，亲之终也⑨。虽不能始，善终可也⑩。史佚有言曰⑪：'兄弟致美⑫。救乏、贺善、吊灾、祭敬、丧哀⑬，情虽不同，毋绝其爱，亲之道也。'子无失道，何怨于人？"襄仲说，帅兄弟以哭之⑭。

他年，其二子来，孟献子爱之，闻于国⑮。或谮之曰："将杀子。"献子以告季文子。二子曰："夫子以爱我闻，我以将杀子闻，不亦远于礼乎⑯？远礼不如死。"一人门于句鼆，一人门于戾丘⑰，皆死。

【注释】

①孟氏：鲁国公族，公孙敖是庆父之子，称孟氏。　②饰棺：装饰的棺材。按：古代统治者的棺材，依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的不同等级，而有不同的装饰。寘：同"置"，安放。堂阜：在齐、鲁两国交界地方，地属齐国（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北）。　③卞人：指鲁国卞邑大夫，卞邑靠近堂阜，故地在今山东泗水县东五十里。杜预注："卞人，鲁卞邑大夫。"　④犹毁：仍然悲哀而使容颜憔悴，即哀毁犹初死。毁，哀毁，旧时居丧因过度悲哀而损害健康。待命：等候命令。　⑤为孟氏：为了孟氏。孟氏世代为鲁卿，而公孙敖又为孟氏之祖，故《春秋》记载。　⑥视：比照，按照。共仲：即公孙敖之父庆父。葬视共仲，即按照共仲的葬礼安葬公孙敖。杜预注："制如庆父，皆以罪降。"　⑦不视：不肯去看公孙敖的

棺材，因声已怨恨穆伯跟从莒女。帷堂：指在帷堂里。古代把放在堂中的棺材四周用帷幕围上，叫帷堂。　⑧欲勿哭：想不去哭丧。杜预注："怨敖取其妻。"　⑨亲之终：是亲人的终结。　⑩不能始：不能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善终：好的终结。　⑪史佚（yì义）：西周初年，武王时的史官。⑫兄弟致美：兄弟之间要尽力做到完美。致，尽力。杜预注："各尽其美，义乃终。"　⑬救乏：救济困乏。贺善：祝贺喜庆。善，此指喜庆。吊灾：吊唁灾祸。祭敬：祭祀恭敬。　⑭帅：率领，领着。　⑮其二子：指穆伯的两个儿子，在莒国所生。孟献子：又称仲孙蔑，孟孙，文伯穀之子。　⑯远于礼：远离于礼，即不合于礼。　⑰门：此指守门。句瀰（měng猛）：鲁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庚丘：鲁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有人为孟氏策划，说："鲁国，是你的亲属。把穆伯的饰棺放在堂阜，鲁国一定会取去的。"孟氏听从了。卞邑大夫把这件事作了报告。惠叔仍然悲哀而容颜憔悴请求取回饰棺，立在朝廷上等候命令。大家答应了，取回饰棺入殓停放着。齐国人送回穆伯的饰棺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齐人归公孙敖之丧。"这是为了孟氏，并且又为了国家的缘故。按照安葬共仲的葬礼安葬穆伯。声己不肯去看棺材，在帷堂里哭泣。襄仲不想去哭丧，惠伯说："丧事，是亲人的终结。虽不能有个好的开始，有个好的终结是可以的。史佚曾经有言说：'兄弟之间要尽力做到完美。救济困乏、祝贺喜庆、吊唁灾祸、祭祀恭敬、丧事悲哀，感情虽然不同，不要断绝他们的友爱，这是对待亲人的道义。'您不要丧失道义，怨恨别人什么呢？"襄仲很高兴，领着兄弟们去哭丧。

后来某一年，穆伯的两个儿子回来，孟献子喜爱他们，闻名于全国。有人诬陷他们说："他俩要杀害您。"孟献子把这话告诉季文子。这两个人说："他老人家以爱我们而闻名，我们以要杀害他而闻名，这不也是远离于礼了吗？远离于礼还不如死。"一个人在句瀰守门，一个人在庚丘守门，都战死了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辛丑朔①，日有食之，鼓，用牲于社，非礼也。日有食之，天子不举②，伐鼓于社；诸侯用币于社③，伐鼓于朝，以昭事神、训民、事君。示有等威，古之道也④。

齐人许单伯请而赦之⑤，使来致命。书曰："单伯至自齐。"贵之也。

新城之盟，蔡人不与⑥。晋郤缺以上军、下军伐蔡，曰："君弱⑦，不可以怠。"戊申⑧，入蔡，以城下之盟而还⑨。凡胜国，曰"灭之"；获大城焉，曰"入之"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月辛丑朔：六月初一。②不举：即减膳撤乐。杜预注："去盛馔。"③币：即玉帛。④等威：威仪的等差。道：犹言制度。⑤单伯请：指要子叔姬回国的请求。⑥新城之盟：在文公十四年。不与：不参加。⑦君弱：晋灵公在文公七年即位，当时还是怀抱的幼儿，此时虽已十余岁，但犹未成年，故言"弱"。弱，幼小。⑧戊申：六月初八。⑨城下之盟：见桓公十二年《传》并注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初一，日食，击鼓，在土地庙里用牺牲祭祀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日食，天子减膳撤乐，在土地庙里击鼓；诸侯在土地庙里用玉帛祭祀，在朝廷上击鼓，表明事奉神灵、教训百姓、事奉国君。表示威仪有一定等级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

齐国人答应了单伯要子叔姬回国的请求并赦免了他，派他前来传送命令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单伯从齐国来到。"这是表示对

他的尊重。

在新城的盟会，蔡国人不参加。晋国郤缺率领上军、下军攻打蔡国，说："国君年少，不能因此懈怠。"六月初八，攻进蔡国，订立了城下之盟然后回国。凡是战胜一个国家，叫做"灭之"；占领一个大城叫做"入之"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齐人侵我西鄙，故季文子告于晋。冬十一月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蔡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盟于扈，寻新城之盟①，且谋伐齐也。齐人赂晋侯，故不克而还。于是有齐难，是以公不会②。书曰："诸侯盟于扈。"无能为故也③。凡诸侯会，公不与，不书，讳君恶也。与而不书，后也。

齐人来归子叔姬，王故也。

齐侯侵我西鄙，谓诸侯不能也。遂伐曹，入其郛，讨其来朝也④。季文子曰："齐侯其不免乎？已则无礼，而讨于有礼者，曰：'女何故行礼⑤？'礼以顺天，天之道也，已则反天，而又以讨人，难以免矣⑥。《诗》曰⑦：'胡不相畏？不畏于天。'君子之不虐幼贱，畏于天也。在《周颂》曰⑧：'畏天之威，于时保之⑨。'不畏于天，将何能保？以乱取国，奉礼以守，犹惧不终，多行无礼，弗能在矣⑩！"

【注释】

①宋公：宋昭公。卫侯：卫成公。蔡侯：蔡庄公。陈侯：陈灵公。

郑伯：郑穆公。许男：许昭公。曹伯：曹文公。扈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）。新城：指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西南）。 ②齐难：指齐国进攻鲁国的祸难。不会：没有参加盟会。 ③无能为：即不能救援，指不能救鲁讨齐。 ④郛（fú孚）：外城，即郭。入其郛，即攻进曹国外城。 ⑤行礼：执行礼仪，即按礼而行。 ⑥礼以顺天：礼用来顺应上天。顺，顺应。道：常道。反天：违反上天，即违反礼。难以免矣：即难免有祸难了。 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篇。 ⑧《周颂》：此指《周颂》中《我将》篇。 ⑨保之：原诗指保有周国。之，指周国；一说指福禄。 ⑩以乱取国：用动乱取得国家。齐懿公杀舍而自立，故言"以乱取国"。奉礼：奉行礼仪。守：守住，指保持君位。弗能在矣：不能善终了，即保不住君位了。在，犹言终，即善终。鲁文公十八年齐人杀懿公（商人），故言不得善终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齐军侵犯我鲁国西部边境，所以鲁大夫季文子向晋国报告。这年冬季十一月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蔡侯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、曹伯在扈地盟会，重温新城盟会的旧好，并且策划攻打齐国。齐国人贿赂晋灵公，所以没有战胜就撤军回国。这时候发生了齐国进攻鲁国的祸难，因此鲁文公没有参加盟会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诸侯盟于扈。"这是由于不能救援鲁国的缘故。凡是诸侯会见，鲁公不参加，《春秋》就不记载，这是隐讳国君的过失。参加了而不记载，是因为晚到的缘故。

齐国人前来送回子叔姬，这是因为周王有命令的缘故。

齐侯侵袭我鲁国西部边境，他认为诸侯不能来救援。于是又攻打曹国，攻进了曹国的外城，讨伐曹国来鲁国朝见。季文子说："齐侯恐怕不能免于祸难吧？自己不合于礼，反而讨伐合于礼的国家，说：'你为什么实行礼？'礼用来顺应上天，这是上天的常道，自己违反上天，反而又来讨伐别人，这就难免有祸难了。《诗经》说：'为什么不相互畏敬？因为不畏敬上天。'君子不虐待幼小和卑贱，这是由于畏惧上天。在《周颂》里说：'畏

敬上天的威命，于是才保有福禄。’不畏敬上天，那怎么能保住？用动乱取得国家，奉行礼仪来保持国君地位，还害怕不得善终，多做不合于礼的事情，这就不能善终了！”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①，王正月，及齐平。公有疾，使季文子会齐侯于阳穀②，请盟。齐侯不肯，曰：“请俟君间③。”

夏五月，公四不视朔④，疾也。公使襄仲纳赂于齐侯，故盟于鄑丘⑤。

有蛇自泉宫出，入于国，如先君之数⑥。秋八月辛未，声姜薨，毁泉台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文公十六年（公元前611年）。　②有疾：有病。　阳谷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三十里）。　③间：病愈。杜预注：“间，疾瘳（chōu抽）也。”　④四不视朔：四次没在朔日听政，即从正月有病，至五月已经四次没有在朔日听政。视朔，即听朔，朔日听政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诸侯于每月初一以特羊告庙，谓之告朔，亦谓之告月。告朔毕，因听治此月之政，谓之视朔，亦谓之听朔。”　鄑（qī妻）丘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境，一说在山东临淄附近）。　⑥泉宫：泉宫在郎地，郎地在曲阜南部，是鲁都曲阜近郊之邑。如先君之数：鲁国自伯禽至僖公共十七君，故言“如先君之数”。　⑦八月辛未：八月初八。　声姜：僖公夫人，文公之母。泉台：泉宫之台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六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和齐国媾和。鲁文公有

病，派季文子在阳谷会见齐侯，请求盟誓。齐侯不肯，说："请等待贵国国君病好再说。"

这年夏季五月，鲁文公四次没在朔日听政，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。鲁文公派襄仲馈送礼物给齐侯，所以在薄丘结盟。

有蛇从泉宫出来，进入国都，共十七条，和先君的数一样。秋季八月初八，声姜死，因此拆毁了泉台。

【原文】

楚大饥，戎伐其西南，至于阜山，师于大林①。又伐其东南，至于阳丘，以侵訾枝②。庸人帅群蛮以叛楚③。麇人率百濮聚于选④，将伐楚。

于是申、息之北门不启，楚人谋徙于阪高⑤。芳贾曰："不可。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不如伐庸。夫麇与百濮，谓我饥不能师，故伐我也。若我出师，必惧而归。百濮离居，将各走其邑，谁暇谋人⑥？"乃出师。旬有五日，百濮乃罢。自庐以往，振廪同食⑦。次于句澨⑧。使庐戢黎侵庸，及庸方城⑨。庸人逐之，囚子扬窓⑩。三宿而逸，曰："庸师众，群蛮聚焉，不如复大师，且起王卒，合而后进。"师叔曰⑪："不可。姑又与之遇以骄之⑫。彼骄我怒，而后可克，先君蚡冒所以服陉隰也⑬。"又与之遇。七遇皆北，唯裨、鬻、鱼人实逐之⑭。庸人曰："楚不足与战矣。"遂不设备。

楚子乘驲，会师于临品⑮，分为二队：子越自石溪，子贝自仞⑯，以伐庸。秦人、巴人从楚师，群蛮从楚子盟⑰，遂灭庸。

【注释】

①阜山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房县南一百五十里）。大林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荆门县西北，一说或即今湖北当阳县产煤之大林堡）。②阳丘：楚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訾（zī资）枝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钟祥县境，一说当在今湖北枝江县，又一说当在阳丘之西北）。③群蛮：即山夷，散居湖北各地自成部落；庸人率领的是与庸距离相近的群蛮。④麇（jūn军）人：麇国人。麇国故地在今湖北郧县西，后被楚国所灭。百濮：即彭濮，散居江、汉之间，无君长，各以邑落自聚。麇人所率之百濮，当在今湖北石首县附近。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枝江县境，一说当在今湖北石首县附近）。⑤申、息：原来为申、息之国，都已被楚国所灭，是楚国北边的屏障，故地在今河南南阳、信阳一带。申、息两地是防备中原诸国的要地，故不能撤调兵力防御群蛮、庸、麇、百濮。阪高：楚国险要的高地，故地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北二十里之长阪，一说在今湖北襄阳县西。⑥各走其邑：各逃回各的住地。邑，犹言集居的地方，此指百濮居住的地方。谋人：谋划别人，即打别人的主意。⑦庐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南漳县东五十里）。自庐以往：即自庐地出发往征庸国。振：开放，发放。廪（lǐn凛）：仓库，指粮仓。同食：指将士一起吃用。⑧句澨（gōu钩shì筮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均县西），是楚国西部边界。⑨戢黎（同梨）：庐邑大夫。方城：在庸国东边，即在今湖北竹山县东，别于楚国的方城。⑩囚：俘虏，指捉住囚禁起来。子扬窗：戢梨的官属。⑪师叔：潘尪（wāng汪）的字，楚国大夫。⑫遇：犹言挑逗，招惹，即假装战斗。骄之：使他们骄傲。⑬蚡（fén焚）冒：名熊眴（xuàn炫，又读shùn顺），《史记·楚世家》说是楚武王之兄，而杜预注说是楚武王之父。所以服阨隰：征服阨隰的办法。阨隰，指郢楚，地名（在今湖北江陵县东）。⑭裨（bì币，又读pí皮）、鬻（tiáo条，又读yóu由）、鱼：都是庸国邑名，在今四川奉节县一带。此指裨、鬻、鱼三邑的军队。杜预注："裨、鬻、鱼，庸三邑。"一说裨、鬻、鱼，俱是庸人所率领的"群蛮"部落名。逐之：追赶楚军。庸人轻楚军，故只使裨、鬻、鱼三邑人追逐楚军。⑮楚子：即楚庄王。乘驲（rì日）：乘坐驿站的传车。驲，古代驿站的传车，跑得快。杜预注："驲，传车也。"临品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均县境）。⑯子越：斗椒之字，又称子越椒，伯棼，司马子良之子。石溪：入庸国的要道（在今湖北均

县、竹山县之交)。 子贝：楚国大夫。仞（rèn韧)：也是入庸国的要道(在今湖北均县境，一说在竹山县境)。 ⑰巴人：巴国人。巴，姬姓，子爵国（在今四川巴县)。 从楚师：跟随着楚军，即秦、巴二国助楚伐庸。从楚子盟：服从楚王而结盟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发生了大饥荒，戎人攻打楚国的西南部，到达阜山，军队驻扎在大林。又进攻楚国的东南部，到达阳丘，来侵袭訾枝。庸人率领群蛮背叛楚国。麇国人率领百濮聚集在选地，准备攻打楚国。

这时申、息两地的北门不再开了，楚国人谋划迁徙到阪高。斗贾说："不行。我们能去，敌人也能去。不如攻打庸国。那麇国和百濮，认为我们遭受饥荒不能出兵，所以攻打我们。如果我们出兵，他们必定害怕而回去。百濮分散居住，将会各逃回各的住地，谁还有空打别人的主意？"于是就出兵。过了十五天，百濮便罢兵回去。自庐地出发往征庸国，一路打开粮仓将士一起吃用。军队驻扎在句澨。派庐邑大夫戢梨进攻庸国，到达庸国的方城。庸人追赶楚军，俘虏了子扬窜。过了三宿子扬窜逃跑回来，说："庸国的军队人数很多，群蛮都聚集在那里，不如再派大军，并且出动国君的直属部队，合兵以后再进攻。"师叔说："不行。姑且再和他们接战使他们骄傲。他们骄傲我们发愤，然后就可以战胜，先君蚡冒就是这样征服陉隰的。"楚军又和他们接战，七次交战都败走，只有裨、鳌、鱼人追赶楚军。庸人说："楚军不足以战了。"于是就不设防。

楚庄王乘坐驿站的传车，在临品会师，把楚军分成两队：子越率军从石溪出发，子贝率军从仞地出发，来攻打庸国。秦军、巴军跟随着楚军，群蛮服从楚王而结盟，于是就灭亡了庸国。

【原文】

宋公子鲍礼于国人①，宋饥，竭其粟而贷之。年自七十以上，无不馈诒也，时加羞珍异。无日不数于六卿之门②，国之材人无不事也，亲自桓以下无不恤也③。公子鲍美而艳，襄夫人欲通之④，而不可，乃助之施⑤。昭公无道，国人奉公子鲍以因夫人⑥。

于是华元为右师，公孙友为左师⑦，华耦为司马，鳞鱗为司徒⑧，荡意诸为司城，公子朝为司寇⑨。初，司城荡卒，公孙寿辞司城，请使意诸为之。⑩既而告人曰："君无道，吾官近，惧及焉。弃官则族无所庇。子，身之贰也，姑纾死焉⑪。虽亡子，犹不亡族。"既，夫人将使公田孟诸而杀之⑫。公知之，尽以宝行。荡意诸曰："盍适诸侯？"公曰："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国人⑬，诸侯谁纳我？且既为人君，而又为人臣，不如死。"尽以其宝赐左右而使行。夫人使谓司城去公，对曰："臣之而逃其难，若后君何⑭？"冬十一月甲寅⑮，宋昭公将田孟诸，未至，夫人王姬使帅甸攻而杀之⑯。荡意诸死之。书曰："宋人弑其君杵臼。"君无道也。文公即位，使母弟须为司城⑰。华耦卒而使荡虺为司马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子鲍：即宋文公，名鲍，宋成公之子，昭公之弟，在位二十二年。礼于国人：对国人加以优礼。礼，用作动词，以礼待人，即加以优礼。　②无日：没有一天。　数（shuò朔）：频繁，此指参请不绝，不断进出。　六卿：宋国指右师、左师、司马、司徒、司城、司寇。　③桓：

即宋桓公，名御说，宋庄公之子，闵公之弟，在位三十一年。 恤：抚恤，周济。 ④襄夫人：即宋襄公夫人。杜预注："鲍适祖母。"通：私通即通奸。 ⑤助之：帮助他，指襄夫人帮助公子鲍。 施：施舍。

⑥昭公：即宋昭公杵臼。 ⑦华元：华督的曾孙，前后执政四十年，经历了昭公、文公、共公、平公四个国君。 公孙友：宋国公族。

⑧华耦：又称华孙，子伯，司马子伯，宋国大夫。 鳞鬠（guàn贯）：一作鳞矔，宋国大夫。 ⑨荡意诸：又称意诸，宋国大夫，自文公八年即已为司城。 公子朝：宋国公族。 ⑩司城荡：即司城公子荡，鲁文公七年公子荡为司城，鲁文公八年荡意诸继任司城官职。 公孙寿：公子荡之子，父死宜继任父位。 意诸：即荡意诸，公孙寿之子，公子荡之孙。为之：担任司城，即做司城官 ⑪身之贰：我的二身，即我的代表。 纾死：延缓死，晚死。杜预注："纾，缓也。" ⑫公：指宋昭公。田：打猎。 孟诸：即孟诸泽，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）。 ⑬不能其大夫：不能得到自己的大夫。 君祖母：国君的祖母，此指襄夫人，宋昭公的祖母。 ⑭逃其难：躲开他的祸难。难，指宋昭公被杀之难。 若后君何：怎样事奉以后的国君？ ⑮十一月甲寅：十一月二十二日。 ⑯夫人王姬：即襄夫人。王姬，因为襄夫人是周襄王之妹，周王室之女，故称王姬。 帅甸：官名，甸地之帅。但历代《左传》研究家，对"帅甸"的解释不同。杜预注："帅甸，郊甸之师。"杜解亦通。 ⑰文公：即宋文公，公子鲍。母弟：宋文公同母所生之弟。 须：母弟的名字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司城须：文公弟。" ⑱荡虺（huǐ毁，huī灰）：荡意诸之弟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公子鲍对国人加以优礼，宋国发生饥荒，把他的全部粮食拿出来施舍。对年纪在七十岁以上，没有不馈送的，还按时令加送珍贵的食品。没有一天不进出于六卿的大门，对国内有才能的人没有不加以事奉的，对亲属从桓公以下的子孙没有不加以周济的。公子鲍长得漂亮而且艳丽，襄夫人要和他私通，而公子鲍不肯，襄夫人就帮助他施舍。宋昭公无道，国人多事奉公子鲍而依附襄夫人。

当时华元做右师，公孙友做左师，华耦做司马，鳞鼩做司徒，荡意诸做司城，公子朝做司寇。起初，司城荡死了，公孙寿不受司城的官职，请求让荡意诸担任。后来公孙寿告诉别人说："国君无道，我的官位接近国君，害怕引来祸患。如果丢弃官职家族就无法庇护。儿子，是我的代表，姑且让他延缓我晚点死。虽然丧失儿子，还不致于丧失家族。"不久以后，襄夫人打算让宋昭公到孟诸打猎而杀了他。宋昭公知道后，便带上了全部珍宝而出行。荡意诸说："何不到别的诸侯国去？"宋昭公说："不能得到自己的大夫至于自己的祖母以及国人的信任，诸侯谁肯接纳我？而且既然做了别人的国君，再做别人的臣子，不如死了。"把他的珍宝全部赐给左右侍从而让他们走开。襄夫人派人告诉司城荡意诸离开宋昭公，他回答说："做他的臣下而又逃避他的祸难，怎么事奉以后的国君？"冬季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宋昭公准备去孟诸打猎，没有到达，襄夫人王姬派遣帅甸进攻并杀了他。荡意诸为此而死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宋人弑其君杵臼。"这是由于国君无道的缘故。宋文公即位，派自己的弟弟须做了司城。华耦死派荡虺做了司马。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晋荀林父、卫孔达、陈公孙宁、郑石楚伐宋①。讨曰："何故弑君？"犹立文公而还。卿不书，失其所也②。

夏四月癸亥③，葬声姜。有齐难，是以缓。

齐侯伐我北鄙。襄仲请盟。六月，盟于谷。

晋侯蒐于黄父，遂复合诸侯于扈④，平宋也。公不

与会，齐难故也⑤。书曰："诸侯"，无功也。

于是，晋侯不见郑伯，以为贰于楚也。

郑子家使执讯而与之书⑥，以告赵宣子，曰："寡君即位三年，召蔡侯而与之事君⑦。九月，蔡侯入于敝邑以行⑧。敝邑以侯宣多之难，寡君是以不得与蔡侯偕⑨。十一月，克减侯宣多而随蔡侯以朝于执事⑩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佐寡君之嫡夷，以请陈侯于楚而朝诸君⑪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朝，以蕆陈事⑫。十五年五月，陈侯自敝邑往朝于君⑬。往年正月，烛之武往朝夷也⑭。八月，寡君又往朝⑮。以陈、蔡之密迩于楚而不敢贰焉⑯，则敝邑之故也。虽敝邑之事君，何以不免？在位之中，一朝于襄，而再见于君⑰。夷与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绛，虽我小国，则蔑以过之矣⑱。今大国曰：'尔未逞吾志⑲。'敝邑有亡，无以加焉⑳。古人有言曰：'畏首畏尾，身其余几？'又曰：'鹿死不择音㉑。'小国之事大国也，德则其人也㉒；不德则其鹿也，铤而走险，急何能择㉓？命之罔极，亦知亡矣㉔。将悉敝赋以待于鲁㉕，唯执事命之。文公二年六月壬申㉖，朝于齐。四年二月壬戌，为齐侵蔡，亦获成于楚㉗。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，岂其罪也㉘？大国若弗图，无所逃命㉙。"

晋巩朔行成于郑，赵穿、公婿池为质焉㉚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鲁文公十七年（公元前616年）。孔达：卫国大夫。公孙

宁：陈国大夫。石楚：郑国大夫。　②卿不书：《春秋》不记载卿的名字，只记“晋人、卫人、陈人、郑人”。失其所：失掉了他们的立足地。犹言失掉了他们的立场，也就是处置失当。　③四月癸亥：四月初四。④黄父：一名黑壤，晋国地名（即今山西翼城县东北六十五里之乌岭，接沁水县界，一说即今山西沁水县乌岭）。扈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）。　⑤齐难：齐国造成的祸难，指齐侯攻打鲁国北部边境，鲁文公正被胁盟于穀地，故云“齐难故也”。　⑥执讯：古代掌管通讯的官吏。之：指赵盾。郑国执政大夫子家写信给赵盾，派通讯官携带书信去晋国，故言“与之书”。　⑦寡君即位三年：即郑穆公三年，当是鲁文公二年。蔡侯：即蔡庄公，名甲午，穆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四年。　与之事君：和他一起事奉贵国国君。　⑧九月：指郑穆公三年九月。行：指去晋国。

⑨侯宣多之难：侯宣多造成的祸难。侯宣多，郑臣，他既立郑穆公，又恃宠专权而作乱，故言“侯宣多之难”。　⑩克灭侯宣多：灭少侯宣多的祸难，即未能完全消灭侯宣多的祸难。　⑪十二年六月：即鲁文公十一年六月。归生：即子家，此子家自称名。　夷：郑穆公太子的名，即郑灵公，在位一年，被公子归生所杀。　朝诸君：朝见各国国君。　⑫十四年：即鲁文公十三年。　又朝：又朝见各国国君。蒇（chǎn 产）：完成，指事情已办完、办好。　陈事：　陈国朝晋之事。　⑬十五年：即鲁文公十四年。　陈侯：指陈灵公，名平国，陈共公之子，在位十五年，被夏征舒所杀。　往朝于君：前去朝见贵国国君。按：陈灵公新即位，自郑国前去晋国朝见晋灵公。　⑭往年：去年，指郑穆公十七年，即鲁文公十六年。　烛之武：郑国大夫，参阅僖公三十年注。　往朝夷：即让夷往朝，带领太子夷前往晋国朝见。　⑮八月：去年八月。　⑯密迩（ěr 尔）于楚：靠近楚国。密迩，贴近，靠近。杜预注：“密迩，比近也。”

⑰在位之中：郑穆公在君位时。　一朝：一次朝见。　襄：晋襄公。再见：两次朝见。君：指晋灵公。　⑱蔑：无，不能。过：超过。⑲尔未逞吾志：你没能让我施展心愿（或你没能让我快心）。逞，施展；快心。志，欲愿，心愿。　⑳有亡：惟有灭亡。　无以加焉：不能再增加事晋之礼了。　㉑鹿死不择音：鹿在临死时不选择庇荫的地方。音，借作“荫”，庇荫的地方，比喻郑国再被逼，将不择所从之国。杜预注：“音，所荫（xiū 休）荫之处。”一说，音即鹿叫的声音。　㉒德：以德待己。其人：以人道相事。　㉓不德：不以德待己。　其鹿：以鹿死不择庇荫

相事。 铤（tǐng挺）而走险：急得奔走险处，即逼得采取冒险行动。杜预注："铤，疾走貌。言急则欲荫荇于楚，如鹿赴险。" 急：急迫的时候。何能择：哪里还能选择？ ㉔命：指晋国的命令。 罔极：没有定准，反复无常。罔，没有。极，定准，准则。 知亡矣：知道面临灭亡了。㉕将悉敝赋：将起敝国全部士兵。悉，全部。赋，兵。 ㉖文公二年：即郑文公二年，鲁庄公二十三年。六月壬申：六月二十日，另有推算为六月二十四日。 ㉗二月壬戌：二月某日；二月无壬戌日，当为三月二十日。为齐侵蔡：为齐国攻打蔡国。 获成于楚：和楚国取得媾和。 ㉘居大国之间：处于大国的中间，郑国地处晋、楚两国当中。 从于强令：屈从于大国所加压力的命令。强令，强硬的号令，即带有压力的命令。其罪：此指我们的罪过。 ㉙图：图谋，此指谋划体恤郑国，或考虑怜悯郑国。无所逃命：没有办法逃避你们的命令，即或战或和，只有晋国决定。㉚巩朔：又称巩伯，士庄伯，晋国大夫。行成：议和，求和。 赵穿：赵盾的同族，晋襄公的女婿，晋卿。 公婿池：晋侯女婿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七年春天，晋国荀林父、卫国孔达、陈国公孙宁、郑国石楚攻打宋国。讨伐说："什么缘故杀死你们的国君？"最后还是定立了宋文公而回国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，这是因为他们处置失当。

夏季四月初四，安葬声姜。但是有齐国造成的祸难，所以推迟了。

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。襄仲请求结盟。这年六月，在谷地结盟。

晋灵公在黄父阅兵，于是就再次在扈地会合诸侯，是为了和宋国媾和。鲁文公没有参加会合，是由于发生了齐国造成祸难的缘故。《春秋》只记载说："诸侯"，这是讥讽他们没有取得成效。

当时，晋灵公不肯和郑穆公相见，认为他和楚国有勾结。郑国子家派遣通讯官去晋国给他一封信，告诉赵宣子，说：

“寡君即位三年，召请蔡侯和他一起事奉贵国国君。九月，蔡侯进入敝邑前去贵国。敝邑由于侯宣多造成的祸难，寡君因此未能和蔡侯同行。十一月，未完全消灭侯宣多的祸难就随同蔡侯向执事朝见。十二年六月，归生辅佐寡君的嫡子夷，向楚国请求陈侯一起朝见贵国国君。十四年七月，寡君又向贵国朝见，完成陈侯朝晋的事。十五年五月，陈侯从敝邑前去朝见贵国国君。去年正月，烛之武带领太子夷前往贵国朝见。八月，寡君又前去朝见。虽然陈、蔡两国靠近楚国而不敢对晋国有二心，就是因为敝邑的缘故。即使敝邑这样事奉贵国国君，为什么不能免于罪呢？寡君在君位时，一次朝见贵国先君襄公，两次朝见贵国国君。太子夷和孤的几个臣下相继到晋都绛城来，我们小国这样事奉晋国，已经不能再超过了。现在大国说：‘你没能让我施展心愿。’敝邑惟有等待灭亡，不能再增加什么了。古人有话说：‘怕头怕尾，身子还剩下多少？’又说：‘鹿在临死时不选择庇荫的地方。’小国事奉大国，大国如能以德相待小国就会以人道相事；如果不能以德相待，小国就会像鹿死一样，铤而走险，急迫的时候哪里还能选择？贵国的命令反复无常，我们也知道面临灭亡了。我们将准备派出敝邑全部士兵在鲁地等待，只听执事命令他们吧。文公二年六月二十日，我们到齐国朝见。文公四年二月某日，我们为齐国攻打蔡国，也和楚国取得媾和。处于晋、楚两个大国的中间而屈从大国的强硬号令，难道是我们的罪过？大国如果不考虑怜悯郑国，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你们的命令的。”

晋国巩朔到郑国媾和修好，赵穿、公婿池到郑国做人质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周甘歜败戎于邬垂①，乘其饮酒也。

冬十月，郑大子夷②、石楚为贯于晋。

襄仲如齐，拜穀之盟。复曰③："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④。以臣观之，将不能。齐君之语偷⑤。臧文仲有言曰：'民主偷⑥，必死。'"

【注释】

①甘歜（chù触）：周大夫。 邲（shěn审）垂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南）。 ②大子夷：即郑灵公。 ③复：此指回国复命。 ④将食鲁之麦：打算吃鲁国的麦子，即将要攻打鲁国。 ⑤偷：犹言苟且偷安，毫无远虑。 ⑥民主：古代指君主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周大夫甘歜在邲垂打败戎人，是乘他们喝酒的机会。

冬季十月，郑国太子夷、大夫石楚到晋国做人质。

襄仲到齐国，拜谢穀地的结盟。回来说："臣下听说齐国人打算吃鲁国的麦子。据臣下看，恐怕做不到。齐国国君的话苟且而毫无远虑。臧文仲有话说：'君主苟且而偷安，必然很快就会死。'"

十 八 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，齐侯戒师期①，而有疾，医曰："不及秋，将死。"公闻之，卜曰："尚无及期②。"惠伯令龟，卜楚丘占之③，曰："齐侯不及期，非疾也④。君亦不闻⑤。令龟有咎⑥。"二月丁丑⑦，公薨。

齐懿公之为公子也，与邴歜之父争田⑧，弗胜。及

即位，乃掘而刖之，而使歜仆⑨。纳阎职之妻，而使职骖乘⑩。夏五月，公游于申池⑪。二人浴于池，歜以扑挟职⑫。职怒。歜曰："人夺女妻而不怒，一挟女庸何伤⑬？"职曰："与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⑭？"乃谋弑懿公，纳诸竹中。归，舍爵而行⑮。齐人立公子元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戒：命令。　师期：出兵日期，指出兵攻打鲁国。　②无及期：没有到出兵日期，指齐懿公在出兵攻鲁之前就要死去。　③令龟：即命龟，在卜前把要占卜的事告给龟甲。杜预注："以卜事告龟。"　卜楚丘：占卜人名叫楚丘。　④非疾：指不是病死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非以疾终，将见弑。"　⑤君亦不闻：君王（指鲁文公）也听不到这件事了。杜预注："言君先齐侯终。"　⑥令龟：此指令告龟甲的人，指惠伯。有咎：有灾祸。咎，灾祸，灾殃。杜预注："言令龟者亦有凶咎，见于卜兆，为惠伯死张本。"　⑦二月丁丑：二月二十三日。　⑧邴歜（bǐng丙chù触）：齐国大夫。　⑨掘：掘出尸体。刖（yèn月）：砍去脚。歜：邴歜。仆：驾车，指给齐懿公驾车。　⑩纳：此指夺取。　阎职：齐臣。　骖乘：陪乘，指在车右旁边陪乘的人。　⑪申池：池名。杜预注："齐南城西门名申门，齐城无池，唯此门左右有池，疑此则是。"故地在今山东临淄镇西。

⑫二人：指邴歜和阎职。　浴于池：在申池里洗澡。　扑：马鞭。　挟（chì赤）：打。杜预注："挟，击也。"　⑬人：指齐懿公。　一挟女：打你一鞭。　庸何伤：有什么妨碍？庸何，为同义词连用。　⑭弗能病者：不能怨恨的人。病，恨。杜预注："言不以父刖为病恨。"　⑮舍爵：饮完酒，此指邴、阎二人饮完酒。爵：古代酒器。行：出走。　⑯子元：即齐惠公。

【译文】

鲁文公十八年春天，齐侯发布出兵日期的命令，而得了病，医生说："不到秋天，就要死。"鲁文公听到了，占卜说："希

望他不到出兵的日期就死。”惠伯在卜前把要占卜的事告给龟甲，卜楚丘占卜，说：“齐侯不到出兵日期而死，不是由于生病，君王也听不到这件事了。告令龟甲的人有灾祸。”二月二十三日，鲁文公死。

过去齐懿公做公子的时候，和邴歜的父亲争夺田地，没有得胜。等到即位以后，就掘出尸体而砍掉他的脚，但又让邴歜为他驾车。夺占了阎职的妻子，但又让阎职做他的陪乘。这年夏季五月，齐懿公在申池游玩。邴歜、阎职二人在池子里洗澡，邴歜用马鞭打阎职。阎职大怒。邴歜说：“别人夺占了你的妻子而不生气，打你一鞭有什么妨碍？”阎职说：“比砍掉了他父亲的脚而不敢怨恨的人怎么样？”于是两人就策划杀了齐懿公，把尸体放在竹林里。回去，两人饮完了酒然后才出走。齐国人立了公子元为国君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，葬文公①。

秋，襄仲、庄叔如齐②、惠公立故，且拜葬也③。

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④。敬嬴嬖，而私事襄仲⑤。宣公长，而属诸襄仲。襄仲欲立之，叔仲不可⑥。仲见于齐侯而请之⑦。齐侯新立，而欲亲鲁，许之。冬十月，仲杀恶及视⑧，而立宣公。书曰：“子卒”，讳之也。仲以君命召惠伯⑨。其宰公冉务人止之⑩，曰：“入必死。”叔仲曰：“死君命可也。”公冉务人曰：“若君命可死，非君命何听？”弗听，乃入，杀而埋之马矢之中⑪。公冉务人奉其帑以奔蔡，既而复叔仲氏⑫。

夫人姜氏归于齐，大归也⑬。将行，哭而过市曰：

“天乎！仲为不道，杀適立庶⑭。”市人皆哭，鲁人谓之哀姜。

【注释】

①文公：即鲁文公。　②庄叔：又称叔孙得臣，叔孙庄叔，鲁国大夫。　③惠公：名元，齐桓公之子，懿公之兄，在位十年。拜葬：拜谢齐国来鲁国参加文公葬礼。　④敬嬴：二妃的名，鲁宣公之母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：“文公有二妃：长妃齐女为哀姜，生子恶及视；次妃敬嬴，嬖爱，生子倭。”　⑤私事：私下结交。事，本指侍奉，在此有结交之意。　⑥属诸襄仲：把他嘱托给襄仲。属：嘱托。立之：立他为国君。之，指宣公。叔仲：即惠伯，鲁国大夫。　⑦仲：即叔仲。　齐侯：指齐惠公。　请之：指请求不要立宣公为君。　⑧仲：指襄仲。　恶：即太子恶。　视：太子恶的同母弟。　⑨以君命：用国君的命令，即诈用太子恶的名义。鲁文公死，太子恶当立，此“君”乃指太子恶，故杜预注“诈以子恶命”。　⑩其宰：叔仲的家宰。宰，家宰，即大夫家臣之长。公冉务人：叔仲家宰的名字。止之：劝止他，指劝阻叔仲。　⑪马矢：马粪。矢，通“屎”，即粪。　⑫奉其帑（nú奴）：事奉叔仲的妻子和儿女。帑，通“孥”，妻子，妻与儿女。　复叔仲氏：重新立了叔仲氏。复，恢复，即重新立了。　⑬姜氏：指太子恶和视的母亲出姜，齐国女子。大归：指已嫁妇女回娘家后不再回夫家，后来称妇女被丈夫休弃回母家为大归。　⑭不道：无道。　適：同“嫡”，嫡子，指太子恶。　庶：庶子，旧称妾生的儿子，此指鲁宣公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，安葬了鲁文公。

这年秋天，鲁国大夫襄仲、庄叔去齐国，是由于齐惠公即位的缘故，同时拜谢齐国来鲁国参加鲁文公的葬礼。

鲁文公第二个妃子敬嬴生了宣公。敬嬴受到宠爱，并私下结交了襄仲。宣公年长，敬嬴把他嘱托给襄仲。襄仲要立他为国君，叔仲不同意。叔仲进见齐惠公请求不要立宣公为君。齐侯

新近立为国君，想要亲近鲁国，就同意叔仲的请求。冬季十月，襄仲杀了太子恶和他的弟弟视，而立了宣公做国君。《春秋》记载说“子卒”，这是为了隐讳真相。襄仲用国君的命令召见叔仲。叔仲的家宰公冉务人劝止他，说：“进去必定死。”叔仲说：“死于国君的命令是可以的。”公冉务人说：“如果是国君的命令可以死，不是国君的命令为什么听从？”叔仲不听，就进去了，襄仲把他杀了并埋在马粪中间。公冉务人事奉叔仲的妻子和儿女逃亡到蔡国，不久重新立了叔仲氏。

夫人姜氏回到齐国，这是回娘家而不再回来了。她将要离开的时候，哭着经过集市说：“天哪！襄仲无道，杀了嫡子立了庶子。”集市上的人都跟着哭泣，鲁国人称她为哀姜。

【原文】

莒纪公生大子仆，又生季佗①，爱季佗而黜仆，且多行无礼于国②。仆因国人以弒纪公③，以其宝玉来奔，纳诸宣公。公命与之邑④，曰：“今日必授⑤。”季文子使司寇出诸竟⑥，曰：“今日必达⑦。”公问其故。季文子使大史克对曰⑧：“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礼，行父奉以周旋，弗敢失队⑨。曰：‘见有礼于其君者，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；见无礼于其君者，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⑩。’先君周公制周礼曰：‘则以观德⑪，德以处事，事以度功，功以食民⑫。’作《誓命》曰⑬：‘毁则为贼，掩贼为藏⑭，窃贿为盗，盗器为奸⑮。主藏之名，赖奸之用⑯，为大凶德，有常无赦⑰。在《九刑》不忘⑱。’行父还观莒仆，莫可则也⑲。孝敬忠信为吉德，盗贼藏奸为凶德⑳。夫莒仆，则其孝敬，则弒君父矣；

则其忠信，则窃宝玉矣。其人则盗贼也，其器则奸兆也㉒。保而利之㉓，则主藏也。以训则昏㉔，民无则焉。不度于善，而皆在于凶德，是以去之㉕。

【注释】

①莒纪公：莒国国君，名庶其，莒国无谥，纪公为号，兹平（同丕）公之子，为太子仆所杀。　大子仆季佗（tuó驼）：均为莒纪公之子，季佗继纪公位，鲁宣公元年立，号渠邱公，在位三十二年。　②黜仆：废黜太子仆。多行无礼：做了许多不合礼仪的事。　③因国人：依靠国内人们。　④与之邑：给他城邑。　⑤必授：一定得授给。授，给予，此指封给城邑。宣公本是篡位之人，故极力支持弑君之人。　⑥出诸竟：驱逐莒仆出鲁国边境。　⑦必达：一定得执行，即一定赶出国境。达，达到，在此犹言执行。　⑧大史克：鲁国太史名克，又称里革。　⑨奉以周旋：遵奉教导来应酬。周旋，应酬，打交道。　失队：出现差错或过失。队，同“坠”，丧失。　⑩鹰鹯（zhān占）：都是凶猛的大鸟，捕食小鸟。　⑪则：法则，即礼仪的法则。　观德：观察德行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则者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之法则也。合此法则为吉德，违此法则为凶德，故以观德。”　⑬度(duó夺)功：衡量功劳。　食民：取食于民；一说养食下民。杜预注：“食，养也。”　⑭《誓命》：也是周公所作的篇名，今已亡佚。　⑮毁则：毁坏法则。　掩贼：窝藏贼人。掩，隐藏，窝藏。　藏：隐藏罪人，今犹言窝主。　⑯窃贿：偷窃财物。贿，财物。器：重器，即国之宝器。　⑰主藏：窝藏。主藏之名，即窝藏贼人的名声。　赖奸：依赖奸器。奸，此指奸人的宝器。赖奸之用，即利用奸人的宝器。　⑱大凶德：极大的凶德。　常：常刑，指国家规定的刑罚。　⑲在《九刑》：记载在《九刑》之中。《九刑》，刑书名，今已亡佚。　⑳还（xuàn旋）观：旋转观察，即仔细观察。还，旋转，犹言仔细。莫可则：没有可以取法的地方。则，取法，效法。　㉑吉德：即善德，美德；与凶德相对。藏奸：窝藏奸人的宝器。　㉒奸兆：奸人偷窃的赃证。兆，证兆，此指赃证。　㉓保：保护，指保护莒仆。　利之：利用他的宝器，指用奸人偷的宝器。利，犹言用，利用。

㉔训：训教，教育，指训教百姓。　昏：昏乱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若

以教训，则为昏乱，无一事可为民人之法则。” ㉕不度于善：不居于善，指莒仆不居于孝敬忠信之善。杜预注：“度，居也。” 去之：让他离开，即把他赶走。

【译文】

莒国国君纪公生了太子仆，又生了季佗，喜爱季佗而废黜太子仆，而且在国内做了许多不合礼仪的事。太子仆依靠国人的力量杀了纪公，拿了他的宝玉逃亡来鲁国，把宝玉献给鲁宣公。宣公命令给他城邑，说：“今天一定得给。”鲁国大夫季文子让司寇把他赶出国境，说：“今天一定得执行。”宣公问他这样做的缘故。季文子让太史克回答说：“先大夫臧文仲教导行父事奉国君的礼仪，行父遵奉教导来应酬，不敢出现差错。先大夫说：‘见到对他的国君有礼的，要如同孝子奉养父母一样事奉他；见到对他的国君无礼的，要如同鹰鹞追逐鸟雀一样诛戮他。’先君周公制订周礼说：‘礼仪的法则用来观察德行，德行用来处置事情，事情用来衡量功劳，功劳用来取食于民。’又作《誓命》说：‘毁坏礼仪的法则就是贼，窝藏贼人就是窝主，偷窃财物就是盗，偷盗宝器就是奸。有窝藏贼人的名声，利用奸人的宝器，是极大的凶德，国家有规定的刑罚不能赦免，记载在《九刑》之中不能忘记。’行父仔细观察莒仆，没有可以效法的地方。孝敬忠信是吉德，盗贼藏奸是凶德。那个莒仆，如果效法他的孝敬吧，那么他是杀了国君父亲的；效法他的忠信吧，那么他是偷窃了宝玉的。他这个人就是盗贼，他的宝器就是赃证。如果保护他而利用他的宝器，那就是窝主。以此来训教百姓就会昏乱，百姓对他没有可效法的了。莒仆不居于孝敬忠信的善，而都属于凶德，因此才把他赶走。

【原文】

“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①：苍舒、隤敳、梼戭、大

临、尨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②，齐、圣、广、渊、明、允、笃、诚，天下之民谓之‘八恺’③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④：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⑤，忠、肃、共、懿、宣、慈、惠、和，天下之民谓之‘八元’⑥。此十六族也，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⑦。以至于尧，尧不能举⑧。舜臣尧，举八恺，使主后土⑨，以揆百事，莫不时序，地平天成⑩；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⑪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、子孝，内平外成⑫。昔帝鸿氏有不才子，掩义隐贼，好行凶德⑬，丑类恶物，顽嚚不友，是与比周，天下之民谓之‘浑敦’⑭。少皞氏有不才子，毁信废忠，崇饰恶言⑮，靖谮庸回，服谗蒐慝，以诬盛德，天下之民谓之“穷奇”⑯。颛顼氏有不才子，不可教训，不知话言⑰，告之则顽，舍之则嚚⑱，傲很明德，以乱天常，天下之民谓之‘梼杌’⑲。此三族也，世济其凶，增其恶名，以至于尧，尧不能去⑳。缙云氏有不才子，贪于饮食，冒于货贿，侵欲崇侈，不可盈厌㉑，聚敛积实，不知纪极，不分孤寡，不恤穷匮㉒，天下之民以比三凶，谓之‘饕餮’㉓。舜臣尧，宾于四门，流四凶族浑敦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，投诸四裔，以御魑魅㉔。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，同心戴舜以为天子，以其举十六相，去四凶也㉕。故《虞书》数舜之功曰㉖‘慎徽五典，五典克从㉗’，无违教也㉘；曰‘纳于百揆，百揆时序㉙’，无废

事也㉚；曰‘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㉛’，无凶人也。舜有大功二十而为天子㉜。今行父虽未获一吉人，去一凶矣㉝。于舜之功，二十之一也，庶几免于戾乎㉞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高阳氏：即颛顼，传说中古代部族的首领。 才子：有才能的子孙。 ②苍舒、隤敳（tuí颓ài皑）、梼戴（chóu酬yǎn琬）、大临、尨（páng旁）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：八个人都是颛顼的后裔。 ③齐：中正。杜预注：“齐，中也。” 圣：通达，博达。 广：宽广，宽宏。渊：深远。明：明达，明亮。允：信守。杜预注：“允，信也。”笃：厚道。杜预注：“笃，厚也。”天下：此指当时的中国之地。恺：和顺，和乐。 ④高辛氏：帝喾的号，传说中古代部族的首领。 ⑤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貍：八个人都是帝喾的后裔。 ⑥肃：恭敬。杜预注：“肃，敬也。” 共：端庄；一说勤谨。 懿：纯美，厚美。杜预注：“懿，美也。” 宣：通达；一说周密。 惠：仁爱，仁惠。和：宽和。元，善良。

⑦此十六族：这十六个家族，即指“八恺”和“八元”十六个人。孔颖达疏：“此十六人耳，而谓之族者，以其各有亲属，故称族也。” 济：承继。 不陨：不陨落，不坠落。名：美名。言后世出现贤人，积前世之善，而传至其身的。 ⑧尧：即唐尧，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，推选舜为他的继任人，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，命舜摄政，他死后由舜继位（即禅让）。 不能举：没有能举用他们，指没举拔八恺和八元。举，举拔，举用。 ⑨舜：即虞舜，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，继承尧位，选拔贤人，推选治水有功的禹为他的继承人（即禅让）。 主后土：主持管理土地的官职。后土，土地之官。 ⑩揆（kuí葵）：犹言调度，管理。 百事：百工之事，即各种事务。 时序：有次序，顺当，即按时完成无废。 地平：水土已平。 天成：天道已成。地平天成，即大地和上天都平和无事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水土既平，天道亦成。” ⑪布：宣扬，宣传。 五教：五种教化，五教又称五典，即下文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、子孝。 四方：指四方之国。 ⑫父义：父亲讲道义。 母慈：母亲慈爱。兄友：哥哥友爱。 弟共：弟弟恭敬。共，同

"恭"。 子孝：儿子孝顺。 内平外成：内部和外部都平和无事。杜预注"内诸夏，外夷狄。" ⑬帝鸿氏：即黄帝，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，姬姓，号轩辕氏，有熊氏，又称帝鸿氏，后因有功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。 不才子：没有才能的儿子。掩义：掩蔽道义。 隐：隐藏，即包庇。好行凶德：喜欢做那些盗贼藏奸一类凶德之事。 ⑭顽嚚（yín寅）：愚蠢奸诈的人。嚚，奸诈。 不友：不明亲友的人。 比周：密切连结，或比近而周密，即混在一起。杜预注："比，近也。周，密也。"浑敦：不开通之貌，杜预注指驩（同欢）兜，即四凶之一（共工、驩兜、三苗、鲧为四凶，本文为四凶族：浑敦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）。 ⑮少皞（hào浩）氏：即少皞金天氏，又作少昊，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。 崇饰：同义词连用，即崇尚，尊崇；又有解为尊崇而修饰。恶言：坏话，污秽的话。 ⑯靖：安于，惯于。 庸：任用，信用。回：奸邪。杜预注："靖，安也。庸，用也。回，邪也。"服谗：进行中伤，即造谣中伤。服，施行，进行。

蒐（sōu搜）：隐蔽，掩盖。 慝（tè特）：罪恶，邪恶。杜预注："服，行也。蒐，隐也。慝，恶也。"盛德：盛德的人，即贤人。穷奇：其行事穷困、所好奇异，杜预注指共工，即四凶之一。 ⑰颛顼（zhuān专xū须）：即高阳氏。 话言：即善言，好话。话，善。 ⑱告之：犹言开导他。告，此指教导，开导。 ⑲傲很：鄙视，即轻侮而不听从。 梼杌（táo逃wù误）：凶顽无俦（chóu愁）匹之貌，杜预注指鲧，即四凶之一。 ⑳此三族：这三个家族，指浑敦、穷怪、梼杌三族。 凶：凶恶，指凶恶的德行。 恶名：坏名声。 不能去：没有能赶走他们。指赶走三族。 ㉑缙（jìn晋）云氏：黄帝时官名，炎帝的后裔。冒：贪求。 ㉒敛（liǎn脸）：本指征收，在此犹言钱财。实：粮谷；一说财物。 纪极：同义词连用，犹言限度。 ㉓以比三凶：把他和三凶相比。三凶，即浑敦、穷奇、梼杌。 饕餮（tāo滔tiè帖）：贪财贪食，有人指三苗，即四凶之一。

㉔宾：犹言开辟，打开；一说宾接，宾迎，指宾迎众贤人。 四门：四方的城门。流四凶族：流放四个凶恶的家族。 投：抛弃，在此指赶到。杜预注："投，弃也。" 四裔：四边荒远的地方。杜预注："裔，远也。"《尚书·尧典》："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窜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。"幽州是北裔，崇山是南裔，三危是西裔，羽山是东裔。 魑魅（chī吃mèi妹）：传说中山林里能害人的妖怪，泛指妖怪。 ㉕戴舜：拥戴舜。戴，爱戴，拥戴，即拥护尊敬。举十六相：举拔十六个相，指八恺、八

元。 ㉖《虞书》：《尚书》的篇名，为《尚书》首篇，其中包括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、《大禹谟》、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等五篇。 数：列数，列举。功：功勋，功绩，功业。 ㉗徽：颂美，发扬。 五典：即五常之教，指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共、子孝。 克从：能顺从，指百姓能顺从五典之教。这是舜举拔八元的功绩。 ㉘无违教：没有错误的教导。违，犹言错误，错失。 ㉙百揆：犹言百事，即各种事务。纳于百揆，即交付做的各种事务。百揆时序：百事都顺当地按时完成。这是舜举拔八恺的功绩。 ㉚无废事：没有荒废的事务。 ㉛穆穆：恭敬肃穆，即容止端庄恭敬，指朝舜的宾客容止都端庄恭敬 ㉜有大功二十：有大的功绩二十件，指举十六相和去四凶。 ㉝一凶：指莒仆。 ㉞二十之一：二十分之一。 庶几：差不多。 免于戾（lì立）：免于罪过。戾，罪戾，罪过。季文子之言去一凶（莒仆），不敢言功，仅可免罪。

【译文】

“从前高阳氏有有才能的子孙八个人：苍舒、隤敳、梼戭、大临、尨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，他们中正、通达、宽宏、深远、明达、守信、厚道、诚实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‘八恺’。高辛氏有有才能的子孙八个人：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，他们忠诚、恭敬、端庄、纯美、通达、慈祥、仁爱、宽和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们为‘八元’。这十六个家族，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，没有损伤他们的美名。一直到尧的时代，尧没有能举拔他们。舜做了尧的臣下以后，举拔八恺，让他们主持土地的官职，处理各种事务，没有不顺当按时完成的，大地和上天都平和无事；又举拔八元，让他们在四方之国宣扬五常的教化，父亲讲道义、母亲慈爱、哥哥友爱、弟弟恭敬、儿子孝顺，内部和外部都平和无事。从前帝鸿氏有个没有才能的儿子，掩蔽道义，隐藏奸贼，喜欢做那些属于凶德的事，丑恶和坏的东西，愚蠢奸诈和不明亲友的人，和他混在一起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为‘浑敦’。少皞氏有个没有才能的儿子，毁坏信义，废弃忠诚，崇尚乱言恶语，惯听谗言，任用奸邪，造谣中

伤，掩盖罪恶，专诬陷盛德的人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为‘穷奇’。颛顼氏有个没有才能的儿子，没办法教训，不知道好话，开导他则愚顽不化，舍弃他则又刁蠢奸诈，鄙视美德，扰乱上天的常道，天下的百姓称他为“梼杌’。这三个家族，世代继承他们的凶恶，增加了他们的坏名声，一直到尧的时代，尧没有能赶走他们。缙云氏有个没有才能的儿子，追求吃喝，贪求财货，侵人肥己，崇尚奢侈，不能满足，聚财积谷，不知限度，不分给孤儿寡母，不周济穷困的人，天下的百姓把他和三凶相比，称他为“饕餮’。舜做了尧的臣下以后，开辟四方的城门，流放四个凶恶的家族浑敦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，赶到四边荒远的地方，让他们抵御妖怪。因此尧死后而天下如一，同心拥戴舜做天子，由于他举拔了十六相，去掉了四凶的缘故。所以《虞书》列举舜的功绩说‘谨慎地发扬五典，百姓能顺从五典之教’，这是说没有错误的教导；说‘交付做的各种事务，各种事务都能按时完成’，这是说没有荒废的事务；说‘开辟四方的城门，从四门迎进的宾客容止都端庄敬穆’，这是说没有凶顽的人物。舜有大功二十件而做了天子。现在行父虽然没有得到一个贤人，但赶走一个凶顽的人了。对舜的功绩来说，已经有二十分之一，差不多可以免于罪过了吧！”

【原文】

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，将奉司城须以作乱①。十二月，宋公杀母弟须及昭公子，使戴、庄、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，遂出武、穆之族②。使公孙师为司城，公子朝卒，使乐吕为司寇，以靖国人③。

【注释】

①武氏：宋武公的后代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宋武公之子孙。”本指宋国

武、穆之族，此处仅称武氏之族。 道：读“导”，引导，领着。昭公子：宋昭公之子。杜预注：“文公弑昭公，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乱。” 司城须：宋文公之弟。 ②宋公：即宋文公。 戴、庄、桓之族：宋戴公、宋庄公、宋桓公后代的族人。杜预注：“戴族，华乐也。庄族，公孙师也。桓族，向、鱼、鳞、荡也。” 司马子伯：即华耦。馆：客馆。 出：赶出宋国。

③公孙师：宋庄公之孙。 乐吕：宋戴公之曾孙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武氏的族人领着宋昭公的儿子，打算事奉司城须来发动叛乱。这年十二月，宋文公杀了同母的弟弟须和昭公的儿子，让戴公、庄公、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里攻打武氏，于是就把武公、穆公的族人赶出国去。派公孙师做司城，公子朝死，派乐吕做司寇，以此安定国人。

宣　公

（元年——十八年）

宣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子遂如齐逆女，尊君命也①。三月，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②，尊夫人也。

夏，季文子如齐，纳赂以请会③。

晋人讨不用命者，放胥甲父于卫④，而立胥克⑤。先辛奔齐⑥。

会于平州，以定公位⑦。东门襄仲如齐拜成。六月，齐人取济西之田⑧，为立公故，以赂齐也。

宋人之弑昭公也，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宋，宋及晋平。宋文公受盟于晋，又会诸侯于扈，将为鲁讨齐，皆取赂而还。

郑穆公曰："晋不足与也⑨。"遂受盟于楚。陈共公之卒，楚人不礼焉。陈灵公受盟于晋⑩。秋，楚子侵陈，遂侵宋。晋赵盾帅师救陈、宋。会于棐林⑪，以伐郑也。楚芳贾救郑，遇于北林⑫。囚晋解扬，晋人乃还。

晋欲求成于秦，赵穿曰⑬："我侵崇，秦急崇⑭，必

救之。吾以求成焉。”冬，赵穿侵崇，秦弗与成。

晋人伐郑，以报北林之役。于是，晋侯侈，赵宣子为政，骤谏而不入，故不竞于楚⑮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宣公元年(公元前608年)。尊君命：尊重国君的命令。君，指鲁君。　②妇姜：犹言姑姜。妇，在此有姑之意，当时对国君夫人习惯的尊称。　③纳赂：献纳贿赂，此指进献礼物。　请会：请求参加会盟。　④讨不用命者：惩罚不肯听命的人。讨，犹言惩罚。用命，听命；一说卖命。不用命者，指鲁文公十二年河曲之役，赵穿与胥甲父不肯薄秦师于险之事。赵穿可能因是赵盾的侧室和公婿，又未担任三军将佐职务的缘故，未被处罚。放：放逐。胥甲父：晋国大夫。　⑤胥克：胥甲父之子。　⑥先辛：胥甲父的属下大夫。　⑦会：此次鲁宣公得与齐惠公会见，是由于“纳赂以请会”的结果。　平州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莱芜县西）。　定公位：稳定宣公的君位。杜预注：“篡立者，诸侯既与之会，则不得复讨。……故公与齐会而位定。”　⑧取济西之田：取得了济水以西的土地。济西之田，原为曹国的土地；鲁僖公三十一年，晋文公把此地分给鲁国；今鲁国又用它贿赂齐国。　⑨不足：不值得。　与：亲近，亲附。　⑩陈灵公：名平国，共公之子，在位十五年。　⑪棐（fěi匪）林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东二十五里）。　⑫北林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郑州市东南、新郑县北）。　⑬赵穿：赵盾的同族，晋襄公的女婿。　⑭崇：秦国的友好国家。杜预注：“崇，秦之与国。”　急崇：为崇国着急。　⑮骤谏：屡次劝谏。不竞：不争，即不相争；一说强劲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元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公子遂去齐国迎接齐女，《春秋》称“公子遂”，是由于尊重国君的命令。三月，遂迎接夫人妇姜从齐国来到，《春秋》称“遂”，是由于尊重夫人。

这年夏天，季文子去齐国，进献礼物来请求参加盟会。

晋国人惩罚不听命令的人，把胥甲父放逐到卫国，而立了胥

克。先辛逃亡到齐国。

鲁宣公和齐惠公在平州会见，稳定宣公的君位。襄仲去齐国拜谢宣公能够参加盟会。六月，齐国人取得了济水以西的土地，为了齐国同意立宣公为君的缘故，用它作为对齐国的谢礼。

过去宋国人杀昭公的时候，晋国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宋国，宋国和晋国媾和。宋文公在晋国接受盟约，又在扈地会合诸侯，准备为鲁国攻打齐国，两次都取得了贿赂而回国。

郑穆公说："晋国是不值得亲附的。"于是就和楚国结盟。陈共公死的时候，楚人不行诸侯吊丧的礼仪。陈灵公和晋国结盟。这年秋天，楚庄王侵袭陈国，于是又侵袭宋国。晋国赵盾率领军队救援陈国、宋国。赵盾在棐林和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曹伯会合，攻打郑国。楚国芳贾救援郑国，在北林和晋军相遇。楚军俘虏了晋国大夫解扬，晋军就回国了。

晋国打算和秦国媾和，赵穿说："我们侵袭崇国，秦国为崇国着急，一定救援崇国。晋国以此向秦国要求媾和。"这年冬天，赵穿侵袭崇国，秦国不肯同晋国媾和。

晋军攻打郑国，以报复北林的战役。这时，晋灵公奢侈，赵宣子执政，屡次劝谏而不听，所以不能和楚国相争。

二 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①，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，伐宋。宋华元、乐吕御之②。二月壬子③，战于大棘④，宋师败绩，囚华元，获乐吕⑤，及甲车四百六十乘⑥，俘二百五十人，馘百人⑦。

狂狡辂郑人⑧，郑人入于井⑨，倒戟而出之⑩，获

狂狡⑪。君子曰："失礼违命⑫，宜其为禽也⑬。戎，昭果毅以听之之谓礼⑭。杀敌为果，致果为毅⑮。易之，戮也⑯。"

将战，华元杀羊食士⑰，其御羊斟不与⑱。及战，曰："畴昔之羊，子为政⑲；今日之事，我为政⑳。"与入郑师㉑，故败。君子谓："羊斟，非人也㉒！以其私憾，败国殄民㉓。于是刑孰大焉㉔。《诗》所谓'人之无良'者㉕，其羊斟之谓乎？残民以逞㉖。"

宋人以兵车百乘，文马百驷㉗，以赎华元于郑㉘。半入㉙，华元逃归。立于门外，告而入㉚。见叔牂㉛。曰："子之马然也㉜。"对曰："非马也，其人也！既合而来奔㉝。"

宋城，华元为植，巡功㉞。城者讴曰㉟："睅其目，皤其腹，弃甲而复㊱。于思于思㊲，弃甲复来！"使其骖乘谓之曰㊳："牛则有皮，犀兕尚多，弃甲则那㊴？"役人曰㊵："从其有皮，丹漆若何？"㊶华元曰："去之！夫其口众我寡㊷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宣公二年（公元前607年）。　②华元：华督的曾孙，为宋国右师，前后执政四十年，经历了文公、共公、平公三个国君。郑公子归生攻宋，华元为宋师的统军元帅。乐吕：宋国司寇。　③壬子：二月初十。　④大棘（jí）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拓城县西北）。　⑤获：古代往往把活捉、杀死都叫做"获"，这里指乐吕被郑军所杀。　⑥甲车：有甲士的战车。按：古代兵车每乘配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四百

六十乘，有甲士一千三百八十人，步卒三万三千一百二十人，总计三万四千五百人。 ⑦馘（gúo国）：割掉获敌的左耳。按：古代杀敌割掉左耳为证，查验敌人伤亡数目，并以此献功。 ⑧狂狡：宋国大夫。辂（yà亚）：遇到。郑人：即郑国的士兵。 ⑨入于井：掉进井里。指郑国一个士兵遇上狂狡害怕，窜逃失足落入井中。 ⑩倒载而出之：狂狡倒拿着戟从井中把那个郑国士兵救了出来。 ⑪获：俘获，擒获，狂狡救坠井的郑国士兵时，倒拿着戟，正是将戟柄授给敌人，故狂狡反被郑人所俘。 ⑫失礼违命：不守军中的法规，违背作战的命令。

⑬宜其为禽也：应该被敌人擒获。 ⑭戎：用兵之道。昭：明，这里指让军士们明白果敢和有毅力。果：果敢。毅：有毅力。听之：接受命令，即使军士们听从命令。礼：制度，法规，也就是纪律。 ⑮杀敌为果：勇于杀敌叫做果敢。致果为毅：达到果敢杀敌的目的叫做有毅力。

⑯易之，不按照上述的原则行事，即违反上述的道理去做。 ⑰食（sì寺）士：犒赏战士。 ⑱羊斟（zhēn珍）：给华元驾御帅车的人。

⑲畴（chóu仇）昔之羊：前日分发羊肉。畴昔，日前，往日。子为政：由你做主。 ⑳我为政：由我做主。羊斟给华元驾车，故今日战车进退之权在羊斟。 ㉑与入郑师：羊斟故意将华元乘的战车赶进了郑军。与人，一起进入，指羊斟同华元一同进入郑军。 ㉒非人：不是人，即不能算是个有人心的人。 ㉓私憾：私怨，即个人的怨恨。败国殄（tiǎn舔）民：毁败了国家，殄害了人民，即祸国殃民。 ㉔于是刑孰大焉：按照刑法规定，没有比羊斟这种行为的罪过再大了。于是，对这种事情，指羊斟“败国殄民”的行为。孰大，没有比这再大的。 ㉕人之无良：丧尽天良的人。无良，坏透了。《诗经》的《鄘风·鹑之奔奔》和《小雅·角弓》中，都有这类诗句。 ㉖残民以逞：残害宋国的人民来达到报私恨的目的。 ㉗文马百驷：身上画着文采的良马四百匹。文马，有两种解：晋代杜预、唐代孔颖达认为“文马”是身上画着文采的马（见《春秋左传注疏》）；清代洪亮吉认为“文马”是毛色有文采的马（见《春秋左传诂》）。两解都通。 ㉘赎：用钱或物换回抵押品，这里指宋国用兵车和文马换回华元。 ㉙半入：刚把车马交上一半。 ㉚门外：指宋国的城门外。告而入：华元向守城的官吏说明自己的身分，然后进了城。

㉛叔牂（zāng脏）：宋国守城门的大夫。但是，杜预认为叔牂就是华元的车夫羊斟，他虽与华元同陷于郑军，因为他的职位卑贱，故得先返回宋国。

杜预认为下面是华元与羊斟的话。杜说可作参考。　㉜子之马然也：是由于您的马出了毛病，使您落到敌人手里的吧。然：这样，指华元被擒。“子之马然也”，是叔牂慰问华元的话。　㉝既合而来奔：趁着两国讲和，我就跑了回来。既合，已经讲和。来奔，跑了回来。　㉞城：筑城，植；监工，华元是以主帅身分担任监工。巡功：巡视工程的进度。　㉟城者讴（ōu欧）曰：筑城的役人唱道。城者，筑城的人，即役人。讴，歌唱。

㊱皖（hàn旱）其目：瞪着大眼睛。皖，睁大。皤（pó婆）其腹：腆（tiǎn舔）着大肚子。皤，大，指大腹貌。弃甲而复：丢盔卸甲逃回来。

㊲于：发语词。思（sāi腮）：多须貌，即络腮胡子，也叫连鬓胡子。“皖目”、“皤腹”和“于思”，都是筑城役人所看到的华元形象。　㊳骖乘：车上的卫士。　㊴牛则有皮：有牛便有皮，即有了牛皮就可以造甲。犀兕（sì四）：犀牛和兕牛，都是兽名，其皮可制甲。那（nuó挪）：奈何，即有什么要紧。　㊵役人：宋国筑城的民工。　㊶从：同“纵”，即使，纵然。丹漆：涂甲用的红漆。也有人认为“丹”是红色的染料，“漆”是黑色的染料，都是涂甲用的。后说亦通。　㊷去之：快走开，这里指华元叫他的车夫把车快赶开。夫：代词，彼，那些人，这里指筑城的役人。也有人认为“夫”在这是发语词。两解都通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二年春天，郑国公子归生受楚国的命令，攻打宋国。宋国华元、乐吕为将率兵迎敌。二月十日，在宋国大棘地方进行了战斗，结果宋军大败，郑国活捉了华元，打死了乐吕，缴获兵车四百六十辆，俘虏宋兵二百五十人，割下左耳的一百人。

宋国大夫狂狡在战斗中和郑国一个士兵相遇了，郑国士兵逃窜失足掉进井里，狂狡倒拿着戟从井中将他吊了上来，由于郑国士兵手握戟柄，出井后反而擒获了狂狡。史官评论这件事说：“狂狡不守作战的规矩、违背杀敌的命令，应该被敌人俘获。用兵之道，做主帅的必须让大家知道以‘果敢’、‘有毅力’的态度对敌，使大家听受命令，这是军中的法规。勇于杀敌叫做‘果敢’，养成果敢的品质叫做‘有毅力’。违反上述的道理去做，就是自取灭亡。”

在这次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，华元宰羊犒劳军士，他的车夫羊斟却没有吃到。到了和郑军交战的时候，羊斟忿忿地说："前日分发羊肉，由你做主；今天战车进退的事，由我做主。"就故意将华元乘的战车赶进郑军，因此宋军大败，主帅华元被擒。史官批评这件事说："羊斟，不能算是个人啊！因为个人一时的私怨，不惜做出祸国殃民的勾当。按照刑法规定，没有比羊斟这种行为的罪过再大的了。《诗经》里所说的'丧尽天良的人'，不正是骂羊斟这类人吗？他残害宋国人民来报私恨。"

停战后，宋国用兵车一百辆，良马四百匹，从郑国赎回华元。宋国刚把车马交上一半，华元却已经逃了回来。华元站在宋国的城门外，说明自己的身分然后进了城，会见了守城的大夫叔牂。叔牂问他道："是由于您的马出了毛病，使您落到敌人手里的吧。"华元说："不是由于马，是由于人的缘故啊！趁着两国在讲和，我就跑回来了。"

战后，宋国兴工筑城，华元担任监工官，巡视工程进行的情况。筑城的役人唱道：

"瞪着双大眼睛，
挺着个大肚子，
丢盔卸甲逃回来。
络腮胡子，
胡子络腮，
丢盔卸甲逃回来！"

华元听了役人唱的歌，便派车上的卫兵对他们答道：

"有牛就有皮，
犀牛兕牛还颇多，
丢盔卸甲有什么？"

筑城的役人又唱道：

"即使牛皮多，
少了丹漆又如何？"

华元忙对他的车夫说："快把车赶开！他们人多口众，我们嘴少。"

【原文】

秦师伐晋，以报崇也，遂围焦①。夏，晋赵盾救焦，遂自阴地，及诸侯之师侵郑，以报大棘之役②。楚斗椒救郑③，曰："能欲诸侯，而恶其难乎④？"遂次于郑，以待晋师。赵盾曰："彼宗竞于楚，殆将毙矣⑤。姑益其疾⑥。"乃去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焦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陕县南）。　②阴地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卢氏县东北，旧有阴地城）。报大棘之役：报复大棘的战役。鲁宣公二年二月，郑国受楚国之命，攻打宋国。在大棘地方宋国被郑国打败，宋国主将华元被俘。　③斗椒：又称伯棼，子越，子越椒，楚国大夫。　④欲诸侯：即想得到诸侯的拥护。恶其难：厌恶其困难。　⑤彼宗：他那个宗族，即斗椒若敖氏的宗族。若敖氏自子文以来，世为令尹。竞于楚：在楚国是强劲的，即世代为楚国的强者。殆：大概，恐怕。　⑥益其疾：增加他的疾病。

【译文】

秦国军队攻打晋国，用来报复晋军进攻崇国的战役，于是包围了焦地。这年夏天，晋国赵盾救援焦地，于是就从阴地，和诸侯的军队侵袭郑国，以报复郑国进攻宋国大棘的战役。楚国斗椒救援郑国，说："能够想得到诸侯的拥护，而又厌恶其困难吗？"楚军就驻扎在郑国，等待晋军。赵盾说："他那个宗族在楚国是强者，大概要灭亡了。姑且增加他的骄傲。"于是就离开了郑国。

【原文】

晋灵公不君，厚敛以彫墙①。从台上弹人，而观其

辟丸也②。宰夫胹熊蹯不熟③，杀之，寘诸畚④，使妇人载以过朝⑤。赵盾、士季见其手，问其故而患之⑥。将谏。士季曰："谏而不入，则莫之继也⑦。会请先，不入，则子继之⑧"三进及溜，而后视之⑨。曰："吾知所过矣，将改之⑩。"稽首而对曰："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⑪。《诗》曰：'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⑫。'夫如是，则能补过者鲜矣⑬。君能有终，则社稷之固也⑭，岂惟群臣赖之⑮。又曰：'袞职有阙，惟仲山甫补之⑯'。能补过也。君能补过，袞不废矣⑰。"

犹不改。宣子骤谏⑱。公患之，使钮麑贼之⑲。晨往，寝门辟矣⑳。盛服将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㉑。麑退，叹而言曰："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贼民之主，不忠；弃君之命，不信㉒。有一于此，不如死也㉓。"触槐而死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灵公：晋国的国君，名夷皋（gāo高），晋襄公之子，晋国第二十六君，在位十四年，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。厚敛（liàn练）：沉重的赋税，即大量剥削人民。彫墙：墙上涂饰着彩绘，这里指的是晋灵公装潢宫室，过着奢侈浪费的生活。②弹人：用弹弓射人。观其辟丸：观看人们躲避弹丸以为娱乐。③胹（ér而）：煮，炖。④畚(běn本)：用植物枝条编成的器物，即筐篓之类的东西。⑤妇人：宫中的女子，即宫妇。载：抬着，这里指宫妇抬着厨师的尸首。过朝：经过朝廷。晋灵公是个暴君，以杀人为儿戏，叫宫妇抬着厨师的尸体经过朝廷，目的是让群臣惧怕自己。⑥患之：忧患灵公无道杀人的事。⑦不入：不采纳，不接受。莫之继也：没有人继续你进谏了。这里指的是：士季考虑和

赵盾一同进谏，如果灵公不接受，怕没有人继续再谏了。“莫之继也”即“莫继之也”。在古汉语的否定句式中，用代词作宾语时，常常放在动词之前。　⑧会请先：我请求先进去劝谏，这里指士季要求先进谏。子继之：你再继续进谏。　⑨三进及溜（liù六）：前进三次到了檐下。及，到了。溜，房檐下滴水的地方，即屋檐下。这里指士季规劝灵公时，每往前走一次，都要伏地行一次礼，灵公知道士季是来进谏的，就假装没看见，士季只好又往前走再行一次礼，这样一连前进三次到了灵公的房檐下。视之：看士季，理睬士季。指士季三进到了檐下。灵公不得已只好理睬他了。　⑩吾知所过矣：我已经知道我所犯的过错了。　⑪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：哪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呢，犯了过错能改正，没有什么善事比这个更大的了。人谁，哪个人。过，前一个“过”是名词，指过错；后一个“过”是动词，指犯了错误。　⑫《诗》：即《诗经》。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：事情不难有个好开头，但很难有个好结尾。这是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中二句诗，指出一般人改过迁善，往往有始无终。　⑬夫如是：像这样，指像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中二句诗所说的那样。补过者：纠正错误的人，即能改过迁善的人。补过，弥补过错。　⑭社稷之固也：国家社稷就安固了。　⑮岂惟群臣赖之：岂仅群臣有所依靠。　⑯又曰：《诗经》上又说。指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说的。衮（gǔn滚）职有阙（quē缺），惟仲山甫补之：周宣王有了过失，只有仲山甫来弥补。衮，天子的礼服，引伸为穿衮服的人，即天子，这里指周宣王。仲山甫，周宣王的宰相。　⑰君能补过，衮不废矣：您能补救过失，您的职责就不会被荒废了。衮，有二解：一解为“衮袍”，指君位；一解为“衮职”，即国君的职责。士季这句话的意思，是指灵公若能改正错误，君位就不会丢失了。　⑱宣子骤谏：赵盾多次地进谏。也有人解作“疾”，指赵盾的进谏又急又烈。　⑲使鉏（chú除）麑（ní泥）贼之：遣使刺客鉏麑暗杀赵盾。鉏麑，晋国的力士，晋灵公派他为刺客暗杀赵盾，被赵盾忠于国家的精神所感动，撞槐树而死。　⑳寝门辟矣：赵盾的卧室门已经开了。　㉑盛服将朝：赵盾已经穿好了隆重的朝服准备上朝。尚早：指赵盾还不到上朝的时间。坐且假寐：和衣坐在那里闭目养神。假寐，闭目养神，即俗语所说的“瞌睡”。　㉒民之主也：真是晋国百姓的好领袖。弃君之命：违背国君的命令。不信：指对国君不信。　㉓有一于此：在不忠、不信中占有一样。当时鉏麑认为：杀掉赵盾是不忠的，不杀掉赵盾是不信的。

二者必占一样，故鉏麑说："不如死也"。

【译文】

晋灵公不行君道，征收重税来满足荒淫浪费的生活，连宫殿的墙壁上都装饰着华丽的采绘。他又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，观看人们躲避弹丸作为娱乐。有一次，晋灵公的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，他就立刻把厨师杀掉，把尸体解了装在箩子里，叫宫女抬着经过朝廷送出去。晋国大臣赵盾、士季看见露在外边的死人手，便向宫女讯问厨师被杀的原因，并为晋灵公这样无道而忧虑。赵盾和士季打算进去规劝晋灵公。士季说："我俩要是一同进去规劝，他不肯接受，就没有人再继续进谏了。让我先进去规劝，他若不采纳，那你再继续劝谏。"士季进去朝见，晋灵公装作没有看见，士季前进三次到了檐下，灵公知道无法回避才理睬了他。没等士季开口，灵公便抢先说："我已经知道自己所犯的过错了，今后一定改正。"士季叩头答道："哪个人没有犯过错误呢，犯了过错能够改正，没有什么善事能比这更大的了。不过，《诗经》上说：'事情不难有个好开头，但很难能有个好结尾。'像《诗经》所说的这样，能够真正改正过错的人就太少了。您若能贯彻始终改过迁善，岂但群臣有所依赖，就连整个晋国也可以永远安固了。《诗经》上又说：'周宣王有了过失，只有仲山甫来弥补。'这是歌颂周宣王能接受大臣规劝改正错误的诗歌，您能够补救过失，就尽到职责了。"

晋灵公虽然说改，可是一直没有改。赵盾又三番五次地苦劝。灵公非常厌恶赵盾的劝谏，于是就派鉏麑去暗杀赵盾。一天早晨，鉏麑潜入了赵府，看见卧室的门已经开了。赵盾已把朝服穿得整整齐齐准备上朝，因为时间还早，和衣坐在那里闭目养神。鉏麑立刻退了出来，感叹地说："他在家里还不忘恭敬国君，真是晋国百姓的好领袖。我杀掉百姓的好领袖，就是不忠；不执行国君的命令，就是失信。在不忠不信中占有一样，还不

如死了好。”于是，鉏麑一头撞在赵盾庭中的槐树上死去了。

【原文】

秋九月，晋侯饮赵盾酒，伏甲将攻之①。其右提弥明知之，趋登曰②：“臣侍君宴，过三爵③，非礼也。”遂扶以下④。公嗾夫獒焉⑤。明搏而杀之⑥。盾曰：“弃人用犬，虽猛何为⑦！”斗且出，提弥明死之⑧。

初，宣子田于首山，舍于翳桑⑨。见灵辄饿，问其病⑩，曰：“不食三日矣。”食之，舍其半⑪。问之，曰：“宦三年矣，未知母之存否⑫。今近焉，请以遗之⑬。”使尽之，而为之箪食与肉，寘诸橐以与之⑭。既而与为公介，倒戟以御公徒，而免之⑮。问何故？对曰：“翳桑之饿人也⑯。”问其名居，不告而退⑰，遂自亡也⑱。

乙丑，赵穿攻灵公于桃园⑲。宣子未出山而复⑳。大史书曰㉑：“赵盾弑其君㉒。”以示于朝㉓。宣子曰：“不然。”对曰：“子为正卿，亡不越竟，反不讨贼，非子而谁㉔？”宣子曰：“乌呼！‘我之怀矣，自诒伊慼㉕’其我之谓矣！”孔子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㉖；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㉗。惜也，越竟乃免㉘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晋侯饮（yìn印）赵盾酒：晋灵公请赵盾进宫饮酒。伏甲将攻之，埋伏穿鎧甲的武士打算在宴席上杀掉赵盾。　②提弥明：是一个勇士，赵盾的车右。趋登：快步走上殿堂。　③三爵：三巡，指赵盾侍灵公饮酒已超过了三杯。爵，古代的酒器。　④遂扶以下：提弥明遂就扶着赵盾走下殿来。　⑤嗾（sǒu叟）：唤狗的声音，即嗾使猛犬咬赵盾。獒（áo敖），

猛犬。 ⑥明搏而杀之：提弥明徒手同猛犬搏斗了一阵打死了它。⑦弃人用犬：废弃忠良，豢养恶犬。虽猛何为：恶犬虽然凶猛有什么用。

⑧斗且出：指赵盾边斗边出。提弥明死之：提弥明为灵公的伏兵所杀。 ⑨首山：又名首阳山（在今山西永济县南）。舍于翳（yì意）桑：休息在桑树浓密的荫凉处。 ⑩灵辄（zhé折）：晋人。问其病：指赵盾问灵辄患了何病。 ⑪舍其半：灵辄留下一半不吃。 ⑫宦（huàn患）：在这有二解，一解为出外学为宦之事；一解为当贵族的臣隶，"宦三年矣"，就是"做了三年贵族的臣隶了"。未知母之存否：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活着。 ⑬今近焉：现在离家近了。请以遗（wèi位）之：请允许我把它（食物的一半）带给她吃。 ⑭使尽之：赵盾让他把食物全吃了。为之箪（dān丹）食与肉：赵盾另外给他预备了一篮饭和一些肉。箪，盛饭用的圆形竹筐。寘诸橐（tuó驼）以与之：装在口袋里让灵辄带回去。 ⑮与为公介：做了晋灵公的甲士。倒戟以御公徒：掉过武器挡住了晋灵公的伏兵。倒戟，掉过武器，公徒，灵公的部下，这里指灵公的伏兵。免之：使赵盾免于受害。 ⑯翳桑之饿人也：我就是在桑林中饿倒了的人。 ⑰名居：姓名和住址。 ⑱遂自亡也：遂就自己逃走了。亡，有二解：一解指赵盾逃亡；一解指灵辄逃亡。二解都通。 ⑲乙丑：鲁宣公二年九月二十七日。攻：侵入，杀。有人认为"攻"是"杀"字之误。桃园：园名，是晋灵公的园囿（yòu右）。 ⑳宣子未出山而复：赵盾出奔未走出晋国的山界，听到灵公被杀就回来了。 ㉑大史：这里指晋国史官董狐。

㉒赵盾弑其君：赵盾杀了他的国君晋灵公。灵公虽为赵穿所杀，但史官董狐认为赵盾应负主要责任，有弑君之罪。其实，董狐这样记载是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正统思想和等级观念。在董狐看来，国君如何暴虐无道，做臣子的只可谏，而不可杀，杀君就是大逆不道。这也正是孔子所称赞的良史董狐记事的标准。 ㉓以示于朝，将它拿到朝廷上公布。指董狐记载了赵盾弑君之后，并把这个记载公布于朝廷之上，以使朝臣周知。

㉔亡不越竟：逃亡不走出国境。反不讨贼：回朝以后又不讨伐杀死国君的罪人。反，同"返"。讨，声讨。贼，杀君的人，指赵穿。非子而谁：不是你杀的是谁？ ㉕乌呼：同"呜呼"，感叹词。我之怀矣，自诒伊戚：由于我怀念祖国，反而自己找来了忧患。怀，眷恋，指怀念祖国。诒，同"贻"，给。伊，其，那个，指示代词。戚，同"戚"。忧患，苦恼。晋代杜预认为这是二句逸诗。但现在《诗经》里《邶风·雄雉》、《小雅·小明》

中，都有与此相类的诗句。因之也可能引自上述两首诗。　㉖其我之谓矣：诗中的话正好说出了我的心情。良史：好史官。书法：记事的原则。隐：隐讳，即不直书。孔子赞美太史董狐，不因为赵盾为正卿而隐讳其罪。　㉗为法受恶：因为史官记事原则而受到了弑君的恶名。受恶，受到了弑君的恶名。　㉘惜也：太可惜了。越境乃免：赵盾如走出国境，就可避免弑君之恶名了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九月，晋灵公请赵盾进宫饮酒，暗中埋伏武士准备在宴席上杀掉他。赵盾的车右提弥明发觉了这件事，快步走上殿堂，大声说："做臣子的陪侍国君饮宴，酒过三巡还不告退，就是不合礼节。"于是提弥明立即扶着赵盾走下殿来。灵公忙唤猛犬追咬赵盾。提弥明徒手同猛犬搏斗了一阵把它打死。赵盾愤愤地说："废弃忠良豢养恶犬，恶犬虽然凶猛有什么用！"灵公的武士追赶上来，提弥明保护着赵盾，一边打一边出去，结果提弥明为伏兵杀死。

当初，赵盾在首阳山打猎，休息在桑树浓密的阴凉处。看见有个叫灵辄的人饿倒在地上，赵盾问他生了什么病，灵辄答道："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。"赵盾赐给他东西吃，灵辄却留一半不吃。问他这是为了什么，灵辄说："我在外谋差事已经三年了，还不知道家中老母是否活着。现在离家很近，请允许我把这一半带给她吃。"赵盾让他把食物全吃了，另外给他准备了一篮饭和一些肉，装在口袋里让灵辄带回去。后来灵辄做了灵公的武士，在这次事件中，灵辄把兵器倒过头来挡住其他的武士，掩护赵盾脱了险。赵盾问他为什么这样？他回答说："我就是饿倒在桑林里的人。"赵盾再问他的姓名和住处，他什么也不告诉就跑开，遂逃走了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赵盾的同族赵穿在桃园地方杀掉了晋灵公。赵盾往外国避难尚未走出晋国的山界，听到灵公被杀就回

来了。晋太史董狐记载道："赵盾杀掉了他的国君晋灵公。"并将上面的记载拿到朝廷上公布。赵盾解释说："不是这样。"董狐说："你是晋国的正卿，逃亡而不过国境，回朝以后又不讨伐杀死国君的罪人，那么不是你杀的是谁杀的呢！"赵盾叹息说："唉！'我怀念祖国，反而自找忧患'，这两句诗大概说的是我啊！"孔子评论说："董狐，是古代一位好的史官，记事的原则是直书而不隐讳；赵盾，是古代一位好的大夫，因为史官的记事原则受到了弑君的恶名。太可惜了，赵盾如果走出国境，就会避免弑君的罪名了。"

【原文】

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①。壬申，朝于武宫②。

初，丽姬之乱，诅无畜群公子，自是晋无公族③。及成公即位，乃宦卿之適而为之田，以为公族④。又宦其余子，亦为余子，其庶子为公行⑤。晋于是有公族、余子、公行。赵盾请以括为公族⑥，曰："君姬氏之爱子也⑦，微君姬氏，则臣狄人也⑧。"公许之。冬，赵盾为旄车之族，使屏季以其故族为公族大夫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子黑臀：即晋成公，名黑臀，晋文公之子，襄公之弟，在位七年。 ②壬申：十月初三。但杜预注认为"壬申，十月十五日。" 武宫：曲沃晋武公之庙，晋国国君即位，必朝祭武宫。 ③诅：诅咒。杜预注："诅，盟誓。" 畜：收留，容纳。 公族：凡是和国君同姓子弟叫公族，此指官职名，即公族大夫的简称。杜预注："无公子，故废公族之官。" ④宦：做官。 卿之適：卿的嫡子。適，同"嫡"，嫡子。 以为公族：让

他们做公族大夫。杜预注："为置田邑以为公族大夫。"　⑤余子：嫡子的同母弟，即嫡妻生的其他儿子。下个"余子"为官名。　庶子：妾生之子。　公行：官名，即担任公行。杜预注："掌率公戎行。"　⑥括：即赵括，又称屏括，赵盾的异母弟，赵姬的中间儿子。　⑦君姬氏：即赵姬，晋文公之女，嫁给赵衰，为晋成公之姊。　爱子：指赵括，是君姬氏的爱子。　⑧微：没有。　臣狄人也：臣下就是狄人了。赵衰随晋文公在狄先娶叔隗，生赵盾。赵衰返国后，晋文公将女儿嫁给赵衰，即赵姬。赵姬坚决请求迎接叔隗和赵盾回晋国，并将赵盾立为嫡子。故言"微君姬氏，则臣狄人也。"　⑨旄（máo毛）车：杜预注："旄车，公行之官。盾本卿適，其子当为公族，辟屏季故，更掌旄车。"　屏季：即赵括。　以其故族：统率赵盾的旧族。杜预注："盾以其故官属与屏季，使为衰之適（嫡）。"

【译文】

赵盾派赵穿到周都迎接公子黑臀并立他为国君。十月初三，公子黑臀到武公庙朝祭。

当初，骊姬祸乱的时候，发誓不许收容群公子，从此晋国没有公族的官职。到了晋成公即位，便让卿的嫡子做官并给他们土地，让他们做公族大夫。又让他们的余子做官，也让他们担任余子，让他们的庶子担任公行。晋国从这时开始有了公族、余子、公行的官职。赵盾请求让赵括做公族大夫，说："他是君姬氏的爱子。如果没有君姬氏，那么臣下就是狄人了。"晋成公同意了。冬天，赵盾担任旄车之族，让赵括统率他的旧族做公族大夫。

三　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不郊而望①，皆非礼也。望，郊之属也②。

不郊亦无望，可也。

晋侯伐郑，及郔③。郑及晋平，士会入盟④。

楚子伐陆浑之戎，遂至于雒，观兵于周疆⑤。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⑥。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⑦。对曰："在德不在鼎。昔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⑧，贡金九牧，铸鼎象物⑨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知神奸⑩。故民入川泽山林，不逢不若⑪。螭魅罔两，莫能逢之，用能协于上下，以承天休⑫。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，载祀六百⑬。商纣暴虐⑭，鼎迁于周。德之休明⑮，虽小，重也。其奸回昏乱⑯，虽大，轻也。天祚明德，有所厎止⑰。成王定鼎于郟鄏，卜世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⑱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，未可问也⑲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宣公三年（公元前606年）。郊：祭天。　望：祭祀山川。郊祭、望祭，详见僖公三十一年注。　②郊之属：属于郊祭的一种。③郔（yán延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郑州市南，一说在今延津县北）。④士会：又称士季，范武子，随会，随武子，晋国大夫。　入盟：到郑国结盟。　⑤陆浑之戎：是戎的允姓一支，本居瓜州，在秦、晋的西北。鲁僖公二十二年，秦、晋诱迁陆浑之戎于伊川，在今河南嵩县东北。其后于鲁昭公十七年，被晋国荀吴所灭。汉代在其地置陆浑县。　雒：即雒水，今作洛水。雒水源出于陕西洛南县冢岭山。向东南流，合丹水。又向东流，后经洛阳县，至偃师县受伊河。流至巩县东北洛口，入黄河。　观兵：陈兵示威。　周疆：周王室的境界内。　⑥定王：即周定王，名瑜，周顷王之子，在位二十一年。　王孙满：周共王玄孙，周大夫。⑦鼎：夏禹所铸的大鼎，三代相传，以为重器，犹如后世的传国玉玺。⑧夏：夏朝。　方有：正在有。　远方图物：远方的国家图画山川奇异之

物而献给夏朝君主。图，画。杜预注："图画山川奇异之物而献之。"　⑨贡金：进贡青铜。金，周代称青铜为金。九牧：九州之牧，即九州的长官。牧，州长叫牧。杜预注："使九州之牧贡金。"　铸鼎：铸造九鼎。　象物：把图象铸在鼎上。杜预注："象所图物，著之于鼎。"　⑩百物：指百物的图象，即各种物象。　为之备：为民具备，指具备在鼎上。　知神奸：认识神物和恶物，即使百姓知何物为神，何物为奸。　⑪入川泽山林：指入川泽，捉取鱼鳖；入山林，捉取麋鹿。　不逢：不会遇上。　不若：不利的东西，即妖怪不顺之物。若，顺，利。　⑫螭魅（chī吃mèi妹）：即魑魅，传说中山林里能害人的妖怪。　罔两：即魍魉（wǎng罔liǎng两），传说中怪物，又叫魑魅魍魉。杜预注："螭，山神，兽形。魅，怪物。罔两，水神。"　用：因，因而。　协于上下：使上下和协。协，和协，协调。　天休：上天的保佑。休，福佑，保佑。杜预注："民无灾害，则上下和而受天佑。"　⑬桀：夏桀，夏朝末代君主，名履癸，荒淫暴虐，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后被商汤所灭。昏德：即昏乱的德行。　迁于商：迁移到商朝。商汤（成汤）流放夏桀而迁夏鼎于商都亳。　载、祀：都是纪年的称号。杜预注："载、祀，皆年。"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古人或称载，或称祀，或称年，或称岁，其实一也。"《尔雅·释天》："夏曰岁，商曰祀，周曰年，唐、虞曰载。"　六百：即六百年。　⑭商纣：商朝末代君主，又称帝辛，历史上有名的暴君，后被周武王所灭。　⑮休明：休美光明。休，休美，美善。过去史家认为周是三代的君德最休美光明的时代。　⑯奸回：奸邪。回，邪。　⑰祚：赐福。　明德：指明德的人。　底（zhǐ纸）：一定。底止，定止，即一定期限；一说，致止，即致止的时候。　⑱定鼎：固定九鼎。郏鄏（jiá夹rǔ辱）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境内）。　世三十：传世三十代。　天所命：是上天命令的。　⑲衰：衰减，衰弱。　未可问也：是不能询问的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三年春天，没有举行郊祭而举行望祭，都是不符合礼的。望祭，是属于郊祭的一种。不举行郊祭也不举行望祭，是可以的。

晋侯攻打郑国，到达郯地。郑国和晋国媾和，士会到郑国

缔结盟约。

楚王攻打陆浑之戎，于是到达雒水，在周王室境内陈兵示威。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王。楚王向王孙满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。王孙满回答说："在于德行而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。从前夏朝正在有德的时候，远方的国家把山川奇异之物画成图象，九州的长官进贡青铜，铸造九鼎并把图象铸在鼎上，各种物象都具备在鼎上，让百姓认识神物和怪物。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，就不会遇上不利的东西。魑魅魍魉这些妖怪，都不会遇上，因而能够使上下和协，来承受上天的保佑。夏桀德行昏乱，九鼎迁到了商朝，前后六百年。商纣暴虐，九鼎又迁到了周朝。德行如果休美光明，鼎虽然小，也是重的。如果奸邪昏乱，鼎虽然大，也是轻的。上天赐福给明德的人，是有一定期限的。周成王固定九鼎在郏鄏，占卜结果传世三十代，占卜享国七百年，这是上天命令的。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，天命并没有改变，九鼎的轻重，是不能询问的。"

【原文】

夏，楚人侵郑，郑即晋故也①。

宋文公即位三年，杀母弟须及昭公子，武氏之谋也②。使戴、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，尽逐武、穆之族。武、穆之族以曹师伐宋。秋，宋师围曹，报武氏之乱也。

冬，郑穆公卒。初，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，梦天使与己兰③，曰："余为伯倏④。余，而祖也，以是为而子⑤。以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如是⑥。"既而文公见之，与之兰而御之⑦。辞曰⑧："妾不才，幸而有子。将不信，

敢征兰乎⑨？”公曰：“诺。”生穆公，名之曰兰。文公报郑子之妃，曰陈妫⑩，生子华、子臧。子臧得罪而出⑪。诱子华而杀之南里⑫，使盗杀子臧于陈、宋之间。又娶于江⑬，生公子士。朝于楚，楚人酖之，及叶而死⑭。又娶于苏⑮，生子瑕、子俞弥。俞弥早卒。泄驾恶瑕⑯，文公亦恶之，故不立也。公逐群公子，公子兰奔晋，从晋文公伐郑。石癸曰⑰：“吾闻姬、姞耦，其子孙必蕃⑱。姞，吉人也，后稷之元妃也⑲。今公子兰，姞甥也⑳。天或启之，必将为君，其后必蕃，先纳之可以亢宠㉑。”与孔将鉏、侯宣多纳之，盟于大宫而立之㉒。以与晋平。穆公有疾，曰：“兰死，吾其死乎㉓！吾所以生也㉔。”刈兰而卒㉕。

【注释】

①郑即晋故：郑国靠近晋国的缘故。即，就，犹言靠拢、亲附。②即位三年：指即位的第三年。　武氏之谋：指母弟须的叛乱是出于武氏的谋划。　③郑文公：名捷，郑厉公之子，在位四十五年。　曰燕姞（jí吉）：名叫燕姞。南燕姓姞，伯爵国，黄帝的后裔。　天使：上天的使者。与己兰：给自己兰花，指给燕姞兰。杜预注：“兰，香草。”　④伯儵（tiáo条，又读yóu由）：南燕的祖先。　⑤以是：把这，把它。　为而子：做你的儿子。　⑥以兰有国香：因为兰花在全国第一香。国香，在全国第一有香味。　服：佩带。　媚：喜爱。　如是：像这个，即像爱喜兰花一样爱喜你。杜预注：“媚，爱也。欲令人爱之如兰。”　⑦见之：见到燕姞。　御之：即进之，让她侍寝，古代妃妾接寝叫御。　⑧辞曰：告诉说。郑玄注：“辞，犹告也。”　⑨敢征兰乎：敢请把兰花作为征信？征，征信。杜预注：“惧将不见信，故欲计所赐兰，为怀子月数。”⑩妫：奸淫；一说淫季父之妻叫妫。　郑子：即子仪，郑文公的叔父。

陈妫（guī龟）：子仪之妃，陈国女子。 ⑪出：即离开郑国。杜预注："出奔宋。" ⑫南里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南）。 ⑬江：嬴姓国，鲁文公四年被楚国所灭。 ⑭叶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南）。 ⑮苏：本为古国名，此可能是周武王时司寇苏忿生的苏。林尧叟《句解》认为"苏，寰内诸侯。" ⑯泄（xiè泄）驾：郑国大夫。 ⑰石癸：又称石甲父，郑国大夫。 ⑱姬、姞耦：姬、姞两姓配偶。姬，指郑国姓。姞，指南燕姓。耦，同"偶"，配偶。 蕃（fán烦）：蕃衍，蕃茂，昌盛。 ⑲后稷之元妃：是后稷的正妻。后稷元妃也是姞姓。后稷，周族的始祖，参看《诗经·大雅·生民》篇。元妃，君主或诸侯的元配，正妻。 ⑳姞甥：是姞氏的外甥。 ㉑启之：使他光大。启，犹言开启，光大。亢宠：保护宠幸。亢，蔽护。一说把亢解为极；极宠，使宠幸达到顶峰。两解都通。 ㉒孔将钮（chǔ除）、侯宣多：都是郑国大夫。大宫：即郑国祖庙。 ㉓其：恐怕，大概。 ㉔吾所以生也：我是靠着它出生的。 ㉕刈兰：割掉了兰花。"刈兰而卒"，旧有三解：一解因兰的花实成，割取而穆公死；二解穆公试验自己的生死，因割兰而死；三解有人误割兰，而穆公死。三解均可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楚国人入侵郑国，这是因为郑国靠近晋国的缘故。

宋文公即位的第三年，杀了同母弟弟须和昭公的儿子，叛乱是出于武氏的策划。让戴公、桓公的族人在司马子伯的客馆里攻打武氏，把武公、穆公的族人全部驱逐出国。武公、穆公的族人率领曹国的军队攻打宋国。这年秋天，宋国军队包围曹国，这是报复武氏的叛乱。

冬天，郑穆公去世。当初，郑文公有一个贱妾名叫燕姞。梦见天使给自己一枝兰花，说："我是伯鯈。我，是你的祖先，把它做你的儿子。因为兰花在全国第一香，佩带它人们就会像喜爱兰花一样喜爱你。"不久文公见到燕姞，给她一枝兰花而让她侍寝。燕姞告诉文公说："妾不才，侥幸怀有孩子。别人要不相信，敢请把兰花作为征信吗？"文公说："好。"生

了穆公，给他取名叫兰。文公奸淫了郑子的妃子，叫陈妫，生了子华、子臧。子臧得罪而离开郑国。文公诱骗子华而把他杀死在南里，派贼人在陈、宋两国之间杀了子臧。文公又在江国娶妻，生了公子士。公子士到楚国朝见，楚国人给他毒酒喝，到了叶地而死。文公又在苏国娶妻，生了子瑕、子俞弥。俞弥早死。郑国大夫泄驾讨厌子瑕，文公也讨厌他，所以没有立为太子。文公赶走了群公子，公子兰逃亡到晋国，跟随晋文公攻打郑国。郑国大夫石癸说："我听说姬、姞两姓配偶，他们的子孙一定昌盛。姞，就是吉人的意思，是后稷的正妻。现在公子兰，是姞氏的外甥。上天或许要使他光大，一定要做国君，他的后代一定蕃盛，先接纳他做国君就能保护他的宠幸。"就和郑国大夫孔将鉏、侯宣多接纳了他，在郑国祖庙里盟誓以后立了公子兰做国君。而与晋国媾和。郑穆公有病，说："兰花死了，我恐怕也要死了吧！我是靠着它出生的。"割掉兰花穆公就死了。

四　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，公及齐侯平莒及郯①，莒人不肯。公伐莒，取向②，非礼也。平国以礼不以乱，伐而不治③，乱也。以乱平乱，何治之有？无治，何以行礼？

楚人献鼋于郑灵公，公子宋与子家将见④，子公之食指动，以示子家，曰："他日我如此，必尝异味⑤。"

及入，宰夫将解鼋⑥，相视而笑。公问之，子家以告。及食大夫鼋⑦，召子公而弗与也。子公怒，染指于

鼎⑧，尝之而去。公怒，欲杀子公。

子公与子家谋先⑨，子家曰："畜老犹惮杀之⑩，而况君乎！"反谮子家。子家惧而从之，夏，弑灵公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宣公四年（公元前605年）。郯（tán谈）：国名（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南）。 ②向：莒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莒县南，一说在山东枣庄市东南）。 ③治：此指太平。 ④鼋（yuán元）：形状似鳖，比鳖大。古人把鼋肉当作珍美的食品。 公子宋：郑国大夫，字子公。子家：即公子归生，郑国大夫。 ⑤动：不触自动。示：给人看；告诉人。两解都通。他日：往日，平日。如此：这样，指食指动。 异味：奇异的食品，珍贵的食品。 ⑥宰夫：古时把天子或诸侯的厨师称宰夫，这里指专为郑灵公烹调的厨师。解（jiě姐）：剖解。 ⑦食（sì四）：给别人吃，请别人吃。 ⑧染指于鼎：子公伸手去鼎中取鼋肉，手指沾染上了羹汤。鼎，古代铜制的食器。 ⑨谋先：先谋划动手杀灵公，即子公跟子家策划先发以害灵公之意。 ⑩畜老犹惮杀之：六畜老了，尚且还不忍心杀掉它。 惮（dàn但），害怕，顾忌，这里有不忍心之意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四年春天，宣公和齐侯让莒国和郑国媾和，莒国人不肯。宣公攻打莒国，占领了向地，这是不符合礼的。和别国媾和应该用礼而不应该用动乱，征伐而不能太平，就是动乱。用动乱去平定动乱，还有什么太平？没有太平，用什么来推行礼？

楚国人献大鼋给郑灵公，郑大夫公子宋和子家将要朝见国君，在路上子公的食指自己颤动，他把颤动的食指举给子家看，并说："往日我的食指这样动，必定吃到珍羞美味。"

待他们入了朝，厨师正在剖解大鼋，于是他俩相视而笑。郑灵公问他俩笑什么，子家便将子公食指颤动必吃美味的灵验告诉给郑灵公。等到郑灵公请大夫们吃鼋肉时，也召来了子公

但故意不给他吃。子公很生气，伸手从食鼎中捞出块鼋肉，吃了就走出去。郑灵公很恼怒，想要杀掉子公。

子公暗中跟子家商量要先下手杀郑灵公，子家劝阻道："六畜老了还不忍杀掉，何况杀掉国君呢！"子公反而造谣诬赖子家要弒君作乱。子家因惧怕子公的诬赖便答应帮助他。这年夏天，他俩杀掉了郑灵公。

【原文】

书曰："郑公子归生弒其君夷"，权不足也。君子曰："仁而不武，无能达也①。"凡弒君，称君，君无道也②；称臣，臣之罪也。

郑人立子良③，辞曰："以贤则去疾不足，以顺则公子坚长④。"乃立襄公⑤。襄公将去穆氏⑥，而舍子良。子良不可，曰："穆氏宜存，则固愿也⑦。若将亡之，则亦皆亡，去疾何为⑧？"乃舍之，皆为大夫。

【注释】

①仁而不武：指公子归生虽说："畜老犹惮杀之，而况君乎！"但君子认为他只"仁"而"不武"，故被胁迫弒君。　达：通达，此指通达于仁爱。杜预注："子家权不足以御乱，惧潜而从弒君，故书以首恶。……初称畜老，仁也。不讨子公，是不武也。故不能自通于仁道而陷弒君之罪。"　②称君：犹言记载国君名字。杜预注："称君，谓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弒，言众所共绝也。"　③子良：即公子去疾，郑穆公庶子。　④以贤：犹言论贤，即以贤而论。　以顺：按顺序，即以长幼次序而论。　公子坚：即郑襄公。　⑤襄公：即公子坚，郑穆公之子，在位十八年。　⑥去：驱逐。　穆氏：指郑襄公的兄弟们。杜预注："逐群兄弟。"　⑦固愿：本来的愿望。　⑧何为：即为什么单独留下。杜预注："何为独留。"

【译文】

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"，这是由于子家权力不足的缘故。君子说："仁爱而不勇武，是不能通达于仁道的。"凡是杀掉国君，记载国君的名字，是由于国君的无道；记载臣下的名字，是由于臣下的罪过。

郑人要立子良为君，子良辞谢说："论贤明则去疾是不够的，按顺序则公子坚年长。"于是就立了襄公做国君。襄公要驱逐他的兄弟们，而赦免子良。子良不同意，说："穆氏的儿子应该留下来，这本来就是去疾的愿望。如果要让他们逃亡国外，那就都逃亡，去疾为什么单独留下？"于是就赦免了他们，让他们都做大夫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①。子文曰："必杀之。是子也，熊虎之状，而豺狼之声；弗杀，必灭若敖氏矣。谚曰：'狼子野心。'是乃狼也，其可畜乎②？"子良不可。子文以为大慼，及将死，聚其族曰："椒也知政，乃速行矣，无及于难③。"且泣曰："鬼犹求食，若敖氏之鬼，不其馁而④？"

及令尹子文卒，斗般为令尹⑤，子越为司马。芳贾为工正⑥，潘子扬而杀之，子越为令尹，己为司马。子越又恶之，乃以若敖氏之族，圄伯嬴于辕阳而杀之⑦，遂处烝野⑧，将攻王。王以三王之子为质焉，弗受，师于漳澨？⑨。

秋七月戊戌，楚子与若敖氏战于皋浒⑩。伯棼射王，汰辀，及鼓跗，著于丁宁⑪。又射汰辀，以贯笠

縠⑫。师惧，退。王使巡师曰⑬："吾先君文王克息，获三矢焉⑭。伯棼窃其二，尽于是矣⑮。"鼓而进之，遂灭若敖氏。

初，若敖娶于邬，生斗伯比⑯。若敖卒，从其母畜于邬，淫于邬子之女⑰，生子文焉。邬夫人使弃诸梦中，虎乳之⑱。邬子田，见之，惧而归，夫人以告，遂使收之⑲。楚人谓乳穀，谓虎於菟，故命之曰斗穀於菟⑳。以其女妻伯比，实为令尹子文㉑。其孙箴尹克黄，使于齐，还，及宋，闻乱㉒。其人曰㉓："不可以入矣。"箴尹曰："弃君之命，独谁受之㉔？君，天也，天可逃乎？"遂归，复命而自拘于司败㉕。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，曰："子文无后，何以劝善㉖？"使复其所，改命曰生㉗。

冬，楚子伐郑，郑未服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子良：令尹子文之弟，当时做司马之官。子越椒：又称子越，斗椒，伯棼（fén焚），斗伯比之孙，楚王宗族，楚国大夫，先后做过楚国司马和令尹。　②畜（xù序）：畜养，养育。　③知政：执政。　速行：急速离开楚国，即快点去别的国家。　无及：不要遭到。　④鬼犹求食：鬼尚且还要求食物。求食，要求吃东西。其：将要。馁：饥饿，挨饿。而：语尾助词。　⑤斗般：即斗班，又称申公斗班，字子扬，令尹子文之子。　⑥工正：官名，掌管百工的长官。　⑦以若敖氏之族：带领若敖氏的族人。圄（yǔ语）：囚禁。辕（liáo辽）阳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江陵县境，说法不一）。　⑧处：住在。烝野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江陵县境内，说法不一）。　⑨三王：指楚文王、楚成王、楚穆

王。子：泛指子孙。为质：做人质。漳澨（shì誓）：漳水边，是漳水、沮水会合处（在今湖北当阳县东南，名为合溶渡；一说在今湖北江陵县境）。 ⑩七月戊戌：七月初九。皋浒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枝江县，一说在今湖北襄阳县西）。⑪汰（tài太）：过。杜预注："汰，过也。"辀（zhōu舟）：车辕。鼓跗（fū夫）：鼓架。著：射着，射在。丁宁：铜钲（zhēng征），军中的用器。可能是古代行军用的打击乐器，也可能是古代鸣之而收兵的用器。 ⑫笠毂：车上的盖；而杜预注认为"兵车无盖"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杜注"于古无据。古兵车宜有盖，阴则御雨，晴则蔽日。尤其此当暑时，更宜有盖。" ⑬王使巡师：楚王派人在军中巡行传论。巡，本指往来视察，在此还有传言议论的意思。 ⑭克息：攻克息国。息，姬姓侯爵国，鲁庄公十四年被楚国所灭。获三矢：得到三枝利箭。 ⑮尽于是矣：这时已经全用完了。此为巡视军中之人，为鼓舞士气而宣传：利箭已用尽，敌人不足惧。 ⑯邓（yún云）：一作郧，子爵国（在今湖北安陆县，一说在今湖北邓县），被楚国所灭。斗伯比：又称伯比，子文之父，楚国大夫。 ⑰邓子：邓国国君。 ⑱邓夫人：邓子的夫人。梦中：云梦泽里。云梦泽，楚国统治者打猎之地（在今湖北云梦县）。虎乳之：有母虎喂他奶。乳，乳汁，此指喂乳汁，即喂奶。之，指子文。 ⑲之：指老虎喂子文奶。夫人：指邓夫人。以告：即"以之告"，把女儿私生子的事告诉邓子。收之：收养子文。 ⑳穀（gòu构，又读kòu叩或nòu耨）：楚国方言把哺乳叫"穀"。於菟（wū乌，tú徒）：楚国方言把虎叫"於菟"。 ㉑以其女：把他的女儿，即与斗伯比私通的邓女。妻伯比：嫁给斗伯比为妻。实：是，此，指斗穀於菟。 ㉒箴（zhēn珍）尹：官名。克黄：子扬之子，子文之孙。乱：指子越椒之乱，楚王灭若敖氏。 ㉓其人：他左右的人，即克黄左右的人。 ㉔弃君之命：丢弃国君的命令。独谁受之：谁肯独收弃命的人？受，接受，收留。之，指弃君命之人，即指克黄自己。 ㉕复命：回复君命。自拘：自己拘禁自己，即自己到法官那里投案请求囚禁。司败：楚国主管司法的官名，即司寇。 ㉖无后：没有后代：如果杀克黄，子文即无后代。劝善：劝人为善。 ㉗使复其所：让克黄复回他原来的任所，即恢复原来的官职。改命曰生：更改他的名字叫"生"。子越椒作乱，诛绝其族人。克黄应杀而未杀，使其重生，故改其名为"生"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楚国司马子良生了子越椒。子文说："一定杀掉他。这个孩子，有熊虎的形状，豹狼的声音；不杀掉，必定灭亡若敖氏了。俗语说：'狼子野心。'这个孩子是一条狼，难道能养着他吗？"子良不同意。子文把这当成一件很大的愁事，到他临死的时候，聚集他的族人说："越椒如果执政，就得急速离开楚国了，不要遭到祸难。"并且哭泣着说："鬼尚且要求食物。若敖氏的鬼，不是将要挨饿了吗？"

等到令尹子文死去，斗般做令尹，子越做司马。芳贾做工正，诬陷子扬并杀了他，子越做了令尹，他自己做了司马。子越又讨厌他，就带领若敖氏的族人，把芳贾囚禁在辕阳并杀了他，于是就住在烝野，准备攻打楚王。楚王用文、成、穆三王的子孙给他做人质，子越不接受，楚王把军队驻扎在漳澨。

秋季七月初九，楚王和若敖氏在皋浒作战。子越用箭射楚王，箭飞过车辕，穿过鼓架，射在铜钲上。又射一箭飞过车辕，穿透车上的盖。士兵害怕，向后退却。楚王派人在军中巡行传论说："我们的先君文王攻克息国，得到三枝利箭。子越椒偷去两枝，这时已经全用完了。"楚王击鼓进军，于是就消灭了若敖氏。

起初，若敖在邓国娶妻，生了斗伯比。若敖死去，斗伯比跟着他母亲养育在邓国，和邓子的女儿私通，生了子文。邓夫人让人把子文丢弃在云梦泽里，有母虎喂他奶。邓子打猎，看见那种场面，害怕回来，夫人把女儿私生子的事告诉邓子，邓子就让人收养了子文。楚人把哺乳叫做"穀"，把老虎叫做"於菟"，所以把这个孩子命名叫斗穀於菟。邓子把他的女儿嫁给斗伯比为妻，这斗穀於菟就是令尹子文。子文的孙子箴尹克黄，出使齐国，回来，路经宋国，听到叛乱消息。他左右的人说："不能回国了。"箴尹说："丢弃国君的命令，谁肯接受弃命的人？国君，就是上天，上天难道可以逃避吗？"于是就回到楚

国，回复君命后就主动到法官那里投案请求拘禁。楚庄王思念子文治理楚国的功绩，说："子文如果没有后代，用什么来劝人为善？"就让克黄恢复原来的官职，把他的名字改为"生"。

冬天，楚子攻打郑国，这是因为郑国没有顺服的缘故。

五 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，公如齐，高固使齐侯止公，请叔姬焉①。

夏，公至自齐，书过也。

秋九月，齐高固来逆女，自为也。故书曰："逆叔姬"，卿自逆也。

冬，来，反马也②。

楚子伐郑，陈及楚平。晋荀林父救郑伐陈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宣公五年（公元前604年）。高固：又称高宣子，齐国大夫。止公：留公，强成婚。叔姬：鲁女，嫁给高固。 ②来：指高固和叔姬来鲁国。反马：即返马，古代一种礼节。按：古代大夫以上的人娶妻时，乘女家的车，驾女家的马。结婚三个月后，夫家留其车，表示女子恐一旦被逐好乘此车；而返马表示男子以后不会发生出妇之事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五年春天，宣公到齐国，高固让齐侯留住宣公，强请娶叔姬做高固的妻子。

夏天，鲁宣公从齐国回来，《春秋》记载他有过错。

秋季九月，齐国高固来鲁国迎接叔姬，这是为了自己迎接

新妇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:“逆叔姬”,这是卿亲自来迎娶的。

冬天，高固和叔姬来鲁国，这是履行“返马”的礼节。

楚王攻打郑国，陈国和楚国媾和。晋国荀林父救援郑国攻打陈国。

六　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①，晋、卫侵陈，陈即楚故也。

夏，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齐②。

秋，赤狄伐晋，围怀及邢丘③。晋侯欲伐之。中行桓子曰:“使疾其民，以盈其贯，将可殪也④。《周书》曰⑤：‘殪戎殷⑥。’此类之谓也。”

冬，召桓公逆王后于齐⑦。

楚人伐郑，取成而还⑧。

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⑨，欲为卿。伯廖告人曰:“无德而贪，其在《周易》《丰》䷶之《离》䷝，弗过之矣⑩。”间一岁⑪，郑人杀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宣公六年（公元前603年）。　②定王：名瑜，顷王之子，在位二十一年。子服：周大夫。后：王后。　③怀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武涉县西南）。邢丘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温县东），与怀相近。　④疾：危害，盈其贯：即使其恶贯满盈。贯，穿，古代用绳子穿钱；一说犹言习，即恶习。殪（yì意）：死，此指歼灭。　⑤《周书》：指《尚书·康诰》。　⑥戎殷：即大国殷商，此借指赤狄。《尚书·康诰》:“天乃大命文王，殪戎殷。”　⑦召桓公：周王卿士。

⑧取成：取得媾和。杜预注："九年、十一年《传》所称厉之役，盖在此。" ⑨公子曼满、王子伯廖：都是郑国大夫。 ⑩弗过：不过三年。 ⑪间一岁：中间隔一岁，连前带后历时三年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六年春天，晋国、卫国侵袭陈国，是因为陈国靠拢楚国的缘故。

夏天，周定王派子服到齐国求齐女做王后。

秋天，赤狄攻打晋国，包围了怀地和邢丘。晋侯想要攻打他。中行桓子说："让他危害他的百姓，使他恶贯满盈。到时候就可以歼灭了。《周书》说：'歼灭大殷朝'，说的就是这类人。"

冬天，召桓公到齐国迎接王后。

楚国人攻打郑国，取得媾和然后回去。

郑国公子曼满跟王子伯廖说，想要做卿。伯廖告诉别人说："没有德行而贪婪，他是应在《周易》《丰》卦䷶变成《离》卦䷝的卦象上，不过三年就死了。"间隔一年，郑国人杀了他。

七 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，卫孙桓子来盟①，始通，且谋会晋也。

夏，公会齐侯伐莱②，不与谋也。凡师出，与谋曰及，不与谋曰会③。

赤狄侵晋，取向阴之禾④。

郑及晋平，公子宋之谋也，故相郑伯以会⑤。冬，盟于黑壤，王叔桓公临之⑥，以谋不睦。

晋侯之立也，公不朝焉，又不使大夫聘，晋人止公于会。盟于黄父⑦，公不与盟，以赂免⑧。故黑壤之盟不书，讳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宣公七年（公元前602年）。孙桓子：即孙良夫，卫国大夫。

②莱：国名（在今山东昌邑县东南）。　③及：彼此同欲伐某一国叫及。会：他国欲伐之，而我特以兵从之叫会。　④向阴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⑤相：相礼者。　⑥黑壤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北）。王叔桓公：周王卿士。临：监临，指受天子之命监临诸侯会盟。

⑦黄父：即黑壤，一地二名。　⑧免：赦免，释放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七年春天，卫国孙桓子来鲁国结盟，两国开始通好，并且商量和晋国会见。

夏天，宣公会合齐侯攻打莱国，事先我国没有参与策划。凡是出兵，事先参与策划叫做“及”，没有参与策划叫做“会”。

赤狄侵袭晋国，割取了向阴的谷子。

郑国和晋国媾和，这是公子宋的主意，所以公子宋做郑伯的相礼参加盟会。冬天，在黑壤结盟，王叔桓公到会监临，谋划对付不服从晋国的国家。

晋侯即位的时候，宣公没有去朝见，又没有派大夫去聘问，晋国人因此在会上拘留了宣公。在黄父结盟，宣公没有参加盟会，由于向晋国献了财物才获释回国。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黑壤的结盟，是由于隐讳鲁国的耻辱。

八 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白狄及晋平①。夏，会晋伐秦。晋人获秦谍，杀诸绛市，六日而苏②。

有事于大庙，襄仲卒而绎③，非礼也。

楚为众舒叛故，伐舒、蓼，灭之。楚子疆之，及滑汭④。盟吴、越而还。

晋胥克有蛊疾，郤缺为政⑤。秋，废胥克，使赵朔佐下军⑥。

冬，葬敬嬴⑦。旱，无麻，始用葛茀⑧。雨，不克葬，礼也。礼，卜葬，先远日，辟不怀也⑨。

城平阳⑩，书时也。

陈及晋平。楚师伐陈，取成而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宣公八年（公元前601年）。白狄：狄人的一种。 ②绛市：绛城的街市。苏：苏醒，死而又活。 ③绎：连续两天举行祭祀。

④滑：滑水（今地不详）。汭（ruì锐）：水的弯曲处。⑤蛊疾：古人认为肚子里有虫子而病，其实即食物中毒。郤缺为政：郤缺代赵盾执政，此时赵盾已死。 ⑥赵朔：赵盾之子，代胥克佐下军。 ⑦敬嬴：鲁宣公之母。 ⑧茀（fú弗）：牵引棺材的绳索。 ⑨远日：较远的日子。怀：怀念，思念。 ⑩平阳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新泰县西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八年春天，白狄和晋国媾和。夏天，白狄会合晋国

攻打秦国。晋国人抓住一个秦国间谍，把他杀死在绛城的街市上，过了六天又活了。

在太庙举行祭祀，襄仲死后连续两天举行祭祀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

楚国因为众舒背叛的缘故，攻打舒、蓼两国，把它们灭亡了。楚王给它们划定疆界，到达滑水拐弯的地方。和吴国、越国结盟就回去了。

晋国胥克得了食物中毒病，郤缺执政。秋天，废了胥克，让赵朔做下军副帅。

冬天，安葬敬嬴。有旱灾，没有麻，开始用葛做牵引棺材的绳索。由于下雨，不能安葬，这是合于礼的。按礼，占卜安葬的日期，先占卜较远的日子，避免被人认为对死者不怀念。

鲁国在平阳筑城，《春秋》记载合于时令。

陈国和晋国媾和。楚国军队攻打陈国，取得媾和以后回国。

九　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，王使来征聘①。夏，孟献子聘于周，王以为有礼，厚贿之。

秋，取根牟②，言易也。

滕昭公卒。

会于扈③，讨不睦也。陈侯不会④。晋荀林父以诸侯之师伐陈。晋侯卒于扈，乃还。

冬，宋人围滕，因其丧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宣公九年（公元前600年）。征聘：要求去聘问，即示意鲁国

遣使到王室聘问。 ②根牟：国名（在今山东沂水县南）。 ③扈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原阳县西）。 ④陈侯不会：杜预注："前年与楚成故。"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九年春天，周天子派使者前来示意鲁国派使臣去王室聘问。夏天，孟献子到周王室聘问，周天子认为有礼，赠给他丰厚的财礼。

秋天，占领了根牟，《春秋》记载是说很容易。

滕昭公死。

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在扈地会见，打算讨伐不服从晋国的国家。陈侯没有参加会见。晋国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陈国。晋侯死在扈地，荀林父就领兵回国。

冬天，宋军包围滕国，这是乘滕国的丧事机会。

【原文】

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通于夏姬①，皆衷其袒服，以戏于朝②。泄冶谏曰③："公卿宣淫，民无效焉，且闻不令，君其纳之④。"公曰："吾能改矣。"公告二子，二子请杀之，公弗禁，遂杀泄冶。孔子曰"《诗》云⑤：'民之多辟，无自立辟⑥。'其泄冶之谓乎！"

楚子为厉之役故⑦，伐郑。

晋郤缺救郑，郑伯败楚师于柳棼⑧。国人皆喜，唯子良忧曰⑨："是国之灾也，吾死无日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陈灵公：名平国，陈共公之子，在位十五年。孔宁、仪行父：都是陈国卿。通：通奸。 夏姬：郑穆公之女，嫁给陈国大夫夏御叔为妻，

叫夏姬，有美色，陈灵公与其二卿孔宁、仪行父均和她私通，为此造成夏征舒杀陈灵公事件，孔、仪二人逃亡楚国。　②衷：犹言穿。袒(nì逆)服：内衣，贴身衣，即妇女的汗衫。杜预注："袒服，近身衣。"戏：逗趣，开玩笑。　③泄冶：陈国大夫。　④公卿：国君和卿。公，指陈灵公。卿，指孔宁、仪行父。无效：没有可效法的。闻：名声。令：善，好。纳：收藏，即藏起来。之：指夏姬的汗衫。杜预注："纳藏袒服。"⑤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篇。　⑥多辟：多行邪恶。辟，又作僻，邪恶。杜预注："辟，邪也。"立辟：立法度。辟，法度，法律。杜预注："辟，法也。"　⑦为厉之役故：为了厉地战役的缘故。鲁宣公六年，楚国攻打郑国，在厉地媾和，后郑伯逃归。厉：地名（在今湖北随县北）。⑧柳棼（fén坟）：郑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⑨子良：即公子去疾，郑穆公庶子。

【译文】

陈灵公和孔宁、仪行父同夏姬通奸，都贴身穿着夏姬的汗衫，以此在朝廷上互相逗趣。泄冶劝谏说："国君和卿宣扬淫乱，百姓就没有效法的，而且名声不好，君王还是把汗衫收藏起来。"陈灵公说："我能够改过了。"陈灵公把泄冶的话告诉孔宁、仪行父两个人，这两个人请求杀掉他，陈灵公不加禁止，于是就杀了泄冶。孔子说："《诗经》说：'百姓多行邪恶，就不要去自立法度。'那说的就是泄冶吧！"

楚子因为厉地战役的缘故，攻打郑国。

晋国郤缺救援郑国，郑伯在柳棼打败了楚军。郑国人都很高兴，只有子良担忧说："这是国家的灾难，我离死大概没有多久了。"

十　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①，公如齐。齐侯以我服故，归济西之

田②。

夏，齐惠公卒。崔杼有宠于惠公，高、国畏其偪也③，公卒而逐之，奔卫。书曰："崔氏"，非其罪也，且告以族，不以名。凡诸侯之大夫违④，告于诸侯曰："某氏之守臣某，失守宗庙，敢告。"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⑤，不然，则否。

公如齐奔丧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宣公十年（公元前599年）。 ②济西之田：据宣公元年《传》记载，宣公初立，为赂齐以请会，"齐人取济西之田"。 ③高、国：齐国二大家族。杜预注："高、国二家，齐正卿。" ④违：指离开本国。 ⑤玉帛之使者：指友好往来的国家。杜预注："玉帛之使谓聘。"孔颖达疏："聘礼，执玉致命，执帛致享。"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年春天，宣公到齐国。齐国因为我国顺服的缘故，把济水以西的土地归还给我国。

夏天，齐惠公死。崔杼受到齐惠公的宠信，高、国二家害怕他的威逼，惠公死后就驱逐了他，崔杼逃奔到卫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崔氏"，是说不是他的罪过，而且通告诸侯时称族，不称名。凡是诸侯的大夫离开本国，通告诸侯说："某氏的守臣某，失守宗庙，谨此通告。"所有友好往来的国家都发给通告，不是这样，就不发通告。

宣公到齐国奔赴丧事。

【原文】

陈灵公与孔宁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。公谓行父曰：

“征舒似女①。”对曰：“亦似君。”征舒病之②。公出，自其厩射而杀之③。二子奔楚。

滕人恃晋而不事宋，六月，宋师伐滕。

郑及楚平④，诸侯之师伐郑，取成而还。

秋，刘康公来报聘⑤。

师伐邾，取绎⑥。

季文子初聘于齐。

冬，子家如齐，伐邾故也⑦。

国武子来报聘⑧。

楚子伐郑。晋士会救郑，逐楚师于颍北⑨。诸侯之师戍郑。郑子家卒。郑人讨幽公之乱⑩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改葬幽公，谥之曰灵。

【注释】

①征舒：即夏征舒，夏姬之子，陈国大夫。　②病：恨，憎恨。　③厩：马棚。　④郑及楚平：因上年郑国在柳棼打败楚军，郑国害怕楚国结怨，故和楚国媾和。　⑤刘康公：即王季子，周大夫。来报聘：回报上年孟献子的聘问。　⑥绎：邾国邑名，见文公十三年注。　⑦子家：即公孙归父，鲁国大夫。伐邾故：鲁国侵袭邾国，怕齐国讨伐，故去齐国谢罪。　⑧国武子：即国佐，齐国大夫。报聘：回报季文子之聘。　⑨颍北：颍水北面。杜预注：“颍水出河南阳城，至下蔡入淮。”　⑩幽公：即郑穆公。

【译文】

陈灵公和孔宁、仪行父在夏征舒家喝酒。陈灵公对仪行父说：“征舒长得像你。”仪行父回答说：“也像君王。”夏征舒痛恨他们。陈灵公出去，夏征舒从他的马棚里用箭射死陈灵公。孔宁、仪

行父二人逃亡到楚国。

滕国人依靠晋国而不事奉宋国，六月，宋国军队攻打滕国。

郑国和楚国媾和，诸侯军队攻打郑国，取得媾和以后回国。

秋天，刘康公来鲁国回聘。

鲁国军队攻打邾国，占领了绎地。

季文子第一次到齐国聘问。

冬天，子家到齐国，是由于鲁国攻打了邾国的缘故。

齐国国武子来鲁国回聘。

楚子攻打郑国。晋国士会救援郑国，在颍水北面赶走了楚军。诸侯的军队戍守郑国。郑国大夫子家死。郑国人为了讨伐杀害幽公的祸乱，砍开了子家的棺材，并赶走了他的族人。改葬了幽公，把他的谥号改为灵。

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，楚子伐郑，及栎①。子良曰："晋、楚不务德而兵争，与其来者可也②。晋、楚无信，我焉得有信③？"乃从楚。夏，楚盟于辰陵④，陈郑服也。

楚左尹子重侵宋，王待诸郔⑤。令尹荧艾猎城沂，使封人虑事，以授司徒⑥。量功命日，分财用，平板幹，称畚筑，程土物，议远迩，略基趾，具糇粮，度有司，事三旬而成，不愆于素⑦。

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，众狄疾赤狄之役⑧，遂服于

瞢。秋，会于欑函⑨，众狄服也。是行也，诸大夫欲召狄。郤成子曰："吾闻之，非德莫如勤，非勤何以求人？能勤有继⑩，其从之也。《诗》曰⑪：'文王既勤止⑫'，文王犹勤，况寡德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宣公十一年（公元前598年）。栎（lì力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禹县）。　②不务德：不致力于德行。务，勉力从事。兵争：用武力争夺。与其来者可也：我们亲附打来的就可以了，即谁打来郑国就靠拢谁。　③焉得有信：怎么能有信用？　④辰陵：陈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淮阳县西六十里）。　⑤子重：即公子婴齐，楚庄王之弟，后做楚国令尹。王：指楚庄王。郢：此郢地当离陈国、宋国、郑国还远。　⑥芳艾猎：即孙叔敖。沂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鄂城县东）。虑事：考虑筑城工程计划，即筹划工事。授：交给，或报告。司徒：掌管土地和人民，负责征发徒役。封人为司徒的属官。　⑦量功：即计量工程。命日：规定日期。财：通"材"，材料。用：用具。板：筑墙用的夹板。榦：即干，筑墙时树立两头的支柱。畚（běn本）：盛土的器具。筑：筑土用的杵。程土物：计算筑城用的土和材木。议远迩：研究取水取土的远近。略基趾：巡视城基四至。基趾，城基和四面界限。糇（hóu侯）：干粮。度：审度。有司：各方面负责人。事：指筑城的工事。三旬：即三十天。愆（qiān牵）：超过。素：即原来计划。　⑧疾赤狄之役：憎恨赤狄的奴役。　⑨攒（cuán）函：狄地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⑩有继：继续有功，一说有结果。　⑪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赉》篇。　⑫勤止：即勤劳。止，语助词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一年春天，楚子攻打郑国，到达栎地。子良说："晋国、楚国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争夺，我们亲附打来的就可以了。晋国、楚国没有信用，我们怎么能有信用？"于是就跟从楚国。这年夏天，楚国在辰陵会盟，陈国、郑国都顺服了。

楚国左尹子重侵袭宋国，楚王在郏地等待他。令尹芳艾猎在沂地筑城，派封人考虑筑城工程计划，报告给司徒。计量工程规定日期，分配材料和用具，取平夹板树立支柱，备好盛土器具和筑土用杵，计算土方和材木，研究取水取土的远近，巡视城基和四至，准备干粮和粮食，审度各方面负责人，工程三十天就完成，没有超过预定的计划。

晋国郤成子向各部族狄人谋求友好，各部族狄人憎恨赤狄对他们的奴役，于是就顺服晋国。秋天，在欑函会见，各部族狄人都顺服了。在这次欑函之行的时候，大夫们想要召集狄人前来。郤成子说："我听说，没有德行不如勤劳，没有勤劳用什么向别人求取？能够勤劳就继续有功，还是到狄人那里去吧。《诗经》说：'文王已经做到勤劳'，文王尚且勤劳，何况缺少德行的人呢？"

【原文】

冬，楚子为陈夏氏乱故①，伐陈。谓陈人无动，将讨于少西氏②。遂入陈，杀夏征舒，辕诸栗门，因县陈③。陈侯在晋④。申叔时使于齐，反，复命而退⑤。王使让之曰："夏征舒为不道，弑其君，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，诸侯、县公皆庆寡人，女独不庆寡人⑥，何故？"对曰："犹可辞乎？"王曰："可哉！"曰："夏征舒弑其君，其罪大矣；讨而戮之，君之义也。抑人亦有言曰⑦：'牵牛以蹊人之田，而夺之牛⑧。'牵牛以蹊者，信有罪矣；而夺之牛，罚已重矣。诸侯之从也，曰讨有罪也。今县陈，贪其富也。以讨召诸侯，而以贪归之，无乃不可乎？"王曰："善哉！吾未之闻也。反之可乎？"对曰："可哉！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⑨。"乃复封陈，乡

取一人焉以归，谓之夏州⑩。故书曰："楚子入陈，纳公孙宁、仪行父于陈。"书有礼也。

厉之役，郑伯逃归。自是楚未得志焉。郑既受盟于辰陵，又徼事于晋。

【注释】

①陈夏氏乱：陈国夏氏作乱，指夏征舒杀陈灵公之乱。　②无动：不要惊动，即警告不要轻动抗拒楚军。少西氏：即指夏征舒，夏征舒之祖称少西氏。夏征舒之祖字子夏，名少西，故以"少西氏"称夏征舒。杜预注："少西，征舒之祖子夏之名。"　③辕（huán环，又读huàn患）诸栗门：把他在栗门车裂。辕，车裂，古代一种酷刑。栗门，陈国城门名。县陈：把陈国作为楚国的县。县，用作动词，即做县，指做楚国的县。杜预注："灭陈以为楚县。"　④陈侯：指陈成公，名午，陈灵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年。在晋：避居晋国。　⑤申叔时：楚国大夫。反：同"返"，回国。复命：回复君命。退：退下去。　⑥县公：楚君僭（jiàn见）称王，楚县大夫皆僭称公。　⑦抑：表示转折，犹言不过，然而。人亦有言曰：人们也有话说。　⑧蹊（xī西，旧读xí席）人之田：践踏别人的田地。蹊，践踏。夺之牛：夺取他的牛。之，指牵牛的人。"牵牛以蹊人之田，而夺之牛"，是当时流行的谚语。⑨吾侪（chái柴）小人：我们这班小人，此是申叔时谦辞。侪，辈。取诸其怀：从他的怀里拿出来。　⑩复：重新。封陈：封立陈国。乡取一人焉：从每个乡带一个人。刘文淇《疏证》"楚盖俘陈之民，乡各一人，于楚地别立夏州。"夏州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武汉市的汉阳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楚子因为陈氏作乱的缘故，攻打陈国。对陈国人说不要惊动，我要讨伐少西氏。就攻进陈国，杀了夏征舒，在栗门把他车裂，遂就把陈国设置为楚国的县。当时陈侯避居在晋国。楚国大夫申叔时在齐国出使，回国，向楚王回复君命以后就退下

去。楚王派人责备他说："夏征舒无道，杀了他的国君，寡人率领诸侯讨伐而杀掉他，诸侯、县公都庆贺寡人，你唯独不庆贺寡人，是什么缘故？"申叔时回答说："还可以申述理由吗？"楚王说："可以啊！"申叔时说："夏征舒杀了他的国君，他的罪恶太大了；讨伐并杀了他，这是君王的大义。不过人们也有话说：'牵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，就把他的牛夺过去。'牵牛践踏田地的人，确实有过错了；但夺走他的牛，惩罚就太重了。诸侯跟从君王，说是讨伐有罪的人。现在把陈国设置为楚国的县，这就是贪图它的富有了。用讨伐罪人号召诸侯，而用贪婪结束他们，只怕不可以吧？"楚王说："好啊！我没有听说过这些话。归还给陈国可以吗？"申叔时回答说："可以啊！这就是我们这班小人所说从他的怀里拿出来再给他。"楚王就重新封立陈国，从每个乡带一个人回楚国，集居在一地称它为夏州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楚子入陈，纳公孙宁、仪行父于陈。"这是记载楚国合于礼的。

厉地的战役，郑伯逃走回国。从这时候以来楚国就没有得志。郑国既在辰陵接受盟约，又请求事奉晋国。

十 二 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春，楚子围郑①。旬有七日，郑人卜行成，不吉；卜临于大宫②，且巷出车③，吉。国人大临，守陴者皆哭④。楚子退师。郑人修城，进复围之⑤。三月，克之。入自皇门⑥，至于逵路⑦。郑伯肉袒牵羊以逆⑧，曰："孤不天⑨，不能事君；使君怀怒，以及敝邑，孤之罪也。敢不唯命是听！其俘诸江南⑩，以实海滨⑪，亦唯命；其翦以赐诸侯⑫，使臣妾之⑬，

亦唯命！若惠顾前好⑭，徼福于厉、宣、桓、武⑮，不泯其社稷⑯，使改事君，夷于九县⑰，君之惠也，孤之愿也。非所敢望也⑱，敢布腹心⑲。君实图之⑳。”左右曰：“不可许也，得国无赦㉑！”王曰：“其君能下人㉒，必能信用其民矣㉓！庸可几乎㉔？”退三十里，而许之平。潘尪入盟㉕，子良出质。

夏，六月，晋师救郑。荀林父将中军，先縠佐之㉖。士会将上军，郤克佐之㉗。赵朔将下军㉘，栾书佐之㉙。赵括、赵婴齐为中军大夫㉚。巩朔、韩穿为上军大夫㉛。荀首、赵同为下军大夫㉜。韩厥为司马㉝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宣公十二年（公元前597年）。　②临：哭，即哭于宗庙为“临”。大宫：郑国的祖庙。　③巷出车：即“出车于巷”，把兵车陈列里巷，准备迁徙。　④守陴（pí皮）者：守城的士兵。陴，城上的短墙。　⑤进复围之：指楚国进军又围困了郑国的都城。　⑥入自皇门：从皇门进入。皇门，郑国城门名。　⑦逵路：即大道。逵，四道交出，又有旁道的路，犹今所说的“十字街头”。　⑧郑伯：即郑襄公，郑国国君，穆公之子，灵公之弟，名坚，鲁宣公五年立，在位十八年。肉袒：脱去上衣，赤裸着肩背，表示愿意服罪受刑。“肉袒牵羊”，表示有罪，把自己比做奴仆。　⑨不天：不为天所保佑。　⑩其俘诸江南：假设俘执郑人迁于大江之南。其，连词，用于假设句，假使，如果。　⑪以实海滨：来充实海滨之地。海滨，指楚国无人居住的地方。　⑫其翦以赐诸侯：如果把郑国割分给诸侯国。　⑬使臣妾之：使郑人做诸侯的奴仆。臣、妾，都用作动词，臣是男性的奴隶，妾是女性的奴隶。　⑭若惠顾前好：如果楚君能施惠顾念以前二国的友好。惠，恩惠，指施恩惠。

⑮徼（jiāo交）福：求福。徼，求取。厉、宣：指周厉王、周宣王；桓、武：指郑桓公、郑武公。按：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少子，周宣王的庶

弟，宣王二十二年始封于郑。郑武公是郑桓公之子；郑桓公、郑武公都是郑国开国时的国君。 ⑯泯（mǐn敏）：消灭。 ⑰夷于九县：等于楚国的县。夷，等同，等于。九县，泛指许多县。九，多数。楚国曾吞灭了许多小国为县，故郑伯也把郑国比做楚国一个县，即愿以郑属楚。 ⑱非所敢望也：我并不敢希望楚国一定这样做。 ⑲敢布腹心：不过敢把心里的话向您陈述罢了。 ⑳君实图之：唯有楚君您考虑如何做。 ㉑得国无赦：既攻占了别人的国家，就不宜赦免。 ㉒其君能下人：郑君能屈居于他人之下。下人，以礼屈居他人之下。 ㉓信用其民：以信用其国之民。 ㉔庸可几乎：哪里可以冀望取得郑国呢？庸，用法同“岂”，难道，哪里。几，同“冀”，希望。 ㉕潘尪（wāng汪）：楚国大夫，一称师叔。 ㉖先縠（hú胡）：先轸的后裔，一称彘子，又称原縠。邲之役，因先縠刚愎自用不听主帅指挥而败于楚，后又招狄伐晋。鲁宣公十三年，晋人杀了先縠，并灭其族。佐之：中军统帅之佐，即中军的副帅。 ㉗郤（xì戏）克：郤缺之子，亦称郤献子、郤子和郤伯，晋国大夫。 ㉘赵朔：赵盾之子，晋成公的女婿，一称赵庄子。 ㉙栾书：即栾武子，栾盾之子，一称栾伯。 ㉚赵括：赵衰之子，赵盾之异母弟。因食采邑于屏，故称屏括，又称屏季。赵婴齐：赵括同母弟，一名婴。因食采邑于楼，故称楼婴。中军大夫：指中军将佐以外的官，三军皆有这种官。 ㉛巩朔：一称巩伯，又称士庄伯，晋国大夫。韩穿：韩万之后，当与韩厥同辈。 ㉜荀首：即知庄子，荀林父之弟，又称知季。因食采邑于知，故称知氏。赵同：赵盾的异母弟，赵括和赵婴齐的同母兄。因食采邑于原，故称原同，又称原叔。 ㉝韩厥：即韩献子，韩万的玄孙，晋国的名臣。司马：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二年春，楚庄王围困郑国十七天，郑国想派人与楚国求和，占卜，不吉利；卜问到祖庙太宫大哭，并把兵车陈列里巷准备迁徙，大吉。郑国人都聚集到大宫大哭，守城的士兵也都哭了。楚庄王撤退了军队。郑国人修筑城墙，楚国进军又围困了郑国的都城。三个月的时间，攻下了郑国的都城。楚军从皇门进入了郑国都城，到了京城的大路。郑襄公袒着肩牵着羊去迎接楚

庄王，说："我没有按照上天的旨意办，不能事奉楚君；使楚君您生气，来到敝国，全是我的罪过。哪敢不唯命是听！如果俘执郑人迁于大江之南，来充实楚国海滨之地，我也唯命是听；假如把郑国割分给诸侯国，使郑人做诸侯的奴仆，我也唯命是听！如果楚君能施惠顾念以前二国的友好，向郑国先祖周厉王、周宣王、郑桓公、郑武公求福，不灭郑国的社稷，使郑国改事楚君，等同楚国的县，这是楚君的恩惠，也是我的愿望。我并不敢希望楚君一定这样做，不过我敢把心里的话向您陈述罢了。唯有楚君您考虑如何处理。"楚庄王左右的大臣建议说："不可答应郑君的要求，既攻占了他的国家就不宜赦免！"楚庄王说："郑君能以礼屈居他人之下，必定能以信动用郑国的民众了！哪里可以冀望取得他的国家呢？"楚军后撤三十里，并答应同郑国讲和。楚国大夫潘尪同郑国订盟，郑国公子去疾到楚国做人质。

夏季六月，晋国出兵救郑。荀林父统率中军，先縠佐下军。士会统率上军，郤克佐上军。赵朔统率下军，栾书佐下军。赵括、赵婴齐做中军大夫。巩朔、韩穿做上军大夫。荀首、赵同做下军大夫。韩厥担任司马。

【原文】

及河，闻郑既及楚平，桓子欲还，曰："无及于郑而剿民①，焉用之？楚归而动，不后②。"随武子曰："善！会闻用师，观衅而动③。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礼不易④，不可敌也，不为是征⑤。楚军讨郑，怒其贰而哀其卑⑥，叛而伐之⑦，服而舍之，德、刑成矣：伐叛，刑也；柔服，德也⑧。二者立矣⑨！昔岁入陈⑩，今兹入郑⑪，民不罢劳⑫，君无怨讟⑬，政有经矣⑭。荆尸

而举⑮，商农工贾，不败其业⑯，而卒乘辑睦⑰，事不奸矣⑱。芳敖为宰⑲，择楚国之令典⑳，军行：右辕㉑，左追蓐㉒，前茅虑无㉓，中权㉔，后劲㉕，百官象物而动㉖，军政不戒而备㉗，能用典矣㉘。其君之举也㉙，内姓选于亲㉚，外姓选于旧㉛，举不失德㉜，赏不失劳㉝，老有加惠㉞，旅有施舍㉟，君子小人，物有服章㊱，贵有常尊㊲，贱有等威㊳，礼不逆矣㊴。德立，刑行，政成，事时㊵，典从㊶，礼顺㊷，若之何敌之㊸？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军之善政也㊹。兼弱攻昧㊺，武之善经也㊻。子姑整军而经武乎㊼！犹有弱而昧者㊽，何必楚㊾？仲虺有言曰㊿：‘取乱侮亡(51)。’兼弱也。《汋》曰(52)：‘于铄王师，遵养时晦(53)。’耆昧也(54)。《武》曰(55)：‘无竞惟烈(56)。’抚弱耆昧(57)，以务烈所(58)，可也。”兢子曰：“不可！晋所以霸，师武臣力也(59)。今失诸侯(60)，不可谓力(61)；有敌而不从(62)，不可谓武。由我失霸，不如死！且成师以出(63)，闻敌强而退，非夫也(64)！命为军帅(65)，而卒以非夫(66)，唯群子能(67)，我弗为也！”以中军佐济(68)。知庄子曰：“此师殆哉(69)！《周易》有之(70)：在《师》☷☵之《临》☱☷(71)，曰：‘师出以律，否臧，凶(72)。’执事顺成为臧，逆为否(73)。众散为弱(74)，川壅为泽(75)。有律以如己也(76)，故曰‘律’；否臧，且律竭也(77)。盈而以竭，天且不整，所以凶也(78)。不行之谓‘临’(79)；有帅而不从，临孰甚焉(80)？此之谓

矣！果遇[81]，必败，彘子尸之[82]；虽免而归，必有大咎。”韩献子谓桓子曰：“彘子以偏师陷[83]，子罪大矣！子为元帅，师不用命，谁之罪也？失属亡师[84]，为罪已重；不如进也。事之不捷[85]，恶有所分[86]；与其专罪[87]，六人同之[88]，不犹愈乎？[89]”师遂济。

【注释】

①无及于郑：救郑已经来不及。　②动：指兴兵伐郑。不后：不算晚。　③观衅而动：看敌人有隙可乘而后才动用兵马。衅，间隙，机会。　④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礼不易：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礼这六项不变常规。易，交易，改变。下文列举事实分别论证这六项不宜变易。

⑤不为是征：不做这样的征伐，即不征伐这样不可敌的国家。为，作动词用，做。一解：不因此而征伐。为，作介词用，因为。　⑥怒其贰而哀其卑：怒怨郑国二心于晋而又哀怜郑国卑服于楚。　⑦叛而伐之：郑国叛楚，楚就征伐它。　⑧柔服，德也：用怀柔办法对待服罪的国家就是“德”。柔服，指用怀柔之道对待服罪的郑国。　⑨二者立矣：“德”与“刑”都已经树立起来了。　⑩昔岁入陈：去年征伐陈国。昔岁，这里指去年（鲁宣公十一年）。按《左传》记载：鲁宣公十年，夏征舒因陈灵公与其母夏姬私通，忿而杀死了陈灵公；鲁宣公十一年，楚庄王因陈之乱而伐陈，杀了夏征舒，立陈灵公之子成公。“昔岁入陈”，即指此事　⑪今兹：今年。兹，年。　⑫罢劳：疲劳。罢，同“疲”。　⑬君无怨谰（dú读）：楚君并未因连年出兵而受到楚民的怨谤，即没有埋怨国君的言论。谰，怨言，怨谤。　⑭政有经矣：政治措施已经有常规了。政，指政治措施。经，常规。　⑮荆尸而举：必设楚阵才举兵作战。荆尸，犹言“楚阵”，是作战时的一种阵法。荆，楚。尸，阵。据《左传》鲁庄公四年记载：“荆尸”是楚武王时创立的阵法。　⑯败：败坏，败废。　⑰卒乘辑睦：步兵和车上甲士都和睦。卒，步兵。乘，兵车，这里指兵车上的甲士。辑睦，即和睦。　⑱事不奸矣：国家对内对外的大事不相干扰了。事，指国家对内对外的大事。奸，犯，这里指干扰、抵触。　⑲苟（wěi委）敖为宰：孙叔敖做令尹。苟敖，即孙叔敖，苟贾的儿子。宰，主政之人，指楚

国令尹。 ⑳择楚国之令典：选择楚国的政令和军典的长处。择，选择，指择其长处而用之。令典，指政令和军典。㉑右辕：右军挟辕保护兵车前进。右，与下文的“左”、“前”、“中”、后”，都指军队而言。据孔颖达在《春秋左传注疏》中说：“所言‘左’、‘右’者，分步卒为左右也。兵车一辕，服马夹之，而言‘挟辕’者，步卒被分在右者，当军行之时，又分之使在两厢，挟辕以为战备，楚阵以辕为主，故以辕表车，正是挟车严兵以备不虞也。” ㉒左追蓐（rù入），左军负责寻求草蓐，为军队住宿做准备。蓐，卧草，草垫子。 ㉓前茅虑无：前锋负责侦察有无敌情，以举茅旌为信号。前，前哨，前锋。茅，茅旌，即以茅为旌，做行军的标志。虑无，指侦察有无敌人的踪迹。 ㉔中权：中军制定权谋。 ㉕后劲：以精劲之兵为殿后。劲，坚强有力，这里指精锐之兵。 ㉖百官象物而动：百官必须依照各种旗帜所表明的趋向分别行动。物，指画有鸟兽图案的旗帜。按：古代行军，都用各种绘有形象的旗帜作为行动的标志。如《管子兵法篇》记载：“九章（九种画有图案的旗帜）：一曰，举日章则昼行；二曰，举月章则夜行；三曰，举龙章则行水；四曰，举虎章则行林……八曰，举狼章则行山……。”所谓“象物而动”即指此类。 ㉗军政不戒而备：军中政令不待下达警戒，士卒就都已有所防备。军政，军中政令。戒，下令戒备。 ㉘能用典矣：楚国能正确运用军典了。 ㉙其君：指楚国国君。举：选拔人材。 ㉚内姓：国君同姓。选于亲：从国君的亲族中选出有才干的人。 ㉛外姓：国君异姓。旧：旧臣，即指世家老臣。 ㉜举不失德：选任人材不曾把有德的人遗漏。 ㉝赏不失劳：赏赐官爵不曾把有功劳的人遗漏。 ㉞老有加惠：年老的人受到优待。 ㉟旅有施舍：过路的旅客受到赐与。 ㊱物有服章：所服用的衣饰器物都各有标志和章则，以别尊卑。物，指衣饰器物等。 ㊲贵有常尊：处于高贵地位的人享有常尊的势位。常，经常不变。 ㊳贱有等威：处于低贱地位的人有威仪的等差。等威，威仪各有等级差别。等，等差。 ㊴礼不逆矣：楚国尊卑之礼不悖逆了，即指楚国在礼法上尊卑有序了。 ㊵事时：办事合于时宜，即兴作有时而不妨害生产。 ㊶典从：按法典行事，人人乐于服从。 ㊷礼顺：尊卑之礼不悖逆 ㊸若之何敌之：怎么样敌抗楚国呢？即楚国的德、刑、政、事、典、礼六者，都不改变常规，故不可和它为敌。 ㊹军之善政也：是治军的良好措施。政，措施。 ㊺兼弱攻昧：可以兼并弱而不振的国家和攻取政治昏昧的国家。

兼，兼并。昧，昏昧，昏暗。　㊻武之善经也：是用武的良好原则。经，原则。　㊼子姑整军而经武乎：你暂且整顿军旅，经营武备！子，指荀林父。整军，整顿军旅。经武，经略武备。　㊽犹有弱而昧者：其他诸侯中尚有衰弱不振和政治昏昧的国家可以讨伐。　㊾何必楚：何必一定同楚国争锋呢？　㊿仲虺(huǐ毁)：商汤的左相，姓任。　(51)取乱侮亡：即"乱者取之，亡者侮之"，指对淫乱、失道的国家，可以征伐和侮慢。

(52)汋：同"酌"，即《诗经·周颂》中的《酌》篇。　(53)於（wū乌）铄（shuò朔）王师，遵养时晦：强大的武王的武装力量，遵从天意伐取了这个昏昧的纣王。於，感叹助词，有赞美之意。铄，辉煌，闪铄，指军的旌旗光辉耀目。王师，指武王的军队。遵，循，顺从。养，取。时，同"是"，此。晦，昏暗，这里指昏昧的纣王。　(54)耆（zhǐ旨）昧也：这是攻取昏昧之国。耆，致，即致伐，攻取。　(55)武：是《诗经·周颂》中的篇名。　(56)无竞惟烈：武王的功业是盛大无疆的。无竞，无疆。竞，疆。烈，功业。　(57)抚弱耆昧：安抚弱小的国家，攻取政治昏昧的国家。　(58)以务烈所：以求建功立业。烈所，功业的所在。　(59)师武臣力：军队勇武，群臣尽力。武，威武，勇武。　(60)今失诸侯：现在失掉了郑国。诸侯，指郑国。　(61)不可谓力：不能说是尽到了力量。

(62)有敌而不从：有敌人在前而不同他周旋。敌，指楚军。从，追逐，指作战。　(63)成师：兴兵。　(64)非夫：不是大丈夫。　(65)命为军帅：奉国君之命为三军的统帅。　(66)而卒以非夫：结果却做出不是大丈夫所应做的事来。卒，终了，结果。　(67)唯群子能：唯有诸公能忍受这"非夫"之辱。群子，诸公。　(68)以中军佐济：带领着自己所统率的军队渡河。济，过河。此言先縠是中军佐，不服从主帅荀林父的指挥，竟把自己直属的军队单独带领过河。　(69)殆：危险。

(70)周易：亦称《易经》，又简称《易》。儒家重要经典之一。相传是周人所作，故名《周易》。内容包括《经》和《传》两部分。《经》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。卦、爻各有说明（卦辞、爻辞），作为占卜之用。《传》包含解释卦辞、爻辞的七种文辞共十篇，统称《十翼》。　(71)在《师》䷆之《临》䷒：由《师》卦变为《临》卦，即《坎》变为《兑》。《师》和《临》都是《周易》的卦名。《师》卦是《坎》下《坤》上，《临》卦是《兑》下《坤》上。之，往，到，指变化。　(72)师出以律，否（pǐ痞）臧，凶：出师要有法度纪律，法度纪律不善，结果必凶。师出，即

"出师"。律，法度纪律。否，不。臧，善。 ⑬执事顺成为臧，逆为否：每办一件事，若听从主帅命令，完成使命，结果自然是善的；如果背逆主帅命令，结果必然就不善了。执事，办事。顺，顺从，听从。 ⑭众散为弱：众心涣散，力量就变得软弱了。《坎》是"众"的象征，《兑》是"柔弱"的象征；由《坎》变为《兑》，正象征着"众散为弱"。 ⑮川壅（yōng拥）为泽：流动的河水因壅塞而变成一片难行的沼泽。《坎》代表"河川"，《兑》代表"沼泽"；由《坎》变到《兑》，象征着"川壅为泽"。川，河。壅，壅塞，堵塞。泽，沼泽，即淤浅而为泥泞难行的地带。 ⑯有律以如己也：军队有法度纪律，是为了让部下听从主帅的命令，进退如主帅之意。如，从，顺从。己，指主帅。 ⑰否臧，且律竭也：将佐不服从领导，就是不善，正是败坏法纪的征象。竭，败，即败坏。 ⑱盈而以竭，夭且不整，所以凶也：水由盈满而枯竭，壅塞而不能整流，自然是凶险的征兆了。盈，满。竭，乾涸。夭，塞。不整，指水不能畅流。 ⑲不行之谓《临》：行不通叫做《临》。不行，即"行不通"，指"川壅为泽"，即成《临》卦，泽中之水是行不通的，故言"不行之谓《临》。" ⑳临孰甚焉：还有什么比这《临》卦更坏的呢？ ㉑果遇：果真与敌人相遇。遇，指遇敌人。 ㉒毙子尸之：先穀必受其祸。尸，主，即担受。之，指祸患。 ㉓偏师：指中军佐所属之军。陷：失陷，指陷于溃败。

㉔失属亡师：丢掉了属国丧亡了军队。属，指郑国。师，指先穀所率领的军队。 ㉕事之不捷：战不胜。事，指战事，即战争。捷，胜利。

㉖恶有所分：失败的罪过可由大家分担。恶，罪过。 ㉗与其专罪：与其主帅一人专罪。 ㉘六人：指上、中、下三军的正副统帅。即六卿。同之：同罪，指分担罪过。 ㉙不犹愈乎：不还胜于独责元帅吗？犹，还。愈，胜，胜过。

【译文】

晋军到了河上，听说郑国已经降楚讲和了，荀林父想要率军回国，说："救郑已经来不及而与楚战等于徒劳晋民，进军何用？等楚军回去再兴兵伐郑，不算晚。"士会说："对！我听说用兵，要看敌人有隙可乘，而后才动用兵马；楚国的德、刑、

政、事、典、礼这六项不变常规，不可同它为敌。我们不能征伐这样不可敌的国家。楚军讨伐郑国，怒怨郑国二心于晋而又哀怜郑国卑服于楚，郑国叛楚，楚国就征伐它，郑国服罪，楚国就赦免它，楚国实现德、刑了：讨伐叛变的国家，就是刑；用怀柔办法对待服罪的国家，就是“德”。“德”和“刑”都已经树立起来了！楚国去年征伐陈国，今年又征讨郑国，楚民并不疲劳，楚君并未因连年出兵而受到楚人的怨谤，楚国的政治措施已经有常规了。楚军必设楚阵才举兵作战，做工、做农和做行商坐贾的，都不败废他的行业，步兵和车上甲士都和睦，国家对内外的大事不相干扰了。孙叔敖做令尹，选择适合楚国国情的政令和军典，行军时，右军挟辕保护兵车前进，左军负责寻求草藁，为军队住宿做准备，前锋负责侦察有无敌情，以举茅旌为信号，中军负责制定权谋，以精劲之兵为殿后，百官必须依照各种旗帜所表明的趋向分别行动，军中政令不待下达警戒，士卒就都已有所防备，楚国能正确运用军典了。楚君选拔人材，与国君同姓要从亲族中选出有才干的人，与国君异姓要从世家老臣中选出有才干的人，选任人材不曾把有德的人遗漏，赏赐官爵不曾把有功劳的人遗漏，年老的人受到优待，过路的旅客受到赐与，有社会地位的贵人和无社会地位的庶民，所服用的衣饰器物都各有标志和章则，处于高贵地位的人享有常尊的势位，处于低贱地位的人有威仪的等差，楚国尊卑之礼不悖逆了。德立，刑行，政成，事时，典从，礼顺，怎么样敌抗楚国呢？见其可战就进兵，知其难攻就退兵，是治军的良好措施。可以兼并弱而不振的国家和攻取政治昏昧的国家，是用武的良好原则。你暂且整顿军旅，经营武备！其他诸侯中尚有衰弱不振和政治昏昧的国家可以讨伐，何必一定同楚国争锋呢？商汤的左相仲虺有遗言说：‘对淫乱、失道的国家，可以征伐和悔慢。’这是兼并弱而不振的国家。《诗经·周颂·酌》说：‘强大的武王的武装力量，遵从天意伐取了这个昏昧的纣王。’

这是攻取昏昧的国家。《诗经·周颂·武》说：'武王的功业是盛大无疆的。'安抚弱小的国家，攻取政治昏昧的国家，以求建功立业，可以不同强大的楚国争锋了。"先縠说："不行！晋国所以称霸，是军队勇武，群臣尽力。现在失掉了郑国，不能说是尽到了力量；有敌人在前而不同他周旋，不能说是勇武。由我失掉了霸业，不如一死为快！况且晋国兴兵出战，听说敌人强大而退兵，不是大丈夫！奉国君之命为三军的统帅，结果却做出了不是大丈夫所应做的事来，唯有诸公能忍受这"非夫"之辱，我不做这种事！"先縠带领着自己所统率的军队渡河。荀首说："先縠带领的这些军队危险了！《周易》有这样记载：由《师》䷆卦变为《临》䷒卦，是说：'出师要有法度纪律，法度纪律不善，结果必凶。'每办一件事，若听从主帅命令，完成使命，结果自然是善的，如背逆主帅命令，结果必然就不善了。众心涣散，力量就变得软弱了，流动的河水因壅塞而变成一片难行的沼泽。军队有法度纪律，是为了让部下听从主帅的命令，进退如主帅之意，所以叫做'律'；将佐不服从领导，就是不善，正是败坏法纪的征象。水由盈满而枯竭，壅塞而不能整流，自然是凶险的征兆了。行不通叫做《临》；有主帅而不服从其领导，还有什么比这临卦更坏的呢？说的就是先縠这种不服从命令的行为了！果真同敌人相遇，一定要打败仗的，先縠必受其祸；即使免于战死而得归国，也一定会有大的祸殃。"韩厥对荀林父说："先縠带领他所属的军队陷于失败，你的罪过大了！你是三军的元帅，军队不服从命令，是谁的罪过？丢掉了属国丧亡了军队，构成的罪过已经很重了；不如进军。战如不胜，失败的罪过可由大家分担；与其元帅一人专罪，不如六人分担罪名，不还比独责元帅更好吗？"晋师于是进军渡河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北师次于郔①。沈尹将中军②，子重将左③，

子反将右④。将饮马于河而归。闻晋师既济，王欲还；嬖人伍参欲战⑤，令尹孙叔敖弗欲，曰："昔岁入陈，今兹入郑，不无事矣⑥；战而不捷，参之肉其足食乎⑦？"参曰："若事之捷，孙叔为无谋矣；不捷，参之肉将在晋军，可得食乎？"令尹南辕反旆⑧。伍参言于王曰："晋之从政者新⑨，未能行令⑩；其佐先縠，刚愎不仁⑪，未肯用命⑫；其三帅者⑬，专行不获⑭；听而无上⑮，众谁适从⑯？此行也，晋师必败！且君而逃臣⑰，若社稷何⑱？"王病之⑲。告令尹，改乘辕而北之⑳。次于管以待之㉑。

【注释】

①北师：率师北上，即军队向北进发。次：停留，临时驻扎。郔(yán延)：郑国北境地名，靠近黄河。　②沈尹：楚国大夫。按：有的人认为沈尹与孙叔敖是一个人；但《吕氏春秋》、《说苑》等书，把孙叔敖与沈尹并举，东汉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，也说他们是"二大夫"。后说可信。沈尹，有解作：楚国沈县之尹，或沈地之尹，亦通。　③子重：公子婴齐的字，楚庄王之弟，楚国的正卿。因为他将左军，亦称左尹子重，后代孙叔敖为楚国令尹，又称令尹子重。左：指左军。楚国军队分左、中、右三军，以中军统帅为三军的主帅。　④子反：公子侧的字，楚国的正卿。后为大司马，亦称大司马侧。　⑤嬖（bì闭）人：亲近之人，既受宠爱的人，这里指楚庄王宠幸的小臣。伍参：楚臣伍奢的祖父，伍子胥的曾祖。　⑥不无事矣：不是没有劳民之事了。事，指与军事有关的一切差事，此言楚国连年入陈入郑，不能说没有劳民之事。　⑦参之肉其足食乎：吃了伍参的肉难道就够了吗？此言战而不胜，虽杀伍参不足以谢罪于国人。

⑧南辕反旆（pèi配）：把车辕转向南方，把军旗也掉过头来，即准备罢兵回国。　⑨从政者：执政者，指荀林父。新：指新任未久，执政经验不足。　⑩未能行令：命令不能被执行，即不听其指挥。按：荀林父从

鲁宣公十一年秋后开始将中军，历时仅数月，故众将不听其指挥。 ⑪刚愎（bì闭）不仁：既刚且狠，又无仁心。愎，狠戾。 ⑫用命：服从命令。 ⑬三帅：指上、中、下三军之帅。 ⑭专行不获：即“不获专行”，得不到专行，指在主帅的统率下，不能专行己意。 ⑮听而无上：军中听不到主帅的命令。上，指最高统帅，即三军的主帅荀林父。

⑯众谁适（dí敌）从：兵众不知以谁为主而听从，即不知听从谁才对。适，主，专主。 ⑰且君而逃臣：况且这是做君的逃避做臣的行动。按：楚庄王是“君”，晋国诸将是“臣”；如果楚退兵，则是君从臣的面前逃开，是不光彩的，侮辱了楚国的社稷。 ⑱若社稷何：对楚国的社稷怎样，社稷，社是土神，稷是谷神，都为天子、诸侯所祭祀。古代国家必立社稷之庙，社稷存亡，表示国家存亡。故“社稷”一词便成了“国家”的代称。 ⑲王病之：楚庄王对“君而逃臣”的话感到不愉快。病，犹言“忌讳”。之，指“君而逃臣”的话。 ⑳改乘辕而北之：改变所乘之兵车的方向，仍然向北行进。之，动词，往，去。 ㉑管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郑县北二里）。待之：等待晋军。

【译文】

楚庄王率军北上驻扎在郑国边境郔地。楚国大夫沈尹率领中军，子重率领左军，子反率领右军。楚军将帅要在河边饮马然后率军而回。听说晋军已经渡河，楚庄王打算率师回国；楚王宠幸的小臣伍参想要同晋军打仗，令尹孙叔敖不打算同晋国打，说：“去年征伐陈国，今年又征伐郑国，不是没有劳民的事了；战如不胜，吃了伍参的肉难道就够了吗？”伍参说：“如果打了胜仗，孙叔就算是没有谋略了；打不胜，我伍参的肉将要在晋军中，能得到肉吃吗？”令尹孙叔敖把兵车辕转向南方，把军旗也掉过头来，准备罢兵回国。伍参对楚王说：“晋国的执政者新任未久，命令不能被执行；他的中军佐先縠，既刚且狠又无仁心，不肯服从命令；他的上、中、下三军之帅，得不到专行；军中听不到主帅的命令，士兵们不知听从谁的话才对？这次进军，晋师一定战败！况且楚如退兵是做君的逃避做臣的行

动，对楚国的社稷怎样？”楚庄王对“君而逃臣”的话感到不愉快。于是楚王告命令尹孙叔敖，改变所乘之兵车的方向，仍然向北行进。楚军驻扎在郑国管地等待晋军。

【原文】

晋师在敖、鄗之间①。郑皇戌使如晋师曰②：“郑之从楚，社稷之故也；未有贰心。楚师聚胜而骄③，其师老矣，而不设备；子击之，郑师为承④，楚师必败。”彘子曰：“败楚服郑⑤，于此在矣！必许之。”栾武子曰：“楚自克庸以来⑥，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⑦：于民生之不易⑧，祸至之无日，戒惧之不可以怠⑨。在军⑩，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⑪：于胜之不可保⑫；纣之百克，而卒无后⑬。训之以若敖、蚡冒⑭，筚路蓝缕⑮，以启山林⑯；箴之曰⑰：‘民生在勤⑱，勤则不匮⑲。’不可谓骄。先大夫子犯有言曰：‘师直为壮，曲为老。’我则不德⑳，而徼怨于楚㉑；我曲楚直，不可谓老。其君之戎㉒分为二广㉓；广有一卒㉔，卒偏之两㉕。右广初驾㉖，数及日中㉗；左则受之㉘，以至于昏㉙。内官序当其夜㉚，以待不虞㉛。不可谓无备。子良，郑之良也；师叔，楚之崇也㉜。师叔入盟，子良在楚，楚、郑亲矣！来劝我战，我克则来㉝，不克遂往㉞；以我卜也㉟，郑不可从。”赵括、赵同曰：“率师以来，唯敌是求㊱；克敌得属㊲，又何俟？必从彘子！”知季子曰：“原、屏，咎之徒也㊳！”赵庄子曰：“栾伯善哉㊴！实其言㊵，必长晋国㊶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敖、鄗（qiāo 敲）：二山名（在今河南荥泽县境）。 ②郑皇戌使如晋师：郑国派皇戌为使到晋国军中。皇戌，郑国大夫。 ③骤胜：骤然胜郑。 ④郑师为承：郑军可为晋军的后继。承，后继。 ⑤敝楚服郑：战败楚国征服郑国，即晋败楚兵，郑必服晋。 ⑥克庸：攻破庸国，即灭掉庸国。庸，古国名，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南，鲁文公十六年（公元前611年）被楚国灭掉。 ⑦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：他们的国君没有一天不在治理楚国的人民，并教导他们。注意下文所述的情况。无日，犹言“无一日”，即没有一天。讨，治；下文“讨军实”的“讨”，同此。训，训教，教导。 ⑧于民生之不易：关于人民生计的艰难。于，发语助词，这里可作“关于”解。不易，不容易，即艰难。从这句到“不可以怠”，是楚王教导楚民的内容。 ⑨戒惧：警戒和畏惧，即警惕性。怠：怠惰，疏忽。 ⑩在军：在军事上。 ⑪军实：军中的装备，即军备。申：申明，指申明号令。儆（jǐng 警）：告诫。此言楚王没有一天不在装治军器，并加以申明告诫，使军士注意下文所述的情况。 ⑫于胜之不可保：不会长久保持打胜仗，即楚虽克庸，但不可依靠其常胜。从这句到“而卒无后”，是楚王申明告诫楚国军士的内容。 ⑬百克：百战百胜。卒：最终，终了。无后：断后，即亡国绝后。此言殷纣王虽屡战屡胜，但终于被周武王所灭亡。 ⑭训之以若敖、蚡（fén 焚）冒：楚王就用楚国的先君若敖、蚡冒的事迹来教导楚民。若敖、蚡冒，都是楚国的先君。

⑮篳（bì 必）路蓝缕：乘着简朴的柴车、穿着破旧的衣服。荜路，柴车。蓝缕，破旧的衣服。 ⑯启山林：开辟山林。启，开辟，开拓。“荜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，是指楚国的先君若敖和蚡冒，在开基创业时是非常艰辛勤俭的。 ⑰箴（zhēn真）之曰：楚君劝戒军民说。箴，劝戒，即用良言规劝。 ⑱勤：勤力，即辛勤地劳作。 ⑲匮（kuì 愧）：困乏。此言人民的生计在于辛勤地劳作；能辛勤劳作生计就不会困乏。 ⑳我则不德：我们晋国现在的作法是无德的。不德，指理曲。 ㉑徼怨于楚：使楚国怨恨我们，即招致楚国的怨恨。徼怨，求怨，招来怨恨。 ㉒戎：军事，指用兵之法。 ㉓分为二广：分为左右二广。广，兵车十五乘为“广”。 ㉔广有一卒：左右广各有步兵一百人作为后备力量。卒，一百人为“卒”。 ㉕卒偏文两：每卒又有偏和两的兵力作为后备力量。偏，五十人为“偏”。两，二十五人为“两”。卒、偏、两，都是军队编制的名称。

之，犹“与”。按：周制规定：车一乘，有甲士三人，步卒七十二人。每广十五乘，已有兵一千一百二十五人；而楚制规定：每广又有一百七十五人作为后备，计一千三百人，两广则共有二千六百人，人数多于周制的编制。　㉖右广初驾：右广从鸡鸣时开始驾车。初，开始，指鸡鸣是一天的开始。　㉗数及日中：数其时刻到中午而止。数，指数时间。日中，即中午。　㉘左则受之：由左广接替它。左，指左广。受，替代。之，指右广。　㉙以至于昏：一直到日落黄昏为止。昏，黄昏，即天刚黑的时候。　㉚内官：即“近官”，指国君左右的官。序：依照次序。当其夜：值夜班，即值宿。　㉛以待不虞：以防意料不到的事。虞，意料。

㉜楚之崇：楚国崇贵的人。崇，崇贵，指崇贵的人。　㉝我克则来：晋国战胜则郑国来亲我。　㉞不克遂往：不胜则郑国往亲楚。　㉟以我卜也：照我的推测。卜，推测，预料。　㊱唯敌是求：就是寻求与敌人交战。　㊲克敌得属：战胜敌人，获得属国。敌，指楚国。得属，得到属国的服从。属，属国，指郑国。　㊳原、屏，咎之徒也：赵同和赵括，都是先縠一类的罪徒。咎，罪咎，这里指即将获罪的先縠。徒，同类。党徒。按：此句是承上文论先縠“必有大咎”的话而说的。

㊴栾伯善哉：栾书说的太好了。善，好，指说的好。　㊵实其言：实践他的话。实，履行，实行。　㊶必长晋国：一定成为晋国执政者的首脑人物，即必执晋国之政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军队驻在敖、鄗两山之间。郑国派皇戌为使到晋国军中，说：“郑国所以服从楚国，是挽救社稷的缘故；郑对晋国并无二心。楚军骤然胜郑而骄矜，他们出兵已久并很疲困了，又无设防；你们袭击它，郑军可为晋军的后继，楚军一定战败。”先縠说：“战败楚国征服郑国，就在这一战了！一定要许诺皇戌的请求。”栾书说：“楚国自从灭掉庸国以来，他们的国君没有一天不在治理楚民，并教导他们注意：关于人民生计的艰难，祸患可能不久要来临，警戒和畏惧不能疏忽。在军事上，楚王没有一天不在装治军器，并加以申明告诫，使军士注意：不会长久保持打胜仗；殷纣王虽屡战屡胜，但最终亡国绝后。楚王就用楚

国的先君若敖、蚡冒的事迹来教导楚民，先君乘着简朴的柴车、穿着破旧的衣服，来开山辟林；楚君用良言劝戒军民说：‘人民的生计在于辛勤地劳作，能辛勤劳作，生计就不会困乏。’不能说楚军骄矜。晋国先大夫狐偃有遗言说：‘用兵理直的一方士气就盛壮，理曲的一方士气就衰老。’我们晋国现在的作法是无德的，而使楚国怨恨我们；我方理曲楚方理直，不能说楚军士气衰老。楚君用兵之法，分为左右二广；左右广各有步兵一百人作为后备力量，每卒又有偏和两的兵力作为后备力量。右广从鸡鸣时开始驾车，数其时刻到中午而止；由左广接替它，一直到日落黄昏为止。国君左右的近官依照次序值夜班，以防意料不到的事。不能说楚军无设防。公子去疾是郑国的出色人物；潘尪是楚国崇贵的人。现在楚国派潘尪同郑国订盟，郑国派公子去疾在楚国做人质，楚、郑两国之交很亲密了！郑国派皇戌来劝晋国与楚国作战，晋国战胜则郑国来亲我，不胜则郑国往亲楚；照我的推测，郑人皇戌的意见是不能听从的。”赵括、赵同说：“率军而来，就是寻求与敌人交战；战胜敌人获得属国，还等待什么？一定跟从先縠进军！”荀首说：“赵同、赵括，是都先縠一类的罪徒！”赵朔说：“栾书说的太好了！实践他的话，一定成为晋国执政者的首脑人物。”

【原文】

楚少宰如晋师①，曰：“寡君少遭闵凶②，不能文③。闻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④，将郑是训定⑤；岂敢求罪于晋？二三子无淹久⑥！”随季对曰：“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⑦：‘与郑夹辅周室，毋废王命⑧！’今郑不率⑨，寡君使群臣问诸郑⑩；岂敢辱候人⑪？敢拜君命之辱⑫！”彘子以为谄⑬，使赵括从而更之曰⑭：“行人失辞⑮。寡君

使群臣迁大国之迹于郑⑯，曰：'无辟敌⑰！'群臣无所逃命⑱！"

楚子又使求成于晋，晋人许之；盟有日矣⑲。楚许伯御乐伯，摄叔为右⑳，以致晋师㉑。许伯曰："吾闻致师者，御靡旌摩垒而还㉒。"乐伯曰："吾闻致师者，左射以菆㉓，代御执辔㉔，御下，两马掉鞅而还㉕。"摄叔曰："吾闻致师者，右入垒㉖，折馘、执俘而还㉗。"皆行其所闻而复㉘。晋人逐之，左右角之㉙。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，角不能进㉚。矢一而已㉛。麋兴于前㉜，射麋丽龟㉝。晋鲍癸当其后㉞，使摄叔奉麋献焉㉟，曰："以岁之非时㊱，献禽之未至㊲，敢膳诸从者㊳！"鲍癸止之㊴，曰："其在善射㊵，其右有辞㊶，君子也。"既免㊷。

【注释】

①少宰：楚官名，其人不详。　②寡君少遭闵凶：我们楚君年少时遭受忧愁困苦的处境。闵凶，忧愁困苦的处境。闵，忧。按：楚庄王的父亲早死，他做楚君时尚年少，故言"少遭闵凶"。　③不能文：不善于辞令。文，文辞，这里指辞令。　④二先君：指楚成王、楚穆王。出入此行：来往于此路以征伐郑国。行，道路。　⑤将郑是训定：为的是教导和安定郑国。训定，教导和安定。　⑥二三子无淹久：你们不必久留。二三子，指晋国诸将。无，同"毋"，别，不要。淹，留。楚国少宰以上的话是说：楚国历来就是郑国的宗主国，有权干涉郑国的事，你们晋国人还是走开吧！　⑦平王：即周平王，名宜臼，在位五十一年。文侯：即晋文侯，名仇，在位三十五年。　⑧与郑夹辅周室，毋废王命：晋要与郑共同辅佐周室，不要废弃周王的命令。夹辅，共同辅佐。废，废弃。士会的话是说：晋所以过问郑国的事，是奉周天子平王的命令，完全是名正言顺的。　⑨不率，

不遵循王命。率，遵从。 ⑩群臣：指晋国的将帅。问：质问。⑪辱候人：辱劳楚国伺候望敌之人。 ⑫敢拜君命之辱：晋国愿意拜受辱劳楚君赐予的命令。拜，拜受，接受。君命之辱，即辱劳楚君赐给的命令。 ⑬谄：谄媚。 ⑭从而更之：随即更改士会的话。从，就，随即。 ⑮行人失辞：我们的使者把话说错了。行人，传达使命之官，即使者、外交人员。失辞，说错话。 ⑯迁大国之迹于郑：把楚军从郑国迁移出去。迁，迁徙撤出。大国，指楚国。迹，足迹。指楚军。"大国之迹"，指在郑国的楚军。 ⑰无辟敌：不许躲避敌人。 ⑱群臣无所逃命：我们晋军将帅无法逃避国君的命令！ ⑲盟有日矣：晋楚两国订盟有期日了，即有指望了。 ⑳楚许伯御乐伯，摄叔为右：楚国的许伯给乐伯驾车，摄叔为车的右卫。许伯、乐伯、摄叔，三人都是楚国大夫。

㉑致晋师：向晋军挑战。致师，挑战。致，诱。这时晋楚行成有日，楚国忽然以单车挑战，表示不想媾和，使晋国将帅相疑。㉒吾闻致师者，御靡旌摩垒而还：据我听说，向敌军挑战的人应该很快地驾着战车，把军旗斜举着，使它磨擦着敌人的军垒，然后回来。靡旌，斜倒着军旗。摩，迫近。垒，军垒，即古代作战在阵地外围修筑的壁垒。按：以上许伯所言是御车者诱敌挑战之法。 ㉓左射以菆（zōu 邹）：从车左射出菆矢。左，车左。菆，矢之良者，即一种坚好的箭。 ㉔代御执辔（pèi 沛）：替驾车的人执着缰绳。 ㉕御下，两马掉鞅而还：驾车的人故意下车，把马两两地排列整齐又调整下马颈上的皮革，从容不惧地回来。下，下车。两马掉鞅，即饰马正鞅。按：以上乐伯所言是乘车者诱敌挑战之法。

㉖右入垒：作为车右应该进入敌人的营垒。右，车右。 ㉗折馘（guó国）执俘而还：割掉一个敌人的左耳，擒获一个俘虏，然后回来。按：以上摄叔所言是车右诱敌挑战之法。 ㉘皆行其所闻而复：三个人都按照自己听说的"致师之法"做了一遍，然后回来。 ㉙左右角之：张左右两翼从旁夹攻楚国致师者。角，从两旁夹攻。之，指楚国致师者，即许伯、乐伯和摄叔。 ㉚角不能进：左右翼夹攻不能前进。 ㉛矢一而已：只剩下一枝箭了。 ㉜麋（mí 迷）兴于前：前面出现了一只麋鹿，麋，鹿的同类而比鹿大，也叫"驼鹿"。兴，起，出现。 ㉝射麋丽龟：射中了麋鹿的脊背中央的最高处。丽，着，射中。龟，脊背中央最高的部分。 ㉞晋鲍癸当其后：晋将鲍癸正在他们后面追赶。鲍癸，晋国大夫。 ㉟使摄叔奉麋献焉：乐伯使摄叔把麋鹿献给鲍癸。 ㊱以岁

之非时：还不到一年内献禽兽的季节。非时，不合时令，指不是献禽兽的时令。　㊲献禽之未至：献禽兽的人还没有来。献禽，指献禽兽之人。㊳敢膳诸从者：我冒昧地把这只麋鹿赠给你的从者作为膳食之用吧！敢，表示冒昧。膳，膳食。从者，手下人。　㊴止之：停止追逐，即不再追许伯等三人。　㊵其左：指乐伯。　㊶其右：指摄叔。有辞：善于讲话。　㊷既免：许伯等三人尽得逃脱。既，尽，全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少宰来到晋军营中，说："我们国君年少时遭受忧愁困苦，不善于辞令。听说楚成王、楚穆王二先君所以来往于此路以征伐郑国，为的是教导和安定郑国；怎敢得罪晋国呢？你们不要久留于此地！"士会回答说："从前周平王命令我们先君晋文侯说：'晋国要与郑国共同辅佐周室，不要废弃周王的命令！'现在郑国不遵循王命，我们晋君命晋国的将帅来质问郑国；怎敢辱劳楚国伺候望敌的人？晋国愿意拜受辱劳楚君赐予的命令！"先縠认为士会的答话谄媚，派赵括随即更改士会的话说："我们的使者把话说错了。我们晋君命我们三军将帅把楚国从郑国迁移出去。命令说：'不许躲避敌人！'我们晋军将帅无法逃避国君的命令！"

楚庄王又派使者向晋国求和，晋人答应楚国的要求；晋楚两国订盟有期日了。楚国的许伯给乐伯驾车，摄叔为车的右卫，来向晋军挑战。许伯说："据我听说，向敌军挑战的人，应该很快地驾着战车，把军旗斜举着，使它磨擦着敌人的军垒，然后回来。"乐伯说："据我听说，向敌军挑战的人，应该从车左射出敌矢，替驾车的人执着缰绳，驾车的人故意下车，把马两两地排列整齐又调整下马颈上的皮革，从容不惧地回来。"摄叔说："据我听说向敌军挑战的人，作为车右应该进入敌人的营垒，割掉一个敌人的左耳，擒获一个俘虏，然后回来。"三个人都按照自己听说的"致师之法"做了一遍，然后回来。晋人追击他们，张

左右两翼从旁夹攻楚国致师者。乐伯左射马右射人，使晋军左右翼夹攻不能前进。乐伯只剩下一枝箭了。前面出现了一只麋鹿，射中了麋鹿的脊背中央的最高处。晋将鲍癸正在他们后面追赶，乐伯使摄叔把麋鹿献给鲍癸，说："还不到一年内献禽兽的季节，献禽兽的人还没有来，我冒昧地把这只麋鹿赠给你的从者作为膳食之用吧！"鲍癸停止追击，说："他们的车左善射，他们的车右善于讲话，是君子。"许伯等三人尽得逃脱。

【原文】

晋魏锜求公族未得而怒①，欲败晋师。请致师，弗许；请使②，许之。遂往，请战而还③。楚潘党逐之④，及荧泽⑤。见六麋，射一麋以顾献⑥；曰："子有军事⑦，兽人无乃不给于鲜⑧；敢献于从者！"叔党命去之⑨。赵旃求卿未得⑩，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⑪，请挑战，弗许；请召盟⑫，许之。与魏锜皆命而往。郤献子曰："二憾往矣⑬，弗备必败！"彘子曰："郑人劝战，弗敢从也；楚人求成，弗能好也。师无成命⑭，多备何为？"士季曰："备之善⑮！若二子怒楚⑯，楚人乘我⑰，丧师无日矣！不如备之。楚之无恶⑱，除备而盟⑲，何损于好；若以恶来，有备不败。且虽诸侯相见⑳，军卫不彻㉑，警也。"彘子不可。士季使巩朔、韩穿帅七覆于敖前㉒，故上军不败。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㉓，故败而先济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魏锜（qí奇）求公族：晋国魏锜想做公族大夫。魏锜，魏犨（chōu抽）之子，亦称厨武子、吕锜。公族，指公族大夫，晋国官名。 ②请

使：请求作为使者往使楚军。　③请战而还：到楚军后竟请求楚方同晋交战才回来。　④潘党：潘尪之子，亦称叔党。　⑤荧泽：在今河南荥泽县治南，当时尚为泽薮，至汉平帝以后乃淤塞为平地。　⑥射一麋以顾献：魏錡射中一麋而回过头来献给追他的潘党。顾献，回过头来献麋。⑦子有军事：你有军事在身。　⑧兽人无乃不给于鲜：主管田猎的官只怕不能供给新鲜的肉类。兽人，主管田猎的官。鲜，新杀为鲜，即新杀的鸟兽。　⑨叔党命去之：潘党下令不再追逐魏錡。去之，舍魏錡不追。

⑩赵旃（zhān毡）求卿未得：赵旃想做卿而没有到手。赵旃，赵穿的儿子。　⑪且怒于失楚之致师者：又对晋国放走了楚方来挑战的人感到很生气。失，失掉，放走。　⑫请召盟：请求到楚军召楚人来订盟约。盟，盟约，指订盟约。　⑬二憾：两个心怀不满的人，指魏錡和赵旃。憾，恨，这里指心怀蓄恨的人。　⑭无成命：没有始终如一的命令。成命，一成不易的命令。　⑮备之善：有防备的好。　⑯若二子怒楚：如果他二人激怒楚军。二子，指魏錡、赵旃。怒，激怒。　⑰乘我：暗中袭击我军。乘，逐，这里指偷袭。　⑱楚之无恶：楚人如果没有恶意。恶，指恶心、恶意。　⑲除备而盟：有了戒备而去同楚订盟。除备，有所设备。除，治，修。　⑳且虽诸侯相见：况且即使两国诸侯和好相见。

㉑军卫不彻：军事防卫也并不撤去。彻，同“撤”，撤去，撤除。　㉒七覆：七处伏兵。敖前：敖山之前。　㉓赵婴齐使其徒先具舟于河：赵婴齐命他所属士兵先备舟船在河边。徒，众，指士兵。具，备。　㉔故败而先济：所以虽败而能先渡河撤退。按：此处写士季的伏兵、赵婴齐的备舟撤退，是将战后的情况提前交待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魏錡想做公族大夫未得实现而生气，想要使晋军失败。他请求去向楚军挑战，没有答应；请求作为使者往使楚军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于是魏錡就往使楚军，到楚军后竟请求楚方同晋交战才回来。楚国潘党追赶他，一直追到荧泽。魏錡看见六只麋鹿，射中一麋而回过头来献给追他的潘党，说：“你有军事在身，主管田猎的官恐怕不能供给新鲜的肉类；我冒昧地把这只麋鹿赠给你的从者！”潘党下令不再追赶魏錡。晋国赵旃想做

卿而没有到手，又对晋国放走了楚方来挑战的人感到很生气，请求去向楚军挑战，没有答应；请求到楚军召楚人来订盟约，答应了他的请求。赵旃与魏錡都受命往使楚军。郤克说："两个心怀不满的人往使楚军了，我们不防备一定会失败！"先縠说："郑人劝我们同楚战，不敢听从；楚人要求讲和，又不能和好。出兵作战没有始终如一的命令，多作防备有什么用？"士会说："还是有防备的好！如果他二人激怒了楚军，楚人暗中袭击我军，丧失军旅没有多久了！不如防备他好。楚人如果没有恶意，有了戒备而去同楚订盟，对和好有什么损害；如果楚人恶意而来，有防备就不会失败。况且两国诸侯即使和好相见，军事防卫也并不撤去，这是警戒呀。"先縠不肯设防。士会派巩朔、韩穿领兵在敖山前设了七处伏兵，所以晋国的上军没有战败。赵婴齐命他所属兵士先备舟船在河边，所以虽败而能先渡河撤退。

【原文】

潘党既逐魏锜；赵旃夜至于楚军，席于军门之外①，使其徒入之②。楚子为乘广三十乘③，分为左右。右广，鸡鸣而驾，日中而说④；左则受之，日入而说。许偃御右广⑤，养由基为右⑥；彭名御左广，屈荡为右⑦。乙卯⑧，王乘左广以逐赵旃；赵旃弃车而走林⑨，屈荡搏之⑩，得其甲裳。晋人惧二子之怒楚师也，使轵车逆之⑪。潘党望其尘，使骋而告曰⑫："晋师至矣！"楚人亦惧王之入晋军也⑬，遂出陈⑭。孙叔曰："进之！宁我薄人，无人薄我⑮。《诗》云⑯：'元戎十乘，以先启行⑰。'先人也⑱。《军志》曰：'先人有夺人之心⑲。'薄之也。"遂

疾进师，车驰卒奔，乘晋军⑳。桓子不知所为，鼓于军中曰："先济者有赏㉑！"中军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也㉒。

【注释】

①席：布席而坐，表示无所畏惧。　②使其徒入之：命他的士兵进入楚军营垒取房断饩。　③楚子为乘广三十乘：楚庄王布设兵车三十辆。乘广，兵车名。　④说（shuì税）：释，即解驾休息。　⑤许偃：楚国大夫。　⑥养由基：一称养叔，楚国大夫，春秋时著名的善射者。

⑦彭名、屈荡：都是楚国大夫。　⑧乙卯：六月十四日。　⑨走林：跑进树林。　⑩搏：搏击。　⑪使轵（tún屯）车逆之：用轵车迎魏錡、赵旃。轵车，兵车名，防守用的兵车。　⑫使骋而告：命人奔驰报告楚军。骋：直驰。　⑬惧王之入晋军：害怕楚王陷入晋军包围中。

⑭遂出陈：遂就出队列阵以待战斗。陈，同"阵"。　⑮宁我薄人，无人薄我：宁可让我们的军队逼近敌人，不要让敌军逼近我们！薄，同"迫"，逼近、进迫。　⑯诗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篇。　⑰元戎十乘，以先启行：大的兵车十辆，在前面开道。元，大。戎，兵车。

⑱先人：抢人之先，即争取主动，占敌人上风。　⑲先人有夺人之心：先发制人，可以夺去敌人的作战勇气。心，指心志，士气。　⑳乘晋军：乘晋军不备而进击。　㉑先济者有赏：先渡河撤退的人有奖赏。按：这里极写晋军主帅荀林父的无防备、无主张和遇事惊慌失措的情形。　㉒舟中之指可掬（jū居）：船里的手指多得可以用两手捧了。掬，两手相捧。按：由于主帅宣布"先济者有赏"，晋军都争先抢船渡河，后到的人攀船争渡，船上的人恐人多船沉，便用刀乱砍攀船者的手，结果船中的手指竟多得可以用双手捧了。反映出晋军仓皇逃命和混乱的情况。

【译文】

潘党已经在追赶魏錡；赵旃夜里到达楚军驻地，在军门之外布席而坐，命他的士兵进入楚军营垒。楚庄王布设兵车三十辆，分为左右广。右广鸡鸣驾车，日中解驾休息；左广接替右广，日落黄昏解驾休息。许偃驾御右广，养由基为车右；彭名

驾御左广，屈荡为车右。六月十四日，楚王乘左广来追击赵旃；赵旃抛弃兵车跑进树林，屈荡搏击他，获得了赵旃的铠甲和下衣。晋人害怕魏锜和赵旃二人激怒楚军，用軏车迎魏锜和赵旃。潘党望见晋军方面尘土飞扬，派人奔驰报告楚军说："晋军来了！"楚人也害怕楚王陷入晋军包围中，就出队列阵以待战斗。楚国令尹孙叔敖说："进攻晋军！宁可让我们的军队逼近敌人，不要让敌军逼近我们！《诗经》上说：'大的兵车十辆，在前面开路。'这是抢敌人之先。《军志》说：'先发制人，可以夺去敌人的作战勇气。'这是进逼敌人。"于是楚国就急速进军，车驰卒奔，袭击晋军。晋军元帅荀林父不知应该怎么办，在军中击鼓说："先渡河撤退的人有奖赏！"中军、下军和官兵争着上船，船里的手指多得可以用两手捧了。

【原文】

晋师右移①，上军未动②。工尹齐将右拒卒③，以逐下军④。楚子使唐狡与蔡鸠居告唐惠侯曰⑤："不谷不德而贪⑥，以遇大敌；不谷之罪也。然楚不克，君之羞也⑦。敢藉君灵，以济楚师⑧。"使潘党率游阙四十乘⑨，从唐侯以为左拒⑩，以从上军⑪。驹伯曰⑫："待诸乎⑬？"随季曰："楚师方壮；若萃于我⑭，吾师必尽⑮。不如收而去之⑯。分谤生民⑰，不亦可乎？"殿其卒而退⑱，不败。

王见右广⑲，将从之乘⑳；屈荡户之㉑，曰："君以此始，亦必以终㉒。"自是楚之乘广先左㉓。

晋人或以广队㉔，不能进；楚人惎之脱扃㉕。少进，马还㉖；又惎之拔旆投衡㉗，乃出。顾曰㉘："吾不

如大国之数奔也㉙！”

赵旃以其良马二㉚，济其兄与叔父㉛；以他马反㉜。遇敌不能去，弃车而走林。逢大夫与其二子乘㉝，谓其二子：“无顾㉞！”顾曰：“赵傻在后㉟！”怒之，使下㊱。指木曰㊲：“尸女于是㊳！”授赵旃绥以免㊴。明日，以表尸之㊵，皆重获在木下㊶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师右移：晋军向右移动。黄河在晋军的右方，晋军要撤退过河，故言“右移”。　②上军未动：士会所统率的上军没有败退。　③工尹齐将右拒卒：楚大夫工尹齐率领右拒阵的兵。工尹齐，楚国大夫。右拒，阵名，与下文的“左拒”（阵名）相对称。　④下军：指晋国的下军。⑤唐狡、蔡鸠居：都是楚国大夫。唐惠侯：唐国的国君。唐是小国属楚，尧的后裔，祁姓，本是侯爵，被楚国所灭，其地在今湖北随县西北九十里之唐县镇。　⑥不谷不德而贪：我无德而贪功。　⑦羞：耻辱。　⑧敢藉君灵，以济楚师：愿借重您的威力，来帮助楚军。藉，依赖，借助。灵，威信，威力。济，救助。　⑨游阙：游动补阙的车乘，即车战的预备队。⑩从唐侯以为左拒：随唐侯作为左拒阵。　⑪从上军：追赶晋国士会所统率的上军。　⑫驹伯：即上军佐郤克。一说，驹伯是郤克之子郤锜，可作参考。　⑬待诸乎：我们等待着同楚军作战吗？诸，“之乎”的合音。　⑭若萃于我：如果楚军的兵力集中在我们的上军。萃，聚集，指兵力集中。　⑮尽：指全军覆灭。　⑯收：指收兵。　⑰分谤生民：退军则分担战败的恶名，不战则保全士卒的生命。　⑱殿其卒而退：以其所属的兵卒为后卫，然后徐徐撤退。殿，后卫，即军行在后叫“殿”，亦叫“断后”。　⑲王见右广：楚王见楚军右广。　⑳从之乘：改乘右广。　㉑屈荡户之：左广车右屈荡阻止楚庄王。户，阻止。之，指楚庄王。　㉒君以此始，亦必以终：楚王开始乘左广出战，也必须乘左广到战斗结束。按：中途易乘，恐军中疑惑。　㉓自是：从此，指从邲之战。先左：左广先出车。按：楚国习俗以右为上，因此右广先出（鸡鸣而驾，日中以后才由左广接替），此役因楚王乘左广取胜，故自此楚国改

为左广先驾，日中以后右广接替了。 ㉔晋人或以广队：晋国有的兵车陷于坑中而不能出。广，兵车。队，同“坠”，坠陷于坑。 ㉕楚人恙（jì记）之脱扃（jiǒng窘）：楚人教给晋人把车前的横板卸掉。恙，教。之，指晋人。脱，卸掉。扃，车前的横板。 ㉖马还：马回旋不能前进。还，同“旋”，盘旋不进。 ㉗拔旆投衡：拔去军旗，放在车的衡木上。衡，车的辕端横木。 ㉘顾曰：回头对楚人说。 ㉙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：我们不如楚国常打败仗，逃跑时知道如何使兵车脱险。此是晋人讥笑楚人的话。大国，指楚国。数奔，多次败逃。数，屡次，多次。 ㉚赵旃以其良马二：赵旃用他的好马二乘。二，指二乘。 ㉛济其兄与叔父：救助他的哥哥和叔父脱险。济，救助，援助。 ㉜以他马反：赵旃用另外不好的马驾车回来。他马，别的马，这里指不好的马。 ㉝逢大夫：晋人，逢，姓氏，当时与其二子俱在军中。 ㉞无顾：不要回头。按：逢大夫不让其二子回头看，是怕发现需要照顾的人，而影响自己逃命。 ㉟赵傻在后：赵叟在后面呢！傻，同“叟”，对老人之称。 ㊱怒之，使下：逢大夫很生气，命他两个儿子下车。 ㊲指木：指着树木。 ㊳尸女于是：就在这里收你们的尸体。尸，求尸。 ㊴授赵旃绥以免：逢大夫把登车用的皮带交给赵旃让他上车才免于难。授，给。绥，登车用的皮带。“授绥”，就是让上车。 ㊵以表尸之：按着标记去找尸体。以，介词，凭，按。表，犹言“标志”，即记号。 ㊶皆重获在木下：兄弟二人都被杀死在树下重叠着尸体。重，重叠着。获，被杀。

【译文】

晋军向右移动，士会所统率的上军没有动。楚大夫工尹齐率领右拒阵的兵，来追击晋国的下军。楚庄王命楚大夫唐狡和蔡鸠居向唐惠侯告急说：“我无德而贪功，遇上了大敌；这是我的罪过。然而楚国战不胜，也是您的耻辱。愿借重您的威力，来帮助楚军。”命潘党率领游动补阙的车乘四十辆，随从唐侯作为左拒阵，来追赶晋国士会所统率的上军。晋国上军佐郤克说：“我们等待着同楚军作战吗？”士会说：“楚军的士气正旺盛；如果楚军的兵力集中在我们的上军，我们上军一定全军覆灭。不如收兵撤退。分担战败的恶名和保全士卒的生命，不也很好

吗?”于是士会以其所属的兵卒为后卫，然后徐徐撤退，结果晋国的上军没有溃败。

楚庄王见楚军右广，要改乘右广；左广车右屈荡阻止楚王，说:“君王开始乘左广出战，也必须乘左广到战斗结束。”从此楚国改为左广先驾车。

晋国有的兵车陷入坑中，不能继续前进；楚人教给晋人把车前的横板卸掉。兵车少进，马盘旋不能前进；楚人又教给晋人拔去军旗，放在兵车衡木上，晋国的兵车才从坑中出来。晋人回头对楚人说:“我们晋国不如楚国常打败仗，逃跑时知道如何使兵车脱险!”

赵旃用他的好马二乘，救助他的哥哥和叔父脱险；赵旃用另外不好的马驾车回来。赵旃遇上敌人不能脱逃，抛弃兵车跑进树林。晋人逢大夫和他两个儿子乘着车往晋国逃命，嘱咐他两个儿子:“不要回头!”两个儿子却回头看说:“赵傻在后面呢!”逢大夫对两个儿子很生气，命他们下车。逢大夫指着树木说:“就在这里收你们的尸体。”逢大夫把登车用的皮带交给赵旃让他上车才免于难。第二天，按着标记去找尸体，兄弟二人都被杀死在树下重叠着尸体。

【原文】

楚熊负羁囚知罃①，知庄子以其族反之②。厨武子御③，下军之士多从之④。每射⑤，抽矢菆⑥，纳诸厨子之房⑦。厨子怒曰:“非子之求⑧，而蒲之爱⑨；辜泽之蒲⑩，可胜既乎⑪?”知季曰⑫:“不以人子⑬，吾子其可得乎⑭？吾不可以苟射故也⑮”射连尹襄老⑯，获之⑰，遂载其尸；射公子谷臣⑱，囚之；以二者还⑲。及昏，楚师军于邲。晋之余师不能军⑳，宵济，亦终夜

有声㉑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熊负羁囚知罃（yīng英）：楚国熊负羁把知罃拘禁起来了。熊负羁，楚国大夫。知罃，知庄子（荀首）的儿子。 ②知庄子以其族反之：荀首带领着家兵回来战斗。族，家兵。反，反攻。 ③厨武子，即魏錡，下文又称“厨子”。 ④下军之士多从之：下军的士兵多半跟从荀首来了。当时荀首为下军大夫，故“下军之士多从之”。 ⑤每射：荀首每次射箭时。 ⑥抽矢菆：把好箭挑选出来。抽，挑选，选取。 ⑦纳诸厨子之房：装进魏錡的箭袋。纳，放进去，装。房，箭袋。按：御者的位置在车的前部，荀首在其身后，故把箭顺手都装进御者的箭袋中。⑧非子之求：不去找你的儿子。求，寻找。 ⑨而蒲之爱：却在一味地爱惜箭。蒲，蒲柳，又叫赤杨，可以制箭。 ⑩蓝泽之蒲：蓝泽出产的蒲柳很多。蓝泽，晋国泽名（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四十里）。 ⑪可胜既乎：你要得完吗，即能挑选完吗？既，尽，完。魏錡的话是责荀首不用箭射敌人。⑫知季：即荀首。 ⑬不以人子：不得他人之子。 ⑭吾子其可得乎：我的儿子怎能得到呢？ ⑮吾不可以苟射故也：我不能用好箭随便乱射的缘故。苟射，随便乱射。荀首的话是说必用他人之子做交换品，换取自己的儿子，故好箭不能虚发，必择其人而射之。 ⑯连尹襄老：连尹，楚国官名。襄老，人名。 ⑰获之：射杀了他。之，指连尹襄老。

⑱公子谷臣：楚庄王之子。 ⑲以二者还：把襄老的尸体和谷臣用车载回来。按：荀首虽未找到他的儿子知罃，但由于他获得了襄老的尸首和俘虏了谷臣，在鲁成公三年，终于用襄老的尸首和公子谷臣，换回了知罃。 ⑳晋之余师不能军：晋国的残余军队溃不成军。余师，残余的部队。不能军，即溃不成军。 ㉑宵济，亦终夜有声：晋军乘夜渡河，通宵不断有渡河的声响。终夜，即通宵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大夫熊负羁把知罃拘禁起来了，荀首带领着家兵回来战斗。魏錡驾御着兵车，下军的士兵多半跟从荀首来了。荀首每

次射箭时，把好箭挑选出来，装进魏錡的箭袋里。魏錡生气说："不去找你的儿子，却在一味地爱惜箭；董泽出产的蒲柳很多，你要得完吗？"荀首说："不得他人之子，我的儿子怎能得到呢？这是我不能用好箭随便乱射的缘故。"荀首射楚国连尹襄老，射杀了他，便把他的尸体用车载着；射楚国公子谷臣，把他拘禁起来；荀首把襄老的尸体和谷臣用车载回来。到黄昏时，楚军驻扎在邲地。晋国的残余军队溃不成军，乘夜渡河，通宵不断有渡河的声响。

【原文】

丙辰①，楚重至于邲②。遂次于衡雍③。潘党曰："君盍筑武军④，而收晋尸以为京观⑤？臣闻克敌，必示子孙⑥，以无忘武功！"楚子曰："非尔所知也⑦。夫文，止戈为武⑧。武王克商，作《颂》曰⑨：'载干戈⑩，载橐弓矢⑪。我求懿德⑫，肆于时夏⑬，允王保之⑭。'又作《武》⑮，其卒章曰："耆定尔功⑯。'其三曰：'铺时绎思，我徂惟求定⑰。'其六曰："绥万邦，屡丰年⑱。'夫武：禁暴，戢兵⑲，保大，定功，安民，和众，丰财者也。故使子孙无忘其章⑳。今我使二国暴骨㉑，暴矣；观兵以威诸侯㉒，兵不戢矣；暴而不戢，安能保大？犹有晋在㉓，焉得定功？所违民欲犹多㉔，民何安焉？无德而强争诸侯，何以和众？利人之几㉕，而安人之乱㉖，以为己荣㉗，何以丰财？武有七德㉘，我无一焉，何以示子孙？其为先君宫㉙，告成事而已㉚；武非吾功也㉛。古者明王，伐不敬㉜，取其鲸鲵而封之㉝，以为大戮㉞；

于是乎有京观㉟，以惩淫慝㊱。今罪无所㊲，而民皆尽忠，以死君命，又何以为京观乎？”祀于河，作先君宫；告成事而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丙辰：即六月十五日。 ②楚重：楚军的辎重。 邬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陕县东）。 ③衡雍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五里）。 ④君盍筑武军：君王何不修筑军营来显示武功。武军，显示武功的军营。 ⑤京观：积尸封土其上谓之“京观”，即掩埋晋军尸体成为一个高大的土山，以显示四方。京，高丘。观，古代建筑物的名称。按：潘党之意，是劝庄王在当地埋尸之处起造京观，来显示楚王的武功。 ⑥示：给人看，即把事告诉人。 ⑦非尔所知也：这些事不是你所能晓得的。尔，你。 ⑧夫文：止戈为武：从文字构造看，止戈合起来叫“武”。此言武字的真正字义是止息干戈，而不是穷兵黩武。 ⑨颂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时迈》篇。 ⑩载戢干戈：把干戈收藏起来。载，助词，无意义。戢，收藏。 ⑪载櫜（gāo高）弓矢：把弓矢装进囊鞬里，表示不再用兵了。櫜，把弓矢等兵器藏入囊鞬之中。 ⑫我求懿德：武王求有美德之士来治理天下。我，指武王。懿，美。 ⑬肆于时夏：把求贤之意颁布于中国。肆，颁布，时夏，即“是夏”，这个中国。时，同“是”。夏，指中国。 ⑭允王保之：武王实在能保有天下。允，作“信”解，犹言“实在是”、“确实是”。保之，指保有天下。以上五句诗，赞美了武王诛纣后，息干戈，藏兵器，求美德之士，巩固其统治地位。 ⑮《武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武》篇。 ⑯耆（zhǐ旨）定尔功：武王伐纣，使他把丰功伟绩固定下来。耆，致，即使之得到。定尔功，固定他的功绩。 ⑰铺时绎思，我徂（cú殂）惟求定：武王能布政陈教，使百姓归往以求安定。“铺”今本《诗经》作“敷”，布。时，是。绎，陈。思，语尾助词。徂，往。求定，求安定。这是《诗经·周颂·赉》篇中两句诗。 ⑱绥万邦，屡丰年：武王安定万邦，屡获丰年。绥，安定。万邦，天下。这是《诗经·周颂·桓》篇中两句诗。按：楚庄王以《赉》为《周颂》的第三篇。以《桓》为《周颂》的第六篇，都与今本《诗经》篇次不同。但晋朝

人杜预认为这是楚国乐歌的次第。杜说不可信。　⑲禁暴、戢兵：禁止残暴，消弭战争。上文颂扬武王“戢干戈，櫜弓矢”，就是禁暴、戢兵。保大：指保有天下，因天下至大，故言“保大”。上文颂扬武王“时夏保之”，就是保大。定功：固定功绩。上文颂扬武王“耆定尔功”，就是定功。安民：使百姓安定。上文颂扬武王“我徂求定”，就是安民。和众：安和民众。上文颂扬武王“绥万邦”，就是和众。丰财：丰聚财富。上文颂扬武王“屡丰年”，就是丰财。以上就是楚庄王所说武王正确用武的七项美德。

⑳无忘其章：不忘那些诗歌的篇章。而隋人刘炫解为“不忘章明功业”。可作参考。　㉑今我使二国暴（pù曝）骨：今我一战使晋楚两国之民暴露尸体。暴，显露。骨，尸骨。　㉒观兵以威诸侯：显示兵力来威胁诸侯。观兵，夸耀兵力，即炫耀兵威给人看。威，威胁，威服。㉓犹有晋在：晋国这个强敌还在。犹，尚，还。　㉔所违民欲犹多：违反民众希望的事还很多。欲，欲望，希望。按：用兵则四民（士农工商）失业，故言“所违民欲犹多”。　㉕利人之几：乘人之危而为己利。几，危。　㉖安人之乱：以人之乱而为己安。　㉗以为己荣：乘晋师危乱攻而胜之以为楚荣。己，指楚国。按：乘晋人之危以利己，不是丰财之道，故下文言“何以丰财”。　㉘武有七德：用武有七项美德。七德，指上文“禁暴”至“丰财”七项。　㉙其为先君宫：还是给楚国的先君修建宗庙。先君：指楚国的开国君主。宫，宗庙。　㉚告成事而已：把服郑胜晋之事告于先君罢了。成，成功。事，指战事。而已，罢了。按：古代出兵必载迁先庙之主而行，今作先君宫告成事，是说把载迁的先主安放在宫中而祭告成事。　㉛武非吾功也：用武不是我要追求的事。功，事。　㉜伐不敬：征讨不事王命而肆意作乱的人。不敬，指对王命不敬而作乱的人，即泛指有罪之国。　㉝取：获杀，捕杀。鲸鲵（ní尼）：大鱼名，能吞食小鱼，这里用它比喻吞食小国的不义之人，即喻指恶人。封：用土封盖尸骸，即封闭。㉞大戮：即“大僇（lù陆）”，大耻辱，即为人所辱笑。　㉟于是乎有京观：就在这里封土埋尸起造京观。于是，在这里。　㊱慝淫慝（tè特）：惩处邪恶。慝，惩处，处罚。淫慝，淫恶，罪恶。慝，邪恶。　㊲今罪无所：现在晋国没有罪过的地方。罪无所，无处归罪，即无罪过之处。所，处所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十五日，楚军的辎重到达了郑地。便临时驻扎在衡雍。潘党说："君王何不修筑军营显示武功，收聚晋人战死的尸体来起造京观？我听说古人战胜敌人，一定把克敌之事告示给子孙后代，使他们不忘先君的武功！"楚庄王说："这些事不是你所能晓得的。从文字构造看，止戈合起来叫武。周武王战胜殷纣王，周人作《周颂·时迈》说：'武王让把干戈收藏起来，把弓矢装进囊鞬里。武王求有美德之士来治理天下，把求贤之意颁布于中国，武王实在能保有天下。'又作了《周颂·武》篇，它的诗章末句说：'武王伐纣，使他把丰功伟绩固定下来。'《周颂》的第三篇说：'武王能布政陈教，使百姓归往以求安定。'《周颂》第六篇说：'武王安定万邦，屡获丰年。'所谓武：包括禁暴、戢兵、保大、定功、安民、和众、丰财七项。所以使子孙后代不忘那些诗歌的篇章。今我一战使晋楚两国之民暴露尸骨，太残暴了；显示兵力来威胁诸侯，战争不能消弭了；残暴并且不停止战争，怎能保大？晋国这个强敌尚在，怎能得到定功？违反民众希望的事还很多，民怎能安呢？没有美德却强争诸侯，拿什么来和众？乘人之危而为己利，以人之乱而为己安，乘晋师危乱攻而胜之以为楚荣，拿什么来丰财？用武有七项美德，我对晋国用兵却没有一项美德，用什么来告示子孙后代？还是给楚国的先君修建宗庙，把服郑胜晋之事告于先君罢了；用武不是我要追求的事。古代英明的帝王，征讨不事王命而肆意作乱的人，捕杀那些吞食小国的不义之人而用土封盖其尸骸，把它作为被人责笑的最大耻辱；然后在这里封土埋葬起造京观，用来惩戒邪恶。现在晋国没有罪过，而晋民都能尽忠，为国君的命令效死，又用什么作为京观来示戒呢？"楚王在河上祭祀了河神，起造了先君的宗庙；把楚国服郑胜晋之事告于先君，然后班师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是役也，郑石制实入楚师①，将以分郑，而立公子鱼臣②。辛未③，郑杀仆叔及子服。君子曰："史佚所谓'毋怙乱④'者，谓是类也⑤。《诗》曰⑥：'乱离瘼矣，爰其适归⑦？'归于怙乱者也夫⑧！"

郑伯、许男如楚⑨。

秋，晋师归。桓子请死⑩，晋侯欲许之⑪。士贞子谏曰⑫："不可！城濮之役，晋师三日谷⑬，文公犹有忧色。左右曰：'有喜而忧，如有忧而喜乎⑭？'公曰：'得臣犹在，忧未歇也。困兽犹斗，况国相乎⑮？'及楚杀子玉，公喜而后可知也⑯；曰：'莫余毒也已⑰！'是晋再克，而楚再败也⑱。楚是以再世不竞⑲。今天或者大警晋也⑳，而又杀林父以重楚胜㉑，其无乃久不竞乎㉒？林父之事君也，进思尽忠㉓，退思补过㉔，社稷之卫也。若之何杀之？夫其败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，何损于明㉕？"晋侯使复其位。

【注释】

①石制：字子叛，郑国大夫。实入楚师：实在是石制把楚军引进郑国都城来的。　②公子鱼臣：字仆叔，郑同姓公族。按：石制立公子鱼臣为郑君，意欲得宠专权。　③辛未：六月三十日。　④史佚：周史官，尹氏，亦称尹逸。毋怙（hù户）乱：不要乘人之乱以利己。怙，恃，依靠。　⑤谓是类也：说的就是这类人。此指石制与鱼臣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四月》诗篇。　⑦乱离瘼（mò莫）矣，爰其适归：在乱离的岁月里人民痛苦极了，什么地方是他们的归宿？瘼，病，这里指痛苦。爰，今本《诗经》作"奚"，何。适，往。按："爰其适归"的"归"，

从本文要求应指“祸患归于谁的身上”。 ⑧归于怙乱者也夫：祸患都要归于那些乘机作乱的人身上吧！ ⑨许男：即许昭公，名锡我，许僖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年。如楚：去楚国。 ⑩桓子请死：晋军元帅荀林父因败军之罪请杀。按：古代军法规定，出师败战，丧军辱国，主帅有死罪。

⑪晋侯：即晋国国君晋景公，名黑臀（nòu臀），晋成公之子，鲁宣公十年（公元前599年）即位，在位十九年。 ⑫士贞子：名渥浊，一称士贞伯，又称士伯，是士会的族子（同族兄弟之子）。 ⑬晋师三日谷：晋师吃了三天楚军的粮食。此指晋在城濮之役大败楚军后，晋军歇兵三日，吃了楚师军粮三天。 ⑭有喜而忧，如有忧而喜乎：有喜事而面有忧色，如若有忧事反倒面呈喜色吗？ ⑮困兽犹斗，况国相乎：兽被围困还要奋起搏斗，何况一国的宰相呢？此言子玉身为楚国的令尹，不能甘拜下风。 ⑯公喜而后可知也：然后才见出晋文公有喜色。知，犹言“见”。

⑰莫余毒也已：即“莫毒余也已”，再没有同我做对的人了！毒，害，即做对。 ⑱是晋再克，而楚再败也：这是晋国再一次胜利，楚国再一次战败。此言城濮之役，楚败而晋胜；子玉因战败而死，等于晋打了第二次胜仗，楚打了第二次败仗。 ⑲楚是以再世不竞：楚国因此在楚成王、楚穆王两代国势不振，不能同晋国争胜。再世，两代，指楚成王、楚穆王两代。不竞，不能竞争，即不能同晋国争胜。竞，逐，竞争；也有解作“强”，亦通。 ⑳今天或者大警晋也：现在或者是天意以晋败对晋国做一次很严厉的警告。大警，严厉的警诫。警，诫，警告。 ㉑重楚胜：使楚再打了一次胜仗。重，再。 ㉒其无乃久不竞乎：那岂不是使晋国再也不能同楚国争胜了吗？久不竞，指长久不能同楚国争胜。 ㉓进思尽忠：进谏国君则必想到尽自己的忠心。 ㉔退思补过：事后则必省察自己言行弥补君过。按：古代执政的忠臣，进谏国君时一定要尽到忠心，把意见谈尽；而退私所时，要省察自己的言行，并要承担和补救国君的过失。 ㉕如日月之食焉，何损于明：就像日蚀月蚀一样，怎能损伤日月本体的光明呢？食，同“蚀”。此言荀林父虽败，而无损于他对晋国的忠诚。

【译文】

这次战役，实在是郑国大夫石制把楚军引进郑国来的，要把郑国一半分给楚，一半立公子鱼臣为君。六月三十日，郑国

人杀了鱼臣和石制。君子说:“史佚所说‘不要乘人之乱以利己’,这话说的就是这类人。《诗经》说:‘在乱离的岁月里,人民痛苦极了,什么地方是他们的归宿?’祸患都要归于那些乘机作乱的人身上吧!”

郑襄公、许昭公去楚国。

秋天,晋军回国。晋军元帅荀林父因败军之罪请杀,晋景公要答应荀林父的请求。士贞子劝谏晋君说:“不能这样做!城濮之战,晋军战胜吃了三天楚军的粮食,晋文公还有忧色。文公左右人说:‘有喜事而面有忧色,如若有忧事反倒面呈喜色吗?’文公说:“楚国子玉尚在,忧愁就不能停止。兽被围困还要奋起搏斗,何况一国的宰相呢?’等到楚国杀了子玉才见出晋文公面有喜色;文公说:‘再没有同我做对的人了!’这是晋国再一次胜利,楚国再一次战败。楚国因此在楚成王、楚穆王两代国势不振,不能同晋国争胜。现在或者是上天给晋国一次很严厉的警告,却又要杀荀林父而使楚国再打一次胜仗,那岂不是使晋国再也不能同楚国争胜了吗?荀林父平日侍奉国君,进谏则尽自己的忠心,事后则必省察自己言行弥补君过,是捍卫晋国社稷的良臣,为什么要杀他呢?他这次打败仗,就像日蚀月蚀一样,怎能损伤日月本体的光明呢?”晋景公使荀林父仍然复居他原来的官位。

【原文】

冬,楚子伐萧,宋华椒以蔡人救萧①。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②。王曰:“勿杀,吾退。”萧人杀之。王怒,遂围萧。萧溃③。申公巫臣曰:“师人多寒④。”王巡三军,拊而勉之⑤。三军之士,皆如挟纩⑥。遂傅于萧⑦。还无社与司马卯言,号申叔展⑧。叔展曰:“有麦

乎⑨?”曰:“无。”“有山鞠穷乎⑩?”曰:“无。”“河鱼腹疾奈何⑪?”曰:“目于嚣井而拯之⑫。”“若为茅绖,哭井则已⑬。”明日,萧溃。申叔视其井,则茅绖存焉,号而出之⑭。

晋原縠、宋华椒、卫孔达、曹人同盟于清丘⑮。曰:“恤病,讨贰⑯。”于是卿不书,不实其言也⑰。宋为盟故,伐陈。卫人救之。孔达曰:“先君有约言焉,若大国讨,我则死之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萧:宋国附庸邑名(在今江苏萧县)。华椒:又称华阅,字子椒,华元的同族弟,宋国大夫。 ②熊相宜僚:羋姓,熊相氏,楚怀王时将军熊相祁的后代。公子丙:楚国公子。 ③萧溃:萧邑崩溃。其实此时萧邑未溃,下文写“明日,萧溃”为对;此是作者预言其结果,而提前书之。 ④申公巫臣:又称屈巫,字子灵,屈荡之子,楚国申县县尹。屈氏出自羋姓,巫臣之后别称巫臣氏。师人:军队里的人。多寒:多数人很冷。 ⑤巡:巡视,即往来视察。三军:楚国指左、中、右三军。拊(fǔ府):抚慰,安慰。 ⑥挟纩(kuàng矿):披上丝绵。纩,絮绵衣的丝绵。此即像披上丝绵,感到温暖。杜预注:“言说(悦)以忘寒。” ⑦傅:迫近,逼近。 ⑧还(xuàn旋)无社:萧大夫。司马卯:楚国大夫。号:呼来,喊来。申叔展:楚国大夫。杜预注:“还无社,萧大夫。司马卯、申叔展,皆楚大夫也。无社素识叔展,故因卯呼之。” ⑨麦麹(qū曲):酒药,即今之酒母,用它造酒。麹,麴的异体字。 ⑩山鞠穷:又叫川芎(xiōng兄,又读qiōng穷)多年生的草本,其根茎可入药。麦麹、山鞠穷,都是御寒用及治腹痛的药。此是叔展欲使无社逃泥水中,但军中不便直接说出,故以有无此药为问。而无社不解,便连答曰“无”。

⑪河鱼腹疾:指久浸水中腹将澎涨如河里的鱼。后人称“腹疾”为“河鱼之患”,来源于这句话。一说河鱼腹疾,是古代习语,因水湿而得的病,即风湿症。 ⑫目:看,犹言注意看。嚣(yuān鸳)井:无水的

井，即枯井。拯之：拯救我。之，指还无社。　⑬为茅绖（dié迭）：结一根草绳，指将草绳放在井上为记号。绖，带子，此即绳子。茅绖，即草绳。哭井：向井里哭，指叔展向井里哭。则已：就是我，指就是叔展。此是叔展教还无社之辞，定下无社以井上草绳为标志，叔展以哭井为信号。

⑭号：大哭，即放声大哭。出之：把他救上来，指从井里出来。⑮原縠（hú胡）：又称先縠，彘子，先轸的后裔。邲之战，因其刚愎自用不听主帅指挥而败于楚，后又招狄伐晋。鲁宣公十三年，晋人杀掉他，并灭其族。孔达：卫国执政大夫。清丘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）。

⑯恤病：救济有难的国家。讨贰：讨伐有二心的国家。　⑰卿不书：没有记载卿的姓名。不实其言：没有实践他们盟约上的话。实，实践，实行。其言，指盟约上“恤病讨贰”的话。　⑱有约言焉：对陈国有过约定的话。大国：指晋国。死之：为此而死。之，救陈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楚庄王攻打萧邑，宋国华椒率领蔡军救援萧邑。萧军俘虏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。楚王说：“不要杀，我退兵。”萧军杀了他们。楚王大怒，就包围了萧邑。萧邑崩溃。申公巫臣说：“军队里的人多数很冷。”楚王巡视三军，抚慰并且勉励士兵们。三军的战士，都像披上了丝绵感到温暖。于是楚国军队就逼近萧城。萧大夫还无社和楚国司马卯说，把申叔展喊出来。申叔展说：“你有麦麸吗？”还无社说：“没有。”“有山鞠穷吗？”还无社说：“没有。”“得了腹疾怎么办？”还无社说：“你注意看着枯井就可以拯救我。”“你结一根草绳放在井上，在井里哭的人就是我。”第二天，萧邑崩溃。申叔展看到那个井，有草绳放在那里，就放声大哭把还无社救出枯井。

晋国先縠、宋国华椒、卫国孔达、曹人一起在清丘结盟。说：“救济有难的国家，讨伐有二心的国家。”于是对这次盟会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卿的姓名，是由于没有实践盟约上的话。宋国为了盟约的缘故，攻打陈国。卫军救援陈国。孔达说：“先君和陈国有过约定的话，如果大国攻打我们，我们就为此而死。”

十 三 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①，齐师伐莒，莒恃晋而不事齐故也。

夏，楚子伐宋，以其救萧也。君子曰："清丘之盟，唯宋可以免焉②。"

秋，赤狄伐晋，及清，先縠召之也③。

冬，晋人讨邲之败，与清之师，归罪于先縠而杀之，尽灭其族④。君子曰："恶之来也，己则取之⑤，其先縠之谓乎！"

清丘之盟，晋以卫之救陈也讨焉⑥。使人弗去⑦，曰"罪无所归，将加而师⑧。"孔达曰："苟利社稷，请以我说，罪我之由⑨。我则为政，而亢大国之讨⑩，将以谁任⑪？我则死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鲁宣公十三年(公元前596年)。 ②免：指免去被讥议。此言宋国能守盟"讨贰"；而卫国背盟救陈，晋国此次不来救宋，故言唯宋可以免于讥议。这是责备晋、卫两国之言。 ③赤狄：春秋时北方地区少数民族，狄族的一种，因衣服崇尚赤色得名。清：一名清原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稷山县东南)。召之：召他们来的。之，指赤狄。杜预注："邲战不得志，故召狄欲为变。" ④讨邲之败：追究邲地战役失败责任。讨，诛讨，诛戮，在此亦可解为追究，指追究罪责。清之师：清地战役，指清地战役的罪责。师，军队，此指战役。其族：他的族人，即先縠的族人。 ⑤恶：罪恶，此指刑戮。己则取之：是自己找的。 ⑥晋以卫

之救陈：晋国因为卫国救援陈国。讨：根据上下文看，此指责问，责备；而不是指出兵讨伐。　⑦使人：使者，指晋国使者。　⑧加而师：把战争加在你们的头上。　⑨以我说：用我死来使晋国高兴。我之由：即由于我。⑩为政：执政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孔达，卫正卿。"亢：犹言担当，担负。杜预注："亢，御也。"　⑪谁任：让谁担当？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三年春天，齐国军队攻打莒国，是由于莒国依靠晋国而不事奉齐国的缘故。

夏天，楚庄王攻打宋国，因为它救援萧邑。君子说："清丘的结盟，只是宋国可以免去被讥议。"

秋天，赤狄攻打晋国，到达清地，这是晋国先縠把他们召来的。

这年冬天，晋国人追究邲地战役失败，和清地战役的罪责，归罪于先縠而杀了他，并全部杀掉了他的族人。君子说："刑戮的到来，是自己找的，那说的就是先縠吧！"

根据清丘的盟约，晋国由于卫国救援陈国加以责备。晋国使者不肯离去，说："罪责如果没有归属，就要把战争加在你们头上。"孔达说："如果有利于国家，请用我死来使晋国高兴，罪过由于我。我在执政，应担负大国的责难，罪责还能让谁担当呢？我愿为此而死。"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孔达缢而死。卫人以说于晋而免①。遂告于诸侯曰："寡君有不令之臣达，构我敝邑于大国②，既伏其罪矣，敢告③。"卫人以为成劳，复室其子，使复

其位④。

夏，晋侯伐郑，为邲故也。告于诸侯，蒐焉而还。中行桓子之谋也。曰："示之以整，使谋而来⑤。"郑人惧，使子张代子良于楚⑥。郑伯如楚，谋晋故也。郑以子良为有礼，故召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宣公十四年(公元前595年)。说于晋：向晋国解说。说，解说，报告。杜预注："以杀告，故免于伐。"免：免于被讨伐。 ②不令：不好。令，善，好。达：即孔达。构：构造，制造，指制造事端。

③伏其罪：承认他的罪过。伏，低头承认。 ④成劳：指辅助先君(成公)的功劳。室：犹言娶妻。其子：指孔达的儿子。杜预注："以有平国之功，故以女妻之。" ⑤示：显示，给人看。整：整齐，指军队整齐。来：来归附，指来归附晋国。 ⑥子张：即公孙黑肱(gōng弓)，又称伯张，郑穆公之孙，郑国大夫。子良：即公子去疾，又称去疾，郑襄公之弟，宣公十二年出质楚国，郑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十二年，子良质于楚。子张，穆公孙。"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四年春天，孔达上吊而死。卫国人以此向晋国解说而免于被讨伐。于是向诸侯通告说："寡君有一个不好的臣子孔达，在敝邑和大国之间制造事端，已经承认他的罪过了，谨敢通告。"卫国人认为他有辅助先君的功劳，便为他的儿子娶妻，让他接任父亲的官职。

夏天，晋侯攻打郑国，这是为邲地战役郑国帮助楚国的缘故。通告诸侯，在郑国阅兵以后回国。这是中行桓子的计谋。他说："把我们整齐的军队给他们看，让他们自己谋划来归附我们。"郑国人害怕，派子张到楚国代替子良。郑伯去楚国，是策

划对付晋国的缘故。郑国认为子良合于礼，所以召他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使申舟聘于齐①，曰："无假道于宋②。"亦使公子冯聘于晋③，不假道于郑。申舟以孟诸之役恶宋④，曰："郑昭宋聋⑤，晋使不害，我则必死⑥。"王曰："杀女，我伐之⑦。"见犀而行⑧。及宋，宋人止之。华元曰："过我而不假道，鄙我也⑨；鄙我，亡也⑩。杀其使者，必伐我。伐我亦亡也。亡一也⑪。"乃杀之。

楚子闻之，投袂而起⑫。屦及于窒皇⑬，剑及于寝门之外，车及于蒲胥之市⑭。秋九月，楚之围宋。

【注释】

①申舟：楚国大夫，名无畏，字子舟。　②无：同"毋"，不要。假道：借路。按：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使节路过别国之境时，必须提出借道的要求，才合于外交的礼节。此言"无假道于宋"，正是楚国蔑视宋国的表现。　③公子冯：楚国的公子。冯：读"凭"。　④以孟诸之役恶宋：由于孟诸一役得罪了宋国。以，由于，因为。孟诸，宋国泽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），又作孟猪、盟诸、望诸。恶宋，即见恶于宋。被宋国憎恶，即得罪了宋国。　⑤郑昭宋聋：郑人明智宋人昏聩。昭，明，指明事理。聋，本指耳朵听不见，此指昏聩，不明事理。　⑥不害：不受害，即无被杀的危险。　⑦之：指宋国。　⑧见犀而行：申舟把儿子申犀托付给楚王然后出行。见：引见，此指托咐。犀，即申犀，申舟的儿子。　⑨鄙我：把我们的国土当成楚国的边邑。　⑩鄙我，亡也：把我宋国当成它的边鄙，就是亡国。杜预《春秋经传集解》说："以我比其边鄙，是与亡国同"。　⑪亡一也：都是一样亡国。一，一样。　⑫投袂（mèi妹）：甩袖子。投，挥，甩。袂，袖子。　⑬屦（jù句）：鞋。及：到，此指追到。窒（zhì至）皇：寝宫的门阙。　⑭寝门之外：

寝宫的门阙之外，比室皇又远了些。蒲胥：楚国的市名，比寝门之外又远些。以上三句是写楚王听说申舟被宋国杀害岔怒的情况。

【译文】

楚庄王派遣申舟到齐国聘问，说："不要向宋国借路。"同时又派遣公子冯到晋国聘问，也不让向郑国借路。申舟因为孟诸一役得罪了宋国，说："郑人明智宋人昏聩，去晋国的使者不会受害，我就一定会被杀。"楚王说："要是杀了你，我就攻打宋国。"申舟把儿子申犀托付给楚王然后出行。到了宋国，宋人拦阻了他。华元说："经过我国而不请求借路，这是把我们的国土当成楚国的边邑；把我国当成它的边鄙，就是亡国，杀了它的使者，一定会来攻打我国。攻打我国也是亡国。反正都是一样亡国。"就杀了申舟。

楚庄王听到申舟被杀的消息，一甩袖子就站起来。随从追到寝宫的门阙才送上鞋子，追到寝宫门阙之外才送上佩剑，追到蒲胥街市才让他乘上车子。这年秋季九月，楚王围攻宋国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公孙归父会齐侯于穀①。见晏桓子②，与之言鲁，乐。桓子告高宣子曰③："子家其亡乎！怀于鲁矣。怀必贪，贪必谋人。谋人，人亦谋己。一国谋之，何以不亡？"

孟献子言于公曰："臣闻小国之免于大国也，聘而献物，于是有庭实旅百④；朝而献功，于是有容貌采章，嘉淑而有加货，谋其不免也⑤。诛而荐贿⑥，则无及也。今楚在宋，君其图之。"公说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归父：字子家，鲁国大夫。　②晏桓子：晏婴之父，齐国大夫。　③高宣子：即高固，齐国大夫。　④庭实：庭院里陈列满了。旅百：陈列百样物品。旅，陈列。庭实旅百，指小国往聘大国所献的礼物。而杜预注以为“主人亦设笾豆百品，实于庭以答宾”。杜解可做参考。

⑤容貌、采章：都是指衣服、旌旗上的装饰品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容貌采章者，盖指玄纁玑组、羽毛齿革诸物。”杜预注之解与此不同，可做参考。嘉淑：指美好的物品。加货：额外增加的财币。不免：此指不能赦免的罪过。　⑥诛：责备，责罚。荐：进奉，进献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公孙归父在穀地会见齐侯。见到晏桓子，和他谈到鲁国，很高兴。晏桓子告诉高宣子说：“公孙归父大概要逃亡吧！他怀恋鲁国的宠信了。怀恋必然贪婪，贪婪必然算计别人，算计别人，别人也算他。一个国家里的人算计他，怎么会不逃亡？”

孟献子对宣公说：“臣下听说小国能免于大国罪责的办法，就是去聘问并进献财物，于是就有庭院中陈列满了的礼物上百样；去朝见并进献功劳，于是就有五光十色的装饰品，美好的物品并加之以财币，这是为了谋求免除不能赦免的罪过。当大国加以责罚而去进献财货，就来不及了。现在楚国正驻兵在宋国，君王还是谋划一下。”鲁宣公很高兴。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①，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。

宋人使乐婴齐告急于晋②。晋侯欲救之③。伯宗

曰④："不可。古人有言曰：'虽鞭之长，不及马腹⑤。'天方授楚⑥，未可与争。虽晋之强，能违天乎？谚曰：'高下在心⑦。'川泽纳污⑧，山薮藏疾⑨，瑾瑜匿瑕⑩，国君含垢⑪，天之道也⑫。君其待之⑬。"乃止。

使解扬如宋⑭，使无降楚⑮，曰："晋师悉起，将至矣⑯。"郑人囚而献诸楚⑰。楚子厚赂之，使反其言⑱，不许；三而许之。登诸楼车⑲，使呼宋人而告之。遂致其君命⑳。楚子将杀之，使与之言曰："尔既许不谷，而反之，何故？非我无信，女则弃之㉑。速即尔刑㉒！"对曰："臣闻之，君能制命为义㉓，臣能承命为信㉔，信载义而行之为利㉕。谋不失利，以卫社稷，民之主也㉖。义无二信㉗，信无二命㉘。君之赂臣，不知命也㉙。受命以出，有死无霣㉚，又可赂乎？臣之许君，以成命也㉛。死而成命，臣之禄也㉜。寡君有信臣，下臣获考，死又何求㉝？"楚子舍之以归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宣公十五年（公元前594年）。　②乐婴齐：宋国公族，华督之后，别为乐氏，华元的族弟。　③晋侯：即晋景公。　④伯宗：晋国大夫，孙伯纠之子。　⑤不及马腹：达不到马肚子。腹，肚子。一说，"不及马腹"，比喻力所不及，是说晋虽强大，恐亦无力胜楚。后说亦通。　⑥天方授楚：上天正在保祐楚国。方，正在。授楚，此指保祐楚国。　⑦高下在心：遇事能屈能伸，全在心中有数，即应全面考虑忍辱待时。高下，犹言"屈伸"。　⑧川泽纳污：河流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。川，流水为川。泽，止水为泽。"川泽"本是众水所聚之处，无所

不容，故言“纳污”。　⑨山薮（sǒu叟）藏疾：山林草莽中隐藏着疾害。薮，指草木丛生的湖沼地带。疾，疾害，此指害虫猛兽。　⑩瑾瑜匿瑕：美玉隐藏着瑕斑。瑾、瑜，都是美玉。匿，隐藏。瑕，玉上的斑点。　⑪含垢：含耻忍辱，即忍受着耻辱。以上四句都是说明小恶不损大德，正如污水不害其为川泽，藏疾不害其为山薮，瑕斑不害其为美玉，含垢不害其为国君。晋国应忍一时之辱，不宜以不救宋为耻。　⑫天之道也：这是上天的常道。道，常规，常道。　⑬其：还是，表示委婉语气。　⑭解（xiè谢）扬：晋国壮士，此时当系晋国大夫，字子虎。　⑮使无降楚：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。　⑯悉起：已全部出发。悉，全，尽。起，出发。这是虚言，安慰宋国坚持战斗，不要投降楚国。　⑰献诸楚：即献之于楚，把他献给楚国。　⑱使反其言：让他说相反的话，即让解扬对宋人说晋国不肯出兵救援的话。　⑲登诸楼车：让他登上楼车。楼车，车高而有望楼叫楼车。　⑳遂致其君命：于是解扬就把晋君的命令传达给宋国。　㉑女则弃之：是你抛弃了它。　㉒速即尔刑：快接受你应受的刑吧！即，受，此指受刑。尔刑，你应受的刑戮。　㉓君能制命为义：国君能制订正确的命令就是义。制，制订，发布。　㉔臣能承命为信：臣下能承受国君的命令就是信。承命，承担命令，接受命令。信，信用。　㉕信载义：信用贯彻道义。载，装载，此指贯彻。行之为利：推行下去就是利益。行之，指推行“信载义”，之，此指信载义。　㉖民之主也：是百姓的主人。　㉗义无二信：道义不能有两种信用。二信，两种相矛盾的信用。此言国君的命令绝不能让臣子既向晋君守信，又向楚君守信，故言“义无二信”。　㉘信无二命：信用不能接受两种命令。二命，两种相矛盾的命令。此言臣子的信用，绝不能既接受晋君之命，又接受楚君之命，故言“信无二命”。　㉙不知命也：楚王不知道“信无二命”的意义。　㉚有死无霣（yǔn允）：宁有一死而不能废弃君命。霣，同“陨”，此指废弃。杜预：“霣，废队（坠）也”。　㉛以成命也：借机会完成我君的使命。成，完成。　㉜禄：福，即幸福，福气。　㉝下臣获考：下臣获得了完成使命的光荣。考，成，此指完成使命。杜预：“考，成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五年春天，公孙归父在宋国会见楚王。宋国派乐婴齐到晋国告急求救。晋景公想要派兵救援宋国。伯宗说：“不

行。古人有句话说：‘鞭子虽然长，达不到马肚子。’上天正在保祐楚国，不能和它竞争。虽然晋国强盛，能违背上天吗？俗语说：‘遇事能屈能伸，全在心中有数。’河流湖泊能容纳污泥浊水，山林草莽中隐藏着毒虫猛兽，美玉隐匿着瑕斑，国君含忍着耻辱，这是上天的常道。君王还是等着吧。”晋景公就停止发兵救宋。

晋国派遣解扬到宋国去，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，告诉他们：“晋国救宋的军队已经全部出发，就要到了。”解扬路过郑国时，郑人把他囚禁起来献给楚国。楚王重重地贿赂他，让他说相反的话，解扬不答应；劝诱他三次才答应楚王。楚人让解扬登上楼车，叫他向宋人喊话告诉他们晋国不来救援。于是，解扬就乘机把晋君的命令传达给宋国。楚王要杀解扬，派人对他说：“你既已答应不谷，现在又反过来，是什么缘故？不是我没有信用，是你抛弃了它。快接受你应受的刑罚吧！”解扬回答说：“下臣听说，国君能制订正确的命令就是义，臣下能承受国君的命令就是信，信用贯彻道义而推行下去就是利益。谋划不失去利益，而捍卫国家，就是百姓的主人。道义不能有两种信用，信用不能接受两种命令。君王贿赂下臣，就是不知道‘信无二命’的意义。接受了我君的命令而出国，宁有一死而不能废弃君命，难道又可以贿赂吗？下臣所以答应君王是借机会完成我君的命令。死而能完成使命，这是臣下的福禄。寡君有守信的臣下，下臣获得了完成使命的光荣，死而又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？”楚庄王赦免了解扬让他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夏五月，楚师将去宋。申犀稽首于王之马前，曰：“毋畏知死，而不敢废王命①，王弃言焉②。”王不能答。申叔时仆③，曰：“筑室，反耕者④，宋必听命。”从之。宋

人惧，使华元夜入楚师，登子反之床⑤。起之曰⑥："寡君使元以病告⑦，曰：'敝邑易子而食，析骸以爨⑧；虽然，城下之盟，有以国毙⑨，不能从也。去我三十里，唯命是听。'"子反惧⑩，与之盟，而告王。退三十里，宋及楚平。华元为质。盟曰："我无尔诈，尔无我虞⑪。"

【注释】

①毋畏知死：申舟明知会死的。毋畏，即申舟。废：废弃。　②弃言：丢弃自己过去说的话，即指楚王过去对申舟说过"杀女，我伐之"的话。弃，丢弃，丢掉。其实，"弃言"就是"说话不算话"，也就是"失信"。

③申叔时：楚臣。仆：驾车。　④筑室：楚军修造房子。筑，修筑。反耕者：让种田的人回来。反，同"返"。杜预注："筑室于宋，分兵归田，示无去志。"　⑤登子反之床：华元登上子反的床。子反，即楚军主将公子侧。　⑥起之：把他叫起来。按：华元夜间入楚营，此时子反已睡，故华元把他叫了起来。不过，后代研究者对华元怎样夜入楚营，并登子反之床，颇有猜测。　⑦使元以病告：让我把宋国的困难告诉你。病，困乏，困难。　⑧易子而食：交换儿子而杀了吃。析骸而爨（cuàn窜）：拆开尸骨当柴烧火做饭。析，分开，拆开。骸，骸骨，尸骨。爨，烧火煮饭。

⑨城下之盟：在敌人兵临城下，被威逼向敌人无条件投降而订盟，为春秋时诸侯所深耻。有以国毙：宁可让国家灭亡。有以，犹言"宁以"，宁可把。国毙，即亡国。毙，死，此指灭亡。杜预注："宁以国毙，不从城下盟。"此言宋国华元坚决不从楚订城下之盟。以丧权辱国。　⑩子反惧：子反害怕。子反因华元夜入楚营，自己又被华元所劫持，故言"惧"。

⑪我无尔诈：即"我无诈尔"，我不欺骗你。诈，欺诈，欺骗。尔无我虞：即"尔无虞我"，你不欺骗我。虞，欺骗。一说，把"虞"解为"防备"，即你也不必防备我。杜预注："楚不诈宋，宋不备楚。"后解亦通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五年夏季五月，楚军要撤离宋国。申犀在楚王的

马前叩头，说："无畏明知会死的，但不敢废弃君王的命令，君王丢弃自己说过的话了。"楚王不能回答。楚臣申叔时正为楚王驾车，说："修造房子，让种田的人回来，宋国一定听从君王的命令。"楚王按照申叔时的话做了。宋国人害怕，派华元在夜里潜入楚营，登上子反的床。把他叫起来说："寡君派我把宋国的困难情况告诉你，说：'敝邑已经交换儿子杀了吃，拆开尸骨当柴烧火做饭；尽管如此，城下之盟，宁可让国家灭亡，也不能跟楚国订立。你们退兵三十里，宋国将唯命是听。'"子反害怕，就和华元盟誓，然后报告楚庄王。楚国退兵三十里，宋国和楚国媾和。华元做人质。盟誓说："我不骗你，你不欺我。"

【原文】

潞子婴儿之夫人①，晋景公之姊也。酆舒为政而杀之，又伤潞子之目②。晋侯将伐之，诸大夫皆曰："不可。酆舒有三俦才，不如待后之人③。"伯宗曰④："必伐之。狄有五罪，俦才虽多，何补焉⑤？不祀，一也⑥。耆酒，二也⑦。弃仲章而夺黎氏地，三也⑧。虐我伯姬，四也⑨。伤其君目，五也。怙其俦才，而不以茂德，兹益罪也⑩。后之人或者将敬奉德义以事神人，而申固其命⑪，若之何待之？不讨有罪，曰'将待后'，后有辞而讨焉，毋乃不可乎⑫？夫恃才与众，亡之道也⑬。商纣由之⑭，故灭。天反时为灾，地反物为妖⑮，民反德为乱，乱则妖灾生⑯。故文反正为乏，尽在狄矣⑰。"晋侯从之。六月癸卯，晋荀林父败赤狄于曲梁⑱。辛亥⑲，灭潞。酆舒奔卫，卫人归诸晋，晋人杀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潞（lù路）子：即潞国国君，子爵。潞，赤狄的别种。婴儿：潞子的名字。　②酆（fēng封）舒：潞的宰相。目：眼睛。　③有三俊才：有三项突出的才能。俊，俊的异体字，才智过人。杜预注："俊，绝异也。言有才艺胜人者三。"但不知三者指什么。待后之人：等待他的后任人，后人无俊才，然后伐之。　④伯宗：晋国大夫。　⑤五罪：五条罪状。何补：有什么补益。　⑥不祀：不祭祀，即废弃祭祀。　⑦耆（shì试）酒：沉溺于饮酒。耆，通"嗜"，爱好，此指沉溺于。　⑧仲章：潞国的贤人。黎氏地：黎氏的土地。黎氏，黎侯国（在今山西长治县西），被潞所并。　⑨虐：此指杀害。伯姬：指潞子的夫人、晋侯的姐姐。　⑫怙（hù护）：依靠，依仗。茂德：犹言美德，盛德。一说培养德行；茂，培养。

⑪申固：即巩固，强固。命：命运；杜预注指政令。　⑫将待后：要等待后继人。有辞：有话说，即有理由。讨焉：讨伐他们。后人无罪而去讨伐，他们将有话说了。毋乃：即"无乃"，只怕，恐怕。　⑬恃：依仗。亡之道：是亡国之道。　⑭由之：按这样去做。由，依其道去做。相传殷纣王就是依仗其才与众的人。　⑮反时：违反时令。反物：违反物性，即万物失其常性。妖：妖异，妖怪。　⑯反德：违反道德。

⑰文反正为乏：篆文正字反过来就是乏字，即正（正）反过来为乏（乏）。文，字，指篆字。此言反正之道就是乏绝之道，即灭亡之道。尽在狄矣：都存在于狄人那里了，即以上那些反常道的事情，狄人都聚而有之。

⑱六月癸卯：六月十八日。曲梁：潞国地名（在今河北永年县境）。

⑲辛亥：六月二十六日。

【译文】

潞子婴儿的夫人，是晋景公的姐姐。酆舒执政以后杀了她，又伤害了潞子的眼睛。晋侯要攻打他，大夫们都说："不行。酆舒有三项突出的才能，不如等待他的后任人。"伯宗说："一定要攻打他。狄人有五条罪状，突出的才能虽然多，有什么补益？不祭祀，这是第一条罪状。沉溺于饮酒，这是第二条罪状。废弃贤人仲章并夺取黎侯的土地，这是第三条罪状。杀害我们伯姬，这是第四条罪状。伤害他国君的眼睛，这是第五条罪状。

依仗他的突出才能，而不培养美德，这就更增加了罪过。后继的人或者将会敬奉德义来奉事神灵，而巩固他们国家的命运，那时怎么样对待他们？不讨伐有罪的人，说‘要等待后继人’，无罪而去讨伐后继人就会有话说了，只怕不可以吧？依仗才能和人多，这是亡国之道。商纣按这样去做，所以灭亡。天违反时令就是灾害，地违反物性就是妖异，百姓违反道德就是祸乱，有了祸乱就有妖异和灾害发生。所以篆文正字反过来就是乏字，上面那些反常的事狄人都存在了。”晋侯听从伯宗的话。六月十八日，晋国荀林父在曲梁打败赤狄。二十六日，灭了潞国。酆舒逃亡到卫国，卫国人把他送到晋国，晋国人杀了他。

【原文】

王孙苏与召氏、毛氏争政①，使王子捷杀召戴公及毛伯卫②。卒立召襄③

秋七月，秦桓公伐晋，次于辅氏④。壬午，晋侯治兵于稷，以略狄土，立黎侯而还⑤。及雒，魏颗败秦师于辅氏⑥。获杜回，秦之力人也⑦。

初，魏武子有嬖妾，无子。武子疾，命颗曰：“必嫁是⑧。”疾病则曰⑨：“必以为殉⑩”。及卒，颗嫁之，曰：“疾病则乱，吾从其治也⑪。”及辅氏之役，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⑫，杜回踬而颠⑬，故获之。夜梦之曰：“余，而所嫁妇人之父也⑭。尔用先人之治命，余是以报⑮。”

晋侯赏桓子狄臣千室，亦赏士伯以瓜衍之县⑯。曰：“吾获狄土，子之功也。微子，吾丧伯氏矣⑰。”羊舌职说是赏也⑱，曰：“《周书》所谓‘庸庸祗祗’者，谓

此物也夫⑲。士伯庸中行伯⑳，君信之，亦庸士伯，此之谓明德矣㉑。文王所以造周，不是过也㉒。故《诗》曰㉓：'陈锡哉周㉔。'能施也㉕。率是道也㉖，其何不济？"

晋侯使赵同献狄俘于周，不敬㉗。刘康公曰㉘："不及十年，原叔必有大咎，天夺之魄矣㉙。"初税亩㉚，非礼也。谷出不过藉㉛，以丰财也。

冬，蝝生㉜，饥。幸之也㉝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孙苏：周王室卿士。召氏：又称召伯，召戴公，周王室卿士。毛氏：周王室卿士。杜预注："三人皆王卿士。"争政：争夺执政。　②王子捷：即王礼子，周王子。毛伯卫：又称毛伯，周王室大臣。　③召襄：召戴公之子，周王室大臣。杜预注："襄，召戴公之子。"立召襄，即立了召襄为执政卿士。　④秦桓公：秦共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八年。辅氏：晋国地名（在今陕西大荔〔朝力〕县东）。　⑤壬午：七月二十七日；杜预注推算为"七月二十九日。"治兵：训练军队，即进行军事演习。稷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稷山县南）。略狄土：占取狄人的土地。略，强取，强占。立黎侯：立了黎侯。黎，本是旧国，潞国夺黎氏土地，晋国此次又封立黎侯。

⑥雒：晋国地名（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南）。魏颗：魏犨之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⑦杜回：秦国人名。力人：有大力气的人，即大力士。　⑧嫁是：嫁此妾。是，指魏武子嬖妾。　⑨疾病：即病重，病危。据说古人把病重或病危叫疾病。　⑩以为殉：即"以之为殉"，让她殉葬。　⑪治：犹言清醒，指神智清醒时说的话；治，对乱而言，即不昏乱。　⑫结草：把草打成结。亢：犹言遮拦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"亢，遮也。"而杜预注认为"亢，御也。"　⑬颠（zhì至）：被绊倒，跌倒。颠：仆倒。之：指杜回。　⑭妇人：指魏武子的嬖妾。　⑮用：采纳，执行。先人：指魏武子。治命：即清醒时说的话。　⑯桓子：即荀林父。狄臣千室：狄人奴隶一千家。臣，即奴隶，先秦时把奴隶叫臣。士伯：即士贞子，名渥

浊，又称士贞伯，晋国大夫。鲁宣公十二年，晋国主帅荀林父，因邲之役败军之罪请杀，晋侯要答应荀林父的请求，经士伯的劝谏才得免罪，并"使复其位"，故晋侯认为士伯有功，赏其土地。瓜衍之县：瓜衍的县邑（在今山西孝义县北）。 ⑰微子：没有您。伯氏：即荀林父。杜预注："伯，桓子字。" ⑱羊舌职：叔向之父，晋国大夫。说：同"悦"，喜悦，高兴。是赏：这些赏赐，指对荀林父和士伯的赏赐。 ⑲庸庸：可用的用。庸，用。祗祗：可敬的敬。祗，敬。杜预注："言文王能用可用，敬可敬。"物：类；事。 ⑳士伯庸中行伯：士伯认为荀林父可以任用。庸，用，即可任用。杜预注："言中行伯可用。" ㉑亦庸士伯：也任用士伯。此之谓明德矣：这就叫做明德了。 ㉒造周：建立周朝。造，创造，建立。不是过：即"不过是"，不超过这个。 ㉓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

㉔陈：布施，指布施利益。锡：赐给，指赐给天下。哉：通"载"，创始，创立。周：周业，即周朝的大业。杜预注："《诗·大雅》言文王布陈大利，以赐天下，故能载行周道，福流子孙。" ㉕施：施恩，指施恩给百姓。 ㉖率：遵循。是道：即周文王创业之道。 ㉗赵同：又称原同，原叔，晋国大夫。不敬：表现得不恭敬。 ㉘刘康公：又称王季子，刘子，周王室大臣。 ㉙咎：灾祸，灾殃。夺之魄：夺走他的魂魄。魄，魂魄。古人迷信，认为人的躯体之外，还有所谓"魂"。鲁成公八年，晋人杀赵同，故言"天夺之魄矣。" ㉚税亩：按土地的亩数征税。这是旧制度的改革，是社会一大进步。 ㉛藉：藉法，自殷、周以来，实行井田制。井田制有私田，也有公田。民在公田上进行无偿劳动，即所谓藉法。杜预注："周法，民耕百亩，公田十亩，借民力而治之。" ㉜蝝（yuán元）：未生翅膀的蝗虫。 ㉝幸：庆幸。杜预注："蝝，未为灾而书之者，幸其冬生，不为物害，时岁虽饥，犹喜而书之。"

【译文】

王孙苏和召氏、毛氏争夺执政，让王子捷杀了召戴公和毛伯卫。最后立了召襄为执政卿士。

这年秋季七月，秦桓公攻打晋国，秦军驻扎在辅氏。七月二十七日，晋侯在稷地进行军事演习，而占领狄人的土地，立了黎侯然后回国。到达雒水，晋国魏颗在辅氏击败秦军。俘虏

了杜回，这是秦国的大力士。

起初，魏武子有一个爱妾，没有生儿子。魏武子生病，吩咐魏颗说："我死后一定要嫁了她。"病危便说："一定要让她殉葬。"等到魏武子死后，魏颗把她嫁了，说："病重了就昏乱，我听从他清醒时说的话。"等到辅氏的战役，魏颗看见一个老人把草打成结遮拦杜回，杜回被绊倒在地，所以俘虏了他。夜里梦见老人说："我，是你所嫁女人的父亲，你采纳你先人清醒时说的话，我因此报答你。"

晋侯赏给荀林父狄人的奴隶一千家，也把瓜衍的县邑赏给士伯。说："我获得狄人的土地，是您的功劳。如果没有您，我就丧失伯氏了。"羊舌职对这些赏赐表示高兴，说："《周书》所谓'可用的用、可敬的敬'，说的就是这类事吧。士伯认为中行伯可以任用，国君相信他，也任用士伯，这就叫做明德了。文王所以能建立周朝，也不超过这个了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'文王把利益布施给天下，创立了周朝大业。'这是说文王能施恩于百姓。遵循这个创业之道去做，难道还有什么不能成功吗？"

晋侯派赵同向周王进献俘虏的狄人，表现得不恭敬。刘康公说："不到十年，原叔一定有大灾祸，上天夺走他的魂魄了。"

鲁国开始按田亩征税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过去所征的稻谷不超过藉法的规定，是丰富财货的方法。

冬天，发生了幼螟，有饥荒。《春秋》记载是表示庆幸。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，晋士会帅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、铎辰①。三月，献狄俘。晋侯请于王。戊申，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，且为大傅②。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。羊舌职

曰："吾闻之，禹称善人，不善人远③。此之谓也夫。《诗》曰④：'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⑤。'善人在上也⑥。善人在上，则国无幸民⑦。谚曰：'民之多幸，国之不幸也。'是无善人之谓也⑨。"

夏。成周宣榭火，人火之也⑩。凡火，人火曰火，天火曰灾。

秋，郯伯姬来归，出也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宣公十六年（公元前593年）。甲氏、留吁、铎辰：都是赤狄的别种。 ②戊申：三月二十七日。 以黻冕（fú幅 miǎn免）命士会将中军：把礼服赐给士会命令他统率中军。黻冕，古代祭服，即礼服的一种。朱熹注："黻，蔽膝也，以韦（熟牛皮）为之；冕，冠也。"黻，指衣而言。《礼记·礼器》："天子龙衮，诸侯黻，大夫黼，士玄衣纁（xūn勋）裳。"冕，礼帽。大傅：即太傅，官名。杜预注："代林父将中军，且加以大傅之官。" ③称善人：举拔好人。称，举拔，提拔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夏禹举用善人，不善之人自然远去。晋用士会，亦犹禹之用善也夫。" 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篇。 ⑤如临深渊：如同面临深渊。履：踩着。 ⑥善人在上：好人在上面。在上，此指执政当权。杜预注："言善人居位，则无不戒惧。" ⑦幸民：心存侥幸的百姓。 ⑧多幸：多存侥幸。 ⑨是无善人之谓也：这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在位啊。 ⑩成周：即西周的东都洛邑与王城相距十八里，平王东迁居王城，敬王迁都成周。宣榭：指土台上的厅堂式建筑，用以习射讲武的地方。人火之：有人放火烧着的。 ⑪郯伯姬：鲁国嫁给郯国之君的女子。出：被遗弃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六年春天，晋国士会率领军队灭亡了赤狄的甲氏和留吁、铎辰。三月，向周王进献俘虏的狄人。晋侯向周王请

求。三月二十七日，把礼服赐给士会命令他统率中军，并且担任太傅。在这期间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。羊舌职说："我听说，夏禹举拔好人掌政，不好的人就远离了。说的就是这样事情吧。《诗经》说：'战战兢兢，如同面临深渊，如同脚踩薄冰。'这是因为好人在上面执政。好人在上面当位，国家就没有心存侥幸的百姓。谚语说：'百姓多存侥幸，就是国家的不幸。'这说的就是没有好人在位啊。"

夏天，成周的宣榭着火，是由于人把它烧着的。凡是着火，人为的着火叫火，天降的火叫灾。

秋天，郯伯姬回来，是由于被遗弃。

【原文】

为毛、召之难故，王室复乱①。王孙苏奔晋，晋人复之②。冬，晋侯使士会平王室，定王享之③。原襄公相礼，殽烝④。武子私问其故⑤。王闻之，召武子曰："季氏，而弗闻乎⑥？王享有体荐，宴有折俎⑦。公当享，卿当宴⑧，王室之礼也。"武子归而讲求典礼，以修晋国之法。

【注释】

①复乱：又发生祸乱。　②复之：让他复位，指复执政卿士之位。

③平：调和。平王室，即调和周王室卿士间的纠纷。　定王：即周定王，名渝，周顷王之子，在位二十一年。　享：设享礼招待。　④原襄公：周王室大夫。　相礼：赞礼。殽烝：古代连肉带骨放在俎（zǔ阻，古代盛肉的器具）内叫殽烝，又叫折俎。殽，即"肴"，指带骨的肉，犹今之排骨肉。烝，古代把杀牲（整个的家畜）放在俎内叫烝，此指把带骨肉放在俎内。杜预注："烝，升也。升殽于俎。"　⑤武子：即士会。　⑥季氏：即士会。　⑦体荐：把半个牲体放在俎内叫房烝，又叫体荐。　折俎：即殽烝，折断牲体的骨节然后放在俎内。　⑧公：指诸侯。　当享：应

当设享礼招待。卿：卿、大夫。当宴：应当设宴会招待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士会卿也。虽享，亦当用宴礼。"

【译文】

为了毛氏、召氏的祸难缘故，周王室又发生动乱。王孙苏逃亡到晋国，晋国人让他恢复了卿士。这年冬天，晋侯派士会调和周王室卿士间的纠纷，周定王设享礼招待他。原襄公做赞礼，把折断的带骨肉放在盛肉的器具里。士会暗中问是什么缘故。周王听到，召见士会说："季氏，你没有听说吗？天子设享礼有半个牲体放在盛肉的器具里，设宴礼有折断的带骨肉放在盛肉的器具里。诸侯应当设享礼招待，卿、大夫应当设宴会招待，这是王室的礼仪。"士会回国以后讲求典礼，并修明晋国的法度。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晋侯使郤克徵会于齐①。齐顷公帷妇人，使观之②。郤克登，妇人笑于房③。献子怒，出而誓曰："所不此报，无能涉河！④"献子先归，使栾京庐待命于齐⑤，曰："不得齐事，无复命矣⑥。"郤子至，请伐齐，晋侯弗许；请以其私属⑦，又弗许。

齐侯使高固、晏弱、蔡朝、南郭偃会⑧。及敛盂⑨，高固逃归。夏，会于断道⑩，讨贰也。盟于卷楚，辞齐人⑪。晋人执晏弱于野王，执蔡朝于原，执南郭偃于温⑫。苗贲皇使，见晏桓子⑬，归言于晋侯曰："夫晏子何罪？昔者诸侯事吾先君，皆如不逮⑭；举言群臣不信，诸侯皆有贰志⑮。齐君恐不得礼，故不出而使四子来⑯。左

右或沮之曰⑰：‘君不出，必执吾使。’故高子及敛盂而逃。夫三子者曰⑱：‘若绝君好，宁归死焉⑲。’为是犯难而来，吾若善逆彼⑳，以怀来者，吾又执之，以信齐沮，吾不既过矣乎㉑？过而不改，而又久之，以成其悔，何利之有焉㉒？使反者得辞，而害来者，以惧诸侯，将焉用之㉓？”晋人缓之，逸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鲁宣公十七年（公元前592年）。郤（xì系）克：又称郤伯，郤子，郤献子，驹伯，晋国大夫。徵：召请。　②齐顷公：名无野，齐惠公之子，在位十七年。帷妇人：用帷幕遮住妇人。使观之：让她观看。之，指郤克。　③登：即登上台阶。　笑于房：在厢房里大笑。对齐妇人笑，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史记·晋世家》都有记载，虽有所异，但基本相同。如孔颖达疏：“鲁行父秃，晋郤克跛，卫孙良夫眇，曹公子首偻，故妇人笑之。”　④不此报：即“不报此”，不报复这次耻辱。无能涉河：就不能渡过黄河。　⑤栾京庐：是郤克的副手（古代称介）。　⑥不得齐事：不能完成到齐国办的事，即让齐顷公去参加盟会。无复命：不要回国复命。　⑦以其私属：率领他的家众。私属，宗族，家众。　⑧高固：齐国执政大夫，即正卿。晏弱、蔡朝、南郭偃：都是齐国大夫。　⑨敛盂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）。　⑩断道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沁县西）。　⑪卷（quán权）楚：即晋地断道。一说断道与卷楚为二地，但相距不远。辞齐人：拒绝齐国人参加。晋国因齐侯未来，故不让齐人参加盟会。　⑫野王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沁阳县治）。原：周王畿内地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）。温：周王畿内地名（在今河南温县西南）。　⑬苗贲皇：楚国斗椒之子，鲁宣公四年，楚灭斗氏（即若敖氏）逃奔晋国，食邑于苗地，故称“苗贲皇”。使：出使，此指正奉命出使在外，路过野王。晏桓子：即晏弱。　⑭不逮：不及，即赶不上。逮，及，赶上。　⑮举言：都说。举，全，都。群臣：指晋国群臣。不信：不讲信用。　⑯不得礼：不能得到礼遇。不出：指不出国。

四子：指高固、晏弱、蔡朝、南郭偃四个人。 ⑰沮（jǔ举）：劝阻，阻止。杜预注："沮，止也。" ⑱三子：指高固之外三个人。 ⑲君好：国君的友好。归死：归死于晋，即死在晋国；一说指回国被处死。 ⑳犯难：冒着危险，即冒险。若：有应该之意。善逆：好好迎接，即盛情迎接。彼：他们，指齐使。 ㉑怀来者：使来者怀念，即使来归附晋国的诸侯怀念。以信齐沮：以证实齐人的劝阻是对的。信，犹言证实。齐沮，指齐君左右近臣的劝阻。吾不既过矣乎：我们不是已经做错了吗？ ㉒久之：指久执而不肯释放他们，即不释放晏弱等三人。何利之有：有什么利益？ ㉓反者：即"返者"，逃走的人，指高固。得辞：得到逃走的理由，即逃走有理。害来者：伤害前来的人，即伤害晏弱等三人。 ㉔缓之：放松囚禁他们，即不加拘禁晏弱等三人。杜预注："缓，不拘执，使得逃去也。"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七年春天，晋侯派大夫郤克到齐国召请齐侯参加盟会。齐顷公用帷幕遮住妇人，让她观看。郤克登上台阶，妇人在厢房里大笑。郤克大怒，出来发誓说："不报复这次耻辱，就不能渡过黄河！"郤克先回国，让栾京庐留在齐国等候命令，说："不能完成到齐国办的事，就不要回国复命了。"郤克回到晋都，请求攻打齐国，晋侯不答应；请求率领他的家众去攻打齐国，晋侯又不答应。

齐侯派大夫高固、晏弱、蔡朝、南郭偃参加会盟。到达敛盂，高固逃跑回国。这年夏天，在断道会盟，是为了讨伐有二心的国家。又在卷楚结盟，拒绝齐国人参加。晋国人在野王拘捕了晏弱，在原地拘捕了蔡朝，在温地拘捕了南郭偃。苗贲皇出使路过，见到晏弱，回国对晋侯说："晏子有什么罪过？从前诸侯事奉我们先君，都急得像赶不上的样子，可是现在都说晋国群臣不讲信用，所以诸侯都有二心。齐国的国君恐怕不能得到礼遇，所以不出国而派这四个人前来。齐君左右近臣有人劝阻他说：'君王不出国，一定会拘捕我们的使者。'所以高固到达

敛盂便逃走了。这三个人说：‘如果断绝了国君的友好，我们宁愿死在晋国。’为此他们冒着危险前来，我们应该好好迎接他们，使前来的人怀念我们，但是我们还是拘禁了他们，证实齐人的劝阻是对的，我们不是已经做错了吗？做错了而不加以改正，而又久久拘禁他们不肯释放，造成他们的后悔，这有什么利益呢？使逃走的人得到逃走的理由，而伤害前来的人，使诸侯害怕，将会有什么用呢？”于是晋国人放松了囚禁，他们就逃走了。

【原文】

秋八月，晋师还①。范武子将老，召文子曰②：“燮乎！吾闻之，喜怒以类者鲜，易者实多③。《诗》曰④：‘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；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⑤。’君子之喜怒，以已乱也⑥。弗已者必益之⑦。郤子其或者欲已乱于齐乎⑧。不然，余惧其益之也⑨。余将老，使郤子逞其志，庶有豸乎⑩？尔从二三子唯敬。”乃请老，郤献子为政。

冬，公弟叔肸卒⑪，公母弟也。凡大子之母弟，公在曰公子，不在曰弟。凡称弟，皆母弟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师还：晋军回国。古代“君行师从，卿行旅从”；此次断道会盟，可能亦随师旅，故言“晋师还”。　②范武子：即士会，又称随武子，士季，随季，晋国正卿。　老：即告老归政退休，又叫“致仕”。文子：即范文子，又称士燮，士文子，范叔，士会之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③类：犹言法，即合于礼法；一说分，合于其分。易：变易，即相反的；一说迁怒。杜预注：“易，迁怒也。”　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篇。

⑤遄（chuán船），很快。祉：犹言喜悦；一说福祉，指贤人。 ⑥以已乱：即“以之已乱”，用它制止祸乱。 ⑦益之：增长祸乱。之，指祸乱。

⑧欲已乱于齐：想要对齐国阻止祸乱。 ⑨惧其益之：害怕他会增加祸乱。 ⑩遄其志：满足他的心愿，即让郤克执政，快其心意。其实，郤克对齐国仇恨日深，必增益祸乱于齐。弭（zhì至）：解决，解除。杜预注：“弭，解也。欲使郤子从政快志以止乱。” ⑪叔肸（xī夕）：鲁宣公的同母弟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八月，晋军回国。范武子要告老归政退休，把儿子文子召唤来说：“燮啊！我听说，喜怒合于礼法的很少，相反的却很多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君子如果发怒，祸乱差不多很快可以阻止；君子如果喜悦，祸乱差不多很快可以制止。’君子的喜怒，是用来制止祸乱的。如果不是阻止就一定会增长祸乱。郤子大概或者想要对齐国阻止祸乱吧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害怕他会增加祸乱的。我要告老退休了，让郤子满足他的心愿，祸乱差不多可以解除了吧？你跟随诸位大夫唯有恭敬从事。”于是就请求告老归政退休，郤克执政。

冬天，宣公弟弟叔肸死，是宣公的同母弟弟。凡是太子的同母弟弟，国君在世叫公子，不在世叫弟。凡称为弟弟的，都是同母弟。

十 八 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，晋侯、卫大子臧伐齐①，至于阳穀。齐侯会晋侯盟于缯，以公子彊为质于晋②。晋师还，蔡朝、南郭偃逃归。

夏，公使如楚乞师，欲以伐齐。

秋，邾人戕鄫子于鄫③。凡自内虐其君曰弒④，自外曰戕。

楚庄王卒。楚师不出，既而用晋师，楚于是乎有蜀之役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鲁宣公十八年（公元前591年）。大子臧：卫国太子。 ②缯（cēng层，又读zēng增）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某地）。公子彊：齐国公子。 ③戕（qiāng 枪）：杀害。 ④内：各本均无“内”字，惟《唐石经》、《金泽文库》和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本有，补上。虐：杀。 ⑤不出：不能出兵。用晋师：利用晋军，即用晋军攻打齐国。蜀之役：蜀地的战役，事在鲁成公二年冬。蜀，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西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十八年春天，晋侯、卫国太子臧攻打齐国，到达阳穀。齐侯在缯地会见晋侯结盟，让公子彊到晋国做人质。晋军回国，蔡朝、南郭偃逃跑回国。

夏天，宣公派使者到楚国乞求援军，想要用它攻打齐国。

秋天，邾国人在鄫国杀害了鄫子。凡是从国内杀死他们的国君叫做“弒”，从国外叫做“戕”。

楚庄王死。楚军不能出来，不久鲁国就利用晋军攻打齐国，楚国于是而有蜀地的战役。

【原文】

公孙归父以襄仲之立公也，有宠，欲去三桓以张公室①。与公谋而聘于晋，欲以晋人去之②。冬，公薨。

季文子言于朝曰："使我杀適立庶，以失大援者，仲也夫③。"臧宣叔怒曰④："当其时不能治也，后之人何罪⑤？子欲去之，许请去之⑥。"遂逐东门氏⑦。子家还及笙⑧，坛帷，复命于介⑨。既复命，袒，括发⑩，即位哭，三踊，而出⑪。遂奔齐。书曰："归父还自晋"，善之也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桓：指春秋时鲁国大夫孟孙（仲孙）氏、叔孙氏、季孙氏，都出自桓公（即鲁桓公后代），故称"三桓"。鲁文公死后，三桓势力日强，分领三军，实际掌握了鲁国政权。张：伸张，即扩大权势。公室：诸侯国的政权，此指鲁君。杜预注："时三桓强，公室弱，故欲去之以张大公室。"

②与公谋：指公孙归父和鲁宣公策划。以晋人：利用晋国人的力量。

③杀適立庶：杀嫡子立了庶子为君。適，通"嫡"，嫡子，指子恶。庶，庶子，指宣公，鲁文公之妃敬嬴所生。杜预注："適谓子恶，齐外甥，襄仲杀之而立宣公。"失大援：失掉强大的援助。杜预注："南通于楚，既不能固，又不能坚事齐、晋，故云失大援也。"仲：即襄仲。

④臧宣叔：又称臧孙许，臧孙，宣叔，臧文仲之子，鲁国大夫。

⑤当其时：在那时，即当时。治：指治罪。

⑥许：即臧宣叔，当时他为鲁国司寇，主管行刑。季文子阴谋杀公孙归父，恨公孙归父欲除掉三桓。

⑦东门氏：即襄仲的家族，襄仲居东门故称东门氏。

⑧子家：即公孙归父。笙：鲁国境外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杜预注："笙，鲁竟外，故不言去。"

⑨坛：筑土为坛：亦作墠（shàn善），古代祭祀用的平地，即清除草秽做行礼用的地方。帷：帷幕，此指张开帷幕。杜预注："为坛而张帷。"复命于介：向他的副手复命。介，副手。杜预注："介，副也。将去，使介反命于君。"此时公孙归父已知季文子驱逐他的家族，因而不能回国，在途中为坛帷、设位，向其副手复命，让其副手回国代他向国君复命。

⑩袒：脱去左臂的衣服，露出左臂；或者脱去左臂上面的衣服，露出内衣，都叫袒。括发：束发，即用麻束发。括，束。

⑪即位：就位，即在国君丧礼规定的位置上。三踊：顿足三次。踊，本指往上跳，此指顿足。以上是公孙归父知道宣公已死，又不敢回国，便在途中对死君举行了国丧之

礼。　⑫善之：赞许公孙归父。善，此指赞许，称赞。

【译文】

公孙归父因为他的父亲襄仲立了宣公为君，受到宠信，想要去掉三桓来扩大公室的权势。他和宣公策划并到晋国聘问，打算利用晋国的力量去掉三桓。这年冬天，鲁宣公死。季文子在朝廷上说："让我杀嫡子立了庶子为君，失掉了强大援助的，就是襄仲。"臧宣叔生气说："当时不能治罪，后人有什么罪？您想要去掉他，许就请求去掉他。"于是就把襄仲的家族东门氏驱逐出国。公孙归父回国到达笙地，筑土为坛，张开帷幕，向他的副手复命。复命以后，脱去左臂的衣服，用麻束发，在国君丧礼规定的位置上痛哭，顿足三次，就退出来。于是就逃亡到齐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归父还自晋"，这是对公孙归父的赞许。

成　　公

（元年——十八年）

成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，单襄公如晋拜成①。刘康公徼戎②，将遂伐之。叔服曰③："背盟而欺大国④，此必败。背盟不祥，欺大国不义，神人弗助，将何以胜？"不听，遂伐茅戎⑤。三月癸未，败绩于徐吾氏⑥。

为齐难故，作丘甲⑦。

闻齐将出楚师，夏，盟于赤棘⑧。

秋，王人来告败⑨。

冬，臧宣叔令修赋、缮完，具守备⑩，曰："齐、楚结好，我新与晋盟，晋、楚争盟⑪，齐师必至。虽晋人伐齐，楚必救之，是齐、楚同我也⑫。知难而有备，乃可以逞⑬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成公元年（公元前590年）。瑕嘉：即詹嘉，晋国大夫。单襄公：周王卿士。　拜成：因晋国调停有效而拜谢。　②徼：侥幸。徼戎，妄想侥幸打败戎人。　③叔服：周王内史。　④大国：指晋国。　⑤茅戎：戎之别种。　⑥徐吾氏：孔颖达疏认为徐吾氏为茅戎

内聚落之名，是交战的地方。　⑦为齐难故：为了防备齐国祸难的缘故。齐难，指齐国的进攻。从鲁宣公十七年断道之盟开始，鲁、晋诸国联盟，以齐为敌。鲁与齐为邻国，受齐威胁最大，故害怕齐国的进攻。作：此指规定。　丘：在此指地方基层组织名。　甲：在此指兵赋。丘甲，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兵赋。　⑧将出楚师：将要率同楚军，指来进攻鲁国。　盟于赤棘：鲁国和晋国在赤棘结盟，即鲁国大夫臧孙许与晋侯结盟。赤棘，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⑨告败：指报告被茅戎打败。⑩修赋：整治军赋。缮完：修治城郭。具守备：完成防御设备。　⑪结好：结成友好。争盟：争做盟主。　⑫同我：此指一起对付我国。⑬知难：预计到祸难。　逞：此指解除，即忧患可以解除。杜预注："逞，解也。"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元年春天，晋侯派瑕嘉调解周天子和戎人的冲突，单襄公到晋国拜谢调解成功。刘康公妄想侥幸战败戎人，打算乘此攻打他们。叔服说："背弃盟约而又欺骗大国，这样一定失败。背弃盟约不会吉祥，欺骗大国是不义的，神和人都不会帮助，要用什么去取胜？"刘康公没有听从，于是就攻打茅戎。三月十九日，在徐吾氏地方被打得大败。

为了防备齐国祸难的缘故，鲁国规定了丘甲的制度。

听到齐国将要率同楚军前来进攻，这年夏天，鲁国和晋国在赤棘结盟。

秋天，周天子手下的人来鲁国报告被茅戎打败。

这年冬天，鲁大夫臧宣叔命令整治军赋、修缮城郭，完成了防御设备，说："齐国、楚国结为友好，我国新近和晋国结盟，晋国、楚国争夺盟主，齐国的军队一定前来攻打我国。虽然晋军攻打齐国，楚国必然救援它，这就是齐国、楚国一起对付我国。预计到祸难而有了防备，祸难就可以解除。"

二 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①，齐侯伐我北鄙②，围龙③。顷公之孥人庐蒲就魁门焉④，龙人囚之。齐侯曰："勿杀！吾与而盟，无入而封⑤！"弗听，杀而膊诸城上⑥。齐侯亲鼓，士陵城⑦，三日取龙。遂南侵及巢丘⑧。

卫侯使孙良夫、石稷、宁相、向禽将侵齐⑨，与齐师遇。石子欲还，孙子曰："不可。以师伐人，遇其师而还，将谓君何⑩？若知不能，则如无出。今既遇矣，不如战也。"夏有⑪……

石成子曰："师败矣，子不少须⑫，众惧尽⑬。子丧师徒，何以复命？"皆不对。又曰："子，国卿也；陨子⑭，辱矣。子以众退，我此乃止⑮。"且告⑯：车来甚众。齐师乃止，次于鞫居⑰。

新筑人仲叔于奚救孙桓子⑱，桓子是以免。既，卫人赏之以邑⑲，辞。请曲县、繁缨以朝⑳，许之。

仲尼闻之，曰："惜也㉑，不如多与之邑㉒！唯器与名㉓，不可以假人，君之所司也㉔。名以出信㉕，信以守器㉖，器以藏礼㉗，礼以行义㉘，义以生利㉙，利以平民㉚，政之大节也㉛。若以假人，与人政也㉜。政亡，则国家从之，弗可止也已㉝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成公二年（公元前589年）。　②齐侯，即齐顷公。③龙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）。　④庐蒲：是氏，本是姜姓，齐桓公之后。就魁：是名字。门焉：攻打城门。　⑤无入而封：军队不进你们的境内。封：封疆，疆界。　⑥膊诸城上：陈尸于城上，即把尸体暴露于城上。膊，同“曝”，暴露。　⑦士陵城：士兵爬上城墙。陵，侵凌，越过，这里指爬上。　⑧巢丘：鲁邑名（在今山东泰安附近）。

⑨卫侯：即卫穆公，卫国国君，名速，卫国第二十一君，在位十一年。孙良夫：亦称孙子、孙桓子，卫国大夫。石稷：亦称石子、石成子，卫国大夫，卫国名臣石碏的四世孙。宁相：卫国大夫，卫国公族宁武子的儿子。向禽：卫国大夫。因齐顷公侵鲁，卫穆公命孙桓子等去救鲁攻齐，故称“侵齐”。正赶上齐伐鲁还师，与孙子等在卫地相遇，故下文说“与齐师遇”。　⑩将谓君何：犹言“将何以答卫君之命”。　⑪原文“夏有”以下，可能有阙文。　⑫少须：少待，指少忍耐下等待救援。　⑬众惧尽：即“惧众尽”，恐怕士兵都被杀光了。众，指卫国士兵。惧，恐怕。尽，死尽，复没。　⑭陨子：把你擒获或杀死。陨，本是死的敬称，这里指被擒或被杀。　⑮我此乃止：即“我乃止此”，我止守在这，为殿后抗御齐师。　⑯且告：卫人报告军中。一解是石稷告令军中。　⑰次于鞫（jū居）居：屯住在鞫居。鞫居，卫地名（在今河南封丘县境内）。⑱新筑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北大名县境内）。仲叔于奚：新筑的邑大夫。

⑲赏之以邑：即“以邑赏之”，指邑赏仲叔于奚。　⑳曲县(xuán玄)：诸侯所用的乐器。又名“轩县”。繁（pán盘）缨：诸侯所用的马饰，又名“樊缨”。按：此二物都是诸侯所用的，非邑宰（邑大夫）所应该佩用，而仲叔于奚竟请求卫君赐此二物。　㉑惜也：太可惜了，指可惜诸侯所佩用的“曲县”和“繁缨”赐给邑大夫。　㉒多与之邑：多赏给仲叔于奚邑。　㉓器：指马车服饰之类的器物。名：指爵位和名号。　㉔君之所司：君主所主管的事。司，掌管，主管。　㉕名以出信：爵位名号是使人们信赖的表徵。出信，产生信赖，即使人信赖。　㉖信以守器：在上位的人使人信赖，才能保享车服之器。守，保卫，保有。　㉗器以藏礼：车服之器蕴涵着尊卑之序。藏，蕴藏，这里有“表示”的意思。礼，指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。　㉘礼以行义：尊卑有序，自然就推行了义。　㉙义以生利：行义就产生了利。　㉚利以平民：生利才能治理

人民。平民：治理人民；一解为“济民”亦通。 ㉛政之大节：以上六项是治理国家的关键。政，国政，即治理国家。节，原指树木枝干交接处和动物骨骼交接处为“节”，这里引申为“关键”。 ㉜若以假人，与人政也：如果把名位、器物随便地赐给那些身份不相称的人，等于把政权交出去一样。与人政，给人政权；一解为“跟人同掌国政”。前解把“与”作动词用，把“政”作名词用；后解把“与”作介词用，把“政”作动词用。

㉝政亡，则国家从之，弗可止也已：政权丧失，国家就跟着灭亡了，那就无可挽回了。弗，不。止，停止，这里引申为“挽救”的意思。也已，两个表示肯定语气的助词。按：孔丘以上这番话，从维护奴隶制的立场出发，认为卫君把诸侯的名位和器物赐给邑大夫，是破坏了周礼，是奴隶主阶级失政、灭国的开始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二年春，齐顷公率兵进攻鲁国北部边境的城邑，包围了龙邑。齐顷公宠爱的庐蒲就魁攻打城门，龙邑人俘虏了他。齐君说：“不要杀害！我和你们订立盟约，齐国的军队不进入你们的境内！”龙邑人没有听齐君的话，杀了庐蒲就魁并把他的尸体陈列于城上。齐侯亲自击战鼓，齐军爬上城墙，三天内拿下了鲁国的龙邑。于是齐军向南进攻到了巢丘。

卫穆公派孙良夫、石稷、宁相、向禽率兵攻打齐国，和齐军相遇了。石稷想不战回国，孙良夫说：“不能回去。用兵攻打敌人，遇到了敌军不战便退回，怎么回答卫君之命？如果知道不能作战，那就不如不出兵。如今既然和敌军相遇了，不如打一场。”夏有……

石稷说：“我军战败了。你如不能稍微坚持一下等待救兵，恐怕我们的士兵都被杀光了。你丧失了官和兵，用什么回复君命？”大夫们都没有回答。石稷又说：“你是国家的卿士；你被擒或被杀，会污辱了卫国。你带着兵众退却，我在这抗击齐军。”这时有人报告军中：救援的兵车来了很多。齐军便停止了进攻，屯住在鞫居。

新筑的邑大夫仲叔于奚援救了孙良夫，因此孙良夫免于失败。事过之后，卫君赏赐给仲叔于奚城邑，他没有接受。仲叔于奚请求赐给他诸侯所用的乐器曲县和马饰繁缨朝见国君，卫穆公答应了他。

孔丘后来听说卫君赐给新筑邑大夫诸侯所用的曲县和繁缨的事情，说："太可惜了，不如多赏赐给他城邑。唯独礼器和名位，不能随便赐给人，名位和礼器是君主所掌管的。爵位和名号是使人信赖的表征，在上位的人使人信赖才能保享车服之器，车服之器包含着尊卑的秩序，尊卑有序自然就推行了义，行义就产生了利，生利才能治理人民，以上六项是治理国家的关键。如果把名位、礼器随便赐给那些身份不相称的人，等于把政权交出去一样。政权丧失，国家就跟着灭亡了，那就无法挽回了。"

【原文】

孙桓子还于新筑①，不入②，遂如晋乞师③。臧宣叔亦如晋乞师④。皆主郤献子⑤。晋侯许之七百乘⑥。郤子曰："此城濮之赋也⑦。有先君之明⑧，与先大夫之肃⑨，故捷。克于先大夫，无能为役⑩。"请八百乘，许之。郤克将中军，士燮佐上军⑪，栾书将下军⑫，韩厥为司马⑬，以救鲁、卫。臧宣叔逆晋师，且道之⑭。季文子帅师会之。及卫地，韩献子将斩人，郤献子驰将救之⑮。至，则既斩之矣⑯。郤子使速以徇⑰，告其仆曰：吾以分谤也⑱！"师从齐师于莘⑲。

六月壬申⑳，师至于靡笄之下㉑。齐侯使请战，曰："子以君师辱于敝邑㉒，不腆敝赋㉓，诘朝请见㉔。"对

曰："晋与鲁、卫，兄弟也，来告曰：'大国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㉕。'寡君不忍，使群臣请于大国，无令舆师淹于君地㉖，能进不能退，君无所辱命㉗。"齐侯曰："大夫之许㉘，寡人之愿也。若其不许，亦将见也㉙。"齐高固入晋师，桀石以投人㉚；禽之，而乘其车㉛，系桑本焉㉜，以徇齐垒㉝。曰："欲勇者贾余馀勇㉞！"

【注释】

①还于新筑：自新筑还卫都。于，介词，自从。　②不入：指经过国门而不入。　③乞师：讨救兵。　④臧宣叔：名许，臧文仲之子，鲁国大夫。　⑤皆主郤（xì戏）献子：都以郤献子为居停主人。主，居住，停留。郤献子，一称郤克，晋国大夫。按：郤克跛一足，鲁宣公十七年曾出使齐国，被齐国后宫的妇人所笑，心中深以为恨，故鲁、卫来乞师的人都投奔他。　⑥晋侯：即晋景公，晋国国君，名獳（nòu耨），成公之子，鲁宣公十年立，在位十九年。　⑦城濮之赋：言七百乘是鲁僖公二十八年，晋楚城濮之役时晋国军队的数目。赋，军额，即兵员的数目。⑧先君：指晋文公。明：英明。　⑨先大夫：指先轸、孤偃等人。肃：严正，认真；一解为"敏捷"，亦通。　⑩克于先大夫，无能为役：我比起先大夫们，简直连供他们役使都不配，意思是自己的才干远不如先轸等人。这是谦词。于，介词，比。役，役使。　⑪上燮（xiè谢）：即范文子，晋国大夫。佐上军：即上军的副帅。　⑫栾书：晋国大夫。⑬韩厥：又称韩献子，晋国大夫。司马：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。　⑭道：同"导"，向导，引路。　⑮驰：驱马快跑。　⑯既斩：已经杀了。

⑰速以徇：赶快将被杀的人示众。徇，示众。　⑱分谤：分担杀人的怨谤。指郤克不愿使韩厥独受杀人之谤。　⑲师从齐师于莘（shēn深）：晋军跟随齐军之后进入莘地。莘，齐国地名，在齐、卫的边境，是从卫入齐的要道，在今山东莘县北。　⑳六月壬申：六月十六日。　㉑靡笄（jī基）：山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境内）。　㉒子以君师辱于敝邑：你兴晋君之兵辱临我齐国。这是客套话。　㉓不腆（tiǎn忝）敝赋：人数不多、疲劣的士兵。腆，多，丰厚。敝，弱劣，疲弊。赋，指士兵。　㉔

诘朝：平旦，清早，这里指明日清早。请见：请相见决战。　㉕大国：指齐国。朝夕：旦夕，即不分昼夜。释憾：即泄恨。此言齐国经常跑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发泄它的怨恨。　㉖无令舆师淹于君地：不让晋国的军队久留于齐境。无令，不让。舆师，众多的军队。淹，停留。君地，指齐国土地，即齐境。　㉗君无所辱命：不必承蒙齐君命令，即不必等齐君的吩咐了。这是客套话。辱，辱劳，承蒙。　㉘大夫：指晋大夫。许：指许战，即应允作战。　㉙若其不许，亦将见也：如果你们不答应作战，我也要以兵戎相见。其，代词，你们，指晋国大夫。　㉚桀石投人：举石投击晋人。桀，同“揭”，举起。投，投掷，投射。　㉛禽之，而乘其车：即“禽其人而乘其车”，擒获晋人并乘他的战车。禽，同“擒”，擒获。之，指晋人。其，他的，指所获晋人的。　㉜系桑本焉：把带根的桑树系在战车后面。桑本，指带根的桑树。本，根。　㉝以徇齐垒：巡行于齐军的营垒。徇，遍告，巡行，有炫耀示威的意思。垒，营垒。　㉞欲勇者贾余馀勇：需要勇气的，可以买我的馀勇，指高固傲慢轻敌。贾（gǔ古），买；也解作“卖”。

【译文】

孙良夫从新筑回到卫都，没有进国门，便去晋国求救兵。鲁国的臧宣叔也到晋国求救兵。他们都居住在郤克那里。晋景公答应给他们七百辆兵车的战卒。郤克说：“这是城濮战役时晋国军队的数目。那时有先君文公的英明，和先大夫们的严正认真，所以才打了胜仗。我比起先大夫们，简直连供他们役使都不配！”请求调发八百辆兵车的战卒，晋景公答应了他。郤克统率中军，士燮佐上军，栾书率领下军，韩厥担任司马，去救鲁国和卫国。臧宣叔迎接晋军，并且给他们引路。鲁卿季文子率领军队来会师。到了卫国境内，韩厥要杀人，郤克听说，驱马跑来要救被杀的人。等郤克赶到，已经杀了。郤克派人赶快把被杀的人示众；他告诉他的仆人说：“我这样做是用来分担杀人的怨谤！”晋军追随齐军之后进入莘地。

六月十六日，大军来到了齐国的靡笄山下。齐顷公派人来

请战，对晋人说："你们带领晋君之兵辱临我齐国，我们的士兵虽然疲劣不雄厚，但是愿在明天早上相见决战。"晋人回答说："晋国和鲁、卫两国是兄弟之国，他们来求援说：'齐国经常跑到我们的国土上来发泄它的怨恨。'我们晋君不忍让兄弟之国受辱，命令我们群臣来向齐国请求关照鲁、卫两国，不让晋国的军队久留在你们齐国。打起仗来我们只能前进而不能后退，不必辱劳齐君下命令。"齐顷公说："晋大夫们应允作战，正是我的愿望。如果你们不答应交战，我也要以兵戎相见。"齐大夫高固闯进晋军，举起石头投击晋人；擒获了晋人，而又夺乘晋人的兵车，把带根的桑树系在战车后面，跑遍了齐军的营垒。喊道："有要勇气的可以买我的余勇！"

【原文】

癸酉①，师陈于鞌②。邴夏御齐侯③，逢丑父为右④。晋解张御郤克⑤，郑丘缓为右⑥。齐侯曰："余姑翦灭此而朝食⑦。"不介马而驰之⑧。郤克伤于矢⑨，流血及屨⑩，未绝鼓音⑪，曰："余病矣⑫！"张侯曰："自始合⑬，而矢贯余手及肘⑭，余折以御⑮，左轮朱殷⑯。岂敢言病？吾子忍之⑰！"缓曰⑱："自始合，苟有险⑲，余必下推车，子岂识之⑳？然子病矣㉑！"张侯曰："师之耳目，在吾旗鼓㉒，进退从之㉓。此车一人殿之，可以集事㉔；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㉕？擐甲执兵㉖，固即死也㉗；病未及死，吾子勉之㉘！"左并辔，右援枹而鼓㉙，马逸不能止㉚，师从之。齐师败绩。逐之，三周华不注㉛。

韩厥梦子舆谓己曰㉜："旦辟左右㉝。"故中御而从齐

侯㉞。郤夏曰："射其御者，君子也。"公曰："谓之君子而射之，非礼也。"射其左，越于车下㉟射其右，毙于车中。綦毋张丧车㊱，从韩厥曰："请寓乘㊲！"从左右㊳，皆肘之㊴，使立于后。韩厥俛，定其右㊵。

【注释】

①癸酉：六月十七日。　②师陈于鞌：齐、晋两军在齐国鞌地列阵。鞌（ān鞍）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济南市附近）。　③郤（bǐng丙）夏：齐国大夫。　④逢丑父：齐国大夫。右：车右，又称骖乘。古制：一车乘三人，尊者在左，御者在中，骖乘居右；但君王或战争时的主帅居中，御者在左，车右都是有勇力之士，任务是执干戈以御敌，或车不能前进时下来推车。　⑤解（xiè谢）张：又称张侯，晋国大夫。　⑥郑丘缓：姓郑丘（复姓），名缓，晋国大夫。　⑦余姑翦灭此而朝食：我先把敌人消灭了再吃早饭。姑，姑且。翦灭，剪除，消灭。此，指晋军。朝食，吃早饭。　⑧不介马：不给马披甲。介，甲，用作动词，解为"披甲"。驰之：驱马追击敌人。　⑨伤于矢：被箭所伤。于，被。　⑩屦（jù句）：古代的一种鞋。　⑪未绝鼓音：击鼓声不息。郤克是晋军主帅，自掌旗鼓，指挥三军，虽受伤血流到鞋上，仍然不停息地击鼓。

⑫病：指负伤，自称负伤，有退兵之意。　⑬自始合：从一开始交战。合，交战。　⑭矢贯余手及肘（zhǒu帚）：箭射进我的手，一直穿到肘。贯，射中，射穿。肘，指臂膊中部弯曲的部分。　⑮余折而御：我把箭折断了，仍继续驾车。折，指把箭拔出而折断。　⑯朱：红色。殷（yān烟）：红中带黑，即深红色。　⑰吾子：尊称，比"子"更亲热。　⑱缓：指郑丘缓。　⑲苟：如果。险：指难走的路。　⑳子岂识之：你哪里知道这些？岂，哪里。识，知道，晓得。　㉑然：然而，但是。子：指晋军主帅郤克。　㉒师之耳目，在吾旗鼓：我们的军旗和战鼓，是晋军的耳目。古代战争，士兵都要耳听中军的鼓声，目视中军的旗帜，所以说"旗鼓为师之耳目"。　㉓进退从之：军队进退都听从旗鼓，即以中军的旗鼓为进退的标志。　㉔一人殿之：一个人镇守。殿，镇守。集事：成事。　㉕其：语气词。以：因为。败：败坏。君：指

国君。 ㉖擐（huàn换）甲执兵：穿上铠甲拿起武器。擐，穿。执，拿。㉗固即死也：本来就抱定必死的决心。固，本来。即，就。 ㉘勉：努力。 ㉙左并辔（pèi配），右援枹（fú伏）而鼓：御者张侯把缰绳并在左手，右手拽过来鼓槌击鼓。并，合并。辔，马缰绳。援，拉，拿过来。枹，鼓槌。鼓，作动词用，击鼓。这是因为主帅郤克伤重，张侯助他击鼓。一说：上面的动作是指晋军主帅郤克。可作参考。 ㉚逸：奔跑，狂奔。 ㉛逐之，三周华不注：晋军追逐齐军，围着华不注山绕了三圈。逐，追赶。周，用作动词，绕，指绕圈。华不注，山名（在今山东历城县东北）。 ㉜子舆：韩厥的父亲，已死去。 ㉝旦辟左右：早晨出兵，你要避开兵车的左右侧，以免危险。旦，早晨。辟，同“避”。左右，指兵车的左右侧。 ㉞中御：居于中间驾御兵车。韩厥本应居于兵车的左侧，因梦居于中央，代替御者。从：跟随，这里指追逐。 ㉟越：坠。 ㊱綦（qí其）毋张丧车：綦毋张丢失了自己所乘的兵车。綦毋张，晋国大夫，姓“綦毋”（复姓），名张。丧车，丢失了兵车。 ㊲请寓乘：请允许我搭乘你的车。寓乘，搭乘，搭车。 ㊳从左右：跟从韩厥或立于左，或立于右。 ㊴皆肘之：韩厥都用肘触他。之，指綦毋张。 ㊵俛：同“俯”，低下身子。定：放稳当。其右：指原来被齐军射死的车右。

〖译文〗

六月十七日，齐、晋两军在齐国鞌地列阵。齐国郦夏给齐侯御车，逢丑父做齐侯的车右。晋国解张给郤克御车，郑丘缓做郤克的车右。齐侯说：“我姑且先消灭这敌人再吃早饭。”没有给马披甲就驱马追击敌人。郤克受了箭伤，血流到鞋上，但击鼓声没有停止，他说：“我受伤了！”张侯说：“从开始交锋，箭便射穿了我的手，一直穿到臂肘，我折断了箭仍坚持赶车，血把兵车的左轮都染成黑红色了。怎么敢说受了伤？你忍耐一下！”郑丘缓说：“从开始交战，如果遇到险阻，我一定要下去推车，你哪里知道这些？然而你却受伤了！”张侯说：“军队的耳目，在于我们中军的军旗和战鼓，军队进退都听从旗鼓。这辆兵车由一

个人镇守，就可以成大事；怎么能因为受伤而败坏国君的大事呢？穿上铠甲拿起武器，本来就抱定必死的决心；受伤还不到死的程度，你要努力自勉！”张侯把缰绳并在左手，右手拽过鼓槌击鼓，战马奔跑不能停止，晋军随着主帅的车前进。齐兵大败，晋军追击齐兵，围着华不注山绕了三周。

韩厥梦见父亲子舆对自己说：“早晨出兵你要避开兵车上左右的位置！”所以作战时他在中间驾御兵车追击齐侯。郤夏说：“射那个御车的人，那是个君子。”齐顷公说：“称他为君子又要射他，这是非礼的。”射韩厥车上左边的人，左边的人坠到车下；射车右边的人，车右边的人死在车上。晋大夫綦毋张丢失了战车，追随韩厥的车子说：“请让我搭乘你的兵车！”綦毋张跟从韩厥或立于左或立于右，韩厥都用肘触他，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后。韩厥低下身子放稳被射死的车右。

【原文】

逢丑父与公易位①。将及华泉②，骖絓于木而止③。丑父寝于辗中④，蛇出于其下，以肱击之⑤，伤而匿之⑥，故不能推车，而及⑦。韩厥执縶马前⑧，再拜稽首⑨，奉觞加璧以进⑩。曰：“寡君使群臣为鲁、卫请，曰：‘无令舆师陷入君地⑪。’下臣不幸，属当戎行⑫，无所逃隐⑬；且惧奔辟⑭，而忝两君⑮。臣辱戎士⑯，敢告不敏⑰，摄官承乏⑱！”丑父使公下，如华泉取饮⑲。郑周父御佐车⑳，宛茷为右㉑，载齐侯以免。韩厥献丑父，郤献子将戮之。呼曰：“自今无有代其君任患者㉒，有一于此，将为戮乎㉓？”郤子曰：“人不难以死免其君㉔，我戮之不祥！赦之以劝事君者㉕。”乃免之。

齐侯免，求丑父㉖，三入三出㉗。每出，齐师以帅退㉘。入于狄卒㉙，狄卒皆抽戈楯冒之㉚。以入于卫师，卫师免之㉛。遂自徐关入㉜。齐侯见保者曰㉝："勉之㉞。齐师败矣！"辟女子㉟，女子曰："君免乎？"曰："免矣。"曰："锐司徒免乎㊱？"曰："免矣。"曰："苟君与吾父免矣，可若何㊲！"乃奔。齐侯以为有礼㊳，既而问之，辟司徒之妻也㊴。予之石窌㊵。

【注释】

①易位：换位置，逢丑父怕齐君被擒，故和他换了位置。 ②华泉：泉名，在华不注山下，流入济水。 ③骖（cān参）绁于木：齐侯车上的骖马绊在路旁的树上。骖，古代驾在车两旁的马。绁，同"挂"，绊住。木，树。 ④辗（zhàn占）：同"栈"，有栈棚的卧车。 ⑤肱（gōng公）：泛指胳膊。 ⑥匿之：隐藏伤臂的事。从"丑父寝于辗中"到"伤而匿之"，是作者补叙头天夜里的事。 ⑦及：追赶上，这里指被韩厥追上了。 ⑧絷（zhí执）：绊马索。马前，指韩厥站在齐侯的马前。 ⑨再拜稽首：先拜然后稽首，比稽首更重的一种礼。 ⑩奉：捧。觞（shāng商）：古代一种盛酒器物，泛指酒杯。璧：玉环的一种。进：奉献。"再拜稽首，奉觞加璧以进"，是写韩厥对齐君修臣仆之礼，表示敬意。 ⑪陷入君地：深入齐君的国土。陷，深入。 ⑫属当戎行（háng杭）：恰巧遇上您的兵车。属，恰值，恰巧。当，遇。戎行，兵车的行列。 ⑬无所逃隐：没有逃走隐藏的地方。 ⑭且惧奔辟：而且怕奔走逃隐。 ⑮忝（tiǎn添）：耻辱。两君：指晋、齐双方的国君。 ⑯臣辱戎士：我使戎士受辱，即我充数当个战士。 ⑰敢告不敏：我敢向齐君告禀，我很不会办事。敏，聪明。 ⑱摄（shè社）官承乏：我既任此职，只好勉强承担我应该做的事了。言外之意：我要履行职责俘虏你。摄官，任职。承乏，因人才缺乏而勉强承担。 ⑲如：动词，往，去。饮：用作名词，指水。逢丑父冒充齐君让齐侯下车往华泉取水，欲使齐侯趁机逃走。 ⑳郑周父：齐大夫。佐车：副车。 ㉑宛

芾（fèi肺）：齐国大夫。右：指车右。　㉒任患：承担患难。　㉓为戮：被杀。　㉔难：惧怕。免：脱身。　㉕以劝事君者：用来鼓励那些侍奉君主的臣子。劝，劝勉，鼓励。　㉖求：寻求。　㉗三入三出：三次冲入晋军三次杀出重围，指齐侯多次冲进晋军中寻找逢丑父。　㉘齐师以帅退：整顿队伍鼓励那些想溃退的士兵。齐，整顿。帅，鼓励，督促。退，指想溃退的兵卒。　㉙狄卒：参加晋军的狄人军队。此言齐侯进入狄人的军中寻找逢丑父。　㉚抽戈楯冒之：拿出戈和盾遮蔽护送齐侯。抽，拿出。楯，同“盾”。冒，遮蔽，庇护。　㉛免之：指放走了齐侯。按。狄人、卫人皆畏齐国强大，不敢加害齐侯，故反而保护他，放走他。　㉜徐关：地名（在今山东临川县西）。入：指逃入齐国的都城。

㉝保者：守卫城邑的人。　㉞勉之：尽力防守好城邑。这是齐侯勉励那些防守城邑的人。　㉟辟女子：令女子躲开。因齐侯单独逃回，故女子不避。　㊱锐司徒：官名，军中主管锋利武器的官。按：锐司徒是女子的父亲。　㊲可若何：其余的人不能再怎样了。　㊳有礼：因为这个女子先问君后问父，故齐侯认为她“有礼”。　㊴辟司徒：官名，主管军中营垒的官。辟，同“壁”。　㊵予之石窌（liáo潦）：把石　赐给那个女子，作为封地。予，给予，这里指赏赐。石窌，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南）。

〖译文〗

逢丑父和齐顷公掉换兵车上的位置。要到华泉时，齐侯战车的边马被树绊住了。逢丑父先前睡在栈车里，有条蛇从车下爬上来，他用臂肘击它，被蛇咬伤而瞒着没讲。所以不能下去推车，晋军追上了。韩厥手拿着绊马索站在齐侯马前，先拜然后稽首，捧上一杯酒和一块美玉送给齐侯。说道：“我们国君命令我们群臣为鲁、卫来向您请求，他说：‘不要使兵车士卒深入齐国。’下臣不幸，恰巧遇上您的兵车，没有逃走隐藏的地方；而且我又怕奔走逃避，会造成晋、齐双方国君的耻辱。我充数当一个战士，敢向齐君告禀，我很不聪明，但我既任此职，只好勉强承担我应该做的事了——俘虏你！”逢丑父叫齐侯下车，去

华泉取水。齐大夫郑周父驾御副车，宛茷做车右，载着齐侯逃走免除了危险。韩厥把逢丑父献给主帅郤克，郤克要杀逢丑父。逢丑父大声喊道："从今以后再没有代他的国君承担患难的人了；有这样一个人在这，还将要被杀掉吗？"郤克说："这个人不怕用死来解除他的国君的危难，我杀了他不祥，赦免他，用来鼓励那些侍奉君主的臣子。"于是就释放了逢丑父。

齐顷公脱了险，寻找逢丑父，多次出入晋军。每次杀出，齐侯都整顿队伍鼓励那些想溃退的士兵，齐侯进入狄人的军中寻找逢丑父，狄兵都拿出戈和盾遮避庇护齐侯。齐侯闯入卫军，卫军放了齐侯。于是，齐侯从徐关逃入齐国的都城。齐侯看到守卫城邑的人说："你们尽力防守好城邑，齐军败了！"军士命令路上女子躲开，一个女子问道："国君脱险了吗？"齐侯答道："脱险了。"又问道："锐司徒脱险了吗？"回答说："脱险了。"她说："既然国君和父亲脱险了，其余的人就不能再怎样了！"于是那女子就逃去了。齐侯认为那个女子知礼，过后打听她，才知道是壁司徒的妻子。齐侯把石窌赐给她作为封邑。

【原文】

晋师从齐师①，入自丘舆②，击马陉③。齐侯使宾媚人络以纪甗、玉磬与地④。不可，则听客之所为⑤。宾媚人致赂⑥。晋人不可，曰："必以肖同叔子为质⑦，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⑧。"对曰："肖同叔子非他，寡君之母也。若以匹敌⑨，则亦晋君之母也。吾子布大命于诸侯⑩，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⑪，其若王命何⑫？且是以不孝令也⑬。《诗》曰：'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⑭。'若以不孝令于诸侯，其无乃非德类也乎⑮？先王疆理天下⑯，物土之宜，而布其利⑰。故《诗》曰：'我疆我理，南

东其亩⑱。’今吾子疆理诸侯⑲，而曰尽东其亩而已，唯吾子戎车是利⑳，无顾土宜㉑，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？反先王则不义㉒，何以为盟主？其晋实有阙㉓。四王之王也㉔，树德而济同欲焉㉕；五伯之霸也㉖，勤而抚之㉗，以役王命㉘。今吾子求合诸侯，以逞无疆之欲㉙。《诗》曰：‘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㉚。’子实不优，而弃百禄，诸侯何害焉！不然，寡君之命使臣，则有辞矣㉛。曰：‘子以君师辱于敝邑，不腆敝赋，以犒从者㉜；畏君之震㉝，师徒桡败㉞。吾子惠徼齐国之福㉟，不泯其社稷㊱，使继旧好，唯是先君之敝器、土地不敢爱㊲，子又不许。请收合馀烬㊳，背城借一㊴。敝邑之幸㊵，亦云从也㊶；况其不幸，敢不唯命是听？’”

【注释】

①从：跟随，这里指追击。　②丘舆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益都界）。　③击马陉：攻打马陉。马陉，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益都县西南）。

④宾媚人：即齐国上卿国佐，亦称国武子、国子。赂以纪甗（yǎn演）、玉磬（qìng庆）与地：用纪国的甗、玉磬和土地贿赂晋国大夫。纪甗，礼器。玉磬，乐器。“甗、玉磬”都是齐国灭掉纪国时得来的，故称为“纪甗、玉磬”。　⑤客：指晋国人。　⑥致赂：进行贿赂。致，给予，送给。　⑦肖同叔子：齐顷公的母亲。按：“肖”，是国名；“同叔”，是肖国国君的字，是齐顷公的外祖父；“子”，女儿。晋国人不便直言以齐顷公的母亲为质，所以才这样称呼她。　⑧封内：国境内。尽东其亩：使田地的垄埂全改为东西方向。按“尽东其亩”，不但表示侮辱齐国，而且便于晋国兵车出入齐国。　⑨若以匹敌：如果把齐、晋两国的地位看成是相等的。匹敌，对等，相当。　⑩大命：非常重要的命令，这里指晋君的命令。

⑪而曰：却说，反而说。 ⑫其若王命何：那对周王的命令又怎样？王命，指周王之命。按：晋人以齐侯的母亲为质，是违背周王之命的行为，故国佐说："其若王命何？" ⑬且是以不孝令也：况且这正是号令诸侯不要孝亲。是，代词，这。 ⑭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第五章。

⑮其无乃非德类也乎：那只怕你不也成了无孝德一类的人了吗？ ⑯疆理天下：划分疆界理治天下的土地。 ⑰物土之宜，而布其利：按照土地的情况来播种适宜生长的作物，以获得其应得的利益。物，作动词用，解作"物色"。布，展布，散布。 ⑱我疆我理，南东其亩：我们的疆域由我们理治，南北东西成田垄。这两句诗，见《诗经·小雅·信南山》首章。 ⑲疆理诸侯：划分疆界理治诸侯的土地。 ⑳唯吾子戎车是利：只有对你们的兵车进出有利。 ㉑无顾土宜：不照顾齐国的土地构成什么田垄合适。 ㉒反先王：指违背先王的遗命。反，违反，违背。

㉓其晋实有阙：那晋国实在是有过失了。阙，缺点，过失。 ㉔四王之王也：夏禹、商汤、周文王和周武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。后面的"王"，应读第四声，指王天下，即统一天下，成其王业。 ㉕树德：即修德，树立德化。济同欲：满足天下诸侯共同的欲望。济，成，有"满足"之意。同欲，指诸侯共同的愿望。 ㉖五伯：指夏的昆吾，商的彭、豕韦，周的齐桓公、晋文公；一说：指齐桓公、晋文公、宋襄公、秦穆公、楚庄王。伯，同"霸"。 ㉗勤：辛劳，勤劳。 ㉘役王命：服事周王之命，即不敢改先王的制度。 ㉙以逞无疆之欲：达到没有止境的欲望。逞，有"达到"、"满足"之意。疆，边际，止境。 ㉚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（qiú求）：施行宽和政治的君主，百种福禄都将归聚他的身上。布，施行。优优，和缓宽大貌。禄，福禄，幸福。遒，聚集。这两句诗，见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篇。它是颂扬商汤施政宽和的诗。 ㉛有辞：有别种说法，指下文所说的。 ㉜以辐从者：指与晋国人作战。辐，本意是慰劳军士，此处是外交辞令，是"作战"的意思。 ㉝震：威，威严。

㉞师徒桡（náo挠）败：军队挫败。桡，一作"挠"，挫折。败，失败。

㉟徼：求取，这里指"加以"的意思。 ㊱泯（mǐn敏）：泯灭，消灭。其：指齐国的。 ㊲唯是：即使这些。唯，即使，就是。敝器：指纪甗、玉磬等。爱：吝惜。 ㊳收合余烬：收拾、集合起残余的军队。烬，烧余的木，即余火，这里比喻残余的士卒。 ㊴背城借一：背着城池借着残兵决一死战。一，一战。 ㊵敝邑之幸：齐国侥幸战胜。幸，

侥幸，指幸而战胜。　㊶亦云从也：也还是依从晋国之命。

【译文】

晋军追踪齐兵，从丘舆进入齐境，攻打马陉。齐侯命宾媚人用纪甗、玉磬和土地贿赂晋国大夫。如果晋人不接受，就听任晋人怎么做了。宾媚人进行贿赂，晋人不同意。说："必须以肖同叔子做抵押，并且还要使齐国境内的田垄都改成东西方向。"宾媚人回答说："肖同叔子不是别人，是我们国君的母亲。如果把齐、晋两国的地位看成是相等的，那么她也是晋君的母亲。你们发布大命给诸侯，却说必定要扣押国君的母亲做凭信，那对周王的命令又怎样？况且这种作法正是号令诸侯不要孝亲。《诗经》上说：'孝子的孝心是没有穷尽的，永远把它感染给你（孝子）的同类。'如果用不孝来号令诸侯，那只怕你们不也成了无孝德一类的人了吗？先王划分疆界理治天下的土地，按照土地的情况来播种适宜生长的作物，以获取应得的利益。所以《诗经》中说：'我们的疆域由我们治理，南北东西成田垄。'如今你们划分疆界理治诸侯的土地，反而说把田垄都改成东西方向而已，只是对你们的兵车进出有利，不照顾齐国的土地构成什么田垄合适，那只怕不合先王的遗命吧？违背先王的遗命就是不义，还靠什么做天下的盟主？那晋国实在是有过失了。四王所以统一天下，主要是能树立德化并能满足诸侯共同的愿望；五伯所以称霸诸侯，主要是能辛劳并安抚诸侯，服事周王之命。如今你们求合诸侯，是为了达到无限的贪欲。《诗经》中说：'施行宽和政治的君主，百种福禄都将齐聚他的身上。'你们不但不宽和，并且更丢弃了百种福禄，这对诸侯有什么害处呢？你们如果不答应，我们国君命令我们时还有别种说法。他说：'你们带领晋君的军队辱临我们国家，我们的军队疲劣不雄厚，但愿用这个犒劳你们的军队。我们怕你们的威武，军队战败了。你们如果施行恩惠给齐国加福，不灭掉齐国的社

稷，使齐、晋两国继续旧日的友好，就是先君留下来这些纪甗、玉磬和土地，我们也不敢吝惜，可是你们又不答应这样做。那只好请让我们收拾、集合起残余的军队，背城决一死战。如果齐国侥幸战胜，也还是依从晋国之命；何况不幸而又战败了，岂敢不听从晋国之命？’”

【原文】

鲁、卫谏曰①：“齐疾我矣②！其死亡者③，皆亲暱也④。子若不许，仇我必甚。唯子则又何求⑤？子得其国宝⑥，我亦得地⑦，而纾于难⑧，其荣多矣⑨。齐、晋亦唯天所授⑩，岂必晋⑪？”晋人许之，对曰：“群臣帅赋舆以为鲁、卫请⑫，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⑬，君之惠也。敢不唯命是听！”

禽郑自师逆公⑭。秋七月，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⑮，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⑯。公会晋师于上鄍⑰，赐三帅先路三命之服⑱，司马、司空、舆帅、候正、亚旅⑲，皆受一命之服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谏：劝谏，指劝说晋军主帅郤克。　②疾：怨恨。　③其死亡者：指齐国在这次战役中死亡的人。　④暱（nì逆）：同“昵”，亲近，指齐君左右亲近的人。　⑤唯子则又何求：那么你们还希望求取什么？唯，表示语气的助词。何求，即“求何”，得到什么。　⑥国宝：指鼎、磬等宝物。　⑦我亦得地：我们鲁、卫也得到失地，指齐国从前侵占鲁、卫两国的土地，这次战役都偿还了。　⑧纾（shū舒）于难：免于祸患。纾，舒缓，解除。　⑨荣：指好处。　⑩齐、晋亦唯天所授：齐、晋也都是天授命的强国。　⑪岂必晋：难道晋国一定永久胜利？

⑫赋舆：兵车。赋，兵。舆，车。请：请求，即向齐国请命。　⑬若苟有以藉口而复于寡君：假如我们有理由回复晋君。若苟，如果，假如。藉口，有词可借，即理由。复于寡君，向晋君回报。复，回报。　⑭禽郑自师逆公：禽郑从军中往迎鲁成公，与齐、晋同订盟约。禽郑，鲁国大夫，当时参加晋、鲁、卫联军作战。公，指鲁成公。　⑮爰娄：齐国地名，距齐都五十里，在今山东淄川县境。　⑯归我汶（wèn问）阳之田：归还鲁国汶阳之地。我，指鲁国。汶阳之田，指被齐国侵夺的鲁地。汶阳，鲁地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）。　⑰上鄍（míng明）：齐国和卫国交界处的邑名（在今山东阳谷县境）。　⑱赐：指鲁君赐给三帅。三帅：指郤克、士燮、栾书。先路：卿所乘的礼车。三命之服：卿的礼服。三命，是卿的品级。　⑲司马：主管甲兵的大夫。司空：主管营垒的大夫。舆帅：主管兵车的大夫。候正：主管巡逻哨兵的大夫。亚旅：比卿的地位低一些，也是大夫。　⑳一命之服：比三命的品级低两等的礼服，即大夫的礼服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、卫穆公劝谏郤克说："齐国恨我们了！齐国死去的人，都是齐侯亲近的人。你若不答应齐国的请求，齐国仇恨我们一定更甚。那么你们还希望求取什么？你们得到了齐国的国宝，我们鲁、卫也得到了失地，并且免除了祸患，那好处很多了。齐、晋两国也都是天授命的大国，难道晋国一定永久胜利？"晋人同意了鲁、卫的意见，回答齐人说："我们群臣率领兵车和士兵是替鲁、卫向齐君请命的，假如有理由可以向我们国君交待，这是你们的恩惠。怎敢不遵命！"

鲁国大夫禽郑自军中往迎鲁成公，与齐、晋同订盟约。这年的秋七月，晋军同齐国上卿国佐在齐地爰娄订立盟约，让齐国归还鲁国汶阳之地。鲁成公在上鄍同晋军会师，赐给郤克、士燮、栾书三个元帅先路和三命之服，司马、司空、舆帅、候正、亚旅，都领受一命之服。

【原文】

八月，宋文公卒①。始厚葬，用蜃炭，益车马，始用殉②。重器备，椁有四阿，棺有翰桧③。君子谓："华元、乐举，于是乎不臣④。臣，治烦去惑者也，是以伏死而争⑤。今二子者，君生则纵其惑⑥，死又益其侈，是弃君于恶也⑦。何臣之为⑧？"

九月，卫穆公卒，晋三子自役吊焉⑨，哭于大门之外。卫人逆之，妇人哭于门内，送亦如之。遂常以葬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宋公文：名鲍，成公之子，在位二十二年。　②始厚葬：开始厚葬。　蜃（shèn慎）炭：蚌蛤壳烧成的灰。杜预注："烧蛤为炭。"一说蜃炭，指蚌蛤烧成的灰和木炭。两说都通。蜃，大蚌蛤，此蚌蛤烧成的灰。用殉：用人殉葬。杜预注："多埋车马，用人从葬。"　③重：增多。器备：即器物，用品。林尧叟《句解》认为"器备，葬器甲兵之备。"椁（guǒ果）：棺外的套棺。四阿：一说四面有坡；一说四角设栋，即四注椁。翰：棺木旁的装饰。桧（guì贵，又读kuài快）：棺材盖上的装饰。　④华元、乐举：都是宋国执政大夫。于是：指在这件事上，即在葬宋文公的事上。不臣：即失去为臣之道。　⑤治烦：治理烦乱。去惑：解除迷惑。去，解除。伏死：冒死。争：同"诤"（zhèng郑，又读zhēng争），谏诤，直言规劝。一说，争，争辩。　⑥二子：指华元、乐举。纵：放纵，放任。惑：在此犹言作恶。杜预注指"文十八年，杀母弟须"的事。

⑦弃君于恶：把国君丢到邪恶里去。　⑧何臣之为：这做的是什么臣下？　⑨卫穆公：成公之子，在位十一年。　晋三子：此指晋国三位将领，即郤克、士燮、栾书三人。　自役：从战地领兵回国路上。　吊：吊唁。杜预注："师还过卫，故因吊之。"　⑩遂常以葬：就以此为常，一直到下葬。常，犹言常规。杜预注："至葬行此礼。"

【译文】

八月，宋文公死。开始厚葬，用蚌蛤烧成的灰，增加车马，开始用人殉葬。增多器物，椁有四面坡，棺木两旁和盖上都有装饰。君子认为："华亢、乐举，在这件事上失去为臣之道。臣下，是为国君治理烦乱排除迷惑的人，因此要冒死而谏诤。现在这两个人，国君活着的时候就放纵他作恶，死了又增加他的奢侈，这是把国君丢到邪恶里去。这是做的什么臣下？"

这年九月，卫穆公死，晋国三位将领从战地领兵回国路上去吊唁，在大门的外边哭吊。卫国人迎接他们，女人在门里哭，送客的时候也像这样。别国官员来吊唁就以此为常，一直到下葬。

【原文】

楚之讨陈夏氏也，庄王欲纳夏姬，申公巫臣曰①："不可。君召诸侯，以讨罪也②。今纳夏姬，贪其色也。贪色为淫，淫为大罚③。《周书》曰：'明德慎罚④'，文王所以造周也⑤。明德，务崇之之谓也⑥。慎罚，务去之之谓也。若兴诸侯，以取大罚，非慎之也⑦。君其图之！"王乃止。子反欲取之⑧，巫臣曰："是不祥人也！是夭子蛮⑨，杀御叔⑩，弑灵侯⑪，戮夏南⑫，出孔、仪⑬，丧陈国，何不祥如是⑭！人生实难，其有不获死乎⑮？天下多美妇人，何必是⑯？"子反乃止。

王以予连尹襄老。襄老死于邲⑰，不获其尸，其子黑要烝焉⑱。巫臣使道焉⑲，曰："归，吾聘女⑳。"又使自郑召之㉑，曰："尸可得也，必来逆之㉒。"姬以告王，

王问诸屈巫㉓。对曰："其信㉔！知罃之父，成公之嬖也，而中行伯之季弟也㉕，新佐中军，而善郑皇戌，甚爱此子㉖。其必因郑而归王子与襄老之尸以求之㉗。郑人惧于邲之役，而欲求媚于晋，其必许之。"王遣夏姬归。将行，谓送者曰㉘："不得尸，吾不反矣。"巫臣聘诸郑，郑伯许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夏氏：指陈国大夫夏征舒。事见鲁宣公十一年《传》。庄王：即楚庄王。 纳：收纳，即纳为妃妾。 夏姬：夏征舒的母亲。申公巫臣：即巫臣。 ②召诸侯：召集诸侯，指召诸侯讨伐陈国。罪：指夏征舒杀陈灵公之罪。 ③为大罚：受到大的惩罚。 ④明德：召明道德。即宣扬德行。 慎罚：谨慎刑罚，即小心刑罚。以上两句为《康诰》篇原文的概括改写。 ⑤造周：创立周朝。 ⑥务崇之之谓也：说的就是致力于推崇它。崇，推崇，提倡。 ⑦兴诸侯：发动诸侯，指率领诸侯伐陈。取大罚：得到大的惩罚。 非慎之：就不是对它谨慎，即不像周文王所说那样谨罚。 ⑧子反：即公子侧，楚国大夫。 取：同"娶"，指娶夏姬。 ⑨夭子蛮：使子蛮早死。夭，早死。子蛮，郑灵公的字，夏姬的哥哥。杜预注："子蛮，郑灵公，夏姬之兄。" ⑩杀御叔：御叔被杀。御叔，夏姬的丈夫，夏征舒的父亲。 ⑪灵侯：即陈灵公，被夏征舒所杀。事见宣公十年《传》。 ⑫夏南：即夏征舒，夏姬的儿子，夏征舒被楚国所杀。 ⑬孔、仪：即孔宁、仪行父，陈国大夫。鲁宣十年，因陈灵公被夏征舒所杀，他二人逃亡到楚国。 ⑭丧陈国：灭亡陈国，楚庄王欲以陈国为县。丧，此指灭亡。何不祥如是：什么人不吉利能到这个样子。何，此指什么人。 ⑮不获死：犹言不得好死。 ⑯多美妇人：美丽的女人多得很。何必是：为什么一定娶她。 ⑰以予：即"以之予"，把她给予。 连尹：楚国官名。襄老：人名，楚国大夫。 死于邲：死在晋楚邲之战中，事见宣公十二年《传》。 ⑱不获其尸：没有得到他的尸首。 黑要（yāo腰）：襄老之子。 烝，私通，古代把同母辈通奸叫烝。

⑲使道焉：派人向夏姬示意。道，通“导”，开导，示意。焉，向她，指向夏姬。杜预注：“道夏姬使归郑。”　⑳归：此指回娘家，即回郑国。聘：聘为妻，即娶为妻。　㉑自郑召之：从郑国召唤她。之，指夏姬。　㉒尸可得：襄老的尸首可以得到。　来：亲自来。　㉓问诸屈巫：问之于巫臣，向巫臣询问这件事。屈巫，即巫臣。　㉔其信：大概是可以信的。　㉕知罃（yīng英）：晋臣，知庄子（荀首）的儿子。　成公之嬖：是晋成公的宠臣。　季弟：小弟弟。季，兄弟中排行最小的。　㉖皇戌：郑国大夫。　此子：这个儿子，指知罃。　㉗因郑：通过郑国。　王子：即公子谷臣，楚庄王之子，在鲁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，被荀首所俘。　求之：要求交换知罃。　㉘谓送者曰：指夏姬对送行的人说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在讨伐陈国夏氏的时候，楚庄王想要收纳夏姬，申公巫臣说：“不行。君王召集诸侯，是为了讨伐有罪。现在收纳夏姬，就是贪图她的美色了。贪图美色叫做淫乱，淫乱就会受到大的惩罚。《周书》说：‘宣扬道德谨慎刑罚’，文王因而创立了周朝。宣扬道德，说的就是致力于推崇它。谨慎刑罚，说的就是致力于不用它。如果率领诸侯军队，而得到大的惩罚，就不是对它谨慎了。君王还是考虑一下吧！”楚庄王就不收纳夏姬了。子反想要娶她，巫臣说：“这是个不吉祥的人！她使子蛮早死，御叔被杀，灵公被弑，夏南受诛戮，孔宁、仪行父逃亡在外，陈国几乎灭亡，什么人不吉祥能到这个样子！人生在世实在不容易，如果娶了她恐怕不得好死吧？天下美丽的女人多得很，为什么一定要她呢？”子反就不娶她了。

楚庄王把夏姬给了连尹襄老。襄老死在邲地战役中，没有得到他的尸首，他的儿子黑要和夏姬私通。巫臣派人向夏姬示意，说：“回娘家去，我娶你为妻。”巫臣又派人从郑国召唤夏姬说：“襄老的尸首可以得到，一定要亲自来接他。”夏姬把这话报告楚庄王，庄王向巫臣询问这件事。巫臣回答说：“大概是可以

信的！知罃的父亲，是晋成公的宠臣，又是中行伯的小弟弟，新近做了中军佐，和郑国皇戌友善，非常喜爱这个儿子。他一定想要通过郑国归还王子和襄老的尸首来要求交换知罃。郑国人对邲地战役很害怕，想要取得晋国的欢心，他们一定会答应。”楚庄王打发夏姬回郑国。夏姬将要动身的时候，对送行的人说，“得不到尸首，我就不回来了。”巫臣向郑国聘夏姬为妻，郑伯答应了。

【原文】

及共王即位，将为阳桥之役，使屈巫聘于齐①，且告师期，巫臣尽室以行②。申叔跪从其父将适郢，遇之③，曰：“异哉④！夫子有三军之惧，而又有《桑中》之喜⑤，宜将窃妻以逃者也⑥。”及郑，使介反币，而以夏姬行⑦。将奔齐，齐师新败⑧，曰：“吾不处不胜之国⑨。”遂奔晋，而因郤至以臣于晋⑩。晋人使为邢大夫⑪。

子反请以重币锢之，王曰⑫：“止⑬！其自为谋也⑭，则过矣。其为吾先君谋也⑮，则忠。忠，社稷之固也，所盖多矣⑯。且彼若能利国家，虽重币，晋将可乎？若无益于晋，晋将弃之，何劳锢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共王：即楚共王。　将为阳桥之役：即打算发动阳桥的战役。阳桥，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北）。楚伐鲁至阳桥，在本年冬天。　②师期：出兵的日期。　尽室以行：携带全部家财而走。尽室，全部家财。　③申叔跪：申叔时之子，楚国大夫。　适：到，往。　④异哉：即怪哉。　⑤夫子：那位，那个人。　有三军之惧：负有三军的警

惧之心，即巫臣负有军事使命去齐国，必有警惧的心情，故言“有三军之惧”。一说，巫臣出奔他国，楚王必用兵讨伐他，故言“有三军之惧”。两说都通。　《桑中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·桑中》篇。诗中有“期我乎桑中”，是写男女相幽会的爱情诗。　喜：喜悦。有《桑中》之喜，即有《桑中》幽会的喜悦之色。　⑥宜：殆，大概，恐怕。　窃妻：偷偷带着妻子。

⑦介：副手，即副使。　反币：带回财礼。币，聘物，财礼。杜预注：“币，聘物。”　以：率领，带领。　⑧新败：指鄢之战被晋国打败。

⑨不处不胜之国：不住在不打胜仗的国家。处，居，住。　⑩因郤至：通过郤至关系。郤至，为郤豹的玄孙，郤克为郤豹的曾孙，郤至为郤克的族侄。此时晋国郤克执政，故郤氏有权势。杜预注：“至，郤克族子。”　臣于晋：在晋国称臣，即在晋国做臣下。　⑪邢大夫：邢地的大夫。邢，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温县东北，一说在今河北邢台县西南）。　⑫重币：贵重的财礼。　王：指楚共王。　⑬止：停止，即不要那样做。

⑭其：指巫臣。　自为谋：为自己谋划。　⑮吾先君：指楚庄王。

⑯固：安固，巩固。　盖：犹言护卫，保护。

【译文】

等到楚共王即位，打算发动阳桥战役，派巫臣到齐国聘问，并且把出兵的日期告诉齐国，巫臣携带全部家财而走。申叔跪跟着他的父亲要到郢都去，遇上了巫臣，说：“奇怪啊！那个人负有军事的警惧之心，却又有《桑中》幽会的喜悦之色，大概要偷偷带着妻子逃跑吧。”到了郑国，巫臣派副使带回财礼，就领着夏姬走了。打算逃亡到齐国，齐军新近打败仗，巫臣说：“我不住在不打胜仗的国家。”于是就逃亡到晋国，并通过郤至的关系在晋国做了臣下。晋国人让他做邢邑的大夫。

子反请求用贵重的财礼禁锢巫臣在晋国做官，楚共王说：“不要那样做！他为自己谋划，是错误的；他为我的先君谋划，则是忠诚的。忠诚，国家靠它来巩固，所维护的东西就多了。况且他如果能有利于晋国，虽然送去重礼，晋国会同意吗？如果对晋国没有益处，晋国将会丢弃他，哪里用得着送厚礼禁锢他

做官呢?”

【原文】

晋师归。范文子后入。武子曰①:“无为吾望尔也乎②?”对曰:“师有功,国人喜以逆之。先入,必属耳目焉③,是代帅受名也④,故不敢。”武子曰“吾知免矣⑤。”

郤伯见⑥,公曰:“子之力也夫⑦!”对曰:“君之训也⑧,二三子之力也⑨,臣何力之有焉⑩!”范叔见,劳之如郤伯⑪;对曰:“庚所命也⑫,克之制也⑬,燮何力之有焉!”栾伯见⑭,公亦如之⑮;对曰:“燮之诏也⑯,士用命也⑰,书何力之有焉!”

【注释】

①武子:即士会,士燮的父亲。 ②无为吾望尔也乎:不因为我盼望你而早回来吗?无为,不因为。尔,你,指士燮。 ③属耳目:这里解作“惹人注意”。 ④代帅受名:代元帅受有功之名。 ⑤吾知免矣: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免祸了。士燮的言行很谦虚,故士会认为可使他的家族免于祸患。免,指“免祸”。 ⑥郤伯:即晋军主帅郤克。 ⑦力:指充分发挥能力打败齐国。 ⑧训:训教,教导。 ⑨二三子:指跟随郤克参战的其他晋国将帅。 ⑩臣何力之有:即“臣有何力”,是个疑问否定句,意思是:打败齐军,自己没出什么力。这是郤克谦让的话。 ⑪劳之如郤伯:晋景公像对郤克一样慰劳范文子。劳,慰劳,如,像。 ⑫庚所命:受荀庚的吩咐。庚,荀庚,荀林父之子。这次战役晋国的上军本应由荀庚率领,由于荀庚没有参加,而由士燮代理,故士燮说自己只是受荀庚的吩咐而已。 ⑬克之制:是郤克的谋略制敌获胜的。制,制胜,即以谋略制敌取胜。 ⑭栾伯:即栾书。 ⑮公亦如之:晋景公也像对郤克、士燮一样慰劳栾书。之,指栾书。 ⑯诏:指示。

⑰士用命：士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。

【译文】

晋军胜利回国，士燮最后回到晋国都城。士燮的父亲武子说："不因为我盼望你而早点回来吗？"士燮回答说："晋军有了战功，晋国人喜庆迎接军队。先到都城，一定会惹人注意，这是代替元帅接受有功之名，所以我没敢先回来。"武子说："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免祸了。"

郤克拜见晋景公。晋景公说："这次战胜齐国是你的力量啊！"郤克回答说："是国君的训教，其他将帅出力，我没有出什么力！"士燮拜见晋景公，晋景公像对郤克一样慰劳士燮；士燮回答说："是受荀庚的吩咐，是郤克的谋略制敌获胜的，士燮我没有出什么力！"栾书拜见晋景公，晋景公也像对郤克、士燮一样慰劳栾书；栾书回答说："是士燮的指示，士兵服从命令听从指挥，栾书我没有出什么力！"

【原文】

宣公使求好于楚，庄王卒，宣公薨，不克作好①。公即位，受盟于晋②，会晋伐齐。卫人不行使于楚③，而亦受盟于晋，从于伐齐。故楚令尹子重为阳桥之役以救齐④。将起师，子重曰："君弱，群臣不如先大夫，师众而后可⑤。《诗》曰⑥：'济济多士，文王以宁⑦。'夫文王犹用众，况吾侪乎⑧？且先君庄王属之曰⑨：'无德以及远方，莫如惠恤其民，而善用之⑩。'"乃大户，已责，逮鳏，救乏，赦罪，悉师，王卒尽行⑪。彭名御戎，蔡景公为左，许灵公为右⑫。二君弱，皆强冠之⑬。冬，楚师侵卫，遂侵我，师于蜀⑭。使臧孙往⑮，辞曰："楚远

而久，固将退矣⑯。无功而受名，臣不敢⑰。”楚侵及阳桥，孟孙请往赂之⑱。以执鞭、执 盛、织纴，皆百人⑲，公衡为质⑳，以请盟。楚人许平㉑。

十一月，公及楚公子婴齐、蔡侯、许男、秦右大夫说、宋华元、陈公孙宁、卫孙良夫、郑公子去疾及齐国之大夫盟于蜀。卿不书，匮盟也㉒。于是乎畏晋而窃与楚盟，故曰匮盟。蔡侯、许男不书，乘楚车也，谓之失位㉓。君子曰：“位其不可不慎也乎㉔！蔡、许之君，一失其位，不得列于诸侯，况其下乎㉕！《诗》曰㉖：‘不解于位，民之攸塈㉗。’其是之谓矣。”

楚师及宋，公衡逃归。臧宣叔曰：“衡父不忍数年之不宴㉘，以弃鲁国，国将若之何？谁居㉙？后之人必有任是夫㉚！国弃矣㉛。”

是行也，晋辟楚，畏其众也。君子曰：“众之不可以已也㉜。大夫为政，犹以众克，况明君而善用其众乎㉝？《大誓》所谓‘商兆民离，周十人同’者，众也㉞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克：没有能够。 作好：建立友好。 ②公：即鲁成公。受盟：接受盟约。 ③不行使于楚：不派使者去楚国聘问。行使，即派使者去聘问。 ④子重：即公子婴齐，此时为楚国令尹。 为阳桥之役：发动阳桥的战役。阳桥，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北）。 ⑤君弱：国君年幼。弱，年幼，年少。据《左传》襄公十三年，楚共王在死前病重时说：“不穀不德，少主社稷，生十年而丧先君”看，此年楚共王仅十二三岁，故子重言“君弱”。 师众：军队人数众多。 后可：然后才可以取

胜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　⑦济济：众多貌，即形容众多。　士：贤士，指人才。　⑧吾侪（chái柴）：我等。即我们这些人。　⑨属：同“嘱”，嘱托，嘱咐。　⑩及远方：到达边远的地方。　惠：加惠，即增加恩惠。　恤：抚恤，体恤。　善用之：很好地使用他们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楚庄王临终属托群臣之辞。言君无明德以服远方诸侯之国，莫如加惠抚恤其民，而善用其力，以争诸侯。”　⑪大户：大力清理户口。户，户口，即清理户口。　已责：免除国家的欠债。已，犹言免除。责，同“债”，欠债。　逮鳏：施舍鳏夫。逮，及，在此犹言施舍。鳏，无妻的人，即鳏夫。杜预注：“施及老鳏。”悉师：国家军队全部出动。　王卒：楚王的护卫军。　⑫彭名：楚国大夫。　戎：战车。

蔡景公：名固，蔡文公之子，在位四十九年。　左：车左。　许灵公：名宁，许昭公之子，在位四十五年。　右：车右。此次楚共王未随军行，故御者在中间，蔡、许二君分居左右位。　⑬二君：指蔡景公和许灵公。　弱：此指没有成年。　皆强冠之：都勉强给他们行了冠礼。冠，冠礼，即行了冠礼，古代贵族男子成年时（二十岁），举行加冠礼。

⑭蔑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西）。　⑮臧孙：即臧宣叔，臧孙许，鲁国大夫。　⑯远：远离鲁国。　固：本来。　⑰受名：接受荣誉之名。名，指虚受退楚之名。　不敢：指不敢那样做，即以不敢受名为由，拒绝受命。　⑱孟孙：即孟献子，又称仲孙蔑，鲁国执政大夫。杜预注：“孟孙，献子也。”　赂之：贿赂楚国，即给楚国送礼。　⑲执斲（zhúo浊）：匠人，指木工。斲，同“斫”，斫具。杜预注：“执斲，匠人。”执鍼（zhēn针）：女工，指女缝工。鍼，同“针”，缝衣的工具。杜预注：“执鍼，女工。”　织纴（rèn认）：织布人，指织布帛工。纴，纺织。杜预注：“织纴，织缯布者。”　皆百人：都是一百人，即各一百人。　⑳公衡：又称衡父，鲁国大夫。　㉑许平：答应媾和。平，媾和。　㉒匮（kuì愧）盟：对盟会缺乏诚意。匮，缺乏，指缺乏诚意。　㉓乘楚车：乘坐了楚王的战车。杜预注：“乘楚王车为左右，则失位也。”　谓之失位：叫做失掉国君身分。位，即国君身分。　㉔慎：谨慎，指谨慎对待。　㉕况其下乎：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？其下，指蔡、许两国国君之下的卿、大夫。　㉖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篇。　㉗解：同“懈”，懈怠。　位：职位，职守。　攸：所。　暨（jì既）：休息。　㉘不宁：不安宁。　㉙谁居：谁承担祸患？居，语助词，在此有承担祸患之

意。 ㉚任是：承担这个祸患。任，承受。杜预注："言后人必有当此患。" ㉛国弃矣：国家被丢弃了。 ㉜已：止，即止而不用。 ㉝大夫为政：指楚国主帅子重执政。 明君：贤明的国君。 善用其众：善于使用大众。 ㉞《大誓》：即《泰誓》，《尚书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《大誓》，《周书》。" 兆：万亿叫兆，泛指亿万。 离：离心离德。 同：同心同德。

【译文】

鲁宣公派遣使者到楚国要求友好，由于楚庄王死去，鲁宣公逝世，没有能够建立友好关系。鲁成公即位，在晋国接受盟约，会合晋国攻打齐国。卫国人不派使者去楚国聘问，也在晋国接受盟约，跟随着攻打齐国。因此楚国令尹子重发动阳桥战役来救援齐国。将要发兵，子重说："国君年幼，臣下们比不上先大夫，军队人数众多然后才可以取胜。《诗经》说：'有众多的贤士，文王才得以安宁。'文王尚且使用大众，何况我们这些人呢？而且先君庄王嘱咐我们说：'没有德行而到达边远的地方，不如增加恩惠抚恤百姓，并且很好地使用他们。'"于是楚国就大力清理户口，免除欠债，施舍鳏夫，救济困乏，赦免罪人，国家军队全部出动，楚王的护卫军全部同行。彭名驾御战车，蔡景公做车左，许灵公做车右。两个国君还没有成年，都勉强给他们行了冠礼。这年冬天，楚军进攻卫国，于是就攻打我国，军队驻扎在蜀地。鲁国派臧孙去楚军中求和，臧孙辞谢说："楚军远离鲁国而长久在外，本来就要退兵了。没有功劳而接受荣誉之名，臣下不敢。"楚军进攻到达阳桥，孟孙请求前去贿赂楚军。送给木工、缝工、织布工，都是一百人，公衡做人质，请求结盟。楚国人答应媾和。

十一月，鲁成公和楚国公子婴齐、蔡侯、许男、秦国右大夫说、宋国华元、陈国公孙宁、卫国孙良夫、郑国公子去疾和齐国大夫在蜀地结盟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卿的名字，这是由于盟

会缺乏诚意。在这种情况下害怕晋国而偷偷地和楚国结盟，所以说结盟缺乏诚意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蔡侯、许男，是因为他们乘坐了楚王的战车，叫做失掉了国君的身分。君子说："身分是不可以不谨慎对待的啊！蔡、许两国的国君，一失掉他们的国君身分，就不能列在诸侯之中，何况在他们之下的人呢！《诗经》说：'在位的人职守不懈怠，百姓就能得到休息。'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。"

楚军到达宋国，公衡逃回鲁国。臧孙说："衡父不能忍耐几年的不安宁，抛弃鲁国，国家将怎么办？谁来承担祸患？后人一定会有承受这个祸患的！国家被抛弃了。"

在这次军事行动中，晋国避开楚军，害怕楚国人多。君子说："大众是不可以止而不用的。大夫执政，尚且靠人多战胜敌人，何况是贤明的国君又善于使用大众呢？《大誓》所说'商朝亿万人离心离德，周朝十个人同心同德'，说的都是大众起的作用啊。"

【原文】

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，王弗见，使单襄公辞焉①，曰："蛮夷戎狄，不式王命，淫湎毁常②，王命伐之，则有献捷。王亲受而劳之，所以惩不敬，劝有功也③。兄弟甥舅，侵败王略，王命伐之，告事而已④，不献其功，所以敬亲暱，禁淫慝也⑤。今叔父克遂，有功于齐，而不使命卿镇抚王室⑥，所使来抚余一人，而巩伯实来，未有职司于王室，又奸先王之礼⑦。余虽欲于巩伯，其敢废旧典以忝叔父⑧？夫齐，甥舅之国也，而大师之后也，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，抑岂不可谏诲⑨？"士庄伯不

能对。王使委于三吏，礼之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，降于卿礼一等⑩。王以巩伯宴，而私贿之⑪，使相告之曰⑫："非礼也，勿籍！"

【注释】

①晋侯：即晋景公。巩朔：又称巩伯，士庄伯，晋国大夫。齐捷：齐国俘虏。周：周王，即周定王。 ②蛮夷戎狄：南蛮、东夷、西戎、北狄。式：用，即遵奉。淫湎（miǎn免）：迷恋酒色。淫，淫于女色。湎，沉迷于酒。毁常：毁坏制度。常，常规，即法度，制度。 ③亲受：亲自接受。 ④兄弟：指同姓诸侯国。 甥舅：因异姓诸侯间多有婚姻关系，故称甥舅。 侵败：侵犯败坏。 王略：王室的经略法度，即周天子的法度。杜预注："略，经略法度。" 告事：即向天子报告讨伐胜利之事。

⑤功：此指俘虏的功劳。亲暱（nì逆）：亲戚昵爱。淫慝（tè特）：淫乱邪恶。慝，邪恶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告成事于王室而已，不以囚获俘馘献功天子，所以敬重亲戚暱爱，禁止淫乱邪慝也。" ⑥叔父：天子同姓诸侯称为叔父，此指晋景公。克遂：能顺遂，即能成功。 命卿：即天子命卿。《礼记·王制》："大国三卿，皆命于天子；次国三卿，二卿命于天子。"镇抚：镇定安抚，即安定。 ⑦余一人：周天子自称。实来：此人来。实，是，此。《公羊传·桓公六年》："实来者何？犹曰是人来也。" 未有职司于王室：在王室中没有担任职务。职司，职掌，职务，即担当职务。奸：犯，违背。奸先王之礼，指"献齐捷"。 ⑧欲于巩伯：欲受巩伯的献捷。杜预注："欲受其献。" 旧典：先王的典章制度。典，典章制度。 忝（tiǎn舔）：羞辱，侮辱。 ⑨大师之后：周朝太师的后代。大师，即"太师"，周朝太师姜太公望，是齐国始封之君。 淫从其欲：淫乱放纵它的所欲。淫从，即"淫纵"，淫乱放纵。从，同"纵"，放纵，放肆。抑：或是，还是，表示选择。 ⑩委：委托，嘱托。三吏：即三公，三公是天子之吏。杜预注："三吏，三公也。"一说三吏，即三卿。告庆之礼：告庆的礼节，而不是献捷的礼节。此句正常句式应是：如侯伯克敌使大夫告庆之礼礼之。 降：降低。 于：比。 卿礼：接待卿的礼节。 一等：一级。巩朔是晋国的大夫，而不是卿，故以大夫之礼待他。 ⑪以：

与，和（用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说）。周王对巩朔用宴礼安慰。　私贿之：私下贿赂巩朔，即暗中送给他财礼。周王畏晋强大，故私下送给巩朔财礼，使其从中周旋。杜预注："王畏晋，故私宴贿以慰巩朔。"　⑫相：相礼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晋侯派巩朔向周天子进献齐国俘虏，周天子不接见，派单襄公辞谢他，说："蛮夷戎狄，不遵奉天子的命令，沉迷酒色毁坏法度，天子命令讨伐他，就有进献俘虏之礼。天子亲自接受献俘，并慰劳他们，这是因为惩罚不敬，劝勉有功。如果是兄弟甥舅的国家，侵犯败坏天子的法度，天子命令讨伐他，只向天子报告讨伐的胜利罢了，不进献俘虏，这是因为敬重亲戚昵爱，禁止淫乱邪恶。现在叔父能成功，对齐国战争建立了功勋，而不派天子命卿安抚王室，所派来安抚我的，仅是巩伯一个人，他在王室中没有担任职务，又违背了先王的礼制。我虽然欲受巩伯的献捷，岂敢废弃先王的典章制度来羞辱叔父？齐，是甥舅的国家，又是周朝太师的后代，难道是它淫乱放纵了私欲而激怒了叔父，还是已经不可劝谏教诲了呢？"巩朔不能回答。周天子把接待的事委托给三公，用同侯伯战胜敌人派大夫告庆的礼节接待巩朔，比接待卿的礼节降低一等。周天子和巩伯饮宴，并私下送给他财礼，让相礼的人告诉他说："这是不合于礼的，不要记载在史册上！"

三　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诸侯伐郑，次于伯牛，讨邴之役也①，遂东侵郑。郑公子偃帅师御之，使东鄙覆诸鄟，败诸丘舆②，皇戌如楚献捷③。

夏，公如晋，拜汶阳之田④。

许恃楚而不事郑，郑子良伐许⑤。

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⑥，以求知罃⑦。于是荀首佐中军矣，故楚人许之⑧。

王送知罃曰⑨："子其怨我乎⑩？"对曰："二国治戎⑪，臣不才，不胜其任⑫，以为俘馘⑬。执事不以衅鼓⑭，使归即戮，君之惠也⑮。臣实不才，又谁敢怨？"王曰："然则德我乎⑯？"对曰："二国图其社稷，而求纾其民⑰，各惩其忿以相宥也⑱，两释累囚以成其好⑲。二国有好，臣不与及，其谁敢德⑳？"王曰："子归，何以报我？"对曰："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㉑，无怨无德，不知所报。"王曰："虽然，必告不谷。"对曰："以君之灵㉒，累臣得归骨于晋㉓，寡君之以为戮㉔，死且不朽㉕。若从君之惠而免之，以赐君之外臣首㉖，首其请于寡君而以戮于宗㉗，亦死且不朽。若不获命，而使嗣宗职㉘，次及于事㉙，而帅偏师以修封疆㉚，虽遇执事，其弗敢违㉛；其竭力致死，无有二心㉜，以尽臣礼，所以报也㉝。"王曰："晋未可与争㉞。"重为之礼而归之㉟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成公三年（公元前588年）。伯牛：郑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讨邲之役：邲之役在宣公十二年，这次战役郑国对晋国有二心。 ②公子偃：即子游，郑穆公之子。覆：埋伏，即设下埋伏。鄤（màn慢）：郑国地名，当在郑国东部。 丘舆：郑国地名，也在郑国东部。 ③皇戌：郑国大夫。 捷：战利品，即俘虏。 ④拜汶阳之田：拜谢晋国让齐国

退还汶阳的土地。　⑤恃：倚仗，凭借。子良：即公子去疾，郑国执政大夫。⑥归：送还。公子谷臣：楚庄王的儿子。　⑦求：求取，索取。　⑧于是：在这时候。佐中军：即中军之佐，当了副元帅。许：应许，答应。之：指送回知罃，即同意交换俘虏之事。　⑨王：指楚共(gōng恭)王。　⑩其：在疑问句中，含有“大概”、“恐怕”之意。　⑪治戎：即治兵，整顿军队，此指进行战争，是一种外交辞令。　⑫不才：没有才能，不能胜任。胜（shēng生）：担当起。任：职务，此指作战之事。　⑬俘馘（guó国）：此指俘虏。俘，战争中生俘的人，即俘虏。馘，割取敌方战死者的左耳　⑭执事：执行事务的人，即办事人员。这里表示客气，实际指楚共王本人。　⑮使归即戮（lù录）：让我回国去接受杀戮。⑯然则德我乎：既然如此，那么感激我的恩德吗？然则，既然如此，那么……。　⑰图其社稷：图谋自己国家的安定。图，图谋、考虑。纾（shū书）其民：纾缓自己国家人民的负担，即让百姓解除痛苦得到安定。纾，纾缓，解除。　⑱各惩其忿：各自都惩戒一时的怨忿。惩，惩戒，警戒。忿，怨恨。相宥（yòu右）：相互宽恕、原谅。　⑲两释累（léi雷）囚：双方释放俘虏。两，指晋楚两方。　⑳臣不与及：我没有参与到里面，即我没有参与其事。与，参与。及，到。其谁敢德：即“其敢德谁”，我敢感激谁的恩德呢？意思是说：我凭什么对你感恩？其，加强反诘的语气词。德，用作动词，感恩。这句的结构同上文“又谁敢怨”。

㉑臣不任受怨：我担当不起受怨，即我没有什么可怨恨你的。任，担当。君亦不任受德：你也担当不起受德，即你也不值得我感恩的。　㉒以：托，靠。灵：福。以君之灵，即托您的福。　㉓累臣：累囚之臣，知罃自称。归骨：把骨头带回去，即回国。以上两句都是客气话。　㉔之以为戮：即“以之为戮”，把我杀掉。　㉕死且不朽：虽身死也是很光荣的。不朽，永不磨灭，即光荣。　㉖若从：假使听从。君之惠：您的好意。免之：赦免我。以赐：即“以之赐”，把我赐给。“以”字后面省略代词“之”（指荀罃）字。外臣：臣子对别国的君主称呼本国的臣。首：指荀罃之父荀首。　㉗首：指荀首。其：将。以戮于宗：把我处死于宗庙。按：古代宗族权力很大，可以按照家法，在祖庙里定罪杀人。　㉘若不获命：假如我父得不到“杀我于祖庙”之命，即晋君不准我父这样做。使嗣宗职：让我继承祖宗的职位。嗣，继承。宗职，祖宗的职位。杜预注：“宗职，嗣其祖宗之位职。”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以为荀首之父未尝

做过晋卿，故不能说“嗣祖宗之位职”。洪亮吉说：“宗职，父职也。”但此时荀首正佐中军，未告老退休。因而洪说亦不可信。 ㉙次及于事：依次序让我担任统率军事的职务。次，次序，即按次序。事，指军事。 ㉚偏师：指副帅和副将所属的军队，这是知罃的客气的说法。修封疆：保卫边疆。修：治理，保卫。封疆，边界，边疆。“封”与“疆”，在此是同义词。 ㉛执事：指楚国的将帅。其：将。弗敢违：不敢躲避，这是知罃委婉的说法。 ㉜竭力：尽力。致死：犹效死，即献出生命。无有二心：只有一心事晋君，无二心报楚。 ㉝以尽臣礼：用一心事晋君来尽臣对君之礼。臣礼，指人臣对君应尽的义务，这是对晋君说，而不是对楚王说。所以报也：这就是我用来报答您的。这是知罃最后对楚王一再追问“何以报我”的委婉而有力的回答。 ㉞未可：不可以；不能。与争：与之相争，指和晋国相争。 ㉟重为之礼：很隆重地给他举行礼仪。重，隆重。一说，以厚礼待他。亦通。归之：送他回去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三年春天，诸侯军攻打郑国，驻扎在伯牛，这是讨伐邲地战役郑国对晋国有二心，于是就从东边侵袭郑国。郑国公子偃率领军队抵御，命令东部边境军队在鄢地设下埋伏，在丘舆打败敌军。皇戌到楚国进献俘虏。

夏天，鲁成公到晋国去，拜谢晋国让齐国退还汶阳的土地。

许国倚仗楚国而不事奉郑国，郑国子良攻打许国。

晋人要把楚国公子谷臣和连尹襄老的尸体归还给楚国，用来换取知罃。这时荀首已经是晋国的中军副帅，所以楚人答应了。

楚共王送别知罃，说：“大概你怨恨我吧？”知罃回答说：“两国兴兵交战，臣下没有才能，未能胜任，所以做了你军的俘虏。您的左右不把我杀掉用血涂鼓，而让我回国去接受诛戮，这是君王的恩惠。臣下实在不中用，还敢怨恨谁呢？”楚王说：“那么你感激我的恩德吗？”知罃回答说：“两国都为自己国家的

利益打算，希望解除百姓的痛苦，各自抑止一时的怨忿来互相原谅，双方释放囚禁的俘虏以结成友好。两国恢复友好，臣下不曾参与其事，又敢感激谁的恩德呢？”楚王说：“你回晋国，用什么报答我呢？”知罃回答说：“我未曾有什么可怨恨您的，您也未曾对我有什么恩德，既没有怨恨又没有恩德，不知道要报答什么。”楚王说：“虽然这样，你也一定要告诉我。”知罃回答说：“托您的福，累臣我能够带着这把骨头回到晋国，假如我的国君把我杀掉，虽身死也是很光荣的。如果因为你的好意而赦免我不死，把我交给您的外臣荀首，荀首向寡君请求用家法在宗庙处死我，也是死而不朽的。假若得不到寡君杀戮我的命令，而让臣下继承祖宗的职位，依次序让我承担军事的要职，率领所属军队去保卫边疆，那时虽遇到您的将帅，也不敢违礼回避，要竭尽全力以至于死，没有二心，尽到我对晋君的为臣之礼，这就是我用来报答君王的。”楚王说：“晋国是不能和它相争的。”于是，便隆重地为知罃举行礼仪放他回晋国了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叔孙侨如围棘，取汶阳之田①。棘不服，故围之。

晋郤克、卫孙良夫伐廧咎如，讨赤狄之馀焉②。廧咎如溃，上失民也③。

冬十一月，晋侯使荀庚来聘④，且寻盟。卫侯使孙良夫来聘，且寻盟。公问诸臧宣叔曰：“仲行伯之于晋也，其位在三⑤。孙子之于卫也，位为上卿⑥。将谁先⑦？”对曰：“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，中当其下，下当其上大夫⑧。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，中当其上大

夫，下当其下大夫⑨。上下如是，古之制也⑩。卫在晋，不得为次国⑪。晋为盟主，其将先之⑫。”丙午，盟晋⑬；丁未⑭，盟卫，礼也。

十二月甲戌，晋作六军⑮。韩厥、赵括、巩朔、韩穿、荀骓、赵旃皆为卿，赏鞏之功也⑯。

齐侯朝于晋，将授玉⑰。郤克趋进曰⑱：“此行也，君为妇人之笑辱也，寡君未之敢任⑲。”晋侯享齐侯⑳。齐侯视韩厥㉑。韩厥曰：“君知厥也乎㉒？”齐侯曰：“服改矣㉓。”韩厥登，举爵曰㉔：“臣之不敢爱死，为两君之在此堂也㉕。”

荀罃之在楚也，郑贾人有将寘诸褚中以出㉖。既谋之，未行，而楚人归之㉗。贾人如晋，荀罃善视之，如实出己㉘。贾人曰：“吾无其功，敢有其实乎？吾小人，不可以厚诬君子㉙。”遂适齐。

【注释】

①叔孙侨如：即叔孙宣伯，又称宣伯，侨如，叔孙得臣之子，鲁国大夫。棘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肥城县南，一说在今山东泰安县西南）。杜预注：“棘，汶阳田之邑。” 取：占领。 ②余：残余 ③上：上面：指厝笞如的头目。 失民：即失掉民心。 ④荀庚：又称中行伯，荀林父之子，晋国大夫。 ⑤位：位次。 在三：第三，即下卿。 ⑥孙子：即孙良夫。 上卿：卿分上、中、下三卿，上卿最高。 ⑦谁先：谁在前。 ⑧次国：次一等的国家。 当大国之中：相当于大国的中卿。中，中卿。 其下：它的下卿，即大国的下卿。下，下卿。 上大夫：大夫分上、中、下三等，上大夫最高，但低于卿一等。 ⑨下大夫：在三等大夫中最低。 ⑩上下如是：位次的上下如此，即次国降大国一等，

小国降大国二等。　古之制：是古代的制度。其实，古代制度公为大国，侯、伯为次国，子、男为小国；但到了春秋时期，则以强弱为大小国之分，故卫虽为侯爵，却为小国。　⑪卫在晋：卫国对晋国来说。　不得为次国：不能算是次国，即仅是小国。　⑫其将先之：它要在卫国前。

⑬丙午：十一月二十八日。　⑭丁未：十一月二十九日。　⑮十二月甲戌：十二月二十六日。　作：建起，编建，组成。　六军：指上、中、下三军和新上、中、下三军，共六军。按周代制度规定，天子建六军，诸侯大国建三军，晋国建六军，杜预注认为这是"僭王"。　⑯荀骓（zhuī锥）：晋卿。赵旃（zhān毡）：晋卿。　赏：奖赏，赏赐。　辜之功：辜之战的功劳。杜预注："韩厥为新中军，赵括佐之。巩朔为新上军，韩穿佐之。荀骓为新下军，赵旃佐之。晋旧自有三军，今增此，故为六军。"　⑰授玉：指授玉时举行的礼仪。齐侯授玉，欲尊晋景公为王。

⑱趋进：快步进入，表示恭敬。　⑲此行：这次行动，指齐侯到晋国朝见之事。　妇人之笑：女人的戏笑。　即受到羞辱。指鲁宣公十七年，郤克使齐，被齐顷公母亲肖同叔子所笑之事。　⑳享：设宴招待，即宴享。　㉑视：看，此指仔细地看。　㉒知：此指认识。　㉓服改矣：服装改了，即换了服装。杜预注："戎朝异服也。言服改，明识其人。"韩厥在辜之战中与齐侯相遇过，齐侯几乎被韩厥俘虏，故齐侯认识韩厥。

㉔登：登阶。　举爵：举起酒爵。爵，古代酒器，用青铜制造的。

㉕为两君之在此堂：为了两位君王在这个堂上饮宴和好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臣之致死力于行阵之间，为欲齐晋和好，两君之会聚于此堂也。"

㉖褚（zhǔ主）：装衣物用的囊，即袋子。　㉗既谋：已经谋划好了。　㉘善视之：待他很好。如实出己：好像确实救出自己一样。

㉙厚：本指重和深，此指过分。　诬：欺哄，欺骗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"诬，欺也。"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鲁国大夫叔孙侨如包围棘地，占取了汶阳的土地。棘地人不顺服，所以包围它。

晋国郤克、卫国孙良夫攻打廧咎如，讨伐赤狄的残馀。廧

咎如溃散，这是因为他们的头目失掉百姓的拥护。

冬季十一，月晋侯派荀庚来鲁国聘问，并且重温过去的盟约。卫侯派孙良夫来鲁国聘问，并且重温过去的盟约。鲁成公向臧宣叔询问说："仲行伯在晋国，位次第三。孙子在卫国，位次是上卿。应该谁在前？"臧宣叔回答说："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，中卿相当于它的下卿，下卿相当于它的上大夫。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，中卿相当于它的上大夫，下卿相当于它的下大夫。位次的上下如此，是古代的制度。卫国对晋国来说，不能算是次国。晋国是盟主，它应该在卫国前面。"十一月二十八日，和晋国结盟；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和卫国结盟。这是合于礼的。

十二月二十六日，晋国建起六个军。韩厥、赵括、巩朔、韩穿、荀骓、赵旃都做了晋卿，这是奖赏在鞌之战中的功劳。

齐侯到晋国朝见，将要举行授玉的仪式。晋国郤克快步进入说："这次来晋国，君王为女人的戏笑而受到了羞辱，寡君不敢担当。"晋侯设宴招待齐侯。齐侯仔细地看着韩厥。韩厥说："君王认识厥吗？"齐侯说："服装换了。"韩厥登阶，举起酒爵说："臣下所以不敢吝惜一死，就是为了两位君王在这个堂上饮宴和好啊。"

知罃在楚国的时候，郑国有个商人打算把他藏在大口袋里带出楚国。已经谋划好了，还没有动身，而楚国人就把他送回来。那个商人到了晋国，知罃待他很好，好像确实把自己救出来一样。商人说："我没有那样的功劳，敢享有那样的实惠吗？我是小人，不能这样来欺哄君子。"于是就到齐国去了。

四　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，宋华元来聘，通嗣君也①。

杞伯来朝，归叔姬故也②。

夏，公如晋，晋侯见公不敬③。季文子曰，“晋侯必不免④。《诗》曰⑤：‘敬之敬之⑥！天惟显思，命不易哉⑦！’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，可不敬乎⑧？”秋，公至自晋，欲求成于楚而叛晋。季文子曰：“不可。晋虽无道，未可叛也。国大臣睦，而迩于我，诸侯听焉，未可以贰⑨。史佚之《志》有之⑩，曰：‘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’楚虽大，非吾族也，其肯字我乎⑪？”公乃止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成公四年（公元前587年）。华元：宋国大夫。通嗣君：宋共公即位，故言“通嗣君”。　②归叔姬：休弃叔姬。叔姬，当是鲁女嫁给杞伯为夫人者。　③公：即鲁成公。　不敬：不恭敬。　④不免：不免于祸难。　⑤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敬之》篇。　⑥敬：犹“儆”，戒慎，谨慎。　⑦显：显明，即光明显赫。　思：语尾助词。命不易：得到天命不容易；一说天命不能改变。　⑧命：命运。　在诸侯：犹言决定于诸侯。晋景公为诸侯的霸主，诸侯的向背决定他的命运，故言“晋侯之命在诸侯”。可不敬乎：可以不恭敬吗，即可以不恭敬诸侯吗？当然晋侯对鲁成公不恭敬，更加不对了。　⑨国大臣睦：国家强大臣下和睦。　迩（ěr尔）：近，靠近。　⑩史佚（yì义）：西周初年，武王时的史官。杜预注说是“周文王大史”。《志》：书名，或篇名。
⑪字：爱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四年春天，宋国华元来鲁国聘问，是为了国君即位通好。

杞伯来鲁国朝见，是由于休弃叔姬的缘故。

夏天，鲁成公到了晋国，晋侯会见成公不恭敬。季文子说："晋侯一定不免于祸难。《诗经》说：'谨慎啊谨慎！上天光明普照，承受天命不容易啊！'晋侯的命运决定于诸侯，对诸侯可以不恭敬吗？"这年秋天，鲁成公从晋国回到鲁国，想要向楚国请求媾和而背叛晋国。季文子说："不行。晋国虽然无道，不能背叛它。国家强大臣下和睦，而且靠近我国，诸侯听从它的命令，不可以三心二意。史佚的《志》书有这样的话：'不是我们同族，他的心必然不同。'楚国虽然强大，不是我们同族，难道肯爱我们吗？"鲁成公就停止了。

【原文】

冬十一月，郑公孙申帅师疆许田，许人败诸展陂①。郑伯伐许，取鉏任、泠敦之田②。晋栾书将中军，荀首佐之，士燮佐上军，以救许伐郑，取氾、祭③。楚子反救郑，郑伯与许男讼焉④。皇戌摄郑伯之辞，子反不能决也⑤。曰："君若辱在寡君，寡君与其二三臣，共听两君之所欲，成其可知也⑥。不然，侧不足以知二国之成⑦。"

晋赵婴通于赵庄姬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申：又称叔申，郑国大夫。疆：疆界，即划定疆界。许田：许国土地。杜预注："前年郑伐许，侵其田，今正其界。"展陂（bēi杯，又

读pí皮）：许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许昌县西北）。　②鉏（xú徐，又读chú除，又读jǔ举）任：许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许昌县境内）。泠（líng零）敦：许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许昌县境内）。　③氾（fàn范）：即南氾，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襄城县南）。祭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中牟县）。　④郑伯：指郑悼公，名费，郑襄公之子，在位二年。讼：诉讼，争讼，即争辩是非曲直。焉：指在子反面前。杜预注："于子反前争曲直。"　⑤摄：代表，代理，指代表郑悼公出面发言。　⑥辱：屈辱，屈驾，谦词。在：存问，问候。　成：断成是非，即做出正确的判断。　⑦侧：即子反。知二国之成：得知两国的是非，即判断出两国的是非曲直。　⑧赵婴：即赵婴齐，又称楼婴，赵盾的异母弟，晋国大夫。　通：私通，通奸。赵庄姬：晋成公之女，赵朔之妻。赵朔谥号"庄"，故其妻称庄姬。赵朔是赵盾之子，鲁宣公十二年将下军，此时当已死。赵婴与赵庄姬是夫叔与侄媳通奸。

【译文】

冬季十一月，郑国公孙申率领军队划定所得许国土地的疆界，许国人在展陂打败了他。郑伯攻打许国，占领了鉏任、泠敦的土地。晋国栾书做中军元帅，荀首做副帅，士燮做上军副帅，救援许国攻打郑国，占领了氾地、祭地。楚国子反救援郑国，郑伯和许男在子反面前争讼。郑国大夫皇戌代表郑伯出面争辩，子反不能决断。说："您二位如果屈驾去问候寡君，寡君和他几位臣下，共同听取两位君王的要求，正确的判断才可以得知。否则，侧不能够判断出两国的是非曲直。

晋国赵婴齐跟赵庄姬通奸。

五　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，原、屏放诸齐①。婴曰②："我在，故栾氏

不作③。我亡，吾二昆其忧哉④！且人各有能，有不能，舍我何害⑤？”弗听。婴梦天使谓己⑥：“祭余，余福女⑦。”使问诸士贞伯⑧。贞伯曰：“不识也⑨。”既而告其人曰⑩：“神福仁而祸淫，淫而无罚⑪，福也。祭其得亡乎⑫？”祭之，之明日而亡⑬。

孟献子如宋，报华元也。

夏，晋荀首如齐逆女，故宣伯馈诸穀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，鲁成公五年（公元前586年）。原、屏：即赵同、赵括。放：放逐。 ②婴：即赵婴。 ③栾氏：栾氏家族，指栾书等人，此时栾书为中军元帅，执晋国政。不作：不敢兴起祸害。作，指兴起祸害，即作乱害赵氏。 ④二昆：二位兄长，指赵同、赵括。昆，哥哥。忧：忧患，即有忧患。 ⑤各有能：各有所能。杜预注：“言己虽淫，而能令庄姬护赵氏。”舍：此指赦免。何害：有什么害处？ ⑥天使：想像中的神人。 ⑦祭余：祭祀我。福：即降福。 ⑧士贞伯：即士贞子，又称士渥浊，晋国大夫。 ⑨不识：不知道。 ⑩其人：他左右的人，指士贞伯的从人。 ⑪神福仁：神灵降福给仁爱的人。仁，仁爱，即仁爱的人。祸淫：降祸给淫乱的人。无罚：没有受到惩罚。 ⑫祭其得亡乎：祭祀了恐怕也得受到放逐吧？ ⑬之明日：指祭祀的第二天。 ⑭荀首：晋国大夫。宣伯：即叔孙侨如，鲁国大夫。馈（yùn运）：运送粮食给人。杜预注：“野馈曰馈。运粮馈之，敬大国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五年春天，赵同、赵括把赵婴放逐到齐国。赵婴说：“有我在，所以栾氏不敢兴起祸害。放逐我，两位兄长恐怕就要有忧患了！况且人各有所能，也有所不能，赦免我有什么害处？”赵同、赵括没有听从。赵婴梦见天使对自己说：“祭祀我，

我降福给你。”赵婴派人向士贞伯询问。士贞伯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不久告诉他的从人说：“神灵降福给仁爱的人而降祸给淫乱的人，淫乱而没有受到惩罚，就是福了。祭祀恐怕也得受到放逐吧？”赵婴祭祀了天使，第二天就被放逐了。

孟献子到宋国，是回报华元的聘问。

夏天，晋国荀首到齐国迎接齐女，所以宣伯在穀地馈送给荀首食物。

【原文】

梁山崩，晋侯以传召伯宗①。伯宗辟重②，曰：“辟传③！”重人曰④：“待我，不如捷之速也⑤。”问其所⑥，曰：“绛人也。”问绛事焉⑦。曰：“梁山崩，将召伯宗谋之。”问：“将若之何？”曰：“山有朽壤而崩⑧，可若何？国主山川⑨，故山崩川竭，君为之不举，降服，乘缦，彻乐，出次，祝币，史辞，以礼焉⑩。其如此而已，虽伯宗若之何？”伯宗请见之，不可⑪。遂以告，而从之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梁山：此指晋都绛城附近的梁山（在今陕西韩城县西北）。以传（zhuàn撰）召：用传车召见。传车，即古代驿站的专用车辆，传递信息或接送人。伯宗：晋国大夫。　②重：载重的车，即装载货物的车。③辟传：躲开传车。　④重人：押送重车的人。　⑤待我：等待我，此即与其等我。捷：捷径，即走捷经。　⑥其所：他的住处，即哪里人。　⑦绛事：绛城的事情。焉：指向绛城人。　⑧朽壤：腐朽的土壤。　⑨国主山川：国家以山河为主。主，犹言为主；杜预注认为“主祭”之意，不合文意。　⑩不举：不举办，指不举膳、乐，即减膳撤乐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去盛馔，不举乐。”降服：不穿华丽衣服，即穿素服。乘缦（màn慢）：乘坐没有文采的车子。缦，在此指没有彩饰的车子。

彻乐：不奏音乐。出次：离开寝宫居住，即离开平时居处。杜预注："舍于郊。"祝币：陈列献神的礼物。杜预注："陈玉帛。"史辞：太史宣读祭文。以礼焉：以礼祭祀山川之神。杜预注："礼山川。"　⑬请见之：请求他去见晋侯，即带他去见晋侯。　⑫以告：即"以之告"，把绛城人的话告诉晋侯。从之：听从绛城人的话，即晋侯照他的话去做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五年，梁山崩塌，晋侯用传车召见伯宗。伯宗在路上让载重车避开，说："躲开传车！"押送重车的人说："与其等我，不如走捷径更快。"伯宗问他是什么地方人。他说："绛城人。"伯宗问起绛城的事情。他说："梁山崩塌，要召见伯宗商量。"伯宗问道："打算怎么办？"他说："山上有了腐朽的土壤而崩塌，又能怎么办？国家以山川为主，所以遇到山崩川竭，国君就要为它减膳撤乐，穿素服，乘坐没有文采的车子，不奏音乐，离开寝宫居住，陈列献神的礼物，太史宣读祭文，以礼祭祀山川之神。大概就是这样罢了，即使是伯宗还能怎么办？"伯宗请求带他去见晋侯，他不答应。于是伯宗就把绛城人的话告诉晋侯，晋侯就照他的话去做了。

【原文】

许灵公愬郑伯于楚①。六月，郑悼公如楚，讼不胜。楚人执皇戌及子国②。故郑伯归，使公子偃请成于晋③。秋八月，郑伯及晋赵同盟于垂棘④。

宋公子围龟为质于楚而归，华元享之⑤。请鼓噪以出，鼓噪以复入⑥，曰："习攻华氏⑦。"宋公杀之⑧。

冬，同盟于虫牢⑨，郑服也。诸侯谋复会，宋公使向为人辞以子灵之难⑩。

十一月己酉⑪，定王崩。

【注释】

①愬：同“诉”，控告，控诉。　②子国：即公子发，郑穆公之子。③公子偃：即子游，郑国公子。　④赵同：即原同，晋国执政大夫。垂棘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潞城县北）。　⑤围龟：宋文公之子。为质于楚：在楚国做人质。归：回到宋国。宋华元在鲁宣公十五年去楚国为人质，后来回宋国；公子围龟可能代华元去楚国为人质。华元：宋国执政大夫。　⑥鼓譟（zào灶）：击鼓喧叫。譟，同“噪”，喧叫，即大声叫嚷。以出：而出，指出华元的大门。复入：又进去，指进华元的大门。⑦习攻华氏：演习进攻华氏。　⑧宋公：即宋共公，名固，宋文公之子，在位十三年。之：指公子围龟。　⑨同盟：一起结盟。此次参加盟会有鲁公、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邾子、杞伯。虫牢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封丘县北）。　⑩向为人：宋国大夫。辞以子灵之难：用子灵事件为理由而辞谢。子灵，即公子围龟，难，指公子围龟因“习攻华氏”而被杀的事。杜预注：“子灵，围龟也。宋公不欲会，以新诛子灵为辞。”　⑪十一月己酉：十一月十二日。

【译文】

许灵公在楚国控告郑伯。这年六月，郑悼公到了楚国，争讼没有得胜。楚国人拘禁了皇戌和子国。所以郑伯回国以后，派公子偃到晋国请求媾和。这年秋季八月，郑伯和晋国赵同在垂棘结盟。

宋国公子围龟在楚国做人质回到了宋国，华元设宴招待他。围龟请求击鼓喧叫而出华元的大门，又击鼓喧叫而进去，说：“这是演习进攻华氏。”宋共公把公子围龟杀了。

这天冬天，鲁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邾子、杞伯在虫牢一起结盟，这是因为郑国顺服。诸侯商量再次会盟，宋公派向为人以围龟事件为理由辞谢参加会盟。

十一月十二日，周定王死了。

六 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，郑伯如晋拜成，子游相，授玉于东楹之东①。士贞伯曰②："郑伯其死乎？自弃也已③！视流而行速，不安其位，宜不能久④。"

二月，季文子以霍之功立武宫⑤，非礼也。听于人以救其难，不可以立武。立武由己，非由人也。

取邬，言易也⑥。

三月，晋伯宗、夏阳说⑦，卫孙良夫、宁相⑧，郑八，伊、雒之戎，陆浑，蛮氏侵宋⑨，以其辞会也⑩。师于臧，卫人不保⑪。说欲袭卫⑫，曰："虽不可入，多俘而归，有罪不及死⑬。"伯宗曰："不可。卫唯信晋，故师在其郊而不设备⑭。若袭之，是弃信也。虽多卫俘，而晋无信，何以求诸侯⑮？"乃止。师还，卫人登陴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，鲁成公六年（公元前585年）。子游：即公子偃。相：做相礼，即辅助郑悼公行拜礼。授玉：指授给宝玉的礼节。楹（yíng盈），厅堂前部的柱子。东楹，即厅堂前部东边的柱子。晋景公与郑悼公皆一国之君，依当时常礼，授玉应在厅堂两楹（东楹、西楹）之间；但郑悼公认为晋景公为霸主，不敢行平等身分之礼，故"授玉于东楹之东"。②士贞伯：晋国大夫。 ③自弃：犹言自己不尊重自己，即不自尊。 ④视流：视线流动，目光既不端正又不平衡，即东张西望。宜：殆，大概。 ⑤武宫：表示武功的纪念建筑。杜预注："今鲁倚晋之功，又非霸主，而立武宫。故

讥之。”　⑥鄟（zhuān专）：一说国名，一说邾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邹城县东北）。　⑦伯宗、夏阳说（音悦）：均为晋国大夫。　⑧宁相：宁武子之子，卫国大夫。　⑨伊雒之戎：居住在伊水、雒水之间的戎人。陆浑：即陆浑之戎，居于陆浑地方允姓的戎人，在秦、晋西北。蛮氏：戎的别种，即戎蛮，当在今河南临汝县西南、汝阳县东南，鲁哀公四年被楚国所灭。　⑩以其辞会：因为它拒绝参加盟会。其，它，指宋国。⑪师：军队驻扎。鍼（qián前，又读zhēn针）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附近）。不保：不加守备，即不设防。⑫说：即夏阳说。　⑬不可入：不能进入，指进攻卫国不能进入。不及死：不至于死。　⑭其郊：指卫国郊外，　⑮弃信：丢弃信义。　⑯登陴（pí皮）：登上了城墙上的小墙。陴，城墙上的女墙，即城墙上呈凹凸形的小墙，上有孔穴，可以窥外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城之有陴，所以备战斗也。卫人登陴，闻夏阳说之谋故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六年春天，郑伯到晋国拜谢媾和，子游做相礼，在东楹的东边举行授玉的礼节。晋国大夫士贞伯说：“郑伯恐怕要死了吧？自己不尊重自己！目光流动而走路快，不能安详处在自己的位子上，不概不能活多久了。”

二月，季文子由于鄟地战役的功劳建立了武宫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听从别人来救援自己的患难，不可以建立武宫。建立武宫应该由于自己的功劳，而不是由于别人。

鲁国占领了邾地，《春秋》记载说事情完成得很容易。

三月，晋国伯宗、夏阳说，卫国孙良夫、宁相，郑人，伊、雒的戎人，陆浑的戎人，蛮氏侵袭宋国，是因为它拒绝参加盟会的缘故。军队驻扎在鍼地，卫国人不设防。夏阳说要袭击卫国，说：“虽然不能进入，多捉一些俘虏回去，有罪也不至于死。”伯宗说：“不行。卫国只因相信晋国，所以军队驻扎在他们郊外而没有设防。如果袭击他们，这是丢弃信义。虽然多捉了卫国俘虏，而晋国没有信义，用什么去求得诸侯的拥戴？”于是就停

止了。军队回国，卫国人登上了城墙上的小墙。

【原文】

晋人谋去故绛①。诸大夫皆曰："必居郇瑕氏之地，沃饶而近盬，国利君乐②，不可失也。"韩献子将新中军，且为仆大夫③。公揖而入，献子从公立于寝庭④。谓献子曰："何如？"对曰："不可。郇瑕氏土薄水浅，其恶易觏⑤。易觏则民愁，民愁则垫隘，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⑥。不如新田，土厚水深，居之不疾，有汾、浍以流其恶⑦。且民从教，十世之利也⑧。夫山、泽、林、盬，国之宝也。国饶，则民骄佚。近宝，公室乃贫，不可谓乐⑨。"公说，从之。夏四月丁丑，晋迁于新田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去：离开。故绛：旧绛城。绛，晋国都城（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）。晋国从绛迁至新田后，称新田为绛，称原来绛为故绛。杜预注："晋复命新田为绛，故谓此故绛。"　②郇（xún旬）瑕氏之地：原为古国名，后被晋国所灭，遂称郇瑕氏之地（在今山西临猗县西南）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郇在解池西北，瑕在解池南。面积甚大，不可能全部划为晋国都城，此云'居郇、瑕之地'，盖择其一部也。"录为参考。沃饶：肥沃富饶，指土地沃饶。盬（gǔ古）：盐池。　③将新中军：统率新中军，即做新中军元帅。新中军，晋国在邲之战后建立新三军，分新上军、新中军、新下军，加原有的三军，共有六军。仆大夫：即太仆官，掌管宫中之事；韩厥兼任太仆之职。　④公：即晋景公。揖：作揖，即拱手行礼。入：指退入路门。国君上朝有三重门，第三重门为路门，门内为燕朝。晋景公与群臣朝礼毕退入路门。寝庭：正寝外边庭院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韩献子欲进计，乃从公而入，立于路寝之庭。"　⑤恶：污秽之物。觏（gòu构）：积聚，堆积。

⑥垫隘：羸（léi雷）弱，瘦弱。而杜预注为“羸困”。沉溺：湿病，即风湿病。重腿（zhuì坠）：肿足，脚肿病。重，同“肿”。腿，脚肿。杜预注：“沉溺，湿疾。重腿，足肿。”　⑦汾、浍（kuài块）：即汾水和浍水，新田当在浍水、汾水之交一带。汾水源出山西宁武县西南，流经新田西北。浍水源出山西翼城县东南浍山下，流经新田，注入汾水。流其恶：冲涤它的污秽。流，冲涤，冲走。　⑧从教：服从教导。十世：国君即位为一世，十世即十代，取其成数。　⑨不可谓乐：不能说是乐事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近宝则民皆逐末而不务本，贫富不等。富者不可增税，贫者易致流亡，此公室所由以贫困也。”　⑩四月丁丑：四月十三日。新田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曲沃县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六年，晋国人计划离开故都绛城。大夫们都说：“一定要迁居到郇瑕氏的地方，土地肥沃富饶并靠近盐池，国家有利君王欢乐，不能失掉它。”韩献子正统率新中军，兼任仆大夫。晋景公朝罢向群臣作揖，然后退入路门，韩献子跟着景公站在正寝外边的庭院里。景公对献子说：“怎么样？”韩献子回答说：“不行。郇瑕氏地方土薄水浅，那里污秽之物容易积聚。污秽之物容易积聚，百姓就愁苦，百姓愁苦身体就瘦弱，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得风湿脚肿的病。不如新田，土厚水深，住在那里不会生病，有汾水、浍水来冲涤那里的污秽之物。而且百姓服从教导，这是子孙十代的利益。那里的深山、大泽、森林、盐池，是国家的宝藏。国家富饶，百姓就骄奢淫逸。靠近宝藏，公室就会贫困，不能说是欢乐。”晋景公很高兴，听从了他的话。夏季四月十三日，晋国迁都到新田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，郑悼公卒。

子叔声伯如晋，命伐宋①。秋，孟献子、叔孙宣伯

侵宋②，晋命也。

楚子重伐郑，郑从晋故也③。

冬，季文子如晋，贺迁也④。

晋栾书救郑，与楚师遇于绕角⑤。楚师还，晋师遂侵蔡。楚公子申、公子成以申、息之师救蔡，御诸桑隧⑥。赵同、赵括欲战，请于武子，武子将许之⑦。知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谏曰⑧："不可。吾来救郑，楚师去我，吾遂至于此，是迁戮也⑨。戮而不已，又怒楚师，战必不克⑩。虽克，不令⑪。成师以出，而败楚之二县，何荣之有焉⑫？若不能败，为辱已甚，不如还也⑬。"乃遂还。

于是，军帅之欲战者众。或谓栾武子曰⑭："圣人与众同欲，是以济事⑮。子盍从众？子为大政，将酌于民者也⑯。子之佐十一人，其不欲战者，三人而已⑰。欲战者可谓众矣。《商书》曰⑱：'三人占，从二人⑲。'众故也。"武子曰："善钧⑳，从众。夫善，众之主也㉑。三卿为主㉒，可谓众矣。从之，不亦可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子叔声伯：即公孙婴齐。命伐宋：晋国命令鲁国伐宋。 ②叔孙宣伯：即叔孙侨如。 ③子重：即公子婴齐，楚国执政大夫。从晋故：跟随晋国的缘故。 ④贺迁：祝贺迁都。 ⑤绕角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）。 ⑥公子申：楚国公子。公子成：楚国公子。以申、息之师：率领申地、息地的军队。杜预注："申、息，楚二县。" 桑隧：蔡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确山县东）。 ⑦武子：即栾书。 ⑧知庄子：即荀

首。范文子：即士燮。　⑨此：指蔡地。　⑩迁戮：把杀戮迁移到别人头上。晋军本为救郑而侵蔡，这是“迁戮”。　不克：不能得胜。杜预注：“迁戮不义，怒敌难当，故不克。”　⑪令：善，好，此指好事。　⑫成师：即全军。杜预注：“六军悉出，故曰成师。”出：指出国打仗。败楚之二县：战败楚国两个县的军队。何荣之有焉：即“有何荣焉”，有什么光荣呢？杜预注：“以大胜小，不足为荣。”　⑬为辱：受到耻辱。还：即撤军回国。　⑭军帅：即将帅，指高级军官。　⑮同欲：欲望相同。　济事：犹言成事。济，成功。　⑯为大政：为执政大臣。杜预注：“中军元帅。”　酌：斟酌。民者：犹言百姓的意见。　⑰佐：辅佐，即中军元帅栾书以下的军帅。十一人：指中军元帅以下的十一个军帅。晋国建上、中、下三军，新军上、中、下三军，共六军，十二个军帅。其中一人为中军元帅，即六军的元帅，其他十一人为将佐，故言“子之佐十一人”。十一人，此指荀首佐中军；荀庚将上军，士燮佐上军；郤錡将下军，赵同佐下军；韩厥将新中军，赵括佐新中军；巩朔将新上军，韩穿佐新上军；荀骓将新下军，赵旃佐新下军。三人：指知庄子（荀首）、范文子（士燮）、韩献子（韩厥）。

⑱《商书》：《尚书》篇名。此二句在今《周书·洪范》篇。　⑲三人占：三个人占卜。占，占卜，占卦。从二人：听从两个人的。《周书·洪范》篇原文是“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言。”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今若使三人同占吉凶，若二人言吉，一人言凶，则当从二人所言。”　⑳善：善良，良好，此指善良见解，良好意见。钧：通“均”，等同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所见皆善，钧等如一，则以其众而从之。”　㉑主：主张。　㉒三卿：指知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，郑悼公死。

子叔声伯到晋国，晋国命令鲁国攻打宋国。秋天，孟献子、叔孙宣伯率兵侵袭宋国，是晋国的命令。

楚国子重攻打郑国，这是因为郑国跟随晋国的缘故。

冬天，季文子到晋国去，是为了祝贺晋国迁都。

晋国栾书救援郑国，和楚军在绕角相遇。楚军撤走回国，晋军就袭击蔡国。楚国公子申、公子成率领申地、息地的军队

救援蔡国，在桑隧抵御晋军。赵同、赵括想要出战，向栾武子请求，栾武子将要答应他们。知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劝谏说："不行。我们来救援郑国，楚军离开我们，我们就到了这里，这是把杀戮迁移到别人头上。杀戮而不停止，又激怒楚军，作战一定不能胜利。即使战胜，也不是好事。全军出国打仗，仅仅战败楚国两个县的军队，有什么光荣呢？如果不能打败他们，受到的耻辱就太大了，不如回去。"于是晋军就撤军回国了。

当时，将帅中想要作战的很多，有人对栾武子说："圣人和大众的愿望相同，因而成事。您何不听从大众的意见？您是执政大臣，应当斟酌百姓的意见办事。您的辅佐十一个人，其中不想作战的，仅仅三个人罢了。想要作战的可以说是多数了。《商书》说：'三个人占卜吉凶，要听从两个人的。'因为是多数的缘故。"栾武子说："良好见解等同如一，听从多数。善，是大众的主张。现在有三位大臣主张，可以说是大众了。听从他们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"

七 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①，吴伐郯，郯成。季文子曰："中国不振旅，蛮夷入伐②，而莫之或恤，无吊者也夫③！《诗》曰④：'不吊昊天，乱靡有定⑤。'其此之谓乎！有上不吊，其谁不受乱⑥？吾亡无日矣！"君子曰："知惧如是，斯不亡矣⑦。"

郑子良相成公以如晋，见且拜师⑧。

夏，曹宣公来朝⑨。

秋，楚子重伐郑，师于氾。诸侯救郑。郑共仲、侯

羽军楚师，囚郧公钟仪，献诸晋⑩。八月，同盟于马陵，寻虫牢之盟，且莒服故也⑪。晋人以钟仪归，囚诸军府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成公七年（公元前584年）。　②中国：指当时华夏各国的总称，即中原各国。不振旅：不整顿军队。振，整顿。旅，军旅，军队。蛮夷：我国古代对南方和东方各族的泛称。入伐：向内地侵袭，即向中原进攻。　③恤：忧虑，担忧。弔：通“淑”，善，此指善人。无弔者，即无善君，指无霸主。　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篇。　⑤不弔：即不善。昊（hào浩）天：苍天，上天。靡有：没有。　⑥上：上面的人。其：犹言还有。　⑦惧：警惧，戒惧。斯：用法同“是”，此，这。　⑧相成公：做郑成公的相礼。成公，名睔（gǔn棍），郑灵公之子，鲁成公七年立，在位十四年。见：指进见晋侯。拜师：拜谢出兵救郑。

⑨曹宣公：即曹伯庐，在位十七年。　⑩共仲：郑国大夫。侯羽：郑国大夫。军：在此犹言包围。《说文》：“军，圜围也。”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军，围也。”一说军，攻打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军楚师，攻楚师也。”郧（yún云）公：郧县长官，即郧县大夫。钟仪：楚国郧县大夫的名。献诸晋：把他（钟仪）献给晋国。　⑪马陵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北大名县东南）。虫牢之盟：虫牢的会盟，见鲁成公五年《传》。莒服：莒国顺服。　⑫以钟仪归：带领钟仪回国。　军府：据杜预注，即军用仓库，也用来囚禁战俘。此句为鲁成公九年，晋侯见钟仪事的伏笔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七年春天，吴国攻打郯国，郯国和吴国讲和。鲁国大夫季文子说：“中原各国不整顿军队，蛮夷向中原进攻，而没有人对此担忧，这是因为没有善君的缘故！《诗经》说：‘上天不善，祸乱就没有安定。’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！有了上面的人而不善，还有谁不受到祸乱？我们不久就会灭亡了！”君子说：“如此知道戒惧，这就不会灭亡了。”

郑国子良做郑成公的相礼到晋国，进见晋侯并且拜谢出兵

救郑。

这年夏天，曹宣公来朝见。

这年秋天，楚国子重攻打郑国，军队驻扎在氾地。诸侯军救援郑国。郑国共仲、侯羽包围楚军，俘虏楚国鄖公钟仪，把他献给晋国。八月，鲁成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杞伯在马陵一起结盟，为了重温虫牢的会盟，并且又因莒国顺服的缘故。晋国人带领钟仪回国，把他囚禁在军用仓库里。

【原文】

楚围宋之役，师还①。子重请取于申、吕以为赏田②，王许之。申公巫臣曰："不可。此申、吕所以邑也，是以为赋，以御北方③。若取之，是无申、吕也④。晋、郑必至于汉⑤。"王乃止。子重是以怨巫臣。子反欲取夏姬，巫臣止之，遂取以行⑥。子反亦怨之。及共王即位，子重、子反杀巫臣之族子阎、子荡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，而分其室⑦。子重取子阎之室，使沈尹与王子罢分子荡之室⑧，子反取黑要与清尹之室。巫臣自晋遗二子书⑨，曰："尔以谗慝贪惏事君，而多杀不辜⑩。余必使尔罢于奔命以死⑪。"

巫臣请使于吴，晋侯许之。吴子寿梦说之⑫。乃通吴于晋⑬。以两之一卒适吴，舍偏两之一焉⑭。与其射御，教吴乘车，教之战陈⑮，教之叛楚。寘其子狐庸焉，使为行人于吴⑯。吴始伐楚，伐巢，伐徐⑰。子重奔命⑱。马陵之会，吴入州来⑲。子重自郑奔命⑳。子重、子反

于是乎一岁七奔命㉑。蛮夷属于楚者，吴尽取之。是以始大，通吴于上国㉒。

卫定公恶孙林父㉓。冬，孙林父出奔晋。卫侯如晋，晋反戚焉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围宋之役：楚军包围宋国的战役，见鲁宣公十四年九月。师还：楚军回国。　②申、吕：即楚国申邑、吕邑。申邑，故地在今河南南阳县北。吕邑，故地在今河南南阳县西。赏田：赏赐的土地。　③为赋：征发兵赋。赋，兵赋。北方：指北方诸侯国。　④是无申、吕也：这就没有申邑、吕邑了。　⑤至于汉：到达汉水。汉，汉水。　⑥取：同“娶”。夏姬：参阅鲁宣公九年、十年、十一年和鲁成公二年注。遂取：遂就自己娶了，指娶夏姬。行：出行，指逃到晋国。　⑦子阎：巫臣的族人。子荡：巫臣的族人。清尹弗忌：巫臣的族人。清尹，官名，一说是地方官，一说是朝廷官。　⑧沈尹：楚国官名，未指人名。王子罢(pí皮)：楚国大夫。　⑨遗（wèi未）：致给，给予。二子：指子重、子反。书：信。　⑩谗慝（tè特）：邪恶，指子重、子反谗害善良。贪惏：贪婪，指子重、子反分室。惏，同“婪”。不宰：无宰的人。　⑪罢于奔命以死：疲于奔命而死。　⑫寿梦：名乘，去齐之子，季扎之父，僭称吴王，在位二十五年。　⑬通吴于晋：使吴国和晋国通好。通，通好。　⑭两之一卒：即三十辆战车。　舍偏两之一：留其卒之一偏，即留十五辆于吴。但杜预注：“《司马法》：百人为卒，二十五人为两。车九乘为小偏，十五乘为大偏。盖留九乘车及一两二十五人，令吴习之。”　⑮与其射御：送给吴国射手和御者。乘车：使用战车，即驾驶战车的方法。战陈：即作战设阵的方法。　⑯狐庸：巫臣之子。行人：使者的通称，即外交官。

⑰巢：偃姓，伯爵国（在今安徽巢县东北），鲁昭公二十四年被吴国所灭。徐：嬴姓，子爵国（在今安徽泗县北），鲁昭公三十年被吴国所灭。杜预注：“巢、徐，楚属国。”　⑱子重奔命：指子重疲于奔命救援巢国和徐国。　⑲马陵之会：马陵的盟会。州来：楚国邑名（在今安徽凤台县境）。　⑳子重自郑奔命：子重正在伐郑从郑国奉命奔回救援州来。

㉑一岁七奔命：一年七次奉命奔驰抵御吴军。 ㉒上国：指中原诸国。

㉓卫定公：名臧，卫穆公之子，在位十二年。孙林父：即孙文子，又称孙子，孙良夫之子，卫国大夫。 ㉔反戚焉：把戚邑归还给卫国。戚，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北）。为孙氏采邑，可能随孙氏归晋，今又返还给卫国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七年，过去楚军包围宋国那次战役，楚军回国。子重请求取得申邑、吕邑作为赏赐的土地，楚庄王答应他。申公巫臣说："不行。这申、吕两地所以做邑，是因为从这里征发兵赋，来防御北方各国。如果私人占有它，这就没有申邑、吕邑了。晋国、郑国一定会到达汉水。"楚庄王就不给子重。子重因此怨恨巫臣。子反想要娶夏姬为妻，巫臣阻止他，于是自己娶了夏姬逃到晋国。子反因此也怨恨他。等到楚共王即位，子重、子反杀了巫臣的族人子阎、子荡和清尹弗忌以及襄老的儿子黑要，并且瓜分他们的家产。子重取得子阎的家产，让沈尹和王子罢分子荡的家产，子反取得黑要和清尹弗忌的家产。巫臣从晋国写信给子重、子反两个人，说："你们用邪恶贪婪事奉国君，并且杀了许多无辜的人。我一定让你们疲于奔命而死。"

巫臣请求到吴国出使，晋侯答应了他。吴子寿梦很喜欢他。于是巫臣使吴国和晋国通好。巫臣带领了晋国三十辆战车到吴国做教练，留下十五辆给吴国。送给吴国弓箭射手和战车御者，教吴人驾驶战车，教他们作战列阵，教他们背叛楚国。巫臣又把他的儿子狐庸安置在吴国，让他在吴国做外交官。吴国开始攻打楚国，攻打巢国，攻打徐国。子重疲于奔命救援巢国和徐国。在马陵盟会的时候，吴军攻进州来。子重从郑国奉命奔去救援。子重、子反在这种情况下一年七次奔驰抵御吴军。蛮夷属于楚国的，吴国全部占取了它。因此吴国开始强大，吴国得以和中原诸国往来通好。

卫定公讨厌孙林父。冬天，孙林父逃奔晋国。卫定公到晋国去，晋国把孙林父的采邑归还给卫国。

八　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①，归之于齐。季文子饯之，私焉②，曰："大国制义以为盟主，是以诸侯怀德畏讨③，无有贰心。谓汶阳之田，敝邑之旧也，以用师于齐④，使归诸敝邑。今有二命曰：'归诸齐。'信以行义，义以成命，小国所望而怀也⑤。信不可知，义无所立，四方诸侯，其谁不解体⑥？《诗》曰⑦：'女也不爽，士贰其行⑧。士也罔极，二三其德⑨。'七年之中，一与一夺，二三孰甚焉⑩？士之二三，犹丧妃耦⑪，而况霸主？霸主将德是以，而二三之，其何以长有诸侯乎⑫？《诗》曰⑬：'犹之未远，是用大简⑭。'行父惧晋之不远犹而失诸侯也，是以敢私言之⑮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成公八年（公元前583年）。言：在此犹言通知。　②饯之：给他饯行。饯，饯行，即设酒食送行。私：私人，此指私人间交谈。焉：对他，指对韩穿。　③制义：处理事务合于大义。怀德：怀念德行。畏讨：害怕讨伐。　④旧：指旧有的领土，即原有的领土。用师于齐：对齐国用兵，即对齐国作战。杜预注："用师，篡之战。"　⑤信以行义：信用用来推行道义。成命：完成命令。　⑥立：树立。解体：离心，涣散，瓦解。杜预注："言不复肃敬于晋。"　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篇。

⑧爽：过失，差错。 士：男人。 贰其行：行为前后不一致。贰，二，前后不一致。一说贰，即"貳"，同"忒"(tè特)，过失，差错。 ⑨罔极：没有定准，即反复无常。二三其德：即"其德二三"，指言行多变化，朝三暮四。季文子引用此诗句，比喻晋国对汶阳之田变化无常，如同《氓》中男子对妻子的态度一样。 ⑩七年：自鲁成公二年至鲁成公八年，历时七年。一与一夺：忽而给予又忽而夺去，即开始取田给鲁，现在又夺鲁田给齐。 二三孰甚焉：前后变化还有什么比这更甚的吗？孰，什么。焉，比这。⑪妃耦：同"配偶"。 ⑫将德是以：犹言惟德是用，即应该用德。以，用。长有诸侯：长久得到诸侯，即长久得到诸侯的拥戴。 ⑬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篇。 ⑭犹：同"猷"(yóu尤)，谋划，谋略。杜预注："犹，图也。" 大简：即"大谏"，大道理劝谏。现在《诗经》本"简"作"谏"。杜预注："简，谏也。言王者图事不远，故用大道谏之。"季文子引用此两句诗，说明晋国二命汶阳之田给齐，是缺乏远见的谋划。 ⑮行父：即季文子。不远犹而失诸侯：不能深谋远虑而失掉诸侯的拥戴。 私言之：私人交谈这事。之，指季文子上面所谈的内容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八年春天，晋侯派韩穿来通知汶阳的土地，要归还给齐国。季文子给韩穿饯行，和他私人交谈，说："大国处理事务合于大义而做盟主，因此诸侯怀念德行而害怕讨伐，没有三心二意。谈到汶阳的土地，原来本是敝邑的领土，后来对齐国用兵，晋国命令齐国把它归还给敝邑。现在晋国又有不同的命令说：'归还给齐国。'信用用来推行道义，道义用来完成命令，这是小国所盼望并怀念的。如果信用不能得知，道义无所树立，四方的诸侯，谁能不离心涣散呢？《诗经》说：'女子没有过失，男人却有差错。男人反复无常，言行变化不一。'七年当中，忽而给予忽而夺去，前后变化还有什么比这更甚的呢？一个男人前后变化不一，尚且丧失配偶，何况是霸主？霸主应该惟德是用，但却前后变化不一，那将怎么长久得到诸侯拥戴呢？《诗经》说：'谋划缺乏远见，就用这大道理劝谏。'行父害怕晋国不能深

谋远虑而失掉诸侯，因此敢和您私人交谈这事。”

【原文】

晋栾书侵蔡，遂侵楚，获申骊①。楚师之还也，晋侵沈，获沈子揖，初从知、范、韩也②。君子曰：“从善如流，宜哉③！《诗》曰④：‘恺悌君子，遐不作人⑤？’求善也夫⑥！作人斯有功绩矣⑦。”是行也，郑伯将会晋师，门于许东门，大获焉⑧。

声伯如莒，逆也⑨。

宋华元来聘，聘共姬也⑩。

夏，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⑪，礼也。

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，谮之于晋侯⑫，曰：“原、屏将为乱，栾、郤为徵⑬。”六月，晋讨赵同、赵括。武从姬氏畜于公宫⑭。以其田与祁奚⑮。韩厥言于晋侯曰：“成季之勋，宣孟之忠，而无后，为善者其惧矣⑯。三代之令王，皆数百年保天之禄⑰。夫岂无辟王？赖前哲以免也⑱。《周书》曰：‘不敢侮鳏寡⑲。’所以明德也⑳。”乃立武，而反其田焉。

【注释】

①获申骊：俘虏了申骊。申骊，楚国大夫。　②楚师之还也：楚军回去的时候，指鲁成公六年，晋军与楚军在绕角相遇，楚军回去。沈：即沈国，姬姓子爵，故地在今安徽阜阳县西北，一说在今河南汝南东南。沈子：沈国国君。揖：沈国国君的名。初从知、范、韩也：这是当初听从知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三人意见的结果。　③从善如流：听从好意见如同流水一样。如流，比喻听从得快。杜预注：“如流，喻速。”林尧

叟《句解》："言栾书从知、范、韩之善，如流水之赴壑。" 宜哉：即应该有功啊！杜预注："宜有功也。" 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旱麓》篇。

⑤恺悌（kǎi凯tǐ替）：和易近人，平易近人。遐（xiá霞）：通"何"，为什么，怎么。作人：犹言造就人才，善用人才。 ⑥求善：求取善人，即求取人才。也夫：连用两个语尾助词，表示加重肯定语气。 ⑦斯：此，这。 ⑧门：城门，即攻打城门。许东门：许国的东门。杜预注："过许，见其无备，因攻之。" 大获：俘虏很多。 ⑨声伯：即子叔声伯。 ⑩共姬：穆姜之女，成公的姊妹，宋共公夫人。 ⑪公孙寿：见文公十六年《传》并注。纳币：即纳聘礼。古人把玉、马、皮、圭、璧、帛皆称币，此六种都常用作礼品。 ⑫谮（zèn阵）：诬谗，中伤。之：指赵同、赵括。 ⑬栾、郤：栾氏、郤氏。为征：作证。征，证明。杜预注："栾氏、郤氏亦征其为乱。" ⑭武：即赵武，赵朔之子，庄姬所生。从姬氏：跟从庄姬。姬氏，即庄姬，是晋成公之女，娘家姬姓故称姬氏。畜：养。公宫：晋景公的宫里。 ⑮以其田：把他们的田地，即把赵氏的土地。与祁奚：赏给祁奚。祁奚，字黄羊，晋国大夫。 ⑯成季：即赵衰，是保护晋文公流亡在外的有功之臣。宣孟：即赵盾，是相晋拥立晋灵公、晋成公的忠臣。为善者：做善事的人。 ⑰三代：指夏、商、周三代。令王：贤明的帝王，指夏禹、商汤、周文武。数百年：夏朝四百年，商朝六百年，周朝占卜七百年，故言"皆数百年"。保天之禄：保持上天的福禄。禄，福禄，或禄位。 ⑱辟王：邪僻的君王。辟，同"僻"，邪僻。赖：托赖，依靠。前哲：贤明的先人，即前代的令王。 ⑲鳏：鳏夫。寡：寡妇。 ⑳明德：发扬道德。韩厥劝谏晋景公效法文王明德慎罚，体恤赵氏之孤能继承赵氏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栾书侵袭蔡国，遂就侵袭楚国，俘虏了楚国大夫申骊。楚军回去的时候，晋军侵袭沈国，俘虏了沈子揖，这是当初听从知庄子、范文子、韩献子三人意见的结果。君子说："听从好意见如同流水一样，这是应该有功的啊！《诗经》说：'平易近人的君子，为什么不起用人才？'这就是求取善人啊！起用人才这就有功绩了。"这次出兵行动，郑伯准备会合晋军，经过许

国。攻打许国的东门，俘虏了很多。

声伯到莒国，是去迎接妻子。

宋国华元来鲁国聘问，为宋公聘共姬为夫人。

夏天，宋公派公孙寿来鲁国为宋公订婚纳聘礼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晋国赵庄姬为了赵婴被放逐的缘故，向晋侯诬陷说："原、屏将要作乱，栾氏、郤氏可作证。"这年六月，晋国诛讨赵同、赵括。赵武跟从庄姬养在晋景公的宫里。晋景公把赵氏的土地赏给祁奚。韩厥对晋侯说："成季的功勋，宣孟的忠诚，但却没有后代来继承，做善事的人恐怕就要害怕了。三代的贤明帝王，都能数百年保持上天的禄位。难道就没有邪僻的君王？只是依靠他贤明的祖先才得以免祸。《周书》说：'不敢欺侮鳏夫寡妇。'就是为了发扬道德。"于是就立赵武为赵氏的继承人，并归还赵氏的封地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召桓公来赐公命①。

晋侯使申公巫臣如吴。假道于莒，与渠丘公立于池上②，曰："城已恶③！"莒子曰："辟陋在夷，其孰以我为虞④？"对曰："夫狡焉思启封疆以利社稷者，何国蔑有⑤？唯然，故多大国矣，唯或思或纵也⑥。勇夫重闭，况国乎⑦？"

冬，杞叔姬卒⑧。来归自杞，故书。

晋士燮来聘，言伐郯也，以其事吴故⑨。公赂之，请缓师⑩。文子不可⑪，曰："君命无贰，失信不立⑫。礼无加货，事无二成⑬。君后诸侯，是寡君不得事君

也⑭。燮将复之⑮。”季孙俱，使宣伯帅师会伐郯⑯。

卫人来媵共姬⑰，礼也。凡诸侯嫁女，同姓媵之，异姓则否。

【注释】

①召桓公：周王卿士。 ②渠丘公：莒国国君，名朱，纪公之子，在位三十二年。杜预注：“渠丘公，莒子朱也。”渠丘，莒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莒县北）。 立于池上：站在护城河边上。池，城池，即护城河。 ③已：太。恶：坏，破。 ④辟：同“僻”，偏僻。陋：粗陋，简陋。在夷：处在蛮夷之地。以我为虞：把我国作为觊觎的对象。虞，觊觎，即希望得到。但杜预注为“虞，度也”。 ⑤狡：狡猾，此指狡猾人。思：想，犹言企图。启：开辟，开拓。蔑有：没有。 ⑥唯然：惟其如此。唯，同“惟”。 多大国矣：大国就多起来了。 或思：有的思念开拓疆土。 或纵：有的放纵暴虐掠夺。杜预注：“世有思开封疆者有，纵其暴掠者，莒人当唯此为命。”一说或思或纵，指小国或思虑为备，或放纵不为备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大国侵伐小国以开拓封疆，小国或思虑而为备，以是得存；或放纵而不为备，以是而亡。”杜、杨二解都通。 ⑦勇夫：勇敢的人。重闭：指层层关闭内外门户。况国乎：何况国家呢？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匹夫之勇而且重关以待暴客，况有国有家而不设备乎？”明年楚围攻打莒国，因莒国城坏而溃。此为伏笔。 ⑧杞叔姬：鲁国嫁给杞桓公的女子，被休弃。 ⑨言：此指通知。以其：因为它，即由于郯国。 ⑩公：指鲁成公。缓师：延缓出兵。缓，从缓，延缓。 ⑪文子：即士燮。 ⑫无贰：不二，即说一不二。失信：失掉信义，指不完成君命。 ⑬礼：指朝聘赠贿之礼。无加货：不应该增加财币。货，财货，财币。事：指公私之事。无二成：不能两成，即不能两全其美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受君命者，不敢有携贰之心，失信于君，则无以自立。朝聘有赠贿之礼，无以加货，况受赂乎？公私之事，不能两成。” ⑭后诸侯：后于诸侯，即在诸侯之后出兵。不得事君：不能事奉君王。杜预注：“欲与鲁绝。” ⑮燮：即士燮。复：复命，指向晋君复命。之：指鲁君请求延缓出兵之事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燮将以鲁请缓师复于晋君。” ⑯季孙：即季文子。宣伯：即叔孙侨如，鲁国大夫。合伐郯：会合晋军攻打郯国。 ⑰

媵（yìng映）：古时指陪嫁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召桓公来鲁国把赐命赐给鲁成公。

晋侯派申公巫臣去吴国。巫臣向莒国借路，和渠丘公站在护城河边上，说："城太坏了。"渠丘公说："敝国偏僻粗陋处在夷蛮之地，还有谁会把敝国作为觊觎的对象？"巫臣回答说："那些狡猾而在那里想开拓疆土以利国家的人，哪个国家没有？惟其如此，所以大国就多起来了，不过有的思念开拓疆土，有的放纵暴虐掠夺罢了。勇敢的人还要层层关闭内外门户，何况国家呢？"

冬天，杞叔姬死。由于她从杞国被休弃回来，所以《春秋》加以记载。

晋国士燮来鲁国聘问，通知攻打郯国，因为它事奉吴国的缘故。鲁成公送给他礼物，请求延缓出兵。士燮不答应，说："国君的命令说一不二，失掉信义不能自立。朝聘之礼不应该增加财币，公私之事不能两成。君王后于诸侯出兵，这样寡君就不能事奉君王了。燮将要这样向寡君复命。"季文子害怕，派宣伯率领军队会合晋军攻打郯国。

卫国人送女子来鲁国做共姬的陪嫁，是合于礼的。凡是诸侯女儿出嫁，同姓国送女子做陪嫁，异姓的就不送。

九　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，杞桓公来逆叔姬之丧，请之也①。杞叔姬卒，为杞故也②。逆叔姬，为我也。

为归汶阳之田故，诸侯贰于晋。晋人惧，会于蒲，

以寻马陵之盟③。季文子谓范文子曰④："德则不竞，寻盟何为⑤？"范文子曰："勤以抚之，宽以待之，坚强以御之⑥，明神以要之，柔服而伐贰，德之次也⑦。"是行也，将始会吴，吴人不至⑧。

楚人以重赂求郑，郑伯会楚公子成于邓⑨。

夏，季文子如宋致女，复命，公享之。赋《韩奕》之五章⑩。穆姜出于房，再拜曰："大夫勤辱，不忘先君以及嗣君，施及未亡人⑪，先君犹有望也。敢拜大夫之重勤⑫。"又赋《绿衣》之卒章而入⑬。

晋人来媵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成公九年（公元前582年）。丧：指死尸。请之：指鲁国请求杞国，实际是鲁国迫使杞国。　②杞故：指被杞君抛弃的缘故。③会于蒲：在蒲地和诸侯会见。蒲，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北长垣县）。参加此次会盟的有鲁公、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杞伯。

④范文子：又称士燮，晋国执政大夫。　⑤竞：强劲。杜预注："竞，强也。"　寻盟：重温旧盟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晋不自强于修德，徒寻盟誓，何所能为？"　⑥勤：殷勤。抚：安抚。宽：宽厚。御：驾御。⑦明神：神明，神灵。要：约束。柔服：怀柔顺服。柔，怀柔，安抚。德之次：次于德行，即次一等的德行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虽不可比于修德，抑亦德之次也。"　⑧是行：这次行动，指蒲地会盟。会吴：和吴君会见。　⑨求郑：争取郑国。邓：原为国名，曼姓，后被楚国所灭，故地在今河南邓县。对邓地说法不同，不一一列举。　⑩《韩奕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文子喻鲁侯有赐父之德，宋公如韩侯，宋土如韩乐。"　⑪未亡人：穆姜自称。杜预注："穆姜，伯姬母。闻文子言宋乐，喜而出，谢其行劳。妇人夫死，自称未亡人。"　⑫重勤：即加倍辛勤。　⑬《绿衣》：为《诗经·邶风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取其'我思古

人，实获我心'。喻文子言得已意。"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九年春天，杞桓公来鲁国迎接叔姬的尸体，这是由于鲁国的请求。杞叔姬的死，是由于被杞国遗弃的缘故。迎接叔姬的尸体，是为了我国。

为了把汶阳的土地归还给齐国的缘故，诸侯对晋国有了二心。晋国人害怕，在蒲地会见诸侯，重温马陵的盟会。季文子对范文子说："不自强于修德，重温旧盟为什么？"范文子说："用殷勤来安抚他们，用宽厚来对待他们，用坚强来驾御他们，用盟誓神灵来约束他们，安抚顺服的而讨伐三心二意的，这是次于德行的办法。"这次蒲地会盟，打算开始和吴君会见，吴人没有来。

楚国人送贵重的财礼求取郑国，郑伯和楚国公子成在邓地会盟。

夏天，季文子到宋国慰问伯姬，回国复命，成公设享礼招待他。季文子赋《韩奕》诗的第五章。穆姜从厢房出来，再次拜谢说："大夫辛勤，不忘记先君以及嗣君，延及于未亡人，先君也是这样期望您的。谨敢拜谢大夫的加倍辛勤。"又赋《绿衣》的最后一章然后才回屋去。

晋国人来鲁国送陪嫁的女子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郑伯如晋。晋人讨其贰于楚也，执诸铜鞮①。

栾书伐郑，郑人使伯蠲行成②，晋人杀之，非礼也。兵交，使在其间可也③。楚子重侵陈以救郑。

晋侯观于军府，见锺仪④。问之曰："南冠而絷者⑤，谁也？"有司对曰⑥："郑人所献楚囚也。"使税之，召而吊

之⑦。再拜稽首。问其族⑧，对曰："泠人也⑨。"公曰："能乐乎⑩？"对曰："先人之职官也，敢有二事⑪？"使与之琴，操南音⑫。公曰："君王何如？"对曰："非小人之所得知也⑬。"固问之⑭，对曰："其为大子也，师保奉之，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⑮。不知其他。"

公语范文子⑯，文子曰："楚囚，君子也。言称先职，不背本也⑰。乐操土风，不忘旧也⑱。称大子，抑无私也⑲。名其二卿，尊君也⑳。不背本，仁也。不忘旧，信也。无私，忠也。尊君，敏也㉑。仁以接事，信以守之，忠以成之，敏以行之，事虽大，必济㉒。君盍归之？使合晋、楚之成㉓。"公从之，重为之礼，使归求成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讨其贰于楚：惩罚他二心于楚国，即惩罚他勾结楚国。铜鞮（dī低）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沁县西南）。 ②伯𡌮（juān捐）：郑国行人，即外交使节。 ③兵交：两国打仗。使：使者。其间：两军之间，即往来于两军之间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非待行人之礼，二国以兵相交，使者在于两师之间可也。" ④观：此指视察。军府：藏军器的地方，即军用仓库。锺仪：即郧公锺仪，楚国郧县大夫，鲁成公七年秋被郑国所俘，献给晋国，晋国把锺仪带回国后，囚禁在军府中。 ⑤南冠：南方的帽子，即戴着南方的帽子。杜预注："南冠，楚冠。"絷（zhí执）：拘囚，囚禁。⑥有司：古代设官分职，事各有专司，故称主管官吏为有司。 ⑦税之：放了他。税，通"脱"，脱出拘絷，即放了。杜预注："税，解也。"召：指召见锺仪。吊：慰问。 ⑧族：宗族，世族，从下文之义看，指世官，官职。 ⑨泠（líng零）人：即"伶人"，乐官。 ⑩能乐乎：能奏乐吗？乐，奏乐。 ⑪职官：以职居官，即以伶人之职做官。敢有二

事：岂敢学他事？即职守父官，不敢从事其他。　⑫操：此指操奏，演奏。南音：南方的乐调。杜预注："南音，楚声。"　⑬非小人之所得知也：这不是小人能知道的事。　⑭固：犹言再三。　⑮其为大子也：他做太子的时候，指楚共王做太子之时。师保：教导太子的官。奉之：事奉太子。朝：早晨。嬰齐：即公子嬰齐，楚国令尹。夕：晚上。侧：即公子侧，楚国司马。　⑯公：指晋景公。语：告诉　⑰称先职：称举先人职官。先，先人。不背本：不背弃根本。本，根本，指父业。　⑱土风：家乡的乐调，即楚声。不忘旧：不忘记故旧，即不忘土风。　⑲抑：发语词。　⑳名其二卿：称二卿的名字。二卿，指子重和子反。尊君：尊崇君王，指尊崇晋君。　㉑敏：聪敏，此指敏达，即敏捷而通达事理。

㉒仁以接事：用仁爱来处理事情。接事，应接事物，即处理事情。守：保护，保守。事虽大：事情虽然大。杜预注："言有此四德，必能成大事。"　㉓使合晋、楚之成：让他结成晋、楚两国的和好。合，结成。成，犹言和好，友好。　㉔重为之礼：以厚礼待锺仪。求成：求和。

【译文】

这年秋天，郑伯到了晋国。晋国人惩罚他二心于楚国，在铜鞮逮捕了他。

栾书攻打郑国，郑国人派使者伯蠲求和，晋国人杀了他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两国交兵，使者可以往来于两军之间。楚国子重侵袭陈国而救援郑国。

晋侯到军器库视察，见到锺仪，问人说："戴着南方的帽子而被拘囚的是谁？"主管军器库的人回答说："是郑国人献的楚国俘虏。"晋侯让人放了他，召见并且慰问他。锺仪再拜叩头致谢。晋侯问他的世官，他回答说："是乐官。"晋侯说："能奏乐吗？"锺仪回答说："这是先父的职官，岂敢另学其他？"晋侯让人给他琴，他弹奏南方乐调。晋侯说："你们的君王为人怎样？"锺仪回答说："这不是小人所能知道的。"晋侯再三问他，他回答说："他做太子的时候，师保事奉他，早晨向嬰齐晚上向侧请教。我就不知道别的了。"

晋景公告诉范文子，文子说："这个楚国俘虏，是个君子。说他先父的职官，是不背弃根本。奏乐奏家乡的乐调，是不忘记故旧。举出楚君做太子时候的事，是没有私心。称二卿的名字，是尊敬君王。不背弃根本，是仁德。不忘记故旧，是守信。没有私心，是忠诚。尊敬君王，是敏达。用仁德来处理事情，用信义来固守它，用忠心来完成它，用敏达来推行它，事情虽然大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君王何不放他回去？让他结成晋、楚两国的友好。"晋景公听从了范文子的话，以厚礼接待锺仪，让他回国代晋国求和。

【原文】

冬十一月，楚子重自陈伐莒，围渠丘。渠丘城恶，众溃，奔莒①。戊申②，楚入渠丘。莒人囚楚公子平③，楚人曰："勿杀，吾归而俘④。"莒人杀之，楚师围莒。莒城亦恶，庚申⑤，莒溃。楚遂入郓⑥，莒无备故也。

君子曰："恃陋而不备，罪之大者也⑦。备豫不虞，善之大者也⑧。莒恃其陋，而不修城郭，浹辰之间，而楚克其三都⑨，无备也夫！《诗》曰⑩：'虽有丝麻，无弃菅蒯⑪。虽有姬姜，无弃蕉萃⑫。凡百君子，莫不代匮⑬。'言备之不可以已也⑭。"

秦人、白狄伐晋⑮，诸侯贰故也。

郑人围许，示晋不急君也⑯。是则公孙申谋之，曰："我出师以围许，伪将改立君者，而纾晋使，晋必归君⑰。"

城中城⑱，书时也。

十二月，楚子使公子辰如晋，报钟仪之使，请修好结成⑲。

【注释】

①众溃：大众溃散，指军队溃散。奔莒：逃奔莒城。　②戊申：十一月初五，一说推算为十一月初六。　③囚楚公子平：俘虏楚国公子平。公子平，楚国的公室。　④而：通“尔”，汝，你们。　⑤庚申：十一月十七日，一说推算为十一月十八日。　⑥鄆（yùn运）：莒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沂水县北，此地又属鲁国，故鲁、莒时为鄆起争）。　⑦罪之大者也：这是罪中的大罪，即最大的罪。　⑧备豫：即“备预”，事先有所准备。不虞：没有料到的事，即意外的事。备豫不虞，即防备意外。善之大者也：这是善中的大善，即最大的善。　⑨浹（jiā家）：周，遍。辰：日辰。浹辰，古代以干支纪日，称自子日至亥日一周十二日为“浹辰”；此指戊申至庚申，经历地支一遍，故浹辰亦即十二日。三都：三个大城邑，指渠丘、莒、鄆。　⑩《诗》：今《诗经》无此文，是逸诗。杜预注：“逸《诗》也。”　⑪丝：可以织帛。麻：可以织布。丝、麻，都是精细之物。菅（jiān兼）蒯（kuǎi拐，又读kuài快）：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古人用它编席、鞋、绳索，都是粗糙之物。两句诗说虽有精细之物，粗糙之物也不可抛弃。　⑫姬姜：大国之女，或美女。据传黄帝为姬姓，炎帝为姜姓；周朝姬姓，齐国姜姓。姬、姜是两大姓；又是美女的代称。蕉萃：贱陋之人；一说蕉萃即“憔悴”，面色枯槁貌。两句诗说虽有姬姜之美女，蕉萃贱陋之人也不可以抛弃。　⑬凡百：大凡那些，泛指一切，概括之词。代匮（kuì愧）：承代有缺陷的人，即有人代替有缺陷的人。代，承代，交替。匮：匮乏，缺少，此指有缺陷之人。　⑭不可以已：不能停止。　⑮白狄：狄的一种。　⑯不急君：不急于救出国君。晋国已拘禁了郑君。　⑰将改立君者：要改立国君的样子。纾（shū舒）晋使：暂缓派使者去晋国。纾，纾缓，暂缓。归君：放回国君，指放回郑君。　⑱中城：即鲁都曲阜的内城，而杜预注以为是鲁国城邑的名（在今江苏沭（shù术）阳县境）。杜说可做参考。　⑲公子辰：字子商，楚国太宰。请修好结成：请求重修旧好缔结和约。结成，缔结和约。

【译文】

冬季十一月，楚国子重从陈国攻打莒国，包围了渠丘。渠丘城池破败，众人溃散，逃奔到莒城。十一月初五，楚军进入渠丘。莒国人俘虏了楚国公子平，楚国人说："不要杀，我们归还你们俘虏。"莒国人杀了公子平，楚国军队包围了莒城。莒城也很破败，十一月十七日，莒国溃败。楚军于是就进入郓城，这是莒国没有防备的缘故。

君子说："依仗简陋而不防备，是罪中的大罪。预先防备意外，是善中的大善。莒国依仗它的简陋，而不修缮城郭，十二天之间，楚军攻克它的三个大城邑，这是由于没有防备的缘故啊！《诗》说：'虽然有了丝麻，不要抛弃杂草。虽然有了姬姜美女，不要抛弃贱陋之妻。凡是那些君子，无不有人承代他的匮乏。'说的就是防备不可以停止。"

秦军、白狄攻打晋国，由于诸侯对晋国有了二心的缘故。

郑国人包围许国，向晋国显示他们并不急于救出国君。这就是公孙申出的主意，说："我们出兵包围许国，假装要改立国君的样子，并暂缓派使者去晋国，晋国一定放回我们国君。"

鲁国在内城筑城，《春秋》记载合于时令。

十二月，楚王派公子辰到晋国去，回报钟仪的使命，请求重修旧好缔结和约。

十 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晋侯使糂茷如楚，报大宰子商之使也①。

卫子叔黑背侵郑，晋命也②。

郑公子班闻叔申之谋③。三月，子如立公子繻④。

夏四月，郑人杀繻，立髡顽⑤。子如奔许。栾武子曰："郑人立君，我执一人焉⑥，何益？不如伐郑，而归其君以求成焉⑦。"晋侯有疾，五月，晋立大子州蒲以为君⑧，而会诸侯伐郑。郑子罕赂以襄钟，子然盟于修泽，子驷为质⑨。辛巳，郑伯归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成公十年（公元前581年）。傁茂（fá伐，又读费）：晋国大夫。大宰子商：即公子辰，字子商，楚国太宰。　②子叔黑背：又称黑背，卫穆公之子，卫定公之弟，以子叔为氏。晋命也：是晋国命令的，即执行晋国的命令。杜预注："晋命卫使侵郑。"　③公子班：又称子如，郑国公子。叔申：即公孙申。　④公子繻（xū需，又读rú如）：郑国公子。

⑤髡（kūn坤）顽：郑成公太子，即郑僖公。　⑥一人：指郑成公，郑国若立新君，郑成公就成为一个普通人，囚禁他就无意义了。　⑦归其君：指放回郑成公。　⑧大子州蒲：太子名州蒲，是为晋厉公，晋景公之子，在位七年。晋景公未死而立太子为君，杜预注认为"此父不父，子不子"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认为此为"内禅之始"。　⑨子罕：即公子喜，郑穆公之子，郑国大夫。　襄钟：郑襄公宗庙里的钟。杜预注："襄钟，郑襄公之庙钟。"　子然：郑穆公之子，郑国大夫。　修泽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南）。子驷：即公子骈，郑穆公之子，郑国大夫。

⑩辛巳：五月十一日。郑伯：即郑成公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年春天，晋景公派傁茂到楚国去，这是回报太宰子商的出使。

卫国子叔黑背侵袭郑国，这是晋国命令的。

郑国公子班听到叔申的策划。三月，公子班立公子繻为国君。夏季四月，郑国人杀了公子繻，立了髡顽为国君。公子班逃亡到许国。栾武子说："郑国人立了国君，我们捕的就是一个

普通人了，有什么好处？不如攻打郑国，放回他们的国君以此求和。”晋侯有病，五月，晋国立太子州蒲为国君，会合诸侯攻打郑国。郑国子罕用襄公宗庙里的钟贿赂晋国，子然在修泽和诸侯结盟，子驷做人质。五月十一日，郑成公被放回郑国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梦大厉①，被发及地②，搏膺而踊③，曰：“杀余孙，不义；余得请于帝矣④！”坏大门及寝门而入⑤。公惧，入于室；又坏户⑥。公觉，召桑田巫⑦。巫言如梦⑧。公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不食新矣⑨！”

公疾病，求医于秦⑩。秦伯使医缓为之⑪。未至，公梦疾为二竖子⑫，曰：“彼良医也，惧伤我，焉逃之⑬？”其一曰：“居肓之上，膏之下⑭，若我何？”医至⑮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！在肓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⑯，达之不及，药不至焉⑰，不可为也。”公曰：“良医也！”厚为之礼而归之⑱。

六月丙午⑲，晋侯欲麦，使甸人献麦⑳，馈人为之㉑。召桑田巫，示而杀之㉒。

将食，张㉓，如厕，陷而卒㉔。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㉕；及日中，负晋侯出诸厕㉖。遂以为殉㉗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侯：即晋景公，名獳（nòu耨），晋国国君，在位十九年。因晋是侯爵国，故称其君为晋侯。大厉：大鬼。 ②被发及地：披头的散发拖到

地上。被，同“披”。及地，达到地面，在这指拖到地上。　③搏膺(yīng英)：手捶打着胸。踊：跳跃。　④杀余孙：杀害了我的子孙。余得请于帝矣：我已请得上帝的允许，令我为子孙复仇了。按《左传》成公八年记载，晋景公曾冤杀其大夫赵同、赵括。故晋代杜预认为这个大鬼就是赵氏的祖先，因晋侯杀其后代而怒。　⑤坏：毁，毁坏。凡物不是自败，而是被毁，都称为“坏”。大门：宫门，即景公之宫的大门。寝门：燕寝之门，相当于堂门。　⑥室：内室。户：门，即内室的门。　⑦公觉：景公吓醒了。觉，醒。景公的醒，是因鬼怒而吓醒的。桑田：原为虢地，后为晋邑〔在今河南阌（wēn文）乡县东〕。巫：巫人，也叫巫神，古代用迷信祈祷治病的人。　⑧巫言如梦：巫人所言鬼怒的状况与景公梦见的情况相同。　⑨不食新矣：吃不着新麦了。新，指新收成的农产品。

⑩疾：病，患病。病：重，也就是疾重叫“病”，在这指景公患病很重。

⑪秦伯：即秦桓公，名荣，秦国第十七君，在位二十七年。医缓：名叫缓的医人。缓，是秦医的名子，春秋时著名的医人。　⑫梦疾为二竖子：梦见疾病化为两个童子。疾，指景公所患的疾病。为，化为，变作。竖子，童子，孩子。　⑬彼：指秦医缓。惧伤我：害怕伤害我们。我，指病化的二童子。焉：何处。　⑭居：避在。肓（huāng荒）：胸腹之间的横膈（gé革）膜。膏：心脏下面有微脂的地方。膏肓，在心和膈膜之间，是病最难治的地方。后人把病重不可治，称作“病入膏肓”，就是从此来的说法。　⑮医至：指秦医缓到了晋国。　⑯不可为：不能治。攻：指用灸法攻治。　⑰达：指用针法治疗。针灸之法，都是我国最古的医术。　⑱厚：厚重，指礼物厚重。为之礼：为秦医缓准备礼物。

⑲六月丙午：六月的丙午日。六月，周历六月为夏历四月，麦粮开始成熟。⑳欲麦：想吃新麦作的食物。甸人：为诸侯管理土地的人，此处“甸人”指为景公治理田地的人。献麦：指景公让他的甸人将新麦送来。　㉑馈（kuì愧）人：治膳的人，即厨师。　㉒示而杀之：把作好的新麦拿给巫人看，然后杀掉了他。景公认为巫人“不食新矣”之言不验，故将其召来，给他看煮熟了新麦，然后杀死他。　㉓将食：景公正要吃煮熟了的新麦饭。张：同“胀”，腹中胀满，也就是肚子发胀。　㉔如厕：去厕所。景公因肚子突然发胀，故急忙去厕所大便。陷而卒：陷入厕中溺死。陷，坠入。卒，死。此言景公到底没有吃着新麦就死了。　㉕小臣有晨梦负公以登天：有一个小臣早晨梦见背着景公上天。负，背。登天，上天，升

天。古人迷信往往把人死称为升天。 ㉖及日中：到了中午。负晉侯出诸厕：作梦的小臣从厕所里将景公背出来。 ㉗遂以为殉：就将背景公出厕的小臣殉葬了。遂，就，就此。殉，将人活埋陪葬，殉葬，是古代社会统治者一种极其残忍的恶习。

【译文】

晋景公夜里梦见一个大鬼，披着的散发拖到地上，手捶打着胸跳了起来，并向景公说道："你杀害了我的子孙，这是你的不义；我已向上帝申冤，请得上帝允许为我的子孙复仇了！"于是，那个大鬼毁坏宫门和寝门进入了宫中。景公很害怕，逃进了内室；那个大鬼又毁坏了内室的门。景公吓醒了，召来桑田地方的神巫。巫人所谈鬼怒的情况与景公梦见的情况相同。景公问道："这个梦吉凶如何？"巫人答道："您吃不到新麦了！"

晋景公患病很重，派人到秦国请医生。秦恒公遣使名叫缓的良医去晋国给景公治病。秦医缓还没有到晋国，景公又梦见所患的疾病变为两个童子，其中一个童子说："秦医缓乃是著名的良医呀，他来治病恐怕要伤害我们，不知逃到何处可以避开医药的杀伤？"其中另一个童子答道："我们应当避于肓的上端，膏的下面，他虽是良医，能把我们怎样？"秦医缓到了晋国，瞧了瞧景公的病说："您的病不能治了。它在肓的上端，膏的下面，用灸法治不可以，用针法疗办不到，药力也达不到膏肓，这样的病不能治了。"景公感慨地说："你真是一位良医啊！"于是，晋景公送给了秦医缓一份厚重的礼物，并派人送他回秦国。

鲁成公十年六月丙午这天，晋景公想尝尝新麦，差使他的甸人进奉新麦，景公的厨师将新麦煮熟了。景公又召来了桑田地方的神巫，把做好的新麦拿给巫人看，然后将他杀死。

晋景公正要吃煮熟了的新麦饭，突然肚子发胀，急忙跑到厕所去，陷入厕中而死。景公的小臣中有个人，早晨梦见自己背着景公升天；到了中午，作梦的小臣背着景公从厕所出来。于是，

就将背景公出厕的小臣殉葬了。

【原文】

郑伯讨立君者，戊申，杀叔申、叔禽①。君子曰："忠为令德，非其人犹不可，况不令乎②？"

秋，公如晋。晋人止公，使送葬。于是籴茂未反③。冬，葬晋景公。公送葬，诸侯莫在。鲁人辱之④，故不书，讳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讨立君者：讨伐立国君的人。戊申：六月初八。叔申：即公孙申，郑国公室。叔禽：叔申之弟，郑国大夫。　②令德：美德。非其人：不是那种人，即不是令人所忠的人。不令：不善良，指郑成公不善良。杜预注："言叔申为忠，不得其人，还害身。"　③籴茂：晋国大夫。尚在楚国。杜预注："是春晋使籴茂至楚结成。晋谓鲁贰于楚，故留公。须籴茂还，验其虚实。"　④辱之：即以此为耻辱。

【译文】

郑伯讨伐立国君的人，六月初八，杀了叔申、叔禽。君子说："忠诚是美德，不是那种令人所忠的人尚且不可以，何况他是不善良的呢？"

这年秋天，鲁成公到了晋国。晋国人留下成公，让他给晋景公送葬。这时籴茂还没有回来。冬天，安葬晋景公。鲁成公送葬，诸侯都不在场。鲁国人以此为耻辱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，是隐讳国耻的缘故。

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，王三月①，公至自晋。晋人以公为贰于楚，故止公。公请受盟，而后使归。郤犨来聘②，且莅盟。

声伯之母不聘③，穆姜曰④："吾不以妾为姒⑤。"生声伯而出之，嫁于齐管于奚⑥。生二子而寡，以归声伯⑦。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，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⑧。郤犨，来聘，求妇于声伯⑨。声伯夺施氏妇以与之⑩。妇人曰⑪："鸟兽犹不失俪，子将若何⑫？"曰："吾不能死亡⑬。"妇人遂行，生二子于郤氏⑭。郤氏亡，晋人归之施氏⑮。施氏逆诸河，沈其二子⑯。妇人怒曰："己不能庇其伉俪而亡之，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杀之，将何以终⑰？"遂誓施氏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成公十一年（公元 前580年）。 ②郤犨（chōu抽）：他和郤克都是郤豹的曾孙，是从祖兄弟，晋国大夫。 ③声伯：即公孙婴齐，又称子叔婴齐，子叔声伯，鲁国大夫。声伯之母：叔肸（xī希）之妻。不聘：没举行媒聘之礼。杜预注："不聘，无媒礼。" ④穆姜：鲁宣公夫人，声伯之父叔肸是鲁宣公的胞兄，故穆姜与声伯之母是妯娌。杜预注："穆姜，宣公夫人。宣公，叔肸同母昆弟。" ⑤不以妾为姒（sì四）：不能把姘妇当成嫂嫂。妾，穆姜对声伯之母的鄙称。姒，即妯娌，指妯娌间年长者之称，犹言嫂嫂。 ⑥出：犹言遗弃。管于奚：齐国人。 ⑦二子：此指一男一女。寡：守寡，即丈夫死了。以归声伯：把两个孩子

给了声伯。归，通“馈”，送给。　⑧以其外弟为大夫：让他的异父弟做大夫。杜预注：“外弟，管于奚之子，为鲁大夫。”嫁其外妹于施孝叔：把他的异父妹妹嫁给施孝叔。施孝叔，是鲁惠公的五世孙。　⑨郤犨（chōu抽）：又称苦成叔，晋国大夫。求妇：即求取妻子。　⑩施氏妇：施孝叔的妻子，即声伯的外妹。施氏，即施孝叔。与之：给他。之，指郤犨。　⑪妇人：指施孝叔的妻子，声伯的外妹。　⑫不失俪（lì丽）：不失掉配偶。俪，配偶。子：指她的丈夫施孝叔。⑬死亡：死去或逃亡。

⑭生二子于郤氏：在郤氏那里生了两个孩子。郤氏，即郤犨。　⑮郤氏亡：郤氏被灭，事见鲁成公十七年《传》。归之施氏：把她还给施孝叔。　⑯沈其二子：把她的两个孩子扔进黄河里。沈，沈没，此指扔进河里。二子：指声伯之母与郤犨所生的两个孩子。　⑰庇其伉(kàng抗)俪：保护自己的配偶。庇，庇护，保护。伉俪，夫妻，配偶。亡之：让她离去。亡，在此指离去。字人之孤：爱护别人的孤儿。字，爱，爱护。孤，指声伯之妹与郤氏所生的二子。何以终：犹言怎么能有好结果？⑱誓：发誓。誓施氏，即发誓不再做施氏的妻子。杜预注：“约誓不复为之妇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一年春，周历三月，成公从晋国回来。晋国人认为成公二心于楚国，所以扣留了他。成公请求接受盟约，然后让他回国。郤犨来鲁国聘问，并且参加结盟。

鲁成公十一年，声伯的母亲没有举行媒聘之礼就和叔肸同居，穆姜说：“我不能把姘妇当成嫂嫂。”声伯的母亲生了声伯就被遗弃了。嫁给齐国的管于奚。生了两个孩子后就守寡了，把两个孩子给了声伯。声伯让他的异父弟弟做了大夫，又把他异父妹妹嫁给了施孝叔。晋国郤犨来鲁国聘问，向声伯求取妻子。声伯把施氏的妻子夺给了郤犨。这个女人对丈夫说：“鸟兽还不肯失掉配偶，您打算怎么办？”施孝叔说：“我不能因此去死或逃亡。”这个女人就随郤犨走了，在郤氏那里生了两个孩子。郤氏被灭，晋国人把她还给施氏。施氏在黄河边迎接她，把她的

两个孩子扔进黄河里。这个女人愤怒说："不能保护自己的配偶而让她离去，又不能爱护别人的孤儿而杀死他们，怎么会有好结果呢？"于是就发誓不再做施氏的妻子。

【原文】

夏，季文子如晋报聘，且莅盟也。

周公楚恶惠、襄之偪也，且与伯与争政①，不胜，怒而出。及阳樊，王使刘子复之，盟于鄄而入②。三日，复出奔晋。

秋，宣伯聘于齐，以修前好。

晋郤至与周争鄇田，王命刘康公、单襄公讼诸晋③。郤至曰："温，吾故也④，故不敢失。"刘子、单子曰："昔周克商，使诸侯抚封，苏忿生以温为司寇，与檀伯达封于河⑤。苏氏即狄，又不能于狄而奔卫⑥。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，狐氏、阳氏先处之，而后及子⑦。若治其故，则王官之邑也，子安得之⑧？"晋侯使郤至勿敢争⑨。

宋华元善于令尹子重，又善于栾武子⑩。闻楚人既许晋粟蔑成，而使归复命矣⑪。冬，华元如楚，遂如晋，合晋、楚之成。

秦、晋为成，将会于令狐，晋侯先至焉⑫。秦伯不肯涉河，次于王城，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⑬。晋郤犨盟秦伯于河西⑭。范文子曰：是盟也何益？齐盟，所以质信也⑮。会所⑯，信之始也。始之不从，其可质乎⑰？"

秦伯归而背晋成。

【注释】

①周公楚：当是周公阅的后代，周大夫。惠、襄：指周惠王、周襄王的族人。伯与：又作伯舆，周王卿士。　②阳樊：又叫樊，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东南）。鄄：周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③郤至：晋国大夫。周：周王室，即周天子。郤（hòu候）田：郤邑的土地，郤是温的别邑，周王畿的地名（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）。王：即周简王，名夷，周定王之子，在位十四年。刘康公：即王季子，又称刘子，周王室大臣。单襄公：又称单子，周王室大臣。　④温：郤至的采邑（在今河南温县西南），故又称郤至为温季。故：旧，过去，指过去的封邑。郤至认为温邑本是郤氏所有，郤为温的别邑，故郤邑亦应当归己所有。　⑤抚封：抚有封地。抚，抚有，占有。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郑玄注："抚，犹有也。"苏忿生：周王室大臣。以温为司寇：据有温地做了司寇。司寇，官名，掌管刑狱、纠察等事。檀伯达：周王室大臣。封于河：封在黄河边上。杜预注："苏忿生，周武王司寇苏公也。与檀伯达俱封于河内。"　⑥即狄：犹言投靠狄人，事见鲁僖公十年《传》。不能于狄：不能处在狄地。　⑦襄王：即周襄王，名郑，周惠王之子，在位三十三年。文公：即晋文公，事见鲁僖公二十五年《传》。狐氏：指狐溱，为温大夫，事见鲁僖公二十五年《传》。阳氏：即阳处父，晋国大夫，温地曾为阳处父采邑，事见鲁文公六年《传》。杜预注："狐溱、阳处父先食温地。"先处之：先住在那里。及子：到您。子，指郤至。　⑧治：研究，此犹言考究，追查。其故：它的过去情况。王官之邑：周天子属官的封邑。王官，周王室的官员。安得之：怎么能得到它？安，怎么。之，指郤地。　⑨晋侯：即晋厉公。使：即命令。勿敢争：不敢争夺，即不要胆敢去争夺。杜预注："《传》言郤至贪，所以亡。"　⑩善于令尹子重：和令尹子重友善。令尹子重，楚国令尹。栾武子：即栾书，晋六卿之一。　⑪既许晋籴茂成：已经允许晋国籴我求和。使归复：让他回国复命。　⑫为成：结成和好。令狐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临猗县西）。　⑬秦伯：即秦桓公，秦共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八年。王城：秦国地名（在今陕西朝邑县东）。史颗：秦国大夫。　⑭河西：黄河之西。杜预注："就盟王城。"　⑮齐盟：齐心会

盟：一说即“斋盟”，斋戒誓誓。杜预注：“齐，一心。” 质信：诚信。质，实，诚信。杜预注：“质，成也。” ⑯会所：盟会地点，即约定盟会的地点。 ⑰始之不从：开始就不顺从。质：此指有诚心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季文子到晋国回报聘问，并且参加结盟。

周公楚憎恨周惠王、周襄王族人的逼迫，同时又和伯与争夺政权，没有得胜，生气就离去了。到达阳樊，周天子派刘子让他回来，在鄄地结盟然后回到国内。三天后，周公楚又逃奔到晋国。

秋天，宣伯到齐国聘问，重修过去的友好。

晋国郤至和周天子争夺鄐邑的土地，周简王命令刘康公、单襄公到晋国争讼。郤至说：“温地，是我过去的封邑，所以不敢失掉它。”刘康公、单襄公说：“从前周朝战胜商朝，让诸侯据有封地，苏忿生据有温地做了司寇，和檀伯达封在黄河边上。苏氏投奔狄人，又不能住在狄地而逃奔卫国。襄王为了慰劳文公而赐给他温地，狐氏、阳氏先住在那里，然后才轮到您。如果追查它的过去情况，那么它是周天子属官的封邑，您怎么能得到它呢？”晋侯命令郤至不要胆敢去争夺。

宋国华元和楚国令尹子重友善，又和晋国栾武子友善。听说楚人已经答应晋国籴茷媾和，并让他回国复命了。这年冬天，华元到楚国，又到晋国，结成晋国、楚国的和好。

秦、晋两国结成友好，准备在令狐会盟，晋侯先到达那里。秦伯不肯渡过黄河，停留在王城，派秦国大夫史颗和晋侯在黄河东会盟。晋国郤犨和秦伯在黄河西会盟。范文子说：“这样的结盟有什么好处？齐心会盟，是表示诚信的。约定会盟地点，是信用的开始。开始就不听从，难道还能有诚心吗？”秦伯回去就背弃了和晋国的友好。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春，王使以周公之难来告①。书曰："周公出奔晋"，凡自周无出，周公自出故也②。

宋华元克合晋、楚之成③。夏五月，晋士燮会楚公子罢、许偃④。癸亥⑤，盟于宋西门之外，曰："凡晋、楚无相加戎，好恶同之，同恤菑危，备救凶患⑥。若有害楚，则晋伐之；在晋，楚亦如之。交贽往来，道路无壅⑦；谋其不协，而讨不庭⑧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殛之，俾队其师，无克胙国⑨。"郑伯如晋听成，会于瑣泽，成故也⑩。

狄人间宋之盟以侵晋⑪，而不设备。秋，晋人败狄于交刚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成公十二年（公元前579年）。周公：即周公楚。　②周公自出故：杜预注："天子无外，故奔者不言出。周公为王所复，而自绝于周，故书出以非之。"　③克：完成。　④公子罢（pí皮）、许偃：都是楚国大夫。　⑤癸亥：五月初四。　⑥无相加戎：不要以兵戎相加，即不相战争。同恤菑危：共同周济灾祸危难。备救凶患：尽力救援饥荒祸患。凶：凶荒，饥荒。　⑦交贽（zhì至）：双方携带礼物。交，交互，双方，此指晋、楚两国。贽，古代聘问，使者携带的礼物。交贽往来。即两国使者往来。无壅（yōng雍）：不得阻塞。壅，阻塞。　⑧谋：谋划，此指协商。讨不庭：讨伐背叛。不庭，背叛不来王庭者，此指背叛晋、楚盟约者。　⑨渝：违背，背弃。明神：即神灵。殛（jí极）之：诛杀他。殛，诛杀。俾（bǐ比）：使。　胙（zuò做）国：保佑国家。

⑩郑伯：即郑成公，襄公之子（一说灵公之子），悼公之弟，在位十四年。 听成：听受和约。杜预注："晋、楚既成，郑往受命。"瑣泽：又叫瑣，沙，《公羊》作沙泽，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大名县）。 成故也：由于晋、楚和好的缘故。 ⑪间（jiàn见）宋之盟：乘宋国促成盟会的空隙。间，空隙，即乘空隙。 ⑫败狄于交刚：在交刚打败狄人。交刚，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二年春天，周天子因为周公的祸难派人来鲁国报告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周公出奔晋"，凡是从周外逃的不能叫出，周公楚是自绝于周室的缘故。

宋国华元完成了结成晋国、楚国的和好。这年夏季五月，晋国士燮会见楚国公子罢、许偃。五月初四，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，盟约说："凡是晋国、楚国不要以武力相加，要好恶相同，共同周济灾祸危难，尽力救援饥荒祸患。如果有危害楚国的，晋国就攻打它；对晋国，楚国也是这样。两国使者往来，道路不得阻塞；协商如果不和，就讨伐背叛盟约者。有谁违背这个盟约，神灵就要诛杀他，使他的军队颠覆，不能保佑国家。"郑成公到晋国听受和约，在瑣泽和诸侯会见，这是由于晋、楚和好的缘故。

狄人乘宋国促成晋、楚盟会的空隙攻打晋国，但又不设防备。这年秋天，晋国人在交刚打败狄人。

【原文】

晋郤至如楚聘，且泮盟①。楚子享之，子反相，为地室而县焉②。郤至将登，金奏作于下，惊而走出③。子反曰："日云莫矣，寡君须矣，吾子其入也④！"宾曰⑤："君不忘先君之好，施及下臣，贶之以大礼，重之以备乐⑥。如天之福，两君相见，何以代此⑦？下臣不敢⑧。"

子反曰："如天之福，两君相见，无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遗，焉用乐⑨？寡君须矣，吾子其入也！"宾曰："若让之以一矢，祸之大者，其何福之为⑩？世之治也，诸侯间于天子之事⑪，则相朝也，于是乎有享、宴之礼。享以训共俭，宴以示慈惠⑫。共俭以行礼，而慈惠以布政⑬。政以礼成，民是以息⑭。百官承事，朝而不夕，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⑮。故《诗》曰⑯：'赳赳武夫，公侯干城⑰。'及其乱也，诸侯贪冒，侵欲不忌，争寻常以尽其民⑱，略其武夫，以为己腹心、股肱、爪牙⑲。故《诗》曰⑳：'赳赳武夫，公侯腹心。'天下有道，则公侯能为民干城，而制其腹心㉑。乱则反之㉒。今吾子之言，乱之道也，不可以为法㉓。然吾子，主也，至敢不从㉔？"遂入，卒事㉕。归以语范文子㉖。文子曰："无礼必食言，吾死无日矣夫㉗！"

冬，楚公子罢如晋聘，且涖盟。十二月，晋侯及楚公子罢盟于赤棘㉘。

【注释】

①涖（lì利）盟：参加盟约。　②子反：即公子侧，楚国司马。相：做相礼的人。　为地室：在地下建造乐室。　县焉：在那悬挂钟鼓乐器。县，同"悬"，悬挂，指悬挂乐器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为乐室于地之下，而悬钟鼓。"　③登：登堂。　金奏作于下：在地室击钟奏乐。金，指金属乐器，如钟鎛之类乐器。下，地下室。　④云：语中助词。　莫：同"暮"，晚。日云莫矣，天已晚了；一说时间（不指天昏暮之义）已晚了。　须：等待。　⑤宾：客人，此指郤至。　⑥施（yì易）：延续；一

说加惠，即推行恩惠。贶（kuàng况）：赐给。 大礼：重大的礼仪，指享宴的大礼。 重（chóng虫）之：再加上。 备乐：指在地室奏悬挂钟鼓乐器。 ⑦如天之福：如果上天降福。 何以代此：还能用什么礼节来代替这个呢？此，指两君相见。 ⑧不敢：不敢当，此指不敢当此礼仪。

⑨无：在此作语首助词，无义。 一矢：一枝箭。 相加遗（wèi魏）：彼此相赠。加遗：同义词连用，赠与，赠送。此句是说如果晋楚两君相见，惟有在战争中相见。 ⑩若让之以一矢：如果两国相责用一枝箭相赠。让，责难，责备；一说让读饷，即用酒食款待。 祸之大者：祸中的大祸。 其何福之为：难道还有什么福可言？其，难道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若二国有相责让之言，而以一矢相加遗，此祸患之大者，岂得以为上天之福？” ⑪世之治也：天下大治的时候。世，此指天下。 诸侯间于天子之事：诸侯完成天子事情的空暇。间，间暇，空暇；一说读闲，指王事闲缺。 ⑫享以训共俭：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。 宴以示慈惠：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恩惠。宴礼则设酒食，宾主共饮共食，故言“示慈惠”。⑬行礼：推行礼仪。 布政：施行政教。布，布施，施行。 ⑭政以礼成：政教用礼仪来完成。 民是以息：百姓因此得到休息。 ⑮承事：承受政事。 所以扞（hán汗）城其民：捍卫他们百姓的办法。扞城，捍卫，保卫。 ⑯《诗》指《诗经·周南·兔罝（jū居）》篇。⑰赳赳（jiū究）：健壮威武的样子，即雄赳赳。 干城：即扞城，捍卫，保卫。⑱贪冒：贪婪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好财曰贪，尽利曰冒。” 侵欲：侵占的欲望。 不忌：不畏忌，即无所顾忌。 争寻常：争夺丈尺之地。杜预注：“八尺曰寻，倍寻曰常。言争尺丈之地，以相攻伐。” 尽其民：尽杀其民，即驱使他的百姓从事战争而致死亡。 ⑲略：收取，收罗。杜预注：“略，取也”。 腹心：即心腹。 股肱（gōng工）：比喻诸侯左右得力的人。 ⑳《诗》：亦指《周南·兔罝》篇。 ㉑制其腹心：控制他的心腹。 ㉒反之：反过来，即与上述情况相反。 ㉓为法：作为法则。法，法则，准则。 ㉔主也：是主人。子反为此次享宴之礼的主人。 至：郤至自称他的名。 敢不从：岂敢不听从？ ㉕卒事：享宴之事完毕，即成礼。卒，完毕，结束。 ㉖以语范文子：即“以之语范文子”，把情况告诉范文子。语，告诉。 ㉗食言：不履行诺言，说话不算话，即失信。 无日，日子不远，即不久。范文子忧虑楚患不久即会临头。 ㉘赤棘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郤至到楚国聘问，同时参加结盟。楚共王设享礼招待他，子反做相礼，建造地室并在那里悬挂乐器。郤至将要登堂，下面击钟奏乐，吃惊而退了出来。子反说："天已晚了，寡君等着呢，您还是进去吧！"客人说："贵国君王不忘记先君的友好，延续到下臣，赐给下臣重大的礼仪，又加上全套的音乐。如果上天降福，两国国君相见，还能用什么礼节来代替这个呢？下臣不敢当。"子反说："如果上天降福，两国国君相见，也只能用一枝箭彼此相赠，哪里还用奏乐？寡君等着呢，您还是进去吧！"客人说："如果两国相责用一枝箭相赠，这是祸中的大祸，难道还有什么福可言？天下大治的时候，诸侯完成天子使命的空暇，就相互朝见，在这个时候就有享、宴的礼仪。享礼用来教导恭敬节俭，宴礼用来表示慈爱恩惠。恭敬节俭用来推行礼仪，而慈爱恩惠用来施行政教。政教用礼仪来完成，百姓因此得到休息。百官承受政事，白天朝见晚上就不再朝见，这就是公侯捍卫他们百姓的办法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'雄赳赳的武士，是公侯的捍卫者。'等到天下动乱的时候，诸侯贪婪，侵占的欲望无所顾忌，为争夺丈尺之地而杀尽他的百姓，收罗他的武士，作为自己的心腹、股肱、爪牙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'雄赳赳的武士，是公侯的心腹。'天下有道，那么公侯就能做百姓的捍卫者，并控制他的心腹。动乱的时候就相反。现在您的话，是动乱之道，不能用来作为准则。然而您，是主人，至岂敢不听从？"于是就进去了，享宴之礼完毕。郤至回国把情况告诉范文子。文子说："无礼一定不履行诺言，我们距离死日不远了！"

这年冬天，楚国公子罢到晋国聘问，并且参加结盟。十二月，晋侯和楚国公子罢在赤棘结盟。

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晋侯使郤锜来乞师，将事不敬①。孟献子曰②："郤氏其亡乎！礼，身之干也③；敬，身之基也④。郤子无基⑤。且先君之嗣卿也，受命以求师，将社稷是卫⑥，而惰，弃君命也⑦。不亡何为⑧？"

三月，公如京师⑨。宣伯欲赐，请先使，王以行人之礼礼焉⑩。孟献子从，王以为介，而重贿之⑪。公及诸侯朝王，遂从刘康公、成肃公会晋侯伐秦⑫。

成子受脤于社⑬，不敬。刘子曰⑭："吾闻之，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，所谓命也⑮。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，以定命也⑯。能者养之以福，不能者败以取祸⑰。是故君子勤礼，小人尽力⑱。勤礼莫如致敬，尽力莫如敦笃⑲。敬在养神，笃在守业⑳。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㉑。祀有执膰，戎有受脤，神之大节也㉒。今成子惰，弃其命矣，其不反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鲁成公十三年（公元前578年）。郤锜（qí其）：郤克之子，晋国大夫。 将事：办事，即处理事情。将，做。 杜预注："将事，致君命。" ②孟献子：即仲孙蔑，又称孟孙，鲁国大夫。 ③干：躯干。④基：基础。孔颖达疏："干，以树木为喻；基，以墙屋为喻。" ⑤郤子：即郤锜。 ⑥先君之嗣卿：是先君的嗣卿。郤克是晋景公的上卿，而郤克之子郤锜又是景公之子晋厉公的卿，故言"嗣卿"。 受命：指接受

晋君的命令。　社稷是卫：保卫国家。　⑦惰：怠惰。　弃君命也：丢弃了国君的命令。君命，此指晋君求师的命令。　⑧何为：做什么？　⑨公：即鲁成公。　京师：京都，此指周天子的都城。　⑩宣伯：即叔孙侨如，又称叔孙宣伯，鲁国大夫。　欲赐：想要得到周王的赏赐。　请先使：请求先行出使。　王：即周简王。　以行人之礼礼焉：用对行人的礼仪接待他。　杜预注：赏赐宣伯“不加厚”。　⑪孟献子从：孟献子跟从鲁成公。　介：即上介，此指辅相国君的大臣。按：古代主有傧相迎宾，宾有随从通传叫介。杜预注：“献子相公以礼，故王重赐之。”　⑫朝王：朝见周天子。古代诸侯秋天朝见天子曰觐，春天朝见天子曰朝。　成肃公：周王室大臣。　⑬成子：即成肃公。　受脤（shèn慎）：接受祭肉。脤，古代王侯祭祀社稷所用的肉，即祭肉。　社：社神庙，即社稷之庙。古代将出兵在社神庙前接受祭肉。　⑭刘子：即刘康公。　⑮民受天地之中以生：百姓禀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。中，中和之气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古人以为天地有中和之气，人得之而生。”一说中为至正大中之理。　命：天命；一说生命。　⑯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：就有动作、礼义、威仪的法则。则，法则。　以定命也：用来固定天命。　⑰能者：能保持法则的人。　养之以福：修养它而得福。　败以取祸：败坏它而遭祸。取祸，遭灾祸。　⑱勤礼：勤于礼法。　⑲致敬：犹言恭敬。　⑳养神：犹言供奉神灵。养，在此犹言供奉，事奉。　守业：职守本业，即各安本分。业，本业；一说农业。　㉑戎：战争。　㉒执膰（fán凡）：指执膰之礼，即祭祀完毕，分给有关人员祭肉。　受脤：指受脤之礼，见注⑬。　神之大节也：执膰和受脤是和神灵交往的大节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三年春天，晋侯派郤錡来鲁国请求出兵，处理事情不恭敬。鲁国大夫孟献子说：“郤氏恐怕要灭亡吧！礼，是身的躯干；敬是身的基础。郤子没有基础。而且是他们先君的嗣卿，接受君命前来请求出兵，准备保卫国家，可是却怠惰，这是丢弃了国君的命令。不灭亡还做什么？”

这年三月，鲁成公到京师。鲁国大夫宣伯想要得到周王的

赏赐，请求先行出使，周王用对行人的礼仪接待他。孟献子跟从鲁成公，周王把他作为上介，而重重地赏赐了他。鲁成公和诸侯朝见周王，于是就跟从刘康公、成肃公会合晋侯攻打秦国。

成肃公在社神庙接受祭肉，不恭敬。刘康公说："我听说，百姓承受天地的中和之气而降生，就是所说的天命。因此就有动作、礼义、威仪的法则，用来固定天命。能保持法则的人修养它而得福，不能保持法则的人败坏它而遭祸。所以君子勤于礼法，小人竭尽力气。勤于礼法没有比恭敬再好的了，竭尽力气没有比敦厚诚笃再好的了。恭敬在于供奉神灵，诚笃在于职守本业。国家的大事，是祭祀和战争。祭祀有执膰之礼，战争有受脤之礼，这是和神灵交往的大节。现在成子表现出怠惰，丢弃天命了，恐怕不能回来了吧？"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戊午①，晋侯使吕相绝秦②，曰："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③，戮力同心④，申之以盟誓⑤，重之以昏姻⑥。天祸晋国⑦，文公如齐，惠公如秦⑧。无禄⑨，献公即世⑩，穆公不忘旧德，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⑪；又不能成大勋⑫，而为韩之师⑬。亦悔于厥心⑭，用集我文公⑮，是穆之成也⑯。

"文公躬擐甲胄⑰，跋履山川⑱，逾越险阻⑲，征东之诸侯——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胤⑳，而朝诸秦㉑，则亦既报旧德矣㉒。郑人怒君之疆埸㉓，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。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，擅及郑盟㉔。诸侯疾之㉕，将致命于秦㉖。文公恐惧，绥靜诸侯㉗，秦师克

还无害，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㉓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月戊午：四月初五。　②晋侯：指晋厉公。　吕相：即魏相，晋国大夫魏錡之子，因食采邑于吕，故称吕相，又称吕宣子，后为晋卿。绝秦：与秦国绝交。按：《左传》成公十一年（公元前580年）记载，晋厉公原定与秦桓公盟会于令狐，结果晋君先到，秦桓公临时改变主意，违反盟约。后来秦仍对晋不友好，于是晋君派吕相为使，数秦之罪，与之绝交。　③逮：自从。献公：即晋献公。　穆公：即秦穆公。　相好：相结和好，即友好。　④戮（lù录）力：并力，合力。　⑤申：明。盟誓：订立盟约。　按：秦穆公与晋献公曾经有过盟誓。但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不载。　⑥重：加重，加深，指加重秦晋两国间的关系。昏：同"婚"，婚姻，秦晋两国结为婚姻，指晋献公之女嫁给秦穆公为夫人（即穆姬）。　⑦天祸：上天降祸，指晋献公时骊姬之乱。　⑧文公：即晋文公。　如齐：逃到齐国。如，往，到，在此可解为"逃"。晋文公在外逃亡时，曾经过齐国。　惠公：即晋惠公。　⑨无禄：无福禄，在此作"不幸"解。　⑩即世：去世。献公死在鲁僖公九年。　⑪旧德：指献公与穆公的和好。俾（bǐ比）：使。用能奉祀于晉：因而能主持晋国的祭祀，指晋惠公在秦穆公支持下，回国即位为君。用，因而。奉祀，主持祭祀，指立为晋君。按：晋惠公夷吾是由秦穆公的支持，回国即位为君的。⑫大勋：大功。　⑬而为韩之师：却同晋国发生了韩地的战争。　按：僖公十五年（公元前645年）秦晋韩之战，晋军大败，惠公被俘。　⑭厥：其，指秦穆公。悔于厥心，指秦穆公改悔，故放还晋惠公，兼纳晋文公。　⑮用集我文公：因而支助我文公回国安定君位。集，安定；又可解为"成全"。　按：僖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636年），晋文公重耳在秦穆公大力支持下，回国即位为君。　⑯成：成全，成就。　⑰躬擐（huàn患，又读guān关）：身穿，身披。躬，自身，亲自。擐，穿，披。　⑱跋履：犹"跋涉"，即跋涉和践踩。跋，草行叫跋。　⑲逾越：越过。险阻：指道路艰险。　⑳虞、夏、商、周之胤（yìn印）：虞、夏、商、周的后代。按：东方的诸侯国的国君，大都是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帝王的后代。胤，后裔，后代。　㉑朝诸秦：朝见秦君。秦，指秦君。按：文

公命诸侯往朝秦君之事，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都无记载。 ㉒既：已经。旧德：过去的恩惠，指秦穆公护送晋文公回国为君之事。 ㉓郑人怒君之疆埸（yì易）：郑国人侵犯您的边境。怒，激怒，此指挑衅，侵犯。疆埸，边境。按：史书无记载当时郑人侵秦边境之事，此言可能是晋方诬枉之辞。 ㉔洵（xún旬）：问，在此有"商量"之意。擅及郑盟：擅自和郑国订立盟约。擅，擅自。 ㉕疾：憎恶、憎恨。之：这件事，指秦国擅自与郑国订盟之事。 ㉖致命于秦：同秦国拼命，即拼死命讨秦。致命，拼命。按：《左传》僖公三十年记载，欲攻秦军者，实际是晋臣狐偃。 ㉗恐惧：指恐惧诸侯生变。绥静诸侯：安抚诸侯。绥静，安定，有"劝说"、"说服"之意。 ㉘大造：大恩。造，恩。一说，大造，即大功劳。亦通。西：指秦国，因秦国在西方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初五，晋厉公派遣吕相去同秦国绝交，说："过去我先君献公和您先君穆公相友好，同心合力，用盟誓明确两国关系，用婚姻加深两国关系。上天降祸晋国，文公逃到齐国，惠公逃到秦国。不幸，献公去世，穆公不忘旧日的恩德，因而使我惠公能回晋国主持祭祀；但秦国又未能完成大的功劳，却和我国发生了韩地的战争。事后又表示了遗憾，因而成全了文公回国为君，这都是穆公帮助成全的。

"文公亲自戴盔披甲，登山涉水，越过艰难险阻，率领东方的诸侯——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帝王的后裔，到秦国朝见秦君，也就已经报答过去的恩德了。郑人冒犯君王的边境，我文公则率领诸侯和秦一起去包围郑国。可是秦国大夫竟不和我君商量，就擅自同郑国订立了盟约。诸侯痛恨这件事，要同秦国拼命。我文公恐怕秦国受害，便说服诸侯，使秦军得以回国而没受到损害，这就是我国有大功于秦之处。

【原文】

"无禄，文公即世，穆为不吊①，蔑死我君②，寡

我襄公③，迭我殽地④，奸绝我好⑤，伐我保城⑥，殄灭我费滑⑦，散离我兄弟⑧，挠乱我同盟⑨，倾覆我国家⑩。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，而惧社稷之陨⑪，是以有殽之师⑫，犹愿赦罪于穆公⑬。穆公弗听，而即楚谋我⑭。天诱其衷⑮，成王陨命⑯，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⑰。

“穆、襄即世，康、灵即位⑱。康公我之自出⑲，又欲阙翦我公室⑳，倾覆我社稷，帅我蝥贼㉑，以来荡摇我边疆，我是以有令狐之役㉒。康犹不悛㉓，入我河曲㉔，伐我涑川㉕，俘我王官㉖，翦我羁马㉗，我是以有河曲之战㉘。东道之不通㉙，则是康公绝我好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不吊：不吊唁，即不来吊丧慰问。　②蔑死我君：即“蔑我死君”，轻蔑我故去的先君文公。蔑：轻蔑。（此句解释法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　③寡：作动词用，即“轻视”之意。襄公：即晋襄公。秦以襄公新立寡弱，而加以轻慢。　④迭：同“轶”超越，侵犯。殽：同“崤”，崤山。僖公三十三年（公元前627年），晋在崤山同秦国发生了战争。　⑤奸绝：遏绝，断绝。我好：同我友好。　⑥保城：研究家说法不一：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“保城”不是地名，“保即堡，小城也”，是“同义词连用”。伐我保城，即攻打我们的城堡。王伯祥《左传读本》注“不详何地”。北大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认为，“保城”是指晋人所保守的城邑。以上录三家之说，备研究者参考。　⑦殄（tiǎn舔）灭：绝灭，尽灭，即灭掉。费滑：即滑国（在今河南偃师县附近）。费是滑国的都城。滑是晋国的同盟国。　⑧散离：拆散，离散。兄弟：郑滑是晋国的同姓国，故称兄弟。　⑨挠乱：即扰乱。　⑩倾覆：倾危覆灭，即颠覆。倾覆我国家，指秦国袭郑灭滑，即欲颠覆晋之国家。　⑪旧勋：过去的功劳，指

秦国助文公回国为君之事。陨（yǔn允）：坠落，此指灭亡。 ⑫殽之师：指秦晋殽之战。见《左传》僖公三十二、三十三年。 ⑬犹愿赦罪于穆公：还是愿意在穆公面前赦免罪过。此是外交辞令。犹，尚，还。赦，赦免。一说，赦同"释"，解为"释，解"。亦通。 ⑭即楚谋我：和楚国亲近来谋算我晋国。即，亲近。谋，谋算。 ⑮诱：开。衷：内心。天诱其衷，犹"天开其心"，即天意保祐晋国，意指上天之心不愿秦晋两国再有战争。 ⑯成王陨命：指鲁文公元年，楚成王被其子商臣所杀。陨，死亡。 ⑰逞志：满足意愿，即实现了图谋。按：楚臣斗克本在秦国囚禁，僖公三十三年，秦败于殽之后，便把斗克释放回楚，以求与楚结好攻晋。但因楚成王被商臣所杀，故秦穆公联楚之谋不成，因而"不克逞志"。 ⑱穆、襄：指秦穆公和晋襄公。康：指秦康公，名罃，穆姬之子，晋之外甥，继其父穆公为秦君，秦国第十四君，在位十二年。灵：即晋灵公。 ⑲康公我之自出：康公的母亲穆姬，是献公的女儿，因而秦康公为晋之外甥。故言"我之自出"。 ⑳阙翦：损害，削弱。我公室：指晋之公室，即晋国。 ㉑蟊（máo矛）贼：本指两种吃庄稼的害虫，此指晋公子雍。按：晋公子雍是文公之子，一直寄居在秦国。晋襄公死后，晋国卿大夫赵盾、士会等，因太子夷皋（即晋灵公）年幼，都主张立公子雍为晋君。晋国派士会等到秦国迎接公子雍，秦国还派兵护送他回国。可是，晋襄公夫人出面反对立公子雍，坚持立太子夷皋。赵盾为了保全自己，就临时变卦改立灵公，并出兵拒秦，在令狐地方击退了秦军。事见《左传》文公六、七年。此处吕相指公子雍为"蟊贼"（对人有害的人），说秦康公"欲倾覆晋国"等，都是片面之词，无历史记载。 ㉒荡摇：动摇。令狐之役：参看前注。这次战役晋师打退秦军，见《左传》文公七年。 ㉓康：指秦康公。犹不悛（quān圈）：还不改悔。悛：改，改悔。 ㉔入我河曲：侵入我国河曲地方。河曲，晋国地名，故城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南。其地在黄河转折之处，故名"河曲"。 ㉕涑（sù速）川：水名，在今山西省西南部。涑川城在今山西永济县东北，当是文中的"涑川"。 ㉖俘：劫掠，掳取。王官：晋国地名，在今山西闻喜县。 ㉗翦：翦割、割断。羁马：地名，在今山西永济县南。 ㉘河曲之战：事见《左传》文公十二年。按：这次战役，秦兵夜遁，故秦、晋双方未分胜负。 ㉙东道：晋在秦东，故称"东道"。不通：指秦、晋两国邦交断绝。

〖译文〗

“不幸，文公去世，穆公不来吊唁，蔑视我故去的文公，轻视我襄公，侵越我们的殽地，断绝同我国的友好，攻打我们的城堡，尽灭我们的滑国，散离我们兄弟国的关系，扰乱我们的同盟，颠覆我们的国家。我们襄公没有忘记秦君过去的功劳，而又恐惧国家被灭亡，因此才发生了殽地的战役，但还是愿意在穆公面前得到赦免罪过。穆公不听，反而亲近楚国谋算我晋国。天意保佑晋国，楚成王丧命，因此穆公侵犯我国的意图未能得逞。

“穆公、襄公去世，康公、灵公做了国君。康公是我先君献公的外甥，但又想损害我公室，颠覆我国家，率领公子雍回国争位，来动摇我国的边疆，于是我国才有了令狐的战役。康公还是不肯改悔，又侵入我河曲，攻打我涑川，掠取我王官，割断我羁马，因此我国才有了河曲的战役。东方道路的不通，乃是秦康公断绝同我国友好关系的缘故。

〖原文〗

“及君之嗣也①，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②：‘庶抚我乎③？’君亦不惠称盟④，利吾有狄难⑤，入我河县⑥，焚我箕、郜⑦，芟夷我农功⑧，虔刘我边垂⑨，我是以有辅氏之聚⑩。君亦悔祸之延⑪，而欲微福于先君献、穆⑫，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⑬：‘吾与女同好弃恶，复修旧德，以追念前勋⑭。’言誓未就⑮，景公即世。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⑯。君又不祥，背弃盟誓⑰。白狄及君同州⑱，君之仇雠，而我之昏姻也⑲。君来赐命曰：‘吾与

女伐狄。'寡君不敢顾昏姻，畏君之威，而受命于吏⑳。君有二心于狄㉑，曰：'晋将伐女。'狄应且憎㉒，是用告我㉓。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㉔，亦来告我曰：'秦背令狐之盟，而来求盟于我，昭告昊天上帝㉕，秦三公，楚三王㉖，曰：余虽与晋出入㉗，余唯利是视㉘。不谷恶其无成德㉙，是用宣之，以惩不壹㉚。'诸侯备闻此言㉛，斯是用痛心疾首，昵就寡人㉜。寡人帅以听命，唯好是求㉝。君若惠顾诸侯，矜哀寡人，而赐之盟㉞，则寡人之愿也。其承宁诸侯以退㉟，岂敢徼乱㊱？君若不施大惠，寡人不佞㊲，其不能以诸侯退矣㊳。敢尽布之执事㊴，俾执事实图利之㊵。"

【注释】

①君：指秦桓公，名荣，鲁宣公五年嗣共公即位。嗣（sì 四）：继承，嗣位。　②景公：即晋景公，名獳（nòu耨），成公之子，鲁宣公十年即位，在位十九年。引领：伸长脖子。　③庶抚我乎：大概要抚恤我国吧？庶，或许，差不多。抚，抚恤。按：此处所言，都是强调自己有理的。　④不惠称盟：不肯加惠晋国，结为盟好。称，举。称盟，举盟，即结盟。　⑤利吾有狄难：利用我国同狄人发生战争而处于艰难之时。狄难，指晋国同狄人战争。按：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，记载晋人灭赤狄之事。晋使吕相把晋国"灭狄"，反而说成"有难"，也是故意歪曲事实。

⑥入：侵入。河县：指晋国靠近黄河的县邑。　⑦箕（jī 基）：晋国地名，今山西蒲县东北有箕城，即春秋时晋之箕邑。郜（gào告）：晋国地名，在今山西祁县西七里。　⑧芟（shān山）夷我农功：割收、损坏我国的庄稼。芟，删除，割除。夷，损害。农功：庄稼，农作物。　⑨虔（qián前）刘我边垂：屠杀我国边境的人民。虔、刘，都解作"杀害"、"屠杀"。杜预注："虔、刘，皆杀也"。垂，同"陲"边地，边境。

⑲辅氏之聚：聚集群众在辅氏地方抗拒秦师。事见《左传》宣公十五年。辅氏，晋国地名，在今陕西朝邑县西北。聚，指聚众抵抗秦人。⑪悔祸之延：对于两国的战祸延长感到后悔。　⑫徼（jiǎo侥）福：求福。徼，求。献、穆：指晋献公、秦穆公。　⑬伯车：秦桓公的儿子。命：命令。　⑭弃恶：抛弃怨恨。前勋：过去的功德，指献公、穆公时两国间的功德。　⑮言誓未就：盟誓还没有完成。言誓，即盟誓。⑯令狐之会：《左传》成公十一年记载：秦晋两君议定在令狐地方相会盟誓，晋厉公先到，秦桓公临时变卦不肯涉河来会。　⑰不祥：不善，即存不善之心。祥：善。背弃盟誓：指秦桓公破坏令狐之盟。　⑱白狄及君同州：白狄与秦国同居雍州界内。州，指雍州（在今陕西、甘肃二省及青海一部分地区）。　⑲君之仇雠（chóu仇）：您的仇人。按：白狄与秦国世为仇敌。仇雠，仇敌，仇人。我之昏姻：我们的姻亲。昏姻，即婚姻。此指晋文公在狄娶季隗之事。按：赤狄的女儿季隗，被白狄所获，又把她嫁给晋文公。　⑳受命于吏：接受秦国官吏攻打白狄的命令。受，接受。吏，官吏，此处“吏”犹言“执事”，是客气话。一说，受同“授”，授给，下达。即晋君下达给官吏准备同秦国共伐白狄的命令。后说亦通。

㉑有：又。二心于狄：对狄人有了别的念头，即对狄表示友好。此指秦君施展两面派的手段，挑拨晋狄间的关系，故言“二心”。　㉒狄应且憎：狄人虽然表面上答应秦国，而心中却憎恨秦国不讲信用。应，答应；有“接受”之意。　㉓是用告我：因此来告诉我国。　㉔恶君：讨厌君王。恶，厌恶，讨厌。二三其德：三心二意，反复无常。此语见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。　㉕昭告昊（hào浩）天上帝：明告皇天上帝。昭，明。昊天，犹“皇天”，广大的天。按：周礼规定，诸侯不得祭天，订盟也不祭天神。此处是楚人表示深恨秦人变化无常，故有此言。　㉖秦三公：指穆公、康公、共公。楚三王：指成王、穆王、庄王。以上三句：“昭告昊天上帝、秦三公、楚三王”，是秦桓公盟楚之辞。　㉗出入：往来。　㉘唯利是视：一心只是图利，即唯利是图。视，指视利，即图利。　㉙恶其无成德：憎恶秦国的“二三其德”。无成德，即反复无常。　㉚宣：宣布，揭露。惩：惩戒。不壹：指言行不一的人。　㉛备：尽，都，完全。　㉜疾：痛。疾首，即头痛。昵（nì逆）就：亲近。　㉝帅以听命：率领诸侯前来听候君王的命令。帅，同“率”。唯好是求：只是为了请求友好，即唯求结为盟好。此句句式同“唯利是视”。　㉞惠顾：加

惠而顾念。矜（jīn今）哀：哀怜，怜悯。赐之盟：赐我们缔结盟约。㉟承宁诸侯以退：承受君王之命安定诸侯而退走。承，承受，接受。宁，宁静，安定。杜预注把“承宁”解为“承君之意，以宁静诸侯”。一说，承宁，止息，安静。与上文“绥静诸侯”同义。后说亦通。 ㊱岂敢徼乱：岂敢自求祸乱？徼，求。 ㊲大惠：大的恩惠，即大恩大惠。不佞（nìng宁）：不敏，不才。自谦之词。 ㊳其不能以诸侯退矣：恐怕就不能率领诸侯退走了。其，表示委婉语气的词，大概，恐怕。以，此处有“率领”之意。 ㊴敢尽布之执事：敢大胆地把所有的意见都向您的办事人员宣布了。布，宣布。这里表示客气，实际指秦桓公本人。 ㊵俾执事实图利之：使您的左右执事好好权衡一下轻重利害。俾，使。图，图谋，此处有“权衡”之意。

【译文】

“到了君王继承君位之后，我君景公伸着脖子望着西边说：‘大概要抚恤我国了吧？’但君王也不肯加惠我国结为盟好，反而乘我国有狄人祸难之时，侵入我国的河县，焚烧我国的箕、郜之地，抢割、毁坏我国的庄稼，屠杀我国边境的百姓，我国因此才有辅氏地方聚众抗秦的战役。君王对两国战祸的延长也感到后悔，而想求福于先君献公和穆公，派遣伯车前来命令我君景公说：‘我和你同心同德抛弃怨恨，重修旧好，以追念过去先君的功德。’盟誓还没有完成，景公就去世了。我们国君因此而有令狐的会盟。君王又生了不善之心，背弃了盟誓。白狄与秦国同居雍州界内，是君王的仇敌，却是我们的姻亲。君王来了命令说：‘我同你攻打狄人。’我们国君不敢顾惜姻亲，畏惧君王的威严，就接受秦国使臣攻打狄人的命令。但君王又对狄人表示友好，挑拨狄人说：‘晋国将要攻打你们了。’狄人虽然表面上答应秦国，而心里却憎恨秦国不讲信义，因此来告诉我国。楚国人同样憎恶君王的反复无常，也来告诉我们说：‘秦国背弃了令狐的盟约，而来向我国请求结盟，他们向着皇天上帝，秦国的三位先公，楚国的三位先王，宣誓说：我虽然和晋国有来往，我

只是唯利是图。我厌恶秦国的反复无常，因此将它公布，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。'诸侯都听到了这些话，因此感到痛心疾首，都来和我亲近。我现在率领诸侯前来听命，只是为了请求盟好。君王如果肯加惠而顾念诸侯，哀怜寡人，而赐我们缔结盟约，这是寡人的愿望。那就承受君王之命安定诸侯而退走，岂敢自求祸乱？君王如果不肯施大恩惠，寡人不才，恐怕就不能率领诸侯退走了。"敢大胆地把所有意见都向您的左右执事宣布了，望执事好好权衡一下利害。"

【原文】

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，而又召狄与楚，欲道以伐晋，诸侯是以睦于晋①。晋栾书将中军，荀庚佐之②；士燮将上军，郤锜佐之；韩厥将下军，荀罃佐之③；赵旃将新军，郤至佐之④。郤毅御戎，栾鍼为右⑤。孟献子曰："晋帅乘和，师必有大功⑥。"五月丁亥⑦，晋师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。秦师败绩，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⑧。曹宣公卒于师⑨。师遂济泾，及侯丽而还⑩。逆晋侯于新楚⑪。

成肃公卒于瑕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为令狐之盟：在令狐结盟。道：通"导"，引导。睦于晋：跟晋国和睦。　②荀庚：荀林父之子，又称中行伯，此时代理荀首为中军佐。

③韩厥：即韩献子。荀罃（yīng英）：即知罃，又称知武子，荀首之子，此时代理赵同为下军佐。　④赵旃（zhān毡）：此时代理韩厥统率新军。新军：晋国在辇之战后建立新三军，此时只有新军之称。　⑤郤毅：又称步毅，郤至之弟。栾鍼（zhēn针）：栾书之子。　⑥帅：军帅。乘：车士，即车上的甲士。和：和睦，齐心。帅乘和，将士和睦，即将士上下

协调一致。 有大功：建立大功，即打大胜仗。 ⑦五月丁亥：五月初四。 ⑧成差、女父：都是秦国大夫。不更：秦国爵名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成差、女父皆秦大夫。不更，秦爵名，自下溯上为第四级。"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……不更仅是秦商鞅所定四级爵，士之最高级，不足为大夫，爵位甚低，而《左传》不但记其被获，且书其名女父，或此春秋时之不更，与商鞅以后之不更名同实异，职位较高。" ⑨曹宣公：名庐，曹文公之子，在位十七年。 卒于师：死在军中。曹国作为诸侯军之一，参战攻打秦国，故曹宣公死于军中。 ⑩泾：即泾水，源出于甘肃固原县南，流经陕西泾阳县南，然后流入渭水。侯丽：秦国地名（在今陕西泾阳县境）。 ⑪迓（yà亚）：迎接。 新楚：秦国地名（在今陕西朝邑县境，今已并入大荔县）。 ⑫瑕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陕县南，一说在今山西芮城县南）。成肃公卒于瑕，说明刘康公预言应验。

【译文】

秦桓公已经和晋厉公结成令狐之盟，而又召来狄人和楚人，想要引导他们攻打晋国，诸侯因此跟晋国和睦。晋国栾书率领中军，荀庚辅佐他；士燮率领上军，郤錡辅佐他；韩厥率领下军，荀罃辅佐他；赵旃率领新军，郤至辅佐他。郤毅驾御战车，栾鍼做车右。孟献子说："晋国的将士上下齐心，军队一定建立大功。"五月初四，晋军率领诸侯的军队同秦军在麻隧作战。秦军大败，俘获了秦国的成差和不更女父。曹宣公死在军中。军队于是就渡过泾水，到达侯丽然后回去。军队在新楚迎接晋侯。

成肃公死在瑕地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丁卯夜，郑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宫①，不能，杀子印、子羽，反军于市②。己巳，子驷帅国人盟于大宫，遂从而尽焚之③，杀子如、子骀、孙叔、孙知④。

曹人使公子负刍守，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⑤。秋，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也⑥。诸侯乃请讨之，晋人以其役之劳，请俟他年⑦。冬，葬曹宣公。既葬，子臧将亡⑧，国人皆将从之。成公乃惧，告罪，且请焉⑨。乃反，而致其邑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月丁卯：六月十五日。　公子班：即子如，郑国大夫。訾(zī资)：杜预注认为是郑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一说是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西南）。　求入：请求进入。　大宫：祖庙，此指郑国祖庙。　②子印、子羽：都是郑穆公之子。　军：军队驻扎。　市：指郑国的市上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公子班自訾归，屯军于郑国之市。"　③己巳：六月十七日。　子驷：郑国宗室。焚：烧掉。　之：指市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子驷既盟国人，遂从公子班之师于市，而尽焚烧其市。"　④子璋（máng忙）：公子班之弟。　孙叔：公子班之子。　孙知：子璋之子。　⑤公子负刍：即曹成公，曹宣公庶子。在位二十三年。　公子欣时：《公羊传》作"喜时"，曹宣公庶子。　曹伯：指曹宣公。丧：丧事，此指尸体。　⑥大子：曹宣公的太子。　⑦以其役之劳：由于他与秦国麻隧战役的疲劳。役，指晋国与秦国麻隧战役。　俟：等待。　⑧子臧：即公子欣时。　⑨告罪即承认罪过。告，告请，告饶，犹言承认。请焉：向子臧请求留下来。

⑩致其邑：把他的采邑还给曹成公。致邑，还回采邑。致，归还，交还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十五日夜里，郑国公子班从訾地请求进入祖庙，没有做到，就杀了子印、子羽，回来军队驻扎在市上。六月十七日，子驷率领国人在祖庙结盟，于是就把市全部烧掉，杀了公子班、子璋、孙叔、孙知。

曹国人派公子负刍留守，派公子欣时去迎接曹宣公的尸体。

这年秋天，公子负刍杀了曹宣公的太子并自立为国君。诸侯于是请求讨伐他，晋国人由于与秦国麻隧战役的疲劳，请求等待以后再讨伐。这年冬天，安葬了曹宣公。安葬以后，子臧打算出奔，国内的人们都要跟随他。曹成公才害怕了，承认罪过，并且请求他留下来。子臧这才回来，把他的采邑还给曹成公。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卫侯如晋，晋侯强见孙林父焉①，定公不可。夏，卫侯既归，晋侯使郤犨送孙林父而见之。卫侯欲辞，定姜曰②："不可。是先君宗卿之嗣也，大国又以为请③，不许，将亡。虽恶之，不犹愈于亡乎④？君其忍之⑤！安民而宥宗卿⑥，不亦可乎？"卫侯见而复之⑦。

卫侯飨苦成叔，宁惠子相⑧。苦成叔傲⑨。宁子曰："苦成家其亡乎⑩！古之为享食也，以观威仪、省祸福也⑪。故《诗》曰⑫："兕觥其觩，旨酒思柔⑬。彼交匪傲，万福来求⑭。"今夫子傲，取祸之道也⑮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成公十四年（公元前577年）。卫侯：卫定公，名臧，卫穆公之子，在位十二年。孙林父：即孙文子，又称孙子，卫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林父，孙良夫之子。" 强：勉强。 ②定姜：卫定公夫人。 ③先君：指卫定公之父卫穆公。宗卿之嗣：宗卿的后嗣，即同姓之卿的继承人。宗卿，指孙林父之父孙良夫。孙氏出于卫武公，与卫君同宗，孙良夫

是当时卫国执政大臣，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后嗣，故言“先君宗卿之嗣”。大国：此指晋国。以为请：以此作为请求。　④愈于亡：比灭亡好。愈，较好，胜过。于，比。　⑤其：还是。　忍：忍耐，忍受。　⑥宥（yòu又）：赦免，宽宥。不亦可乎：不也是可以的吗？　⑦复之：恢复了孙林父的职位和采邑。　⑧飨：通“享”，享礼，即设享礼招待。苦成叔：即郤犨。　宁惠子：又称宁子，宁殖，卫国大夫。相：做相礼。杜预注：“相，佐礼。”　⑨傲：傲慢。　⑩苦成家其亡乎：苦成叔家恐怕要被灭亡吧？苦成家，一作苦成叔家。家，按当时制度规定，周天子称王室，诸侯称公室，大夫称家。　⑪为享食：举行享食之礼，即设享礼。以观威仪、省祸福也：是用来观察威仪、省察祸福的。威仪，古代的礼仪细节，即典礼中的动作仪表和待人接物的礼节，亦即庄严的容貌和举止。《中庸》：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。”　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》。下列四句诗，既见于《小雅·桑扈》篇，有的诗句又见于《周颂·丝衣》篇。⑬兕觥（sì四gōng工）：古代用犀牛角制成的酒杯。兕，犀牛。觥，古代酒器。觩（qiú求）：兽角弯曲貌。旨酒：美酒。旨，味美。思：语助词。柔：柔和。　⑭彼交匪傲：不骄不傲。彼，为“匪”之误；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彼、匪古得通假。”交，疑为骄之假借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交，亦为骄傲之意。”匪：同“非”，不要。万福：各种福。来：语助词。求：聚合，聚集。　⑮夫子：古代对男子的敬称，犹言那位。取祸：得祸，召祸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谦者自然受福，则傲者自然取祸。此必然之理，为十七年郤氏亡《传》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四年春天，卫侯到晋国，晋侯勉强卫侯接见孙林父，卫定公不同意。这年夏天，卫侯回国以后，晋侯派郤犨送孙林父去见他。卫侯想要推辞，定姜说：“不行。他是先君宗卿的后继人，大国又以此为请求，如果不答应，我国将要灭亡。虽然讨厌他，不还比灭亡好吗？君王还是忍耐一下吧！安定百姓而赦免宗卿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”卫侯接见了孙林父并且恢复了他的职位和采邑。

卫侯设享礼招待苦成叔，宁惠子做相礼。苦成叔表现傲

慢。宁惠子说:“苦成叔家恐怕要灭亡吧！古代举行享礼，是用来观察威仪、省察祸福的。所以《诗经》说:‘角杯弯弯曲曲，美酒柔柔和和。不骄不傲，万福聚全来到。’现在那位表现傲慢，是召祸之道啊。”

【原文】

秋，宣伯如齐逆女。称族，尊君命也。

八月，郑子罕伐许①，败焉。戊戌②，郑伯复伐许。庚子，入其郛③。许人平以叔申之封④。

九月，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⑤。舍族⑥，尊夫人也。故君子曰:“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⑦，尽而不汙，惩恶而劝善⑧。非圣人谁能修之⑨？”

卫侯有疾，使孔成子、宁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为大子⑩。冬十月，卫定公卒。夫人姜氏既哭而息，见大子之不哀也，不内酌饮⑪。叹曰:“是夫也，将不唯卫国之败，其必始于未亡人⑫。乌呼！天祸卫国也夫⑬！吾不获鲊也使主社稷⑭。”大夫闻之，无不耸惧⑮。孙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卫，尽寘诸戚，而甚善晋大夫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子罕：公子喜的字，郑国大夫。 ②戊戌：八月二十三日。 ③庚子：八月二十五日。郛：外城。 ④叔申之封：指许国在成公四年所得郑国的土地，见成公四年《传》并注。 ⑤侨如：即叔孙侨如。 ⑥舍族：不记载族名，即不记载叔孙。舍，此指不言，不记载。 ⑦称：犹言说，记载，此指用词造句。微：微细，指用词不多。显：意义显明。

志：指记载。晦：含蓄，深远。婉：委婉，婉转。成章：顺理成章。⑧汙：犹言歪曲。劝善：奖励善良。　⑨修：修编，编写。　⑩孔成子：即孔烝鉏（chú除），卫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成子，孔达之孙。"敬姒：卫定公之妾。衎（kàn看）：即卫献公，名衎，卫定公之子，先后在位十八年。

⑪夫人姜氏：即定姜。既哭：哭完丧以后。内：同"纳"。酳：同"勻"。内勻，即勻饮，犹言饮水。父死儿子守丧不食而饮水，表示悲哀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据《礼记·丧大记》，死者殡后，夫人世妇诸妻皆疏食水饮，勻饮当是指疏食水饮。说见沈钦韩《补注》。"　⑫是夫：这个人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夫，贱者之称。"败：败坏。必始于未亡人：必然从我身上开始。未亡人，古代寡妇自称未亡人。杜预注："定姜言献公行无礼，必从己始。"　⑬乌呼：即呜呼。天祸卫国：是上天降祸给卫国。也夫：两个语尾助词连用，在此表示加重感叹。　⑭不获：不能得到。鱄（zhuān专）：卫献公衎的同母弟。　主社稷：主持国家。　⑮耸（sǒng）惧：惧：使人吃惊害怕，即惊惧。耸，使人吃惊。　⑯自是：从此，舍其重器于卫：把他的宝器放在卫国。舍，犹言放在，藏在。重器，宝器。寘：同"置"，安放。戚：本是孙氏的采邑，晋国曾还给卫国，孙林父返国复位，卫侯又赐给他。甚善晋大夫：和晋国大夫很友善。杜预注："备乱起，欲以为援。"

〖译文〗

秋天，宣伯到齐国迎接齐女。《春秋》记载他的族名，是由于尊重国君的命令。

八月，郑国子罕领兵攻打许国，战败。八月二十三日，郑伯再次攻打许国。八月二十五日，攻入许国的外城。许国人用交还叔申的封地和郑国媾和。

九月，侨如领着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。《春秋》不记载族名，是由于尊重夫人。所以君子说："《春秋》的记事，用词微少而意义显明，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，婉转而顺理成章，穷尽而不歪曲，惩罚邪恶而奖励善良。如果不是圣人谁能编写它？"

卫定公有病，让孔成子、宁惠子立敬姒的儿子衎做太子。

冬季十月，卫定公死。夫人姜氏哭完丧以后休息，看到太子并不悲哀，连水也不肯喝。定姜叹息说："这个人，将不只是败坏卫国，大概一定从我身上开始。呜呼！这是上天降祸给卫国吧！我不能得到鲩来主持国家。"大夫们听到定姜的话，无不吃惊害怕。孙林父从此不敢把他的宝器放在卫国，而都放在戚邑，并和晋国大夫很友善。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，会于戚，讨曹成公也①。执而归诸京师②。书曰："晋侯执曹伯"，不及其民也③。凡君不道于其民，诸侯讨而执之，则曰某人执某侯④。不然则否。

诸侯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⑤，子臧辞曰："《前志》有之曰⑥：'圣达节，次守节，下失节⑦。'为君，非吾节也⑧。虽不能圣，敢失守乎⑨？"遂逃奔宋。

夏六月，宋共公卒。

楚将北师，子囊曰⑩："新与晋盟而背之，无乃不可乎？"子反曰："敌利则进，何盟之有⑪？"申叔时老矣，在申⑫，闻之，曰："子反必不免⑬。信以守礼，礼以庇身，信礼之亡，欲免得乎⑭？"楚子侵郑，及暴隧，遂侵卫，及首止⑮。郑子罕侵楚，取新石⑯。栾武子欲报楚⑰，韩献子曰："无庸⑱。使重其罪，民将叛之⑲。无民孰战⑳？"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成公十五年（公元前576年）。会：会盟，指鲁成公与诸侯会盟，实际是晋厉公与诸侯会盟。《春秋》："公会晋侯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宋世子成、齐国佐、邾人，同盟于戚。"戚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北濮阳县北）。讨曹成公：指讨伐曹成公杀太子自立为君之罪。　②归诸京师：把他送到京师。京师，王都，此指周天子的都城。　③不及其民：指曹成公的罪过不及于百姓，而仅是杀太子自立为君之罪。杜预注："恶不及民。"　④不道于其民：对百姓无道。不道，犹言无道。某人执某侯：某人拘捕了某侯，而不像本文"晋侯执曹伯"这样记载，要将"晋侯"改为"晋人"。　⑤诸侯将见子臧于王：诸侯要让子臧进见周天子。

⑥《前志》：古书名。　⑦圣：圣人。达：通达。节：节操，节义；一说礼节。圣人的进退行为，俱合于节操。次：其次。下：最下。⑧非吾节：不是我的节操，即不合于我的节操。　⑨不能圣：不能及于圣人。失守：即失节。　⑩北师：向北方出兵。杜预注："侵郑、卫。"子囊：即公子贞，楚庄王之子，楚共王之弟。　⑪敌利：敌人情况有利于我。进：前进，进攻。何盟之有：即"有何盟"，有什么结盟不结盟？晋、楚两国已在鲁成公十二年结盟，子反又要背盟。　⑫申叔时：楚国老臣。申：楚国申邑，是申叔时的封地。杜预注："老归本邑。"　⑬不免：不能免于祸难。　⑭信以守礼：信用用来保持礼法。礼以庇身：礼法用来保护生存。庇，庇护，保护。身，自身，犹言生存。　⑮暴遂：即鲁文公八年《经》中的暴地，初为周地，后为郑地（在今河南原阳县西）。首止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东南）。　⑯新石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境内）。　⑰报楚：报复楚国。　⑱无庸：不用。庸，用，须要。⑲使重其罪：让他加重自己的罪过。　⑳无民孰战：没有百姓谁去作战？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五年春天，鲁成公和晋侯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宋国世子成、齐国国佐、邾人在戚地会盟，这是为了讨伐曹成公。逮捕了曹成公送到京师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晋侯执曹伯"，这是因为曹成公的罪过不及于百姓。凡是国君对百姓无道，诸侯

讨伐并逮捕他，就说某人拘捕了某侯。否则就不这样记载。

诸侯要让子臧进见周天子而立他做曹国国君，子臧辞谢说："《前志》有这样的话：'圣人通达节操，其次保守节操，最下失掉节操。'做国君这件事，不是我的节操。虽然不能及于圣人，怎敢失节呢？"于是就逃亡到宋国。

夏季六月，宋共公死了。

楚国要向北方出兵，子襄说："新近和晋国结盟而又背弃它，只怕不可以吧？"子反说："敌情有利于我就进攻，有什么结盟不结盟？"楚臣申叔时已经老了，住在申地，听说子反的话，说："子反一定不能免于祸难。信用用来保持礼法，礼法用来保护生存，信用礼法丢掉了，想要免于祸难能办得到吗？"楚子侵袭郑国，到达暴隧，遂就侵袭卫国，到达首止。郑国子罕侵袭楚国，占领了新石。栾武子要想报复楚国，韩献子说："不用。让他加重自己的罪过，百姓将要背叛他。没有百姓谁去作战？"

【原文】

秋八月，葬宋共公。于是华元为右师，鱼石为左师，荡泽为司马，华喜为司徒，公孙师为司城①，向为人为大司寇，鳞朱为少司寇，向带为大宰，鱼府为少宰②。荡泽弱公室，杀公子肥③。华元曰："我为右师，君臣之训，师所司也④。今公室卑而不能正⑤，吾罪大矣。不能治官，敢赖宠乎⑥？"乃出奔晋。二华，戴族也⑦；司城，庄族也⑧；六官者，皆桓族也⑨。

鱼石将止华元，鱼府曰⑩："右师反，必讨，是无桓氏也⑪。"鱼石曰："右师苟获反，虽许之讨，必不敢⑫。且多大功，国人与之，不反，惧桓氏之无祀于宋

也⑬。右师讨，犹有戌在⑭。桓氏虽亡，必偏⑮。”鱼石自止华元于河上。请讨，许之⑯。乃反，使华喜、公孙师帅国人攻荡氏，杀子山⑰。书曰：“宋杀其大夫山”，言背其族也⑱。

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出舍于睢上⑲。华元使止之，不可⑳。冬十月，华元自止之㉑，不可，乃反㉒。鱼府曰：“今不从，不得入矣㉓。右师视速而言疾，有异志焉㉔。若不我纳，今将驰矣㉕。”登丘而望之㉖，则驰。骋而从之，则决睢澨，闭门登陴矣㉗。左师、二司寇、二宰遂出奔楚㉘。

华元使向戌为左师，老佐为司马，乐裔为司寇，以靖国人㉙。

【注释】

①右师：执政大夫。鱼石：公子目夷之曾孙。左师：执政大夫。荡泽：名山，又称子山，公孙寿之孙。华喜：华父督之玄孙。司徒：官名，掌管土地和人民。公孙师：宋庄公之孙。司城：官名，春秋时宋国因避宋武公之名，改司空为司城，掌管工程。　②向为人：宋桓公后裔。鳞朱：杜预注以为是鳞矔（guàn冠）之孙。少司寇：官名，为大司寇之副。向带：宋桓公后裔。大宰：即太宰，官名，掌管公室内外事务。鱼府：宋桓公后裔。杜预注：“鱼石、荡泽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，皆出桓公”。少宰：官名，为太宰之副。　③弱：削弱。公室：即诸侯的家族，也指诸侯国的政权，此指宋国公室。公子肥：宋文公之子；一说为宋共公太子。杜预注：“轻公室以为弱，故杀其枝党。”　④师：指右师。司：掌管。

⑤不能正：不能拨正。正，拨正。杜预注：“不能讨荡泽。”　⑥不能治官：犹言不能尽职尽责。赖宠：以得宠信为利；一说倚赖得到国君宠信。赖，利益；一说倚赖。　⑦二华：指华元、华喜。戴：宋戴公。

②司城：指公孙师。庄：宋庄公。 ⑨六官者：六个大臣，指鱼石、荡泽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。桓：宋桓公。 ⑩鱼府：宋国大夫。 ⑪无桓氏：没有桓氏这一族。桓氏，即宋桓公的族人。 ⑫获反：获得回来，即能够回来。许之讨：允许他讨伐。不敢：不敢讨伐。杜预注："言畏桓族强。" ⑬多大功：多建大功。国人与之：国内的人们亲附他。与，亲附。无祀于宋：在宋国没有人祭祀。鱼石怕华元不回国，国人群起而攻桓氏，以致消灭桓族，故言"惧桓氏无祀于宋"。 ⑭戌：即向戌，又称合左师，宋桓公曾孙。杜预注："言其贤，华元必不讨。"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或向戌是华元党羽，故事后华元使之为左师。" ⑮必偏：必然灭掉一部分。偏，一部分，即灭掉一部分，灭不尽。 ⑯请讨：指华元请求讨伐荡泽。许之：指鱼石答应。 ⑰子山：即荡泽。

⑱山：即子山，荡泽。背其族：荡泽背弃了自己的宗族。 ⑲出舍于睢（suī虽）上：出城住在睢水旁边。睢，水名，当是离宋都不远的睢河。杜预注："五大夫畏同族罪及，将出奔。" ⑳使止之：派人阻止他们。不可：指五大夫不同意。 ㉑自止之：亲自去劝阻五大夫。 ㉒乃反：指华元便回来了。杜预注："五子不止，华元还。" ㉓不得入矣：不能进入国都了。 ㉔视速：眼睛转动很快。言疾：说话很急。有异志：有别的想法，即不是真心挽留。 ㉕我纳：即纳我，接纳我们。

㉖登丘：登上山丘，指五大夫登上山丘。 ㉗驾：驰骋，即驱车奔驰。从之：跟随华元，此指五大夫驱车跟随华元。决：掘开。睢滨（shī筮）：睢水堤防。滨，水涯，堤防。闭门：关闭城门。陴（pí皮：）城墙上的矮墙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华元使人决开其口，用水阻止对方。闭门登陴，亦防御五人以武力进攻。" ㉘左师：即鱼石。二司寇：即向为人和鳞朱。二宰：即向带和鱼府。 ㉙老佐：宋戴公五世孙。乐裔：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这年秋季八月，安葬了宋共公。这时华元做右师，鱼石做左师，荡泽做司马，华喜做司徒，公孙师做司城，向为人做大司寇，鳞朱做少司寇，向带做太宰，鱼府做少宰。荡泽要削弱公室，杀了公子肥。华元说："我做右师，国君和臣下的教导，都是

师所掌管的。现在公室地位低下而不能拔正，我的罪过太大了。不能尽职尽责，怎敢以得到宠信为利呢？”于是就出奔晋国。二华，是宋戴公的后代；司城，是宋庄公的后代；其他六个大臣，都是宋桓公的后代。

鱼石要阻止华元逃亡，鱼府说：“右师如果回来，必然讨伐荡泽，这就要没有桓氏这一族了。”鱼石说：“右师如果能够回来，虽然允许他讨伐，他必然不敢。而且他多建大功，国内的人们亲附他，如果他不回来，反而倒怕桓氏在宋国没有人祭祀了。右师如果讨伐，还有向戌存在。桓氏虽然灭亡，必然只是亡掉一部分。”鱼石自己在黄河边上阻止华元。华元请求讨伐荡泽，鱼石答应了。华元这才回来，派华喜、公孙师率领国人进攻荡氏，杀了荡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宋杀其大夫山”，说的是荡泽背弃了他的宗族。

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出城住在睢水旁边。华元派人劝阻他们，他们不同意。冬季十月，华元亲自去劝阻他们，又不同意，华元便回来了。鱼府说：“现在不听从，以后就不能进入国都了。右师的眼睛转动很快而说话很急，有别的想法呀。如果不接纳我们，现在就要疾驰而去了。”他们登上山丘远望，看到华元疾驰而去。这五个人驱车跟随华元，华元已经掘开睢水堤防，关闭城门登上城墙上的矮墙了。左师、两个司寇、两个宰于是就逃亡到楚国。

华元让向戌做左师，老佐做司马，乐裔做司寇，来安定国人。

【原文】

晋三郤害伯宗，谮而杀之，及栾弗忌①。伯州犁奔楚②。韩献子曰：“郤氏其不免乎！善人，天地之纪也，而骤绝之，不亡何待③？”初，伯宗每朝，其妻必

戒之曰④："盗憎主人，民恶其上，子好直言，必及于难⑤。"

十一月，会吴于钟离⑥，始通吴也。

许灵公畏偪于郑⑦，请迁于楚。辛丑，楚公子申迁许于叶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郤：指郤錡、郤犨、郤至。伯宗：孙伯纠之子，晋国大夫。谮(zèn)：诬陷。之：指伯宗。及：及于，即连累到。栾弗忌：晋国贤大夫。 ②伯州犁：伯宗之子。 ③纪：纲纪。骤绝：屡次杀害。骤，屡次。绝，绝世，死，此指害死。何待：等什么？杜预注："既杀伯宗，又及弗忌，故曰骤也。为十七年晋杀三郤《传》。" ④每朝：每次上朝。朝，上朝，即朝见国君。其妻：伯宗的妻子。 ⑤其上：犹言他们上面的人，即当官的人。及于难：及于祸难。 ⑥钟离：杜预注以为是楚国邑名，此钟离当是吴国邑名（在今安徽凤阳县东北）。 ⑦许灵公：名宁，昭公之子，在位四十五年。 ⑧辛丑：十一月初三。公子申：楚国宗室。叶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南）。许国迁到楚国叶地后，便成为楚国的附庸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三郤陷害伯宗，诬陷并杀了他，连累到栾弗忌。伯州犁逃亡到楚国。韩献子说："郤氏大概不能免于祸难吧！善人，是天地的纲纪，却屡次杀害他们，不灭亡还等什么？"起初，伯宗每次上朝，他的妻子必定劝戒他说："盗贼憎恨主人，百姓讨厌当官的，您喜欢说直话，必然及于祸难。"

十一月，叔孙侨如和晋国士燮、齐国高无咎、宋国华元、卫国孙林父、郑国公子鱄（gū秋）、邾人在钟离会见吴国人，这是开始和吴国往来。

许灵公害怕郑国的威逼，请求迁到楚国。十一月初三，楚

国公子申把许国迁到叶地。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，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阴之田求成于郑①。郑叛晋，子驷从楚子盟于武城。

夏四月，滕文公卒。郑子罕伐宋，宋将鉏、乐惧败诸汋陂②。退舍于夫渠，不儆③。郑人覆之，败诸汋陵④，获将鉏、乐惧。宋恃胜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成公十六年（公元前575年）。武城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南阳县北）。汝阴之田：汝水之南的土地，在当今河南郏(jiá夹）县和叶县之间。求成于郑：向郑国求和。　②将鉏、乐惧：都是宋国大夫。汋（yuè月）陂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与宁陵之间，一说安徽寿县南）。

③夫渠：当离汋陂不远。不儆：不警戒，不戒备。　④汋陵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宁陵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六年春天，楚子从武城派公子成用汝阴的土地向郑国求和。郑国背叛了晋国，子驷跟随楚子在武城结盟。

夏季四月，滕文公死。郑国子罕攻打宋国，宋国将鉏、乐惧在汋陂打败了他。宋国退兵驻扎在夫渠，不戒备。郑军进行伏击，在汋陵打败了他们，俘虏了将鉏、乐惧。这是由于宋国仗着打了胜仗而不戒备。

【原文】

卫侯伐郑，至于鸣雁①，为晋故也。晋侯将伐郑，范文子曰："若逞吾愿，诸侯皆叛，晋可以逞②；若唯郑叛，晋国之忧，可立俟也③。"栾武子曰："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④，必伐郑！"乃兴师。栾书将中军，士燮佐之；郤锜将上军，荀偃佐之⑤；韩厥将下军；郤至佐新军⑥；荀罃居守⑦。郤犨如卫，遂如齐，皆乞师焉。栾黶来乞师⑧，孟献子曰："有胜矣⑨！"戊寅，晋师起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鸣雁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杞县北）。 ②若逞吾愿，诸侯皆叛，晋可以逞：如果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，只有当诸侯都背叛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晋国才可以这样做。逞，前个"逞"犹言"满足"；后个"逞"可解作"行"、"做"。愿，愿望，欲望。 ③若唯郑叛，晋国之忧，可立俟也：如果只有郑国背叛我们，晋国的忧患，就会立即到来。俟，等待。士燮此言：如果诸侯皆叛，晋君或知戒惧，然后兴师动众，尚无大碍；现在只有郑一国背叛，晋国一战可胜，胜则必骄，骄则祸患便会马上到来。 ④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：不可以在我执政的年代失掉诸侯。吾世，我执政之时。诸侯，这里指郑国。 ⑤荀偃：字伯游，即中行献子，一称中行偃，荀林父之孙，荀庚之子。 ⑥新军：指在上、中、下三军之后新立之军。按：据《左传》鲁成公三年记载，晋国设六军，在上、中、下三军之外，又立新三军，以赏在鄢之战中立战功的将领。后来新三军，只剩下一军，即"新军"。 ⑦荀罃：即知罃，荀首（知庄子）之子，一称知武子。邲之战，曾被楚国俘虏，鲁成公三年晋国将他赎回。居守：留守。 ⑧栾黶（yǎn掩）来乞师：栾黶到鲁国来乞求救兵。栾黶一称栾桓子，又称桓伯，栾书之子。 ⑨有胜矣：晋国有战胜楚国的希望啊！ ⑩戊寅：四月十二日。起：行。

【译文】

卫侯攻打郑国，到达鸣鴈，这是为了晋国的缘故。晋厉公要攻打郑国，士燮说："如果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，只有当诸侯都背叛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晋国才可以这样做；如果只有郑国背叛我们，晋国的忧患，就会立即到来。"栾书说："不能在我执政的年代失掉诸侯，一定要讨伐郑国！"于是晋国出兵攻打郑国。栾书统率中军，士燮佐中军；郤錡统率上军，荀偃佐上军；韩厥统率下军；郤至佐新军；荀罃留守。郤犨到卫国，于是又到齐国，都是为了向卫、齐两国乞求救兵。栾黶来鲁国乞求救兵，孟献子说："晋国有战胜楚国的希望了！"四月十二日，晋军开始行动。

【原文】

郑人闻有晋师，使告于楚。姚句耳与往①。楚子救郑②，司马将中军③，令尹将左④，右尹子辛将右⑤。过申⑥，子反入见申叔时⑦，曰："师其何如？"对曰："德、刑、详、义、礼、信⑧，战之器也⑨。德以施惠⑩，刑以正邪⑪，详以事神⑫，义以建利⑬，礼以顺时⑭，信以守物⑮。民生厚而德正⑯，用利而事节⑰，时顺而物成⑱。上下和睦⑲，周旋不逆⑳；求无不具㉑，各知其极㉒。故《诗》曰㉓：'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㉔。'是以神降之福㉕，时无灾害㉖。民生敦庞㉗，和同以听㉘，莫不尽力，以从上命，致死以补其阙㉙，此战之所由克也㉚。今楚内弃其民㉛，而外绝其好㉜，渎齐盟而食话言㉝，奸时以动㉞，而疲民以逞㉟。民不知信㊱，进退罪也㊲。人恤所厎㊳，其谁致死㊴？子其勉之！吾

不复见子矣㊵。”姚句耳先归，子驷问焉㊶。对曰：“其行速，过险而不整㊷；速则失志㊸，不整丧列㊹。志失列丧，将何以战？楚惧不可用也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姚句耳与往：姚句耳陪同使臣前往楚国。姚句耳，郑国大夫，句，同“勾”。与往，与使臣同去。 ②楚子：即楚共王，名审，楚庄王之子，鲁成公元年（公元前590年）即位，在位三十一年。 ③司马：指公子侧，又称子反。 ④令尹：指公子婴齐，又称子重。 ⑤右尹：官名。子辛：公子壬夫的字。 ⑥申：原是申国，周封伯夷之后于申，春秋时被楚灭，故城在今河南南阳县北。 ⑦申叔时：楚国老臣，请老居申，故子反过申入见他。 ⑧详：同“祥”，指用心精诚专一。 ⑨战之器：指以上六项对于战争，就像用器一样不可缺少。 ⑩德以施惠：有了德才能施惠于民。施，推行。惠，恩惠。 ⑪刑以正邪：正确地用刑才能矫正恶邪。 ⑫详以事神：要专一用心地祭奉神。事神，祭祀神。 ⑬义以建利：有了是非标准才能正确取利。义，指是非的标准。

⑭礼以顺时：遵循礼法才能顺时而动。顺时，指顺时而动。此言人们的举止要受“礼”的节制，要合于时宜，不能轻举妄动。 ⑮信以守物：有了诚信才能保守群物。 ⑯民生厚而德正：人民的生计富厚才能德正。此句承“德”、“刑”二者而言。 ⑰用利而事节：人民便利地取得自己所需用的生活物品，祭祀也有了合理的规定和安排。用，指人民所需。利，便利。事，指祭祀之事。节，指有节，即合理的规定和安排。此句承“详”、“义”二者而言。 ⑱时顺而物成：人们皆能顺时而动，百物才能用成。物成，百物用成。此句承“礼”、“信”二者而言。 ⑲上下和睦：上下皆和睦相亲。 ⑳周旋不逆：周旋运用没有悖逆。逆，违逆，悖逆。 ㉑求无不具：上面有所求用，下面无不具备。具，足，备。 ㉒各知其极：人们皆知行事的准则，没有二心。极，旧解作“中”；今解为：在等级制度下人们行事所遵循的准则。 ㉓《诗》：即《诗经·周颂·思文》篇。 ㉔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：先王立其众民，众民行事莫不以先王为准则。烝民，众民。此言先王治民之道：要立下行事的准则，使众民的行动有所依据。 ㉕是以神降之福：因此神降给他们福。

㉖时无灾害：天时没有水旱灾害。　㉗民生敦厖（máng茫），人民的生计富厚充足。敦，富厚。厖，大，这里指富足。　㉘和同以听：和睦同心听从在上者的命令。和同，和睦同心。听，指听从在上者的命令。

㉙致死以补其阙：人们都愿牺牲生命，来补战死者的空缺。阙，指战死者的空缺。　㉚此战之所由克也：就凭这些战胜敌人。由，凭。　㉛内：指国内。　㉜外绝其好：对外断绝邻国之好。　㉝渎齐盟而食话言：轻慢了同盟并且背弃了说过的好话。渎，轻慢。齐盟，犹言“同盟”。食，背弃，不兑现。话言，善言，好话。　㉞奸时以动：违背农时兴兵打仗。奸时，违时。按：鄢陵之战在四月，正是农忙之时，在军事方面却滥用人力。动，兴兵。　㉟疲民以逞：疲劳民众来满足欲望。疲民，即劳民。　㊱民不知信：人民不知国君的诚信之所在。此言在上的人“食言”和“奸时”是无信的。㊲进退罪也：人民或进或退都可能犯罪。　㊳人恤所厎（zhǐ旨），人们对所去的地方都有忧虑。恤，忧虑。厎，去，往。此言楚民惧怕去前方打仗。　㊴其谁致死：谁肯拼死抗敌。致死，拼命。　㊵不复：不再。　㊶子驷问焉：郑国公子骈问楚师的情况。子驷，郑国公子骈的字，他曾执郑国之政，甚为强暴，被人所杀。　㊷其行速，过险而不整：楚国行军过速，经过险隘之处进军行列不整饬。险，险要之地。　㊸失志：缺乏充分思考，即考虑不周密。　㊹不整丧列：军容不整齐，使队伍丧失纪律性。　㊺楚惧不可用也：楚国怕是不能打胜仗。用，指用武。

【译文】

郑人听说有晋军入境，派人到楚国告急。姚句耳陪同使臣前往楚国。楚共王出兵救援郑国，子反统率中军，子重统率左军，子辛为右军统帅。楚军经过申邑时，子反会见了楚国老臣申叔时，子反问道：“这次楚军救郑胜败如何？”申叔时回答道：“德、刑、祥、义、礼、信这六项，对于战争就像用器一样而不可缺少。有了德才能施惠于民，正确地用刑才能矫正恶邪，用心专一祭神才能得到保佑，有了是非标准才能正确取利，遵循礼法才能顺时而动，有了诚信才能保守群物。人民的生计富

厚才能德正，人民便利地取得自己所需用的生活物品，祭祀也有了合理的规定和安排，人民都能顺时而动，百物才能用成。上下都和睦相亲，周旋运用没有悖逆，上面有所求用，下面无不具备，人们都知道行事的准则。所以《诗经》上说：'先王立其众民，众民行事莫不以先王为准则。'因此神降给他们福，天时没有水旱灾害。人民的生计富厚充足，和睦同心听从在上者的命令，没有不尽自己的力量，来服从在上者的驱使，人们都愿牺牲生命来补战死者的空缺，就是凭这些战胜敌人的。现在楚国对内遗弃它的人民，对外断绝邻国的和好，轻慢了同盟并且背弃了说过的好话，违背农时兴兵打仗，疲劳民众来满足欲望。人民不知道国君诚信的所在，或进或退都可能犯罪。人们对所去的地方都有忧虑，谁肯拼死抗敌？你勉力去做吧！我再不能看见你了。"姚句耳比使臣先回郑国，郑国公子骓问楚师的情况。姚句耳答道："楚国行军过速，经过险隘之处进军行列不整饬；行军过速便会缺乏充分思考，军容不整齐便会使队伍丧失纪律性。既欠考虑又丧失纪律性，要靠什么作战？楚国怕是不能打胜仗。"

【原文】

五月，晋师济河。闻楚师将至，范文子欲反①，曰："我伪逃楚②，可以纾忧③。夫合诸侯④，非吾所能也，以遗能者⑤。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，多矣⑥。"武子曰："不可。"

六月，晋、楚遇于鄢陵⑦。范文子不欲战，郤至曰："韩之战，惠公不振旅⑧；箕之役，先轸不反命⑨；邲之师，荀伯不复从⑩。皆晋之耻也。子亦见先君之事矣。今我辟楚，又益耻也⑪！"文子曰："吾先君之亟战也

有故⑫。秦、狄、齐、楚皆强，不尽力，子孙将弱。今三强服矣⑬，敌，楚而已。唯圣人能外内无患，自非圣人，外宁必有内忧。盍释楚以为外惧乎⑭？”

甲午，晦⑮，楚晨压晋军而陈⑯。军吏患之⑰。范匄趋进⑱，曰：“塞井夷灶⑲，陈于军中，而疏行首⑳。晋、楚唯天所授㉑，何患焉？”文子执戈逐之㉒，曰：“国之存亡，天也。童子何知焉㉓？”栾书曰：“楚师轻窕㉔，固垒而待之㉕，三日必退；退而击之，必获胜焉！”郤至曰：“楚有六间㉖，不可失也：其二卿相恶㉗；王卒以旧㉘；郑陈而不整㉙；蛮军而不陈㉚；陈不违晦㉛；在陈而嚣㉜。合而加嚣㉝，各顾其后㉞，莫有斗心㉟。旧不必良㊱，以犯天忌㊲。我必克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欲反：打算班师还晋。　②伪逃楚：假装畏怯逃避楚军。伪，诈，假装。　③可以纾（shū书）忧：能够纾缓晋国的忧患。按：士燮“伪逃楚”之意，欲使晋国君臣警戒，不忘外患、可以纾缓晋国内部之忧。　④合诸侯：与诸侯内战。合，这里指交战。　⑤以遗能者：把这项重任留给能者担负。遗，留给。此言晋国与诸侯交战，不是现在力量所能及的，不如把这项大任姑且留给将来能者肩负。　⑥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，多矣：我只希望与群臣同心协力地来侍奉国君，那已经很好了。若，犹言“与”。辑睦，和睦，同心协力。多，称赞，这里指好，　⑦鄢陵：郑国地名，原为鄢国，为郑武公所灭，后改为“鄢陵”（在今河南鄢陵县）。　⑧韩之战，惠公不振旅：鲁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，晋惠公战败。韩，原是韩国，春秋时归晋（在今陕西韩城县南）。不振旅，军旅不整，即战败。　⑨箕之役，先轸不反命：鲁僖公三十三年狄、晋之役，晋军主帅先轸战死。箕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太谷县东三十五里）。不反命，不能

回君命，即死于战场。按：据《左传》鲁僖公三十三年记载，"狄伐晋，及箕。八月，戊子，晋侯败狄于箕。郤缺，获白狄子。先轸……免胄入狄师，死焉。狄人归其元(首级)，面如生。"郤至所言，即指此事。 ⑩郑之师，荀伯不复从：鲁宣十二年晋楚郑之战，晋军主帅荀林父兵败溃逃。不复从，不能从原路退兵，即战败逃跑。 ⑪益耻：增加耻辱。益，增加。

⑫亟（qì弃）：屡次。故：原因，缘故。 ⑬三强：指秦、狄、齐三国。服：屈服。 ⑭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：何不暂时放过楚国，使晋君对外有所戒惧呢？释，放开。惧，戒惧，警惕。 ⑮甲午：六月二十九日。晦：夏历每月的末日，即月底。 ⑯楚晨压晋军而陈：楚军这天早晨逼近晋军并摆开阵势。晨，指六月晦日之晨。压，逼近，迫近。 ⑰军吏：军官。 ⑱范匄（gài丐）：亦称士匄，又称范宣子，范文子(士燮)之子。趋进，快步走进军帐中。趋，快走。 ⑲塞井夷灶：填井平灶。夷，铲平。按：军中必凿井取水，起灶炊饭。可是楚军已经逼近晋军并摆开阵势，晋军战地狭窄，无法布阵，必填井平灶，以为阵地。 ⑳陈于军中，而疏行首：在自己的军中列成阵势，并疏散前面的行列。疏，疏散。行首，指队伍的前列。 ㉑晋、楚唯天所授：晋、楚两国的胜败只看天意帮助谁。授，授给，这里指帮助。 ㉒执戈逐之：拿起戈来赶他出去。 ㉓童子：孩子。 ㉔轻窕（tiǎo挑）：浮躁，即军心轻浮急躁。窕，同"佻"，轻。 ㉕固垒：坚守营垒。 ㉖六间：六大弱点。间，间隙，缺陷。此言楚军有六大空隙可乘。 ㉗二卿：指子重和子反两人。相恶：不和。这是一间。 ㉘王卒以旧：楚王的亲兵已疲老。旧，指兵疲老，无代替的后备力量。这是二间。 ㉙郑陈而不整：郑国军队虽摆出阵势但很不整齐。这是三间。 ㉚蛮军而不陈：楚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军队，虽成军但不能布成阵势。蛮军，指楚国带来的南方少数民族的军队。这是四间。 ㉛陈不违晦：楚军竟在晦日布阵。违晦：避忌晦日。按：古人迷信认为在晦日（每月最后一天）出师布阵是不吉的，为兵家所忌。这是五间。 ㉜在陈而嚣：楚军士兵在阵中还喧闹不已。嚣，喧哗，喧闹。这是六间。 ㉝合而加嚣：阵合宜静而楚军却喧闹得厉害。合，指队伍集合起来。加，更加，越发。 ㉞各顾其后：都有后顾之忧。 ㉟莫有斗心：没有斗志。斗心，即斗志。 ㊱旧不必良：旧卒不见得是精兵。旧，老兵。良，精兵。此承"王卒以旧"句而言。 ㊲以犯天忌：晦日出兵，犯了天时之忌。此承"陈不违晦"句而言。

〖译文〗

五月，晋军渡过河。听说楚军就要到，士燮想要班师回国，说："我军假装畏怯逃避楚军，能够舒缓晋国的忧患。与诸侯交战，不是我能够做的事，把这项重任留给能者担负。我只希望与群臣同心协力地来侍奉国君，那已经很好了。"栾书说："不能这样。"

六月，晋、楚两国军队在鄢陵地方相遇。士燮不想同楚军作战，郤至说："秦、晋韩之战，惠公溃不成军；晋、狄箕之役，主帅先轸战死；晋、楚邲之战，主帅荀林父兵损溃逃。这些都是晋国的奇耻大辱。你当然也知道先君这些战败的历史了。现在我们如果再回避楚军，真是耻上加耻了！"士燮说："我们前代国君屡次作战是有缘故的。当时秦、狄、齐、楚等国都强大，要是我们不努力，子孙就会衰弱。现在秦、狄、齐三个强国已经屈服，我们的敌人只有楚国罢了。只有圣人才能使国内外没有忧患，我们不是圣人，国外安定无事内部一定会有忧患。何不暂时放过楚国，使晋君对外经常保持警惕呢？"

六月二十九日，是六月最末的一天，楚军早晨就逼近了晋军并摆开阵势。晋军的军官们担心敌人占领了有利形势。士燮的儿子范匄快步走进军帐中，说："我们可以把营地上的井填上把锅灶平了，就在自己的军中列成阵势，并疏散前面的行列。晋、楚两国的胜败只看天意帮助谁，还担心什么！"士燮听了气得拿起戈来赶他出去，骂道："国家的存亡，全凭天意。小孩子知道什么？"栾书说："楚军轻浮急躁，我军坚守营垒等待着，楚军不出三天一定会撤退。趁他们撤退时我军出击，一定能获得胜利。"郤至说："楚军有六大弱点，我们不能失掉这个时机：楚国两个统帅不和；楚王的亲兵已疲老；郑国军队虽摆出阵势但很不整齐；楚军中蛮人的队伍，虽成军但不能布成阵势；楚军布阵打仗竟不避忌晦日；他们的士兵在阵中还喧闹不已。阵合宜静而楚军却喧闹得更厉害，显然各有后顾之忧，没有斗志。可

知旧卒不见得是精兵，加上晦日出兵犯了天忌。我军一定能够战胜他们。”

【原文】

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①，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②。王曰：“骋而左右③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召军吏也。”“皆聚于中军矣！”曰：“合谋也④。”“张幕矣⑤！”曰：“虔卜于先君也⑥。”“彻幕矣⑦！”曰：“将发命也。”“甚嚣，且尘上矣⑧！”曰：“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⑨。”“皆乘矣，左右执兵而下矣⑩！”曰：“听誓也⑪。”“战乎？”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“乘而左右皆下矣！”曰：“战祷也⑫。”

伯州犁以公卒告王⑬。苗贲皇在晋侯之侧⑭，亦以王卒告。皆曰：“国士在，且厚⑮，不可当也。”苗贲皇言于晋侯曰：“楚之良⑯，在其中军王族而已⑰。请分良以击其左右⑱，而三军萃于王卒⑲，必大败之。”公筮之⑳。史曰㉑：“吉。其卦遇《复》䷗㉒，曰：‘南国蹙㉓，射其元王，中厥目㉔。’国蹙王伤，不败何待？”公从之。有淖于前㉕，乃皆左右相违于淖㉖。步毅御晋厉公㉗，栾铖为右㉘。彭名御楚共王㉙，潘党为右㉚。石首御郑成公㉛，唐苟为右㉜。栾、范以其族夹公行㉝，陷于淖。栾书将载晋侯㉞，铖曰：“书退！国有大任㉟，焉得专之㊱。且侵官，冒也㊲；失官，慢也㊳；离局，奸也㊴。有三罪焉，不可犯也。”乃掀公以出于淖㊵。

【注释】

①巢车：一种高的、带楼的兵车，即车上配备了望小楼的兵车。②侍于王后：跟在楚王后面侍奉着。下文是楚共王与伯州犁了望晋军时随口问答之辞。　③骋而左右：晋军有人正在或左或右地奔跑着。骋，奔跑。　④合谋：集合参谋，即开会议谋。　⑤张幕：陈设帐幕。⑥虔（qián潜）卜于先君：晋人诚敬地向先君占卜吉凶胜负。虔，虔诚，诚敬。卜，占卜。　⑦彻幕：撤去帐幕。彻，同“撤”。　⑧甚嚣，且尘上矣：晋军很喧哗，并且尘土飞扬起来了。　⑨为行（háng杭）：布阵。　⑩乘：上车。左右执兵而下矣：兵车左右的将校拿着武器又下车了。　⑪听誓：听主帅发布誓师的命令。　⑫战祷：战前祈祷鬼神。

⑬伯州犁以公卒告王：伯州犁正在把晋厉公的队伍情况指点给楚共王看。公卒，晋国的队伍。　⑭苗贲皇：楚国斗椒的儿子，原是楚臣，鲁宣公四年逃奔晋国。这时苗贲皇在晋厉公旁，也把楚共王的队伍情况指点给晋厉公。　⑮国士在，且厚：伯州犁在楚，知晋军情况，并且楚军人数众多。国士，指伯州犁，意思是伯州犁本为晋国之士。厚，指人数众多。　⑯良：精锐的部队，即精兵。　⑰在其中军王族而已：在楚国中军里那部分楚王的亲兵罢了。　⑱请分良以击其左右：请分出一部分精兵去攻打楚国的左右两军。左右，指左右两军，即楚阵的左右两翼。⑲三军萃于王卒：三军集中攻打楚王的亲兵。萃，集中。　⑳公筮（shì是）之：晋厉公打卦占卜吉凶。筮，古代用蓍（shī诗）草做迷信的占卜，即打卦。　㉑史：筮史，即掌管卜卦的人。　㉒《复》䷗：《周易》的卦名。　㉓南国蹙（cù促）：南方国家萎缩。南国，指楚国。蹙同“蹴”，压缩，萎缩，即失势。　㉔元王：元首，即三军最高统帅，这里指楚王。中厥目：射中了他的眼睛。　㉕淖（nào闹）：泥沼，泥坑。　㉖乃皆左右相违于淖：于是都从左右两侧绕开泥沼。违，绕开，避过。　㉗步毅：即郤毅，也是晋国郤氏的同族。　㉘栾鍼（zhēn真）：栾书之子，栾黶之弟。　㉙彭名：楚国大夫。　㉚潘党：楚国大夫潘尪之子，一称叔党。　㉛石首：郑国大夫。郑成公：郑国国君，名睔，郑灵公之子，鲁成公七年（公元前584年）立，在位十四年。这时郑成公从楚王在军中。　㉜唐苟：郑国大夫。　㉝栾、范以其族夹公行：由栾、范二族组成的队伍夹护着晋厉公前进。栾、范，指栾、范二氏。按：栾、范二氏将勇兵强，故在晋厉公左右护卫，夹，在两旁护卫着。　㉞栾书将载晋

侯：栾书要用自己车载厉公。 ㉟大任：指栾书所担任的元帅职务。

㊱焉得专之：哪能包办其它事情。之，指栾鍼所担任的戎右职责。专，包办，独揽。 ㊲且侵官，冒也：况且侵夺他人的职权，是冒犯别人的行为。侵官，侵犯别人的职权。㊳失官，慢也：擅离职守，是怠慢自己的职责。失官，擅离自己的职守，即放弃责任。 ㊴离局，奸也：远离部下，就是犯罪。离局，离开指挥岗位就是脱离部下。奸，罪很大。

㊵乃掀公以出于淖：就把晋厉公的车抬起来推出泥沼。掀，举来。

【译文】

楚共王登上了一种高的、带楼的兵车，来察望晋军的动态，子重派太宰伯州犁跟在楚王后面侍奉着。楚共王问道："晋军有人正在或左或右地奔跑着，这是干什么？"伯州犁说："是召集军官们。"楚共王说："那些人都集合在中军了！"伯州犁说："这是在开会议谋。"楚共王说："晋军陈设帐幕了！"伯州犁说："这是晋人诚敬地向先君占卜吉凶胜负。"楚共王说："撤去帐幕了！"伯州犁说："快要发布命令了。"楚共王说："晋军很喧哗，并且尘土飞扬起来了！"伯州犁说："看来是要填井平灶摆开阵势。"楚共王说："晋军都登上战车了，战车左右的将校拿着武器又下车了！"伯州犁说："这是听取主帅发布誓师的命令。"楚共王问道："就要开仗了吗？"伯州犁说："还不能知道。"楚共王说："晋军又上了车，战车两边将校又下车了！"伯州犁说："这是战前祈祷神明。"

伯州犁正在楚军那面把晋厉公的队伍情况指点给楚共王看。在晋军这面，苗贲皇在晋厉公旁，也把楚共王的队伍情况指点给晋厉公看。晋侯左右的将士们都说："伯州犁在楚国，知道晋军的虚实，并且楚军人数众多，不容易抵当！"苗贲皇向晋厉公提出建议说："楚国的精锐部队，不过是中军里楚王的那部分亲兵罢了。请分出一部分精兵去攻打楚国的左右两军，再集中三军攻打楚王的亲兵，一定能把它打得大败。"晋厉公打卦占卜吉凶。掌管卜卦的人说："大吉。这个卦是《复》䷗卦，卦里说：

'南方国家萎缩，箭射它的国王，射中他的眼睛。'国家萎缩国王受伤，不打败仗还会有什么呢？"晋厉公便决定集中三军的兵力攻打楚王的亲兵。阵地前有个大泥沼，两国军队于是都从左右两侧绕开泥沼。晋军将领步毅给晋厉公驾车，栾鍼为车的右卫。楚军将领彭名给楚共王驾车，潘党为车的右卫。郑军将领石首给郑成公驾车，唐苟为车的右卫。晋厉公的车由栾、范两族组成的队伍夹护着前进，晋侯的车不小心陷入泥沼里。中军主帅栾书要用自己的车载厉公，厉公的车右栾鍼喊道："栾书走开！国家托付给你元帅的重任，哪能包办其它事情。况且侵夺他人的职权，是冒犯别人的行为；擅离职守，是怠慢自己的职责；远离部下，就是犯罪。你这样做有三种罪名，不能违犯啊。"栾鍼就把晋厉公的车抬出泥沼。

【原文】

癸巳①，潘尪之党与养由基②，蹲甲而射之③，彻七札焉④。以示王⑤，曰："君有二臣如此⑥，何忧于战？"王怒，曰："大辱国⑦！诘朝⑧，尔射死艺⑨。"吕锜梦射月⑩，中之，退入于泥⑪。占之，曰："姬姓，日也；异姓，月也，必楚王也。射而中之，退入于泥，亦必死矣。"及战，射共王中目。王召养由基，与之两矢，使射吕锜。中项⑫，伏弢⑬。以一矢复命⑭。

郤至三遇楚子之卒⑮，见楚子必下⑯，免胄而趋风⑰。楚子使工尹襄问之以弓⑱，曰："方事之殷也⑲，有昧韦之跗注⑳，君子也㉑。识见不谷而趋㉒，无乃伤乎㉓？郤至见客㉔，免胄承命曰㉕："君之外臣至㉖，从寡君之戎事㉗，以君之灵㉘，间蒙甲胄㉙，不敢拜命㉚，

敢告不宁君命之辱㉛，为事之故㉜，敢肃使者㉝。”三肃使者而退㉞。

【注释】

①癸巳：六月二十八日。以下是补叙前一天的事。 ②潘尪之党：潘尪的儿子潘党。养由基：楚国大夫，古代善于射箭的人，一称养叔。 ③蹲甲而射之：积叠起铁甲比赛射箭。蹲，聚积，叠起。 ④彻七札焉：潘党和养由基一箭都能射穿七层铁甲。彻，通，穿透。札，一层甲。 ⑤以示王：拿给楚共王看。 ⑥君有二臣如此：国君有两个本领这么高强的射手。这是潘党等自夸之辞。 ⑦大辱国：只凭射技而不懂智谋，是楚国莫大的耻辱。 ⑧诘朝：明早。 ⑨尔射死艺：你们只夸耀射箭，恐怕会死在卖弄技艺上。 ⑩吕锜：即魏锜，晋国将领，一称厨武子。 ⑪入泥：陷进泥塘。 ⑫项：头颈。 ⑬伏弢（tāo涛）：扑在弓套上而死。弢，弓衣，即盛弓的套子。 ⑭以一矢复命：养由基拿着剩余的一枝箭向楚王复命。 ⑮郤至三遇楚子之卒：晋将郤至三次碰上了楚共王的亲兵。三遇，三次碰上。 ⑯下：下战车。 ⑰免胄而趋风：脱去盔甲，一阵风似地走过去。趋风，急走如风。这是对别国国君表示恭敬之意。 ⑱工尹襄：楚国管理工务的官。工尹，官名。襄，人名。问之以弓：赠送给郤至一张弓。问，赠送。这是楚共王答谢郤至“免胄趋风”之意。 ⑲方事之殷：正在战斗激烈的时候。事，指战事。殷，盛，激烈。 ⑳有深（mèi妹）韦之跗（fū夫）注：有位打着红色皮裹腿的。深，赤色。韦，皮革。跗注，即裹腿。 ㉑君子也：是个很有礼貌的人。 ㉒识见不谷而趋：见着我就走得那么快。 ㉓无乃伤乎：不知受伤没有？ ㉔郤至见客：郤至接见了工尹襄。客，指工尹襄。 ㉕承命：承受楚王之命。 ㉖君之外臣至：楚君的外国臣子郤至。这是郤至对楚王的自称。 ㉗戎事：战事。 ㉘以君之灵：托楚君之福。灵，福。 ㉙闻蒙甲胄：现在正穿着铠甲。闻，近来。蒙，披上，穿上。 ㉚不敢拜命：不敢拜受楚君之命。按：古代之礼，身披甲胄者不拜，郤至既“蒙甲胄”，所以说不敢拜楚王之命。 ㉛敢告不宁君命之辱：敢禀告承蒙楚君慰问，使我心中实在不安。不宁，心中不安。君命之辱，即承蒙君命，这里指承蒙慰问。 ㉜为事之故：因为军

事的缘故。　㉝敢肃使者：只好向您的使者敬礼了。肃，合双手下垂叫“肃”，与“作揖”相类似。　㉞三肃使者而退：对楚王的使者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二十八日，潘尪的儿子潘党和有名的射手养由基，积叠起铁甲比赛射箭，他们一箭都能射穿七层铁甲。就拿去给楚共王看，夸口说：“国君有两个本领这么高强的射手，还愁不打胜仗吗？”楚共王发怒道：“只凭射技而不懂智谋，是楚国莫大的耻辱！明天早上，你们一射箭恐怕会死在卖弄技艺上。”晋国的将领魏錡梦见自己弯弓射月，一箭就射中了月亮，转身后退却跌进泥塘里。魏錡占卜梦的吉凶，掌管占卜的人说：“姬姓的国家好比是太阳；异姓的国家好比是月亮，你射中的一定是楚王。射中月亮后退跌进泥塘，你自己也一定活不成了。”等到晋、楚两军交战时，魏錡果然射中了楚共王的眼睛。楚共王喊来养由基，交给他两只箭，叫他去射魏錡报仇。养由基一箭就射中魏錡的咽喉，倒在弓套上而死。养由基把另一只箭退还给楚共王复命。

晋将郤至在战斗中三次碰上了楚共王的亲兵，他望见楚共王时，总要跳下战车，脱去盔甲，一阵风似地走开。楚共王派工尹襄拿一张弓赠给郤至说：“正在战斗激烈的时候，有位打着红色皮裹腿的，是个很有礼貌的人。他见着我就走得那么快，不知受伤了没有？”郤至接见了工尹襄，还是脱去盔甲承受楚王之命说：“楚君的外国臣子郤至，奉了我晋君的命令参加作战，托楚君之福，现在正穿着铠甲，不敢拜受楚君之命。敢禀告承蒙楚君慰问，使我心中不安，因为正在战斗的缘故，只好向您的使者敬礼了。”于是，对楚王的使者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。

【原文】

晋韩厥从郑伯①，其御杜溷罗曰②：“速从之！其御

屡顾③，不在马④，可及也⑤。”韩厥曰：“不可以再辱国君⑥。”乃止。郤至从郑伯，其右茀翰胡曰⑦：“谍辂之⑧，余从之乘⑨，而俘以下⑩。”郤至曰：“伤国君有刑⑪。”亦止。石首曰：“卫懿公唯不去其旗⑫，是以败于荧⑬。”乃内旌于弢中⑭。唐苟谓石首曰：“子在君侧，败者壹大⑮，我不如子⑯，子以君免⑰，我请止⑱。”乃死。

楚师薄于险⑲，叔山冉谓养由基曰⑳：“虽君有命㉑，为国故，子必射！”乃射，再发，尽殪㉒。叔山冉搏人以投㉓，中车，折轼㉔。晋师乃止。囚楚公子茷㉕。

栾鍼见子重之旌，请曰：“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也㉖，彼其子重也。日臣之使于楚也㉗，子重问晋国之勇㉘，臣对曰：‘好以众整㉙。’曰：‘又何如？’臣对曰：‘好以暇㉚。’今两国治戎㉛，行人不使㉜，不可谓‘整’；临事而食言，不可谓‘暇’。请摄饮焉㉝”。公许之。使行人执榼承饮㉞造于子重㉟，曰：“寡君乏使㊱，使鍼御持矛㊲，是以不得犒从者㊳，使某摄饮㊴。”子重曰：“夫子尝与吾言于楚，必是故也㊵。不亦识乎㊶！”受而饮之。免使者而复鼓㊷。

【注释】

①从郑伯：追击郑成公。　②杜溷（hùn混）罗：晋臣。　③其御屡顾：郑成公的御者屡次回头看。其御，指郑伯的御者。屡：多次。④不在马：御者之心不在御马上，即不注意驾驰。　⑤可及：一定能追得上。及，赶上。　⑥不可以再辱国君：不能再羞辱国君了。按：齐晋鞌之战时，韩厥差点儿俘虏齐君，故言“不可以再辱国君”。　⑦茀（fú弗）翰胡：晋将，郤至的戎右。　⑧谍辂（yù轧）之：派遣侦察兵

绕道迎面去拦阻。谍，侦察兵。辂，同“迓”，迎面拦阻。之，指郑伯。⑨余从之乘：我从后面攀登他的战车。余，我。　⑩而俘以下：把他抓下来。俘以下，即“俘之以下”。　⑪伤国君有刑：伤害国君是有罪的。刑，罪。按：在等级制度下，虽是敌国之君，按其常规也应当尊重，不宜损害他。这种虚伪的习惯，在当时几成各诸侯国的公法。　⑫卫懿（yì益）公唯不去其旗：从前卫懿公同狄人交战只因不收下他的军旗。唯，只因。旗，指卫君战车上的军旗。　⑬荧（yíng盈）：即荧泽，地名，在黄河北。　⑭乃内旌于弢中：就把旗帜纳入弓袋里。内，同“纳”放进，收入。旌，大旗。　⑮败者壹大：如果败得厉害，即军队遭到大的溃败。壹大，更厉害，即大溃败。　⑯我不如子：我不及你那样重要。按：唐苟认为在这样情况下，车右不及御者重要，御者可使国君脱险，车右只有留下阻击敌人，为御者载国君逃跑创造条件。　⑰子以君免：你载着国君脱险。免，脱险。　⑱请止：请求留下阻击追兵。止，留下，指留下同追兵死战。　⑲楚师薄于险：楚军迫近险恶地带。薄，迫。⑳叔山冉：楚国的勇士，其后为叔山氏。　㉑虽君有命：虽然国君有命。有命，指前文“尔射死艺”之语。　㉒再发，尽殪（yì益）：一再射箭，所射尽死，即箭无虚发。殪，死。　㉓搏人以投：抓住晋人向晋军战车猛掷过去。搏，捉住。投，投掷。　㉔中车，折轼：打中了战车，把战车前面的横木打断了。折，断。轼，车前的横木。　㉕囚楚公子茷（fèi费）：俘虏了楚王的公子茷。公子茷，即王子发钧。　㉖楚人谓夫旌子重之麾（huī挥）也：楚人说那个旗帜是子重的旗帜。夫，代词，那个。旌、麾，都作“旗帜”解。　㉗日臣之使于楚也：当初我出使到楚国的时候。日，从前，往日。臣，栾鍼自称。　㉘晋国之勇：晋国所谓的勇武。勇，勇武；一解为“武装力量”，可作参考。　㉙好以众整：喜好人多而军容整饬。好，喜欢。众整，人多而有纪律。　㉚好以暇：喜好临事镇静。暇，闲暇，犹言“从容不迫”，即遇事镇静。　㉛治戎：交兵，即打仗。　㉜行人不使：连个使者都不派。行人，外交使节。　㉝请摄饮焉：请让人送酒给子重饮吧。摄，持，拿。饮，这里指酒。　㉞执榼（kē客）承饮：拿着酒器盛着酒。榼，酒器。承饮，盛着酒。　㉟造于子重：送到子重那里。造，到，往。　㊱乏使：缺乏任使的人材。　㊲使鍼御持矛：命栾鍼为晋君的车右。御，担任，持矛，指车右，因车右持矛。

㊳是以不得犒从者：因此不能犒劳您的部下。犒，犒劳，慰劳。

㊴某，使者自称。 ㊵夫子尝与吾言于楚，必是故也：那位先生过去在楚国曾经跟我谈过一番话，今天送酒一定是为了这个缘故。夫子，对栾鍼的敬称。尝，曾经。是故，这个缘故。 ㊶不亦识（zhì志）乎：记性真是太好了！识，同“志”，记，此言栾鍼记得前言。 ㊷免使者而复鼓：让使者回去又重新击鼓作战。免使者，等使者走脱，即等使者回去。

【译文】

下军统帅韩厥追击郑成公，给韩厥驾车的杜溷罗说：“快些追赶！他的驾车人老是回头看，不专心御马，一定能追得上。”韩厥说：“不能再羞辱国君了。”他便停止了追赶。郤至也来追击郑成公，他的车右苗贲皇建议说：“派遣侦察兵绕道迎面去拦阻，我从后面攀登他的战车，就能把他捉下来。”郤至说：“伤害国君是有罪的。”也停止了追赶。给郑成公驾车的石首说：“从前卫懿公同狄人作战，只因不收下他的军旗，因此在荧泽地方遭到惨败。”说着他就把旗帜卷起来装进弓袋里。车右唐苟对石首说：“你留在国君身边，如果遭到大败，我不及你驾车的那样重要，你载着国君脱险，我请求留下阻击追兵。”于是唐苟在阻击晋军中战死。

楚军迫近险恶的地带，楚国的勇士叔山冉对养由基说：“虽然国君有命，现在为了国家的缘故，你一定得射箭了！”养由基便射起箭来，一射再射，箭无虚发，所射尽死。叔山冉抓住晋人向晋军战车猛掷过去，打中了战车，把战车前面的横木打断了。这样，晋军才停止了攻势。可是，楚王的公子茷被晋军俘虏去了。

栾鍼望见楚国子重的旗帜，向晋厉公请求说：“楚人说那个旗帜是子重的帅旗，那旗帜下可能就是子重了。当初我出使到楚国的时候，子重曾经向我问过晋国所谓的勇武；我回答说：‘喜好人多而军容整饬。’又问：‘还怎样？’我又回答说：‘喜欢

临事镇静。'现在两国交兵，连个使者都不派，不能说是'有纪律'；临阵就忘了以前说过的话，不能说是'镇静'。请让人送些酒给子重饮吧。"晋厉公同意栾鍼的请求。栾鍼派出使者拿着酒器盛着酒，送到子重那里，说："我们国君缺乏任使的人材，命栾鍼为晋君的车右。因此不能分身来犒劳您的部下，派我送上薄酒，略表心意。"子重说："那位先生过去在楚国曾经跟我谈过一番话，今天送酒一定是为了这个缘故。记性真是太好了！"子重接过酒来喝了，让使者回去又重新击鼓作战。

【原文】

旦而战①，见星未已②。子反命军吏："察夷伤③，补卒乘④，缮甲兵⑤，展车马⑥；鸡鸣而食，唯命是听。"晋人患之⑦。苗贲皇徇曰⑧："蒐乘补卒⑨，秣马利兵⑩，修陈固列⑪，蓐食申祷⑫，明日复战！"乃逸楚囚⑬。王闻之，召子反谋。谷阳竖献饮于子反⑭，子反醉而不能见。王曰："天败楚也夫！余不可以待。"乃宵遁⑮。

晋入楚军，三日谷⑯。范文子立于戎马之前⑰，曰："君幼，诸臣不佞⑱，何以及此⑲？君其戒之⑳。《周书》曰：'惟命不于常㉑。'有德之谓㉒。"

楚师还及瑕㉓，王使谓子反曰："先大夫之覆师徒者㉔，君不在㉕；子无以为过㉖，不谷之罪也㉗。"子反再拜稽首曰："君赐臣死，死且不朽。臣之卒实奔㉘，臣之罪也。"子重使谓子反曰："初陨师徒者，而亦闻之矣㉙。盍图之㉚？"对曰："虽微先大夫有之㉛，大夫命

侧㉜，侧敢不义㉝！侧亡君师㉞，敢忘其死？”王使止之，弗及而卒㉟。

【注释】

①旦而战：从早晨开始战斗。旦，清早。 ②见星未已：到星星出现时还没有停战。已，停止。 ③察夷伤：查点受伤的人数。察，调查，查点。夷伤，即伤兵。夷，也是“伤”的意思。 ④补卒乘：人死车毁，则给以补充。补，补充。 ⑤缮甲兵：修理铠甲和兵器。 ⑥展车马：检点车马。 ⑦患之：忧患楚军。患，忧患，担心。 ⑧徇：传令军中，即通知全军。 ⑨蒐（sōu搜）乘补卒：查点战车补充士卒。此句与上文“展车马”的意思相近。 ⑩秣（mò末）马利兵：喂饱马匹磨利兵器。 ⑪修陈固列：整顿阵容巩固行列。修，修整，整顿。

⑫蓐（rù褥）食：早起坐在寝席上吃早饭。蓐，草席，草垫子。申祷：再祷祝。 ⑬逸楚囚：放走俘虏来的楚人。逸，放走。按：晋人放回楚囚，其用意是让楚囚告知楚方：晋军已做好再战的准备。 ⑭谷阳竖：楚军主帅子反的小臣，《吕氏春秋》称竖阳谷。 ⑮乃宵遁：于是楚共王连夜撤兵。遁，逃避，逃走。 ⑯三日谷：吃了三天缴获楚军的粮食。谷，指缴获的军粮。 ⑰立于戎马之前：站在大队人马面前。

⑱不佞（nìng宁）：没有才智。 ⑲何以及此：凭什么能得到这样的胜利？ ⑳君其戒之：国君还是应该防止自满。 ㉑惟命不于常：天意没有固定的不变的。常，固定不变。此言胜利者不会固定不变而永远胜利。这句话见《周书·康诰》篇。 ㉒有德之谓：意思是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享受天命。 ㉓瑕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蒙城县北）。 ㉔先大夫：指子玉（得臣），子反的父亲，在城濮之役战败，自杀。覆师徒：军队战败。 ㉕君不在：国君不在军中。 ㉖子无以为过：你不要以为自己有罪过。 ㉗不谷之罪也：是我的过失。此言这次战役国君在军中，战败的责任应由国君来负。 ㉘臣之卒实奔：我的部下确实打败了仗。

㉙初陨（yǔn允）师徒者，而亦闻之矣：当初那个打败仗的人（指子玉）的结果，你大概也听说了。陨，损失。而，你。 ㉚盍图之：何不考虑考虑呢？即逼子反自杀。按：子重与子反不和，所以才这样逼他。

㉛虽微先大夫有之：即使没有子玉自杀的事。虽，即使。微，没有。

之，指自杀的事。　㉜大夫命侧：你这样教导我。大夫，指子重。侧，子反的名字。　㉝敢不义：怎敢不义而贪生怕死呢！　㉞亡君师：伤亡了国君的军队。亡，伤亡，损失。　㉟弗及而卒：没来得及阻止而自杀了。卒，死。

【译文】

这天从早晨开始战斗，到星星出现时还没有停战。楚军主帅子反命令军官："查点受伤的人数，补充战士和兵车，修理铠甲和武器，检查车马；鸡叫就吃饭，一定要听从命令。"晋军都忧患楚军。苗贲皇传令军中，大声说："查点战车补充士卒，喂饱马匹磨快刀枪，整顿阵容巩固行列，早起坐在寝席上吃早饭，再次虔诚地祷告，明天再战消灭敌人！"于是便故意让俘虏来的楚人逃回去报告情况。楚共王听了，连忙叫子反来谋划对策。不料子反的小臣谷阳竖给子反酒喝，子反因醉酒不能来见楚王。楚共王叹口气说："这是天意叫楚国打败仗啊！我不能再呆下去了。"于是楚共王连夜撤兵。

晋军占领了楚军的阵地，连续三天吃的都是缴获楚军的粮食。士燮站在大队人马面前，对晋厉公说："国君还年小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又没有才智，凭什么得到这样的胜利？希望国君防止自满。《周书》上说：'天意没有固定不变的。'意思是说，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享受天命。"

楚军退到楚国境内的瑕城，楚共王派人对子反说："从前你父亲子玉在城濮战败，因为国君不在军中，所以要由他负责；这次战败不同，你不要认为自己有罪过，这是我的过失，应由我负责。"子反拜了又拜，磕头说："国君赐我死，死了也光荣。我的部队实在打败了仗，是我的罪过。"子重也派人对子反说："当初那个打败仗的人子玉的结果，你大概也听说了。何不考虑考虑呢？"子反回答说："即使没有先大夫自杀的例子，你这样教导我，我怎敢不义而贪生怕死呢！我损失了国君的军

队，怎敢逃避一死！”楚共王派人阻止子反自杀，没来得及阻止而子反已自杀死了。

【原文】

战之日，齐国佐、高无咎至于师，卫侯出于卫，公出于坏隤①。宣伯通于穆姜，欲去季、孟，而取其室②。将行，穆姜送公，而使逐二子③。公以晋难告④，曰："请反而听命⑤。"姜怒，公子偃、公子钮趋过，指之曰⑥："女不可，是皆君也⑦。"公待于坏隤，申宫儆备，设守而后行，是以后⑧。使孟献子守于公宫⑨。

秋，会于沙随⑩，谋伐郑也。宣伯使告郤犨曰："鲁侯待于坏隤，以待胜者⑪。"郤犨将新军，且为公族大夫，以主东诸侯⑫。取货于宣伯，而诉公于晋侯，晋侯不见公⑬。

曹人请于晋曰："自我先君宣公即世，国人曰：'若之何？忧犹未弭⑭。'而又讨我寡君，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，是大泯曹也⑮。先君无乃有罪乎⑯？若有罪，则君列诸会矣⑰。君唯不遗德刑，以伯诸侯⑱。岂独遗诸敝邑⑲？敢私布之⑳。"

【注释】

①战之日：作战那天，指鄢陵之战。又作"战之明日"。国佐：又称国武子，即齐国上卿宾媚人。高无咎：高固之子，齐国上卿。至于师：到达军中，指鄢陵军中。卫侯：即卫献公。出于卫：从卫国出来。公：指鲁成公。坏隤（tuí颓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境内）。 ②宣伯：即叔孙侨如，鲁国大夫。穆姜：鲁成公的母亲。 去：除掉。季、孟：即季文

子、孟献子。　取其室：占取他们的家财。室，此指家财，家产。　③使逐二子：让鲁成公驱逐这两个人。二子，指季文子和孟献子。　④公以晋难告：成公把晋国的危难告诉她。晋难，指晋国让鲁国出兵伐郑的事。　⑤听命：听取您的命令。　⑥姜：即穆姜。公子偃：鲁国公子，鲁成公之庶弟。公子钮（chǔ除）：鲁国公子，鲁成公之庶弟。趋过：快步走过。趋，快步走。指之曰：穆姜指着他们说。　⑦是皆君也：他们都可以做国君。是，指公子偃和公子钮。　⑧申宫：即司宫，守宫，防护宫室。申，古代申、司二字常互用，守护的意思。儆备：即戒备，加强戒备。儆，警戒。设守：设置守卫。是以后：因此去晚了。后，指晚到鄢陵军中。　⑨守于公宫：在成公宫中留守。　⑩会：指成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卫侯、宋国华元、邾人会见。沙随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宁陵县北）。　⑪待胜者：等待胜利者，即观晋、楚的胜负，是诬陷鲁成公。　⑫公族大夫：晋国官位名，负责教育卿的子弟。主东诸侯：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。东方诸侯，指齐、鲁等国。　⑬取货：取得财物。货，财物，指贿赂的财物。诉：犹言毁谤。杜预注："诉，谮也。"不见公：不和成公见面。晋侯不见鲁公，是因为相信宣伯的谗言。

⑭忧：忧伤，指曹宣公死和太子被杀的忧伤。未弭（mǐ米）：没有消除。弭，停止，消除。　⑮以亡曹国社稷之镇公子：而使镇抚曹国国家的公子子臧逃亡。镇，镇抚。公子，指子臧。大泯（mǐn敏）：大举灭亡曹国。泯，灭。　⑯先君：指曹宣公。　⑰君列诸会矣：君王让他参加盟会了。列，列席，参加。列诸会，指其先君曹宣公参加鲁宣公十七年断道的会盟。而杜预注认为："诸侯虽有篡弑之罪，侯伯已与之会，则不复讨。前年会于戚，曹伯在列，盟毕乃执之，故曹人以为无罪。"杜说与文义有些不合。　⑱不遗：不遗失。德刑：德行和刑罚。伯诸侯：称霸诸侯。伯，通"霸"，称霸，一说方伯，即诸侯的方伯。　⑲独：唯独。

⑳布：布达，陈述。

【译文】

作战那天，齐国国佐、高无咎到达军中，卫侯从卫国出来，鲁成公从坏隤出来。宣伯和穆姜私通，想要除掉季文子、孟献子，并占取他们的家财。成公将要出行，穆姜送成公，让他

驱逐这两个人。成公把晋国的危难告诉她，说："请让我回来再听您的命令。"穆姜大怒，公子偃、公子鉏快步走过，穆姜指着他们说："你要不同意，他们都可以做国君。"成公在坏隤等待，防护宫室加强戒备，设置守卫然后才出行，因此去晚了。让孟献子在成公宫中留守。

这年秋天，鲁成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卫侯、宋国华元、邾人在沙随会见，商量攻打郑国。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："鲁侯在坏隤等着，等待胜利者。"郤犨率领新军，并且做公族大夫，主持东方诸侯的事务。他从宣伯那里得到了财物，而在晋侯面前毁谤成公，晋侯就不和成公见面。

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："自从我先君宣公去世，国内的人们说：'怎么办？忧伤还没有消除。'而又讨伐我们寡君，因而使镇抚曹国社稷的公子臧逃亡，这是大举灭亡曹国。大概是由于我先君有罪吧？如果有罪，那么君王又让他参加盟会了。君王不遗失德行和刑罚，才称霸诸侯。难道唯独在敝邑遗失吗？谨敢私下向君王陈述这些。"

【原文】

七月，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①。将行，姜又命公如初②。公又申守而行③。诸侯之师次于郑西。我师次于督扬④，不敢过郑。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，为食于郑郊⑤。师逆以至，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，食使者而后食⑥。诸侯迁于制田⑦。知武子佐下军，以诸侯之师侵陈，至于鸣鹿⑧。遂侵蔡，未反，诸侯迁于颍上⑨。戊午，郑子罕宵军之，宋、齐、卫皆失军⑩。

曹人复请于晋，晋侯谓子臧⑪："反，吾归而君⑫"。子臧反，曹伯归⑬。子臧尽致其邑与卿而不出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尹武公：即尹子，周王卿士。　②命公如初：又像以前一样命令鲁成公，即命成公驱逐季、孟二人。　③申守：设守，即防宫设守。

④瞽扬：郑国东面的地方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⑤子叔声伯：即声伯。叔孙豹：叔孙侨如之弟，鲁国大夫。　请逆于晋师：请求晋军来迎接鲁军。　为食于郑郊：声伯在郑郊为晋军准备饭食。　⑥师逆以至：晋军为迎接鲁军而来到。　待之：等待晋军。　食使者：让晋国使者吃了饭。食（sì四），拿食物给人吃。　⑦诸侯：指伐郑的诸侯军。　制田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东北）。　⑧鸣鹿：陈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鹿邑县西）。　⑨颍上：在颍水之旁，当在今河南禹县境内。　⑩戊午：七月二十四日。　子罕：即郑国公子喜。　宵军之：在夜里袭击诸侯军。军，此指率军袭击。　失军：犹言不成军，溃不成军。　⑪谓子臧：对子臧说。子臧此时在宋国，晋侯当是派使人谈此事。　⑫归：送回，即从周的都城放回。　⑬曹伯：即曹成公。　⑭不出：不出仕，不再做官。

【译文】

这年七月，鲁成公会合尹武子和诸侯攻打郑国。成公将要出行，穆姜又像以前那样命令他。成公又在宫中设守以后才出行。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郑国的西面。我国的军队驻扎在瞽扬，不敢经过郑国。子叔声伯派叔孙豹请求晋军来迎接鲁军，又在郑国郊外为晋军准备饭食。晋军为迎接鲁军而来到，声伯四天没有吃饭等着他们，直到让晋国使者吃了饭以后自己才吃。诸侯迁移到制田。知武子做下军副帅，率领诸侯的军队进攻陈国，到达鸣鹿。于是就进攻蔡国，还没有回来，诸侯又迁移到颍上。七月二十四日，郑国子罕在夜里率军袭击，宋国、齐国、卫国都溃不成军。

曹国人再次向晋国请求，晋侯对子臧说："你回国，我送回你们的国君。"子臧回国，曹伯也回来了。子臧把他的封邑和卿的官职全部交回去，并且不再出仕。

【原文】

宣伯使告郤犨曰："鲁之有季、孟，犹晋之有栾、范也，政令于是乎成①。今其谋曰②：'晋政多门，不可从也③。宁事齐、楚，有亡而已，蔑从晋矣④。'若欲得志于鲁，请止行父而杀之，我毙蔑也而事晋⑤，蔑有贰矣。鲁不贰，小国必睦⑥。不然，归必叛矣⑦。"

九月，晋人执季文子于苕丘⑧。公还，待于郓，使子叔声伯请季孙于晋⑨。郤犨曰："苟去仲孙蔑而止季孙行父，吾与子国，亲于公室⑩。"对曰："侨如之情⑪，子必闻之矣。若去蔑与行父，是大弃鲁国而罪寡君也⑫。若犹不弃，而惠徼周公之福⑬，使寡君得事晋君。则夫二人者，鲁国社稷之臣也⑭。若朝亡之，鲁必夕亡⑮。以鲁之密迩仇雠，亡而为雠，治之何及⑯？"郤犨曰："吾为子请邑。"对曰："婴齐，鲁之常隶也，敢介大国以求厚焉⑰？承寡君之命以请，若得所请，吾子之赐多矣，又何求？"范文子谓栾武子曰："季孙于鲁，相二君矣⑱。妾不衣帛，马不食粟，可不谓忠乎⑲？信谗慝而弃忠良，若诸侯何⑳？子叔婴齐奉君命无私，谋国家不贰，图其身不忘其君㉑。若虚其请，是弃善人也㉒。子其图之！"乃许鲁平，赦季孙。

冬十月，出叔孙侨如而盟之，侨如奔齐。十二月，季孙及郤犨盟于扈㉓。归，刺公子偃㉔，召叔孙豹于齐而立之㉕。

齐声孟子通侨如，使立于高、国之间㉖。侨如曰："不可以再罪。"奔卫，亦间于卿㉗。

晋侯使郤至献楚捷于周，与单襄公语，骤称其伐㉘。单子语诸大夫曰："温季其亡乎！位于七人之下，而求掩其上㉙。怨之所聚，乱之本也㉚。多怨而阶乱，何以在位㉛？《夏书》曰：'怨岂在明？不见是图㉜。'将慎其细也㉝。今而明之，其可乎㉞？"

【注释】

①栾、范：栾氏、范氏。　成：形成，即制订。　②其谋曰：指季、孟商量说。　③晋政多门：晋国的政令出自各大卿家族。多门，指各大卿家族。杜预注："政不由君。"不可从：不能服从，即不能听从晋国。④有亡：即亡国。有，助词。蔑：不。　⑤得志于鲁：在鲁国实现志望。　止：犹言扣留，拘禁。　行父：即季孙行父，季文子。蔑：即孟献子。　⑥睦：和睦，此指服从晋国。　⑦归：指季孙行父回国。叛：指背叛晋国。　⑧苕（tiáo条，sháo勺）丘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⑨郓（yùn运）：即西郓，靠近齐国，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郓城县东）。请季孙：此指请求放回季孙行父。　⑩仲孙蔑：即孟献子。　吾与子国：我给您鲁国。国，指鲁国的政权。　亲于公室：比公室还亲，即晋国对声伯比对公室还亲。　⑪情：情况，指叔孙侨如和穆姜私通并欲夺季孙、孟孙的家财等情况。　⑫大弃：大大地抛弃，彻底地丢弃。　罪寡君：惩罚寡君。　⑬惠：承惠，承蒙。徼（yāo腰）周公之福：向周公求福。徼，求取。周公，即周公旦，鲁国的始祖。　⑭二人：指季文子和孟献子。　社稷之臣：指保卫国家的重要大臣。　⑮朝亡之：早晨杀了他们。之，指季孙、仲孙二人。　夕亡：晚上灭亡。⑯密迩：靠近。仇雠（chóu仇）：指晋国的仇敌齐国和楚国。　亡而为雠：灭亡了以后变成仇敌。治：治理，犹言补救。　⑰婴齐：即公孙婴齐，声伯自称。　常隶：平庸小臣，声伯的谦辞。杜预注："隶，贱官。"介：依仗，依靠。　求厚：求取厚禄。厚，即高官厚禄。　⑱相二君：辅佐两个国君。相，辅

佐，　⑲衣帛：穿丝绸。帛，丝织品，即丝绸。粟：粮食。　可不谓忠乎：能不认为他是忠诚吗？　⑳谗慝（tè特）：奸邪。慝，邪恶。　若诸侯何：对诸侯怎么样？　㉑图其身：为自己图谋。　㉒虚其请：拒绝他的请求。虚，犹言拒绝。善人：犹言贤人。　㉓扈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阳县西）。　㉔刺公子偃：暗杀了公子偃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公子偃与公子鉏两人皆穆姜所指名代立者，而仅杀偃者，杜注以为'偃与谋'。"

㉕立之：立叔孙豹为叔孙氏的后继人。　㉖声孟子：齐顷公夫人，齐灵公之母，宋国之女。使立于高、国之间：让他位居高氏、国氏之间。高、国，即高氏、国氏，是齐国世袭上卿。　㉗间于卿：位于各卿之间，指位在卫国各卿之间。　㉘献楚捷于周：向周天子献楚国俘虏。楚捷，楚国俘虏，指晋、楚鄢陵之战俘获的楚国俘虏。捷。战利品，此指俘虏。称：夸耀。伐：功劳。杜预注："伐，功也。"　㉙位于七人之下：郤至的地位在七个人之下。郤至当时仅是新军佐，位居第八，他上面还有栾书、士燮、郤錡、荀偃、韩厥、荀罃、郤犨等七个人。掩：掩盖，盖过。其上：他的上面，即他的上级。　㉚怨之所聚：怨恨的聚集。本：根本。　㉛阶乱：祸乱的阶梯。杜预注："怨为阶乱。"在位：居官，即据有官位。　㉜在明：在明处，即明显的怨恨。不见：看不到，即不易见的细微怨恨。图：图谋，考虑。以上两句本出自逸《书》，作伪者编入伪古文《五子之歌》。　㉝慎：谨慎。细：细微，指怨恨在细微之时。　㉞明之：指怨恨变得明显。可乎：行吗？

【译文】

宣伯派人告诉郤犨说："鲁国有季、孟，就好像晋国有栾、范一样，政令在他们那里制成。现在他们商量说：'晋国的政令出自各大卿家族，我们是不能服从的。宁可事奉齐国、楚国，只是亡国罢了，不跟从晋国了。'晋国如果想要在鲁国实现志望，请扣留行父并杀了他，我把蔑杀死并事奉晋国，就没有二心了。鲁国没有二心，其他小国必然服从晋国。不然，行父回国就一定背叛晋国了。"

这年九月，晋国人在苕丘拘捕了季孙行父。鲁成公回来，在

郓地等待，派子叔声伯向晋国请求放回季孙行父。郤犨说："如果除掉仲孙蔑并扣留季孙行父，我给您鲁国，对您比对公室还亲。"声伯回答说："侨如的情况，您一定听到了。如果去掉蔑和行父，这是彻底地抛弃鲁国而惩罚寡君。如果还不抛弃鲁国，而承蒙您向周公求福，让寡君能够事奉晋君。那么这两个人，是鲁国的社稷之臣。如果早晨杀了他俩，鲁国必然晚上灭亡。因为鲁国是靠近晋国的仇敌，灭亡了以后就会变成仇敌，怎能来得及补救呢？"郤犨说："我为您请求封邑。"声伯回答说："婴齐，是鲁国的小臣，岂敢依仗大国来求取高官厚禄？我奉了寡君的命令前来请求，如果得到所请求的，您的恩赐就太多了，还有什么请求？"范文子对栾武子说："季孙在鲁国，辅佐过两个国君了。妾不穿丝绸，马不吃粮食，能不认为他是忠诚吗？相信奸邪而丢弃忠良，怎么对待诸侯呢？子叔婴齐接受国君的命令没有私念，为国家谋划没有二心，为自己打算而不忘他的国君。如果拒绝他的请求，这是抛弃贤人啊。您还是考虑一下！"于是就答应和鲁国媾和，赦免了季孙行父。

这年冬季十月，放逐叔孙侨如并和诸大夫结盟，侨如逃奔到齐国。十二月，季孙和郤犨在扈地结盟。回国，暗杀了公子偃。把叔孙豹从齐国召回并立了他。

齐国声孟子和叔孙侨如私通，让他位居高氏、国氏之间。侨如说："不能再犯罪了。"便逃奔到卫国，也位在卫国各卿之间。

晋侯派郤至向周天子献楚国俘虏，郤至和单襄公谈话，屡屡夸耀他的战功。单襄公对大夫们说："郤至大概要被杀吧！他的地位在七个人之下，却想求得盖过他的上级。怨恨的聚集，是祸乱的根本。多招怨恨是祸乱的阶梯，怎么还能据有官位？《夏书》说：'怨恨难道只是在明处？不易看见的倒应该考虑。'要慎戒细小的怨恨。现在郤至却把怨恨变得明显了，难道行吗？"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王正月，郑子驷侵晋虚、滑①。卫北宫括救晋侵郑，至于高氏②。

夏五月，郑大子髡顽、侯獳为质于楚③，楚公子成、公子寅戍郑。公会尹武公、单襄公及诸侯伐郑④，自戏童至于曲洧⑤。

晋范文子反自鄢陵，使其祝宗祈死⑥，曰："君骄侈而克敌，是天益其疾也⑦。难将作矣⑧！爱我者惟祝我⑨，使我速死，无及于难，范氏之福也。"六月戊辰⑩，士燮卒。

乙酉，同盟于柯陵，寻戚之盟也⑪。

楚子重救郑，师于首止。诸侯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鲁成公十七年（公元前574年）。子驷：即公子騑。虚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境）。杜预注："虚、滑，晋二邑。滑，故滑国，为秦所灭，时属晋，后属周。"　②北宫括：卫成公之曾孙。高氏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境），靠晋国附近。　③侯獳（nòu耨）：郑国大夫。

④尹武公、单襄公：杜预注："周使二卿会之。晋为兵主，而犹先尹、单，尊王命也。"　⑤戏童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东南）。曲洧（wěi委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扶沟县西南）。　⑥反自鄢陵：从鄢陵回来，指参加晋、楚鄢陵之战回来。祝宗：可能是祝史之长，当时卿大夫之家有祝史。杜预注："祝宗，主祭祀祈祷者。"祈死：祈求早死。　⑦骄侈：骄横奢

侈。克敌：战胜敌人，指鄢陵之役战胜楚国。疾：此指毛病。　⑧将作：将要起来。　⑨祝：通“咒”，诅咒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古代诅咒亦可谓祝。”　⑩六月戊辰：六月初九。　⑪乙酉：六月二十六日。柯陵：郑西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寻戚之盟：戚盟在成公十五年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七年春周历正月，郑国子驷侵袭晋国的虚、滑两地。卫国北宫括救援晋国侵袭郑国，到达高氏。

夏季五月，郑国太子髡顽、侯獳到楚国做人质，楚国公子成、公子寅戍守郑国。成公会合尹武公、单襄公和诸侯攻打郑国，从戏童到达曲洧。

晋国范文子从鄢陵回国，让他的祝宗祈祷早点死，说：“国君骄横奢侈而又战胜敌人，这是上天增加给他的毛病。祸难将要起来了！爱我的人只有诅咒我，让我快点死去，不要及于祸难，这是范氏的福气。”六月初九，范文子死。

六月二十六日，成公和尹子、单子、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邾人在柯陵结盟，为了重温戚地的盟会。

楚国子重救援郑国，军队驻扎在首止。诸侯撤兵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齐庆克通于声孟子，与妇人蒙衣乘辇而入于闳①。鲍牵见之，以告国武子，武子召庆克而谓之②。庆克久不出③，而告夫人曰：“国子谪我④！”夫人怒。

国子相灵公以会，高、鲍处守⑤。及还，将至，闭门而索客⑥。孟子诉之曰：“高、鲍将不纳君，而立公子角⑦，国子知之。”秋七月壬寅，刖鲍牵而逐高无咎⑧。无咎奔莒，高弱以卢叛⑨。齐人来召鲍国而立之⑩。

初，鲍国去鲍氏而来，为施孝叔臣⑪。施氏卜宰，

匡句须吉⑫。施氏之宰，有百室之邑⑬。与匡句须邑，使为宰。以让鲍国，而致邑焉⑭。施孝叔曰："子实吉。"对曰："能与忠良，吉孰大焉？"鲍国相施氏忠，故齐人取以为鲍氏后⑮。仲尼曰："鲍庄子之知不如葵，葵犹能卫其足⑯。"

冬，诸侯伐郑。十月庚午⑰，围郑。楚公子申救郑，师于汝上⑱。十一月，诸侯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庆克：庆封之父。通：私通，通奸。蒙衣：犹言穿衣，此指穿女人衣服，即男扮女装。杜预注："蒙衣，亦为妇人服与妇人相冒。"辇(niǎn捻)：人拉的车。《说文·车部》："辇，挽车也。"《通典·礼典》："夏氏末代制辇，秦以为人君之乘，汉因之。"闳(hóng宏)：宫中夹道门，即巷门。

②鲍牵：鲍叔牙的曾孙。国武子：即国佐。谓之：对他说，即告诉他。

③不出：不出家门，即躲在家里。 ④夫人：即声孟子。谪(zhé折)：责备，谴责。 ⑤相：辅佐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相，下相施氏同。"一说做相礼。灵公：即齐灵公，名环，齐顷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八年。以会：犹言参加会见。杜预注："会伐郑。"高、鲍：即高无咎和鲍牵。处守：留守。 ⑥闭门：关闭城门。索客：检查过客。索，搜索，检查。杜预注："搜索，备奸人。" ⑦孟子：即声孟子。诉之：指诬陷地告诉齐灵公。公子角：齐顷公之子。 ⑧七月壬寅：七月十三日。刖(yuè月)：断足，即砍去双脚，古代一种酷刑。 ⑨莒：莒国。高弱：高无咎之子。以卢叛：据有卢地叛变，即率领卢地人叛变。卢，高氏封邑（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）。 ⑩来召：来鲁国召回。鲍国：又称鲍文子，鲍牵之弟。 ⑪去鲍氏而来：离开鲍氏前来鲁国。去，离开。施孝叔：鲁惠公五世孙。臣：家臣。 ⑫卜宰：占卜立家宰。宰，大夫的家宰，即家臣之长。匡句须：占卜为施氏家宰，后让给鲍国。 ⑬百室之邑：一百家的采邑。 ⑭致邑：退回采邑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匡句须以宰让逊鲍国，且致其邑不受。" ⑮以为鲍氏后：把他做鲍氏的后嗣。后，后嗣，

继承人。　⑯鲍庄子：即鲍牵。知：同“智”，智慧。葵：葵菜，古人把葵菜当作蔬菜，掐其叶食用，不伤其根，使其再长嫩叶，可再掐食用；而杜预注认为葵是向日葵，但向日葵叶不可食，故杜解不确切。卫其足：保护自己的脚。卫，保护。　⑰十月庚午：十月十二日。　⑱汝上：汝水边上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庆克和声孟子私通，穿着女人衣服和女人一起坐辇进入宫中的夹道门。鲍牵看见了，把这事报告了国武子，武子把庆克召来告诉他。庆克很久不出家门，告诉声孟子说：“国子责备我！”声孟子大怒。

国武子辅佐齐灵公参加会见，高无咎、鲍牵留守。等到回国，将要到达的时候，关闭城门检查过客。声孟子诬陷说：“高、鲍打算不接纳君王，要立公子角为君，国子参与这件事。”这年七月十三日，砍去了鲍牵的双脚并驱逐了高无咎。高无咎逃奔到莒国，高弱率领卢地人叛变。齐国人来鲁国召回鲍国而立了他。

起初，鲍国离开鲍氏前来鲁国，做施孝叔的家臣。施氏占卜家宰的人选，匡句须吉利。施氏的家宰，拥有一百家的采邑。施氏给了匡句须采邑，让他做家宰。他却让给鲍国，并退回了采邑。施孝叔说：“您做家宰实在吉利。”匡句须回答说：“能够给忠良，还有什么比这再大的吉利吗？”鲍国辅佐施氏很忠诚，所以齐国人把他召回做鲍氏的后嗣。孔子说：“鲍牵的聪明不如葵菜，葵菜还能保护自己的脚。”

冬天，诸侯军攻打郑国。十月十二日，包围郑国。楚国公子申救援郑国，军队驻扎在汝水边上。十一月，诸侯撤兵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声伯梦涉洹，或与己琼瑰，食之，泣而为琼

瑰，盈其怀①。从而歌之曰："济洹之水，赠我以琼瑰。归乎归乎，琼瑰盈吾怀乎！"惧不敢占也。还自郑，壬申，至于狸脤而占之②，曰："余恐死，故不敢占也。今众繁而从余三年矣，无伤也③。"言之，之莫而卒④。

齐侯使崔杼为大夫，使庆克佐之，帅师围卢⑤。国佐从诸侯围郑，以难请而归⑥。遂如卢师，杀庆克，以穀叛⑦。齐侯与之盟于徐关而复之⑧。十二月，卢降，使国胜告难于晋，待命于清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洹（huán桓）：即洹水，在河南省北境，又名安阳河。琼瑰：犹言《诗经》中的"琼琚"、"琼瑶"、"琼玖"，类似玉的美石。但杜预注认为"琼，玉。瑰，珠也。"把琼、瑰分为二物的注法，不妥当。泣：哭。盈：满，装满。 ②壬申：十一月壬申日。狸脤（shèn慎）：鲁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③众繁：大伙如此多人，即从属众多。杜预注："繁，犹多也。"从余三年：跟从我已经三年。伤：妨碍。 ④言之：说了这件事。莫：同"暮"，晚上。 ⑤崔杼（zhù柱）：即崔武子，齐国大夫。围卢：包围卢邑，讨伐高弱。 ⑥以难请而归：因为齐国发生祸难请求回国。⑦以穀叛：据有穀地叛变，即率领穀地人叛变。穀，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）。 ⑧徐关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淄川镇西，即淄博市西南）。复之：恢复他的官位。 ⑨国胜：国佐之子。告难于晋：向晋国报告祸难。清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聊城县西，即旧堂邑县东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声伯梦见渡过洹水，有人给他琼瑰，吃下去，哭出来的眼泪都成了琼瑰，装满了他的怀。跟着歌唱说："渡过洹水，赠给我琼瑰。回去吧回去吧，琼瑰装满我的怀啊！"因为害怕而不敢占卜。从郑国回来，十一月某一天，到达狸脤而占卜

这个梦，说:“我害怕死，所以不敢占卜。现在大伙如此人多并跟随我三年了，没有妨碍了。”说了这件事，到晚上就死了。

齐侯让崔杼做大夫，让庆克辅佐他，率领军队包围卢地。国佐跟从诸侯包围郑国，因为齐国发生祸难请求回国。于是就到了包围卢地的军队里，杀了庆克，率领鄨地人叛变。齐侯和他在徐关结盟并恢复了他的官位。十二月，卢地投降，派遣国胜到晋国报告祸难，国胜在清地等候命令。

【原文】

晋厉公侈，多外嬖①。反自鄢陵，欲尽去群大夫，而立其左右②。胥童以胥克之废也，怨郤氏，而嬖于厉公③。郤锜夺夷阳五田，五亦嬖于厉公④。郤犫与长鱼矫争田，执而梏之，与其父母妻子同一辕⑤。既，矫亦嬖于厉公⑥。栾书怨郤至，以其不从己而败楚师也⑦，欲废之。使楚公子茷告公曰⑧：“此战也，郤至实召寡君⑨。以东师之未至也，与军帅之不具也⑩，曰：‘此必败，吾因奉孙周以事君⑪。’”公告栾书，书曰:“其有焉⑫。不然，岂其死之不恤，而受敌使乎⑬？君盍尝使诸周而察之⑭？”郤至聘于周，栾书使孙周见之。公使觇之，信⑮。遂怨郤至。

厉公田，与妇人先杀而饮酒，后使大夫杀⑯。郤至奉豕，寺人孟张夺之，郤至射而杀之⑰。公曰：“季子欺余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外嬖：宠幸的大夫，指下文的胥童、夷阳五、长鱼矫等人。杜预注：

"外嬖，爰丰大夫"，很合文义。 ②欲尽去群大夫：想要全部去掉其他的大夫。杜预注："终如士燮言。"立其左右：立他左右宠幸的人。左右，指外嬖。 ③胥童：胥克之子，臼季之曾孙。以胥克之废：因为胥克的被废，胥克，胥童之父，鲁宣公八年，郤缺废掉胥克，故胥童怨恨郤氏。嬖于厉公：被晋厉公宠幸。 ④夷阳五：亦作夷羊五，晋厉公的外嬖。栝五：夷阳五。 ⑤长鱼矫：长鱼为复姓，矫为名，晋厉公的外嬖。栝（gū固）：拘禁，囚禁。同一辕：即系在同一车辕上。 ⑥既：后来，不久以后。矫：即长鱼矫。 ⑦以其不从己：因为他不听从自己的主意。败楚师：打败了楚军。鄢陵之战，栾书要固垒待楚之敝；而郤至认为楚有六间，主张出战，竟战胜。故栾书怨郤至"不从己而败楚师也"。 ⑧公子茷（fá伐，又读fèi费）：楚国公子。告公：告诉晋厉公。 ⑨此战：这次战役，指鄢陵之战。 ⑩东师：东方的军队，指齐、鲁、卫三国的军队。军帅：晋国军队的统帅。不具：不全，即没有完全出动。当时下军佐荀罃留守国都，郤犨统率新军已去各国乞师，故言"军帅不具"。

⑪此必败：这一战晋国必定失败。因奉孙周以事君：我乘机拥立孙周来事奉君王。孙周，名周，一称周子，晋襄公的曾孙，因他出于公孙，故称孙周，晋厉公被杀，晋人立他为国君，为晋国第三十君，在位十六年。君，指楚共王。楚国公子茷告诉晋厉公以上这番话，纯系虚构，是栾书唆使他诬陷郤至之言。 ⑫有焉：有这回事。 ⑬其死之不恤：他会不顾虑死。恤，顾虑。受敌使：接受敌人的使者。杜预注："谓鄢陵战时，楚子问郤至以弓。" ⑭尝：试着。杜预注："尝，试也。"使诸周：派郤至到周王室。周，指周王室。察之：考察他。之，指郤至。此时孙周正在周王室大臣单襄公处。 ⑮觇（chān搀）：窥视，窥探。信：证实，郤至与孙周相见，认为是暗中串通。 ⑯田：打猎。与妇人先杀：和女人们一起首先射猎。杀，指射猎禽兽。后：即晋厉公和妇女射猎之后。大夫杀：大夫们射猎。杜预注："《传》言厉公无道，先妇人而后卿佐。" ⑰奉豕：奉献野猪，郤至猎获野猪献给晋厉公。豕，猪，此指野猪。寺人：古代宫中供使用的小臣，即相当于后来的宦官。孟张：小臣的名。射而杀之：射死了他。

【译文】

晋厉公奢侈，有很多宠幸的大夫。厉公从鄢陵回来，想要全部去掉其他的大夫，而立他左右宠幸的人。胥童因为胥克的

被废，怨恨郤氏，而被厉公宠幸。郤錡夺取了夷阳五的土地，夷阳五也被厉公宠幸。郤犨和长鱼矫争夺土地，把长鱼矫逮捕并且囚禁起来，和他的父母妻子系在同一个车辕上。不久以后，长鱼矫也受到厉公的宠幸。栾书怨恨郤至，因为他不听从自己的主意而打败了楚军，想要废掉他。栾书让楚国公子茂告诉晋厉公说："这次战役，郤至实在是召来我寡君的。因为东方的军队没有到来，和晋军统帅没有完全出动，说：'这一战晋国必定失败，我就此机拥立孙周来事奉君王。'"晋厉公告诉栾书，栾书说："恐怕有这回事。否则，难道他会不顾虑死，而接受敌人的使者吗？君王何不试着派他到周王室而考察他呢？"郤至到周王室聘问，栾书让孙周接见他。厉公派人窥探，证实了。于是厉公就怨恨郤至。

晋厉公打猎，和女人们一起首先射猎并且饮酒，然后让大夫射猎。郤至奉献野猪，寺人孟张夺走野猪，郤至射死了他。厉公说："郤至欺负我。"

【原文】

厉公将作难①，胥童曰："必先三郤，族大多怨②。去大族不偪，敌多怨有庸③。"公曰："然。"郤氏闻之，郤錡欲攻公，曰："'虽死，君必危④。'"郤至曰："人所以立，信、知、勇也⑤。信不叛君，知不害民，勇不作乱。失兹三者，其谁与我⑥？死而多怨，将安用之⑦？君实有臣而杀之，其谓君何⑧？我之有罪，吾死后矣⑨！若杀不辜，将失其民，欲安得乎⑩？待命而已⑪！受君之禄，是以聚党⑫。有党而争命⑬，罪孰大焉？"壬午⑭，胥童、夷羊五帅甲八百，将攻郤氏。长鱼矫请无用众，公使清

沸雎助之⑮，抽戈结衽，而伪讼者⑯。三郤将谋于榭⑰。矫以戈杀驹伯、苦成叔于其位⑱。温季曰："逃威也⑲。"遂趋⑳。矫及诸其车，以戈杀之，皆尸诸朝㉑。

胥童以甲劫栾书、中行偃于朝㉒。矫曰："不杀二子，忧必及君㉓。"公曰："一朝而尸三卿，余不忍益也㉔。"对曰："人将忍君㉕。臣闻乱在外为奸，在内为轨㉖。御奸以德，御轨以刑㉗。不施而杀，不可谓德㉘。臣偪而不讨㉙，不可谓刑。德刑不立，奸轨并至。臣请行㉚。"遂出奔狄。公使辞于二子㉛，曰："寡人有讨于郤氏，郤氏既伏其辜矣㉜。大夫无辱，其复职位㉝。"皆再拜稽首曰："君讨有罪，而免臣于死，君之惠也。二臣虽死，敢忘君德？"乃皆归㉞。公使胥童为卿。

公游于匠丽氏㉟，栾书、中行偃遂执公焉。召士匄，士匄辞㊱。召韩厥，韩厥辞，曰："昔吾畜于赵氏，孟姬之谗，吾能违兵㊲。古人有言曰：'杀老牛莫之敢尸㊳'，而况君乎？二三子不能事君，焉用厥也㊴？"

【注释】

①作难：发起祸难，即杀群大夫。　②族大：家族大人多。　③不偪：即公室不受逼迫。偪：同"逼"，逼迫。敌多怨：讨伐怨恨多的人。敌，犹言讨伐。有庸：即容易有功。庸，功劳。杜预注："讨多怨者，易有功。"　④虽死：指郤氏虽死。君必危：国君必然危险。　⑤立：立足，即站得住脚。知：同"智"，明智。　⑥失兹三者：失掉这三样。兹，此，这。三者，指信、智、勇。与我：亲近我。与，亲近，亲附。　⑦安用：有什么用？　⑧其谓君何：能把国君怎么办？　⑨吾死后矣：我们死得已经晚了。后，犹言晚。　⑩不辜：无罪。欲安得乎：想要安定

能得到吗？　⑪待命：等待命令，指听候死的命令。　⑫禄：爵禄，禄位。聚党：聚集族党。党，族党，指宗族相聚一起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言人臣受其君之爵禄，故以余禄聚养其宗党也。"　⑬有党而争命：有了族党而与国君争死的命令，即国君赐给爵禄养了族党，反而与国君争赐死的命令。　⑭壬午：指十二月二十六日。　⑮无用众：不要动用士兵，即不要兴师动众。众，兵众，即士兵。清沸魋（tuí颓）：晋厉公宠幸的人，即嬖人。　⑯抽戈结衽：抽出戈来系上衣襟。结，相系。衽：衣襟。伪讼者：假装打架争讼的人，此指长鱼矫和清沸魋在三郤面前，伪装打架争讼。伪、假装。讼，争讼，犹言打架争着说理。　⑰榭（xiè谢）：建筑在台上的房屋。杜预注："榭，讲武堂。"可能指台榭做讲武堂之用。　⑱驹伯：即郤錡。苦成叔：即郤犨。位：座位。杜预注："位，所坐处也。"　⑲威：读畏，无罪而被杀害，即冤枉死去。　⑳趋：逃奔，即快步逃跑。　㉑及：达到，指追上。其车：指郤至的车子。尸：陈尸。朝：朝廷。杜预注："陈其尸于朝。"按：古代杀人，有的陈尸于朝，有的陈尸于市。　㉒劫：劫持。中行偃：即荀偃，晋国大夫。　㉓二子：指栾书和中行偃。忧：忧患。及君：到君王身上。　㉔一朝：一时，即时间很短。三卿：指郤錡、郤犨、郤至。不忍益：不忍心增加。益，增加。　㉕人：别人，指栾书和中行偃。　㉖轨：通"宄（guǐ轨）"，内乱。　㉗御：防御，此指对待。

㉘不施：指不施教化。不可谓德：不能叫做德行。　㉙臣偪：臣下逼迫国君。　㉚行：去，即离去。　㉛二子：指栾书、中行偃。　㉜既伏其辜：已经伏罪。　㉝大夫：指栾书和中行偃。无辱：不要把受劫持的事作为耻辱，胥童劫持栾书和中行偃，故言"辱。"　㉞归：指被释放回家。　㉟游：游玩。匠丽氏：宠幸大夫家。杜预注："匠丽，嬖大夫家。"

㊱士匄（gài丐）：即范宣子，又称范匄，晋国大夫。　㊲畜：养。赵氏：指赵盾家。孟姬：即赵庄姬。谗：诬陷。孟姬谗杀赵同、赵括，见鲁成公八年。违兵：不用兵。杜预注："韩厥少为赵盾所待养，及孟姬之乱，晋将讨赵氏。而厥去其兵，示不与党。言此者，明己无所偏助。"　㊳莫之敢尸：没有人敢作主。尸，主，即作主。　㊴焉用厥也：哪里用得到厥呢？

【译文】

晋厉公准备发起祸难，胥童说："一定要先除掉三郤，他们族

大怨恨多。除掉大族公室不受逼迫，讨伐怨恨多的人容易有功。”厉公说：“对。”郤氏听到这个消息，郤錡想要攻打厉公，说：“虽然死，国君也必然危险。”郤至说：“人能立足，是由于有信用、明智、勇敢。有信用不能背叛国君，明智不能残害百姓，勇敢不能发起祸乱。失掉这三样，还有谁亲近我们？死了而增多怨恨，还有什么用？国君拥有臣下而杀了他们，能把国君怎么办？我们如果有罪，死得已经晚了！如果国君杀害无罪的人，将要失掉他的百姓，想要安定能得到吗？我们只有听候命令罢了！受了国君的禄位，因此才能聚集亲族。有了族党而和国君争命令，还有什么罪比这更大吗？”十二月二十六日，胥童、夷羊五率领甲士八百人，要进攻郤氏。长鱼矫请求不要兴师动众，厉公派清沸魋帮助他们，长鱼矫和清沸魋抽出戈来系上衣襟，假装打架争讼的人。三郤准备在台榭里和他们议事。长鱼矫乘机用戈在座位上杀死了郤錡和郤犨。郤至说：“冤枉死去不如逃走”。于是就快步逃跑。长鱼矫追上郤至的车子，用戈刺死了他，都陈尸在朝廷上。

胥童率领甲士在朝廷上劫持了栾书、中行偃。长鱼矫说：“不杀这两个人，忧患必然会到君王身上。”厉公说：“一时间而把三个卿陈尸朝上，我不忍心再增加了。”长鱼矫回答说：“别人将会忍心君王的。臣下听说祸乱在外就是奸，在内就是轨。用德行来对待奸，用刑罚来对待轨。不施教化就杀戮，不能叫做德行。臣下逼迫国君而不讨伐，不能叫做刑罚。德行和刑罚不能树立，奸轨就会一起到来。臣下请求离去。”于是就逃奔到狄人那里。厉公派人向栾书和中行偃辞谢，说：“寡人讨伐郤氏，郤氏已经伏罪了。大夫不要把受劫持的事作为耻辱，还是复职复位吧。”他们都再拜叩头说：“君王讨伐有罪的人，而赦免臣下一死，这是君王的恩惠。我们两个人即使死了，岂敢忘记君王的恩德？”于是他们都回去了。厉公让胥童做卿。

晋厉公在匠丽氏家游玩，栾书、中行偃就乘机抓住了他。

召唤士匄，士匄辞谢。召唤韩厥，韩厥辞谢，说："从前我在赵氏家里养大，孟姬诬陷赵氏，我能顶住不出兵。古人有话说：'杀老牛没有人敢作主'，何况是国君呢？你们几位不能事奉国君，哪里用得到厥呢？"

【原文】

舒庸人以楚师之败也①，道吴人围巢，伐驾围厘、虺②，遂恃吴而不设备。楚公子橐师袭舒庸，灭之。

闰月乙卯晦③，栾书、中行偃杀胥童。民不与郤氏，胥童道君为乱④，故皆书曰："晋杀其大夫。"

【注释】

①舒庸：东夷国。楚师之败：指败于鄢陵。　②巢、驾、厘、虺（hnǐ毁，又读huī灰）：是楚国四个邑。杜预注："巢、驾、厘、虺，楚四邑。"　③闰月乙卯：闰月二十九日，小月二十九天。　④道君：引导国君。道，通"导"，引导。

【译文】

舒庸人因为楚军的战败，引导吴国人包围巢地，攻打驾地，包围厘、虺二地，于是就依仗着吴国而不设防。楚国公子橐师袭击舒庸，灭掉了它。

这年闰月二十九日，栾书、中行偃杀了胥童。百姓不亲附郤氏，胥童引导国君作乱，所以《春秋》都记载说："晋杀其大夫。"

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，王正月庚申，晋栾书、中行偃使程滑弑厉公①，葬之于翼东门之外，以车一乘②。使荀罃、士

鲂逆周子于京师而立之，生十四年矣③。大夫逆于清原④，周子曰："孤始愿不及此⑤。虽及此，岂非天乎？抑人之求君，使出命也，立而不从，将安用君⑥？二三子用我今日，否亦今日，共而从君，神之所福也⑦。"对曰："群臣之愿也，敢不唯命是听⑧。"庚午，盟而入，馆于伯子同氏⑨。辛巳，朝于武宫，逐不臣者七人⑩。周子有兄而无慧，不能辨菽麦，故不可立⑪。

齐为庆氏之难故，甲申晦，齐侯使士华免以戈杀国佐于内宫之朝⑫。师逃于夫人之宫⑬。书曰："齐杀其大夫国佐"，弃命、专杀、以殼叛故也⑭。使清人杀国胜。国弱来奔，王湫奔莱⑮。庆封为大夫，庆佐为司寇⑯。既，齐侯反国弱，使嗣国氏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鲁成公十八年（公元前573年）。壬正月庚申：周历正月初五。程滑：晋国大夫。　②翼：晋国故都（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）。以车一乘：仅用了一辆车子。杜预注："言不以君礼葬。诸侯葬车七乘。"　③士鲂（fáng房）：又称彘季，彘共子，晋国大夫。　周子：即晋悼公，名周，晋襄公的曾孙，在位十六年。京师：周王都城。　立之：立他为国君。　生十四年矣：这时已十四岁了。　④清原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稷山县北）。　⑤孤：古代侯王的自称，即我。始愿：开始的愿望。　不及此：没有到这地步，即没想当国君。　⑥抑：表示转折，犹言然而。人之求君：人们要求有国君。　出命：发布命令。立而不从：立了做国君以后又不听从他。安用君：用国君干什么？　⑦用我今日：用我为君在今天。　否：否定，此指不用为君。　共：同"恭"，恭敬。　从君：听从国君。　福：即降福，此指保佑。晋悼公以上这番辞令，说明他年少有才。　⑧唯命是听：只要有命令就听从，此指晋国诸大夫表示，绝对服

从悼公的命令。　⑨庚午：正月十五日。盟而入：结盟以后才进入国都。馆：犹言住。杜预注："馆，舍也。"伯子同氏：晋国大夫家。　⑩辛巳：正月二十六日。武宫：晋武公的庙。古代国君即位，都要先朝拜祖庙。逐不臣者七人：放逐了不合臣道的七个人，指夷羊五一类的七个人。

⑪无慧：犹言白痴。杜预注："不慧，盖世所谓白痴。"　不可立：不能立为国君。　⑫庆氏之难：指前一年国佐杀庆克。　甲申晦：正月二十九日。　士华免：齐国大夫；一说认为"士"为掌刑的官名，"华免"是人的姓名。内宫之朝：内宫的前堂。内宫，杜预注认为夫人之宫，但下文有"夫人之宫"，故此内宫可能是齐侯燕居之宫。朝，此指内宫的前堂。⑬师：指伏兵。　逃：犹言藏匿，隐藏。夫人之宫：指声孟子之宫。杜预注："伏兵内宫，恐不胜。"但杨伯峻先生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"师，众也，当指其时在'内宫之朝'其他人。诸人纷纷逃散，而进入夫人之宫。"两说都通。　⑭弃命：丢弃君命，指抛弃会师伐郑之命而先归。　专杀：专权杀人，指杀庆克。弃命、专杀、以穀叛三事，均见上文。　⑮国弱：国胜之弟。　王湫（jiǎo 狡，又读qiū 秋）：国佐的同党。　莱（lái来）：姜姓子爵国（在今山东黄县东南），鲁襄公六年被齐国所灭。　⑯庆封：庆克之子。　大夫：齐国的大夫相当于卿，即执政大夫。　庄佐：庆克之子。司寇：掌管刑狱、纠察的官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十八年春天，周历正月初五，晋国栾书、中行偃派程滑杀了晋厉公，把他葬在翼城的东门外边，仅用了一辆车子。派遣荀罃、士鲂到京师迎接周子并立他做国君，这时他已十四岁了。晋国大夫们到清原迎接，周子说："我开始的愿望并没有到这个地步。虽然现在到了这地步，难道不是上天的意旨吗？然而人们要求有国君，是为了让他发布命令，立了做国君以后却不听从他，还用国君干什么？你们各位用我为君在今天，不用我也在今天，恭敬而听从国君，这是神灵的保佑。"大夫们回答说："这是群臣的愿望，岂敢不唯命是听。"正月十五日，周子结盟以后才进入国都，住在伯子同氏家里。正月二十六日，周子朝拜武公庙，放逐了不合臣道的七个人。周子有一

个哥哥是白痴，不能辨别大豆和小麦，所以不能立为国君。

齐国为了庆氏祸难的缘故，正月二十九日，齐侯派士华免用戈把国佐杀死在内宫的前堂。伏兵隐藏在夫人的宫中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齐杀其大夫国佐"，是由于他丢弃君命、专权杀人、率领穀地人叛变的缘故。派清地人杀了国胜。国弱逃亡到鲁国，王湫逃奔到莱国。庆封做大夫，庆佐做司寇。不久以后，齐侯让国弱回国，让他继承国氏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【原文】

二月乙酉朔，晋悼公即位于朝①。始命百官，施舍、已责②，逮鳏寡，振废滞③，匡乏困，救灾患④，禁淫慝，薄赋敛⑤，宥罪戾⑥，节器用，时用民，欲无犯时⑦。使魏相、士鲂、魏颉、赵武为卿⑧；荀家、荀会、栾黡、韩无忌为公族大夫，使训卿之子弟共、俭、孝、弟⑨。使士渥浊为大傅，使修范武子之法⑩；右行辛为司空，使修士芳之法⑪。弁纠御戎，校正属焉，使训诸御知义⑫。荀宾为右，司士属焉，使训勇力之士时使⑬。卿无共御，立军尉以摄之⑭。祁奚为中军尉，羊舌职佐之⑮。魏绛为司马⑯。张老为候奄⑰。铎遏寇为上军尉，籍偃为之司马，使训卒乘，亲以听命⑱。程郑为乘马御，六驺属焉，使训群驺知礼⑲。凡六官之长，皆民誉也⑳。举不失职，官不易方，爵不踰德，师不陵正，旅不偪师。民无谤言，所以复霸也㉑。

公如晋，朝嗣君也㉒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月乙酉：二月初一。　晋悼公：即周子。　②命百官：任命百官。百官，即各种官员。施舍：即施舍财物；一说施恩惠和舍劳役。　已责：免除欠国家的债务。已，止，此指免除。责，同“债”，指百姓拖欠国家的债务。　③逮：及，到，此指恩惠施到。　鳏寡：鳏夫寡妇。　振：振起，此指起用。　废滞：被废黜和淹滞的旧日贵族。杜预注指起用“旧德”。　④灾患：即灾难。　⑤淫慝（tà特）：淫逸邪恶，此即邪恶。慝，邪恶。　⑥宥（yòu又）：宽宥，宽恕。　罪戾：罪过。戾，罪。　⑦时用民：在农闲时使用民众。时，适时，指农闲之时。　无犯时：不要侵犯农时。以上各条都是晋悼公为君后的政令。　⑧魏相：即吕相，魏锜之子。魏颉：魏颗之子，食邑于令狐，亦称令狐文子。　赵武：赵朔之子。魏相、士鲂、魏颉、赵武四人的父祖都对晋国有功，故让他们做卿。　⑨荀家、荀会：都是荀偃的族人。　栾黡（yǎn掩）：又称栾桓子，栾伯，栾书之子。　韩无忌：韩厥之子，又称韩穆子，公族穆子。　公族大夫：官位名。《国语·晋语七》：“栾伯请公族大夫。公曰：荀家惇惠，荀会文敏，黡也果敢，无忌镇静。使兹四者为之。”　训：训教，教育。　弟：同“悌”，友爱哥哥。　⑩士渥浊：即士贞子，又称士贞伯。　大傅：即太傅，官名。　修：研习，学习；一说编修，修整。　范武子之法：指执秩之法。范武子，即士会，曾为晋景公太傅。　⑪右行辛：即贾辛，因统率右行，遂以右行为氏。韦昭注：“右行辛，晋大夫贾辛也。”司空：官名。　士苟之法：指建都邑、起宫室、经沟洫（xù恤）之法。士苟，士会之祖，曾为晋献公司空。　⑫弁（biàn变，又读pán盘）纠：又作卞纠，即栾纠栾鍼的族人。御戎：驾御战车，指国君的御戎。　校正：主管马匹的官。　属焉：属他管辖。　诸御：御者们。御戎驾御国君的战车，为御官之长，诸御则驾御一般兵车，故御戎统率诸御。　知义：明白道理。　⑬荀宾：是荀家、荀会的族人，因他力大而不暴，故让他做车右。　右：指国君的车右。　司士：车右之官，即六卿的车右。　勇力之士：　车右都是勇力之士，多不顺从命令。　时使：待时使用。

⑭卿无共御：卿没有固定的御者。卿，指各军将佐。晋国以前各军将佐的御者都是定员定人，此时则取消定员定人，即不再有固定的御者。　立军尉：设立军尉之官。　摄：代理，即兼任，指兼做御者，即将车御与军尉合并，由一人担当，节省各军将佐的车御。　⑮祁奚：字黄羊，为

人果敢而不淫，故让他做中军尉。 中军尉：中军的军尉官。羊舌职：羊舌大夫之子。 ⑯魏绛：又称魏庄子，魏犨之子，为人勇而不乱，故让他做中军司马。 司马：指元司马，即中军司马。 ⑰张老：即张孟，晋国大夫，为人智而不诈，故让他做候奄。 候奄：即元候，候正，即中军主管斥候之官。 ⑱铎遏寇：铎遏氏，名寇，晋国大夫。 上军尉：即舆尉，官名。籍偃：即籍游，籍季之子。司马：即舆司马，上军司马。

⑲程郑：荀氏的别族，荀黯的曾孙，程季之子。 乘马御：即赞仆，乘车之仆，官名。六驺（zōu邹）：即六闲之驺。驺，官名，“六闲之驺有一百八人，由程郑率领”（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 群驺：诸驺官。知礼：明白礼仪。 ⑳六官之长：各部门的长官。六官，犹言各部门。而杜预注把六官解为“六卿”。但此时晋国有四军，即上、中、下三军和新军共四军八卿。故杜解不可信。 誉：称誉，即赞扬的人。 ㉑举：举拔，举用，指举拔做官的人。 易：改变。 方：常规。 踰德：逾越德行。逾，逾越，超越。 陵：同“凌”，欺凌。正、师、旅都是官吏的名位，正比师大，师比旅大；一说各军各部门的长官。两句所言即下不凌上之意。谤言：怨谤的话。谤，诽谤，怨谤。复霸：再次振兴霸业。晋文公的霸业，到了晋景公、晋厉公时期已经衰败，而至晋悼公时期，又复兴起来。 ㉒嗣君：新立的国君，即晋悼公。嗣，继承，指继承君位。

【译文】

二月初一，晋悼公在朝廷上即位。开始任命百官，施舍财物、免除欠债，照顾鳏寡，起用被废黜和长居下位的贤良，救济贫困，援助灾难，禁止邪恶，减轻税收，宽恕罪过，节省器用，按时使用民众，私欲活动不要侵犯农时。派魏相、士鲂、魏颉、赵武做卿；荀家、荀会、栾黶、韩无忌做公族大夫，让他们教育卿的子弟恭敬、节俭、孝顺、友爱。派士渥浊做太傅，让他研习范武子的法度；右行辛做司空，让他研习士蒉的法度。弁纠驾御战车，校正官属于他管辖，让他教育御者们明白道理。荀宾做车右，司士官属于他管瞎，让他教育勇力之士待时使用。卿没有固定的御者，设立军尉来兼做此事。祁奚做中军尉，羊舌职辅佐他。魏绛做中军司马。张老做中军侯奄。

铎遏寇做上军尉，籍偃给他做司马，让他教育步兵车兵，和睦而听从上级命令。程郑做乘马御，六驺官属于他管瞎，让他教育驺官们明白礼仪。凡是各部门的长官，都是百姓赞扬的人。举拔的人不失职，任官不改变常规，授爵不越逾德行，师不欺凌正，旅不逼迫师，百姓没有怨言，因此晋悼公再次振兴霸业。

鲁成公到晋国，朝见新立的国君。

【原文】

夏六月，郑伯侵宋，及曹门外①。遂会楚子伐宋，取朝郏②。楚子辛、郑皇辰侵城郜，取幽丘③，同伐彭城，纳宋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焉，以三百乘戍之而还④。书曰："复入。"凡去其国，国逆而立之⑤，曰"入"；复其位，曰"复归"；诸侯纳之，曰"归"；以恶曰"复入"。⑥宋人患之，西鉏吾曰⑦："何也？若楚人与吾同恶，以德于我，吾固事之也⑧，不敢贰矣。大国无厌，鄙我犹憾⑨。不然，而收吾憎，使赞其政，以间吾衅，亦吾患也⑩。今将崇诸侯之奸，而披其地，以塞夷庚⑪。逞奸而携服，毒诸侯而惧吴、晋⑫。吾庸多矣⑬，非吾忧也。且事晋何为？晋必恤之⑭。"

【注释】

①曹门：宋国的西北城门。杜预注："曹门，宋城门。"　②朝郏（jiá夹）：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夏邑县）。　③子辛：即公子壬夫，曾做楚国右尹、令尹，于鲁襄公五年被杀。　皇辰：郑国大夫。城郜（gào告）：宋国邑名（在今安徽肖县）。　幽丘：宋国邑名（在今安徽肖县）。　④彭

城：宋国邑名（在今江苏徐州市）。纳：犹言护送。 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：原来都是宋国大夫，皆成公十五年逃亡到楚国。 戍：驻防，留守。 ⑤去其国：离开他的国家。 国逆：本国迎接。 ⑥以恶：或作以恶入，泛言用武力进入。 ⑦西鉏吾：宋国大夫。 ⑧同恶：指同恶鱼石等五人。 以德于我：施恩德给我们。 固：本来。 ⑨无厌：指欲望没有满足。厌，同“餍”，满足。 鄙我：把我国作为他们的边邑。鄙，边鄙的邑，即边邑。 ⑩收吾憎：收留我国憎恨的人。憎，憎恨，厌恶，即憎恶的人，指鱼石等人。 赞其政：辅佐他们的政事。赞，赞助，辅佐。间吾衅：钻我们的空隙。间，空隙，此钻空隙。 ⑪崇：尊崇，尊重。 奸：奸邪，指乱臣，即鱼石诸人。 披其地：分给他们土地，指楚国占取彭城封鱼石等五人。披，分给。杜预注：“披，犹分也。”夷庚：即车马往来的平道。庚，通“远”，道路。彭城为各国间往来的要道，楚人派兵驻扎，故言阻塞其通道。而杜预注认为“夷庚，吴、晋往来之要道。楚封鱼石于彭城，欲以绝吴、晋之道。” ⑫逞奸：使奸邪的人（鱼石等人）称愿。逞，称愿，得志，即得到快意。 携服：使本来服从楚国的国家反而离心。 惧吴、晋：使吴国、晋国害怕。 ⑬庸：本指功劳，此指利益，好处。 ⑭恤：本指周济，抚恤；此指救援，救助。杜预注：“言宋常事晋何为，顾有此患难。”

【译文】

夏季六月，郑伯进攻宋国，到达宋国曹门外边。于是就会合楚王一起攻打宋国，占取了朝郏。楚国子辛、郑国皇辰侵袭城郜，占取幽丘，一起攻打彭城，护送宋国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到彭城，用三百辆战车驻防然后回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复入。”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，本国迎接并立他，叫“入”；恢复原来的位置，叫“复归”；诸侯把他护送回国，叫“归”；用武力的叫“复入”。宋国人担忧这件事，宋大夫西鉏吾说：“担心干什么？如果楚国人和我们同仇敌忾，施恩德给我们，我们本来会事奉他们，不敢有三心二意了。可是大国贪得无厌，把我国作为他们的边邑还觉得遗憾。不然，收留我们憎

恨的人，让他们辅佐政事，来钻我们的空子，也是我们的祸患。现在楚国却尊崇诸侯的奸邪，又分给他们土地，阻塞各国间的通道。使奸邪的人称愿而使本来服从他们的国家反而离心，毒害诸侯并使吴国、晋国害怕。这样，我们的利益太多了，并不是我们的忧患。并且事奉晋国为了什么？晋国必定救援我们。”

【原文】

公至自晋。晋范宣子来聘，且拜朝也①。君子谓：“晋于是乎有礼。”

秋，杞桓公来朝，劳公，且问晋故②。公以晋君语之③。杞伯于是骤朝于晋而请为昏④。

七月，宋老佐、华喜围彭城，老佐卒焉⑤。

八月，邾宣公来朝，即位而来见也。

筑鹿囿⑥，书不时也。

己丑，公薨于路寝⑦，言道也。

冬十一月，楚子重救彭城伐宋，宋华元如晋告急⑧。韩献子为政⑨，曰：“欲求得人，必先勤之⑩。成霸安疆⑪，自宋始矣。”晋侯师于台谷以救宋，遇楚师于靡角之谷⑫。楚师还。

晋士鲂来乞师⑬。季文子问师数于臧武仲⑭，对曰：“伐郑之役，知伯实来，下军之佐也⑮。今彘季亦佐下军，如伐郑可也⑯。事大国，无失班爵而加敬焉⑰，礼也。”从之。

十二月，孟献子会于虚打⑱，谋救宋也。宋人辞诸侯，而请师以围彭城⑲。孟献子请于诸侯，而先归会葬⑳。丁未㉑，葬我君成公，书顺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范宣子：即士匄。 拜朝：答拜鲁君对晋君的朝见。 ②杞桓公：杞国国君，名姑容，杞惠公之子，杞成公之弟，在位七年。 劳公：慰劳鲁成公。 问晋故：询问晋国发生的事故，指杀厉公立悼公的事故。

③以晋君：指把晋君的政治措施。 语：告诉。 ④骤：迅速，很快。 请为昏：请求通婚。 ⑤老佐：宋国司马。 华喜：宋国司徒。彭城：地名（在今江苏省徐州市）。 ⑥囿（yòu又）：园囿，指养鹿的园子。 ⑦己丑：八月初七。路寝：古代君主处理政事的宫室。毛传："路寝，正寝也。"杜预注："在路寝，得君薨之道。" ⑧华元：宋国右师，即执政大夫。 ⑨韩献子：即韩厥。 为政：执政。 ⑩得人：指得到诸侯的拥护。 勤：犹言救助，救援。杜预注："勤，恤其急。" ⑪成霸：成就霸业。 安疆：安定疆土。 ⑫台谷：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靡角之谷：宋国地名，在彭城附近。 ⑬士鲂（fáng房）：晋国大夫。

⑭问师数：问出兵的数字。臧武仲：即臧孙纥，臧宣叔（臧孙许）之子。 ⑮知伯：即荀罃。下军之佐：下军副统帅，即辅佐下军的将。事见鲁成公十七年《经》。 ⑯彘季：即士鲂。 如伐郑可也：像攻打郑国时出兵的数字就可以了。 ⑰班爵：爵位班次，爵位次序，此指使者的爵位次序。加敬：更加恭敬。 ⑱孟献子：即仲孙蔑。 虚打(tīng厅)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）；一说虚打即虚，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延津县）。孟献子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邾子、齐国崔杼会盟于虚朽。 ⑲辞诸侯：辞谢诸君。 请师：请求出兵。杜预注："不敢烦诸侯，故但请其师。" ⑳先归会葬：先回国参加葬礼。因鲁成公死，孟献子是鲁国执政大夫之一，故必须回国参加国君葬礼。 ㉑丁未：十二月二十六日。

【译文】

鲁成公从晋国回到鲁国。晋国范宣子来鲁国聘问，并且答

拜鲁君对晋君的朝见。君子说:“晋国在这件事情上合于礼。”

这年秋天，杞桓公来鲁国朝见，慰劳成公，同时询问晋国的事故。鲁成公把晋君的政治措施告诉他。杞桓公因此很快到晋国朝见并请求通婚。

七月，宋国老佐、华喜包围彭城，老佐死在这次战役中。

八月，邾宣公来鲁国朝见，是为了即位而来进见的。

鲁国筑造养鹿的园囿，《春秋》记载不合于时令。

初七，鲁成公死在处理政事的宫室里，这是说合于君薨之道的。

冬季十一月，楚国子重救援彭城攻打宋国，宋国华元到晋国告急。这时韩献子执政，说:“想要得到别人的拥护，一定要先援助他们。成就霸业安定疆土，从宋国开始了。”晋侯率军驻扎在台谷救援宋国，在靡角之谷和楚军相遇。楚军退走回国。

晋国士鲂来鲁国请求出兵。季文子问臧武仲出兵的数字，臧武仲回答说:“攻打郑国那次战役，是知伯来请求出兵的，他是下军的副帅。现在士鲂也是下军的副帅，象攻打郑国时出兵的数字就可以了。事奉大国，不要违背使者的爵位次序并要更加恭敬，这是合于礼的。”季文子听从了。

十二月，鲁国孟献子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邾子、齐国崔杼在虚打会盟，谋划救援宋国。宋人辞谢诸侯，而请求出兵包围彭城。孟献子向诸侯请求，先回国参加鲁成公的葬礼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安葬我君成公，《春秋》记载一切都顺当。

襄　公

（元年——三十一年）

襄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己亥①，围宋彭城。非宋地，追书也②。于是为宋讨鱼石，故称宋，且不登叛人也，谓之宋志③。彭城降晋，晋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归，寘诸瓠丘④。齐人不会彭城，晋人以为讨。⑤二月，齐大子光为质于晋⑥。

夏五月，晋韩厥、荀偃帅诸侯之师伐郑，入其郛，败其徒兵于洧上⑦。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鄫⑧，以待晋师。晋师自郑以鄫之师侵楚焦、夷及陈⑨。晋侯、卫侯次于戚，以为之援⑩。

秋，楚子辛救郑，侵宋吕、留⑪。郑子然侵宋，取犬丘⑫。

九月，邾子来朝，礼也。

冬，卫子叔、晋知武子来聘⑬，礼也。凡诸侯即位，小国朝之，大国聘焉，以继好、结信、谋事、补阙，礼之大者也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襄公元年（公元前572年）。己亥：可能是“乙亥”之误，为正月二十五日。杜预注：“正月无己亥，日误。”　②非宋地：已经不是宋国的地方。杜预注：“成十八年，楚取彭城以封鱼石，故曰非宋地。”追书：追记。虽说彭城已“非宋地”，但鱼石是宋国大夫，故言“追书”。　③不登：不赞同，即反对。　叛人：叛变的人，指鱼石等人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叛人即指鱼石等。登，成也。不登即不赞同，直言之为反对。”宋志：犹言宋国人的意志。志，意志，意愿。孔颖达疏认为“宋人志在取彭城”。　④宋五大夫：指鱼石、向为人、鳞朱、向带、鱼府五人。　瓠丘：即壶丘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）。　⑤以为讨：指讨伐齐国。　⑥大子光：即齐国太子名光，后继齐灵公为君，是为齐庄公。　⑦入其郛（fú孚）：进入郑国的外城。郛，外城，即郭。　洧（wěi委）上：洧水边上。洧，郑国水名，在郑国国都附近。　⑧东诸侯之师：东方诸侯的军队。杜预注：“齐、鲁、曹、邾、杞。”　鄫（céng层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柘城县北）。　⑨焦、夷：本来都是陈国邑名（焦在今安徽亳县，夷在亳县东南）。　⑩戚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北），是晋、郑、吴、楚的孔道。　援：后援。杜预注：“为韩厥援。”　⑪吕、留：都是宋国邑名（吕在今徐州市东南，留在徐州市北）。　⑫子然：郑穆公之子。　犬丘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）。　⑬子叔：公孙剽，子叔黑背之子，卫穆公之孙，或说即卫殇公。　⑭继好：继续友好，指继先君的友好。　结信：结两国之信，即双方取得信任。　谋事：谋划国事。　补阙：补正过失。杜预注：“阙，犹过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元年春季正月二十五日，诸侯军包围宋国彭城。彭城已经不是宋国的地方，这是《春秋》追记的。当时为了宋国讨伐鱼石，所以举出宋国，并且反对叛变的人，这是宋国人的意志。彭城投降晋国，晋国人把在彭城的五大夫带回去，安置在瓠丘。齐国人没有在彭城会合，晋国人为此讨伐齐国。这年二月，齐国太子光到晋国做人质。

夏季五月，晋国韩厥、荀偃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郑国，攻

进了郑国的外城，在洧水边上打败郑国的步兵。这时东方诸侯的军队驻扎在鄫地，等待晋军。晋军从郑国率领驻在鄫地的军队侵袭楚国的焦地、夷地和陈国。晋侯、卫侯驻扎在戚地，作为他们的后援。

秋天，楚国子辛救援郑国，侵袭宋国的吕地、留地。郑国子然侵袭宋国，占取了犬丘。

九月，邾子来鲁国朝见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冬天，卫国子叔、晋国知武子来鲁国聘问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凡是诸侯即位，小国来朝见，大国来聘问，以继续友好、取得信任、商讨国事、补正过失，这是礼仪中的大事。

二 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，郑师侵宋，楚令也①。

齐侯伐莱，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②，齐师乃还。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“灵”也③。

夏、齐姜薨。初，穆姜使择美槚，以自为椁与颂琴④，季文子取以葬。君子曰：“非礼也。礼无所逆，妇养姑者也，亏姑以成妇，逆莫大焉⑤。《诗》曰⑥：‘其惟哲人，告之话言，顺德之行⑦。’季孙于是为不哲矣。且姜氏，君之妣也⑧。《诗》曰⑨：‘为酒为醴，烝畀祖妣，以洽百礼，降福孔偕⑩。’”

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⑪。召莱子，莱子不会，故晏弱城东阳以偪之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襄公二年（公元前571年）。 楚令：楚国的命令。 ②齐侯：即齐灵公，名环，在位二十八年。莱（lái来）：姜姓，子爵国（在今山东黄县东南），鲁襄公六年被齐国所灭。 正舆子：莱国的贤大夫。 夙沙卫：齐灵公的幸臣，鲁襄公十九年为齐之少傅。杜预注："夙沙卫，齐寺人。" 索：精选，即选择最好的。杜预注："索，简择好者。" ③齐灵公之为"灵"：齐灵公所以谥为"灵"的缘故。灵，是齐灵公死后的谥号。④穆姜：鲁宣公夫人，鲁成公之母。椁（jiǎ假）：即楸（qiū秋）木，指用楸木做棺材。 自为：自己制作，此指为自己制造。 榇（chèn衬）：近身的棺材，即内棺。 颂琴：古代乐器名，长七尺二寸，广一尺八寸，二十五弦。穆姜作此琴是殉葬用的。杜预注："榇，棺也。颂琴，琴名，犹言雅琴。皆欲以送终。" ⑤礼无所逆：对礼不要逆行，即不要逆礼而行。逆，抵触，不顺。 妇：即媳妇，此指鲁成公夫人齐姜。 养：奉养。姑：即婆婆，此指鲁成公母穆姜。 亏：亏损，亏待。 成：成就，成全。 逆莫大焉：没有比这再大的不顺了。 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。 ⑦哲人：明智的人。哲，明哲，明智。 话言：指善言善语，即好话。 顺德：顺从道德。顺：遵循，顺着。 ⑧姜氏：指穆姜。 君之妣（bǐ比）：是国君（鲁襄公）的祖母。妣，一般指已死的母亲，在此指祖母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姜氏指穆姜。妣，祖母。君指襄公。"而杜预注："襄公嫡母，故曰君之妣。"孔颖达疏："襄公是成公之妾定姒所生，齐姜是其嫡母，故曰君之妣也。"杜、孔之解，不如杨伯峻之解切合文意。 ⑨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丰年》篇。 ⑩醴（lǐ里）：甜酒。烝：进上。 畀（bì毕）：给予。烝畀，犹言进献。 祖妣：指祖父祖母在内的上辈先人。 洽：协，合。 百礼：指各种礼仪。 孔：甚，很。 偕：遍，即普遍。 ⑪诸姜：指齐国同姓而嫁给大夫的宗女。宗妇：同姓大夫的妻子。孔颖达注："诸姜，同姓之女也；宗妇，同姓之妇也。"来葬：前来鲁国送葬。杜预注："妇人越疆送葬，非礼。" ⑫莱子：莱国国君。 不会：不参加会见。 晏弱：齐国大夫。 城东阳：在东阳筑城。 偪：同"逼"，逼迫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年春天，郑国的军队侵袭宋国，这是楚国命令的。

齐侯攻打莱国，莱国人派正舆子用精选的马和牛各一百匹贿赂夙沙卫，齐国军队便退回去。君子因此而知道了齐灵公所以谥号为“灵”的缘故。

夏天，齐姜死。起初，穆姜派人选择上好的椁木，为自己制作内棺和颂琴，季文子拿来安葬齐姜。君子说：“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对礼不要逆行，媳妇是奉养婆婆的人，亏损婆婆而成全媳妇，没有比这再大的不顺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只有那明智的人，才告诉他善言或善语，要他沿着美德去行动。’季文子在这件事情上就很不明智了。况且穆姜，还是国君的祖母啊。《诗经》说：‘酿造甜酒，进献祖妣，合于百礼，遍降福禄。’”

齐侯派嫁给大夫的宗女和同姓大夫的妻子前来鲁国送葬。召见莱子，莱子不参加会见，所以齐国晏弱在东阳筑城逼迫他。

【原文】

郑成公疾，子驷请息肩于晋① 。公曰：“楚君以郑故，亲集矢于其目，非异人任② ，寡人也。若背之，是弃力与言，其谁暱我③ ？免寡人④ ，唯二三子。”秋七月庚辰，郑伯睔卒⑤ 。于是子罕当国，子驷为政，子国为司马⑥ 。晋师侵郑，诸大夫欲从晋。子驷曰：“官命未改⑦ 。”

会于戚⑧ ，谋郑故也。孟献子曰：“请城虎牢以偪郑⑨ 。”知武子曰：“善。鄫之会，吾子闻崔子之言，今不来矣⑩ 。滕、薛、小邾之不至，皆齐故也⑪ 。寡君之忧不唯郑⑫ 。罃将复于寡君，而请于齐⑬ 。得请而告⑭ ，吾子之功也。若不得请，事将在齐⑮ 。吾子之请，诸侯之福也，岂唯寡君赖之⑯ 。”

穆叔聘于宋，通嗣君也⑰。

冬，复会于戚，齐武子及滕、薛、小邾之大夫皆会，知武子之言故也⑱。遂城虎牢，郑人乃成。

楚公子申为右司马，多受小国之赂，以偪子重、子辛⑲，楚人杀之。故书曰："楚杀其大夫公子申。"

【注释】

①息肩于晋：解除楚国的负担服从晋国，即郑国欲依靠晋国以解除楚国所加给它的负担。息肩，肩头得到休息，比喻卸去负担。　②亲集矢于其目：他的眼睛被箭射中。亲，亲身，亲自。集矢，箭射中。事见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，楚共王被晋将吕锜射中眼睛。非异人任：不是为别人承担灾祸。异人，他人，别人。任，担负，承[illegible]，指承担被射目之患。杜预注："言楚子任此患，不为他人，盖在己。"　③力：犹言功劳，指楚王的功劳。韦昭注："力，功也。"　言：誓言，即自己的誓言，指郑、楚盟誓之言。暱：亲暱，亲近。　④免寡人：使寡人免于过错。　⑤七月庚辰：七月庚辰日。　郑伯沦（gùn棍）：郑成公名沦，在位十四年。　⑥子罕：即公子喜，郑穆公之子。　当国：掌国政。　子国：即公子发，郑穆公之子。　⑦官命未改：国君命令没有改变。官命，即君命，指郑成公的命令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春秋之制，旧君死，新君于第二年始改元。且此时成公虽死，尚未下葬，嗣君不得发布新令，故曰'官命未改'。"　⑧会于戚：因郑国久叛晋亲楚，故鲁国仲孙蔑和晋荀罃、宋国华元、卫国孙林父、曹人、邾人在戚地会见。　⑨城虎牢：在虎牢修筑城池。虎牢，即北制（在今河南汜水县西北），本属郑国，是郑国西北境的险要，此时可能已被晋国所占，故筑城戍守，逼迫郑国屈服。　⑩崔子：指齐国的崔杼。　⑪滕、薛、小邾：都靠近齐国，听齐国之命。杜预注："三国，齐之属。"　皆齐故：都因为齐国的缘故。　⑫寡君之忧不唯郑：晋君除忧患郑国之外，更忧患齐国，害怕齐、郑、楚三国联盟。　⑬罃：即荀罃。　复于寡君：向寡君复命，即报告寡君。　请于齐：向齐国请求，指请求参加会见。　⑭得请：即晋国的请求得到齐国同意。

告：指告诸侯共城虎牢。 ⑮事将在齐：战争将会在齐国发生，即对齐国作战。事，指战争，古代以祭祀、战争为大事。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："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" ⑯赖：仗恃，依赖。 ⑰穆叔：即叔孙豹，鲁国大夫。 嗣君：指鲁襄公。 ⑱知武子之言故也：指知武子"事将在齐"之言，齐人害怕，故率滕、薛、小邾等小国参加会。 ⑲偪：杜预注："偪，夺其权势。"子辛：即公子壬夫。

【译文】

郑成公有病，子驷请求解除楚国的负担而服从晋国。郑成公说："楚国国君由于郑国的缘故，他的眼睛被箭射中，不是为别人承担这个灾祸，而是为寡人啊。如果背叛他，这是丢弃了人家的功劳和自己的誓言，还有谁来亲近我？使寡人免于过错，惟有你们几位。"秋季七月庚辰日，郑伯睔死。这时子罕主持国事，子驷执政，子国做司马。晋军侵袭郑国，大夫们想要服从晋国。子驷说："国君的命令没有改变。"

鲁国仲孙蔑和晋国荀罃、宋国华元、卫国孙林父、曹人、邾人在戚地会见，谋划征服郑国的缘故。仲孙蔑说："请在虎牢筑城而逼迫郑国。"荀罃说："好。鄫地的盟会，您听到了齐国崔杼的话，现在他不来了。滕国、薛国、小邾的不来，都是因为齐国的缘故。寡君的忧患不只是郑国。罃准备向寡君报告，并向齐国请求参加会见。请求得到齐国的同意便告诉诸侯共同在虎牢筑城，这是您的功劳。如果请求得不到同意，战争将会在齐国发生。您的请求，是诸侯的福气，岂独寡君依赖它。"

穆叔到宋国聘问，通告新君即位。

冬天，再次在戚地会见，齐国崔杼和滕国、薛国、小邾的大夫都参加会见，这是由于荀罃一番话的缘故。于是就在虎牢筑城，郑国人这才要求媾和。

楚国公子申做右司马，接受小国很多财物，逼迫子重、子辛，楚国人杀了他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楚杀其大夫公子申。"

三　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楚子重伐吴，为简之师①。克鸠兹，至于衡山②。使邓廖帅组甲三百、被练三千以侵吴③。吴人要而击之④，获邓廖。其能免者⑤，组甲八十、被练三百而已。

子重归，既饮至三日，吴人伐楚，取驾⑥。驾，良邑也⑦；邓廖，亦楚之良也⑧。君子谓："子重于是役也，所获不如所亡⑨。"楚人以是咎子重⑩。子重病之，遂遇心疾而卒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襄公三年（公元前570年）。为简之师：组织了经过挑选的军队。简，挑选。杜预注："简，选练。"　②鸠兹：吴国邑名（在今安徽芜湖县东）。衡山：吴国邑名（在今浙江吴兴县南）。　③邓廖(liáo辽)：楚将。　组甲：穿组甲的车兵。　被练：穿被练的步兵。杜预注："组甲，漆甲成组文。被练，练袍。"　④要（yāo腰）击：邀击，截击。要通"邀"，中途拦击。一说，要，同"腰"，拦腰而击，两解都通。　⑤免者：逃脱的，即未被打死和俘虏的楚兵。　⑥既饮至三日：指在太庙庆祝胜利饮宴三天之后。饮至，指令尹子重率军伐吴凯旋而告太庙，对从人慰劳饮宴。　驾：楚国邑名（在今安徽无为县境）。　⑦良邑：上等的邑。

⑧良：指杰出，突出，即杰出的人物。　⑨亡：丢掉的，失去的。

⑩咎：责备。　⑪病之：因此很不痛快。之，指战败和被国人责备的缘故。　遇：犹言得了。　心疾：即现在的精神病，而古人认为是心脏病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三年春天，楚国子重攻打吴国，组织了经过挑选的军队。攻打鸠兹，到达衡山。又派邓廖率领穿组甲的车兵三百人，穿被练的步兵三千人侵袭吴国。吴国人中途拦截攻击楚军，俘虏了邓廖。楚军能逃脱的只有穿组甲的车兵八十人、穿被练的步兵三百人而已。

子重回国，在太庙庆祝胜利饮宴三天后，吴国人攻打楚国，占领了驾地。驾地，是上等的城邑；邓廖，也是楚国的杰出人物。君子认为："子重在这次战役中，所得到的不如所失去的。"楚国人因此责备子重。子重为此很不痛快，于是就得了精神病而死去。

【原文】

公如晋，始朝也①。

夏，盟于长樗②。孟献子相，公稽首。知武子曰："天子在，而君辱稽首，寡君惧矣③。"孟献子曰："以敝邑介在东表，密迩仇雠④，寡君将君是望，敢不稽首？"

晋为郑服故，且欲修吴好⑤，将合诸侯。使士匄告于齐曰："寡君使匄以岁之不易，不虞之不戒，寡君愿与一二兄弟相见，以谋不协⑥。请君临之，使匄乞盟⑦。"齐侯欲勿许，而难为不协，乃盟于耏外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始朝：杜预注："公即位而朝。"　②长樗（chū初）：可能是晋都郊区地名。　③寡君惧矣：因稽首是事天子之礼，故谦言"寡君惧矣"。

④介：接近。　东表：即东边。　密迩：紧挨着。　仇雠：仇敌。

⑤晋为郑服故：晋国为了郑国顺服的缘故。郑国由于以晋为首的诸侯

国在虎牢筑城威逼，而顺服晋国。　修吴好：和吴国修好。吴国逐渐强大，为南方对抗楚国的力量。　⑥岁之不易：近年来诸侯间多有纠纷。不易，即不治，犹言纠纷。杜预注："不易，多难也。"　不虞：意外之事，即没有料想到的事。虞，料想。　不戒：没有戒备。　一二兄弟：几位兄弟，指诸侯国君。杜预注："列国之君相谓兄弟。"不协：不和睦，不和协，指诸侯国君间的不和睦，其实此暗指齐国对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不和协。　⑦临：到，光临。　乞盟：请求结盟。　⑧难为：犹言难于表示，即不好表示。　郔（ér而）外：郔水外面。郔，水名，即时水，流经齐都附近。

【译文】

襄公到晋国，是初次朝见。

夏天，在长樗会盟。孟献子做襄公的相礼，襄公叩头。知武子说："有天子在，而辱承贵君行叩头大礼，寡君感到害怕了。"孟献子说："由于敝邑地在东边，紧挨着仇敌，寡君要唯贵君是望，岂敢不行叩头大礼？"

晋国因为郑国顺服的缘故。并且想要和吴国修好，打算会合诸侯。派士匄到齐国报告说："寡君派匄因为近年来诸侯间多有纠纷，对意外的事没有戒备，寡君愿意和各位兄弟相见，来商讨彼此的不和睦。请君王光临，派匄来请求结盟。"齐侯想要不答应，而难于表示不和协，于是就在郔水外面结盟。

【原文】

祁奚请老①。晋侯问嗣焉②。称解狐，其仇也③。将立之而卒④。又问焉。对曰："午也可⑤。"于是羊舌职死矣⑥。晋侯曰："孰可以代之⑦？"对曰："赤也可⑧。"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⑨，羊舌赤佐之⑩。

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⑪。称其仇，不为谄⑫；

立其子，不为比⑬；举其偏，不为党⑭。《商书》曰："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⑮"，其祁奚之谓矣。解狐得举，祁午得位，伯华得官⑯，建一官而三物成，能举善也⑰。夫唯善，故能举其类⑱。《诗》云："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⑲"，祁奚有焉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祁奚：晋臣，鲁成公十八年（公元前573年）起，任晋国的中军尉（中军的军尉）。请老：告老，即请求退休。 ②晋侯：指晋悼公。嗣：作名词用，嗣位，指后继之人，这里专指接替中军尉职务的人。焉：相当"于之"，向他，指向祁奚。问嗣焉，等于说："问嗣于祁奚"。 ③称：举。解（xiè谢）狐：晋臣。其：代词，他的，指祁奚的。仇：仇敌，仇人。 ④将立之：正要立他。指晋悼公正要依祁奚之言，立解狐为中军尉。卒：死。 ⑤午：祁午，祁奚的儿子。也：句中语气词。 ⑥羊舌职：姓羊舌，名职，晋臣，任中军尉佐之职（即中军尉的副职）。 ⑦孰：谁。代之：指代中军尉佐羊舌职之位。 ⑧赤：羊舌赤，字伯华，羊舌职的儿子。 ⑨于是：略等于现代汉语中的"于是"，相当于"遂"、"乃"的用法。 ⑩佐之：辅佐他，指担当中军尉佐之职。 ⑪谓：称谓，有称赞之意。于是：在这件事情上。举：推荐。善：指贤者。 ⑫谄（chǎn产）：谄媚。 ⑬比：近，私，指偏爱亲人。 ⑭偏：下属，下级。党：用作动词，阿好，和"比"的意思相近，指偏袒自己的下属。

⑮无偏：没有偏向自己亲人的事。这里的"偏"和上文"举其偏"的"偏"意义不同。无党：没有袒护自己下属的事。王道：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一种理想的政治。荡荡：这里指平正无私的意思。 ⑯举：因解狐未得官而死，故只说"得举"。 ⑰建一官：指立一个中军尉之官。三物成：指得举、得位、得官三件好事都作成了。举善：即举贤。 ⑱夫：句首语气词。唯善：唯独贤者。举其类：举荐跟自己一样的人。类，指类己的善人。 ⑲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裳裳者华》篇。似之：似己，像自己，指举荐像自己一样的人。 ⑳祁奚有焉：祁奚就具有诗中所称赞的"品德"。

【译文】

祁奚告老请求退休。晋国国君向祁奚问讯接替中军尉职务的人。祁奚推举解狐，解狐是他的仇人。正要立解狐为中军尉而解狐死了。晋侯又问谁可接任中军尉。祁奚回答说："祁午可以做中军尉。"正在这时候羊舌职死了。晋侯问道："谁可接代中军尉佐羊舌职的职位？"祁奚回答说："羊舌赤可以辅佐中军尉。"于是，让祁午做中军尉，羊舌赤辅佐中军尉。

君子人称许祁奚在这件事情上能推荐贤能的人了。举荐他的仇人，不是谄媚；推立他的儿子，不是偏爱亲人；荐举他属官儿子，不是偏袒下级。《尚书·洪范》篇说："没有偏向自己亲人和没有袒护自己下属的事，是王道政治的平正无私"，这正是称赞祁奚这样"无偏无党"的为人了。解狐得到荐举，祁午得到官位，羊舌赤得到官职，立一个中军尉之官，而得举、得位、得官三件好事都作成了，这可以说是能举荐贤能的人了。唯有贤者，才能推举跟自己一样的善人。《诗经·小雅·裳裳者华》篇说："只有有德的人，才能推荐像自己一样的人"，祁奚就具有诗中所称道的品德了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，公会单顷公及诸侯①。己未，同盟于鸡泽②。晋侯使荀会逆吴子于淮上，吴子不至③。

楚子辛为令尹，侵欲于小国④。陈成公使袁侨如会求成，晋侯使和组父告于诸侯⑤。秋，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，陈请服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：指鲁襄公。单顷公：即单子，周王室大臣。　②己未：六月二十三日。鸡泽：地名（在今河北邯郸市东北）。　③荀会：晋国公族大

夫。吴子：即吴国国君寿梦，名乘，去齐之子，在位二十五年。淮上：淮水边上，即淮水的北岸。不至：因吴国道远多困难，故没有来。 ④子辛：即公子壬夫。令尹：楚国最高军政长官，相当于中原国家的六卿之长（即中军元帅），或相当于后来的宰相。侵欲于小国：侵害小国为欲望。⑤陈成公：陈国国君，名午，陈灵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年。袁侨：涛涂的四世孙，陈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患楚侵欲。"和组父：晋臣。告于诸侯：向诸侯报告。杜预注："告陈服。"

【译文】

这年六月，鲁襄公会见单顷公和诸侯。六月二十三日，在鸡泽会盟。晋侯派荀会到淮水边上迎接吴子，吴子没有来到。

楚国子辛做令尹，以侵害小国为欲望。陈成公派袁侨到会请求和好，晋侯派和组父向诸侯报告。秋天，晋国叔孙豹和诸侯的大夫及陈国袁侨结盟，陈国请求归顺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①，魏绛戮其仆②。晋侯怒，谓羊舌赤曰："合诸侯以为荣也，扬干为戮，何辱如之③？必杀魏绛，无失也④！"对曰："绛无贰志，事君不辟难，有罪不逃刑，其将来辞，何辱命焉⑤？"

言终，魏绛至，授仆人书，将伏剑⑥。士鲋、张老止之⑦。公读其书曰："日君乏使，使臣斯司马⑧。臣闻师众以顺为武，军事有死无犯为敬⑨。君合诸侯，臣敢不敬？君师不武，执事不敬，罪莫大焉⑩。臣惧其死，以及扬干，无所逃罪⑪。不能致训，至于用钺⑫。臣之罪重，敢有不从以怒君心？请归死于司寇⑬。"公跣而出⑭，曰："寡人之言，亲爱也⑮；吾子之讨，军礼也⑯。

寡人有弟，弗能教训，使干大命⑰，寡人之过也。子无重寡人之过，敢以为请⑱。”

晋侯以魏绛为能以刑佐民矣⑲。反役，与之礼食，使佐新军⑳。张老为中军司马，士富为候奄㉑。

楚司马公子何忌侵陈㉒，陈叛故也。

许灵公事楚㉓，不会于鸡泽。冬，晋知武子帅师伐许。

【注释】

①扬干：晋悼公之弟。乱行：扰乱军队行列，即军队阵次凌乱不整齐。　曲梁：地名，在鸡泽附近，晋悼公与诸侯在鸡泽会盟，晋军必驻扎在会所附近。　②魏绛：即魏庄子，晋国中军司马。仆：此指驾车人。③为戮：本指被杀，此指被辱，因杀了扬干的车御，就是侮辱了扬干，故言“扬干为戮”。何辱如之：还有什么侮辱能像这样？　④无失：不要失误，即行刑杀魏绛不可耽误。　⑤贰志：犹言二心，即不忠。不辟难：不避危难。不逃刑：不逃避刑罚。辞：犹言陈诉。辱命：辱劳君王发布命令杀魏绛。　⑥言终：话刚说完。仆人：御仆，此指太仆大夫的属官，即主管接受官吏奏事的官。杜预注：“仆人，晋侯御仆。”伏剑：用剑自杀。⑦士魴（fáng房），晋国大夫，新做晋卿。张老：新做候奄之官。　⑧日君乏使：以前君王缺乏使用的人。斯司马：担任这司马之职。斯，杜预注解为“此”；而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解为“斯、司古音同，斯当为司，主也。”司，即担任的意思。司马，官名。　⑨以顺为武：以服从上级命令叫威武。军事：在军队里做事，即当官执法。有死无犯为敬：宁死不触犯军纪叫恭敬。有死，宁死。　⑩执事：办事的人员，此指在军队里办事之官。　⑪臣惧其死：臣下害怕触犯不武、不敬的死罪。其死，指不武、不敬的死罪。以及扬干：而累及到扬干。及，此指累及到。无所逃罪：不能逃脱罪过，即罪重将无可逃脱。林尧叟《句解》对上段文字解说中肯：“今君之师众，违命乱行，是不武也；臣治军事，畏死废法，是不敬也。二者之罪莫大于此，臣惧不讨而有死罪，又以此罪累及扬干。是罪重

将无所逃也。” ⑫致训：教训，教导，即事先教导师旅。用钺（yuè月）：用了斧钺，即用了刑戮。钺，古代斧类兵器。 ⑬不从：不服从刑戮，即不服从惩罚。怒君心：激怒君王之心，即激怒君王。归死：即回国受刑罚而死。 ⑭跣（xiǎn显）：赤足，光脚。 ⑮亲爱：指兄弟的亲爱。⑯讨：讨戮扬干的车御。军礼：即军法。礼，此指法。 ⑰教训：教导，教育。使干大命：让他触犯了军令。大命，此指军令。 ⑱重：加重，一说重（chóng虫）复。为请：作为请求，即请求魏绛不要“伏剑”。

⑲以刑佐民：用刑罚治理百姓，即刑当其罪，可以治理百姓。佐民，有辅佐国君治理百姓的意思。佐，在此犹言治理。 ⑳反役：从鸡泽盟会回国。役，古代把盟会叫“役”。与之礼食：晋悼公亲为魏绛特设礼食。礼食，国君特设宴招待大夫。佐新军：做新军副帅，列为晋卿。㉑士富：晋臣。杜预注：“伐张老。士富，士会别族。”候奄：军中官名。

㉒司马：掌管军政和军赋的官。 公子何忌：楚国司马， ㉓许灵公：名字，许昭公之子，在位四十五年。

【译文】

晋侯的弟弟扬干率领军队在曲梁乱了阵次，魏绛杀了他的车御。晋侯大怒，对羊舌赤说：“会合诸侯以为光荣，扬干的车御被杀，还有什么侮辱能像这样？一定杀掉魏绛，不得有误！”羊舌赤回答说：“魏绛没有二心，事奉君王不避危难，有了罪过不逃避刑罚，大概他会来陈诉的，何必辱劳君王发布命令呢？”

话刚说完，魏绛来到，把书信交给晋侯的御仆，要用剑自杀。士鲂、张老劝阻了他。晋悼公阅读他的上书说：“以前君王缺乏使用人，让臣下担任这司马职务。臣下听说军人以服从上级命令叫威武，在军队里做事宁死不触犯军纪叫恭敬。君王会合诸侯，臣下怎敢不恭敬？君王的军队不威武，办事的人员不恭敬，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。臣下害怕触犯不武、不敬的死罪，所以累及到扬干，罪过是无可逃脱的。臣下事先没有能教导师旅，以至于动用了斧钺。臣下的罪过很重，怎敢不服从惩罚而激怒君王呢？敬请回国受刑死在司寇那里。”晋悼公光着脚

走出来，说："寡人的话，是出于对兄弟的亲爱，您的诛戮，是出于执行军法。寡人有弟弟，不能教导，让他触犯了军令，这是寡人的过错。您不要再加重寡人的过错，谨敢以此作为请求。"

晋侯认为魏绛能够用刑罚来治理百姓了。从鸡泽盟会回国晋悼公特设宴招待魏绛，派他做新军副帅。张老做中军司马，士富做候奄。

楚国司马公子何忌侵袭陈国，是由于陈国背叛的缘故。

许灵公事奉楚国，不参加鸡泽的会见。冬天，晋国知武子率领军队攻打许国。

四　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，楚师为陈叛故，犹在繁阳①。韩献子患之，言于朝曰②："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，唯知时也③。今我易之④，难哉！"三月，陈成公卒。楚人将伐陈，闻丧乃止⑤。陈人不听命⑥。臧武仲闻之，曰："陈不服于楚，必亡。大国行礼焉而不服，在大犹有咎⑦，而况小乎？"夏，楚彭名侵陈⑧，陈无礼故也。

穆叔如晋，报知武子之聘也⑨。晋侯享之。金奏《肆夏》之三⑩，不拜。工歌《文王》之三⑪，又不拜。歌《鹿鸣》之三⑫，三拜。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⑬，曰："子以君命，辱于敝邑⑭。先君之礼，藉之以乐，以辱吾子⑮。吾子舍其大，而重拜其细⑯，敢问何

礼也?"对曰:"三《夏》,天子所以享元侯也,使臣弗敢与闻⑰。《文王》,两君相见之乐也,使臣不敢及⑱。《鹿鸣》,君所以嘉寡君也,敢不拜嘉⑲?《四牡》,君所以劳使臣也⑳,敢不重拜?《皇皇者华》,君教使臣曰㉑:'必咨于周㉒。'臣闻之,访问于善为咨,咨亲为询,咨礼为度,咨事为诹,咨难为谋㉓。臣获五善㉔,敢不重拜?"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:鲁襄公四年(公元前569年)。为陈叛故:因为陈国背叛的缘故,在:此指驻扎在。繁阳:楚国地名(在今河南新蔡县北)。去年楚公子何忌率军攻打陈国,陈国不服,楚军未撤退,故言"犹在繁阳"。 ②患之:忧患这件事。言于朝:在朝廷上说。 ③文王:指周文王。殷之叛国:背叛殷商的国家。 事纣:事奉殷纣。纣,商纣。知时:知道时机,此指知道时机未到。相传当时三分天下,文王有其二,但因时机未到,仍事奉商纣。 ④易:更改,改变,即倒过来。韩献子认为晋国时机未成熟、想要称霸,是改变周文王的作法。 ⑤丧:丧事,指陈成公死。止:指停止攻打陈国。 ⑥不听命:指不听从楚国的命令。 ⑦大国:此指楚国。行礼:执行礼仪。在大:对大国。咎:灾祸。《说文》:"咎·灾也。"

⑧彭名:楚将。 ⑨报:回报,答报。 ⑩享:设享礼招待。金奏:用钟鎛演奏。金,指金属乐器,即钟、鎛之类乐器。《肆夏》:乐曲名。据杜预注:"《肆夏》,乐曲名。《周礼》:以钟鼓奏九《夏》。其二曰《肆夏》,一名《樊》。三曰《韶夏》,一名《遏》。四曰《纳夏》,一名《渠》。盖击钟而奏此三《夏》曲。"三:指三章乐曲。 ⑪工:乐工。杜预注:"工,乐人也。"《文王》: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,为《大雅》的首篇。三:指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緜》三篇。 ⑫《鹿鸣》之三:指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三篇。 ⑬子员:晋国行人有数人,而子员最有才德。

⑭以君命:奉国君的命令。辱:辱临。敝邑:即敝国。 ⑮赐:进,献给。辱吾子:辱待了您,即招待您。 ⑯舍其大:舍弃大的礼仪。大,大礼,指金奏《肆夏》之三和工歌《文王》之三的大礼。细:小

礼，指歌《鹿鸣》之三的小礼。　⑰三《夏》：即《肆夏》之三。元侯：诸侯之长，即诸侯的霸主。杜预注："元侯，牧伯。"使臣：穆叔自称。弗敢与闻：不敢听它。　⑱使臣：各本都无"使"字，根据上下文义和王引之《述闻》说，补"使"字为好。及：参与，即参与听它。杜预注："及，与也。"　⑲嘉：嘉奖，赞许。拜嘉：拜晋的嘉奖。　⑳《四牡》：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劳：慰劳。　㉑《皇皇者华》：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教：教导。　㉒谘（zī咨）：《诗经》作咨，咨询。周：忠信。《国语·鲁语下》："忠信为周。"　㉓度：适度，适宜；而朱熹《集传》："度（duó夺），犹谋也。"事：政事。杜预注："问政事。"诹（zōu邹）：咨询，询问。《毛传》说"咨事为诹"，与《左传》相同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难可读为困难之难，亦可读难易之难，两义有相关联处。"谋：谋略。《说文》："虑难曰谋。"　㉔五善：指访问于善、咨亲、咨礼、咨事、咨难五事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四年春天，楚国军队因为陈国背叛的缘故，还驻扎在繁阳。韩献子忧患这件事，在朝廷上说："文王率领背叛殷商的国家去事奉商纣，是由于知道时机未成熟。而现在我们却改变文王的作法，要想称霸难啊！"三月，陈成公死。楚国人要攻打陈国，听到陈国有丧事就停止了。陈国人不听从楚国的命令。鲁国臧武仲听到这种情况，说："陈国不服从楚国，一定灭亡。大国实行礼仪而不去服从，对大国来说尚且会有灾祸，何况是小国呢？"夏天，楚国彭名侵袭陈国，是由于陈国无礼的缘故。

穆叔到了晋国，这是回报知武子的聘问。晋侯设享礼招待他，用钟鎛乐器演奏《肆夏》的三章，穆叔没有答拜。乐工歌唱《文王》三曲，又没有答拜。歌唱《鹿鸣》三曲，三次答拜。韩献子派行人子员去问穆叔，说："您奉国君的命令，辱临敝邑。敝邑依先君的礼仪，进献音乐，来招待您。您舍弃大的礼仪，而再三拜小的礼仪，敢请问这是什么礼仪？"穆叔回答说："三《夏》，是天子用来招待诸侯领袖的，使臣不敢听它。《文王》，是两国国君相见的音乐，使臣不敢参与听它。《鹿鸣》，是君王用来嘉奖寡君的，怎

敢不拜谢嘉奖?《四牡》,是君王用来慰劳使臣的,怎敢不再拜?《皇皇者华》,君王教导使臣说:'一定要向忠信的人咨询。'使臣听说,向善人访问叫咨,咨询亲戚叫询,咨询礼仪叫度,咨询政事叫诹,咨询困难叫谋。臣得到这五样善事,怎敢不再三拜谢?"

【原文】

秋,定姒薨①。不殡于庙,无椁,不虞②。匠庆谓季文子曰③:"子为正卿,而小君之丧不成,不终君也④。君长,谁受其咎⑤?"

初,季孙为己树六榹于蒲圃东门之外⑥。匠庆请木⑦,季孙曰:"略⑧。"匠庆用蒲圃之榹,季孙不御⑨。

君子曰:"《志》所谓'多行无礼,必自及也'⑩,其是之谓乎!"

冬,公如晋听政,晋侯享公⑪。公请属鄫⑫,晋侯不许。孟献子曰:"以寡君之密迩于仇雠,而愿固事君,无失官命⑬。鄫无赋于司马,为执事朝夕之命敝邑,敝邑褊小,阙而为罪,寡君是以愿借助焉⑭。"晋侯许之。

楚人使顿间陈而侵伐之,故陈人围顿⑮。

【注释】

①定姒:鲁襄公的生母,鲁成公的妾。 ②殡(bìn鬓):停放灵柩(jiù旧,装着尸体的棺材)。庙:祖庙。椁(chèn衬):此指内棺,即近身的棺材。杜预注:"椁,亲身棺。"不虞:没有举行虞祭。虞,虞祭,祭礼的一种,即古时葬后拜祭叫虞。 ③匠庆:鲁国大匠人。杜预注:"匠庆,鲁大匠。" ④正卿:鲁国最高长官,即执政大夫。小君:古

代称诸侯的妻子。不终君：即让国君不能为他生母终其丧事；而杜预注认为“慢其母，是不终事君之道”。　⑤君长：国君长大。受其咎：受到国君的责备。杜预注：“言襄公长，将责季孙。”　⑥树：种植，栽培。六椁（jiǎ假）：六棵椁树。椁，即楸树。蒲圃：鲁国场圃名。地面较宽广，四方有门。东门：指蒲圃的东门。　⑦请木：请求把椁木给定姒做内棺的木料。　⑧略：犹言简略一点，即不必为定姒选择美好的木料。杜预注认为“不以道取为略”。　⑨不御：没有阻止。御，阻止。杜预注：“御，止也。”　⑩《志》：古书名。多行无礼，必自及也：指季文子于鲁襄公二年，曾取穆姜制作内棺和颂琴的椁木葬齐姜用；今匠庆又取季孙的椁木葬定姒用。《左传》作者认为这种作法是报应，故言季文子“多行无礼，必自及也”。　⑪听政：犹言听命，听取晋国的要求。政，在此解为听取别人的要求。杜预注：“受贡赋多少之政。”享公：设享礼招待鲁襄公。　⑫请属部：请求把鄫国归属鲁国。　⑬密迩：靠近，紧挨着。迩，近。仇雠：仇敌。固：坚固，坚决。宾命：晋君的命令，指晋君的征调等命令。

⑭无赋：没有交纳贡赋。司马：指晋国的司马。晋国的司马又兼管诸侯的贡赋。执事：指晋君左右办事人员。褊（biǎn扁）小：狭小，指国小。阙：犹言供应不上。杜预注：“不共（供）也。”为罪：就是罪过。借助焉：指借助于鄫国。当时大国剥削小国，小国又剥削更小的国。杜预注：“借鄫以自助。”　⑮顿：靠近陈国的小国，姬姓，子爵，鲁定公十四年被楚国所灭。间陈：乘陈国的空隙。间，间隙，此指乘隙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定姒死。没有在祖庙里停放灵柩，没有用内棺，没有举行虞祭。匠庆对季文子说：“您是正卿，而小君的丧礼没有完成，这是让国君不能为他的生母送终。国君长大，谁将会受到他的责备？”

起初，季孙为自己在蒲圃的东门外边种植了六棵椁树。匠庆请求把椁木给定姒作内棺，季孙说：“简略点吧。”匠庆还是使用了蒲圃的椁木，季孙没有阻止。

君子说：“《志》所说‘多做不合礼仪的事，必定自己遭到恶果’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！”

冬天，鲁襄公到晋国听取晋国的要求，晋侯设享礼 招待襄公。襄公请求把鄫国归属鲁国，晋侯不答应。孟献子 说："因为寡君靠近仇敌，愿意坚决事奉君王，没有耽误过君王的 命令。鄫国并没有向晋国的司马交纳贡赋，而君王的左右办 事人员却经常对敝邑有所要求，敝邑狭小，供应不上就是罪过，寡 君因此愿借助于鄫国。"晋侯答应了鲁襄公的要求。

楚国人让顿国乘陈国的空隙而进攻陈国，所以陈 国人包围了顿国。

【原文】

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，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，以请和诸戎①。

晋侯曰："戎狄无亲而贪②，不如伐之。"魏绛曰："诸侯新服，陈新来和，将观于我，我德则睦，否则携贰③。劳师于戎，而楚伐陈，必弗能救，是弃陈也，诸华必叛④。戎，禽兽也。获戎失华，无乃不可乎！《夏训》有之曰：'有穷后羿⑤。'" 公曰："后羿何如？"对曰："昔有夏之方衰也，后羿自鉏迁于穷石，因夏民以代夏政⑥。恃其射也，不修民事，而淫于原兽⑦。弃武罗、伯因、熊髡、尨圉而用寒浞⑧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谗子弟也⑨。伯明后寒弃之，夷羿收之，信而使之，以为己相⑩。浞行媚于内，而施赂于外，愚弄其民，而虞羿于田⑪。树之诈慝，以取其国家，外内咸服⑫。羿犹不悛，将归自田，家众杀而亨之，以食其子⑬。其子不忍食诸，死于穷门⑭。靡奔有鬲氏，

浞因羿室，生浇及豷，恃其谗慝诈伪⑮，而不德于民。使浇用师，灭斟灌及斟寻氏⑯。处浇于过，处豷于戈⑰。靡自有鬲氏，收二国之烬，以灭浞而立少康⑱。少康灭浇于过，后杼灭豷于戈⑲。有穷由是遂亡，失人故也。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，命百官，官箴王阙⑳。于《虞人之箴》曰：‘芒芒禹迹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㉑。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㉒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，忘其国恤，而思其麀牡㉓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㉔。兽臣司原，敢告仆夫㉕。’《虞箴》如是，可不惩乎㉖。”于是晋侯好田，故魏绛及之㉗。

公曰：“然则莫如和戎乎？”对曰：“和戎有五利焉：戎狄荐居，贵货易土，土可贾焉㉘，一也。边鄙不耸，民狎其野，穡人成功㉙，二也。戎狄事晋，四邻振动，诸侯威怀㉚，三也。以德绥戎，师徒不勤，甲兵不顿㉛，四也。鉴于后羿而用德度，远至迩安㉜，五也。君其图之！”

公说，使魏绛盟诸戎，修民事，田以时㉝。

冬十月。邾人、莒人伐鄫㉞。臧纥救鄫，侵邾，败于狐骀㉟。国人逆丧者皆髽，鲁于是乎始髽㊱。国人诵之曰㊲：“臧之狐裘㊳，败我于狐骀。我君小子，朱儒是使㊴。朱儒朱儒！使我败于邾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无终：山戎国名，其君为子爵，在今河北玉田县，一说无终本在山西

太原市东，后被晋国所并，徙于河北涞源县一带。 嘉父：无终国君之名。 孟乐：无终的使臣。 因：嘱托，或依靠。 纳：交纳，犹言奉献。请和诸戎：请求晋国与各部戎人媾和。诸戎，各部戎人。 ②无亲：没有亲近的人，指戎狄性贪，而不辨亲疏。 ③陈新来和：指鲁襄公三年陈成公派袁侨参加鸡泽会盟。观于我：观察我们晋国的行动。 携贰：犹言背离。 ④劳师于戎：用兵征讨戎人。诸华：中原诸国，指中原文化较高的各诸侯国。诸华与“诸戎”对举。 ⑤《夏训》：即《夏书》。有穷：古国名，即部落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）。有，语助词，古人多将“有”字配在国号上，故称有穷，犹言有虞、有夏、有周等。后：君，即当时的酋长。 羿：有穷国君的名。按：从上下文看，魏绛的话未说完，晋悼公突然插问。 ⑥方衰：刚衰落。鉏（xú徐）：古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滑县东）。杜预注：“鉏，羿本国名。”穷石：即穷谷，古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南）。羿居于穷石，故以穷为国号，称“有穷”。因夏民：依靠夏朝的百姓。代夏政：取代夏朝政权。杜预注：“禹孙太康，淫放失国。夏人立其弟仲康，仲康亦微弱。仲康卒，子相立，羿遂代相，号曰有穷。” ⑦射：射箭，此指射箭技术。羿善射，自称无敌，故言“恃其射”。不修：不治理。原兽：即田兽，打猎。 ⑧武罗、伯因、熊髡（kūn昆）、尨（máng忙，又读méng盟）圉：都是羿的贤臣。 寒浞（zhuó浊）：寒国善谗子弟，名浞。寒，古国名（在今山东潍县东北）。 ⑨伯明：寒国国君，即部落酋长。谗子弟：善于进谗言的子弟，即奸诈子弟。 ⑩伯明后寒：犹言寒后伯明，即寒国之君伯明。 寒羿：即后羿。寒，一说种族名，杜预注以寒为羿的氏。相：辅佐的人，即后世的宰相。 ⑪行媚于内：对内取媚于羿的宫妾。杜预注：“内，宫人。”施赂：广施贿赂，即广施财物结交羿的左右。虞羿于田：使羿娱乐于田猎，即使羿沉溺于打猎。虞，通“娱”，使娱乐。 ⑫树：树立，扶植。诈慝（tè特）：奸诈邪恶。慝，邪恶。 ⑬悛（quān圈）：悔改。归自田：自田猎回朝廷。家众：羿的家众，即被寒浞收买的家众。亨：同“烹”，煮。食其子：让羿的儿子吃。 ⑭诸：作“之”用。穷门：穷国的城门。杜预注：“杀之于国门。” ⑮靡：夏的遗臣，事奉羿，羿被杀他逃至有鬲氏。有鬲（gé革）氏：古国名，即部落名（在今山东德州市东南）。浞因羿室：寒浞占据了羿的妻妾为自己家室。 浇（áo傲）、豷（yì意）：是寒浞与后羿的妻妾所生之子。谗慝诈伪：即奸邪伪诈。 ⑯斟灌、斟寻：二古国名，与夏同姓诸侯。斟

灌，故址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；斟寻，故址在今山东潍县西南。　⑰处浇：让浇住在。过：即有过氏，古国名（在今山东掖县北）。戈：即有戈氏，古国名，在宋、郑之间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⑱收二国之烬(jìn尽)：收集两国的遗民。二国：指斟灌和斟寻。杜预注："烬，遗民。"少康：夏后相之子。　⑲后杼（zhù祝）：少康之子。　⑳有穷由是遂亡：寒浞占据羿室，篡夺羿位，袭用有穷之号。故此处有穷灭亡是指寒浞有穷氏。辛甲：周武王太吏。官箴王阙：百官都要规诫天子的过失。箴，规诫，劝告。阙：过失。　㉑《虞人之箴》：箴言名。虞，掌管田猎的官。　芒芒：辽远貌。禹迹：夏禹的遗迹。迹，指大禹治水的遗迹，即全中国。画：划分。九州：各代叫法不同，《禹贡》九州为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雍，是夏制；《尔雅》九州为冀、幽、兖、营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雍，是商制；《周礼》九州为冀、幽、并、兖、青、扬、荆、豫、雍，是周制。此处九州当指夏制。　经：治理。启：开通，开辟。　九道：一说九州之道，一说许多道路。　㉒寝：住寝之处，即屋子。　庙：庙宇，祭神之处。攸处：所居。攸，古代用"攸"字，后来用"所"字。　德用：因德。用，因。不忧：不乱。　㉓在帝夷羿：犹言后羿身居帝位。冒：贪恋。恤：忧患。　麋（yōu优）：此指母鹿。牡：此指雄鹿。麋牡，泛指禽兽，即田猎。　㉔武：武事。田猎也叫武事。重（chóng虫）：多，频繁。用不恢于夏家：因而羿好武不能扩大夏后氏的国家。　恢，扩大。夏家，夏后氏国家，即夏朝国家。　㉕兽臣：即虞人，主管田猎的官。司：主管。原：原野的兽，即原兽，打猎。仆夫：因不敢直言告君王，故言告君王的左右，侍从。　㉖《虞箴》：即《虞人之箴》。惩：鉴戒，警戒。　㉗及之：谈到田猎的事。之，指打猎的事。　㉘荐居：逐水草而居，一说聚居。荐，一说逐草，一说聚集。贵货：重视财货。贵，重视。易土：轻视土地。易，轻视。　㉙不聳（sǒng怂）：不畏惧，不害怕。狎（xiá狭）：习居，犹言安居。野：边野，田野。穡人：收割的人，即收获的农人。　㉚振动：即震动。威怀：威慑和怀服。　㉛绥：安抚。甲兵：泛指武器。顿：损坏。　㉜德度：道德和法度。远至：远处的国家前来。迩安：近处的国家安心。　㉝田以时：田猎按照时令，即打猎不夺农时。　㉞邾（zhū朱）：曹姓。子爵国。　㉟臧纥（gē格又读hé河）：即臧孙纥，鲁国大夫。狐驺（tái台）：邾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滕县东南）。　㊱丧者：战死的人。髽（zhuā抓）：用麻系发。杜预注：

"鬌，麻发合结也。遭丧者多，故不能备凶服，鬌而已。"始鬌：开始用麻系发的习俗。 ㊲诵：讽刺。《说文》："诵，讽也。" ㊳臧：犹言姓臧的，指臧纥。狐裘：狐皮袄。 ㊴小子：即小孩子。杜预注："襄公幼弱，故曰小子。"朱儒：即侏儒，矮小的人。杜预注："臧纥短小，故曰朱儒。"

【译文】

无终国君嘉父派孟乐到晋国，通过魏庄子关系奉献了虎豹的皮毛，来请求晋国和各部戎人媾和。

晋侯说："戎狄没有亲近的人而且贪婪，不如讨伐他们。"魏绛说："诸侯新近顺服，陈国新近前来和好，都要观察我们晋国的行动，我们有德就亲睦，不这样就背离我们。我们用兵征讨戎人，而楚国攻打陈国，一定不能去救援，这是丢弃陈国，中原诸国一定背叛我们。戎人，是些禽兽。得到戎人而失掉中原诸国，只怕不可以吧！《夏训》有这样的话说：'有穷的后羿。'"晋悼公说："后羿怎么样？"魏绛回答说："从前夏朝刚衰落的时候，后羿从鉏地迁到穷石，依靠夏朝的百姓而取代了夏朝政权。后羿依仗他的射箭技术，不重视治理百姓的事，而沉溺于打猎。他抛弃了武罗、伯因、熊髡、尨圉等贤臣而重用寒浞。寒浞，是伯明氏的善进谗言子弟。寒国国君伯明丢弃了他，后羿收了他，信任并使用他，作为自己的辅佐。寒浞对内取媚于后羿的宫妾，对外广施财物给后羿的左右，愚弄百姓，而使后羿沉溺于打猎。寒浞扶植了奸诈邪恶，来夺取后羿的国和家，外部和内部都顺服。后羿还是不悔改，将要从打猎地方回朝，被寒浞收买的家众把他杀了并煮了他，让他的儿子吃。后羿的儿子不忍心吃，又把他的儿子杀死在穷国的城门口。靡逃亡到有鬲氏，寒浞占有了后羿的家室和妻妾，生了浇和豷，仗着他的奸邪伪诈，而对百姓不施恩德。派浇带领军队，灭了斟灌和斟寻氏。让浇住在过地，让豷住在戈地。靡从有鬲氏那里，收集两国的

遗民，来灭亡寒浞而立少康。少康在过地灭掉了浇，后杼在戈地灭掉了豷。有穷从此就灭亡了，这是由于失去贤人的缘故。从前周朝的辛甲做太史的时候，命令百官，都要劝诫天子的过失。在《虞人之箴》里说：‘辽远的夏禹遗迹，划分为九州，开通了九州的道路。百姓有了寝屋和庙宇，野兽有了茂盛的青草，各有居住的地方，因此互不干扰。后羿身居帝位，贪恋着打猎，忘记了国家的忧患，而思念的只是飞禽走兽。武事不可以繁多，因而后羿好武不能扩大夏后氏的国家。兽臣主管打猎，谨敢以此报告君王的左右。’《虞箴》是这样。能不鉴戒吗？”当时晋侯喜欢打猎，所以魏绛提到了这件事。

晋悼公说：“这样说来就没有比跟戎人媾和更好了吗？”魏绛回答说：“跟戎人媾和有五种利益：戎狄逐水草而居，重视财货而轻视土地，他们的土地可以收买，这是一。边境不再畏惧，百姓安心在田野里耕作，收割的人可以完成任务，这是二。戎狄事奉晋国，四面的邻国震动，诸侯威慑和怀服，这是三。用德行安抚戎人，军队不劳苦，武器不损坏，这是四。鉴戒后羿的教训，并利用道德和法度，远国来服近国安心，这是五。君王还是考虑一下吧！”

晋悼公很高兴，派魏绛跟各部戎人结盟，重视治理百姓的事，打猎也按照时令进行。

这年冬季十月，邾国人、莒国人攻打鄫国。鲁国臧纥救援鄫国，侵袭邾国，在狐骀被打败。鲁国去迎接战死的人们都用麻系发，从这时起鲁国开始用麻系发的习俗。国内的人们讽刺臧纥说：“姓臧的身穿狐皮袄，在狐骀我们被打败了。我们的国君是孩子，派个侏儒做了领兵差使。侏儒啊侏儒！使我们鲁国败给了邾。”

五 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①，公至自晋。

王使王叔陈生愬戎于晋②，晋人执之。土鲂如京师，言王叔之贰于戎也③。

夏，郑子国来聘，通嗣君也。

穆叔觌鄫大子于晋④，以成属鄫。书曰："叔孙豹、鄫大子巫如晋⑤。"言比诸鲁大夫也⑥。

吴子使寿越如晋，辞不会于鸡泽之故，且请听诸侯之好⑦。晋人将为之合诸侯，使鲁，卫先会吴，且告会期。故孟献子、孙文子会吴于善道⑧。

秋，大雩，旱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襄公五年（公元前568年）。 ②王叔陈生：周王卿士。愬：同"诉"，控诉，控告。 ③王叔之贰于戎：杜预注："王叔反有贰心于戎，失奉使之义，故晋执之。"一说上年晋国使魏绛盟戎，必不肯听周室讨戎，执王叔是为使戎人高兴。后说可做参考。 ④觌(dí敌)：相见，进见。 ⑤鄫大子巫：鄫太子名巫。 ⑥比诸鲁大夫：把鄫国的太子巫比作鲁国的大夫。 ⑦寿越：吴国大夫。辞：犹言解释，道歉。鲁襄公三年鸡泽之会，吴国没有参加，现在派使者来晋国表示歉意。请听诸侯之好：请求听从与诸侯的友好。杜预注："更请会。" ⑧孟献子：即仲孙蔑，鲁国大夫。孙文子：即孙林父，卫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二子皆受晋命而行。"善道：吴国地名（在今江苏盱眙［xūxūyí吁］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五年春天，襄公从晋国回来。

周王派王叔陈生向晋国控告戎人，晋国人把他拘捕起来。士鲂到京师，报告说王叔和戎人有勾结。

夏天，郑国子国来鲁国聘问，是通报新君的即位。

穆叔带领鄫国太子到晋国进见，完成鄫国归属鲁国的事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叔孙豹、鄫太子巫如晋。"这是说把鄫国的太子巫比作鲁国的大夫。

吴子派寿越到晋国，解释没有参加鸡泽盟会的缘故，并且请求听从和诸侯友好。晋国人要为吴国的友好会合诸侯，让鲁国、卫国先会见吴人，同时告诉吴国盟会的日期。所以孟献子、孙文子在蔷道会见了吴人。

秋天，举行盛大的雩祭，是由于天旱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楚人讨陈叛故①，曰："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。"乃杀之。书曰："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。"贪也。君子谓："楚共王于是不刑②。《诗》曰③：'周道挺挺，我心扃扃，讲事不令，集人来定'④。己则无信，而杀人以逞⑤，不亦难乎？《夏书》曰：'成允成功⑥。'"

九月丙午，盟于戚，会吴，且命戍陈也⑦。穆叔以属鄫为不利，使鄫大夫听命于会⑧。

楚子囊为令尹⑨。范宣子曰："我丧陈矣⑩！楚人讨贰而立子囊，必改行而疾讨陈⑪。陈近于楚，民朝夕急，能无往乎⑫？有陈，非吾事也，无之而后可⑬。"冬，诸侯戍陈。子囊伐陈。十一月甲午，会于城棣以救

之⑭。

季文子卒，大夫入敛，公在位⑮。宰庇家器为葬备，无衣帛之妾，无食粟之马，无藏金玉，无重器备⑯。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。相三君矣，而无私积⑰，可不谓忠乎？

【注释】

①讨：在此犹言质问。 ②楚共王：名审，在位三十一年。于是：对此事，指对杀子辛的事。不刑：用刑不当，即惩罚不当。 ③《诗》为逸诗，不在《诗经》之中。 ④周道：大路。挺挺：笔直貌；一说正直貌。扃扃（jiǒng炯）：明察貌。扃，通"炯"，明亮。讲事：谋事，出主意。不令：不好。集人：聚集贤人。定：决定，断定。杜预注："言谋事不善，当聚致贤人以定之。" ⑤逞：称愿，快心。 ⑥成允：成信，即完成信用。允，信。杜预注："允，信也。言信成，然后有成功。" ⑦丙午：九月二十三日。咸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北）。在咸地参加会盟的有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齐世子光、吴人、鄫人。命：指晋国命令诸侯出兵。戍：戍守，防守。 ⑧鄫（cēng层）：鄫国（在今山东枣庄市，旧峄县东），鲁襄公六年被莒国所灭。不利：指对鲁国不利。听命于会：参加盟会听取命令。从上文看鄫国已归属鲁国，鲁国极力保护鄫国，故让它以独立国身分参加盟会，直接听取盟主的命令。 ⑨子囊：即公子贞，旧令尹子辛被杀，子囊出任楚国令尹。 ⑩丧：失去，丢掉。 ⑪讨贰：讨伐二心的国家，指讨伐陈国的背叛。立子囊：指立子囊为令尹。改行：改变作法，即改变子辛的所作所为。疾：急速。 ⑫急：危急，即恐惧危急。往：即归向楚国。 ⑬无之：指放弃陈国。可：犹言好办。杜预注："言晋力不能及陈，故七年陈侯逃归。" ⑭甲午：十一月十二日。城棣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阳县北）。参加城棣救援陈国的盟会有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齐世子光。 ⑮入敛：即入殓，把死人装进棺材里，此指入殓的礼仪。公：即鲁襄公。在位：指举行季文子入殓之礼时，襄公亲临监视，在其应在之位。据《礼记·丧大祀》记载：大夫之丧

将大敛，国君亲自看视，即位于东序端，面向西。　⑯宰：家宰，家臣之长，指季氏家臣之长。庀（pǐ痞）：具备。家器：家里的器物。葬备：作丧葬之用，即备作葬具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季氏之宰庀具家器，为丧葬之备。"藏：收藏。金玉：金器、玉器。重（chóhg虫）：重复，指双份。器备：一切用具。　⑰相三君：辅佐过三个国君。三君，指鲁宣公、鲁成公、鲁襄公。私积：私人积蓄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人质问陈国背叛的缘故，陈国人说："由于令尹子辛侵害小国满足个人的欲望。"于是楚国杀了子辛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。"是因为他贪婪的缘故。君子认为："楚共王在这件事情上用刑不当。逸《诗》说：'大路笔直又笔直，我的心明亮又明亮，谋划政事不妥善，聚集贤人来决断。'自己没有信用，反而杀人来称快，不也是很难的吗？《夏书》说：'完成信用然后才能成功。'"

九月二十三日，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齐世子光、吴人、鄫人在戚地结盟，会见了吴人，并且晋国命令诸侯出兵戍守陈国。鲁国穆叔认为鄫国的归属对鲁国不利，让鄫国大夫参加盟会听取盟主的命令。

楚国子囊做了令尹。范宣子说："我们失去陈国了！楚国人讨伐二心的国家又立了子囊，必定改变子辛的作法而很快地讨伐陈国。陈国靠近楚国，百姓时时恐惧危急，能不归向楚国吗？保有陈国，不是我们的事情，放弃它以后才好办。"冬天，诸侯派兵戍守陈国。子囊攻打陈国。十一月十二日，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齐世子光在城棣会合救援陈国。

季文子死，按大夫入殓的礼仪，襄公亲临看视。季氏家宰收集家里的器物做葬具，家里没有穿丝绸的妾，没有吃粮食的

马，没有收藏金器玉器，没有重份的用具。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忠于公室。他已辅佐过三个国君了，但没有私人的积蓄，可以不认为是忠心吗？

六 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①，杞桓公卒，始赴以名，同盟故也。

宋华弱与乐辔少相狎，长相优，又相谤也②。子荡怒，以弓梏华弱于朝③。平公见之④，曰："司武而梏于朝⑤，难以胜矣！"遂逐之⑥。夏，宋华弱来奔。

司城子罕曰⑦："同罪异罚，非刑也⑧。专戮于朝，罪孰大焉⑨？"亦逐子荡。子荡射子罕之门，曰："几日而不我从⑩？"子罕善之如初⑪。

秋，滕成公来朝，始朝公也。

莒人灭鄫，鄫恃赂也⑫。

冬，穆叔如邾聘，且修平⑬。

晋人以鄫故来讨，曰："何故亡鄫？"季武子如晋见，且听命⑭。

十一月，齐侯灭莱，莱恃谋也⑮。于郑子国之来聘也，四月，晏弱城东阳，而遂围莱⑯。甲寅，堙之环城，傅于堞⑰。及杞桓公卒之月，乙未，王湫帅师及正舆子、棠人军齐师，齐师大败之⑱。丁未⑲，入莱。莱共公浮柔奔棠⑳。正舆子、王湫奔莒，莒人杀之。四

月，陈无宇献莱宗器于襄宫㉑。晏弱围棠，十一月丙辰㉒，而灭之。迁莱于郯㉓。高厚、崔杼定其田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襄公六年（公元前567年）。　②华弱：宋国大夫。乐辔：即子荡，宋国大夫。华、乐两氏都是宋戴公的后裔，世代为宋国卿大夫。狎（xiá狭）：亲近，亲暱。优：戏谑（xuè血）。杜预注："优，戏也。"谤：诽谤，毁谤。　③梏（gù固）：拘禁，在此犹言套住。　④平公：即宋平公，名成，宋共公之子，在位四十四年。　⑤司武：即司马，指华弱，宋国司马官职掌武事。　⑥逐之：驱逐他。之，指华弱。　⑦司城：宋国官名，即司空。子罕：即乐喜，又称司城子罕。　⑧非刑：不合刑法。　⑨专：专横。戮：侮辱，羞辱。　⑩几日而不我从：还有几天会不跟我被逐？即不久我也将让你驱逐出国。杜预注："言我射女门，女亦当以不胜任见逐。"　⑪善：相善，亲善。杜预注："言子罕虽见辱，不追忿，所以得安。"　⑫恃赂：依仗贿赂，而不靠防备。杜预注："鄫有贡赋之赂在鲁，恃之而慢莒，故灭之。"　⑬修平：重修和好。　⑭季武子：又称季孙宿，代父为鲁卿。听命：此指听候处置。鄫国为鲁国属国，被莒国所灭，故鲁国向晋国表示谢罪。　⑮恃谋：依仗谋略，指贿赂夙沙卫的谋略。此言莱国不务实际，只靠谋略。　⑯晏弱：即晏桓子，齐国大夫。城东阳：在东阳筑城，晏弱已于鲁襄公二年开始在东阳筑城威逼莱国。东阳，齐国边境上邑名（在今山东临朐（qú渠）县东）。围莱：包围莱国，指晏弱在东阳筑城后，即包围了莱国。　⑰甲寅：指鲁襄公五年四月甲寅日。但据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推算："去年四月丙辰朔，不得有甲寅"。堙（yīn因）：堆土，即堆土成山。环城：环绕城的四周。傅：通"附"，附着，挨着。堞（dié碟）：又叫陴（pí皮），女墙，即城上的矮墙杜预注："周城为土山，及女墙。"　⑱杞桓公：杞国国君，名姑容，杞惠公之子，杞成公之弟，在位七年。卒之月：即鲁襄公六年三月死。鲁襄公六年《经》："六年春，王三月壬午，杞伯姑容卒。"乙未：即三月十五日。王湫（jiǎo狡，又读qiū秋）：齐国上卿国佐的同党，齐君杀国佐，王湫逃亡到莱国，事见鲁成公十八年《传》。棠人：棠邑人。棠，莱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即墨县南）。杜预注："棠，莱邑也。北海即墨县南有棠乡。"军：此犹言迎

战，抵抗。大败之：把莱军打得大败。之，指王湫、正舆子和棠邑人率领的莱国军队。 ⑲丁未：三月二十七日。 ⑳莱共公浮柔：莱国国君。名浮柔。 ㉑陈无宇：即陈桓子，齐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无宇，桓子，陈完玄孙。”莱宗器：莱国宗庙里的宝器。襄宫：齐襄公庙。杜预注：“襄宫，齐襄公庙。”一说襄宫为“惠宫”之误，参阅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襄公六年《传》注。 ㉒十一月丙辰：即十二月初十。根据历法推算，十一月无丙辰日，应依据《经》文“十有二月，齐侯灭莱”的记载将“十一月”改为“十二月”为妥。 ㉓迁莱于郳（ní尼）：将莱国的百姓迁移到小邾。杜预注：“迁莱子于郳国。”解“迁莱子”不妥。郳，《说文》认为“齐地”，杜预注认为“郳国”，孔颖达疏认为即“小邾”。小邾，曹姓子爵国（在今山东滕县东）。 ㉔高厚、崔杼：都是齐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高厚，高固子。”定其田：划定莱国的土地疆界。杜预注：“定其疆界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六年春天，杞桓公死，讣告开始记载死者的名字，是因为两国同盟的缘故。

宋国华弱和乐辔少年时彼此相亲暱，长大了彼此相戏谑，又彼此相诽谤。乐辔有一次生气了，在朝廷上用弓套住华弱的脖子。宋平公看见这种情况，说：“司马在朝廷上脖子套弓枷，打仗就难以取胜了！”于是就驱逐了他。这年夏天，宋国华弱逃奔来鲁国。

司城子罕说：“相同的罪过而不同的处罚，这是不合于刑法的。在朝廷上专横和羞辱别人，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的吗？”于是也驱逐了乐辔。乐辔把箭射在子罕的大门上，说：“你还有几天会不跟我被逐呢？”子罕像原来一样对他亲善。

秋天，滕成公来鲁国朝见，是初次朝见襄公。

莒国人灭亡了鄫国，这是由于鄫国依仗贿赂而轻视防备造成的。

这年冬天，穆叔到邾国聘问，并且重修和好。

晋国人因为鄫国的缘故来讨伐鲁国，说："为什么灭亡了鄫国？"季武子到晋国会见，同时听候处置。

十一月，齐侯灭亡莱国，这是由于莱国只是依仗谋略的缘故。在郑国子国来鲁国聘问的时候，即去年四月，晏弱在东阳筑城，于是就包围了莱围。去年四月某日，环绕城的四周堆起土山，紧挨着女墙。到杞桓公死去的那个月十五日，王湫领兵和正舆子、棠邑人抵抗齐军，齐军把他们打得大败。三月二十七日，攻进莱国。莱共公浮柔逃奔到棠邑。正舆子、王湫逃亡到莒国，莒国人杀了他们。四月，陈无宇把莱国宗庙里的宝器献于齐襄公庙。晏弱包围棠邑，十二月初十，灭掉莱国，把莱国的百姓迁移到小邾。高厚、崔杼划定莱国的土地疆界。

七　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①，郯子来朝，始朝公也。

夏四月，三卜郊不从②，乃免牲。孟献子曰："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。夫郊，祀后稷以祈农事也③。是故启蛰而郊④，郊而后耕。今既耕而卜郊，宜其不从也。"

南遗为费宰⑤。叔仲昭伯为隧正⑥，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遗，谓遗："请城费，吾多与而役⑦。"故季氏城费。

小邾穆公来朝，亦始朝公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襄公七年（公元前566年）。　②不从：犹言不吉利。
③后稷：周族的始祖。　④启蛰：古代节气名。启，指惊蛰；蛰，

指入蛰。 ⑤南遗：鲁国大夫。费：季氏邑名。 ⑥叔仲昭伯：名带，叔仲惠伯之孙。隧正：主管役徒之官。 ⑦而：同“尔”，你。役：役人，即劳力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七年春天，郯子来鲁国朝见，是初次朝见襄公。

夏季四月，三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，于是就免除使用牺牲。孟献子说：“我现在才知道有占卜和占筮。郊祭，是祭祀后稷而祈求农业丰收。所以一到启蛰节就举行郊祭，郊祭以后开始耕作。现在已经耕作而去占卜郊祭，占卜不吉利是应该的了。”

南遗做费邑长官。叔仲昭伯做隧正，想要讨好季氏并向南遗谄媚，便对南遗说：“你请求在费地筑城，我多给你劳力。”所以季氏在费地筑城。

小邾穆公来鲁国朝见，也是初次朝见襄公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季武子如卫，报子叔之聘，且辞缓报①，非贰也。

冬十月，晋韩献子告老②。公族穆子有废疾，将立之③。辞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岂不夙夜？谓行多露④。’又曰：‘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⑤。’无忌不才，让其可乎⑥？请立起也⑦！与田苏游，而曰好仁⑧。《诗》曰：‘靖共尔位，好是正直⑨。神之听之，介尔景福⑩。’恤民为德，正直为正，正曲为直，参和为仁⑪。如是，则神听之，介福降之⑫。立之⑬，不亦可乎？”

庚戌，使宣子朝，遂老⑭。晋侯谓韩无忌仁，使掌

公族大夫⑮。

卫孙文子来聘，且拜武子之言，而寻孙桓子之盟⑯。公登亦登⑰。叔孙穆子相，趋进曰："诸侯之会，寡君未尝后卫君⑱。今吾子不后寡君，寡君未知所过。吾子其少安⑲！"孙子无辞，亦无悛容⑳。穆叔曰："孙子必亡。为臣而君㉑，过而不悛，亡之本也。《诗》曰：'退食自公，委蛇委蛇㉒。'谓从者也㉓。衡而委蛇，必折㉔。"

楚子囊围陈，会于邓以救之㉕。

【注释】

①季武子：即季孙宿，鲁国大夫。子叔之聘：卫国子叔聘问鲁国在鲁襄公元年，而六年后鲁国才答报。子叔，即公孙剽，后为卫殇公。辞缓报：解释延迟回报的原因。　②告老：告老致仕，，犹言告老退休。③公族穆子：即韩无忌。废疾：即残疾；一说久治不愈的病。立之：立他为卿，指立韩无忌继其父韩厥的卿位。　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召南·行露》篇。夙夜：夜色尚早，即连夜起早；一说早晨和夜晚，即早晚。谓：无奈（见王引之《经传释词》）。行（háng杭）：道路。多露：露水太多。　⑤躬：身体，引申为自身。庶民：众民，即百姓。信：信任。以上为《小雅·节南山》第四章中两句诗。　⑥无忌：即韩无忌。让其可乎：让给别人大概可以吧？　⑦起：即韩起，又称宣子，韩无忌之弟。杜预注："起，无忌弟宣子也。"　⑧田苏：晋国贤人。游：交游，来往。而曰好仁：是田苏称赞韩起"好仁"。杜预注："苏言起好仁。"　⑨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小明》篇。靖：认真，慎重。共：同"恭"，恭谨。尔位：你的职位。正直：正人和直人，即正直的人。　⑩介：助；一说给予。景：大。　⑪恤：抚恤，体恤。正：正直的"正"，正曲的"正"作动词用，纠正。参和：即参和德、正、直三者为一体。杜预注："德、正、直三者备，乃为仁。"　⑫介福：即景福，大福。介，大。　⑬立之：指立韩起为卿。杜预注："言起有此三德，故可立。"　⑭庚戌：十月初九。朝：朝见国君，让韩起继承其父的卿位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使韩起为

卿而朝于君。” ⑮掌公族大夫：公族大夫之长，即首席公族大夫。掌，主管。孔颖达疏：“无忌先为公族大夫，今言使掌，是与诸公族大夫为师长也。” ⑯拜武子之言：拜谢季武子的解释。言，指“辞缓报”。孙桓子之盟：孙桓子的结盟，结盟在鲁成公三年。孙桓子，即孙良夫，孙文子之父，卫国执政大夫。 ⑰公登：鲁襄公登上台阶。亦登：孙文子也并肩登上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依礼，国君先登二级，然后宾登一级。臣应在后，相距君一级。今鲁襄登阶，孙林父亦随之同登。”孙林父与鲁君同登是无礼的表现。 ⑱叔孙穆子：即叔孙豹，鲁国大夫。相：相礼。趋进：快步进入。趋，疾走，快步而行。后卫君：使卫君后，即让卫国国君走在后面。此为使动句。 ⑲少安：稍停一下。安，停止。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安，止也。”一说慢点。杜预注：“安，徐也。” ⑳无悛（quān圈）容：没悔改的样子。悛，改悔。容，脸上的神情，犹言样子。 ㉑穆叔：即叔孙穆子。为臣而君：做臣下而又和国君并行，指“公登亦登”。

㉒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召南·羔羊》篇。退食自公：退朝回家吃饭。公，公家，指朝廷。委蛇（yí）：从容自得貌，或扬扬自得的样子。 ㉓从者：顺从的人。 ㉔衡：即横，专横。折：挫折；毁折。杜预注：“衡，横也。横不顺道，必毁折。” ㉕邾（wéi维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鲁山县）。参加邾地盟会有鲁襄公、晋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季武子到卫国，回报子叔的聘问，并且解释延迟回报的原因，不是出于二心。

冬季十月，晋国韩献子告老退休。公族穆子患有残疾，要立他为卿。公族穆子辞谢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难道不是想着连夜起早前来？无奈道上露水太多。’又说：‘不能亲身办事，百姓就不会信任。’无忌没有才能，让给别人大概可以吧！请立起吧！他和田苏交往，田苏赞赏他好仁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慎重恭谨地对待你的职位，喜欢这正直的人。神灵将会听到，赐给你大福。’体恤百姓是德，纠正直是正，纠正曲是直，参和德、正、直三者是仁。象这样，那么神灵就会听到这些，降给他大福。立他为卿，不

也是可以的吗？”

十月初九，让韩宣子朝见立为晋卿，于是韩献子就告老退休。晋侯认为韩无忌仁德，让他做公族大夫之长。

卫国孙文子来鲁国聘问，并且拜谢季武子的解释，重温和孙桓子的结盟。鲁襄公登上台阶孙文子也并肩登上。叔孙穆子做相礼，快步进入说：“诸侯的会见，寡君从来没有让卫君走在后面。现在您没有走在寡君后面，寡君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。您还是稍停一下！”孙文子没有说话，也没有改悔的样子。穆叔说：“孙子必定灭亡。做臣下而又和国君并行，有了过错而不改悔，是灭亡的根本原因。《诗经》说：‘退朝回家吃饭，从容又自得。’说的是顺从的人。专横而又洋洋自得，必然遭到挫折。”

楚国子囊包围陈国，鲁襄公、晋侯、宋公、陈侯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在邾地会合救援陈国。

【原文】

郑僖公之为大子也①，于成之十六年与子罕适晋，不礼焉。又与子丰适楚②，亦不礼焉。及其元年朝于晋，子丰欲愬诸晋而废之，子罕止之③。及将会于邓，子驷相④，又不礼焉。侍者谏⑤，不听；又谏，杀之。及鄫，子驷使贼夜弒僖公，而以疟疾赴于诸侯⑥。简公生五年，奉而立之⑦。

陈人患楚。庆虎、庆寅谓楚人曰⑧：“吾使公子黄往而执之⑨。”楚人从之。二庆使告陈侯于会⑩，曰：“楚人执公子黄矣！君若不来，群臣不忍社稷宗庙，惧有二图⑪。”陈侯逃归。

【注释】

①郑僖公：名髡顽，郑成公之子，在位五年。 ②子丰：郑穆公之子。 ③其元年：指郑僖公元年。愬：同“诉”，控告，控诉。 ④子驷：即公子骈（fēi飞），郑国执政大夫。相：相礼，即做相礼。 ⑤侍者：侍奉的人。 ⑥鄟（zhōu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、鲁山县之间）。贼：贼人，《史记·卫世家》认为子驷派厨人用毒药杀死郑僖公。疟（nüè虐）疾：此犹言暴病，急病。赴：同“讣”，讣告，报丧。 ⑦简公：即郑简公，名嘉，郑僖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六年。生五年：即五岁。奉而立之：奉立他为国君。奉，护戴，辅佐。 ⑧庆虎、庆寅：都是陈国执政大夫。 ⑨公子黄：陈成公之子，陈哀公之弟。而：通“尔”，你们。执：拘捕，逮捕。 ⑩二庆：即庆虎、庆寅。会：指邲地的盟会。

⑪不忍社稷宗庙：不忍心国家宗庙被楚国灭亡。二图：有别的打算，指有二心，即将改立亲楚的国君。杜预注：“背君属楚。”

【译文】

郑僖公做太子的时候，在鲁成公十六年和子罕到晋国，郑僖公对子罕无礼。又和子丰到楚国，他对子丰也无礼。等到郑僖公元年去晋国朝见，子丰想要向晋国控告而废弃僖公，子罕劝阻了他。等到要在邲地盟会，子驷做相礼，僖公又对子驷无礼。侍者劝谏，僖公不听；又劝谏，僖公杀了他。到达鄟地，子驷派贼人在夜里害死僖公，以急病而死讣告诸侯，郑简公当时五岁，奉立他为国君。

陈国人担忧楚国。庆虎、庆寅对楚国人说：“我们派公子黄去你们拘捕他。”楚国人听从了。二庆派人到会报告陈侯，说：“楚国人逮捕公子黄了！君王如果不回来，臣下们不忍心国家宗庙被楚国灭亡。恐怕会有别的打算。”陈侯于是逃了回来。

八 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公如晋朝，且听朝聘之数①。

郑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，谋子驷。子驷先之。夏四月庚辰，辟杀子狐、子熙、子侯、子丁②。孙击、孙恶出奔卫③。

庚寅，郑子国、子耳侵蔡，获蔡司马公子燮④。郑人皆喜，唯子产不顺⑤，曰："小国无文德⑥，而有武功，祸莫大焉。楚人来讨，能勿从乎？从之，晋师必至。晋、楚伐郑，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⑦。"子国怒之曰："尔何知？国有大命，而有正卿⑧。童子言焉，将为戮矣。"

五月甲辰，会于邢丘，以命朝聘之数⑨，使诸侯之大夫听命。季孙宿、齐高厚、宗向戌。卫宁殖，邾大夫会之⑩。郑伯献捷于会，故亲听命⑪。大夫不书，尊晋侯也⑫。

莒人伐我东鄙，以疆鄫田⑬。

秋九月，大雩，旱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襄公八年（公元前565年）。朝聘之数：朝聘所贡献财币的数字；一说指朝聘的次数。　②四月庚辰：四月十二日。辟：罪，此指制造罪名。　子狐、子熙、子侯、子丁：即所谓郑国的群公子。　③孙击、孙恶：杜预注以为都是子狐之子；而孔颖达疏认为此说"未必有文可据"。　④庚寅：四月二十二日。子国：即公子发，郑穆公之子，子产之父。　子耳：即公孙辄，公子喜疾之子。　公子燮：蔡国大夫，因官为司马，又称司马燮。　⑤子产：即公孙侨，又称子美，子国之子，后为郑国执政上卿，是郑国柱石之臣。　不顺：不附和，即不随和众人而喜。　⑥文德：文治的功德，即礼乐教化，常对"武功"而言。　⑦不四五

年弗得宁矣：在四五年内不得安宁了。不四五年，不出四五年之外，即在四五年之内。 ⑧大命：重大的命令。 正卿：主要执政的卿。 ⑨五月甲辰：五月初七。 邢丘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温县东）。 ⑩高厚：又称高子，齐国大夫。 向戌：又称合左师，宋国大夫。 宁殖：即宁惠子，卫国大夫。 ⑪献捷：献战利品，即奉献俘虏。杜预注："献蔡捷也。" 亲听命：亲自听取晋国的命令。 ⑫大夫不书：《春秋》没记载大夫的名字。尊晋侯：尊崇晋侯。杜预注："晋悼复文、襄之业，制朝聘之节，俭而有礼，德义可尊，故退诸侯大夫以崇之。" ⑬我东鄙：我们鲁国东部边境。鄙，边鄙。疆鄫田：划定鄫国土地的疆界。疆，疆界，即划定疆界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八年春天，鲁襄公到晋国朝见，并且听取晋国要求朝聘贡献财币的数字。

郑国诸公子因为郑僖公的死，谋划杀掉子驷。子驷先下手。夏季四月十二日，制造罪名杀了子狐、子熙、子侯、子丁。孙击、孙恶逃奔到卫国。

四月二十二日，郑国子国、子耳侵袭蔡国，俘虏了蔡国司马公子燮。郑国人都高兴，惟独子产不附和众人，说："小国没有文德，却有了武功，没有比这再大的祸患了。楚国人来讨伐，能不顺从吗？顺从楚国，晋国的军队必然到来。晋、楚两国攻打郑国，从今以后郑国在四五年内不得安宁了。"子国对他发怒说："你知道什么？国家有发兵的大命，又有执政的正卿。小孩子说这些话。要被砍头了。"

五月初七，季孙宿和晋侯、郑伯、齐人、宋人、卫人、邾人在邢丘盟会，由晋国规定朝聘财礼的数字，让诸侯的大夫听取命令。鲁国季孙宿、齐国高厚、宋国向戌、卫国宁殖、邾国大夫参加盟会。郑伯在会上奉献蔡国俘虏，所以亲自听取晋国的命令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大夫的名字，是为了尊崇晋侯。

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鄙边境，为了划定鄫国土地的疆界。

秋季九月，举行盛大的雩祭，是由于天旱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楚子囊伐郑，讨其侵蔡也。子驷、子国、子耳欲从楚，子孔，子蛮、子展欲待晋①。子驷曰："《周诗》有之曰②：'俟河之清③，人寿几何？兆云询多，职竞作罗④。'谋之多族，民之多违，事滋无成⑤。民急矣，姑从楚以纾吾民⑥。晋师至，吾又从之。敬共币帛，以待来者，小国之道也⑦。牺牲玉帛，待于二竟，以待强者而庇民焉⑧。寇不为害，民不罢病⑨，不亦可乎？"子展曰："小所以事大，信也。小国无信，兵乱日至，亡无日矣⑩。五会之信，今将背之，虽楚救我，将安用之⑪？亲我无成，鄙我是欲⑫，不可从也。不如待晋。晋君方明，四军无阙，八卿和睦⑬，必不弃郑。楚师辽远，粮食将尽，必将速归，何患焉？舍之闻之⑭：'杖莫如信⑮。'完守以老楚⑯，杖信以待晋，不亦可乎？"子驷曰："《诗》云：'谋夫孔多，是用不集⑰。发言盈庭，谁敢执其咎⑱？如匪行迈谋，是用不得于道⑲。'请从楚，匪也受其咎⑳。"乃及楚平。

【注释】

①子孔：即公子嘉，郑穆公之子。　子蛮（jiǎo矫）：即公孙蠆（chài瘥），公子偃之子。　子展：即公孙舍之，公子喜之子。　待晋：等待晋国来救援。　②《周诗》：指周时逸诗。杜预注："逸诗也。"　③俟：等待。　④兆：占卜。　云：语助词，无实义。询：一说实在，《尔雅·释诂》："询，信也。"一说谋划，杜预注："询，谋也。"职：犹言当是；一

说执掌，杜预注："职，主也。"竟：语词助，无实义。 罗：罗网，即作罗网。 ⑤族：家族，指朝廷卿大夫人等。多族，犹言众人。杜预注："族，家也。"违：背违，即不跟从。 滋：滋益，更加。 ⑥纾吾民：缓和我国百姓的死亡。纾，缓和，延缓。 ⑦共：同"供"，供给。 币帛：财货，即赠送的礼物。道：犹言办法。 ⑧二竟：晋、楚两国的边境。强者：兵力强盛的国家。 ⑨寇：敌寇，指晋、楚两国。罢（pí疲）：同"疲"，疲劳。 病：乏困。 ⑩日至：天天到来。 ⑪五会：五次盟会，即鲁襄公三年会于鸡泽，鲁襄公五年会于戚，又会于城棣，鲁襄公七年会于邝，鲁襄公八年会于邢丘。 安用：有什么用？ ⑫亲我无成：晋国亲近我国反而没有成功。杜预注："晋亲郑。"鄙我是欲：楚国以把我国纳为他们的边邑为欲望。 ⑬方明：正当贤明之时。四军：即上、中、下、新四军。 无阙：完备无缺。阙，同"缺"。 八卿：每军有二卿，四军共有八卿。 ⑭舍之：子展的名。 ⑮仗莫如信：可杖恃的莫如诚信，即没有比诚信再可依仗的了。杖，通"仗"，依仗。 ⑯老楚：使楚军疲惫。老，疲惫，无士气。 ⑰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小旻》篇。谋夫：出主意的人。是用：因此。用，因。 集：成功，成就。

⑱盈庭：挤满庭院。盈，充满，挤满。执其咎：承受其过错。执，犹言承受，承担。咎：罪责，此指过错。 ⑲如匪行迈谋：如同那个人一边走路还和路人商量。匪，彼，那个人。行迈，即走路。不得于道：在道上一无所得。杜预注："匪，彼也。行迈谋，谋于路人也。不得于道，无众适从。" ⑳骓：子驷的名。

【译文】

这年冬天，楚国子囊攻打郑国，讨伐它侵袭蔡国。子驷、子国、子耳要顺从楚国，子孔、子蛮、子展要等待晋国救援。子驷说："《周诗》有这样的话：'等待黄河澄清，人的寿命能有几何？占卜实在太多，等于自作罗网。'向很多人商量，主意太多百姓多数不能跟从，事情更加不能成功。百姓危急了，姑且顺从楚国来延缓我国百姓的死亡。晋国军队到来，我们再顺从晋国。恭恭敬敬供给财货，等待来者，这是小国的办法。用牺牲玉帛，在晋、楚两国的边境上等待，等待兵力强盛的国家来

保护百姓。敌寇不制造祸害，百姓不疲劳困乏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”子展说：“小国事奉大国，是用诚信。小国没有诚信，战乱就会天天到来，很快就会灭亡了。五次盟会树立的信用，现在要背弃它，虽然楚国救援我国，还有什么用？晋国亲近我国反而没有成功，楚国的欲望想把我国纳入他们的边邑，不能顺从他们。不如等待晋国。晋国的国君正当贤明之时，四个军完备无缺，八个卿和睦无间，一定不会丢弃郑国。楚军距离我国遥远，粮食将要吃完，必定要很快回去，还忧虑什么？舍之听说：‘可依仗的莫如诚信。’完缮守备使楚军疲惫，依仗诚信等待晋军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”子驷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出主意的人很多，因此不能成功。发言的人挤满庭院，谁敢承担过错？如同那个人边走路还和路人商量，因此在道上一无所得。’请顺从楚国，罪承担这个罪责。”于是就和楚国媾和。

【原文】

使王子伯骈告于晋①，曰：“君命敝邑：‘修而车赋，儆而师徒，以讨乱略②。’蔡人不从，敝邑之人不敢宁处，悉索敝赋③，以讨于蔡，获司马燮，献于邢丘。今楚来讨曰：‘女何故称兵于蔡④？’焚我郊保，冯陵我城郭⑤。敝邑之众，夫妇男女，不遑启处⑥，以相救也。鼜焉倾覆，无所控告⑦。民死亡者，非其父兄，即其子弟。夫人愁痛⑧，不知所庇。民知穷困，而受盟于楚，孤也与其二三臣不能禁止⑨，不敢不告。”知武子使行人子员对之曰⑩：“君有楚命，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，而即安于楚⑪。君之所欲也，谁敢违君？寡君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，唯君图之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王子伯骈（pián蹁）：郑国大夫。 ②修：修缮，修治。 车赋：犹言车乘，即兵车。 儆（jǐng警）：警戒，戒备。 师徒：指车兵和步兵，泛指士兵。 乱略：作乱和侵略；一说动乱。 ③敝赋：我国军队。赋，兵赋，犹言军队。 ④称兵：举兵，用兵。 ⑤郊保：郊外的小城堡。郊，郭外叫郊。保，今作堡，城堡，或土寨。 冯（píng平）陵：犹言进逼，侵凌。杜预注："冯，迫也。" ⑥夫妇：已嫁娶的男女。 男女：指未嫁娶者或鳏夫寡妇。 遑（huáng）：闲暇。 启处：安居休息。 ⑦翦：尽，全部。 无所控告：没有地方可去控告。 ⑧死亡者：死去和逃亡的。 夫人：犹言人人。杜预注："夫人，犹人人也。" ⑨孤：郑伯自称，此指郑简公。 ⑩子员：又称行人子员，晋国行人。 之：指王子伯骈。 ⑪而即安于楚：却立刻屈服楚国。安，苟安，犹言屈服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受盟于楚，以就便安。"

【译文】

郑国派王子伯骈向晋国报告，说："君王命令敝邑：'修缮你们的战车，戒备你们的军队，以讨伐作乱和侵略。'蔡国人不顺从，敝邑的人不敢安居，收集我国全部的军队，讨伐蔡国，俘虏了司马燮，奉献于邢丘的盟会上。现在楚国来讨伐说：'你们为什么对蔡国用兵？'焚烧我国郊外的城堡，侵犯我国的城郭。敝邑的大众，夫妇和鳏寡，无暇休息，互相救援。国家将要全部倾覆，没有地方可以去控告。百姓死去和逃亡的，不是父兄，就是子弟，人人哀愁和悲痛，不知道到哪里可以庇护。百姓知道穷途困境，因而接受楚国的结盟，孤和几个臣下不能禁止，不敢不报告。"晋国大夫知罃派行人子员回答他说："君王受到楚国讨伐的命令，也不派一个使者告诉寡君，却立刻屈服于楚国。君王的愿望，谁敢违背？寡君将要率领诸侯和你们在城下相见，请君王考虑一下！"

【原文】

晋范宣子来聘，且拜公之辱①，告将用师于郑。公

享之，宣子赋《摽有梅》②。季武子曰："谁敢哉③？今譬于草木，寡君在君，君之臭味也④。欢以承命，何时之有⑤？"武子赋《角弓》。⑥宾将出，武子赋《彤弓》⑦。宣子曰："城濮之役，我先君文公献功于衡雍，受彤弓于襄王，以为子孙藏⑧。匄也，先君守官之嗣也⑨，敢不承命？"君子以为知礼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之辱：鲁襄公的朝见，指春季的朝见。辱，辱临，辱临晋国朝见，谦词。　②《摽有梅》：为《诗经·召南》篇名。此诗本意写男女婚姻及时；而范宣子赋此诗，寄意希望鲁国及时出兵。　③谁敢：谁敢不及时？指不敢不从命及时出兵。　④譬于草木：用草木来比喻。譬，比喻。在君：指对于晋君。　君之臭（xiù秀）味：是草木（晋君）散发出的气味。臭味，即气味。此言晋君是草木，鲁国只是草木发出的气味比喻同类，成为后来"臭味相投"的成语。　⑤欢：欣喜，高兴。　承命：受命，承担命令。　何时之有：有什么时间早晚呢？　⑥《角弓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取其"兄弟婚姻，无相远矣。'"　⑦《彤弓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《彤弓》是"天子赐有功诸侯"的诗；季武子赋此诗，意在晋悼公继续晋文公的霸业。　⑧城濮之役：即晋、楚城濮之战，见鲁僖公二十八年《传》。　文公：即晋文公。　献功：指献城濮之战的战功。　衡雍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武县西北）。　彤弓：红色的弓。彤，红色。　襄王：即周襄王。　藏：府藏、宝藏。　⑨守官：即官员。范宣子先人郤缺，在晋文公时为卿；范宣子继承士会和士燮为卿，故言"守官之嗣"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范宣子来到鲁国聘问，同时拜谢鲁襄公的朝见，报告要对郑国用兵。襄公设享礼招待他，范宣子赋《摽有梅》这首诗。季武子说："谁敢不及时啊？现在用草木来比喻，寡君对于

君王，只是作为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罢了。高高兴兴地接受命令，有什么时间早晚呢？”季武子赋《角弓》这首诗。客人将要退出，季武子赋《彤弓》这首诗。范宣子说：“城濮之战，我们先君文公在衡雍献战功，接受襄王赐给红色的弓，作为子孙的宝藏。匄，是先君官员的后代，怎敢不接受命令？”君子认为范宣子懂得礼仪。

九 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，宋灾①。乐喜为司城以为政②。使伯氏司里，火所未至，彻小屋，涂大屋③；陈畚挶，具绠缶，备水器④；量轻重，蓄水潦，积土涂⑤；巡丈城，缮守备，表火道⑥。使华臣具正徒，令隧正纳郊保，奔火所⑦。使华阅讨右官，官庀其司⑧。向戌讨左，亦如之。使乐遄庀刑器⑨，亦如之。使皇郧命校正出马，工正出车，备甲兵庀武守⑩。使西鉏吾庀府守。令司宫、巷伯儆宫⑪。二师令四乡正敬享，祝宗用马于四墉，祀盘庚于西门之外⑫。

晋侯问于士弱曰⑬：“吾闻之，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古之火正，或食于心，或食于咮，以出内火⑭。是故咮为鹑火，心为大火⑮。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，祀大火，而火纪时焉⑯。相土因之，故商主大火⑰。商人阅其祸败之衅，必始于火，是以日知其

有天道也⑱。”公曰：“可必乎？”对曰：“在道。国乱无象，不可知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襄公九年(公元前564年)。灾：指发生火灾。　②司城：宋国官名，六卿之一。　③使：指乐喜派人，以下“使”字均同此。伯氏：宋国大夫。司里：管理城内街巷。司，管理。里，街巷，即居民聚居的地方。彻：拆除。小屋拆除，留出空地，可以隔绝火的蔓延。　涂：涂抹，指用泥涂抹。用泥土把大屋涂抹，火不易燃烧。　④畚（běn本）：畚箕，盛东西的器具。　挶（jú局）：抬土的器具。　绠（gěng耿）：汲水桶上的绳索。　缶（fǒu否）：汲水器具，又叫瓦罐。　⑤水潦（lǎo老）：犹言水塘，水池。潦，积水。　土涂：即泥土。涂，泥土。　⑥巡：巡行，巡查。　丈城：即城郭四周。缮：修缮。　守备：防守的设备。杜预注：“恐因灾作乱。”　表：标记，指立标指明。火道：火到之处和火的趋向。　⑦华臣：华元之子，宋国司徒。　具：配备，调集。　正徒：常备的役徒。　隧正：一隧之长。隧，郊外叫隧，犹今天的远郊区域。一说隧正，官名；五具为隧。　纳郊保：调集郊堡的徒卒到国都。保，即隧内的小城堡。一说将隧的徒卒调集郊野，随时奔赴着火地点。

⑧华阅：华元之子，继承其父为右师。讨：主管。　右官：右师的官属。　庀（pǐ劈）：治理，准备。　其司：他的下属。　⑨乐遄（chuán船）：宋国司寇。　刑器：刑具，司寇是刑官，大火中必有犯罪的人，准备刑具惩办。　⑩皇郧（yún匀）：宋国司马。　校正：司马的属官，主管马匹。出马：牵出马匹。　工正：司马的属官，主管战车。　出车：推出战车。　武守：用武力守卫。武，武力，即部队。一说藏于武库而守卫。　⑪西钮（chǔ除，又读jǔ举）吾：宋国太宰。　庀：一说同“庇”，保护。　府守：府库守藏；一说六官的典策。　司宫：宫内小臣，即奄人之长，掌管宫内的事。杜预注：“司宫，奄臣。”　巷伯：奄人，主管宫中巷寝门户小臣。　儆宫：戒备宫中，防止宫内有乱。儆，警戒，戒备。

⑫二师：右师和左师。　四乡正：四乡之长。宋国有四乡，每乡设有乡正，即乡大夫。敬享：恭敬地祭祀。享，祭祀。古代国家有大灾，全国都要祭祀一切应祭之神，此指祭祀群神。　祝宗：可能是祝史之长。杜预注：

"祝宗，主祭祀祈祷者。" 四墉（yōng庸）：四城，此指四城之神。墉，城墙，此指城。盘庚：殷王，宋国的远祖。 西门之外：宋国国都西门的外边。 ⑬士弱：又称士庄子，士庄伯，士渥浊之子，晋国大夫。 ⑭火正：职掌祭祀火星的官。古代火正掌火有功，封为上公，当作贵神祭祀。 食：此指陪祭。 心：星名，心宿。 咮（zhòu咒）：柳宿，柳星的别称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心，大火东方星也；咮，鹑火南方柳星也。" 出内火：即出火内火，放火和禁止放火。内火，一说谓纳火，一说作入火，即禁止放火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季春建辰之月，鹑火星昏在南方，则令民放火，是谓出火；季秋建戌之月，大火星伏在日下，夜不得见，则禁民放火，是谓内火。" ⑮鹑火：星宿名，即鹑火星。 大火：星宿名，即大火星。 ⑯陶唐氏：帝尧的号。尧初居于陶，后封于唐，为唐侯，故称陶唐。 阏（è厄）伯：相传为高辛氏的苗裔。杜预注："阏伯，高辛氏之子。"商丘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市西南）。纪时：确定时节。 ⑰相土：殷商的祖先。 因：沿袭。 商主大火：殷商以大火星为祭祀的主星。 ⑱商人：殷商之人。 阅：观察。 祸败：祸乱失败。 衅：犹言预兆。此句杜预解释不同，可参阅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九年春天，宋国发生火灾。乐喜做司城执掌国政。乐喜派伯氏管理城内街巷，火没有到达的地方，拆除小屋，用泥涂抹大屋；摆列盛土和运土的器具，具备汲水桶上的绳索和汲水的瓦罐，准备盛水的器具；估量任务的轻重，储满水塘，堆积泥土；巡查城郭，修缮防守设备，立标指明火的趋向。乐喜派华臣调集常备的役徒，华臣命令隧正调集郊堡的徒卒到国都，奔赴着火地点。乐喜派华阅主管右师的属官，官属督促他的下属。向戌主管左师，也和华阅一样。乐喜派乐遄准备刑具，也和华阅一样。乐喜派皇郧命令校正牵出马匹，工正推出战车，准备盔甲兵器做好武力守卫。乐喜派西鉏吾保护国库，西鉏吾命令司宫、巷伯在宫内警戒。右师和左师命令四乡之长恭敬地祭祀神灵，祝宗用马祭祀四城的神灵，在宋都西门外祭

祀盘庚。

晋侯向士弱询问说:“我听说，宋国遭了火灾从此才知道天道，是什么缘故?”士弱回答说:“古代的火正，祭祀时或用心宿陪祭，或用柳宿陪祭，而放火或禁止放火。所以柳宿就是鹑火星，心宿就是大火星。陶唐氏的火正阏伯居住商丘，祭祀大火星，而用火星来确定时节。相土沿袭这种方法，所以殷商以大火星为祭祀的主星。殷商之人观察他们祸乱失败的预兆，一定从火灾开始，因此过去自以为掌握了天道。”晋侯说:“能肯定吗?”士弱回答说:“在于治国有道。国家动乱而没有预兆，就不能预知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夏，季武子如晋，报宣子之聘也。

穆姜薨于东宫①。始往而筮之，遇《艮》之八☶②。史曰③:“是谓《艮》之《随》☳④。《随》其出也⑤。君必速出。”姜曰:“亡⑥。是于《周易》曰⑦:‘《随》，元、亨、利、贞，无咎⑧。’元，体之长也⑨；亨，嘉之会也⑩；利，义之和也；贞，事之干也⑪。体仁足以长人，嘉德足以合礼，利物足以和义，贞固足以干事⑫。然，故不可诬也，是以虽《随》无咎。今我妇人而与于乱⑬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⑭，不可谓元。不靖国家，不可谓亨。作而害身，不可谓利。弃位把姣⑮，不可谓贞。有四德者⑯，《随》而无咎。我皆无之，岂《随》也哉?我则取恶，能无咎乎?必死于此，弗得出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穆姜：鲁宣公夫人，鲁襄公祖母。 东宫：太子之宫；一说别宫名，非太子宫。穆姜因过错被迁于东宫。 ②始往：开始住进去。往，去，此指住进东宫。 筮（shì誓）：占筮，古代用蓍（shī诗）草占卦叫筮。 遇《艮》之八䷳：得到《艮》之八䷳。杜预注杂用《连山易》、《归藏易》、《周易》解释此卦，但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易今已不可知，后来流传的《归藏易》是伪书。总之，对此卦各家解法不同，林尧叟《句解》解释较有道理："愚按乾爻七九，坤爻六八，此其大凡也。然乾爻用九而不用七，坤爻用六而不用八。用九故老阳变而为少阴，用六故老阴变而为少阳，不用七八故少阴、少阳不变。此言遇《艮》之八，盖《艮》卦六爻，三上以九变，初四五以六变，惟二得八不变。" ③史：太史，指掌管卜、筮之官。 ④《艮》之《随》䷐：即《艮》变为《随》䷐。杜预注："史疑古《易》遇八为不利，故更以《周易》占，变爻得'随卦'而论之。" ⑤出：出去，指出东宫。此言《随》不是闭固的卦象，有出去的意思。 ⑥亡：犹言无，不用，不要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亡，读者或音无。" ⑦是：指这个卦象。 《周易》：即《易经》，是我国古代具有哲学思想的占卜书，是儒家的重要经书，旧说为伏羲、文王、孔子所作。 ⑧元、亨、利、贞：《随》卦的卦辞。 咎：灾祸。 ⑨元：此指首，即头。 体：躯体。 长：此犹言最高处。 ⑩亨：即享，宴享。 嘉：嘉礼。 会：相会，指宴享中的宾主相会。 ⑪贞：犹言诚信。《易·文言注》："贞，信也。"历代研究家对元、亨、利、贞的解释有所不同。 ⑫体仁：体现了仁爱。仁，仁德，仁爱。长人：犹言领导别人；一说做别人的长者。合礼：协调礼仪。 和义：和谐道义。 贞固：诚信坚固。 干事：办好事情。 ⑬与于乱：参与动乱，指参与欲废鲁成公和除掉季氏、孟氏的动乱。 ⑭固：本来。 ⑮弃位：背弃本位，指弃太后、寡妇的地位。 姣（xiào淆）：淫乱；一说美丽。 ⑯四德：指元、亨、利、贞四德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季武子到晋国，回报范宣子来鲁国的聘问。

穆姜死在东宫。开始住进去时占筮，占得《艮》之八䷳。

太史说:“这叫《艮》变为《随》䷐。《随》是出去的意思。您一定能快出去的。”穆姜说:“不用。这卦象在《周易》里说:‘《随》,元、亨、利、贞,没有灾祸。’元,是躯体的最高处;亨,是嘉礼中的主宾相会;利,是道义的和谐;贞,是事情的本体。体现了仁德足以领导别人,美好德行足以协调礼仪,有利于万物足以和谐道义,诚信坚固足以办好事情。这样,所以是不可欺骗的,因此虽占得《随》卦而没有灾祸。可是,现在我作为女人而参与了动乱。本来地位在男子之下而又没有仁德,不能说是元。不使国家安定,不能说是亨。作乱而害自身,不能说是利。丢弃太后之位而淫乱,不能说是贞。具有上述四种德行的人,占到《随》卦才没有灾祸。而我都没有,怎么能合于《随》卦的卦辞呢?我选取了邪恶,能没有灾祸吗?一定死在这里,不能出去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秦景公使士雅乞师于楚①,将以伐晋,楚子许之。子囊曰:“不可。当今吾不能与晋争。晋君类能而使之,举不失选,官不易方②。其卿让于善,其大夫不失守,其士竞于教,其庶人力于农穡③。商工皂隶,不知迁业④。韩厥老矣,知罃亹焉以为政⑤。范匄少于中行偃而上之⑥,使佐中军。韩起少于栾黶,而栾黶、士鲂上之,使佐上军。魏绛多功,以赵武为贤而为之佐⑦。君明臣忠,上让下竞⑧。当是时也,晋不可敌,事之而后可⑨。君其图之!”王曰:“吾既许之矣。虽不及晋,必将出师。”秋,楚子师于武城以为秦援⑩。秦人侵晋,晋饥,弗能报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秦景公：名后伯车，秦桓公之子，在位四十年。士雅（qiān牵）：秦国大夫。 ②类能而使：区别人的能力而使用他们。类，分类，犹言区分。举：举拔，即举拔人才。不失选：选拔得当。杜预注："得所选。"官不易方：任命官员不改变用人原则。方，法则，犹言政策；杜预注解为"宜"。

③善：此指胜于自己的人，即比自己有才干的人。不失守：不失职守。 竞：犹言奋力，即努力完成。 教：教令，即上面的命令。庶人：此担负农业生产的人。 农穑：犹言农事，即农业生产的事。杜预注："种曰农，收曰穑。" ④皂隶：贱役；一说贱官。 迁业：改变职业。⑤禀承，继承；一说容禀。 ⑥范匄：晋国大夫。中行偃：即荀偃，晋国大夫。 上之：让他居于自己之上。 ⑦为之佐：做他的辅佐，即让赵武做新军统帅，而自己辅佐赵武做新军副帅。 ⑧上让下竞：上面谦让下面奋力。 ⑨事之而后可：事奉他们以后可以计议对策；一说只可事奉晋国而已。 ⑩武城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南阳县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秦景公派士雅到楚国请求出兵，准备攻打晋国，楚共王答应了。子囊说："不可以。现在我们不能和晋国争衡。晋国国君区别人的能力而使用他们，举拔人才得当，任命官员不改变用人原则。他的卿把职位让给比自己有才干的人，他的大夫不失职守，他的士努力完成上面的命令，他的庶人致力于农事。商工贱役，不想改变职业。韩厥告老退休了，知罃禀承他执政。范匄比中行偃年轻而在中行偃之上，让他辅佐中军。韩起比栾黶年轻，而栾黶、士鲂让韩起在自己之上，让他辅佐上军。魏绛功劳很多。认为赵武贤能而甘愿做他的辅佐。国君明智臣下忠诚，上面谦让下面奋力。在这个时候，晋国不可抵挡，事奉它以后可以计议对策。君王还是考虑一下！"楚王说："我已经答应秦国了。虽然比不上晋国，一定要出兵。"这年秋天，楚共王驻军在武城作为秦国的支援。秦国人侵袭晋国，晋国正遭受饥荒，不能回击。

【原文】

冬十月，诸侯伐郑。庚午，季武子、齐崔杼、宋皇郧从荀罃、士匄门于郛门①，卫北宫括、曹人、邾人从荀偃、韩起门于师之梁②，滕人、薛人从栾黶、士鲂门于北门，杞人、鄫人从赵武、魏绛斩行栗③。甲戌，师于氾④，令于诸侯曰："修器备，盛糇粮，归老幼，居疾于虎牢，毕眚⑤，围郑。"郑人恐，乃行成。中行献子曰："遂围之⑥，以待楚人之救也而与之战。不然，无成。"知武子曰："许之盟而还师，以敝楚人⑦。吾三分四军，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，于我未病，楚不能矣，犹愈于战⑧。暴骨以逞，不可以争⑨。大劳未艾，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⑩，先王之制也。"诸侯皆不欲战，乃许郑成。

十一月己亥，同盟于戏⑪，郑服也。将盟，郑六卿公子骈、公子发、公子嘉、公孙辄、公孙虿、公孙舍之及其大夫、门子皆从郑伯⑫。晋士庄子为载书⑬，曰："自今日既盟之后，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，而或有异志者，有如此盟⑭！"公子骈趋进曰："天祸郑国，使介居二大国之间⑮。大国不加德音，而乱以要之，使其鬼神不获歆其禋祀，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，夫妇辛苦垫隘，无所底告⑯。自今日既盟之后，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⑰，而敢有异志者，亦如之！"荀偃曰："改载书。"公孙舍之曰："昭大神要言焉⑱。若可改也，大国亦可叛也。"知武子谓献子曰："我实不德，而要人以盟，岂

礼也哉？非礼，何以主盟？姑盟而退，修德息师而来⑲，终必获郑，何必今日？我之不德，民将弃我，岂唯郑？若能休和，远人将至，何恃于郑⑳？”乃盟而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庚午：十月十一日。 门：城门，此指屯聚在城门之外。 鄟门：郑国东门。 ②北宫括：又称北宫懿子，卫成公之曾孙，卫国大夫，后为北宫氏。 师之梁：郑国城门名，即郑国西门。 ③邾（ní尼）：又称小邾，曹姓国（在今山东滕县东，一说在今山东枣庄市西北）。 斩：砍伐。 行栗：道路两旁的栗树。 ④甲戌：十月十五日。 师于氾（fàn范）：诸侯军驻扎在氾水边上。氾，即东氾水（在今河南中牟县南）。杜预注：“众军还聚氾。氾郑地，东氾。” ⑤器备：指作战用器，凡攻守用具都叫器备。 盛（chéng成）：装上。 糇粮：干粮。 归老幼：送回老的小的。 居疾于虎牢：让军中有病的人住在虎牢。虎牢，原为郑地，现已被诸侯所占领，故地在今河南氾水县西北。 肆眚（shěng省）：宽赦军中有过错的人。肆，宽缓。眚，过失，过错。 ⑥遂围之：对郑国进行包围，即不可答应郑国求和。 ⑦敝楚人：使楚人疲敝。 ⑧三分四军：把四个军（上、中、下、新四军）分为三部分，可轮番作战 锐：精锐部队。 逆：此指迎战。 未病：没有困乏。病：困乏，疲乏。晋国将三部分兵力。用一部分作战，两部分休息，故言“未病”。愈：较好，胜过。 于战：比决战。 ⑨暴（pù铺）骨：暴露尸骨。暴，同“曝”，曝露，即露在外面。 逞：快意，称心。 争：争胜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争当以谋，不可以暴骨。” ⑩大劳：大的疲劳。 艾：止息，停止。劳心：即用智。 ⑪十一月己亥：十一月初十。 同盟：一起结盟。戏：又叫戏童，郑邑地名（在今河南登封县，一说在河南旧洧川县南）。 ⑫六卿：一般指上、中、下三军的正副统帅，此指郑国的执政大夫。 公子骈：即子驷。公子发：即子国。 公子嘉：即子孔。 公孙辄：即子耳。 公孙蠆：即子蛮。 公孙舍之，即子展。 门子：卿的嫡子。 ⑬士庄子：即士弱，士渥浊之子，晋国大夫。 为载书：制定盟书。载书，即盟书。 ⑭而：用法同如，如果。 异志：别的想法，指叛变顺从楚国。有如此盟：就像这份盟书上记载的一样。 ⑮趋进：快步走

进。　介居二大国之间：夹处晋、楚两个大国的中间。介，间，即处于二者之间　⑯不加德音：不赐给友好的语言。加，加给，赐给。德音，善言，即友善的话。　乱以要之：发动战乱要挟郑国结盟。乱，兵乱，战乱。要，“腰”的本字，强迫，要挟。歆：飨祀，指祭祀时神灵先享其气。禋（yīn因）祀：泛指祭祀。　土利：土地之利，即土地上的出产。　垫隘：委顿，困苦。　无所厎（zhǐ纸）告：没有地方可以往告。厎，至，往；又可解为致。　⑰有礼：有礼仪。　⑱要言：盟辞，指盟书上的誓言。要，即约，指盟约。杜预注：“誓言以告神。”　⑲息师：休息士兵，即休整军队。　⑳休和：休民之力和民之心，一说休诸侯之力以和其心，一说美好和睦。前两说较合文义。

【译文】

冬季十月，诸侯攻打郑国。十月十一日，鲁国季武子、齐国崔杼、宋国皇郧跟从晋国知罃、士匄进攻郑国的郐门。卫国北宫括、曹国人、邾国人跟从晋国荀偃、韩起进攻郑国的师之梁门，滕国人、薛国人跟从晋国栾黶、士鲂进攻郑国的北门，杞国人、鄫国人跟从晋国赵武、魏绛砍伐路旁的栗树。十月十五日，军队驻扎在氾水边上，晋国命令诸侯说：“修缮作战用器，装好干粮，送回老小，让军中有病的人住在虎牢，宽赦军中有过错的人，包围郑国。”郑国人害怕，就派人求和。荀偃说：“对郑国进行包围，等待楚国人救援再和他们作战。不这样，就没有真正的媾和。”知罃说：“答应他们结盟然后退兵，以此使楚国人疲劳。我们把四个军分为三部分，和诸侯的精锐部队迎战前来的敌军，对我们没有困乏，而楚军就受不了，还是比决战为好。暴露尸骨以快心意，不能用这样办法和敌人争胜。大的疲劳没有停止，君子用智，小人用力，这是先王的训示。”诸侯都不想作战，于是就答应了郑国媾和。

十一月初十，共同在戏地结盟，这是因为郑国顺服了。将要结盟，郑国六卿公子骈、公子发、公子嘉、公孙辄、公孙虿、公孙舍之和他们的大夫、卿的嫡子都跟从郑伯。晋国士庄子制定

盟书，说："从今天已经盟誓以后，郑国对晋国不惟命是听，或者有别的想法，就象这份盟书上记载的一样！"公子骈快步走进说："上天降祸郑国，让我国夹处晋、楚两个大国的中间。大国不赐给友好的话语，反而发动战乱要挟郑国结盟，让郑国的鬼神享受不到我们的祭祀，郑国的百姓享受不到我们土地上的出产，男人女人辛苦困顿，没有地方可以往告。从今天已经盟誓以后，郑国如果不惟有礼仪并强大能保护我国百姓的国家是从，反而敢有别的想法，也像这份盟书上记载的一样！"荀偃说："修改盟书。"子展说："盟辞已经昭告神灵了。如果可以修改，大国也可以背叛了。"知罃对荀偃说："我们不修德政，而用盟誓要挟别人，这难道合于礼仪吗？不合于礼仪，用什么主持会盟？姑且结盟而退兵，增修德政休整军队然后再来，最终必然得到郑国，何必要在今天？我们不修德政，百姓将会抛弃我们，难道只是郑国？如果能休民之力和民之心，远方的人将会前来顺服，为什么要依仗郑国？"于是就结盟而后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晋人不得志于郑①，以诸侯复伐之。十二月癸亥，门其三门②。闰月戊寅，济于阴阪③，侵郑。次于阴口而还④。子孔曰："晋师可击也，师老而劳，且有归志⑤，必大克之。"子展曰："不可。"

公送晋侯。晋侯以公宴于河上，问公年⑥。季武子对曰："会于沙随之岁⑦，寡君以生。"晋侯曰："十二年矣，是谓一终，一星终也⑧。国君十五而生子，冠而生子⑨，礼也。君可以冠矣。大夫盍为冠具⑩？"武子对曰⑪："君冠，必以祼享之礼行之，以金石之乐节之，以先君之祧

处之⑫。今寡君在行，未可具也⑬。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⑭。”晋侯曰：“诺。”公还及卫，馆于成公之庙。假钟磬焉⑮，礼也。

楚子伐郑，子驷将及楚平。子孔、子蛮曰：”与大国盟，口血未干而背之⑯，可乎？”子驷、子展曰：“吾盟固云‘唯强是从’⑰。今楚师至，晋不我救，则楚强矣。盟誓之言，岂敢背之？且要盟无质，神弗临也，所临唯信⑱。信者，言之瑞也，善之主也⑲，是故临之。明神不蠲要盟⑳，背之可也。”乃及楚平。公子罢戎入盟，同盟于中分㉑。楚庄夫人卒，王未能定郑而归㉒。

晋侯归，谋所以息民㉓。魏绛请施舍，输积聚以贷㉔。自公以下，苟有积者，尽出之㉕。国无滞积，亦无困人㉖。公无禁利㉗，亦无贪民。祈以币更，宾以特牲㉘。器用不作，车服从给㉙。行之期年，国乃有节㉚。三驾而楚不能与争㉛。

【注释】

①不得志：犹言不能满足愿望，指郑国不专服晋国。　②十二月癸亥：十二月初五。　门其三门：攻打郑国三面城门。三门，指郑国东门、西门、北门。　③闰月戊寅：十二月二十日。杜预注：“此年不得有闰月戊寅。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。疑闰月当为门五日。”杜预以为闰月就是“门五日”之误。可从。　阴阪：郑国洧水渡口（在今河南新郑县西）。　④阴口：郑国地名（当在阴阪北）。　⑤归志：回国的志愿。即回去的念头。　⑥问公年：问鲁襄公的年龄。　⑦沙随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宁陵县北）。沙随之会在鲁成公十六年。　⑧一终：即一星终。　一星终：古人以为岁星（木星）一年运行一次，十二年运行一圈（即一周天），故十二年

为星一终。杜预注:“岁星十二岁而一周天。” ⑨冠:即冠礼,古代贵族男子成年时加冠之礼。国君冠礼之年,其说不一,本文记载晋悼公以十二岁为冠礼之年,十五岁则生子;《荀子·大略篇》记载“天子、诸侯子,十九而冠”;又有认为天子、国君“先于臣下一年”,一般人“二十而冠”。⑩为冠具:准备冠礼的用具。 ⑪武子:即季武子。 ⑫祼(guàn贯):也作灌,用配合香料煮成的酒祭奠祖先或赐饮宾客之礼。杜预注:“祼,谓灌鬯(chàng唱)酒也。”祼享,即祼享的礼仪。行:指首先进行,即序幕。金:此指钟,钟、铃等是金属制成的。 石:磬,磬是石制成的。 节:节度,表示节度。 祧(tiāo佻):祖庙,其实凡是庙都可叫祧。杜预注:“诸侯以始祖之庙为祧。” ⑬在行:在行役,一说在路上。 未可具:不能准备冠礼的用具。 ⑭假:借。 备:设备,犹言各样用具。 ⑮成公之庙:卫成公的庙。杜预注:“成公,今卫献公之曾祖。” 钟、磬:即金石之乐。 ⑯口血未干:是说郑国与晋国歃血盟誓不久。 ⑰唯强是从:唯强国是从,即只有顺从强大的国家。 ⑱要盟无质:要挟的盟誓没有诚信。 信:指有诚信的盟会。 ⑲瑞:玉制的信物,此犹言凭证。 主:主体。 ⑳蠲(juān捐):清洁,干净。㉑公子罢(pí皮)戎:楚国大夫。 入盟:进入郑国结盟。 中分:郑国城中里名。 ㉒楚庄夫人:即楚庄王夫人,楚共王之母。王:即楚共王,定郑:安定郑国。 ㉓息民:休息民力,即让百姓休养生息。㉔施舍:施舍恩惠;一说施恩惠令劳役。 贷:借,指借给百姓。 ㉕公:指晋侯。 尽出之:全部拿出来,即全部借出去。 ㉖滞积:不流通的财物。滞,滞留,即不流通。 困人:困乏的百姓。 ㉗公:指公家,官家。 无禁利:不禁止百姓牟利,即不与民争利。 ㉘以币更:用币帛代替牺牲。更,更替,代替。杜预注:“不用牲。” 宾:宾客,指招待宾客。 特牲:一样牲畜。特,一头牲,即独牲。 ㉙器用不作:不制作新的器物,即仍用旧器。 车服:车马和服饰。 给:足,即够用。㉚行:施行,推行。 节:节制;法度。 ㉛三驾:三次兴师,即出兵三次。 与争:和晋国争胜。杜预注:“三驾,三兴师。谓十年师于牛首,十一年师于向,其秋观兵于郑东门。自是郑遂服。”

【译文】

晋国人在郑国未能实现愿望,率领诸侯再次攻打郑国。十

二月初五，攻击郑国三面城门。攻打了五天，十二月二十日，在阴阪渡河，侵袭郑国。驻扎在阴口然后回去。子孔说："晋军可以袭击，军队士气衰落而疲劳，并且有回去的念头，一定能大胜他们。"子展说："不可以。"

鲁襄公送晋侯，晋侯为襄公在黄河边上设宴，问起襄公的年岁。季武子回答说："在沙随盟会那一年，寡君出生。"晋侯说："十二岁了，这叫做一终，是岁星运行一圈。国君十五岁而生子，举行冠礼以后生子，是合于礼仪的。您可以举行冠礼了。大夫何不准备冠礼的用具？"季武子回答说："国君举行冠礼，一定要用祼享的礼仪为序幕，用钟磬的音乐表示节度，在先君的宗庙里举行。现在寡君正在行役，不能准备冠礼的用具。请到达兄弟的国家以后借用这些用具。"晋侯说："好。"鲁襄公回国路经卫国，在卫成公的庙里举行冠礼，借用了钟磬，这是合于礼仪的。

楚王攻打郑国，子驷要和楚国媾和。子孔、子蛎说："和大国结盟，嘴里的歃血没有干就背弃了它，可以吗？"子驷、子展说："我们盟誓本来就说'惟强国是从'。今楚军到来，晋国不救援我国，那么楚国就是强国了。盟誓的话，怎敢违背？况且要挟的盟誓没有诚信，神灵不会降临，神灵所降临的只是有诚信的盟会。信，是语言的凭证，善良的主体，所以神灵降临。明神认为要挟的盟誓不洁净，背弃它是可以的。"于是就和楚国媾和。公子罢戎进入郑国结盟，共同在中分盟誓。楚庄王夫人死，楚共王没有能安定郑国就回国了。

晋侯回国，计议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办法。魏绛请求施恩惠舍劳役，把积聚的财物转运出借给百姓。从晋侯以下，如果有积聚的财物，全部拿出来。国内没有不流通的财物，也没有困乏的百姓。公家不禁止百姓牟利，也没有贪婪的百姓。祈祷用币帛代替牺牲，招待宾客只用一样牲畜。不制作新的器物，车马服饰只求够用。这些措施推行一年，国家就有了节制。三次

兴兵而楚国不能和晋国争胜。

十 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会于柤，会吴子寿梦也①。三月癸丑，齐高厚相大子光，以先会诸侯于钟离②，不敬。士庄子曰："高子相大子以会诸侯，将社稷是卫，而皆不敬，弃社稷也，其将不免乎！"夏四月戊午③，会于柤。

晋荀偃、士匄请伐偪阳，而封宋向戌焉④。荀罃曰："城小而固，胜之不武，弗胜为笑⑤。"固请⑥。丙寅，围之，弗克⑦。孟氏之臣秦堇父辇重如役⑧。偪阳人启门，诸侯之士门焉⑨。县门发，聊人纥抉之，以出门者⑩，狄虒弥建大车之轮，而蒙之以甲以为橹⑪，左执之，右拔戟，以成一队⑫。孟献子曰："《诗》所谓'有力如虎'者也⑬。"主人县布，堇父登之，及堞而绝之⑭。队，则又县之，苏而复上者三⑮。主人辞焉，乃退，带其断以徇于军三日⑯。

诸侯之师久于偪阳，荀偃、士匄请于荀罃曰："水潦将降，惧不能归，请班师⑰。"知伯怒，投之以机，出于其间⑱，曰："女成二事而后告余⑲。余恐乱命，以不女违⑳。女既勤君而兴诸侯，牵帅老夫以至于此，既无武守，而又欲易余罪，曰㉑：'是实班师，不然克矣。'余赢

老也，可重任乎㉒？七日不克，必尔乎取之㉓！”五月庚寅，荀偃、士匄帅卒攻偪阳，亲受矢石，甲午㉔，灭之。书曰“遂灭偪阳”，言自会也㉕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襄公十年（公元前563年）。柤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峄县东南，一说江苏邳县北）。晋悼公约鲁、齐、宋、卫、曹、莒、邾、滕、薛、杞、小邾会吴于柤地，谋划通吴攘楚之事。　寿梦：名乘，吴国国君。②三月癸丑：三月二十六日。　高厚：高固之子，齐国大夫。　相：即做相礼。　大子光：即齐国太子光，齐灵公之子，鲁襄公二十年即位为齐君，被崔杼所杀，在位六年。　钟离：宋国的东南地名（在今安徽凤阳县东）。齐太子光在东道和东方诸侯（邾、莒、滕、薛）会于钟离。　③四月戊午：四月初一。　④偪阳：一作傅阳，妘（yún云）姓子爵国，故城在今山东峄县东南，和柤（zhā渣）地相近。　向戌：宋国大夫。向戌此时为宋国的左师，晋国因向戌贤能并事晋有功，故欲取偪阳赠给向戌作为封邑。　⑤固：坚固。　武：勇武，勇敢。　笑：讥笑。　⑥固请：坚决请求。　⑦丙寅：四月初九。　⑧孟氏：指孟献子，鲁国大夫。　臣：家臣。　秦堇父：孟献子的家臣。　辇（niǎn捻）：用人力拉车。《说文》段注：“辇，谓人挽以行之车也。”秦、汉以后特指君后所乘的车。重：辎（zī资）重车，即行军载器物的车。　如役：到服役之地，即到达战地。　⑨士：将士。　门：攻打城门。　⑩县门：城门洞中高悬的闸门。县，同“悬”。　发：放下。　聊（zōu邹）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南）。聊人，聊邑大夫。　纥（hé河）：聊邑大夫叔梁纥，即孔子之父，有勇力。　抉（jué决）：托举，举起。　出：放出来，指放出偪阳城。　门者：指攻进城门内的诸侯将士。　⑪狄虒（sī斯）弥：鲁国人，力士。　建：竖立，立起来。　蒙：覆盖，即蒙上。　甲：皮甲。　橹（lǔ鲁）：大盾牌。　⑫成一队：自当一队。队，一说百人为队，一说二百人为队，一说五人为伍，十伍为队。　⑬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邶风·简兮》篇。有力如虎：为《邶风·简兮》第二章的诗句。

⑭主人：指偪阳守城的人。　县布：把布挂下来，试看攻城的人是否有拉布登城之勇。县，同“悬”。　堞（dié蝶）：城上的矮墙，又叫女墙，

城墙垛。绝之：割断布。 ⑮队：同“坠”，坠落在地。 苏：苏醒，指秦堇父因坠城昏迷又苏醒过来。 三：三次。 ⑯主人辞焉：偪阳城人对秦堇父表示钦佩而辞谢。 带其断：把割断了的布做带子。徇于军：在军中巡行，表示勇敢。徇，对众巡示。 ⑰水潦（lǎo老）将降：要下大雨涨水。潦，雨水大，即大雨后地面积水。 ⑱机：即几，矮小的桌子，当时长三尺，高二尺。古代席地而坐，老者、尊者可倚几坐着。 出于其间：从荀偃、士匄两个人中间飞过去。 ⑲二事：指伐偪阳和封向戌二事。 ⑳乱命：扰乱军令。 不女违：即不违女，不违背你们。 ㉑勤君：勤劳国君。 牵帅：率领，牵累。 武守：犹言坚守武攻。 易余罪：归罪给我。曰：此为知罃假定荀偃和士匄等人回去说。 ㉒羸（léi雷）：瘦弱，衰弱。 重任：再承担一次罪责。邲之战知罃被楚所俘，此次为主帅又战而不胜，故言“重任”。一说重任，即承担重责。 ㉓必尔乎取之：必定取你们的脑袋谢误师之罪。尔乎，犹言于尔，指对荀偃、士匄的脑袋。 ㉔五月庚寅：五月初四。 甲午：五月初八。 ㉕自会：从柤地盟会后来攻打偪阳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年春天，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、齐国太子光在柤地会盟，这是为了会见吴子寿梦。三月二十六日，齐国高厚做太子光的相礼，在钟离先和诸侯会见，表现出不恭敬。晋国士庄子说：“高子做太子的相礼会见了诸侯，应该捍卫他们的国家，但都表现出不恭敬，这是抛弃国家，恐怕将要不免于祸吧！”夏季四月初一，诸侯在柤地会盟。

晋国荀偃、士匄请求攻打偪阳，把它作为宋国向戌的封邑。荀罃说：“城小而坚固，攻下来不算勇武，攻不下来被人讥笑。”荀偃、士匄坚决请求。四月初九，包围了偪阳，没有攻下来。孟氏的家臣秦堇父拉了辎重车到达战地。偪阳人打开城门，诸侯的将士乘机攻打城门。偪城人把悬挂的闸门放下，邾邑大夫纥托举闸门，把攻进城里的将士放出来。狄虒弥把大车的轮子

立起来，蒙上皮甲做大盾牌，左手拿着它，右手拔戟，而自当一队。孟献子说："这就是《诗经》所说'像虎一样有力气'的人啊。"偪阳守城的人把布挂下来，秦堇父拉着布登城，登到城墙垛守城的人把布割断。秦堇父坠落在地，守城人又把布挂下来，秦堇父苏醒过来重新登上去连续三次。守城人对秦堇父表示钦佩不再挂布，这才退兵，秦堇父把割断了的布做带子在军中示众了三天。

诸侯的军队在偪阳时间长了，荀偃、士匄请示荀罃说："要下大雨涨水了，恐怕到那时不能回去，请您撤兵回去吧。"知罃大怒，把靠几向他们扔过去，从荀偃、士匄两个人中间飞过，说："你们把两件事办成后再来报告我。原来我恐怕意见不一致乱了军令，所以不违背你们。你们既已勤劳了国君并动用了诸侯的军队，牵领老夫到了这里，既不坚守进攻，又想归罪于我，回去说：'这实在是他下令退兵，不然攻下来了。'我已衰老了，还能再承担一次罪责吗？七天内攻不下来，一定取你们的脑袋！"五月初四，荀偃、士匄率领步兵攻打偪阳，亲身受到箭和石块的攻击，五月初八，灭亡了偪阳。《春秋》记载说"遂灭偪阳"，说的是从相地盟会以后来攻打偪阳的。

【原文】

以与向戌，向戌辞曰："君若犹辱镇抚宋国，而以偪阳光启寡君，群臣安矣，其何贶如之①？若专赐臣，是臣兴诸侯以自封也，其何罪大焉？敢以死请。"乃予宋公。

宋公享晋侯于楚丘，请以《桑林》②。荀罃辞。荀偃、士匄曰："诸侯宋、鲁，于是观礼③。鲁有禘乐，宾祭用之④，宋以《桑林》享君，不亦可乎？"舞师题

以旌夏，晋侯惧而退入于房⑤。去旌，卒享而还⑥。及著雍⑦，疾。卜，桑林见⑧。荀偃、士匄欲奔请祷焉⑨，荀罃不可，曰："我辞礼矣，彼则以之⑩。犹有鬼神，于彼加之⑪。"晋侯有间，以偪阳子归，献于武宫，谓之夷俘⑫。偪阳，妘姓也。使周内史选其族嗣，纳诸霍人⑬，礼也。

师归，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。生秦丕兹，事仲尼。

【注释】

①镇抚：镇定安抚。镇，安定。光启：光宠地扩大疆土；一说即扩大疆土。贶（kuàng况）：赐给，即厚赐。如之：如此，能像这样厚呢？

②宋公：即宋平公，名成，宋共公之子，在位四十四年。楚丘：卫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曹县东南）。《桑林》：殷天子的乐名，宋国沿用此乐。

③于是观乐：在这里可以参观此乐。宋出于商，商为王者之后，鲁因周公之故，都可用天子乐礼。 ④禘（dì帝）乐：天子之乐，鲁国用周天子的禘乐。宾祭：招待贵宾和举行大祭。 ⑤舞师：即乐师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舞师，乐师也。"题：标识。杜预注："题，识也。以大旌表识其行列。"旌夏：大旌。夏，大。此言乐师举大旌之旗引领乐队进场。房：厢房，即正室东西两旁的房屋。 ⑥卒享：参加完享礼，即宴会结束，

⑦著雍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旧河间府境）。 ⑧桑林见：从卜兆里见桑林之神。 ⑨欲奔请祷：想要奔回宋国请求祈祷， ⑩辞礼：辞谢这样礼仪，即荀罃在享礼时已辞谢了《桑林》之礼。彼：指宋国。

⑪于彼加之：当加祸给宋国。加，指加祸殃。 ⑫有间：病痊愈。间，病痊愈或好转。偪阳子：指俘虏的偪阳国君。武宫，晋武公之庙，晋国把武宫做祖庙，故晋国有大事必在武宫举行，献俘也在武宫。夷俘，夷人的俘虏。杜预注："讳俘中国，故谓之夷。" ⑬周内史：周王的内史，掌管爵禄的官。其族嗣：偪阳君宗族中的后继，指选择偪阳君宗族中贤者作为继承人。纳诸霍人：让他们住在霍人地方。霍人，晋国邑名（今山西繁峙县南）。孔颖达疏："此霍邑或称霍人。"原来霍内为旧国名，鲁闵公元年被晋国

所灭，改为晋国邑名。

【译文】

把偪阳封给宋国向戌，向戌辞谢说："如果还辱蒙君王安抚宋国，并用偪阳来扩大寡君的疆土，臣下们就安心了，还有什么赐给能象这样深厚呢？如果专门赐给臣下，这就是臣下发动诸侯而为自己求得封地了，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？谨敢以死来请求。"于是就赐给了宋平公。

宋平公在楚丘宴飨晋侯，请求用《桑林》之乐。荀罃辞谢。荀偃、士匄说："诸侯当中鲁国、宋国，在那里可以参观礼仪。鲁国有禘乐，在招待贵宾和举行大祭时用它。宋国用《桑林》之乐宴飨君王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"乐师手举大旌之旗为标志引领乐队进来，晋侯害怕退进厢房。宋国人去掉大旌，晋侯参加完宴飨才回国。到达著雍，晋侯生病。占卜，从卜兆中见桑林之神。荀偃、士匄想要奔回宋国请求祈祷，荀罃不同意，说："我们已经辞谢这种礼仪了，他们还是用它。如果有鬼神，应该加祸给宋国。"晋侯病痊愈，带着偪阳子回国，奉献于武宫，把他称为夷人俘虏。偪阳，是妘姓。晋侯派周王内史选择偪阳君宗族中的后继人，让他住在霍人地方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军队回国，孟献子让秦堇父做车右。秦堇父生了秦丕兹，事奉孔子为弟子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，楚子囊、郑子耳伐宋，师于訾毋①。庚午，围宋。门于桐门②。

晋荀罃伐秦，报其侵也。

卫侯救宋，师于襄牛③。郑子展曰："必伐卫。不然，是不与楚也④。得罪于晋，又得罪于楚，国将若

之何？”子驷曰：“国病矣⑤。”子展曰：“得罪于二大国，必亡。病不犹愈于亡乎⑥？”诸大夫皆以为然。故郑皇耳帅师侵卫，楚令也⑦。

孙文子卜追之，献兆于定姜⑧。姜氏问《繇》⑨。曰：“兆如山陵，有夫出征，而丧其雄⑩。”姜氏曰：“征者丧雄，御寇之利也。大夫图之！”卫人追之，孙蒯获郑皇耳于犬丘⑪。

秋七月，楚子囊、郑子耳伐我西鄙。还围萧，八月丙寅⑫，克之。九月，子耳侵宋北鄙。孟献子曰：“郑其有灾乎！师竞已甚。周犹不堪竞⑬，况郑乎！有灾，其执政之三士乎⑭！”

莒人间诸侯之有事也⑮，故伐我东鄙。

【注释】

①訾（zǐ紫，又读zī资）毋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鹿邑县南）。 ②庚午：六月十四日。桐门：宋国都城北门名。 ③襄牛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，一说在今山东濮县）。 ④与楚亲附楚国。 ⑤病：困病，困乏。 ⑥不犹愈于亡乎：不还比灭亡较好吗？于：比。 ⑦皇耳、皇戌之子，郑国大夫。楚令：楚国下的命令。 ⑧孙文子：即孙林父，卫国执政大夫。卜追之：占卜追逐郑国军队，即为追逐郑军而占卜。兆：卜兆。定姜：卫定公之妻，卫献公之母。 ⑨姜氏：即定姜。繇（zhòu宙）繇辞，即卜兆的占辞。 ⑩有夫：犹言有人。雄：雄杰，指大夫之象。以上三句为繇辞。 ⑪孙蒯（kuǎi快上，又读kuài快）：孙林父之子，卫国大夫。犬丘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永城县西北）。 ⑫萧：宋国邑名（在今安徽萧县北）。丙寅：八月十一日。 ⑬周：指周天子。 ⑭执政之三士：执政的三个大夫。杜预注：“郑简公幼少，子驷、子国、子耳秉政，故知三士任其祸也。为下盗杀三大夫《传》。” ⑮间诸侯之有

事：乘诸侯有战事的空隙。间，空隙，即乘空隙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，楚国子囊、郑国子耳攻打宋国，军队驻扎在訾毋。六月十四日，包围宋国，攻打宋国桐门。

晋国荀罃进攻秦国，这是为了报复秦国的入侵。

卫侯救援宋国，军队驻扎在襄牛。郑国子展说："一定要攻打卫国。不然，这就是不亲附楚国。得罪了晋国，又得罪了楚国，国家将要怎么办？"子驷说："国家困乏了。"子展说："得罪两个大国，必定灭亡。困乏不还比灭亡好吗？"大夫们都认为子展的话对。所以郑国皇耳率领军队侵袭卫国，这是楚国下的命令。

卫国孙文子占卜追逐郑国军队，把卜兆献给定姜。定姜询问《繇》辞。孙文子告诉她说："卜兆如同山陵，有人出国征伐，丧失他们的雄杰。"定姜说："征伐的国家丧失雄杰，对抵御敌人的国家有利。大夫谋划吧！"卫国人追逐郑军，孙蒯在犬丘俘虏了郑国皇耳。

这年秋季七月，楚国子囊、郑国子耳攻打我国西部边境。回师包围宋国萧邑，八月十一日，攻下了萧邑。九月，子耳侵袭宋国北部边境。鲁国孟献子说："郑国大概有灾祸吧！军队争战太过分了。周天子还承受不了经常争战，何况郑国呢！有灾祸，恐怕是执政的三个大夫吧！"

莒国人乘诸侯有战争的空隙，所以攻打我国东部边境。

【原文】

诸侯伐郑。齐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师，故长于滕①。己酉，师于牛首②。

初，子驷与尉止有争，将御诸侯之师而黜其车③。

尉止获，又与之争④。子驷抑尉止曰⑤："尔车非礼也⑥。"遂弗使献。初，子驷为田洫，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皆丧田焉⑦。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，因公子之徒以作乱⑧。于是子驷当国，子国为司马，子耳为司空，子孔为司徒⑨。冬十月戊辰，尉止、司臣、侯晋、堵女父、子师仆帅贼以入，晨攻执政于西宫之朝，杀子驷、子国、子耳，劫郑伯以如北宫⑩。子孔知之，故不死⑪。书曰"盗"，言无大夫焉⑫。

子西闻盗，不儆而出，尸而追盗⑬。盗入于北宫，乃归授甲，臣妾多逃⑭，器用多丧。子产闻盗，为门者，庀群司，闭府库，慎闭藏，完守备⑮，成列而后出，兵车十七乘，尸而攻盗于北宫。子蛮帅国人助之，杀尉止、子师仆，盗众尽死。侯晋奔晋，堵女父、司臣、尉翩、司齐奔宋⑯。

子孔当国，为载书，以位序，听政辟⑰。大夫、诸司、门子弗顺⑱，将诛之。子产止之，请为之焚书⑲。子孔不可，曰："为书以定国，众怒而焚之，是众为政也，国不亦难乎？"子产曰："众怒难犯，专欲难成，合二难以安国，危之道也⑳。不如焚书以安众，子得所欲，众亦得安，不亦可乎？专欲无成，犯众兴祸，子必从之。"乃焚书于仓门之外㉑，众而后定。

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，晋师城梧及制㉒，士鲂、魏绛戍之。书曰："戍郑虎牢"，非郑地也，言将归焉㉓。

郑及晋平。

楚子囊救郑。十一月，诸侯之师还郑而南，至于阳陵㉔，楚师不退。知武子欲退，曰："今我逃楚，楚必骄，骄则可与战矣。"栾黶曰："逃楚，晋之耻也。合诸侯以益耻，不如死。我将独进。"师遂进。己亥，与楚师夹颍而军㉕。子蛮曰："诸侯既有成行㉖，必不战矣。从之将退，不从亦退。退，楚必围我。犹将退也，不如从楚，亦以退之㉗。"宵涉颍，与楚人盟。栾黶欲伐郑师，荀罃不可，曰："我实不能御楚，又不能庇郑，郑何罪？不如致怨焉而还㉘。今伐其师，楚必救之，战而不克，为诸侯笑。克不可命㉙，不如还也。"丁未㉚，诸侯之师还，侵郑北鄙而归。楚人亦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大子光：又称世子光，齐灵公之子，后为齐庄公。　长于滕：排在滕国前面。按：齐国太子光未受命于周天子，当继诸侯之后。但晋悼公与楚国争霸，必须得齐国之力，故因齐太子光先至为由，进列滕国之前。

②己酉：七月二十五日。　牛首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通许县西北）。

③尉止：尉氏，名止，郑国士。杜预注："尉止等五人，皆士也。"御：指抵抗来犯牛首之敌。　黜：减少。杜预注："黜，减损。"　④与之争：和尉止争夺功劳。　⑤抑：压抑，压制。　⑥尔车非礼：你的战车太多不合制度。非礼，此指超过制度规定的数字，故言尉止有"非礼"之罪。

⑦献：献捷，即献俘虏。不献捷即无战功。为田洫（xù恤）：划分田间水沟的地界。洫，田间水沟。　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：都不知他们出自何族姓，郑国杂姓甚多。　⑧五族：五个宗族，即尉氏、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。不逞之人：不得意的人。公子之徒：指鲁襄公八年子驷所杀子狐、子熙、子侯、子丁的族党。　⑨当国：掌握国政，即专

郑国大权。 司马、司空、司徒：都是郑国朝廷中重要官职名，即郑国执掌军、政大权的官。 ⑩十月戊辰：十月十四日。 司臣、侯晋、堵女父、子师仆：都是五族作乱的人。 执政：指当国者和司马、司空、司徒等人。 西宫之朝：西宫的朝廷，即郑君宫中听政的地方。杜预注：西宫之朝即“公宫”。 劫：劫持，胁迫。 郑伯：即郑简公。 北宫：郑君的别宫。贼人以此北宫为据点，故将郑伯劫持到北宫。按：春秋时期，诸侯设有东宫、西宫、北宫。 ⑪子孔知之：子孔事先知道五族之人要作乱，但不报告郑君和朝廷大臣。故子孔为此事于鲁襄公十九年被郑人所杀。

⑫言无大夫焉：是说没有大夫参与作乱，尉止等五人都是士而不是大夫。 ⑬子西：即公孙夏，子驷之子。 不儆（jǐng景）：不加戒备。儆，警戒，戒备。 尸：收尸。 ⑭归：指子西回去。 臣妾：即子西家的男女奴隶。 ⑮为门者：设置守门的人。 庀（pǐ痞）群司：聚集众官。庀，备具，聚集。杜预注：“具众官。” 府库：储存财帛兵甲的仓库。

闭藏：收存宗盟典策的地方；一说收藏。根据上下文义和句式看，前说为对。 守备：防守设备。 ⑯尉翩：尉止之子。 司齐：司臣之子。

⑰位序：指官吏的职位次序。 辟：法令。杜预注：“自群卿诸司，各守其职位，以受执政之法，不得与朝政。” ⑱诸司：犹言群司，即诸有司，各主管部门的官吏。” ⑲焚书：烧掉盟书。 ⑳二难：指众怒和专欲。 ㉑仓门：郑国的东南门，因面对石仓城而得名。杜预注：“不于朝内烧，欲使远近见所烧。” ㉒梧：虎牢附近的邑名。 制：即虎牢，晋国在虎牢附近又筑小城。 ㉓戍郑虎牢：虎牢即已非郑国所有，但《春秋》却记载“戍郑虎牢”，意为将准备归还郑国。 归：指归还虎牢。

㉔还郑而南：环绕郑国然后向南移动。还，同“环”，环绕。 阳陵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许昌县西北）。 ㉕己亥：十一月十六日。 夹颍而军：夹着颍水扎营。颍水源出于河南登封县西边的颍谷，向东南流入安徽，至正阳关注入淮河。 ㉖成行：完成退兵的准备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成行谓退兵之准备已完成。” ㉗亦以退之：也让楚军退去。

㉘致怨焉：把怨恨送给楚国。致，送达。焉：指给楚国。 ㉙克不可命：胜利不能肯定。命，犹言信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命，信也，有信心之谓。” ㉚丁未：十一月二十四日。

〖译文〗

诸侯攻打郑国。齐国崔杼让太子光先到达军中，所以排在滕国前面。七月二十五日，军队驻扎在牛首。

起初，子驷和尉止有争执，要抵御诸侯的军队时子驷减少了尉止的战车。尉止俘虏了敌人，子驷又和他争夺功劳。子驷压制尉止说："你的战车太多不合制度。"于是就不让他献俘虏。起初，子驷划分田间水沟的地界，司氏、堵氏、侯氏、子师氏都丧失了土地。所以五个宗族聚集了一群不得意的人，依靠公子的族党而发动叛乱。这时子驷掌握国政，子国做司马，子耳做司空，子孔做司徒。冬季十月十四日，尉止、司臣、侯晋、堵女父、子师仆率领叛乱的人进入，早晨在西宫的朝廷上攻打执政，杀了子驷、子国、子耳，把郑伯劫持到北宫。子孔事先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没有死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盗"，这是说没有大夫参与作乱。

子西听说发生叛乱，不加戒备就出来了，收了他父亲的尸体就去追赶叛乱的人。叛乱的人进入北宫，子西便回去发放皮甲，但是家臣和妾婢多数逃走，器物多数丢失。子产听说发生叛乱，设置守门的人，聚集所有的官员，封闭储存财帛兵甲仓库，谨守收存宗盟典策处所，完善防守设备，排成行列然后才出来，有战车十七辆，收了他父亲的尸体而后在北宫攻打叛乱的人。子蟜率领国内人们帮助子产，杀了尉止、子师仆，这伙叛乱的人全部被杀死。侯晋逃奔到晋国，堵女父、司臣、尉翩、司齐逃奔到宋国。

子孔掌握国政，制定盟书，规定官吏的职位次序，听取执政的法令。大夫、各部门官吏、卿的嫡子不顺从，子孔要诛杀他们。子产劝阻他，请求烧掉盟书。子孔不同意，说："制定盟书用来安定国家，众人愤怒就烧了它，这是众人掌政，国家不也很难吗？"子产说："众人的愤怒难于触犯，专权的欲望难于成功，把两件难办的事合在一起来安定国家，是危险的办法。不

如烧掉盟书来安定众人，您得到了需要的东西，众人也能安定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专权的欲望不能成功，触犯众人会发生祸乱，您一定要听从他们。”于是就在仓门的外边烧掉了盟书，众人这才安定了。

诸侯的军队在虎牢筑城并戍守它，晋国军队在梧地和制地筑城，土鲂、魏绛戍守二城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成郑虎牢”，不是郑国的领土，而这样记载是说将要归还给郑国。郑国和晋国媾和。

楚国子囊救援郑国。十一月，诸侯的军队环绕郑国然后向南移动，到达阳陵，楚军不退兵。知武子想要退兵，说：“现在我们避开楚军，楚军必然骄傲，骄傲就可以和他们作战了。”栾黶说：“逃避楚军，是晋国的耻辱。会合诸侯而增加耻辱，不如一死。我要单独前进。”军队就向前推进。十一月十六日，和楚军夹着颍水扎营。子蹇说：“诸侯已经完成退兵的准备，一定不会作战了。郑国顺从他们要退兵，不顺从他们也要退兵。他们退兵，楚军必然包围我们。诸侯尚且要退兵，不如顺从楚国，也让楚军退去。”郑军夜里渡过颍水，和楚国人结盟。栾黶想要攻打郑国军队，荀罃不同意，说：“我们实在不能抵御楚军，又不能保护郑国，郑国有什么罪？不如把怨恨送给楚国然后回去。现在攻打郑国的军队，楚国一定救援他们，作战而不能胜利，就会被诸侯笑话。胜利不能肯定，不如回去。”十一月二十四日，诸侯的军队撤军回去，攻打了郑国的北部边境然后回国，楚国人也退兵回去。

【原文】

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①。王右伯舆②，王叔陈生怒而出奔。及河，王复之，杀史狡以说焉③。不入，遂处之④。晋侯使士匄平王室，王叔与伯舆讼焉⑤。王叔之宰

与伯舆之大夫瑕禽，坐狱于王庭⑥，士匄听之。王叔之宰曰："筚门闺窦之人而皆陵其上，其难为上矣⑦！"瑕禽曰："昔平王东迁，吾七姓从王，牲用备具⑧。王赖之，而赐之骍旄之盟⑨，曰：'世世无失职。'若筚门闺窦，其能来东底乎⑩？且王何赖焉⑪？今自王叔之相也，政以贿成，而刑放于宠⑫。宫之师旅⑬，不胜其富，吾能无筚门闺窦乎？唯大国图之！下而无直⑭，则何谓正矣？"范宣子曰："天子所右，寡君亦右之；所左⑮，亦左之。"使王叔氏与伯舆合要，王叔氏不能举其契⑯。王叔奔晋。不书，不告也。单靖公为卿士⑰，以相王室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叔陈生、伯舆：都是周灵王的卿士。杜预注："二子，王卿士。"争政：即争权。　②王：即周灵王。　右：帮助，赞助。　③复之：让他官复原位，即官复原职。　史狡：当是王叔陈生所憎恨的人。　④处之：住在那里。之，指黄河边上。　⑤平王室：调和周王室的纠纷。平，平定，此指调和纠纷。　讼：即提出诉讼。　⑥王叔：即王叔陈生。宰：家臣之长。瑕禽：伯舆的属大夫。　坐狱：也叫坐，争讼，即对争曲直。杜预注："狱，讼也。……使宰与属大夫对争曲直。"　王庭：周王的朝廷。　⑦筚（bì毕）门闺窦之人：柴门小户的人。筚，荆条、竹子编成的篱笆。窦，洞，孔穴，此指门户。杜预注："筚门，柴门。闺（亦作圭）窦，小户；穿壁为户，上锐下方，状如圭也。言伯舆微贱之家。"　陵其上：凌驾他上面的人。陵，同"凌"，凌驾。难为上矣：难于为上了，即上面的人难处了。　⑧平王：名宜臼，周幽王之子，在位五十一年。东迁：于公元前770年从镐京（在今陕西西安市西）迁到洛邑（在今河南洛阳市），史称东周。　七姓：伯舆之祖为七姓之一。　牲用：犹言牺牲，供祭祀用。　⑨骍（xīn辛）旄（máo毛）：赤色牛。杜预注："骍旄，赤牛也。举骍旄者，言得重盟，不以犬鸡。"　⑩底（zhǐ纸）：犹言安居。

⑪何赖焉：怎么信赖他们呢？焉，指王叔等人。 ⑫相：辅佐，指辅佐周王。 以贿成：用贿赂来完成。 刑：犹言法律，即执行法律的权力。 ⑬宫之师旅：军旅的长官。师旅之长都受贿赂，故言“不胜其富”。 ⑭下而无直：在下的人不能有理。直，正直，即有理。 ⑮左：即不帮助，不赞助。 ⑯合要：把双方相争的讼辞取来对证。要，要辞，即讼辞。举其契：拿出要辞。举，犹言拿出，交出。契，要契之辞，即要辞。因周灵王帮助伯舆，王叔的要辞一定理曲，故王叔氏拿不出要辞。 ⑰单靖公：单顷公之子，代王叔执政。卿士：周王室（周天子）的执政大臣。

【译文】

王叔陈生和伯舆争夺政权。周灵王赞助伯舆，王叔陈生生气而逃亡。到达黄河，周王让他官复原职，杀了史狡让他高兴。王叔陈生不回来，就住在黄河边上。晋侯派士匄调和周王室的纠纷，王叔和伯舆向他提出诉讼。王叔的家宰和伯舆的大夫瑕禽，在周天子的朝廷上相争曲直，士匄听取他们的诉讼。王叔的家宰说：“柴门小户的人而都要凌驾他上面的人，恐怕上面的人就难处了！”瑕禽说：“从前平王东迁，我们七姓人家跟随天子，祭祀用的牺牲全都具备。天子信赖他们，并赐给他们用赤色牛祭神的盟约，说：‘世世代代不要失职。’如果是柴门小户，他们能来到东方安居吗？而且天子又怎么信赖他们呢？如今自从王叔辅佐天子以后，政事用贿赂来完成，而把执行法律的权力交给宠臣。军旅的长官，钱财多得无数，这样我们能不是柴门小户吗？请大国考虑吧！下面的人不能有理，那么什么叫做公正呢？”士匄说：“天子所赞助的，寡君也赞助他；天子所不赞助的，寡君也不赞助他。”于是就让王叔和伯舆对证讼辞，王叔拿不出他的诉讼文书。王叔逃亡到晋国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，是因为没有报告鲁国的缘故。单靖公做了卿士，来辅佐周王室。

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，季武子将作三军①，告叔孙穆子曰②："请为三军，各征其军③。"穆子曰："政将及子，子必不能④。"武子固请之，穆子曰："然则盟诸⑤？"乃盟诸僖闳，诅诸五父之衢⑥。

正月，作三军，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⑦。三子各毁其乘，季氏使其乘之人，以其役邑入者，无征⑧；不入者，倍征⑨。孟氏使半为臣，若子若弟⑩。叔孙氏使尽为臣⑪。不然，不舍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襄公十一年（公元前562年）。作：犹言建立。三军：即上、中、下三军。鲁国本无中军，只有上、下二军，都属于公室所有；有战争时，三卿为二军统帅领兵出征。此时季文子立三军，是要三分鲁国公室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增立中军万二千五百人为军，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。"　②叔孙穆子：即叔孙豹，鲁国大夫，叔孙氏世代为司马，掌管军政，故季武子要建三军，不能不告诉叔孙氏。　③各征其军：三家（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）各有一军。征，征募。过去各家对此句解释多不确切。　④不能：不能办到，即次国建三军不容易办到。杜预注："《礼》：大国三军。鲁次国而为大国之制，贡赋必重，故忧不能堪。"　⑤盟诸：为此盟誓吗？诸：之乎的合音词。可见三家互有猜疑，怕言后变易，故用盟誓约束。　⑥僖閎（hàng宏）：僖公庙的大门。閎，本为巷门，此指僖公庙的门。诅（zǔ祖）：诅咒，即盟誓祭神时，对不守盟誓者加以诅咒，使其遭受祸殃。五父之衢（qú渠）：道名，在鲁国东南，即曲阜县东南五里。　⑦三分公室：把公室的军队分为三。公室，诸侯国

的政权。各有其一：各家（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）掌握一军。　⑧三子：指季孙、孟孙、叔孙三氏。毁其乘：毁坏他们的私家车兵编制。乘，本指战车，此指车兵。三家都从公室分得一军，不足数就从原有私家军补充，故言“毁其乘”。杜预注：“坏其军乘，分以足成三军。”其乘之人：他的私家车兵人员。役邑：提供兵役的乡邑。入者：加入的人，即为季氏服兵役的人。无征：不征收税，即免征税。　⑨倍征：加倍征税。⑩使半为臣：把他私邑的士兵一半编为奴隶兵。若子若弟：或其子或其弟。若，或。　⑪使尽为臣：把他私邑的士兵全部编为奴隶兵。　⑫不舍：不编入所分得的公室军队里。舍，犹言置入，编入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一年春天，鲁国季武子将要建立三军，告诉叔孙穆子说：“请建编三个军，每家有一军。”叔孙穆子说：“政权将要轮到您执掌，您一定办不到。”季武子坚决请求，叔孙穆子说：“那么是不是为此盟誓呢？”于是就在僖公庙的大门口盟誓，在五父之衢祭神诅咒不守盟者。

正月，鲁国建立了三军，三家把公室的军队分为三个军各掌握一军。三家都毁坏原有的车兵编制，季氏让他私家的车兵加入军队，把参加兵役乡邑的人，免除征税；不参加的人，加倍征税。孟氏把他私邑的士兵一半编为奴隶兵，都是私邑中的少壮子弟。叔孙氏把他私邑的士兵全部编为奴隶兵。不这样，就不编入所分的公室军队中。

【原文】

郑人患晋、楚之故①，诸大夫曰：“不从晋，国几亡②。楚弱于晋，晋不吾疾也③。晋疾，楚将辟之④。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，楚弗敢敌，而后可固与也⑤。”子展曰：“与宋为恶⑥，诸侯必至，吾从之盟。楚师至，吾又从之，则晋怒甚矣。晋能骤来，楚将不能⑦，吾乃

固与晋。”大夫说之，使疆埸之司恶于宋⑧。宋向戌侵郑，大获⑨。子展曰：“师而伐宋可矣⑩。若我伐宋，诸侯之伐我必疾⑪，吾乃听命焉，且告于楚。楚师至，吾又与之盟，而重赂晋师，乃免矣⑫。”夏，郑子展侵宋。

四月，诸侯伐郑。己亥，齐大子光、宋向戌先至于郑，门于东门⑬。其莫，晋荀罃至于西郊，东侵旧许⑭。卫孙林父侵其北鄙。六月，诸侯会于北林，师于向，右还次于琐⑮，围郑。观兵于南门，西济于济隧⑯。郑人惧，乃行成。

秋七月，同盟于亳⑰。范宣子曰：“不慎，必失诸侯。诸侯道敝而无成⑱，能无贰乎？”乃盟，载书曰：“凡我同盟，毋蕴年，毋壅利，毋保奸，毋留慝，救灾患，恤祸乱，同好恶，奖王室⑲。或间兹命，司慎、司盟，名山、名川，群神、群祀，先王、先公，七姓十二国之祖，明神殛之⑳。俾失其民，队命亡氏，踣其国家㉑。”

楚子囊乞旅于秦，秦右大夫詹帅师从楚子㉒，将以伐郑。郑伯逆之。丙子，伐宋㉓。

九月，诸侯悉师以复伐郑。郑人使良霄、大宰石臭如楚㉔，告将服于晋，曰：“孤以社稷之故，不能怀君㉕。君若能以玉帛绥晋，不然，则武震以摄威之㉖，孤之愿也。”楚人执之。书曰“行人”，言使人也㉗。诸侯之师观兵于郑东门，郑人使王子伯骈行成。甲戌㉘，晋赵武入盟郑伯。冬十月丁亥，郑子展出盟晋侯㉙。十二月戊

寅，会于肖鱼㉚。庚辰，赦郑囚，皆礼而归之㉛。纳斥侯㉜，禁侵掠。晋侯使叔肸告于诸侯㉝。公使臧孙纥对曰："凡我同盟，小国有罪，大国致讨，苟有以藉手，鲜不赦宥㉞。寡君闻命矣。"郑人赂晋侯以师悝、师触、师蠲，广车、轵车淳十五乘，甲兵备㉟。凡兵车百乘，歌钟二肆，及其镈磬，女乐二八㊱。

【注释】

①郑人：指郑国卿大夫。　②几（jī机）几乎，近乎。　③晋不吾疾：即晋不疾吾，晋国不急于争夺我国。　④辟：同"避"，逃避，避开。　⑤致死于我：出死力攻打我们。固与：坚决亲附。　⑥与宋为恶：和宋国作对，即向宋国挑衅。　⑦骤来：屡次前来。　不能：不能抵挡。　⑧疆埸（yì易）之司：边境的官吏。疆埸，国界，边境。　⑨大获：俘获很多，即大胜。　⑩师：指出兵。　⑪"之"字下"伐"字上，《金泽文库》本有一"师"字。　⑫乃免：就可以免于祸难。杜预注："言如此乃免于晋、楚之难。"　⑬己亥：四月十九日。门于东门：此指驻扎在郑国东门外。　⑭其莫：那天晚上，即当天晚上。莫，同"暮"，晚上。旧许：即许国的旧地。杜预注："许之旧国，郑新邑。"许国于鲁成公十五年迁于叶，郑国侵入其旧地，故称旧许（在今河南许昌市东）。

⑮北林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东南）。向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南）。右还：向右环绕。杜预注："北行而西为右还。"琐：又叫琐泽，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北）。　⑯观兵：炫耀武力，即用武力示威。济隧：郑国水名，旧为故黄河支流，当在今河南原阳县西。　⑰亳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西）。　⑱道敝：在道上疲敝，即数伐郑在道路上往来疲乏。　⑲蕴（yùn运）年：积粮而不救济邻国之灾，即囤积粮食。蕴，积聚，蓄藏。年，谷熟，此指粮食。杜预注："蕴积年谷，而不分灾。"壅（yōng雍）利：犹言垄断利益，即独占利益。壅，塞塞，此犹言独占。杜预注："专山川之利。"保奸：庇护罪人，即隐藏他国的罪人。留慝（tè特）：收留坏人。慝，邪恶，此指坏人。奖：辅助。

⑳间：犹言违犯，触犯。司慎：察不恭敬的神。司盟：察盟者的神。故杜预注说："二司，天神"。名山、名川：指大山、大川的神。群神：指司慎、司盟、名山、名川之外的各种神。群祀：指载在祀典上的诸神。先王：诸侯的太祖，如宋祖帝乙，郑祖厉王之类。先公：诸侯始封的国君，如鲁公伯禽，曹叔振铎之类。七姓：晋、鲁、卫、郑、曹、滕，是姬姓；邾、小邾，是曹姓；宋，是子姓；齐，是姜姓；莒，是己姓；杞，是姒姓；薛，是任姓。十二国：实际七姓共十三国，原文言"十二国"是误；一说郑国尚未与盟，故未算在十二国之内。两说都通。殛（jí极）：杀死。　㉑俾：使。命：本指君命，此指君主。队命，犹言死其君。氏：族氏。亡氏，犹言灭其族。踣（bó博）：灭亡，败亡。　㉒右大夫：秦国官名。詹：右大夫之名。　㉓丙子：七月二十七日。伐宋：因郑伯表示顺服，故不伐郑而转伐宋。　㉔良宵：又称伯有，郑国大夫。石㚟（chuò绰）：又称石盂，郑国大夫。　㉕怀君：怀念君王。君，指楚共王。　㉖玉帛：玉器和束帛，此指两国聘问时所用的礼物。以玉帛缓晋：即与晋国和好。武震：用武力威震。摄威：同义词连用，畏惧，慑服。　㉗使人：即使者。杜预注："书行人，言非使人之罪。"　㉘甲戌：九月二十六日。

㉙十月丁亥：十月初九。出盟：出城结盟。　㉚十二月戊寅：十二月初一。肖鱼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许昌市）。　㉛庚辰：十二月初三。郑囚：郑国的俘虏，即释放晋国过去俘虏的郑国人。皆礼：都给以礼遇。　㉜纳：收回，撤回。斥候：侦察兵或巡逻兵。　㉝叔肸(xī希)：即羊舌肸，字叔向，晋国大夫。告于诸侯：通知诸侯也赦免郑国的俘虏。

㉞藉手：犹言借助，假手，此指小国有借助的功劳。杜预注："言晋讨小国，有藉手之功，则赦其罪人。"鲜不赦宥（yòu又）：很少有不赦免的。

㉟师悝（kuī亏）、师触、师蠲：三人都是乐师。广车、轵（tún屯）车：都是兵车名。淳：通"纯"，成对。杜预注："淳，耦也。"淳十五乘：成对各十五辆。甲兵备：指十五辆兵车上都配齐盔甲和武器。　㊱凡兵车百乘：共有兵车一百辆，即广车、轵车和其他兵车共有一百辆。歌钟：用于乐歌的钟（乐器），是悬挂成排的乐钟。肆：排列。鎛（bó博）：大钟，古代乐器名。女乐：能歌舞的女子。二八：十六人，古乐舞八人为一列，叫佾（yì义，古乐舞的行列）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人由于忧虑晋国、楚国的缘故，大夫们说："不顺从晋国，国家几乎灭亡。楚国比晋国弱，晋国并不急于争夺我国。晋国若急于夺争我国，楚国将会避开它。怎么做才能让晋军出死力攻打我国，楚国不敢抵抗，然后才能坚定亲附晋国。"子展说："和宋国作对，诸侯必然到来，我们顺从他们结盟。楚军到来，我们又顺从楚国，那样晋国就会大怒了。晋国能屡次前来，而楚国将要不能抵挡，我们就坚定不移地亲附晋国。"大夫们对这个计划很高兴，派边境的官吏向宋国挑衅。宋国向戌侵袭郑国，俘获很多。子展说："可以出兵攻打宋国了。如果我们攻打宋国，诸侯攻打我国一定奋力，我们就听从他们命令，同时报告楚国。楚军到来，我们又和他们结盟，并重重贿赂晋军，就可以免于战祸了。"这年夏天，郑国子展侵袭宋国。

四月，诸侯攻打郑国。四月十九日，齐国太子光、宋国向戌先到达郑国，驻扎在东门外。当天晚上，晋国荀罃到达郑国西郊，向东侵袭许国的旧地。卫国孙林父侵袭郑国的北部边境。六月，诸侯在北林会合，军队驻扎在向地，又北行向西环绕驻扎在琐地，包围郑国。诸侯军在郑国南门外炫耀武力，又从西边渡过济隧。郑国人害怕，就向诸侯求和。

秋季七月，共同在亳地结盟。范宣子说："不谨慎，必定失掉诸侯。诸侯在道路上往来疲乏而没有得到成功，能没有二心吗？"于是就盟誓，盟书说："凡是我们同盟国家，不要囤积粮食，不要垄断利益，不要庇护罪人，不要收留坏人，救济灾荒，安定祸乱，统一好恶，辅助王室。有人违犯这些命令，司慎、司盟的神，大山、大川的神，群神、群祀，先王、先公，七姓十二国的祖宗，明察的神灵杀死他。使他失掉百姓，丧君灭族，亡国败家。

楚国子囊向秦国请求出兵，秦国右大夫詹率领军队跟随楚王，要去攻打郑国。郑伯迎接他们。七月二十七日，攻打宋国。

九月，诸侯率领全部军队再次攻打郑国。郑国人派良霄、太宰石臭到楚国，报告准备顺服晋国，说："孤因为社稷的缘故，不能怀念君王了。君王如果能用玉帛安抚晋国，不这样，那就用武力威慑晋国，这都是孤的愿望。"楚国人把他们拘禁起来。《春秋》记载说"行人"，是说他们是使者。诸侯的军队在郑国东门外炫耀武力，郑国人派王子伯骈求和。九月二十六日，晋国赵武进入郑国和郑伯结盟。冬季十月初九，郑国子展出城和晋侯结盟。十二月初一，在肖鱼会见。十二月初三，赦免郑国的俘虏，都给以礼遇放回去。撤回巡逻兵，禁止抢掠。晋侯派叔肸通告诸侯。鲁襄公派臧孙纥回答说："凡是我们同盟国家，小国有罪，大国派兵讨伐，如果小国有借助的功劳，很少不赦免的。寡君听到命令了。"郑国人赠给晋侯师悝、师触、师蠲，成对的广车、轑车各十五辆，车上的盔甲武器齐备。共有战车一百辆，歌钟两列，和它相配的鎛和磬，女乐两佾十六人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①，曰："子教寡人和诸戎狄，以正诸华②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，如乐之和，无所不谐③。请与子乐之④。"辞曰："夫和戎狄，国之福也。八年之中，九合诸侯，诸侯无慝，君之灵也，二三子之劳也⑤，臣何力之有焉？抑臣愿君安其乐而思其终也⑥。《诗》曰⑦：'乐只君子，殿天子之邦⑧。乐只君子，福禄攸同⑨。便蕃左右，亦是帅同⑩。'夫乐以安德，义以处之，礼以行之，信以守之，仁以厉之⑪，而后可以殿邦国、同福禄、来远人，所谓乐也。《书》曰⑫：'居安

思危。'思则有备，有备无患。敢以此规⑬。"公曰："子之教，敢不承命！抑微子，寡人无以待戎，不能济河⑭。夫赏，国之典也，藏在盟府⑮，不可废也。子其受之！"魏绛于是乎始有金石之乐⑯，礼也。

秦庶长鲍、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⑰。鲍先入晋地，士鲂御之，少秦师而弗设备⑱。壬午，武济自辅氏，与鲍交伐晋师⑲。己丑，秦、晋战于栎，晋师败绩，易秦故也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乐之半：郑国所献的乐队的一半。《国语·晋语七》："公锡魏绛女乐一八，歌钟一肆。"　②正诸华：治理中原诸国。正，治理，整顿。③八年：指自鲁襄公四年至鲁襄公十一年，共八年。九合诸侯：自鲁襄公五年至鲁襄公十一年，共九次会合诸侯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九合诸侯，谓五年会戚，又会城棣救陈；七年会邾；八年会邢丘；九年盟于戏；十年会柤，又伐郑戍虎牢；十一年同盟亳城北，又会萧鱼。"和：和谐。谐：和谐，协调。　④与子乐之：和您一起享乐它。　⑤慝（tè特）：本指邪恶，灾害：此犹言不顺从。二三子：指同朝僚友，即中军帅佐以下的人。　⑥抑：可是，不过，然而，表示转折。安其乐：安于今日这种快乐。思其终：想到它的终了。此言安乐而不要忘危亡。　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采菽》篇。　⑧只：语中助词。殿：镇抚。　⑨攸：所。同：指同享，即共享福禄。　⑩便蕃：犹言治理好；一说多次。左右：指附近属国；一说在左右。帅同：相率而来朝顺从。　⑪夫：发语词，用于句首，表示议论的开始。安：稳定，巩固。处：犹言对待。厉：同"励"，勉励。　⑫《书》：指逸《书》（见杜预注）。　⑬规：规谏规劝。　⑭微：没有。无以待戎：不能正确对待戎人。济河：渡过黄河，指晋国渡河而南征服郑国。　⑮典：典章，即法令制度。盟府：古代司盟的官府，即管盟约的官府。《左传》僖公五年："勋在王室，藏于盟府。"　⑯金：指钟。石：指磬。　⑰庶长：秦国爵名。鲍、武：都是庶长之名。

⑱士鲂：晋国大夫。少秦师：认为秦军人少。　⑲壬午：十二月初五。辅氏：晋国地名（在今陕西大荔县东）。交伐：一起攻打；一说夹击。交，共，一起；一说夹，即从两面加力。　⑳己丑：十二月十二日。易秦：轻视秦军。易，轻视。

【译文】

晋侯把乐队的一半赐给魏绛，说："您教寡人同各部落戎人和好，而且整顿了中原诸国。八年之中，九次会合诸侯，好像音乐的和谐，没有不协调的地方。请和您一起享乐它们。"魏绛辞谢说："同戎狄和好，是国家的福气。八年之中，九次会合诸侯，诸侯没有不顺从，是君王的威灵，是同僚们的辛劳，臣下有什么力量？不过臣下愿君王既安于这种快乐又要想到它的终了。《诗经》说：'快乐啊君子，镇抚天子的邦国。快乐啊君子，福禄和别人共享。治理好附近的属国，也会相率而来服从。'音乐用来稳固德行，用道义对待它，用礼仪推行它，用诚信保护它，用仁爱勉励它，然后才能镇抚邦国、共享福禄、招来远方的人，这就是所说的快乐。逸《书》说：'处于安乐要想到危险。'想到了就有防备，有了防备就没有忧患。谨敢以此规劝君王。"晋侯说："您的教导，怎敢不承受命令！然而没有您，寡人不能正确对待戎人，不能渡过黄河。奖赏，是国家的典章，藏在盟府里，不能废弃。您还是接受它吧！"魏绛从此开始有了金石的音乐，是合于礼的。

秦国庶长鲍、庶长武率领军队攻打晋国救援郑国。庶长鲍先侵入晋国领土，士鲂抵御他，认为秦军人少而不加设防。十二月初五，庶长武从辅氏渡河，和庶长鲍一起攻打晋军。十二月十二日，秦、晋两国军队在栎地作战，晋军大败，这是由于轻视秦军的缘故。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春，莒人伐我东鄙，围台①。季武子救台，遂入郓，取其钟以为公盘②。

夏，晋士鲂来聘，且拜师③。

秋，吴子寿梦卒。临于周庙④，礼也。凡诸侯之丧，异姓临于外，同姓于宗庙，同宗于祖庙，同族于祢庙⑤。是故鲁为诸姬，临于周庙。为邢、凡、蒋、茅、胙、祭，临于周公之庙⑥。

冬，楚子囊、秦庶长无地伐宋，师于扬梁。以报晋之取郑也⑦。

灵王求后于齐。齐侯问对于晏桓子，桓子对曰："先王之礼辞有之，天子求后于诸侯，诸侯对曰：'夫妇所生若而人。妾妇之子若而人⑧。'无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⑨，则曰：'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⑩。'" 齐侯许婚，王使阴里结之⑪。

公如晋朝，且拜士鲂之辱，礼也。

秦嬴归于楚⑫。楚司马子庚聘于秦，为夫人宁⑬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襄公十二年（公元前561年）。台：又作邰.鲁国邑名（在

今山东费县东南)。　②盘：盛食物的器皿，此指用钟改铸盘子。③拜师：拜谢出兵。社预注："谢年前伐郑师。"　④周庙：即宗庙，指周文王之庙。周公出自文王，故鲁立其庙。　⑤外：城外。祖庙：始封君之庙。同族：指高祖以下族人。祢（nǐ你）庙：父庙。　⑥邢、凡、蒋、茅、胙、祭，六国都是周公之支子，别封为国，共祖周公。周公之庙：即祖庙。　⑦子囊：即公子贞。庶长无地：秦国大夫。扬梁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南)。报晋之取郑：取郑在襄公十一年。　⑧若而人：犹言若干人。妾妇：指不是嫡配所生。　⑨姑姊妹：犹今言大姑小姑。　⑩先守：犹言先君。　⑪阴里：周大夫。结：指口头约定。

⑫秦嬴：秦景公之妹，楚共王夫人，嫁给楚国已久，因此返秦省亲，又回楚国。　⑬子庚：即公子午，楚庄王之子。宁：妇女已经出嫁，返回母家省亲叫宁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二年春天，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，包围台地。季武子救援台地，于是就攻进郓地，掠取了他们的钟改铸为襄公的盘子。

夏天，晋国士鲂来鲁国聘问，并且拜谢鲁国出兵。

秋天，吴子寿梦死。鲁襄公到周文王庙里哭泣吊唁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凡是诸侯的丧事，异姓的在城外哭泣吊唁，同姓的在宗庙里，同宗的在祖庙里，同族的在父庙里。因此鲁国为了姬姓诸国，到周文王庙里哭泣吊唁。为邢、凡、蒋、茅、胙、祭各姬姓国，都在周公庙里哭泣吊唁。

冬天，楚国子囊、秦国庶长无地率兵攻打宋国，军队驻扎在扬梁，报复晋国取得郑国。

周灵王向齐国求取王后。齐侯向晏桓子询问答辞，晏桓子回答说："先王的礼仪辞令有这样的话，天子向诸侯求取王后，诸侯回答说：'夫人所生的若干人。妃妾所生的若干人。'没有女儿而有姐妹和姑母姊妹，就说：'先君某公的遗女若干人。'"齐侯答应了婚事，周灵王派阴里作了口头约定。

襄公到晋国朝见，并且拜谢士鲂的来聘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秦嬴嫁给楚国。楚国司马子庚到秦国聘问，为了夫人回娘家省亲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公至自晋，孟献子书劳于庙①，礼也。

夏，邾乱，分为三②。师救邾，遂取之。凡书“取”，言易也。用大师焉曰“灭”。弗地曰“入”。

荀罃、士鲂卒，晋侯蒐于綦上以治兵③。使士匄将中军，辞曰：“伯游长④。昔臣习于知伯，是以佐之，非能贤也⑤。请从伯游。”荀偃将中军，士匄佐之。使韩起将上军，辞以赵武。又使栾黶，辞曰：“臣不如韩起。韩起愿上赵武，君其听之⑥。”使赵武将上军，韩起佐之。栾黶将下军，魏绛佐之。新军无帅，晋侯难其人⑦，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属，以从于下军⑧，礼也。晋国之民是以大和，诸侯遂睦。

君子曰：“让，礼之主也。范宣子让，其下皆让。栾黶为汰⑨，弗敢违也。晋国以平，数世赖之，刑善也夫⑩！一人刑善，百姓休和，可不务乎⑪？《书》曰⑫：‘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其宁惟永⑬。’其是之谓乎！周之兴也，其《诗》曰⑭：‘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⑮。’言刑善也。及其衰也，其《诗》曰⑯：‘大夫不均，我从事独

贤⑰。’言不让也。世之治也，君子尚能而让其下，小人农力以事其上，是以上下有礼，而谗慝黜远⑱，由不争也。谓之懿德⑲。及其乱也，君子称其功以加小人，小人伐其技以冯君子，是以上下无礼，乱虐并生，由争善也⑳。谓之昏德。国家之敝，恒必由之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鲁襄公十三年（公元前560年）。书劳：记载功勋。杜预注：“书勋劳于策也。”　②郜（shī诗）：附庸国（在今山东济宁市南）。分为三：国小而内不和，分裂为三。　③脩上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襄城县西）。治兵：练兵，操练军队。　④伯游：即荀偃，代荀罃为中军统帅。　⑤习：熟悉。知伯：指荀罃。非能贤：即非己贤能。能贤，即贤能。　⑥上赵武：让赵武在上位。上，居上位。　⑦难其人：难得新军将佐的人选，即对新军将佐的人选感到困难。　⑧什吏：即十吏，将佐以下的军官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此什吏之吏，即五吏之吏。五吏者，军尉、司马、司空、舆尉、候奄也。每军皆有此五吏，五吏又各有佐（副手），故此云什吏。”属官：所属官员。从于下军：即附属于下军。⑨为汰（tài太）：专横，即专横不逊。　⑩平：和平，犹言团结。刑善：取法善行。刑：取法。此言士匄能以善行正下。　⑪休和：休美协调。务：致力于。　⑫《书》：指《尚书·吕刑》篇。　⑬一人：原指天子，此泛指在上的人。庆：犹言好善。　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　⑮仪刑：犹言效法。孚：信孚，信任。　⑯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篇。　⑰大夫：指执政大夫。均：公平，指役使的公平。贤：多，即过分劳碌。　⑱小人：指无位的庶民。农力：犹言努力。谗慝：本指恶言恶意，此指邪恶的人。黜远：废黜远离，罢黜疏远。　⑲懿德：美德。懿，美。　⑳称：夸耀，夸张。加：凌驾。伐：与称同义。乱虐：动乱如暴虐，上为虐，下为乱。争善：相争自以为是。　㉑敝：败坏。恒：常常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三年春天，襄公从晋国回来，孟献子在宗庙里记载功勋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夏天，邾国发生动乱，一国分裂为三。鲁军救援邾国，于是就乘机占领了邾国。凡是《春秋》记载说“取”，这是说占领得容易。动用大军叫做“灭”。不占领土地叫做“入”。

晋国荀罃，士鲂死，晋侯在脤上练兵检阅。派士匄统率中军，他辞让说：“伯游应该居长。过去臣下熟悉知伯，因此辅佐他，而不是我贤能。请让我随从伯游。”荀偃做中军统帅、士匄辅佐他。派韩起统率上军，他辞让给赵武。又派栾黶，他辞谢说：“臣下不如韩起。韩起愿意让赵武居上位，君王还是听从他的意见。”就派赵武做上军统帅，韩起辅佐他。栾黶做下军统帅，魏绛辅佐他。新军没有统帅，晋侯对新军将佐的人选感到困难，派新军的十吏率领他的步兵车兵和所属官员，附属于下军，这是合于礼的。晋国的百姓因此很和谐，诸侯于是亲睦。

君子说：“谦让，是礼的主体。范宣子能谦让，他下面人都谦让。栾黶专横，也不敢违背。晋国因此而团结，几世都依赖这个，是由于取法善行的缘故啊！一人取法于善行，百姓都美好协调，可以不致力于它吗？《尚书》说：‘一人好善，亿万人都依赖这个，国家的安宁可以长久。’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！周朝兴起的时候，反映它的《诗经》诗说：‘效法文王，万国信赖。’说的是取法善行。等到它衰微的时候，反映它的《诗经》诗说：‘执政大夫太不公平，惟独我做的活最多。’说的是不谦让。天下大治的时候，君子崇尚贤能并对下面谦让，小人努力事奉他的上面，因此上下有礼，而邪恶的人废黜远离，是由于不争夺的缘故。这叫做美德。到了天下动乱的时候，君子夸耀他的功劳并凌驾于小人之上，小人夸耀他的技能而凌驾于君子之上，因此上下无礼，动乱和残暴一起发生，是由于相争自以为是的缘故。这叫做昏德。国家的败坏，常常必定由于这个缘故。”

【原文】

楚子疾，告大夫曰①："不谷不德，少主社稷，生十年而丧先君，未及习师保之教训，而应受多福②。是以不德，而亡师于鄢，以辱社稷，为大夫忧，其弘多矣③。若以大夫之灵，获保首领以殁于地，唯是春秋窀穸之事，所以从先君于祢庙者，请为'灵'若'厉'④。大夫择焉。"莫对。及五命乃许⑤。

秋，楚共王卒。子囊谋谥⑥。大夫曰："君有命矣。"子囊曰："君命以共，若之何毁之⑦？赫赫楚国，而君临之，抚有蛮夷，奄征南海，以属诸夏⑧，而知其过，可不谓共乎？请谥之'共'。"大夫从之。

吴侵楚，养由基奔命，子庚以师继之⑨。养叔曰："吴乘我丧，谓我不能师也，必易我而不戒⑩。子为三覆以待我⑪，我请诱之。"子庚从之。战于庸浦，大败吴师，获公子党⑫。君子以吴为不吊⑬。《诗》曰⑭："不吊昊天，乱靡有定⑮。"

冬，城防。书事，时也。于是将早城，臧武仲请俟毕农事，礼也。

郑良霄、大宰石奠犹在楚。石奠言于子囊曰："先王卜征五年，而岁习其祥，祥习则行⑯。不习，则增修德而改卜⑰。今楚实不竞⑱，行人何罪？止郑一卿，以除其偪，使睦而疾楚，以固于晋，焉用之⑲？使归而废其使，怨其君以疾其大夫，而相牵引也，不犹愈乎⑳？"楚

人归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大夫：此指卿。　②少主社稷：年少主持国家为君。楚共王十岁为楚国国君。先君：指楚庄王。师保：都是教导太子的官。应受多福：承受了许多福禄，即继承了国君之位。多福，指做国君。　③亡师于鄢：在鄢陵丧失了军队，事见鲁成公十六年。鄢，即鄢陵。弘多：实在多，太多。弘，大，犹言实在。　④保：保全。殁：死亡。春秋窀穸（zhūn tánxī夕）之事：祭祀和安葬的事。春秋，指祭祀。穸窀，墓穴，即安葬。祢（nǐ你）庙：考庙，父亲的庙，此指楚共王之父楚庄王的庙。　为“灵”若“厉”：谥为“灵”或者“厉”。　⑤五命：五次命令。　⑥谋谥：商量谥号。　⑦毁：毁坏，毁掉。　⑧赫赫：强盛貌。　临：居高临下，在此犹言统治。　抚：安抚。　蛮夷　古代对南方和东方各族的泛称，也泛指四方的少数民族。　奄：大。《说文》段注：“奄，大也。”诸夏：犹言诸华，指中原诸国，即中国。　⑨养由基：即养叔，楚国大夫，善射。　奔命：奔赴命令迎敌，即做先锋迎敌。　子庚：即公子午，时为司马。　⑩易：轻视。　⑪三覆：即三伏，三处伏兵。杜预注：“覆，伏兵。”　⑫庸浦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无为县南）。公子党：吴国公子。　⑬不吊：即不善。吊，与淑同义，善。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：“吊、淑义同。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吊与淑字古本一字，淑，善也；吊亦善也。”　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节南山》篇。　⑮昊（hào浩）天：苍天，上天。　靡：没有，不能。　⑯卜征五年：连续五年占卜征伐，即为了征伐连续占卜五年。　岁习其祥：每年重复吉兆。习，重复。祥，吉兆。行：犹言出兵；一说巡守。杜预注：“五年五卜，皆同吉，乃巡守。”　⑰增修德：更努力修养德行。增，此犹言更加努力。改卜：重新开始占卜。改，改变，此指重新。此句断法各家不同，有的本断成“不习则增，修德而改卜。”　⑱竞：强劲，此指自强。　⑲止：扣留。　一卿：指良霄。　除其偪：除掉了对郑国君臣的威逼。良霄为人刚愎，足以威逼郑国君臣，楚国扣留他，等于为郑国除掉威逼。　⑳废其使：没有完成使命。废，即没有完成。　不犹愈乎：不还是较好一点吗？愈，较好，胜过。

【译文】

楚王生病，告诉大夫说："不谷没有德行，年少主持国家为君，生下来十年便失去先君，没有来得及熟悉师保的教训，就承受了许多福禄。由于缺乏德行，而在鄢陵丧失了军队，让国家蒙受耻辱，让大夫担心，实在太多了。如果借大夫之灵，不谷获得保全首领善终于地下，惟有这些祭祀和安葬的事情，在祢庙中追随先君，请求谥为'灵'或者'厉'。请大夫选择吧。"没有人回答。等到下了五次命令才答应。

秋天，楚共王死。子囊商量谥号。大夫说："君王已有过命令了。"子囊说："君王是用共来命令的，怎么能毁掉它？声威赫赫的楚国，君王在上面治理，安抚着蛮夷，大举征伐南海，让它们从属于中国，而君王又知道自己的过错，可以不说是共吗？请谥他为'共'。"大夫都听从了子囊的意见。

吴国侵袭楚国，养由基奔赴命令迎敌，子庚率领军队接着他上去。养由基说："吴国乘我国有丧事，认为我们不能出兵，一定轻视我们而不加戒备。您设置三处伏兵等待我，我去引诱他们。"子庚听从他的意见。在庸浦作战，大败吴军，俘虏了公子党。君子认为吴国不善。《诗经》说："苍天对人不善啊，祸乱就没有安定。"

冬天，在防地筑城。《春秋》记载这件事，是由于合于时令。当时要早些时候筑城，臧武仲请求等农活完了以后再动工，这是合于礼的。郑国良霄、太宰石甗还在楚国。石甗对子囊说："先王为了征伐连续五年占卜，而每年都重复吉兆，如果吉兆重复就出兵。若不重复吉兆，那就更加努力修养德行然后重新开始占卜。现在楚国实在不自强，行人有什么罪过？扣留郑国一卿，而除掉了对郑国君臣的威逼，让他们上下和睦而怨恨楚国，以坚定顺从晋国，为什么采用这种办法？让他回去而没有完成使命，他会埋怨国君和怨恨大夫，因而互相牵制，不是好一点吗？"于是楚国人就将良霄放了回去。

十 四 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吴告败于晋①。会于向，为吴谋楚故也②。范宣子数吴之不德也，以退吴人③。执莒公子务娄，以其通楚使也④。

将执戎子驹支，范宣子亲数诸朝⑤，曰："来，姜戎氏⑥！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，乃祖吾离被苫盖，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⑦。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，与女剖分而食之⑧。今诸侯之事我寡君，不如昔者，盖言语漏泄，则职女之由⑨。诘朝之事，尔无与焉⑩。与将执女。"对曰："昔秦人负恃其众，贪于土地，逐我诸戎。惠公蠲其大德⑪，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，毋是翦弃⑫。赐我南鄙之田，狐狸所居，豺狼所嗥⑬。我诸戎除翦其荆棘，驱其狐狸豺狼，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⑭，至于今不贰。昔文公与秦伐郑，秦人窃与郑盟而舍戍焉，于是乎有殽之师⑮。晋御其上，戎亢其下，秦师不复，我诸戎实然⑯。譬如捕鹿，晋人角之，诸戎掎之，与晋踣之，戎何以不免⑰？自是以来，晋之百役，与我诸戎相继于时，以从执政，犹殽志也⑱。岂敢离逿⑲？今官之师旅，无乃实有所阙，以携诸侯⑳，而罪我诸戎？我诸戎饮食衣服，不与华同，贽币不通，言语

不达㉑，何恶之能为？不与于会，亦无蕾焉㉒。”赋《青蝇》而退㉓。宣子辞焉，使即事于会，成恺悌也㉔。于是，子叔齐子为季武子介以会，自是晋人轻鲁币㉕，而益敬其使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襄公十四年（公元前559年）。吴告败于晋：鲁襄公十三年秋，吴国乘楚丧侵袭楚国，被楚国养由基、子庚在庸浦击败，故向晋国“告败”。　②会于向：鲁国季孙宿、叔老和晋国士匄、齐人、宋人、卫人、郑国公孙蚠（chài瘥）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在向地会见吴人。向，吴国地名（在今安徽怀远县西）。　谋楚：策划攻打楚国。　③数（shǔ暑）：列举罪状，在此犹言责备。　退吴人：即拒绝吴人。　④务娄：莒国公子，与会的使者。　通楚使：莒国使者与楚国往来。杜预注：“莒贰于楚，故比年伐鲁。”　⑤戎子驹支：即姜戎氏的国君。驹支戎子的名。此时姜戎已成晋国的附庸。亲数诸朝：亲自在朝廷上责备他。　⑥姜戎氏：瓜州的戎人本有二姓，一为姜姓，一为允姓。此为姜姓故言“姜戎氏”。杜预注：“四岳之后皆姜姓，又别为允姓。”　⑦迫逐：逼迫驱逐，被秦穆公迫而逐之。　吾离：戎子驹支的祖父，开始逃奔到晋国的戎君。　瓜州：姜戎原来聚居的地方（在今甘肃敦煌县）。　苫（shān山）盖：此为用白茅编成遮身之物，即蓑衣。蒙：冒，此犹言戴着。　⑧不腆（tiǎn舔）之田：不丰厚的土地。腆，多，丰厚。　剖分：犹言平分。杜预注：“中分为剖。”　⑨漏泄：即泄漏。　职女之由：当由于你。职，应当。　⑩诘（jié结）朝：明晨，明天。　事：指诸侯盟会之事。　⑪惠公：即晋惠公。　蠲（juān捐）：显示。杜预注：“蠲，明也。”　⑫四岳：尧时的方伯，姜姓。　裔胄：即后裔，后代。　⑬嗥（háo豪）：指豺狼大声叫，即嚎叫。　⑭不侵不叛：指不内侵不外叛，即不侵犯晋国不背叛晋国。　⑮文公：即晋文公。　舍：安置。戍：戍守，指戍守的军队。见鲁僖公三十年《传》，《退秦师》。　殽之师：即殽之战。见鲁僖公三十二年、三十三年《传》。　⑯亢：通“抗”，抵抗，抵档。杜预注：“亢，犹当也。”　不复：没有回去，指匹马只轮未返。

实然：实使之然，即实在使秦军如此。 ⑰角：执其角，即挡住它的头。 掎（jǐ已）：拉住，即拖住它的后足。 踣（bó博）：仆倒，即使其仆倒。以上三个“之”字，皆指鹿。 不免：不免于罪责。 ⑱百役：各次战争，即所有的战争。 相继于时：一个接着一个按时参加，即未尝间断过。 从：犹言追随。 执政：当政者；一说执事。 犹殽志：如同殽地战役的意愿一样。志，意愿，即支援晋国的心意。 ⑲离遏（tì替）：犹言违背。遏，同“逖”，远；违。 ⑳官：犹言公家，指晋国。 师旅：指执政官吏。官之师旅，即晋国的执政者。 阙：通“缺”，缺点，过失。 携：携离，携贰，即亲附的人渐生离心，即叛离。 ㉑华：指中原，即中国。 贽（zhì至）币：古代见面时送的财礼。 ㉒瞢（méng萌）：烦闷。杜预注：“瞢，闷也。” ㉓《青蝇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《青蝇》第一章两句诗说：“岂弟君子，无信谗言。”戎子驹支赋《青蝇》，为了取此诗义。 ㉔辞：犹言道歉。 使即事于会：让戎子驹支参加盟会的事务。 成：犹言表明，显示。 恺（kǎi楷）悌：亦作岂弟，和乐，平易，即和易近人。杜预注：“成恺悌，不信谗也。” ㉕子叔齐子：即叔老，字齐子，鲁宣公弟叔肸（xī希）之孙，子叔婴齐之子。介：副手，助手。 轻鲁币：减轻鲁国的献礼。币，即币帛，指一切献礼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四年春天，吴国向晋国报告被楚国打败。晋国在向地举行盟会，为吴国策划攻打楚国的缘故。范宣子责备吴国不道德，因而拒绝了吴人。拘捕了莒国公子务娄，因为莒国的使者和楚国往来。

将要拘捕戎子驹支，范宣子在朝廷上亲自责备他，说：“过来，姜戎氏！从前秦人把你的祖父吾离赶出瓜州，你的祖父吾离披着草衣、戴着草帽前来归附我们先君。我们先君惠公有不多的田地，和你的祖父平分而吃用它。现在诸侯事奉我们寡君，不如以前，原因是说话被泄漏出去，应当是由于你的缘故。明天诸侯盟会，你不要参加了。如果参加就要把你捕起来。”戎子驹支回答说：“从前秦人仗着他们国家人多，贪求土

地，驱逐我们戎人。惠公显示了他的大德，认为我诸戎是尧时四岳的后代，不要丢弃他们。赐给我们南部边境的土地，那里是狐狸居住的地方，豺狼嚎叫的地方。我们戎人除掉那里的荆棘，驱逐那里的狐狸和豺狼，作为晋国先君不内侵不外叛的忠臣，直到现在都没有二心。以前文公和秦国攻打郑国，秦人私下和郑国结盟并安置了戍守的军队，于是有殽山的战役。晋国在上面抵御，戎人在下面抵挡，秦军败得匹马只轮没回，实在是我们戎人使他们这样的。譬如捕鹿，晋国抓住鹿角，我诸戎拖住鹿脚，和晋国一起把鹿仆倒，我们戎人为什么不能免于罪责？从此以后，晋国的各次战役，我们戎人一次接着一次按时参加，追随着执事，如同殽山战役支援晋国的心意一样。怎敢违背？现在晋国执政官员，恐怕实在有着过失，因而诸侯产生了二心，反而归罪我们戎人？我们戎人的饮食衣服，和中国不同，财礼不相往来，语言不相通晓，能做什么坏事呢？不让参加盟会，我也没有什么烦闷的。”便赋了《青蝇》这首诗然后退下。范宣子向他道歉，让他参加盟会，显示了平易而不信谗言的美德。这时，子叔齐子做季武子的副手参加盟会，从此晋国人减轻鲁国的献礼，而更加敬重它的使者。

【原文】

吴子诸樊既除丧①，将立季札。季札辞曰：“曹宣公之卒也，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，将立子臧②。子臧去之，遂弗为也，以成曹君③。君子曰：‘能守节’。君，义嗣也，谁敢奸君④？有国，非吾节也。札虽不才，愿附于子臧⑤，以无失节。”固立子，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⑥。

夏，诸侯之大夫从晋侯伐秦，以报栎之役也⑦。晋

侯待于竟，使六卿帅诸侯之师以进⑧。及泾⑨，不济。叔向见叔孙穆子，穆子赋《匏有苦叶》⑩。叔向退而具舟，鲁人、莒人先济。郑子蛮见卫北宫懿子曰⑪："与人而不固，取恶莫甚焉⑫，若社稷何？"懿子说⑬。二子见诸侯之师而劝之济⑭，济泾而次。秦人毒泾上流，师人多死⑮。郑司马子蛮帅郑师以进，师皆从之，至于棫林，不获成焉⑯。荀偃令曰："鸡鸣是驾，塞井夷灶，唯余马首是瞻⑰。"栾黶曰："晋国之命，未是有也⑱。余马首欲东。"乃归。下军从之。左史谓魏庄子曰⑲："不待中行伯乎？"庄子曰："夫子命从帅⑳。栾伯，吾帅也㉑，吾将从之。从帅，所以待夫子也㉒。"伯游曰："吾令实过，悔之何及，多遗秦禽㉓。"乃命大还㉔。晋人谓之迁延之役㉕。

栾犨曰㉖："此役也，报栎之败也。役又无功，晋之耻也。吾有二位于戎路，敢不耻乎㉗？"与士鞅驰秦师㉘，死焉。士鞅反㉙，栾黶谓士匄曰："余弟不欲往，而子召之㉚。余弟死，而子来，是而子杀余之弟也。弗逐，余亦将杀之。"士鞅奔秦。

于是，齐崔杼、宋华阅、仲江会伐秦，不书，惰也㉛。向之会亦如之㉜。卫北宫括不书于向，书于伐秦，摄也㉝。

【注释】

①诸樊：吴王寿梦之长子，为吴国第二十君，在位十三年。除丧：又

叫除服，即已经安葬而除去丧服。　②曹宣公：名卢，曹文公之子，在位十七年，死于鲁成公十三年。不义曹君：认为公子负刍做曹君不义，因为他杀太子自立，诸侯请求讨伐他。曹君，指曹成公，名负刍，曹宣公之子。在位二十三年。子臧：即曹国公子欣时，诸侯于鲁成公十五年，在戚地盟会，拘捕了曹成公，欲立子臧，故言“将立子臧”。　③去之：离开曹国，逃奔宋国。成曹君：即成全了曹成公。关于曹成公杀太子自立为君之事，见鲁成公十三年、十五年、十六年《传》。　④能守节：是子臧于鲁成公十五年说的话。义嗣：诸樊是寿梦的长子，义当继承君位，故言“君，主嗣也”。奸君：侵犯君位，即希望占有君位。　⑤附：顺从，此犹言追随。　⑥室：家室，即家产。舍之：指舍弃立季札为君，即听从季札的辞让。　⑦栎（lì力）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省境内，一说在今山西省境内）。　⑧六卿：晋国六卿为上、中、下三军的正副统帅。

⑨泾：泾水，在陕西中部，渭水的支流。　⑩《匏有苦叶》：为《诗经·邶风》篇名。叔孙穆子赋诗“言己志在于必济。”（见杜预注）。

⑪北宫懿子：即北宫括，卫国大夫。　⑫与人：亲附别人。取恶：使人憎恶。　⑬说：同“悦”，高兴。　⑭二子：指子蟜和北宫懿子。

⑮毒：放毒。师人：指诸侯的军队。　⑯棫（yù域）林：秦国地名（在今陕西泾阳县泾水的西南）。不获成：没有得到媾和。　⑰瞻：看着。　⑱未是有：即“未有是”，没有过这样的。此言晋国从来没有这种命令。　⑲左史：可能是随军记述之官（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杜预注：“左史，晋大夫。”　⑳夫子：指荀偃。命从帅：命令跟从主将。

㉑吾帅：我的主帅。杜预注：“栾黶，下军帅，庄子为佐，故曰吾帅。”

㉒所以待夫子也：是合理地对待他老人家。待，对待。　㉓何及：哪里来得及。多遗秦禽：多留下人被秦国俘虏。遗，留下。禽，同“擒”，擒获，俘虏。　㉔大还：即全部军队撤回。　㉕迁延之役：因循拖拉而无成就的战役。迁延，因循拖拉。　㉖栾鍼：栾黶之弟，此役做车右。　㉗二位：栾黶将下军，栾鍼为车右，故言兄弟“二位”；一说在戎路上，车右位次于御者，故言我居“二位”。戎路：将帅所乘的战车。敢不耻乎：岂敢不感到耻辱呢？不耻，不知耻辱。　㉘士鞅：士匄之子。驰：犹言冲击，冲进。　㉙反：同“返”，回来。　㉚而子：你的儿子。　㉛华阅：宋国大夫。伯华：宋国公孙师之子。惰：怠惰。齐、宋两国都是大国，而没有渡过泾水，故言其“惰也”。　㉜向之会：向地的

会见，事见本年春。向，地名（一说为郑地，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南，鄢陵县西北；一说为吴地，在今安徽怀远县西）。 ㉝不书于向：即在向地的会见没有记载北宫括。杜预注："亦惰。"摄：整顿；或佐助，参与。杜预注："能自摄整，从郑子蛮俱济泾。"

〖译文〗

吴子诸樊已经除去丧服，将要立季札做国君。季札辞谢说："曹宣公死的时候，诸侯和曹国人认为负刍做曹君不义，要立子臧为君。子臧离开曹国，于是就没有按原来计划去做，成全了曹成公。君子称赞子臧说：'能保持节操'。君王您，是义当继承的人，谁敢侵犯君位？有国为君，不是我的节操。札虽然没有才能，愿意追随子臧，而不失掉节操。"诸樊坚决立他为君，季札抛弃他的家室而去种田，于是就不再立季札为君了。

夏天，诸侯的大夫跟随晋侯攻打秦国，报复栎地的战役。晋侯在国境上等待，派六卿率领诸侯的军队前进。到达泾水，诸侯军不肯渡河。叔向会见叔孙穆子，穆子赋《匏有苦叶》这首诗。叔向退出以后就准备船只，鲁国人、莒国人先渡河。郑国子蛮会见卫国北宫懿子说："亲附别人而不坚定，没有比这个更使人憎恶了，对国家怎么办？"北宫懿子很高兴。两个人去见诸侯的军队劝他们渡河，军队渡过泾水驻扎下来。秦国人在泾水上流放毒，诸侯军死了很多。郑国司马子蛮率领郑国军队前进，其他国家的军队都跟上来，到达秦地棫林，没有得到秦国的媾和。荀偃命令说："鸡叫套车，填井平灶，你们只看着我的马头行事。"栾黶说："晋国的命令，没有过这样的。我的马头想要向东。"于是就回国了。下军也跟随着他回去。左史对魏庄子说："不等待中行伯吗？"魏庄子说："他老人家命令我们跟从主将。栾伯，是我的主将，我要跟从他。跟从主将，就是合理地对待他老人家。"荀偃说："我的命令确实有错误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，多留下只能被秦国俘虏。"于是就命令全部军队撤退。晋国

人把这次称为因循拖拉而无成就的战役。

栾鍼说:“这次战役，是为报复栎地的战败。战役又没有功劳，是晋国的耻辱。我有兄弟二人在战车上，怎敢不感到耻辱呢?”和士鞅冲进秦军阵营，战死在那里。士鞅回来，栾黶对士匄说:“我的弟弟不想去，你的儿子叫他去。我的弟弟战死，你的儿子回来，这是你的儿子杀了我的弟弟。如果不驱逐他，我也要杀死他。”士鞅逃亡到秦国。

当时，齐国崔杼、宋国华阅、仲江会合攻打秦国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，是由于他们怠惰。向地的会见也和这一样。对卫国北宫括在向地的会见不加记载，而记载他这次攻打秦国，是由于他积极参与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秦伯问于士鞅曰：“晋大夫其谁先亡？”对曰“其栾氏乎！”秦伯曰：“以其汰乎①？”对曰：“然。栾黶汰虐已甚，犹可以免。其在盈乎②！”秦伯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武子之德在民，如周人之思召公焉，爱其甘棠，况其子乎③？栾黶死，盈之善未能及人，武子所施没矣，而黶之怨实章，将于是乎在④。”秦伯以为知言，为之请于晋而复之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以其汰（tài太）：因为他太骄横。汰，犹言骄横。　②盈：即栾盈，栾黶之子。　③武子：即栾书，栾黶之父。在民：留在百姓中间。召公：即召公奭（shì式），一作邵公、召康公，曾辅佐周武王灭商，被封于燕。周成王时任太保，与周公旦分陕而治，陕以西由他治理。其言论见于《尚书·召诰》。爱其甘棠：爱护那甘棠树。杜预注:“召公奭听讼于

甘棠之下，周人思之，不害其树，而作勿伐之诗，在《召南》。”其子：指召公之子。 ④将于是乎在：灭亡将会在这时落在栾盈身上。在，指落在栾盈身上。 ⑤知言：有见识的话。复之：恢复他的职位。

【译文】

秦伯向士鞅询问说：“晋国大夫大概谁先灭亡？”士鞅回答说：“恐怕是栾氏吧！”秦伯说：“因为他的骄横吗？”士鞅回答说：“对。栾黶骄横暴虐太过分，还可以免于祸难。祸难大概要落在栾盈的身上吧！”秦伯说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士鞅回答说：“栾武子的恩德留在百姓中间，比如周人思念召公，就爱护那甘棠树，何况他的儿子呢？栾黶死了，栾盈的好处没能达到人们身上，栾武子所施的恩惠渐渐消失了，而对栾黶的怨恨又很明显，灭亡将会在这时落在栾盈身上。”秦伯认为这是有见识的话，为士鞅向晋国请求恢复了他的职位。

【原文】

卫献公戒孙文子、宁惠子食，皆服而朝①。日旰不召，而射鸿于囿②。二子从之，不释皮冠而与之言③。二子怒。孙文子如戚，孙蒯入使④。公饮之酒，使大师歌《巧言》之卒章⑤。大师辞，师曹请为之⑥。初，公有嬖妾，使师曹诲之琴⑦，师曹鞭之。公怒，鞭师曹三百。故师曹欲歌之，以怒孙子以报公⑧。公使歌之，遂诵之⑨。

蒯惧，告文子。文子曰：“君忌我矣⑩，弗先，必死。”并帑于戚，而入见蘧伯玉曰⑪：“君之暴虐，子所知也。大惧社稷之倾覆⑫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君

制其国，臣敢奸之⑬？虽奸之，庸知愈乎⑭？”遂行，从近关出⑮。公使子蛟、子伯、子皮与孙子盟于丘宫⑯，孙子皆杀之。

四月己未，子展奔齐⑰。公如鄄，使子行请于孙子⑱，孙子又杀之。公出奔齐，孙氏追之，败公徒于阿泽⑲。鄄人执之⑳。初，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，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㉑。二子追公，公孙丁御公㉒。子鱼曰：“射为背师，不射为戮，射为礼乎！”射两轵而还㉓。尹公佗曰：“子为师，我则远矣。”乃反之㉔。公孙丁授公辔而射之，贯臂㉕。子鲜从公㉖。

及竟，公使祝宗告亡，且告无罪㉗，定姜曰㉘：“无神何告？若有，不可诬也㉙。有罪，若何告无？舍大臣而与小臣谋㉚，一罪也。先君有冢卿以为师保，而蔑之㉛，二罪也。余以巾栉事先君，而暴妾使余㉜，三罪也。告亡而已，无告无罪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卫献公：名衎（kàn看），卫定公之子，鲁成公十五年立，在位十八年，被孙林父、宁殖驱逐，逃亡齐国。立卫殇公，历十二年，宁喜杀殇公，献公复入卫为君，又在位三年。戒：戒食，即约期共宴食。宁惠子：即宁殖，宁相之子，卫国执政大夫。服：穿上朝服。杜预注：“服朝服，待命于朝。”　②日旰（gàn干）：日晚，即太阳快下山之时。旰，晚。鸿：鸿雁，即大雁。囿（yòu又）：园囿，养动物的园子。　③二子：指孙文子和宁惠子。释：犹言脱去。皮冠：田猎时戴的帽子，用白鹿皮所制。杜预注：卫献公对孙、宁二人“既不释冠，又不与食。”　④戚：孙氏的封邑（在今河南濮阳县北）。入使：出使入朝请命，即奉孙文子之使自戚邑

入朝请命。 ⑤大师：即太师，掌管音乐的大夫。《巧言》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威，卫河上邑。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为乱。" ⑥师曹：太师所属乐人。 ⑦嬖妾：宠爱的妾。诲：教。 ⑧孙子：此指孙蒯。报公：报复卫献公，即借孙氏之手报复卫献公鞭打之恨。⑨诵：朗诵，即带有感情地大声读，让孙蒯明白《巧言》卒章的含义。

⑩忌：猜忌。 ⑪并：犹言集中，聚集。帑（nú奴）：通"孥"，妻子；一说指家人，即子弟臣仆一切家众。入：指孙文子进入国都。蘧（qú渠）伯玉：名瑗，卫国贤大夫，蘧庄子无咎之子。 ⑫倾覆：颠覆。 ⑬制：控制。奸：冒犯，此指废黜。杜预注："奸，犹犯也。" ⑭庸：难道，表示反问的副词。愈：较好，胜过。 ⑮从近关出：从最近的关口出国境。 ⑯子蝎、子伯、子皮：都是卫国的公子。杜预注："三子，卫群公子。疑孙子，故盟之。"丘宫：靠近戚地；一说当在卫都。⑰四月己未：四月二十六日。子展：卫献公之弟。卫献公想逃奔齐国，其弟子展先行齐国为他做安排。 ⑱鄄（juàn眷）：卫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鄄城县）。子行：卫国公子。 ⑲公徒：卫献公的徒众，即卫献公的亲兵。阿泽：亦作河泽，又作柯泽，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阳谷县东）。 ⑳执之：逮捕了卫献公的败兵。 ㉑尹公佗、庾公差、公孙丁：都是卫国善射的人。庾公差字子鱼。 ㉒二子：指尹公佗和庾公差。御公：驾御卫献公的车子。 ㉓朐（gōu勾，又读qú渠）：古代车子两边夹马颈用的曲木。

㉔反之：指回车再追卫献公。 ㉕授公辔：把马缰绳交给卫献公。辔，马缰绳。贯臂：射穿了臂膀。贯，贯通，此指穿透。 ㉖子鲜：卫献公同母所生的弟弟。 ㉗祝宗：掌管祝告的官。告亡：报告逃亡。杜预注："告宗庙也。" ㉘定姜：卫献公的嫡母。 ㉙诬：欺骗。 ㉚大臣：指执政大臣。小臣：指宠信的小臣。 ㉛冢卿：先君的嗣卿，即执掌国政的正卿，指孙文子、宁惠子。师保：古代教导贵族子弟的官，有师有保，统称"师保"。蔑：轻视。 ㉜巾：手巾。栉（zhì至）：梳子。古代夫妻相处，妻子捧拿巾栉侍奉丈夫，故后世以巾栉为妻子的代称。暴妾使余：对待我残暴如同对待婢妾。

〖译文〗

卫献公约请孙文子、宁惠子吃饭，两个人都穿着朝服在朝廷

上等候。天晚了卫献公还不召见，反而在园林里射雁。两个人跟随到园林里，卫献公不脱猎帽而和他们说话。两个人很生气。孙文子去戚地，孙蒯入朝请命。卫献公招待孙蒯喝酒，让太师歌唱《巧言》诗的最末章。太师辞谢，师曹请求歌唱这章诗。当初，卫献公有个宠爱的妾，让师曹教她弹琴，师曹鞭打了她。卫献公很生气，鞭打了师曹三百下。所以现在师曹想要歌唱它，用来激怒孙蒯报复卫献公。卫献公让师曹歌唱，师曹就朗诵了这章诗。

孙蒯害怕，告诉孙文子。孙文子说："国君猜忌我了，不先下手，必定被他杀死。"孙文子把家人集中到戚地，然后进入国都会见蘧伯玉说："国君的暴虐，您是知道的。我非常害怕国家的颠覆，您将怎么办？"蘧伯玉回答说："国君控制他的国家，臣下怎敢触犯他？即使冒犯了他，再立新君难道能确知比他好吗？"于是蘧伯玉就出行，从最近的关口出了国境。卫献公派子蝎、子伯、子皮和孙文子在丘宫结盟，孙文子把他们三个人都杀了。

四月二十六日，子展逃奔到齐国。卫献公到了鄄地，派子行向孙文子请求和解，孙文子又把他杀了。卫献公向齐国逃奔，孙氏家兵追杀他们，在河泽击败卫献公的亲兵。鄄地人拘捕了败兵。起初，尹公佗在庾公差那里学射箭。庾公差又在公孙丁那里学射箭。尹公佗和庾公差追赶卫献公，公孙丁驾御卫献公的车子。庾公差说："射是背弃老师，不射会被杀身，射还是合于礼的吧！"射中了卫献公车子两边夹马颈的曲木然后回去。尹公佗说："您为了老师，我和他的关系就远了。"于是就回车去追赶。公孙丁把马缰绳交给卫献公然后射尹公佗，一箭射穿了他的臂膀。子鲜跟随卫献公出亡。

到达边境，卫献公派祝宗向宗庙报告出亡，并且说自己没有罪过。定姜说："没有神灵报告什么？如果有，就不能欺骗。有罪过，为什么报告没有？抛弃大臣而和小臣商讨国事，是第一件罪过。先君有正卿作为师保，而你却轻视他们，是第二件罪过。贵

用巾栉侍奉先君，而你对待我残暴如同对待婢妾，是第三件罪过。只报告逃亡罢了，不要报告没有罪过。”

【原文】

公使厚成叔吊于卫①，曰：“寡君使瘠，闻君不抚社稷，而越在他竟②，若之何不吊？以同盟之故，使瘠敢私于执事曰③：‘有君不吊，有臣不敏，君不赦宥，臣亦不帅职，增淫发泄④，其若之何？’”卫人使大叔仪对曰⑤：“群臣不佞⑥，得罪于寡君。寡君不以即刑，而悼弃之，以为君忧⑦。君不忘先君之好，辱吊群臣，又重恤之⑧。敢拜君命之辱，重拜大贶⑨。”厚孙归，复命，语臧武仲曰：“卫君其必归乎！有大叔仪以守，有母弟鲋以出，或抚其内，或营其外⑩，能无归乎？”

齐人以郚寄卫侯⑪。及其复也，以郚粮归。右宰谷从而逃归⑫，卫人将杀之。辞曰：“余不说初矣⑬。余狐裘而羔袖⑭。”乃赦之。卫人立公孙剽，孙林父，宁殖相之，以听命于诸侯⑮。

卫侯在郚，臧纥如齐唁卫侯。卫侯与之言，虞⑯。退而告其人曰⑰：“卫侯其不得入矣！其言粪土也。亡而不变，何以复国？”子展、子鲜闻之，见臧纥，与之言，道⑱。臧孙说，谓其人曰：“卫君必入。夫二子者，或挽之，或推之，欲无入，得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厚成叔：名瘠，鲁孝公子惠伯巩之后，亦称厚孙，后改为郈（hòu

后）氏。吊：吊恤，犹言慰问。　②不抚社稷：不能安抚国家，指失君位。越：远去，犹言流亡。　③私：指私下相谈。执事：指卫国诸大夫。④赦宥（yòu又）：宽宥，宽恕。帅职：尽职。帅，循，尽。增淫：犹言积久。　⑤大叔仪：卫僖公八世孙，亦称太叔文子，其后为世叔氏。⑥佞（nìng宁）有才能。　⑦即刑：就刑，即依法惩处。悼：伤悼，指卫君自己伤悼；一说悼借为“卓”，远，即远远地。君忧：指鲁君的忧虑下文“君不忘……”和“敢拜君命之辱”的“君”字都指鲁君。　⑧重恤之：更加哀怜群臣的不明达和不尽职。重，更加。　⑨大贶（kuàng况）：厚赐，重赐，此指怜恤。杜预注：“谢重恤之赐。”　⑩守：留守，即留守在卫国。鲋（zhuān专，又读tuán团）：即子鲜。出：随君出亡。

⑪郲（lái来）：齐国灭掉郲国的地方（在今山东黄县东）。杜预注：“郲，齐所灭郲国。”寄：寓居，即诸侯失国，寓居他国，称寄公，又称寓公。　⑫右宰谷：卫国大夫。从而逃归：先跟从卫献公逃亡，而后又逃回卫国。　⑬说：同“悦”，高兴，此指乐于做。　⑭狐裘而羔袖：杜预注解为狐裘贵重比喻善，羔袖比喻恶。意为一身尽善，唯有少恶，比喻自己虽从国君出亡，但其罪不多。　⑮公孙剽（piào票）：卫穆公之孙，在位十二年，被宁喜所杀，是为卫殇公。　⑯虐：刻虐，暴虐。　⑰其人：指臧武仲左右的人。　⑱道：顺理，即合道理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派厚成叔到卫国慰问，说：“寡君派瘠，听说君王不能安抚国家，而流落在别国境内，怎么能不来慰问？因为同盟的缘故，派瘠敢私下对执事说：‘做国君的不吊问，做臣下的不明达，国君不宽恕，臣下也不尽职，积久而发泄出来，将怎么办？’”卫人派太叔仪回答说：“群臣没有才能，得罪了寡君。寡君不把臣下们依法惩办，反而自己伤悼抛弃臣下们而去，造成君王的忧虑。君王不忘记先君的友好，辱您来慰问臣下们，又加重了哀邻。谨敢拜谢君王的命令，再拜谢对臣下们的厚赐。”厚成叔回国，复命，告诉臧武仲说：“卫君大概一定会回国的吧！有太叔仪守国，有同母所生的弟弟鲋随从出国，有人安抚国内，有人经营

国外，能不回国吗？”

齐国人把郑地给卫献公寓居。等到卫献公复位的时候，把郑地的粮食带回国去。右宰谷先跟随卫献公而后又逃回卫国，卫国人要杀他。他辩解说：“过去的事我不是乐于做的。我穿的是狐皮袄羊皮袖子。”于是就赦免了他。卫国人立公孙剽为国君，孙林父、宁殖辅佐他，听取诸侯的命令。

卫献公在郑地，臧纥到齐国慰问卫献公。卫献公和他谈话，很粗暴。臧纥退出以后告诉他左右的人说：“卫侯大概不能回国了！他的话像粪土一样。逃亡在外而没有悔改，怎么能恢复国君地位呢？”子展、子鲜听说这些话，进见臧纥，和他们谈话，很通达情理。臧纥很高兴，对他左右的人说：“卫君一定能回国。这二位，有的拉他，有的推他，想不回国，能行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师归自伐秦，晋侯舍新军①，礼也。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，周为六军②，诸侯之大者，三军可也。于是知朔生盈而死，盈生六年而武子卒，彘裘亦幼，皆未可立也③。新军无帅，故舍之。

师旷侍于晋侯④。晋侯曰：“卫人出其君，不亦甚乎？”对曰：“或者其君实甚。良君将赏善而刑淫，养民如子，盖之如天，容之如地⑤。民奉其君，爱之如父母，仰之如日月，敬之如神明，畏之如雷霆⑥，其可出乎？夫君，神之主而民之望也⑦。若困民之主，匮神乏祀⑧，百姓绝望，社稷无主，将安用之？弗去何为？天生民而立之君，使司牧之，勿使失性⑨。有君而为之贰，使师保之，勿使过度⑩。是故天子有公，诸侯有

卿，卿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朋友，庶人、工、商、皂、隶、牧、圉皆有亲暱，以相辅佐也⑪。善则赏之，过则匡之，患则救之，失则革之⑫。自王以下，各有父兄子弟，以补察其政⑬。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，大夫规谏，士传言，庶人谤，商旅于市，百工献艺⑭。故《夏书》曰：‘遒人以木铎徇于路，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⑮。’正月孟春，于是乎有之，谏失常也⑯。天之爱民甚矣，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，以从其淫⑰，而弃天地之性？必不然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舍新军：舍弃新军。礼：合于礼，指新军元帅而舍弃之是合于礼的。

②成国：成千乘之国，即大国。不过半：不超过一半。周为六军：周天子可建六军。《周礼·夏官司马第四》：“王六军，大国三军，次国二军，小国一军，军将皆命卿。”　③知朔：知罃之子。盈：知盈，又称知悼子，知朔之子；但杜预注认为知盈为知朔之弟。杜解不可信。武子：即知罃，知盈之祖父。彘裘：士鲂之子。立：指立为卿。杜预注：“十三年，荀罃、士鲂卒，其子皆幼，未任为卿。故新军无帅，遂舍之。”　④师旷：晋国乐师。杜预注：“师旷，晋乐大师子野。”晋侯：即晋悼公。　⑤良君：贤良的国君。赏善：奖赏善良的人。刑淫：惩罚邪恶的人，淫，邪恶。容：容载，容纳。　⑥仰：尊仰。　⑦神之主：此指祭神的主持者。　⑧困民之主：让百姓的财货困乏。主，当是“生”字之误，财货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‘主’，当为‘生’字之形近误。……《国语上》云‘匮神乏祀而困民之财’，与此二句同。困民之生即困民之财。”匮神乏祀：即鬼神失去祭祀者。匮，空匮，缺乏。　⑨司牧：犹言统治。牧，治理。性：天性，本性，指人的纯正的性情。　⑩贰：卿佐。　⑪侧室：古代称庶子为侧室，庶子位在嫡子的旁侧，此指侧室之官，又叫支子之官。贰宗：官名，大夫的宗室之弟为此官。杜预注：“贰宗，宗子之副贰者。”

朋友：或同宗或同师的人。牧：牧牛者。圉（yǔ语）：养马者。亲暱：亲近的人。 ⑫匡：匡正，纠正。 ⑬补察：即观察补救。杜预注："补其愆过，察其得失。" ⑭史：太史。为书：指记录善恶。杜预注："谓大史，君举则书。"瞽（gǔ古）：瞎眼人，乐师。工：乐工，乐人。箴谏：都是规劝匡正之辞。规诲：规劝开导。诲，教导，开导。传言：传话。杜预注："士卑不得径达，闻君过失，传告大夫。"杜预注："庶人不与政，闻君过则诽谤。"商旅：即商人；而杜预注将"旅"解为陈。杜解不确切。于市：即"议于市"，在市场上议论。 ⑮遒（qiú囚）人：行令的官，又叫宣令之官。木铎：金口木舌的铃，用于文教；而金口金舌的铃叫金铎，用于武事。徇：巡行而宣令。杜预注："徇于路，求歌谣之言。"官师：一官之长，其位不甚高。杜预注："官师，大夫。"执艺事以谏：即献艺而谏。⑯孟春：春季的第一个月，即初春。有之：指有遒人徇路振铎，求得歌谣的谏言。失常：丢掉常规。常，指进谏的常规。按：春秋以前，天子、诸侯在正常情况下，专有大臣可进谏言，至于在下位者和百工等，只能在正月遒人徇路振铎之时，才得有进谏言之机。 ⑰一人：指天子或国君。肆：放肆，放纵，即任意妄为。从：同"纵"，放纵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军队攻打秦国回来，晋侯撤消新军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大国不得超过天子军队的一半，周天子建立六军，诸侯中大的国家，建立三军就可以了。当时知朔生了知盈以后便死去，知盈出生六年以后知武子死了，彘裘也还小，都不能立为卿。新军没有统帅，所以把它撤消了。

师旷随侍在晋悼公左右。晋悼公说："卫国人驱逐他们的国君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"师旷回答说："也许是他们国君实在太过分了。贤能的国君要奖赏善良而惩罚邪恶，抚养百姓好像儿女，覆盖他们好像上天，容载他们好像大地。百姓尊奉他的国君，热爱他好像父母，敬仰他好像日月，敬重他好像神灵，害怕他好像雷霆，难道可以驱逐出去吗？国君，是祭神的主持者并且是百姓的希望。如果让百姓的财货困乏，神灵失去

祭祀者，百姓绝望，国家没有主人，哪里还用得着他？不驱逐出去干什么？上天生了百姓而立他们的国君，让他治理他们，不让失去天性。有了国君又为他设置辅佐，让他们教导保护他，不让他做事过分。由于这样天子有公，诸侯有卿，卿设置侧室，大夫有贰宗，士有朋友，庶人、工、商、皂、隶、牧、圉都有亲近的人，来相互辅佐。善良的就奖赏，有错误就纠正，有患难就救援，有过失就更改。自天子以下，各有父兄子弟，来观察补救他的政令得失。太史记载史册，乐师写作诗歌，乐工诵读箴谏，大夫规劝开导，士传话，庶人责谤，商人在市场上议论，各种工匠呈献技艺。所以《夏书》说：'遒人摇着木铎在大路上巡行，官师规劝，工匠呈献技艺作劝谏。'正月初春，在这个时候有遒人徇路振铎，这是因为劝谏失去常规的缘故。上天爱护百姓很周到了，难道会让一个人在百姓头上任意妄为，放纵他的邪恶，而丢掉天地的本性？一定不会这样的。"

【原文】

秋，楚子为庸浦之役故，子囊师于棠以伐吴①。吴不出而还。子囊殿，以吴为不能而弗儆②。吴人自皋舟之隘，要而击之③，楚人不能相救。吴之败之，获楚公子宜谷④。

王使刘定公赐齐侯命⑤，曰："昔伯舅大公，右我先王，股肱周室，师保万民，世胙大师，以表东海⑥。王室之不坏，繄伯舅是赖⑦。今余命女环，兹率舅氏之典，纂乃祖考，无忝乃旧⑧。敬之哉，无废朕命⑨？"

晋侯问卫故于中行献子⑩，对曰："不如因而定之，卫有君矣⑪。伐之，未可以得志而勤诸侯⑫。史佚有言

曰⑬：'因重而抚之⑭。'仲虺有言曰⑮：'亡者侮之，乱者取之，推亡固存，国之道也⑯。'君其定卫以待时乎！"冬，会于戚，谋定卫也。

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，齐人始贰。

楚子囊还自伐吴，卒。将死，遗言谓子庚⑰："必城郢⑱。"君子谓："子囊忠。君薨不忘增其名⑲，将死不忘卫社稷，可不谓忠乎？忠，民之望也。《诗》曰⑳：'行归于周，万民所望㉑。'忠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棠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江苏六合县）。 ②殿：殿后，即走在最后的军队，又叫殿军。弗儆（jǐng景）：不警戒。儆，警戒。 ③皋舟：吴国的险道。杜预注："皋舟：吴险隘之道。"要：同"腰"，拦腰，即截断其腰。

④公子宜谷：楚国宗室。 ⑤刘定公：即刘夏。周王为向齐国求娶王后，派刘定公使齐。杜预注："定公，刘夏。位贱，以能而使之。" ⑥大公：即太公吕尚，又称姜太公。右：辅助。股肱（gōng工）：比喻帝王左右辅助得力的臣子。师保：古代担任教导贵族子弟职务的官，有师有保。统称师保。胙：报酬，酬谢。杜预注："胙，报也。"大师：指吕尚。表：显扬。 ⑦繄（yī衣）：犹"惟"，发语辞。伯舅：此指齐桓公。 ⑧环：齐灵公的名。兹：借为孳（zī滋），孜孜不倦。率：遵循。典：犹言法典。舅氏之典，指异姓诸侯辅助周室的常法。纂（zuǎn）：通"缵（zuǎn）"，继承。祖考：祖先。忝（tiǎn舔）：玷辱。旧：即上文的祖考。 ⑨朕（zhèn阵）：秦以前泛指我，我的；自秦始皇起专用皇帝自称。 ⑩卫故：卫国逐君的事。中行献子：即荀偃，晋国执政大夫。 ⑪卫有君：卫国已立公孙剽为君。杜预注："谓剽已立。" ⑫勤诸侯：勤劳诸侯，即让诸侯动兵讨伐卫国而使诸侯疲劳。 ⑬史佚：周朝史官。 ⑭重：指卫殇公已定位，不容易再更换。抚：安抚。杜预注："重不可移，就抚安之。" ⑮仲虺（huǐ毁）：商汤的左相。 ⑯推亡：推翻灭亡。固存：巩固存在，即已定位为君。 ⑰子庚：即公子午，楚国大夫。 ⑱城郢：修筑郢

城。杜预注："楚徙都郢，未有城郭。"　⑲薨：周代诸侯死之称。增其名：增加国君的名分，指谥为"共"。　⑳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都人士》篇。　㉑周：忠信。杜预注："忠信为周。"万民：即百姓。杜预注："言德行归于忠信，即为万民所瞻望。"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楚王因为庸浦战役的缘故，让子囊在棠地驻扎军队攻打吴国。吴军不出战楚军就回去了。子囊殿后，认为吴国不行而不加警戒。吴国人从梁舟的险道，拦腰截击楚军，楚国人不能相互救应。吴国人击败了楚军，俘虏了楚国公子宜谷。

周王派刘定公赐给齐侯策命，说："从前伯舅太公，辅助我先王，是周室的股肱，万民的师保，世世代代酬谢太师的功劳，在东方显扬光大。王室没有败坏，所依靠的就是伯舅。现在我命令你环，要孜孜不倦地遵循舅氏的常法，继承你的祖先，不要玷辱你的先人。要恭敬啊，不要废弃我的命令！"

晋悼公向中行献子询问卫国的事情，中行献子回答说："不如就现状而安定它，卫国有国君了。攻打它，不能达到愿望反而劳动了诸侯。史佚有话说过：'趁着他已经定位而安抚他。'仲虺有话说过：'灭亡的可以欺侮，动乱的可以占领，推翻灭亡的可以巩固存在，这是治国的常道。'君王还是安定卫国来等待时机吧！"冬天，鲁国季孙宿和晋国士匄、宋国华阅、卫国孙林父、郑国公孙蠆（chài）、莒人、邾人在戚地会见，是为了商量安定卫国。

范宣子在齐国借了装饰仪仗的羽毛而不归还，齐国人因此开始有了二心。

楚国子囊攻打吴国回来，死了。临死，对子庚遗言说："一定要修筑郢城。"君子认为："子囊忠诚。国君死不忘增加他为'共'的名分，子囊临死不忘保卫国家，能不说忠诚吗？忠诚，是百姓的希望。《诗经》说：'行动归结到忠信，是万民的期望。'这就是忠诚。"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①，宋向戌来聘，且寻盟②。见孟献子，尤其室③，曰："子有令闻而美其室，非所望也④。"对曰："我在晋，吾兄为之⑤。毁之重劳，且不敢间⑥。"

官师从单靖公逆王后于齐⑦。卿不行⑧，非礼也。

楚公子午为令尹，公子罢戎为右尹，芳子冯为大司马，公子橐师为右司马，公子成为左司马，屈到为莫敖，公子追舒为箴尹，屈荡为连尹，养由基为宫厩尹，以靖国人⑨。

君子谓："楚于是乎能官人⑩。官人，国之急也。能官人，则民无觊心⑪。《诗》云⑫：'嗟我怀人，寘彼周行⑬。'能官人也。王及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甸、采、卫大夫，各居其列⑭，所谓'周行'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襄公十五年（公元前558年）。 ②盟：指鲁襄公十一年亳之盟。 ③尤：责备。杜预注："尤，责过也。"尤其室，指责备他的房屋太华丽。 ④令闻：犹言好名声。令，善，美。 ⑤为之：修筑这座房屋。 ⑥间：犹言不同意。杜预注："《传》言献子友于兄，且不隐其实。" ⑦官师：即刘夏。杜预注："天子官师，非卿也。" ⑧卿不行：杜预注："刘夏独过鲁告昏，故不书单靖公。"所以说"卿不行，非礼也。" ⑨公子午：即子庚，又称司马子庚，代子襄为令尹。 公子罢（pí皮）戎：楚国公子。 右尹：楚国官名，位列令尹之下。 芳子冯（píng凭）：孙叔敖兄之子。大司马：宋、楚两国官名，掌管军事的长官。公子橐师：楚国公子。 右司马：楚国官名，位列大司马之下。 公

子成：楚国公族。　左司马：楚国官名，位列右司马之下。　屈到：屈荡之子。莫敖：楚国官名，即司马，位列左、右司马之下。　公子追舒：即子南，又称令尹子南，楚庄王之子。　箴尹：楚国官名，即谏官。　屈荡：楚国大夫。　连尹：楚国官名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"服虔云：连尹，射官。"宫厩尹：楚国官名，养由基是楚国善射之臣，不知为何任命此官。孔颖达《疏》："服虔云：连尹，射官，言射相连属也。若是主射，当使养由基为之，何以使养由基为宫厩尹？弃能不用，岂得为'能官人也'？"　⑩能官人：能恰当地任命人做官，即恰当用人。　⑪觊（yú于）心：非分企求之心。觊，觊（jì记）觊，即非分的希望，非分企望。

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南·卷耳》篇。　⑬嗟：嗟叹。　怀人：怀念的人，原诗指丈夫；此指贤人。　周行：原诗解为大路；在此解为遍立行列。杜预注："行，列也。周，遍也。诗人嗟叹，言我思得贤人，置之遍于列位。"　⑭王：即天子。　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：为五等爵位之名。　甸（shèng剩）、采、卫：为五服之名。古代王畿外围，每五百里为一区划，按距离的远近分为五等地带，叫五服。周代称侯、甸、男、采、卫为五服。杜预注："甸、采、卫，五服之名也。天子所居千里曰圻（qí其），其外曰侯服，次曰甸服，次曰男服，次曰采服，次曰卫服。五百里为一服。"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五年春天，宋国向戌来鲁国聘问，并且重温过去的盟好。进见孟献子，责怪他的房屋太华丽，说："您有好名声却把自己的房屋修筑得太豪华，不是人们所希望的。"孟献子回答说："我在晋国的时候，我哥哥修筑这座房屋的。毁掉它又珍重建造的辛劳，而且不敢不同意哥哥做的事。"

官师跟随单靖公到齐国迎接王后。卿没有去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

楚国公子午做令尹，公子罢戎做右尹，芳子冯做大司马，公子橐师做右司马，公子成做左司马，屈到做莫敖，公子追舒做箴尹，屈荡做连尹，养由基做宫厩尹，以此安定国人。

君子认为："楚国这时能恰当地任人做官。任人做官，是国

家的当务之急。能恰当地任人做官，那么百姓就没有非分企求之心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嗟叹我怀念的贤人，要把他们都放在官的行列里。’这是能恰当地任人做官。天子和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以及甸、采、卫的各级大夫，都各在他们的行列里，即所谓‘周行’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郑尉氏、司氏之乱，其余盗在宋①。郑人以子西、伯有、子产之故，纳赂于宋，以马四十乘与师茷、师慧②。三月，公孙黑为质焉③。司城子罕以堵女父、尉翩、司齐与之。良司臣而逸之，托诸季武子，武子寘诸卞④。郑人醢之三人也⑤。

师慧过宋朝，将私焉⑥。其相曰⑦：“朝也。”慧曰：“无人焉。”相曰：“朝也，何故无人？”慧曰：“必无人焉。若犹有人，岂其以千乘之相易淫乐之瞢⑧？必无人焉故也。”子罕闻之，固请而归之⑨。

夏，齐侯围成⑩，贰于晋故也。于是乎城成郛。

秋，邾人伐我南鄙，使告于晋。晋将为会以讨邾、莒⑪。晋侯有疾，乃止。冬，晋悼公卒，遂不克会。

郑公孙夏如晋奔丧⑫，子蛮送葬。

宋人或得玉，献诸子罕。子罕弗受。献玉者曰：“以示玉人⑬，玉人以为宝也，故敢献之。”子罕曰：“我以不贪为宝，尔以玉为宝。若以与我，皆丧宝也，不若人有其宝⑭。”稽首而告曰：“小人怀璧，不可以越乡，纳此以

请死也⑮。”子罕宾诸其里，使玉人为之攻之，富而后使复其所⑯。

十二月，郑人夺堵狗之妻，而归诸范氏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余盗：剩下的叛乱分子，即当时未被杀掉逃亡国外的叛乱人。②伯有：即良霄。马四十乘：一百六十匹马。乘，四匹马为乘。师茷（fá伐，又读fèi费）、师慧：都是乐师。　③公孙黑：子驷之子，字子晳。质焉：到宋国做人质。　④良司臣：认为司臣有才能。良，贤能。逸之：把他放走。杜预注：“贤而放之。”　托诸季武子：托付给季武子，即把司臣托付给鲁国正卿季武子保护。宾诸卞：安置在卞地。卞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东）。　⑤醢（hǎi海）：古代一种酷刑，把人剁成肉酱。　之三人：这三个人，指堵女父、尉翩、司齐。　⑥朝：朝廷。私：小便。　⑦相：此指扶持盲人乐师的人。　⑧其：将要，将会。千乘之相：千辆战车国家的相国。杜预注：“千乘相，谓子产等也。”淫乐：指郑国的乐曲。孔子说过“郑声淫。　矇（méng萌）：盲人，即睁眼瞎子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言宋不为子产等人主动送回堵女父等人，而必待赂以矇人马匹而后归之，此即以‘相’易‘矇’之意。”　⑨归之：让师慧回国。　⑩成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）。齐国不怕霸主晋国，故敢于攻打鲁国。　⑪讨邾、莒：杜预注：“十二年、十四年，莒人伐鲁，未之讨也。”　⑫公孙夏：即子西，郑卿。　⑬玉人：即玉工。　⑭人有其宝：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。　⑮越乡：穿越乡里。杜预注：“言必为盗所害。”　请死：请求免于一死。杜预注：“请免死。”

⑯其里：他的乡里，指子罕的乡里。　攻之：雕琢美玉。杜预注：“攻，治也。”　其所：他的住所，即献玉者的家。　⑰堵狗：堵女父的族人。　归诸范氏：让她回到范氏家。杜预注：“堵狗，堵女父之族。狗娶于晋范氏。郑人既诛女父，畏狗因范氏而作乱，故夺其妻归范氏，先绝之。《传》言郑之有谋。”

【译文】

郑国过去尉氏、司氏的叛乱，剩下的叛乱分子躲在宋国。

郑国人因为子西、伯有、子产的缘故，向宋国赠送贿赂，用马一百六十匹和师茂、师慧为财礼。三月，公孙黑到宋国做人质。司城子罕把堵女父、尉翩、司齐交给了郑国。认为司臣贤能而放走了他，托付给鲁国正卿季武子，季武子把他安置在卞地。郑国人把这三个人剁成肉酱。

师慧走过宋国朝廷，要在那里小便。扶持他的人说："这里是朝廷。"师慧说："这里没有人啊。"扶持他的人说："朝廷，为什么没有人？"师慧说："这里一定没有人啊。如果还有人，难道会用拥有千辆战车国家的相国去交换一个演唱淫乐的盲人吗？一定是由于这里没有人的缘故啊。"子罕听到了师慧的话，坚决向宋平公请求让师慧回国。

夏天，齐侯率兵包围成地，是因为对晋国有了二心的缘故。鲁国这时就在成地修筑外城。

秋天，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，我国派人报告晋国。晋国将要举行会见讨伐邾国、莒国。晋侯生病，就停止了。冬天，晋悼公死，就没能举行会见。

郑国公孙夏到晋国奔丧吊唁，子蟜参加送葬。

宋国有人得到块美玉，把它献给子罕。子罕不肯接受。献玉的人说："拿给玉工看过，玉工认为是宝物，所以才敢进献。"子罕说："我把不贪婪作为宝物，你把美玉作为宝物，如果把玉给我，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，不如各人保有自己的宝物。"献玉的人叩头告诉子罕说："小人怀藏玉璧，不能够越过乡里，把它送给您是请求免于一死的。"子罕把美玉放在自己的乡里，派玉工给他雕琢，献玉的人卖出玉璧富有以后才让他回到家里。

十二月，郑国人夺取堵狗的妻子，并让她回到娘家范氏去。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，葬晋悼公①。平公即位，羊舌肸为傅，张君臣为中军司马，祁奚、韩襄、栾盈、士鞅为公族大夫，虞丘书为乘马御②。改服修官，烝于曲沃③。警守而下，会于溴梁④。命归侵田⑤。以我故，执邾宣公、莒犁比公⑥。且曰："通齐、楚之使⑦。"

晋侯与诸侯宴于温，使诸大夫舞⑧，曰："歌诗必类⑨！"齐高厚之诗不类。荀偃怒，且曰："诸侯有异志矣⑩！"使诸大夫盟高厚，高厚逃归。于是叔孙豹、晋荀偃、宋向戌、卫宁殖、郑公孙虿、小邾之大夫盟曰⑪："同讨不庭。"

许男请迁于晋⑫。侯诸遂迁许，许大夫不可，晋人归诸侯⑬。郑子蛮闻将伐许，遂相郑伯以从诸侯之师。穆叔从公。齐子帅师会晋荀偃⑭。书曰："会郑伯。"为夷故也⑮。

夏六月，次于棫林⑯。庚寅，伐许，次于函氏⑰。晋荀偃、栾黡帅师伐楚，以报宋扬梁之役。楚公子格帅师及晋师战于湛阪⑱，楚师败绩。晋师遂侵方城之外⑲，夏伐许而还。

秋，齐侯围成，孟孺子速徼之⑳。齐侯曰："是好

勇，去之以为之名㉑。”速遂塞海阨而还㉒。

冬，穆叔如晋聘，且言齐故㉓。晋人曰：“以寡君之未禘祀，与民之未息㉔。不然，不敢忘。”穆叔曰：“以齐人之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，是以大请㉕。敝邑之急，朝不及夕，引领西望曰㉖：‘庶几乎㉗！’比执事之间㉘，恐无及也。”见中行献子，赋《圻父》㉙。献子曰：“偃知罪矣！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，而使鲁及此㉚。”见范宣子，赋《鸿雁》之卒章㉛。宣子曰：“匄在此，敢使鲁无鸠乎㉜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襄公十六年（公元前557年）。 ②晋平公：名彪，晋悼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六年。羊舌肸（xī希）：即叔向。 傅：即太傅，叔向代士渥浊为太傅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《晋语八》叙晋悼公以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，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。今彪嗣为晋君，故以之为太傅。太傅之官不常设，卿或大夫皆可为之。”张君臣：张老之子，代其父为中军司马。中军司马：官名，韩襄：韩无忌之子，晋国大夫。 栾盈：又称栾怀子，晋国大夫。 士鞅：又称范献子，晋国大夫。 公族大夫：晋国官名，是一种轻闲官职（见杜预注）。 虞丘书：晋国大夫。 乘马御：官名。 ③改服：脱丧服穿吉服。 修官：选贤任能。杜预注：“既葬，改丧服。修官，选贤能。”烝：祭祀的名，即烝祭。 ④警守：警戒守备晋国都城的军队。 下：沿黄河而下。杜预注：“顺河东行，故曰下。”溴（jú菊）梁：溴水的堤梁。溴水源出河南济源县西，东流入黄河。溴梁之会是晋侯和鲁公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会见，齐侯没亲自来，派大夫高厚参加。 ⑤归侵田：退回侵占的土地。杜预注：“诸侯相侵取之田。” ⑥邾宣公：邾国国君，名牼（kēng坑），邾定公之子，在位十八年。莒犁比公：即犁比公，莒国国君，名密州，渠邱公之子，在位三十五年。 ⑦通齐、楚之使：即“与齐、楚之

使通”，和齐、楚两国使者私自往来。邾、莒两国是齐、楚往来之路，故责其“通齐、楚之使。”　⑧湜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湿县西南）。诸大夫：诸侯的大夫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使诸侯之大夫起舞，以助欢宴。”　⑨歌诗：唱诗。　类：与舞蹈相配；一说诗义相类似。　⑩异志：即二心，别的想法。从高厚之诗不类，可看出齐国有二心。　⑪向戌：宋国大夫。

⑫请迁于晋：向晋国请求迁移。杜预注：“许欲叛楚。”按：许国国都本在河南许昌市东，鲁成公十五年许灵公为逃避郑国的威胁，许国迁到叶地（在今河南叶县西南），从此许国成为楚国的附庸。此次许国迁移想远离楚国亲近晋国。　⑬归诸侯：让诸侯各自回国，唯有晋军伐许大夫。⑭齐子：即叔老，又称子叔齐子，鲁国大夫。　⑮夷：平，此即摆平次序。　⑯阎（yù域）林：许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东北）。　⑰庚寅：六月初九。函氏：许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北）。　⑱公子格：楚国公子。湛阪：湛水的北山有长阪，即此湛阪（在今河南平顶山市北）。　⑲方城：山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南）。据传楚人为防御中原诸侯国势力南扩，便沿方城山修筑长城。　⑳成：各本作郕（chéng成），其实成、郕为一地，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）。杜预注：“成，鲁孟氏邑。”孟孺子速：又称孟庄子，孟献子之子，名速，鲁国大夫。徼（yāo腰）：拦截，截击。

㉑以为之名：以成其名，以成孟孺子速勇猛之名。　㉒塞：堵塞。海阨：鲁国靠齐国边境的隘道。杜预注：“海阨，鲁隘道。”　㉓齐故：齐国侵袭鲁国的缘故。杜预注：“言齐再伐鲁。”　㉔禘（dì帝）祀：终丧后的禘祭，此指晋悼公丧后的禘祭。禘，古代祭名。杜预注：“禘祀，三年丧毕之吉祭。”民之未息：百姓没有休息。杜预注：“新伐许及楚。”　㉕泄：犹言发泄。大请：郑重请求。大，郑重，表示尊敬。　㉖引领：伸长脖子远望，形容殷切盼望。　㉗庶几乎：差不多快来救援了吧！庶几，差不多，也许。　㉘比：及，等到。间：有空暇，即得空。　㉙《圻（qí其）父》：今本《诗经》作《祈父》，为《小雅》篇名。圻父，为司马之官。杜预注：“诗人责圻父为王爪牙，不修其职，使百姓受困苦之忧，而无所止居。”　㉚恤：忧虑。及此：到这样地步。杜预注：“及此忧。”　㉛《鸿雁》：为《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“卒章曰：‘鸿雁于飞，哀鸣嗷嗷（áo熬），唯此哲人，谓我劬（qú渠）劳。’言鲁忧困，嗷嗷然若鸿雁之失所。”　㉜鸠：安宁，安定。《国语·晋语九》韦昭注：“鸠，安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六年春天，安葬了晋悼公。晋平公即位，羊舌肸做太傅，张君臣做中军司马，祁奚、韩襄、栾盈、士鞅做公族大夫、虞丘书做乘马御。改穿吉服选贤任能，在曲沃举行烝祭。平公率领警戒守备国都的军队沿黄河而下，和襄公、宋公，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在溴梁会见。命令诸侯退还相互侵占的土地。由于我国的缘故，拘捕了邾宣公、莒犁比公，并且说："他们和齐、楚两国的使者私下往来。。"

晋侯和诸侯在温地宴会，让诸侯的大夫舞蹈，说："唱诗一定要和舞蹈相配！"齐国高厚的诗与舞蹈不相配合。荀偃很生气，而且说："诸侯有二心了！"让诸侯的大夫和高厚盟誓，高厚逃走回国。当时鲁国叔孙豹、晋国荀偃、宋国向戌、卫国宁殖、郑国公孙蠆、小邾国的大夫盟誓说："共同讨伐不忠于盟主的人。"

许男向晋国请求迁移许都。诸侯就让许国迁移，许国大夫不同意，晋国人让诸侯回国。郑国子蛮听说要攻打许国，就辅佐郑伯跟从诸侯的军队。穆叔跟随着鲁襄公。齐子率领军队会合晋国荀偃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会郑伯"，是为了摆平次序的缘故。

夏季六月，军队驻扎在棫林。六月初九，攻打许国，驻扎在函氏。晋国荀偃、栾黶率领军队攻打楚国，报复在宋国扬梁的战役。楚国公子格率领军队和晋国军队在湛阪战斗，楚国军队大败。于是晋军袭击楚国方城山的外围，再次攻打许国然后回国。

秋天，齐侯率军包围鲁国成邑，孟孺子速截击齐军。齐侯说："此人喜好勇猛，我们撤离这里以成其好勇之名。"于是孟孺子速堵塞海陉隘道然后回国。

冬天，穆叔到晋国聘问，并且研究齐国侵袭鲁国的事。晋国人说："因为寡君还没有举行禘祭，和百姓没有休息，所以不

能出兵救援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是不敢忘记的。”穆叔说：“由于齐国人早晚在敝邑的土地上发泄愤恨，因此才郑重地请求。敝邑的危急，朝不保夕，伸长脖子望着西方说：‘差不多快来救援了吧！’等到执事有空，恐怕来不及了。”穆叔进见中行献子，赋了《圻父》这首诗。中行献子说：“偃知道罪过了！怎敢不跟随执事来共同忧虑国家，而让鲁国到了这个地步。”进见范宣子，赋《鸿雁》的最后一章。范宣子说：“匄在这里，敢让鲁国不得安宁吗？”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宋庄朝伐陈①，获司徒卬，卑宋也②。

卫孙蒯田于曹隧，饮马于重丘，毁其瓶③。重丘人闭门而询之④，曰：“亲逐而君，尔父为厉⑤。是之不忧，而何以田为？”夏，卫石买、孙蒯伐曹⑥，取重丘。曹人愬于晋。

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，秋，齐侯伐我北鄙，围桃⑦。高厚围臧纥于防⑧。师自阳关逆臧孙，至于旅松⑨。邾叔纥、臧畴、臧贾帅甲三百，宵犯齐师，送之而复⑩。齐师去之。

齐人获臧坚⑪。齐侯使夙沙卫喧之⑫。且曰：“无死⑬。”坚稽首曰：“拜命之辱⑭。抑君赐不终，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⑮。”以杙抉其伤而死⑯。

冬，邾人伐我南鄙，为齐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鲁襄公十七年（公元前556年）。庄朝：宋臣。 ②司徒卯：陈国大夫。卑宋：陈国轻视宋国，不设备故败。 ③曹隧：曹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杜预注："越竟而猎。"重丘：曹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菏泽县东北）。 ④詬（gòu构）：同"诟"，骂。 ⑤而君：你的国君。厉：恶人。洪亮吉《春秋左传诂》："按杜注：厉，恶鬼。今考此时林父尚在，诟之者，不过斥其恶耳，不应即谓之鬼。杜注非也。" ⑥石买：又称石共子，卫国行人。 ⑦齐人以其未得志于我：指去年秋齐侯包围鲁国成邑，为避孟孺子速之勇而撤兵回国。桃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汶上县北）。

⑧防：鲁国臧氏采邑名（在今山东费县东北）。齐国分二军攻打鲁国：一军由齐灵公亲自率领，包围桃邑；一军由高厚率领，包围防邑。 ⑨师：指鲁国军队。 阳关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）。 旅松：靠近防地。杜预注："旅松，近防地也。鲁师畏齐，不敢至防。" ⑩邾（zōu邹）叔纥：即叔梁纥，孙丘之父。臧畴、臧贾：臧纥的兄弟。 甲：甲士，即披甲持械的武士。 送之：指送出臧纥。杜预注："三子与臧纥共在防，故夜送臧纥于旅松，而复还守防。" ⑪臧坚：臧纥的族人。

⑫夙沙卫：齐国阉人，即后来的宦官。杜预注："夙沙卫，齐寺人。" ⑬无死：不要死。杜预注："使无自杀。" ⑭拜命之辱：即辱拜君王的命令。夙沙卫是宦官，使其下达命令，在当时是非礼的，故言"拜命之辱"。

⑮抑：但是，然而。赐不终：即赐我不死。姑：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姑借为故，故意。"刑臣：指夙沙卫，因为他是阉人，故言"刑臣"。士：臧坚自称。 ⑯杙（yì弋）：此指尖锐的小木条。 抉（jué决）：戳，穿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七年春天，宋国庄朝率兵攻打陈国，俘虏了司徒卯，是由于陈国轻视宋国的缘故。

卫国孙蒯在曹隧打猎，在重丘饮马，打坏了水瓶。重丘人关起门来骂他，骂道："亲身驱逐你的国君，你的父亲做恶。这些事不担忧，你为什么来打猎？"夏天，卫国石买、孙蒯攻打曹国，攻占了重丘。曹国人向晋国控诉。

齐国人因为他们没有能在我国满足愿望的缘故，秋天，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，包围了桃邑。高厚把臧纥包围在防邑。鲁国军队从阳关出动迎接臧纥，到达旅松。郰叔纥、臧畴、臧贾率领甲士三百人，夜里袭击齐军，把臧纥送到旅松然后回来。齐军撤离了鲁国。

齐国人俘虏了臧坚。齐侯派夙沙卫慰问臧坚，并且说："不要死。"臧坚叩头说："敬拜君王命令的羞辱。然而君王赐我不死，却又故意派刑臣来对一个士表示敬意。"于是用尖木条刺进他的伤口而死。

冬天，邾国人攻打我国南部边境，是为了齐国的缘故。

宋华阅卒，华臣弱皋比之室，使贼杀其宰华吴①。贼六人以铍杀诸卢门合左师之后②。左师惧曰："老夫无罪③。"贼曰："皋比私有讨于吴④。"遂幽其妻⑤，曰："畀余而大璧⑥！"宋公闻之⑦，曰："臣也，不唯其宗室是暴⑧，大乱宋国之政，必逐之。"左师曰："臣也，亦卿也。大臣不顺⑨，国之耻也。不如盖之⑩。"乃舍之⑪。左师为己短策，苟过华臣之门，必骋⑫。十一月甲午⑬，国人逐瘈狗。瘈狗入于华臣氏，国人从之。华臣惧，遂奔陈。

【注释】

①华阅：宋国大夫。　华臣：华阅之弟。弱：微弱，即认为微弱而容易侵害。　皋比：华阅之子。　宰：家宰，大夫家的总管叫家宰。华吴：皋比家的总管。　②铍（pī披）：形状像刀，两边有刃，属于剑之类凶器。　卢门：宋国城门。　后：即房子的后边。杜预注："后，屋后。"

③老夫：老人自称，即老头子。　④私：私自。　吴：即华吴。

⑤幽：幽禁，禁闭。　其妻：华吴之妻。　⑥畀（bì币）：给。　大璧：大玉璧。　⑦宋公：即宋平公，名成，宋共公之子，在位四十四

年。 ⑧臣：即华臣。 ⑨顺：和顺。 ⑩盖：掩盖。 ⑪舍：本指舍弃，此指放下，即放下不问罪。 ⑫为己：给自己。 策：马鞭子。 骋：奔驰，即快跑。 ⑬十一月甲午：十一月二十二日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华阅死，华臣认为皋比的家微弱可欺，便派贼人去杀他的家宰华吴。六个贼人用铍刀把华吴杀死在卢门合左师的房后。左师害怕说："我老头子没有罪过。"贼人说："皋比私自讨伐华吴。"于是就幽禁了华吴的妻子，说："把你的大璧给我！"宋平公听说这件事，说："华臣，不仅对他的宗室残暴，而且使宋国的政事大乱。一定要驱逐他。"左师说："华臣，也是卿。大臣间不和顺，是国家的耻辱。不如掩盖它。"宋平公这才放下没有问罪。左师给自己做根短的马鞭子，如果经过华臣的门前，一定要打马快跑。十一月二十二日，国人追赶疯狗。疯狗跑进华臣家里，国人跟着追进去。华臣害怕，就逃奔到陈国。

【原文】

宋皇国父为大宰，为平公筑台，妨于农收① 。子罕请俟农功之毕②，公弗许。筑者讴曰③："泽门之皙，实兴我役④ 。邑中之黔⑤，实慰我心。"子罕闻之，亲执朴，以行筑者，而抶其不勉者⑥，曰："吾侪小人，皆有阖庐以辟燥湿寒暑⑦ 。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，何以为役⑧？"讴者乃止。或问其故？子罕曰："宋国区区，而有诅有祝，祸之本也⑨ 。"

齐晏桓子卒，晏婴粗缞斩，苴绖、带、杖⑩，菅屦，食鬻，居倚庐，寝苫⑪，枕草。其老曰⑫："非大夫之礼也。"曰："唯卿为大夫⑬ 。"

【注释】

①皇国父：宋国大夫。 平公：即宋平公。 ②农功：农事。③筑者：筑台的人。讴（ōu欧）：歌唱，指唱着歌谣。 ④泽门之皙（xī析）：指皇国父。皇国父居住在泽门，皮肤白皙。泽门，宋国的东城南门。杜预注："泽门，宋东城南门也。皇国父白皙而居近泽门。"兴：征发。 我役：我们出劳役。 ⑤邑中之黔：指子罕。子罕居在城内，皮肤黑。邑中，指宋国都城内。杜预注："子罕黑色而居邑中。" ⑥朴：竹鞭；一说棍棒。杜预注："朴，杖。" 行：巡行督察。 抶（chì翅）：笞打，鞭打。 不勉者：不肯出力气干活的人。 ⑦阖庐：犹言屋宇，房舍。 ⑧为役：做事。杜预注："役，事也。" ⑨诅：诅骂之辞。祝：歌颂之辞。 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言以区区不足道之宋国，而有诅兴役者，有祝缓役者。诅祝不同，则喜恶不同，此祸乱之本也。" ⑩晏婴：字平仲，又称晏子，齐国贤大夫。其父晏桓子（晏弱）死后，他继任齐卿，历经齐灵王、齐庄公、齐景公三世。据历史记载，晏婴为齐国大夫时，"节俭力行，食不重肉，妾不衣帛"，一件狐皮衣穿了三十年。他在当时诸侯当中威望很高，后人把他的言行编成《晏子春秋》。 粗：指粗布。 缞（cuī催）斩：即斩衰，旧时丧服的名。 苴（jū居）绖（dié迭）：丧服中的麻带子。苴绖是戴在头上，苴带是系在腰上，苴杖是用手拄着。苴，粗糙。 ⑪菅（jiān肩）屨（jù据）：即草鞋。鬻：粥的本字。 倚庐：草棚。古代居丧时，临时搭的草棚。 苫（shān山）：草垫子。 ⑫老：指家臣之长。 ⑬唯卿为大夫：晏婴以自己还不够大夫答其家宰，其言既是谦辞，又有讥讽他人之义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皇国父做太宰，给宋平公建筑一座台，妨碍了农业收获。子罕请求等待农事完毕以后再修建，平公不同意。筑台的人唱着歌谣："泽门住的白皮肤，征发我们出劳役。城里住的黑皮肤，抚慰着我们的心。"子罕听到了这个歌谣，亲自拿着竹鞭，巡行督察筑台的人，鞭打那些不肯出力气干活的人，说："我辈小人，都有房舍躲避干湿冷热。现在国君修筑一座台而不急速完成，怎么能叫办事呢？"唱歌的人便停下不唱了。有人问他什

么缘故？子罕说："宋国是区区小国，却既有诅咒又有歌颂，是祸乱的根源。"

齐国晏桓子死，晏婴穿着粗布丧服，头上，腰上都系着粗麻带子，手拄着竹杖，脚穿着草鞋，喝粥，住草棚，睡在草垫子上，头枕着草。他的家臣之长说："这不是大夫的礼仪。"晏婴说："只有卿才是大夫。"

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，白狄始来①。

夏，晋人执卫行人石买于长子，执孙蒯于纯留②，为曹故也。

秋，齐侯伐我北鄙。中行献子将伐齐，梦与厉公讼③，弗胜；公以戈击之，首队于前，跪而戴之，奉之以走，见梗阳之巫皋④。他日见诸道，与之言，同。巫曰："今兹主必死，若有事于东方，则可以逞⑤。"献子许诺。

晋侯伐齐，将济河。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瑴而祷曰⑥："齐环怙恃其险，负其众庶，弃好背盟，陵虐神主⑦。曾臣彪将率诸侯以讨焉，其官臣偃实先后之⑧。苟捷有功，无作神羞，官臣偃无敢复济⑨。唯尔有神裁之⑩。"沈玉而济。

冬十月，会于鲁济，寻溴梁之言⑪，同伐齐。齐侯御诸平阴，堑防门而守之，广里⑫。夙沙卫曰："不能战，莫如守险⑬，"弗听。诸侯之士门焉，齐人多死。范宣子

告析文子曰⑭："吾知子，敢匿情乎？鲁人、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⑮，既许之矣。若入，君必失国。子盍图之？"子家以告公⑯。公恐。晏婴闻之曰⑰："君固无勇，而又闻是，弗能久矣⑱。"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⑲。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，虽所不至，必旆而疏陈之⑳。使乘车者左实右伪，以旆先，舆曳柴而从之㉑。齐侯见之，畏其众也，乃脱归㉒。

丙寅晦，齐师夜遁㉓。师旷告晋侯曰："乌乌之声乐㉔，齐师其遁？"邢伯告中行伯曰㉕："有班马之声㉖，齐师其遁？"叔向告晋侯曰："城上有乌，齐师其遁？"十一月丁卯朔㉗，入平阴，遂从齐师。夙沙卫连大车以塞隧而殿㉘。殖绰、郭最曰㉙："子殿国师，齐之辱也㉚。子姑先乎！"乃代之殿。卫杀马于隘以塞道㉛。晋州绰及之，射殖绰中肩，两矢夹脰㉜，曰："止，将为三军获；不止，将取其衷㉝。"顾曰："为私誓。"州绰曰："有如日㉞！"乃弛弓而自后缚之㉟。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缚郭最㊱。皆衿甲面缚，坐于中军之鼓下㊲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鲁襄公十八年（公元前555年）。白狄，狄之别名。　始来：白狄从未和鲁国接近，故言"始来"。　②长子：地名（在今山西长子县）。　纯留：又作屯留。地名（在今山西屯留县南）。　③厉公：即晋厉公。鲁成公十八年，栾书、中行献子派程滑杀掉晋厉公，故中行献子"梦与厉公讼"。　讼：争讼，即打官司。　④队：同"坠"，掉下来。　戴：安上。　梗阳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清源县治）。巫皋：巫人的名。　⑤

今兹：今年。按：中行献子死于周历明年二月，正是夏历当年的十二月，晋国用夏历，故言今兹。 主：大夫的尊称。有事：指有战争。 东方：指齐国。齐国位 于晋国的东方。 ⑥朱丝：红色丝线。 鞫（jné觉）本作琚或珏，双玉。 ⑦齐环：齐灵公名环，此是斥呼齐灵公。负：倚仗。 神主：此指百姓。杜预注："神主，民也。" ⑧曾臣：末臣。杜预注："曾臣，犹末臣。"天子对神称臣，诸侯为天子之臣，故诸侯对神称曾臣。 官臣：守官之臣，指诸侯之臣。先后之：在前后辅佐他。 ⑨复济：再次渡河。中行献子相信巫皋之言，以死自誓，故言"无敢复济"。

⑩有神：即神灵。有，词头，没有含义。裁：制裁，裁决。 ⑪会于鲁济：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在鲁境济水边上相会。鲁济，春秋时济水经过曹国、卫国、齐国、鲁国的边界，在齐界为齐济，在鲁界为鲁济。济水源出于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，向东南流为猪龙河，入黄河。 溴梁之言：溴梁盟会的誓言，即"同讨不庭"。 ⑫ 平阴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）。 堑（qiàn欠）：挖壕沟。防门：在今平阴县东北约三十二里处。广里：宽一里。广，宽度。杜预注认为挖壕沟宽一里；而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说："平阴城南有长城，东至海，西至济，河道所由，名防门，去平阴三里，齐侯堑防门，即此也。……今防门北有光里，齐人言广音与光同。即春秋所谓守之广里者也。" ⑬守险：扼守险要。杜预注："谓防门不足为险。" ⑭析文子：字子家，又称析归父，齐国大夫。 ⑮自其乡入：从他们那里向齐国攻进来。乡，通"嚮"，今作向，指向齐国。 ⑯公：指齐灵公。 ⑰晏 婴：字平仲，晏桓子之子，又称晏子婴，齐国贤大夫。 ⑱是：这些话，指析文子转告范宣子的话。 弗能久：杜预注解为"不能久敌晋"；一说指齐灵公不能活多久。 ⑲巫山：一名孝堂山，齐国山名（在今山东肥城县西北，平阴县东北）。 ⑳斥：侦察，探测。杜预注："斥，候也。"旆：大旗。 疏陈：稀疏地布置阵势。陈，同"阵"，阵势。 ㉑左实：坐在车左面的是真人。实，即真实的人。 右伪：坐在车右面的是假人。伪，即伪装的人。杜预注："伪以衣服为人形也。"舆曳柴：战车拖着木柴。舆，战车。曳，拖着。杜预注："以扬尘。"

㉒脱归：不张开旗帜逃回去。脱，杜预注："脱，不张旗帜。"一说脱归，离开军队脱身逃回去。 ㉓丙寅：十月二十九日。 晦（huì会）：阴历每月最后一天。十月小，月终为二十九日。 ㉔乌乌之声乐：乌鸦

的叫声欢乐，故断为齐师逃走。鸟乌，即乌鸦。杜预注："鸟乌得空营，故乐也。"　㉕邢伯：又称邢侯，晋国大夫。　㉖班马之声：马别离的悲声，马不相见故作离别的叫声。班，别离，分别。杜预注："夜遁，马不相见，故鸣。班，别也。"　㉗十一月丁卯：十一月初一。　朔：阴历每月最初一天，即每月初一。　㉘连大车：把大车连接在一起。　隧：山中隘路。　㉙殖绰、郭最：齐国的勇士。　㉚齐之辱：夙沙卫是阉人，以阉人做国家军队的殿军，故言"齐之辱也"。　㉛卫：即夙沙卫。　㉜州绰：晋国大夫。　及：指追上。　两矢夹脰（dòu豆）：两枝箭夹着脖子。脰，脖子。㉝为三军获：被晋国三军所俘获。　取其衷：射中两箭的中间，即射中他的脖子。　㉞有如日：明如日，即守信不杀明如日；一说有太阳神为证。　㉟弛弓：卸下弓弦不射。弛，弓卸下弦，与"张相对。自后缚之：从后边捆绑殖绰。缚，捆绑。　㊱其右：指州绰的车右。　具丙：州绰车右的名。舍兵：放下兵器，车右本是持戈保卫战车的勇士，此时也放下戈捆绑郭最。　㊲衿甲：不解除盔甲。杜预注："衿甲，不解甲。"面缚：反捆，只露其面。鼓下：战鼓的下面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八年春天，白狄第一次来鲁国。。

夏天，晋国人在长子拘捕了卫国行人石买，在纯留拘捕了孙蒯，是为了曹国的缘故。秋天，齐侯攻打我国北部边境。中行献子将要攻打齐国，梦见和晋厉公打官司，没有打赢；晋厉公用戈打他，脑袋掉在前面，跪下来安在脖子上，两手捧着头便跑，见到梗阳的巫皋。过几天在道上遇见巫皋，中行献子和他谈起梦里的情况，竟和巫皋梦见的相同。巫皋说："今年您一定要死，如果在东方有战争，那么是可以满足愿望的。"中行献子答应了。

晋侯攻打齐国，将要渡过黄河，中行献子用红色丝线系着两对玉璧祷告说："齐环靠着他的地形险要，仗着他人多势众，丢弃友好违背盟约，欺凌虐待百姓。末臣彪将要率领诸侯去讨伐他，他的官臣偃在前后辅助他。如果得胜有功，不给神灵带

来羞耻，官臣偃不敢再次渡河。惟祈神灵加以鉴察制裁。”中行献子把玉璧沉入黄河然后渡河。

冬季十月，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在鲁境济水边上相会，重温溴梁盟会的誓言，共同攻打齐国。齐侯在平阴抵抗，在防门外挖壕沟据守，壕沟宽一里。夙沙卫说：“如果不能作战，没有比扼守险要更好了。”齐侯不听。诸侯的战士攻打防门，齐国士兵多数战死。范宣子告诉析文子说：“我和您相知，敢隐瞒实情吗？鲁国人、莒国人都请求率领一千辆战车从他们那里向齐国攻进来，我们已经答应他们了。如果攻进来，贵国君王必定失掉国家。您何不打算一下？”析文子把这些话告诉了齐灵公。齐灵公害怕。晏婴听到了说：“君王本来就没有勇气，却又听到了这些话，不能长久抵抗晋军了。”齐侯登上巫山远望晋军。晋国人派司马探测山林河泽的险阻。即使军队达不到的地方，也必定树起大旗并稀疏地布置阵势。让乘战车的左边是真人右边是假人，用大旗作前导，战车后面拖着枝柴跟上去。齐侯看到这种情景，害怕晋军人多，就不张开旗帜逃了回去。

十月二十九日，齐军夜里逃走。师旷告诉晋侯说：“乌鸦的叫声欢乐，齐军大概逃走了吧？”邢伯告诉中行献子说：“有马匹别离的悲叫声，齐军大概逃走了吧？”叔向告诉晋侯说：“平阴城上有乌鸦，齐军大概逃走了吧？”十一月初一，晋军进入平阴，于是就追赶齐军。夙沙卫把大车连接在一起堵塞山中的隘道然后自做殿后。殖绰、郭最说：“您做国家军队的殿后，是齐国的耻辱。您姑且先走吧！”便代替夙沙卫做殿后。夙沙卫杀了马匹放在狭路上堵塞道路。晋国州绰追上来，用箭射中了殖绰的肩膀，两枝箭夹着脖子，说：“你停下来别跑，做我三军的俘虏；不停下来，将要射中两箭的中心。”殖绰回头说：“你发誓。”州绰说：“有太阳神为证！”于是便把弓弦卸下来从后面捆绑了殖绰，州绰的车右具丙也放下兵器捆绑了郭最。都不解除盔甲反捆

着，让他们坐在中军的战鼓下面。

【原文】

晋人欲逐归者，鲁、卫请攻险①。己卯，荀偃、士匄以中军克京兹②。乙酉，魏绛、栾盈以下军克邿③。赵武、韩起以上军围卢④，弗克。十二月戊戌，及秦周伐雍门之荻⑤。范鞅门于雍门，其御追喜以戈杀犬于门中⑥。孟庄子斩其椅以为公琴⑦。己亥，焚雍门及西郭、南郭⑧。刘难、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申池之竹木⑨。壬寅，焚东郭、北郭，范鞅门于扬门⑩。州绰门于东闾，左骖迫还于门中，以枚数阖⑪。

齐侯驾，将走邮棠⑫。大子与郭荣扣马⑬，曰："师速而疾，略也⑭。将退矣，君何惧焉？且社稷之主，不可以轻⑮，轻则失众。君必待之。"将犯之，大子抽剑断鞅⑯，乃止。甲辰，东侵及潍，南及沂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归者：指齐国的逃兵。攻险：攻打顽固坚守险要地方的敌人。杜预注："险，固城守者。"　②己卯：十一月十三日。京兹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南）。　③乙酉：十一月十九日。邿（shī诗）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平阴县西十二里有邿山）。　④卢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）。　⑤十二月戊戌：十二月初二。及秦周：指赵武、韩起和秦周。秦周，鲁国大夫；一说是地名，在雍门附近。杜预注："秦周，鲁大夫。赵武及之共伐荻也。"雍门：齐国都城的西门名。荻（dí狄）：荻蒿，茎高丈余，叶白色像艾蒿，又叫牛尾蒿。一说荻，即楸，落叶乔木，可作器具。⑥门于雍门：攻打雍门的城门。追喜：范鞅的御者名。　⑦椅（xún）：木名，可作琴，也可作车辕。公琴：指给鲁襄公作琴；一说颂琴，公与颂

古字通。 ⑧己亥：十二月初三。西郭、南郭：指齐都的西郭和南郭。郭，外城。 ⑨刘难：晋国大夫。 申池：齐都西南门（申门）外有池，叫申池，此地多竹木。 ⑩壬寅：十二月初六。扬门：齐都的西北门名。 ⑪东闾：齐都的东门名。迫：窘迫，因东闾门中道路不宽，窘迫左骖盘旋不能前进。还：通“旋”，盘旋。枚：钟乳，古代钟面上的雕饰，即钟带间隆起之物，此指城门门扇上的铁钉像钟乳。阖（hé合）：门扇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以枚数阖犹云数阖之枚。”即由于左骖盘旋于东闾门中，故可数门扇上的铁钉。其他之解不录。 ⑫邮棠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即墨县南）。 ⑬大子：即太子光，齐灵公之子，后继位为齐庄公，在位六年，被崔杼所杀。郭荣：齐国大夫。扣马：牵住马，即勒控马缰绳。 ⑭师：此指敌军。疾：杨伯峻注解为“疾者，攻击奋勇也。”略，夺取，侵夺，此指掠夺财物。 ⑮社稷之主：即一国之君。轻：轻动，指逃走。 ⑯犯之：冲破二人（太子和郭荣）前去。犯，此指突破，冲出去。鞅：套在马颈上的皮革；一说套在马肚子上的皮革。 ⑰甲辰：十二月初八。东侵：指诸侯军向东进攻。潍（wéi维）：潍水，出自山东莒县西北九十里的潍山，伏流至箕屋山复见，东流至诸城县东北，折而北流，经昌邑入海。沂（yí夷）：沂水，即大沂河，出自山东沂水县西北蒙阴县北，后流入废黄河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人想要追击逃兵，鲁国、卫国请求攻打坚守险要的敌人。十一月十三日，荀偃、士匄率领中军攻下京兹。十一月十九日，魏绛、栾盈率领下军攻下邬地。赵武、韩起率领上军包围卢地，没有攻下来。十二月初二，和秦周砍伐雍门的荻蒿。范鞅攻打雍门，他的御者追喜用戈在门里杀死一条狗。孟庄子砍下那里的楯木给鲁襄公作琴。十二月初三，放火烧了雍门和西边、南边的外城。刘难、士弱率领诸侯的军队放火烧了申池边上的竹子树。十二月初六，放火烧了东边、北边的外城，范鞅攻打扬门。州绰攻打东闾门，左边的套马窘迫盘旋在门里不能前进，把城门门扇上的乳钉都数清楚了。

齐侯驾车，要逃到邮棠。太子和郭荣拉住马缰绳，说："敌军来得急速并攻击勇猛，是为了掠夺财物。将要退走了，君王害怕什么？况且一国之主，不可以轻动，轻动就会失掉大众。君王一定要等待着。"齐侯要冲破他俩前去，太子抽出剑砍断马鞅，这才停止。十二月初八，诸侯军队向东进攻到达潍水，南边到达沂水。

【原文】

郑子孔欲去诸大夫，将叛晋而起楚师以去之①。使告子庚②，子庚弗许。楚子闻之，使杨豚尹宜告子庚曰③："国人谓不谷主社稷，而不出师，死不从礼④。不谷即位，于今五年，师徒不出，人其以不谷为自逸，而忘先君之业矣⑤。大夫图之，其若之何？"子庚叹曰："君王其谓午怀安乎⑥！吾以利社稷也⑦。"见使者，稽首而对曰："诸侯方睦于晋，臣请尝之⑧。若可，君而继之。不可，收师而退，可以无害⑨，君亦无辱。"子庚帅师治兵于汾⑩。于是子蛎、伯有、子张从郑伯伐齐，子孔、子展、子西守。二子知子孔之谋，完守入保⑪。子孔不敢会楚师。

楚师伐郑，次于鱼陵⑫。右师城上棘，遂涉颍，次于旃然⑬。芳子冯、公子格率锐师侵费滑、胥靡、献于、雍梁，右回梅山，侵郑东北，至于虫牢而反⑭。子庚门于纯门，信于城下而还⑮。涉于鱼齿之下，甚雨及之，楚师多冻，役徒几尽⑯。

晋人闻有楚师，师旷曰："不害。吾骤歌北风，又歌

南风⑰。南风不竞，多死声⑱。楚必无功。”董叔曰⑲：“天道多在西北，南师不时⑳，必无功。”叔向曰：“在其君之德也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叛晋：郑国从鲁襄公十一年肖鱼之会，历时八年与晋国友好，今子孔又要叛晋。起楚师：发动楚国军队。起，起用，发动。去之：除掉他们。之，指郑国诸大夫。 ②子庚：即公子午，楚庄王之子，楚国令尹。 ③楚子：即楚康王，名昭，楚共王之子，在位十五年。杨豚尹宜：楚国人名，但说法不一：一说豚尹为使者，杨为氏，宜为名；一说杨豚邑的大夫，名宜。其他之说不一一列举。 ④不从礼：不能承受先君规定的礼仪，指安葬祭祀时不从先君规定之礼。 ⑤自逸：只顾自己安逸。业：霸业。 ⑥午：即子庚。怀安：贪图安逸，犹言苟安。 ⑦以利社稷：不答应郑国人出兵的请求，正是休息楚国而有利于国家。 ⑧尝：试探。 ⑨继之：接着我出兵。收师：收兵。无害：没有损害。

⑩治兵：训练军队，即练兵。汾：楚国北部的要隘，即河南襄城县东北的汾丘城（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南）。 ⑪子张：即公孙黑肱。郑国大夫。二子：指子展、子西。完守：完善城郭加强守备。入保：进入城堡固守。杜预注：“完城郭，内保守。” ⑫鱼陵：郑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；旧说即鱼齿山（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南），不确切。 ⑬右师：右翼的部队。城上棘：在上棘筑城。上棘，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禹县西北）。楚军要渡颍水，故于水边（即上棘）修筑小城，作为进退之备。旃（zhān毡）然：水名，即今河南荥阳县的索河。 ⑭芳子冯（同凭）：又称遠（wěi伟）子冯，芳艾猎之子，时为楚国司马，后为令尹。公子格：楚国公子。锐师：精锐部队。费滑：即滑国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南部）。胥靡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）。献于：郑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雍梁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禹县东北）。右回：向右绕过。梅山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郑县西南）。 ⑮纯门：郑国国都外郭的南门。信：住了两夜。杜预注：“信，再宿也。” ⑯鱼齿之下：鱼齿山的下面。杜预注：“鱼齿山之下有滍（zhì至）水，故言涉。”役徒：军中服杂役的人。 ⑰北风：北方曲调。南风：南方曲调。 ⑱死声：象征死亡的声音。杜预注：“南风音微，故曰不竞也。师

旷唯歌南北风者，听晋、楚之强弱。”　⑲董叔：晋国大夫。　⑳天道多在西北：此年岁星在豕韦，此月又建亥，故言“天道多在西北”。天道，岁星所运行的轨道。南师：指楚军。不时：不合天时，即正触犯岁月之忌。　㉑在其君之德：胜负在于他们国君的德行。杜预注：“言天时地利，不如人和。”

〖译文〗

郑国子孔想要除掉大夫们，准备背叛晋国而利用楚国军队来除掉他们。派人报告楚国令尹子庚，子庚没有应许。楚王听到这件事，派杨豚尹宜告诉子庚说：“国人认为不谷主持国家，而不出兵打仗，死后不能承受先君规定的礼仪。不谷即位，到现在已经五年，军队没有出动，别人大概认为不谷只顾自己安逸，而忘掉先君的霸业了。大夫考虑一下，还是怎么办？”子庚叹息说：“君王恐怕认为午是贪图安逸吧！我这样做是因为有利于国家啊。”子庚接见使者，叩头然后回答说：“诸侯正同晋国和睦，臣下请求试探一下。如果可行，君王就继续出兵。如果不行，收兵而退回来，可以没有损害，君王也不会受到羞辱。”子庚率领军队在汾地练兵。这时郑国子蛇、伯有、子张随从郑伯攻打齐国，子孔、子展、子西留守。子展、子西二人知道子孔的阴谋，就完善城郭加强守备并进入城堡守卫。子孔不敢和楚军会合。

楚军攻打郑国，驻扎在鱼陵。右翼部队在上棘筑城，于是徒步渡过颍水，驻扎在旃然。芳子冯、公子格率领精锐部队侵袭费滑、胥靡、滑于、雍梁，向右绕过梅山，侵袭郑国东北部，到达虫牢然后回师。子庚攻打郑国的纯门，在城下住了两夜然后回去。军队徒步渡过鱼齿山下的溱水，遇到大雨，楚军多数被冻伤冻死，军中服杂役的人几乎死光。

晋国人听到有楚军侵袭郑国，师旷说：“没有妨害。我屡次歌唱北方的曲调，又歌唱南方的曲调。南方的曲调不强，很多

象征死亡的声音。楚国一定不能成功。”萇叔说:“岁星多在西北，南方的军队不合天时，一定不能成功。”叔向说:“胜负在于他们国君的德行。”

十 九 年

【原文】

十九年春，诸侯还自沂上，盟于督扬①，曰：“大毋侵小。”执邾悼公，以其伐我故②。遂次于泗上，疆我田③。取邾田，自漷水归之于我④。晋侯先归。公享晋六卿于蒲圃，赐之三命之服⑤。军尉、司马、司空、舆尉、候奄，皆受一命之服⑥。贿荀偃束锦、加璧、乘马，先吴寿梦之鼎⑦。

荀偃瘅疽，生疡于头⑧。济河，及著雍，病，目出⑨。大夫先归者皆反⑩。士匄请见，弗内⑪。请后⑫，曰：“郑甥可⑬。”二月甲寅，卒而视，不可含⑭。宣子盥而抚之曰⑮：“事吴敢不如事主⑯！”犹视。栾怀子曰⑰：“其为未卒事于齐故也乎⑱？”乃复抚之曰：“主苟终，所不嗣事于齐者，有如河⑲！”乃瞑，受含⑳。宣子出，曰:“吾浅之为丈夫也㉑。”晋栾鲂帅师从卫孙文子伐齐㉒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九年：鲁襄公十九年（公元前554年）。督扬：齐国祝柯邑（在今山东长清县东北三十余里）。 ②邾悼公：名华，邾宣公之子，在位十五

年。伐我：指鲁襄公十七年冬，邾人攻打鲁国南鄙。　③泗上：泗水边上，指诸侯军驻扎在泗上。泗水，即鲁都曲阜城北的泗水，出自山东泗水县陪尾山，四源并发，故名泗水。疆我田：划定我国的领土疆界。杜预注："正邾、鲁之界也。"　④漷（kuò扩，又读huò货）水：源出于今山东滕县东北的述山，又叫南沙河。漷水本流于鲁、邾两国之间，邾在漷水之南，田在漷水之北，晏扬之盟改为以漷水为界，故言"取邾田"。　⑤蒲圃：鲁国东门外的场圃。当时晋国六卿都经过鲁国，故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们。三命之服：卿的礼服。三命，是卿的品级。　⑥军尉、司马、司空、舆尉、候奄：参见鲁成公二年注。一命之服：比三命品级低二等的礼服，即大夫的礼服。　⑦贿：本指贿赂，此指赠给。束：五匹为束。锦：有彩色大花纹的丝织品。加璧：加在锦上的玉璧。乘马：四匹马。寿梦之鼎：寿梦所献鲁国的鼎，因以为名。寿梦，吴国国君，名乘，去齐之子，在位二十五年。杜预注："荀偃，中军元帅，故特贿之。……古之献物，必有以先，今以璧马为鼎之先。"　⑧瘅（dān旦）疽（jū居）：即玉枕疽，又叫对口疮，都是恶疮。疡（yàng阳）：痈疽，生在头部，毒疮。　⑨著雍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旧河间府境），是晋国到齐国、宋国经过之地。病：指病危。目出：眼珠鼓出。　⑩反：同"返"，返回来。

⑪弗纳：不接纳，即不让进入。内，同"纳"，接纳，进入。士匄为中军佐，在将领中位居第二，荀偃未接见。　⑫请后：请问谁可做后继人，指继承荀偃的人。　⑬郑甥：即荀吴，又称中行穆子，中行吴，荀林父之孙，荀偃之子。荀吴之母是郑国女子，故呼为"郑甥"。　⑭二月甲寅：二月十九日。卒而视：死了却睁着眼睛，即荀偃死了而不瞑目。不可含：口不能含珠玉。按：古代统治者死时，把珠玉之类放进其口中叫含。

⑮宣子：即士匄。盥：盥洗，洗手。抚之：抚摸荀偃的尸首。　⑯吴：指荀吴。主：指荀偃。　⑰栾怀子：即栾盈。　⑱为未卒事于齐故：为了齐国事情没有完成的缘故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言偃目不瞑，或者为未能竟功于齐之故乎。"　⑲嗣事：继续从事，即继承其志。有如河：明白如河；一说有河神为证。　⑳受含：嘴接受含玉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桓谭以为荀偃病而目出，初死其目未合，尸冷乃合，非其有所知也。《传》因其异而记之耳。"　㉑浅：浅薄，肤浅，浅见。丈夫：犹言大丈夫；一说男人。杜预注："自恨以私待人。"士匄自愧以私待人，故叹己作为大丈夫太浅见了。　㉒栾魴（fáng房）：栾氏族人，晋

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九年春天，诸侯从沂上回来，在督扬结盟，说："大国不要侵犯小国。"拘捕了邾悼公，因为他攻打我国的缘故。于是诸侯军驻扎在泗水边上，划定我国领土的疆界。取得了邾国的土地，从漷水以北的土地都归属我国。晋侯先回国。鲁襄公在蒲圃设享礼招待晋国的六卿，赐给他们三命的礼服。军尉、司马、司空、舆尉、候奄，都接受一命的礼服。赠给荀偃五匹锦、加上玉璧、四匹马，然后又送给吴寿梦的铜鼎。

荀偃长了恶疮，病疽生在头部。渡过黄河，到达著雍，病危，眼珠鼓了出来。大夫先回去的又都赶回来。士匄请求接见，荀偃不让进来。请问谁可做后继人，说："郑甥可以。"二月十九日，死了却睁着眼睛，口闭着不能放进珠玉。士匄盥洗后抚摸尸体说："事奉吴怎敢不像事奉您！"荀偃的尸体还是睁着眼睛不闭。栾怀子说："难道是为了齐国事情没有完成的缘故吗？"便又抚摸尸体说："如果您死去以后，我不继续从事于齐国的事情，有河神为证！"荀偃的尸体这才闭上眼睛，嘴接受了含玉。士匄出来，说："作为大丈夫我太浅薄了。"晋国栾黡率领军队跟从卫国孙文子攻打齐国。

【原文】

季武子如晋拜师，晋侯享之。范宣子为政，赋《黍苗》①。季武子兴②，再拜稽首曰："小国之仰大国也，如百谷之仰膏雨焉③。若常膏之，其天下辑睦④，岂唯敝邑？"赋《六月》⑤。

季武子以所得于齐之兵，作林钟而铭鲁功焉⑥。臧

武仲谓季孙曰："非礼也。夫铭，天子令德，诸侯言时计功，大夫称伐⑦。今称伐则下等也，计功则借人也，言时则妨民多矣，何以为铭⑧？且夫大伐小，取其所得以作彝器，铭其功烈以示子孙，昭明德而惩无礼也⑨。今将借人之力以救其死⑩，若之何铭之？小国幸于大国，而昭所获焉以怒之⑪，亡之道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为政：即执政。范宣子由中军副帅晋升为中军元帅，故言"为政"。《黍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《黍苗》首章两句诗："芃芃黍苗，阴雨膏之。"范宣子赋此诗比喻鲁君忧劳天下，如雨露滋润禾苗，是恭惟、颂扬鲁国的外交辞令。但杜预注以为此诗为季武子所赋，是颂扬晋君的。

②兴：从座中站起来，表示恭敬、庄重的动作。　③仰：仰望。膏雨：润泽的雨水。　④辑睦：和睦。　⑤《六月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《六月》，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诗。以晋侯比吉甫，出征以匡王国。"　⑥以所得于齐之兵：用在齐国得到的武器。林钟：钟名。杜预注："声应林钟，因以为名。"铭：铭刻，记载。　⑦言时：举动得时，即举动适时有功。计功：犹言记功。杜预注："举得时，动有功，则可铭也。"称伐：犹言铭记征伐之劳。杜预注："铭其功伐之劳。"　⑧借人：借助别人之力，指借晋国人之力。妨民：妨碍百姓。何以为铭：用什么来记入铭文呢？　⑨彝(yí夷)：器古代宗庙常用的礼器。功烈：功绩，指征伐的功绩。昭明德：宣扬明德。昭，昭明，宣扬。　⑩救其死：拯救我国百姓的死亡。　⑪幸：幸胜，即侥幸战胜。大国：指齐国。所获：指获得的战利品。怒之：激怒敌人。

【译文】

季武子到晋国拜谢出兵，晋侯设享礼招待他。范宣子当政，赋《黍苗》这首诗。季武子站起来，再拜叩头说："小国仰望大国，好像各种谷物仰望润泽的雨水。如果经常滋润着，天下将

会和睦，岂独是敝邑？”就赋了《六月》这首诗。

季武子用在齐国得到的武器，制作了林钟并在上面铭刻鲁国的武功。臧武仲对季武子说：“这是不合于礼的。铭文，天子用来记载美德，诸侯用来记载举动适时和功绩，大夫用来记载征伐之劳。现在记载征伐则是下等的作法，记载功绩则是借助于别人的力量，记载适时则又妨碍百姓太多了，把什么写入铭文呢？况且大国攻打小国，用他们得到的东西来制作彝器，铭记他们的功绩给子孙看，是为了宣扬明德而惩罚无礼。现在鲁国是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拯救自己的死亡，怎么能记载这个呢？小国侥幸战胜大国，反而宣扬所获得的战利品来激怒敌人，这是亡国之道。”

【原文】

齐侯娶于鲁，曰颜懿姬①，无子。其侄畺声姬，生光②，以为大子。诸子仲子、戎子③。戎子嬖。仲子生牙，属诸戎子④。戎子请以为大子，许之。仲子曰：“不可。废常不祥，间诸侯难⑤。光之立也，列于诸侯矣⑥。今无故而废之，是专黜诸侯⑦，而以难犯不祥也。君必悔之。”公曰：“在我而已。”遂东大子光⑧。使高厚傅牙以为大子，夙沙卫为少傅⑨。

齐侯疾，崔杼微逆光，疾病而立之⑩。光杀戎子，尸诸朝⑪，非礼也。妇人无刑⑫。虽有刑，不在朝市⑬。夏五月壬辰晦⑭，齐灵公卒。庄公即位，执公子牙于句渎之丘⑮。以夙沙卫易已，卫奔高唐以叛⑯。

晋士匄侵齐及穀，闻丧而还⑰，礼也。

于四月丁未⑱，郑公孙虿卒，赴于晋大夫。范宣子言于晋侯，以其善于伐秦也。六月，晋侯请于王，王追赐之大路⑲，使以行，礼也。

秋八月，齐崔杼杀高厚于洒蓝，而兼其室⑳。书曰“齐杀其大夫”，从君于昏也㉑。

【注释】

①颜懿姬：母姓颜，死后谥为懿。　②侄：即侄女，兄弟之女。鬷（zōng宗）声姬：母姓鬷，死后谥为声。杜预注：“颜、鬷皆二姬母姓，因以为号。懿、声者谥。”光：立为太子，后为齐君庄公，齐灵公之子，在位六年，被崔杼所杀。　③诸子：犹言诸妾，诸姬；一说诸妾都姓子。仲子、戎子：都是宋国女子，子姓。杜预注：“二子，皆宋女。”　④牙：公子牙，仲子所生。属：同嘱，嘱托。　⑤常：常规，指立嫡子的常规。间（jiàn见）：触犯。难：指难成事。　⑥列：行列，指参与行列。杜预注：“列诸侯之会。”　⑦专黜：专横而黜辱；一说专横而卑视。⑧东：指东鄙，即迁移东部边境。杜预注：“废而徙之东鄙。”　⑨傅：太傅，辅导太子的官。少傅：齐国设置的官名，辅导太子的官。　⑩微：暗中，偷偷地。疾病：病危。立之：又立光为太子。　⑪尸诸朝：把尸体陈列在朝庭上。　⑫妇人无刑：没有专为妇人订立的刑条。按：古代五刑，只有宫刑男女各异（男子割势，妇人闭宫），其余都是为男子而设，如果妇女有罪，参照男子罪刑执行。　⑬有刑：有了死罪。不在朝市：不能把尸体陈列在朝庭和市集上。杜预注：“谓犯死刑者，犹不暴尸。”　⑭五月壬辰：五月二十九日。　⑮句渎（dòu豆）之丘：在齐国境内（在今山东荷泽县北）。　⑯易己：更换自己太子地位，即废弃自己。杜预注：“光谓卫敎公易己。”高唐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高唐县东，禹城县西南）。　⑰穀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南）。丧：指齐灵公死。　⑱四月丁未：四月十三日。　⑲大路：卿以上所乘之车皆叫大路。杜预注：“大路，天子所赐车之总名。”　⑳洒蓝：齐国地名（在当时临淄城外）。兼其室：兼并他的家室。室，指财货、采邑等。　㉑从君于昏：顺从国君昏愦，指高厚顺从齐灵公的昏愦而行事。

【译文】

齐侯在鲁国娶妻，名叫颜懿姬，没有生孩子。她的侄女酅声姬，生了光，齐侯把他立为太子。姬妾中有仲子、戎子。戎子受到宠爱。仲子生了牙，把他嘱托给戎子。戎子请求把牙立为太子，齐侯答应了。仲子说："不可以。废弃常规不吉祥，触犯诸侯难于成事。光立为太子，已经参与诸侯的行列了。现在无故而废弃他，这是专横而卑视诸侯，是用难于成功的事去触犯不吉祥。君王一定会后悔的。"齐灵公说："一切在我。"于是就把太子光迁移到东部边境。派高厚做牙的太傅把牙立为太子，夙沙卫做少傅。

齐侯生病，崔杼暗中把光接来，齐侯病危的时候重新立他为太子。太子光杀了戎子，把尸体陈列在朝庭上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没有专门为妇女立的刑罚，即使有了死罪，也不能把尸体陈列在朝庭和市集上。夏季五月二十九日，齐灵公死。齐庄公即位，在句渎之丘拘捕了公子牙。庄公认为夙沙卫出主意废弃自己，夙沙卫逃奔到高唐叛变。

晋国士匄侵袭齐国到达穀地，听到齐国有丧事就回去了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四月十三日，郑国公孙蠆死，向晋国大夫发出讣告。范宣子向晋侯进言，因为他在攻打秦国的战役中有功。六月，晋侯向周天子请求，周天子追赐给他大路，让它跟着安葬的车子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秋季八月，齐国崔杼在洒蓝杀了高厚，并且兼并他的家产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齐杀其大夫"，是因为高厚顺从国君昏愦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郑子孔之为政也专①。国人患之，乃讨西宫之难与

纯门之师②。子孔当罪，以其甲及子革、子良氏之甲守③。甲辰，子展、子西率国人伐之，杀子孔而分其室④。书曰："郑杀其大夫"，专也。子然、子孔，宋子之子也⑤；士子孔，圭妫之子也⑥。圭妫之班亚宋子⑦，而相亲也；二子孔亦相亲也。僖之四年⑧，子然卒；简之元年⑨，士子孔卒。司徒孔实相子革、子良之室，三室如一，故及于难⑩。子革、子良出奔楚，子革为右尹⑪。郑人使子展当国，子西听政，立子产为卿。

齐庆封围高唐⑫，弗克。冬十一月，齐侯围之，见卫在城上，号之，乃下。问守备焉，以无备告。揖之，乃登⑬。闻师将傅，食高唐人⑭。殖绰、工偻会夜缮纳师，醢卫于军⑮。

城西郛，惧齐也⑯。

齐及晋平，盟于大隧⑰。故穆叔会范宣子于柯⑱。穆叔见叔向，赋《载驰》之四章⑲。叔向曰："肹敢不承命！"穆叔归曰："齐犹未也，不可以不惧。"乃城武城⑳。

卫石共子卒，悼子不哀㉑。孔成子曰："是谓蹇其本，必不有其宗㉒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专：专权，即独断独行。　②西宫之难：鲁襄公十年尉止之乱，子孔知情而不举。纯门之师：鲁襄公十八年楚军攻至郑国纯门，是子孔召来的。　③当罪：应该抵罪。以其甲：率领他的甲士。甲，披甲持械的武士，即士兵。子革：子孔同母兄子然之子。　子良：子孔异母弟士子孔之子。　④甲辰：八月十一日。　分其室：瓜分他们的家财和采邑，即

瓜分三家（子孔、子革、子良）所有。 ⑤子然：郑穆公之子，子革之父，子孔的同母兄。 宋子：郑穆公之妾，宋国之女，子姓。 ⑥士子孔：郑穆公之子，子良之父。 圭妫（guī龟）：郑穆公之妾，圭国之女，妫姓。 ⑦班：班位，位置。 亚宋子：次于宋子，即在宋子之下。亚，次。 ⑧僖之四年：郑僖公四年，当是鲁襄公六年。 ⑨简之元年：郑简公元年，当是鲁襄公八年。 ⑩司徒孔：即子孔。及于难：遭到祸难。 ⑪右尹：楚国官名。子革做楚国的右尹，故称右尹子革。 ⑫庆封：齐国大夫。 ⑬揖之：指齐庄公向夙沙卫作揖。 登：登上城墙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齐侯揖卫，卫自答礼，然后登城。卫虽下城与齐侯语，盖隔护城河，故不畏。" ⑭师：指齐军。 傅：通"附"，附着。即靠近城墙。 食高唐人：让高唐人饱食一顿，准备死战。 ⑮殖绰、工偻（lǒu楼，又读lǚ旅）会：都是齐国大夫。 缒（zhuì坠）：系在绳子上从上面放下去。纳师：迎接齐军进城。 醢（hǎi海）：剁成肉酱，是古代一种酷刑。 ⑯西郭（fú俘）：西面的外城。 惧齐：害怕齐国。杜预注："前年与晋伐齐，又铸其器为钟，故惧。" ⑰大隧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高唐县）。 ⑱柯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内黄县东北）。 ⑲《载驰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四章曰：'控于大邦，谁因谁极。'控，引也。取其欲引大国以自救助。" ⑳武城：此地靠近齐国（在今山东嘉祥县界）。杜预注："泰山南武城县。" ㉑石共子：即石买。 悼子：即石恶，石买之子。 ㉒孔成子：即孔烝鉏，又称成子，卫卿。蹙（jué决）：拔掉。杜预注："蹙，犹拔也。"

【译文】

郑国子孔执政专权。国人很忧虑这件事，就声讨西宫那次祸难和纯门那次战役的罪责。子孔应该抵罪，就带领他的甲士和子革、子良家的甲士保卫自己。八月十一日，子展、子西率领国人攻打他们，杀了子孔并瓜分他们的家财和采邑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郑杀其大夫"，是因为子孔专权。子然、子孔，是宋子的儿子；士子孔，是圭妫的儿子。圭妫的位置次于宋子，但是她们互相亲近；两个子孔也互相亲近。郑僖公四年，子然死；郑简公元年，士子孔死。子孔辅助子革、子良两家，三家像一

家一样，所以都遭到祸难。子革、子良逃亡到楚国，子革做了楚国的右尹。郑国人让子展掌握国政，子西主持政事，立子产做郑卿。

齐国庆封率军包围高唐，没有攻下来。冬季十一月，齐侯亲自率军包围高唐，看见夙沙卫在城上，大声喊他，他便下来。齐侯问夙沙卫高唐防守情况，夙沙卫告诉他说没有什么防守。齐侯向夙沙卫作揖，夙沙卫还揖后登上城墙。他听说齐军将要靠近城墙进攻，就让高唐人饱食一顿。殖绰、工偻会在夜里用绳子捆着身子从城上下来迎接齐军进城，把夙沙卫在军中剁成肉酱。

鲁国在西面的外城修筑城墙，是由于害怕齐国。

齐国和晋国媾和，在大隧结盟。所以穆叔在柯地会见了范宣子。穆叔会见叔向，赋《载驰》的第四章。叔向说："肹岂敢不接受命令！"穆叔回国说："齐国还没有停止进攻，不可以不害怕。"于是就在武城修筑城池。

卫国石共子死，悼子不悲哀。孔成子说："这叫做拔掉他的根子，必定不能保有他的宗族。"

二十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年春，及莒平。孟庄子会莒人，盟于向，督扬之盟故也①。

夏，盟于澶渊，齐成故也②。

邾人骤至③，以诸侯之事，弗能报也。秋，孟庄子伐邾以报之。

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晋④，蔡人杀之。公子履，其母弟也，故出奔楚⑤。

陈庆虎、庆寅畏公子黄之偪，愬诸楚曰⑥："与蔡司马同谋。"楚人以为讨，公子黄出奔楚⑦。初，蔡文侯欲事晋⑧，曰："先君与于践土之盟，晋不可弃，且兄弟也⑨。"畏楚，不能行而卒⑩。楚人使蔡无常，公子燮求从先君以利蔡，不能而死⑪。书曰："蔡杀其大夫公子燮"，言不与民同欲也⑫；"陈侯之弟黄出奔楚"，言非其罪也。公子黄将出奔，呼于国曰："庆氏无道，求专陈国，暴蔑其君，而去其亲⑬，五年不灭，是无天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年：鲁襄公二十年（公元前553年）。向：本为国名，初被莒国所灭，后为鲁地（在今山东莒县南）。督扬之盟：见本文前注。杜预注："莒数伐鲁，前年诸侯盟督扬以和解之。故二国自复共盟，结其好。"

②澶渊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北）。姚鼐《左传补注》："此故卫地，是时已为晋取。"澶渊之盟，有鲁襄公、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参加。成：讲和。

③骤：屡次。邾国在襄公十五年、十七年攻打过鲁国，故言"骤至"。

④公子燮（xiè谢）：即司马燮，蔡庄公之子，蔡国司马。以蔡之晋：犹言以蔡服晋，即让蔡国背楚服晋。⑤公子履：公子燮之弟。母弟：同母所生的弟弟。出奔楚：因有与其兄同谋事晋之嫌而奔楚。杜预注："与兄同谋故。"⑥庆虎、庆寅：都是陈国大夫。公子黄：陈哀公之弟。⑦讨：此指责备陈国。杜预注："讨，责陈。"公子黄出奔楚：公子黄打算去楚国自行伸理。⑧蔡文侯：即蔡文公，名申，蔡庄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年。先君：指蔡文公之父蔡庄公。⑨践土之盟：鲁僖公二十八年，晋、楚城濮之战晋文公胜利后，合诸侯在践土结盟。兄弟：指兄弟之国，晋、蔡同为姬姓之国，故言"且兄弟也"。⑩不能

行：不能行其志，即没有实现。杜预注："宣十七年，文侯卒。"　⑪使：役使。　无常：征发无限度，指时间和数量没有定准。杜预注："征发无准。"从先君：继承先君之志。　不能：即不能行，没有办到。　⑫不与民同欲：没有和百姓愿望相同。杜预注："罪其违众。"　⑬暴蔑：暴虐而蔑视。去其亲：驱逐他的亲属，即驱逐国君的亲弟弟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年春天，鲁国和莒国媾和。孟庄子会见莒国人，在向地结盟，这是因为瞀扬之盟的缘故。

夏天，鲁襄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在澶渊结盟，这是为了和齐国讲和的缘故。

邾国人屡次来犯，因为诸侯的事情繁忙，鲁国没能出兵报复。秋天，孟庄子率兵攻打邾国进行报复。

蔡国公子燮想要让蔡国背楚服晋，蔡国人杀了他。公子履，是公子燮同母所生的弟弟，所以逃亡到楚国。

陈国庆虎、庆寅害怕公子黄的逼迫，向楚国进谗言说："公子黄和蔡国司马一起策划服从晋国。"楚国人因而责怪陈国，公子黄逃亡到楚国。当初，蔡文侯想要事奉晋国，说："先君参加了践土之盟，晋国不能抛弃，况且还是兄弟之国。"但又害怕楚国，没有实现就死了。楚国人役使蔡国征发没有定准，公子燮要求继承先君的遗志以利蔡国，没有办到而死去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蔡杀其大夫公子燮"，是说没有和百姓愿望相同；"陈侯之弟黄出奔楚"，是说不是他的罪过。公子黄将要逃亡时，在国都里大声喊道："庆氏无道，谋求在陈国专横，暴虐和蔑视他的国君，并驱逐国君的亲人，五年之内如不灭亡，这就是没有天理了。"

【原文】

齐子初聘于齐，礼也①。

冬，季武子如宋，报向戌之聘也。褚师段逆之以受享，赋《常棣》之七章以卒②。宋人重贿之。归复命，公享之，赋《鱼丽》之卒章③。公赋《南山有台》。④武子去所⑤，曰："臣不堪也⑥。"

卫宁惠子疾，召悼子曰⑦："吾得罪于君，悔而无及也。名藏在诸侯之策⑧，曰：'孙林父、宁殖出其君。'君入则掩之⑨。若能掩之，则吾子也。若不能，犹有鬼神，吾有馁而已，不来食矣⑩。"悼子许诺，惠子遂卒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子：即叔老。见襄公十六年注。　礼也：杜预注："齐、鲁有怨，朝聘礼绝，今始复通，故曰初；继好息民，故曰礼。"　②褚师段：宋国大夫。褚师，官名，此以官为氏。段，字子石。杜预注："段，共公子子石也。"《常棣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　③公：指鲁襄公。《鱼丽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卒章曰：'物其有矣，维其时矣。'喻聘宋得其时。"　④《南山有台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取其'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，邦家之光。'喻武子奉使，能为国光辉。"　⑤去所：离开座席。杜预注："去所，避席。"　⑥不堪：不敢承受，即不敢当。堪，犹言承受，担当。　⑦悼子：即宁喜，宁惠子之子。　⑧策：简册，即古代用竹片或木片记事编成简册叫策。　⑨掩之：掩盖逐君的事，即掩盖恶名。　⑩不来食：指不来食祭品。

【译文】

鲁国大夫齐子第一次到齐国聘问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冬天，季武子到宋国，是回报向戌的聘问。褚师段迎接他并让他接受宋公的享礼，季武子赋《常棣》这首诗的第七章和最后一章。宋国人重重地赠给他财礼。季武子回国复命，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，他赋《鱼丽》这首诗的最后一章。襄公赋

《南山有台》这首诗。季武子离开座席，说："臣下不敢当。"

卫国宁惠子生病，召见宁喜说："我得罪了国君，后悔而来不及了。我的名字收藏在诸侯的简册上，记载说：'孙林父、宁殖逐出他的国君。'国君回国就能掩盖这件事。如果能掩盖这事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如果不能，假如有鬼神的话，我宁愿挨饿罢了，也不来吃你的祭品。"宁喜答应，宁惠子就死了。

二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一年春，公如晋，拜师及取邾田也①。

邾庶其以漆、闾丘来奔②。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，皆有赐于其从者③。

于是鲁多盗。季孙谓臧武仲曰："子盍诘盗④？"武仲曰："不可诘也，纥又不能⑤。"季孙曰："我有四封⑥，而诘其盗，何故不可？子为司寇，将盗是务去⑦，若之何不能？"武仲曰："子召外盗而大礼焉，何以止吾盗⑧？子为正卿而来外盗⑨，使纥去之，将何以能？庶其窃邑于邾以来，子以姬氏妻之，而与之邑⑩，其从者皆有赐焉。若大盗礼焉以君之姑姊与其大邑，其次皂牧舆马，其小者衣裳剑带⑪，是赏盗也。赏而去之，其或难焉⑫。纥也闻之，在上位者，洒濯其心，壹以待人，轨度其信，可明征也⑬，而后可以治人。夫上之所为，民之归也⑭。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，是以加刑罚焉，而莫敢不

惩⑮。若上之所为而民亦为之，乃其所也，又可禁乎？《夏书》曰⑯：'念兹在兹，释兹在兹，名言兹在兹，允出兹在兹，惟帝念功⑰。'将谓由己壹也⑱。信由己壹，而后功可念也。"

庶其非卿也，以地来，虽贱必书，重地也⑲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一年：鲁襄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552年）。拜师、取邾田：拜谢出兵伐齐和取邾田，均见襄公十八年《传》。 ②庶其：邾国大夫。漆：邾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邹县北）。闾丘：邾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邹县南）。庶其盗邾国二邑逃亡到鲁国。 ③公姑姊：鲁襄公的姑母。杜预注："计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，盖寡者二人。"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公姑姊，杜以公之姑及姊，是二人也。或曰，《列女传》称梁有节姑妹，谓父之妹也。此云姑姊，是父之姊也，一人耳。以杜氏为误。"其从者：庶其的随从。 ④诘（jié结）：禁治，查办。 ⑤纥：即臧武仲。 ⑥四封：即四境。封，封疆，疆界。 ⑦司寇：刑狱之官。将盗是务去：要专门从事除去盗贼。务，从事。去，除掉。 ⑧外盗：指邾庶其。大礼焉：给他们大的礼遇。 ⑨正卿：鲁国主要执政大夫。来：招徕。 ⑩窃邑：指窃漆、闾丘二邑。姬氏：指襄公姑姊，姬姓。与之邑：指让他食漆、闾丘二邑。

⑪皂牧：自皂至牧共八等（皂、舆、隶、僚、仆、台、圉、牧）贱役的人。舆：车子。剑带：佩剑带子。 ⑫赏而去之：即赏赐外来的大盗而除掉国内的小盗。难：指难于治理。 ⑬壹：专一。轨度：法度，即合于法度。征：征验，验证。 ⑭归：即趋而效法。 ⑮惩：惩戒，警戒。 ⑯《夏书》：杜预注："逸书也。" ⑰念兹在兹：想做此事就在此。兹，此。释：丢掉，即不做的事。名言：犹言要号令的事。允：诚信。帝：天帝。念功：记下功劳。 ⑱将：殆，大概。 ⑲重地：重视土地。杜预注："重地，故书其人；其人书，则恶名彰，以惩不义。"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一年春天，襄公到晋国，是为了拜谢出兵和取

得邾国的土地。

邾国庶其带着漆、闾丘二邑逃奔来鲁国。季武子把襄公的姑母嫁给他为妻，对他的随从都给以赏赐。

当时鲁国出现了很多盗贼。季武子对臧武仲说："您为什么不禁治盗贼？"臧武仲说："盗贼不可以禁治，纥又没有能力。"季武子说："我国有四面的边境，用来禁治那些盗贼，什么缘故不可以？您做司寇，应该专门从事除掉盗贼，为什么说不能？"臧武仲说："您召来外边的盗贼并给他们大的礼遇，怎么能禁止国内的盗贼？您做正卿却招徕外边的盗贼，让纥除掉国内的盗贼，凭什么能够办到？庶其从邾国盗窃城邑而来，您把姬氏嫁给他为妻，还给他城邑，他的随从都得到赏赐。如果用国君的姑母和他的大城邑给大盗作礼品，其次的给皂牧车马，再小的给衣服佩剑带子，这是奖赏盗贼。奖赏外来的大盗而除掉国内的小盗，恐怕难于禁治了。纥听说过，在上位的人，洗涤他的心，专一待人，法度要使人们相信，可以明白地验证，然后才能治理人。上面人所做所为，是百姓的归依。上面人不做的百姓有人做了，因而对他们加以惩罚，人们就不敢不警戒。如果上面人所做所为而百姓也做了，这是势所必然，又能够禁止得了吗？《夏书》说：'想做的这事就在此，不做的这事也在此，要命令这事就在此，要推行这诚信也在此，只有天帝才能记下这功劳。'大概说的是由自身专一。诚信由自身专一，然后才可以记下功劳。"

庶其不是邾卿，把土地带来鲁国，虽然低贱《春秋》一定加以记载，是为了重视土地。

【原文】

齐侯使庆佐为大夫，复讨公子牙之党，执公子买于句渎之丘①。公子钼来奔②。叔孙还奔燕③。

夏，楚子庚卒④，楚子使遠子冯为令尹。访于申叔豫⑤，叔豫曰："国多宠而王弱，国不可为也⑥。"遂以疾辞⑦。方暑，阙地下冰而床焉⑧。重茧衣裘，鲜食而寝⑨。楚子使医视之，复曰："瘠则甚矣，而血气未动⑩。"乃使子南为令尹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庆佐：齐国大夫，崔杼的同党。公子买：齐国公族。　②公子鉏：齐国公族。　③叔孙还：齐国公族。杜预注："三子（买、鉏、还），齐公族。言庄公斥逐亲戚，以成崔、庆之势，终有弑杀之祸。"　④子庚：即公子午，楚国令尹。杜预注："子庚，楚令尹公子午。"　⑤访：访问，为可否做令尹事私下访问。申叔豫：申叔时之孙，申叔跪之子，楚国大夫。　⑥王：即楚康王。弱：年轻。国不可为：即不可为令尹，因令尹为国事的主持人，故言"国不可为"。　⑦以疾辞：用有病辞谢令尹。⑧阙（jué掘）：挖掘。床：安放床。　⑨重茧：两层绵衣。茧，丝绵，此丝绵的衣服。裘：皮袍。鲜：少。　⑩瘠（jí吉）：瘦弱。血气未动：血气正常，即没有病。　⑪子南：即公子追舒，楚庄王之子。

【译文】

齐侯让庆佐做大夫，再次讨伐公子牙的党羽，在句渎之丘拘捕了公子买。公子鉏逃亡到鲁国。叔孙还逃亡到燕国。

夏天，楚国子庚死，楚王让遠子冯做令尹。遠子冯访问申叔豫，申叔豫说："国家宠臣多而君王又年轻，国家不能治理好。"于是遠子冯用有病辞谢令尹。正处于酷暑，挖地放下冰并安上床，身穿两层绵衣和皮袍，少吃东西而躺在床上。楚王派医生去诊视，回来说："瘦弱到极点了，但血气正常。"于是楚王便让子南做令尹。

【原文】

栾桓子娶于范宣子，生怀子①。范鞅以其亡也，怨栾氏，故与栾盈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②。桓子卒，栾祁与其老州宾通，几亡室矣③。怀子患之。祁惧其讨也，愬诸宣子曰④："盈将为乱，以范氏为死桓主而专政矣⑤，曰：'吾父逐鞅也，不怒而以宠报之，又与吾同官而专之，吾父死而益富⑥。死吾父而专于国，有死而已，吾蔑从之矣⑦。'其谋如是，惧害于主，吾不敢不言。"范鞅为之征⑧。怀子好施⑨，士多归之。宣子畏其多士也，信之。怀子为下卿，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⑩。

秋，栾盈出奔楚。宣子杀箕遗、黄渊、嘉父、司空靖、邬豫、董叔、邬师、申书、羊舌虎、叔罴⑪，囚伯华、叔向、籍偃⑫。人谓叔向曰："子离于罪，其为不知乎⑬？"叔向曰："与其死亡若何⑭？《诗》曰：'优哉游哉，聊以卒岁⑮。'知也。"乐王鲋见叔向曰⑯："吾为子请。"叔向弗应。出，不拜。其人皆咎叔向⑰。叔向曰："必祁大夫⑱。"室老闻之曰⑲："乐王鲋言于君无不行，求赦吾子，吾子不许。祁大夫所不能也，而曰'必由之⑳'，何也？"叔向曰："乐王鲋，从君者也，何能行？祁大夫外举不弃雠，内举不失亲，其独遗我乎㉑？《诗》曰：'有觉德行，四国顺之㉒。'夫子觉者也㉓。"

晋侯问叔向之罪于乐王鲋，对曰："不弃其亲，其有焉㉔。"于是祁奚老矣，闻之，乘驲而见宣子㉕，曰："《诗》

曰：‘惠我无疆，子孙保之㉖。’《书》曰：‘圣有谟勋，明征定保㉗。’夫谋而鲜过，惠训不倦者，叔向有焉，社稷之固也㉘。犹将十世宥之，以劝能者㉙。今壹不免其身，以弃社稷，不亦惑乎㉚？鲧殛而禹兴㉛；伊尹放大甲而相之，卒无怨色㉜；管、蔡为戮，周公右王㉝。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㉞？子为善，谁敢不勉？多杀何为？”宣子说，与之乘，以言诸公而免之㉟。不见叔向而归，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㊱。

初，叔向之母嫉叔虎之母美而不使，其子皆谏其母㊲。其母曰：“深山大泽，实生龙蛇㊳。彼美，余惧其生龙蛇以祸女。女敝族也㊴。国多大宠，不仁人间之㊵，不亦难乎？余何爱焉㊶？”使往视寝，生叔虎，美而有勇力，栾怀子嬖之，故羊舌氏之族及于难㊷。

【注释】

①栾桓子：即栾黡，晋国大夫。怀子：即栾盈。　②范鞅：即士鞅，范宣子之子。襄公十四年迁延之役，栾黡强逐范匄之子范鞅逃奔秦国，故言“怨栾氏”。不相能：犹言不能相处。　③栾祁：栾桓子之妻，范宣子之女。栾盈之母。范氏，尧之后，祁姓，故称栾祁。老：即室老，大夫家臣之长。室：家室，此指家产。　④愬：同“诉”，进谗言，毁谤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“愬，谮也。”　⑤死桓主：弄死了桓子。主，大夫称主，桓主即栾黡。　⑥益富：指范氏更加富有。　⑦蔑：不，没有。曰字以下至“吾蔑从之矣”，都是栾祁虚构其子栾盈的话。　⑧征：作证。

⑨施：施舍。　⑩下卿：六卿之下者，即下军佐。城著：在著地筑城。著，晋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⑪箕遗……叔罴：此十人都是晋国大夫，栾盈之党。其中羊舌虎，为叔向之弟。　⑫伯华：即羊舌赤，晋国

大夫。籍偃：时为上军司马。　⑬离：同“罹”，遭遇，遭受。　⑭与其死亡若何：比起死亡如何？言虽被囚禁而胜于死亡。　⑮《诗》：可能是逸诗。优游：悠闲，即闲暇自得的样子。聊：聊且，姑且。卒岁：度过岁月。今本《诗经·小雅·采菽》末章有“优哉游哉：亦是戾矣。”诗义与此不同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人以叔向不附范氏为不智，叔向以优游卒岁，于各大家族之争不介入为智。叔向之被囚，仅因为虎之兄耳。”　⑯乐王鲋（fù付）：又称乐桓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⑰其人：指叔向的左右人。咎：责备，责怪。　⑱祁大夫：即祁奚。　⑲室老：羊舌氏家臣之长。

⑳必由之：一定由他去办，指祁奚出面救。　㉑外举：举拔宗族外的人。不弃雠：不丢弃仇人。内举：举拔宗族内的人。不失亲：不失掉亲人。见襄公三年《传》。　㉒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。觉：正直。四国：泛指天下。杜预注：“言德行直，则天下顺之。”　㉓夫子：指祁奚。觉者：正直的人。　㉔其有焉：恐怕有与羊舌虎同谋作乱的事。　㉕老：告老在家。馹（rì日）：传车，即古代驿站用的车。　㉖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烈文》篇。惠：指赐给恩惠。杜预注：“言文、武有惠训之德，加于百姓，故子孙保赖之。”　㉗《书》：逸书。圣：圣哲。谟：谋略。勋：功勋。杜预注：“勋，功也。”征：犹言信。定保：即保护。　㉘惠训：赐给恩惠，一说教育别人。杜预注：“谋鲜过，有谟勋也。惠训不倦，惠我无疆也。”固：犹言柱石。　㉙宥（yòu又）：宽宥，赦罪。劝能者：勉励有能力的人。　㉚壹：一旦。　㉛殛（jí极）：诛戮杀掉。　㉜伊尹：原为商汤之相，后又相太甲。放：放逐。大甲：即太甲，商汤的嫡长孙，即位后荒淫失度，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，三年改悔而复其位，太甲不恨伊尹。　㉝管、蔡：管叔、蔡叔和周公是兄弟，但管、蔡叛周助殷叛乱，周公终将管、蔡杀掉，辅助成王。右：同“佑”，赞助，辅佐。王：指周成王。㉞虎：即羊舌虎。　㉟免之：赦免了叔向。

㊱不告免：指叔向不向祁奚告谢赦免。　㊲。叔虎：即羊舌虎。不使：即不使侍寝，不让她陪丈夫睡觉。其母：叔向的母亲。　㊳龙蛇：此比喻怪异。　㊴敝族：衰败的家族。　㊵多大宠：很多宠爱的大臣，即晋国六卿专权。不仁人：即坏人。间：离间，即从中挑拨。　㊶爱：爱惜。　㊷视寝：即侍寝。及于难：遭到了祸难，指羊舌虎被杀，叔向被囚之事。

【译文】

栾桓子娶范宣子的女儿为妻，生了怀子。范鞅因为一度被迫逃亡，怨恨栾氏，所以和栾盈一起做公族大夫而不能和好相处。栾桓子死，栾祁和他的家臣之长州宾私通，州宾几乎侵占了全部家产。栾怀子忧虑这件事。栾祁害怕怀子讨伐，向范宣子毁谤说"栾盈将要作乱，认为范氏弄死了桓子而专断了晋国的国政，说：'我父亲赶走范鞅，范鞅回国不表示愤怒反而用宠信报答我，又和我任同样官职而让他得以专断，我父亲死后而范氏更加富有。弄死我父亲而在国内专横，我只有一死，也不能跟从他们了。'他的谋划就这样，怕伤害您，我不敢不说。"范鞅为她作证。栾怀子喜好施舍，很多的士都归附他。范宣子害怕他士多，相信了栾祁的话。栾怀子做下卿，范宣子派他到著地筑城于是就驱逐了他。

这年秋天，栾盈逃奔到楚国。范宣子杀了箕遗、黄渊、嘉父、司空靖、郝豫、董叔、郝师、申书、羊舌虎、叔罴，囚禁了伯华、叔向、籍偃。有人对叔向说："您遭到了罪祸，大概是不聪明吧？"叔向说："比起死亡如何？逸《诗》说：'悠闲啊逍遥啊，聊且这样度过岁月。'这正是聪明啊。"乐王鲋去见叔向说："我为您去请求。"叔向不回答。乐王鲋退出，叔向不拜送。叔向的左右人都责怪他。叔向说："一定是祁大夫救我。"家臣之长听到了说："乐王鲋对国君说的话没有不照办的，他请求赦免您，您不答应。这是祁大夫不能做到的，却说：'一定要由他去办'，这是为什么？"叔向说："乐王鲋是顺从国君的人，怎么能办得到？祁大夫举拔宗族外的人不丢弃仇人，举拔宗族内的人不失掉亲人，难道惟独遗忘了我吗？《诗经》说：'有正直的德行，四方的国家都会归顺。'他老人家是正直的人啊。"

晋侯向乐王鲋询问叔向的罪过，乐王鲋回答说："叔向不会抛弃他的亲人，恐怕有同谋作乱的事。"此时祁奚已告老在家了，听说这事，乘传车便去拜见范宣子，说："《诗经》说："赐

给的恩惠没有边际，子孙永远保持它。'逸《书》说：'圣哲有谋略的功勋，应该诚信保护。'谋划而少有过错，不倦地赐给别人恩惠，叔向是具备的，他是国家的柱石。即使是他的十代子孙有过错还要宽宥，以此来勉励有能力的人。现在一旦不免叔向自身于祸，而丢弃国家，不也会使人困惑吗？鲧被杀而禹兴起；伊尹放逐太甲而又辅佐他，太甲始终没有怨恨的神色；管叔、蔡叔被杀，周公辅佐成王。为什么叔向要为了叔虎而丢弃国家呢？您做了好事，谁敢不努力？多杀人干什么？"范宣子很高兴，和祁奚共乘一辆车子，用好言劝谏晋侯赦免了叔向。祁奚不去见叔向就回家了，叔向也不向祁奚告谢赦免就去朝见晋侯。

起初，叔向的母亲妒忌叔虎的母亲美丽而不让她陪丈夫睡觉，她的儿子都规劝母亲。叔向的母亲说："深山大泽之中，确实会生长龙蛇。她美丽，我害怕她生下龙蛇来祸害你们。你们是衰败的家族。国家有很多受宠的大臣，坏人从中挑拨，不也是很难处的吗？我有什么可爱惜的？"就让叔虎的母亲去陪侍丈夫睡觉，生了叔虎，美丽并有勇力，栾怀子宠爱他，所以羊舌氏的家族遭到了这次祸难。

【原文】

栾盈过于周，周西鄙掠之①。辞于行人曰②："天子陪臣盈，得罪于王之守臣③，将逃罪。罪重于郊甸，无所伏窜，敢布其死④。昔陪臣书能输力于王室⑤，王施惠焉。其子厉，不能保任其父之劳⑥。大君若不弃书之力，亡臣犹有所逃⑦。若弃书之力，而思厉之罪，臣戮余也，将归死于尉氏⑧，不敢还矣。敢布四体⑨，唯大君命

焉。”王曰：“尤而效之⑩，其又甚焉。”使司徒禁掠栾氏者⑪，归所敢焉。使候出诸辕辕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周西鄙：指周王朝西部边境的人。 掠之：劫掠栾盈的财物。②辞：诉说。 ③陪臣：杜预注：“诸侯之臣，称于天子曰陪臣。” 盈：即栾盈。守臣：为周王守土之臣。杜预注：“范宣子为王所命，故曰守臣。” ④罪重：即重罪，又重新得罪。郊甸：郊外。杜预注：“郊外曰郊，郊外曰甸。”伏窜：藏身隐匿。窜，伏匿。一说逃窜。 布：陈述。布其死，即冒死而言。⑤书：即栾书。输力：尽力。 ⑥黶：即栾黶。 保任：保持，保全。⑦大君：即天王。 亡臣：逃亡在外的陪臣，栾盈自称。 ⑧尉氏：讨奸之官，又狱官曰尉氏。 ⑨布四体：无所隐言，即直言不讳。杜预注：“布四体，言无所隐。” ⑩尤：本作訧（yóu尤）：过错，罪过。⑪司徒：掌管追治盗贼之官。 ⑫候：候人，送迎宾客之官。 辕辕：山名（在今河南巩县、登封县界）。

【译文】

栾盈经过周地，周王朝西部边境的人劫掠他的财物。栾盈对周王室的使者诉说：“天子陪臣盈，得罪了天子的守臣，打算逃避惩罚。又重新在天子的郊外得罪，没有地方可以隐匿藏身，谨敢冒死上言。从前陪臣书能为王室效力，天子赐给了恩惠。他的儿子黶，不能保全他父亲的辛劳。天王如果不抛弃书的尽力，亡臣还有可逃避的地方。如果丢弃书的尽力，而想到黶的罪过，陪臣本来就是刑戮余生的人，将要回国死在尉氏那里，不敢再回来了。谨敢直言不讳，只听天王的命令了。”周王说：“别人有了过错而去效仿，过错就更大了。”派司徒制止那些劫掠栾氏的人，让他们归还掠取的东西。派候人把栾盈送出辕辕山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曹武公来朝，始见也①。

会于商任，锢栾氏也②。齐侯、卫侯不敬。叔向曰："二君者，必不免。会朝，礼之经也③；礼，政之舆也④；政，身之守也⑤。怠礼失政，失政不立⑥，是以乱也。

知起、中行喜、州绰、邢蒯出奔齐⑦，皆栾氏之党也。乐王鲋谓范宣子曰："盍反州绰、邢蒯⑧？勇士也。"宣子曰："彼栾氏之勇也，余何获焉？"王鲋曰⑨："子为彼栾氏，乃亦子之勇也⑩。"

齐庄公朝，指殖绰、郭最曰⑪："是寡人之雄也⑫。"州绰曰："君以为雄，谁敢不雄？然臣不敏，平阴之役，先二子鸣⑬。"庄公为勇爵，殖绰、郭最欲与焉⑭。州绰曰："东闾之役，臣左骖迫还于门中，识其枚数⑮，其可以与于此乎？"公曰："子为晋君也。"对曰："臣为隶新，然二子者，譬如禽兽，臣食其肉而寝处其皮矣⑯。"

【注释】

①曹武公：名滕，成公之子，在位二十七年。　始见：杜预注："即位三年始来见公。"　②商任：地近商墟，故名商任（在今河南安阳县）。锢（gù固）：禁锢。　③经：规范。　④舆：车子。杜预注："政须礼而行。"　⑤身之守：身体的寄托。守，犹言寄托。杜预注："政存则身安。"　⑥怠礼：轻慢礼仪。怠，怠慢。　不立：不能立身。　⑦知起、中行喜、州绰、邢蒯：都是晋国大夫。　⑧反：同"返"，回来。　⑨王鲋：即乐王鲋。　⑩子为彼栾氏：您做他们的栾氏。　子之勇：您的勇士。杜预

注："言子待之如栾氏，亦为子用也。" ⑪殖绰、郭最：齐国的勇士。

⑫雄：雄鸡，此以公鸡比喻勇士。 ⑬平阴之役：平阴战役见鲁襄公十八年。 先二子鸣，比二位先打鸣。杜预注："十八年，晋伐齐，及平阴。州绰获殖绰、郭最。故自比于鸡，斗胜而先鸣。" ⑭为勇爵：设置勇士的爵位。杜预注："设爵位以命勇士。"欲与：想要得到一份。 ⑮东闾之役：东闾的战役在鲁襄公十八年。左骖迫还于门中，左边的套马窘迫盘旋在门里不能前进。还，通"旋"，盘旋。识（zhì至）其枚数：记下了门扇上的乳钉数字。识，记住。枚，钟乳，即钟带间隆起之物，此指城门门扇上的铁钉像钟乳。 ⑯隶：仆隶，州绰的谦词。 新：不久。杜预注："言但为仆隶尚新耳。"二子：指殖绰、郭最。 寝处其皮：睡在他们的皮上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曹武公来鲁国朝见，是第一次朝见襄公。

鲁襄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在商任会见，是为了禁锢栾盈。齐侯、卫侯表现不恭敬。叔向说："这二位国君，一定不免于祸难。会见和朝见，是礼仪的规范；礼仪，是政事的车子；政事，是身体的寄托。轻慢礼仪就会丧失政事，丧失政事就不能立身，因此才发生祸乱。

知起、中行喜、州绰、邢蒯逃奔到齐国，都是栾氏的同党。乐王鲋对范宣子说："何不让州绰、邢蒯回来？他们是勇士啊。"范宣子说："他们都是栾氏的勇士，我怎能得到他们？"乐王鲋说："您做他们的栾氏，那也就是您的勇士了。"

齐庄公上朝，指着殖绰、郭最说："这是寡人的雄鸡。"州绰说："君王认为他们是雄鸡，谁敢不认为是雄鸡？然而臣下不才，在平阴的战役中，可比他们二位先打鸣了。"齐庄公设置勇士的爵位，殖绰、郭最想要得到一份。州绰说："东闾那次战役，臣下的左边套马窘迫盘旋在门里不能前进，记下了门扇上的乳钉数字，大概在这里可以得到一份吧？"庄公说："您是为晋君卖力气啊。"州绰回答说："臣下做仆隶不久，然而这二位，如果用禽兽作比喻，臣下早已吃了他们的肉并睡在他们的皮上了。"

二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二年春，臧武仲如晋，雨，过御叔①。御叔在其邑②，将饮酒，曰："焉用圣人③？我将饮酒，而已雨行，何以圣为④？"穆叔闻之，曰："不可使也，而傲使人，国之蠹也⑤。"令倍其赋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二年：鲁襄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551年）。过：访，探望。御叔：鲁国御邑大夫。御邑，在今山东郓城县东，今名御屯。　②邑：封邑，指御邑。　③圣人：此指臧武仲。　④而已雨行：而他自己冒雨出行。有人把"而已"二字断在上句"我将饮酒而已"，并把"已"字作"已"字。　圣：犹言聪明。　⑤不可使：指御叔不配出使。　而傲使人：反而对使者骄傲。使人，指臧武仲。臧武仲到晋国出使，故称使人。蠹（dù妒）：蛀虫。　⑥倍其赋：加倍征收赋税。按：采邑的收入，三分之一上缴，受邑者得三分之二；而倍其赋，则拿三分之二上缴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二年春天，臧武仲去晋国，天下雨，去探望御叔。御叔在他的封邑里，打算喝酒，说："哪里用得着圣人？我准备喝酒，而他自己冒雨出行，还要聪明做什么？"穆叔听到这些话，说："他不配出使，反而对使者傲慢，是国家的蛀虫。"下令把御叔的赋税增加一倍。

【原文】

夏，晋人征朝于郑，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①："在

晋先君悼公九年，我寡君于是即位②。即位八月，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③，执事不礼于寡君，寡君惧。因是行也，我二年六月朝于楚，晋是以有戏之役④。楚人犹竞，而申礼于敝邑⑤。敝邑欲从执事，而惧为大尤，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，是以不敢携贰于楚⑥。我四年三月，先大夫子蛮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，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⑦。谓我敝邑，迩在晋国，譬诸草木，吾臭味也，而何敢差池⑧？楚亦不竞，寡君尽其土实，重之以宗器，以受齐盟⑨。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⑩。贰于楚者，子侯、石盂⑪，归而讨之。溴梁之明年，子蛮老矣，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，见于尝酎，与执燔焉⑫。间二年，闻君将靖东夏，四月，又朝以听事期⑬。不朝之间，无岁不聘，无役不从。以大国政令之无常，国家罢病，不虞荐至，无日不惕，岂敢忘职⑭？大国若安定之，其朝夕在庭，何辱命焉⑮？若不恤其患，而以为口实，其无乃不堪任命，而剪为仇雠⑯。敝邑是惧，其敢忘君命？委诸执事，执事实重图之⑰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征朝：召去朝见。少正：郑国的卿官。鲁襄公十九年，郑国立子产为卿。　②于是即位：在这年即位，此年为鲁襄公八年。　③执事：即待从左右供使令的人，此指晋君。　④是行：这一趟，指上述子驷从郑君朝见晋君之行。戏之役：见鲁襄公九年。　⑤竞：强大。申礼于敝邑：对我国表明礼仪。晋国多次攻打郑国，而楚国多次救援郑国，即所谓申礼。　⑥有礼：有礼仪的国家，指楚国。携贰：携离而有二心，即亲

附的人渐生离心，亦即叛离之心。　⑦四年：指郑简公四年，当是鲁襄公十一年。观衅：观察过错，即朝楚的粉饰语。蕕鱼之役：见鲁襄公十一年。　⑧草木：比喻晋国。臭（xiù袖）味：气味，比喻郑国。　⑨土实：土地上的出产。宗器：宗庙礼乐之器，即钟磬之类。齐盟：同盟，一说齐同“斋”，斋盟。　⑩会岁终：年终会见，即郑国到晋国正月朝会，尊事霸主。　⑪子侯、石盂：都是郑国大夫。　⑫溴（jú菊）梁：指溴梁会盟，在鲁襄公十六年。其明年，即襄公十七年。公孙夏：即子西，郑国大夫。尝酎(zhòu宙)：用新酒尝祭。杜预注：“酒之新熟，重者为酎。尝新饮酒为尝膰。”与执燔（fán烦）：参与了祭祀，即助祭。燔，通“膰”，祭肉。此言参与拿膰肉助祭。　⑬间二年：间隔二年，即鲁襄公二十年。　东夏：即东方，指齐国。鲁襄公二十年澶渊之盟，晋国就是为了服齐。　听事期：听取盟会日期。事期，即会期。澶渊之盟在六月，而郑君提前两个月去听会期。　⑭无常：不正常，即没有定准。　罢病：困乏。罢，通“疲”，疲乏。　荐至：屡屡发生。荐，通“洊”（jiàn荐），屡屡，接连。　⑮朝夕在庭：朝夕在晋国朝庭上朝见。　⑯恤：体恤。仇雠：仇敌。　⑰重图：认真考虑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晋人让郑人去朝见，郑人派少正子产回答说：“在晋国先君悼公九年，我寡君在这一年即位。即位八个月，我国先大夫子驷随从寡君来朝见执事，而执事对寡君不加礼遇，寡君恐惧。由于这一趟，我国二年六月就朝见了楚国，晋国因此有了戏地之盟。楚国还很强大，但对敝邑表示出有礼仪。敝邑想要跟从执事，而又怕犯下大过错，说晋国大概会认为我们不尊敬有礼仪的国家，因此不敢对楚国有叛离之心。我国四年三月，先大夫子蝉又随从寡君到楚国观察动态，晋国这时有了蕕鱼之盟。我们认为敝邑靠近晋国，晋国譬如草木，我国譬如草木散发出来的气味，怎么敢不一致？楚国逐渐衰弱，寡君拿出土地上的全部出产，加上宗庙的礼器，来接受同盟。于是就率

领群臣到晋国随从执事参加年终的会见。敝邑二心于楚的，只有子侯、石盂，回去以后就把他们讨伐了。溴梁会盟的第二年，子蛎已经告老了，公孙夏跟从寡君朝见君王，在尝祭的时候拜见君王，参与了祭祀。隔了二年，听说君王要安定东方，四月，又向君王朝见听取盟会的日期。在没有朝见的时候，没有一年不聘问，没有一次战争和会盟不跟从。由于大国的政令没有定准，国和家都很困乏，意外的忧患屡屡发生，没有一天不戒惕，怎敢忘掉自己的职责？大国如果安定敝邑，大概朝夕都会到晋国的朝庭上朝见，哪里用得着贵国命令呢？如果不体恤敝邑的忧患，反而把它作为借口，那只怕不能忍受大国的命令，而被大国剪弃成为仇敌了。敝邑害怕这样的后果，岂敢忘掉君王的命令？一切委托给执事。执事实在应该重新考虑一下。”

【原文】

秋，栾盈自楚适齐。晏平仲言于齐侯曰：“商任之会，受命于晋。今纳栾氏，将安用之？小所以事大，信也。失信不立，君其图之。”弗听。退告陈文子曰①：“君人执信，臣人执共，忠、信、笃、敬，上下同之，天之道也②。君自弃也，弗能久矣。”

九月，郑公孙黑肱有疾，归邑于公③。召室老、宗人立段，而使黜官薄祭④。祭以特羊，殷以少牢⑤。足以共祀，尽归其余邑⑥。曰：“吾闻之，生于乱世，贵而能贫，民无求焉，可以后亡。敬共事君与二三子⑦。生在敬戒⑧，不在富也。”己巳，伯张卒⑨。君子曰：“善戒。《诗》曰⑩：‘慎尔侯度，用戒不虞⑪’。郑子张其有焉。”

冬，会于沙随⑫，复锄栾氏也。栾盈犹在齐，晏子曰："祸将作矣！齐将伐晋，不可以不惧。

【注释】

①陈文子：名须无，陈完之曾孙，齐国大夫。　②君人：做人君。执信：保持信用。　臣人：做人臣。　③归邑于公：把封邑归还给郑伯。

④室老：家臣之长。　段：即子石，黑肱之子。　黜官：即减少家臣。薄祭：即祭祀从简。　⑤祭：指四时之常祭，即平常的祭祀。　特羊：一只羊。　殷：盛祭，即大的祭祀　。少牢：又称大牢，用羊和猪。杜预注："四时祀，以一羊；三年盛祭，以羊豕。"　⑥余邑：其余的封邑。　⑦敬共：即恭敬。　⑧在敬戒：在于警戒。敬，通"儆"，警戒。　⑨己巳：九月二十五日。伯张：即公孙黑肱。　⑩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。　⑪侯度：公侯的法度。　⑫沙随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宁陵县西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栾盈从楚国到了齐国。晏平仲对齐侯说："商任的会见，接受了晋国的命令。现在收纳栾氏，打算怎么任用他？小国用来事奉大国的，是信用。失掉信用不能立身立国，君王还是考虑一下。"齐侯不听。晏平仲退出告诉陈文子说："做人君的要保持信用，做人臣的要保持恭敬，忠实、信用、诚笃、恭敬，上下共同保持它，这是上天的常道。国君自暴自弃，不能长久在位了。"

九月，郑国公孙黑肱有病，把封邑归还给郑简公。公孙黑肱召集室老、宗人立段为后继人，并让他减少家臣和祭祀从简。平常的祭祀用一只羊，盛祭用羊和猪。留下足够供祭祀用的土地，把其余的封邑全部归还。说："我听说过，生在乱世，地位高贵而能够清贫，不向百姓求取什么，就可以在别人之后灭亡。恭敬地事奉国君和诸大夫。生存在于警戒，不在于富有。"九月二十五日。公孙黑肱死。君子说："公孙黑肱善于警

戒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慎重地使用你公侯的法度，警戒意外的祸患。’郑国公孙黑肱大概做到了吧。”

这年冬天，鲁襄公和晋侯、齐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在沙随会见，是为了再次禁锢栾氏。栾盈还在齐国住着，晏子说：“祸乱要起来了！齐国将会攻打晋国，不能不让人害怕。”

【原文】

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，未益禄，而有马数十乘①。楚人患之，王将讨焉。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②，王每见之，必泣。弃疾曰：“君三泣臣矣，敢问谁之罪也？”王曰：“令尹之不能③，尔所知也。国将讨焉，尔其居乎？”对曰：“父戮子居，君焉用之？泄命重刑④，臣亦不为。”王遂杀子南于朝，辕观起于四竟⑤。子南之臣谓弃疾：“请徙子尸于朝⑥。”曰：“君臣有礼，唯二三子⑦。”三日，弃疾请尸⑧，王许之。既葬，其徒曰⑨：“行乎？”曰：“吾与杀吾父，行将焉入⑩？”曰：“然则臣王乎⑪？”曰：“弃父事雠，吾弗忍也⑫。”遂缢而死。

复使蘧子冯为令尹，公子齮为司马，屈建为莫敖⑬。有宠于蘧子者八人⑭，皆无禄而多马。他日朝，与申叔豫言。弗应而退。从之，入于人中⑮。又从之，遂归。退朝见之，曰：“子三困我于朝⑯，吾惧，不敢不见。吾过，子姑告我，何疾我也⑰？”对曰：“吾不免是惧⑱，何敢告子？”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昔观起有宠于子南，南子得罪，观起车裂。何故不惧？”自御而归，不能当道⑲。

至，谓八人者曰："吾见申叔，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⑳。知我者，如夫子则可㉑。不然，请止㉒。"辞八人者㉓，而后王安之。

十二月，郑游贩将归晋，未出竟，遭逆妻者，夺之，以馆于邑㉔。丁巳，其夫攻子明杀之㉕，以其妻行。子展废良而立大叔㉖，曰："国卿，君之贰也，民之主也，不可以苟㉗。请舍子明之类。"求亡妻者，使复其所㉘。使游氏勿怨，曰："无昭恶也㉙。"

【注释】

①观起：令尹子南宠爱的属官，又可能是庶人而在官者。　未益禄：没增加俸禄。　有马数十乘：有几十辆车子的马匹，子南偏爱观起，欲使其富，故俸禄少而马匹多。　②御士：驾驶车马的人，一说侍御的人。　③能：犹言善。　④泄命：泄露命令。　⑤辕（huàn换）：车裂，古代一种酷刑。　四竟：徇于四境，即在四境示众。　⑥子南之臣：子南的家臣。　徙：搬出。子尸：指子南的尸体。　⑦有礼：有规定的礼仪。　⑧请尸：请求收尸。　⑨其徒：犹言他的手下人。　⑩与：参与，楚王要杀子南，预先告诉了弃疾，而弃疾知情未告其父，故言"吾与杀吾父"。　⑪臣王：做楚王的臣下。　⑫雠（chóu仇）：仇人。　忍：忍受。　⑬公子掎（yǐ椅）：楚国公子。　屈建：字子木，屈荡之孙，屈到之子。莫敖：官名，次于令尹，为楚国独有之官。　⑭蘧子：即蘧子冯。　⑮入于人中：躲避进人群里。　⑯三困我：三次让我受窘。三困，指申叔豫不应蘧子冯之言、避入人群中和遂归家三事。　⑰疾：讨厌，憎恨。　⑱不免是惧：害怕不能免于罪过。　⑲自御：指蘧子冯自己驾着车子。　不能当道：车子不能走在车道上。　⑳生死：使已死之人能复活，即起死回生。　肉骨：使已枯之白骨重新长肉。　㉑可：此指可以留下。　㉒止：犹言辞谢；一说休止。"请止"在此是绝交之婉辞（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。　㉓辞：遣去，辞去。　㉔游贩（pān攀）：字子明，公孙虿之子。　㉕丁巳：十二月无丁巳日，据推算为十一月十四

日。子明：即游贩。 ㉖子展：即公孙舍之，郑国大夫。 良：游贩之子。 大叔：即游吉，公孙虿之子，游贩之弟。 ㉗贰：此指副手。 ㉘复其所：回到他的住地。失妻者杀子明一定逃亡，故使其回住所。 ㉙无昭恶：即不要宣扬邪恶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观起受到令尹子南的宠爱，没有增加俸禄，却有几十辆车子的马匹。楚国人担心这件事，楚王要诛讨他们。子南的儿子弃疾做楚王的御士，楚王每次见到他，一定哭泣。弃疾说："君王多次向臣下哭泣，敢问是谁的罪过？"楚王说："令尹不善，你是知道的。国家要诛讨他，你还能留下不走吗？"弃疾回答说："父亲被杀儿子留下不走，君王怎能还任用？泄露命令要受到重刑，臣下也不会干的。"楚王就把子南杀死在朝廷上，把观起车裂到四境示众。子南的家臣对弃疾说："请让我们从朝廷上把主子的尸体搬出来。"弃疾说："君臣之间有规定的礼仪，只有看诸位大臣怎么办了。"过了三天，弃疾请求收尸，楚王答应了。安葬完毕，他的手下人说："出走吗？"弃疾说："我参与杀我父亲，出走要到哪去？"他手下人说："那么做楚王的臣下吗？"弃疾说："丢弃父亲事奉仇人，我是不能忍受的。"于是就上吊而死。

楚王又让遠子冯做令尹。公子崎做司马，屈建做莫敖。受到遠子冯宠爱的有八个人，都没有俸禄而有许多马匹。有一天遠子冯上朝，和申叔豫说话。申叔豫不答应而退走。遠子冯跟随他走，申叔豫走进人群中。又跟着他走，申叔豫就回家了。遠子冯退朝进见他，说："您在朝廷上三次让我受窘，我害怕，不敢不来见您。我有过错，您暂且告诉我，为什么讨厌我？"申叔豫回答说："我害怕不能免于罪过，怎敢告诉您？"遠子冯说："什么缘故？"申叔豫回答说："从前观起受到子南的宠爱，子南有了罪过，观起被车裂。为什么不害怕？"遠子冯自己驾着车子

回家，车子都不能走在车道上。遽子冯回到家，对那八个人说："我进见申叔，那个人就是所谓能使死人复活使白骨长肉啊。你们能够了解我，像那个人一样的就可以留下。不然，请就此罢休。"遽子冯辞退了这八个人，楚王这才对他放心。

十二月，郑国游贩要回到晋国，没有出国境，遇上迎娶妻子的人，夺走人家的妻子，在那个城邑里住下。十二月某一天，妻子的丈夫攻打游贩并杀了他，带领他的妻子逃走了。子展废掉良而立太叔，说："国卿，是国君的副手，百姓的主人，不可以随便。请舍弃子明一类的人。"派人寻找丢失妻子的人，让他回到他的故里。让游氏不要怨恨他，说："不要宣扬邪恶了。"

二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年春，祀孝公卒，晋悼夫人丧之①。平公不彻乐，非礼也。礼，为邻国阙②。

陈侯如楚。公子黄愬二庆于楚，楚人召之③。使庆乐往④，杀之。庆氏以陈叛。夏，屈建从陈侯围陈⑤。陈人城，板队而杀人⑥。役人相命，各杀其长⑦，遂杀庆虎、庆寅。楚人纳公子黄。君子谓："庆氏不义，不可肆也⑧。故《书》曰⑨：'惟命不于常⑩。'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三年：鲁襄公二十三年（公元前550年）。晋悼夫人：即晋悼公夫人，晋平公之母，祀孝公之妹。　②阙：即撤乐。　③二庆：即庆

虎、庆寅，都是陈国大夫。 ④庆乐：二庆的族人。杜预注："二庆畏诛，故不敢自往。" ⑤屈建：又称令尹子木，子木，屈到之子，时为楚国莫敖（位次于令尹）。 ⑥队：同"坠"，落下。 杀人：指庆氏杀筑城的役人。 ⑦役人：筑城的人。 相命：互相传令。 长：指监工的头子。杜预注："庆氏忿其板队，遂杀筑人。故役人怒而作乱。" ⑧肆：放肆，放纵。 ⑨《书》：指《尚书》中《周书·康诰》篇。 ⑩命：此指天命。不于常：犹言不能常在。杜预注："《周书·康诰》，言有义则存，无义则亡。"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三年春天，杞孝公死，晋悼夫人为他服丧。晋平公不撤除音乐，是不合于礼的。按照礼，应该为邻国的丧事撤除音乐。

陈侯到了楚国。公子黄向楚国控诉二庆，楚国人召见二庆。二庆派庆乐前去，楚人杀了庆乐。于是庆氏率领陈国叛变。这年夏天，楚国屈建跟随陈侯包围陈国。陈国人修筑城墙，夹板掉下来庆氏便杀了筑城的役人。役人相互传令，各自杀掉他们的头子，于是乘机杀了庆虎、庆寅。楚国人把公子黄送回陈国。君子认为："庆氏的行动不合道义，不能放纵。所以《周书·康诰》说过：'天命不能常在。'"

【原文】

晋将嫁女于吴，齐侯使析归父媵之，以藩载栾盈及其士，纳诸曲沃①。栾盈夜见胥午而告之②。对曰："不可。天之所废，谁能兴之？子必不免③。吾非爱死也，知不集也④。"盈曰："虽然，因子而死⑤，吾无悔矣。我实不天，子无咎焉⑥。"许诺。伏之，而觞曲沃人⑦。乐作，午言曰："今也得栾孺子⑧，何如？"对曰："得主而为

之死，犹不死也。”皆叹，有泣者。爵行，又言⑨。皆曰：“得主，何贰之有？”盈出，遍拜之。

四月，栾盈帅曲沃之甲，因魏献子以昼入绛⑩。初，栾盈佐魏庄子于下军，献子私焉⑪，故因之。赵氏以原、屏之难怨栾氏，韩、赵方睦⑫。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，而固与范氏和亲⑬。知悼子少，而听于中行氏⑭。程郑嬖于公⑮。唯魏氏及七舆大夫与之⑯。

乐王鲋侍坐于范宣子。或告曰：“栾氏至矣！”宣子惧。桓子曰⑰：“奉君以走固宫⑱，必无害也。且栾氏多怨，子为政，栾氏自外，子在位，其利多矣。既有利权，又执民柄⑲，将何惧焉？栾氏所得，其唯魏氏乎！而可强取也⑳。夫克乱在权，子无懈矣㉑。”公有姻丧，王鲋使宣子墨缞冒绖，二妇人辇以如公㉒，奉公以如固宫。

【注释】

①祈归父：字子家，又称祈文子，齐国大夫。媵（yìng映）：古代指随嫁，也指随嫁的人。蕃：篷车。曲沃：晋国旧都，时为栾盈封邑。　②胥午：曲沃大夫。　③不免：指不免于死。　④集：成功。　⑤因：依靠。　⑥不天：不为上天保佑。咎：犹言过错。　⑦伏之：把栾盈隐藏起来。觞（shāng伤）：宴饮。　⑧栾孺子：即栾盈。　⑨爵行：举杯，即互相举杯。　⑩魏献子：名舒，魏绛之子，晋国大夫。

⑪私：私交，私下很要好。　⑫原、屏：即原同、屏括。原、屏之难，见鲁成公八年《传》，赵姬向晋侯进原同、屏括的谗言，而栾氏、郤氏为她作证，原、屏因而被杀。韩、赵方睦：韩氏、赵氏刚刚和睦。杜预注：“韩起让赵武，故和睦。”　⑬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栾氏：鲁襄公十四

年晋伐秦，荀偃为中军元帅，而栾黶不听命，故晋军大撤退，因此中行氏怨恨栾氏。中行氏，为荀氏的一支，　⑭听于中行氏：听从中行氏的话。　⑮程郑：程季之子，中行氏的同宗。　⑯魏氏：指魏献子家族。七舆：官名。　与之：亲附栾氏。此是叙述两派力量对比：韩、赵、荀（知氏、范氏、中行氏均为荀氏）结成一派；栾氏仅有魏氏和七舆大夫的帮助，故甚为孤立。　⑰桓子：即乐王鲋。　⑱固宫：晋侯的别宫，杜预注认为有台观守备的宫。　⑲执民柄：掌握着对百姓的赏罚。杜预注："赏罚为民柄。"　⑳强取：用强力争取为己用。　㉑无懈：不要懈怠，指不要懈怠用权。　㉒公：指晋平公。姻丧：姻亲的丧事，本年春晋悼公夫人，丧其兄杞孝公。　墨：黑色。缞（cuī崔），又作衰（cuī崔），丧衣。　冒：同"帽"，帽巾。　绖（dié迭）：腰绖，即丧服中的麻带。墨缞、冒、绖，泛指墨色的丧服，为妇人丧服，悼夫人穿此丧服，乐王鲋也让范宣子穿此丧服，假扮悼夫人的侍从人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要把女儿嫁给吴国，齐侯派析归父送随嫁的人，用篷车载着栾盈和他的士，把他们安置在曲沃。栾盈夜里进见胥午并把情况告诉他。胥午回答说："不行。上天要废弃的，谁能把他兴起？您必定不免于死。我不是爱惜一死，明知是不会成功的。"栾盈说："虽然这样，依靠您而死，我没有悔恨了。我确实不为上天保佑，您没有过错啊。"胥午答应了。把栾盈隐藏起来，请曲沃人宴饮。演奏音乐，胥午发言说："现在要是得到栾孺子，怎么办？"曲沃人回答说："得到了主人愿为他而死，虽死犹生。"大家都叹息，还有哭泣的。举起杯，胥午又说栾盈回来的话。曲沃人都说："得到了主人，怎么会有二心？"栾盈走出来，向曲沃人一一拜谢。

这年四月，栾盈率领曲沃的甲士，靠魏献子在白天进入绛城。起初，栾盈在下军辅佐魏庄子，魏献子和他有私交，所以依靠他。赵氏由于原、屏的祸难怨恨栾氏、韩氏、赵氏刚刚和睦。中行氏因为攻打秦国的战役怨恨栾氏，原来就与范氏和

睦。知悼子年纪小，因而听从中行氏。程郑受到晋平公的宠爱。只有魏氏和七舆大夫亲附栾氏。

乐王鲋陪侍坐在范宣子旁边。有人报告说："栾氏来了！"范宣子害怕。乐王鲋说："事奉国君逃到固宫，一定没有危害。而且栾氏怨敌很多，您执掌国政，栾氏从外边来，您处在掌权地位，有利的条件就多了。既有利有权，又掌握着对百姓的赏罚，有什么可害怕的？栾氏能得到的，大概只有魏氏了吧！而且魏氏是可以用强力争取过来的。平定叛乱在于权力，您不要懈怠了。"晋平公有姻亲的丧事，乐王鲋让范宣子穿上黑色的丧服，用两个妇女拉着车子到平公那里，陪侍着晋平公到固宫。

【原文】

范鞅逆魏舒，则成列既乘①，将逆栾氏矣。趋进②，曰："栾氏帅贼以入，鞅之父与二三子在君所矣，使鞅逆吾子。鞅请骖乘持带③。"遂超乘，右抚剑，左援带，命驱之出④。仆请⑤，鞅曰："之公。"宣子逆诸阶，执其手，赂之以曲沃⑥。

初，斐豹隶也，著于丹书⑦。栾氏之力臣曰督戎⑧，国人惧之。斐豹谓宣子曰："苟焚丹书，我杀督戎。"宣子喜曰："而杀之⑨，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，有如日！"乃出豹而闭之⑩。督戎从之。踰隐而待之⑪，督戎踰入，豹自后击而杀之。

范氏之徒在台后，栾氏乘公门⑫。宣子谓鞅曰："矢及君屋，死之！"鞅用剑以帅卒⑬，栾氏退。摄车从之，遇栾乐⑭，曰："乐免之，死将讼女于天⑮。"乐射之，不中。又注，则乘槐本而覆⑯。或以戟钩之，断肘而死⑰。

栾鲂伤。栾盈奔曲沃，晋人围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既乘：已经登上战车。 ②趋进：快步走进。 ③骖乘：即陪乘的人，此指在车右旁陪乘的人。持带：拉着战车上的带子。凡是骖乘一定持带，以防坠下车。 ④超乘：跳上车，此指范鞅跳上魏舒的战车。命驱之出：命令驱车离开行列。 ⑤仆：指车御，即驾车的人。 ⑥赂之以曲沃：把栾氏的曲沃邑送给魏舒。赂，指送给。 ⑦斐（fěi匪、旧读fēi飞）豹：犯罪没为官奴的人。著于丹书：用红字写在竹简上。 ⑧力臣：有勇力的家臣，即大力士。 ⑨而：同“尔”，你。 ⑩出豹：放斐豹出宫门。 ⑪隐：矮墙。杜预注：“隐，短墙也。” ⑫台后：宫台的后面。 公门：晋平公的宫门。 ⑬帅卒：率领步兵。 ⑭摄车：犹言超乘，登上战车。 栾乐：栾盈族人。 ⑮乐：指栾乐。死将讼女于天：我死将会向上天和你争讼。 ⑯注：即把箭搭上弓弦。 槐本：槐树根。 ⑰鉤：同“钩”，钩打。肘（zhǒu帚）：臂膊。

【译文】

范鞅迎接魏献子，魏献子的军队已经排成行列登上战车，准备迎接栾氏了。范鞅快步走进，说：“栾氏率领叛乱分子进入国都，鞅的父亲和诸位大夫已在国君那里了，派鞅来迎接您。鞅请求做您的持带骖乘。”于是范鞅就跳上魏献子的战车，右手摸着剑，左手拉着带子，命令驱车离开行列。驾车的人问去哪里，范鞅说：“到国君那里。”范宣子在阶前迎接魏献子，拉着他的手，应许把曲沃送给他。

起初，斐豹是个奴隶，用红字写在竹简上。栾氏有个有勇力的家臣叫督戎，国内人都害怕他。斐豹对范宣子说：“如果烧掉红字竹简，我去杀掉督戎。”范宣子高兴地说：“你杀掉他，如果不请求国君烧掉红字竹简，有太阳神作证！”于是就放斐豹出宫然后关上宫门，督戎跟上他。斐豹越过矮墙等待着督戎，督戎越墙进来，斐豹从后面猛击而杀了他。

范氏的手下人在宫台的后面，栾氏登上宫门。范宣子对范鞅说："箭要射到国君的屋子，就让你死！"范鞅用剑率领步兵迎战，栾氏败退。范鞅跳上战车追赶栾氏，遇上栾乐，范鞅说："乐别打了，我死了将会向上天和你争讼。"栾乐用箭射他，没有射中。又把箭搭上弓弦，栾乐的战车被槐树根撞翻了。有人用戟钩打他，把他的胳臂打断了而死去。栾鲂受伤。栾盈逃到曲沃，晋国人包围了他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齐侯伐卫。先驱，彀荣御王孙挥，召扬为右①。申驱，成秩御莒恒，申鲜虞之傅挚为右②。曹开御戎，晏父戎为右③。贰广，上之登御邢公，卢蒲癸为右④。启，牢成御襄罢师，狼蹶疏为右⑤。胠，商子车御侯朝，桓跳为右⑥。大殿，商子游御夏之御寇，崔如为右，烛庸之越骑乘⑦。

自卫将遂伐晋。晏平仲曰："君恃勇力以伐盟主，若不济⑧，国之福也。不德而有功，忧必及君。"崔杼谏曰："不可。臣闻之，小国间大国之败而毁焉，必受其咎⑨。君其图之。"弗听。陈文子见崔武子，曰："将如君何？"武子曰："吾言于君，君弗听也。以为盟主，而利其难⑩。群臣若急，君于何有⑪？子姑止之。"文子退，告其人曰⑫："崔子将死乎！谓君甚，而又过之，不得其死⑬。过君以义，犹自抑也，况以恶乎⑭？"

齐侯遂伐晋，取朝歌。为二队，入孟门，登大行⑮。张武军于荧庭，戍鄗邵，封少水，以报平阴之

役⑯，乃还。赵胜帅东阳之师以追之，获晏氂⑰。八月，孙叔豹帅师救晋，次于雍榆⑱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穀荣：齐臣。王孙挥、召扬：都是齐臣。 ②申驱：次前军，即第二前锋。 成秩、莒恒：都是齐臣。 申鲜虞：又称鲜虞，齐臣。 傅挚：申鲜虞之子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一本或作申鲜虞之子傅挚。" ③曹开、晏父戎：都是齐臣。 ④贰广：齐庄公的副车。上之登、邢公、卢蒲癸：均齐臣。 ⑤启：左翼部队。杜预注："左翼曰启。"牢成、襄罢师、狼蹶疏：均齐臣。 ⑥胠（qū区）：右翼部队。商子车、侯朝、桓跳：均齐臣。 ⑦大殿：后军，即殿军。 商子游、夏之御寇、崔如、烛庸之越：均齐臣。 驷乘：四人共乘一车，此指殿车。 ⑧盟主：指晋国。澶渊、商任、沙随等盟会，齐等诸侯国奉晋国为盟主。 ⑨咎：灾祸，灾殃。 ⑩以为盟主：即以晋为盟主，把晋国奉为盟主。 利其难：以晋国的祸难为己利。 ⑪君于何有：即何有于君，哪里还有国君？ ⑫其人：他的手下人。 ⑬不得其死：不得善终。 ⑭过君以义：道义超过国君。 ⑮二队：兵分两路，即分为二军。孟门：晋国隘道（在今河南辉县西），为一军。大行：即太行陉（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），为一军。

⑯张武军：即收尸建起木标，一说筑起垒壁。荧庭：即陉庭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南）。郫（pí皮）邵：又叫郫，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）。封：封尸。少水：在今山西沁水。平阴之役：在鲁襄公十八年。 ⑰赵胜：赵旃之子，晋国大夫。东阳：泛指晋属太行山以东的地方，大约在今河北邢台及邯郸一带地区。晏氂（mào毛，又读lí离）：齐国大夫。 ⑱雍榆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浚县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齐侯攻打卫国。第一前锋，穀荣驾御王孙挥的战车，召扬做车右。第二前锋，成秩驾御莒恒的战车，申鲜虞之子傅挚做车右。曹开驾御齐侯的战车，晏父戎做车右。齐侯的副车，上之登架御邢公的战车，卢蒲癸做车右。左翼部队，牢

成驾御襄罢师的战车，狼蘧疏做车右。右翼部队，商子车驾御侯朝的战车，桓跳做车右。后军，商子游驾御夏之御寇的战车，崔如做车右，烛庸之越等四人共乘一辆车殿后。

齐侯从卫国出发将要就此攻打晋国。晏平仲说："君王依仗勇力而攻打盟主，如果不成功，是国家的福气。没有德行而有功劳，忧患一定会降到君王身上。"崔杼劝谏说："不可以。臣下听说，小国钻大国祸乱的空子而加以破坏，必定要受到灾祸。君王还是考虑一下。"齐侯不听。陈文子进见崔杼，说："打算把国君怎么办？"崔杼说："我已对国君说了，国君不听。把晋国奉为盟主，反而把它的祸难为己利。群臣如果急了，哪里还有国君？您姑且不用管他。"陈文子退出，告诉他的手下人说："崔子要死了吧！责备国君太过分，所作所为又超过国君，不会得到好死。道义超过了国君，还需要自己抑制，何况是行恶呢？"

齐侯于是就攻打晋国，占领了朝歌。兵分两路，一路攻进孟门，一路登上太行山口。在荧庭建起木标，派兵戍守鄗邵，在少水收晋军尸体埋成大坟，报复了平阴那次战役，这才收兵回去。赵胜率领晋国东阳的军队来追击，俘虏了晏氂。这年八月，叔孙豹率领鲁国军队救援晋国，驻扎在雍榆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【原文】

季武子无適子，公弥长，而爱悼子①，欲立之。访于申丰②，曰："弥与纥，吾皆爱之，欲择才焉而立之③。"申丰趋退，归，尽室将行④。他日，又访焉，对曰："其然⑤，将具敝车而行⑥。"乃止。访于臧纥。臧纥曰："饮我酒，吾为子立之。"季氏饮大夫酒，臧纥为客。⑦既献，臧孙命北面重席，新樽絜之⑧。召悼子，降逆

之⑨。大夫皆起。及旅，而召公鉏，使与之齿⑩。季孙失色。

季氏以公鉏为马正，愠而不出⑪。闵子马见之⑫，曰："子无然⑬。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。为人子者，患不孝，不患无所⑭。敬共父命，何常之有⑮？若能孝敬，富倍季氏可也⑯。奸回不轨，祸倍下民可也⑰。"公鉏然之。敬共朝夕，恪居官次⑱。季孙喜，使饮己酒，而以具往，尽舍旃⑲。故公鉏氏富，又出为公左宰⑳。

孟孙恶臧孙，季孙爱之㉑。孟氏之御骀丰点好羯也㉒，曰："从余言，必为孟孙㉓。"再三云，羯从之。孟庄子疾，丰点谓公鉏："苟立羯，请仇臧氏㉔。"公鉏谓季孙曰："孺子秩，固其所也㉕。若羯立，则季氏信有力于臧氏矣㉖。"弗应。己卯㉗，孟孙卒，公鉏奉羯立于户侧㉘。季孙至，入，哭，而出，曰："秩焉在？"公鉏曰："羯在此矣。"季孙曰："孺子长。"公鉏曰："何长之有？唯其才也㉙。且夫子之命也㉚。"遂立羯。秩奔邾。

臧孙入，哭甚哀，多涕㉛。出，其御曰："孟孙之恶之也，而哀如是。季孙若死，其若之何？"臧孙曰："季孙之爱我，疾疢也㉜。孟孙之恶我，药石也㉝。美疢不如恶石㉞。夫石犹生我，疢之美，其毒滋多。孟孙死，吾亡无日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適：同"嫡"，嫡子。公弥：即公鉏，季武子之子。悼子：名纥，季

武子之子。公弥和悼子都是姬妾所生。　②申丰：季氏的家臣。杜预注："申丰，季氏属大夫。"　③欲择才焉而立之：想要选择有才能的立为后嗣。季氏以择才为借口，要立悼子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古礼，无嫡则立长。此云择才，乃欲立纥之借口。"　④尽室：全家。　⑤其然：如果这样。　⑥具敝车：套上我的车子。具，备上，犹言套上。

⑦客：指上等宾客。　⑧既献：向宾客献酒完毕。北面重席：北面铺上两层席子。为悼子设置尊位，使他面向南。重席，二层席。新樽：即新尊，新酒杯。絜：同"洁"，洗涤。　⑨降逆之：臧纥下台阶迎接悼子。

⑩及旅：等到敬酒酬客。旅，按次序敬酒。与之齿：和一班宾客坐次并列。　⑪马正：大夫家的司马。　⑫闵子马：即闵马父，鲁国大夫。　⑬无然：不要这样。　⑭无所：犹言没有地位。　⑮常：犹言固定不变。　⑯富倍季氏：富有比季氏增加一倍。　⑰奸回：奸邪。　⑱恪（kè客）谨慎，恭敬。　⑲使饮己酒：让公鉏请自己在公鉏家喝酒。以具往：携带饮宴器具前往。尽舍旃（zhān毡）：饮宴器具全部留下。旃，用法同"之"，指饮宴器具。　⑳出为公左宰：出任做了鲁襄公的左宰。　㉑孟孙：即孟庄子。　㉒御骀（zōu邹）：养马兼驾车的官。丰点：姓丰名点。羯（jié竭）：孟庄子之庶子，孺子秩之弟，又叫孝伯。　㉓必为孟孙：一定能做孟庄子的继承人。　㉔仇臧氏：以臧氏为仇敌。因臧纥用计立悼子弃公鉏，故丰点用报臧氏之仇拉拢公鉏。

㉕孺子秩：孟庄子之子，羯之兄。固其所也：本应为孟氏的继承人。

㉖信：确实。　㉗己卯：八月初十。　㉘奉羯：奉陪羯。立于户侧：立在门旁，指接受宾客来吊唁。　㉙唯其才也：只因他有才能。公鉏用季孙立悼子之言（择才而立）还报季孙。　㉚夫子：指孟庄子。夫子之命，公鉏假托死人之命。　㉛涕：眼泪。　㉜疾疢（chèn趁）：即疢疾，引申为疾病。　㉝药石：治病用的医术和药类，此泛指药。

㉞美疢：即不痛苦的疾病。恶石：使人痛苦的药石。

【译文】

季武子没有嫡子，公弥年长，但他喜爱悼子，想要立悼子为继承人。访问申丰，说："弥和纥，我都喜爱，想选择有才能的立为后继人。"申丰快步退出，回到家，要全家出走。过了几

天，季武子又访问申丰，申丰回答说："如果这样，我准备套上我的车子走了。"季武子就不再找申丰了。季武子又去访问臧纥。臧纥说："招待我喝酒，我为您立他。"季氏招待大夫们喝酒，臧纥为上宾。向宾客献酒完毕，臧纥命令北面铺上两层席子，换上新酒杯并洗涤干净，召见悼子，臧纥走下台阶迎接他。大夫们都站起来。等到敬酒酬客时，才召见公鉏，让他和一班宾客坐次并列。季武子感到突然脸上变了颜色。

季氏让公鉏做马正，公鉏怨恨不肯做。闵子马见到公鉏，说："您不要这样。祸、福没有门，是人们自己召引来的。做儿子的，担心的是不孝，而不是担心没有地位。恭敬地对待父亲命令，事情怎会固定不变呢？如果能够孝敬，富有可以比季氏增加一倍。奸邪不合法度，祸患可以比百姓增加一倍。"公鉏认为他的话很对。就恭敬地早晚问父亲安，谨慎地执行职务。季武子高兴了，让公鉏请自己在公鉏家喝酒，季孙携带饮宴器具前往，把器具全都留下。所以公鉏氏因此富起来，又出任做了鲁襄公的左宰。

孟庄子厌恶臧纥，但季武子喜爱他。孟氏的御骀丰点喜欢羯，说："听从我的话，你一定能做孟庄子的继承人。"丰点再三地说，羯就听从了他。孟庄子生病，丰点对公鉏说："如果立了羯，我请孟氏同你把臧氏做仇敌。"公鉏对季武子说："孺子秩，本是孟氏的继承人。如果改立羯为后继人，那么季氏确实会比臧氏有力量了。"季武子不答应。八月初十，孟庄子死，公鉏事奉羯立在门旁接受宾客来吊唁。季武子来到，进门，哭，出门，说："秩在哪里？"公鉏说："羯在这里了。"季武子说："孺子年长。"公鉏说："有什么年长不年长？只因他有才能。而且是他老人家的命令。"于是就立了羯。孺子秩逃亡到邾国。

臧纥进门，号哭很悲哀，流了很多眼泪。出门，他的御者说："孟庄子讨厌您，而您却悲哀成这个样子。季武子如果死了，您将怎么样？"臧纥说："季武子喜爱我，是疾病。孟庄子厌

恶我，是药石。没有痛苦的疾病不如使人痛苦的药石。药石还能让我活下去，疾病没有痛苦，它的毒害更多。孟庄子死，我的灭亡没有多少日子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孟氏闭门告于季孙曰：“臧氏将为乱，不使我葬①。”季孙不信。臧孙闻之，戒②。冬十月，孟氏将辟，藉除于臧氏③。臧孙使正夫助之，除于东门，甲从己而视之④。孟氏又告季孙。季孙怒，命攻臧氏。乙亥，臧纥斩鹿门之关以出⑤，奔邾。

初，臧宣叔娶于铸，生贾及为而死⑥。继室以其侄，穆姜之姨子也⑦。生纥，长于公宫⑧。姜氏爱之，故立之⑨。臧贾、臧为出在铸⑩。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贾，且致大蔡焉⑪，曰：“纥不佞，失守宗祧，敢告不吊⑫。纥之罪，不及不祀，子以大蔡纳请，其可⑬。”贾曰：“是家之祸也，非子之过也。贾闻命矣。”再拜受龟，使为以纳请，遂自为也⑭。臧孙如防，使来告曰⑮：“纥非能害也，知不足也⑯。非敢私请⑰。苟守先祀，无废二勋，敢不辟邑⑱！”乃立臧为。

臧纥致防而奔齐⑲。其人曰⑳：“其盟我乎㉑？”臧孙曰：“无辞㉒。”将盟臧氏，季孙召外史掌恶臣，而问盟首焉㉓，对曰：“盟东门氏也㉔，曰：‘毋或如东门遂，不听公命，杀適立庶㉕。’盟叔孙氏也㉖，曰：‘毋或如叔孙侨如，欲废国常，荡覆公室㉗。’”季孙曰：“臧孙之罪，皆

不及此。”孟椒曰㉘：“盍以其犯门斩关㉙？”季孙用之，乃盟臧氏曰：“毋或如臧孙纥，干国之纪㉚，犯门斩关。”臧孙闻之，曰：“国有人焉，谁居㉛？其孟椒乎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不使我葬：不让我家安葬。 ②戒：戒备，即进行戒备。③辟：挖坑道，即挖坟坑。除：犹言徒夫，即开辟葬道的役夫。 ④正夫：鲁都三乡中的正卒，即宋国的正徒。除：挖掘，此指开掘墓道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臧孙又使甲士跟随自己视察正卒除道。” ⑤乙亥：十月初七。 鹿门：鲁都南城东门。出鹿门奔邾国为捷径。 关：犹言门闩。

⑥臧宣叔：即臧孙许，臧纥之父，鲁国大夫。 铸：小国名（在今山东肥城县南）。 贾：即臧贾，臧纥之兄。 为：即臧为，臧纥之兄。 ⑦穆姜：鲁宣公夫人。 姨子：指妹妹的女儿。 ⑧公宫：鲁君的宫里。⑨立之：指立臧纥为后继人。 ⑩出在铸：离开家住在铸国。 ⑪使告臧贾：派人告诉臧贾，因臧贾是臧纥的嫡长兄。 大蔡：大龟。按：古人用龟占卜，以为龟越大越有神灵。 ⑫失守：失掉祭祀，即不能祭祀。宗祧（tiāo佻）：祖庙，宗庙。 吊：通“淑”，善。不吊，即不善。一说不吊，不为天所吊恤（杜预注）。 ⑬不及不祀：不至于断绝祭祀。 纳：献纳，敬献。 请：指请求立臧氏继承人。 ⑭使为：派臧为去。 自为：即为自己请求，请求立自己为继承人。 ⑮防：臧孙的封邑。 使来告：指臧纥派人来鲁国朝中报告。 ⑯知不足：智慧不足的缘故。杜预注：“言使甲士从己，但虑事浅耳。” ⑰私请：为私人请求。 ⑱二勋：指文仲、宣叔。 辟邑：离开防邑到别处去，即让出封邑。 ⑲致防：归还防邑。致，归还，交还。 ⑳其人：即臧纥的随从人。 ㉑其盟我乎：他们能为了我们盟誓吗？指朝中当权者为臧纥逃走盟誓。 ㉒无辞：臧纥本无罪，如果为“废长立少”，则季孙不敢言，故曰“无辞”。 ㉓外史：官名。 恶臣：逃亡在外之臣。盟首：犹言盟辞。杜预注认为“盟首，载书之章首”。研究家对“盟首”解释各异。 ㉔东门氏：鲁国大夫东门之家，此指东门遂。 ㉕东门遂：即东门襄仲。杀適立庶：杀嫡子恶而立宣公。见鲁文公十八年《传》。 ㉖叔孙氏：指叔孙侨如。 ㉗国常：国家的常道。 荡覆：犹言颠覆。荡，毁坏。见鲁成公十六年《传》。

㉘孟椒：即子服惠伯，孟献子之孙。　㉙犯门：打城门，指犯鹿门之禁。　㉚干国之纪：触犯国家的法纪。干，触犯。纪，法纪。　㉛有人：有人才。　谁居：是谁？居，疑问助词，用法同“欤”、“乎”。

【译文】

孟氏关起大门报告季武子说：“臧氏要作乱，不让我家安葬。”季武子不相信。臧纥听到这个消息，进行戒备。冬季十月，孟氏要挖掘墓道，向臧氏借用役夫。臧孙派正夫去帮忙，在东门开掘墓道，臧孙让甲士跟随自己视察工地。孟氏又报告季武子。季武子大怒，命令攻打臧氏。十月初七，臧纥砍断鹿门的门闩而出，逃奔到邾国。

起初，臧宣叔娶铸国的女子为妻，生了贾和为就死了。臧宣叔妻子的侄女做了续室，是穆姜妹妹的女儿。生了纥，在鲁君的宫里长大。穆姜喜爱他，所以立他为臧宣叔的继承人。臧贾、臧为离开家住在铸国。臧纥从邾国派人告诉臧贾，并且送去大龟给他，说：“纥不才，不能守祭宗庙，谨向您报告不善。纥的罪过，不至于断绝祭祀，您进献大龟请求立为臧氏的后继人，大概是可以的。”臧贾说：“这是臧家的灾祸，不是您的过错。贾听到命令了。”再拜接受了大龟，让臧为去代他进献请求，臧为却请求立自己为继承人。臧纥到了防邑，派人来鲁国朝中报告说：“纥并不能伤害别人，是智慧不足的缘故。纥不敢为自己请求。如果保存先人的祭祀，不废弃两位先人的功勋，怎敢不让出封邑！”于是就立了臧为。

臧纥归还防邑就逃亡到齐国。他的随从说：“他们能为我们盟誓吗？”臧纥说：“没有盟辞好写。”要为臧氏盟誓，季武子召见掌管恶臣的外史，询问盟辞的写法，外史回答说：“为东门氏盟誓，说：‘不要有人象东门遂那样，不听国君的命令，杀嫡子立庶子。’为叔孙氏盟誓，说：‘不要有人象叔孙侨如那样，想要废掉国家的常道，颠覆公室。’”季武子说：“臧纥的罪过，都没到

这个地步。”孟椒说：“何不把他打城门砍门闩写进盟辞？”季武子采用了他的话，于是为臧氏盟誓说：“不要有人象臧孙纥那样，触犯国家的法纪，打城门砍门闩。”臧纥听到了，说：“国内有人才啊，是谁？大概是孟椒吧！”

【原文】

晋人克栾盈于曲沃，尽杀栾氏之族党①。栾鲂出奔宋。书曰：“晋人杀栾盈”，不言大夫，言自外也②。

齐侯还自晋，不入③。遂袭莒，门于且于，伤股而退④。明日，将复战，期于寿舒⑤。杞殖、华还载甲，夜入且于之隧⑥，宿于莒郊。明日，先遇莒子于蒲侯氏⑦。莒子重赂之，使无死，曰：“请有盟。”华周对曰⑧：“贪货弃命，亦君所恶也。昏而受命，日未中而弃之⑨，何以事君？”莒子亲鼓之，从而伐之，获杞梁⑩。莒人行成。齐侯归，遇杞梁之妻于郊，使吊之。辞曰：“殖之有罪⑪，何辱命焉？若免于罪，犹有先人之敝庐在，下妾不得与郊吊⑫。”齐侯吊诸其室。

齐侯将为臧纥田⑬。臧孙闻之，见齐侯。与之言伐晋，对曰：“多则多矣，抑君似鼠⑭。夫鼠昼伏夜动，不穴于寝庙⑮，畏人故也。今君闻晋之乱而后作焉⑯。宁将事之，非鼠如何？”乃弗与田⑰。仲尼曰：“知之难也⑱，有臧武仲之知，而不容于鲁国，抑有由也，作不顺而施不恕也⑲。《夏书》曰：‘念兹在兹’，顺事恕施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族党：族人和党羽，一说亲族。　②自外：即从国外进入国内发动叛乱。杜预注："自外犯君而入，非复晋大夫。"　③不入：指不进入国都。　④门于且（jū居）于：攻打且于的城门。且于，莒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莒县境内）。　⑤寿舒：莒国地名（当在山东莒县境）。　⑥杞殖：齐国大夫。　华还：即华周，齐国大夫。　且于之隧：且于的狭路。　⑦蒲侯氏：靠近莒邑的邑。　⑧华周：即华还。　⑨昏：此指昨晚。日未中：太阳没有到正中，即没到正午。　⑩获：此指死获，即杀死。杞梁：即杞殖。　⑪殖：即杞殖。　⑫敝庐：破屋子。庐，简陋的房屋。不得与郊吊：不能接受在郊外的吊唁。　⑬为臧纥田：即给臧纥土地。　⑭多：上个"多"字指战功，下个"多"字为多少的多。说伐晋的战功很多了。　抑：犹言但是。　⑮昼伏：白天隐藏起来。寝庙：即宗庙。　⑯作：起兵。　⑰乃弗与田：齐庄公生气没有封给臧纥土地。杜预注。"臧孙知齐侯将败，不欲受其邑，故以比鼠，欲使怒而止。"　⑱难：指难做到。　⑲抑：语首助词，无义。　作不顺：所作不顺于事理。施不恕：所为不合于恕道。指臧纥参与季武子立嫡之事，"作不顺而施不恕"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循理为顺，如心为恕。武仲废长立少，是作事不顺，而施事不恕也。"

【译文】

晋国人在曲沃战胜了栾盈，把栾氏的族人党羽全部杀掉。栾鲂逃奔到宋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晋人杀栾盈"，不说大夫，说明他是从国外进入国内发动叛乱的。

齐侯从晋国回来，不进入国都。于是就袭击莒国，攻打且于的城门，齐侯大腿受伤而退走。第二天，准备再战，约定在寿舒集中军队。杞殖、华还用战车载着甲士，夜里进入且于的狭道，露宿在莒国的郊外。第二天，先和莒子在蒲侯氏相遇。莒子送给他们重重的礼物，让他们不要战死，说："请和你们结盟。"华还回答说："贪得财货抛弃命令，也是君王所厌恶的。昨晚接受命令，今天还没到中午就丢弃了，用什么来事奉国君？"莒子亲自击鼓，追击攻打齐军，杀了杞梁。莒人和齐国媾和。

齐侯回国，在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，派人向她吊唁。她辞谢说："殖有罪，怎敢辱劳君王的命令？如果能够免罪，还有先人的破屋子在那里，下妾不能接受在郊外的吊唁。"齐侯就到她的家里向她吊唁。

齐侯打算封给臧纥土地。臧孙听说了，进见齐侯。齐侯和他谈起攻打晋国的事，臧纥回答说："攻打晋国的战功实在太多了，但是君王却象老鼠。老鼠白天隐藏起来夜里出来活动，不在宗庙里打洞，是由于怕人的缘故。现在君王听到晋国动乱然后起兵。安宁就准备事奉它，不是老鼠还是什么？"齐侯生气就没有封给他土地。孔子说："聪明是难做到的。有了臧武仲的聪明，却不能被鲁国所容纳，是有原由的，因为所作不顺于事理所为不合于恕道。《夏书》说：'想着这事就心在这事'，这即是顺于事理合于恕道啊。"

二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年春，穆叔如晋，范宣子逆之①，问焉，曰："古人有言曰，'死而不朽'，何谓也？"穆叔未对。宣子曰："昔匄之祖，自虞以上为陶唐氏②，在夏为御龙氏，在商为豕韦氏，在周为唐、杜氏，晋主夏盟为范氏③，其是之谓乎！"穆叔曰："以豹所闻，此之谓世禄④，非不朽也。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，既没，其言立⑤，其是之谓乎！豹闻之，大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⑥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若夫保姓受氏，以守宗祊，世不绝祀，无国无之⑦。禄之大者，不可谓不朽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四年：鲁襄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549年）。　②虞：虞舜。陶唐氏：尧所治的地方（在今山西太原市南古城营，一说在今山西清徐县东南40里有陶唐城）。舜受尧禅，封尧子丹朱为王者后，仍称陶唐氏，终虞之世不改此号，故曰："自虞以上为陶唐氏"。　③御龙氏：在今河南临颍县北十五里有御龙城。昭公二十九年《传》："及有夏孔甲，……有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，学扰（驯）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，能饮食之。夏后嘉之，赐氏曰御龙。"陶唐氏之后刘累学会驯龙，事奉孔甲，赐氏为御龙，故言"在夏为御龙氏"。豕韦氏：在今河南滑县东南。豕韦本为彭姓国，祝融的后代，被商所灭，改封刘累之后，故言"在商为豕韦氏"。唐、杜：二国名。杜预注："殷末，豕韦国于唐。周成王灭唐，迁之于杜，为杜伯。杜伯之子隰叔奔晋，四世及士会，食邑于范，复为范氏。"杜，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南。先为唐氏，后为杜氏，故言"在周为唐、杜氏"。一说唐杜为一词，即唐杜氏。　夏：指中原各国。夏盟，晋虽为诸侯，实为华夏的盟主。范氏：杜伯之子隰叔奔晋，传四世及士会，食邑于范，为晋的辅佐，故言"晋主夏盟为范氏"。　④世禄：世代为官受禄。　⑤其言立：他的话世世不废弃。立，犹言不废掉。　⑥大上：最高。　立德：树立德行，当如黄帝、尧、舜立德以垂世范。　立功：树立功业，当如禹、稷立功以垂世则。　立言：树立言论，当如史佚、周任、臧文仲立言以垂世教。　⑦保姓受氏：保存姓接受氏，即保持家世。宗祊（bēng崩）：犹言宗庙。祊，宗庙之门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言克保家世以维持宗祀也"。无国无之：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如此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四年春天，鲁国穆叔到晋国，范宣子迎接他，问穆叔，说："古人有句话说：'死而不朽'，这说的是什么？"穆叔没有回答。范宣子说："从前匄的祖先，从虞舜以上是陶唐氏，在夏代是御龙氏，在商代是豕韦氏，在周代是唐、杜氏，晋国主持中原的盟会是范氏，大概所说的不朽就是这个吧！"穆叔说："据豹所听到的，这叫做世禄，不是不朽。鲁国有位先大夫叫臧文仲，死了以后，他的言论还没有废弃，大概所谓不朽就是

这个吧！豹听说，最高的是树立德行，其次是树立功业，再其次是树立言论，虽然人死了很久也不会废掉，这就叫做三不朽。至于保持家世，守住宗庙，世世不断祭祀，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如此。爵禄最大的，不能说是不朽。”

【原文】

范宣子为政，诸侯之币重，郑人病之①。二月，郑伯如晋。子产寓书于子西②，以告宣子，曰：“子为晋国，四邻诸侯不闻令德，而闻重币，侨也惑之③。侨闻君子长国家者，非无贿之患，而无令名之难④。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，则诸侯贰⑤。若吾子赖之⑥，则晋国贰。诸侯贰，则晋国坏⑦。晋国贰，则子之家坏⑧。何没没也⑨！将焉用贿？夫令名，德之舆也⑩；德，国家之基也。有基无坏，无亦是务乎⑪！有德则乐，乐则能久。《诗》云⑫：‘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⑬。’有令德也夫！‘上帝临女，无贰尔心⑭。’有令名也夫！恕思以明德，则令名载而行之，是以远至迩安⑮。毋宁使人谓子⑯：‘子实生我，而谓子浚我以生乎⑰？’象有齿以焚其身⑱，贿也。”宣子说，乃轻币。是行也，郑伯朝晋，为重币故，且请伐陈也。郑伯稽首，宣子辞。子西相，曰：“以陈国之介恃大国，而陵虐于敝邑，寡君是以请罪焉⑲。敢不稽首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币重，沉重的贡品。晋国为霸主，诸侯去晋国聘问，按规定必须交

纳重重的贡献品。病之：犹言患之，即忧患重币。　②寓：寄递。　子西：即公孙夏。郑国大夫。　③为：犹言治理。　④长：犹言治理，领导。　国家：即国家和家族。　难：犹言害怕，忧患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不患于无财货，而患于无善名。”　⑤公室：国君的政权，此指晋国的公室。　⑥赖：恃用，犹言倚仗。　⑦坏：受到损害，犹言分裂。　⑧家：指大夫家，此指当政之臣的家。　⑨没没：犹言昧昧，不明白，糊涂。　⑩舆：车子，犹言装载。　⑪无亦是务乎：无亦务是的倒装句，即不也致力于这个吗！　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南山有台》篇。　⑬只：语中助词，无义。　⑭临：监临，即在面前监视。无贰尔心：你不要有二心。以上为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末章两句诗。　⑮恕：宽宥，原谅。　⑯毋宁：即宁，宁可。　⑰浚（jùn 俊）我以生：榨取我的财货而养活自己。　⑱焚：毁坏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服云，焚，读曰偾（fèn奋）；偾，僵也。”　贿：此指象牙值钱。　⑲介恃：即仗恃，依仗。介，因，犹言仗恃。　大国：此指楚国。

【译文】

范宣子执政，诸侯朝见晋国的贡品太重，郑国人忧虑这件事。这年二月，郑伯去晋国。子产让子西寄信，告诉范宣子，说：“你治理晋国，四邻的诸侯听不到美德，只听到沉重的贡品，侨对此感到迷惑。侨听说君子治理国家的，不是担心没有财货，而是担忧没有好名声。诸侯的财货聚集在晋国公室，诸侯内部就会不一致。如果您利用这些财货，晋国内部就会不一致。诸侯内部不一致，晋国就会受到损害。晋国内部不一致，您的家就会受到损害。为什么要那样糊涂！还哪里用得着财货？好名声，是装载德行的车子；德行，是国家的基础。有基础才不能毁坏，您不也应该致力于这个吗！有了德行就快乐，快乐就能长久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快乐啊君子，是国家的基础。’这就是有美德吧！‘上帝在你前面监视，你不要有二心。’这就是有好名声吧！用宽宥来发扬德行，那么就可以装载好名声行事，因此远方人到来近处人安心。您宁可让人对您说：‘您确实养活

了我，而又说您榨取我的财货来养活自己吗？'大象有牙而毁坏了自己，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。"范宣子很高兴，就减轻了贡品。这一趟，郑伯朝见晋国，是为了沉重贡品的缘故，并且请求攻打陈国。郑伯叩头，范宣子辞谢。子西做相礼，说："由于陈国仗恃大国，来欺凌侵害敝邑，寡君因此请求向陈国问罪。岂敢不叩首？"

【原文】

孟孝伯侵齐①，晋故也。

夏，楚子为舟师以伐吴，不为军政②，无功而还。

齐侯既伐晋而惧，将欲见楚子。楚子使薳启强如齐聘，且请期③。齐社，蒐军实，使客观之④。陈文子曰："齐将有寇。吾闻之，兵不戢，必取其族⑤。"

秋，齐侯闻将有晋师，使陈无宇从薳启强如楚，辞，且乞师。崔杼帅师送之，遂伐莒，侵介根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孟孝伯：即孟孙，鲁国大夫。　②舟师：水军。　不为军政：不对军队进行教育。而杜预注解释为："不设赏罚之差。"　③薳启强：楚国大夫。请期：请问会见日期。　④齐社：齐人祭社，即齐人在军队中祭祀土地神。　蒐军实：举行大检阅，一说查数军器。军实，指车徒和军器。杜预注："祭社，因阅数军器，以示薳启强。"　⑤戢（jí集）收敛，止息；收藏。　⑥介根：莒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胶南县西南，一说高密县东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孟孝伯入侵齐国，这是因为晋国的缘故。

夏天，楚王出动水军攻打吴国，对军队不进行教育，没有

成功就回来了。

齐侯攻打了晋国以后又害怕，打算会见楚王。楚王派遽启强到齐国聘问，并且请问会见的日期。齐人在军中祭祀土地神，举行大检阅，让客人观看。陈文子说："齐国将要有敌人侵犯。我听说，武力不收敛，必然危害自身。"

秋天，齐侯听说晋国要发兵，派陈无宇随从遽启强去楚国，说明将有战事不能会见，同时请求楚国出兵。崔杼领兵护送他们，于是乘机攻打莒国，侵袭介根。

【原文】

会于夷仪①，将以伐齐，水，不克。冬，楚子伐郑以救齐，门于东门，次于棘泽②。诸侯还救郑③。

晋侯使张骼、辅跞致楚师，求御于郑④。郑人卜宛射犬⑤，吉。子大叔戒之曰⑥："大国之人，不可与也⑦。"对曰："无有众寡，其上一也⑧。"大叔曰："不然，部娄无松柏⑨。"二子在幄，坐射犬于外，既食而后食之⑩。使御广车而行，已皆乘乘车⑪。将及楚师，而后从之乘，皆踞转而鼓琴⑫。近，不告而驰之⑬。皆取胄于橐而胄，入垒皆下，搏人以投，收禽挟囚⑭。弗待而出⑮。皆超乘⑯，抽弓而射。既免，复踞转而鼓琴，曰："公孙！同乘，兄弟也，胡再不谋⑰？"对曰："曩者志入而已，今者怯也⑱。"皆笑曰："公孙之亟也⑲！"

楚子自棘泽还，使遽启强帅师送陈无宇。

【注释】

①会于夷仪：鲁襄公在夷仪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

子邾、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会见，为商讨伐齐之事。夷仪，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邢台市西），与卫国的夷仪不是一地。 ②门于东门：攻打东门的城门。东门，指郑都的东门。棘泽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东南）。 ③还救郑：回军救援郑国，即诸侯军从夷仪回军。

④张骼（gé革）、辅跞（lì历，又读luò洛），均晋臣。致楚师：向楚军挑战。致师，即挑战。求御于郑：向郑国求取驾车人。杜预注："欲得郑人自御，知其地利故也。" ⑤卜宛射犬：为派遣宛射犬占卜。宛射犬，郑国公孙，食邑于宛，故称宛射犬。 ⑥子大叔：即游吉，郑国大夫。⑦与：敌，即平行抗礼。 ⑧众寡：指兵多兵少。其上一也：车御在车左车右之上各国是一样的。 ⑨部娄：小土山。松柏：指大木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小土山不生大树仍言小国不可与大国平行。" ⑩二子：指张骼、辅跞二人。 ⑪广车：攻敌之车。己：指张、辅二人自己。乘车：平日所乘之车，不是单车挑战的广车。 ⑫从之乘：即登上射犬的战车。皆：指张、辅二人；下"皆"字同此。转：衣装，即甲衣；一说战车后的横木。 ⑬近：走近楚营。不告：射犬不告诉张、辅二人。 ⑭胄：上个"胄"字为名词。头盔；下个"胄"字为动词，戴上头盔。橐（gāo高）：盛衣甲或弓箭的袋子。搏：捕捉。 ⑮弗待：指射犬不等待张、辅二人。 ⑯超车：跳上战车。 ⑰胡再不谋：为什么两次都不商量？再，即两次。 ⑱曩（nǎng攮）者：前一次，指"不告而驰"。志：心意专注，一心想着。入：指冲进敌人营垒。今者：这一次，指"弗待而出"。怯：害怕，指心怯敌众我寡，来不及等待。 ⑲亟：急，指性子急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和晋侯、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在夷仪会见，准备攻打齐国，发生了水灾，没有实现。这年冬天，楚王率军攻打郑国来救援齐国，攻打郑都的东门，楚军驻扎在棘泽。诸侯回军救援郑国。

晋侯派张骼、辅跞向楚军单车挑战，向郑国求取驾驶战车的人。郑国人为派遣宛射犬占卜，吉利。子太叔告诫宛射犬说："对大国的人，不可和他们平行抗礼。"宛射犬回答说："不论

兵多兵少，御者的地位在车左车右之上各国是一样的。”太叔说：“不是这样，小山上没有大松柏。”张骼、辅跞二人在帐篷里，让射犬坐在帐篷外，吃完饭才让射犬吃。让射犬驾驶广车前进，张、辅自己却坐着安车。要到达楚军营垒，然后张、辅二人才登上射犬的战车，蹲在车后边甲衣上弹琴。车子走近楚营，射犬不告诉他俩就疾驶而进。张、辅二人从袋子里拿出头盔戴上，进入楚军营垒他俩下车，把楚兵提起来向扑过来的楚兵扔出去，把俘虏捆绑好挟在腋下。射犬不等待他俩驱车而出。张、辅二人跳上战车，抽出弓箭来射向追兵。脱险以后，张、辅二人又蹲在车后边甲衣上弹琴，说：“公孙！同坐一辆战车，就是兄弟，为什么两次都不商量一下？”射犬回答说：“前一次只是一心想着冲进敌人营垒，这一次是心里害怕了。”张、辅二人笑了说：“公孙的性子真急啊！”

楚王从棘泽回来，派遣启强率兵护送陈无宇。

【原文】

吴人为楚舟师之役故，召舒鸠人①，舒鸠人叛楚。楚子师于荒浦，使沈尹寿与师祁犁让之②。舒鸠子敬逆二子，而告无之③，且请受盟。二子复命，王欲伐之。薳子曰④：“不可。彼告不叛，且请受盟，而又伐之，伐无罪也。姑归息民，以待其卒。卒而不贰，吾又何求？若犹叛我，无辞有庸。”乃还。

陈人复讨庆氏之党，铖宜咎出奔楚⑤。

齐人城郑⑥。穆叔如周聘，且贺城。王嘉其有礼也，赐之大路⑦。

晋侯嬖程郑，使佐下军⑧。郑行人公孙挥如晋聘⑨，

程郑问焉，曰："敢问降阶何由？"子羽不能对，归以语然明⑩。然明曰："是将死矣。不然，将亡。贵而知惧，惧而思降，乃得其阶，下人而已⑪，又何问焉？且夫既登而求降阶者，知人也，不在程郑⑫。其有亡衅乎⑬！不然，其有惑疾，将死而忧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舒鸠：楚国的属国（在今安徽舒城县）。 ②荒浦：舒鸠地名（在今安徽舒城县东南）。沈尹寿、师祁犁：都是楚国大夫。让：责备。 ③舒鸠子：舒鸠国国君。 ④薳子：即令尹薳子冯。 ⑤鍼宜咎：又称宜咎，陈国大夫。 ⑥城郏（jiá夹）：在郏地筑城。郏，即王城（在今洛阳市）。杜预注："郏，王城也。……齐叛晋，欲求媚于天子，故为王城之。"

⑦大路：天子赐给的车子的总名。 ⑧程郑：晋国大夫。 ⑨公孙挥：即子羽，郑国大夫。 ⑩然明：又称鬷（zōng宗）蔑，郑臣。

⑪阶：适合自己才德的官位。而杜预注："阶，犹道也。"下人：在别人之下。 ⑫不在程郑：犹言不是程郑。程郑因受晋侯宠幸而升至卿位，不是明智之人。杜预注："言郑本小人。" ⑬亡衅：逃亡的迹象。衅，犹言征兆，迹象。

【译文】

吴国人为了楚国舟师之役的缘故，召集舒鸠人，舒鸠人背叛楚国。楚王军队驻扎在荒浦，派沈尹寿和师祁犁责备他们。舒鸠子恭恭敬敬地迎接他二人，告诉他们没有这回事，并请求接受盟约。沈、师二人向楚王复命，楚王想要攻打舒鸠。薳子说："不可以。舒鸠告诉我们不背叛，并且请求接受盟约，却又攻打它，这是攻打没有罪过的国家。姑且回去休息百姓，等待它的结果。结果没有二心，我们还求取什么？如果还是背叛我们，他们就无话可说而我们就可获得成功。"楚王于是就撤军回国。

陈国人再次讨伐庆氏的党羽，鍼宜咎逃亡到楚国。

齐国人在郑地为周王筑城。鲁国大夫穆叔到周王室聘问，并且祝贺筑城竣工。周王嘉奖穆叔行事合于礼仪，赐给他大路。

晋侯宠幸程郑，让他做下军副帅。郑国的行人公孙挥到晋国聘问，程郑向他请教，说："敢问怎样才能降级？"公孙挥不能回答，回国把这话告诉了然明。然明说："这个人要死了。否则，要逃亡。地位尊贵而知道害怕，害怕而想到降级，就可以得到适合他的官位，不过在别人之下罢了，又问什么？而且已经登上高位而要求降级的，是聪明的人，而不是程郑这种人。恐怕他有逃亡的迹象了！不然，大概就是有疑心病，要死了而为自己忧虑。"

二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五年春，齐崔杼帅师伐我北鄙，以报孝伯之师也①。公患之，使告于晋。孟公绰曰②："崔子将有大志，不在病我③，必速归，何患焉？其来也不寇，使民不严④，异于他日。"齐师徒归⑤。

齐棠公之妻，东郭偃之姊也⑥。东郭偃臣崔武子。棠公死，偃御武子以吊焉⑦。见棠姜而美之，使偃取之⑧。偃曰："男女辨姓，今君出自丁，臣出自桓⑨，不可。"武子筮之，遇《困》䷮之《大过》䷛⑩。史皆曰⑪："吉。"示陈文子⑫，文子曰："夫从风，风陨妻⑬，不可娶也。且其《繇》曰⑭：'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⑮，不见其妻，凶。'困于石，往不济也⑯。据于蒺藜，所恃伤也⑰。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，凶，无所归

也。”崔子曰：“嬖也何害⑱？先夫当之矣⑲。”遂取之。

庄公通焉，骤如崔氏⑳，以崔子之冠赐人。侍者曰：“不可。”公曰：“不为崔子，其无冠乎㉑？”崔子因是，又以其间伐晋也㉒，曰：“晋必将报。”欲弑公以说于晋，而不获间㉓。公鞭侍人贾举，而又近之，乃为崔于间公㉔。

夏五月，莒为且于之役故，莒子朝于齐㉕。甲戌，飨诸北郭，崔子称疾不视事㉖。乙亥，公问崔子，遂从姜氏㉗。姜入于室，与崔子自侧户出㉘。公拊楹而歌㉙。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㉚。闭门，甲兴㉛。公登台而请㉜，弗许；请盟，弗许；请自刃于庙㉝，弗许。皆曰：“君之臣杼疾病，不能听命㉞。近于公宫，陪臣干掫有淫者，不知二命㉟。”公逾墙，又射之，中股，反队㊱，遂弑之。贾举、州绰、邴师、公孙敖、封具、铎父、襄伊、偻堙皆死㊲。祝佗父祭于高唐，至，复命，不说弁而死于崔氏㊳。申鲜虞自鲁聘还，及国，将复命，闻君死，将为之讨，遇贼于门而杀之㊴。贼六人，皆死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五年：襄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548年）。崔杼：又称崔武子，齐国执政大夫。孝伯之师：见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派孝伯伐齐　②孟公绰：鲁国大夫。　③有大志：指弑君。病：损害，困扰。　④不寇：没有掠夺。　⑤徒：空。　⑥棠公：齐国棠邑大夫，其姓氏不详。东郭偃：崔杼的家臣。　⑦御武子：为崔武子驾车。　⑧棠姜：棠公之妻。

棠，是棠公的封号；姜，是她的母姓。使偃取之：让东郭偃为他娶过来，即派东郭偃去说媒娶棠姜。　⑨男女辨姓：古时男女同姓者不能结婚。丁：齐丁公，崔杼之祖先。桓：齐桓公，东郭偃之祖先。东郭偃与崔同为姜姓，故东郭偃不赞成崔杼娶棠姜。　⑩《困》䷮变为《大过》䷛。《坎》下《兑》上为《困》、《巽》下《兑》上为《大过》。　⑪史：太史。　⑫陈文子：陈敬仲之曾孙，齐国大夫。　⑬夫从风：丈夫跟从风。《坎》为中男，故曰夫。变而为《巽》，故曰从风（见杜预注）。风陨妻：风坠落妻子。风能陨落物，变而为陨落，故言妻不可娶（见杜预注）。　⑭《繇（zhòu宙）》：繇辞。　⑮据于蒺藜：据守在蒺藜中，比喻遇境危险。　⑯济：成功。　⑰所恃伤也：依靠的会使人受伤的，娶为妻子不吉利。　⑱嫠（lí离）：寡妇。　⑲当之：承担这凶兆了。　⑳骤：屡次，多次。　㉑其：用法同“岂”。　㉒因是：即因此怀恨齐庄公。　㉓不获间：得不到间隙。　㉔贾举：齐庄公近臣有两个贾举：一个是侍从，一个死于难。为崔子间公：为崔杼窥察杀齐庄公的间隙。　㉕且于之役：见襄公二十三年《传》。莒子：莒国国君。

㉖甲戌：五月十六日。飨：指设享礼招待。不视事：不办理政事。杜预注：“欲使公来。”　㉗乙亥：五月十七日。问：探病，问候。从姜氏：犹言幽会棠姜。　㉘室：内室。侧户：侧门，旁门。　㉙拊（fǔ腐）楹（yíng盈）：拍着柱子。庄公“拊楹而歌”，是暗示棠姜出来相会。

㉚止众从者：阻止庄公的随从们于门外。入：指贾举自己进入崔宅。

㉛甲兴：崔杼的伏兵突然出现。　㉜请：请免，即请求饶命之意。

㉝自刃：自杀。　㉞听命：指听从庄公的命令。　㉟近于公宫：崔杼的家宅靠近国君的宫室。陪臣：崔杼家臣的自称，即家臣；崔杼为庄公臣，崔杼之臣向庄公称陪臣。干掫（zōu邹）：巡捕，捉拿。掫，巡夜捕获。二命：其他命令。　㊱逾墙：跳墙。反队：即反身坠落墙内。

㊲贾举、州绰、邴师、孙公敖、封具、铎父、襄伊、偃壹：都是齐国勇力之臣。杜预注：“八子皆齐勇力之臣，为公所嬖者，与公共死于崔子之宫。”

㊳祝佗父：齐庄公宠幸之臣。高唐：齐国的宗邑（在今山东高唐县东，一说在禹城县北）。其地有齐国别庙，庄公派祝佗父去祭祀。不说弁（biàn辨）：没脱掉弁帽。说，同“脱”。弁，爵弁，祭祀时所戴的帽子。弁帽有两种：一为皮弁，武冠；一为爵弁，文冠。　㊴申鲮：齐国管理渔业之臣。侍渔者：管理渔业之官，或收盐、鱼之税。其宰：他的家宰。

即家臣之长。 ㊵以帑免：带领妻子儿女逃走，指申鲧托其宰保护妻子逃走。杜预注认为“帑，宰之妻子”。不确。 ㊶反子之义：违背您的忠义。 ㊷皆：即偕死，一起自杀而死。 ㊸平阴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五年春天，齐国崔杼率领军队攻打我鲁国北部边境，报复孝伯那次的进攻。鲁襄公很担心，派人向晋国报告。孟公绰说：“崔子要有大志，不在于困扰我国，一定很快撤军回国，担忧什么？他来的时候不掠夺，使用百姓不厉害，和以前不同。”齐军空来一趟就回去了。

齐国棠公的妻子，是东郭偃的姐姐。东郭偃是崔武子的家臣。棠公死了，东郭偃为崔武子驾车去吊丧。崔杼一见棠姜便喜爱了她，让东郭偃去说媒娶棠姜。东郭偃说：“男女婚配要分辨姓氏，您是丁公的后代，臣是桓公的后代，不可以通婚。”崔武子占筮，得到《困》䷮卦变为《大过》䷛。太史都说：“吉利。”拿给陈文子看，陈文子说：“丈夫跟从风，风坠落妻子，不可以娶的。而且它的《繇辞》说：‘为石头所困窘，据守在蒺藜中，走进屋子，看不见妻，凶兆。’被石头所困窘，意味着前去不能成功。据守在蒺藜中，意味着依靠的会使人受伤。走进屋子，看不见妻，凶兆，意味着没有归宿。”崔武子说：“她是寡妇有什么妨碍？先夫已经承担这凶兆了。”于是就娶了棠姜为妻。

齐庄公和棠姜私通，经常到崔杼家去，拿崔武子的帽子赐给别人。他的侍从说：“不可这样做。”庄公说。”不是崔子，难道就没有帽子戴吗？”崔武子因此怀恨庄公，又因为庄公趁晋国有难攻打过晋国，说：“晋国一定要报这个仇。”崔武子想要杀掉庄公讨好晋国，但找不到下手的机会。庄公曾鞭打过侍从贾举，鞭打后又亲近他，于是贾举便为崔武子寻找机会杀掉齐庄公。

夏季五月，莒国由于且于之役的缘故，莒子到齐国朝见。

五月十六日，庄公在北城设享礼招待他，崔武子推托有病不上朝办公。十七日，庄公去问候崔武子，趁机去幽会棠姜。姜氏进入内室，和崔武子从侧门出去。庄公拍着柱子唱歌。侍人贾举阻止庄公众随从于门外而独自进入崔家。贾举关上大门，甲士突然出来。庄公登上高台请求饶命，众人不答应；请求结盟，不答应；请求在祖庙里自杀，不答应。众人都说："君王的臣子杼在害病，不能听取您的命令。况且这里靠近国君的宫室，陪臣奉命捉拿奸夫，不知道其他命令。"庄公跳墙逃命，众人又射他，射中了大腿，反坠在墙里，于是就杀了庄公。贾举、州绰、邴师、公孙敖、封具、铎父、襄伊、偻堙都被杀死。祝佗父到高唐祭祀，回到国都，复命，没脱掉弁帽就在崔武子家里被杀死。申蒯是管理渔业的官，退出来对他的家臣之长说："你带领我的妻子儿女逃走，我准备一死。"他的家臣之长说："我逃走了，这是违背了您的忠义。"就和申蒯一起自杀而死。崔杼在平阴杀了鼜蔑。

【原文】

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，其人曰①："死乎？"曰："独吾君也乎哉②？吾死也。"曰："行乎？"曰："吾罪也乎哉③？吾亡也。"曰："归乎？"曰："君死安归？君民者，岂以陵民④？社稷是主。臣君者，岂为其口实⑤？社稷是养⑥。故君为社稷死，则死之；为社稷亡，则亡之。若为己死而为己亡，非其私暱，谁敢任之⑦？且人有君而弒之，吾焉得死之，而焉得亡之⑧？将庸何归⑨？"门启而入，枕尸股而哭，兴，三踊而出⑩。人谓崔子："必杀之！"崔子曰："民之望也，舍之得民⑪。"卢蒲癸奔晋，王何奔

莒⑫。

叔孙宣伯之在齐也，叔孙还纳其女于灵公⑬。嬖，生景公⑭。丁丑，崔杼立而相之，庆封为左相⑮。盟国人于大宫⑯，曰："所不与崔、庆者⑰。"晏子仰天叹曰："婴所不唯忠于君、利社稷者是与⑱，有如上帝！"乃歃⑲。辛巳，公与大夫及莒子盟⑳。大史书曰："崔杼弑其君。"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，二人㉑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大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㉒。闻既书矣，乃还。

闾丘婴以帷缚其妻而载之，与申鲜虞乘而出㉓。鲜虞推而下之㉔，曰："君昏不能匡，危不能救，死不能死，而知匿其暱，其谁纳之㉕？"行及弇中，将舍㉖。婴曰："崔、庆其追我。"鲜虞曰："一与一，谁能惧我？"遂舍，枕辔而寝，食马而食㉗。驾而行，出弇中，谓婴曰："速驱之！崔、庆之众，不可当也。"遂来奔。

崔氏侧庄公于北郭㉘。丁亥，葬诸士孙之里，四翣，不跸，下车七乘，不以兵甲㉙。

【注释】

①其人：他的随从，即手下人。　②独吾君也乎哉：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？　③吾罪也乎哉：是我的罪过吗？　④君民者：作为百姓的国君。陵民：凌驾百姓之上。陵，同"凌"，凌驾。　⑤口实：即俸禄。

⑥养：保养，在此有保护之意。　⑦私暱：个人亲暱的人，即私爱而亲近的人。暱，亲暱。任之：承担君难，即陪死、陪亡之意。任，承担。一说承担责任，即担当其祸。　⑧吾焉得死之：我怎能为他而死

呢？　⑨庸何：哪里；在此庸、何都是“何”的意思。　⑩门启：指崔杼打开大门。枕尸股：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。一说晏子将尸体枕着自己的大腿。两解都通。三踊：向上跳了三跳，是当时哭君之礼。　⑪舍之：指放了晏子。得民：能得民心，即收拢民心。　⑫卢蒲癸、王何：都是齐庄公的亲信。杜预注：“二子，庄公党。”　⑬叔孙宣伯：即叔孙侨如，鲁成公十六年逃亡到齐国，故言“在齐”。叔孙还：齐国公子。杜预注：“还，齐群公子。纳宣伯女于灵公。”灵公：即齐灵公，名环，在位二十八年。　⑭景公：名杵臼，灵公之子，庄公之庶弟，在位五十八年。　⑮丁丑：五月十九日。庆封：字子家，齐国大夫。左相：仅次于正卿。

⑯大宫：齐国太公庙。　⑰所不与崔、庆者：不亲附崔杼、庆封的。下边还有盟辞，晏婴没等读完就插言改了盟辞。　⑱不唯忠于君、利社稷者：正和崔杼的盟辞“不与崔，庆者”对着提出的，晏子的盟辞是从忠君、爱国角度提出的，不顺从崔杼。　⑲歃（shà霎）：歃血，即歃血定盟。　⑳辛巳：五月二十三日。莒子盟：莒子朝齐，正遇上崔杼作乱没回去，故又与齐景公结盟。　㉑嗣书：继续写。二人：指太史死后又杀死二人。　㉒南史氏：齐国在外的史官。　㉓闾丘婴：齐庄公的近臣。以帷縛（zhuàn撰）其妻：用车的帷幕把他的妻卷起来。縛，卷起；也作縛，包捆。申鲜虞：齐庄公的近臣。　㉔推而下之：把闾丘婴的妻子推下车。　㉕匿：藏匿，隐藏。　㉖弇（yǎn眼）中：狭道（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南）。舍：住下来。　㉗食马而食：先喂马再自己吃饭。　㉘侧：不殡而埋葬。杜预注：“侧，瘞（yì意）埋之，不殡于庙。”

㉙丁亥：五月二十九日。士孙之里：郭外小地名。杜预注：“士孙，人姓，因名里。”翣（shà霎）：棺饰，形状像扇子。诸侯用四翣，不合礼仪。而杜预注解为“丧车之饰，诸侯六翣。”跸（bì毕）：禁止行人，即开路清道。下车七乘：送葬的车子七辆。杜预注：“下车，送葬之车。齐旧依上公礼，九乘，又有甲兵。今皆降损。”

【译文】

晏子站在崔家的大门外，他的随从说：“您要殉死吗？”晏子说：“他只是我一个人的国君吗？我殉死。”随从的人说：“您要弃国出奔吗？”晏子说：“是我的罪过吗？我逃亡。”随从的人说：“您

要回去吗?"晏子说:"国君死了我回到哪去?作为百姓的国君,难道是用他的地位来凌驾百姓之上吗?是为主持国家。作为国君的臣下,难道只是为了他的俸禄吗?是为保护国家。所以国君为国家而死,那么就为他而死;为国家而逃亡,那么就为他而逃亡。如果国君为自己而死、为自己而逃亡,不是他自己宠爱的人,谁敢承担陪死、逃亡的责任?况且别人有了国君而又杀了他,我怎能为他而死,又怎能为他而逃亡呢?可是又能回到哪里去呢?"崔杼家大门打开晏子进去了,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号哭,站起来,向上跳了三次然后才出去。有人对崔杼说:"一定要杀了他!"崔杼说:"他是百姓仰望的人,放了他能得民心。"卢蒲癸逃亡到晋国,王何逃亡到莒国。

叔孙宣伯在齐国的时候,叔孙还把叔孙宣伯的女儿嫁给齐灵公。受到宠爱,生了景公。五月十九日,崔杼立他为国君并辅佐他,庆封做左相。在太公庙里和国人结盟,说:"有不亲附崔氏、庆氏的。"晏子仰天长叹说:"婴如果不亲附忠君、利国的人,有天帝为证!"于是就歃血。五月二十三日,齐景公和大夫们以及莒子结盟。太史记载说:"崔杼弑其君。"崔杼杀了太史。他的弟弟继续这样写而被杀的,已有两个人。太史还有弟弟又这样写,崔杼没有杀他。南史氏听说太史都死了,拿着竹简前去。听到已经如实记载了,这才回去。

闾丘婴用车的帷幕把他的妻子卷起来装在车子上,和申鲜虞坐一辆车逃走。鲜虞把闾丘婴的妻子推下车,说:"国君昏庸不能纠正,危险不能救援,死了不能同死,只知道把自己亲爱的人藏匿起来,还有谁会接纳我们?"走到弇中狭道,准备住下来。闾丘婴说:"崔氏、庆氏恐怕在追我们。"鲜虞说:"一对一,谁能让我们害怕?"于是就住下来,头枕着马缰绳睡觉,先喂饱马然后自己吃饭。套上车继续赶路,走出了弇中狭道,对闾丘婴说:快些赶马!崔氏、庆氏人多,是不能抵挡的。"于是就逃奔来鲁国。

崔氏没把庄公的棺材殡于庙就放在城北郭外。五月二十九日，埋葬在士孙之里，用四翣之礼，不开路清道，送葬的车子七辆，不用甲兵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济自泮①，会于夷仪，伐齐，以报朝歌之役。齐人以庄公说，使隰鉏请成②。庆封如师，男女以班③。赂晋侯以宗器、乐器④。自六正、五吏、三十帅、三军之大夫、百官之正长、师旅及处守者，皆有赂⑤。晋侯许之。使叔向告于诸侯。公使子服惠伯对曰："君舍有罪⑥，以靖小国，君之惠也。寡君闻命矣！"

晋侯使魏舒、宛没逆卫侯，将使卫与之夷仪⑦。崔子止其帑，以求五鹿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泮（pàng畔）：即泮水，源出于泰山分水岭，即北汶河，在今山东泰安县南。　②以庄公说：用杀齐庄公讨晋国高兴。庄公，即齐庄公，被崔杼所杀。隰鉏：隰明之曾孙，齐国大夫。　③男女以班：男女奴隶分开排列捆绑着，比喻降服。　④宗器：祭祀之器。乐器：钟、磬之类的乐器。　⑤六正：即六卿，指上、中、下三军正副统帅。五吏：可能指三军中的军尉、司马、司空、舆尉、候奄。三十帅：即师帅。据《周礼·夏官·司马》："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，……二千有五百人为师，师帅皆中大夫"，一军为五师。师帅可能也有正副，故三军十五师，师帅共三十人。杜预注："三十帅，武职。皆军卿之属官。"　三军之大夫：指每军职掌其他军务的官。百官之正长：指晋国各部门负责的官。师旅：指师旅的官属。处守者：即留守的官。皆有赂：都赠送了财货。　⑥公：指鲁襄公。子服惠伯：又称子服何，子服景伯，鲁国大夫。舍有罪：宽恕有罪。有罪，指齐国。　⑦魏舒，又称魏献子，见襄公二十三年注。宛没：

晋臣。卫侯：指卫献公，他被孙林父、宁殖逐出卫国，后又回国为君。夷仪：本来是邢国的地方，卫灭邢后归为卫国，故地在今山东，聊城县西南。 ⑧崔子：即崔杼。五鹿：见僖公二十三年注。

【译文】

晋侯渡过泮水，和襄公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伯、莒子、邾子、滕子、薛伯、杞伯、小邾子在夷仪会合，攻打齐国，报复朝歌那次战役。齐国人想用杀庄公的事讨晋国高兴，派隰鉏请求媾和。庆封在晋国军中，男女奴隶分开排列捆绑着。齐国把宗庙的祭器、乐器送给晋侯。从六卿、五吏、三十师帅、三军大夫、各部门主管官员、师旅属官和留守官员，都赠送了财礼。晋侯答应齐国媾和。派叔向通告诸侯。鲁襄公派子服惠伯回答说："君王宽恕了有罪，以安定小国，是君王的恩惠。寡君听到命令了！"

晋侯派魏舒、宛没迎接卫献公，准备让卫国把夷仪给卫献公居住。崔杼扣留卫献公的妻子和儿女，以此来求得五鹿这块地方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陈侯会楚子伐郑，当陈隧者，井堙木刊①，郑人怨之。六月，郑子展、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，宵突陈城②，遂入之。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，遇司马桓子③，曰："载余！"曰："将巡城④。"遇贾获，载其母妻，下之而授公车⑤。公曰："舍而母⑥。"辞曰："不祥。"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，亦免。子展命师无入公宫，与子产亲御诸门⑦。陈侯使司马桓子赂以宗器。陈侯免，拥社，使其众男女别而累⑧，以待于朝。子展执絷而见，再拜稽

首，承饮而进献⑨。子美入，数俘而出⑩。祝祓社，司徒致民，司马致节，司空致地⑪，乃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隧：道路，即经过的路上。堙（yīn因）：填塞，堵塞。刊：砍伐。②宵：夜间。突：犹言突然袭击，突然进攻。③大子偃师：陈国太子偃师。司马桓子：陈国司马。④巡城：视察城池。⑤贾获：陈国大夫。⑥舍：安置。⑦公宫：指陈侯的宫室。御：控制，或监守，守卫。⑧免（wèn问）：通绕（wèn问）”，丧服，即穿丧服。拥社：抱着土地神的神主。累：通“缧（léi雷）”，捆绑。⑨絷（zhí执）：马缰绳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絷，马缰也；子展执之而见陈哀公，修臣仆之礼。”承饮：捧着酒杯。杜预注：“承饮，奉觞。示不失臣敬。”⑩子美：即子产。数俘：数点俘虏。⑪祓（fú弗）：除灾去邪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此郑国之祝祓陈国之社，因军入国，恐触怒其国之鬼神，而祓除不祥。”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：均指郑国之官。节：兵符，即军队的指挥权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三司亦皆郑官。”陈国自以为国家被郑所灭，将民众、兵马、土地均交郑国，而郑国三司又归还给陈国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陈侯会合楚王攻打郑国，在陈军经过的路上，水井被填塞树木被砍伐，郑国人怨恨他们。这年六月，郑国子展、子产率领七百辆战车攻打陈国，夜间突然袭击陈国都城，于是攻进了城。陈侯扶着他的太子偃师逃奔坟地去，遇上司马桓子，说：“用你的车载余！”司马桓子说：“我正要视察城池。”遇到贾获，车上载着他的母亲和妻子，贾获让他母亲和妻子下车把车子交给陈侯。陈侯说：“安置好你的母亲。”贾获辞谢说：“妇女和您同坐一车不吉祥。”贾获和妻子扶着他母亲逃奔到坟地，也免于祸难。子展命令军队不要进入陈侯的宫室，和子产亲自监守着宫门。陈侯派司马桓子用宗庙的祭器赠送给他们。陈侯穿上丧服，抱着土地神的神主，让他手下男女分别排列捆绑着，

在朝廷上等待。子展手拿马缰绳进见陈侯，再拜叩头，捧着酒杯进献。子产进来，数点俘虏的人数就出去了。郑国人向土地神祝告除灾去邪，司徒归还民众，司马归还兵符，司空归还土地，于是就撤兵回国。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己巳，同盟于重丘①，齐成故也。

赵文子为政，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②。穆叔见之。谓穆叔曰："自今以往，兵其少弭矣。齐崔、庆新得政，将求善于诸侯③。武也知楚令尹④。若敬行其礼，道之以文辞，以靖诸侯⑤，兵可以弭。"

楚蔿子冯卒，屈建为令尹，屈荡为莫敖。舒鸠人卒叛楚，令尹子木伐之，及离城⑥，吴人救之。子木遽以右师先，子强、息桓、子捷、子骈、子盂帅左师以退⑦。吴人居其间七日⑧。子强曰："久将垫隘，隘乃禽也⑨，不如速战。请以其私卒诱之，简师，陈以待我⑩。我克则进，奔则亦视之，乃可以免。不然，必为吴禽。"从之，五人以其私卒先击吴师，吴师奔，登山以望，见楚师不继，复逐之，傅诸其军⑪。简师会之，吴师大败。遂围舒鸠，舒鸠溃。八月，楚灭舒鸠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月己巳：七月十二日。重丘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聊城县东南五十里）。 ②赵文子：即赵武，晋国执政大夫。薄：减轻。 ③善：友好。 ④知：相亲，即有交情。楚令尹：子木，即屈建。 ⑤道：同"导"，引导，疏导。 ⑥离城：舒鸠城（在今安徽舒城县西），楚国伐舒

鸠行军经过之邑。　⑦遽（jù距）：急忙，匆忙。以右师先：率领右翼部队先进军。　子强、息桓、子捷、子骈、子盂：都是楚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五人不及子木，与吴相遇而退。"　⑧居其间：处在两军之间，指右师和左师之间。　⑨垫隘：犹言疲弱；杜预注："垫隘，虑水雨。"隘：即垫隘。　⑩私卒：指各将领的家兵。简师：简择精兵。　⑪不继：没有后继。傅：接近，指接近楚国大军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十二日，诸侯在重丘结盟，由于和齐国媾和的缘故。

晋国赵文子执政，命令减轻诸侯的贡物而尊崇礼仪。穆叔进见他。赵文子对穆叔说："从今以后，战争大概能稍稍停止了。齐国的崔氏、庆氏新近当政，要向诸侯谋取友好。武和楚国令尹有交情。如果恭敬地推行礼仪，用辞令加以疏导，来安定诸侯，战争可以消除。"

楚国遠子冯死，屈建做令尹，屈荡做莫敖。舒鸠人终于背叛楚国，令尹屈建率军攻打它，到达离城，吴人救援舒鸠。屈建急忙率领右翼部队先前进，子强、息桓、子捷、子骈、子盂率领左翼部队后退。吴人处在两军之间七天。子强说："时间拖久了将会疲弱，疲弱了就会被俘，不如快打。请让我们率领家兵去引诱敌人，我们择选精兵，摆开阵势等待着我们。我们得胜就前进，我们败逃就看形势办，这样就可免于被俘。不这样，一定被吴军俘虏。"大家听从了他的话。五个人率领他们的家兵先攻击吴军，吴军败逃，登山远望，看到楚军没有后继，就又回头追赶，迫近楚军。选择的楚国精兵和家兵会合作战，吴军大败。楚军于是包围了舒鸠，舒鸠溃败。八月，楚国灭了舒鸠。

【原文】

卫献公入于夷仪。

郑子产献捷于晋，戎服将事①。晋人问陈之罪，对曰："昔虞阏父为周陶正，以服事我先王②。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，与其神明之后也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，而封诸陈，以备三恪③。则我周之自出，至于今是赖④。桓公之乱，蔡人欲立其出⑤。我先君庄公奉五父而立之，蔡人杀之⑥。我又与蔡人奉戴厉公，至于庄、宣，皆我之自立⑦。夏氏之乱，成公播荡，又我之自入⑧。君所知也。今陈忘周之大德，蔑我大惠，弃我姻亲，介恃楚众，以冯陵我敝邑，不可亿逞，我是以有往年之告⑨。未获成命，则有我东门之役⑩。当陈隧者，井堙木刊。敝邑大惧不竞，而耻大姬，天诱其衷，启敝邑心⑪。陈知其罪，授手于我⑫。用敢献功⑬。"晋人曰："何故侵小？"对曰："先王之命，唯罪所在，各致其辟⑭。且昔天子之地一圻，列国一同，自是以衰⑮。今大国多数圻矣，若无侵小，何以至焉？"晋人曰："何故戎服？"对曰："我先君武、庄为平、桓卿士⑯。城濮之役，文公布命曰⑰：'各复旧职⑱。'命我文公戎服辅王，以授楚捷，不敢废王命故也⑲。"士庄伯不能诘，复于赵文子⑳。文子曰："其辞顺㉑，犯顺不祥。"乃受之。

冬十月，子展相郑伯如晋，拜陈之功㉒。子西复伐陈，陈及郑平。仲尼曰："《志》有之㉓：'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㉔。'不言，谁知其志？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㉕。晋为伯，郑入陈，非文辞不为功㉖。慎辞哉！"

【注释】

①戎服：军服，异于朝服。将事：办理事务。　②虞阏（yú yān，又读yān烟）父：舜的后代。陶正：官名。杜预注："当周之兴，阏父为武王陶正。"先王：指周武王。　③赖：善，犹言嘉奖。利器：即制作器物。用：指为武王所用。　神明：指虞舜。后：指虞阏父，为虞舜之后。　元女大姬：武王长女太姬。元，大，长。胡公：即胡公满，阏父之子。三恪（kè客）：指封黄帝、尧、舜之后叫三恪。而杜预注以虞、夏、商之后为三恪。恪，恭敬，此犹言敬封。　④我周之自出：指陈国是我周朝的后代。陈为周的外甥，故言"我周之自出"。杜预注："言陈，周之甥，至今赖周德。"　⑤桓公之乱：指陈桓公死后发生的动乱。其出：指蔡女所生，即他们的后代，陈厉公是蔡侯的外甥。　⑥庄公：即郑庄公。五父：名佗，陈桓公之弟，杀桓公的太子免，自立为君，郑庄公遂定其位。杀之：杀了五父。　⑦奉戴：事奉护戴。厉公：即陈厉公，名跃，陈桓公之子，在位七年。庄：陈庄公，名林，在位七年。宣：陈宣公。杜预注："陈庄公、宣公，皆厉公子。"皆我之自立：都是由我郑国立了他们。　⑧夏氏之乱：即夏征舒杀陈灵公之乱，见鲁宣公十一年。成公：即陈成公，名午，陈灵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年。因夏征舒杀灵公，成公逃奔晋国，后凭郑国之力，自晋回国为君。播荡：流离失所。我之自入：由于我郑国让陈成公回国的。　⑨蔑：犹言丢弃。姻亲：即婚姻之好。介恃：倚仗。介，依赖。冯（píng凭）陵：进逼，即仗势侵犯。亿逞：满足之意，一说不可数计。往年之告：去年攻打陈国的报告。杜预注："谓郑伯穆首告晋，请代陈。"　⑩东门之役：即去年陈从楚攻打郑国东门之役。　⑪不竞：不强，即敌不住外兵压境。　⑫授手：即授首，罪人得到惩罚。手，即古首字。　⑬用：因此，所以。　⑭辟：刑罚，诛罚。　⑮圻（qí祈）：方千里之地。同：方百里之地。自是以衰：自此递降，如"伯七十里，子、男五十里"，七十里、五十里，即是递降。衰，递降，差降。　⑯武、庄：即郑武公、郑庄公。平、桓：即周平王、周桓王。卿士：周王朝的执政官，即辅佐周天子执政的诸侯。　⑰文公：即晋文公。布命：发布命令，即代周王发布命令。　⑱各复旧职：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务。即郑伯仍为周王卿士。　⑲我文公：即郑文公。辅王：辅佐周王。授楚捷：接受楚国俘虏献给周天子。不敢废王命故也：即我现在穿军服是由于不敢废弃周王之命的缘故。　⑳士庄子：晋国大夫。赵文子：即赵武，赵朔之子，代士

匄为中军元帅，晋国执政大夫。 ㉑顺：合于情理。 ㉒相：相礼。功：指伐陈之功，即战利品。 ㉓《志》：古书。 ㉔足：完成。 ㉕不远：不能到达远方。 ㉖伯：同“霸”，霸主。非文辞：不善于辞令。为功：成功。

【译文】

卫献公进入夷仪。

郑国子产向晋国奉献战利品，穿着军服处理事情。晋国人诘问陈国的罪过，子产回答说：“从前虞阏父做周朝的陶正，服事我们先王。我们先王嘉奖他能制作器物为王所用，又是虞舜的后代，武王便将长女太姬许配给胡公，并封他在陈地，让黄帝、尧、舜的后代都得到封地。所以陈国是我们周朝的后代，到今天还依靠周朝。陈桓公死后发生动乱，蔡国人想要立蔡女所生的公子为君。我们先君庄公奉事五父并立了他为君，而蔡国人杀了他。我们又和蔡国人奉事厉公，一直到陈庄公、陈宣公，都是由我们郑国所立。夏氏的祸乱，陈成公流离失所，又是我们郑国让他回国的，这是君王所知道的。现在陈国忘记了周朝的大德，丢弃了我们的大恩，抛弃了我们姻亲之好，倚仗楚国人多，来侵犯敝邑，但并不能满足，我国因此而有去年请求攻打陈国的报告。没有得到贵国允许的命令，反而有了陈国攻打我国东门的战役。在陈军经过的路上，水井被填塞树木被砍伐。敝邑非常害怕敌兵压境，给太姬带来羞耻，上天诱导我们的心，启发敝邑攻打陈国的念头。陈国知道自己的罪过，得到我们的惩罚。因此我们敢于敬献俘虏。”晋国人说：“为什么侵袭小国？”子产回答说：“先王的命令，只要有罪过，就要各个给予诛罚。况且从前天子的土地方圆一千里，诸侯的土地方圆一百里，自此以下递降。现在大国的土地方圆多到一千里了，如果没有侵占小国，怎么能到这个地步呢？”晋国人说：“为什么穿军服？”子产回答说：“我们先君武公、庄公做平王、桓王的卿

士。城濮的战役，文公发布命令说：‘各自恢复原来的职务。’命令我国文公穿着军服辅佐天子，接受楚国俘虏献给天子，现在我穿军服是不敢废除天子命令的缘故。”士庄伯不能诘问，向赵文子回命。赵文子说：“他的言辞合于情理，违背了情理不吉祥。”于是就接受了郑国奉献的战利品。

冬季十月，子展做郑伯的相礼一起到晋国，拜谢晋国接受郑国奉献的陈国战利品。子西再次攻打陈国，陈国和郑国媾和。孔子说：“《志》有这样的话：‘语言是用来完成意愿的，文采是用来完成语言的。’不说话，谁知道他的意愿？说话没有文采，虽行而不能达到远方。晋国是霸主，郑国攻进陈国，不是善于辞令就不能成功。要谨慎地使用辞令啊！”

【原文】

楚莠掩为司马，子木使庀赋，数甲兵①。甲午，莠掩书土田，度山林，鸠薮泽②，辨京陵，表淳卤，数疆潦，规偃豬③，町原防，牧隰皋，井衍沃，量入修赋④。赋车籍马，赋车兵、徒兵、甲楯之数⑤。即成，以授子木，礼也。

十二月，吴子诸樊伐楚⑥，以报舟师之役。门于巢⑦。巢牛臣曰⑧：“吴王勇而轻，若启之，将亲门⑨。我获射之，必殪⑩。是君也死，疆其少安⑪。”从之。吴子门焉，牛臣隐于短墙以射之，卒。

楚子以灭舒鸠赏子木。辞曰：“先大夫莠子之功也。”以与莠掩。

【注释】

①莠掩：莠子冯之子，官为司马；庀（pǐ痞）：治理。赋：赋税，指军

赋。 ②甲午：十月初八。土田：即土地，指土地情况。一说土、田是二事。度（duó夺）：度量，测量。鸠：聚集。薮(sǒu叟)泽：水泽，指水泽的出产。薮，少水多草的泽地。 ③辨：区别。京、陵：都是高地。杜预注："绝高曰京。大阜（大土山）曰陵。"此言区别各种高地，以备种植和防御。淳（chún纯）、卤（lǔ鲁）：盐碱之地。土地不好可减轻赋税。数疆潦（lǎo老）：计算水淹地边界。潦，此指水淹地。偃猪：地下含水多的土地。 ④町（tǐng厅，又读tǐng挺）：犹言划分。原防：即小块田地。隰皋：沼泽地，多水草，可牧牛羊。衍沃：平坦肥美的土地。量入：计量收入，指土地的收入。修赋：制定赋税制度。 ⑤赋、籍：都指交纳赋税。甲楯：盔甲和盾牌。 ⑥诸樊：名遏，寿梦之子，在位十三年。 ⑦门于巢：攻打巢邑的城门。巢，原为巢国，时属吴，亦时属楚（在今安徽巢县东北）。 ⑧巢牛臣：楚臣。 ⑨亲门：亲自进入城门。 ⑩殪（yì意）：死。 ⑪疆：边境上。少安：稍微安定，暂时安定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芳掩做司马，令尹子木让他治理军赋，检点盔甲兵器。十月初八，芳掩记录土地情况，测量山林的木材，聚集水泽的出产，区别高地的不同情况，标出瘠薄的土地，计算水淹地边界，测划地下含水多的土地，划分小块耕地，在多草的沼泽地上放牧，在平坦肥美的土地上划定井田。计量各种收入制定赋税制度。让百姓交纳车、马赋税，征收战车上士兵拿的武器、步卒拿的武器、盔甲盾牌。任务完成以后，芳掩把它交给子木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十二月，吴王诸樊攻打楚国，为报复舟师之役。攻打巢邑的城门。巢牛臣说："吴王勇敢而轻率，如果我们打开城门，他将会亲自进入城门。我们乘机射他，一定能射死。这个国君死了，边境上就能稍微安定。"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吴王进入城门，牛臣隐藏在矮墙后用箭射他，吴王死。

楚王由于灭了舒鸠赏赐子木。子木辞谢说："这是先大夫芳子的功劳。"楚王就把奖赏给了芳掩。

【原文】

晋程郑卒。子产始知然明，问为政焉。对曰："视民如子。见不仁者诛之，如鹰鹯之逐鸟雀也①。"子产喜，以语子大叔，且曰："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，今吾见其心矣。"子大叔问政于子产。子产曰："政如农功，日夜思之，思其始而成其终②。朝夕而行之，行无越思，如农之有畔，其过鲜矣③。"

卫献公自夷仪使与宁喜言④，宁喜许之。大叔文子闻之⑤，曰："乌乎！《诗》所谓'我躬不说，皇恤我后'者，宁子可谓不恤其后矣⑥。将可乎哉？殆必不可⑦。君子之行，思其终也，思其复也⑧。《书》曰⑨：'慎始而敬终，终以不困⑩。'《诗》曰⑪：'夙夜匪懈，以事一人⑫。'今宁子视君不如弈棋⑬，其何以免乎？弈者举棋不定，不胜其耦⑭。而况置君而弗定乎？必不免矣。九世之卿族⑮，一举而灭之。可哀也哉！"

会于夷仪之岁，齐人城郚⑯。其五月，秦、晋为成。晋韩起如秦涖盟，秦伯车如晋涖盟，成而不结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鹯（zhān旃）：猛禽，像鹰。　②农功：农事，农活。　③无越思：不超过所想的。畔：田界。　④使与宁喜言：派人和宁喜谈复位的事。杜预注："求复国也。"　⑤大叔文子：即太叔仪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邶风·谷风》和《诗经·小雅·小弁（pán盘）》篇。不说：今本《诗经》作不阅，不容纳。皇：又作遑，闲暇，在此犹言何暇。恤：顾念。后：后人，后代。宁子：指宁喜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"叹宁喜必将

身受其祸，不得忧恤其后人也。” ⑦殆：大概，恐怕。 ⑧终：结果。复：再做。杜预注：“思其可复行。” ⑨《书》：杜预注指逸《书》。 ⑩儆：戒慎，即不怠慢。《逸周书·常训篇》：“慎微以始而敬终，乃不困。”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“今本《尚书·蔡仲之命》：‘慎厥初，惟厥终，终以不困。’殆异文乎。” ⑪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篇。 ⑫夙夜：朝夕，早晚。匪懈：不懈怠，不怠惰。匪，通“非”，不。一人：比喻国君。杜预注：“一人以喻君。” ⑬弈（yì易）棋：下围棋。 ⑭耦：犹言对手，即下棋的对方。 ⑮九世之卿族：宁氏出自卫武公，至宁喜为九世，并做卫卿，故言“九世之卿族。” ⑯会于夷仪之岁：即鲁襄公二十四年。齐人城郠（jiá夹），事见襄公二十四年《传》。 ⑰淆盟：参加结盟淆，同“莅”，参加。伯车：名鍼（zhēn针），秦君之弟。不结：不巩固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程郑死。子产才开始了解然明，向他询问怎样施政。然明回答说：“把百姓看成像自己的儿子。见到不仁的人就诛戮他，就像鹰鹯追捕鸟雀一样。”子产很高兴，把他的话告诉子太叔，并且说：“过去我见到的只是然明的面貌，现在我见到他的心了。”子太叔向子产询问政事。子产说：“政事就象农活一样，白天黑夜要想着它，想着它的开始又想着要取得好的结果。早晨晚上去做，所做的不要超越所想的，好像农田有田界一样，他的过错就少了。”

卫献公从夷仪派人和宁喜谈复位的事，宁喜答应了。太叔文子听说了，说：“唉！《诗经》所说‘我自身都不能被容纳，哪里有闲暇顾念我的后代’的话，宁子可以说是不顾他的后代了。难道可以吗？恐怕是一定不可以的。君子的行动，要想到它的结果，要想到下次再做。逸《书》说：‘谨慎开始并且不怠慢结果，结果就不会困窘。’《诗经》说：‘早晚不敢懈怠，来事奉一人。’现在宁子看待国君不如下棋，他怎能免于祸难呢？下棋的人举棋不定，就是怕不能胜他的对手。而何况安置国君却不能决定呢？必定不能免于祸难了。九代的卿族，一举而被灭亡。可悲啊！”

晋侯在夷仪会见诸侯那一年，齐国人在郯地筑城。那年的五月，秦国、晋国媾和。晋国韩起到秦国参加结盟，秦国伯车到晋国参加结盟，虽然媾和但却不巩固。

二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六年春，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，叔向命召行人子员①。行人子朱曰："朱也当御②。"三云③，叔向不应。子朱怒曰："班爵同，何以黜朱于朝④？"抚剑从之⑤。叔向曰："秦、晋不和久矣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集，晋国赖之⑥。不集，三军暴骨⑦。子员道二国之言无私，子常易之⑧。奸以事君者⑨，吾所能御也。"拂衣从之⑩。人救之⑪。平公曰："晋其庶乎⑫！吾臣之所争者大。"师旷曰："公室惧卑，臣不心竞而力争，不务德而争善，私欲已侈⑬，能无卑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六年：鲁襄公二十六年（公元前547年）。鍼：即伯车。修成：重温和约。子员：晋国行人。　②子朱：又称朱，晋国行人。　当御：当班，值班。　③三云：说了三次。　④班爵同：犹言职位级别相同，二人同为大夫。　⑤从之：跟上叔向。　⑥集：成功。赖之：依靠它。之，指媾和。　⑦暴（pù铺）骨：暴露尸骨，指死在战场上。　⑧道：犹言沟通。易之：违背原意。　⑨奸：邪恶，此指用邪恶。　⑩拂（fú弗）衣：犹言拂袖，表示愤怒。拂，甩动。而杜预注认为"拂衣，褰裳也"。　⑪救之：劝阻他。救：阻止，劝阻。《说文》："救，止也。"　⑫平公：即晋平公，名彪，晋悼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六年。庶乎：即庶几，此指差不多要大治了吧！杜预注："庶几于治。"　⑬不心竞：不在心里竞

争。争善：争执善行，一说争执是非。侈：犹言扩大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六年春天，秦伯的弟弟鍼到晋国重温和约，叔向命令召唤行人子员。行人子朱说："朱是当班执行职务的。"说了三次，叔向没有答应。子朱愤怒说："职位级别相同，为什么在朝廷上黜退朱？"手摸着剑就跟上叔向。叔向说："秦国、晋国不和睦已经很久了。今天的事情，幸而成功，晋国依靠这次媾和。不成功，三军就得死在战场上。子员沟通两国的话没有私心，您却常常改变原意。用邪恶事奉国君的人，我是能抵制的。"拂袖跟上去。被别人劝住了。晋平公说："晋国大概差不多要大治了吧！我的臣子所争执的是大事。"师旷说："公室的地位怕要卑微，臣下不在心里竞争而用力量争夺，不致力于德行而争执是非，个人的欲望已经扩大，公室的地位能不卑微吗？"

【原文】

卫献公使子鲜为复①，辞。敬姒强命之②。对曰："君无信，臣惧不免。"敬姒曰："虽然，以吾故也。"许诺。初，献公使与宁喜言，宁喜曰："必子鲜在，不然必败。"故公使子鲜。子鲜不获命于敬姒③，以公命与宁喜言曰："苟反，政由宁氏④，祭则寡人。"宁喜告蘧伯玉，伯玉曰："瑗不得闻君之出，敢闻其入⑤？"遂行，从近关出。告右宰谷，右宰谷曰："不可。获罪于两君，天下谁畜之⑥？"悼子曰："吾受命于先人，不可以贰⑦。"谷曰："我请使焉而观之⑧。"遂见公于夷仪。反曰："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⑨，而无忧色，亦无宽言，犹夫人也⑩。若

不已⑪，死无日矣：”悼子曰：“子鲜在。”右宰谷曰：“子鲜在，何益？多而能亡，于我何为⑫？”悼子曰：“虽然，弗可以已。”孙文子在戚，孙嘉聘于齐，孙襄居守⑬。

【注释】

①为复：为自己谋求返国。复，返回；一说，复君位。　②敬姒：卫献公和子鲜的生母。强命之：一定让子鲜为献公谋求复国，犹言硬性命令。　③不获命：没有得到命令。　④政由宁氏：政事由宁氏主持，即卫国的政权全交给宁氏掌握。　⑤瑗（ài爱）：即蘧伯玉，又称蘧瑗。不得闻君之出：鲁襄公十四年，孙氏欲逐献公，蘧伯玉从近关出，故言“不得闻君之出”。　⑥两君：指卫献公和卫殇公。杜预注：“前出献公，今弑剽。”　⑦悼子：即宁喜。　⑧观之：观察卫献公可否回国。　⑨淹：淹留，停留；杜预注训为久，不确切。恤：忧患。十二年：自鲁襄公十四年卫献公出奔，至鲁襄公二十四年共十二年。　⑩宽言：宽容的话。犹夫人：还是那样一个人，即依然如故。夫，那人。　⑪已：停止，即停止让卫献公回国的计划。　⑫多：指子鲜那样人多。于我何为：对我们能做什么？　⑬孙嘉、孙襄：都是孙文子的儿子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六年，卫献公派子鲜为自己谋求返国，子鲜辞谢。敬姒一定让他去。子鲜回答说：“国君没有信用，臣下害怕不能免于祸难。”敬姒说：“尽管如此，为了我的缘故你必须去。”子鲜答应了。起初，献公派人和宁喜谈这件事，宁喜说：“必定要有子鲜在场，不然事情一定失败。”所以献公派子鲜去。子鲜没有得到敬姒的命令，以献公的命令和宁喜说：“如果能回国，政事由宁氏主持，祭祀则由寡人主持。”宁喜告诉蘧伯玉，伯玉说：“瑗没能听到国君的出走，怎敢听到他的进入？”于是就出行，从最近的关口出了国境。宁喜告诉右宰谷，右宰谷说：“不可以。得罪了两个国君，天下谁容纳你？”宁喜说：“我接受了先人的命令，不能有二心。”右宰谷说：“我请求到那里出使观察一

下。”于是就到夷仪进见了献公。右宰谷回来说：“国君逗留在外十二年了，却没有忧愁的脸色，也没有宽容的话，还是那样一个人。如果不停止让他回国的计划，我们离死就没有几天了。”宁喜说：“有子鲜在那里。”右宰谷说：“子鲜在那里，有什么益处？至多不过能自己逃亡，对我们能做什么？”宁喜说：“尽管这样，不可以停止。”孙文子在戚地，孙嘉到齐国聘问，孙襄在都城家里留守。

【原文】

二月庚寅，宁喜、右宰谷伐孙氏，不克，伯国伤①。宁子出舍于郊②。伯国死，孙氏夜哭。国人召宁子，宁子复攻孙氏，克之。辛卯，杀子叔及大子角③。书曰：“宁喜弒其君剽”，言罪之在宁氏也。孙林父以戚如晋。书曰：“入于戚以叛”，罪孙氏也。臣之禄，君实有之。义则进，否则奉身而退。专禄以周旋④，戮也。

甲午⑤，卫侯入。书曰：“复归”，国纳之也⑥。大夫逆于境者，执其手而与之言；道逆者，自车揖之；逆于门者，颔之而已⑦。公至，使让大叔文子曰⑧：”寡人淹恤在外，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闻卫国之言，吾子独不在寡人⑨。古人有言曰：‘非所怨，勿怨。’寡人怨矣。”对曰：“臣知罪矣！臣不佞，不能负羁绁，以从扞牧圉⑩，臣之罪一也。有出者，有居者，臣不能贰，通外内之言以事君⑪，臣之罪二也。有二罪，敢忘其死？”乃行，从近关出。公使止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月庚寅：二月初六。伯国：即孙襄。　②出舍于郊：退出都城住在郊外。出，指出卫国都城。　③辛卯：二月初七。子叔：卫侯剽，即卫殇公。大子角：卫殇公之子，时立为太子。　④专禄：专有俸禄，即把俸禄视为私有，此指孙林父以戚地自专。　⑤甲午：二月初十。⑥国纳之：国人接纳他。　⑦门：国门，即城门。颔（hàn汗）：点头。

⑧让：责备。　⑨闻卫之言：听到卫国的消息。在：犹言存问，慰问。　⑩负：背着；担负。扞：同“捍”，保护，保卫。　⑪出者：指卫献公。居者：指卫殇公。通：犹言传递。

【译文】

二月初六，宁喜、右宰谷攻打孙氏，没有攻下来，孙襄受伤。宁喜退出卫都住在郊外。孙襄死，孙家夜里号哭。国都人召唤宁喜，宁喜再次攻打孙氏，攻下来了。二月初七，杀了卫侯剽和太子角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宁喜弒其君剽”，是说罪过在宁氏。孙林父带着戚地去晋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入于戚以叛”，是归罪于孙氏。臣下的俸禄，实在是国君所有的。合于道义就前进，否则就保全一身而引退。把俸禄视为私有而与人们打交道，应该受到诛戮。

二月初十，卫侯进入国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复归”，是说国人让他回来。大夫在国境上迎接的，拉着他们的手并和他们说；在大路上迎接的，从车上向他们作辑；在城门口迎接的，向他们点点头罢了。卫献公回到都城，便派人责备太叔文子说：“寡人流亡在外，各位大夫都让寡人早晚听到卫国的消息，惟独大夫您不关心寡人。古人有这样的话：‘不是应该怨恨的，不要怨恨。’寡人怨恨了。”太叔文子回答说：“臣下知道罪过了！臣下没有才能，不能背负马笼头和马缰绳，而跟随君王保护财物，这是臣下的第一条罪过。有在国外的，有在国内的，臣下不能有二心，传递里外的消息来事奉君王，这是臣下的第二条

罪过。有两条罪过，怎敢忘记一死？”于是太叔文子就出走，从最近的关口出国。卫献公派人阻止了他。

【原文】

卫人侵戚东鄙，孙氏愬于晋，晋戍茅氏①。殖绰伐茅氏②，杀晋戍三百人。孙蒯追之，弗敢击。文子曰："厉之不如③！"遂从卫师，败之圉④。雍锄获殖绰⑤。复愬于晋。

郑伯赏入陈之功⑥。三月甲寅朔，享子展，赐之先路、三命之服，先八邑⑦。赐子产次路、再命之服⑧，先六邑。子产辞邑，曰："自上以下，降杀以两⑨，礼也。臣之位在四⑩，且子展之功也。臣不敢及赏礼，请辞邑。"公固予之，乃受三邑。公孙挥曰："子产其将知政矣⑪。让不失礼。"

【注释】

①茅氏：戚地的东鄙，戚地在卫国都城帝丘（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）东北约八十里。　②殖绰：齐国的勇士。杜预注："殖绰，齐人。今来在卫。"　③厉：恶鬼。　④圉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）。　⑤雍锄：孙氏之臣。　⑥入陈：攻入陈国。　⑦甲寅：三月初一。　先路：天子、诸侯所赐车子的总名。　三命之服：卿大夫最高等级的礼服。　先：古代送礼先送轻物后送贵重物。此路车和命服在城邑之先赠送。　八邑：八个城邑。杜预注："八邑，三十二井。"　⑧次路：次于子展的先路。再命之服：次于子展的三命礼服。　⑨降杀以两：以二数递减。降，原作隆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自上而至于下，其隆杀皆以两为数，此礼之定制也。"　⑩在四：排在第四。　⑪知政：执政。知，主持。

【译文】

卫国人侵袭戚地的东部边境，孙氏向晋国控诉，晋国戍守茅氏。殖绰攻打茅氏，杀了晋国戍守的三百人。孙蒯追赶殖绰，不敢攻击。孙文子说："你连恶鬼都不如！"孙蒯就追上卫军，在圉地打败了他们。雍鉏俘虏了殖绰。孙氏再次向晋国控告。

郑伯奖赏攻进陈国的功劳。三月初一，设享礼招待子展，赐给他先路、三命的礼服，然后再赐给他八个城邑。赐给子产次路、再命的礼服，然后再赐给他六个城邑。子产辞谢城邑，说："从上而下，以二数递减，是合乎礼制的。臣下的官位在第四，而且这是子展的功劳。臣下不敢受到赏赐的礼仪，请让臣下辞退城邑。"郑伯坚决要给他，子产就接受了三个城邑。公子挥说："子产大概要执政了。谦让不失掉礼仪。"

【原文】

晋人为孙氏故，召诸侯，将以讨卫也。夏，中行穆子来聘，召公也。

楚子、秦人侵吴，及雩娄①，闻吴有备而还。遂侵郑，五月，至于城麇②。郑皇颉戍之③，出，与楚师战，败。穿封戌囚皇颉，公子围与之争之，正于伯州犁④。伯州犁曰："请问于囚。"乃立囚。伯州犁曰："所争，君子也，其何不知⑤？"上其手⑥，曰："夫子为王子围，寡君之贵介弟也⑦。"下其手⑧，曰："此子为穿封戌⑨，方城外之县尹也。谁获子？"囚曰："颉遇王子，弱焉⑩。"戌怒，抽戈逐王子围，弗及。楚人以皇颉归。

印堇父与皇颉戍城麇⑪，楚人囚之，以献于秦。郑

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，子大叔为令正以为请⑫。子产曰："不获⑬。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，不可谓国，秦不其然⑭。若曰：'拜君之勤郑国⑮。微君之惠，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'，其可⑯。"弗从，遂行。秦人不予。更币，从子产而后获之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子：即楚康王，名昭，楚共王之子，在位十五年。雩(yu于)娄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城县东北）。 ②城麇（jūn军）：郑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，当靠近楚国）。 ③皇颉（xié挟，又读jié洁）：郑国大夫。 ④穿封戌：楚国方城外的县尹。 公子围：一名虔，楚共王之子，楚康王之弟，后为令尹，杀掉楚王郏（jiá夹）敖自立，为楚灵王。 正：犹言判断是非。 伯州犁：晋国大夫伯宗之子，逃亡到楚国为楚国太宰。 ⑤知：明白。 ⑥上其手：高举他的手，指王子围给皇颉看。 ⑦夫子：尊王子围之辞。 贵介弟：贵宠的大弟弟。 ⑧下其手：下垂他的手，指穿封戌给皇颉看 ⑨此子：卑穿封戌之辞。 ⑩弱：战败。 ⑪印堇父：即印氏，郑穆公之子子印的后代，郑国大夫。 ⑫取货于印氏：在印氏那里拿了财货。请之：向秦国请求赎回印堇父。 令正：主作辞令的官。为请：即为之请，为印堇父请求赎回。 ⑬不获：即印堇父不能得到释放。 ⑭国：指国家的体统。 不其然：不会那样做的。杜预注："受楚献功，大名也。以货免之，小利。故谓秦不尔。" ⑮勤：帮助。 ⑯微：没有。 其可：那样才可以。 ⑰更币：更遣使者拿着财礼。 从子产：按照子产的话去说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人为了孙氏的缘故，召集诸侯，要用诸侯军讨伐卫国。这年夏天，晋国中行穆子来鲁国聘问，是为了召请鲁襄公。

楚王、秦国人侵袭吴国，到达雩娄，听说吴国有了防备就

退回去了。于是就侵袭郑国，五月，到达城麇。郑国皇颉戍守城麇，出城，和楚军战斗，大败。穿封戌俘虏了皇颉，公子围和他争功，让伯州犁评判是非。伯州犁说："请问问俘虏。"于是就叫俘虏站在前面。伯州犁说："争夺的对象，就是您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"伯州犁高举他的手，说："那位是王子围，是寡君贵宠的大弟弟。"伯州犁下垂他的手，说："这个是穿封戌，是方城外的县尹。谁俘虏您了？"俘虏说："颉遇上王子，我败了。"穿封戌大怒，抽出戈来追赶王子围，没有追上。楚国人把皇颉带回去。

印堇父和皇颉一起戍守城麇，楚国人囚禁了印堇父，把他献给秦国。郑国人在印氏那里拿了财货向秦国请求赎回印堇父，子太叔做令正为他们拟定请求赎回的说辞。子产说："这样说是不能得到印堇父的。接受楚国奉献的俘虏却向郑国求取财货，不能说合于国家的体统，秦国不会那样做的。如果说：'拜谢君王帮助郑国。没有君王的恩惠，楚军恐怕还在敝邑的城下'，那样才可以。"子太叔没有听从，于是就动身了。秦国人不给。郑国另遣使者拿着财礼，按照子产的话去说然后得到了印堇父。

〖原文〗

六月，公会晋赵武、宋向戌、郑良霄、曹人于澶渊以讨卫，疆戚田①。取卫西鄙懿氏六十以与孙氏②。赵武不书，尊公也。向戌不书，后也。郑先宋，不失所也③。于是卫侯会之④。晋人执宁喜、北宫遗，使女齐以先归⑤。卫侯如晋，晋人执而囚之于士弱氏⑥。

秋七月，齐侯、郑伯为卫侯故如晋，晋侯兼享之⑦。晋侯赋《嘉乐》⑧。国景子相齐侯，赋《蓼萧》⑨。子

展相郑伯，赋《缁衣》⑩。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⑪："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⑫，敢拜郑君之不贰也。"

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："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，恤其患而补其阙，正其违而治其烦⑬，所以为盟主也。今为臣执君。若之何？"叔向告赵文子，文子以告晋侯。晋侯言卫侯之罪，使叔向告二君。国子赋《辔之柔矣》，子展赋《将仲子兮》⑭，晋侯乃许归卫侯。叔向曰："郑七穆⑮，罕氏其后亡者也，子展俭而壹。"

【注释】

①疆戚田：划正戚地的土地疆界。疆，即划疆界。　②懿氏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北五十七里）。杜预注："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。因姓以名城。"　六十：六十邑。服虔、杨伯峻、沈玉成主张六十邑；而杜预注认为"取田六十井"。　③不失所：即按时到会。杜预注："如期至。"　④卫侯会之：卫侯参加了会见。而杜预注："晋将执之，不得与会，故不书。"　⑤北宫遗：北宫括之子，卫国人。女（rǔ汝）齐：又称女叔齐，女叔侯，司马侯，晋臣。以先归：即"以之先归"，带他们先回去。　⑥士弱氏：晋国主管刑狱大夫。　⑦兼：并，同时。　⑧《嘉乐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；今本《诗经》篇名为《假乐》。杜预注："取其'嘉乐君子，显显令德，宜民宜人，受禄于天'"；此嘉乐齐、郑二国君。　⑨国景子：即国弱，齐国大夫。　《蓼萧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晋、卫为兄弟之国，齐侯便赋此诗取其"既见君子，孔燕岂弟，宜兄宜弟"诸句之意，"以喻晋君恩泽及诸侯"（见杜预注）。　⑩《缁衣》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取其"适子之馆兮，还予授子之粲兮"之意，言不敢违离晋国，望晋君能应许其请求。　⑪二君：指齐景公和郑简公。

⑫宗祧（tiāo挑）：犹言宗庙。宗，祖庙。祧，远祖之庙。按：齐、郑二君赋《诗》之意，是让晋君释放卫君；但叔向故意误会其意，让晋侯拜谢，并言"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，敢拜郑君之不贰也。"

⑬阙：通“缺”，缺失，错误。　烦：犹言乱。　⑭《辔之柔矣》：杜预注：“逸《诗》，见《周书》。义取宽政以安诸侯，若柔辔之御刚马。”《将仲子兮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；今本《诗经》篇名为《将仲子》，无“兮”字。杜预注：“义取众言可畏。卫侯虽别有罪，而众人犹谓晋为臣执君。”　⑮郑七穆：指郑穆公后代七个家族。杜预注：“郑穆公十一子，子然、二子孔三族已亡，子羽不为卿，故唯言七穆。郑七穆，谓子展公孙舍之，罕氏也；子西公孙夏，驷氏也；子产公孙侨，国氏也；伯有良霄，良氏也；子大叔游吉，游氏也；子石公孙段，丰氏也；伯石印段，印氏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六月，鲁襄公和晋国赵武、宋国向戌、郑国良霄、曹人在澶渊会见以讨伐卫国，划正戚地的土地疆界。占领了卫国西部边境懿氏六十邑给孙氏。《春秋》不记载赵武，是尊重鲁襄公。不记载向戌，是由于他到会晚了。记载郑国在宋国之前，是因为郑国人按期到会，当时卫侯参加了会见。晋国人拘捕了宁喜、北宫遗，派女齐带他们先回国。卫侯到了晋国，晋国人把他拘捕囚禁在士弱氏家中。

秋季七月，齐侯、郑伯为了卫侯的缘故到了晋国，晋侯设享礼一起招待他们。晋侯赋《嘉乐》这首诗。国景子做齐侯的相礼，赋《蓼萧》这首诗。子展做郑伯的相礼，赋《缁衣》这首诗。叔向让晋侯下拜两位国君说：“寡君谨敢拜谢齐国国君安定我们先君的宗庙，谨敢拜谢郑国国君没有二心。”

国景子派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说：“晋国国君在诸侯中宣扬他的明德，担忧他们的祸患而补正他们的过失，纠正他们的违礼而治理他们的动乱，因此才做了盟主。现在为了臣下而拘捕国君，怎么办？”叔向告诉赵文子，赵文子把这些话告诉晋侯。晋侯谈了卫侯的罪过，派叔向告诉齐、郑两位国君。国景子赋《辔之柔矣》这首诗，子展赋《将仲子兮》这首诗，晋侯才答应让卫侯回国。叔向说：“郑穆公后代七个家族，罕氏大概是最后灭亡的，因为子展节俭并专一。”

【原文】

初，宋芮司徒生女子，赤而毛，弃诸堤下①。共姬之妾取以入②，名之曰弃。长而美。平公入夕③，共姬与之食。公见弃也而视之，尤④。姬纳诸御，嬖，生佐⑤。恶而婉⑥。大子痤美而很，合左师畏而恶之⑦。寺人惠墙伊戾为大子内师而无宠⑧。

秋，楚客聘于晋，过宋。大子知之，请野享之，公使往。伊戾请从之。公曰："夫不恶女乎⑨？"对曰："小人之事君子也，恶之不敢远，好之不敢近⑩。敬以待命，敢有贰心乎？纵有共其外，莫共其内⑪。臣请往也。"遣之。至，则飨，用牲，加书征之，而骋告公⑫，曰："大子将为乱，既与楚客盟矣。"公曰："为我子，又何求？"对曰："欲速⑬。"公使视之，则信有焉⑭。问诸夫人与左师⑮，则皆曰："固闻之⑯。"公囚大子。大子曰："唯佐也⑰，能免我。"召而使请⑱，曰："日中不来，吾知死矣。"左师闻之，聒而与之语⑲。过期，乃缢而死。佐为大子。公徐闻其无罪也，乃亨伊戾⑳。

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㉑，问之，对曰："君夫人氏也。"左师曰："谁为君夫人？余胡弗知？"圉人归㉒，以告夫人。夫人使馈之锦与马，先之以玉，曰："君之妾弃，使某献。"左师改命曰："君夫人。"而后再拜稽首受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芮（ruǐ锐）司徒：宋国大夫。赤而毛：皮肤红色并长着毛的孩子。

堤（dī滴）下：堤坝下面。　②共姬：即宋伯姬，宋共公的夫人，宋平公的母亲。取以入：即拣进来养在宫中。　③平公：即宋平公，名成，宋共公之子，在位四十四年。入夕：进宫晚上问其母安。按：古代儿子要朝夕入见父母问安视膳。故言“平公入夕”。　④尤：犹言绝美，即极美。

⑤御：御妾，侍妾。佐：弃所生的儿子，即宋元公，在位十五年。

⑥恶：貌丑，即长得难看。婉：性情和顺。　⑦大子瘥（cuó矬）：宋平公太子。很：俗作狠，心狠毒。　⑧惠墙伊戾：寺人的名。大子内师：掌太子起居的傅相，盖太子宫内宦官之长。　⑨夫：人称代词，彼，指太子　⑩君子：指太子。　⑪纵有：即使有人。　⑫欿(kǎn砍)：通“坎”，坑，即挖坑。用牲：指用牛或羊。加书：把盟书放在牺牲上。征：检验，检查。骋：驰，即驰马。　⑬速：即快些得君位。　⑭信：确实，实在。　⑮夫人：指弃。　⑯固：犹言的确，确实。

⑰唯佐：只有佐，即唯佐能使我免于祸难。　⑱使请：让他（佐）向宋平公请求免罪。　⑲聒（guō郭）：絮絮叨叨，即说个不休。　⑳徐：逐渐。亨：同“烹”，煮了。　㉑步马者：遛马的人。　㉒圉（yǔ语）人：养马人，此即遛马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宋国芮司徒生了个女孩，皮肤红并长着毛，把她丢在堤坝下面。共姬的侍妾拣进宫来，给她命名叫弃。长大了很漂亮。宋平公进宫向共姬问候晚安，共姬和他一起吃东西。平公见到弃仔细看，觉得漂亮极了。共姬把她送给平公做侍妾，受到宠爱，生了佐。长得难看但性情和顺。太子瘥长得漂亮但心肠狠毒，向戌对他又害怕又讨厌。寺人惠墙伊戾做太子的内师却不受宠信。

这年秋天，楚国客人到晋国聘问，路过宋国。太子和楚国客人有了交情，请求在野外设宴招待他，平公让他去了。伊戾请求跟从太子。平公说：“他不讨厌你吗？”伊戾回答说：“小人事奉君子，被讨厌不敢远离，被喜欢不敢亲近。恭敬地等待命令，敢有二心吗？即使有人在外边伺候太子，却没有人在里边

伺候。臣下请求前去”。平公就派他去了。伊戾到那里，就挖坑，用牺牲，把盟书放在牺牲上并检查一下，驰马回去报告平公，说：“太子要作乱，已经和楚国客人结盟了。”平公说：“已经是我的继承人了，还谋求什么？”伊戾回答说：“想快点得到君位。”平公派人去观察，确实有其事。向夫人和左师询问此事，都说：“的确听到过。”平公囚禁了太子。太子说：“只有佐，能使我免于祸难”。召见佐并让他向平公请求免罪，说：“到中午不来，我知道应该死了”。左师听说了，就和佐说话说个不休。过了中午，太子就上吊死了。佐做了太子。平公逐渐听到太子痤没有罪，就把伊戾烹了。

向戌看见夫人的邀马人，问他，邀马人回答说：“我是君夫人家的人。”向戌说：“谁是君夫人？我为什么不知道？”邀马人回去，把向戌的话报告夫人。夫人派人送给向戌锦和马，用玉作为先行礼品，说：“国君的侍妾弃，派某某奉献。”向戌改口说：“君夫人。”然后再拜叩头接受了礼物。

【原文】

郑伯归自晋，使子西如晋聘，辞曰：“寡君来烦执事，俱不免于戾，使夏谢不敏① 。”君子曰：“善事大国。”

初，楚伍参与蔡大师子朝友，其子伍举与声子相善也② 。伍举娶于王子牟，王子牟为申公而亡③，楚人曰：“伍举实送之。”伍举奔郑，将遂奔晋。声子将如晋，遇之于郑郊，班荆相与食，而言复故④ 。声子曰：“子行也，吾必复子。”

及宋向戌将平晋、楚，声子通使于晋。还如楚⑤，令尹子木与之语，问晋故焉。且曰：“晋大夫与楚孰贤？”

对曰："晋卿不如楚，其大夫则贤，皆卿材也。如杞、梓、皮革⑥，自楚往也。虽楚有才，晋实用之。"子木曰："夫独无族姻乎⑦？"对曰："虽有，而用楚材实多。归生闻之：善为国者，赏不僭而刑不滥⑧。赏僭，则惧及淫人⑨；刑滥，则惧及善人。若不幸而过，宁僭无滥。与其失善，宁其利淫。无善人，则国从之⑩。《诗》曰⑪：'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⑫。'无善人之谓也。故《夏书》曰⑬：'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⑭。'惧失善也。《商颂》有之曰⑮：'不僭不滥，不敢怠皇，命于下国，封建厥福⑯。'此汤所以获天福也⑰。古之治民者，劝赏而畏刑，恤民不倦⑱。赏以春夏，刑以秋冬⑲。是以将赏为之加膳，加膳则饫赐⑳，此以知其劝赏也。将刑为之不举，不举则彻乐㉑，此以知其畏刑也。夙兴夜寐，朝夕临政㉒，此以知其恤民也。三者，礼之大节也。有礼无败。今楚多淫刑，其大夫逃死于四方，而为之谋主㉓，以害楚国，不可救疗，所谓不能也。

"子仪之乱，析公奔晋㉔。晋人置诸戎车之殿㉕，以为谋主。绕角之役，晋将遁矣㉖，析公曰：'楚师轻窕，易震荡也㉗。若多鼓钧声，以夜军之㉘，楚师必遁。'晋人从之，楚师宵溃。晋遂侵蔡，袭沈，获其君㉙；败申、息之师于桑隧，获申丽而还㉚。郑于是不敢南面。楚失华夏，则析公之为也。

"雍子之父兄谮雍子，君与大夫不善是也㉛。雍子

奔晋。晋人与之鄐[32]，以为谋主。彭城之役，晋、楚遇子靡角之谷[33]。晋将遁矣，雍子发命于军曰：'归老幼，反孤疾，二人役，归一人，简兵蒐乘，秣马薄食，师陈焚次[34]，明日将战。'行归者而逸楚囚，楚师宵溃。晋降彭城而归诸宋，以鱼石归[35]。楚失东夷，子辛死之[36]，则雍子之为也。

"子反与子灵争夏姬，而雍害其事[37]，子灵奔晋。晋人与之邢[38]，以为谋主。扞御北狄，通吴于晋，教吴叛楚，教之乘车，射御驱侵，使其子狐庸为吴行人焉[39]。吴于是伐巢，取驾，克棘，入州来[40]。楚罢于奔命，至今为患，则子灵之为也。

"若敖之乱，伯贲之子贲皇奔晋[41]。晋人与之苗[42]，以为谋主。鄢陵之役，楚晨压晋军而陈[43]，晋将遁矣。苗贲皇曰：'楚师之良，在其中军王族而已。若塞井夷灶，成陈以当之，栾、范易行以诱之，中行、二郤必克二穆[44]。吾乃四萃于其王族[45]，必大败之。'晋人从之，楚师大败，王夷师熸[46]，子反死之。郑叛吴兴，楚失诸侯，则苗贲皇之为也。"

子木曰："是皆然矣。"声子曰："今又有甚于此。椒举娶于申公子牟，子牟得戾而亡，君大夫谓椒举[47]：'女实遣之！'惧而奔郑，引领南望曰：'庶几赦余！'亦弗图也[48]。今在晋矣。晋人将与之县，以比叔向[49]。彼若谋害楚国，岂不为患？"子木惧，言诸王，益其禄爵而复之。声

子使椒鸣逆之㊿。

【注释】

①戾：罪过。夏：子西的名。不敏：此为自谦之词，即敬谢不敏，表示歉意。　②伍参：伍奢之祖父，伍子胥之曾祖。子朝：即公子朝，蔡文公之子，为蔡国太师。声子：即公子归生，蔡国太师子朝之子。相善：相友善。　③王子牟：楚国公子，即申公，又称申公子牟，为申县公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王子牟为申县公，得罪而出亡。"　④班：铺垫，铺着。

⑤还如楚：回来到了楚国。还，指从晋国回来。　⑥杞、梓：都是楚国出产的木材。　⑦族：同宗。姻：姻亲，即亲戚。　⑧僭（jiàn件）：僭越，即过分。滥：过度，即滥用。　⑨淫人：淫邪之人，即坏人。　⑩国从之：国家跟随着灭亡。　⑪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瞻卬》篇。　⑫人：指善人，贤能的人。之云：都是语中助词。亡：不存在。殄（tiǎn舔）：绝尽。瘁：困病。殄瘁，犹言尽受灾害。　⑬《夏书》：即逸《书》。　⑭不经：不用经常的法规，即"宁其利淫"。　⑮《商颂》：指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篇。　⑯怠：懈怠。皇：今本《诗经》作遑，暇，犹言偷闲。封建：大大地建立。杜预注："言殷汤赏不僭差，刑不滥溢，不敢怠解自宽暇，故能为下国所命为天子。"　⑰天福：上天赐给的福禄。　⑱恤民：即忧民，体恤百姓。不倦：不知疲倦。　⑲赏以春夏：在春天夏天行赏。刑以秋冬：在秋天冬天行刑。古代行赏、行刑，都有固定的时间。　⑳加膳：增加饭肴。饫（yù预）赐：犹言多赐。饫，饱。此言加膳则肴多，可用余下的多赐给下边。　㉑不举：不举盛馔，即减膳。彻乐：撤去音乐，即不奏乐。彻，通"撤"，撤除。　㉒兴：起来。临政：亲临朝廷办理政事。　㉓为之谋主：做他们的主要谋士。

㉔子仪之乱，析公奔晋：在楚庄王元年，当是鲁文公十四年。㉕置诸戎车之殿：把他（析公）安置在晋侯战车的后面。　㉖绕角之役：在鲁成公六年。　㉗轻窕（tiǎo挑）：即轻佻，不持重，不坚韧。

㉘多鼓钧声：多击军鼓的声音。钧声，即其声。夜军之：夜里全军进攻楚军。　㉙沈：姬姓子爵国（在今安徽阜阳县西北）获其君：俘虏了沈国的国君沈子揖初。在鲁成公八年。　㉚申、息：都是楚国的属国。桑隧：在今河南确山县东。获申丽：俘虏了楚国大夫申丽。在鲁成公八年。

㉛雍子之父兄谮（zèn）雍子：此事不可考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雍子之

事无所考证，想是雍子诸父诸兄共谮雍子善能也。”不善是：不为他们评理。是，是正，犹言订正，校正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君与大夫信其父兄，不能正其曲直。” ㉜鄗（chù处）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北邢台县附近）。

㉝彭城之役：在鲁成公十八年。靡角之谷：靡角地方的山谷，宋国地名，靠彭城近。 ㉞蒐乘：检阅车兵。蓐（rù褥）食：让兵士在草垫子上吃饭，准备随时出发。蓐，草垫子，草席。焚次：烧掉帐篷。次，指军队的住舍，犹言帐篷。 ㉟行归者：让该回去的（老弱孤疾）走。逸楚囚：故意放走楚国俘虏。逸，释放，此指故意释放。晋国想让楚国知道晋军的决心。晋降彭城：晋国允许彭城投降。鱼石：叛宋逃亡楚国的原宋国大夫。见鲁襄公元年《传》。 ㊱东夷：亲附楚国的东方小国。杜预注：“楚东小国及陈，见楚不能救彭城，皆叛。”子辛：楚国大夫，不是战死，实为楚人所杀。杜预注：“五年楚人讨陈叛故，杀令尹子辛。” ㊲子反与子灵争夏姬：见鲁成公二年《传》。壅害：阻碍，破坏。壅，同“壅”，壅塞，蒙蔽。其事：指婚事。 ㊳邢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北邢台县）。

㊴扞御：抵御。驱侵：犹言奔驰作战。狐庸：巫臣之子，做吴国行人。 ㊵巢：楚国的属国（在今安徽巢县东北）。驾：楚国邑名（在今安徽无为县境）。棘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永城县南）。州来：楚国邑名（在今安徽凤台县）。参阅鲁成公七年《传》。 ㊶若敖之乱：见鲁宣公四年《传》。伯贲：宣公四年《传》作伯棼，即斗椒。楚国大夫。贲皇：又称苗贲皇。 ㊷苗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）。 ㊸鄢陵之役：见鲁成公十六年《传》。 ㊹栾、范：指栾书、士燮统率的中军。当时栾书为中军元帅，范燮（即士燮）为中军副帅。易行：指简易军备，表示虚弱，使楚国中军的王族贪晋军易攻，不再顾子重、子辛之兵，故言“栾、范易行以诱之”。杜预注：“易行，谓简易兵备。欲令楚贪己，不复顾二穆之兵。”研究家对“易行”解释法不同，有的解为中军和下军相易，有的解为栾、范用家兵先进。中行：即中行偃，又称荀偃，当时为上军统帅。二郤：即郤錡和郤至。郤錡当时为上军统帅，郤至为新军副帅。二穆：指子重和子辛。子重为楚国左军统帅，子辛为右军统帅，二人皆出自楚穆王，故言“二穆”。 ㊺四萃：四面（一说指上、中、下、新四军）集中攻击。萃，聚集，即集中攻击。 ㊻王夷：楚共王受伤，指被晋将吕錡射中眼睛而受伤。夷，受伤。熸（jiān尖）：火熄灭，比喻全军溃败或丧失士气。

㊼君大夫：即国君和大夫。 ㊽引领：伸长脖子。弗图：不考虑，

即不在意。　㊾与之县：封给他县。以比叔向：举才把他比做叔向。叔向当时为晋国上大夫，盖以上大夫待伍举。　㊿椒鸣：伍举之子，伍奢之弟。

【译文】

郑伯从晋国回来，派子西到晋国聘问，致辞说："寡君来麻烦执事，害怕失敬不免于罪过，特派夏前来表示歉意。"君子说："郑国善于事奉大国。"

起初，楚国伍参和蔡国太师子朝友好，他的儿子伍举和声子也相互友善。伍举娶了王子牟的女儿为妻，王子牟做申公得罪而逃亡，楚国人说："伍举确实护送了他。"伍举逃奔到郑国，准备再逃奔到晋国。声子要去晋国，在郑国郊外遇上伍举，把荆草铺在地上一起吃东西，谈到回楚国的事。声子说："您走吧，我一定让您回国。"

等到宋国向戌调解晋、楚两国关系时，声子出使到晋国。回来到了楚国，令尹子木和声子谈话，询问晋国的事。而且说："晋国的大夫和楚国的大夫谁贤能？"声子回答说："晋国的卿不如楚国，它的大夫却贤能，都是做卿的人才。好像杞木、梓木、皮革，是从楚国去的。虽然楚国有了人才，晋国却实在使用了他们。"子木说："他们没有同宗和姻亲吗？"声子回答说："虽然有，但使用楚国的人才确实不少。归生听说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赏赐不过分刑罚不滥用。赏赐过分了，就怕奖赏到坏人身上；刑罚滥用了，就怕处罚到好人身上。如果不幸而有了不当，宁可过分而不能滥用。与其失掉好人，宁可利于坏人。没有好人，国家就跟着灭亡。《诗经》说：'贤能的人不存在，国家就遭受灾殃。'这说的就是没有好人。所以《夏书》说：'与其杀害无辜，宁可对罪人不用常法。'这就是怕失掉好人。《商颂》有这样的话说：'不过分不滥用，不敢懈怠偷懒，向下国发

布命令，大大地建树他们的福禄。'这就是商汤获得上天赐给福禄的原因。古代治理百姓的人，勉励赏赐而畏惧用刑，为百姓分忧不知疲倦。在春天夏天行赏，在秋天冬天行刑。因此在将要行赏时就为它加膳，加膳后就可以把余下的饭肴赐给下边，从这可以知道他勉励赏赐。将要行刑时就为它减膳，减膳就撤去音乐，从这可以知道他畏惧用刑。早起晚睡，早晚亲临朝廷办理政事，从这可以知道他为百姓分忧。这三件事，是礼仪的大节。讲礼仪就不会失败。现在楚国滥用刑罚很多，它的大夫逃亡到四方的国家，并且做他们的主要谋士，来危害楚国，不能挽救和疗治，这就是所说的不能滥用刑罚。

"子仪的叛乱，析公逃亡到晋国。晋国人把他安置在晋侯战车的后面，让他做主要谋士。绕角的战役，晋军就要逃跑了，析公说：'楚军轻佻，容易被动摇。如果多击军鼓的声音，在夜里全军进攻，楚军一定逃跑。'晋国人听从了，楚军夜里溃败。晋国于是就侵袭蔡国，袭击沈国，俘虏了沈国的国君；在桑隧打败了申国、息国的军队，俘虏了楚国大夫申丽便回国了。郑国那时不敢南面从楚。楚国失掉中原，这就是析公做出来的。

"雍子的父亲和哥哥诬陷雍子，国君和大夫不为他评理。雍子逃奔到晋国。晋国人封给他鄐邑，让他做主要谋士。彭城的战役，晋国、楚国在靡角之谷相遇。晋军就要逃跑了，雍子向军队发布命令说：'年老的和年幼的都回去，孤儿和有病的都回去，兄弟二人同服兵役的，回去一个，精选步兵检阅车兵，喂饱战马在草席上吃饭，军队摆开阵势烧掉帐篷，明天要决战，'让该回家的走并故意放走楚国俘虏，楚军夜里溃败。晋军允许彭城投降并归还给宋国，带了鱼石回国。楚国失掉了亲楚的东方小国，子辛为此而死，这就是雍子做出来的。

"子反和子灵争夺夏姬，破坏了子灵的婚事，灵子逃奔到晋国。晋国人封给他邢邑，让他做主要谋士。抵御了北狄，让

吴国和晋国通好，教吴国背叛楚国，教吴人乘战车，射箭驾车奔驰作战，让他的儿子狐庸做吴国的行人。吴国那时攻打巢国，占取驾地，攻下棘地，进入州来。楚国疲于奔命，到今天还是祸患，这就是子灵做出来的。

"若敖的叛乱，伯贲的儿子贲皇逃奔到晋国。晋国人封给他菅地，让他做主要谋士。鄢陵的战役，楚军早晨逼近晋军并摆开阵势，晋军就要逃跑了。苗贲皇说：'楚军的精锐，在他们的中军王族而已。如果填井平灶，摆开阵势抵挡他们，栾书、士燮简易军备来引诱他们，中行偃、郤锜和郤至必定能战胜子重和子辛。我们就从四面集中攻击他们的王族，一定能把他们打得大败。'晋国人听从了，楚军大败，楚王受伤全军溃败，子反为此而死。郑国背叛吴国兴起，楚国失掉诸侯，这就是苗贲皇做出来的。"

子木说："这些都说的对。"声子说："现在又有比这厉害的。伍举取了申公子牟的女儿，子牟得罪而逃亡，国君和大夫对伍举说：'实在是你让他走的！'伍举害怕而逃亡到郑国，伸长脖子望着南方说：'也许能赦免我！'但是你们也不考虑。现在他在晋国了。晋国人要封给他县邑，把他的才能比做叔向。他如果策划危害楚国，岂不成为祸患？"子木害怕，对楚王说了，增加伍举的官禄爵位而让他回国。声子让椒鸣去迎接伍举。

【原文】

许灵公如楚①，请伐郑，曰："师不兴，孤不归矣②！"八月，卒于楚。楚子曰："不伐郑，何以求诸侯？"冬十月，楚子伐郑。郑人将御之，子产曰："晋、楚将平，诸侯将和，楚王是故昧于一来③。不如使逞而归，乃易成也④。夫小人之性，衅于勇，啬于祸，以足其性而求名

焉者⑤，非国家之利也。若何从之？”子展说⑥，不御寇。十二月乙酉，入南里，堕其城⑦。涉于乐氏，门于师之梁⑧。县门发，获九人焉⑨。涉于氾而归⑩，而后葬许灵公。

卫人归卫姬于晋，乃释卫侯⑪。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⑫。

晋韩宣子聘于周，王使请事⑬。对曰：“晋士起将归时事于宰旅⑭，无他事矣。”王闻之，曰：“韩氏其昌阜于晋乎⑮！辞不失旧⑯。”

齐人城郑之岁，其夏，齐乌余以廪丘奔晋⑰。袭卫羊角⑱，取之。遂袭我高鱼，有大雨，自其窦入，介于其库⑲，以登其城，克而取之。又取邑于宋。于是范宣子卒，诸侯弗能治也⑳。及赵文子为政，乃卒治之。文子言于晋侯曰：“晋为盟主，诸侯或相侵也，则讨而使归其地。今乌余之邑，皆讨类也，而贪之，是无以为盟主也。请归之。”公曰：“诺。孰可使也？”对曰：“胥梁带能无用师㉑。”晋侯使往。

【注释】

①许灵公：名宁，许昭公之子，在位四十五年。　②兴：指出兵，发兵。孤：我，古代侯王的自称　③昧：犹言冒昧。杜预注：“昧，犹贪冒。”一来：来这一趟。　④易成：容易媾和。　⑤性：本性。衅：动。嗇（sè色）：贪。杜预注：“言郑之欲与楚战者，皆衅勇贪名之人，非能为国计虑久利，不可从也。”　⑥说：同“悦”，高兴。　⑦十二月乙酉：十二月初五。南里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南）。堕：拆毁。

⑧涉：徒步渡水，后泛称渡水。乐氏：洧（wěi委）水渡口的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境）。师之梁：郑国城门。　⑨县门：古代城门设置的闸门，平时挂起，有警时放下，以便加卫固守。发：犹言放下。获九人：指郑国人关在闸门外被楚军俘虏九个人。　⑩氾（fàn泛）：水名，即南氾（在今河南襄城县南）。　⑪卫姬：晋平公的姬妾中，姬姓有四人，卫姬是其中之一。杜预注："卫侯以女说晋，而后得免。"释卫侯：数月前答应齐、郑二君释放卫君，但一直拖延至今。　⑫失败：即失掉治国之道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重女色，而轻齐、郑之请，此平公之失政。"　⑬请事：即问事，询问来意。　⑭士：诸侯大夫到天子之国称士，故韩宣子在晋国为卿，在周室称士。起：韩宣子的名。归：同"馈"，赠献。时事：四时贡物。宰旅：即冢宰之下士，此为谦辞。　⑮昌阜：昌盛。阜，茂盛。杜预注："阜，大也。"　⑯旧：以往，过去。　⑰城郑（jiá夹）之岁：在郑地筑城那年，即鲁襄公二十四年。乌余：齐国大夫。廪丘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范县东南）。　⑱羊角：卫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北，范县南）。

⑲高鱼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范县东南，与鄄城县接界）。窦：洞，即城墙的排水洞。介：披甲，甲胄，此指取出甲胄装备士兵。库：武器库。

⑳治：惩治，指惩治乌余。　㉑胥梁带：胥午之子，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许灵公到楚国，请求攻打郑国，说："不发兵，我不回国了！"八月，死在楚国。楚王说："不攻打郑国，怎能求得诸侯？"冬季十月，楚王攻打郑国。郑国人准备抵抗楚军，子产说："晋、楚两国要媾和，诸侯要和睦，楚王因此冒昧来这一趟，不如让他称愿回去，就容易媾和了。小人的本性，好动勇，贪祸，来满足他的本性而追求虚名，这不符合国家的利益。怎么可以听从？"子展很高兴，就不抵抗敌人。十二月初五，楚军攻进南里，拆毁那里的城墙。徒步从乐氏渡口过河，攻打师之梁城门。郑国放下内城的闸门，楚军俘虏了九个被关在城外的郑国人。楚军徒步渡过了氾水回国，然后安葬了许灵公。

卫国人把卫姬嫁送给晋国，晋国才释放了卫侯。君子因此而知道晋平公失掉了治国之道。

晋国韩宣子到周室聘问，周天子派人询问来意。韩宣子回答说："晋国下士起来向宰旅奉献贡物，没有别的事情。"周天子听了，说："韩氏大概要在晋国昌盛吧！他仍然保持着过去的辞令。"

齐国人在郯地筑城那年，这年夏天，齐国乌余带着廪丘逃奔到晋国。他袭击卫国的羊角，占领了这地方。于是就乘机袭击我鲁国的高鱼，下大雨，乌余军从城墙的排水洞钻进去，取出高鱼武器库中的甲胄装备了士兵，登上城墙，攻克并占领了高鱼。又占领了宋国的城邑。这时范宣子已经死了，诸侯不能惩治乌余。等到晋国赵文子执政，才终于把他惩治了。赵文子对晋侯说："晋国做霸主，诸侯有人互相侵占，就要讨伐让他归还侵夺的土地。现在乌余的城邑，都属于应该讨伐一类的，而我们却贪图它，这就没有资格做盟主了。请归还给诸侯。"晋侯说："好。谁可以做使者？"赵文子回答说："胥梁带能不用兵就可把这事办好。"晋侯就派胥梁带前去。

二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年春，胥梁带使诸丧邑者，具车徒以受地，必周①。使乌余具车徒以受封，乌余以其众出。使诸侯伪效乌余之封者②，而遂执之，尽获之。皆取其邑而归诸侯，诸侯是以睦于晋。

齐庆封来聘，其车美。孟孙谓叔孙曰③："庆季之

车，不亦美乎？”叔孙曰：“豹闻之：‘服美不称，必以恶终。’美车何为？”叔孙与庆封食，不敬。为赋《相鼠》④，亦不知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七年：鲁襄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546年）。车徒：车兵和步兵。周：秘密。　②伪效：假装送给。　③孟孙：即孟孝伯，又称仲孙羯（jié竭），鲁国大夫。叔孙：即叔孙豹，鲁国大夫。　④《相鼠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》篇名。杜预注：“曰：‘相鼠有皮，人而无仪；人而无仪，不死何为？’庆封不知此诗为己，言其闇甚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七年春天，胥梁带让各丢掉城邑的国家，准备好车兵和步兵来接受土地，行动必须秘密。让乌余准备车兵和步兵来接受封地，乌余带领他的一伙人出来。胥梁带让诸侯假装是送给乌余封地的，因而就乘机逮捕了乌余，全部俘虏了他的一伙人。把他的城邑都夺回来并归还给诸侯，诸侯因此归向晋国。

齐国庆封前来聘问，他的车子很漂亮。孟孙对叔孙说：“庆封的车子，不也很漂亮吗？”叔孙说：“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：‘服饰漂亮和人不相称，一定得到恶果。’漂亮的车子有什么用？”叔孙招待庆封吃饭，庆封表现得不恭敬。叔孙为他赋《相鼠》这首诗，他也不知道其中的意思。

【原文】

卫宁喜专，公患之，公孙免余请杀之①。公曰：“微宁子，不及此②。吾与之言矣③。事未可知④，祇成恶名，止也。”对曰：“臣杀之，君勿与知⑤。”乃

与公孙无地、公孙臣谋，使攻宁氏，弗克，皆死⑥。公曰："臣也无罪，父子死余矣⑦！"夏，免余复攻宁氏，杀宁喜及右宰谷，尸诸朝⑧。石恶将会宋之盟，受命而出，衣其尸，枕之股而哭之⑨。欲敛以亡⑩，惧不免，且曰："受命矣。"乃行。

子鲜曰："逐我者出，纳我者死，赏罚无章，何以沮劝⑪？君失其信，而国无刑，不亦难乎⑫？且鲊实使之⑬。"遂出奔晋。公使止之，不可。及河，又使止之。止使者而盟于河⑭。托于木门，不乡卫国而坐⑮。木门大夫劝之仕⑯，不可，曰："仕而废其事⑰，罪也；从之，昭吾所以出也⑱。将谁恕乎？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。"终身不仕。公丧之，如税服终身⑲。

公与免余邑六十，辞曰："唯卿备百邑，臣六十矣。下有上禄⑳，乱也。臣弗敢闻。且宁子唯多邑，故死。臣惧死之速及也㉑。"公固与之，受其半。以为少师。公使为卿，辞曰："大叔仪不贰，能赞大事㉒，君其命之。"乃使文子为卿㉓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免余：卫国大夫。　②微：无，没有。及此：达到这个局面，指回国继续为君。　③吾与之言矣：我已经和他说了，指答应"政由宁氏，祭则寡人。"　④未可知：指成败不能知道。　⑤勿与知：不要参与知道计划。　⑥公孙无地、公孙臣：均卫国大夫。　⑦父子死余矣：父子二人都为我而死了。　⑧尸诸朝：陈尸在朝廷上。尸，陈列尸体。　⑨石恶：即悼子，石实之子。衣其尸：给尸首穿上衣服。

⑩敛：入敛，指把尸首装入棺材。　⑪逐我者出：驱逐我的逃亡，指孙林父。纳我者死：接纳我的死亡，指宁喜。沮（jǔ举）：阻止，即止人为恶。劝：劝勉，即勉人为善。　⑫无刑：没有正常刑罚。难：指治国难。　⑬使之：指让宁喜纳卫献公。　⑭止使者：阻止使者，即不让献公使者前进。盟于河：向黄河发誓。盟，盟誓，此指在河神前发誓。

⑮托：寄身，此指寄居。木门：杜预注为晋邑（今地不详）。乡：通"向"，面向，朝着。　⑯劝之仕：劝他做官。　⑰废其事：废弃自己担任的公事。　⑱昭：昭明，犹言宣扬。所以出：出亡的原因。　⑲公丧之：卫献公悼丧他。税（tuì退）服：又叫繐(suì穗)服，古代丧礼规定的追服。郑玄注："日月已过，闻丧而服曰税。"按：卫献公死于鲁襄公二十九年夏天，子鲜一定死于他稍前，依古代丧礼规定，天子、诸侯对兄弟死不服丧。但子鲜死，卫献公为他终身服丧。故言"如税服终身"。　⑳下有上禄：下面人而拥有上面人的禄邑。公孙免余为大夫，而拥有上卿的禄邑。　㉑死之速及：死亡会很快到来。　㉒赞：赞助，辅佐。　㉓文子：即太叔仪。

【译文】

卫国宁喜专权，卫献公忧虑这件事，公孙免余请求杀掉他。献公说："没有宁子，我不能到这地步。我已经和他说过了'政由宁氏'。事情的成败不能知道，只能铸成坏名声，停止不能干。"公孙免余回答说："臣下杀他，君王不要参与知道此事。"于是就和公孙无地、公孙臣策划，派他们攻打宁氏，没有攻下来，公孙无地和公孙臣都战死。献公说："臣是没有罪过的，父子二人都为我而死了！"这年夏天，公孙免余再次攻打宁氏，杀了宁喜和右宰谷，把尸首陈列在朝廷上。石恶将要参加宋国的盟会，接受命令出来，给尸首穿上衣服，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大哭他们。想要把尸首入敛以后自己逃亡，又害怕不能免于祸难。姑且说："接受命令了。"于是就出走了。

子鲜说："驱逐我的逃亡，接纳我的死亡，赏罚没有章法，用什么止人为恶勉人为善？国君失掉他的信用，国家就没有正

常刑罚，不也很难吗？而且鲋实在让宁喜这样做的。”于是就逃亡到晋国。献公派人阻止他，不行。到达黄河，又派人阻止他。他劝止使者而向黄河发誓。子鲜寄居在晋国木门，坐着都不肯面向卫国。木门大夫劝他做官，他不同意，说：“做官而废弃自己的职责，就是罪过；要尽自己的职责，就是宣扬我出亡的原因。我将要向谁诉说呢？我不能立在别人的朝廷上了。”子鲜一直到死没有出来做官。献公悼丧他，为他服丧一直到死。

卫献公给公孙免余六十个邑，公孙免余辞谢说：“只有卿才具备一百个邑，臣下已经有六十个了。在下的人而拥有在上人的邑禄，是祸乱。臣下不敢听到。况且宁子就由于邑多，所以死掉。臣下害怕死亡会很快到来。”献公坚决给他，他接受了一半。让他做了少师。献公让他做卿，他辞谢说：“太叔仪没有二心，能赞助大事，君王还是任命他吧。”于是就让太叔仪做了卿。

【原文】

宋向戌善于赵文子，又善于令尹子木，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①。如晋，告赵孟。赵孟谋于诸大夫，韩宣子曰：“兵，民之残也，财用之蠹，小国之大菑也②。将或弭之，虽曰不可，必将许之。弗许，楚将许之，以召诸侯，则我失为盟主矣。”晋人许之。如楚，楚亦许之。如齐，齐人难之③。陈文子曰④：“晋、楚许之，我焉得已⑤？且人曰弭兵，而我弗许，则固携吾民矣⑥！将焉用之？”齐人许之。告于秦，秦亦许之。皆告于小国，为会于宋⑦。

五月甲辰，晋赵武至于宋⑧。丙午⑨，郑良霄至。

六月丁未朔，宋人享赵文子，叔向为介⑩。司马置折俎⑪，礼也。仲尼使举是礼也，以为多文辞⑫。戊申，叔孙豹、齐庆封、陈须无、卫石恶至⑬。甲寅⑭，晋荀盈从赵武至。丙辰，邾悼公至⑮。壬戌，楚公子黑肱先至⑯，成言于晋。丁卯⑰，宋向戌如陈，从子木成言于楚。戊辰，滕成公至⑱。子木谓向戌："请晋、楚之从，交相见也⑲。"庚午，向戌复于赵孟⑳。赵孟曰："晋、楚、齐、秦，匹也㉑。晋之不能于齐㉒，犹楚之不能于秦也。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，寡君敢不固请于齐？"壬申，左师复言于子木，子木使驲谒诸王㉓。王曰㉔："释齐、秦，他国请相见也㉕。"秋七月戊寅㉖，左师至。是夜也，赵孟及子皙盟以齐言㉗。庚辰㉘，子木至自陈。陈孔奂、蔡公孙归生至㉙。曹、许之大夫皆至。以藩为军，晋、楚各处其偏㉚。伯夙谓赵孟曰㉛："楚氛甚恶，惧难㉜。"赵孟曰："吾左还入于宋㉝，若我何？"

【注释】

①名：名声。　②蠹（dù杜）：蛀虫；蘖：同"灾"，灾难。　③难之：对弭兵感到为难。　④陈文子：又称陈须无，齐国大夫。　⑤已：止，即不同意。　⑥携：携贰，即产生离心。　⑦为会：举行会见。　⑧五月甲辰：五月二十七日。　⑨丙午：五月二十九日。　⑩六月丁未：六月初一。　⑪司马：兼管会同之事。置折俎：将牲畜体解成一节一段，置于俎中，即把煮熟的牲畜拆成块放在礼器中。　⑫举：犹言记录。多文辞：修辞的辞藻太多。杜预注："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，故逆赵武。赵武、叔向因享宴之会，展宾主之辞。故仲尼以为多文辞。"　⑬

戊申：六月初二。石恶：卫国大夫。 ⑭甲寅：六月初八。 ⑮丙辰：六月初十。邾悼公：邾国国君，名华，邾宣公之子，在位十五年。 ⑯壬戌：六月十六日。公子黑肱（gōng工）：字子晳，楚共王之子，后为楚国令尹。先至：比令尹子木先到。 ⑰丁卯：六月二十一日。 ⑱戊辰：六月二十二日。滕成公：名原，文公之子，在位三十六年。 ⑲晋、楚之从：跟从晋国的诸侯和跟从楚国的诸侯，即晋、楚的盟国。交相见：更相朝见，即令从晋之诸侯朝于楚，从楚之诸侯朝于晋。 ⑳庚午：六月二十四日。 ㉑匹：匹敌，即地位相当，对等。 ㉒于齐：指挥齐国。于，用法同以，指挥，领导。 ㉓壬申：六月二十六日。左师：即向戌。馹（rì日）：传车，古代驿站专用的车。谒：请见，或请示。 ㉔王：指楚王。㉕相见：互相朝见。 ㉖七月戊寅：七月初二。 ㉗齐言：统一盟辞，即免得盟誓时再有争议。 ㉘庚辰：七月初四。 ㉙孔奂：陈国大夫。公孙归生：即声子，蔡国宗室。 ㉚为军：即做军队的界限。偏：两边，两头。杜预注："晋处北，楚处南。" ㉛伯夙：晋国大夫。而杜预注认为伯夙就是荀盈。 ㉜难：被袭击的祸难。杜预注："言楚有袭晋之气。" ㉝左还：向左转。还，通"旋"，旋转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向戌和赵文子友好，又和令尹子木友好，想要消除诸侯之间的战争而取得名声。向戌到晋国，告诉了赵文子。赵文子和大夫们商量，韩宣子说："战争，是百姓的祸害，是财货的蛀虫，是小国的大灾难。有人要消除它，虽然说办不到，一定要答应他。不答应，楚国将会答应，用来号召诸侯，那么我国就会失掉盟主的地位了。"晋国人答应了向戌。向戌到楚国，楚国也答应了。向戌到齐国，齐国人对此感到为难。陈文子说："晋国、楚国答应了，我们怎能不同意？而且别人说消除战争，而我们却不同意，就当然会使百姓产生离心了！将要怎么使用他们？"齐国人答应了。向戌告诉秦国，秦国也答应了。这四个国家都通告小国，在宋国举行会见。

五月二十七日，晋国赵文子到达宋国。二十九日，郑国良

霄到达。六月初一，宋国人设享礼招待赵文子，叔向做赵文子的副手。司马把煮熟的牲畜拆成碎块放在礼器中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后来孔子看到了这次礼仪的记录，认为修饰的辞藻太多。六月初二，叔孙豹、齐国庆封、陈须无、卫国石恶到达。初八，晋国荀盈跟随赵文子之后到达。初十，邾悼公到达。十六日，楚国公子黑肱先到达，和晋国商定了有关事宜。二十一日，宋国向戌到陈国，和子木商定有关楚国的条件。二十二日，滕成公到达。子木对向戌说："请跟从晋国的诸侯和跟从楚国的诸侯，更相朝见。"二十四日，向戌向赵文子复命。赵文子说："晋、楚、齐、秦，四个国家地位相等。晋国不能指挥齐国，如同楚国不能指挥秦国。楚国国君如果能让秦国国君辱临敝邑，寡君怎敢不坚决向齐国国君请求？"二十六日，向戌向子木复命，子木派传车谒见楚王请示，楚王说："放下齐国、秦国，请求其他国家互相朝见。"秋季七月初二，向戌到达。当夜，赵文子和公子黑肱统一了盟书的措辞。初四，子木从陈国到达。陈国孔奂、蔡国公孙归生到达。曹国、许国的大夫都到达。各国军队用篱笆做界限，晋国、楚国各自驻扎在两边。伯夙对赵文子说："楚国的气氛很不好，怕会发生被袭击的祸难。"赵文子说："我们向左转就进入了宋国，能把我们怎么样？"

【原文】

辛巳，将盟于宋西门之外，楚人衷甲①。伯州犁曰："合诸侯之师，以为不信，无乃不可乎？夫诸侯望信于楚，是以来服。若不信，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。"固请释甲②。子木曰："晋、楚无信久矣，事利而已③。苟得志焉，焉用有信？"大宰退，告人曰："令尹将死矣，不及三年。求逞志而弃信④，志将逞乎？志以发

言，言以出信，信以立志，参以定之⑤。信亡，何以及三⑥？”赵孟患楚衷甲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：“何害也？匹夫一为不信，犹不可，单毙其死⑦。若合诸侯之卿，以为不信，必不捷矣⑧。食言者不病⑨，非子之患也。夫以信召人，而以僭济之，必莫之与也⑩，安能害我？且吾因宋以守病，则夫能致死⑪。与宋致死，虽倍楚可也⑫。子何惧焉？又不及是⑬。曰‘弭兵’以召诸侯，而称兵以害我，吾庸多矣⑭，非所患也。”

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，曰：“视邾、滕⑮。”既而齐人请邾，宋人请滕，皆不与盟⑯。叔孙曰：”邾、滕，人之私也⑰。我列国也，何故视之⑱？宋、卫，吾匹也。”乃盟。故不书其族，言违命也⑲。

晋、楚争先⑳。晋人曰：“晋固为诸侯盟主，未有先晋者也。”楚人曰：“子言晋、楚匹也，若晋常先，是楚弱也。且晋、楚狎主诸侯之盟也久矣㉑，岂专在晋？”叔向谓赵孟曰：“诸侯归晋之德只，非归其尸盟也㉒。子务德，无争先。且诸侯盟，小国固必有尸盟者，楚为晋细㉓。不亦可乎？”乃先楚人。书先晋，晋有信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辛巳：七月初五。衷甲：甲在衣里，即外衣里面穿皮甲。衷，穿在里面。　②释甲：解除皮甲，即脱去衣里穿的皮甲。　③事利：作对我们有利的事。　④逞志：满足意愿。逞，施展，称愿，满足。　⑤参以定之：言、信、志三者参合联系彼此确定。参，参合，犹言联系。

⑥及三：到三年，即活到三年。　⑦一为：一旦做出。单：通“殚（dān单）”，尽，全部。　⑧捷：胜，成功。　⑨不病：犹言不足以困人。病，困乏，弊害。　⑩僭（jiàn荐）：不可信，虚假。莫之与：即“莫与之”，没有人亲附他。　⑪因宋：依靠宋国。守病：防守楚国制造的困境。夫：犹言人人，指晋军。　⑫倍楚：楚军增加一倍。　⑬不及是：达不到这地步，即不至于这样。⑭称兵：即举兵，发动战争。庸：功劳。　⑮视邾、滕：即把鲁国看成同邾国、滕国一样。　⑯请邾：请求把邾国做属国。　⑰人之私：是别人的私属，即私属他国，不是独立国家。　⑱列国：即诸侯国。视之：看作和他们（邾、滕）一样。　⑲族：族氏。《春秋》只记载“豹及诸侯之大夫”，不记载叔孙豹。违命：指叔孙豹违命。叔孙豹不听季武子的话，与邾、滕小国相等，故言“违命”。杜预注：“两事晋、楚则贡赋重，故欲比小国。武子恐叔孙不从其言，故假公命以敦之。”　⑳争先：争执先歃血盟誓。　㉑狎（xiá匣）：更迭，交替。杜预注：“狎，更也。”　㉒尸：语尾助词。尸盟：主持结盟。杜预注：“尸，主也。”　㉓尸盟者：结盟时主办具体事务的人。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：“尸盟者与‘尸盟’不同，谓盟时主办具之人也，例以小国任之。”细：即做尸盟者之类的小国。

【译文】

七月初五、将要在宋国的西门外结盟，楚国人在外衣里面穿着皮甲。伯州犁说：“会合诸侯的军队，而做不让人信任的事，只怕不可以吧？诸侯盼望而信任着楚国，因此前来顺服。如果不被别人信任，这就是抛弃了我们顺服诸侯的东西。伯州犁坚决请求脱掉皮甲。子木说：“晋国、楚国不讲信用已经很久了，做对我们有利的事而已。如果能满足意愿，哪里用得着有信用？”伯州犁退出去，告诉人说：“令尹要死了，不会到三年。求取满足意愿而丢弃信用，意愿会满足吗？意愿用来形成语言，语言用来表露信用，信用用来树立意愿，言、信、志三者参合联系彼此确定。信用丢掉了，怎么能活到三年？”赵文子担心楚国人衣内穿皮甲，把这事告诉了叔向。叔向说：“有什么危害？

一个普通的人一旦做出不守信的事，尚且不可以，都不会得好死。如果会合诸侯的卿，而做出不守信用的事，一定不会成功了。不守信的人不足以困乏别人，这不是您的祸患。用信用召集别人，却用虚假求得成功，必然没有人亲附他，怎能危害我们？而且我们依靠着宋国来防守楚国制造的困境，那么人人都能拼命抗敌。和宋军一起誓死抵抗，即使楚军增加一倍也可以顶住。您有什么可害怕的呢？而事情又没到这种地步。口说'消除战争'来召集诸侯，反而发动战争来危害我们，我们的功劳就多了。这不是我们所要担心的。”

季武子派人以襄公的名义告诉叔孙豹，说：“把我们看作同邾国、滕国一样。”后来齐国人请求把邾国做自己的属国，宋国人请求把滕国做自己的属国，邾、滕两国都不参加结盟。叔孙豹说：“邾国、滕国，是别人的私属。我们是诸侯国，为什么要看成和他们一样？宋国、卫国，才是和我们相等的。”于是就参加了结盟。所以《春秋》不记载他的族氏，这是说叔孙豹违背了命令的缘故。

晋国、楚国争执先歃血盟誓。晋国人说：“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，从来没有在晋国之前歃血的。”楚国人说：“您说晋国、楚国的地位相等，如果晋国永远在前面，这就是楚国弱于晋国。而且晋国、楚国交替着主持诸侯的盟会已经很久了，难道专门由晋国主持吗？”叔向对赵文子说：“诸侯归服晋国的德行，而不是归服它主持结盟。您致力于德行，不要去争执先歃血。况且诸侯会盟，小国本来一定是主持结盟具体事务的，楚国做晋国的尸盟者一类的小国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”于是就让楚国人先歃血。《春秋》记载却把晋国放在楚国前面，是因为晋国有信用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壬午，宋公兼享晋、楚之大夫，赵孟为客①。子木

与之言，弗能对；使叔向侍言焉②，子木亦不能对也。乙酉，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③。子木问于赵孟曰："范武子之德何如？"对曰："夫子之家事治，言于晋国无隐情，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④。"子木归，以语王。王曰："尚矣哉！能歆神人，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⑤。"子木又语王曰："宜晋之伯也，有叔向以佐其卿，楚无以当之⑥，不可与争。"晋荀盈遂如楚涖盟。

郑伯享赵孟于垂陇，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大叔、二子石从⑦。赵孟曰："七子从君，以宠武也⑧。请皆赋以卒君贶，武亦以观七子之志⑨。"子展赋《草虫》⑩。赵孟曰："善哉！民之主也。抑武也不足以当之⑪。"伯有赋《鹑之贲贲》⑫。赵孟曰："床第之言不逾阈，况在野乎⑬？非使人之所得闻也。"子西赋《黍苗》之四章⑭。赵孟曰："寡君在，武何能焉？"子产赋《隰桑》⑮。赵孟曰："武请受其卒章⑯。"子大叔赋《野有蔓草》⑰。赵孟曰："吾子之惠也⑱。"印段赋《蟋蟀》⑲。赵孟曰："善哉！保家之主也⑳，吾有望矣。"公孙段赋《桑扈》㉑。赵孟曰："匪交匪敖，福将焉往㉒？若保是言也，欲辞福禄得乎？"卒享㉓。文子告叔向曰"伯有将为戮矣。诗以言志，志诬其上，而公怨之，以为宾荣㉔，其能久乎？幸而后亡㉕。"叔向曰："然，已侈㉖！所谓不及五稔者，夫

子之谓矣㉗。”文子曰：“其余皆数世之主也。子展其后亡者也，在上不忘降㉘。印氏其次也，乐而不荒㉙。乐以安民，不淫以使之㉚，后亡，不亦可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壬午：七月初六。兼享：同时设享礼招待。为客：做主宾。客，指上宾，即后来坐在首席位置上的宾客。晋国为霸主，故做主宾。杜预注：“客，一坐所尊。”　②侍言：侍坐和人谈话，即陪赵文子和子木谈话。

③乙酉：七月初九。蒙门：宋国都城的东北门。杜预注：“蒙门，宋城门。”　④家：指大夫的家族。治：治理得有秩序。陈信：以诚信陈告鬼神。无愧辞：没有言不由衷的话。　⑤歆：欣喜，高兴；一说歆享。神人：即神和人。五君：五世国君。杜预注：“五君，谓文、襄、灵、成、景。”　⑥伯：同“霸”，霸主，领袖。无以当之：无法抵挡它，一说没有和他相当的人。　⑦垂陇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荥泽县东北）。二子石：即印段、公孙段，郑国大夫，二人字均叫子石，故言“二子石”。⑧宠：尊宠，尊贵。　⑨赋：指赋诗。贶（kuàng况）：恩赐。志：志向。　⑩《草虫》：为《诗经·召南》篇名。子展赋此诗，颂扬赵文子为君子。　⑪抑：犹言但是，可是。　⑫《鹑之贲贲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》篇名。　⑬床第：床上，即男女枕席上的情话。第，床簀（见服虔注）。不逾阈（yù域）：不越门槛。阈，门槛，门限。《鹑之贲贲》本为讽刺卫宣姜淫乱而作，而伯有赋此诗之意，实在“人之无良，我以为君”两句，有讽刺郑君之嫌，郑伯必怨恨他。故赵文子认为是“床第之言”。　⑭《黍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四章：“肃肃谢功，召伯营之。烈烈征师，召伯成之。”杜预注：“比赵孟于召伯。”　⑮《隰桑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“义取思见君子，尽心以事之。”　⑯卒章：即“心乎爱矣，遐不谓矣。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”赵文子想用子产之见教诲自己，故言“请受其卒章”。　⑰《野有蔓草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　⑱惠：恩惠。子太叔赋诗取其“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”之义，故赵文子言“吾子之惠也”。　⑲《蟋蟀》：为《诗经·唐风》篇名。

⑳保家：保住家族。杜预注：“能戒惧不荒，所以保家。”　㉑《棠

扈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“义取君子有礼文，故能受天之祜（hù户）。”　㉒交：义同徼。陈奂《诗毛氏传疏》：“交，徼一义。”敖：同“傲”。今本《诗经》作“彼交匪敖”。　㉓卒享：结束享礼。

㉔诬其上：诬蔑他的国君。上，此指郑君。公怨之：郑君怨恨伯有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伯有之诗讥刺郑，故公怨之。”宾荣：宾客光荣。㉕幸而后亡：后灭亡是他的侥幸，即一定先灭亡。杜预注：“言必先亡。”

㉖已侈：太骄奢。已，太。　㉗五稔(rěn忍)：五年。稔，年，古代谷一熟为一年，故亦称年为稔。夫子：指伯有。　㉘在上：处在上位。降：降抑。子展赋《草虫》有“我心则降”句。　㉙荒：荒淫，荒唐，即有节制。印段赋《蟋蟀》有“好乐无荒”句。　㉚使之：指使用百姓。

【译文】

七月初六，宋公同时设享礼招待晋国、楚国的大夫，赵文子做主宾。子木和他谈话，赵文子不能回答；让叔向在旁边陪着谈话，子木也不能回答。初九，宋公和诸侯的大夫在蒙门外边结盟。子木向赵文子询问说：“范武子的德行怎么样？”赵文子回答说：“这位老人的家事治理得有秩序，对晋国没有隐瞒不可讲的事情，他的祝史以诚信陈告鬼神没有言不由衷的话。”子木回国，把赵文子的话告诉楚王。楚王说：“高尚啊！能够让神和人高兴，他光荣地辅佐五世国君做盟主是合适的了。”子木又告诉楚王说：“晋国做诸侯的领袖是应当的，有叔向辅佐它的卿，楚国是无法抵挡它的，不能和他们相争。”晋国荀盈于是就到楚国参加结盟。

郑伯在垂陇设享礼招待赵文子，子展、伯有、子西、子产、子太叔、二子石跟随郑伯。赵文子说：“这七位大夫跟从着君王，是宠爱武啊。请求都赋诗来完成君王的恩赐，武借此也可以看到七位的志向。”子展赋《草虫》这首诗。赵文子说：“好啊！是百姓的主人。但武是不足以承当的。”伯有赋《鹑之贲贲》这首诗。赵文子说：“床上的话不出门槛，何况在野外呢？这不是

让人应该听到的。”子西赋《黍苗》的第四章。赵文子说：“有寡君在，武怎能和他相比呢？”子产赋《隰桑》这首诗。赵文子说：“武请求接受它的最后一章。”子太叔赋《野有蔓草》这首诗。赵文子说：“这是大夫的恩惠。”印段赋《蟋蟀》这首诗。赵文子说：“好啊！是保住家族的大夫，我有希望了。”公孙段赋《桑扈》这首诗。赵文子说：“不骄不傲，福禄还会跑到哪去？如果能保持这些话，想要推辞福禄能行吗？”享礼结束了。赵文子告诉叔向说：“伯有将要被杀了。诗用来表达心意。心意在诬蔑他的国君，而国君怨恨他，又认为宾客光荣，他能够长久吗？后灭亡是他的侥幸。”叔向说：“是这样，太骄奢！所谓不到五年，说的就是这个人了。”赵文子说：“其余的都是可以传到数世的大夫。子展大概是最后灭亡的，居上位却不忘记降抑自己。印氏是最后第二家灭亡的，欢乐而不荒唐。以安定百姓为乐，不过分使用百姓，灭亡在后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宋左师请赏①，曰：“请免死之邑②。”公与之邑六十。以示子罕，子罕曰：“凡诸侯小国，晋、楚所以兵威之③。畏而后上下慈和，慈和而后能安靖其国家④，以事大国，所以存也。无威则骄，骄则乱生，乱生必灭，所以亡也。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，谁能去兵⑤？兵之设久矣，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⑥。圣人以兴，乱人以废，废兴存亡昏明之术⑦，皆兵之由也。而子求去之，不亦诬乎⑧？以诬道蔽诸侯⑨，罪莫大焉。纵无大讨⑩，而又求赏，无厌之甚也。”削而投之⑪。左师辞邑。向氏欲攻司城⑫，左师曰：“我将

亡，夫子存我，德莫大焉⑬又可攻乎？”君子曰：“‘彼已之子，邦之司直⑭’，乐喜之谓乎⑮！‘何以恤我，我其收之⑯’，向戌之谓乎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左师：指向戌，宋国执政大夫。请赏：向戌有奔走晋、楚两国，“弭诸侯之兵”的功劳，故向宋君请赏。　②免死之邑：杜预注“谦言免死之邑”；此外尚有其他之解，不一一列举。　③兵威之：用兵力威慑他们。之，指小国。　④慈和：慈爱和睦。　⑤五材：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兵：兵器。兵器用金与木制造，铸造时用水和火，制成后放在土地上，故言五材“民并用之”。　⑥不轨：即越轨。文德：此指礼乐教化，对“武功”而言。　⑦圣人以兴：即“圣人以兵而兴”，圣人由于武力而兴起。圣人，杜预注指商汤王和周武王。乱人：杜预注指夏桀王和殷纣王。废：即被废弃。术：犹言道，方法。　⑧诬：欺骗。　⑨蔽：蒙蔽。　⑩纵：即使。　⑪削：指削掉简册上的字。投之：扔了简册。宋君赏赐给向戌六十邑记载在简册上，向戌拿给子罕看，子罕就削去上面的字便把简册扔在地上。杜预注：“削赏左师之书。”　⑫司城：指子罕。　⑬夫子：古代对男子的敬称，此指子罕。存我：让我生存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言我邑多，将有灭亡之祸，子罕责我以义，是存我也。”　⑭彼己之子：那个好人。彼己，今本《诗经》作彼其。以上为《诗经·郑风·羔裘》第二章两句诗。　⑮乐喜：即子罕。　⑯恤：忧虑。杜预注：“恤，忧也。”收：收取，犹言接受。以上两句为逸《诗》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左师请求赏赐，说：“臣下请求赐给免死的城邑。”宋平公赐给他六十个邑。他把简册拿给子罕看，子罕说：“凡是诸侯小国，都受晋国、楚国武力所威慑。他们害怕然后上下慈爱和睦，慈爱和睦然后能安定他们的国家，以事奉大国，这是小国存在的原因。没有威胁他们就要骄傲，骄傲了就发生祸乱，祸乱发生了必然被消灭，这是小国灭亡的原因。上天生出了金、

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材料，百姓全部使用了它们，废掉一种都不可以，谁能够去掉兵器呢？兵器的设置已经很久了，是用来威慑越轨而宣扬文德的。圣人由于武力而兴起，作乱的人由于武力而被废弃，废兴存亡昏明之道，都是由于武力造成的。而您却谋求去掉它，这不也是欺骗吗？用欺骗的办法蒙蔽诸侯，没有比这再大的罪过了。即使没有大的讨伐，而又求取赏赐，这是贪得无厌达到极点了。”子罕削掉简册上的字扔了它。左师辞退了城邑。向氏想要攻打子罕，左师说：“我将要灭亡，他老人家让我生存，没有比这再大的恩德了，又可以攻打吗？”君子说：‘那位人士，是国家主持正义的人’，说的就是子罕吧！‘怎样忧虑我，我都要接受它’，说的就是向戌吧！”

【原文】

齐崔杼生成及彊而寡，娶东郭姜①，生明。东郭姜以孤入，曰棠无咎，与东郭偃相崔氏②。崔成有疾，而废之，而立明。成请老于崔③，崔子许之。偃与无咎弗予，曰：“崔，宗邑也，必在宗主④。”成与彊怒，将杀之。告庆封曰：“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，唯无咎与偃是从，父兄莫得进矣⑤。大恐害夫子，敢以告。”庆封曰：“子姑退，吾图之。”告卢蒲⑥。嫳卢蒲嫳曰：“彼、君之雠也。天或者将弃彼矣。彼实家乱，子何病焉？崔之薄，庆之厚也⑦。”他日又告。庆封曰：“苟利夫子，必去之！难，吾助女。”九月庚辰，崔成、崔彊杀东郭偃、棠无咎于崔氏之朝⑧。崔子怒而出，其众皆逃，求人使驾，不得。使圉人驾，寺人御而出。且曰：“崔氏有福，止余犹可⑨。”遂见庆封。庆封曰：“崔、庆一也。是何敢然？

诸为子讨之。”使卢蒲嫳帅甲以攻崔氏。崔氏堞其宫而守之⑩，弗克。使国人助之，遂灭崔氏，杀成与强，而尽俘其家。其妻缢。嫳复命于崔子，且御而归之。至，则无归矣，乃缢。崔明夜辟诸大墓⑪。辛巳，崔明来奔，庆封当国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寡：古代没有妻子和没有丈夫都叫寡，此指没妻子。东郭姜：东郭氏，姜姓，东郭偃之姊。　②孤：指前夫棠公之子。棠无咎：棠公之子。东郭偃：东郭姜之弟。相：辅佐。　③崔：齐国邑名，崔氏始封之地（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）。　④宗邑：宗庙所在的地方。宗主：指继承崔氏的崔明。　⑤夫子：指崔杼。身：身事。父兄：崔氏的诸父诸兄。

⑥卢蒲嫳（piè）：庆封属大夫。杜预注：“嫳，庆封属大夫。封以成、强之言告嫳。”　⑦薄：犹言削弱。厚：即加强。　⑧庚辰：九月初五。崔氏之朝：崔氏的朝廷，即崔杼办事的地方。　⑨止余：指祸患停止在我身上。　⑩堞（dié蝶）：城上的矮墙，此指筑崔氏的宫墙。

⑪大墓：犹言墓群。　⑫当国：掌权，即执政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崔杼生了成和强就死了妻子，又娶东郭姜为妻，生了明。东郭姜带了前夫的儿子进门，名叫棠无咎，和东郭偃辅佐崔氏。崔成有病，被废弃，立了崔明为继承人。崔成请求退休在崔地养老，崔杼答应了他。东郭偃和棠无咎不同意给，说：崔地，是宗庙所在的地方，一定归于宗主。”崔成和崔强很生气，要杀了他们。告诉庆封说：“他老人家的身事也是您所知道的，惟独听从棠无咎和东郭偃的，诸父诸兄都说不上话了。很怕有害于他老人家，谨敢把这些话向您报告。”庆封说：“您姑且退出去，我考虑一下。”庆封告诉了卢蒲嫳。卢蒲嫳说：“他，是国君的仇人。上天或许要抛弃他了。他确实发生了家乱，

您担忧什么？崔家的削弱，就是庆家的加强。”过了几天崔成和崔强又对庆封说这件事。庆封说：“如果有利于他老人家，一定除掉他们！有危难，我来帮助你们。”

九月初五，崔成、崔强把东郭偃、棠无咎在崔氏的朝廷上杀了。崔杼大怒走出，他的手下人都逃走了，找人驾车，找不到。让养马的人套上车，寺人驾驶着车子出去。崔杼还说：“崔氏如果有福，祸患只停止在我身上还可以。”于是就进见庆封。庆封说：“崔、庆是一家。这些人怎么敢这样？请让我为您讨伐他们。”派卢蒲嫳率领甲士攻打崔氏。崔氏修筑他们的宫墙守卫着，没有攻克。卢蒲嫳让国人帮助攻打，于是就灭亡了崔氏，杀了崔成和崔强，并夺取了崔家的全部人口和财物。崔杼的妻子上吊而死。卢蒲嫳向崔杼复命，并驾驶车子送他回家。崔杼到家，已经没有家可归了，就上吊而死。崔明夜间躲藏在墓群里。九月初六，崔明逃奔来鲁国，庆封掌握国政，

【原文】

楚遠罢如晋涖盟①，晋侯享之。将出，赋《既醉》②。叔向曰：“遠氏之有后于楚国也，宜哉！承君命，不忘敏③。子荡将知政矣④。敏以事君，必能养民。政其焉往⑤？”

崔氏之乱，申鲜虞来奔，仆赁于野，以丧庄公⑥。冬，楚人召之，遂如楚，为右尹⑦。

十一月乙亥朔⑧，日有食之。辰在申，司历过也，再失闰矣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遠罢（pí皮）：字子荡，后为楚国令尹。杜预注：“罢，令尹子荡。

报荀盈也。”　②《既醉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。第一章：“既醉以酒，既饱以德，君子万年，介尔景福。”以此诗“美晋侯，比之太平君子也。”（见杜预注）　③敏：敏捷，指应对敏捷。遳罢宴饮毕，将出而赋《既醉》，甚得其时，故言“不忘敏”。　④子荡：即遳罢。知政：掌握政权，即执政。　⑤政：国政，政权。　⑥崔氏之乱：崔杼杀齐庄公之乱，在襄公二十五年。赁：雇用人。丧庄公：为齐庄公服丧。　⑦右尹：楚国官名。楚国用申鲜虞做右尹，表明“楚能用贤”。　⑧十一月乙亥：十一月初一。　⑨辰：星名，即斗柄。辰在申，斗柄指向申星。司历：主持历法的官。再失闰：缺少两次闰月。按杜预注：“文十一年三月甲子，至今年七十一岁，应有二十六闰。今《长历》推得二十四闰，通计少再闰。《释例》言之详矣。”

【译文】

楚国遳罢到晋国参加结盟，晋侯设享礼招待他。遳罢宴饮毕要退出时，赋《既醉》这首诗。叔向说：“遳氏在楚国有后嗣将长享禄位，是应该的啊！承受国君的命令，不忘记敏捷应对。遳罢将要执政了。敏捷并能事奉国君，必能抚养百姓。政权还会跑到哪去？”

崔氏的暴乱，申鲜虞逃奔来鲁国，在郊外雇佣了仆人，为齐庄公服丧。冬天，楚国人召请申鲜虞，于是他就到楚国，做了右尹。

十一月初一，日食。当时斗柄指向申星，由于司历官的过错，缺少了两次闰月。

二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八年春①，无冰。梓慎曰②：“今兹宋、郑其饥乎？岁在星纪，而淫于玄枵③。以有时菑，阴不堪阳④。

蛇乘龙，龙，宋、郑之星也⑤。宋、郑必饥。玄枵，虚中也⑥。枵，耗名也⑦。土虚而民耗，不饥何为？”

夏，齐侯、陈侯、蔡侯、北燕伯、杞伯、胡子、沈子、白狄朝于晋，宋之盟故也⑧。齐侯将行，庆封曰：“我不与盟，何为于晋？”陈文子曰：“先事后赂⑨，礼也。小事大，未获事焉，从之如志⑩，礼也。虽不与盟，敢叛晋乎？重丘之盟⑪，未可忘也。子其劝行⑫！”

卫人讨宁氏之党，故石恶出奔晋。卫人立其从子圉⑬，以守石氏之祀，礼也。

邾悼公来朝，时事也⑭。

秋八月，大雩，旱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八年：鲁襄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545年）　②梓慎：鲁国大夫。

③岁：岁星，即木星。星纪：十二星次名。古人把岁星公转周期误以为十二年，又分周天为十二星次，再以十二地支配十二星次。十二星次之次序为：降娄（配子）、大梁（配丑）、实沈（配寅）、鹑头（配卯）、鹑火（配辰）、鹑尾（配巳）、寿星（配午）、大火（配未）、析木（配申）、星纪（配酉）、玄枵（配戌）、娵（jū居）訾（配亥）。淫：超越到，即过头到了。玄枵（xiāo消）：十二星次名。按：此年之岁星应在星纪，而据梓慎观察所知在玄枵，故言“淫于玄枵”。　④时螽：天时不正的灾荒。阴不堪阳：阴不能胜阳。古人认为寒冷为阴，温暖为阳。应有冰而无冰，即应寒而暖，故言“阴不堪阳”。　⑤蛇乘龙：蛇乘坐在龙的上边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古人以岁星为木，木为青龙。而次于玄枵，玄枵相当女、虚、危三宿。虚、危古以为蛇。龙行疾而失位，出虚、危宿下，龙在下而蛇在上，故曰蛇乘龙。”龙、宋、郑之星也：古人有分野之说，即以土地疆域配天上星宿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：“天则有列宿，

地则有州域。”又说：“宋、郑之疆，侠在岁星。”岁星即青龙，故言“龙、宋、郑之星也”。　⑥虚中：虚宿在中间。玄枵有三宿：女、虚、危。虚星在中间，故言“虚中也”。　⑦耗名：是消耗的名称。杜预注：“岁为宋、郑之星，今失常，淫入虚耗之次。时复无冰，地气发泄，故曰土虚民耗。”　⑧宋之盟：即鲁襄公二十七年，在宋国召集的弭兵会盟。杜预注：“陈侯、蔡侯、胡子、沈子，楚属也。宋盟曰，晋、楚之从交相见，故朝晋。”　⑨先事后贿：先考虑事奉大国后考虑财礼，即事奉大国重要。　⑩获事：获得事奉大国的机会。志：犹言意图，即晋国的意图。　⑪重丘之盟：在鲁襄公二十五年。　⑫劝行：劝国君出行，实际是让庆封同意去晋国。　⑬从子：兄弟的儿子，即侄。圃：石圃。守：犹言保存，保持。　⑭时事：即四时朝聘，犹言按时令朝聘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八年春天，没有冰。鲁国大夫梓慎说：“今年宋国、郑国大概要发生饥荒吧？岁星应当在星纪，但却已超越到了玄枵。这是因为要发生天时不正的灾荒，阴不能胜阳。蛇乘坐在龙的上边，龙，是宋国、郑国的星宿。宋国、郑国必定发生饥荒。玄枵，虚宿在中间。枵，是消耗的名称。土地虚而百姓耗，怎么能不发生饥荒。”

夏天，齐侯、陈侯、蔡侯、北燕伯、杞伯、胡子、沈子、白狄到晋国朝见，是因为在宋国那次结盟的缘故。齐侯准备出行，庆封说：“我们没有参加结盟，为什么要向晋国朝见？”陈文子说：“先考虑事奉大国后考虑财物，这是合于礼的。小国事奉大国，如果没有获得事奉的机会，就要顺从大国的意图，这也是合于礼的。我们虽然没有参加结盟，怎敢背叛晋国呢？重丘的盟会，不可以忘记的。您还是劝国君出行！”

卫国人讨伐宁氏的亲族，所以石恶逃亡到晋国。卫国人立了他的侄石圃，以保存石氏的祭祀，是合于礼的。

邾悼公来鲁国朝见，这是按时令来朝聘。

秋季八月，举行大雩祭，是由于天旱。

【原文】

蔡侯归自晋，入于郑。郑伯享之，不敬。子产曰："蔡侯其不免乎！日其过此也，君使子展迁劳于东门之外①，而傲。吾曰犹将更之。今还，受享而惰，乃其心也②。君小国事大国，而惰傲以为已心，将得死乎？若不免，必由其子。其为君也，淫而不父③。侨闻之，如是者，恒有子祸④。"

孟孝伯如晋，告将为宋之盟故如楚也。

蔡侯之如晋也，郑伯使游吉如楚。及汉，楚人还之，曰："宋之盟，君实亲辱⑤。今吾子来，寡君谓吾子姑还，吾将使驲奔问诸晋而以告。"子大叔曰："宋之盟，君命将利小国，而亦使安定其社稷，镇抚其民人，以礼承天之休，此君之宪令⑥，而小国之望也。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币，以岁之不易，聘于下执事⑦。今执事有命曰：女何与政令之有⑧？必使而君弃而封守，跋涉山川，蒙犯霜露，以逞君心⑨。小国将君是望，敢不唯命是听？无乃非盟载之言，以阙君德⑩，而执事有不利焉，小国是惧。不然，其何劳之敢惮⑪？"

子大叔归，复命，告子展曰："楚子将死矣。不修其政德，而贪昧于诸侯⑫，以逞其愿，欲久得乎？《周易》有之，在《复》䷗之《颐》䷚⑬，曰：'迷复，凶⑭'，其楚子之谓乎！欲复其愿，而弃其本⑮，复归无所，是谓迷复，能无凶乎？君其往也，送葬而归，以快楚心。

楚不几十年，未能恤诸侯也⑯，吾乃休吾民矣。”裨灶曰⑰：“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。岁弃其次，而旅于明年之次，以害鸟帑，周、楚恶之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迁：同“往”，前往，到。东门之外：指郑国国都东门之外。劳：慰劳。　②心：心意，一说犹言本性。　③淫而不父：淫乱而不像父亲。　④恒：经常。子祸：儿子发动的祸乱。杜预注：“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《传》。”　⑤亲辱：亲自光临。辱，辱临，即光临。　⑥休：福禄。宪令：法令。　⑦皮币：古代朝聘，多用皮币为礼物。以岁之不易：指郑国有饥荒。杜预注：“言岁有饥荒之难，故郑伯不得自朝楚。”下执事：下级执事。古代不想直言其君，谦恭说“执事”或“下执事”。　⑧政令：指郑国的政令。　⑨封守：封疆和守备。蒙犯：蒙受，冒着。　⑩盟载：盟书。阙：通“缺”，缺少，缺失。　⑪惮：畏惧，害怕。　⑫贪昧：贪冒，贪图。　⑬《复》䷗：卦名，《震》下《坤》上。《颐》䷚：卦名，《震》下《艮》上。　⑭迷复：迷路又往回来。杜预注：“极阴反阳之卦，上处极位，迷而复反，失道已远，远而无应，故凶。”　⑮本：根本，此指原来的道路。而杜预把“弃其本”注为“不修德”。　⑯不几十年：不到十年。几，近。未能恤诸侯：即未能称霸。恤，忧虑，体恤。⑰裨（pí皮）灶：郑国大夫。　⑱岁：岁星，又叫木星。其次：它应在的星次。次，星次。旅：犹言运行。鸟帑：即鸟尾星。恶之：受到它的灾祸。杜预注：“岁星所在，其国有福，失次于北，祸冲在南。南为朱鸟，鸟尾曰帑。鹑火、鹑尾，周、楚之分，故周王、楚子受其咎。”

【译文】

蔡侯从晋国回国，路过到郑国。郑伯设享礼招待他，蔡侯表现得不恭敬。子产说：“蔡侯大概不能免于祸难吧！以前经过这里时，国君派子展前往东门外慰劳，他却很傲慢。我以为他还会改变的。现在他回来，接受享礼表现怠惰，这就是他的心

意了。作为小国的国君事奉大国，反而把怠惰和傲慢作为自己的心意，将来能得到好死吗？如果不免于祸难，一定是由于他的儿子。他做国君，淫乱而不象做父亲的样子。侨听说，象这样的人，经常会遭到儿子发动的祸乱。”

鲁国大夫孟孝伯到晋国，报告为了宋国之盟的缘故将要去楚国。

蔡侯到了晋国的时候，郑伯派游吉到楚国去。到达汉水，楚国人让他回去，说：“宋国那次结盟，贵国君王亲自光临。现在大夫前来，寡君说大夫姑且回去，我将要派传车奔赴晋国询问以后再告诉您。”游吉说：“宋国那次结盟，贵国君王的命令要有利于小国，同时也要使小国安定它的社稷，镇抚它的百姓，用礼仪承受上天的福禄，这是贵国君王的法令，也是小国的期望。寡君因此派吉奉上财礼，因为年来多有饥荒，特向下级执事聘问。现在执事有命令说：你怎么能参与郑国的政令？一定让你们国君丢弃你们的封疆和守备，跋山涉水，冒着霜露，以满足君王的心意。小国还是期望贵国君王赐给恩德，怎敢不唯命是听？只怕这不符合盟书上的话，而使贵国君王的德行有所损失，也对执事有所不利，小国就害怕这些。不然，还有什么劳苦敢害怕的呢？”

游吉回国，复命，告诉子展说：“楚王要死了。不修明他的国政和德行，反而贪图诸侯的进奉，来满足自己的愿望，想要活得长久能办到吗？《周易》有这样记载，遇到《复》䷗卦变为《颐》䷚卦，说：‘迷路又往回来，凶’，大概说的就是楚王吧！想要恢复他的愿望，却丢弃了他的原路，想回来又没有地方，这叫做迷复，能够吉利吗？君王还是去吧，送了葬回来，让楚国痛快一下。楚国在十年之内，不能在诸侯中争夺霸权，我们就可以让百姓休息了。”裨灶说：“今年周王和楚子都要死去。岁星失去它应在的星次，而运行在明年的星次上，危害了鸟尾星，周王室和楚国要受到灾祸。”

【原文】

九月，郑游吉如晋，告将朝于楚以从宋之盟。子产相郑伯以如楚，舍不为坛①，外仆言曰②："昔先大夫相先君，适四国，未尝不为坛。自是至今，亦皆循之。今子草舍，无乃不可乎？"子产曰："大适小，则为坛。小适大，苟舍而已③。焉用坛？侨闻之，大适小有五美：宥其罪戾，赦其过失，救其菑患，赏其德刑，教其不及④。小国不困，怀服如归。是故作坛以昭其功，宣告后人，无怠于德。小适大有五恶：说其罪戾，请其不足，行其政事，共其职贡，从其时命⑤。不然，则重其币帛，以贺其福而吊其凶，皆小国之祸也。焉用作坛以昭其祸？所以告子孙，无昭祸焉可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舍：在郊外搭帷宫、设旌门，即搭帐篷。坛：先清除野草成为平地，然后积土为坛。古代国君到别的国家要在郊外搭帷宫、筑土坛，准备接受郊外的慰劳。　②外仆：官名，主管筑坛搭舍的官。　③苟舍：草草地搭起帐篷。苟，草率，草草。　④宥（yòu又）：宽宥，赦免。不及：不足，即没做到的地方。　⑤说：解释，有掩饰之意。时命：随时来的命令。

【译文】

九月，郑国游吉去晋国，报告按照在宋国的结盟要求准备到楚国朝见。子产辅佐郑伯到楚国，搭了帐篷而不筑坛。外仆说："从前先大夫辅佐先君，到四方国家，从没有不筑坛的。从那个时候到今天，也都相沿不改。现在您草率地搭起帐篷，只怕不可以吧？"子产说："大国君臣到小国，则筑坛。小国君臣到大

国，草草地搭起帐篷就行了。哪里用得着筑坛？侨听说，大国君臣到小国有五样好处：宽宥它的罪过，谅解它的错误，救助它的灾难，赞赏它的德行和刑法，求教它没有做到的地方。小国不困乏，怀念和顺服大国就象回家一样。因此筑坛来宣扬它的功德，宣告后代的人，不要怠惰修德。小国君臣到大国有五样坏处：掩饰它的罪过，请求它缺乏的东西，奉行它的政事，供给它贡品，服从它随时下达的命令。不这样，就得加重小国的财礼，用来祝贺它的喜事或吊唁它的祸事，这都是小国的祸患。怎能用筑坛来宣扬它的祸患？把这些告诉子孙，不要宣扬祸患就可以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齐庆封好田而耆酒，与庆舍政① 。则以其内实迁于卢蒲嬖氏，易内而饮酒② 。数日，国迁朝焉③ 。使诸亡人得贼者，以告而反之，故反卢蒲癸④ 。癸臣子之，有宠，妻之⑤ 。庆舍之士谓卢蒲癸曰：“男女辨姓，子不辟宗⑥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宗不余辟，余独焉辟之？赋诗断章，余取所求焉，恶识宗⑦？”癸言王何而反之⑧，二人皆嬖。使执寝戈，而先后之⑨ 。

公膳⑩，日双鸡，饔人窃更之以鹜。御者知之，则去其肉而以其洎馈⑪ 。子雅、子尾怒⑫ 。庆封告卢蒲嬖。卢蒲嬖曰：“譬之如禽兽，吾寝处之矣。”使析归父告晏平仲。平仲曰：“婴之众不足用也，知无能谋也⑬ 。言弗敢出，有盟可也。”子家曰：“子之言云，又焉用盟？”告北郭子车⑭ 。子车曰：“人各有以事君，非佐

之所能也。”陈文子谓桓子曰⑮：“祸将作矣，吾其何得？”对曰：“得庆氏之木百车于庄⑯。”文子曰：“可慎守也已⑰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耆：通“嗜”，嗜好。庆舍：字子之，庆封之子。　②内实：指宝物和妻妾。易内：交易内人，即交换妻妾。　③国迁朝焉：庆封当国，数日不出，国有大事必到卢蒲嫳家朝见，故言“国迁朝焉”。　④亡人：指避崔杼之难逃亡在外的人。得贼者：知道崔氏余党的人。贼，指崔氏余党，一说指盗贼，一说指庄公之党。后二说可作参考。反卢蒲癸：返国后事奉庆舍。　⑤子之：即庆舍。妻之：指庆舍把女儿嫁给卢蒲癸为妻。

⑥辨姓：区别同姓。庆氏和卢蒲氏都是姜姓。不辟宗：不避讳同宗。

⑦恶识宗：哪里知道什么同宗？恶，何，哪里。　⑧王何：庄公被杀，他逃奔到莒国。　⑨寝戈：兵器。杜预注：“寝戈，亲近兵杖。”先后：即前后，指在庆舍前后保卫。　⑩公膳：指卿大夫在公家的伙食。饔（yōng拥）人：管理伙食的人。鸉（wù误）：鸭子。　⑪御者：左右使令的人，即送饭的人，和御车之士不同。杜预注：“御，进食者。”洎（jì记）：汤汁，即肉汤。杜预注：“饔人、御者欲使诸大夫怨庆氏减其膳。盖卢蒲癸、王何之谋。”　⑫子雅、子尾：都是齐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二子，皆惠公孙。”怒：指怒庆氏和卢氏。　⑬知：同“智”，知慧，聪明。

⑭告：指庆封或庆封派析归父告诉。北郭子车：名佐，北郭氏，齐国大夫。　⑮桓子：即陈无宇，陈文子之子。　⑯木百车：庆封占有木百车。庄：指齐国都城大街的名。　⑰慎守：慎守其家，一说慎守所得之木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庆封爱好打猎并嗜好喝酒，把政权交给庆舍。他就带领妻妾财物迁到卢蒲嫳家里，交换妻妾并喝酒。几天以后，官员们就改到这里来朝见。庆封让逃亡在外而知道崔氏余党的人，如果前来报告就允许他回来，所以让卢蒲癸回来了。卢蒲癸当了庆舍的

家臣，受到宠信，庆舍就把女儿嫁给了他。庆舍的家臣对卢蒲癸说："男女结婚要区别是否同姓，您却不避讳同宗，为什么？"卢蒲癸说："同宗不避我，我怎么能单独避开同宗？就像赋诗的断章取义，我取我所需要的东西，哪里知道什么同宗？"卢蒲癸又对庆舍说起王何而让他回来，两个人都受到了宠信。庆舍让他俩拿着寝戈，做为自己的前后护卫。

卿大夫在公家的伙食，每天有两只鸡，管伙食的人偷着换成鸭子。送饭的人知道了这件事，就剔掉鸭子肉只送上肉汤。子雅、子尾大怒。庆封告诉卢蒲嫳。卢蒲嫳说："把他们比成禽兽，我睡在他们的皮上了。"庆封派析归父告诉晏平仲。晏平仲说："我的一伙人不足以使用，智慧的程度也达不到出谋划策。这些话不敢泄露出去，可以盟誓。"析归父说："您已经说了这样的话，又哪里用得着盟誓？"析归父又告诉北郭子车。子车说："人各自有事奉国君的方式，这不是我所能做到的。"陈文子对陈无宇说："祸患将要发生了，我们能得到什么？"陈无宇回答说："在庄街上得到庆氏的木材一百车。"陈文子说："可以谨慎地保住它。"

〖原文〗

卢蒲癸、王何卜攻庆氏，示子之兆①，曰："或卜攻雠，敢献其兆。"子之曰："克，见血②。"冬十月，庆封田于莱③，陈无宇从。丙辰，文子使召之④。请曰："无宇之母疾病，请归。"庆季卜之，示之兆，曰⑤："死。"奉龟而泣⑥，乃使归。庆嗣闻之⑦，曰："祸将作矣！"谓子家："速归！祸作必于尝⑧，归犹可及也。"子家弗听，亦无悛志⑨。子息曰："亡矣！幸而获在吴、越。"陈无宇济水，而戕舟发梁⑩。卢蒲姜谓癸曰⑪："有事而不告我，必不捷矣。"癸告之。姜曰："夫

子愎，莫之止，将不出，我请止之。”癸曰：“诺。”十一月乙亥，尝于大公之庙，庆舍泣事⑫。卢蒲姜告之，且止之。弗听，曰：“谁敢者？”遂如公⑬。麻婴为尸，庆夷为上献⑭。卢蒲癸、王何执寝戈。庆氏以其甲环公宫⑮。陈氏、鲍氏之圉人为优⑯。庆氏之马善惊，士皆释甲束马而饮酒，且观优，至于鱼里⑰。栾、高、陈、鲍之徒介庆氏之甲⑱。子尾抽桷击扉三⑲，卢蒲癸自后刺子之。王何以戈击之，解其左肩⑳。犹援庙桷，动于甍，以俎壶投杀人而后死㉑。遂杀庆绳、麻婴。公惧，鲍国曰：“群臣为君故也。”陈须无以公归，税服而如内宫㉒。

庆封归，遇告乱者。丁亥，伐西门㉓，弗克。还伐北门㉔，克之。入伐内宫，弗克。反陈于岳㉕，请战，弗许，遂来奔。献车于季武子，美泽可以鉴㉖。展庄叔见之㉗，曰：“车甚泽，人必瘁，宜其亡也。”叔孙穆子食庆封，庆封汜祭㉘。穆子不说，使工为之诵《茅鸱》㉙，亦不知。既而齐人来让㉚，奔吴。吴句余予之朱方，聚其族焉而居之，富于其旧㉛。子服惠伯谓叔孙曰：“天殆富淫人，庆封又富矣。”穆子曰：“善人富谓之赏，淫人富谓之殃。天其殃之也，其将聚而歼旃㉜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示子之兆：把卦象给庆舍看。兆，卦象。　②见血：见到血，自以为胜利之兆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主杀戮见血。”　③莱：齐国邑名（在

今山东昌邑县东南）。 ④丙辰：十月十七日。 ⑤曰：指陈无宇说。 ⑥奉龟而泣：捧着龟甲哭泣。奉，捧着。陈无宇想回去，故伪装说母亲要死而哭泣。 ⑦庆嗣：字子息，庆封的族人。 ⑧尝：秋祭名。杜预注："尝，秋祭。" ⑨无悛（quān圈）志：没有改悔的意思。悛，改过，改悔。 ⑩戕（qiāng枪，qiáng墙）舟：破坏了船。戕，破坏。发梁：撤去桥梁。发，撤去。 ⑪卢蒲姜：卢蒲癸之妻，庆舍之女。 ⑫十一月丁亥：十一月初七。大公之庙：即太公庙。涖（lì力）事：亲临祭祀。涖，同"莅"，亲临。事，此指祭祀之事，即祭祀。 ⑬如公：到公所，指到太公庙，即祭祀的地方。 ⑭麻婴：指定为祭尸的人。为尸：做祭尸。庆舆（xié谐）：又称庆绳，盖庆舍的族人。为上献：做上献，即先献之人；一说上宾，又叫宾长。 ⑮环：围绕，即围住。公宫：齐侯之宫。杜预注："庙在宫内。" ⑯优：演戏的人，或演曲艺的人。 ⑰鱼里：里名，当在宫门之外。 ⑱栾、高、陈、鲍：是齐国四族。杜预注："栾，子雅；高，子尾；陈，陈须无；鲍，鲍国。"介庆氏之甲：穿了庆氏的皮甲。介，因，依赖。 ⑲桷（jué觉）：方的椽子。杜预注："桷，椽也。"扉（fēi非）：门扇。 ⑳解：犹言击掉，砍掉。

㉑援：用手牵引，攀援。庙桷：太公庙的方形椽子。薨（méng萌）：屋梁；一说屋梁上的瓦，即屋脊。俎、壶：祭器。投杀人：投掷杀人。

㉒税服：脱去祭服。 ㉓丁亥：十一月十九日。西门：即齐都的西门。 ㉔北门：即齐都的北门。 ㉕岳：岳里，在宫门之外，北门之内的里名。 ㉖泽：光泽。 ㉗展庄叔：公子展之后，鲁国大夫。

㉘氾祭：先遍祭诸神。古代饮食必先祭祀，但在此不是庆封应该做的，庆封不知礼，这样做为不恭。 ㉙工：乐工，乐师。《茅鸱》：逸诗。杜预注："《茅鸱》，逸《诗》，刺不敬。" ㉚让：责怪，责备。

㉛吴句余：吴君夷末，余祭之弟，在位十七年。朱方：吴国邑名（在今江苏镇江市东）。旧：过去，指在齐国时。 ㉜旃（zhān毡）：犹之，他们。

【译文】

卢蒲癸、王何为攻打庆氏占卜，把卦象给庆舍看，说："有人为攻打仇人而占卜，谨敢奉献他的卦象。"庆舍说："攻克了，

见到血。”冬季十月，庆封在莱地打猎，陈无宇跟随着。十月十七日，陈文子派人召回陈无宇。陈无宇请求说：“无宇的母亲病了，请让我回去。”庆封为他占卜，把卦象给陈无宇看，陈无宇说：“这是死的卦象。”捧着龟甲哭泣，于是就让他回去了。庆嗣听到这件事，说：“祸难将要发生了！”对庆封说：“快回去！祸难必定在尝祭时发生，回去还能来得及。”庆封不听，也没有改悔意思。庆嗣说：“他要逃亡了！能逃得到吴国、越国就是侥幸。”陈无宇渡过河，就破坏了渡船拆去了桥梁。卢蒲姜对卢蒲癸说：“有事情而不告诉我，必定不能成功。”卢蒲癸告诉了她。卢蒲姜说：“我父亲性情刚愎，没有人劝阻他，将会不出来，请让我去劝阻他。”卢蒲癸说：“好。”十一月初七，在太公庙举行尝祭，庆舍亲临祭祀。卢蒲姜告诉他有人要发动祸乱，并劝阻他不要去。庆舍不听，说：“谁敢这样干？”于是就到祭祀的地方。麻婴充当祭尸，庆嬖做上献。卢蒲癸、王何拿着寝戈。庆氏率领他的甲士围住公宫。陈氏、鲍氏的养马人演戏。庆氏的马容易受惊奔跑，甲士都解甲系马喝酒，同时看戏，到了鱼里。栾氏、高氏、陈氏、鲍氏的士兵穿上了庆氏的皮甲。子尾抽出方椽子在门上打了三下，卢蒲癸从后面刺庆舍。王何用戈猛击他，把庆舍的左肩击掉了。庆舍还能攀援庙宇的椽子，拉动了屋梁，把俎和壶投掷出去杀人然后死去。于是卢蒲癸等人杀了庆绳、麻婴。齐侯害怕，鲍国说：“群臣是为了国君的缘故。”陈须无领着齐侯回去。脱去祭服进了内宫。

庆封打猎回来，遇到报告动乱的人。十一月十九日，庆封攻打西门，没有攻克。回过去攻打北门，攻克了。进城攻打内宫，没有攻克。庆封回军在岳里摆开阵势，请求决战，没有得到允许，于是就逃奔来鲁国。庆封把车子献给季武子，美丽的光泽可以照出人影。展庄叔进见季武子，说：“车很有光泽，人必定受毁坏，他的灭亡是应该了。”叔孙穆子设宴招待庆封，庆封先遍祭诸神。叔孙穆子不高兴，让乐工为他诵《茅鸱》这首诗，他也

不明白。不久齐国人前来鲁国责问。庆封逃奔到吴国。吴子句余把朱方封给庆封，他聚集了族人住在那里，财富超过他的过去。子服惠伯对叔孙穆子说："上天大概是让坏人富有的，庆封又富有了。"叔孙穆子说："好人富有叫做奖赏，坏人富有叫做灾殃。上天大概让他遭殃，要他们聚拢一起而全部被杀吧？"

【原文】

癸巳①，天王崩。未来赴，亦未书，礼也。

崔氏之乱，丧群公子②。故钮在鲁，叔孙还在燕，贾在句渎之丘③。及庆氏亡，皆召之，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④。与晏子邶殿，其鄙六十⑤，弗受。子尾曰⑥："富，人之所欲也，何独弗欲？"对曰："庆氏之邑足欲，故亡。吾邑不足欲也，益之以邶殿，乃足欲。足欲，亡无日矣。在外，不得宰吾一邑⑦。不受邶殿，非恶富也，恐失富也。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，为之制度，使无迁也⑧。夫民生厚而用利，于是乎正德以幅之，使无黜嫚，谓之幅利⑨。利过则为败。吾不敢贪多，所谓幅也。"与北郭佐邑六十，受之。与子雅邑⑩，辞多受少。与子尾邑，受而稍致之⑪。公以为忠，故有宠。

释卢蒲嫳于北境⑫。求崔杼之尸，将戮之⑬，不得。叔孙穆子曰："必得之。武王有乱臣十人，崔杼其有乎⑭？不十人，不足以葬⑮。"既，崔氏之臣曰："与我其拱璧，吾献其柩⑯。"于是得之。十二月乙亥朔，齐人迁庄公，殡于大寝⑰。以其棺尸崔杼于市⑱。国人

犹知之，皆曰："崔子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癸巳：十一月二十日。　②丧：丧失，此指逃亡。③鉏：即公子鉏，字且予，逃亡鲁国，居鲁之南鄙，又称南鄙且予。叔孙还：齐国之公族。燕：伯爵姬姓国（在今河北大兴县），六传至穆侯，入春秋之世，又二十三传至易王，僭称王，终于战国之世，为七雄之一。贾：一作买，也是群公子，崔氏之乱被执于句渎之丘。句渎之丘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菏泽县北）。　④具其器用：备其用器。反其邑：还其封邑。　⑤邶（bèi倍）殿：齐国的别都（在今山东昌邑县西）。其鄙六十：指附属于邶殿的边上六十个城邑。　⑥　子尾：公子旗（子高）之子，后为高氏。　⑦在外：指逃亡在外。　⑧幅：幅度。制度：制定幅度。无迁：不改变。　⑨生厚：生活丰厚。用利：器物财货之用富饶。正德：端正道德。幅：犹言限制。黩嫚（màn慢）：放肆和惰慢。嫚，通"慢"，轻慢，惰慢。幅利：即限制私利。　⑩子雅：公孙坚（子栾）之子，后为栾氏。　⑪稍致之：全部还给齐景公。稍，尽，全部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"稍，尽也。"　⑫释：放逐。北境：齐国北部边境。卢蒲嫳虽为庆封之党，但有诛崔氏之劳，故释而不杀，放逐于北境。　⑬戮之：指戮尸。

⑭武王：周武王。乱臣：治乱之臣。乱，治理。十人：指周公旦、召公奭（shì示）、太公望、毕公、荣公、太颠、闳（hóng宏）夭、散宜生、南宫适及文母。　⑮不足以葬：不足以安葬，即终不能掩埋其葬处。

⑯拱璧：大璧。杜预注："崔氏大璧。"柩（jiù旧）：已盛尸体的棺材。

⑰十二月乙亥朔：十二月初一。杜预注："十二月戊戌朔，乙亥误。"迁庄公：迁葬齐庄公。殡：入殓而未葬，即葬前先殡。大寝：即正寝，天子诸侯之正室。　⑱市：街市。

【译文】

十一月二十五日，周天子死。没有发来讣告，《春秋》也没有记载，是合于礼的。

崔氏的祸乱，群公子各自逃亡。所以鉏在鲁国，叔孙还在燕国，贾在句渎之丘。等到庆氏逃亡，把他们都召回来，为他

们准备了器用并还给他们封邑。齐侯封给晏子邶殿，和邶殿边上六十个城邑，晏子不接受。子尾说："富有，是人所欲望的，为什么唯独您不要？"晏子回答说："庆氏的城邑满足了欲望，所以逃亡。我的城邑不能满足欲望，把邶殿增加上。就满足欲望了。满足了欲望，离逃亡就没有多久了。逃亡在外，我连一个城邑都不能主宰。不接受邶殿，不是讨厌富有，而是害怕失掉富有。而且那富有就象布帛有一定的幅度，给它制定幅度，让它不能改变。百姓生活丰厚和器用富饶，这时端正道德而加以限制，让他们不要放肆和惰慢，这叫做限制私利。私利过了头就要失败。我不敢贪多，就是所说的限制私利。"封给北郭佐六十个城邑，他接受了。封给子雅城邑，推辞的多接受的少。封给子尾城邑，接受后又全部还给齐侯。齐景公认为子尾忠诚，所以被宠信。

把卢蒲嫳放逐到齐国北部边境。齐国人寻求崔杼的尸体，准备戮尸，没有找到。叔孙穆子说："一定得找到崔杼的尸体。武王有十个治乱之臣，崔杼难道有吗？不到十个人，不足以安葬。"不久之后，崔氏的家臣说："把他的大璧给我，我献出他的棺材。"这才得到了崔杼尸体。十二月初一，齐国人迁葬了庄公，停棺在正寝。把棺材里装着的崔杼尸体暴露于市。国人还认得出他，都说："是崔杼。"

【原文】

为宋之盟故，公及宋公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如楚。公过郑，郑伯不在。伯有迁劳于黄崖①，不敬。穆叔曰："伯有无戾于郑，郑必有大咎。敬，民之主也，而弃之，何以承守②？郑人不讨，必受其辜。济泽之阿，行潦之萍藻，寘诸宗室，季兰尸之③，敬也。敬可弃乎？"及汉，楚康王卒。公欲反，叔仲昭伯曰："我楚

国之为，岂为一人行也？”子服惠伯曰：“君子有远虑，小人从迩④。饥寒之不恤，谁遑其后⑤？不如姑归也。”叔孙穆子曰：“叔仲子专之矣，子服子始学者也。”荣成伯曰⑥：“远图者，忠也。”公遂行。宋向戌曰：“我一人之为，非为楚也。饥寒之不恤，谁能恤楚？姑归而息民，待其立君而为之备。”宋公遂反。

楚屈建卒，赵文子丧之如同盟，礼也。

王人来告丧，问崩日，以甲寅告⑦。故书之，以徵过也⑧

【注释】

①黄崖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北）。　②承守：继承祖宗保守家业。杜预注：“言无以承先祖，守其家。”　③济泽之阿：犹言水边的薄土。行：道路，此指路边。潦（lǎo老）：积水。苹：浮萍。藻：水草，水菜。宗室：此指宗庙。杜预注：“荐宗庙。”季兰：《诗经》称季女。尸：祭尸。　④从迩：从近，即只看眼前。　⑤遑：闲暇，即暇顾。　⑥荣成伯：又称荣驾鹅，叔胖之曾孙，鲁国大夫。　⑦甲寅：十二月十六日。　⑧徵：惩戒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本或作惩。”

【译文】

为了在宋国结盟的缘故，鲁襄公和宋公、陈侯、郑伯、许男去楚国朝见。襄公路过郑国，郑伯不在国内。伯有前往黄崖慰劳，表现得不恭敬。穆叔说：“伯有如果在郑国没有罪过，郑国一定有大灾祸。恭敬，是百姓的根本，却丢弃了它，用什么来继承祖宗保持家业？郑国人不讨伐他，也必定要受到罪罚。水边的薄土，路旁积水中的浮萍水草，把它们作为宗庙的祭品，季兰作为祭尸，这是出于恭敬。恭敬可以抛弃吗？”到达汉水，楚康王死。鲁襄公想要回去，叔仲昭伯说：“我们是为了楚国，难道是为

了一个人来的？”子服惠伯说：“君子有长远的考虑，小人只看眼前。饥寒都顾不上，谁有工夫顾到以后？不如姑且回去。”穆叔说：“叔仲子能被专门任用了，子服子是刚开始学习的人。”荣成伯说：“有长远打算的人，是忠诚的。”襄公就继续前行。宋国向戌说：“我们是为了一个人，不是为了楚国。饥寒都顾不上，谁能顾得上楚国？姑且回去让百姓得到休息，等他们立了国君再为他们戒备。”宋公于是就回去了。

楚国屈建死，赵文子像对待同盟国一样去吊丧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周王室派人来鲁国报告丧事，询问周天子死去的日子，回答是十二月十六日。所以《春秋》记载它，用以惩戒过错。

二十九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九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在楚，释不朝正于庙也①。楚人使公亲襚②，公患之。穆叔曰：“祓殡而襚，则布币也③。”乃使巫以桃、茢先祓殡④。楚人弗禁，既而悔之。

二月癸卯⑤，齐人葬庄公于北郭。

夏四月，葬楚康王。公及陈侯、郑伯、许男送葬，至于西门之外。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。楚郏敖即位，王子围为令尹⑥。郑行人子羽曰：“是谓不宜，必代之昌。松柏之下，其草不殖⑦。”

公还，及方城。季武子取卞，使公冶问，玺书追而与之曰⑧：“闻守卞者将叛，臣帅徒以讨之，既得之矣，敢告。”公冶致使而退⑨，及舍而后闻取卞。公曰：“欲之而言叛，祇见疏也⑩。”公谓公冶曰：“吾

可以入乎⑪？”对曰：“君实有国，谁敢违君？”公与公冶冕服⑫。固辞，强之而后受。公欲无入，荣成伯赋《式微》⑬，乃归。五月，公至自楚。公冶致其邑于季氏⑭，而终不入焉。曰：“欺其君，何必使余？”季孙见之，则言季氏如他日。不见，则终不言季氏。及疾，聚其臣⑮，曰：“我死，必无以冕服敛，非德赏也⑯。且无使季氏葬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九年：鲁襄公二十九年（公元前544年）。释：解释。不朝正于庙：不在祖庙听政。正，通“政”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盖为‘不朝正于庙’作解释。”　②襚（suì遂）为死者穿衣服。《说文》：“衣死人衣。”

③祓（fú弗）殡：祓除棺材的凶邪，是古代迷信习俗。祓，祓除，即扫除。布币：陈列皮币。布，布陈，陈列。　④桃：桃棒。茢（liè列）：笤帚。　⑤二月癸卯：二月初六。　⑥郏敖：楚康王之子，在位四年，被公子围所杀。王子围：本名围，更名虔，楚共王之子，楚康王之兄，弑郏敖自立为楚灵王，在位十二年。　⑦不殖：不能繁殖。杜预注：“言楚君弱，令尹强，物不两盛。为昭元年围弑郏敖起本。”　⑧公冶：季氏属大夫。玺：印章，秦始皇以前尊卑都把印章叫玺。玺书：用印章封书信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先以泥封口，然后按印，……谓之封泥。”

⑨致使：表达了使命，指问鲁襄公安和交玺书。　⑩疏：疏远。

⑪入：指进入鲁国境内。杜预注：“以季氏疏己，故不敢入。”　⑫冕（miǎn免）服：指卿大夫的礼服。　⑬《式微》：为《诗经·邶风》篇名。诗言：“式微式微，胡不归？”杜预注：“义取寄寓之微陋。劝君归。”　⑭致其邑：归还他的封邑。　⑮臣：家臣。　⑯非德赏：不是因为有德赏赐的。杜预注：“言公畏季氏而赏其使，非以我有德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二十九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襄公正在楚国，解释不在

祖庙听政的原因。楚国人让襄公亲自为楚王的尸体穿衣服，襄公为此感到忧虑。穆叔说："先被除棺材的凶邪然后给死者穿衣服，就等于朝见时陈列皮币。"于是就让巫人用桃棒、笤帚先在棺材上被除凶邪。楚国人没有禁止，不久又感到后悔。

二月初六，齐国人在城北外城埋葬了庄公。

夏季四月，安葬楚康王。鲁襄公和陈侯、郑伯、许男送葬，到达楚都西门外边。诸侯的大夫都送到了墓地。楚国郏敖即位，王子围做令尹。郑国使者子羽说："这叫做不相宜，令尹必定代替楚君而昌盛。松柏的下面，草是不会繁殖的。"

鲁襄公回来，到达方城山。季武子占领了卞地，派公冶来问候襄公，把用封泥加盖印章的书信追上去交给公冶说："听到戍守卞地的人要叛变，臣下率领部队去讨伐，已经得到了卞地，谨敢报告。"公冶表达了使命退出去，到达帐篷以后才听到占领了卞地。襄公说："想要这块地方而又说叛变，只能是疏远我。"襄公对公冶说："我可以进入鲁国境内吗？"公冶回答说："君王据有国家，谁敢违背君王？"襄公赐给公冶冕服。公冶坚决辞谢，勉强他然后才接受了。襄公想不进入鲁国，荣成伯赋《式微》这首诗，襄公这才回国。五月，鲁襄公从楚国回到鲁国。公冶把他的封邑还给季氏，而且始终不再进入季氏的家门。说："欺骗他的国君，何必派我去？"季孙见到他，就象以前一样和季孙说话。不相见，公冶始终不谈季氏。等到公冶病重，聚集他的家臣，说："我死了，一定不要用冕服入敛，这不是因为有德赏赐的。并且不要让季氏安葬我。"

【原文】

葬灵王，郑上卿有事①，子展使印段往。伯有曰："弱②，不可。"子展曰："与其莫往，弱不犹愈乎③？《诗》云④：'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⑤。'东西南北，谁敢

宁处？坚事晋、楚，以蕃王室也⑥。王事无旷，何常之有⑦？”遂使印段如周。

吴人伐越，获俘焉，以为阇⑧，使守舟。吴子余祭观舟⑨，阇以刀弑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上卿：指子展。此时郑伯在楚国，上卿子展守国不能离开。　②弱：年轻。　③愈：较好。　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四牡》篇。

⑤靡：没有。盬（gǔ古）：停止。遑：闲暇。启处：安居休息。《毛传》：“启，跪（古人以跪代坐）也；处，居也。”　⑥蕃：通“藩”，屏障之意，即捍卫，保护。⑦旷：荒废，缺失。　⑧阇：守门人。　⑨余祭：名戴，诸樊之弟，在位四年。

【译文】

安葬周灵王，郑国上卿有事，子展派印段前去。伯有说：“太年轻，不行。”子展说：“与其没有人去，即使年轻不还是比较好吗？《诗经》说：‘王事没有停止，就没有空暇安居休息。’东西南北，谁敢安居？坚定地事奉晋国、楚国，来捍卫王室。王事没有荒废，有什么常规不常规？”于是就派印段出使周王室。

吴国人攻打越国，捉到了俘虏，让他做守门人，派他看守船只。吴子馀祭察看船只，守门人用刀杀了他。

【原文】

郑子展卒，子皮即位。于是郑饥而未及麦，民病①。子皮以子展之命，饩国人粟，户一钟②，是以得郑国之民。故罕氏常掌国政③，以为上卿。宋司城子罕闻之④，曰：“邻于善，民之望也⑤。”宋亦饥，请于平公，出公粟以贷⑥。使大夫皆贷。司城氏贷而不书⑦，为大夫之无

者贷。宋无饥人。叔向闻之，曰："郑之罕，宋之乐⑧，其后亡者也。二者其皆得国乎！民之归也。施而不德，乐氏加焉，其以宋升降乎⑨！"

晋平公，杞出也，故治杞。六月，知悼子合诸侯之大夫以城杞，孟孝伯会之。郑子大叔与伯石往⑩。子大叔见大叔文子⑪，与之语。文子曰："甚乎其城杞也！"子大叔曰："若之何哉？晋国不恤周宗之阙，而夏肄是屏⑫。其弃诸姬，亦可知也已。诸姬是弃，其谁归之？吉也闻之，弃同即异，是谓离德。《诗》曰⑬：'协比其邻，昏姻孔云⑭。'晋不邻矣⑮，其谁云之？"

【注释】

①病：困乏。　②饩（xì戏）：赠送。钟：合当时六石四斗，合今天仅一石多点。　③罕氏：罕虎为罕氏。　④司城：宋国官名。子罕：即乐喜，宋国大夫。　⑤望：仰望。　⑥公：指公家。贷：指借粮。　⑦不书：指不写贷粮契约。　⑧罕：罕氏，指罕虎。乐：乐氏，指乐喜。　⑨不德：不自以为恩德。加：犹言更高一筹。乐氏贷而不书，比罕氏高一筹。以宋升降：随着宋国的盛衰而盛衰。杜预注："升降，随宋盛衰。"　⑩伯石：即公孙段，郑国大夫。　⑪大叔文子：即太叔仪，卫国大夫。　⑫恤：忧虑，担心。阙：犹言衰弱。夏肄：即夏余，夏朝的残余。肄：余，即后代。屏：屏障，保护。　⑬《诗》指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篇。　⑭协比：亲附，亲近。今本《诗经》作"洽比"。邻：近亲，此指诸姬姓国。昏姻：姻亲，即亲戚。云：周旋友好。　⑮邻：用作动词，即不以同姓为近亲了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子展死，子皮即位为上卿。这时郑国发生饥荒但还没有到麦收，百姓很困乏。子皮按子展的遗命，把粮食赠送给国

人，每户一钟，因此得到郑国百姓的拥护。所以罕氏经常掌握国政，做上卿。宋国司城子罕听到这件事，说："接近善，是百姓的期望。"宋国也发生了饥荒，司城子罕向宋平公请求，拿出公家的粮食借给百姓。让大夫都出借粮食。司城氏借出粮食而不写借契，又替没有粮食的大夫借给百姓。宋国没有挨饿的人。晋国叔向听到了这件事，说："郑国的罕氏。宋国的乐氏，大概是最后灭亡的，两家都掌握国政吧！这是百姓归向他们的缘故。施惠而不自以为恩德，乐氏就更高一筹了，大概会随着宋国的盛衰而盛衰吧！"

晋平公，是杞女所生的，所以修筑杞国的城郭。六月，知悼子会合诸侯的大夫来修筑杞国城墙，孟孝伯参加了。郑国子太叔和伯石前去。子太叔见到太叔文子，和他谈话。文子说："为杞国筑城这事太过分了！"子太叔说："对他怎么办啊？晋国不关心周室的衰微，却保护夏朝的残余。丢弃了诸侯姬姓国，也就可以想象到了。连诸姬姓国都丢弃了，还有谁去归服他？吉听说，抛弃同姓而亲近异姓，这叫做离德。《诗经》说：'亲附他的近亲，姻亲就会和他往来友好。'晋国不把同姓看作近亲了，还有谁和他往来友好？"

【原文】

齐高子容与宋司徒见知伯，女齐相礼①。宾出，司马侯言于知伯曰："二子皆将不免。子容专，司徒侈，皆亡家之主也②。"知伯曰："何如？"对曰："专则速及，侈将以其力毙，专则人实毙之，将及矣③。"

范献子来聘，拜城杞也。公享之，展庄叔执币④。射者三耦，公臣不足，取于家臣⑤。家臣：展瑕、展玉父为一耦；公臣：公巫召伯、仲颜庄叔为一耦，鄫鼓父。

党叔为一耦。

晋侯使司马女叔侯来治杞田，弗尽归也⑥。晋悼夫人愠曰⑦："齐也取货，先君若有知也，不尚取之⑧！"公告叔侯，叔侯曰："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扬、韩、魏，皆姬姓也⑨，晋是以大。若非侵小，将何所取？武、献以下，兼国多矣，谁得治之⑩？杞，夏余也，而即东夷⑪。鲁，周公之后也，而睦于晋。以杞封鲁犹可，而何有焉⑫？鲁之于晋也，职贡不乏，玩好时至，公卿大夫相继于朝，史不绝书，府无虚月⑬。如是可矣，何必瘠鲁以肥杞⑭？且先君而有知也，毋宁夫人，而焉用老臣⑮？"杞文公来盟，书曰"子"，贱之也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高子容：即高止。司徒：即华定，宋国大夫。知伯：即荀盈，晋国大夫。女齐：即司马女叔侯，晋国大夫。相礼：即做相礼。 ②不免：不免于祸。专：专横。主：犹言大夫。 ③及：及于祸。杜预注："为此秋高止出奔燕，昭二十年华定出奔陈《传》。" ④展庄叔：鲁臣。执币：拿着束帛。杜预注："公将以酬宾。" ⑤射者：参加射礼的人。古代设享礼还有射箭比赛。三耦：三对。杜预注："二人为耦。"公臣：指鲁公室善射之臣。此时鲁公室已卑微，有才能的人多在私门（大夫家），故公室不具备善射的六人。家臣：指大夫家善射之臣。 ⑥弗尽归：没有全部归还给杞国，即归还的不多。 ⑦晋悼夫人：晋平公之母，杞国之女。

⑧取货：指取杞国的土地，即办理归还杞国土地之事。货，指土地。不尚取之：不会赞助这样办理归还杞国土地的事。尚，犹言赞助。杜预注："不尚叔侯之取货。" ⑨虞、虢、焦、滑、霍、扬、韩、魏：此八国都先后被晋国所灭。 ⑩武、献：晋武公、晋献公。杜预注："武公、献公，晋始盛之君。"兼：兼并。谁得治之：哪个国家获得治理，即哪个国家得到

复其旧而治理呢？　⑪夏余：义同上文的夏肆。东夷：当时是被鄙视的小国，故杜预注“行夷礼。”　⑫何有焉：为何要贵鲁而尽归杞田呢？一解为有什么杞国不杞国？　⑬玩好：即玩物。史不绝书：晋国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，指记载鲁国到晋国聘问之事。府：府库，国库。无虚月：没有一个月不接受鲁国贡品。　⑭瘠鲁：削弱鲁国。肥杞：增强杞国。⑮毋宁：即宁，宁可。服虔云：“毋宁，宁也。”老臣：指女叔侯。　⑯贱之：对他鄙视，即不尊重他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高子容和宋国司徒进见知伯，女齐做相礼。客人出去，女齐对知伯说：“这二位都要不免于祸难。子容专横，司徒奢侈，都是灭亡家族的大夫。”知伯说：“怎么样呢？”女齐回答说：“专横就会很快及于祸难，奢侈就要因为他力量强大而致死，专横别人就会致他于死地，他将要及于祸难了。”

范献子来鲁国聘问，拜谢修筑杞国城郭的事。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，展庄叔捧上束帛。参加射礼的人需要三对，公臣中选不够，在家臣中选取。家臣：展瑕、展玉父为一对；公臣：公巫召伯、仲颜庄叔为一对，鄫鼓父、党叔为一对。

晋侯派司马女叔侯来鲁国办理让鲁国归还杞国土地的事，但没有全部归还给杞国。晋悼夫人生气说：“女齐办理归还杞国土地的事，先君如果知道了，不会赞助他这样办的！”晋侯告诉了叔侯，叔侯说：“虞国、虢国、焦国、滑国、霍国、扬国、韩国、魏国，都是姬姓，晋国因此强大。如果不是侵吞小国，要从哪里取得呢？武公、献公以来，兼并的国家就多了，哪个国家得到恢复和治理？杞国，是夏朝的后代，并靠近东夷。鲁国，是周公的后代，并和晋国和睦。把杞国封给鲁国还可以，为什么要归还给杞国土地呢？鲁国对于晋国，贡品不缺，玩物按时送到，公卿大夫相继前来朝见，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，国库没有一个月不接受贡品。像这样就可以了，何必要削弱鲁国

而增强杞国呢？而且先君如果有知，就宁可让夫人去办，哪里用得着我老臣？”杞文公来鲁结盟，《春秋》记载他为“子”，这是鄙视他。

【原文】

吴公子札来聘，见叔孙穆子，说之①。谓穆子曰：“子其不得死乎！好善而不能择人②。吾闻君子务在择人；吾子为鲁宗卿③，而任其大政，不慎举④，何以堪之？祸必及子⑤！”

请观于周乐⑥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⑦。曰：“美哉！始基之矣，犹未也⑧。然勤而不怨矣⑨。”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⑩。曰：“美哉，渊乎⑪！忧而不困者也⑫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⑬，是其《卫风》乎⑭！”为之歌《王》⑮。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惧，其周之东乎⑯！”为之歌《郑》⑰。曰：“美哉！其细已甚⑱，民弗堪也，是其先亡乎！”为之歌《齐》⑲。曰：“美哉！泱泱乎⑳，大风也哉㉑！表东海者㉒，其大公乎！国未可量也㉓。”为之歌《豳》㉔。曰：“美哉，荡乎㉕！乐而不淫㉖，其周公之东乎㉗！”为之歌《秦》㉘。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㉙。夫能夏则大㉚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㉛！”为之歌《魏》㉜。曰：“美哉，渢渢乎㉝！大而婉，险而易行㉞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㉟！”为之歌《唐》㊱。曰：“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㊲！不然，何忧之远也㊳？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㊴！”为之歌《陈》㊵。

曰："国无主，其能久乎㊶！"自《郐》以下，无讥焉㊷。

【注释】

①吴公子札：即季札，吴王寿梦之少子，一称季子。因食邑于延陵、州来二地，故又称为延陵季子或延州来季子。吴王寿梦死，国人欲立季札为王，他固辞不受。鲁襄公二十九年，乃历聘于鲁、齐、晋、郑、卫诸国。　②子其不得死乎：您恐怕不得善终吧！　③务在：即致力于。宗卿：指与国君同宗的世卿。　④不慎举：用人不慎重。　⑤堪之：受得了。　⑥请观：请求观看和聆听。周乐：周朝的音乐和舞蹈，即天子之乐。按：鲁国因为是周公之后，故有天子之乐。　⑦工：乐工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的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的诗歌。　⑧始基之矣：开始奠定基础了。旧说：文王之教化开始于二南，故季札从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中听出周之教化已经奠基了。　⑨勤：勤劳，指百姓勤劳。怨：怨恨。此指《二南》诗中反映出的民情"勤而不怨"。　⑩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、《卫风》的诗歌。　⑪渊乎：太深厚了。　⑫忧而不困：虽有忧思但无困窘。杜预注："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卫康叔、武公德化深远，虽遭宣王淫乱、懿公灭亡，民犹秉义，不至于困。"　⑬康叔：周公之弟，始封于卫。武公：康叔的九世孙。康叔、武公都是卫国的贤君。　⑭是其《卫风》乎：这大概就是《卫风》吧！　⑮《王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王风》的诗歌。　⑯思而不惧：有忧思而不害怕。其周之东乎：大概是周室东迁以后的诗歌吧！　⑰《郑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郑风》的诗歌。　⑱其细已甚：琐碎得太过分。细，本指诗歌的音节烦琐细碎，在此象征着郑国的政令过于苛细烦琐，故人民无法忍受。　⑲《齐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齐风》的诗歌。　⑳泱泱（yāng央）：宏大貌。　㉑大风：大国之风；又可解为大国的音乐。　㉒表东海者：作为东海一带诸侯的表率。表，表率。东海，齐国在山东半岛，地靠东海。　㉓其大公乎：这大概是太公的国家吧！按：齐是姜姓国，太公姜尚是齐国的祖先。　㉔《豳》（bīn宾）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豳风》的诗歌。按：《豳风》是《国风》之末，位居第十五。豳是周的旧国，公刘所立，在今陕西旬邑县西。　㉕荡：坦荡无

邪；又有解为博大之貌。 ㉖乐而不淫：欢乐而不过度。 ㉗其周公之东乎：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诗歌吧！ ㉘《秦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秦风》的诗歌。 ㉙此之谓夏声：这就叫做西方的夏声。夏声，即诸夏之声。按：秦地本在西戎，至秦仲开始有车马礼乐，除去戎狄的音乐，而有诸夏的音乐，故谓之夏声。一说，秦处西方，古代称西方为夏，故把《秦风》称夏声。夏声即西方之声。后说可作参考。 ㉚能夏则大：夏声就是宏大；又有解为能发夏声，自然声音宏大。后解亦通。 ㉛周之旧：周室的旧乐。按：公元前770年，秦襄公辅佐周平王东迁，而受其故地，故言“周之旧”。 ㉜《魏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魏风》的诗歌。 ㉝泓泓（fēng风、fén冯，又读fàn犯）：浮貌，指轻飘浮动、委婉抑扬的声音，即所谓“中庸之声”。 ㉞大而婉：粗犷而又婉转。因《魏风》多讽刺诗，故季札说“大”。一说，“大”指声大。亦通。

㉟以德辅此：用德教来辅助。辅，辅助。则明主也：就是贤明的君主。 ㊱《唐》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唐风》的诗歌。 ㊲陶唐氏：史称唐尧，号叫尧。尧本封陶，后徙于唐，而唐旧址为尧都，故言“陶唐氏之遗民”。 ㊳何忧之远也：为什么忧思得那样深远呢？ ㊴令德之后：即美德者的后代，此指陶唐氏的后代。令德，犹言“美德”、“盛德。” ㊵《陈》：指《诗经》十五国风中《陈风》的诗歌。 ㊶其：难道，表示反诘。 ㊷《郐》：同“桧”，即《诗经》中的《桧风》。《桧风》以下，尚有《曹风》。无讥焉：没有给以批评。讥，批评。

【译文】

吴公子札前来鲁国访问，见到了叔孙穆子，很喜欢他。对穆子说：“您恐怕不得善终吧！喜欢善良而不能选择贤人。我听说君子应致力于选择贤人；您身为鲁国宗卿，又承担着国政，不慎重地举荐人，怎么能受得了呢？祸患必然殃及到您。”

公子札请求观看、聆听周朝的舞蹈和音乐。于是，让乐工给他歌唱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好啊！开始奠定基础了，还没有完成。然而百姓勤劳而不怨恨了。”给他歌唱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和《卫风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好啊，太深厚了！虽有忧思而无困窘。我听说卫康叔、武公的德行就象这样，这大概是《卫

风》吧!”给他歌唱《王风》。季札说:“美好啊!有忧思而不恐惧,大概是周室东迁以后的诗歌吧!”给他歌唱《郑风》。季札说:“美好啊!但它琐碎得太过分了,百姓不堪忍受,这恐怕是要先灭亡的吧!”给他歌唱《齐风》。季札说:“美好啊!宏大啊,大国之风啊!作为东海一带诸侯的表率,大概就是太公的国家吧!国家不可限量。”给他歌唱《豳风》。季札说:“美好啊,坦荡无邪啊!欢乐而不过度,大概是周公东征时的诗歌吧!”给他歌唱《秦风》。季札说:“这就叫做西方的夏声。夏声就是宏大,大到顶点了,大概是周室的旧乐吧!”给他歌唱《魏风》。季札说:“美好啊,既轻飘浮动又委婉抑扬啊!粗犷而又婉转,艰难而易于推行,再用德教来辅助,就是贤明的君主了!”给他歌唱《唐风》。季札说:“思虑很深啊!大概有陶唐氏的遗民吧!不然,为什么忧思得那样深远呢?不是美德者的后代,谁能象这样啊!”给他歌唱《陈风》。季札说:“国家没有主人,难道能够长久吗!”从《桧风》以下,就没有批评了。

【原文】

为之歌《小雅》①。曰:“美哉!思而不贰②,怨而不言,其周德之衰乎③,犹有先王之遗民焉!”为之歌《大雅》④。曰:“广哉,熙熙乎⑤!曲而有直体⑥,其文王之德乎!”为之歌《颂》⑦。曰:“至矣哉!直而不倨⑧,曲而不屈⑨,迩而不偪⑩,远而不携⑪,迁而不淫⑫,复而不厌⑬,哀而不愁,乐而不荒⑭,用而不匮⑮,广而不宣,施而不费⑯,取而不贪,处而不底⑰,行而不流⑱。五声和⑲,八风平⑳。节有度,守有序㉑,盛德之所同也㉒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小雅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》中的诗歌。 ②不贰：无二心，即无背叛之心。 ③其周德之衰乎：恐怕是周朝德行衰微时的诗歌吧！

④《大雅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》中的诗歌。 ⑤广哉：宽广啊。熙熙：和美，融洽。 ⑥曲而有直体：委婉曲折而有劲直刚健的本体。曲，曲折委婉。直体，刚健劲直的本体。 ⑦《颂》：指《诗经》中的《颂》诗。《颂》分《周颂》、《鲁颂》和《商颂》。 ⑧至矣哉：达到顶点了！倨（jù具）：倨傲，傲慢。 ⑨不屈：不卑屈，即不卑下靡弱。 ⑩偪：同“逼”，逼迫，迫害。 ⑪不携：不游离，不离心。

⑫迁：迁动，变化。 ⑬复：反复。 ⑭不荒：不荒淫，不过度。 ⑮不匮（kuì愧）：不匮乏，不缺乏。 ⑯不费：不耗损。 ⑰不底：不停顿，不停滞。 ⑱行：进行，运行。 ⑲五声和：五声和谐。五声，指宫、商、角（jué决）、征（zhi纸）、羽。 ⑳八风平：八音协调。八风，即“八音”，指用金、石、丝、竹、匏、土、革、木做成的八类乐器（见北大《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》）。平，平调，协调。一说，“八风”即八方之气。 ㉑节有度：节拍有一定的尺度。度，一定尺度。守有序：乐器有一定的次序。守，指乐器相守次序不乱。 ㉒盛德之所同也：这都是盛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。一解，《鲁颂》、《商颂》都与《周颂》所体现的盛德相同。杜预注：“《颂》有殷、鲁，故曰盛德之同。”后说可作参考。

【译文】

给吴公子札歌唱《小雅》。季札说：“美好啊！忧愁而没有二心，怨恨而不形于语言，恐怕是周朝德行衰微时的诗歌吧？其中还有先王的遗民啊！”给他歌唱《大雅》。季札说：“宽广啊，和美啊！委婉曲折而有刚健劲直的本体，大概是文王的德行吧！”给他歌唱《颂》。季札说：“达到顶点了！正直而不倨傲，曲折而不卑下，亲近而不逼迫，疏远而不离心，迁动而不淫荡，反复而不厌倦，哀伤而不忧愁，欢乐而不荒淫，使用而不匮乏，宽广而不显露，施舍而不耗损，收取而不贪婪，静止而不停顿，

运行而不流荡。五声和谐，八音协调。节拍有一定的尺度，乐器有一定的次序，这都是盛德之人所共同具有的。”

【原文】

见舞《象箾》、《南籥》者①，曰：“美哉！犹有憾②。”见舞《大武》者③，曰：“美哉！周之盛也，其若此乎！”见舞《韶濩》者④，曰：“圣人之弘也⑤，而犹有惭德，圣人之难也⑥！”见舞《大夏》者⑦，曰：“美哉！勤而不德⑧，非禹其谁能修之⑨？”见舞《韶箾》者⑩，曰：“德至矣哉，大矣⑪！如天之无不帱也⑫，如地之无不载也⑬。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⑭。观止矣！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请已⑮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《象箾》：舞名，其舞奏箫故为象箾舞，舞者手执象箾，是一种武舞。箾，同箫”。《南籥》：舞名，以籥伴奏而舞，是一种文舞。《象箾》和《南籥》都是文王之乐。　②犹有憾：还有遗憾，即感到美中不足。

③《大武》：周武王之乐。　④《韶濩（huò获）》：殷商之乐。

⑤弘：大，伟大。　⑥犹有惭德：尚有缺点。惭德，惭愧，犹言“缺点”。　⑦《大夏》夏禹之乐。　⑧勤而不德：勤劳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。勤，勤劳于民事，即指治水之事。不德，不自夸有功。德，功德。　⑨非禹其谁能修之：不是大禹还有谁能做得到呢？　⑩《韶箾》：一作《箫韶》虞舜之乐。　⑪德至矣哉：功德到达顶点了。⑫无不帱（dào到）：无不覆盖。帱，覆盖。　⑬无不载：无不装载。

⑭虽甚盛德：盛德到达顶点。在此“虽”同“唯”，只，只有。其蔑以加于此矣：恐怕不能再比这增加了。蔑以加，即无以复加，不能再增加。蔑，无，没有。　⑮观止矣：欣赏了这种音乐实在达到止境（顶点）了。他乐：别的音乐。请：请求。

【译文】

吴公子札看到跳《象箾》、《南籥》舞，说“美好啊！但尚有遗憾。”看到跳《大武》舞说：“美好啊！周朝兴盛的时候，大概就象这样吧！”看见跳《韶濩》舞，说：“象圣人那样的伟大，然而尚有缺点，可见当圣人不容易啊！”看到跳《大夏》舞，说：“美好啊！勤劳于民事而不自以为有功，不是夏禹还有谁能做到呢？”看到跳《韶箾》舞，说：“功德达到顶点了，伟大啊！好象上天无不覆盖似的，好象大地无不装载似的。盛德到达极点，恐怕不能再比这增加了。欣赏这种音乐真正达到止境了！如果还有其他的音乐，我不敢再请求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其出聘也，通嗣君也① 。故遂聘于齐，说晏平仲② ，谓之曰：“子速纳邑与政③ 。无邑无政，乃免于难。齐国之政，将有所归，未获所归，难未歇也④ 。”故晏子因陈桓子以纳政与邑，是以免于栾、高之难⑤ 。

聘于郑，见子产，如旧相识，与之缟带，子产献纻衣焉⑥ 。谓子产曰：“郑之执政侈，难将至矣，政必及子⑦ 。子为政，慎之以礼。不然，郑国将败。”

适卫，说蘧瑗、史狗、史鰌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⑧ ，曰：“卫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

自卫如晋，将宿于戚⑨ 。闻钟声焉，曰：“异哉！吾闻之也：‘辩而不德，必加于戮⑩ 。’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，惧犹不足，而又何乐？夫子之在此也，犹燕之巢于幕上⑪ 。君又在殡⑫ ，而可以乐乎？”遂去之⑬ 。文子闻之，终身不听琴瑟⑭ 。

适晋，说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，曰："晋国其萃于三族乎⑮！"说叔向，将行，谓叔向曰："吾子勉之！君侈而多良，大夫皆富，政将在家⑯。吾子好直⑰，必思自免于难。"

【注释】

①通嗣君：为新立的国君通好。嗣君：立君。　②说：同"悦"，喜爱。　③纳邑与政：交纳封邑和政权。　④歇：停止。　⑤因：犹言通过。栾、高之难：栾氏（子雅）、高氏（子尾）的祸难，见鲁昭公八年《传》。　⑥缟（gǎo稿）带：丝织的大带。紵（zhù住）衣：麻织的衣。杜预注："吴地贵缟，郑地贵紵。故各献己所贵。"　⑦政必及子：犹言落在您身上。　⑧蘧瑗：即蘧伯玉，卫国大夫。史狗：又称文子，史朝之子，卫国大夫。史鰌（qīu秋）：字鱼，卫国大夫。公子荆：字南楚，卫国群公子。公叔发：又称公叔文子，卫献公之孙，为公叔氏。公子朝：卫国群公子。　⑨戚：卫国执政大夫孙文子之邑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北）。　⑩辩：争夺，即与人争夺。杜预注："辩，犹争也。"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"争，争斗之争。"加于戮：即遭到杀戮。　⑪巢：鸟巢。

⑫君：指卫献公。在殡：即没安葬。　⑬去之：离开卫国戚邑。

⑭琴瑟：指小的乐器；钟鼓为大的乐器，此以小乐概括大乐。　⑮萃于三族：聚集在三家。三族，即赵、韩、魏三家。　⑯家：私家，即大夫家。　⑰好直：喜欢直言，即好直话直说。

【译文】

吴公子札出国聘问，是为了新立国君通好的缘故。所以就到齐国聘问，喜爱晏平仲，对他说："您赶快归还封邑和政权。没有封邑没有政权，这才能免于祸难。齐国的政权，将要有归属，没有得到归属，祸难是不会停止的。"所以晏子通过陈桓子归还了政权和封邑，因而晏子免于栾氏、高氏的祸难。

公子札到郑国聘问，见到子产，好象老相识，送给子产丝

织的大带，子产献上麻织的衣服。公子札对子产说："郑国的执政奢侈，祸难将要来到了，政权必定落在您身上。您执政，要谨慎地用礼仪来处事。不这样，郑国将会毁坏。"

公子札到卫国，喜爱蘧瑗、史狗、史鰌、公子荆、公叔发、公子朝，公子札说："卫国的君子很多，没有祸患。"

公子札从卫国去晋国，准备在卫国戚地住宿。听到了钟声，公子札说："奇怪啊！我听说过：'与人争夺而不修德，必定遭到杀戮。'这一位在这里得罪了国君，害怕还来不及，又有什么可以寻乐呢？这一位在这里，就象燕子在帐幕上做巢。国君又正在停棺没有安葬，可以寻欢作乐吗？"于是就离开戚邑。孙文子听到公子札这番话，至死不听音乐。

公子札到晋国，喜爱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，说："晋国的政权大概聚集在这三家了！"他喜爱叔向，要离别时，对叔向说："您努力吧！国君奢侈而优秀的臣下很多，大夫都富有，政权要落在私家。您喜欢直言，一定要考虑自己免于祸难。"

【原文】

秋九月，齐公孙蠆、公孙灶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①。乙未②，出。书曰："出奔"，罪高止也。高止好以事自为功，且专，故难及之。

冬，孟孝伯如晋，报范叔也。

为高氏之难故，高竖以卢叛③。十月庚寅，闾丘婴帅师围卢④。高竖曰："苟使高氏有后，请致邑⑤。"齐人立敬仲之曾孙灡，良敬仲也⑥。十一月乙卯，高竖致卢而出奔晋，晋人城绵而寘旃⑦。

郑伯有使公孙黑如楚⑧，辞曰："楚、郑方恶，而使余往，是杀余也。"伯有曰："世行也⑨。"子晳曰："可则

往，难则已，何世之有？”伯有将强使之。子晳怒，将伐伯有氏，大夫和之⑩。十二月己巳，郑大夫盟于伯有氏⑪。裨谌曰⑫：“是盟也，其与几何⑬？《诗》曰⑭：‘君子屡盟，乱是用长⑮。’今是长乱之道也⑯。祸未歇也，必三年而后能纾⑰。”然明曰：“政将焉往？”裨谌曰：“善之代不善，天命也，其焉辟子产⑱？举不逾等，则位班也⑲。择善而举，则世隆也⑳。天又除之，夺伯有魄㉑。子西即世㉒，将焉辟之？天祸郑久矣，其必使子产息之，乃犹可以戾㉓。不然，将亡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蚕（chài瘥）、公孙灶：均齐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蚕，子尾；灶，子雅。”　②乙未：九月初二。　③高竖：高止之子。卢：齐国地名，高氏封邑（在今山东长清县西南）。　④十月庚寅：十月二十七日。阎丘婴：齐国大夫。　⑤致邑：归还封邑。　⑥敬仲：即高傒（xī希），齐国大夫。鰌（yǎn偃）：敬仲曾孙名。　⑦十一月乙卯：十一月二十三日。绵：即绵上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南）。旃（zhān占）：之焉的合音字，他在那里。　⑧公孙黑：字子晳，驷氏，子西之弟，郑国大夫。⑨世行：世代为行人，即你家世世代代是去外国办事的外交官。　⑩和之：为公孙黑、伯有和解。　⑪十二己巳：十二月初七。盟于伯有氏：在伯有家里结盟。说明公孙黑和伯有已和解。　⑫裨（pí皮）谌（chén臣）：郑国大夫。　⑬其与几何：即“其几何欤”的变句，即不能长久。　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篇。⑮用：因为，由于。　⑯道：办法，做法。　⑰纾（shū书）：解除。

⑱其焉辟子产：国政怎能避开子产？杜预注：“言政必归子产。”　⑲位班：论班次应在执政职位上，即子产之位，论班次宜执国政。　⑳隆：尊重，或解为重视。　㉑魄：犹言精神。杜预注：“丧其（伯有）精神，为子产驱除。”　㉒即世：去世。　㉓戾：安定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九月，齐国公孙虿、公孙灶放逐他们的大夫高止到北燕。九月初二，出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出奔"，这是归罪于高止。高止喜欢把好事归功于自己，并且专横，所以祸难到了他身上。

冬天，孟孝伯到晋国，是为了回报范叔的聘问。

为了高氏遭受祸难的缘故，高竖据守卢地叛变。十月二十七日，闾丘婴率领军队包围卢地。高竖说："如果让高氏保有后代，我请求把封邑归还给国君。"齐国人立了敬仲的曾孙鄹为高氏继承人，这是因为敬仲贤良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高竖归还卢邑逃奔到晋国，晋国人修筑绵城把他安置在那里。

郑国伯有派公孙黑去楚国，公孙黑辞谢说："楚、郑两国关系正在恶化，却让我去，这等于杀我。"伯有说："你家世代是外交官。"公孙黑说："可以去就去，有危难就不去，有什么世代不世代的？"伯有要强迫他去。公孙黑大怒，打算攻打伯有氏，大夫们为他们和解。十二月初七，郑国大夫在伯有家里结盟。裨谌说："这次结盟，能管多长时间呢？《诗经》说：'君子多次结盟，祸乱因此滋长。'现在这样是滋长祸乱的做法。祸乱不能停息，必定在三年以后能解除。"然明说："政权将会落到哪家？"裨谌说："善良的代替不善良的，这是天命，国政怎能避开子产？举拔如果不越级，那么论班次子产应该在执政职位上。选择善良的举拔，是世人所尊重的。上天又为子产清除障碍，丧失了伯有的精神。子西去世了，子产怎能避开执政？上天降祸给郑国很久了，大概一定要让子产平息它，郑国还可以安定。不这样，郑国将会灭亡了。"

三十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年春王正月，楚子使薳罢来聘，通嗣君也①。

穆叔问："王子之为政何如②？"对曰："吾侪小人，食而听事，犹惧不给命而不免于戾，焉与知政③？"固问焉，不告。穆叔告大夫曰："楚令尹将有大事，子荡将与焉，助之匿其情矣④。"

子产相郑伯以如晋，叔向问郑国之政焉。对曰："吾得见与否，在此岁也。驷，良方争，未知所成⑤。若有所成，吾得见，乃可知也。"叔向曰："不既和矣乎？"对曰："伯有侈而愎，子晳好在人上，莫能相下也。虽其和也，犹相积恶也，恶至无日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年：鲁襄公三十年（公元前543年）。通嗣君：为新立的国君通好。　②王子：即王子围，又称楚子虔，楚共王之子，杀其侄郏敖自立，为楚灵王，在位十二年。　③听事：听使唤。不给命：不能完成使命。　④有大事：指发动大乱，即弑君之话。　⑤驷：驷氏，指子晳。良：良氏，指伯有。成：犹言调和，和解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三十年春周历正月，楚王派遣罢来鲁国聘问，是为新立的国君通好。穆叔问道："王子执政的情况怎样？"遣罢回答说："我等小人，吃饭听使唤，还怕不能完成使命而不免于罪过，怎能参与政事？"再三向遣罢询问，还是不说。穆叔告诉大夫说："楚国令尹将要搞起大乱，遣罢将参与，他协助令尹隐匿内情了。"

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，叔向问起郑国的政事。子产回答说：

“我能否见到，就在这一年了。驷氏、良氏正在争斗，不知道怎么调和。如果有所和解，我能够见到，这就可以知道了。”叔向说：“不是已经和解了吗？”子产回答说：“伯有奢侈又刚愎自用，子晳喜欢居于人上，两个人互不相让。虽然他们和解了，还是两相积聚憎恶，争斗的到来不会有几天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二月癸未，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①。绛县人或年长矣，无子而往，与于食②。有与疑年，使之年③。曰：“臣小人也，不知纪年④。臣生之岁，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，其季于今三之一也⑤。”吏走问诸朝，师旷曰：“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⑥。是岁也，狄伐鲁。叔孙庄叔于是乎败狄于鹹，获长狄侨如及虺也、豹也，而皆以名其子⑦。七十三年矣。”史赵曰：“亥有二首六身，下二如身，是其日数也⑧。”士文伯曰⑨：“然则二万六千六百有六旬也⑩。”赵孟问其县大夫，则其属也⑪。召之，而谢过焉，曰：“武不才，任君之大事，以晋国之多虞，不能由吾子，使吾子辱在泥涂久矣⑫，武之罪也。敢谢不才。”遂仕之⑬，使助为政。辞以老。与之田，使为君复陶，以为绛县师，而废其舆尉⑭。于是，鲁使者在晋，归以语诸大夫。季武子曰：“晋未可媮也⑮。有赵孟以为大夫，有伯瑕以为佐，有史赵、师旷而咨度焉，有叔向、女齐以师保其君⑯。其朝多君子，其庸可媮乎⑰？勉事之

而后可⑱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月癸未：二月二十二日。舆人：役卒，役人。　②或年长：有个人年纪很大。往：指去筑杞城。与于食：参加吃饭。　③疑年：怀疑他的年龄。古代征役有年龄限止，这位老人已过服役年龄，故言“疑年”。使之年：让他谈谈他的年龄。杜预注：“使言其年。”　④纪年：记录年龄。　⑤正月甲子朔：即正月初一甲子日。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：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。甲子，六十日轮为一次甲子日。其季：犹言其末，它的最末一个甲子日。于今三之一：至今日为三分之一周甲，自甲子至癸未整二十天。　⑥问诸朝：杜预注：“皆不知，故问之。”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：在鲁文公十一年。　⑦以名其子：即用虺(huǐ灰)、豹命他儿子的名。　⑧史赵：晋国太史。亥有二首六身，下二如身：亥字是二字头六字身，把二拿下当作身子。春秋时各国字体不统一，史赵可能就晋国当时字体而言，今天不必强解。日数：出生日至今日的日数。　⑨士文伯：又称伯瑕，士弱之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⑩六旬：六十天。　⑪赵孟：即赵文子，晋国执政大夫。其属：他的下属。杜预注：“属赵武。”　⑫虞：忧患。由：任用。杜预注：“由，用也。”泥涂：犹言草野，比喻卑下的职位。　⑬仕之：让他做官。　⑭复陶：杜预注认为“主衣服之官”，一说为国君亦免役之官，同时为绛县师。舆尉：主持征役之官。　⑮媮(tōu偷)：轻视。杜预注：“媮，薄也。”　⑯师保：教养。　⑰庸：疑问词，表示反问。　⑱勉事：勉励事奉，即尽力事奉。

【译文】

二月二十二日，晋悼夫人赐给修筑杞城的役卒吃饭。绛县人中有位年纪很大的了，没有儿子而自己去筑城，参加吃饭。有人怀疑他的年龄，让他谈谈了他的年龄。老人说：“臣是小人，不知道纪录年龄。臣生的那一年，是正月初一甲子日，经过四百四十五个甲子日了，最末一个甲子日到今天刚过三分之一天。”官吏跑着到朝廷询问，师旷说：“这是鲁国叔仲惠伯在承匡

会见郤成子那一年。这一年，狄人攻打鲁国。叔孙庄叔当时在鹹地打败狄人，俘虏了长狄侨如和虺、豹，并都用来命他儿子的名。已经七十三岁了。”史赵说:“亥字是二字头六字身，把二拿下当做身子，这就是他的日子数。”士文伯说:“那么是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了。”赵孟问起老人的县大夫，原来是他的属下。把县大夫召请来，并向他道歉，说:“武没有才能，担负了国君的重要职务，因为晋国多有忧患，没有能任用您，让您辱居卑下职位已经很久了，这是武的罪过。谨敢由于没有才能向您道歉。”于是让他做官，派他辅助自己执政。因为年纪大而辞谢。给了他土地，让他做为国君主管衣服的官，又让他做绛地县师，而撤去了主持征役的舆尉。这时，鲁国使者正在晋国，回去把这些事告诉了大夫们。季武子说:“晋国不可轻视啊。有赵孟做执政大夫，有伯瑕辅佐他，有史赵、师旷可以咨询，有叔向、女齐做国君的师保。晋国的朝廷上君子很多，难道能够轻视吗？勉力事奉他们然后才可以。”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已亥，郑伯及其大夫盟①。君子是以知郑难之不已也。

蔡景侯为大子般娶于楚②，通焉。大子弒景侯③。

初，王儋季卒，其子括将见王而叹④。单公子愆期为灵王御士，过诸廷⑤，闻其叹而言曰：“乌乎⑥！必有此夫⑦！”入以告王，且曰：“必杀之！不慼而愿大，视躁而足高⑧，心在他矣。不杀，必害。”王曰：“童子何知？”及灵王崩，儋括欲立王子佞夫⑨。佞夫弗知。戊子，儋括围宋，遂成愆⑩。成愆奔平畤⑪。五

月癸巳，尹言多、刘毅、单蔑、甘过、巩成杀佞夫⑫。括、瑕、廖奔晋⑬。书曰："天王杀其弟佞夫"，罪在王也。

或叫于宋大庙，曰："谿谿！出出⑭！"鸟鸣于亳社⑮，如曰："谿谿。"甲午⑯，宋大灾。宋伯姬卒，待姆也⑰。君子谓："宋共姬，女而不妇⑱。女待人，妇义事也⑲。"

【注释】

①四月己亥：四月不应该有己亥日，误记。郑伯及其大夫盟：郑伯和他的大夫结盟，是由于驷氏、良氏争斗的缘故。　②大子般即蔡灵公，杀其父自立为君，在位十二年。　③大子弒景侯：襄公二十八年《传》，子产已言蔡侯必有子祸。　④儋（dān单）季：周灵王之弟。括：儋括，，儋季之子。将见王而叹：要见周灵王而叹。杜预注："括除服，见灵王，入朝而叹。"　⑤愆（qiān牵）期：周王室卿士单公之子。灵王：即周灵王，周简王之子，在位二十七年。卿士：侍御之士，即侍卫。过诸廷：经过朝廷。杜预注："愆期行过王廷。"　⑥乌乎：即呜呼。　⑦必有此：一定占有这里。杜预注："欲有此朝廷之权。"　⑧慼（qī期）：同"戚"，哀戚，悲哀。视躁：犹言处处张望，即目光不定。足高：抬脚高。

⑨佞夫：周灵王之子，周景王之弟。　⑩戊子：四月二十八日　苪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）。成愆：苪邑大夫；一说即单公子愆期。

⑪平畤（zhì志）：周邑名（当离洛阳不远）。　⑫五月癸巳：五月初四。尹言多、刘毅、单蔑、甘过、巩成：都是周大夫。　⑬括、瑕、廖：《春秋》只记载"王子瑕奔晋"，没记载儋括和廖。杜预注认为"括、廖不书，贱也"。　⑭谿谿（xī析）、出出：都是象声词。杜预注："谿谿，热也；出出，戒伯姬。"　⑮亳社：即殷社，宋是殷商之后，故有亳社。　⑯甲午：五月初五。　⑰伯姬：宋共公夫人，故又称宋共姬，鲁成公九年嫁给共公，嫁六年而共公死，寡居三十四年，此时已六十岁左右。《左传》举时人议论，不认为伯姬的行为为贤，而《公羊传》、

《谷梁传》、《列女传》则与《左传》不同，认为贤。卒：指烧死。姆：保姆。杜预注："姆，女师。" ⑱女：即闺女。妇：媳妇。 ⑲义事：根据情况行事，即不宜等待保姆，而应逃出火扇。杜预注："义，从宜也。"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某日，郑伯和他的大夫结盟。君子因此知道郑国的祸难没有停止。

蔡景侯为太子般在楚国娶妻，和儿媳私通。太子杀了景侯。

起初，周灵王的弟弟儋季死，他的儿子括要见灵王而叹息。单公的儿子愆期做灵王侍卫，经过王廷，听到儋括的叹息并且说："啊！一定要占有这里呀！"愆期进去把儋括的情况报告灵王，而且说："一定要杀掉他！不悲哀而愿望大，目光不定而抬脚高，心在其他地方了。不杀，必定造成祸害。"灵王说："小孩子知道什么？"等到周灵王死去，儋括想要立王子佞夫为君。佞夫不知道。四月二十八日，儋括包围芳邑，驱逐了成愆。成愆逃奔到平畤。五月初四，尹言多、刘毅、单蔑、甘过、巩成杀了佞夫。括、瑕、廖逃奔到晋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天王杀其弟佞夫"，是因为罪过在周天子。

有人在宋国太庙里大叫。说："嘻嘻！出出！"鸟在亳社上叫，好像在说："嘻嘻。"五月初五，宋国发生了大火灾。宋国伯姬被火烧死，是因为等待保姆。君子认为："宋国伯姬，是奉行闺女守则而不是奉行媳妇的守则。闺女应当等待保姆，媳妇可以根据情况行事。"

【原文】

六月，郑子产如陈莅盟。归，复命。告大夫曰："陈亡国也，不可与也①。聚禾粟，缮城郭，恃此二

者，而不抚其民②。其君弱植，公子侈，大子卑，大夫敖，政多门，以介于六国③，能无亡乎？不过十年矣④。”

秋七月，叔弓如宋⑤，葬共姬也。

郑伯有耆酒，为窟室，而夜饮酒，击钟焉，朝至未已⑥。朝者曰：“公焉在⑦？”其人曰：“吾公在窫谷⑧。”皆自朝布路而罢⑨。既而朝⑩，则又将使子晳如楚，归而饮酒。庚子，子晳以驷氏之甲伐而焚之⑪。伯有奔雍梁⑫，醒而后知之，遂奔许。大夫聚谋。子皮曰：“《仲虺之志》云⑬：‘乱者取之，亡者侮之。’推亡固存⑭，国之利也。罕、驷、丰同生，伯有汰侈⑮，故不免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与：亲附，即结为友好。　②禾粟：即粮食。　③敖：同“傲”，骄傲。政多门：国政谁都说了算，即各行其是。杜预注：“政不由一人。”

④不过十年：鲁昭公八年陈国被楚国所灭，没超过十年时间。　⑤叔弓：即子叔子，又称敬子，鲁国宗族。　⑥窟室：地下室。朝至：朝见的人来到。　⑦公：此指伯有。伯有的家臣尊其主伯有为公。　⑧窫谷：指窟室。　⑨布路：分路，分散。罢：罢去，即回去。　⑩朝：指伯有朝见郑君。　⑪庚子：七月十一日。　⑫雍梁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西南，一说在今河南禹县东北）。　⑬《仲虺之志》：王伯祥《春秋左传读本》认为《商书》中的《仲虺之诰》即此书。仲虺，商汤的左相。　⑭推：推动。一说推借为摧，摧毁。有的研究家认为“推亡固存，国之利也。”也是《仲虺之志》中的话。　⑮丰：即丰氏公孙段。同生：同母兄弟。汰侈：骄纵，一说骄傲侈奢。杜预注：“三家同出，而伯有孤特，又汰侈，所以亡。”

【译文】

六月，郑国子产到陈国参加结盟。回来，复命。告诉大夫们说："陈国是要灭亡的国家，不可结为友好。他们积聚粮食，修筑城郭，依靠了这两条，却不安抚他们的百姓。他们的国君根基不巩固，公子奢侈，太子卑微，大夫骄傲，国政各行其是，处于大国之间，能不灭亡吗？不超过十年了。"

秋季七月，鲁国叔弓到宋国，是因为安葬伯姬。

郑国伯有嗜好喝酒，修造了地下室，并在夜里喝酒，击钟奏乐，朝见的人来到他还没有喝完。朝见的人说："主公在哪里？"他的手下人说："我们的主公在山谷里。"朝见的人都分路回去。不久以后伯有朝见郑伯，又要派子晳去楚国，回家以后又喝酒。七月十一日，子晳率领驷氏的甲士攻打伯有并放火烧了他的家。伯有逃奔到雍梁，醒酒以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于是就逃亡到许国。大夫们聚在一起商量。子皮说："《仲虺之志》说：'动乱的就攻取它，灭亡的就欺侮它。'推动灭亡巩固存在，是国家的利益。罕氏、驷氏、丰氏本是同胞兄弟，伯有骄纵奢侈，所以不免于祸难。"

【原文】

人谓子产："就直助强①！"子产曰："岂为我徒②？国之祸难，谁知所敝③？或主强直，难乃不生。姑成吾所④。"辛丑，子产敛伯有氏之死者而殡之，不及谋而遂行⑤。印段从之⑥。子皮止之。众曰："人不我顺，何止焉？"子皮曰："夫子礼于死者，况生者乎？"遂自止之。壬寅，子产入；癸卯，子石入⑦。皆受盟于子晳氏。

乙巳，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，盟国人于师之梁之

外⑧。伯有闻郑人之盟己也怒，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己也喜，曰："子皮与我矣。"癸丑，晨，自墓门之渎入，因马师颉介于襄库，以伐旧北门⑨。驷带率国人以伐之⑩。皆召子产⑪。子产曰："兄弟而及此，吾从天所与⑫。"伯有死于羊肆，子产襚之，枕之股而哭之，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⑬。既而葬诸斗城⑭。子驷氏欲攻子产，子皮怒之曰："礼，国之干也⑮。杀有礼，祸莫大焉。"乃止。

于是游吉如晋还，闻难不入，复命于介⑯。八月甲子，奔晋。驷带追之，及酸枣⑰。与子上盟，用两珪质于河⑱。使公孙肸入盟大夫⑲。己巳，复归⑳。书曰："郑人杀良霄"，不称大夫，言自外入也㉑。

于子蛄之卒也，将葬，公孙挥与裨灶晨会事焉㉒。过伯有氏，其门上生莠㉓。子羽曰："其莠犹在乎㉔？"于是岁在降娄，降娄中而旦㉕。裨灶指之曰："犹可以终岁，岁不及此次也已㉖。"及其亡也，岁在娵訾之口㉗。其明年，乃及降娄。

仆展从伯有，与之皆死㉘。羽颉出奔晋，为任大夫㉙。鸡泽之会，郑乐成奔楚㉚，遂适晋。羽颉因之，与之比㉛。而事赵文子，言伐郑之说焉。以宋之盟故㉜，不可。子皮以公孙钮为马师㉝。

【注释】

①就直助强：靠拢正直的帮助强大的。杜预注："时谓子皙直，三家

（罕、驷、丰）强。”　②徒：党徒。此言不以驷氏、良氏为同党。③敝：借为弊，终止。《周礼·大司马》郑注：“弊，止也。”　④成：犹言固定，保住。所：处，此指地位，即不偏袒的地位。　⑤辛丑：七月十二日。行：出走，指子产出走。　⑥印段从之：印段以子产为善，故跟从子产出走。　⑦壬寅：七月十三日，癸卯：七月十四日。　⑧乙巳：七月十六日。　⑨癸丑：七月二十四日。墓门：郑国的北门。杜预注：“郑城门。”渎：借为窦，排水洞。马师颉：即羽颉，郑国行人公孙挥（子羽）之孙，羽颉出奔晋国，为任大夫。马师，郑国特有的官，盖掌管警备之职。襄库：储藏兵甲的武器库。旧北门：疑鲁襄公九年，诸侯伐郑，即攻打此北门。　⑩驷带：字子上，子西之子，子晳之宗主。

⑪皆召子产：子晳和伯有都召请子产支持。杜预注：“驷氏、伯有俱召。”⑫兄弟：子晳、伯有都是子产的兄弟，故子产不偏助一方。从天所与：服从上天所保佑的一家。　⑬羊肆：卖羊的街市。襚（suì遂）之：赠送死人的衣衾，此即给伯有尸体穿上衣服。伯有之臣在市侧者：伯有的家臣住在街市旁边的。　⑭斗城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陈留县南）。　⑮干：主干，即支柱。　⑯介：副手，指游吉的副手。　⑰八月甲子：八月初六。酸枣：即廪延，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延津县北）。　⑱与子上盟：指游吉和驷带结盟。珪（guī龟）：同“圭”，玉圭。质于河：沉在黄河里表示诚信。质，诚信。　⑲公孙胥：当系郑国的公族，或许即游吉的副手。　⑳己巳：八月十一日。　㉑自外入：指伯有从国外进来，此时他已无官位了。　㉒子蟜（jiǎo矫）：杜预注：“子蟜，公孙虿（chài），卒在十九年。”裨灶：郑国大夫。会事：会商丧事。　㉓莠（yǒu有）：狗尾草，又是恶草的通称，常用以比喻坏人。杜预注：“以莠喻伯有。”㉔其莠犹在乎：伯有奢侈，子羽知道他不会久存，故这样问。　㉕岁：岁星。降娄：又叫奎娄，十二星次之一。中：指在天空中部。　㉖终岁：岁星绕一周。以岁星在降娄推算，须经过大梁、沈实、鹑首、鹑火、鹑尾、寿星、大火、析木、星纪、玄枵（xiāo消）、娵（jū居）訾，再到降娄，为一岁终。杜预注：“岁星十二年而一终。”岁不及此次：岁星不能再到这个星次，即不能再到降娄的星次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当子羽、裨灶论伯有，时在襄十九年，即木星次于降娄之年。裨灶又谓伯有不能再苟活于木星再次在于降娄。”　㉗岁在娵訾之口：岁星正在娵訾的口上，即不到降娄星次。证明裨灶的预见是正确的。　㉘仆展：郑国大夫，伯有

同党。　㉙任大夫：任邑大夫。任，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北任县东南）。㉚鸡泽之会：在鲁襄公三年。乐成：郑国大夫。　㉛比：勾结。㉜宋之盟：在鲁襄公二十七年。杜预注："宋盟约弭兵故。"　㉝公孙钮：子孔之子，代羽颉为马师。

【译文】

有人对子产说："要靠拢正直的帮助强大的！"子产说："难道他们是我的同党？国家的祸难，谁知道怎么平息？如果有人主持国政，力量既强大为人又正直，祸难就不会发生。姑且保住我不偏袒的地位吧。"七月十二日，子产收了伯有氏死者的尸体加以殡葬，没等到和大夫们商量就出走。印段跟从着他。子皮劝阻他。众人说："人家不顺从我们，为什么不让他走？"子皮说："这个人对死去的人有礼，何况对活着的人呢？"于是就亲自劝阻子产。七月十三日，子产进入国都；十四日，印段进入国都。二人都在子皙家里接受了盟约。

七月十六日，郑伯和他的大夫在太庙结盟，和国人在师之梁门外结盟。伯有听到郑国人为他而结盟很生气，听到子皮的甲士没有参加攻打他很高兴，说："子皮亲附我了。"二十四日，清晨，伯有从墓门的排水洞进城，依靠马师颉用武器库的兵甲装备士兵，攻打旧北门。驷带率领国人攻打伯有。两家都召请子产支持。子产说："兄弟之间到了这个地步，我服从上天所保佑的一家。"伯有死在卖羊的街市，子产给伯有的尸体穿上衣服，头枕在尸体的大腿上而号哭，收尸并把棺材停放在住在街市旁边的伯有家臣的家里。不久把他埋葬在斗城。驷氏想要攻打子产，子皮对他们生气说："礼仪，是国家的主干。杀有礼的人，没有比这再大的祸患了。"于是就停止了。

这时游吉去晋国回来，听说发生祸难不进去，让副手回去复命。八月初六，逃奔到晋国。驷带追赶他，到达酸枣。游吉和驷带结盟，把两块玉圭沉在黄河里表示诚信。让公孙胜渡国

都和大夫结盟。八月十一日，游吉再次回到郑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郑人杀良霄"，不称他为大夫，是说伯有从国外进来的。

在子蟜死的时候，将要安葬，公孙挥和裨灶早晨会商丧事。路过伯有家，他的门上长了狗尾草。公孙挥说："他门上的狗尾草还在吗？"当时岁星运行在降娄，降娄星在天空中部天就亮了。裨灶指着降娄星说："还可以等岁星绕一周，不过活不到岁星再到这个星次了。"等到伯有被灭，岁星正在娵訾的口上。明年，才能到达降娄。

仆展跟随伯有，和伯有一起死去。羽颉逃奔到晋国，做了任邑的大夫。鸡泽的会盟，郑国乐成逃奔到楚国，遂又到了晋国。羽颉依靠他，和他勾结，事奉赵文子，提出攻打郑国的建议。因为宋国弭兵的会盟，赵文子没有同意。子皮让公孙舍做马师。

【原文】

楚公子围杀大司马芳掩而取其室①。申无宇曰②："王子必不免。善人，国之主也③。王子相楚国，将善是封殖，而虐之④，是祸国也。且司马，令尹之偏，而王之四体也⑤。绝民之主，去身之偏，艾王之体，以祸其国，无不祥大焉⑥！何以得免？"

为宋灾故，诸侯之大夫会，以谋归宋财⑦。冬十月，叔孙豹会晋赵武、齐公孙虿、宋向戌、卫北宫佗、郑罕虎及小邾之大夫，会于澶渊⑧。既而无归于宋，故不书其人⑨。君子曰："信其不可不慎乎！澶渊之会，卿不书，不信也夫⑩。诸侯之上卿，会而不信，宠名皆弃⑪，不信之不可也如是。《诗》曰：'文王陟降，在帝左

右⑫。’信之谓也。又曰：‘淑慎尔止，无载尔伪⑬。’不信之谓也。”书曰“某人某人会于澶渊，宋灾故”，尤之也⑭。不书鲁大夫，讳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芳掩：芳子冯之子，鲁襄公二十五年为大司马。　②申无宇：又称芋尹无宇，楚国大夫。杜预注：“无宇，芋尹。”　③主：犹言栋梁。④封殖：犹言扶植，培养。将善是封殖，即应封殖（扶植）善人。⑤偏：辅佐。四体：手足。　⑥艾：通“刈”，斩断，斩除。　⑦归：借为馈，赠送。　⑧北宫佗：北宫括之子，卫国大夫。澶渊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北濮阳县西南）。　⑨不书其人：《春秋》没有记载与会大夫的姓名。　⑩卿不书：不记载卿的名字。参加此会的各国大夫，都是上卿。不信也夫：杜预注：“一读以夫为下句首。”　⑪宠名：上卿的尊贵地位和氏族美名。　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陟：升。帝左右：在天帝的左右。　⑬止：举止，举动。载：行，表现。以上两句诗为逸《诗》。　⑭尤：犹言责备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公子围杀了大司马芳掩并占有他的家产。申无宇说：“王子一定不能免于祸难。善人，是国家的栋梁。王子辅佐楚国，应该扶植善人，现在却虐待他们，这是危害国家。况且司马，是令尹的辅佐，也是国君的手足。断绝百姓的栋梁，去掉自己的辅佐，斩断国君的肢体，而危害他的国家，没有比这再大的不吉祥了！怎么能够免于祸难？”

为了宋国火灾的缘故，诸侯的大夫会见，商量赠给宋国财货的事。冬季十月，鲁国叔孙豹会合晋国赵武、齐国公孙虿、宋国向戌、卫国北宫佗、郑国罕虎和小邾国的大夫，在澶渊会见。会见完了没有赠送给宋国什么东西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与会大夫的姓名。君子说：“信义大概不能不谨慎吧！澶渊的

会见，不记载卿的名字，是由于不守信义的缘故。诸侯的上卿，会见了却不守信义，他们的尊贵地位和氏族美名都被抛弃了，不守信义不能到了这样地步。《诗经》说：'文王或升或降，都在天帝的左右。'这说的是守信义。又说：'好好地注意你的举止，不要表现你的欺诈。'这说的是不守信义。"《春秋》记载说"某人某人会于澶渊，宋灾故"，这是责备与会的上卿。不记载鲁国的大夫，这是避讳他。

【原文】

郑子皮授子产政，辞曰①："国小而偪②，族大宠多，不可为也③。"子皮曰："虎帅以听，谁敢犯子④？子善相之⑤。国无小⑥，小能事大，国乃宽⑦。"

【注释】

①辞：辞谢，推辞。 ②偪（bī逼）：同"逼"，逼近，此指靠近大国。③族大：郑国公族庞大。宠多：受宠的人众多，指受国君宠信的人多。不可为也：不能治理好。为，治理。 ④虎帅以听：虎率领他们听从你。虎，即子皮。犯子：触犯你。 ⑤相之：辅助国家。之，指国家；一说指国君。 ⑥国无小：犹言"国不在小"。 ⑦小能事大：小国能事奉大国。事大，事奉大国；一解应付大国。国乃宽：国家就可以宽舒缓和。宽，宽缓，缓和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大夫子皮把国政交付给子产，子产推辞说："国家小而逼近大国，公族庞大而受宠的人又多，我不能治理好。"子皮说："虎率领公族听从，谁敢触犯你？你好好地辅助国家吧。国家不在小，小国能够事奉大国，国家就可以得到宽舒和缓了。"

【原文】

子产为政①，有事伯石，赂与之邑②。子大叔曰："国

皆其国也③，奚独赂焉④？”子产曰：“无欲实难⑤。皆得其欲，以从其事，而要其成⑥。非我有成⑦，其在人乎⑧？何爱于邑，邑将焉往⑨？”子大叔曰：“若四国何⑩？”子产曰：“非相违也，而相从也⑪，四国何尤焉⑫？《郑书》有之曰⑬：‘安定国家，必大焉先⑭。’姑先安大⑮，以待其所归⑯。”既，伯石惧而归邑，卒与之⑰。伯有既死，使大史命伯石为卿，辞。大史退，则请命焉⑱。复命之，又辞。如是三，乃受策入拜⑲。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，使次己位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有事：指有政事需要办。　②邑：城邑。　③国皆其国也：郑国是大家的国家。　④奚：为什么。　⑤无欲实难：没有欲望实在很难。　⑥得其欲：满足他们的欲望。要其成：要求他们办成。　⑦非我有成：不是我的成功。　⑧其在人乎：难道是别人的成功吗？其，同“岂”，难道。此言国事的成败，在于执政者的用人。　⑨焉往：哪里去呢？焉，哪里。　⑩若四国何：四方的邻国将会怎样看？　⑪非相违也：不是互相违背。　⑫四国何尤焉：四方的邻国对我们有什么可责怪的呢？　⑬《郑书》：郑国的史书。　⑭必大焉先：即“必先大焉”，必须优先照顾大族。大，指大族。　⑮大：大族。　⑯归：归宿，结局，后果。　⑰既：不久。归邑：交回封邑。归，归还，交回。卒与之：最终还是给了他。　⑱请命焉：伯石向太史请求重新命己为卿。　⑲如是三：像这样一连三次。受策：接受策书。　⑳使次己位：让他居于仅次于自己的地位。按：子产虽厌恶伯石的为人，但怕他作乱，故宠之。

【译文】

子产治理政事，有事情需要伯石去办，送给他一处封邑。

子太叔说:"郑国是大家的国家，为什么唯独送给他呢?"子产说:"要求人没有欲望实在很难。都要满足他们的欲望，去办他们的事情，并要求他们办成。这不是我的成功，难道是别人的成功吗？对城邑有什么爱惜的，它会跑到哪里去?"子太叔说："四方的邻国将会怎样看?"子产说："这样做不是互相违背，而是互相协作，四方的邻国对我们有什么可责怪的呢?《郑书》上有这样的话:'安定国家，必须优先照顾大族'。姑且先安定大族，以等待它的结果。"不久，伯石害怕而交回封邑，最终还是给了他。伯有死了以后，郑君叫太史传达命令委任伯石做卿，伯石推辞不受。太史退出，伯石又向太史请求重新任命。太史再来任命，他又假意推辞。象这样一连三次，才接受策书入朝谢恩。子产因此讨厌他的为人，就让他居于仅次于自己的地位。

【原文】

子产使都鄙有章①，上下有服②，田有封洫③，庐井有伍④。大人之忠俭者⑤，从而与之⑥；泰侈者，因而毙之⑦。丰卷将祭⑧，请田焉⑨。弗许，曰："唯君用鲜⑩，众给而已⑪。"子张怒，退而征役⑫。子产奔晋，子皮止之⑬，而逐丰卷⑭。丰卷奔晋。子产请其田里⑮，三年而复之⑯，反其田里及其入焉⑰。

从政一年，舆人诵之曰⑱："取我衣冠而褚之⑲，取我田畴而伍之⑳。孰杀子产，吾其与之㉑！"及三年，又诵之曰："我有子弟，子产诲之㉒；我有田畴，子产殖之㉓。子产而死，谁其嗣之㉔？"

【注释】

①使都鄙有章：让城市和乡村都有一定的规章。章，规章；又有解为

区别。　②上下有服：上下尊卑各有不同的服色。上，指贵族。下，指平民。服，服色；又有为“制度”或“职责”。按：古代用服色区别人的尊卑地位，因而公卿、大夫、贵族、平民的服色各异，不能相逾越。　③田有封洫（xù恤）：田地有疆界和沟渠。　④庐井有伍：庐舍田井有安排地相应相保。井，各家解法不一有的解为“水井”，有的解为“农舍”，有的认为“九夫为井”。伍，使五家相保（见杜预注）；一说，把“伍”解为“赋税”（见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）；一说，把“伍”解为“编制”（见施瑛《左传故事选译》）。　⑤大人：指郑国的卿大夫。忠俭者：忠诚俭朴的。⑥从而与之：听从并亲近他。与之，亲近他；有的解为嘉奖。　⑦泰侈者：骄横奢侈的。泰，骄恣，骄横。因而毙之：依法惩办他。毙，此指罚而去其职。　⑧丰卷：郑国大夫，字子张，丰氏，郑穆公之孙，子丰之子，公孙段（伯石）之弟。　⑨请田焉：向子产请求田猎。子张打猎，目的为猎取祭品。　⑩唯君用鲜：只有国君才用新猎获的野兽祭祀。鲜，指新猎取的野兽。　⑪众给而已：一般的人只用普通的祭品就可以了。众，一般的人，此指群臣。给指一般的祭品。　⑫退而征役：退出去以后就召集兵卒。　⑬止之：劝阻子产。　⑭逐丰卷：驱逐丰卷。⑮子产请其田里：子产请求郑简公保留丰卷的田地住宅。田里，田地住宅。　⑯三年而复之：过了三年便让丰卷回国。复之，召他回国。⑰其入：封地的收入，指丰卷亡晋三年时封地的全部收入。　⑱舆人：众人，当是奴隶主贵族们。诵：此指歌唱。　⑲取我衣冠而褚（zhu主）之：子产把我家的衣冠都没收贮藏起来。我，指奢侈的人家。褚，通“储”，贮藏。一说，奢侈人家把衣帽都收藏起来不敢穿。与下句结合起来看，前解较合理。　⑳取我田畴而伍之：子产把我家的田亩都收来重新查编和安排。伍，此指安排、编制；参看注④。　㉑吾其与之：我愿意帮助他。与，助，帮助；有的解为参加。　㉒诲：教诲，教导。㉓殖：种植，栽培。　㉔嗣：继承。

【译文】

子产让城市和乡村都有一定的规章，上下尊卑各有不同的服色，田地有疆界和沟渠，庐舍田井有安排地相应相保。对忠诚俭朴的卿大夫，就听从和亲近他；对骄横奢侈的，就依法惩

办他。大夫丰卷要祭祖，请求打猎获取祭品。子产不答应，说："只有国君才用新猎获的野兽祭祀，一般人用普通的祭品就可以了。"丰卷大怒，退出以后就召集兵卒。子产要逃亡到晋国，子皮劝阻他，而驱逐了丰卷。丰卷逃到了晋国。子产向郑君请求保留他的田地住宅，过了三年便让丰卷回国，把他的田地住宅和一切收入都还给了他。

子产执政一年，众人歌唱道："把我家的衣帽没收来贮藏，把我家的田亩收来查编又丈量。谁去杀子产，我愿意帮他忙！"到了三年，众人又歌唱道："我有子弟，子产来教诲；我有田地，子产来栽培。子产如果死了，有谁来继位？"

三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一年春王正月，穆叔至自会，见孟孝伯①，语之曰："赵孟将死矣。其语偷，不似民主②。且年未盈五十，而谆谆焉如八九十者③，弗能久矣。若赵孟死，为政者其韩子乎！吾子盍与季孙言之，可以树善，君子也④。晋君将失政矣，若不树焉，使早备鲁，既而政在大夫，韩子懦弱，大夫多贪，求欲无厌，齐、楚未足与也，鲁其惧哉⑤！"孝伯曰："人生几何？谁能无偷？朝不及夕，将安用树？"穆叔出而告人曰："孟孙将死矣。吾语诸赵孟之偷也，而又甚焉。"又与季孙语晋故，季孙不从。

及赵文子卒，晋公室卑，政在侈家⑥。韩宣子为政，不能图诸侯。鲁不堪晋求，谗慝弘多，是以有平丘之会⑦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一年：鲁襄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542年）。至自会：从澶渊之会还。　②偷：苟且偷安，即毫无远虑。民主：百姓的主人，赵文子执晋国政，故言"民主"。　③谆谆：犹言说话絮絮不休貌。　④树善：建立友善，即季孙可早与韩起树立友善关系。君子：韩起有君子之德。⑤备鲁：为鲁国做准备工作。与：交好，亲附。　⑥侈家：豪奢的大夫家族，即六卿之家。　⑦谗慝（tè特）：谗谤邪恶的小人。弘多：很多。弘，大，在此犹言甚。平丘之会：详见鲁昭公十三年《传》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三十一年春周历正月，鲁国穆叔从澶渊参加盟会回来，进见孟孝伯，对他说："赵孟要死了。他的话苟且偷安，不像百姓的主人。而且年纪没满五十，就絮絮叨叨好象八九十岁的人，不能活得长久了。如果赵孟死了，晋国执政的人大概是韩起吧！您何不对季孙谈这件事，可以建立友善关系，他是个君子。晋国国君将要失去国政了，如果不去建立友善关系，让季孙及早为鲁国做些准备工作，不久晋国政权会落在大夫手里，韩起懦弱，大夫多数贪婪，追求欲望没有满足，齐国、楚国又不足以亲附，鲁国恐怕就危险了！"孟孝伯说："人生能有多久？谁能没有点苟且偷安？早晨活着到不了晚上，哪里用得着去建立友好？"穆叔出去告诉人说："孟孝伯要死了。我告诉他赵孟的苟且偷安，但他又比赵孟更甚。"穆叔又和季孙谈晋国的事情，季孙不听。

等到赵文子死，晋国公室卑微，政权落在豪奢的家族手里。韩宣子执政，不能治理诸侯。鲁国难以担负晋国的要求，

谗谤邪恶的小人很多，因此有了平丘之会。

【原文】

齐子尾害闾丘婴，欲杀之，使帅师以伐阳州①。我问师故②。夏五月，子尾杀闾丘婴，以说于我师③。工偻灌、淄灶、孔虺、贾寅出奔莒④。出群公子。

公作楚宫⑤。穆叔曰："《大誓》云：'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⑥。'君欲楚也夫，故作其宫。若不复适楚，必死是宫也。"六月辛巳⑦，公薨于楚宫。叔仲带窃其拱璧，以与御人，纳诸其怀而从取之⑧，由是得罪。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，次于季氏⑨。秋九月癸巳，卒，毁也⑩。

己亥⑪，孟孝伯卒。

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公子裯⑫，穆叔不欲，曰："大子死，有母弟则立之，无则立长⑬。年钧择贤，义钧则卜，古之道也⑭。非適嗣⑮，何必娣之子？且是人也，居丧而不哀，在慼而有嘉容，是谓不度⑯。不度之人，鲜不为患。若果立之，必为季氏忧。"武子不听，卒立之。比及葬，三易衰，衰衽如故衰⑰。于是昭公十九年矣，犹有童心⑱。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终也⑲。

冬十月，滕成公来会葬，惰而多涕⑳。子服惠伯曰："滕君将死矣。怠于其位，而哀已甚，兆于死所矣，能无从乎㉑？"癸酉㉒，葬襄公。

【注释】

①闾丘婴，襄公二十五年逃奔鲁国，此时已返回齐国。害：惧怕为

害，即恐其害己。使帅师：指派阎丘婴率军。阳州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平县北境）。　②我问师故：杜预注："鲁以师往，问齐何故伐我。"　③说：解释，即推脱为阎丘婴之罪。　④工偻灑（sǎ洒）、渻（shěng省）灶、孔虺（huǐ毁，又读huī灰）、贾寅：都是阎丘婴的同党。　⑤楚宫：楚国式的宫殿。杜预注："适楚，好其宫，归而作之。"　⑥《大誓》：《尚书·大誓》篇。今本《尚书·大誓》没有这两句话。　⑦六月辛巳：六月二十八日。　⑧拱璧：襄公的大璧。杜预注："拱璧，公大璧。"御人：侍女；驾车人。此指前者。纳诸其怀：放在他的怀里。　⑨子野：胡女敬归之子。杜预注："胡，归姓之国。敬归，襄公妾。"　⑩九月癸巳：九月十一日。毁：哀痛过度。杜预注："过哀毁瘠，以致灭性。"　⑪己亥：九月十七日。　⑫娣（dì弟）：女弟，即妹妹，又指同夫诸妾。齐归：鲁昭公之生母。公子裯（chóu愁），鲁昭公名裯，鲁襄公之子，在位三十二年。杜预注："裯，昭公名。"　⑬立长：立年长的。杜预注："立庶子，则以年。"　⑭钧：同"均"，相当。《国语》韦昭注："钧，同也。"义：犹言贤能。杜预注："义钧，谓贤等。"　⑮適：同"嫡"，嫡子。杜预注："言子野非適嗣。"　⑯在慼（qī戚）：在丧，父母死叫在戚。慼，同"戚"。有嘉容：脸色喜悦。不度：犹言不孝。　⑰三易衰（cuī催）：三次更换丧服。衰，同"缞"，丧服。衽（rèn任）：衣襟。故衰：旧丧服。杜预注："言其嬉戏无度。"　⑱童心：犹言孩子脾性。　⑲不能终：不能善终。鲁昭公于昭公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，逃亡到齐国。　⑳滕成公：滕国国君。会葬：参加葬礼。多涕：很多眼泪。　㉑兆：预兆，即将死的预兆。死所：指葬礼。从：此指跟着死。杜预注："为昭三年滕子卒《传》。"　㉒癸酉：十月二十一日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子尾惧怕阎丘婴害己，想要杀掉他，便派他率兵攻打阳州。鲁国询问齐国出兵讨伐的缘故。夏季五月，子尾杀了阎丘婴，来向我军解释。工偻灑、渻灶、孔虺、贾寅逃奔到莒国。子尾驱逐了群公子。

鲁襄公建造楚国式的宫殿。穆叔说："《大誓》说，'百姓所

要求的，上天必定听从。'国君想要楚国了，所以建造楚式的宫殿。如果不再次去楚国，一定死在这座宫殿里。"六月二十八日，鲁襄公死在楚宫里。叔仲带偷了襄公的大璧，交给了侍人，放在他的怀里从而拿到了它，因此而得罪。立了胡女敬归的儿子子野，住在季氏那里。秋季九月十一日，子野死，是由于哀痛过度。

九月十七日，孟孝伯死去。

立了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公子裯为君，穆叔不愿意，说："太子死了，有同母的弟弟就立他，没有就立年长的。年岁相当就选择贤能的，贤能相当就占卜，这是古代的常规。死去的子野不是嫡子，何必非立他母亲妹妹的儿子？况且这个人，居丧却不悲哀，父亲死了反而有喜悦的脸色，这叫做不孝。不孝的人，很少不制造祸患。如果真的立了他，必定造成季氏的忧患。"季武子不听，终于立了他为君。等到安葬襄公时，他三次更换丧服，丧服的衣襟脏得好像旧丧服。当时昭公已经十九岁了，还有孩子的脾气。君子因此知道他不能善终。

冬季十月，滕成公来鲁国参加葬礼，表现得怠惰而眼泪很多。子服惠伯说："滕国的国君要死了。在吊丧的位上表现怠惰，而悲哀太过分，在葬礼中已经有预兆了，能不跟着死吗？"十月二十一日，安葬了鲁襄公。

【原文】

公薨之月，子产相郑伯以如晋，晋侯以我丧故，未之见也。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①。士文伯让之曰②："敝邑以政刑之不修，寇盗充斥，无若诸侯之属辱在寡君者何③？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馆，高其闬闳，厚其墙垣，以无忧客使④。今吾子坏之，虽从者能戒，其

若异客何⑤？以敝邑之为盟主，缮完葺墙，以待宾客，若皆毁之，其何以共命⑥？寡君使匄请命⑦。”对曰：“以敝邑褊小，介于大国，诛求无时，是以不敢宁居，悉索敝邑，以来会时事⑧。逢执事之不间，而未得见，又不获闻命，未知见时，不敢输币，亦不敢暴露⑨。其输之，则君之府实也，非荐陈之⑩，不敢输也。其暴露之，则恐燥湿之不时而朽蠹⑪，以重敝邑之罪。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，宫室卑庳，无观台榭，以崇大诸侯之馆⑫。馆如公寝，库厩缮修，司空以时平易道路，圬人以时填馆宫室⑬。诸侯宾至，甸设庭燎，仆人巡宫⑭。车马有所，宾从有代，巾车脂辖，隶人牧圉，各瞻其事⑮。百宫之属，各展其物⑯。公不留宾，而亦无废事⑰。忧乐同之，事则巡之，教其不知，而恤其不足⑱。宾至如归，无宁菑患⑲？不畏寇盗，而亦不患燥湿。今铜鞮之宫数里，而诸侯舍于隶人⑳。门不容车，而不可逾越㉑。盗贼公行，而天疠不戒㉒。宾见无时，命不可知。若又勿坏，是无所藏币㉓，以重罪也。敢请执事，将何所命之？虽君之有鲁丧，亦敝邑之忧也㉔。若获荐币，修垣而行㉕，君之惠也。敢惮勤劳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馆垣：宾馆的围墙。纳车马：安放车马。　②士文伯：名，匄字伯瑕，士弱之子，和范宣子士匄同族同名，晋国大夫。让：责备。　③政刑：政事和刑罚。　不修：不修明，即没有办好。无若：即无奈。属：屈

属，属官。辱：辱临，屈驾。在：存问。 ④吏人：主管修建的官吏。闲（hàn汗）闳（hóng宏）：巷门，此指客馆大门。客使：即外国使节。⑤异客：别国的宾客。 ⑥完：借为院。葺（jī记）：指用草覆盖墙。孔颖达疏："葺墙，谓草覆墙也。"共命：供应所求。 ⑦请命：请问理由。杜预注："请问毁垣之命。" ⑧褊（biǎn扁）小：狭小。诛求：责求，即勒索贡物。时事：犹言聘问。杜预注："随时来朝会。" ⑨间：空暇。输币：送上财物。暴露：即露天放着，日晒夜露。 ⑩府实：府库中的财物。荐陈：呈献，古代进献贡品，陈列在庭内，然后收纳。 ⑪朽蠹（dù杜）：腐烂毁坏。 ⑫文公：指晋文公重耳。卑庳（bēi卑，又读bǐ比）：低小。 ⑬司空：负责建筑的官。平易：修理，整修。圬（wū乌）人：泥水工人。塓（mì密）：涂墙壁，粉刷。馆宫室：指客馆房屋的墙壁。 ⑭甸：甸人，掌管柴火的官。设庭燎：点起庭中的火把。杜预注："庭燎，设火于庭。"巡宫：巡视客馆。 ⑮宾从：宾客的随从。有代：有人代为办事。巾车：管理车辆的官。杜预注："巾车，主车之官。"脂：膏脂，即加油。辖：车轴。隶人：主管洒扫的人。牧圉（yǔ羽）：看守牲口的人。瞻：照管，照看。 ⑯展：省视，一说陈列。其物：其事。⑰公：指晋文公。不留宾：不让来客停留。无废事：不荒废公事。杜预注："宾得速去，则事不废。" ⑱巡：安抚。恤：周济，补助。 ⑲无宁：即宁，难道；无，语助词，没有含义。杜预注："无宁，宁也。"一说无宁，解为非但没有。 ⑳铜鞮（dī低）之宫：晋君的别宫。铜鞮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沁县西南）。 ㉑容：容纳，即进去。逾越：即翻墙过去。㉒天疬（lì力）：天灾。杜预注："疬，犹灾也。言水潦无时。" ㉓无所：没有地方。藏币：收藏财物。 ㉔敝邑之忧：杜预注："言郑与鲁，亦有同姓之忧。" ㉕行：离开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死去的那个月，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，晋侯因为我国有丧事的缘故，没有接见他们。子产派人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让自己的车马进去。晋国大夫士文伯责怪子产说："敝邑因为政事和刑罚不修明，盗贼很多，无奈诸侯的属官辱临敝邑问候寡君怎么办？因此才派官吏修缮所住的馆舍，大门造得高高

的，围墙筑得厚厚的，不让宾客使者担忧。现在您拆毁了它，虽然你们的随从能够戒备，可是让别国的宾客又怎么办？因为敝邑是诸侯的盟主，修缮宾馆的围墙，为接待宾客，如果都把它拆毁了，那么叫我们怎么供应宾客的需要呢？寡君派匄前来请教。”子产回答说：“敝邑狭小，处在大国之间，责求贡物没有一定时候，因此敝国国君不敢安居，搜索敝邑全部的财货，亲自带来朝会贵国。碰上执事没有工夫，没能见到，又没有得到命令，不知道会见的日期，我们不敢呈上财物，又不敢让它在露天里放着。要是就呈上，那么这些都是君王府库中的财物，不经过一定的仪式，我们是不敢奉献的。要是让它放在露天里吧，又怕被日晒雨淋而腐烂毁坏，加重敝邑的罪过。侨听说从前文公做诸侯盟主的时候，自己的宫室低小，没有可供观赏的台榭，却把接待诸侯的宾馆修得富丽高大。宾馆好象国君的寝宫一样，宾馆内的仓库、马棚修缮完好，司空按时整修道路，泥瓦工按时粉刷宾馆墙壁。诸侯的宾客到来，甸人点起庭中的蜡烛火把，仆人巡视客馆。安置车马有一定的地方，宾客的随从有人代劳，管理车辆的给车轴加油，掌管洒扫的和看守牲口的，照管自己分内的事务。各主管部门的属官，都要检查招待宾客的工作。文公从来不耽误宾客的时间，也没有因此而荒废公事。和宾客同忧共乐，有为难的事就加以安抚，有不知道的就加以指教，有缺乏的就加以周济。宾客到来好象回到家里一样，难道还会有什么灾患？不怕盗贼，也不担心干燥和潮湿。现在晋君在铜鞮的别宫方圆数里，而招待诸侯的宾馆却象奴隶住的屋子。大门进不去车子，而又不能翻墙而入。盗贼横行，天灾难防。接见宾客没有一定的时间，召见的命令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布。如果还不拆毁围墙，这就没有地方收藏财物，反而要加重我们的罪过了。谨敢请教执事，将对我们有什么指示？虽然君王遇到鲁国的丧事，但这也是敝邑的忧伤。如果能够早点献上财礼，我们愿把围墙修好了再走，这就是君王的恩

惠了。岂敢害怕辛勤和劳苦！”

【原文】

文伯复命，赵文子曰：“信①！我实不德，而以隶人之垣以赢诸侯②，是吾罪也。”使士文伯谢不敏焉③。晋侯见郑伯有加礼，厚其宴好而归之④。乃筑诸侯之馆。

叔向曰：“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⑤！子产有辞，诸侯赖之，若之何其弃辞也⑥？《诗》曰⑦：‘辞之辑矣⑧，民之协矣。辞之绎矣，民之莫矣⑨。’其知之矣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信：确实是这样，即说得对。杜预注：“信如子产言。” ②垣：此指房屋。赢：犹言接待。 ③不敏：不聪明，不懂事。 ④加礼：礼节特别隆重。好：指好货，即好礼品。 ⑤已：犹言废弃。 ⑥弃：舍弃，放弃。 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篇。 ⑧辑：和顺，亲热。协：团结。今本《诗经》作洽。 ⑨绎：悦绎，动听。今本《诗经》作怿。莫：安定。杜预注：“言辞辑睦，则民协同；辞说绎，则民安定。” ⑩其知之矣：杜预注：“谓诗人知辞之有益。”

【译文】

士文伯复命，赵文子说：“确实是这样！我们实在不修德行，用象奴隶住的房屋来招待诸侯，这是我们的过失。”派士文伯去谢罪承认自己不明事理。晋侯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郑伯，宴会和礼物更加丰厚然后让郑伯回去。于是晋国就建造接待诸侯的宾馆。

叔向说：“辞令不能废弃就像这样吧！子产善于辞令，诸侯因为他的辞令而得利，为什么要放弃辞令呢？《诗经》说：‘辞令和

顺，百姓团结。辞令动听，百姓安定。'诗人懂得辞令的作用了。"

【原文】

郑子皮使印段如楚，以适晋告①，礼也。

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舆。既立展舆，又废之。犁比公虐，国人患之。十一月，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，弑之，乃立②。去疾奔齐，齐出也③。展舆，吴出也。书曰："莒人弑其君买朱钮"，言罪之在也④。

吴子使屈狐庸聘于晋⑤，通路也⑥。赵文子问焉，曰："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⑦？巢陨诸樊，阖戕戴吴⑧，天似启之，何如？"对曰："不立。是二王之命也⑨，非启季子也。若天所启，其在今嗣君乎⑩！甚德而度，德不失民，度不失事⑪。民亲而事有序⑫，其天所启也。有吴国者，必此君之子孙实终之⑬。季子，守节者也。虽有国，不立。"

【注释】

①适晋告：晋是大国，郑使印段先报告晋国而后出使楚国，故杜预注言"得事大国之礼"。　②乃立：指展舆立为莒君。　③齐出：齐女所生。杜预注："母，齐女也。"　④罪之在：罪过在莒比公。　⑤屈狐庸：巫臣之子，鲁成公七年到吴国，为吴国行人。　⑥通路：沟通两国往来的道路。　⑦延州来季子：即吴公子季札。延州来，为季札的封邑。　⑧巢：原为巢国，时属吴，亦时属楚（在今安徽巢县东北）。陨：坠落，此指杀死。诸樊：吴国国君。阖（hūn昏）：守门人。戕（qiāng枪）：杀害。戴吴：即余祭，吴国国君。　⑨二王之命：指诸樊、余祭之死是天命。　⑩嗣君：指寿梦。　⑪甚德：甚有品德。度：合于法度。失事：办错事情。　⑫亲：亲附。　⑬此君：指夷末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子皮派印段去楚国，先到晋国报告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莒国犁比公生子去疾和展舆。已经立了展舆为太子，又废了他。犁比公暴虐，国人为此感到担忧。十一月，展舆依靠国人攻打莒犁比公，杀了他，就自立为国君。去疾逃奔到齐国，因为他是齐国女子生的。展舆，是吴国女子生的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莒人弑其君买朱鉏"，是说罪过在犁比公。

吴王派屈狐庸到晋国聘问，是为了沟通两国往来的道路。赵文子询问他，说："延州来季子最终能立为国君吗？巢地死了诸樊，守门人杀了戴吴，上天似乎为季子打开做国君的大门，怎么样？"屈狐庸回答说："他不能做国君。这是两位国君的命运不好，不是为季子打开做国君的大门。如果上天打开了大门，大概是为了现在的国君吧！他很有德行而且行为合于法度，有德行就不会失掉百姓，合于法度就不会办错事。百姓亲附和事情有秩序，恐怕是上天为他做国君打开的大门。保有吴国的，最终一定是这位国君的子孙。季子，是保持节操的人。即使把国家给他，他也是不肯做国君的。"

【原文】

十二月，北宫文子相卫襄公以如楚①，宋之盟故也②。过郑，印段廷劳于棐林③，如聘礼而以劳辞④。文子入聘。子羽为行人，冯简子与子大叔逆客⑤。事毕而出，言于卫侯曰："郑有礼，其数世之福也⑥。其无大国之讨乎⑦！《诗》云⑧：'谁能执热⑨，逝不以濯⑩。'礼之于政，如热之有濯也⑪。濯以救热，何患之有⑫？"

子产之从政也，择能而使之⑬。冯简子能断大事⑭；子大叔美秀而文⑮；公孙挥能知四国之为⑯，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、班位、贵贱、能否⑰，而又善为辞令；裨谌能谋⑱，谋于野则获，谋于邑则否⑲。郑国将有诸侯之事，子产乃问四国之为于子羽，且使多为辞令⑳；与裨谌乘以适野㉑，使谋可否；而告冯简子，使断之㉒；事成，乃授子大叔使行之，以应对宾客㉓。是以鲜有败事㉔。北宫文子所谓有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北宫文子：卫国大夫，名佗，卫成公曾孙北宫懿子括之子。卫襄公：名恶，献公衎（kàn看，又通“侃”）之子，卫国第二十五君，在位九年。　②宋之盟故也：由于在宋国结盟的缘故。按：《左传》襄公三十年记载，诸侯因宋有灾，乃会盟于宋。此处卫君去楚国即为结盟之事。③迁劳：去慰问。迁，同“往”。劳，慰问。棐（fěi匪）林：郑国地名，即北林，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北约四十余里）；一说，一名林乡，（在今河南新郑县东二十五里）。　④如聘礼：按照外交上聘问的礼节。以劳辞：使用慰问的辞令。　⑤冯简子：郑国大夫，毕公高之后，毕万封魏，支孙食邑于冯城，故为冯氏。　⑥数世：数代，几辈子。　⑦讨：讨伐，征伐。　⑧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篇。　⑨谁能执热：谁能在苦热的天儿。执热，苦热。⑩逝不以濯：不去洗澡。逝，语首助词。濯，洗涤：此指洗澡。旧说，把“执热”解为“手执热物”；把“濯”解为“用水洗手”。译为：谁拿烫手的东西，而不用水洗手解热呢？后说可作参考。⑪礼之于政：礼仪对于政事。于政，对政事。如热之有濯也：好像天热得到洗澡。　⑫救热：即消除炎热。何患之有：即“有何患之”，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　⑬择能：选择贤能人。　⑭断：决断。　⑮美秀而文：容貌秀美而言辞有文采。杜预注：“其貌美，其才秀。”　⑯四国：四方的邻国，即四邻的诸侯。　⑰辨：辨明，辨识。《荀子·富国篇》

注："辨，明察也。"族姓、班位、贵贱、能否：指各国大夫的家族姓氏、官职爵位、地位贵贱、才能高低。 ⑱裨（pí皮）谌（chén臣）：郑国大夫。能谋：能出谋划策。 ⑲获：获得，在此有"得其当"、"正确"之意。邑：城内。否：不得，在此有"不正确"之意。 ⑳且使多为辞令：并且让他多起草几份外交辞令。 ㉑乘：指乘车。适野：到野外去。 ㉒使断之：让冯简子决断。 ㉓事成：指事情计划完成。授：授给，交给。宾客：此指诸侯国派来的使臣。 ㉔鲜有：很少有。鲜，少。败事：把事情办坏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三十一年十二月，卫国大夫北宫文子辅佐卫襄公去楚国，是由于在宋国结盟的缘故。经过郑国，郑国大夫印段到棐林地方去慰问客人，按照外交上聘问的礼节而使用慰劳的辞令。北宫文子进入郑国国都聘问。郑国大夫公孙挥做行人，冯简子和子太叔迎接客人。北宫文子事情完毕后出来，对卫襄公说："郑国做事合于礼仪，这是几代的福气。恐怕不会有大国的讨伐吧！《诗经》说：'谁能在苦热的天儿，不去洗澡。'礼仪对于政事，好象天热得到洗澡。用洗澡来消除炎热，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"

郑国大夫子产参与政事，选择贤能的人使用。冯简子能决断大事；子太叔美秀而有文采；公孙挥能了解四方邻国的行动，辩识各国大夫的家族姓氏、官职爵位、地位贵贱、才能高低，又善于辞令；裨谌能出谋划策，在野外谋划就正确，在城里谋划就不行。郑国要有外交上的事情，子产就向公孙挥询问四方诸侯的动向，并且让他多起草几份外交辞令；与裨谌一同乘车到野外，让他策划是否可行；再把结果告诉冯简子，让他决断；事情计划完成，就交给子太叔执行，交往诸侯应对宾客。因此，很少把事情办坏。这就是北宫文子所说的合于礼。

【原文】

郑人游于乡校，以论执政①。然明谓子产曰："毁乡校何如？"子产曰："何为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②，以议执政之善否③。其所善者，吾则行之；其所恶者，吾则改之④。是吾师也，若之何毁之⑤？我闻忠善以损怨⑥，不闻作威以防怨⑦。岂不遽止⑧？然犹防川⑨：大决所犯⑩，伤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⑪；不如小决使道⑫，不如吾闻而药之也⑬。"然明曰："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⑭，小人实不才⑮。若果行此，其郑国实赖之⑯，岂唯二三臣⑰？"

仲尼闻是语也，曰："以是观之⑱，人谓子产不仁，吾不信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乡校：乡间的公共场所。既是学校，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。②退：工作完毕回来，即休息时候。　③善否：好和不好。　④善者：好的，喜爱的。恶（wù恶）者：坏的，厌恶的。　⑤若之何：为什么。　⑥忠善：忠于为善。忠，用作动词。损怨：减少怨恨。　⑦作威：摆出权威，即要弄威势。防怨：防止怨恨。　⑧岂不遽（jù巨）止：难道靠威势不能很快地制止议论？　⑨然犹防川：可是就像防止河水一样。　⑩大决：大决口，即溃决了大口子。犯：触犯，在此有"造成"之意。　⑪不克：不能。　⑫小决：决小口，即开个小河口。道：同"导"，疏导通畅。　⑬药：用作动词，做治病的药物。　⑭信：确实，的确。可事：可以成事。一说，把"可事"解为"可以掌政"、"可以担当国家的大事"。后解可作参考。　⑮小人：然明自谦之称。不才：没有才能。　⑯赖：依靠。　⑰岂唯二三臣：岂独有利于我们这些大臣？　⑱观之：看他。之，指子产。按：鲁襄公三十一年，孔子仅十

岁，故此语当是孔子后来说的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，还议论执政者施政得失。郑大夫然明对子产说："毁了乡校怎么样？"子产说："为什么？人们早晚工作完了回来到那里游玩，并议论执政者施政的好坏。他们认为好的，我就推行它；他们讨厌的，我就改掉它。这是我的老师，为什么要毁掉它呢？我听说忠于为善能减少怨恨，没听说仗威势压迫能防止怨恨。难道靠威势不能很快制止议论？可是就象防止河水一样：溃决了大口，伤害人一定很多，我不能挽救了；不如把河开个小口，疏导水慢慢地流，不如让我听到议论，把它当做治病的良药。"然明说："蔑现在才知道您确实是可以成大事的，小人实在没有才能。如果能这样作下去，整个郑国确实都会有依靠了。岂止有利于我们这些人？"

孔子听到了这番话，说："从这里看来，有人说子产不仁，我可不相信。"

【原文】

子皮欲使尹何为邑① 。子产曰："少，未知可否② 。"子皮曰："愿，吾爱之，不吾叛也③ 。使夫往而学焉④ ，夫亦愈知治矣⑤ 。"子产曰："不可。人之爱人，求利之也⑥ 。今吾子爱人则以政⑦ ，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⑧ ，其伤实多⑨ 。子之爱人，伤之而已，其谁敢求爱于子⑩ ？子于郑国，栋也⑪ 。栋折榱崩，侨将厌焉⑫ ，敢不尽言？子有美锦，不使人学制焉⑬ 。大官、大邑，身之所庇也⑭ ，而使学者制焉。其为美锦⑮ ，不亦多乎⑯ ？侨闻学而后入政，未闻以政学者也⑰ 。若果行此，必有所

害⑱。譬如田猎，射御贯，则能获禽⑲，若未尝登车射御，则败绩厌覆是惧⑳，何暇思获㉑？”子皮曰：“善哉！虎不敏㉒。吾闻君子务知大者、远者㉓，小人务知小者、近者㉔。我小人也。衣服附在吾身，我知而慎之㉕；大官、大邑所以庇身也㉖，我远而慢之㉗。微子之言，吾不知也㉘。他日我曰㉙：‘子为郑国，我为吾家，以庇焉，其可也㉚。’今而后知不足。自今请，虽吾家，听子而行㉛。”子产曰：“人心之不同，如其面焉㉜。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㉝？抑心所谓危，亦以告也㉞。”子皮以为忠，故委政焉㉟。子产是以能为郑国。

【注释】

①为邑：担任邑宰，指担任子皮所食的采邑长官。　②未知可否：不知道行不行，即不知道能否担当。　③愿：为人谨慎老实。也有解为谨慎顺从，忠厚。亦通。不吾叛：即“不叛吾”，不会背叛我。　④使夫往而学焉：让他去学习一下。杜预注：“夫，谓尹何。”　⑤夫亦愈知治矣：他也就更能懂得怎样为政了。知治：懂得管理政事。　⑥人之爱人：大凡一个人喜爱另一个人。求利之也：总是谋求对他有利。　⑦以政：把政事交给他。　⑧犹未能操刀：就像一个人不会拿刀。使割：让他去割东西。　⑨其伤实多：他的伤害一定要多的，即一定带来很大的伤害；又有解为：在多数情况下，要损伤自己的。杜预注：“多自伤。”　⑩伤之而已：伤害他罢了。求爱于子：在您那里求得喜欢。　⑪栋也：是栋梁。　⑫栋折榱（cuī崔）崩：栋梁折断，椽子就会崩毁。榱，椽子。侨将厌焉：我将会压在底下。厌，同“压”。按：子产把郑国比作房子，把子皮比作房子的栋梁。现在房子的栋梁折断，椽子倒塌，子产当然也被压在里面了。另外，子产是子皮授政的，子皮倒了，子产当然也会被压了。　⑬锦：丝绸，彩绸。不使人学制焉：决不能让不会裁衣的人学习裁制的。制，裁制。　⑭大官：邑宰，是子皮氏的大官。大邑：大的封邑。身之所庇（bì毕）也：是自身

的庇护。 ⑮其为美锦：大官、大邑对漂流的丝绸。其，指官邑，即大官、大邑。为，对。 ⑯不亦多乎：不是重要得多吗？多，犹言“很重要”或“重要得多”。杜预注：“言官邑之重，多于美锦。” ⑰学而后入政：学习以后参加管理政务。入政，参加管理政务；又有解为入仕，做官。《论语·子张》说：“学而优则仕。”后解可作参考。以政学者也：把管理政事当作学习的对象。 ⑱若果行此：如果这样做。必有所害：一定有害处。 ⑲射御贯：射箭驾车要熟练。获禽：指擒获禽兽。禽，同“擒”。 ⑳若未尝登车射御：如果从来没有登车射过箭驾过车。未尝，不曾，从来没有。则败绩厌覆是惧：那么一心害怕翻车压人。败绩，指车辆崩坏。厌覆，即“压覆”，指乘车人被倾覆碾压。是惧，即“惧是”，指害怕“败绩厌覆”。 ㉑何暇思获：哪里还有工夫想着猎获禽兽呢？ ㉒虎不敏：我真是不聪明。虎，即子皮。 ㉓君子务知大者、远者：君子专了解大的、远的。务知，致力于了解，专了解。大者、远者，即远大的事情。 ㉔小者、近者：即眼前的小事。 ㉕衣服附在吾身：衣服穿在我身上。附在身，即穿在身上。 ㉖大官、大邑所以庇身也：重要的官职、大的封邑是庇护自身的。 ㉗我远而慢之：我却疏远并且轻视它。 ㉘微子之言：没有您的话。微，没有。不知：指不知这些得失。 ㉙他日：过去，从前。 ㉚子为郑国：您治理郑国。我为吾家：我治理我的家族。家：指家族的政事。以庇焉：来庇护我自身。 ㉛自今请：从现在我向您请求。虽吾家：即使是我家族的事情。听子而行：也要听从您的话去办。 ㉜如其面焉：正像人的面孔不相同一样。 ㉝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：我怎敢说您的面孔象我的面孔呢？子产言外之意：自己的想法与子皮并不见得相同。 ㉞抑心所谓危：不过我心里认为危险的。抑，不过，可是。谓危：认为危险的。亦以告也：就把它告诉您了。 ㉟忠：忠诚。故委政焉：所以把郑国的政事完全委托给他。

【译文】

子皮想让尹何做他的封地的长官。子产说：“太年轻，不知道行不行。”子皮说：“他谨慎老实，我喜欢他，不会背叛我。让他去学习一下，也就更懂得治理封邑了。”子产说：“不行。大凡一个人喜爱另一个人，总是谋求对那个人有利。现在您喜爱一个

人却把政事交给他，就象一个人不会拿刀而让他去割东西，他的伤害一定要多的。您喜爱一个人，不过是伤害他罢了，那谁敢在您那里求得喜爱？您在郑国是栋梁。栋梁折断，椽子就会崩毁，我将会压在底下，岂敢不把话说完？您有美丽的彩绸，决不能让不会裁制衣服的人学习裁制的。重要的官职、大的封邑，是自身的庇护，反而让学习的人去管理。它比美丽的彩绸，不是重要得多吗？我听说学习以后才参加管理政务，没听说把管理政事当作学习的对象。如果这样做，一定有害处。比如打猎，射箭驾车要熟练，就能擒获禽兽，如果从来没有登车射过箭驾过车，那么一心害怕翻车压人，哪里还有工夫想着猎获禽兽呢？”子皮说：“好啊！我真是不聪明。我听说君子专了解大的、远的事情，小人专了解小的、近的事情。我是小人啊。衣服穿在我身上，我知道爱惜它；重要的官职、大的封邑是庇护自身的，我却疏远并且轻视它。没有您的话，我是不知道这些得失的。过去我说：‘您治理郑国，我治理我的家族，来庇护我自己，那就可以了。’现在我才知道不够。从现在我向您请求，即使是我家族的事情，也要听从您的话去办理。”子产说：“人心不相同，正象人的面孔不相同一样。我怎敢说您的面孔象我的面孔呢？不过我心里认为危险的，就把它告诉您了。”子皮认为子产忠诚，所以把郑国的政事完全委托给他。子产因此能够治理郑国。

【原文】

卫侯在楚，北宫文子见令尹围之威仪①，言于卫侯曰：“令尹似君矣，将有他志，虽获其志，不能终也②。《诗》云：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③。’终之实难，令尹其将不免。”公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对曰：“《诗》云：‘敬慎威

仪，惟民之则④。’令尹无威仪，民无则焉。民所不则，以在民上⑤，不可以终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！何谓威仪？”对曰：“有威而可畏谓之威，有仪而可象谓之仪⑥。君有君之威仪，其臣畏而爱之，则而象之，故能有其国家，令闻长世⑦。臣有臣之威仪，其下畏而爱之，故能守其官职，保族宜家⑧。顺是以下皆如是，是以上下能相固也⑨。《卫诗》曰：‘威仪棣棣，不可选也⑩。’言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兄弟、内外、大小皆有威仪也。《周诗》曰：‘朋友攸摄⑪，摄以威仪。’言朋友之道，必相教训以威仪也。《周书》数文王之德曰⑫：‘大国畏其力，小国怀其德。’言畏而爱之也。《诗》曰：‘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⑬。’言则而象之也。纣囚文王七年，诸侯皆从之囚⑭，纣于是乎惧而归之，可谓爱之。文王伐崇，再驾而降为臣，蛮夷帅服⑮，可谓畏之。文王之功，天下诵而歌舞之，可谓则之。文王之行，至今为法⑯，可谓象之。有威仪也。故君子在位可畏，施舍可爱，进退可度，周旋可则，容止可观，作事可法，德行可象，声气可乐，动作有文，言语有章，以临其下，谓之有威仪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卫侯：即卫襄公，名恶，卫献公之子，在位九年。北宫文子：即北宫佗。　令尹围：即楚国令尹公子围，楚康王之弟，又称王子围。　②他志：指篡位之志。　不能终：不能善终。　③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篇。　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。　则：准则，即效法的准则。　⑤在民上：居于百姓之上，即表现出篡君的威仪。

⑥象：犹言效法。　⑦令闻：好名声。令，美，善。　长世：无穷于世，即传于子孙后代。　⑧保族：保护家族。　宜家：家庭和睦。宜，和睦，和乐。　⑨顺是：顺着这个次序。　相固：相互巩固。　⑩《卫诗》：指《诗经·邶风·柏舟》篇。邶、鄘都是卫国附庸，故《邶风》、《鄘风》都可称为《卫风》。　棣棣（dì弟）：雍容娴雅貌，即安详的样子。　选：计算，计数。以上为《邶风·柏舟》第三章两句诗。　⑪《周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既醉》篇。攸：所。　摄：辅助。杜预注："攸，所也。摄，佐也。"　⑫《周书》：指《周书·泰誓》篇，周武王论文王之德。杜预注："逸《书》。"数：列举。　文王：指周文王。　⑬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篇。顺帝之则：遵循着天帝的法则。杜预注："《大雅》又言文王行事，无所斟酌，唯在则象上天。"　⑭囚文王七年：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：纣之"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（yǒu有）里，二十九年释西伯，诸侯逆西伯。"　从之囚：跟随文王去坐牢。　⑮崇：古国名（在今陕西户县东），唐虞之际，封鲧在此，后舜杀鲧，将其地改封诸侯。殷时崇侯虎向殷纣王谗陷文王，故西伯文王被囚于羑里七年。后崇被文王所灭。　再驾：即两次发兵。杜预注："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，三旬不降，退修教而复伐之，因垒而降。"　帅服：相继归服。　⑯行：即措施。　法：法规，一说效法。按：本文中的度、则、法，都是法的含义，变换论述，只是文法变化罢了。

【译文】

卫侯在楚国，北宫文子见到令尹围的威仪，对卫侯说："令尹像国君了，要有别的打算，虽然能实现他的志望，但是不能善终。《诗经》说：'什么都有个开头，可是很少能有好的结束。'善终实在很难，令尹恐怕要不能免于祸难。"卫侯说："您怎么知道？"北宫文子回答说："《诗经》说：'在上的人要谨慎自己的威仪，因为是百姓效法的准则。'令尹没有威仪，百姓就没有效法的准则。百姓不效法的人，而居于百姓之上，就不能善终。"卫侯说："好啊！什么叫威仪？"北宫文子回答说："有威严并能使人害怕叫做威，有仪表并能让人效法叫做仪。国君有国君

的威仪，他的臣子害怕并爱护他，把他作为准则而效法他，所以能保有他的国家，好名声传于子孙后代。臣子有臣子的威仪，他的下面害怕并爱护他，所以能保住他的官职，保护家族和睦家庭。顺着这个次序以下都象这样，因此上下能相互巩固。《卫诗》说：'雍容娴雅的威仪，好处是不能计算的。'这是说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兄弟、内外、大小都有威仪。《周诗》说：'朋友间互相辅助，所用的辅助就是威仪。'这是说交朋友之道，一定要用威仪来相互教导。《周书》列举周文王的美德说：'大国害怕他的力量，小国怀念他的恩德。'这是说害怕他并爱护他。《诗经》说：'无识无知，顺从天帝的准则。'这是说把他作为准则并效法他。殷纣王囚禁周文王七年，诸侯都跟随他去坐牢，纣王于是害怕并把文王放了回去。可以说是爱护文王了。文王攻打崇国，两次发兵而崇国降服向文王称臣，蛮夷相继归服，可以说是害怕文王了。文王的功业，天下传诵并歌舞它，可以说是以文王为准则了。文王的行为，到现在还作为法规，可以说是效法文王了。这是因为文王有威仪的缘故。所以君子在位可使人害怕，施舍可使人爱护，进退可作为法度，周旋可作为准则，仪容举止可供人观赏，做事可让人学习，德行可作为效法，声音气度可使人高兴，动作有修养，语言有条理，用这些来对待下面，就叫做有威仪。"

昭　　公

（元年——三十二年）

昭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①，楚公子围聘于郑，且娶于公孙段氏，伍举为介。将入馆②，郑人恶之。使行人子羽与之言，乃馆于外③。既聘，将以众逆④。子产患之，使子羽辞曰："以敝邑褊小，不足以容从者，请埽听命⑤！"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对曰："君辱贶寡大夫围，谓围：'将使丰氏抚有而室⑥。'围布几筵，告于庄、共之庙而来⑦。若野赐之，是委君贶于草莽也⑧！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诸卿也⑨！不宁唯是，又使围蒙其先君，将不得为寡君老，其蔑以复矣⑩。唯大夫图之！"子羽曰："小国无罪，恃实其罪⑪。将恃大国之安靖己⑫，而无乃包藏祸心以图之。小国失恃而惩诸侯，使莫不憾者，距违君命，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⑬！不然，敝邑，馆人之属也⑭，其敢爱丰氏之祧？"伍举知其有备也，请垂橐而入⑮。许之。正月乙未⑯，入逆而出，遂会于虢，寻宋之盟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昭公元年（公元前541年）。　②入馆：入城而住客馆。
③行人子羽：即公孙挥，又称行人挥，郑国大夫。　馆于外：住在城外。

④以众逆：率兵众迎娶。　⑤墠（shàn扇）：古代供祭祀用的经过清除的地面。郑玄注："除地曰墠。"此指子产欲除地为墠，代丰氏之庙，行迎亲之礼。　⑥丰氏：即公孙段，赐氏为丰。　抚有：同义词连用，有。　⑦几：古人用以依凭身体的矮小桌子。筵：竹席。　庄、共（gōng恭）：即楚庄王、楚共王。庄王，为公子围之祖，共王，为公子围之父。　⑧若野赐之：假如让我在野外接受恩赐。墠是城外一块平地，故言"野"。　⑨不得列于诸卿：不能处在卿的行列。　⑩不宁唯是：不仅只此。蒙：欺骗。　老：古时公卿大夫的尊称。　杜预注："大臣称老。"　蔑：无，不能。　⑪恃实其罪：依靠大国而无防备是它的罪过。　杜预注："恃大国而无备，则是罪。"　⑫安靖：安定。　⑬距违君命：抗拒违背楚君的命令。距，通"拒"，抗拒。　壅塞不行：堵塞而使楚国国君的命令行不通。　⑭馆人之属：守馆舍一类的人。　⑮垂橐（gāo高）：倒垂空囊，表示没有武器，没有用武的意思。橐，此指盛弓矢的器具。　⑯正月乙未：正月十五日。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元年春天，楚公子围到郑国聘问，并在公孙段家娶妻，伍举做副使。将要进入客馆，郑国人讨厌他。派行人子羽跟他说，就住在城外。聘礼举行以后，将要率领兵众迎娶新妇。子产很担心这件事，派子羽辞谢说："因为敝邑狭小，不足以容纳您的随从，请让我们清除地面为墠再听取您的命令！"楚国令尹命令太宰伯州犁回答说："辱没贵君赐给寡大夫围恩惠，对围说：'将让丰氏把女儿嫁给你做妻子。'公子围陈列几筵，在庄王、共王的庙里祭告以后前来。如果在野外赐给我，这是把贵君的恩赐丢弃在草丛里呀！这也是不让寡大夫列在卿的行列里！不仅只此，又让围欺骗了他的先君，将不能再做寡君的大臣，恐怕不能回国了。希望大夫考虑一下！"子羽说："小国没有罪过，依靠大国而无防备就是它的罪过。小国打算依靠大国来安定自己，而大国恐怕包藏祸心来谋取它。惧怕的是小国失去了依靠而使诸侯惩戒，使他们没有一个不恨大国的，抗拒违背

楚君的命令，使它行不通！否则，敝邑就等于贵国客馆一类的地方，岂敢爱丰氏的祖庙？”伍举知道郑国有了准备，请求倒转弓袋而进入国都。郑国同意了。正月十五日，公子围进入郑都迎娶新妇而出，于是就和叔孙豹、晋国赵武、齐国国弱、宋国向戌、陈国公子招、蔡国公子归生、郑国罕虎、许人、曹人在虢地会见，重温宋国的会盟。

【原文】

祁午谓赵文子曰：“宋之盟，楚人得志于晋①。今令尹之不信②，诸侯之所闻也。子弗戒，惧又如宋③。子木之信称于诸侯，犹诈晋而驾焉，况不信之尤者乎④？楚重得志于晋⑤，晋之耻也。子相晋国以为盟主⑥，于今七年矣！再合诸侯，三合大夫，服齐、狄，宁东夏，平秦乱，城淳于⑦，师徒不顿，国家不罢，民无谤讟⑧，诸侯无怨，天无大灾，子之力也。有令名矣，而终之以耻，午也是惧。吾子其不可以不戒！”文子曰：“武受赐矣！然宋之盟，子木有祸人之心，武有仁人之心，是楚所以驾于晋也。今武犹是心也，楚又行僭⑨，非所害也。武将信以为本，循而行之⑩。譬如农夫，是穮是蓘⑪，虽有饥馑，必有丰年。且吾闻之：‘能信不为人下。’吾未能也。《诗》曰⑫：‘不僭不贼，鲜不为则⑬。’信也⑭。能为人则者，不为人下矣。吾不能是难⑮，楚不为患。”

楚令尹围请用牲，读旧书，加于牲上而已⑯。晋人许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祁午：晋国大夫。赵武：晋国大夫。宋之盟：鲁襄公二十七年在宋国的会盟。　楚人得志于晋：楚国人在晋国人面前达到志愿，即在宋国会盟时占先歃（shà煞）血。　②令尹：指楚公子围。　③惧又如宋：怕的又像在宋国一样。　④子木：楚国前令尹。　犹诈而驾焉：还欺骗晋国而凌驾在它的上面。　⑤重：再。　⑥相：辅佐。　⑦再合诸侯：两次会合诸侯，指鲁襄公二十五年会合诸侯于夷仪，二十六年会合诸侯于澶渊。　三合大夫：指鲁襄公二十七年会合大夫于宋，襄公三十年会合大夫于澶渊，昭公元年会合大夫于虢。　宁东夏：使华夏东方之国安宁，东方之国实指齐国。　平秦乱：平定了秦国引起的秦、晋不和，非指秦国有乱。　淳于：古国名，春秋时归入杞国，又名杞城（在今山东安丘县东北）。杜预注："襄二十九年城杞之淳于，杞迁都。"　⑧顿：疲弊，劳顿。　罢：通"疲"，疲乏。　谤讟（dú读）：非议，怨言。　⑨行僭（jiàn荐）：弄假，做不守信用的事。　⑩将信以为本：要以信用为根本。　⑪穮（biāo标）：耘田除草。　耨（gǔn滚）：用土培苗根。　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。　⑬贼：伤害。　则：法则，可引申为榜样、典范。　⑭信：的确，确实；一说，守信用。　⑮吾不能是难：倒装句，吾难于不能是，即吾难于不能守信。　⑯读旧书：指读在宋国会盟时的盟约。

【译文】

祁午对赵文子说："在宋国的会盟，楚国人在晋国之先歃血。现在楚国令尹不守信用，这是诸侯所听说的。您如果不警惕，怕的是又像在宋国一样。子木的信用在诸侯中很受称赞，还欺骗晋国并凌驾在上面，何况是不讲信用的突出人物呢？楚人假如再一次在晋国面前先歃血，这是晋国的耻辱。您辅佐晋国做盟主，到现在已经七年了！两次会合诸侯，三次会合大夫，使齐国、狄人归服，使华夏的东方国家安宁，平定了秦国造成的动乱，在淳于修筑城墙，军队不劳顿，国家不疲乏，民众没有谤言，诸侯没有怨恨，上天没有降大灾，这都是您的力量。有了好名声，反而以耻辱来结束，午就是害怕这个。您不

可以不警惕!”赵文子说:“武接受您的恩赐了!然而在宋国的会盟,子木有害人之心,武有爱人之心,这就是楚国所以凌驾于晋国之上的原因。现在武还是这样的心,楚国又做不守信用的事,这可不是他所能伤害的了。武要把信用作为根本,依照这个去做一切事。譬如农夫,勤于耘田除草用土培好苗根,即使有灾荒,也必定会丰收的。并且我听说这样的话:‘能守信用就不会在别人下面。’我还不能真正做到守信用啊。《诗经》说:‘守信用不害人,很少不能做榜样。’的确是这样。能做别人榜样的,不会在别人的下面了。我难在不能做到这一点,楚国不能造成祸患。”

楚国令尹公子围请求用牺牲,仅宣读一下在宋国会盟的旧盟约,便把盟约放在牺牲上罢了。晋国人允许了他。

【原文】

三月甲辰①,盟,楚公子围设服离卫②。叔孙穆子曰:“楚公子美矣③,君哉!”郑子皮曰:“二执戈者前矣④!”蔡子家曰⑤:“蒲宫有前⑥,不亦可乎?”楚伯州犁曰:“此行也,辞而假之寡君。”郑行人挥曰:“假不反矣⑦!”伯州犁曰:“子姑忧子晳之欲背诞也⑧。”子羽曰:“当璧犹在⑨,假而不反,子其无忧乎?”齐国子曰:“吾代二子愍矣⑩!”陈公子招曰⑪:“不忧何成,二子乐矣。”卫齐子曰⑫:“苟或知之,虽忧何害?”宋合左师曰:“大国令,小国共⑬。吾知共而已。”晋乐王鲋曰:“《小旻》之卒章善矣⑭,吾从之。”

退会,子羽谓子皮曰:“叔孙绞而婉,宋左师简而礼,乐王鲋字而敬,子与子家持之,皆保世之主也⑮。

齐、卫、陈大夫其不免乎⑯？国子代人忧，子招乐忧⑰，齐子虽忧弗害。夫弗及而忧，与可忧而乐，与忧而弗害，皆取忧之道也⑱。忧必及之。《大誓》曰：‘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’三大夫兆忧⑲，忧能无至乎？言以知物⑳，其是之谓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三月甲辰：三月二十五日　②设服离卫：陈设国君的服饰，两个卫兵持戈侍立保卫。服，泛指衣饰器用物品。这里指国君的一切服饰。离，通“丽”；丽，通“俪”，并，两个。卫，卫兵。　③美：此指服饰盛美。④二执戈者前：有两个拿戈的士兵在前面护卫。　⑤子家：即公子归生，蔡国大夫。　⑥蒲宫有前：蒲宫有前戈。楚令尹在国时，已居君之宫，出有前戈。　蒲宫，楚国国君的离宫。　前戈，前面执戈的侍卫。⑦反：同“返”。　⑧背诞：违命放纵，不受节制而妄为。　⑨当璧：指公子弃疾，即楚平王。后以当璧喻国君之兆。　⑩二子：指公子围和伯州犁。　愍（mǐn悯）：担忧，忧虑。　⑪公子招：即子招，又称司徒招，陈国大夫。　⑫齐子：即齐恶，卫国大夫。　⑬共：同“恭”，恭敬。　⑭《小旻（mín民）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其卒章是：“不敢暴虎，不敢冯河。人知其一，莫知其他。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”乐王鲋认为《小旻》卒章好，其意是不赞同诸大夫公开讥评公子围。⑮绞而婉：恰切而委婉。绞，恰切。　简而礼：简明而合于礼仪。　字而敬：自爱而恭敬。字，爱。　持：执，此指持其两端，无所取舍。其大意说：子皮和子家说话得体，既不像子羽那样讥评公子围，也不象伯州犁那样掩饰公子围。　保世之主：保持几代爵禄的大夫。　主，大夫的敬称。⑯不免：指不能免于祸难。　⑰代人忧：替别人忧虑。乐忧：以高兴代替忧虑。　⑱道：途径，可引申为原因。　⑲兆忧：忧虑的征兆。⑳物：事情。

【译文】

三月二十五日，结盟。楚国公子围陈设国君的服饰和两个

卫兵持戈侍立保卫。叔孙穆子说："楚国公子的服饰盛美，像个国君啊！"郑国子皮说："两个拿戈的人站在前面了！"蔡国子家说："蒲宫的前面有两个执戈的卫士站着，不也可以吗？"楚国伯州犁说："这是来的时候，辞行时向国君借来的。"郑国行人挥说："借了不会还了！"伯州犁说："您姑且去忧虑子晳想要背命作乱吧。"子羽说："公子弃疾还在，借了不还，您难道没有忧虑吗？"齐国国子说："我替这二位担心哪！"陈国公子招说："不忧虑能办成什么事情，这二位高兴啦。"卫国齐子说："如果有人事先知道，虽然忧虑又有什么危害？"宋国合左师说："大国命令，小国恭敬。我知道恭敬就是了。"晋国乐王鲋说："《小旻》的最后一章很好，我按照那样做。"

退出会场，子羽对子皮说："叔孙的话恰切而委婉，宋国左师的话简明而合于礼仪，乐王鲋的话自爱而恭敬，您和子家的话持其两端不偏颇，都是可以保持几代爵禄的大夫。齐国、卫国、陈国的大夫大概不能免于祸难吧？国子替人忧虑，子招以高兴代替忧虑，齐子虽然有忧虑却不当做危害。那没有涉及到自己而忧虑，和可以忧虑反而高兴，和忧虑而不当做危害，都是招来忧虑的原因。忧虑一定连及到他自身。《大誓》说：'民众所要求的，上天一定听从。'三位大夫有了忧虑的征兆，忧虑能不到来吗？根据语言可以知道事情的结果，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了。"

【原文】

季武子伐莒取郓，莒人告于会①。楚告于晋曰："寻盟未退，而鲁伐莒，渎齐盟，请戮其使②。"乐桓子相赵文子，欲求货于叔孙而为之请，使请带焉③。弗与。梁其跦曰④："货以藩身⑤，子何爱焉？"叔孙曰："诸侯之会，卫社稷也。我以货免，鲁必受师⑥。是祸之也，何

卫之为？人之有墙，以蔽恶也⑦。墙之隙坏，谁之咎也⑧？卫而恶之，吾又甚焉⑨。虽怨季孙，鲁国何罪？叔出季处，有自来矣⑩，吾又谁怨？然鲋也贿，弗与不已⑪。”召使者，裂裳帛而与之⑫，曰：“带其褊矣。”

赵孟闻之，曰：“临患不忘国⑬，忠也。思难不越官，信也⑭。图国忘死，贞也⑮。谋主三者，义也⑯。有是四者，又可戮乎？”乃请诸楚曰：“鲁虽有罪，其执事不辟难，畏威而敬命矣⑰。子若免之，以劝左右可也。若子之群吏处不辟污，出不逃难⑱，其何患之有？患之所生，污而不治，难而不守⑲，所由来也。能是二者，又何患焉？不靖其能⑳，其谁从之？鲁叔孙豹可谓能矣，请免之以靖能者。子会而赦有罪，又赏其贤，诸侯其谁不欣焉望楚而归之㉑，视远如迩？疆埸之邑，一彼一此，何常之有㉒？王伯之令也，引其封疆，而树之官㉓。举之表旗，而著之制令㉔。过则有刑，犹不可壹㉕。于是乎虞有三苗，夏有观、扈，商有姚、邳，周有徐、奄㉖。自无令王，诸侯逐进，狎主齐盟㉗，其又可壹乎？恤大舍小㉘，足以为盟主，又焉用之？封疆之削㉙，何国蔑有？主齐盟者，谁能辩焉㉚。吴、濮有衅，楚之执事，岂其顾盟㉛？莒之疆事，楚勿与知㉜。诸侯无烦，不亦可乎？莒、鲁争郠，为日久矣，苟无大害于其社稷，可无亢也㉝。去烦宥善，莫不竞劝㉞。子其图之！”固请诸楚，楚人许之，乃免叔孙。

【注释】

①莒：国名（在今山东莒县）。 告于会：向盟会报告，实指向楚国报告。 ②渎（dú独）齐盟：亵渎盟约。齐，同“斋”，古人盟誓必先斋戒，故盟誓也说斋盟。 使：指鲁国来参加盟会的叔孙豹。 ③货：贿赂。 叔孙：既叔孙豹，又称叔孙穆子，鲁国大夫。 使请带：派人要叔孙的带子。 实际是委婉地索取贿赂。 ④梁其踁（jìng胫）：叔孙家臣，复姓梁其。 ⑤藩：保卫。 ⑥鲁必受师：鲁国一定受到进攻。 ⑦恶：坏人，犹言盗贼之流。 ⑧咎：过失。 ⑨卫而恶之：保卫而又使它受到攻击。恶，坏，可引申为攻击。 甚：超过。 ⑩叔出季处：叔孙出使，季孙守国。 有自来矣：有多年的历史。 ⑪已：停止。 ⑫裳：裙，下身的衣服。 ⑬患：祸患。 ⑭不越官：不放弃使臣的职守。 ⑮贞：坚贞。⑯三：指忠、信、贞。 ⑰畏威：害怕威严。 ⑱污：污浊，犹言困难之事。 出：出使。 ⑲守：坚守，坚持。 ⑳不靖其能：不安定贤能的人。 ㉑欣焉：喜悦貌。 ㉒疆埸（yì易）：同义词连用，边境、疆界。 一彼一此：犹言时而属这国，时而属那国。 ㉓王伯之令：三王五伯的政令。 引：正。 树：设置。 ㉔举之表旗：设置标志； 杨树达认为“表旗即后世界碑之类。” 制令：制度法令。 ㉕犹不可壹：还不能划一不变。 ㉖三苗：传说为舜时古国名，号饕餮（tāotiè滔铁去）。 观：夏代国名，姚姓（在今山东观城县）。 扈：夏代国名（在今陕西户县北）。娀（shēn身）：商代国名，即有莘氏（在今山东曹县北）。 邳（pī批）：商代国名（在今江苏邳县东北）。 徐：周代国名（在今江苏泗洪县南）。 奄：周代国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）。 ㉗令王：英明的天子。 狎（xiá匣）：更迭，交替。 ㉘恤大舍小：忧虑大的祸乱，免去小的过错。 ㉙削：被侵削。 ㉚辩：治理。 ㉛濮：即百濮，楚国西南一带的部落。 衅：间隙，犹言有隙可乘。 岂其顾盟：难道还能顾盟约。 ㉜勿与知：犹言不要过问。 ㉝亢：蔽护；一说，敌御。 ㉞宥（yòu又）善：赦免善人。

【译文】

季武子攻打莒国占据了邾地，莒人向盟会报告。楚国对晋国说：“重温过去的盟会还没有结束，可是鲁国就攻打莒国，亵

渎盟约，请诛杀他的使者。”乐桓子辅佐赵文子，想要向叔孙豹索取贿赂而为他向赵文子求情，派人向叔孙豹要他的带子。叔孙豹不给。梁其踁说：“贿赂用来保护自身，对于这个您还吝惜什么呢？”叔孙豹说：“诸侯的会盟，是为了保卫国家。我因为贿赂免除祸患，鲁国一定遭到进攻。这是给它带来祸患啊，还有什么可保卫的？人所以有墙壁，是用来遮挡坏人的。墙壁裂缝毁坏，是谁的罪过呢？为了保卫反而让它受到攻击，我的罪过又超过了墙壁。虽然怨恨季孙，鲁国又有什么罪过呢？叔孙出使季孙守国，从来就是这样的，我又怨恨谁呢？然而鲋喜欢贿赂，不给他不能甘心。”召来使者，撕下裙子的一块帛给他，说：“带子恐怕太窄了。”

赵孟听到了这件事，说：“面临祸患而不忘记国家，这是忠心。想到了危难而不放弃使臣的职守，这是诚实。考虑国家而忘掉死亡，这是坚贞。计谋以上述三点为主，这是道义。有了这四点，还可以诛杀吗？”于是向楚国请求说：“鲁国虽然有罪，它的执事不逃避祸难，害怕贵国的威严而恭敬地奉命了。您如果赦免他，用来劝勉您的左右还是可以的。如果您的官吏们在国内不避污浊，出使国外不逃避祸难，还有什么可忧虑的？忧虑之所以产生，就是对国内的污浊不能治理，对国外遇到的祸难不能坚持，都是从这里来的啊。能做到这两点，又有什么忧虑呢？不安定贤能的人，有谁跟从他？鲁国的叔孙豹可以说是贤能的人了，请赦免他用来安定贤能的人。您参加会盟而赦免了有罪的国家，又奖赏它贤能的人，诸侯有谁不高高兴兴地望着楚国而归服，把疏远看成亲近呢？边境上的城邑，时而归这国时而归那国，有什么一定？三王五伯的政令，划定疆界，设置官员。设置标志，并写在章程法令上。越境就要惩罚，还不可以划一不变。在这种情况下虞舜时代有三苗，夏朝有观国、扈国，商朝有姺国、邳国，周朝有徐国、奄国。自从没有英明的天子以来，诸侯争相扩张，交替主持结盟，难

道又能够划一不变吗？忧虑大的祸乱免去小的过错，完全可以做盟主，又哪里用得着管这些？边境被侵削，哪个国家没有？主持结盟的，谁能治理它。吴国、百濮假如有隙可乘，楚国的执事，难道还能顾到盟约？莒国边境上的事情，楚国不要过问。诸侯没有烦劳，不也可以吗？莒国、鲁国争夺郓地，时间很长了，如果对国家没有大损害，可以不必庇护。免除烦劳赦免善人，没有人不争相劝勉的。您还是考虑一下！”晋国坚决向楚国请求，楚国答应了，就赦免了叔孙豹。

【原文】

令尹享赵孟，赋《大明》之首章①。赵孟赋《小宛》之二章②。事毕，赵孟谓叔向曰：“令尹自以为王矣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王弱，令尹强，其可哉！虽可，不终。”赵孟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强以克弱而安之③，强不义也。不义而强，其毙必速。《诗》曰④：‘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⑤。’强不义也。令尹为王，必求诸侯⑥，晋少懦矣，诸侯将往⑦。若获诸侯，其虐滋甚⑧。民弗堪也，将何以终？夫以强取，不义而克，必以为道。道以淫虐，弗可久已矣！”

夏四月，赵孟、叔孙豹、曹大夫入于郑，郑伯兼享之⑨。子皮戒赵孟，礼终，赵孟赋《瓠叶》⑩。子皮遂戒穆叔，且告之⑪。穆叔曰：“赵孟欲一献⑫，子其从之！”子皮曰：“敢乎？”穆叔曰：“夫人之所欲也⑬，又何不敢。”及享，具五献之笾豆于幕下⑭。赵孟辞，私于子产曰：“武请于冢宰矣⑮。”乃用一献。赵孟为客，礼终乃宴。

穆叔赋《鹊巢》⑯。赵孟曰："武不堪也。"又赋《采蘩》⑰，曰："小国为蘩，大国省穡而用之，其何实非命⑱。"子皮赋《野有死麕》之卒章⑲。赵孟赋《常棣》⑳，且曰："吾兄弟比以安，尨也可使无吠㉑。"穆叔、子皮及曹大夫兴㉒，拜，举兕爵曰："小国赖子，知免于戾矣。"饮酒乐。赵孟出，曰："吾不复此矣㉓。"

【注释】

①《大明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令尹意在首章，故称首章以自光大。"　②《小宛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二章取其'各敬尔仪，天命不又'。言天命一去，不可复还，以戒令尹。"　③安：心安理得。　④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篇。　⑤赫赫：兴盛的样子。　宗周：指周王都城镐京。宗，主，周为天下所宗，故王都所在曰宗周。　褒姒（sì四）：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宠妃。　⑥必求诸侯：一定谋求诸侯的拥护。　⑦懦：怯懦，软弱。　往：前往，此指投靠，依附。　⑧获：取得，指得到拥护。　⑨郑伯：即郑简公。　⑩《瓠（hù互）叶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义取古人不以微薄废礼，虽瓠叶兔首，犹与宾客享之。"　⑪且告之：同时告诉他赵孟赋诗的情况。　⑫一献：士饮酒之礼，即主人向宾客进酒一次。　⑬夫人：那个人，指赵孟。　⑭幕下：据沈钦韩注为："东房"。　⑮冢（zhǒng肿）宰：指子皮，因子皮是郑国上卿，故称子皮为冢宰。　⑯《鹊巢》：为《诗经·召南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言鹊有巢而鸠居之。喻晋君有国，赵孟治之。"　⑰《采蘩》：为《诗经·召南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义取蘩菜薄物，可以荐公侯。享其信，不求其厚。"　⑱省穡（sè色）：节省爱惜。其何实非命：据杜预注为"何敢不从命。"　⑲《野有死麕（jūn均）》：为《诗经·召南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义取君子徐以礼来，无使我失节，而使狗惊吠。喻赵孟以义抚诸侯，无以非礼相加凌。"　⑳《常棣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言欲亲兄弟之国。"　㉑比：亲密。　尨（màng忙）：狗。　㉒兴：起来。　㉓不复此：即不复见此乐。

【译文】

令尹设宴招待赵孟，赋《大明》的第一章。赵孟赋《小宛》的第二章。事情完毕，赵孟对叔向说："令尹自以为是国王了，怎么样？"回答说："国王弱，令尹强，大概可以成功吧！虽然可以成功，不能善终。"赵孟说："什么缘故？"回答说："用强大战胜弱小而心安理得，这是强大不符合道义。不符合道义而强大，他的灭亡一定很快。《诗经》说：'十分兴盛的宗周，褒姒灭亡了它。'这是因为强大而不符合道义的缘故。令尹做了国王，一定要谋求诸侯的拥护，晋国有些衰弱了，诸侯就会前往投靠他。如果得到诸侯的拥护，他的暴虐就会更厉害。民众不能忍受他的残暴，他怎么能善终？那用强力来取得君位，不符合道义而能取胜，必然认为是符合道义的。把荒淫暴虐作为道义，是不能够长久的啊！"

夏季四月，赵孟、叔孙豹、曹国的大夫进入郑国，郑简公同时设享礼招待他们。子皮告请赵孟，告请的礼仪结束，赵孟赋《瓠叶》这首诗。子皮就告请叔孙豹，同时告诉他赵孟赋诗的情况。叔孙豹说："赵孟想要一献，您还是听从他吧！"子皮说："敢吗？"叔孙豹说："那个人想要这样，又有什么不敢？"到了享礼的时候，在东房准备了五献的笾豆之类的用具。赵孟辞谢，对子产私下说："武已经向冢宰请求过了。"于是就用了一献。赵孟是主宾，享礼完毕就饮宴。叔孙豹赋《鹊巢》这首诗。赵孟说："武不敢当啊。"叔孙豹又赋《采蘩》这首诗，说："小国献上了蘩，大国节省爱惜而加以使用，怎么敢不服从大国的命令。"子皮赋《野有死麕》的最后一章。赵孟赋《常棣》这首诗，并说："我们兄弟亲密而安好，可以让狗别叫了。"叔孙豹、子皮和曹国的大夫起来，下拜，举起牛角杯说："小国依赖您，知道免于罪过了。"喝酒喝得很高兴。赵孟出来，说："我不会再看到这样的欢乐了。"

【原文】

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于颍，馆于雒汭①。刘子曰："美哉禹功，明德远矣②。微禹，吾其鱼乎！吾与子弁冕端委，以治民临诸侯③，禹之力也。子盍亦远绩禹功④，而大庇民乎？"对曰："老夫罪戾是惧，焉能恤远⑤？吾侪偷食，朝不谋夕，何其长也⑥？"刘子归以语王曰："谚所谓老将至而耄及之者⑦，其赵孟之谓乎！为晋正卿，以主诸侯，而侪于隶人，朝不谋夕，弃神人矣⑧。神怒民叛，何以能久？赵孟不复年矣⑨。神怒，不歆其祀⑩；民叛，不即其事⑪。祀事不从，又何以年？"

叔孙归，曾天御季孙以劳之⑫。旦及日中不出。曾天谓曾阜曰⑬："旦及日中，吾知罪矣。鲁以相忍为国也⑭，忍其外不忍其内，焉用之？"阜曰："数月于外，一旦于是，庸何伤⑮？贾而欲赢，而恶罄乎⑯？"阜谓叔孙曰："可以出矣！"叔孙指楹曰⑰："虽恶是，其可去乎？"乃出见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刘定公：即刘夏，周大夫。　颍：周地（在今河南登封县东）。　雒汭（luòruì洛锐）：洛水入黄河处。　②远：深远。　③弁冕：古时卿大夫的礼帽。　端委：古时的礼服。　临：在此犹言统帅。　④绩：继续。　⑤恤：即顾，抚恤。　⑥偷食：苟且度日。　何其长：哪里能够做长远考虑。　⑦耄（mào帽）：昏乱，糊涂。　⑧隶人：贱人。　神人：神灵和百姓。　⑨不复年：不再能过年了，即很快将死。　⑩歆（xīn心）：享。　⑪不即其事：不做他交给的事情，犹言怠工。　⑫曾天：鲁国季氏的家臣。　⑬曾阜：鲁国叔孙氏的家臣。

⑭相忍为国：互相忍让治理国家。 ⑮庸何伤：有什么妨碍。 ⑯嚚：喧嚚，喧闹。 ⑰楹（yíng迎）：厅堂前部的柱子。

【译文】

周天子派刘定公到颍地慰劳赵孟，住在洛水入河口的岸边。刘定公说："美好啊禹的功绩，他光明的德行多么深远。没有禹，我们大概变成鱼了！我和您戴着礼帽穿着礼服，来治理百姓面对诸侯，都是禹的力量。您何不也远继禹的功绩而大大地庇护百姓呢？"赵孟回答说："我老头子惟恐犯下罪过，哪里还能顾到长远的事情？我们这些人苟且度日，早晨不考虑晚上，哪里能够做长远考虑呢？"刘定公回去把情况告诉周天子说："谚语所说的老年到来胡涂也跟着来到了，那说的就是赵孟吧！他做为晋国的正卿，而主持诸侯，反而把自己等同下贱人，早晨不考虑晚上，这是抛弃神灵和百姓了。神灵发怒百姓背叛，凭什么能长久？赵孟不再能过年了。神灵发怒，不享用他的祭祀；百姓背叛，不做他交给的事情。祭祀和国事不能办理，又凭什么能过得了年？"

叔孙豹回国，曾夭为季孙驾车去慰劳他。从早晨到中午叔孙豹不出来。曾夭对曾阜说："从早晨一直等到中午，我们已经知道罪过了。鲁国是用互相忍让来治理国家的，在国外忍让在国内不忍让，哪里用得着这样？"曾阜说："他数月在国外，我们在这里一早晨，有什么妨碍呢？商人想要赢利，还能讨厌喧闹吗？"曾阜对叔孙豹说："可以出去了！"叔孙豹指着柱子说："虽然讨厌这个，难道可以去掉吗？"于是就出去接见季孙。

【原文】

郑徐吾犯之妹美，公孙楚聘之矣，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①。犯惧，告子产。子产曰："是国无政，非子之患

也。唯所欲与②。”犯请于二子，请使女择焉。皆许之。子晳盛饰入，布币而出③。子南戎服入，左右射，超乘而出。女自房观之，曰：“子晳信美矣，抑子南夫也④。夫夫妇妇⑤，所谓顺也。”适子南氏⑥。子晳怒。既而橐甲以见子南⑦，欲杀之而取其妻。子南知之，执戈逐之。及冲⑧，击之以戈。子晳伤而归，告大夫曰：“我好见之，不知其有异志也，故伤。”

大夫皆谋之。子产曰：“直钧⑨，幼贱有罪。罪在楚也。”乃执子南而数之⑩，曰：“国之大节有五，女皆奸之⑪。畏君之威，听其政，尊其贵，事其长，养其亲，五者所以为国也。今君在国，女用兵焉，不畏威也。奸国之纪⑫，不听政也。子晳上大夫，女嬖大夫而弗下之⑬，不尊贵也。幼而不忌⑭，不事长也。兵其从兄⑮，不养亲也。君曰：‘余不女忍杀⑯，宥女以远。’勉速行乎，无重而罪⑰！”五月庚辰⑱，郑放游楚于吴。将行子南，子产咨于大叔⑲。大叔曰：“吉不能亢身，焉能亢宗⑳？彼国政也，非私难也。子图郑国，利则行之，又何疑焉？周公杀管叔而蔡蔡叔㉑，夫岂不爱？王室故也。吉若获戾，子将行之，何有于诸游㉒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徐吾犯：郑国大夫。　公孙楚：即子南，又称游楚，郑国大夫。公孙黑：即子晳，郑国大夫。　聘：求妻纳币，像近代的订婚。　委：致送。禽：指雁，古代订婚用的礼物。　②唯所欲与：犹言女子愿意嫁给

谁就嫁给谁。 ③盛饰：装扮华丽。 布币：陈列币帛，即陈列订婚的礼物。 ④夫：男子汉，大丈夫。 ⑤夫夫妇妇：丈夫要像丈夫，妻子要像妻子。 ⑥适：旧指女子出嫁。 ⑦甕（gāo高）甲：即衷甲，把皮甲穿在外衣里。 ⑧冲：大道四交之处，犹言十字路口。 ⑨直钧：道理相等。 ⑩数（shǔ暑）：列举罪状。 ⑪奸（gān干）：通“干”，触犯。 ⑫纪：法纪。 ⑬嬖（bì毕）大夫：下大夫。 ⑭忌：犹言恭敬，敬畏。 ⑮从兄：堂兄。 ⑯余不女忍杀：即余不忍杀女的倒装句。 ⑰而：你。 ⑱五月庚辰：五月初二。 ⑲大叔：即游吉，又称子大叔，游楚之兄，是游氏的宗主，一族人都得听他的话。 ⑳亢：保护。 ㉑管叔：即管叔鲜，周文王之子，周武王的同母弟，因作乱被周公所杀。 蔡（sà飒）：放逐，流放。 蔡叔：即蔡叔度，周文王之子，周武王的同母弟，因作乱被周公流放。 ㉒诸游：游氏诸人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徐吾犯的妹妹很漂亮，公孙楚已经聘她为妻了，公孙黑又派人硬送去聘礼。徐吾犯害怕，报告了子产。子产说：“这是国家政事混乱，不是您的忧患。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。”徐吾犯向二人请求，让姑娘自己选择。他们都同意了。公孙黑装扮华丽进来，陈列订婚的礼物然后出去。公孙楚穿着军服进来，左右开弓，一跃登车而出。姑娘从房子里观看他们，说：“子晳的确很漂亮了，然而子南是个真正的男子汉。丈夫要像丈夫妻子要像妻子，这就是所说的顺。”嫁给了公孙楚家。公孙黑大怒。不久公孙黑就把皮甲穿在外衣里去见公孙楚，想要杀死他而占取他的妻子。公孙楚知道他的企图，拿着戈追赶他。到达十字路口，用戈击打他。公孙黑受伤而归，告诉大夫说：“我好心去见他，不知道他有别的想法，所以受了伤。”

大夫都商量这件事。子产说：“道理相等，年龄小地位卑贱的有罪，罪过在于公孙楚。”于是就囚禁公孙楚而列举他的罪状，说：“国家的大节有五条，你都触犯了。惧怕国君的威严，

听从他的政令，尊敬贵人，侍奉长者，奉养亲属，这五条是用来治理国家的。现在国君在国都里，你动用兵器，这是不惧怕威严。触犯国家的法纪，这是不听从政令。子晳是上大夫，你是下大夫而又不肯在他下面，这是不尊重贵人。年纪小而不敬畏，这是不侍奉长者。用兵器对付堂兄，这是不奉养亲属。国君说：'我不忍心杀你，赦免你让你到远地去。'尽你的力量快走吧，不要加重你的罪过！"五月初二，郑国放逐公孙楚到吴国，打算让公孙楚动身，子产向太叔咨询。太叔说："吉不能保自身，哪里能保护一族？他的事情属于国政，不是私家的危难。您为郑国考虑，有利就施行，又有什么疑虑呢？周公杀死管叔鲜并流放蔡叔度，难道不爱他们？这是为了巩固王室的缘故。吉如果得罪，您也将要施行惩罚，何必把游氏诸人放在心上？"

【原文】

秦后子有宠于桓，如二君于景①。其母曰："弗去，惧选②。"癸卯③，铖适晋，其车千乘。书曰："秦伯之弟铖出奔晋。"罪秦伯也。后子享晋侯，造舟于河④，十里舍车，自雍及绛。归取酬币，终事八反⑤。司马侯问焉⑥，曰："子之车，尽于此而已乎？"对曰："此之谓多矣！若能少此，吾何以得见？"女叔齐以告公⑦，且曰："秦公子必归。臣闻君子能知其过，必有令图。令图，天所赞也。"

后子见赵孟。赵孟曰："吾子其曷归⑧？"对曰："铖惧选于寡君，是以在此，将待嗣君。"赵孟曰："秦君何如？"对曰："无道。"赵孟曰："亡乎？"对曰："何为？一世无道，国未艾也⑨。国于天地，有与立焉⑩。不数世淫，弗能

毙也。”赵孟曰：“天乎⑪？”对曰：“有焉。”赵孟曰：“其几何？”对曰：“铖闻之，国无道而年谷和熟，天赞之也。鲜不五稔⑫。”赵孟视荫曰⑬：“朝夕不相及，谁能待五？”后子出而告人曰：“赵孟将死矣。主民，翫岁而愒日⑭，其与几何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秦后子：名鍼，秦桓公之子，秦景公之弟。 桓：指秦桓公。景：指秦景公。 ②选：遣送，放逐。 ③癸卯：五月二十日。 ④造舟：犹言浮桥。邢昺疏：“比船于水，加版于上，即今之浮桥。” ⑤酬币：劝酒时所赠的礼品。 终事八反：享礼结束，取币往返八次。 ⑥司马侯：晋国大夫。 ⑦公：指晋平公。 ⑧曷（hé合）：何时。 ⑨艾：绝，即绝境。 ⑩与立：参与辅助。 ⑪天：上天。一说作“夭”，短命的意思。 ⑫稔（yěn忍）：岁，年。 ⑬荫：日影。 ⑭翫（wán玩）：同“玩”，厌弃。 愒（kài汽）：即急不可待。

【译文】

秦国的后子很受秦桓公的宠信，在秦景公的时候他和景公如同两君并列。他母亲说：“不离开，恐怕要放逐你。”五月二十日，后子到晋国去，他的车子有一千辆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秦伯的弟弟鍼出奔到晋国。”这是把罪责归给秦伯。后子设享礼招待晋侯，在黄河上排列船只当浮桥，每隔十里就停放一批车辆，从雍城一直到绛城。回去取劝酒时所赠的礼品，到享礼完毕共回去八次。司马侯问他说：“您的车辆，都在这里了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这就算多了！如果少于这些，我靠什么见到您？”司马侯把这些话报告晋侯，并说：“秦国公子一定回去。我听说君子能够知道自己的过错，一定有好的打算。好的打算，这是上天所赞助的。”

后子进见赵孟。赵孟问:“您先生大约什么时候回国?”回答说:“鍼害怕被国君放逐，因此在这里，将等待继位的国君。”赵孟问:“秦国的国君怎么样?”回答说:“无道。”赵孟问:“国家能灭亡吗?”回答说:“为什么?一代的君主无道，国家还不能到绝境。立国在天地之间，一定有参与辅助的人。不是几代的荒淫，不能灭亡。”赵孟问:“上天允许他吗?”回答说:“是的。”赵孟问:“大约多久呢?”回答说:“鍼听说，国君无道而粮食丰收，这是上天在赞助他。少不过五年。”赵孟看着日影说:“早晨到不了晚上，谁能等待五年?”后子出来告诉别人说:“赵孟快要死了。主持百姓的事情，既厌弃时间又急不可待，他还能活多久?”

【原文】

郑为游楚乱故，六月丁巳①，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。罕虎、公孙侨、公孙段、印段、游吉、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，实薰隧②。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大史书其名，且曰“七子”。子产弗讨。

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，崇卒也③。将战，魏舒曰:“彼徒我车，所遇又阨，以什共车必克④。困诸阨，又克。请皆卒⑤，自我始。”乃毁车以为行，五乘为三伍⑥。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，斩以徇⑦。为五陈以相离，两于前，伍于后，专为右角，参为左角，偏为前拒，以诱之⑧。翟人笑之⑨。未陈而薄之⑩，大败之。

莒展舆立，而夺群公子秩。公子召去疾于齐。秋，齐公子钮纳去疾，展舆奔吴。

叔弓帅师疆郓田⑪，因莒乱也。于是莒务娄、瞀胡及公子灭明以大厖与常仪靡奔齐⑫。君子曰："莒展之不立，弃人也夫⑬！人可弃乎？《诗》曰⑭：'无竞维人⑮。'善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六月丁巳：六月初九。 ②闺门：郑国城门。薰隧：闺门外道路名。 ③中行穆子：即荀吴，又称中行伯，中行吴，晋国大夫。无终：山戎国的部落名。大原：即大卤（lǔ鲁），地名（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）。崇卒：聚集步兵作战。崇，聚集；一说，崇尚。 ④彼徒我车：他们是步兵，我们是车兵。阨（ài艾），通"隘"，险要。以什共车：以十个步兵共同对付一辆战车。什，即十人。 ⑤请皆卒：请全部改为步兵。卒，用作动词，改为步兵。 ⑥五乘为三伍：五辆兵车的十五个甲士改编为步兵三个伍。伍，五人为伍。 ⑦嬖人：被宠幸的臣子。 ⑧相离：互相依附。离，同"丽"，依附。两：车五十乘为两。伍：车一百二十五乘为伍。专：车八十一乘为专。 参：车二十七乘为参。 偏：车二十五乘为偏。 ⑨翟人：即狄人。 ⑩薄：迫近。 ⑪疆：划定疆界。郓：鲁国邑名，东郓（在今山东沂水县东北）。 ⑫务娄：莒国公子。瞀（mào冒）胡：莒国大夫。灭明：莒国公子。大厖（páng旁）：莒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莒县西北）。常仪靡：莒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莒县西北）。 ⑬弃人：丢弃人才。 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维清》篇。 ⑮无竞维人：强盛莫过得贤人。无，含有莫的意思。竞，强盛。人，指贤人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因为游楚作乱的缘故，六月初九，郑简公和他的大夫们在公孙段家里结盟。罕虎、公孙侨、公孙段、印段、游吉、驷带在闺门外边私下结盟，盟地就在薰隧。公孙黑硬参加了结盟，让太史写下他的名字，而且称为"七子"。子产并没有加以讨伐。

晋国中行穆子在大原打败了山戎国的无终部落和各部狄人，这是由于聚集步兵作战的缘故。将要开战时，魏舒说："他们是步兵我们是车兵，两军相遇的地方又地形险要，用十个步兵共同对付一辆战车必然得胜。把他们围困在险要地方，又能打胜他们，请全部改为步兵，从我开始。"于是就去掉战车改编为步兵的行列，把五辆兵车的十五个甲士改编为步兵三个伍。荀吴的宠臣不肯马上编入步兵，就斩首巡行示众。晋军改编为五种阵势以互相依附，两在前面，伍在后面，专做为右翼，参做为左翼，偏做为前锋方阵，用这个来引诱敌人。狄人讥笑他们。没等狄人摆开阵势晋军就迫近进攻，把狄人打得大败。

莒国公子展舆即位，剥夺了各位公子的俸禄。公子们把去疾从齐国召回来。秋天，齐国的公子鉏把去疾护送回国，展舆逃亡到吴国。

鲁国大夫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邾地的疆界，这是因为莒国发生内乱的缘故。在这种情况下莒国的务娄、瞀胡和公子灭明带着大厖和常仪靡二邑逃亡到齐国。君子说："莒展不能被立，是由于丢弃了人才的缘故啊！人才可以丢弃吗？《诗经》说：'强盛莫过得贤人。'太正确了。"

【原文】

晋侯有疾①，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，且问疾。叔向问焉，曰："寡君之疾病，卜人曰：'实沈、台骀为祟②。'史莫之知，敢问此何神也？"子产曰："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阏伯，季曰实沈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③。日寻干戈④，以相征讨。后帝不臧，迁阏伯于商丘，主辰⑤。商人是因⑥，故辰为商星。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⑦。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、商⑧。其季世曰唐叔虞⑨。当武王邑

姜方震大叔⑩，梦帝谓己⑪：‘余命而子曰虞⑫，将与之唐，属诸参，而蕃育其子孙。’及生，有文在其手曰‘虞’⑬，遂以命之。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，故参为晋星。由是观之，则实沈，参神也。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，为玄冥师，生允格、台骀⑭。台骀能业其官，宣汾、洮，障大泽，以处大原⑮。帝用嘉之⑯，封诸汾川。沈、姒、蓐、黄⑰，实守其祀。今晋主汾而灭之矣⑱。由是观之，则台骀，汾神也。抑此二者，不及君身。山川之神，则水旱疠疫之灾，于是乎禜之⑲。日月星辰之神，则雪霜风雨之不时，于是乎禜之。若君身，则亦出入、饮食、哀乐之事也⑳。山川星辰之神，又何为焉？侨闻之，君子有四时：朝以听政，昼以访问，夕以修令㉑，夜以安身。于是乎节宣其气，勿使有所雍闭湫底，以露其体㉒。兹心不爽，而昏乱百度㉓。今无乃壹之㉔，则生疾矣。侨又闻之，内官不及同姓，其生不殖㉕。美先尽矣，则相生疾㉖，君子是以恶之。故《志》曰㉗：‘买妾不知其姓，则卜之。’违此二者，古之所慎也。男女辨姓，礼之大司也㉘。今君内实有四姬焉，其无乃是也乎？若由是二者，弗可为也已。四姬有省犹可，无则必生疾矣㉙。”叔向曰：“善哉！肸未之闻也。此皆然矣㉚。”

叔向出，行人挥送之。叔向问郑故焉，且问子皙㉛。对曰：“其与几何㉜？无礼而好陵人，怙富而卑其上㉝，

弗能久矣。”

晋侯闻子产之言，曰：“博物君子也㉞。”重贿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晋侯：指晋平公。　②实沈：古代神话中高辛氏的小儿子，参宿之神。台骀（tái台）：传说中的汾水之神。　③阏（è饿）伯：古代神话中高辛氏的大儿子，辰宿之神。旷林：广大山林。不相能：不能相容。④寻：使用。　⑤后帝：指帝尧。臧：善。主辰：用辰星来定时节。主，主持，此指定时节。辰，即辰星，又称大火星，心宿，商星。　⑥因：因袭，沿袭。　⑦大夏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翼城县）。主参（shēn申）：用参星来定时节。　⑧服事：归服侍奉。　⑨季世：末世。　⑩武王：指周武王。邑姜：周武王妻子。震：借为“娠”，怀孕。大叔：即叔虞。　⑪帝：天帝。　⑫命：命名。　⑬文：字。　⑭金天氏：即少皞（hào浩），传说中的古代帝王。玄冥师：水官之长。玄冥，水官。允格：昧的儿子。　⑮宣：疏通。洮：晋国水名（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南）。障：阻塞，犹言堵住。大泽：大湖泊。大原：广阔高平的地区。⑯帝：指颛顼。用：因此。　⑰沈、姒、蓐（rù褥）、黄：此四国都在晋国境内，现已不能指其国境。　⑱主汾：为汾水流域之主。　⑲疠（lì厉）疫：瘟疫。禜（yǒng永，又读yíng营）：古代禳除灾害的祭祀。⑳出入：指动作与休息，犹言劳逸。　㉑修令：确定政令。　㉒节宣：有节制地散发。　气：血气，体气。　雍闭湫（jiǎo脚）底：四字义近，即雍塞不通。湫，集中。底，停滞。露：败坏。一说露，借为“羸”，羸弱。　㉓爽：明白。百度：各种事物的节度。　㉔壹：专一。　㉕内官：诸侯的妻妾。殖：长，昌盛。　㉖美先尽：美丽很早尽归一人。相生：互相依附生出。　㉗《志》：古书名。　㉘大司：主干，大法。㉙省：全部去掉。　㉚然：对的，正确。　㉛故：事，此指政事。子晳：即公孙黑。　㉜其与几何：他还能活多久。　㉝陵：同“凌”，凌驾。　㉞博物：能辨识许多事物，指知识渊博。

【译文】

晋平公有病，郑简公派子产到晋国聘问，同时问候病情。

叔向向子产询问，说:“寡君的疾病，卜人说:‘是实沈、台骀在作怪。’太史不知道他们是谁，冒昧地询问您这是什么神灵?”子产说:“从前帝喾有两个儿子，大的叫阏伯，小的叫实沈，居住在广大的山林里，不能相容。每天用武器，来互相攻打。帝尧认为他们不好，把阏伯迁移到商丘，用大火星来定时节。商朝人把它因袭下来，所以大火星成了商星。把实沈迁移到大夏，用参星来定时节，唐国人把它沿袭下来，以归服侍奉夏朝、商朝。它的末世叫唐叔虞。当周武王的妻子邑姜怀着太叔的时候，梦见天帝对自己说:‘我给你的儿子命名叫虞，准备给他唐国，属于参星，繁衍养育他的子孙。’等到生下来，有字在他手掌心上象‘虞’,于是就以虞命名。等到成王灭了唐国就封给了太叔，所以参星成了晋星。由此看来，那么实沈，就是参星之神了。从前少皞有后代子孙叫昧，做水官之长，生了允格、台骀。台骀能继承他的官职，疏通了汾川、洮水，堵住大泽，带领人们居住在广阔的高平地区。颛顼因此嘉奖他，把他封在汾川。沈、姒、蓐、黄四国，世代守着它的祭祀。现在晋国主宰了汾川流域而灭亡了这些国家。由此看来，那么台骀，就是汾水之神了。然而这两位神灵，并不涉及您身上的病。山川的神灵，如果遇到了水旱瘟疫的灾祸，就向他们祭祀禳灾。日月星辰的神灵，如果遇到雪霜风雨不合时令，就向他们祭祀禳灾。至于您身上的疾病，也就是由于劳逸、饮食、哀乐不适度的缘故。山川星辰的神灵，又哪能降病给您呢？侨听说过这样的话，君子有四段时间：早晨用来听取政事，白天用来咨询，晚上用来确定政令，夜里用来安歇身体。这时就可以有节制地散发体气，不让它有所壅塞，以使身体衰弱。心里不明白这些，就会混乱各种事物的节度。现在恐怕体气专用在一处，就生病了。侨又听说这样的话，诸侯的妻妾不涉及同姓，因为子孙不昌盛。美丽很早尽归一人，那就会互相依附生出疾病。君子因此讨厌这个。所以《志》说:‘买姬妾侍女不知她的姓，那么就

占卜一下。’违反这两条，古人是很慎重的。男女要辨别姓氏，这是礼仪的大法。现在君王的宫里有四个姬姓侍妾，那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？假如是由于这两条，病就不能治了。去掉四个姬姓女子还可以，否则就必定生病了。”叔向说：“好啊！肸没有听说过这些。这都是对的啊。”

叔向出来，行人子羽送他。叔向询问郑国的政事，同时问到公孙黑的情况。子羽回答说：“他还能活多久？没有礼仪而喜欢凌驾於人，仗着富有而轻视他的上级，不能长久了。”

晋侯听了子产的话，说：“他是个知识渊博的君子啊。”重重地赏给子产财礼。

【原文】

晋侯求医于秦。秦伯使医和视之①，曰：“疾不可为也。是谓：‘近女室，疾如蛊②。非鬼非食，惑以丧志③。良臣将死，天命不佑。’”公曰：“女不可近乎？”对曰：“节之④。先王之乐，所以节百事也，故有五节，迟速本末以相及，中声以降，五降之后，不容弹矣⑤。于是有烦手淫声，慆堙心耳，乃忘平和⑥，君子弗听也。物亦如之，至于烦，乃舍也已⑦，无以生疾。君子之近琴瑟，以仪节也⑧，非以慆心也。天有六气，降生五味，发为五色，徵为五声⑨，淫生六疾。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也。分为四时，序为五节⑩。过则为灾，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，风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⑪。女，阳物而晦时⑫，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。今君不节不时，能无及此乎？”

出告赵孟。赵孟曰："谁当良臣⑬？"对曰："主是谓矣⑭！主相晋国，于今八年，晋国无乱，诸侯无阙⑮，可谓良矣。和闻之，国之大臣，荣其宠禄，任其大节⑯，有灾祸兴而无改焉，必受其咎。今君至于淫以生疾，将不能图恤社稷⑰，祸孰大焉！主不能御，吾是以云也⑱。"

赵孟曰："何谓蛊？"对曰："淫溺惑乱之所生也。于文，皿虫为蛊，谷之飞亦为蛊⑲；在《周易》，女惑男，风落山，谓之《蛊》䷑。皆同物也。"赵孟曰："良医也。"厚其礼而归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秦伯：即秦景公。医和：秦国名医。 ②蛊：蛊惑。 ③惑以丧志：被迷惑而丧失意志。 ④节：节制。 ⑤五节：五声的节奏。迟速本末以相及：快慢本末互相调节。中声：中和之声。容：允许。 ⑥烦手：繁复的手法。淫声：过度而非义的音乐，即靡靡之音。慆（tāo滔）：淫荡，过度。堙（yīn音）：堵塞。平和：平正和谐。 ⑦物：即事情。烦：过度。舍：停止，舍弃。 ⑧琴瑟：借指女色。 ⑨气：气象。发：表现。徵：应验。 ⑩序：顺序。 ⑪末：四肢。 ⑫阳物而晦时：阳事而时间在夜里。杜预注："女常随男，故言阳物。家道常在夜，故言晦时。" ⑬当：相当。 ⑭主：卿大夫的僚属称卿大夫叫主。 ⑮阙：缺失，犹言不恭敬。 ⑯任：承担。大节：大事。 ⑰图恤：图谋忧虑。 ⑱御：防御，禁止。 ⑲皿虫：器皿中的毒虫。谷之飞：谷物中的飞虫。

【译文】

晋平公向秦国求医。秦景公派医和给他看病，医和说："病不能治了。这叫做：'亲近女人，病象蛊惑。不是由于鬼神，不

是由于饮食，而是被迷惑丧失意志。良臣将要死去，上天不能保佑。’”平公问：“女人不能亲近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节制它。先王的音乐，是用来节制百事的，所以有五声的节奏，快慢本末互相调节，声音和谐以后降下来，五声下降停止以后，就不允许再弹了。这时候再弹就会出现繁复的手法和靡靡之音，使人心荡耳塞，就会忘记平正和谐，因此君子是不听的。事情也像音乐一样，一到过度，就应该罢止，不要因此生病。君子接近女色，是用来表示礼仪节度的，不是用来使心淫荡的。天有六种气象，派生出五种味道，表现为五种颜色，应验为五种声音，以上这些过了头就会发生六种疾病。六种气象叫做阴、晴、风、雨、夜、昼。分为四段时间，顺序为五声的节奏。过了头就是灾祸，阴没有节制是寒病，阳没有节制是热病，风没有节制是四肢病，雨没有节制是腹病，夜里没有节制是迷惑病，白天没有节制是心病。女人，属于阳事而时间在夜里，对女人没有节制就会发生内热蛊惑的疾病。现在您不节制不分昼夜，能不到这种地步吗？”

医和出来告诉赵孟。赵孟说：“谁相当良臣？”回答说：“说的就是您了！您辅佐晋国，到现在八年，晋国没有动乱，诸侯没有不恭敬，可以说是良了。和听说这样的话，国家的大臣，光荣地受到国君的宠信享受俸禄，承担国家的大事，有灾祸发生而不能改变，必然受到灾殃。现在国君到了没有节制的程度因而得病，将要不能为国家图谋忧虑，还有什么祸患比这个更大的吗！您不能禁止，我因此才这样说。”

赵孟问：“什么叫蛊？”回答说：“这是沉迷惑乱所产生的。在文字里，器皿中的毒虫是蛊，谷物中的飞虫也是蛊；在《周易》里，女人迷惑男人，大风吹落山木叫《蛊》䷑。这都是同类事物。”赵孟说：“好医生啊。”赠给他很贵重的礼物而送他回去。

【原文】

楚公子围使公子黑肱、伯州犁城钟、栎、郏①，郑人俱。子产曰："不害。令尹将行大事，而先除二子也②。祸不及郑，何患焉？"

冬，楚公子围将聘于郑，伍举为介。未出竟③，闻王有疾而还。伍举遂聘。十一月己酉④，公子围至，入问王疾，缢而弒之。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⑤。右尹子干出奔晋⑥。宫厩尹子晳出奔郑⑦。杀大宰伯州犁于郏。葬王于郏，谓之郏敖。使赴于郑，伍举问应为后之辞焉⑧。对曰："寡大夫围。"伍举更之曰："共王之子围为长⑨。"

子干奔晋，从车五乘。叔向使与秦公子同食，皆百人之饩⑩。赵文子曰："秦公子富。"叔向曰："厎禄以德，德钧以年⑪，年同以尊。公子以国，不闻以富。且夫以千乘去其国，强御已甚⑫。《诗》曰⑬：'不侮鳏寡，不畏强御。'秦、楚，匹也。"使后子与子干齿⑭。辞曰："铖惧选，楚公子不获⑮，是以皆来，亦唯命。且臣与羁齿⑯，无乃不可乎？史佚有言曰⑰：'非羁何忌⑱？'"

楚灵王即位⑲，薳罢为令尹，薳启彊为大宰。郑游吉如楚，葬郏敖，且聘立君。归，谓子产曰："具行器矣⑳！楚王汰侈而自说其事㉑，必合诸侯。吾往无日矣㉒。"子产曰："不数年，未能也。"

十二月，晋既烝㉓。赵孟适南阳，将会孟子余㉔。

甲辰朔㉕，烝于温。庚戌卒㉖。郑伯如晋吊，及雍乃复㉗。

【注释】

①鄟（chōn抽），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）。栎（lì力），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上蔡县北）。郏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襄城县）。　②大事：此指弑君。二子：指公子黑肱、伯州犁。　③竟：同“境”，边境。　④十一月己酉：十一月初四。杜预注认为“《长历》推己酉，十二月六日。《经》、《传》皆言十一月，月误也。”　⑤幕、平夏：均是郏敖的儿子。　⑥右尹子干：即公子比，又称訾（zǐ紫）敖，楚灵王自杀，他即位不久因乱自杀。　⑦宫厩尹子皙：即公子黑肱。　⑧后：继承人。　⑨共王之子围为长：共王的儿子围是老大。　⑩秦公子：指秦后子。饩（xì戏），赠送给别人的粮食，犹言口粮。　⑪厎（zhǐ纸），得到。钧，相等，相同。　⑫强御：强梁，强暴。　⑬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篇。　⑭齿：并列。　⑮鍼：即秦后子。选：放逐，遣送。　⑯羁（jī基），羁旅，犹言在外作客的人。　⑰史佚：即史官佚。　⑱忌：恭敬。　⑲楚灵王：即公子围，即位改名熊虔。　⑳具行器：准备会盟的行装。　㉑汰侈：骄纵，骄奢。　㉒吾往无日：我没有几天就要前去。　㉓烝：古代冬祭。　㉔孟子余：即赵衰，字子余，晋国大夫，赵孟的曾祖。　㉕甲辰朔：十二月初一。　㉖庚戌：十二月初七。　㉗雍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修武县西）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公子围派公子黑肱、伯州犁在鄟、栎、郏地筑城，郑国人很害怕。子产说：“不妨害。令尹将要干大事，而先除掉这两位。祸患不会涉及到郑国，忧虑什么？”

冬天，楚国公子围将要到郑国聘问，伍举作为副手。没有走出国境，听说楚王有病公子围返回。伍举就到郑国聘问。十一月初四，公子围到达，进宫问候楚王的病情，把楚王勒死了。并杀了楚王的两个儿子幕和平夏。右尹子干逃亡到晋国。

宫厩尹子皙逃亡到郑国。把太宰伯州犁杀死在郑地。把楚王埋葬在郑地，称他为郑敖。派使者到郑国发讣告，伍举问使者关于继承人的措辞。使者说："寡大夫围。"伍举更正他说："共王的儿子围是老大。"

子干逃亡到晋国，跟随的车子有五辆。叔向让他和秦国公子后子食禄相同，都是一百人的口粮。赵文子说："秦国公子富有。"叔向说："得到俸禄根据德行，德行相等根据年令，年令相同根据地位。公子的食禄根据他国家的大小，没有听说根据富有。而且带着一千辆车子离开他的国家，强暴太过分了。《诗经》说：'不欺侮鳏寡，不害怕强暴。'秦国、楚国是地位相同的国家。"于是就让后子和子干并列。后子辞谢说："鍼害怕被驱逐，楚公子得不到信任，所以都来到晋国，也就唯命是听。而且下臣和旅客并列，恐怕不可以吧？史佚有话说：'不是旅客为什么要对他恭敬？'"

楚灵王即位，遣罢做令尹，遣启疆做太宰。郑国游吉到楚国，参加郏敖的葬礼，同时聘问新国君的即位。回国后，对子产说："准备盟会的行装吧！楚王骄傲奢侈并自我欣赏他所做的事情，必然要会合诸侯。我没有几天就要前去了。"子产说："没有几年时间，是办不到的。"

十二月，晋国已经举行了冬祭。赵孟到南阳去，准备祭祀他的曾祖孟子余。十二月初一，在温地家庙举行冬祭。十二月初七死去。郑简公去晋国吊唁，到达雍地就回去了。

二 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①，晋侯使韩宣子来聘，且告为政而来见②，礼也。观书于大史氏，见《易》、《象》与《鲁春秋》③，

曰："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，与周之所以王也④。"公享之。季武子赋《緜》之卒章⑤。韩子赋《角弓》⑥。季武子拜曰："敢拜子之弥缝敝邑⑦，寡君有望矣。"武子赋《节》之卒章⑧。既享，宴于季氏，有嘉树焉，宣子誉之。武子曰："宿敢不封殖此树⑨，以无忘《角弓》。"遂赋《甘棠》⑩。宣子曰："起不堪也，无以及召公⑪。"

宣子遂如齐纳币⑫。见子雅⑬。子雅召子旗⑭，使见宣子。宣子曰："非保家之主也，不臣⑮。"见子尾⑯。子尾见疆⑰。宣子谓之如子旗。大夫多笑之。唯晏子信之，曰："夫子，君子也。君子有信，其有以知之矣。"自齐聘于卫。卫侯享之，北宫文子赋《淇澳》⑱。宣子赋《木瓜》⑲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昭公二年（公元前504年）。　②晋侯：即晋平公。为政：即执政。　③《易》：即《周易》，包括卦辞和爻辞。《象》：曾悬于象魏的政策、法令。《鲁春秋》：鲁国史官的记载。　④乃今：如今才。　⑤《緜》（mián棉）：为《诗经·大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卒章义取文王有四臣，故能以緜緜致兴盛。以晋侯比文王，以韩子比四辅。"　⑥《角弓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取其'兄弟昏姻，无胥远矣'，言兄弟之国宜相亲。"

⑦弥缝：弥补，弥合。　⑧《节》：指《节南山》，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卒章取'式讹尔心，以畜万邦'，以言晋德可以畜万邦。"

⑨封殖：培养、培植。　⑩《甘棠》：为《诗经·召南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召伯息于甘棠之下，诗人思之而爱其树，武子欲封殖嘉树如甘棠，以宣子比召公。"　⑪召（shào邵）公：即召伯，又称召康公，周初大夫。

⑫纳币：即纳聘，犹今之订婚。　⑬子雅：即公孙灶，齐国大夫。

⑭子旗：即栾施，子雅的儿子，齐国大夫。 ⑮不臣：不像个臣子。 ⑯子尾：公孙虿（chài钗去），齐国大夫。 ⑰彊：即高彊，又称子良，子尾的儿子，齐国大夫。 ⑱《淇澳》：为《诗经·卫风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美武公也。言宣子有武公之德。" ⑲《木瓜》：为《诗经·卫风》篇名。杜预注："义取于欲厚报以为好。"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二年春天，晋侯派韩宣子来鲁聘问，同时报告他掌握国政因而来进见，这是合于礼的。韩宣子在太史那里观看书籍，看到了《易》、《象》和《鲁春秋》，说："周礼都在鲁国了。我如今才知道周公的德行，和周朝所以统治天下的缘故了。"昭公设享礼招待他。季武子赋《韩》的最后一章。韩宣子赋《角弓》这首诗。季武子参拜说："谨敢拜谢您弥补敝邑，寡君有了希望了。"季武子赋了《节南山》的最后一章。享礼完毕，在季武子家里饮宴，有一棵好树，韩宣子赞美它。季武子说："宿岂敢不培植这棵树，以不忘记《角弓》。"于是就赋了《甘棠》这首诗。韩宣子说："起不敢当，没有赶得上召公的地方。"

韩宣子于是就到齐国奉献订婚财礼。进见子雅。子雅召来子旗，让他拜见韩宣子。韩宣子说："这不是保住家族的大夫，不像个臣子。"进见子尾。子尾让彊拜见韩宣子。韩宣子说他像子旗一样。大夫大多讥笑韩宣子。唯有晏子相信他，说："那个人，是个君子。君子有诚心，他的了解是有根据的。"韩宣子从齐国到卫国聘问。卫襄公设享礼招待他，北宫文子赋《淇澳》这首诗。韩宣子赋《木瓜》这首诗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，韩须如齐逆女①。齐陈无宇送女，致少姜②。少姜有宠于晋侯，晋侯谓之少齐。谓陈无宇非卿，执诸中都③。少姜为之请曰："送从逆班④，畏大国

也，犹有所易，是以乱作。”

叔弓聘于晋，报宣子也。晋侯使郊劳⑤，辞曰：“寡君使弓来继旧好，固曰⑥：‘女无敢为宾！’彻命于执事，敝邑弘矣⑦。敢辱郊使？请辞。”致馆。辞曰：“寡君命下臣来继旧好，好合使成⑧，臣之禄也。敢辱大馆？”叔向曰：“子叔子知礼哉！吾闻之曰：‘忠信，礼之器也⑨。卑让，礼之宗也⑩。’辞不忘国⑪，忠信也。先国后己，卑让也。《诗》曰⑫：‘敬慎威仪⑬，以近有德。’夫子近德矣⑭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韩须：韩起的儿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②少姜：即少齐，齐国嫁给晋平公为妃的女子。　③中都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平遥县）。　④送从逆班：送亲人的地位跟迎亲人的地位相同。班，序列，次序，可引申为地位。　⑤郊劳：在郊外慰劳，这是当时迎宾的一种礼节。　⑥固：坚决，坚持。　⑦彻命：上达使命。弘：当时惯用语，犹言受惠大，受宠大。　⑧好合：友好结合。　⑨器：容器，器皿。　⑩宗：根本，主旨。　⑪辞：言辞。　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篇。　⑬敬：严肃，慎重。　⑭夫子近德：先生接近贤德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，韩须到齐国迎接齐女。齐国陈无宇送少姜，把她送到晋国。少姜受到晋侯的宠爱，晋侯称她为少齐。认为陈无宇不是卿，就把他扣押在中都。少姜为他求情说：“送亲人的地位跟迎亲人的地位相同，因为害怕大国，还有了一些改变，因此发生了混乱。”

叔弓到晋国聘问，是回报韩宣子来鲁国的聘问。晋平公派人在郊外慰劳，叔弓辞谢说“寡君派弓前来继续旧日的友好，

坚持说‘你不能冒昧地做为宾客！’我能把使命上达给执事，敝邑就大受宠爱了。岂敢烦劳郊使？请允许辞谢。”送到宾馆，叔弓辞谢说：“寡君命令下臣来继续旧日的友好，友好结合使命完成，这就是臣下的福禄了。怎么敢住进宏大的宾馆？”叔向说：“子叔子懂得礼啊！我听这样说过：‘忠信，是礼的容器。卑让，是礼的根本。’言辞不忘国家，这是忠信。先国家后自己，这是卑让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恭敬小心地端正仪容举止，而接近贤德的人。’先生接近贤德的人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秋，郑公孙黑将作乱，欲去游氏而代其位，伤疾作而不果①。驷氏与诸大夫欲杀之②。子产在鄙闻之，惧弗及，乘遽而至③。使吏数之④，曰：“伯有之乱，以大国之事，而未尔讨也⑤。尔有乱心，无厌，国不女堪⑥。专伐伯有，而罪一也。昆弟争室⑦，而罪二也。薰隧之盟，女矫君位⑧，而罪三也。有死罪三，何以堪之？不速死，大刑将至⑨。”再拜稽首辞曰：“死在朝夕，无助天为虐⑩。”子产曰：“人谁不死。凶人不终，命也⑪。作凶事，为凶人。不助天，其助凶人乎？”请以印为褚师⑫。子产曰：“印也若才，君将任之。不才，将朝夕从女。女罪之不恤，而又何请焉？不速死，司寇将至。”七月壬寅⑬，缢。尸诸周氏之衢，加木焉⑭。

晋少姜卒。公如晋，及河。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：“非伉俪也⑮。请君无辱！”公还，季孙宿遂致服焉⑯。叔向言陈无宇于晋侯曰：“彼何罪？君使公族逆之⑰，齐

使上大夫送之。犹曰不共，君求以贪⑱。国则不共⑲，而执其使。君刑已颇⑳，何以为盟主？且少姜有辞㉑。”冬十月，陈无宇归。十一月，郑印段如晋吊。

【注释】

①游氏：郑国大族之一，此指游吉，他是游氏宗主。伤疾作：伤病发作，指与公孙楚争徐吾犯之妹，被公孙楚用戈所击之伤。　②驷氏：公孙黑之族。　③遽（jù据）：驿车。　④数（shǔ暑）：列举罪状。

⑤未尔讨：没有讨伐你。　⑥不女堪：不堪女，不能容忍你。⑦室：妻室。　⑧矫：假托、诈称。　⑨大刑：死刑。　⑩助天为虐：帮助上天来虐待。　⑪终：善终。命：此指天命。　⑫印：公孙黑之子。褚师：市官。　⑬七月壬寅：七月初一。　⑭周氏之衢：郑国的要道。加木焉：把写着罪状的木头放在尸体上。　⑮伉俪：夫妻，配偶。　⑯服：襚服，赠送给死人的衣衾。　⑰公族：此指公族大夫韩须。　⑱以：同“已”，犹言太。　⑲国：指晋国。　⑳颇：偏颇，不公平。　㉑少姜有辞：少姜有话，指为陈无宇说情的话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郑国的公孙黑打算叛乱，想要铲除游吉而代替他的地位，由于旧日的伤病发作而没有实现。驷氏和大夫们想要杀死公孙黑。子产在边境听到了这件事，害怕赶不到，乘坐驿车到达。让官吏列举他的罪状，说：“伯有叛乱，因为忙于侍奉大国，而没有讨伐你。你有叛乱之心，不能满足，国家不能容忍你。专权而攻打伯有，这是你罪状的第一条。兄弟争夺妻室，这是你罪状的第二条。薰隧的盟会，你假托君位，这是你罪状的第三条。有死罪三条，凭什么容忍你？你不快死，死刑就会临到你头上。”公孙黑再拜叩头至地推辞说：“我早晚就死，不要帮助上天来虐待我。”子产说：“人谁不死。凶恶的人不得善终，这是天命。作凶恶的事情，就是凶恶的人。不帮助上天，难道

帮助凶恶的人吗?”公孙黑请求让印做褚师的官职。子产说:“印假如有才能，国君将会任用他。如果没有才能，将会早晚跟你去。你不忧虑自己的罪过,而又请求什么？不快点去死，司寇就要来到了。”七月初一，公孙黑上吊死了。暴尸在郑国的要道，把写着罪状的木头放在尸体上。

晋国少姜死了。鲁昭公要到晋国去吊唁，到达了黄河边。晋平公派士文伯来辞谢说:“不是正式的配偶，请您不必辱临!”昭公回国，季孙宿就送去了下葬的衣衾。叔向对晋平公谈论陈无宇说:“他有什么罪过？君王派公族大夫迎亲，齐国派上大夫送亲。还说是不恭敬，君王的要求太过分了。我国自己就不恭敬，反而扣押齐国的使者。君王的刑罚太偏颇，凭什么做盟主？况且少姜还为他说过话。”冬季十月，陈无宇回国，十一月，郑国印段到晋国吊唁。

三　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①，王正月，郑游吉如晋，送少姜之葬。梁丙与张趯见之②。梁丙曰:“甚矣哉!子之为此来也。”子大叔曰:“将得已乎③？昔文、襄之霸也，其务不烦诸侯④。令诸侯三岁而聘，五岁而朝，有事而会，不协而盟⑤。君薨，大夫吊，卿共葬事。夫人，士吊，大夫送葬。足以昭礼命事谋阙而已,无加命矣⑥。今嬖宠之丧，不敢择位，而数于守適，唯惧获戾，岂敢惮烦⑦。少齐有宠而死，齐必继室⑧。今兹吾又将来贺⑨，不唯此行也。”张趯曰:“善哉!吾得闻此数也。然自今，子其无事

矣。譬如火焉⑩，火中，寒暑乃退。此其极也，能无退乎⑪？晋将失诸侯，诸侯求烦不获。”二大夫退。子大叔告人曰：“张趯有知⑫，其犹在君子之后乎！”

丁未，滕子原卒⑬。同盟，故书名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昭公三年（公元前539年）。　②梁丙：晋国大夫。张趯（tì惕）：即孟，晋国大夫。　③将得已乎：能够停止吗，犹言能够不来吗。将，殆，表示疑问不肯定的副词。　④文、襄：指晋文公、晋襄公。　⑤协：和睦，和协。　⑥昭礼：昭明礼节。谋阙：谋划补救缺欠。加命：增加命令，额外命令。　⑦嬖（bì闭）宠：君王宠爱的人。数：指礼数。守適（dí敌）：嫡夫人。　⑧继室：继续妻室。　⑨今：如果，假如。　⑩火：大火星，心宿。　⑪极：极点，退：衰退。　⑫知：同“智”，智慧。　⑬丁未：正月初九。滕子原：滕国国君，即滕成公。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三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郑国的游吉到晋国去，为少姜送葬。梁丙和张趯拜见他。梁丙说：“太过分了！您为这件事情而来。”游吉说：“能够不来吗？从前文公、襄公做诸侯领袖的时候，他们的事情不烦劳诸侯。命令诸侯三年而聘问，五年而朝见，有事就会见，不和睦就结盟。国君死，大夫吊唁，卿参加安葬，夫人死，士吊唁，大夫送葬。只要能昭明礼节命令事情谋划补救缺失就足够了，没有额外的命令。现在宠爱人的丧事，别国不敢选择适当职位的人参加丧礼，而且礼数超过嫡夫人，唯恐得到罪过，岂敢怕麻烦。少姜得到宠爱而死，齐国必定继续送女子前来。如果这样我又将前来祝贺，不只是这一趟来啊。”张趯说：“好啊！我能听到这样的礼数。然而从今以后，您恐怕没有这样的事情了。譬如大火星，它在天空正中，寒气

暴气就要消退。这一次就是他的极点，能够不衰退吗？晋国将要失掉诸侯的拥护，诸侯想要求得麻烦还得不到呢。”两位大夫退出。游吉告诉别人说：“张趯有智谋，难道还在君子的后列吗！”

正月初九，滕成公死了。因为是盟国，所以《春秋》记载他的名字。

【原文】

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①，曰：“寡君使婴曰：‘寡人愿事君，朝夕不倦，将奉质币②，以无失时，则国家多难，是以不获。不腆先君之適，以备内官，焜耀寡人之望③，则又无禄，早世陨命④，寡人失望。君若不忘先君之好，惠顾齐国，辱收寡人，徼福于大公、丁公⑤，照临敝邑，镇抚其社稷，则犹有先君之適及遗姑姊妹若而人⑥。君若不弃敝邑，而使董振择之，以备嫔嫱⑦，寡人之望也。’”

韩宣子使叔向对曰：“寡君之愿也。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，未有伉俪。在缞绖之中⑧，是以未敢请。君有辱命，惠莫大焉。若惠顾敝邑，抚有晋国，赐之内主，岂唯寡君，举群臣实受其赐⑨。其自唐叔以下，实宠嘉之⑩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齐侯：即齐景公。　②质币：礼物。质，通“贽”，礼物。③腆（tiǎn舔）：美好。备：犹言充数。内官：诸侯的妻妾。焜（kūn昆）耀：照亮。　④陨命：死亡。　⑤惠顾：加惠顾念。收：安抚，和

睦。徼（yāo腰）：通“邀”，求取。大公：即姜太公。丁公：齐国之祖，姜太公之子。　⑥照临：光辉照耀。遗：余。若而人：若干人。　⑦董振：犹言慎重。　⑧缞绖（cuī崔dié迭）：即丧服，此指服丧。⑨内主：即诸侯的妻妾。　⑩宠嘉：以为光荣美好。

【译文】

齐景公派晏婴请求继续送女子到晋国，说：“寡君派遣婴的时候说：‘寡人愿意侍奉君王，早晚都不倦怠，将要奉献的财礼，不失去定时，然而由于国家多难，因此不得前来。不美好的先君的嫡女，在君王的内宫充数，照亮了寡人的希望，但又没有福气，年龄不大就死去了，寡人失去了希望。君王如果不忘记先君的友好，加惠顾念齐国，屈尊对寡人和睦，求福于太公、丁公，光辉照耀敝邑，镇定安抚我们的国家，那么还有先君的嫡女和其余姑姐妹若干人。君王假如不抛弃敝邑，派遣使者慎重挑选，以充姬妾，这就是寡人的希望。’”

韩宣子派叔向回答说：“这正是寡君的愿望。寡君不能单独承担国家的大事，没有正式的配偶。在服丧期间，因此没敢请求君王有命令，恩惠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如果加惠顾念敝邑，安抚晋国，恩赐晋国内主，岂只寡君，所有的臣下都受到他的恩惠。大概从唐叔以下的人，都会以为是光荣美好的。”

【原文】

既成昏，晏子受礼①。叔向从之宴，相与语。叔向曰：“齐其何如？”晏子曰：“此季世也②，吾弗知。齐其为陈氏矣③！公弃其民，而归于陈氏。齐旧四量，豆、区、釜、钟④。四升为豆，各自其四，以登于釜⑤，釜十则钟。陈氏三量，皆登一焉⑥，钟乃大矣。以家量贷⑦，而以公量收之。山木如市，弗加于山⑧。鱼盐蜃蛤⑨，弗加于海。民参

其力⑩，二入于公，而衣食其一。公聚朽蠹，而三老冻馁⑪。国之诸市，屨贱踊贵⑫。民人痛疾，而或燠休之，其爱之如父母，而归之如流水，欲无获民，将焉辟之⑬？箕伯、直柄、虞遂、伯戏，其相胡公、大姬⑭，已在齐矣。”

叔向曰：“然。虽吾公室，今亦季世也。戎马不驾，卿无军行⑮。公乘无人，卒列无长⑯。庶民罢敝，而宫室滋侈⑰。道殣相望⑱，而女富溢尤。民闻公命，如逃寇雠。栾、郤、胥、原、狐、续、庆、伯，降在皂隶⑲。政在家门，民无所依⑳。君日不悛，以乐慆忧㉑。公室之卑，其何日之有？谗鼎之铭曰㉒：‘昧旦丕显㉓，后世犹怠’。况日不悛，其能久乎？”

晏子曰：“子将若何？”叔向曰：“晋之公族尽矣。肸闻之，公室将卑，其宗族枝叶先落，则公从之。肸之宗十一族，唯羊舌氏在而已㉔。肸又无子。公室无度，幸而得死，岂其获祀㉕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既成昏：定婚以后。 ②季世：末世，末代。 ③陈氏：指齐国陈敬仲的宗族。 ④四量：四种容量器皿。豆：齐国量器名。区：即四豆，一斗六升。釜（fǔ斧）：即四区，六斗四升。钟：即十釜。 ⑤各自其四：各用四倍。自，用。登：成，升进。 ⑥皆登一：犹言都增加四分之一。登，增加。 ⑦家量：私家所用量器。贷：借出。 ⑧加：增加，此指价格高。 ⑨屨蛤（shèn甚gé格）：即大蛤、蛤蜊。

⑩参：同“叁”，此指三份。 ⑪朽蠹（dù杜）：腐烂生虫。三老：泛指老人们。杜预注：“三老，谓上寿、中寿、下寿。皆八十以上，不见养遇。” ⑫踊：古代受过刖刑的人所穿的鞋子。即假腿。 ⑬燠（yù郁，

又读oū奥）休（xǔ许）：安慰病痛的声音；一说，厚赐。　⑭箕伯、直柄、虞遂、伯戏：四人皆舜之后代，陈氏之先祖。胡公：即胡公不淫，周始封陈之祖。大姬：即太姬，周武王长女，胡公之妃。　⑮卿无军行：犹言卿不率领军队。　⑯公乘无人：犹言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。　⑰罢敝：疲病。滋：益，更加。　⑱瘭（fēn仿）：饿死之尸。⑲栾、郤、胥、原、狐、续、庆、伯：即晋国比较大的八个氏族。皂隶：低贱的吏役。　⑳家门：卿大夫家，即私家。依：凭依，依靠。

㉑悛（quān圈）：悔改，改过。慆（tāo滔）：度过，排遣。　㉒谗鼎之铭：谗鼎上的铭文。谗鼎，应作鬻（xín心阳）鼎，即鼎的一种。

㉓昧旦：凌晨，此指凌晨即起。丕（pī披）：大。　㉔羊舌氏：晋国羊舌氏族。　㉕度：法度。获祀：得到祭祀。

【译文】

订婚以后，晏子接受享礼。叔向陪他饮宴，互相谈话。叔向问："齐国怎么样？"晏子说："齐国到了末代了，我不知其它什么。齐国恐怕为陈氏所有了！国君抛弃他的百姓，使他们归附陈氏。齐国原来有四种量器，豆、区、釜、钟。四升为一豆，各自再用四倍，以成为一釜。十釜就是一钟。陈氏有三种量器，都增加四分之一，钟的容量就大了。他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，而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。山上的木材运到市场，价格不比山上高。鱼盐蜃蛤，价格不比海边高。百姓力量分为三份，两份归于国君，只有一份维持衣食。国君的积蓄腐烂生虫，而老人们却挨冻受饿。国都的各个市场上，鞋子贱而假腿昂贵。百姓有痛苦疾病，陈氏就去安抚慰问，他爱护百姓如同父母，百姓归附他如同流水，想要不得到百姓的拥护，哪里能避开？箕伯、直柄、虞遂、伯戏，他们跟随着胡公、太姬，已经在齐国了。"

叔向说："是的。即使是我们公室，现在也是末世了。战马不架战车，卿不率领军队。公室的战车没有御者和戎右，步兵的行列没有官长。百姓疲病，而宫室更加奢侈。道路上饿死的人一个

接一个可以互相看见，而宠姬家的财物多得装不下。百姓听到国君的命令，如同逃避仇敌。栾、郤、胥、原、狐、续、庆、伯八个氏族，沦为低贱的吏役。政事在私家，百姓无所凭依。国君哪一天也不肯悔改，用欢乐来排遣忧虑。公室的卑微，还能有几天？谗鼎上的铭文说：'凌晨即起以致力于声名显赫，子孙后代还会懈怠。'何况哪天都不能悔改，他能够长久吗？"

晏子问："您打算怎么办？"叔向说："晋国的公族完结了。肸听说这样的话，公室将要卑微，他的宗族像树枝树叶一样先落，那么公室就跟着凋零了。肸的一宗十一族，只有羊舌氏还在罢了。肸又没有贤能的儿子。公室没有法度，得到善终就是万幸，难道还会得到祭祀吗？"

【原文】

初，景公欲更晏子之宅，曰："子之宅近市，湫隘嚣尘①，不可以居，请更诸爽垲者②。"辞曰："君之先臣容焉③，臣不足以嗣之，于臣侈矣④。且小人近市，朝夕得所求，小人之利也⑤。敢烦里旅⑥？"公笑曰："子近市，识贵贱乎⑦？"对曰："既利之⑧，敢不识乎！"公曰："何贵何贱？"于是景公繁于刑⑨，有鬻踊者⑩。故对曰："踊贵屨贱⑪。"既已告于君，故与叔向语而称之⑫。景公为是省于刑⑬。君子曰："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⑭！晏子一言，而齐侯省刑。《诗》曰：'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⑮。'其是之谓乎！"

及晏子如晋，公更其宅，反则成矣。既拜，乃毁之而为里室，皆如其旧⑯。则使宅人反之⑰。曰："谚曰：'非宅是卜，唯邻是卜⑱。'二三子先卜邻矣，违卜不

祥⑲。君子不犯非礼⑳，小人不犯不祥，古之制也。吾敢违诸乎？”卒复其旧宅㉑。公弗许；因陈桓子以请㉒，乃许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近市：靠近市场。湫（jiǎo脚）隘嚣尘：低湿狭小喧闹多尘。②爽塏（kǎi慨）者：高爽明朗的房子。　③先臣：指晏子的先人。容焉：住在这里。　④臣不足以嗣之：臣下不足以继承先业。于臣侈矣：这对臣下已经过奢了。　⑤小人：晏子自谦之称。得所求：能得到需要的东西。　⑥敢烦里旅：怎敢麻烦里众？即不敢麻烦里众，为自己修建宅第。　⑦识贵贱乎：知道物品的贵贱吗？　⑧既利之：既然以它为利。　⑨于是景公繁于刑：当时齐景公滥用刑罚。繁于刑，多于刑，即用刑繁多。　⑩鬻（yù育）：卖。　⑪踊贵屦贱：假腿贵鞋子贱。

⑫既已：已经。故与叔向语而称之：所以同叔向说话时谈到这个。

⑬为是省于刑：为此减少了刑罚　⑭其利博哉：它的利益多么广大啊！　⑮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巧言》篇。君子如祉：君子行福。乱庶遄（chuán船）已：祸乱几乎可急速停止。　⑯乃毁之而为里室：就拆毁了新宅而建造邻里的房屋。　⑰宅人：原来的住户。　⑱非宅是卜：不是这个住宅需要占卜。唯邻是卜：唯有这个邻居需要占卜。　⑲二三子先卜邻矣：这几位已经先占卜邻居了。违卜：指违背占卜而迁居。

⑳不犯非礼：不做不合礼法之事，即不当毁人旧居。去俭就奢。

㉑卒复其旧室：最终晏子又搬进他过去的住宅　㉒因陈桓子以请：托陈桓子代为向景公请求。陈桓子，齐国大夫，即陈无宇，陈文子之子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齐景公要给晏子更换住宅，说：“您的住宅靠近市场，低湿狭小喧闹多尘，不能居住，请您换一所高爽明朗的房子。”晏子辞谢说：“君王的先臣住在这里，臣下不足以继承先业，这对臣下已经过奢了。况且小人靠近市场，早晚能得到所需要的东西，这是小人的利益。怎敢麻烦邻里大众？”景公笑着

说:“您靠近市场，知道物品的贵贱吗?”晏子回答说:“既然以它为利，敢不知道吗?”景公说:“什么贵，什么贱?”当时齐景公滥用刑罚，有卖假腿的。所以晏子回答说:“假腿贵，鞋子贱。”晏子已经告诉国君,所以同叔向说话时谈到这个。景公为此减少了刑罚。君子说“仁人的话,它的利益多么广大啊！晏子一句话，齐侯就减少了刑罚。《诗经》说:‘君子行福，祸乱几乎可急速停止。’说的就是这个吧!”

等到晏子去晋国，景公更换他的住宅，晏子回来已经建成了。晏子拜谢新宅以后，就拆毁了新宅而建造邻里的房屋，都象它原来的一样。便让原来的住户回来。说:“俗话说:‘不是这个住宅需要占卜,惟有这个邻居要占卜。’这几位已经先占卜邻居了，违背占卜不吉祥。君子不做不合礼法的事，小人不做不吉祥的事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我敢违背它吗?”最终又恢复他们过去的住宅。但开始景公不允许；经过晏子托陈桓子代为请求，景公才应许了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，郑伯如晋，公孙段相①，甚敬而卑，礼无违者。晋侯嘉焉，授之以策曰②:“子丰有劳于晋国③，余闻而弗忘。赐女州田，以胙乃旧勋④。”伯石再拜稽首，受策以出。君子曰:“礼，其人之急也乎！伯石之汰也，一为礼于晋，犹荷其禄⑤，况以礼终始乎?《诗》曰⑥: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⑦。’其是之谓乎!”

初，州县，栾豹之邑也⑧。及栾氏亡，范宣子、赵文子、韩宣子皆欲之。文子曰:“温⑨，吾县也。”二宣子曰:“自郤称以别⑩，三传矣。晋之别县不唯州，谁获治

之?”文子病之⑪，乃舍之。二子曰:“吾不可以正议而自与也。”皆舍之。及文子为政，赵获曰⑫:“可以取州矣。”文子曰:“退⑬！二子之言，义也。违义，祸也。余不能治余县，又焉用州？其以徼祸也⑭。君子曰：‘弗知实难。’知而弗从，祸莫大焉，有言州必死。”

丰氏故主韩氏⑮，伯石之获州也，韩宣子为之请之，为其复取之之故。

五月，叔弓如滕，葬滕成公，子服椒为介⑯。及郊，遇懿伯之忌，敬子不入⑰。惠伯曰:“公事有公利，无私忌。椒请先入。”乃先受馆，敬子从之。

晋韩起如齐逆女。公孙虿为少姜之有宠也，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⑱。人谓宣子:“子尾欺晋，晋胡受之?”宣子曰:“我欲得齐而远其宠，宠将来乎?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孙段：即伯石，郑国大夫。相：此指做相礼。　②策：策书。杜预注:“策，赐命之书。”　③子丰：公孙段之父，郑国大夫。　④胙（zuò坐）：赐予，酬劳。　⑤汰（tài太）：骄傲。荷：承受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鄘风·相鼠》篇。　⑦遄（chuán船）：快，迅速。⑧州县：晋国地名(在今河南泌阳县东南)。　栾豹：晋国大夫。　⑨温：晋国赵氏邑(在今河南温县西南)。　⑩郤称：晋国大夫。　⑪病：认为痛苦，耻辱，犹言感到惭愧。　⑫赵获：赵文子之子，晋国大夫。⑬退：离去，此指出去。　⑭徼（yāo腰）：通“邀”，求取。　⑮丰氏：即公孙段之氏族。主：以为主人，住于其家，此指丰氏到晋国时，曾住在韩氏那里。韩氏：即韩宣子之氏族。　⑯子服椒：即惠伯，又称子服子，鲁国大夫。　⑰懿伯：子服椒之父，鲁国大夫。忌：忌日。敬子：即叔弓。　⑱子：古代男女都可称子，此指公孙虿的的女儿。后文

中的公子指齐景公的女儿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，郑简公到晋国，公孙段做相礼，很恭敬而且谦卑，礼仪没有违背的。晋平公嘉奖他，把策书授给公孙段说："子丰在晋国有过功劳，我听了以后而不忘记。赐给你州县的土地，用来酬劳你们过去的功勋。"公孙段再拜叩头多时，接受策书走出去。君子说："礼仪，大概是人所急需的吧！公孙段太骄傲，一旦在晋国实行礼仪，还要承受它的福禄，何况始终实行礼仪呢？《诗经》说：'人没有礼仪，为什么不快死。'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！"

当初，州县，是栾豹的采邑。等到栾氏灭亡，范宣子、赵文子、韩宣子都想要这块地方。赵文子说："温县，是我的县。"两个宣子说："自从郤称划分温县州县以来，已经传三家了。晋国重新划分的县不只州县，谁还能够按划分前的情况去治理它？"赵文子感到惭愧，就放弃了州县。两个宣子说："我们不可公正议论后而把州县留给自己。"就都放弃了。等到赵文子执政，赵获说："可以把州县拿过来了。"赵文子说："出去！那两位的话，是符合道义的。违背道义，就是祸患。我不能治理好我的县，又哪里用得着去治理州县？那是用来自找祸患。君子说：'不知道祸患是很难的。'知道了不照着做，祸患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。再有人提到取州县的一定处死。"

丰氏原来住在韩氏那里，公孙段得到州县，是韩宣子为他请求的，这是为了他能再取得州县的缘故。

五月，叔弓到滕国去，参加滕成公的葬礼，子服椒做他的副手。到达郊外，碰上懿伯忌日，叔弓不进入滕国。子服椒说："为公家办事只能考虑公家的利益，没有私人的忌讳。椒请求先进入。"于是就住进了宾馆，叔弓也跟着他住进去了。

晋国韩起到齐国迎接齐女。公孙虿因为少姜受到宠爱，把

他的女儿更换了景公的女儿并把景公的女儿嫁给别人。人们对韩宣子说:“子尾欺骗晋国，晋国为什么接受?”韩宣子说:“我们想要得到齐国却疏远他的宠臣，宠臣能够来吗?”

〖原文〗

秋七月，郑罕虎如晋，贺夫人①，且告曰:“楚人日征敝邑，以不朝立王之故②。敝邑之往，则畏执事，其谓寡君，‘而固有外心’。其不往，则宋之盟云。进退罪也。寡君使虎布之③。”宣子使叔向对曰:“君若辱有寡君，在楚何害？修宋盟也。君苟思盟，寡君乃知免于戾矣。君若不有寡君，虽朝夕辱于敝邑，寡君猜焉。君实有心，何辱命焉？君其往也！苟有寡君，在楚犹在晋也。”

张趯使谓大叔曰:“自子之归也，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④，曰:‘子其将来！’今子皮实来，小人失望。”大叔曰:“吉贱不获来，畏大国，尊夫人也。且孟曰:‘而将无事。’吉庶几焉。”

小邾穆公来朝。季武子欲卑之⑤，穆叔曰:“不可。曹、滕、二邾，实不忘我好。敬以逆之，犹惧其贰。又卑一睦焉，逆群好也⑥。其如旧而加敬焉！《志》曰⑦:‘能敬无灾。’又曰:‘敬逆来者，天所福也。’”季孙从之。

八月，大雩，旱也。

齐侯田于莒，卢蒲嫳见⑧，泣且请曰:“余发如此种

种，余奚能为⑨？”公曰：“诺，吾告二子⑩。归而告之。子尾欲复之⑪。子雅不可⑫，曰：“彼其发短而心甚长，其或寝处我矣⑬。”九月，子雅放卢蒲嫳于北燕。

燕简公多嬖宠⑭，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。冬，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⑮。公惧，奔齐。书曰：“北燕伯款出奔齐⑯，罪之也。”

十月，郑伯如楚，子产相。楚子享之，赋《吉日》⑰。既享，子产乃具田备，王以田江南之梦⑱。

齐公孙灶卒。司马灶见晏子⑲，曰：“又丧子雅矣。”晏子曰：“惜也，子旗不免⑳，殆哉！姜族弱矣，而妫将始昌㉑。二惠竞爽，犹可，又弱一个焉㉒，姜其危哉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夫人：指晋平公新娶的齐国女子。 ②征：责问。王：指新立的楚灵王。 ③布：陈述。 ④粪除：扫除。庐：房子 ⑤卑：低下，犹言用低于诸侯的礼仪接待。 ⑥睦：和睦，犹言友好。逆：违背。 ⑦《志》：古书名。 ⑧莒：齐国东部边境邑名（在今山东莒县）。卢蒲嫳（piè撇去）：庆封之党，齐国大夫。 ⑨种种：形容头发短少，含有老迈衰颓之意。 ⑩二子：指子尾、子雅。 ⑪子尾：即公孙虿（chài钗去）。 ⑫子雅：即公孙灶，齐国大夫。 ⑬寝处：犹言坐卧。 ⑭嬖（bì闭）宠：宠爱的人。 ⑮比：勾结。外嬖：有宠爱之臣。 ⑯北燕伯款：即燕简公。 ⑰楚子：即楚灵王。《吉日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 ⑱田备：打猎用具。备，用具。梦：即云梦泽（在今湖北安陆县南）。 ⑲司马灶：齐国大夫。 ⑳子旗：即栾施，子雅之子，齐国大夫。 ㉑妫（guī龟）：陈氏之后。

㉒二惠：指子尾、子雅，因为他俩是齐惠公之孙。竞：强劲、此指刚强。爽：明白。弱：犹言丧失、丧亡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，郑国罕虎到晋国，祝贺夫人，并且报告说："楚国人每天责问敝邑，因为没有朝贺新立国君的缘故。敝邑如果前往，那么畏惧执事，恐怕认为寡君'本来就有外心'。如果不去，那么在宋国的盟约又是这样说的。进退都是罪过。寡君派虎前来陈述。"韩宣子派叔向回答说："君王如果心向着寡君，在楚国有什么害处？这是重修在宋国会盟的友好。君王如果考虑盟约，寡君就知道免除罪过了。君王如果心不向着寡君，即使早晚光临敝邑，寡君也会猜疑他。君王确实心向着寡君，何必辱没他的命令呢？国君还是前往吧！如果心向着寡君，在楚国就象在晋国一样。"

张趯派人对游吉说："自从您回国以后，小人扫除了先人的破房子，说：'您大概还要来！'现在子皮来了，小人失望。"游吉说："吉地位低下不能前去，这是畏惧大国，尊敬夫人。况且孟子说：'你将要没事了。'吉大约没事了。"

小邾穆公来鲁国朝见。季武子想要用低于诸侯的礼节接待他，叔孙豹说："不可以。曹国、滕国、两个邾国，确实不忘和我国的友好。用恭恭敬敬的态度迎接他，还害怕他有二心。反而又降低一个友好国的地位，这是违背许多友好国家心意的。还是像过去一样而更加恭敬！《志》说：'能恭敬没有灾祸。'又说：'恭敬地迎接前来的人，是上天赐福的原因。'"季武子听从了他的话。

八月，举行盛大的雩祭，这是因为旱灾的缘故。

齐景公在莒地打猎，卢蒲嫳进见，一边哭泣一边请求说："我的头发如此短少，我还能做什么？"景公说："好，我告诉那两位。"回去后就告诉了子尾和子雅。子尾想要恢复卢蒲嫳的官职。子雅不同意，说："他的头发短少而心计长，他也许要坐卧到我的皮上了。"九月，子雅把卢蒲嫳放逐到燕国。

燕简公有很多宠爱的人，想要去掉大夫们而立他宠爱的人

为大夫。冬天，燕国大夫们勾结起来杀了简公宠爱的人。简公害怕，逃亡到齐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燕简公逃亡到齐国"，是归罪于他。

十月，郑简公到楚国去，子产做相礼。楚灵王设享礼招待郑简公，赋《吉日》这首诗。享礼完毕，子产就准备了打猎的用具，楚灵王和郑简公在江南的云梦泽打猎。

齐国子雅去世。司马灶进见晏子，说："又失去子雅了。"晏子说："是可惜呀，子旗也不能免于祸患，危险啊！姜姓氏族衰弱了，然而陈氏将要开始昌盛。惠公的两个子孙刚强明白，还可以维持姜氏，又丧失了一个，姜氏恐怕危险呀！"

四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①，王正月，许男如楚，楚子止之，遂止郑伯②，复田江南，许男与焉。使椒举如晋求诸侯，二君待之③。椒举致命曰："寡君使举曰，日君有惠，赐盟于宋曰：'晋、楚之从交相见也④。'以岁之不易，寡人愿结欢于二三君⑤。使举请间⑥。君若苟无四方之虞，则愿假宠以请于诸侯⑦。"

晋侯欲勿许。司马侯曰⑧："不可。楚王方侈，天或者欲逞其心，以厚其毒而降之罚⑨，未可知也。其使能终⑩，亦未可知也。晋、楚唯天所相，不可与争。君其许之，而修德以待其归⑪。若归于德，吾犹将事之，况诸侯乎？若适淫虐，楚将弃之，吾又谁与争⑫？"公曰：

“晋有三不殆，其何敌之有⑬？国险而多马，齐、楚多难。有是三者，何乡而不济⑭？”对曰：“恃险与马，而虞邻国之难⑮，是三殆也。四岳、三涂、阳城、大室、荆山、中南⑯，九州之险也，是不一姓。冀之北土⑰，马之所生，无兴国焉。恃险与马，不可以为固也，从古以然。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⑱，不闻其务险与马也。邻国之难，不可虞也。或多难以固其国，启其疆土⑲；或无难以丧其国，失其守宇⑳。若何虞难。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㉑，至今赖之。晋有里、丕之难而获文公㉒，是以为盟主。卫、邢无难，敌亦丧之㉓。故人之难，不可虞也。恃此三者，而不修德政，亡于不暇㉔，又何能济？君其许之！纣作淫虐，文王惠和㉕，殷是以殛，周是以兴，夫岂争诸侯？”乃许楚使。使叔向对曰：“寡君有社稷之事，是以不获春秋时见。诸侯，君实有之，何辱命焉？”椒举遂请昏㉖，晋侯许之。

楚子问于子产曰：“晋其许我诸侯乎？”对曰：“许君。晋君少安㉗，不在诸侯。其大夫多求，莫匡其君㉘。在宋之盟，又曰如一㉙，若不许君，将焉用之？”王曰：“诸侯其来乎？”对曰：“必来。从宋之盟，承君之欢，不畏大国，何故不来？不来者，其鲁、卫、曹、邾乎？曹畏宋，邾畏鲁，鲁、卫偪于齐而亲于晋㉚，唯是不来。其余，君之所及也，谁敢不至？”王曰：“然则吾所求者，无不可乎？”对曰：“求逞于人，不可。与人同欲，尽济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昭公四年（公元前538年）。 ②许男：即许悼公，许灵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四年。郑伯：即郑简公。 ③二君：指许悼公、郑简公。 ④椒举：即伍举。交相见：互相朝见。 ⑤不易：不容易，犹言多难。杜预注："不易，言有难。" ⑥间：通"闲"，闲暇。 ⑦虞：忧患。假宠：假借威宠。 ⑧司马侯：晋国大夫。 ⑨侈：骄纵，自高自大。逞：放纵，纵容。厚：增益，增加。毒：痛恨。 ⑩终：此指善终。 ⑪归：归宿，结局。 ⑫吾又谁与争：即谁又与我争，又有谁和我们争夺。 ⑬敌：匹敌。 ⑭济：成功。 ⑮虞：通"娱"，乐，高兴。 ⑯四岳：即东岳泰山（在今山东泰安县北），西岳华山（在今陕西华阴县南），南岳衡山（在今湖南衡山县），北岳恒山（在今河北曲阳县西北）。三涂：即三涂山，俗名崖口，又名水门（在今河南嵩县南）；服虔认为太行山、辕辕、崤渑，总名叫三涂。阳城：地名（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）。大室：即太室，中岳嵩山（在今河南登封县北）。荆山：楚地山名（在今湖北南漳县西）。中南：即终南山（在今陕西西安市南）。 ⑰冀：即冀州（在今山西和陕西间黄河以东、河南和山西间黄河以北、山东西北、河北东南部地区）。 ⑱亨：沟通。 ⑲启：开辟。 ⑳宇：国土，疆域。 ㉑仲孙：即公孙无知，齐国宗室。桓公：即齐桓公。 ㉒里：即里克。丕：即丕郑。文公：即晋文公。 ㉓邢：邢国（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）。 ㉔暇：闲暇。 ㉕惠和：仁慈和蔼。 ㉖请昏：请求订婚。 ㉗安：安逸，安乐。 ㉘匡：纠正，帮助。 ㉙如一：此指两国友好如同一国。 ㉚偪：同"逼"，逼迫。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四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许悼公到楚国，楚灵王留下他，也就留下郑简公，再次在江南打猎，许悼公也参加了。楚灵王派椒举到晋国去求得诸侯的拥护，许悼公、郑简公等待消息。椒举传达楚灵王的命令说："寡君派遣举前来的时候说，从前贵君对敝邑有恩惠，赏赐参加在宋国的结盟说：'晋国、楚国的随从国家，互相朝见。'因为近年来多难，寡人愿意讨取各国君主的欢心。派举前来请您得空听取寡人的请求。君王您如果

没有四方边境的忧患，那么就希望借助您的威宠向诸侯请求。”

晋平公想要不允许。司马侯说：“不可以。楚灵王正自高自大，上天也许想要他满足心意，用来增加别人对他的痛恨而降下对他的惩罚，这是说不定的。也许让他善终，这也是说不定的。晋国、楚国只靠上天的帮助，不可以跟他争夺。君王还是允许他，而修明德行以等待他的结局。如果归结到德行，我们还将要去事奉他，何况诸侯呢？如果走到荒淫暴虐，楚国自己将要抛弃他，又有谁来和我们争夺？”晋平公说：“晋国有三条可以免除危险，那还有谁相匹敌？国家地势险要而盛产马匹，齐国、楚国多有祸难。有这三条，往哪儿不成功？”司马侯回答说：“依仗地势险要和多马，而高兴邻国的祸难，这是三条危险。四岳、三涂、阳城、太室、荆山、中南，都是九州险要的地方，这些并不属于一姓所有。冀州的北部，是出产马的地方，没有兴盛的国家。依仗地势险要和马匹，这是不可以把它做为巩固国家条件的，从古以来就是这样。因此先王必定修明德行以沟通神和人，没有听说他们必定依靠险要地势和马匹。邻国的祸难，是不可以高兴的。有的多难而巩固了国家，开辟了疆土；有的没有祸难而丧失了国家，失掉了国土。怎么能高兴邻国的祸难。齐国有仲孙的祸难因而得到了齐桓公，至今还依赖着他的余荫。晋国有了里克、丕郑的祸难因而得到了晋文公，因此当了盟主。卫国、邢国没有祸难，敌人也灭亡了他们。所以别人的祸难，是不可以高兴的。依仗这三条，而不去修明德行和政事，危亡还来不及挽救，又怎么能成功？国君还是允许他们！殷纣王荒淫暴虐，周文王仁慈和蔼，殷朝因此灭亡，周朝因此兴盛，那难道在于争夺诸侯？”于是晋平公就允许了楚国使者的请求。派叔向回答说：“寡君有国家大事，因此不能春秋按时进见。诸侯，君王本来就拥有他们，何必辱没您的命令呢？”椒举就为楚王请求订婚，晋平公答应了婚事。

楚王向子产询问说：“晋国会允许我拥有诸侯吗？”子产回答

说:“会允许君王的。晋君贪图小的安逸，志向不在于拥有诸侯。他的大夫们多所需求，没有谁帮助他们的国君。在宋国的结盟，又说两国的友好如同一国，如果不允许君王，对于这件事将用什么来推辞?”楚灵王说:“诸侯能够来吗?”子产回答说:“一定来。服从在宋国的盟约，取得君王的欢心，不畏惧大国，什么缘故不来?不来的国家，难道是鲁国、卫国、曹国、邾国吗?曹国害怕宋国，邾国害怕鲁国，鲁国、卫国被齐国所逼迫而跟晋国亲近，仅这几个国家不来。其余的国家，是君王的威力所能达到的，谁敢不到?”楚王说:“既然如此，那么我所要求的事情，没有不可以的了吗?”子产回答说:“在别人那里求取快意，不可以。跟别人相同欲望，都能成功。”

【原文】

大雨雹。季武子问于申丰曰①:“雹可御乎?”对曰:“圣人在上，无雹，虽有，不为灾。古者，日在北陆而藏冰②；西陆，朝觌而出之③。其藏冰也，深山穷谷，固阴沍寒④，于是乎取之。其出之也，朝之禄位，宾食丧祭⑤，于是乎用之。其藏之也，黑牡、秬黍，以享司寒⑥。其出之也，桃弧、棘矢⑦，以除其灾。其出入也时，食肉之禄，冰皆与焉⑧。大夫命妇，丧浴用冰⑨。祭寒而藏之，献羔而启之⑩，公始用之。火出而毕赋⑪。自命夫、命妇⑫，至于老疾，无不受冰。山人取之，县人传之，舆人纳之，隶人藏之⑬。夫冰以风壮⑭，而以风出。其藏之也周，其用之也偏，则冬无愆阳，夏无伏阴，春无凄风，秋无苦雨，雷出不震，无灾霜雹，疠疾

下降，民不夭札⑮。今藏川池之冰⑯，弃而不用。风不越而杀⑰，雷不发而震。雹之为灾，谁能御之？《七月》之卒章⑱，藏冰之道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申丰：鲁国大夫。　②北陆：指虚宿与危宿。　③西陆：指昴（mǎo卯）宿和毕宿。觌（dí敌）：相见，此指出现。　④固阴：寒气凝固。固，凝固。沍（hù互）寒：天气严寒，积冻不开。　⑤朝之禄位：朝廷上有禄位的人，指卿、大夫、士。宾食丧祭：指迎宾、国君用膳、丧事、祭祀。　⑥黑牡：此指黑毛公羊。秬（jù巨）黍：黑黍。司寒：掌管寒冷之神名。　⑦桃弧（hú胡）：桃木弓。棘（jí吉）矢：荆棘箭。

⑧食肉之禄：即其禄位足以食肉之人。　⑨命妇：曾受爵命之人的妻子。丧浴：死后擦洗身体。　⑩祭寒：祭祀寒神。献羔：奉献羔羊。启：打开。　⑪火：即火星。毕赋：犹言分配完毕。　⑫命夫：曾受爵命之人。　⑬山人：即山虞，古代掌管山林的官员。县人：即县正。舆人、隶人：皆贱吏。　⑭壮：壮实，此指坚固。　⑮周：周密。愆（qiān千）阳：过暖。愆，过。阳：温暖。伏阴：伏藏的阴气。震：闪电，此指闪电伤人。疠（lì厉）疾：瘟疫。夭札：夭折。　⑯川池：河川池塘。　⑰越：消散。杀：死，此指草木凋零。　⑱《七月》为《诗经·豳风》篇名。

【译文】

天下大冰雹。季武子向申丰询问说：“冰雹可以防止吗？”申丰回答说：“圣人在上面，没有冰雹，即使有，也不成灾。从前，太阳在虚宿和危宿的位置上就藏冰；昴宿和毕宿，在早晨出现就把冰取出来。当藏冰的时候，深山幽谷，天气严寒阴气凝固积冻不开，就在这里取冰。当出冰的时候，朝廷上有禄位的人，迎宾用膳丧事祭祀，就在这里取用。当收藏冰的时候，就用黑毛公羊、黑黍来祭祀司寒之神。当出冰的时候，门上挂着

桃木弓、荆棘箭，用来消除灾难。冰的收藏取出都按一定的时令，禄位足以食肉的官吏，都是可以享用冰的。大夫和受爵命之人的妻子，死后洗擦身体要用冰。祭祀司寒之神而后收藏冰，奉献羔羊祭祖之后打开冰室，国君最早使用它。火星出现把冰分配完毕。从受爵命之人、及他们的妻子，以至于退休的生病的，没有人不分到冰。掌管山林的官吏取冰，县正运输，舆人交付，隶人收藏。冰因为寒风而坚固，因为春风而取出。它的收藏周密，它的使用普便，那么冬天就不过暖，夏天就没有伏藏的阴气，春天没有寒风，秋天没有久下成灾的雨，雷鸣不伤人，霜雹不成灾，瘟疫不流行，百姓不夭折。现在收藏河川池塘的冰，弃置而不使用。风不消散草木凋零，雷不鸣人畜伤亡，冰雹成灾，谁能够防止它？《七月》的最后一章，就是藏冰的道理。”

【原文】

夏，诸侯如楚，鲁、卫、曹、邾不会。曹、邾辞以难，公辞以时祭①，卫侯辞以疾。郑伯先待于申②。六月丙午③，楚子合诸侯于申。椒举言于楚子曰：“臣闻诸侯无归④，礼以为归。今君始得诸侯，其慎礼矣。霸之济否，在此会也。夏启有钧台之享，商汤有景亳之命，周武有孟津之誓，成有岐阳之蒐，康有酆宫之朝，穆有涂山之会⑤，齐桓有召陵之师，晋文有践土之盟。君其何用？宋向戌、郑公孙侨在，诸侯之良也，君其选焉。”王曰：“吾用齐桓。”

王使问礼于左师与子产。左师曰：“小国习之，大国用之，敢不荐闻⑥。”献公合诸侯之礼六。子产曰：“小国

共职⑦，敢不荐守。”献伯、子、男会公之礼六。君子谓合左师善守先代⑧，子产善相小国。王使椒举侍于后，以规过⑨。卒事，不规。王问其故，对曰：“礼，吾所未见者有六焉，又何以规？”

宋大子佐后至⑩，王田于武城，久而弗见。椒举请辞焉。王使往曰：“属有宗祧之事于武城，寡君将堕币焉⑪，敢谢后见。”徐子，吴出也⑫，以为贰焉，故执诸申。

楚子示诸侯侈⑬，椒举曰：“夫六王二公之事⑭，皆所以示诸侯礼也。诸侯所由用命也。夏桀为仍之会，有缗叛之⑮。商纣为黎之蒐，东夷叛之⑯。周幽为大室之盟，戎狄叛之⑰。皆所以示诸侯汰也，诸侯所由弃命也⑱。今君以汰，无乃不济乎？”王弗听。

子产见左师曰：“吾不患楚矣，汰而愎谏⑲，不过十年。”左师曰：“然。不十年侈，其恶不远，远恶而后弃。善亦如之，德远而后兴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公：指鲁昭公。时祭：即祭祀祖先　②申：国名，姜姓，后为楚国之邑（在今河南南阳市及其以北一带）。　③六月丙午：六月十六日。④归：归服。　⑤夏启：禹之子，夏朝的开国君主。钧台：即夏台（在今河南禹县南）。商汤：商朝的开国君主。景亳（bó驳）：商朝之邑（在今河南商丘市）。周武：即周武王。孟津：即盟津（在今河南孟县南里）。成：即周成王。岐阳：即岐山之阳（在今陕西岐山县）。康：即周康王。酆（fēng丰）宫：即丰宫。穆：即周穆王。涂山：山名（在安徽怀远县东南）。

⑥荐：进献。 ⑦共职：即供职，做为自己的职责。 ⑧先代：前代。⑨规：纠正。 ⑩大子佐：宋太子，平公之子，又称宋公佐，宋元公，后为宋国之君，在位十五年。 ⑪属（zhǔ主）：恰巧。宗祧（tiáo挑）：宗庙。堕币：即布币，输币。犹言把财礼献给宗庙。 ⑫徐子：即徐子章禹，徐国之君。吴出：吴国女子生的。 ⑬示诸侯侈：向诸侯显示出骄纵。 ⑭六王二公：指上文中的启、汤、武、成、康、穆、齐桓和晋文。 ⑮夏桀：夏朝末代的暴君。仍：古国名，即有仍（在今山东金乡县东北）。有緡（mín民）：古国名（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）。 ⑯黎：东夷国名（在今山西长治县西南）。东夷：东方文化落后的诸部落 ⑰周幽：即周幽王。戎狄：同义词连用，文化落后、风俗不同的部落。 ⑱弃命：违命。 ⑲偪（bī闭）谏：不接受劝谏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诸侯到楚国去，鲁国、卫国、曹国、邾国不参加会见。曹国、邾国用国内多难推辞，鲁昭公用祭祀祖先推辞，卫襄公用生病推辞。郑简公先在申地等待。六月十六日，楚灵王在申地会合诸侯。椒举对楚灵王说："臣下听说诸侯不归服别的，只归服有礼。现在君王刚开始得到诸侯，对礼仪一定要谨慎啊。霸业成功与否，就在这次会见了。夏启有钧台的宴享，商汤有景亳的命令，周武王有孟津的盟誓，周成王有岐山之阳的田猎，周康王有酆宫的朝见，周穆王有涂山的会见，齐桓公有召陵的会师，晋文公有践土的会盟。君王准备采用哪一种？宋国的左师、郑国的子产在这里，他们是诸侯大夫中的优秀人物，君王可以加以挑选。"楚灵王说："我采用齐桓公的方式。"

楚灵王派人向左师和子产询问礼仪。左师说："小国学习礼仪，大国使用礼仪，岂敢不进献所听到的。"献上公爵会合诸侯的礼仪六项。子产说："小国把事奉大国做为职责，岂敢不进献该保持的。"献上伯爵、子爵、男爵会见公爵的礼仪六项。君子认为左师善于保持前代的礼仪，子产善于辅佐小国。楚灵王让椒举侍从在身后，以便纠正错失。到事情结束，没有任何纠正。

楚灵王问他什么缘故，椒举回答说："礼仪，我没有见到的有六项，又凭什么纠正？"

宋国太子佐晚到，楚灵王在武城打猎，很久不接见他。椒举请楚灵王辞谢他。楚灵王派使者前去说："恰巧在武城有祭祀宗庙的事情，寡君将要把财礼献给宗庙，冒昧地因为后见您谢罪。"徐国之君，是吴国女子生的，楚灵王认为他对自己有二心，所以把他扣押在申地。

楚灵王向诸侯显示出骄纵，椒举说："那六王二公的事情，都是以此向诸侯显示礼仪。诸侯因此听从他们的命令。夏桀举行有仍的会见，有緡背叛他。商纣王举行黎地的田猎，东夷背叛他。周幽王举行太室的盟会，戎狄背叛他。都是以此向诸侯显示骄纵，诸侯也因此而违命。现在君王以骄纵的态度对待诸侯，恐怕不会成功吧？"楚灵王不听。

子产见到左师说："我不担心楚国了，骄纵而不接受劝谏，不超过十年。"左师说："是的。不是十年的骄纵，他的邪恶不会远播，邪恶远播然后被抛弃。善也象恶一样，德行远播然后兴盛。"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，楚子以诸侯伐吴①。宋大子、郑伯先归②。宋华费遂、郑大夫从③。使屈申围朱方，八月甲申④，克之。执齐庆封而尽灭其族。

将戮庆封。椒举曰："臣闻无瑕者可以戮人。庆封唯逆命，是以在此，其肯从于戮乎⑤？播于诸侯⑥，焉用之。"王弗听，负之斧钺，以徇于诸侯，使言曰："无或如齐庆封，弒其君，弱其孤，以盟其大夫。"庆封曰："无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围，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⑦，以盟诸

侯。”王使速杀之。

遂以诸侯灭赖。赖子面缚衔璧，士袒，舆榇从之，造于中军⑧。王问诸椒举。对曰：“成王克许，许僖公如是，王亲释其缚，受其璧，焚其梓。”王从之。迁赖于鄢⑨。楚子欲迁许于赖，使斗韦龟与公子弃疾城之而还⑩。申无宇曰：“楚祸之首⑪，将在此矣。召诸侯而来，伐国而克，城竟莫校⑫。王心不违，民其居乎？民之不处，其谁堪之？不堪王命，乃祸乱也。”

九月，取鄫，言易也。莒乱，著丘公立而不抚鄫，鄫叛而来，故曰取。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子：即楚灵王。　②宋大子：即宋国太子佐。郑伯：即郑简公。

③华费遂：宋国大夫。　④屈申：楚国大夫。朱方：吴国地名（在今江苏镇江市东）。八月甲申：八月某日。杜预注：“八月无甲申，日误。”

⑤从：服从，犹言服服贴贴。　⑥播：散布，传播。　⑦麇（jūn军），即郏（jiá夹）敖，楚国之君，公子围之兄楚康王之子，昭公二年被公子围所杀。　⑧赖子：赖国之君。面缚：两手反绑。舆榇：抬着棺材。

⑨鄢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南）。　⑩斗韦龟：楚国大夫。公子弃疾：楚共王子，灵王弟，楚国公子。　⑪首：首先，第一，引申为开始。　⑫竟：同“境”。校（jiào较），计较，犹言争论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，楚灵王率领诸侯攻打吴国。宋国太子佐、郑简公先行回国。宋国华费遂、郑国大夫跟随军队。派屈申围攻朱方，八月某日，攻占了朱方。活捉齐国庆封并把他的族人全部杀了。

将要杀戮庆封。椒举说："臣下听说没有缺点的人才可以杀戮别人。庆封正因为违背国君的命令，所以才在这里，他肯服服贴贴地被杀戮吗？如果丑事在诸侯中传播，哪里用得着这样做。"楚灵王不听，让庆封背上斧钺，在诸侯的军队中巡行示众，让他说："不要有人象齐国的庆封，杀他的国君，削弱国君的孤儿，来和他的大夫们会盟。"庆封说："不要有人象楚恭王的庶子围，杀了他哥哥的做国君的儿子麇而取代他，来和诸侯会盟。"楚灵王让人赶紧把他杀了。

于是楚灵王就率领诸侯灭亡赖国。赖子两手反绑嘴里叼着玉璧，士袒背，抬着棺材跟随，来到中军。楚灵王向椒举询问。椒举回答说："成王攻克许国，许僖公就象这样，成王亲手解开他的绑绳，接受了他的玉璧，烧掉了他的棺材。"楚灵王听从了他的话。把赖国迁移到鄢地。楚灵王想要把许国迁移到赖国，派斗韦龟和公子弃疾为它筑完城后回国。申无宇说："楚国祸患的开始，将要在这里了。召集诸侯就来，攻打别国就攻克，在边境筑城没人计较。国君的心愿都能如愿，百姓还能安居吗？百姓不能安居，谁够能受得了？不能忍受君王的命令，就是祸乱。"

九月，占取鄫国，这是说事情很容易。莒国发生动乱，著丘公即位而不安抚鄫国，鄫国背叛而来，所以叫取。凡是攻克城邑不用军队叫取。

【原文】

郑子产作丘赋①。国人谤之曰②："其父死于路，己为蚤尾③。以令于国，国将若之何？"子宽以告④。子产曰："何害？苟利社稷，死生以之⑤。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，故能有济也⑥。民不可逞⑦，度不可改。《诗》曰⑧：'礼义不愆，何恤于人言⑨。'吾不迁矣⑩。"浑罕曰：

“国氏其先亡乎⑪；君子作法于凉，其敝犹贪⑫，作法于贪，敝将若之何？姬在列者⑬，蔡及曹、滕其先亡乎！偪而无礼⑭。郑先卫亡，偪而无法。政不率法，而制于心⑮；民各有心，何上之有？”

冬，吴伐楚，入棘、栎、麻⑯，以报朱方之役⑰。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，箴尹宜咎城钟离，薳启强城巢，然丹城州来⑱。东国水，不可以城，彭生罢赖之师⑲。

【注释】

①作：制订。丘赋：子产制订的按田亩征发的军赋制度，规定“方一里为井，十六井为丘，每丘出戎马一匹，牛三头。”　②谤：毁谤，指责。　③蛋（chài钗去）：蝎类毒虫。　④子宽：即游军，又称游速，郑国大夫。　⑤以：由，用。　⑥度：法度。　⑦逞：称愿，放纵。　⑧《诗》：杜预注：“逸《诗》。”　⑨愆（qiān千）：过失。　⑩迁：迁移，犹言变更。　⑪国氏：指子国、子产之族。　⑫凉：凉薄，凉德，犹言不义。敝：终，后果。　⑬在列者：杜预注：“在列国也。”　⑭偪：同“逼”，逼近。　⑮率：遵循。心：内心，此指意志。

⑯麻：楚国邑名（在今安徽砀山县东北）。　⑰沈尹射：楚国大夫。夏汭（yuì锐）：汉水入江之处（在今湖北武汉市）。宜咎：原为陈国大夫，襄公二十四年逃奔楚国，为楚大夫。　⑱然丹：即子革，又称郑丹，郑穆公之孙，襄公十九年逃奔楚国，为楚国大夫。　⑲彭生：楚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子产制订丘赋的制度。国内的人们都指责他说：“他的父亲死在路上，自己做蝎子尾巴。在国内发布命令，国家将要怎么办？”子宽把话告诉子产。子产说：“有什么妨害？如果有利于国家，无论死生由它去。并且我听说做好事的不改变他的法度，所以能够有成功的希望。百姓不可以放纵，法度不可以改

变。逸《诗》说：‘礼仪上没有过失，为什么忧虑别人说的话。’我不能变更了。”子宽说：“子产之族恐怕要先灭亡吧！君子在不义的基础上制订法令，它的后果还是贪婪，在贪婪的基础上制订法令，后果将会怎么样？在列国的姬姓国家中，蔡国和曹国、滕国大概是先灭亡的吧！因为它们逼近大国而没有礼仪。郑国先于卫国灭亡，因为它逼近大国而没有法度。政令不遵循法度，而凭自己的意志决定；百姓各有自己的意志，哪里会把上面的人放在眼里？”

冬天，吴国攻打楚国，进入棘地、栎地、麻地，以报复朱方那一次战役。楚国沈尹射到夏汭奔赴应命，箴尹宜咎在钟离筑城，薳启强在巢地筑城，然丹在州来筑城。东部地区发生水灾，不可以筑城，彭生停止了赖地军队的筑城任务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穆子去叔孙氏，及庚宗，遇妇人，使私为食而宿焉①。问其行，告之故，哭而送之。适齐，娶于国氏，生孟丙、仲壬②。梦天压己，弗胜。顾而见人，黑而上偻，深目而豭喙③，号之曰④：“牛！助余！”乃胜之。旦而皆召其徒⑤，无之。且曰：“志之⑥！”及宣伯奔齐，馈之。宣伯曰：“鲁以先子之故，将存吾宗⑦，必召女。召女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愿之久矣。”鲁人召之，不告而归。既立，所宿庚宗之妇人，献以雉。问其姓⑧。对曰：“余子长矣，能奉雉而我从矣。”召而见之，则所梦也。未问其名，号之曰“牛”，曰：“唯”。皆召其徒，使视之，遂使为竖⑨。有宠，长使为政⑩。公孙明知叔孙于齐，归，未逆国姜，子明取之⑪。故怒其子，长而后使逆之。田

于丘兹⑫，遂遇疾焉。竖牛欲乱其室而有之，强与孟盟，不可。叔孙为孟钟，曰："尔未际，飨大夫以落之⑬。"既具，使竖牛请日⑭。入，弗谒⑮；出，命之日。及宾至，闻钟声。牛曰："孟有北妇人之客⑯。"怒，将往，牛止之。宾出，使拘而杀诸外。牛又强与仲盟，不可。仲与公御莱书观于公⑰，公与之环，使牛入示之。入，不示。出，命佩之。牛谓叔孙："见仲而何⑱？"叔孙曰："何为？"曰："不见，既自见矣，公与之环而佩之矣。"遂逐之，奔齐。疾急，命召仲，牛许而不召。

杜泄见⑲，告之饥渴，授之戈。对曰："求之而至，又何去焉？"竖牛曰："夫子疾病，不欲见人。"使置馈于个而退⑳。牛弗进，则置虚，命彻㉑。十二月癸丑㉒，叔孙不食。乙卯卒㉓。牛立昭子而相之㉔。

公使杜泄葬叔孙。竖牛赂叔孙仲昭子与南遗，使恶杜泄于季孙而去之㉕。杜泄将以路葬㉖，且尽卿礼。南遗谓季孙曰："叔孙未乘路，葬焉用之？且冢卿无路，介卿以葬，不亦左乎㉗？"季孙曰："然。"使杜泄舍路。不可。曰："夫子受命于朝，而聘于王。王思旧勋而赐之路。复命而致之君。君不敢逆王命而后赐之，使三官书之。吾子为司徒，实书名。夫子为司马，与工正书服㉘。孟孙为司空，以书勋，今死而弗以，是弃君命也。书在公府而弗以，是废三官也。若命服，生弗敢服，死又不以，将焉用之？"乃使以葬。

季孙谋去中军，竖牛曰："夫子固欲去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穆子：即叔孙豹。庚宗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东）。　②国氏：齐国正卿。孟丙、仲壬：即国姜与穆子所生的两个儿子。　③偻（lǒu楼，又读lǚ旅）：曲背。豭（jiā家）：公猪。　④号（háo豪）：呼叫。　⑤徒：部下，手下人。　⑥志：记住。　⑦先子：先人。　⑧姓：儿子。　⑨竖：小臣。　⑩为政：此指管理家政。　⑪公孙明：即子明，齐国大夫。知：知交，知己。国姜：叔孙豹当初的妻子。　⑫丘蒐（yóu犹）：鲁国地名（今地不祥）。　⑬际：交际。飨：同"享"，享礼。落：落成典礼。　⑭具：具备，备办充足。请日：请求举行享礼的日期。　⑮谒：报告。　⑯北妇人：指国姜。客：指公孙明。　⑰公：指昭公。御：御者。莱书：昭公御士，鲁国大夫。　⑱而何：如何，怎么样。　⑲杜泄：叔孙豹家臣之长。　⑳个：厢房。　㉑置虚：犹言倒掉食物，使盛具空虚。　㉒十二月癸丑：十二月二十六日。　㉓乙卯：二十八日。　㉔昭子：即叔孙婼（chuò绰），又称叔孙昭子，叔孙豹之庶子，鲁国大夫。　㉕叔仲昭子：即叔仲带，又称叔仲子，叔仲昭伯，鲁国宗族。南遗：季氏家臣。恶：坏，此指说坏话。　㉖路：路东。　㉗冢（zhǒng肿）卿：卿之居首位者，此指季孙。介卿：次卿，副卿。介，次。左：邪，不正。　㉘服：车服之器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叔孙豹离开他的宗族，到达庚宗，遇到一个女人，让她偷偷弄点东西吃以后就跟她私通。女人问他的行动，叔孙豹把原因告诉她，她哭着送走了叔孙豹。到了齐国，在国氏那里娶了妻子，生了孟丙、仲壬。一天叔孙豹梦见天塌下来压着自己，支持不住了。回头看见一个人，黑色皮肤驼背，抠眼睛公猪嘴，就呼叫他说："牛！帮我！"这才支持住了。天亮把他部下都召集来，没有像梦中见到的人。并对部下说："记住他！"等到宣伯逃亡到齐国，叔孙豹赠给他食物。宣伯说："鲁国因为我

们先人的缘故，将会保存我们的宗族，一定召你回国。如果召你回去怎么样?”叔孙豹说:“很久就有这个愿望了。”鲁国人召他回去，不告诉宣伯就走了。叔孙豹立为卿以后，在庚宗跟他睡觉的女人，献上野鸡。叔孙豹问他儿子的情况。女人回答说：“我的儿子长大了，能捧着野鸡跟着我了。”把孩子召来进见，就是叔孙豹所梦见的人。没有问他名字，叔孙豹就喊他叫“牛”，孩子回答说:“唯”。叔孙豹把他部下全召集来，让他们看这个孩子，就让他做了小臣。牛很受宠信，长大以后就让他主管家政。在齐国的时候公孙明和叔孙豹是知已，叔孙豹回国后，没有迎回国姜，公孙明就娶了她。所以叔孙豹迁怒于他两个儿子，长大以后才派人接回鲁国。叔孙豹在丘蒧打猎，就在那里得了病。竖牛想要搅乱他的家室而自已占有，硬要和孟丙结盟，孟丙不同意。叔孙豹给孟丙铸了一口钟，说:“你还没有和人交际，在为大夫们举行享礼的时候举行钟的落成典礼。”孟丙对享礼准备充足以后，让竖牛请求叔孙豹定日子。竖牛进去了，不报告叔孙豹；出来，自已定了日子。等到宾客来到，叔孙豹听到钟声。竖牛说:“孟丙那里有国姜的客人。”叔孙豹大怒，准备前去，竖牛阻止了他。宾客出去以后，叔孙豹派人拘禁了孟丙并在外边把他杀了。竖牛又硬要和仲壬结盟，仲壬不同意。仲壬和昭公的御者莱书在公宫游玩，昭公赐给他玉环，仲壬让竖牛带进去给叔孙豹看。竖牛进去了，不给他看。出来，自已让仲壬佩戴。竖牛对叔孙豹说:“让仲壬进见国君怎么样?”叔孙豹说：“为什么?”竖牛说:“不让他进见，他自已已经去见过了。国君给他玉环而佩戴在身上了。”于是就驱逐了仲壬，仲壬逃亡到齐国。叔孙豹病危，命令召回仲壬，竖牛口头答应却不召他回来。

杜泄进见，叔孙豹告诉他自已又饥又渴，把戈交给杜泄让他去杀死竖牛。杜泄回答说：“找他他来了，又为什么要除掉他?”竖牛说:“老人家病很重，不想见人。”让人把送来的食物放在厕房里退出去。竖牛不把食物进献上去，就倒掉了，让别人

撤走食具。十二月二十六日，叔孙豹不吃东西。二十八日死。竖牛立昭子并辅佐他。

昭公派杜泄安葬叔孙豹。竖牛贿赂叔仲昭子和南遗，让他们在季孙那里说杜泄的坏话而去掉他。杜泄将要用路车随葬，同时全部用卿的礼仪安葬。南遗对季孙说："叔孙豹没有乘坐过路车，怎么能用它随葬？况且正卿没有路车，副卿用它随葬，不也是不正当的吗？"季孙说："是的。"让杜泄放弃用路车安葬。杜泄不同意。说："他老人家在朝庭上接受命令，到天子那里聘问。天子想到过去的功勋而赐给他路车。回来复命而把它上交国君。国君不敢违背天子的命令而再次赐给他，让三个官员记载这件事。您做司徒，记载姓名。他老人家做司马，让工正记载车服。孟孙做司空，以记载功勋，现在他死了而不用路车随葬，这是丢弃国君的命令。记载藏在公府而不实行，这是废弃三个官员。如果是国君命令使用的车服，活着不敢使用，死后又不用来随葬，将哪里使用它？"季孙这才让用路车随葬。

季孙谋划去掉中军，竖牛说："他老人家本来想要去掉它了。"

五　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，王正月，舍中军，卑公室也①。毁中军于施氏②，成诸臧氏。初作中军，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。季氏尽征之，叔孙氏臣其子弟，孟氏取其半焉③。及其舍之也，四分公室，季氏择二，二子各一。皆尽征之，而贡于公④。以书使杜泄告于殡⑤，曰："子固欲毁中军，既毁之矣，故告。"杜泄曰："夫子唯不欲毁也，故盟诸僖闳，诅诸五父之衢⑥。"受其书而投之，帅士而哭之⑦。

叔仲子谓季孙曰："带受命于子叔孙曰，葬鲜者自四门⑧。"季孙命杜泄。杜泄曰："卿丧自朝⑨，鲁礼也。吾子为国政，未改礼，而又迁之⑩。群臣惧死，不敢自也⑪。"既葬而行。

仲至自齐，季孙欲立之。南遗曰："叔孙氏厚则季氏薄⑫。彼实家乱，子勿与知，不亦可乎？"南遗使国人助竖牛以攻诸大库之庭⑬。司宫射之⑭，中目而死。竖牛取东鄙三十邑，以与南遗。

昭子即位，朝其家众⑮，曰："竖牛祸叔孙氏，使乱大从，杀適立庶，又披其邑⑯，将以赦罪，罪莫大焉。必速杀之。"竖牛惧，奔齐。孟、仲之子杀诸塞关之外，投其首于宁风之棘上⑰。

仲尼曰："叔孙昭子之不劳⑱，不可能也。周任有言曰⑲：'为政者不赏私劳，不罚私怨。'《诗》云⑳：'有觉德行㉑，四国顺之。'"

初，穆子之生也，庄叔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明夷》䷣之《谦》䷎，以示卜楚丘㉒。曰："是将行㉓，而归为子祀。以谗人入，其名曰牛，卒以绥死㉔。《明夷》，日也。日之数十，故有十时，亦当十位㉕。自王已下，其二为公，其三为卿。日上其中，食日为二，旦日为三㉖。《明夷》之《谦》，明而未融㉗，其当旦乎。故曰为子祀。日之《谦》当鸟，故曰明夷于飞。明而未融，故曰垂其翼。象日之动，故曰君子于行。当三在旦，故

曰三日不食。《离》㉘，火也。《艮》㉙，山也。《离》为火，火焚山，山败㉚。于人为言，败言为谗。故曰有攸往㉛。主人有言，言必谗也。纯《离》为牛㉜。世乱谗胜，胜将适《离》，故曰其名曰牛。《谦》不足，飞不翔，垂不峻，翼不广㉝。故曰其为子后乎。吾子，亚卿也，抑少不终㉞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昭公五年（公元前537年）。　②施氏：即施孝叔，鲁国大夫。　③征：此指征兵或征税。叔孙氏：叔孙豹之族。臣：奴隶，此指奴隶兵。子弟：少壮之兵。取其半：犹言一半做为奴隶兵，一半做为自由民。　④贡：此指交纳贡赋。　⑤殡：停棺待葬，此指棺材。　⑥唯：仅仅因为。僖闳（hóng宏）：鲁僖公庙的大门。五父之衢（qú渠）：地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东南）。　⑦帅：率领。　⑧子叔孙：即叔孙州仇，又称武叔懿子，鲁国大夫。鲜：不是寿终，非自然死亡。　⑨朝：朝门。　⑩迁移，此指改变。　⑪自：服从，听从。　⑫厚：势力强大。　⑬大库之庭：府库的庭院。大库，府库，长府。　⑭司宫：官名，主要职责是管理宫殿；一说，司宫，季氏或叔氏奄臣。　⑮朝其家众：即其家众朝的倒装。家众，指其家族的上下人等。　⑯大从：大秩序，大顺序。　⑰孟、仲之子：即孟丙、仲壬的儿子。塞关：鲁国、齐国交界上的关塞（今地不详）。宁风：齐国、鲁国交界的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⑱劳：酬劳。　⑲周任：古代良史。　⑳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·抑》篇。　㉑觉：通“梏”（gù固），高大、正直的样子。　㉒《明夷》䷣：《周易》卦名。《谦》䷎：《周易》卦名。卜楚丘：鲁国的占卜之官。　㉓行：出奔。　㉔馁：饥饿。　㉕当：相当。　㉖日上其中：犹言太阳由地中上升，鸡初叫之时。食日为二：太阳刚露一点头为第二。旦日为三：太阳刚刚升起为第三。　㉗融：高。　㉘《离》：《周易》卦名。　㉙《艮》：《周易》卦名。　㉚败：毁坏，破坏。　㉛攸往：所往，犹言离开。　㉜纯《离》：以《坤》卦配《离》卦为纯《离》。　㉝翔：翱翔。　㉞亚卿：副卿，次卿。抑：但是。少：犹言继承人。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五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废除中军，这是为了削弱公室的地位。在施氏那里讨论废除，在臧氏那里达成废除的协议。开始建立中军的时候，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三而各家掌握一军。季氏掌握的军队采取征兵或者征税的方式，叔孙氏让壮丁做为奴隶兵，老弱的做为自由民，孟氏则把一半做为奴隶，一半做为自由民。等到他们废除中军以后，就把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，季氏择取四分之二，叔孙氏孟氏各有四分之一。全部征兵或征税，而向昭公交纳贡赋。季氏以策书的形式让杜泄向叔孙豹的棺材报告，说："您本来想要废除中军，现在已经废除了，所以向您报告。"杜泄说："他老人家仅仅因为不想废除中军，所以在僖公庙的门口盟誓，在五父之衢诅咒。"接了策书扔在地上，率领士人哭泣起来。叔仲子对季孙说："带从子叔孙那里接收命令说，埋葬不是寿终的人从西门出去。"季孙命杜泄执行。杜泄说："卿的丧礼从朝门出去，这是鲁国的礼仪。您掌握国政，没有改变过礼仪，而现在又加以改变。臣下们害怕被诛戮，不敢听从。"安葬完毕就逃走了。

仲壬从齐国来到，季孙想要立他为叔孙的继承人。南遗说："叔孙氏势力强大季氏势力就削弱了。他发生家乱，您不要参予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"南遗让国内人们帮助竖牛在府库的庭院里攻打仲壬。司宫用箭射仲壬，射中眼睛而死。竖牛拿东部边境的三十个城邑，把它送给了南遗。

昭子即位，他家族的上下人等来朝见，昭子说："竖牛给叔孙氏造成祸难，搅乱了重大的秩序，杀死嫡子立庶子，又分裂封邑，将要以此赦免自己的罪过，罪过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。一定要赶紧杀掉他。"竖牛害怕，逃亡到齐国。孟丙、仲壬的儿子把他在塞关之外杀死了，把他脑袋扔在宁风的荆棘上。

孔子说："叔孙昭子不酬劳竖牛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周任有话说：'掌握政权的人不赏赐对于私人的功劳，不惩罚对

于私人的怨恨。’《诗经》说：‘君子有了正直的德行，四方的国家都来归顺他。’”

当初，叔孙豹刚出生的时候，庄叔用《周易》来为他卜筮，得到《明夷》䷣变成《谦》䷎，把卦象给卜楚丘看。卜楚丘说：“这个孩子将会出奔，而又能回来为您祭祀。领着诬蔑毁谤挑拨之人回来，他的名字叫牛，最后这个孩子因为饥饿而死。《明夷》，就是日。日的数目是十，所以有十时，也和十日的位次相当。从王以下，它的第二位是公，它的第三位是卿。日从地下上升的时候最尊贵，露一点头是第二，刚刚升起是第三。《明夷》变为《谦》，明亮然而不高，大概正相当刚刚升起的时候吧。所以说可以继承卿位为您祭祀。日变为《谦》和鸟相配，所以说明夷飞翔。明亮而不高，所以垂下它的翅膀。象征日的运动，所以说君子在路上。位在刚刚升起的时候相当于第三，所以说三天不吃饭。《离》，是火。《艮》，是山。《离》是火，火烧山，山就毁坏。《艮》对人来说就是言语，败坏的语言就是诬罔。所以说有人离开。主人有话，这话一定是谗言。配合《离》的是牛。世道动乱谗言胜利，胜利将会归向于《离》，所以说他的名字叫牛。《谦》就是不满足，能飞不能翱翔，下垂就是不高，有翅膀不能飞得广远。所以说可能是您的继承人吧。您，是副卿，但是继承人却不能善终。”

【原文】

楚子以屈申为贰于吴，乃杀之。以屈生为莫敖，使与令尹子荡如晋逆女①。过郑，郑伯劳子蕩于氾，劳屈生于菟氏②。晋侯送女于邢丘③。子产相郑伯，会晋侯于邢丘。

公如晋，自郊劳至于赠贿④，无失礼。晋侯谓女叔

齐曰："鲁侯不亦善于礼乎?"对曰："鲁侯焉知礼!"公曰:"何为?自郊劳至于赠贿，礼无违者，何故不知?"对曰："是仪也，不可谓礼。礼所以守其国，行其政令，无失其民者也。今政令在家⑤，不能取也。有子家羁⑥，弗能用也。奸大国之盟，凌虐小国⑦。利人之难，不知其私⑧。公室四分，民食于他⑨。思莫在公，不图其终⑩。为国君，难将及身，不恤其所⑪。礼之本末，将于此乎在，而屑屑焉习仪以亟⑫。言善于礼，不亦远乎?"君子谓:"叔侯于是乎知礼。"

【注释】

①屈生：楚国大夫。莫敖：楚国官名。子荡：即薳（wěi伟）罢，楚国大夫。 ②氾：郑国邑名（在今河南襄城县南）。菟（tù兔）氏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北）。 ③邢丘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温县东北）。 ④贿：财物。 ⑤家：私家，即卿大夫。 ⑥子家羁：即子家懿伯，又称子家子，鲁国大夫。 ⑦凌弱：欺侮虐待。 ⑧私：私自，个人，此指自己的危难。 ⑨他：指季氏、叔孙氏、孟氏三家。 ⑩终：后果，结果。 ⑪所：处所，此指处境。 ⑫将于此乎在：即将在于此乎的倒装。屑屑：犹言区区，细小貌。

【译文】

楚灵王认为屈申对楚国有二心和吴国亲近，就杀了他。让屈生做莫敖，派他和令尹子荡到晋国迎接晋女。经过郑国，郑简公在氾地慰劳子荡，在菟氏慰劳屈生。晋平公送女儿到邢丘。子产辅佐郑简公，在邢丘会见晋平公。

鲁昭公到晋国去，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物，没有失礼的地方。晋平公对女叔齐说:"鲁侯不也是精通礼吗?"女叔齐回

答说:“鲁侯哪里懂得礼!”平公说:“为什么?从郊外慰劳一直到赠送财物,没有违背礼仪,什么原因说他不懂得?”女叔齐回答说:“这是仪式,不可以说是礼。礼是用来保有他的国家,推行他的政令,不失掉他的百姓的东西。现在政令在卿大夫手里,不能夺取回来。有子家羁,不能重用。触犯大国的盟约,欺侮虐待小国。把别人的危难做为利益,不知道自己也有危难。公室的军队一分为四,百姓靠三家大夫养活。民心没有一个在国君,国君不考虑后果。做为一国之君,危难将要达到自己身上,不忧虑处境。礼的根本枝节,就在于此吧,他却急于学习区区细小的仪式。说他精通礼,不也相差的太远了吗?”君子说:“女叔齐在这里是懂得礼的。”

【原文】

晋韩宣子如楚送女,叔向为介。郑子皮、子大叔劳诸索氏①。大叔谓叔向曰:“楚王汰侈已甚,子其戒之。”叔向曰:“汰侈已甚,身之灾也,焉能及人?若奉吾币帛,慎吾威仪,守之以信,行之以礼,敬始而思终,终无不复②。从而不失仪,敬而不失威,道之以训辞,奉之以旧法,考之以先王,度之以二国③,虽汰侈,若我何?”

及楚,楚子朝其大夫曰:“晋,吾仇敌也。苟得志焉,无恤其他。今其来者,上卿、上大夫也。若吾以韩起为阍,以羊舌为肸司宫④,足以辱晋,吾亦得志矣,可乎?”大夫莫对。薳启强曰:“可。苟有其备,何故不可?耻匹夫不可以无备,况耻国乎?是以圣王务行礼,不求耻人。朝聘有珪,享觌有璋,小有述职,大有巡功,设机而不倚,爵盈而不饮,宴有好货,飨有陪鼎⑤,入有郊劳,出

有赠贿，礼之至也。国家之败，失之道也，则祸乱兴，城濮之役，晋无楚备，以败于邲⑥。邲之役，楚无晋备，以败于鄢⑦。自鄢以来，晋不失备，而加之以礼，重之以睦，是以楚弗能报而求亲焉。既获姻亲，又欲耻之，以召寇仇，备之若何？谁其重此⑧？若有其人，耻之可也。若其未有，君亦图之。晋之事君，臣曰可矣。求诸侯而麇至⑨。求昏而荐女，君亲送之，上卿及上大夫致之。犹欲耻之，君其亦有备矣。不然，奈何？韩起之下，赵成、中行吴、魏舒、范鞅、知盈⑩；羊舌肸之下，祁午、张趯、籍谈、女齐、梁丙、张骼、辅跞、苗贲皇，皆诸侯之选也⑪。韩襄为公族大夫⑫，韩须受命而使矣。箕襄、邢带、叔禽、叔椒、子羽，皆大家也⑬。韩赋七邑，皆成县也⑭。羊舌四族，皆强家也⑮。晋人若丧韩起、杨肸，五卿八大夫辅韩须、杨石，因其十家九县，长毂九百，其余四十县，遗守四千，奋其武怒，以报其大耻，伯华谋之，中行伯、魏舒帅之，其蔑不济矣⑯。君将以亲易怨，实无礼以速寇，而未有其备，使群臣往遗之禽，以逞君心，何不可之有⑰？”王曰：“不谷之过也，大夫无辱⑱。”厚为韩子礼。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⑲，而不能。亦厚其礼。

韩起反，郑伯劳诸圉⑳。辞不敢见，礼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索氏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荥阳县西）。 ②复：再，此指复行，

照样办。　③训辞：教导之言，此指古圣先贤的言语。旧法：旧时的法规、制度。考：稽考，考核。度（duó夺）：揣度，估计，犹言衡量。④阍（hūn昏）：守门人。司宫：管理宫殿的官。杜预注："加宫刑。"　⑤珪：玉器，执以为信。觌（tiào跳）：相见。璋：玉器，顶端作斜锐角形，是贵族在朝聘、祭祀、丧葬时所用的礼器。述职：此指小国朝见大国。巡功：巡守，此指大国到小国视察。机：同"几"，古人席地而坐，几放在一侧，用以倚靠。飧（sūn孙）：晚餐，引申为熟食。陪鼎：即加鼎，指宴会时正菜之外的加菜。　⑥邲（bi必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荥阳县北）。⑦鄢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）。　⑧堇：任，犹言承担。⑨麇（jūn军）至：群至。　⑩赵成：即赵景子，晋国大夫。中行吴：即中行伯，又称中行穆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⑪籍谈：即籍父，晋国大夫。梁丙：晋国大夫。张骼（gé格）：晋国大夫。辅跞（lì历）：晋国大夫。苗贲（fén坟）皇：本楚人，后为晋国大夫。选：此指选拔的良臣。　⑫韩襄：晋国大夫。　⑬箕襄：晋国人。邢带：韩起氏族。叔禽：晋国大夫。叔椒：晋国大夫。子羽：晋国大夫。　⑭成县：大县。成，盛，大。⑮四族：锏鞮（dī低）伯华、叔向、叔鱼、叔虎兄弟四人。强家：强盛的家族。　⑯杨肸（xī西）：即叔向。五卿：指赵成、中行吴、魏舒、范鞅、知盈。八大夫：指祁午、张趯、籍谈、女齐、梁丙、张骼、辅跞、苗贲皇。杨石：即杨食我，叔向之子，晋国大夫。长毂（gǔ古）：毂较长的兵车。伯华：即羊舌赤，叔向之兄，晋国大夫。　⑰往遗之禽：前往晋国送给他们擒拿。遗，赠予，致送。逞：称愿，犹言满足。何不可之有：即有何不可。⑱大夫无辱：犹言不要辱没大夫。大夫，指蔓启强。　⑲敖：同"傲"，傲视。　⑳圉（yǔ语）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杞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韩宣子去楚国护送晋女，叔向做副手。郑国子皮、子太叔在索氏慰劳他们。太叔对叔向说："楚王骄纵过分，您还是戒备一点他。"叔向说："骄纵太过分，是他自身的灾殃，哪能涉及到别人？如果奉献我们的财礼，谨慎地保持我们的威仪，保持信用，遵行礼仪，开始恭敬并考虑结果，以后无不照样办。顺从而不失仪节，恭敬而不失威严，以古圣先贤的言语作引

导，遵行旧时的法度，用先王的事情加以考核，把两国的利害得失加以衡量，楚王虽然骄纵，能把我怎么样?”

到了楚国，楚灵王让大夫们上朝说:“晋国，是我们的仇敌。如果能在它面前满足愿望，就不必忧虑其他国家。现在他们来的人，是上卿、上大夫。如果我们让韩起做守门人，让叔向做管理宫殿的官，这足以羞辱晋国，我们也满足愿望了，可以吗?”大夫们没有一个人回答。遾启强说:“可以。如果有防备，为什么不行?羞辱一个普通人不可以没有防备，何况羞辱一个国家呢?因此圣明的君主务必遵行礼仪，不求羞辱别人。朝见聘问有珪，宴享进见有璋，小国有述职的规定，大国有巡守的制度，设置了几而不依靠，爵中酒满而不饮用，宴会时赠给好的礼品，吃饭时增加好的菜肴。入境有郊外的慰劳，出境有赠送的财物，这些都是礼仪的最高形式。国家的衰败，是由于不遵行这种常道，祸乱就会发生。城濮战役，晋国得胜而没有防备楚国，因此在邲吃了败仗。邲地战役，楚国得胜而没有防备晋国，因此在鄢吃了败仗。自从鄢地战役以来，晋国没有丧失防备，而且对楚国礼仪有加，以和睦为重，因此楚国不能报复而要求亲近了。既然得到了婚姻的亲戚关系，又想要羞辱他们，来自招仇敌，防备它又能怎么样?谁来承担这个责任?如果有承担责任的人，羞辱他们是可以的。如果没有这样的人，君王还是考虑一下这件事。晋国事奉君王，臣下说可以了。要求会合诸侯就一起到来，求婚就进奉女子，国君亲自送她，上卿和上大夫送到我国。还想要羞辱他们，君王恐怕也要有所防备了。不这样，怎么办?韩起之下，有赵成、中行吴、魏舒、范鞅、知盈；叔向之下，有祁午、张趯、籍谈、女齐、梁丙、张骼、辅跞、苗贲皇，都是诸侯所应该选拔的良臣。韩襄做公族大夫，韩须接受命令而出使了。箕襄、邢带、叔禽、叔椒、子羽，都是大氏族。韩氏征收赋税的七个城邑，都是大县。羊舌氏四族，都是强盛的家族。晋国人如果丧失韩

起、叔向，五卿八大夫辅佐韩须、杨石，依靠他们十家九县，战车九百辆，其余四十县，留守的战车四千辆，振奋他们的勇武发泄他们的愤怒，来报复他们的奇耻大辱，伯华出谋划策，中行伯、魏舒率领他们，恐怕就没有不成功的了。君王将要把亲近换成怨仇，的确是没有礼仪而迅速招来敌人，然而又没有防备，让群臣前往晋国送给人家擒拿，用来满足君王的心意，有什么不可以？”楚灵王说：“这是我的过错，不要辱没大夫再说了。”对韩起厚加优礼。楚王想要用叔向不知道的事物来傲视他，然而办不到。于是也对他厚加优礼。

韩起回国，郑简公在圉地慰劳他。韩起辞谢不敢进见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【原文】

郑罕虎如齐娶于子尾氏。晏子骤见之①。陈桓子问其故②，对曰：“能用善人，民之主也。”

夏，莒牟夷以牟娄及防、兹来奔③。非卿而书，尊地也④。莒人愬于晋⑤。晋侯欲止公⑥。范献子曰：“不可。人朝而执之，诱也。讨不以师，而诱以成之，惰也⑦。为盟主而犯此二者，无乃不可乎？请归之，间而以师讨焉⑧。”乃归公。秋七月，公至自晋。

莒人来讨，不设备。戊辰，叔弓败诸蚡泉，莒未陈也⑨。

冬十月，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，以报棘、栎、麻之役。薳射以繁扬之师⑩，会于夏汭。越大夫常寿过帅师会楚子于琐⑪。闻吴师出，薳启彊帅师从之，遽不设备，吴人败诸鹊岸⑫。

楚子以舟至于罗汭⑬。吴子使其弟蹶由犒师⑭，楚人执之，将以衅鼓。王使问焉，曰："女卜来吉乎？"对曰："吉。寡君闻君将治兵于敝邑，卜之以守龟，曰，余亟使人犒师，请行以观王怒之疾徐，而为之备，肖克知之⑮，龟兆告吉，曰，克可知也。君若骤焉好逆使臣，滋敝邑休怠⑯，而忘其死，亡无日矣。今君奋焉震电冯怒⑰，虐执使臣，将以衅鼓，则吴知所备矣。敝邑虽赢，若早修完，其可以息师⑱。难易有备⑲，可谓吉矣。且吴社稷是卜，岂为一人？使臣获衅军鼓，而敝邑知备，以御不虞⑳，其为吉孰大焉？国之守龟，其何事不卜？一臧一否，其谁能常之㉑？城濮之兆，其报在邲㉒。今此行也，其庸有报志㉓？"乃弗杀。

楚师济于罗汭，沈尹赤会楚子，次于莱山㉔。薳射帅繁扬之师，先入南怀㉕，楚师从之。及汝清㉖，吴不可入。楚子遂观兵于坻箕之山㉗。是行也，吴早设备，楚无功而还，以蹶由归。楚子惧吴，使沈尹射待命于巢，薳启彊待命于雩娄㉘，礼也。

秦后子复归于秦，景公卒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骤：屡次。　②陈桓子：即陈无宇，齐国大夫。　③牟夷：莒国大夫。　牟娄：莒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诸城县西）。防：本莒邑，后入于鲁（在今山东安丘县西南）。兹：本莒地，后归于鲁（在今山东诸城县西北）。

④尊：重视。　⑤愬（sù素）：同"诉"，告状。　⑥止：扣留。

⑦惰：怠惰。　⑧间：时间，此指等有机会。　⑨戊辰：七月十四日。　蚡（fén坟）泉：鲁、莒交界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⑩蘧射：楚国大夫。　繁扬：即繁阳，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蔡县北）。　⑪常寿过：越国大夫。　瑣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霍丘县东）。　⑫鹊岸：江岸名（在今安徽无为县南至铜陵市北沿长江北岸一带）。　⑬驲（rì日）：驿站专用的车。　罗汭：即汨罗江（在今湖南湘阴县；一说，在今湖南汨罗县）。　⑭吴子：即吴国国君夷末。蹶由：吴王夷末之弟。　⑮守龟：国家用来占卜吉凶的龟壳。　王怒之疾徐：犹言王的怒气大小。　⑯驩同“欢”，欢悦，犹言高高兴兴。　⑰奋焉：大怒貌。　震电：雷鸣闪电，犹言大发雷霆。　⑱羸（léi雷）：疲弱。息师：阻止军队。　⑲难易：患难平安。　⑳不虞：意料之外。　㉑一臧一否（pǐ痞）：一吉一凶。　常：一定。　㉒邬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荥阳县北）。　㉓其庸：反诘副词连用，难道。　㉔沈尹赤：楚国大夫。　莱山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南醴陵县北）。　㉕南怀：楚国边境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㉖汝清：楚国边境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㉗坻（chí迟）箕之山：即坻箕山，楚国的山名（在今安徽巢县南）。　㉘雩（yú于）娄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城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罕虎到齐国在子尾氏那里娶妻。晏子屡次进见。陈桓子问晏子是什么缘故，晏子回答说：“他能够任用好人，是民众的主人。”

夏天，莒国牟夷带了牟娄和防地、兹地逃到鲁国。牟夷不是卿而《春秋》加以记载，这是因为重视这些地方。莒人向晋国告状。晋侯想要扣留昭公。范献子说：“不行。别人来朝见而囚禁人家，这就是引诱。讨伐他不用军队，而用引诱来取得成功，这是怠惰。做为盟主而违犯这两条，恐怕不可以吧？请让他回去，等有机会再率领军队讨伐他。”于是就让昭公回国了。秋季七月，昭公从晋国回到鲁国。

莒国人前来攻打鲁国，但自己却不设防。七月十四日，叔弓在蚡泉打败了他们，这是莒国人没有摆开阵势的缘故。

冬季十月，楚灵王率领诸侯和东夷的军队攻打吴国，以报复棘地、栎地、麻地的那次战役。遣射率领繁扬的军队，在夏汭会师。越国大夫常寿过领兵在琐地和楚王会合。听说吴国军队出动，遣启疆领兵追逐，匆忙中没有设防，吴国人在鹊岸打败了他。

楚灵王乘坐驿站的专车到达罗汭。吴王派他弟弟蹶由到楚营犒劳军队，楚国人捉住了他，准备杀他用血涂鼓。王派人问他，说："你占卜这次来吉利吗？"蹶由回答说："吉利。寡君听说君王将要在敝邑用兵，就用守龟占卜，致告守龟说，我赶紧派人去犒劳军队，请前去观察楚王的怒气大小，而做好防备，也许神能予先使我知道吉凶。占卜的卦象告诉我们吉利，说，得胜是可以予先知道的。君王如果高兴友好地迎接使臣，增加敝邑的懈怠，并且忘记死的可能，我们离灭亡就没有几天了。现在君王勃然大发雷霆怒气很盛，虐待逮捕使臣，将用使臣的血涂鼓，那么吴国就懂得该怎么防备了。敝邑虽然疲弱，如果早日把城郭武器修缮完备，也许可以阻止贵国军队的进攻。对患难平安都有准备，可以说是吉利了。况且吴国占卜的是国家的吉凶，难道是为了一个人？使臣得以用血涂抹军鼓，而敝邑知道防备，以抵御意外，难道说吉利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？国家的守龟，有什么事情不能占卜？一吉一凶，谁能够一定知道在哪件事上应验？城濮之战的卦象，在邲地应验。现在这一次出使，难道也会有报应之心？"于是楚王就没有杀蹶由。

楚国军队在罗汭渡江，沈尹赤会合楚灵王，驻扎在莱山。遣射率领繁扬的军队，先进入南怀，楚国军队也跟着进入。到达汝清，不能进入吴国。楚灵王就在坻箕山检阅军队。这次行动，吴国早已设防，楚军没有建功就回去了，带着蹶由回国。楚灵王惧怕吴国，派沈尹射在巢地待命，遣启疆在雩娄待命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秦国后子再次回到秦国，这是因为秦景公去世的缘故。

六　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①，王正月，杞文公卒，吊如同盟，礼也。大夫如秦，葬景公，礼也。

三月，郑人铸刑书。叔向使诒子产书曰②："始吾有虞于子③，今则已矣。昔先王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④，惧民之有争心也。犹不可禁御，是故闲之以义，纠之以政⑤，行之以礼，守之以信，奉之以仁，制为禄位以劝其从，严断刑罚以威其淫。惧其未也，故诲之以忠，耸之以行，教之以务，使之以和，临之以敬，莅之以强，断之以刚⑥。犹求圣哲之上，明察之官，忠信之长，慈惠之师，民于是乎可任使也⑦，而不生祸乱。民知有辟，则不忌于上，并有争心，以征于书⑧，而徼幸以成之，弗可为矣。夏有乱政而作《禹刑》，商有乱政而作《汤刑》，周有乱政而作《九刑》，三辟之兴，皆叔世也⑨。今吾子相郑国，作封洫，立谤政，制参辟⑩，铸刑书，将以靖民，不亦难乎？《诗》曰⑪：'仪式刑文王之德⑫，日靖四方。'又曰：'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⑬。'如是，何辟之有？民知争端矣⑭，将弃礼而征于书。锥刀之末⑮，将尽争之。乱狱滋丰，贿赂并行，终子之世⑯，郑其败乎！肸闻之，国将亡，必多制，其此之谓乎！"复书曰：

“若吾子之言。侨不才，不能及子孙，吾以救世也。既不承命，敢忘大惠?”

士文伯曰:“火见⑰，郑其火乎！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，藏争辟焉。火如象之，不火何为?”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昭公六年（公元前536年）。 ②铸刑书：把刑法铸在鼎上。诒（yí夷）：送给，传与。 ③虞：希望。 ④议（yí夷）：通“仪”，衡量，图谋。 ⑤闲：犹言防闲，防范。纠：督察，矫正，犹言约束。 ⑥耸：通“怂”，奖励。 务：专业。临：面临，此指对待。敬：犹言严肃认真。 莅：监临。 ⑦上：指执政的卿相。 官：指主事之官。长：指一乡之长。 ⑧忌：尊敬。书：泛指文书、文件，此指法律条文。 ⑨乱政：此指有违犯政令的人。 《禹刑》：夏代刑法。 《汤刑》：商代刑律。 《九刑》：周代刑法。 三辟：指《禹刑》、《汤刑》、《九刑》三种刑律。 叔世：衰微的末世。 ⑩封洫（xù恤）：田界和水沟。谤政：遭毁谤的政策，此指作丘赋。参辟：指上述三种刑法。 ⑪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我将》篇。 ⑫仪式刑：三字同义连用，效法。德：德行，今本《诗经》德，作“典”，典章制度。 ⑬仪刑文王，万邦作孚：效法文王，万邦信赖。孚，信赖。这两句诗，见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末章。 ⑭争端：争讼的依据。 ⑮锥刀之末：犹言刑书的每字每句。比喻细微小事。 ⑯终子之世：犹言在您活着的时候。 ⑰火：即大火星。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六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杞文公去世，鲁国前去吊唁好象对同盟的国家一样，这是合于礼的。鲁国大夫到秦国去参加秦景公的葬礼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三月，郑国人把刑书铸在鼎上。叔向派人送给子产一封信说:“开始我对您有希望，现在完了。从前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判罪，不制定刑法，这是害怕百姓有争夺之心。还是不能防止

犯罪，因此用道义来防范，用政令来矫正，用礼仪来履行，用信用来保持，用仁爱来奉养，制定禄位来劝勉服从的人，严厉地判刑来威胁放纵的人。害怕还不能收效，所以用忠诚来教诲他们，根据行为来奖励他们，用专业知识技艺教导他们，用和悦的态度使用他们，严肃认真地对待他们，威严地监临他们，坚决果断地判决他们。还要求访贤能的卿相，明察事理的官吏，忠诚守信的乡长，慈爱和蔼的老师，百姓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任用使唤，而不致于发生祸乱。百姓知道有法律，就对上面不恭敬，并且都有争夺之心，征引刑法作为根据，而且想侥幸得到成功，就不能治理了。夏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《禹刑》，商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《汤刑》，周朝有违犯政令的人就制定《九刑》，三种刑法的产生，都是在衰微的末世。现在您辅佐郑国，划定田界水沟，设置受人毁谤的政令，制定三种刑法，把刑法铸在鼎上，准备用这样的办法安定百姓，不也是很难的吗？《诗经》说：'效法文王的德行，每天安抚四方。'又说：'效法文王，万邦信赖。'象这样，为什么要有刑法？百姓知道了争夺的依据，将会丢弃礼仪而征引刑书。细微的小事，将会尽力争个明白。触犯法律的案件更加繁多，贿赂遍行，在您活着的时候，郑国恐怕就要衰败吧！肸听说，国家将要灭亡，必然多订刑法，恐怕说的就是这个吧！"子产回信说："象您说的这样。侨没有才能，不能考虑子孙的利益，我是用来挽救当代的。既然不能接受您的命令，岂敢忘记您的恩惠？"

士文伯说："大火星出现，郑国恐怕有大火灾吧！大火星还没出现可是使用火来铸造刑器，隐藏着引起争夺的刑法。大火星如果象征这个，不引起火灾还能表示什么？"

【原文】

夏，季孙宿如晋，拜莒田也。晋侯享之，有加笾①。

武子退，使行人告曰："小国之事大国也，苟免于讨，不敢求贶。得贶不过三献②。今豆有加，下臣弗堪，无乃戾也③。"韩宣子曰："寡君以为驩也④。"对曰："寡君犹未敢，况下臣，君之隶也，敢闻加贶？"固请彻加而后卒事⑤。晋人以为知礼，重其好货⑥。

宋寺人柳有宠，大子佐恶之⑦。华合比曰⑧："我杀之。"柳闻之，乃坎用牲埋书⑨，而告公曰⑩："合比将纳亡人之族，既盟于北郭矣⑪。"公使视之，有焉，遂逐华合比。合比奔卫。于是华亥欲代右师，乃与寺人柳比，从为之征曰⑫："闻之久矣。"公使代之。见于左师，左师曰："女夫也⑬，必亡！女丧而宗室，于人何有？人亦于女何有？《诗》曰⑭：'宗子维城，毋俾城坏，毋独斯畏⑮。'女其畏哉！"

六月丙戌⑯，郑灾。

【注释】

①加籩：犹言加菜。 ②三献：主人向宾客进酒三次。 ③豆有加：有加豆，犹言有加菜。 戾：罪过。 ④驩：同"欢"，欢心。 ⑤彻加：撤去加菜。 ⑥好货：享宴时所赐予、赠送的器物。 ⑦寺人柳：宦官柳。寺人，阉人，宫中供使令的小臣。柳，寺人的名。大子佐：即宋公佐，宋平公之子，昭公十一年立，在位十五年，即后文中的宋元公。 ⑧华合比：即合比，宋国大夫。 ⑨坎：挖坑。 ⑩公：指宋平公。 ⑪亡人之族：逃亡在外的族人。此指华臣，他在襄公十七年逃亡到陈国。 ⑫华亥：华合比之弟，宋国大夫。 右师：宋国官名。征：证明。 ⑬女夫：即凡夫，轻视之词。 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篇。 ⑮宗子：嫡长子。 俾（bǐ彼）：使。 ⑯六月丙

戌：六月初七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季孙宿到晋国，这是为了拜谢不讨伐占取莒国土地的缘故。晋侯设享礼招待他，有增加的菜肴。季孙宿退出，派行人报告说："小国事奉大国，如果免于被讨伐，不敢再求赏赐。得到赏赐不超过三献。现在菜肴有所增加，下臣不敢当，恐怕这是罪过。"韩宣子说："寡君用它来讨取您的欢心。"季孙宿回答说："寡君还不敢当，何况下臣，是君王的奴仆，岂敢听到有外加的赏赐？"坚决请求撤去加菜而后结束享宴。晋国人认为他懂得礼仪，在享礼中重重地赠给他财物。

宋国寺人柳得宠，太子佐讨厌他。华合比说："我杀了他。"寺人柳听到这个消息，就挖坑杀牲口放上盟书埋起来，并报告宋公说："合比将要接纳他逃亡在外的族人，已经在北面外城结盟了。"宋公派人去看，有这回事，于是驱逐了华合比。合比逃亡到卫国。当时华亥想要取代华合比担任右师，就和寺人柳勾结，跟着为他作证明说："我听到这件事很久了。"宋公让他代替了华合比。华亥进见左师，左师说："你是个凡夫，必定逃亡！你毁坏你的宗族，对别人会怎么样？别人也会对你怎么样？《诗经》说：'嫡长子就是城墙，不要使城墙损坏，不要使自己孤立而有所害怕。'你大概害怕吧！"

六月初，郑国发生火灾。

【原文】

楚公子弃疾如晋①，报韩子也。过郑，郑军虎、公孙侨、游吉从郑伯以劳诸祖②。辞不敢见。固请见之，见。如见王，以其乘马八匹私面③。见子皮如上卿，以马六匹。见子产，以马四匹。见子大叔，以马二匹。禁

刍牧采樵，不入田，不樵树，不采蓺，不抽屋，不强匄④。誓曰："有犯命者，君子废，小人降⑤。"舍不为暴，主不愿宾⑥。往来如是。郑三卿皆知其将为王也⑦。

韩宣子之适楚也，楚人弗逆。公子弃疾及晋竟⑧，晋侯将亦弗逆。叔向曰："楚辟我衷⑨，若何效辟？《诗》曰⑩：'尔之教矣，民胥效矣⑪。'从我而已，焉用效人之辟？《书》曰：'圣作则。'无宁以善人为则⑫，而则人之辟乎？匹夫为善，民犹则之，况国君乎？"晋侯说⑬，乃逆之。

秋九月，大雩，旱也。

徐仪楚聘于楚⑭。楚子执之，逃归。惧其叛也，使薳泄伐徐⑮。吴人救之。令尹子荡帅师伐吴，师于豫章，而次于乾谿⑯。吴人败其师于房钟，获宫厩尹弃疾⑰。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。

冬，叔弓如楚聘，且吊败也。

十一月，齐侯如晋，请伐北燕也。士匄相士鞅⑱，逆诸河，礼也。晋侯许之。十二月，齐侯遂伐北燕，将纳简公⑲。晏子曰："不入。燕有君矣，民不贰。吾君贿⑳，左右谄谀，作大事不以信，未尝可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公子弃疾：即蔡公，楚共王之子，楚灵王之弟，即位后改名居，在位十三年。　②徂（jū疽，又读zhā渣）：郑国地名，郑国附近（今地不

详)。　③私面：即私觌（dí敌），私见。觌，见，相见。　④刍牧：割草放牧。　樵：砍柴。　蓺：种植，此指不采摘所种植的菜果。柚屋：犹言破坏屋宇以取其木料。　强匄（gài盖）：强行乞讨。匄：乞讨。　⑤废：废黜，此指撤职。　⑥慁（hùn混）：忧虑，担心。　⑦三卿：指罕虎、公孙侨，游吉三人。　⑧竟：同“境”，边境。　⑨衷：正派。　⑩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角弓》篇。　⑪胥：都。　⑫无宁：宁可。　⑬说：同“悦”，高兴。　⑭徐仪楚：徐国之君，为太子的时候曾到楚国聘问。　⑮薳泄：楚国大夫。　⑯豫章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江西南昌县）。　乾谿（xī溪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亳县东南）。　⑰房钟：吴国地名（在今安徽蒙城县西南）。宫厩尹弃疾：楚国大夫，斗韦龟之父。宫厩尹，楚国官名。　⑱士匄（gài盖）：即王正，晋国大夫。　⑲简公：即北燕伯，昭公三年逃亡到齐国。　⑳贿：贿赂，此指贪求贿赂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公子弃疾到晋国去，是为了回报韩起送晋女到楚国去的缘故。经过郑国，郑国子皮、子产、子太叔跟随郑伯在相地慰劳他。公子弃疾辞谢不敢见面。郑伯坚决请求会见，这才见面。公子弃疾拜见郑伯如同拜见楚王，用八匹驾车的马做为私人进见的礼物。拜见子皮如同拜见楚国的上卿，用马六匹。拜见子产，用马四匹。拜见子太叔，用马两匹。禁止割草放牧采摘砍柴，不进入农田，不砍树木，不采摘种植的菜果，不破坏房屋取木料，不强行乞讨。发誓说：“有违犯命令的，君子撤职，小人降等。”寄住时不作暴行，主人不担心客人。前去和回来都象这样。郑国三个卿都知道他将要做楚王了。

韩起到楚国去的时候，楚国人不迎接他。公子弃疾到了晋国的边境，晋侯也想要不派人迎接。叔向说：“楚国不正派我们正派，为什么学习不正派？《诗经》说：‘你的教导，民众都要学习。’根据我们自己的办就是了，哪里用得着学习别人的不正派？《书经》说：‘圣人做出准则。’宁可把善人做准则，还是把不

正派做为准则呢？普通人做好事，民众还把他做为准则，何况国君呢？”晋侯高兴了，就派人迎接公子弃疾。

秋季九月，举行大规模雩祭，这是因为发生了旱灾。

徐仪楚到楚国聘问。楚王囚禁了他，他逃回徐国。楚王害怕他背叛，派遣泄讨伐徐国。吴国人救援徐国。令尹子荡率领军队攻打吴国，从豫章发兵，而驻扎在乾谿。吴人在房钟打败了令尹子荡的军队，活捉了宫厩尹弃疾。子荡把罪过推在遣泄身上并杀了他。

冬天，叔弓到楚国聘问，并且慰问战争失败。

十一月，齐侯到晋国，请求攻打北燕。士匄辅佐士鞅，在黄河边上迎接他，这是合于礼的。晋侯同意了。十二月，齐侯就攻打北燕，打算把燕简公送回国去。晏子说：“送不回去。燕国有国君了，百姓对他没有二心。我们的国君贪财，左右的人阿谀奉迎，办大事不凭信用，还是不可以的。”

七 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，王正月，暨齐平①，齐求之也。癸巳，齐侯次于虢②。燕人行成曰③：“敝邑知罪，敢不听命？先君之敝器④，请以谢罪。”公孙皙曰：“受服而退，俟衅而动⑤，可也。”二月戊午，盟于濡上⑥。燕人归燕姬，赂以瑶瓮、玉椟、鞞耳⑦，不克而还。

楚子之为令尹也，为王旌以田⑧。芋尹无宇断之曰⑨：“一国两君，其谁堪之？”及即位，为章台之宫，纳亡人以实之⑩。无宇之阍入焉。无宇执之，有司弗与⑪，

曰："执人于王宫，其罪大矣。"执而谒诸王。王将饮酒，无宇辞曰⑫："天子经略，诸侯正封⑬，古之制也。封略之内⑭，何非君土？食土之毛⑮，谁非君臣？故《诗》曰⑯：'普天之下⑰，莫非王土。率土之滨⑱，莫非王臣。'天有十日，人有十等，下所以事上，上所以共神也⑲。故王臣公，公臣大夫，大夫臣士，士臣皂，皂臣舆，舆臣隶，隶臣僚，僚臣仆，仆臣台，马有圉，牛有牧⑳，以待百事。今有司曰，女胡执人于王宫，将焉执之？周文王之法曰，有亡荒阅㉑，所以得天下也。吾先君文王，作《仆区》之法，曰盗所隐器，与盗同罪，所以封汝也㉒。若从有司，是无所执逃臣也。逃而舍之，是无陪台也㉓。王事无乃阙乎㉔？昔武王数纣之罪，以告诸侯曰，纣为天下逋逃主，萃渊薮，故夫致死焉㉕。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，无乃不可乎？若以二文之法取之㉖，盗有所在矣。"王曰："取而臣以往，盗有宠，未可得也。"遂赦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昭公七年（公元前535年）。暨：与，和。　②癸巳：正月十八日。　虢：燕国边境地名（在今河北任丘县西北）。　③行成：求和。　④敝器：破旧的器物。　⑤衅：间隙，过失。　⑥二月庚午：二月十四日。　濡（nuán暖阳）上：即濡水岸边（在今河北任丘县西北一带）。　⑦瑶瓮：玉瓮。　玉椟：玉制小柜。　斝（jiǎ甲）耳：有耳的玉杯。　⑧楚子：即楚灵王。　⑨芋尹：楚国官名。无宇：即申无宇，楚国大夫。　⑩章台之宫：即章华之宫，楚王离宫名（在今湖北监利县西北）。　实：充实，此指安置。　⑪有司：此指管理章华宫的官

员。 ⑫辞：受冤申诉。 ⑬经略：经营治理。正封：治理封疆。
⑭封略：疆土。 ⑮毛：草，五谷，此指土地所生的可食之物。
⑯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篇。 ⑰普：遍。 ⑱率：循，沿着。 ⑲十日：甲日至癸日。 ⑳臣：使为臣，犹言统治。驾驭。 牧：放牛的人。 ㉑荒：大。 阅：搜捕。 ㉒文王：指楚文王。 《仆区》之法：窝藏法。仆，隐。区，匿。 盗所隐器：隐藏盗贼的赃物。 汝：汝水。 ㉓陪台：奴隶。 ㉔阙：同"缺"，过失。
㉕逋（bū布阴）逃主：逃亡者的窝主。萃：聚集。 渊薮（sǒu叟）：鱼和兽类聚集的地方，比喻人和物类聚集的处所。 ㉖二文：此指周文王、楚文王。 取：割取双耳，引申为俘获，捕获。

【译文】

昭公七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北燕和齐国媾和，这是齐国要求的。十八日，齐侯领兵驻扎在虢地。燕国人求和说："敝邑知道罪过，岂敢不听从命令？先君的破旧器物，请求用来谢罪。"公孙皙说："接受他们的归服而退兵，等有过失再出动军队讨伐，是可以的。"二月十四时，在濡水岸边结盟。燕人把燕姬嫁给齐侯，送给他玉瓮、玉柜、玉杯，齐国没有取得胜利而回国。

楚王做令尹的时候，使用国君的旌旗去打猎。芋尹无宇砍断旌旗说："一个国家两个君王，有谁受得了？"等到令尹即位，建造了章华之宫，接纳逃亡的人安置在里面。无宇的守门人逃到章华之宫。无宇要逮捕他，管理章华之台的官员不给，说："在王宫里抓人，那罪过可就大了。"逮住无宇而进见楚王。楚王准备喝酒，无宇申诉说："天子经营管理天下，诸侯治理封疆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疆土之内，哪里不是国君的土地？吃着土地上的出产，谁不是国君的臣下？所以《诗经》说：'普天之下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天子的土地。沿着土地的边涯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天子的臣仆。'天有十个日子，人有十个等级，这就是下边事奉上边，上边事奉神灵的道理。所以王统治公，公统治

大夫，大夫统治士，士统治皂，皂统治舆，舆统治隶，隶统治僚，僚统治仆，仆统治台，养马有圉，放牛有牧，各有专职以对待各种事情。现在管理章华之宫的官员说，你为什么在王宫里抓人，不在王宫又到哪里去抓他？周文王的法令说，有逃亡的大搜捕，所以取得了天下。我们的先君文王，制订了惩罚窝藏的法令，说隐藏盗贼的赃物，跟盗贼同罪，所以分封到汝水。如果听从管理章华之宫官员的话，这就是没有地方去逮捕逃亡的奴隶了。逃亡就赦免了他，这就是没有奴隶了。这样国家的事情恐怕就会有所缺失吧？从前周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，通告诸侯说，纣王是天下逃亡者的窝主，是逃亡者聚集的处所，所以人们拼命地攻打他。君王刚刚求得诸侯的拥护就效法纣王，只怕不可以吧？如果用两个文王的法令来逮捕盗贼，盗贼是有地方可逮的。”楚王说：“逮了你的奴隶走吧，有一个盗贼正受到宠幸，还不可以逮他。”于是就赦免了无宇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成章华之台，愿与诸侯落之①。大宰薳启彊曰：“臣能得鲁侯。”薳启彊来召，公辞。曰：“昔先君成公，命我先大夫婴齐曰②：‘吾不忘先君之好，将使衡父照临楚国，镇抚其社稷，以辑宁尔民③。’婴齐受命于蜀，奉承以来，弗敢失陨，而致诸宗祧，曰，我先君共王，引领北望，日月以冀④。传序相授，于今四王矣⑤。嘉惠未至，唯襄公之辱临我丧⑥。孤与其二三臣，悼心失图，社稷之不皇⑦，况能怀思君德！今君若步玉趾，辱见寡君，宠灵楚国，以信蜀之役⑧，致君之嘉惠，是寡君既受赐矣，何蜀之敢望！其先君鬼神，实嘉赖

之⑨，岂唯寡君？君若不来，使臣请问行期，寡君将承质币而见于蜀⑩，以请先君之贶。”

公将往，梦襄公祖⑪。梓慎曰⑫：“君不果行⑬。襄公之适楚也，梦周公祖而行。今襄公实祖，君其不行。”子服惠伯曰：“行！先君未尝适楚，故周公祖以道之。襄公适楚矣，而祖以道君，不行，何之？”

三月，公如楚，郑伯劳于师之梁⑭。孟僖子为介，不能相仪⑮。及楚，不能答郊劳。

【注释】

①落：宫室筑成时举行的祭礼。 ②成公：鲁成公。 婴齐：即公子婴齐，又称令尹子重，楚国大夫。 ③衡父：即公衡，鲁国大夫。照临：犹言光临。 辑宁：团结安定。 ④蜀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市）。 失陨：犹言废弃。共王：即楚恭王。 ⑤传序相授：按顺序世代相传。 四王：指楚国的四位国君，即楚恭王、康王、郏敖和灵王。

⑥襄公：即鲁襄公。 ⑦悼心：心中动摇。 皇：闲暇。 ⑧玉趾：犹言贵足。玉，表敬之辞。 宠灵：宠爱福佑。 信（shēn申）：重申，犹言继续。 ⑨嘉赖：嘉许依靠。 ⑩请问行期：犹言请问领兵出动的日期。质币：即礼物。质，通“贽”，相见时手所拿的礼物。 ⑪祖：祭祀路神。 ⑫梓慎：鲁国大夫。 ⑬果：最终。 ⑭师之梁：郑城门。 ⑮孟僖子：即孟孙，又称仲孙獾（juē觉），鲁国大夫。相仪：相礼。

【译文】

楚王建成章华之台，希望和诸侯们举行落成祭祀典礼。太宰薳启彊说：“臣下能得到鲁侯。”薳启彊来召请昭公，昭公辞谢。薳启彊说：“从前贵国的先君成公，命令我国的先大夫婴齐说：‘我不忘记先君的友好，将派衡父光临楚国，镇抚安定国

家，以使百姓团结安宁。’婴齐在蜀地接受了命令，接受命令回来，不敢废弃，而祭告于宗庙，说，我们的先君恭王，伸长脖子北望，每日每月都盼望着贵国使者的到来。按顺序世代相传，到现在已经历四位国君了。可是恩惠没有来到，只是辱没襄公光临了我国的丧事。孤和手下的几个臣子，心中动摇失掉了主意，治理国家没有闲暇，何况是怀念您的恩德！现在如果君王移动贵足，辱没您和寡君相见，使楚国得到宠爱福佑，以重申蜀地的会盟，送来君王的恩惠，这就是寡君已经受到恩赐了，怎么敢希望再象蜀地那次结盟一样！恐怕贵国先君鬼神也会嘉许和依靠他，岂只寡君？君王如果不来，使臣请问君王领兵出动的日期，寡君将要捧着进见的礼物到蜀地去进见君王，以请问先君成公的恩赐。”

昭公准备前往，梦见襄公为他出行祭祀路神。梓慎说：“君王最终是去不了的。襄公去楚国的时候，梦见周公祭祀路神然后出行。现在襄公祭祀路神，君王还是不去为好。”子服惠伯说：“去！先君未曾到过楚国，所以周公祭祀路神来引导他。襄公去过楚国了，因而祭祀路神来引导君王，不去，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三月，昭公到楚国去，郑伯在师之梁慰劳他。孟僖子做副手，不能相礼。到了楚国，不能对郊外的慰劳答礼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甲辰朔①，日有食之。晋侯问于士文伯曰：“谁将当日食②？”对曰：“鲁、卫恶之③，卫大鲁小。”公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去卫地，如鲁地④。于是有灾，鲁实受之。其大咎，其卫君乎！鲁将上卿。”公曰：“《诗》所谓‘彼日而食，于何不臧’者⑤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不善政之

谓也。国无政，不用善，则自取谪于日月之灾⑥。故政不可不慎也。务三而已：一曰择人，二曰因民，三曰从时⑦。”

晋人来治杞田，季孙将以成与之⑧。谢息为孟孙守⑨，不可。曰：“人有言曰，虽有挈瓶之知，守不假器⑩，礼也。夫子从君，而守臣丧邑⑪，虽吾子亦有猜焉。”季孙曰：“君之在楚，于晋罪也。又不听晋，鲁罪重矣。晋师必至，吾无以待之，不如与之，间晋而取诸杞⑫。吾与子桃⑬成反，谁敢有之，是得二成也。鲁无忧而孟孙益邑，子何病焉⑭？”辞以无山，与之莱、柞⑮，乃迁于桃。晋人为杞取成。

楚子享公于新台，使长鬣者相，好以大屈⑯。既而悔之。薳启彊闻之，见公。公语之，拜贺。公曰：“何贺？”对曰：“齐与晋、越欲此久矣。寡君无適与也，而传诸君，君其备御三邻⑰。慎守宝矣，敢不贺乎？”公惧，乃反之。

郑子产聘于晋。晋侯有疾。韩宣子逆客，私焉曰：“寡君寝疾，于今三月矣，并走群望，有加而无瘳⑱。今梦黄熊入于寝门，其何厉鬼也？”对曰：“以君之明，子为大政⑲，其何厉之有？昔尧殛鲧于羽山，其神化为黄熊，以入于羽渊，实为夏郊⑳，三代祀之。晋为盟主，其或者未之祀也乎？”韩子祀夏郊。晋侯有间㉑，赐子产莒之二方鼎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月甲辰朔：四月初一。　②当日食：犹言承当日食的灾祸。③恶：受其凶恶。　④去卫地，如鲁地：犹言日食的时候，太阳从卫国的分野到了鲁国的分野。　⑤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十月之交》篇。彼日：那个太阳。彼日，今本《诗经》作“此日”。不臧：不善，不好。　⑥不用善：不用善人。　谪：灾祸，灾殃。　⑦择人：选择贤人。　⑧治：处理，犹言划定。成：本是杞国的地方，后为鲁国孟氏邑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）。　⑨谢息：孟孙氏的家臣。　⑩挈瓶之知：犹言小的智慧。挈瓶，垂瓶打水，比喻小智。　⑪夫子：此指孟僖子。从君：此指孟僖子跟随昭公到楚国去了。　守臣：谢息自指。　⑫间：间隙，犹言有机可乘。　⑬桃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汶上县东北）。

⑭病：担忧。　⑮莱、柞：鲁国两座山名（在今山东莱芜县）。⑯新台：此指章华台。　长鬣（liè猎）者：长长的髭须之人；一说，高大健壮的人。　大屈：弓名。　⑰適（dí敌）：主，专，犹言专门。　备御：防备抵御。　⑱并：遍。　望：古代祭祀山川的专名，望而祭之，故称“望”。　瘳（chōu抽）：病愈；一说，减损。　⑲大政：正卿。⑳殛（jí极）：诛戮。　夏郊：夏代郊祭配享之神。　㉑间：病愈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初一，有日食发生。晋侯向士文伯询问说：“谁将要承当日食的灾祸？”士文伯回答说：“鲁国、卫国会遭到凶险，卫国受祸大鲁国受祸小。”晋侯问：“什么缘故？”士文伯回答说：“日食的时候日头离开卫国的分野，到了鲁国的分野。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灾祸，鲁国就应该承受。这次大的灾祸，恐怕要落在卫国国君头上吧！鲁国将要由上卿来承当。”晋侯问：“《诗经》所说‘那个日头发生日食，是什么地方不好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士文伯回答说：“这说的是没有办好政事。国家没有善政，不用贤人，那就会在日月的灾祸里自取灾殃。所以政事是不可以不谨慎的。办好政事致力于三条罢了：一叫做选择贤人，二叫做依靠百姓，三叫做顺从时令。”

晋国人前来划定鲁国与杞国的边界，季孙宿打算把成地给

他们。谢息为孟孙镇守着成地，不同意。谢息说："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虽然只有垂瓶汲水的小智慧，守着器物就不能出借，这就是礼。他老人家跟随君王出国，然而守臣却丢掉他的城邑，即使是您也会对我的忠心有怀疑的。"季孙宿说："君王在楚国，对于晋国来说是罪过。又不听从晋国，鲁国的罪过就加重了。晋国的军队一定到来，我们没有什么办法抵御他们，不如给他们，等到晋国有机可乘而再取之于杞国。我给您桃地，如果成地重归我国，谁敢占有它，这就是得到两块成地。鲁国没有忧患而孟孙增加封邑，您还担心什么？"谢息以桃地无山推辞，季孙宿给了他莱山、柞山，谢息这才迁到桃地。晋国人为杞国取得了成地。

楚王在新台设享礼招待鲁昭公，让一个长长鬓须的人相礼，把大屈之弓送给昭公表示友好。不久又后悔。遽启疆听到这件事，拜见昭公。昭公告诉他楚王送弓的事，遽启疆下拜祝贺。昭公问："为什么祝贺？"遽启疆回答说："齐国和晋国、越国想要它很久了。寡君没有专门给他们，而把它送给君王，君王恐怕要防备抵御三个邻国。谨慎地保守宝物，难道敢不祝贺吗？"昭公很恐惧，就把弓送还给楚王。

郑国的子产到晋国聘问。晋侯有病。韩宣子迎接客人，私下向子产询问说："寡君卧病，到现在三个月了，所应该祭祀的山川都去祈祷过了，但是病情只有增加没有减轻。现在梦见黄熊进入寝门，那是什么恶鬼呢？"子产回答说："以君王的英明，您做正卿，哪里会有恶鬼？从前尧在羽山诛杀了鲧，他的精灵变成黄熊，而钻进羽渊里，成为夏朝郊祭的神灵，三代都祭祀他。晋国做为盟主，或者还没有祭祀过他吧？"韩宣子祭祀了鲧。晋侯的病逐渐痊愈，把莒国的两个方鼎赐给子产。

【原文】

子产为丰施归州田于韩宣子①，曰："日君以夫公孙

段为能任其事②，而赐之州田，今无禄早世，不获久享君德③。其子弗敢有，不敢以闻于君，私致诸子。”宣子辞。子产曰：“古人有言曰，其父析薪，其子弗克负荷④。施将惧不能任其先人之禄，其况能任大国之赐？纵吾子为政而可，后之人若属有疆埸之言⑤，敝邑获戾，而丰氏受其大讨。吾子取州，是免敝邑之戾，而建置丰氏也⑥。敢以为请。”宣子受之，以告晋侯。晋侯以与宣子。宣子为初言，病有之，以易原县与乐大心⑦。

郑人相惊以伯有⑧，曰：“伯有至矣！”则皆走，不知所往。铸刑书之岁二月，或梦伯有介而行⑨，曰：“壬子，余将杀带也⑩。明年壬寅，余又将杀段也⑪。”及壬子，驷带卒。国人益惧。齐、燕平之月壬寅⑫，公孙段卒，国人愈惧。其明月，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⑬，乃止。子大叔问其故。子产曰：“鬼有所归，乃不为厉，吾为之归也。”大叔曰：“公孙泄何为？”子产曰：“说也，为身无义而图说。从政有所反之，以取媚也。不媚，不信。不信，民不从也。”

及子产适晋，赵景子问焉⑭，曰：“伯有犹能为鬼乎？”子产曰：“能。人生始化曰魄，既生魄，阳曰魂。用物精多，则魂魄强。是以有精爽，至于神明。匹夫匹妇强死，其魂魄犹能冯依于人，以为淫厉。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，子良之孙，子耳之子⑮，敝邑之卿，从政三世矣。郑虽无腆，抑谚曰蕞尔国，而三世执其政柄，其用

物也弘矣，其取精也多矣⑯。其族又大，所冯厚矣。而强死，能为鬼，不亦宜乎？”

子皮之族饮酒无度，故马师氏与子皮氏有恶⑰。齐师还自燕之月，罕朔杀罕魋⑱。罕朔奔晋。韩宣子问其位于子产。子产曰：“君之羁臣⑲，苟得容以逃死，何位之敢择？卿违，从大夫之位⑳，罪人以其罪降，古之制也。朔于敝邑，亚大夫也，其官，马师也。获戾而逃，唯执政所置之㉑。得免其死，为惠大矣。又敢求位？”宣子为子产之敏也，使从嬖大夫。

【注释】

①丰施：即子旗，公孙段之子，郑国大夫。 ②日：此指昔日，以前。 ③久享君德：犹言久享君赐。 ④析薪：犹言劈柴。 ⑤纵：即使。 属（zhǔ主）：适值，恰巧。 疆埸（yì易）：田界，疆界。

⑥建置：同义词连用，建立扶持。 ⑦原县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）。 乐大心：即桐门右师，宋国大夫。 ⑧伯有：即良霄，郑国大夫，襄公三十年被杀。 ⑨铸刑书之岁二月：把刑法铸在鼎上的那年二月。 介：甲，此指披甲。 ⑩壬子：三月初二。 带：驷带，郑国大夫，襄公十年曾助子晳杀伯有。 ⑪明年壬寅：明年正月二十七日。 段：公孙段。 ⑫齐、燕平之月壬寅：即齐国、燕国媾和的那月二十七日。 ⑬公孙泄：子孔之子，郑国宗室。 良止：伯有之子，郑国大夫。 ⑭赵景子：即赵成，晋国大夫。 ⑮穆公：即郑穆公。胄：后代子孙。子良：即公子去疾，郑国大夫。 子耳：即公孙辄，郑国大夫。 ⑯腯：丰厚，犹言强大。 蕞（zuī最）尔：小貌。 ⑰无度：没有节制。马师氏：指罕朔之族，因为他做马师的官，故以马师为氏。 ⑱罕魋（tuí颓）：郑国大夫。 ⑲羁臣：羁旅之臣 ⑳违：犹言离开本国。 从大夫之位：随大夫的班位。 ㉑执政：此指韩宣子，当时宣子为晋中军帅。

【译文】

子产为丰施把州县的土地归还给韩宣子，说："昔日君王认为那个公孙段能够承担大事，因而赐给他州县的土地，现在他没有福禄过早去世，不能长久享受国君的恩赐。他的儿子不敢据为己有，也不敢让君王听到，所以私下送给您。"宣子辞谢。子产说："古人有话说，他父亲劈的柴，他的儿子不能够承受。施将会惧怕不能承受他先人的俸禄，何况承受大国的恩赐？即使您执政时还可以，后来的人如果恰巧有关于边界的闲话，敝国得罪，而丰氏就会受到大的讨伐。您取得州县，这是赦免敝邑的罪过，并建立扶持丰氏。冒昧地以此为请求。"宣子接受了，把事情报告晋侯。晋侯把州县给了宣子。宣子因为当初的话，据有州县感到惭愧，把它跟乐大心的原县交换了。

郑国人因为伯有互相惊扰，说："伯有来了！"全都撒腿就跑，不知往哪里跑好。把刑书铸在鼎上的那年二月，有的人梦见伯有披甲而行，说："三月初二，我将要杀死带。明年正月二十七，我又将要杀死公孙段。"到了三月初二，驷带死了。国内的人们更加恐惧。齐国、燕国媾和的那月二十七日，公孙段死，国内的人就越来越害怕了。过了一个月，子产立了公孙泄和良止来安抚伯有的鬼魂，这才停了下来。子太叔问这样做的缘故。子产说："鬼有了归宿，才不能做恶鬼，我是为他寻找归宿啊。"太叔说："为什么立公孙泄？"子产说："为了使他们高兴，立身没有道义而希图高兴。执政的人对礼仪有所违背，这是用来取得百姓欢心。不取得百姓欢心，不能使人信服。不信服，百姓是不能听从你的。"

等到子产到晋国去，赵景子问他，说："伯有还能做鬼吗？"子产说："能。人刚刚死去叫魄，已经变成了魄，阳气叫做魂。生时衣食用品精美繁多，那么魂魄就强有力。因此变成了精灵，一直达到神化。普通的男人女人不能善终，他们的魂魄还能附在别人身上，而变成恶鬼。何况伯有是我们先君穆公的后

代，子良的孙子，子耳的儿子，敝邑的卿，执政已经三代了。郑国虽然不强大，或者就象俗话所说的小小的国家，可是三代执掌国家政权，他使用的东西很多了，在其中汲取的精粹也很多。他的家族又大，所凭借的势力雄厚。然而不得善终，能够做鬼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”

子皮的族人饮酒没有节制，所以马师氏和子皮氏的关系很坏。齐国的军队从燕国回去的那个月，罕朔杀了罕魋。罕朔逃到晋国。韩宣子向子产询问安排他什么官职。子产说：“君王的羁旅之臣，如果能够容他逃避死亡，还敢选择什么职位？卿离开本国，随大夫的班位，有罪的人根据他的罪过降低等级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罕朔在敝邑，是亚大夫，他的官职，是马师。得罪而逃亡，就听凭执政的安排了。能免他一死，所施的恩惠就够大了。还敢求什么职位？”韩宣子以为子产回答的恰当，让他随下大夫的班位。

【原文】

秋八月，卫襄公卒。晋大夫言于范献子曰：“卫事晋为睦，晋不礼焉，庇其贼人而取其地①，故诸侯贰。《诗》曰②：‘鹡鸰在原③，兄弟急难。’又曰：‘死丧之威，兄弟孔怀④。’兄弟之不睦，于是乎不吊⑤，况远人，谁敢归之。今又不礼于卫之嗣⑥，卫必叛我，是绝诸侯也。”献子以告韩宣子。宣子说，使献子如卫吊，且反戚田⑦。卫齐恶告丧于周⑧，且请命。王使成简公如卫吊⑨。且追命襄公曰：“叔父陟恪，在我先王之左右，以佐事上帝⑩。余敢忘高圉、亚圉⑪？”

九月，公至自楚。孟僖子病不能相礼，乃讲学之，

苟能礼者从之⑫。及其将死也，召其大夫，曰："礼，人之干也⑬。无礼，无以立。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，圣人之后也⑭，而灭于宋。其祖弗父何，以有宋而授厉公⑮。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，三命兹益共⑯。故其鼎铭云⑰：'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⑱。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⑲。饘于是，鬻于是，以餬余口⑳。'其共也如是。臧孙纥有言曰㉑：'圣人有明德者，若不当世㉒，其后必有达人。'今其将在孔丘乎？我若获没，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㉓，使事之而学礼焉，以定其位。"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。仲尼曰："能补过者，君子也。《诗》曰㉔：'君子是则是效㉕。'孟僖子可则效已矣。"

单献公弃亲用羁㉖。

冬十月辛酉，襄、顷之族杀献公而立成公㉗。

【注释】

①睦：亲近，顺从。　贼人：危害国家的人，犹言叛乱者，此指孙林父。襄公二十六年，卫大夫孙林父带着戚地投奔晋国。　②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常棣》篇。　③鹡鸰：住在水滨的鸣禽。　④孔怀：很关怀。　⑤不吊：犹言不亲善。　⑥嗣：此指继位之君。　⑦戚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市）。　⑧齐恶：即齐子，卫国大夫。　⑨成简公：周王卿士。　⑩陟（zhì志）恪（kè客）：犹言升天。　⑪高圉、亚圉：周代先祖，殷代诸侯。　⑫病：认为痛苦、耻辱。　⑬干：骨干，主干，犹言根本。　⑭达者：通达的人，此指得志的人。　圣人：出类拔萃之人。　⑮弗父何：孔父嘉之高祖，宋闵公之子，厉公之兄。　厉公：即宋厉公。　⑯正考父：弗父何之曾孙，孔丘之祖，宋国

大夫。 戴、武、宣：杜预注："三人皆宋君。"三命：诸侯之卿以三命为最高。杜预注："三命，上卿也。" 兹益：同义词连用，更加。兹，同"滋"。⑰鼎铭：指考父庙鼎的铭。 ⑱偻（lóu楼，又读lǚ旅）：曲背以示恭敬的样子。 伛（yǔ雨）：鞠躬以示恭敬。 ⑲走：急趋。 莫余敢侮：莫敢侮余，没有谁敢来欺负我。 ⑳鬻（zhān毡）：稠粥。 餬（zhù注）："粥"的本字，稀粥。 餬：以薄粥涂物。 ㉑臧孙纥：即臧武仲，又称臧纥，臧孙，鲁国大夫 ㉒当世：指做国君。 ㉓获没：善终。 说：即南宫敬叔，孟僖子之子，鲁国大夫。 何忌：即孟懿子，孟僖子之子，鲁国大夫。 ㉔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篇。 ㉕则：效法。 ㉖单献公：周朝大夫。 舅：外来的人，此指外来的客臣。㉗十月辛酉：十月二十日。 成公：单献公弟弟，周朝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八月，卫襄公死。晋国大夫对范献子说："卫国事奉晋国顺从亲近，晋国对它不加礼遇，包庇它的叛乱者而占取它的土地，所以诸侯有了贰心。《诗经》说：'鹡鸰鸟在平原上，遇到急难兄弟互相救援。'又说：'死亡多么可怕，兄弟互相很关心。'兄弟之间不和睦，于是就互相不亲善，何况关系疏远的人，谁敢前来归服。现在对卫国的继位之君又不加礼遇，卫国必然背叛我们，这是会断绝诸侯与我们亲善关系的。"献子把这些话告诉韩宣子。韩宣子很高兴，派献子到卫国去吊唁，并且把戚地归还给卫国。卫国齐恶向周王报告丧事，并请求赐予恩命。周天子派成简公到卫国吊唁，同时追命襄公说："叔父升天，在我先王的左右，来辅佐事奉上帝。我岂敢忘记了高圉、亚圉？"

九月，昭公从楚国回来。孟僖子以不能相礼为耻辱，就学习礼仪，如果有精通礼仪的人就跟他学习。等到临死的时候，召集他手下的大夫，说："礼仪，是做人的根本。不懂礼仪，不能自立。我听说有一个将要得志的人叫孔丘，是出类拔萃人的后代，而他的家族却在宋国灭亡了。他的祖先弗父何，把宋国

让给了宋厉公。到了正考父辅佐戴公、武公、宣公，三命而做了上卿就更加恭敬。所以他的鼎铭说：‘一命曲背，二命鞠躬，三命低头。沿着墙而快步走，也没有谁敢欺侮我。稠粥在这里烧煮，稀粥也在这里烧煮，用来餬我的嘴巴。’他的恭敬就象这样。臧孙纥有话说：‘出类拔萃的人里具有明德的人，如果不能做国君，他的后代一定有显达的人。’现在恐怕将会在孔丘吧？我如果能够善终，一定把南宫敬叔和孟懿子嘱托给他老人家，让他们事奉他而学习礼仪，以稳定他们的地位。”所以孟懿子和南宫敬叔把仲尼作为老师来事奉。仲尼说：“能够弥补过错的人，就是君子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效法仿效君子。’孟僖子可以学习效法了。”

单献公抛开亲族任用外来的客臣。

冬季十月二十日，襄公、顷公的族人杀掉单献公而立了单成公。

【原文】

十一月，季武子卒。晋侯谓伯瑕曰：“吾所问日食，从之，可常乎？”对曰：“不可。六物不同，民心不壹，事序不类，官职不则①，同始异终，胡可常也？《诗》曰②：‘或燕燕居息，或憔悴事国③。’其异终也如是。”公曰：“何谓六物？”对曰：“岁、时、日、月、星、辰是谓也。”公曰：“多语寡人辰，而莫同。何谓辰？”对曰：“日月之会是谓辰，故以配日。”

卫襄公夫人姜氏无子，嬖人婤姶生孟縶④，孔成子梦康叔谓己⑤：“立元，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⑥。”史朝亦梦康叔谓己⑦：“余将命而子苟与孔烝鉏之曾孙圉相

元⑧。”史朝见成子，告之梦，梦协⑨。晋韩宣子为政，聘于诸侯之岁，婤姶生子，名之曰元。孟縶之足不良能行。孔成子以《周易》筮之，曰：“元尚享卫国⑩，主其社稷。”遇《屯》☳☵⑪。又曰：“余尚立縶，尚克嘉之⑫。”遇《屯》☳☵之《比》☵☷⑬。以示史朝。史朝曰：“元亨⑭，又何疑焉。”成子曰：“非长之谓乎？”对曰：“康叔名之，可谓长矣。孟非人也，将不列于宗，不可谓长。且其《繇》曰⑮：‘利建侯’。嗣吉何建？建非嗣也。二卦皆云，子其建之。康叔命之，二卦告之。筮袭于梦，武王所用也⑯，弗从何为？弱足者居⑰。侯主社稷，临祭祀，奉民人，事鬼神，从会朝⑱，又焉得居？各以所利，不亦可乎？”故孔成子立灵公⑲。十二月癸亥⑳，葬卫襄公。

【注释】

①事序：工作顺序。 官职不则：犹言官员好坏不一样。 ②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篇。 ③燕燕：安逸貌，即安然无事。 居息：指在家里休息。 憔悴：疲劳困倦貌；今本《诗经》憔悴作“尽瘁”。 ④姜氏：宣姜。婤（zhōu周）姶（yǎn掩）：卫襄公宠姬，灵公母。孟縶：即公孟縶，卫国宗室。 ⑤孔成子：即孔烝鉏（jǔ举），卫国大夫。康叔：卫国的始祖。⑥元：卫灵公的名。 羁：孔成子之子。圉：孔圉，卫国大夫。 史苟：卫国大夫。⑦史朝：卫国大夫，史苟之父。⑧而：你。 ⑨协：相符合。 ⑩尚：表示希望之词，卜筮、祈祷时多使用。 ⑪《屯》☳☵：《周易》卦名。 ⑫克：能够。 嘉：嘉许。 ⑬遇《屯》☳☵之《比》☵☷：得到了《屯》☳☵变成《比》☵☷。

⑭元亨：犹言元将会享有国家。亨，同“享”。⑮《繇》：卦辞名。⑯用：犹言经过。 ⑰弱足：脚有毛病，犹言跛足。 ⑱临：亲临。会朝：会见朝拜。 ⑲灵公：即卫灵公，襄公子，在位四十二年。

⑳十二月癸亥：十二月二十三日。

【译文】

十一月，季武子死。晋侯对士文伯说："我所询问的关于日食的事情，应验了，可以看做是一种常规吗？"士文伯回答说："不可以。六种事物不相同，民心不统一，工作顺序不相似，官员好坏不一样，开始相同结果不同，怎么可以看做是一种常规？《诗经》说：'有些人在家里安安逸逸休息，有些人为国服役精疲力尽。'它的结果不同就象这样。"晋侯问："什么叫做六物？"士文伯回答说："这说的就是岁、时、日、月、星、辰。"晋侯说："很多人告诉寡人辰的意思，可是没有一个是相同的。什么叫做辰？"士文伯回答说："日和月相会叫做辰，所以用来和日相配。"

卫襄公夫人姜氏没有儿子，宠姬嫡姶生了孟縶。孔成子梦见康叔对自己说："立元为国君，我让鞫的孙子圉和史苟辅佐他。"史朝也梦见康叔对自己说："我将要命令你的儿子苟和孙成子的曾孙圉辅佐元。"史朝进见孔成子，告诉他自己做梦的情况，两梦相合。晋国韩宣子执政，向诸侯们聘问的那一年，嫡姶生了儿子，为他取名叫元。孟縶的脚不好不善于走路。孔成子用《周易》占筮，祝告说："元希望享有卫国，主持国家。"得到了《屯》卦䷂。又祝告说："我不想立縶，希望神灵能够允许。"得到的是《屯》卦䷂变成了《比》卦䷇。把卦象给史朝看。史朝说："元将会享有国家，对这件事又有什么怀疑的。"孔成子说："元不是说为首的吗？"史朝回答说："康叔为他取名，可以说为首的了。孟縶跛足不是个全人，不能列为宗主，不能说是为首的。况且他的《繇》辞说：'利建侯'。嫡子嗣位而吉利还建立什么？建立就不是嗣位。两次卦象都这样说，你还是应该树立他。康叔命令这样，两次卦象告诉这样。占筮和梦境相合，这是武王所经过的，为什么不听从？脚有毛病的人只能闲居。国君主持国

家，亲临祭祀，奉养百姓，事奉鬼神，参加会见朝拜，又哪里能够闲居？各人按照他所有利的去做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”所以孔成子立了灵公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安葬卫襄公。

八 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石言于晋魏榆①。晋侯问于师旷曰②：“石何故言？”对曰：“石不能言，或冯焉③。不然，民听滥也④。抑臣又闻之曰⑤：‘作事不时，怨讟动于民⑥，则有非言之物而言⑦。’今宫室崇侈，民力彫尽⑧，怨讟并作，莫保其性⑨。石言，不亦宜乎？”于是晋侯方筑虒祁之宫⑩。叔向曰：“子野之言，君子哉！君子之言，信而有征⑪，故怨远于其身⑫。小人之言，僭而无征，故怨咎及之⑬。《诗》曰⑭：‘哀哉不能言⑮，匪舌是出⑯，唯躬是瘁⑰。哿矣能言，巧言如流⑱，俾躬处休⑲。’其是之谓乎！是宫也成⑳，诸侯必叛，君必有咎，夫子知之矣㉑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昭公八年（公元前534年）。石言于晋魏榆：在晋国的魏榆地方有石头说话。魏榆，晋地（在今山西省榆次市西北）。 ②晋侯：即晋平公，名彪，悼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六年，为晋国第三十一君。其元年为周灵王十五年（公元前557年）。师旷：晋国乐师，字子野，能辨音以知吉凶，著有《禽经》。 ③或冯（píng平）焉：有的东西凭借着它。 ④民听滥也：百姓听错了。滥，失，失实。 ⑤抑臣又闻之：臣下又听说。 ⑥怨讟（dú毒）动于民：怨恨和毁谤就会在百姓中发生。讟，诽谤，怨言。动，活动，此指发生，出现。 ⑦则有非言之物而言：就有不会说

话的东西说话。　⑧崇侈：高大奢侈。崇，高大。民力彫尽：民力损伤竭尽。彫，损伤。尽，竭尽。《国语·周语下》说："民力彫尽，田畴荒芜。"一说，认为"彫尽"是同义词连用。亦通。　⑨并作：一齐起来。莫保其性：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性命。一说，性，犹言"生"，即"无人能保其生活或生存。"后解亦通。　⑩方筑虒(sī斯)祁之宫：正在建造祭祁之宫。虒祁宫，宫名。虒祁，地名（在今山西省侯马市附近）。　⑪信而有征：诚信而有证明。　⑫故怨远于其身：所以怨恨远离他的身边。远于其身，远离其身，即其身不遭致祸怨。　⑬僭（jiàn见）而无征：虚假不可信而没有证明。僭，假，差失，即不可信。怨咎：祸怨，即怨恨和灾祸。　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篇。　⑮哀哉不能言：不会说话多么伤心。　⑯匪舌是出：并非舌头不会言辞。　⑰唯躬是瘁（cuì粹）：只是劳累他自己。　⑱哿（gě葛）矣能言：会说话多么好。哿，可，嘉，表示称许之词。巧言如流：好听的话如流水。　⑲俾（bǐ比）躬处休：会使自己安居休息。有把"休"解为福，乐。可作参考。　⑳是宫：这座宫殿，指虒祁之宫。　㉑咎：灾祸，灾殃。

【译文】

鲁昭公八年春天，在晋国的魏榆地方有石头说话。晋平公向师旷询问说："什么缘故石头能说话？"师旷回答说："石头不能说话，有的东西凭借着它。否则，就是百姓听错了。臣下又听说：'做事情不合时宜，怨恨和诽谤就会在百姓中发生，就有不会说话的东西说话。'现在晋君的宫室高大而奢侈，民力损伤竭尽，怨恨诽谤一齐产生，没有人能确保自己的性命。石头说话，不也是相宜的吗？"这时晋平公正在建造虒祁之宫。叔向说："子野的话，是君子的话啊！君子的话，诚实而有证明，所以怨恨远离他的身边。小人的话，虚假而没有证明，所以怨恨和灾祸来到他的身上。《诗经》说：'不会说话多么伤心，并非舌头不会言辞，只是劳累他自身。会说话多么好，好听的话如流水，会使自己安居休息。'说的就是这个吧！这座宫殿落成，诸侯必然背叛，国君必然有灾祸，师旷老人家先知道这点了。"

【原文】

陈哀公元妃郑姬生悼大子偃师，二妃生公子留，下妃生公子胜① 。二妃嬖，留有宠，属诸司徒招与公子过② 。哀公有废疾③ 。三月甲申④，公子招、公子过杀悼大子偃师，而立公子留。夏四月辛亥⑤，哀公缢。于征师赴于楚⑥，且告有立君。公子胜愬之于楚，楚人执而杀之。公子留奔郑。书曰⑦，“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”，罪在招也；“楚人执陈行人于征师杀之”，罪不在行人也。

叔弓如晋，贺虒祁也⑧ 。游吉相郑伯以如晋，亦贺虒祁也。史赵见子大叔曰⑨：“甚哉，其相蒙也⑩！可吊也，而又贺之。”子大叔曰：“若何吊也？其非唯我贺，将天下实贺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哀公：即陈侯溺，成公子，国乱自缢，在位三十五年。郑姬：陈哀公元妃。悼大子偃师：陈国太子。公子留：陈国公子。公子胜：陈国公子。 ②司徒招：即公子招，陈国宗室。公子过：陈国公子，哀公之弟。 ③废疾：久治不愈的疾病。 ④三月甲申：三月十六日。 ⑤四月辛亥：四月十三日。 ⑥干征师：陈国行人。 ⑦书：记载，此指《春秋》记载。 ⑧虒（sī思）祁：晋国之宫名。 ⑨史赵：晋国大夫。 ⑩蒙：欺骗。

【译文】

陈哀公的元妃郑姬生悼太子偃师，第二夫人生公子留，第三夫人生公子胜。第二夫人受到爱幸，公子留得宠，哀公把他嘱托给司徒招和公子过。哀公有久治不愈的疾病。三月十六日公子招、公子过杀了悼太子偃师，而立公子留为太子。夏季

四月十三日，哀公上吊而死于征师到楚国报丧同时报告又立了新国君。公子胜向楚国告状，楚国人就扣押于征师并杀了他。公子留逃亡到郑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"，这是由于罪过在公子招；"楚人执陈行人于征师杀之"这是由于罪过不在于行人。

叔弓到晋国去，祝贺虒祁之宫的落成。游吉辅佐郑伯而到晋国去，也是祝贺虒祁之宫的落成。史赵见到游吉说："太过分了，人们的互相欺骗！可以吊唁的事，反而又来祝贺。"游吉说："怎么说吊唁？恐怕不仅我国祝贺，天下都将会来祝贺。"

【原文】

秋，大蒐于红，自根牟至于商、卫，革车千乘①。

七月甲戌②，齐子尾卒，子旗欲治其室。丁丑，杀梁婴③。八月庚戌，逐子成、子工、子车，皆来奔，而立子良氏之宰④。其臣曰："孺子长矣，而相吾室，欲兼我也⑤。"授甲将攻之。陈桓子善于子尾，亦授甲将助之。或告子旗，子旗不信。则数人告。将往，又数人告于道，遂如陈氏。桓子将出矣，闻之而还，游服而逆之⑥，请命。对曰："闻彊氏授甲将攻子，子闻诸？"曰："弗闻。""子盍亦授甲？无宇请从。"子旗曰："子胡然？彼孺子也，吾诲之犹惧其不济，吾又宠秩之⑦。其若先人何？子盍谓之？《周书》曰⑧：'惠不惠，茂不茂⑨。'康叔所以服弘大也⑩。"桓子稽颡曰⑪："顷、灵福子⑫，吾犹有望。"遂和之如初。

陈公子招归罪于公子过而杀之。九月，楚公子弃疾

帅师奉孙吴围陈，宋戴恶会之⑬。冬十一月壬午⑭，灭陈。舆嬖袁克⑮，杀马毁玉以葬。楚人将杀之，请置之⑯。既又请私，私于幄，加绖于颡而逃⑰。使穿封戌为陈公⑱，曰："城麇之役不谄⑲。"侍饮酒于王。王曰："城麇之役，女知寡人之及此，女其辟寡人乎⑳？"对曰："若知君之及此，臣必致死礼，以息楚围㉑。"晋侯问于史赵曰："陈其遂亡乎？"对曰："未也。"公曰："何故？"对曰："陈，颛顼之族也。岁在鹑火㉒，是以卒灭，陈将如之。今在析木之津，犹将复由㉓。且陈氏得政于齐而后陈卒亡。自幕至于瞽瞍㉔，无违命。舜重之以明德，置德于遂㉕，遂世守之。及胡公不淫㉖，故周赐之姓，使祀虞帝。臣闻盛德必百世祀。虞之世数未也㉗。继守将在齐，其兆既存矣㉘。"

【注释】

①红：鲁国地名(在今江苏萧县西南)。根牟：鲁国地名(在今山东沂水县南)。商：指宋国。 ②七月甲戌：七月初八。 ③丁丑：七月十一日。梁婴：齐国子尾的家宰。 ④八月庚戌：八月十四日。子成：即子城，齐国大夫。子工：即子公，齐国大夫。子车：即子渊捷，又称公孙捷，齐国大夫。子良：即高彊，又称彊，齐国大夫。宰：家臣之长。 ⑤兼：兼并。 ⑥游服：平常燕游的服装。 ⑦宠秩：给以贵官厚禄。 ⑧《周书》：《尚书》的一部分。 ⑨惠不惠：前一个惠，作动词用，施惠；后一个惠名词，施惠的人。茂不茂：前一个茂，作动词用，劝勉；后一个茂名词，劝勉的人。 ⑩服：事。弘大：宽大。 ⑪稽颡（sǎng嗓）：磕头而额触地。 ⑫顷：此指齐顷公。灵：此指齐灵公。

⑬奉：禀承，接受。孙吴：悼太子偃师之子。戴恶：宋国大夫。 ⑭十一月壬午：应是十月壬午之误，即十月十八日。 ⑮舆嬖：普通的

嬖幸者。哀克：陈国大夫。　⑯置：赦免。　⑰颡（sǎng嗓），额。

⑱穿封戌：楚国大夫。陈公：灭陈为县，使穿封戌为县公。　⑲城麇之役：指襄公二十六年穿封戌为囚禁皇颉之事，与当时还是公子的灵王，发生争执的事件。　⑳辟：同“避”，避让。　㉑息：宁静，安定。　㉒岁在鹑火：岁星在鹑火。　㉓析木之津：犹言箕宿、斗宿间的银河。津，汉津，银河。复由：复用，复兴。　㉔蓐：颛顼的后代，舜的祖先。瞽瞍：舜之父。　㉕遂：舜的后代。　㉖胡公不淫：即胡公满，遂之后代，陈国之始封祖。　㉗世数未：犹言世代数字不满一百。　㉘兆：预兆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在红地举行大检阅，从根牟直到宋国、卫国的边境线，兵车有一千辆。

七月初八，齐国子尾死了，子旗想要治理子尾的家政。十一日，杀梁婴。八月十四日，驱逐了子成、子工、子车，这三个人都逃来鲁国，子旗为子良氏立了家臣之长。子良的家臣说：“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子旗却要帮忙管我们的家事，这是想要兼并我们。”把武器分发下去准备攻打子旗。陈桓子和子尾亲近，也把武器分发下去准备帮助他们攻打。有人向子旗报告，子旗不相信。又有好几个人来报告。子旗准备到子良家里去，又有几个人在路上向他报告，于是就到陈氏那里。桓子将要出发了，听到子旗到来而回，穿上平常燕游的服装迎接他，子旗请问桓子的意图。桓子回答说：“听说子良家分发武器准备攻打您，您听到这件事了吗？”子旗说：“没有听说。”桓子说：“您何不也把武器分发下去？无宇请求跟随您。”子旗说：“您为什么要这样？他是个孩子，我教导他还害怕他不能成功，我又给他贵官厚禄。如果和他互相攻打，怎么对待先人？您何不说他一下？《周书》说：‘施惠于不感激施惠的人，劝勉不受劝勉的人。’这就是康叔所以能够作事宽大的缘故。”陈桓子磕头额触地说：“顷公、灵公福佑您，我还希望赐惠于我呢。”于是两家和好如同以前一样。

陈国公子招把罪过推给公子过而杀了他。九月，楚国公子弃疾率领军队禀承孙吴的旨意包围陈国，宋国戴恶领兵会合。冬季十月十八日，灭亡了陈国。受陈侯宠幸的普通人袁克，杀马毁玉为陈侯殉葬。楚国人准备杀死他，他请求赦免。不久又请求去小便，他在帐幕里小便，把首经缠在头上逃跑了。楚王派穿封戌做陈公，说："城麇那次事件他不谄媚。"穿封戌事奉楚王饮酒，楚王说："城麇那次事件，如果你知道寡人能达到这一步，你恐怕要避让我的吧？"穿封戌回答说："如果知道您能到这一步，臣下一定拚死维护礼，以此来安定楚国。"晋侯向史赵询问说："陈国大概就此灭亡了吗？"史赵回答说："不能。"晋侯说："什么缘故？"史赵回答说："陈国，是颛顼的后代。岁星在鹑火，颛顼氏由此而终于灭亡，陈国也将要和颛顼一样。现在岁星在箕宿斗宿间的银河里，陈国还将会复兴。况且陈氏要在齐国取得政权以后最终灭亡。从幕一直到瞽瞍，没有违背天命的。舜又增加了盛德，德行一直落到遂身上，遂的后代保持了它。到了胡公不淫，所以周朝给他赐姓，让他祭祀虞帝。臣下听说盛德一定享有百代祭祀。现在虞的世代数字不满。将会在齐国继续保持下去，它的预兆已经在那里了。"

九 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，叔弓、宋华亥、郑游吉、卫赵黡会楚子于陈①。

二月庚申，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，实城父，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②。伍举授许男田③。然丹迁城父人于陈，以夷濮西田益之④。迁方城外人于许⑤。

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⑥。晋梁丙、张趯率阴戎伐颍⑦。王使詹桓伯辞于晋⑧，曰："我自夏以后稷，魏、

骀、芮、岐、毕③，吾西土也。及武王克商，蒲姑、商奄⑩，吾东土也。巴、濮、楚、邓⑪，吾南土也。肃慎、燕、亳⑫，吾北土也。吾何迩封之有⑬？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建母弟，以蕃屏周，亦其废队是为，岂如弁髦而因以敝之⑭。先王居祷杌于四裔，以御螭魅，故允姓之奸，居于瓜州⑮。伯父惠公归自秦，而诱以来，使偪我诸姬，入及郊甸⑯，则戎焉取之。戎有中国⑰，谁之咎也？后稷封殖天下，今戎制之，不亦难乎？伯父图之⑱。我在伯父，犹衣服之有冠冕，木水之有本原，民人之有谋主也⑲。伯父若裂冠毁冕，拔本塞原，专弃谋主，虽戎狄其何有余一人⑳？”

叔向谓宣子曰：“文之伯也，岂能改物㉑？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㉒。自文以来，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，以宣示其侈，诸侯之贰㉓，不亦宜乎？且王辞直㉔，子其图之。”宣子说。

王有姻丧，使赵成如周吊，且致阎田与谧㉕，反颍俘。王亦使宾滑执甘大夫襄以说于晋㉖，晋人礼而归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昭公九年(公元前533年)。赵鞅(yǎn掩)：卫国大夫。　②二月庚申：此月无庚申日，当是干支有误。　③许男：即许悼公。　④然丹：即子革，又称郑丹，楚国大夫。陈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亳县北）。濮：濮水（在今山东菏泽市境内）。　⑤方城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）。　⑥甘人：即甘大夫襄，周大夫。阎嘉：晋国大夫。阎：周地（在今河南洛阳市）。　⑦阴戎：阴地的戎人。颍：周地（在今河南登封县

东)。 ⑧詹桓伯：周大夫。 ⑨隗：周地，后归晋（在今山西芮城县西)。骀（tái台)：同“邰”，后稷始封地（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)。芮：国名，姬姓（在今山西芮城县西)。岐：岐国（在今陕西岐山县)。毕：毕国（在今陕西咸阳市北)。 ⑩蒲姑：地名（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南)。商奄：古国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)。 ⑪巴：国名，姬姓（在今湖北襄樊市)。楚：指楚都郢（在今湖北江陵县北)。邓：曼姓国（在今河南邓县)。 ⑫肃慎：古国名（在今北京市通向东北一带辽阔土地)。燕：国名，姬姓，后人称为北燕（在今北京市一带)。亳：古国名（今地不详)。 ⑬迩：近。 ⑭建母弟：犹言建立同母兄弟的国家。蕃屏：保卫。废队：败坏衰颓。弁髦（máo毛)：缁布冠与儿生三月剪去之发。杜预注：“童子垂髦始冠，必三加冠，成礼而弃其始冠，故言弁髦因以敝之。” ⑮梼（táo桃，又读dǎo岛）杌（wù误)：尧舜时代四凶之一。四裔：四方极远之处。螭（chī嗤）魅：古人幻想中能害人的怪物。允姓：古代部落名。杜预注：“允姓，阴戎之祖”，瓜州：地名（在今甘肃敦煌县)。 ⑯惠公：此指晋惠公。郊甸：犹言郊区，郭外曰郊，郊外曰甸。 ⑰中国：犹言中原。

⑱封殖：创建，缔造。制：控制。伯父：天子称同姓诸侯，诸侯称同姓大臣俱可称伯父。 ⑲谋主：主要计谋者。 ⑳一人：此指天子。

㉑伯：同“霸”，霸主，领袖。改物：犹言改礼。 ㉒翼：辅佐。戴：拥戴。 ㉓衰德：衰微政治与行为。暴灭：轻慢。宗周：周王室。侈：骄横。贰：贰心。 ㉔直：理直。 ㉕姻丧：姻亲的丧事。赠（suì遂)：赠送给死者的衣衾。 ㉖宾滑：周大夫。

〖译文〗

鲁昭公九年春天，叔弓、宋国华亥、郑国游吉、卫国赵黑在陈国会见楚王。

二月某日，楚国公子弃疾把许国迁到夷地，其实就是城父，拿州来、淮水北岸的土地补给许国。伍举把土地授给许男。然丹把城父人迁到陈地，把濮水西岸夷地的土地补给陈地。把方城山外边的人迁到许地。

周朝的甘大夫襄和晋国的阎嘉争夺阎地的土地。晋国梁丙、张趯率领阴地的戎人攻打颍地。周天子派詹桓伯去谴责晋，

国，说："我们在夏代凭借后稷的功劳，魏国、骀国、芮国、岐国、毕国，是我们的西部领土。到武王战胜商朝，蒲姑、商奄，是我们的东部领土。巴国、濮国、楚国、邓国，是我们南部的领土。肃慎、燕国、亳国，是我国的北部领土。我们有什么近处的封疆领土？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建立同母兄弟的国家，用来保卫周室，恐怕也是为了防止周室毁坏衰颓，难道只是象缁布帽子和儿童剪去的头发事情完了就可以丢弃了。先王让祷杌住在四方边远的地方，来抵御害人的怪物，所以允姓中的坏人，住在瓜州。伯父惠公从秦国归来，就引诱他们前来，让他们逼迫我们各个姬姓国家，侵入我们的郊区，戎人于是就夺取了这些地方。戎人占据中原，这是谁的罪过？后稷创建了天下，现在为戎人所控制，我不也很难吗？请伯父考虑一下。我们对于伯父来说，犹如衣服有冠冕，树木流水有本源，百姓有谋主。伯父如果撕裂毁坏冠冕，拔掉树木塞断水源，专断并抛弃谋主，即使是戎狄他们心里哪里会有我这天子？"

叔向对宣子说："文公是霸主，难道能改礼？不过是辅佐拥戴天子而又更加恭敬罢了。从文公以来，每一代都是德行衰减而且损害轻视王室，用来宣扬它的骄横，诸侯怀有贰心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况且天子的言辞理直气壮，您还是考虑一下。"宣子很高兴。

周天子有姻亲的丧事，宣子就派赵成到周吊唁，并且送去阎地的土地和死者所用的衣衾，放还了在颍地抓到的俘虏。周天子也派宾滑逮了甘大夫襄来讨晋国的欢心，晋国人对他以礼相待，并放他回去了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，陈灾。郑裨灶曰："五年，陈将复封①。封五十二年而遂亡。"子产问其故。对曰："陈，水属也。

火，水妃也，而楚所相也②。今火出而火陈③，逐楚而建陈也。妃以五成④，故曰五年。岁五及鹑火⑤，而后陈卒亡，楚克有之，天之道也，故曰五十二年。”

晋荀盈如齐逆女，还，六月，卒于戏阳⑥。殡于绛，未葬。晋侯饮酒，乐⑦。膳宰屠蒯趋入，请佐公使尊⑧。许之。而遂酌以饮工⑨，曰：“女为君耳，将司聪也⑩。辰在子卯，谓之疾日⑪。君彻宴乐，学人舍业，为疾故也⑫。君之卿佐，是谓股肱⑬。股肱或亏，何痛如之？女弗闻而乐，是不聪也。”又饮外嬖嬖叔曰⑭：“女为君目，将司明也。服以旌礼，礼以行事，事有其物，物有其容⑮。今君之容，非其物也，而女不见，是不明也。”亦自饮也，曰：“味以行气⑯，气以实志，志以定言，言以出令。臣实司味，二御失官⑰，而君弗命，臣之罪也。”公说，彻酒。初，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，为是悛而止⑱。秋八月，使荀跞佐下军以说焉⑲。

孟僖子如齐殷聘，礼也。

冬，筑郎囿，书时也⑳。季平子欲其速成也，叔孙昭子曰：“《诗》曰㉑：‘经始勿亟，庶民子来㉒。’焉用速成？其以剿民也㉓。无囿犹可，无民其可乎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陈将复封：陈国将要重新受封。 ②水属：水的隶属。杜预注：“陈，颛顼之后，故为水属。” 妃：同“配”，配偶。 相：主治。杜预注：“相，治也。楚之先祝融，为高辛氏火正，主治火事。” ③今火出而火

陈：前一个火字指大火星，后一个火字指火灾。　④妃以五成：犹言阴阳五行用五来相配。　⑤岁：岁星。　鹑火：二十八宿的柳宿。　⑥荀盈：即伯夙，又称知伯，知盈，晋国大夫。　戏阳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内黄县北）。　⑦乐：奏乐。　⑧膳宰屠蒯：晋国主持饮食的官员。　请佐公使尊：犹言请求帮助斟酒。尊，古代酒杯。　⑨饮（yìn印）：给别人喝。工：乐工。　⑩聪：听觉灵敏。　⑪辰：日子。　子卯：甲子乙卯。疾日：即忌日。甲子为商纣灭亡死日，乙卯为夏桀亡日，所以当时的人以甲子乙卯为忌日。　⑫宴乐：酒筵中演奏音乐。学人：此指学习音乐的人。舍业：犹言停止习乐。疾：同“忌”，忌避。　⑬股肱：比喻帝王左右辅佐得力的臣子。股，大腿。肱：胳膊。　⑭叟叔：晋国大夫。　⑮旌：表示，标志。　⑯行气：使气血运行。　⑰失官：犹言失职。　⑱知氏：即知盈。　悛（quān圈）：改变。　⑲荀跞：即知文子，荀盈之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⑳郎囿：鲁囿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时：犹言合于时令。

㉑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·灵台》篇。　㉒经始：开始规划营造。子来：像儿子似的来建筑灵台。　㉓剿：劳累。

〖译文〗

夏季四月，陈国发生火灾。郑国裨灶说：“五年以后，陈国将重新封建。封建五十二年以后就会灭亡。”子产问他这样说的缘故。裨灶回答说：“陈国，是水的隶属，火，是水的配偶，是楚国所主治的。现在大火星出现而陈国发生了火灾，这是驱逐楚国而建立陈国。阴阳五行用五来相配，所以说五年。岁星五年到达鹑火，然后陈国最终灭亡，楚国战胜而据有它，这是上天之道，所以说是五十二年。”

晋国的荀盈到齐国迎接齐女，回来，六月，死在戏阳。停棺在绛城，没有安葬。晋侯喝酒，让乐工演奏音乐。主持饮食的官员屠蒯快步走进来，请求帮助斟酒。晋侯答应了。屠蒯就斟酒给乐工喝，说：“你是国君的耳朵，职责是使听觉灵敏。日子在甲子乙卯，叫做忌日。国君撤除酒宴及其演奏音乐，学习音乐的人停止演习，这是为了忌避的缘故。国君的卿佐，这叫

做股肱之臣。股肱之臣有了亏损，什么痛心的事情能赶上这个？你没有听到而奏乐，这是耳朵不灵敏。”又给宠臣嬖叔喝酒说：“你作为国君的眼睛，职责是使它明亮。服饰用来表示礼仪，礼仪用来推行事情，事情有它自己的类别，类别有它自己的外貌。现在国君的外貌，不是他应有的类别，可是你看不到，这是眼睛不明亮。”也自己喝了一杯，说：“味道用来让气血流通，气血用来充实意志，意志用来确定语言，语言用来发布命令。臣下的职责是调和口味，两个侍候国君的人失职，而国君没有下令治罪，这是臣下的罪过。”晋侯很高兴，撤除了酒宴。起初，晋侯想要废掉荀盈而立他的宠臣，因为上述这件事就改变主意没有办。秋季八月，派荀跞做了下军的副将以自我解释。

孟僖子到齐国举行盛大的聘问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冬天，修建郎囿，《春秋》加以记载这是由于合于时令。季平子想要迅速完成它，叔孙昭子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开始规划营造不着急，百姓却象儿子似的来建筑灵台。’哪里用得着迅速完成？恐怕会使百姓受劳累吧。没有园林还是可以的，没有百姓可以吗？”

十 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，王正月，有星出于婺女①。郑裨灶言于子产曰：“七月戊子，晋君将死。今兹岁在颛顼之虚，姜氏、任氏实守其地②。居其维首，而有妖星焉，告邑姜也③。邑姜，晋之妣也④。天以七纪，戊子，逢公以登，星斯于是乎出⑤。吾是以讥之⑥。”

齐惠栾、高氏皆耆酒，信内多怨，强于陈、鲍氏而

恶之⑦。夏，有告陈桓子曰："子旗、子良将攻陈、鲍。"亦告鲍氏。桓子授甲而如鲍氏，遭子良醉而骋⑧，遂见文子，则已授甲矣。使视二子⑨，则皆将饮酒。桓子曰："彼虽不信，闻我授甲，则必逐我⑩。及其饮酒也⑪，先伐诸？"陈、鲍方睦⑫，遂伐栾、高氏。

子良曰："先得公⑬，陈、鲍焉往？"遂伐虎门⑭。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门之外，四族召之⑮，无所往。其徒曰："助陈、鲍乎？"曰："何善焉？""助栾、高乎？"曰："庸愈乎⑯？""然则归乎？"曰："君伐焉归？"公召之而后入。公卜使王黑以灵姑銔率⑰，吉。请断三尺焉而用之。五月庚辰⑱，战于稷，栾、高败，又败诸庄⑲。国人追之，又败诸鹿门⑳。栾施、高彊来奔。陈、鲍分其室。

晏子谓桓子："必致诸公。让，德之主也，让之为懿德㉑。凡有血气，皆有争心，故利不可强，思义为愈㉒。义，利之本也，蕴利生孽㉓。姑使无蕴乎，可以滋长。"桓子尽致诸公，而请老于莒㉔。

桓子召子山，私具幄幕器用从者之衣屦，而反棘焉㉕。子商亦如之㉖，而反其邑。子周亦如之，而与之夫于㉗。反子城、子公、公孙捷㉘，而皆益其禄。凡公子、公孙之无禄者，私分之邑。国之贫约孤寡者㉙，私与之粟。曰："《诗》云㉚，'陈锡载周㉛'，能施也。桓公是以霸。"

公与桓子莒之旁邑，辞。穆孟姬为之请高唐，陈氏

始大㉜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昭公十年(公元前532年)。 婺（wù务）女：即二十八宿中的女宿。 ②今兹：今年。 岁：木星。 颛顼之虚：即玄枵（xiāo消）。 姜氏：多指齐国，因齐国姜姓。 任氏：指薛国，因薛国任姓。 守其地：保持玄枵之地。 ③居其维首：婺女宿正当玄枵的首位。维，即星次。二十八宿分为十二次；古有分野之说，玄枵为齐的分野，而婺女（女宿）又为玄枵三宿之首。妖星：即客星，不正常之星。古人认为无论新星或变星，都是非常天象，以为妖星。邑姜：周武王妻子，齐太公女儿，晋国始封祖唐叔之母。 ④妣：先妣。晋平公距邑姜已经二十世。 ⑤天以七纪：上天用七来记数。二十八宿分布四方，每方七宿。逢公：古代齐地诸侯或部落长。登：登天，即死。 ⑥讥：同“卟（bǔ卜）”，占卜。此指用星象占卜，知道晋侯死日。《说文》：“卟，卜以问疑也。” ⑦栾：即栾氏，齐惠公后代，齐国大族，此指栾施，字子旗，子雅之子。高：即高氏，齐惠公后代，齐国大族，此指高彊，字子良，子尾之子。陈：即陈氏，齐国陈敬仲的后代宗族，此指陈桓子。鲍：即鲍氏，齐国大族，此指鲍文子。 ⑧遭：遇见。 ⑨二子：指子旗、子良。 ⑩逐：驱逐。 ⑪及：乘着，趁着。 ⑫睦：和睦。 ⑬公：此指国君。 ⑭虎门：此指齐景公路寝的南门。 ⑮端委：此指穿着礼服。四族：指栾、高、陈、鲍。 ⑯庸：岂，难道。愈：胜过，强于。 ⑰王黑：齐国大夫。灵姑鉏（pī丕）：公旗名。 ⑱五月庚辰：五月某日。五月没有庚辰日。 ⑲稷：即稷门，齐国都城门（在今山东淄博市西）。庄：齐国都大道名。 ⑳鹿门：齐国都城的东南门。 ㉑懿德：美德。 ㉒强：强取。 ㉓蕴（yùn运）：同“蕴”，积聚。 ㉔莒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莒县）。 ㉕子山：齐国大夫。棘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临淄县西北）。 ㉖子商：齐国大夫。 ㉗子周：齐国公族。夫于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长山县西南二十里）。 ㉘子城：齐国大夫。子公：齐国大夫。 ㉙贫约：穷困，贫苦。 ㉚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 ㉛陈锡载周：把受到的赏赐布陈开来赐给别人就创建了齐国。载，造，创建。 ㉜穆孟姬：齐景公之母。高唐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高唐县东）。

〖译文〗

十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有一颗星在婺女宿出现。郑国裨灶对子产说："七月初三，晋国国君将要死去。今年岁星在玄枵，姜氏、任氏保守着这里的土地。婺女宿正当玄枵的首位，而有妖星在这里出现，这是预告灾祸将要归于邑姜。邑姜是晋侯的先妣。上天是用七来记数的，七月初三，是逢公登天的日子，妖星就在这时候出现。我是用它占卜知道的。"

齐惠公的后代栾氏、高氏都喜欢喝酒，听信妻妾的话别人怨恨很多，势力大于陈氏、鲍氏并讨厌他们。夏天，有人告诉陈桓子说："子旗、子良将要攻打陈氏、鲍氏。"同时也告诉了鲍氏。陈桓子把兵器发给部下并到鲍氏那里，路上遇见子良喝醉了酒而纵马驰骋，于是就进见鲍文子，鲍文子也已经把兵器分发下去了。派人去探听子旗子良的动静，他们正将要喝酒。陈桓子说："他们进攻我们即使不真实，但是听说我们分发武器，必定驱逐我们。乘着他们喝酒的机会，先攻打他们怎么样？"陈氏、鲍氏正在和睦的时候，就攻打栾氏、高氏。

子良说："先得到国君的支持，陈氏、鲍氏哪里逃走？"于是就攻打虎门。晏平仲穿着朝服站在虎门之外，四个家族召见他，他都不去。他的部下说："帮助陈氏、鲍氏吗？"晏平仲说："他们有什么好的地方值得帮助？""帮助栾氏、高氏吗？"晏平仲说："难道能胜过陈氏、鲍氏吗？""那么回去吗？"晏平仲说："国君遭到进攻回哪里去？"齐侯召见他而后进去。齐侯占卜派王黑用灵姑鈃领兵，吉利。请求砍去三尺以后而使用。五月某日，在稷门交战，栾氏、高氏大败，在叫庄的大道上又打败了他们。国内的人们追赶他们，又再次在鹿门击败他们。栾施、高彊逃奔鲁国。陈氏、鲍氏分了他们的家产。

晏子对陈桓子说："一定要把分得栾氏、高氏的家产交给国君。谦让，是德行的根本，让给别人是美德。凡是有血气的人，都有争夺之心，所以利益不可强取，想着道义就能胜过别人。

道义，是利益的根本，积聚利益就会产妖孽。姑且使它不要积聚吧，可以让它慢慢生长。”陈桓子把分得的财产全部交给齐侯，并请求在莒地告老退休。

陈桓子召见子山，私下准备了帐幕器物从者的衣服鞋子，而把棘地还给了他。对子商也象这样，而把封邑归还给他。对子周也象这样，而把夫于给了他。让子城、子公、公孙捷回国，并且都增加了他们的俸禄。凡是公子、公孙没有俸禄的，私下里分给他们封邑。对国内贫穷孤寡的人，私下里分给他们粮食。他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把受到的赏赐布陈开来赐给别人就创建了周国’，这就是能够施舍的缘故。齐桓公因此成为霸主。”

齐侯给陈桓子莒地附近的城邑，他辞谢了。穆孟姬为他请求高唐，陈氏开始昌大。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，平子伐营取郠，献俘，始用人于亳社①。臧武仲在齐，闻之曰：“周公其不飨鲁祭乎②！周公飨义，鲁无义。《诗》曰③：‘德音孔昭，视民不佻④。’佻之谓甚矣，而壹用之⑤，将谁福哉！”

戊子⑥，晋平公卒。郑伯如晋，及河，晋人辞之。游吉遂如晋。

九月，叔孙婼、齐国弱、宋华定、卫北宫喜、郑罕虎、许人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如晋⑦，葬平公也。郑子皮将以币行。子产曰：“丧焉用币？用币必百两⑧，百两必千人，千人至将不行。不行，必尽用之。几千人而国不亡？”子皮固请以行。既葬，诸侯之大夫欲因见新君。叔孙昭子曰：“非礼也。”弗听。叔

向辞之曰："大夫之事毕矣。而又命孤，孤斩焉在衰绖之中⑨。其以嘉服见⑩，则丧礼未毕。其以丧服见，是重受吊也。大夫将若之何？"皆无辞以见。子皮尽用其币，归谓子羽曰："非知之实难，将在行之。夫子知之矣，我则不足。《书》曰：'欲败度，纵败礼⑪。'我之谓矣。夫子知度与礼矣，我实纵欲而不能自克也⑫。"

昭子至自晋，大夫皆见。高彊见而退。昭子语诸大夫曰："为人子，不可不慎也哉！昔庆封亡，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诸君⑬，君以为忠而甚宠之。将死，疾于公宫⑭，辇而归，君亲推之。其子不能任⑮，是以在此。忠为令德，其子弗能任，罪犹及之，难不慎也⑯？丧夫人之力，弃德旷宗⑰，以及其身，不亦害乎？《诗》曰⑱：'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。'其是之谓乎。"

冬十二月，宋平公卒。初，元公恶寺人柳，欲杀之。及丧，柳炽炭于位⑲，将至，则去之。比葬⑳，又有宠。

【注释】

①郠（gěng梗）：莒邑，后被鲁国夺取（在今山东沂水县）。亳社：此指鲁国的亳社。　②飨：接受。　③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篇。　④德音：即德行的声誉。孔昭：很明显。视：同"示"。佻：苟且，轻薄。　⑤壹用之：犹言把人同牲畜一样使用。壹，同。　⑥戊子：七月初三。　⑦华定：宋国大夫。北宫喜：即北宫真子，卫国大夫。

⑧两：车乘的计量单位。杜预注："载币用车百乘。"　⑨孤：晋国新君自称。此处是叔向代新君昭公说话。斩焉：哀痛的样子。　⑩嘉服：吉服。　⑪欲败度：欲望败坏法度。纵败礼：放纵败坏礼仪。　⑫克：

克制。 ⑬庆封：即庆季，又称子家，齐国大夫。君：指齐君。⑭疾：病，此指得病。 ⑮任：任用，此指继承。 ⑯难：奈何的合音，怎么。 ⑰夫人：指子尾。力：功劳。旷宗：宗祀断绝，空无人祭祀。 ⑱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正月》篇；《诗经·大雅·瞻卬》篇也有“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后”这两句诗。 ⑲炽炭：烧炭。 ⑳比：等到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，季平子进攻莒国占领郠地，奉献俘虏，在亳社开始用人祭祀。臧武仲在齐国，听到了这件事说：“周公恐怕不接受鲁国的祭祀吧！周公接受合于道义的祭祀，鲁国不符合道义。《诗经》说：‘他们的德行声誉很明显，教人们不要苟且轻薄。’现在的做法可以说苟且轻薄得过分了，而把人同牲畜一样使用，上天将赐福给谁呀！”

七月初三，晋平公死了。郑伯到晋国去，到达黄河，晋国人辞谢了。游吉就到晋国去。

九月，叔孙婼、齐国国弱、宋国华定、卫国北宫喜、郑国罕虎、许人、曹人、莒人、邾人、薛人、杞人、小邾人到晋国去，这是为了安葬平公。郑国罕虎准备带财礼前去。子产说：“吊丧哪里用得着财礼？用财礼必定要用一百辆车拉，用一百辆车必定要用一千人，一千人去一时又回不来。回不来，财物必定全部用光。一千人的礼物出去几次国家还有不灭亡的？”罕虎坚决请求带着出去。安葬完毕，各国诸侯的大夫想要乘机拜见新国君。叔孙昭子说：“这是不符合礼仪的。”大夫们不听。叔向辞谢他们说：“大夫们的事情已经完毕了。而又令我和诸国大夫相见，孤哀痛地处在服丧期间。我如果用吉服相见，那么丧礼还没有完毕。我如果用丧服相见，这是再受一次吊唁。大夫们准备怎么办？”大夫们都没有理由再要求拜见。罕虎用光了他带去的财礼，回国后对子羽说：“并不是难在懂得道理，难在实

行它。他老人家懂得道理，我连道理还懂得不够。《尚书》说：‘欲望败坏法度，放纵败坏礼仪。’说的就是我这样的人了。他老人家懂得法度和礼仪了，我的确是放纵欲望而不能自我克制。”

昭子从晋国归来，大夫们都来进见。高彊进见后就退了出去。昭子对各位大夫说：“做为一个人的儿子，是不可以不谨慎的呀！从前庆封逃亡，子尾接受很多城邑而稍稍送给国君一部分，国君认为他忠诚并十分宠信他。临死以前，在公宫得病，乘辇回家，国君亲自推车。他儿子不能继承父业，因此在这里。忠诚是美德，他儿子不能继承，罪过就延及到他身上，怎么能不谨慎？丧失了那个人的功劳，丢掉了美德使宗庙闲空而无人祭祀，而且罪过还延及到他身上，不也是祸害吗？《诗经》说：‘忧患的到来不在我前头，也不在我后头’，说的就是这个吧。”

冬季十二月，宋平公去世。起初，宋元公讨厌寺人柳，想要杀他。等到丧事的时候，寺人柳在元公坐的地方烧上炭，元公将要到达，就把炭撤去。等到安葬以后，寺人柳又得到了宠信。

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①，王二月，叔弓如宋，葬平公也。

景王问于萇弘曰②：“今兹诸侯，何实吉？何实凶？”对曰：“蔡凶。此蔡侯般弒其君之岁也③。岁在豕韦④，弗过此矣。楚将有之，然壅也⑤。岁及大梁，蔡复楚凶⑥，天之道也。”

楚子在申⑦，召蔡灵侯。蔡大夫曰：“王贪而无信，唯蔡于感，今币重而言甘⑧，诱我也，不如无往。”蔡侯不可。

三月丙申⑨，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，醉而执之。夏四月丁巳⑩，杀之。刑其士七十人⑪。公子弃疾帅师围蔡。

韩宣子问于叔向曰："楚其克乎？"对曰："克哉！蔡侯获罪于其君，而不能其民，天将假手于楚以毙之⑫，何故不克？然肸闻之，不信以幸⑬，不可再也。楚王奉孙吴以讨于陈曰，将定而国⑭。陈人听命，而遂县之。今又诱蔡而杀其君，以围其国，虽幸而克，必受其咎，弗能久矣。桀克有緡以丧其国，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⑮。楚小位下，而亟暴于二王⑯，能无咎乎？天之假助不善，非祚之也⑰，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。且譬之如天，其有五材而将用之，力尽而敝之，是以无拯，不可没振⑱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昭公十一年（公元前531年）。 ②蔓弘：即蔓叔，周大夫。 ③蔡侯般：蔡国国君，蔡景公之子，即蔡灵侯，又称蔡灵公，在位十二年。 ④豕韦：即二十八宿之室宿，十二次之一。 ⑤壅：积恶。 ⑥岁：岁星。大梁：十二星次之一。复：复国。 ⑦申：本国名，姜姓，后为楚国大邑（在今河南南阳市及其北境地）。 ⑧感：同"撼"，恨。甘：甜。 ⑨三月丙申：三月十五日。 ⑩四月丁巳：四月初七。 ⑪刑：杀戮。 ⑫能：得。假手：借别人之手以行罚。 ⑬幸：犹言得利。 ⑭孙吴：指陈惠公。 ⑮有緡（mín民）：夏代部落名。东夷：东方文化落后的诸部落。 ⑯二王：指夏桀、商纣。 ⑰祚：保佑，福佑。 ⑱五材：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没：终，最后。振：犹言兴盛。

【译文】

十一年春天，周历二月，叔弓到晋国去，这是为了安葬宋平公。

周景王向萇弘询问说:“现在的诸侯之中，哪里吉祥？哪里凶险?”萇弘回答说:“蔡国凶险。这是蔡侯般杀死他国君的年份。岁星在豕韦，不会过这一年了。楚国将会占有蔡国，然而这是积累邪恶。岁星到大梁，蔡国复国楚国凶险，这是上天的常道。”

楚王在申地，召蔡灵侯会见。蔡国大夫说:“楚王贪婪而不讲信用，唯独对蔡国怨恨，现在财礼重而说话甜，这是引诱我们，不如不去。”蔡侯不同意。三月十五日，楚王在申地埋伏甲士而设享礼招待蔡侯，灌醉了酒并囚禁了他。夏季四月初七，杀了蔡灵侯。杀戮他的士七十人。公子弃疾率领军队包围蔡国。

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说:“楚国恐怕会打胜吧?”叔向回答说:“可以战胜呀！蔡侯对他的国君是有罪的，并且得不到百姓的拥护，上天将要借楚国人的手处死他，什么缘故不能战胜？然而胙听说这样的话，不讲信用而得利，不可能有第二次。楚王事奉陈惠公而对陈国进行讨伐说，将要安定你们的国家。陈人听从了他的命令，于是就灭亡了陈国建置为县。现在又诱骗蔡国并杀了他们的国君，来包围他们的国家，即使侥幸打胜，必定受到它的灾殃，不能长久了。夏桀战胜有緡而丢掉了他的国家，商纣战胜东夷而丧失了他的生命。楚国地域小地位低，而屡次表现比两个国君还要残暴，能没有灾殃吗？上天借助坏人，不是福佑他，而是增加他的凶恶然后降罚给他。而且比如上天，它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种材料而由人加以使用，材力用尽就丢弃，因此楚国不能拯救，最后也不能兴盛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五月，齐归薨，大蒐于比蒲①，非礼也。

孟僖子会邾庄公盟于祲祥②，修好，礼也。泉丘人

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，遂奔僖子，其僚从之③。盟于清丘之社④，曰："有子，无相弃也！"僖子使助蘧氏之簉⑤。反自浸祥，宿于蘧氏，生懿子及南宫敬叔于泉丘人⑥。其僚无子，使字敬叔⑦。

楚师在蔡，晋荀吴谓韩宣子曰："不能救陈，又不能救蔡，物以无亲⑧，晋之不能，亦可知也已！为盟主而不恤亡国，将焉用之？"

秋，会于厥愁⑨，谋救蔡也。郑子皮将行。子产曰："行不远，不能救蔡也。蔡小而不顺，楚大而不德，天将弃蔡以壅楚⑩。盈而罚之，蔡必亡矣。且丧君而能守者，鲜矣。三年，王其有咎乎！美恶周必复⑪，王恶周矣。"晋人使狐父请蔡于楚⑫，弗许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归：鲁襄公妾，鲁昭公母。比蒲：鲁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②邾庄公：即邾子穿，邾国国君。浸祥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）。③泉丘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宁阳、泗水两县之间）。僚：僚友，朋友，犹言同伴。④清丘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）。社：土神之木主，此指土地庙。⑤蘧（wěi伟）氏：孟僖子之妻。簉（zào造，又读chòu臭）：簉室，妾。⑥懿子：即仲孙何忌，又称孟懿子，鲁国大夫。南宫敬叔：鲁国大夫。⑦字：抚养。⑧物：顾炎武云："物，人也。"⑨厥愁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乡县）。⑩弃蔡以雍楚：抛弃蔡国而使楚国积累邪恶。⑪周：指岁星绕行一周。⑫狐父：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五月，齐归去世，在比蒲举行大规模阅兵，这是不符合礼的。

孟僖子会见邾庄公在祲祥结盟，重修旧日的友好，这是合于礼的。泉丘人有一个女儿梦见用她的帐幕覆盖了孟氏的祖庙，于是就私奔到孟僖子那里，她的同伴也跟着她。在清丘的土地庙里盟誓，说："有了儿子，不要丢掉我！"孟僖子让她们住在遽氏那里做妾。孟僖子从祲祥回来，住在遽氏那里，在泉丘的那个女人生了懿子和南宫敬叔。她的同伴没有儿子，就让她抚养敬叔。

楚国的军队在蔡国，晋国荀吴对韩宣子说："不能救援陈国，又不能救援蔡国，别人因此不来亲附，晋国的不行也就可以知道了！自己做为盟主而不为灭亡的国家忧虑，又哪里用得着盟主？"

秋天，季孙意如和晋国韩起、齐国国弱、宋国华亥、卫国北宫佗、郑国罕虎、曹人、杞人在厥慭会见，商量救援蔡国。郑国的子皮将要出行。子产说："走不远的，不能救援蔡国了。蔡国小而不顺从，楚国大而没有德行，上天将要抛弃蔡国而使楚国积累邪恶。恶贯满盈然后惩罚它，蔡国一定要灭亡了。况且丧失了国君而能够守住国家的，也是很少的了。到了三年，楚王大概有灾殃吧！美和恶在岁星绕行一周的时候必有报应，楚王的邪恶已经到了岁星绕行一周的时候了。"晋国人派狐父到楚国请求宽免蔡国，楚国不答应。

【原文】

单子会韩宣子于戚，视下言徐①。叔向曰："单子其将死乎。朝有著定，会有表，衣有裣，带有结②。会朝之言，必闻于表著之位，所以昭事序也③。视不过结、裣之中，所以道容貌也④。言以命之，容貌以明之，失则有阙⑤。今单子为王官伯，而命事于会，视不登带，

言不过步，貌不道容，而言不昭矣⑥。不道不共，不昭不从，无守气矣⑦。”

九月，葬齐归，公不慼⑧。晋士之送葬者，归以语史赵。史赵曰：“必为鲁郊⑨。”侍者曰：“何故？”曰：“归姓也，不思亲，祖不归也⑩。”叔向曰：“鲁公室其卑乎⑪！君有大丧，国不废蒐。有三年之丧，而无一日之慼。国不恤丧，不忌君也⑫。君无慼容，不顾亲也。国不忌君，君不顾亲，能无卑乎？殆将失国。”

冬十一月，楚子灭蔡，用隐大子于冈山⑬。申无宇曰：“不祥。五牲不相为用⑭，况用诸侯乎？王必悔之。”

十二月，单成公卒。

楚子城陈、蔡、不羹⑮。使弃疾为蔡公。王问于申无宇曰：“弃疾在蔡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择子莫如父，择臣莫如君。郑庄公城栎而置子元焉，使昭公不立⑯。齐桓公城谷而置管仲焉⑰，至于今赖之。臣闻五大不在边，五细不在庭⑱。亲不在外，罶不在内⑲。今弃疾在外，郑丹在内。君其少戒⑳。”王曰：“国有大城㉑，何如？”对曰：“郑京、栎实杀曼伯，宋萧、亳实杀子游，齐渠丘实杀无知，卫蒲、戚实出献公㉒，若由是观之，则害于国。末大必折，尾大不掉㉓，君所知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单子：即单成公，周朝大夫。　戚：卫国城邑（在今河南濮阳县北）。　视下：目光向下看。　言徐：说话迟缓。　②著定：犹言席位。

袷（gui贵）：古时衣交领，其交会处谓之袷。　③事序：工作秩序。④道：整齐，犹言端正。　⑤阙：过失，错误。　⑥登：高。⑦守气：守身之气，犹今言精神。　⑧公：此指昭公。　⑨必为鲁郊：犹言昭公一定会寄居别国郊外，不能保有国家。　⑩姓：儿子　⑪卑：卑微，衰弱。　⑫恤：忧虑，悲哀。忌：害怕；一说，尊敬。⑬用：杀人以祭。隐大子：即世子有，蔡灵公太子。冈山：楚国山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⑭五牲不相为用：五种牲口不能互换用来祭祀。　⑮不羹（láng郎）：楚国有两个不羹城，东不羹（在今河南舞阳县北）；西不羹（在今河南襄城县东南）。　⑯郑庄公：即郑伯寤生，郑武公子。在位四十三年。　栎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禹县）。子元：郑国公子。　昭公：此指郑昭公。　⑰谷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）。　⑱五大：五种权贵，即太子、母弟、贵宠公子、公孙、累世正卿。　五细：五种没有权势的人，即贱者、少者、远者、新者、小者。　⑲羁：指他国来本国的寄居之臣。　⑳戒：戒备。　㉑大城：较大的城邑，此指高大的城墙。　㉒京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南）。曼伯：即郑昭公。　萧：宋国城邑（在今安徽萧县西北）。　亳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市北）。子游：宋国公子。　渠丘：即葵丘，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淄博市）。　无知：即公孙无知。　蒲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长垣县东）。　献公：即卫献公。　㉓末：末梢，犹言树枝。　掉：摇动。

【译文】

单成公在戚地会见韩宣子，目光向下说话迟缓。叔向说：“单成公大概将要死了。朝见有固定的席位，会见有标志，衣领有交会之处，衣带有交结。会见和朝见的语言，一定要使在座的人都能听到，用它来表明工作的秩序。目光不超过衣领交会、衣带交结的中间，用以端正仪容形貌。言语用来发布命令，仪容形貌用来表明态度，做不到就有过失。现在单成公做天子的百官之长，在盟会上宣布天子的命令，目光不高于衣带，语言超过一步就听不到，外相不能端正威仪，言语就不能明白了。不端正就不恭敬，不明白别人就不顺从，他已经没有精神了。”

九月安葬齐归，昭公不悲痛。晋国送葬的士人，回去把情况告诉史赵。史赵说："昭公一定会寄居别国的郊外。"侍从问："什么缘故？"史赵说："他是齐归的儿子，不想念母亲，祖先是不会助佑他的。"叔向说："鲁国的公室大概要衰弱了吧！国君有大的丧事，国家不废弃阅兵。有三年的丧期，却没有一天的悲痛。国家不为丧事而悲哀，这是不害怕国君。国君没有悲痛的容貌，这是不顾念亲人。国家不害怕国君，国君不顾念亲人，能够不衰弱吗？大约将会失掉他的国家。"

冬季十一月，楚王灭亡蔡国，杀了隐太子用来祭祀冈山。申无宇说："不吉祥。五种牲畜不能互换进行祭祀，何况用诸侯呢？君王一定要后悔的。"

十二月，单成公去世了。

楚王在陈地、蔡地、不羹筑城。派弃疾做蔡公。楚王向申无宇询问说："弃疾在蔡地，怎么样？"申无宇回答说："选择儿子没有谁能赶上父亲，选择臣子没有谁能赶上国君。郑庄公在栎地筑城而安置子元，使昭公不能立为国君。齐桓公在谷地筑城而安置管仲，到现在齐国还得到利益。臣下听说五种权贵人物不在边境，五种没有权势的小人物不在朝廷。亲近的人不在外边，寄居之臣不在里边。现在弃疾在外边，郑丹在朝廷。君王还是稍加戒备的好。"楚王说："国都有高大的城墙，怎么样？"申无宇回答说："在郑国的京地、栎地杀了郑昭公，在宋国的萧地、亳地杀了子游，在齐国的渠丘杀了公孙无知，在卫国的蒲地、戚地驱逐了献公，如果从这些来看，就对国都有害。树枝大一定折断，尾巴大就一定不能摇摆，这是君王所知道的。"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春，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①，因其众也。

三月，郑简公卒，将为葬除②。及游氏之庙③，将毁焉。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，而无庸毁④。曰："子产过女，而问何故不毁，乃曰，不忍庙也！诺，将毁矣！"既如是，子产乃使辟之。司墓之室⑤，有当道者。毁之，则朝而堋⑥；弗毁，则日中而堋。子大叔请毁之，曰："无若诸侯之宾何⑦？"子产曰："诸侯之宾，能来会吾丧，岂惮日中？无损于宾，而民不害，何故不为？"遂弗毁，日中而葬。君子谓："子产于是乎知礼。礼无毁人以自成也。"

夏，宋华定来聘，通嗣君也⑧。享之，为赋《蓼萧》⑨，弗知，又不答赋。昭子曰："必亡。宴语之不怀，宠光之不宣，令德之不知，同福之不受，将何以在⑩？"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昭公十二年（公元前530年）。高偃：齐国大夫。唐：地名（在今河北完县西，唐县东北）。　②葬除：为埋葬清除道路障碍。　③游氏：郑国大族之一。　④除徒：从事清除、撤毁的役夫。　⑤司墓：管理坟墓的人。　⑥堋（bèng崩去）：落葬，下葬。　⑦无：犹言不这样，不拆。　⑧通：通好。　嗣君：继立之君。　⑨《蓼(lǒu路)萧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·蓼萧》篇。　⑩宴语：指诗中所说的宴会的笑语。《蓼萧》中有"燕笑语兮，是以有誉处兮"的诗句。

【译文】

三月，郑简公死了，将要为安葬清除道路上的障碍。到达游氏的祖庙，将要拆毁它。游吉让他手下从事清除撤毁的役夫拿着工具站着，而不用拆毁。说："子产经过你们这里，如果问

你们为什么不拆，就说，不忍心祖庙啊！已经答应了，将要拆毁了！”这样一番以后，子产就让清道的人避开游氏的祖庙。管理坟墓人的房室，有位于当路的。拆了它，就可以在早晨下葬；不拆，就要到中午才能下葬。游吉请求拆毁它，说：“不拆对各国的宾客怎么办？”子产说：“各诸侯国的宾客，能来参加我国的丧礼，难道会害怕迟到中午？对宾客没有损害，而百姓也不受到损害，为什么不做？”于是就没有拆管理坟墓人的房屋，到中午下葬。君子说：“在这件事情上子产是懂得礼的。礼就是没有毁坏别人而成全自己的事。”

夏天，宋国华定前来聘问，为新继立的宋国国君通好。设享礼招待他，为他赋《蓼萧》这首诗，他不知道，又不赋诗回答。叔孙昭子说：“他一定会逃亡。诗中所说宴会的笑语不怀念，宠信和光耀不宣扬，美德不知道，共同的福禄不接受，他凭什么能在其位？”

【原文】

齐侯、卫侯、郑伯如晋，朝嗣君也①。公如晋，至河乃复②。取鄆之役，莒人愬于晋，晋有平公之丧，未之治也。故辞公。公子愬遂如晋③。晋侯享诸侯，子产相郑伯辞于享，请免丧而后听命④。晋人许之，礼也。晋侯以齐侯宴⑤，中行穆子相。投壶⑥，晋侯先。穆子曰：“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⑦。寡君中此，为诸侯师⑧。”中之。齐侯举矢曰：“有酒如渑，有肉如陵⑨。寡人中此，与君代兴⑩。”亦中之。伯瑕谓穆子曰：“子失辞⑪。吾固师诸侯矣⑫，壶何为焉？其以中儆也⑬。齐君弱吾君⑭，归弗来矣。”穆子曰：“吾军帅强御，卒乘竞劝，今犹古

也，齐将何事⑮？”公孙傻趋进曰⑯：“日旰君勤⑰，可以出矣。”以齐侯出。

【注释】

①齐侯：即齐景公。卫侯：即卫灵公。郑伯：郑简公。嗣君：继立之君。　②公：指鲁昭公。　河：指黄河。　③公子憖：即子仲，鲁国公子。　④免丧：犹言丧服期满。　⑤以：犹言与。　⑥投壶：古代一种有礼节的游戏。　⑦淮：淮水。　坻（chí迟）：水中高地。　⑧师：犹言领袖。　⑨渑（shéng绳）：渑水。　陵：山陵。　⑩与君代兴：犹言代君兴盛。　⑪子失辞：犹言您的话说得不恰当。　⑫师：动词，犹言称霸。　⑬儁（jùn俊）：奇异。　⑭弱吾君：认为我们国君软弱。　⑮强御：强梁，即强而有力。　卒乘：步兵和车兵。　竞劝：争相勉励。　何事：事何，能做什么。　⑯公孙傻（sǒu叟）：齐国大夫。　⑰日旰（gàn干去）：日晚，犹言天晚了。勤：疲劳。

【译文】

齐侯、卫侯、郑伯到晋国去，朝见新继位的国君。昭公到晋国去，到达黄河边上就返回去了。占取郠地的那一次战役，莒国人向晋国告状，晋国正好有平公的丧事，没来得及惩处。所以辞谢昭公。于是公子憖就去了晋国。

晋侯设享礼招待诸侯，子产辅佐郑伯请求不参加享礼，请求丧服期满后听取命令。晋国人答应了，这是合于礼的。晋侯和齐侯饮宴，中行穆子相礼。投壶，晋侯先投。穆子说：“有酒像淮水，有肉像水中高地。寡君投中壶，成为诸侯的领袖。”投中了。齐侯举矢说：“有酒像渑水，有肉像山陵。寡君投中壶，代君兴盛。”也投中了。伯瑕对穆子说：“您说的话不恰当。我们本来已经称霸诸侯了，壶有什么用？还是不要把投中看成奇异的事。齐君认为我们国君软弱，回去以后不会来了。”穆子说：“我军统帅强而有力，步兵车兵争相勉励，今天还象古代一

样，齐国能做什么?”公孙傻快步走进来说：“天晚君王疲劳，可以出去了。”就和齐侯一起出去了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谓成虎若敖之余也①，遂杀之。或谮成虎于楚子，成虎知之而不能行②。书曰：“楚杀其大夫成虎。”怀宠也。

六月，葬郑简公。

晋荀吴伪会齐师者，假道于鲜虞，遂入昔阳③。秋八月壬午，灭肥，以肥子绵皋归④。

周原伯绞虐，其舆臣使曹逃⑤。冬十月壬申朔，原舆人逐绞而立公子跪寻，绞奔郊⑥。

甘简公无子，立其弟过⑦。过将去成、景之族⑧。成、景之族赂刘献公⑨。丙申，杀甘悼公，而立成公之孙鰌⑩。丁酉，杀献大子之傅、庾皮之子过⑪。杀瑕辛于市，及宫壁绰、王孙没、刘州鸠、阴忌、老阳子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子：即楚灵王。 成虎：即成熊，楚国大夫。 若敖：楚令尹子文氏及其氏族。 ②谮（zèn怎去）：诬告，诬陷。 ③伪会齐师：犹言伪装会和齐国军队。 鲜虞：国名（在今河北正定县一带）。 昔阳：鲜虞地，后属晋国（在今河北晋县西）。 ④八月壬午：八月十日。 肥子绵皋：肥国国君。 ⑤原伯绞：周大夫。 舆臣：众臣。 曹：成群，成批。 ⑥十月壬申朔：十月初一。 原：旧原国，后属晋邑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）。 跪寻：原伯绞之弟。 郊：周地（在今河南巩县附近）。 ⑦甘简公：周朝卿士。 过：即甘过，周大夫。 ⑧成：即成公，周大夫。 景：即甘景公，周大夫。 ⑨刘献公：即刘子挚，

周大夫。　⑩丙申：八月二十五日。甘悼公：即甘过。鰌（qiū秋）：通“遒”，周大夫。　⑪丁酉：八月二十六日。　献大子：疑为周之王子寿。　庾皮：周大夫。　过：周大夫庾皮之子。　⑫瑕辛：周大夫。　宫孺绰：周大夫。王孙没：周大夫。　刘州鸠：周大夫。　阴忌：周大夫。　老阳子：周甘简公的下属。

【译文】

楚王认为成虎是若敖的余党，于是就杀了他。有人在楚王面前诬告成虎，成虎知道了而不能逃亡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楚国杀他的大夫成虎。”这是由于他怀恋宠幸。

六月，安葬郑简公。

晋国荀吴假装会合齐国军队的样子，向鲜虞国借道，于是就进入昔阳。秋季八月初十，灭亡肥国，把肥子绵皋带回国。

周朝原伯绞残暴，使得他许多部下成群结队地逃走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原地人们赶走绞而立了公子跪寻。绞逃亡到郊地。

甘简公没有儿子，立他弟弟甘过做国君。甘过打算去掉成公、景公的族人。成公、景公的族人贿赂刘献公。八月二十五日，杀甘悼公，而立成公的孙子鰌。八月二十六日，杀了献太子保傅、庾皮的儿子过，在市上杀了瑕辛，又杀了宫孺绰、王孙没、刘州鸠、阴忌、老阳子。

【原文】

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①。南蒯谓子仲②：“吾出季氏，而归其室于公，子更其位，我以费为公臣③。”子仲许之。南蒯语叔仲穆子④，且告之故。季悼子之卒也⑤，叔孙昭子以再命为卿。及平子伐莒，克之，更受三命⑥。叔仲子欲构二家⑦，谓平子曰：“三命踰父兄⑧，非礼也。”平子曰：“然。”故使昭子。昭子曰：“叔孙氏有家

祸，杀適立庶，故婼也及此。若因祸以毙之⑨，则闻命矣。若不废君命，则固有著矣⑩。”昭子朝而命吏曰：“婼将与季氏讼，书辞无颇⑪。”季孙惧，而归罪于叔仲子。故叔仲小、南蒯、公子憖谋季氏⑫，憖告公，而遂从公如晋。南蒯惧不克，以费叛如齐。子仲还及卫，闻乱，逃介而先⑬。及郊，闻费叛，遂奔齐。

南蒯之将叛也，其乡人或知之，过之而叹，且言曰：“恤恤乎，湫乎，攸乎⑭！深思而浅谋，迩身而远志⑮，家臣而君图，有人矣哉！”

南蒯枚筮之，遇《坤》☷之《比》☵⑯，曰：“黄裳元吉⑰。”以为大吉也，示子服惠伯曰：“即欲有事，何如？”惠伯曰：“吾尝学此矣⑱，忠信之事则可，不然必败。外强内温⑲，忠也。和以率贞⑳，信也。故曰‘黄裳元吉’。黄，中之色也㉑。裳，下之饰也。元，善之长也。中不忠，不得其色。下不共，不得其饰。事不善，不得其极。外内倡和为忠，率事以信为共，供养三德为善㉒，非此三者弗当。且夫《易》不可以占险，将何事也，且可饰乎？中美能黄，上美为元，下美则裳，参成可筮。犹有阙也，筮虽吉，未也。”

将適费，饮乡人酒。乡人或歌之曰：“我有圃，生之杞乎㉓！从我者子乎，去我者鄙乎，倍其邻者耻乎㉔！已乎已乎，非吾党之士乎！”

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。小闻之，不敢朝。昭子命

吏谓小待政于朝，曰："吾不为怨府㉕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南蒯：南遗之子，季氏费邑邑宰。　②子仲：即公子愁，鲁国大夫。　③室：指大夫家妻子儿女及一切家财，包括其家臣。　费：鲁邑（在今山东鱼台县南）。　④叔仲穆子：叔仲带之子叔仲小，又称叔仲子，鲁国宗族。　⑤季悼子：季武子之子，季平子之父，鲁国大夫。⑥三命：诸侯之卿以三命为最高。　⑦构：挑拨离间。　二家：指季平子与叔孙昭子。　⑧踰：超过。　⑨毙：罢免，贬黜。　⑩著：位次，席位。　⑪讼：争讼。　辞：指诉讼之辞。　颇：偏袒。　⑫谋：谋议，犹言打主意。　⑬逃介：弃介。介，副使。　⑭湫：借为"愁"。攸：借为"悠"，忧愁。　⑮迩身：犹言关系近。⑯枚筮：泛筮，无命辞之筮。枚，当读为"微"，藏匿。《坤》䷁：《周易》卦名。　《比》䷇：《周易》卦名。　⑰黄裳：黄色裙子。　元吉：大吉。　⑱此：指《周易》。　⑲外强：外面强盛。⑳率：行，从。贞：卜问。　㉑中：借为"衷"，内衣。　㉒倡和：和谐。　供养：诚心培养。　三德：指上述的忠、信、极。　㉓圃：菜园。　杞：枸杞。　㉔鄙：鄙陋之人。　倍：通"背"，背弃。　邻：犹亲人。　㉕怨府：怨恨所聚集之人。

【译文】

季平子即位后对南蒯不加礼遇。南蒯对子仲说："我赶走季氏，把他的家产归公，您取代他的地位，我带着费邑作为公臣。"子仲答应了他。南蒯告诉了叔仲穆子，同时把原因告诉了他。季悼子死的时候，叔孙昭子由于再命做了卿士。等到季平子讨伐莒国，取得胜利，叔孙昭子改受三命。叔仲穆子想要离间季平子和叔孙昭子两家的关系，对平子说："三命超过了父兄，这是不合于礼的。"平子说："是的。"所以就让昭子辞谢。昭子说："叔孙氏发生家祸，杀嫡子立了庶子，所以嫡才到了这一步。如果因为家祸而罢免我，那么我听到命令了。如果不废弃国君的命令，那么本来就有我的席位。"昭子朝见命令官吏说：

“婼将要和季氏争讼，书写讼辞的时候不要偏袒。”季平子害怕，就归罪于叔仲穆子。所以叔仲穆子、南蒯、子仲就打季氏的主意。子仲告诉昭公，就跟随昭公到晋国去了。南蒯害怕打不胜季平子，就带着费邑叛变到了齐国。子仲回国到了卫国，听到动乱的消息，丢下副使先逃回国。到达郊外，听到费邑叛变，就逃亡到齐国。

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，他的同乡有人知道，经过他的门口而叹气，并且说：“忧愁啊，愁啊，忧啊！深入思考而智谋短浅，关系近而志向远，作为家臣而想为国君图谋，有这样的人才啊！”

南蒯用泛筮的办法来占筮，得到《坤》卦䷁变为《比》卦䷇，卦辞说：“黄色的裙子大吉大利。”就认为要办的事情是大吉大利，把占筮给子服惠伯看并说：“即使要有事情，怎么样？”惠伯说：“我曾经学过占筮，如果是忠信的事情就可以象卦辞予测的那样，不然必定失败。外面强盛内部温顺，这就是忠诚。用和顺来实行占卜，这就是信用。所以说‘黄色的裙子大吉大利’。黄，是内衣的颜色。裳，是下身的服饰。元，是善的首位。内心不忠诚，就和颜色不相符合，在下面不恭敬，就和服饰不相符合。事情办理不善，就和标准不相符合。外内和谐就是忠诚，根据诚信行事就是恭敬，诚心培养上述三种德行就是善，不是这三种德行就无法承当卦辞的予测。再说《易》不可以用来占卜冒险的事情，你将要做什么事情，而且在下位能不能恭敬？中美就是黄，上美就是元，下美就是裳，这三样都具备了才符合卦辞的予测。假如还有缺失，占筮虽然吉利，还是不行的。”

南蒯将要到费邑去，给乡里人酒喝。同乡有人唱歌说：“我有个菜园，却生长了枸杞啊！跟随我的人是大男子呵，离开我的是鄙陋的人呵，背弃他亲人的可耻呵！罢了罢了，不是我们一伙的人士呵！”

季平子想要让叔孙昭子驱逐叔仲子。叔仲子听见这件事，不敢朝见。叔孙昭子让官吏告诉叔仲子在朝廷上等待办公，说："我不充当怨恨聚集的人。"

【原文】

楚子狩于州来，次于颍尾，使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囂尹午、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①。楚子次于乾谿②，以为之援。雨雪，王皮冠，秦复陶，翠被，豹舄，执鞭以出，仆析父从③。

右尹子革夕，王见之，去冠被，舍鞭。与之语曰："昔我先王熊绎，与吕级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，并事康王，四国皆有分④，我独无有。今吾使人于周，求鼎以为分，王其与我乎？"对曰："与君王哉！昔我先王熊绎，辟在荆山，筚路蓝缕，以处草莽⑤。跋涉山林，以事天子。唯是桃弧、棘矢，以共御王事⑥。齐，王舅也。晋及鲁、卫，王母弟也。楚是以无分，而彼皆有。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，将唯命是从，岂其爱鼎！"王曰："昔我皇祖伯父昆吾，旧许是宅⑦。今郑人贪赖其田⑧，而不我与。我若求之，其与我乎？"对曰："与君王哉！周不爱鼎，郑敢爱田？"王曰："昔诸侯远我而畏晋，今我大城陈、蔡、不羹⑨，赋皆千乘，子与有劳焉。诸侯其畏我乎？"对曰："畏君王哉！是四国者，专足畏也⑩，又加之以楚，敢不畏君王哉？"

工尹路请曰⑪："君王命剥圭以为镞柲⑫，敢请命。"

王入视之。

析父谓子革："吾子，楚国之望也！今与王言如响⑬，国其若之何？"子革曰："摩厉以须⑭，王出，吾刃将斩矣。"

王出，复语。左史倚相趋过⑮。王曰："是良史也，子善视之。是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⑯。"对曰："臣尝问焉。昔穆王欲肆其心，周行天下⑰，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。祭公谋父作《祈招》之诗⑱，以止王心。王是以获没于祗宫⑲。臣问其诗而不知也。若问远焉，其焉能知之？"王曰："子能乎？"对曰："能。其诗曰：'祈招之愔愔，式昭德音⑳。思我王度㉑，式如玉，式如金。形民之力㉒，而无醉饱之心。'"

王揖而入，馈不食，寝不寐，数日。不能自克㉓，以及于难。仲尼曰："古也有志，克己复礼㉔，仁也。信善哉！楚灵王若能如是，岂其辱于乾谿？"

晋伐鲜虞，因肥之役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楚子：即楚灵王。　颍尾：楚国地名，颍水入淮处，亦称颍口（在今安徽颍上县东南）。　蒍（wěi）掩、潘子、司马督、囂（ào）尹午、陵尹喜：都是楚国大夫。　以惧吴：以吴惧，以让吴国害怕。　②乾谿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亳县东南）。　③秦复陶：秦国赠给的用禽兽毛绒所制的羽衣。　翠被（pī帔）：用翠羽装饰的披肩。　豹舄（xì戏）：豹皮所制的鞋。　仆析父：楚国大夫。　④熊绎：楚国先王。　吕级：齐太公之子，又称丁公。级，亦作"汲"或"伋"。　王孙牟：卫康叔之子康伯。　燮父：晋国唐叔之子。禽父：即伯禽，鲁国始封君。　康王：即周康王。　四国：指

齐、晋、鲁、卫。　分：名词，指珍宝之器。　⑤荆山：楚国山名（在今湖北南漳县西）。筚路：柴车，荆竹所制。　蓝缕：衣服破烂。⑥桃弧：桃木弓，用以祛邪。　棘矢：用枣木做的箭，用以祛邪除灾。⑦昆吾：楚远祖之兄。　旧许：许国故土。宅：居住。　⑧贪赖：贪利。　⑨陈：妫（guī龟）姓国，都城在宛丘（在今河南淮阳县）。蔡：国名。初都城在上蔡，平侯迁新蔡，昭侯迁州来，谓之下蔡。此指州来。　⑩四国：指陈、蔡、二不羹。国，此指大都大邑，是其广义用法。　专：唯独，仅仅。　⑪工尹路：楚国大夫。工尹，楚国官名。⑫剥：割，裂，犹言破开。　圭：圭玉。锧（qī欺）：同“戚”，斧子。柲（bì必）：兵器的柄。　⑬与王言如响：犹言应对王言如回声。⑭摩厉：今作“磨砺”，磨刃使锋利。须：等着。　⑮左史倚相：楚国大夫。左史，官名，晋国、楚国都曾设有此官。　⑯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：皆古书名，均已亡佚。　⑰穆王：即周穆王。　肆：不受拘束，放纵。　周行：周游　⑱祭公谋父：周代卿士。《祈招》：诗歌名。　⑲获没：善终。祗（zhī支）宫：周穆王的宫名。⑳愔（yīn音）愔：安静和悦貌。　式：语首助词，无实义。下两个“式”字同。　昭：表明。　㉑度：风度。　㉒形，借为“刑”，使成就，犹言保存。　㉓自克：自己克制自己。　㉔克己复礼：克制自己回到礼仪上。

【译文】

楚王在州来冬猎，驻扎在颍尾，派荡侯、潘子、司马督、囂尹午、陵尹喜率领军队包围徐国以使吴国害怕。楚王驻扎在乾谿，作为他们的后援。下雪，楚王头戴皮帽子，身穿秦国赠给的用禽兽毛绒所制的羽衣，外披翠鸟羽毛装饰的披肩，脚穿豹皮所制的鞋，手拿鞭子走出来，仆析父作为随从。

右尹子革晚上朝见，楚王接见了他，摘下帽子脱下披肩，放下鞭子。和他谈话说：“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，和吕级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，一起事奉周康王，四国都赐给珍宝之器，我国唯独没有。现在我派人到成周，请求把鼎作为珍宝之器赐给

我国，周天子会给我吗？”子革回答说：“给君王啊！从前我们的先王熊绎，辟处荆山，乘柴车穿破衣开辟，丛生的杂草。跋山涉水，来事奉天子。只能用桃木弓、枣木箭贡献给周王。齐国，是天子的舅父。晋国和鲁国、卫国，是天子的同母兄弟。楚国因此没有得到赐给的珍宝之器，而他们都有。现在是周朝和四国屈服事奉君王，将会唯命是从，难道还会爱惜鼎！”楚王说：“从前我们的皇祖伯父昆吾，居住在旧许。现在郑国人贪利这里的土地，而不给我们。我们如果求取，他们会给我们吗？”子革回答说：“给君王啊！周朝不爱惜鼎，郑国敢爱惜土地？”楚王说：“从前诸侯疏远我们而害怕晋国，现在我们大大地修筑陈国、蔡国、两个不羹城的城墙，每地都有战车千辆，您在这里是有功劳的。诸侯恐怕害怕我们了吧？”子革回答说：“害怕君王啊！光是这四个城邑，也就足够使人害怕了，又加上楚国全国的力量，怎敢不害怕君王呢？”

工尹路请求说：“君王命令破开圭玉以装饰斧柄，谨请发布命令。”楚王走进去察看。

析父对子革说：“您，是楚国有名望的人！现在和君王说话好象回声一样，国家怎么办？”子革说：“我磨快了刀刃等着，君王出来，我的刀刃就将砍下去了。”

楚王出来，重新说话。左史倚相快步走过他的面前。楚王说：“这是个好史官，您要好好地看待他。这是能读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的人。”子革回答说：“臣下曾经问过他。从前周穆王想要放纵他的私心，周游天下，想要让天下都有他的车辙马迹。祭公谋父作了《祈招》这首诗，用来劝阻穆王的私心。穆王因此善终于祇宫。臣下问这首诗而他并不知道。如果问更远的事情，他哪里能够知道？”楚王说：“您能知道吗？”子革回答说：“能。这首诗说：‘祈招安静和悦，表明有德者的声音。想到我们君王的风度，样子好象玉，好象金。保存百姓的力量，而自己没有醉饱之心。’”

楚王向子革作揖后走进去，送上饭来不吃，睡不着觉，有好几天。不能克制自己，所以遭到了祸难。孔子说："古代有这样的记载，克制自己回到礼仪上来，这就是仁。的确说得好啊！楚灵王如果能做到这样，难道还会在乾谿受到羞辱？"

晋国进攻鲜虞，这是乘灭亡肥国以后顺路进攻。

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叔弓围费①，弗克，败焉。平子怒，令见费人执之以为囚俘。冶区夫曰②："非也。若见费人，寒者衣之，饥者食之③。为之令主，而共其乏困④。费来如归，南氏亡矣⑤。民将叛之，谁与居邑？若惮之以威，惧之以怒，民疾而叛，为之聚也⑥。若诸侯皆然，费人无归，不亲南氏，将焉入矣？"平子从之。费人叛南氏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昭公十三年（公元前529年）。　②区冶夫：鲁国大夫。　③衣（yì意）：用如动词，给衣穿。　食（sì饲）：用如动词，给食物吃。　④令主：好的主人。　乏困：同义词连用，缺乏。　⑤南氏：指南蒯及其家族。　⑥疾：憎恨。　聚：聚集。

【译文】

十三年春天，叔弓包围费地，没有攻克，吃了败仗。季平子大怒，命令见到费地人就抓住他们作为囚犯。冶区夫说："不对。如果见到费地人，挨冻的给他们衣服穿，挨饿的给他们饭

吃。做他们的好主人，供给他们所缺乏的东西。费地人前来就像回家一样，南氏就要灭亡了。百姓将要背叛他，谁跟他住在围城里？如果用威严使他们害怕，用愤怒使他们畏惧，百姓憎恨而背叛您，这是为他聚集百姓了。如果诸侯都这样，费地人没有地方去，不亲近南氏，将会到哪里去呢？”季平子听从了他的话，费地人背叛了南氏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之为令尹也，杀大司马薳掩而取其室①。及即位，夺薳居田②。迁许而质许围③。蔡洧有宠于王，王之灭蔡也，其父死焉，王使与于守而行④。申之会，越大夫戮焉⑤。王夺斗韦龟中犨，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⑥。蔓成然故事蔡公⑦。故薳氏之族及薳居、许围、蔡洧、蔓成然，皆王所不礼也。因群丧职之族，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，围固城，克息舟⑧，城而居之。

观起之死也，其子从在蔡，事朝吴⑨，曰：“今不封蔡⑩，蔡不封矣。我请试之。”以蔡公之命召子干、子晳⑪，及郊而告之情，强与之盟，入袭蔡。蔡公将食，见之而逃。观从使子干食，坎用牲，加书⑫，而速行。已徇于蔡曰⑬：“蔡公召二子，将纳之，与之盟而遣之矣，将师而从之。”蔡人聚，将执之。辞曰：“失贼成军⑭，而杀余何益？”乃释之。朝吴曰：“二三子若能死亡，则如违之，以待所济⑮。若求安定，则如与之，以济所欲⑯。且违上，何适而可⑰？”众曰：“与之。”乃奉蔡

公，召二子而盟于邓⑱，依陈、蔡人以国。楚公子比、公子黑肱、公子弃疾、蔓成然、蔡朝吴帅陈、蔡、不羹、许、叶之师，因四族之徒⑲，以入楚。

及郊，陈、蔡欲为名，故请为武军⑳。蔡公知之曰："欲速。且役病矣，请藩而已㉑。"乃藩为军。蔡公使须务牟与史猈先入，因正仆人杀大子禄及公子罢敌㉒。公子比为王，公子黑肱为令尹，次于鱼陂㉓。公子弃疾为司马，先除王宫㉔。使观从从师于乾谿㉕，而遂告之。且曰："先归复所，后者劓㉖。"师及訾梁而溃㉗。

王闻群公子之死也，自投于车下曰："人之爱其子也，亦如余乎？"侍者曰："甚焉，小人老而无子，知挤于沟壑矣。"王曰："余杀人子多矣，能无及此乎？"右尹子革曰："请待于郊，以听国人。"王曰："众怒不可犯也。"曰："若入于大都而乞师于诸侯㉘。"王曰："皆叛矣。"曰："若亡于诸侯，以听大国之图君也。"王曰："大福不再㉙，祇取辱焉。"然丹乃归于楚。

王沿夏，将欲入鄢㉚。芋尹无宇之子申亥曰㉛："吾父再奸王命㉜，王弗诛，惠孰大焉？君不可忍，惠不可弃，吾其从王。"乃求王，遇诸棘闱以归㉝。夏五月癸亥㉞，王缢于芋尹申亥氏。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㉟。

观从谓子干曰："不杀弃疾，虽得国，犹受祸也。"子干曰："余不忍也。"子玉曰："人将忍子，吾不忍俟也。"乃行。

国每夜骇曰："王入矣！"乙卯夜，弃疾使周走而呼曰㊱："王至矣！"国人大惊。使蔓成然走告子干、子晳曰："王至矣！国人杀君司马，将来矣！君若早自图也，可以无辱。众怒如水火焉，不可为谋。"又有呼而走至者曰："众至矣！"二子皆自杀。

丙辰㊲，弃疾即位，名曰熊居。葬子干于訾，实訾敖。杀囚，衣之王服而流诸汉㊳，乃取而葬之，以靖国人。使子旗为令尹。

【注释】

①薳（wěi伟）掩：即芳（wěi伟）掩，楚国大夫。 ②薳居：楚国大夫。 ③许：姬姓国，最初的都城在今河南许昌市东。 许围：许国大夫。 ④蔡洧（wěi委）：楚國大夫。 行：指楚王到乾谿去。 ⑤申：本国名，姜姓，后为楚国的大邑（在今河南南阳市）。 越大夫：指常寿过。 戮：同"僇"（lù路）：侮辱。 ⑥中犨：楚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成然：即斗成然，又称子旗、蔓成然，楚国大夫。 郊尹：楚国官名，治郊区大夫。 ⑦蔡公：即公子弃疾。 ⑧固城：楚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息舟：楚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⑨观起：楚国大夫。 从：即观从，又称子玉，楚国大夫。 朝吴：蔡国大夫声子之子。 ⑩封：犹言恢复。 ⑪子干：即公子比，楚国宗室，曾一度为君。 子晳：即公子黑肱，又称宫厩尹子晳，楚国大夫。 ⑫坎：挖坑。 用牲：杀牲口。 加书：指把盟书放在牲口上。 ⑬徇：宣令，宣布。 ⑭失贼成军：失去了贼人组成军队。贼，指子干、子晳。 ⑮死亡：死去或逃亡。 ⑯与：赞同。 ⑰上：指上官，蔡公。 適：適从。 ⑱二子：指子干、子晳。 邓：蔡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南）。 ⑲许：姬姓国，最初建都在今河南许昌市东。 叶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南）。 四族：指薳氏、许围、蔡洧、蔓成然。 ⑳陈、蔡欲为名：犹言陈地人、蔡地人想要宣扬讨伐无道和复国的名声。 武军：筑壁垒，树旗帜。 ㉑役：役人。 ㉒须务牟：楚国大夫。 史

捭（pí皮）：楚国大夫。以上二人都是蔡公的党羽。　正仆人：即仆人正，仆人之长。杜预注："正仆，太子之近官。"　大子禄：楚灵王太子。　公子罢（pí皮）敌：楚国公子。　㉓鱼陂（pí皮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天门县西北）。　㉔先除王宫：犹言首先驱除灵王的亲信，安排自己的党羽。　㉕乾谿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亳县东南）。　㉖复所：犹言恢复禄位资财等。　劓（yì艺）：名词用如动词，指割鼻子的刑罚。　㉗訾（zǐ紫）梁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信阳县）。　㉘大都：大的都邑。　㉙大福：指当国君。　㉚夏：水名，即汉水。　鄢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南）。　㉛申亥：申无宇之子，楚国大夫。　㉜奸：触犯。　㉝棘闱：即棘围，楚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；一说，杜预注："棘，里名。闱，门也。"　㉞五月癸亥：即五月二十五日。　㉟殉：殉葬。　㊱乙卯：即五月十七日。　周：周遍，犹言到处。　㊲丙辰：即五月十八日。　㊳汉：即汉水。

【译文】

楚王当令尹的时候，杀了大司马薳掩并夺取了他的家财。等到即位以后，夺取了薳居的土地。迁走许地的人并把许围作为人质。蔡洧受到楚王的宠信，楚王灭亡蔡国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死在这次战争中，楚王派他参与守卫国都然后出发到乾谿。申地的会盟，越国大夫受到侮辱。楚王夺取了斗韦龟的封邑中犫，又夺取了成然的封邑而让他做郊尹。蔓成然原来事奉蔡公。所以薳氏的族人和薳居、许围、蔡洧、蔓成然，都成了楚王不加礼遇的人。凭借那些丧失职位的人的族人，诱导越国大夫常寿过发动叛乱，包围固城，攻克息舟，筑城而住在里面。

观起死的时候，他的儿子从在蔡地，事奉朝吴，说："现在不恢复蔡国，蔡国不会再恢复了。我请求试一下。"用蔡公的命令召回子干、子晳，到达郊区就把情况告诉他们，强迫和他们结盟，入城偷袭蔡公。蔡公将要吃饭，见到这种情况就逃走了。观从让子干吃饭，挖坑杀牲口，把盟书放在牲口上，然后让他们快走。

观从自己向蔡地人宣布说:“蔡公召见子干子晳,准备送进楚国,和他们结盟后已经把他们派遣出去了,将要率领军队跟上去。”蔡地人聚集起来,准备抓住观从。观从解释说:“失掉了贼人组成军队,杀了我有什么好处?”蔡地人就放了他。朝吴说:“您几位如果能为楚王死去或逃亡,那就应当违背蔡公的命令,以等待事情的成败。如果要求得安定,那就应当赞成他,以成就他的欲望。况且违背上官,你们将何所适从呢?”大家说:“赞成他。”于是就事奉蔡公,召回子干子晳而在邓地结盟,依赖陈地人、蔡地人复国的心意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楚国公子比、公子黑肱、公子弃疾、蔓成然、蔡国朝吴率领陈、蔡、不羹、许、叶等地的军队,依靠四族的族人,进入楚国。

到达郊区,陈地人、蔡地人想要宣扬讨伐无道和复国的名声,所以请求筑壁垒树旗帜。蔡公知道了这件事说:“行动要迅速。况且役人已经很疲劳了,请筑起篱笆就行了。”于是就用篱笆围起军营。蔡公派须务牟和史狸先进入都城,依靠仆人之长杀了太子禄和公子罢敌。公子比做了楚王,公子黑肱做了令尹,驻扎在鱼陂。公子弃疾做了司马,首先驱除了灵王的亲信安排自己的人。派观从到乾谿和那里的军队接触,并告诉他们所发生的情况。同时说:“先回去的恢复禄位资财,后回去的受剠刑。”楚王的军队到达訾梁就溃散了。

楚王听到各位公子的死讯,自己摔到车下说:“人们爱怜自己的儿子,也象我吗?”侍从说:“还有超过的,小人年老而没有儿子,知道会被挤到沟壑里去的了。”楚王说:“我杀死别人的儿子很多了,能不到这一步吗?”右尹子革说:“请您在都城郊外等待,听从国内人们的处置。”楚王说:“大众的愤怒是不可触犯的。”子革说:“也许可以到大的都邑去然后向诸侯请求救兵。”楚王说:“都背叛了。”子革说:“也许可以逃亡到诸侯那里,听从大国为君王出主意。”楚王说:“不能再当国君了,只能自取侮辱。”子革就离开楚王回到楚国去了。

楚王沿汉水而下，想要到鄢地去。芋尹无宇的儿子申亥说："我父亲两次触犯国君的命令，君王没有杀他，恩惠还有比这更大的吗？对君王不能忍心，对恩惠不能抛弃，我还是跟着君王。"于是就寻找楚王，在棘围遇到楚王而一起回去。夏季五月二十五日，楚王在芋尹申亥家自缢。申亥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作为人殉而安葬了楚王。

观从对子干说："不杀弃疾，即使得到国家，还会受到灾祸。"子干说："我不忍心。"观从说："别人将会对您忍心的，我不忍心等待下去了。"于是就走了。

都城里常常夜晚有人惊叫说："君王进来了！"五月十七日夜里，弃疾派人到处喊叫说："君王到了！"都城里的人大惊。弃疾派蔓成然跑着去报告子干、子晳说："君王到了！都城里的人杀死了您的司马弃疾，就要杀来了！您如果早些自己打主意，可以不受侮辱。众怒象洪水大火一样，没有办法可想了。"又有喊叫着跑来的人说："众人都到了！"子干子晳都自杀了。

五月十八日，弃疾即位，改名叫熊居。在訾地安葬了子干，称之为訾敖。杀了一个囚犯，给他穿上国君的衣服而把尸体放在汉水里漂流，于是就收取尸体安葬，以安定国内的人心。让蔓成然做了令尹。

【原文】

楚师还自徐，吴人败诸豫章，获其五帅①。

平王封陈、蔡，复迁邑，致群赂，施舍宽民，宥罪举职②。召观从，王曰："唯尔所欲。"对曰："臣之先，佐开卜③。"乃使为卜尹④。

使枝如子躬聘于郑，且致鳷、栎之田⑤。事毕，弗致。郑人请曰："闻诸道路，将命寡君以鳷、栎，敢请命。"对曰：

“臣未闻命。”既复，王问璧、栎。降服而对曰⑥：“臣过失命，未之致也。”王执其手曰：“子毋勤⑦。姑归，不谷有事，其告子也。”

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，乃改葬之。

初，灵王卜，曰：“余尚得天下。”不吉，投龟诟天而呼曰⑧：“是区区者而不余畀⑨，余必自取之。”民患王之无厌也，故从乱如归。

初，共王无冢適⑩，有宠子五人，无適立焉。乃大有事于群望⑪，而祈曰：“请神择于五人者，使主社稷。”乃徧以璧见于群望曰：“当璧而拜者，神所立也，谁敢违之？”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，使五人齐，而长入拜⑫。康王跨之⑬。灵王肘加焉。子干、子晳皆远之。平王弱，抱而入，再拜，皆厌纽⑭。斗韦龟属成然焉⑮，且曰：“弃礼违命，楚其危哉。”

子干归，韩宣子问于叔向曰：“子干其济乎？”对曰：“难。”宣子曰：“同恶相求⑯，如市贾焉，何难？”对曰：“无与同好，谁与同恶？取国有五难：有宠而无人，一也；有人而无主⑰，二也；有主而无谋，三也；有谋而无民，四也；有民而无德，五也。子干在晋十三年矣，晋、楚之从，不闻达者⑱，可谓无人。族尽亲叛，可谓无主。无衅而动⑲，可谓无谋。为羁终世⑳，可谓无民。亡无爱征㉑，可谓无德。王虐而不忌㉒，楚君子干涉五难以弒旧君，谁能济之？有楚国者，其弃疾乎！君陈、蔡，城外属焉㉓。

奇慝不作㉔，盗贼伏隐，私欲不违，民无怨心。先神命之，国民信之，芈姓有乱，必季实立㉕，楚之常也。获神，一也。有民，二也。令德，三也。宠贵㉖，四也。居常㉗，五也。有五利以去五难，谁能害之？子干之官，则右尹也。数其贵宠，则庶子也。以神所命，则又远之。其贵亡矣，其宠弃矣，民无怀焉，国无与焉，将何以立？”宣子曰：“齐桓，晋文，不亦是乎？”对曰：“齐桓，卫姬之子也，有宠于僖。有鲍叔牙、宾须无、隰朋以为辅佐，有莒、卫以为外主，有国、高以为内主㉘。从善如流，下善齐肃㉙，不藏贿，不从欲，施舍不倦，求善不厌，是以有国，不亦宜乎？我先君文公，狐季姬之子也，有宠于献㉚。好学而不贰，生十七年，有士五人㉛。有先大夫子余、子犯以为腹心，有魏犨、贾佗以为股肱，有齐、宋、秦、楚以为外主，有栾、郤、狐、先以为内主㉜。亡十九年，守志弥笃㉝。惠、怀弃民，民从而与之㉞。献无异亲，民无异望，天方相晋㉟，将何以代文？此二君者，异于子干。共有宠子，国有奥主㊱。无施于民，无援于外，去晋而不送，归楚而不逆，何以冀国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豫章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霍丘县一带）。五帅：指荡侯、潘子、司马弱（dū督）、囂尹午、陵尹喜五人。　②封：与以土地使创立国家。这里犹言重建。　致群赂：犹言把财物赏赐给有功之臣。宥罪：赦免罪人。　举职：举拔被废弃的官员。　③佐开卜：犹言做卜人的助手。杜预注：“佐卜人开龟兆。”　④卜尹：楚国卜官之长。　⑤枝如子

躬：楚国大夫。 鄫（chōu抽）：本郑国地名，后被楚夺取（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南）。 ⑥降服：改变常服，或脱帽，或脱去上衣，或穿着素服，表示同情或谢罪。 ⑦勤：侮辱，玷污。 ⑧诟（gòu够）：责骂。 ⑨畀（bì币）：给予，付与。 ⑩冢嫡：嫡长子。冢，大。 ⑪大有事：遍祭。 群望：星辰山川。 ⑫巴姬：楚共王妾，其母家巴国姬姓。大室：祖庙。 齐：同："斋"，斋戒。 长入拜：犹言按着长幼次序入拜。 ⑬康王：即楚康王。 ⑭厌纽：压在璧纽上。厌，同"压"。 ⑮嘱：同"嘱"，嘱托。 ⑯同恶相求：犹言共同憎恶灵王互相需求。 ⑰无主：指没有内主相应。 ⑱达：贤达。 ⑲衅：空隙，过失。 ⑳羁：此指羁客。 ㉑爰征：爱念的象征，怀念的象征。 ㉒忌：畏忌。 ㉓城：方城。 ㉔苛：烦琐。 慝：邪恶污秽。 ㉕违：此指违礼。 季：少子或少弟，此指少子。 ㉖宠贵：受到宠爱而显贵。 ㉗居常：犹言符合常例。 ㉘鲍叔牙：齐国大夫。 宾须无：齐国大夫。 隰（xí习）朋：齐国大夫。 国、高：即国氏、高氏，均为齐国上卿。 ㉙下善：一般行动。 齐肃：同义词连用，疾速，迅速。 ㉚狐季姬：晋文公母亲。 献：此指晋献公。 ㉛有士五人：有五个有才能的士人，即：狐偃、赵衰、颠颉、魏武子、司空季子。 ㉜子余：赵衰的字。 子犯：狐偃的字。魏犨：即魏武子。 贾佗：晋国大夫。 栾、郤、狐、先：晋国的大宗族。 ㉝弥笃：更加坚固。 ㉞与：赞同，亲附。 ㉟相：佐助。 ㊱奥主：高深莫测的君主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军队从徐国归来，吴军在豫章打败楚军，俘获了他们的五个将领。

楚平王重新建立陈、蔡两国，恢复了他们迁移的都邑，把财物赏赐给有功之臣，大施恩惠对民宽大，赦免罪人举拔被废弃的官员。召见观从，楚王说："你所要求的都可以照办。"观从说："臣下的祖辈，是卜尹的助手。"于是楚王就让他做了卜尹。

楚王派枝如子躬到郑国聘问，并且把鄫地、栎地的土地交

还郑国。聘问结束，没有交还。郑国人请求说："听道路传闻，将把鄤地、栎地赐给寡君，冒昧地向您请求。"枝如子躬说："臣下没有听说这样的命令。"回国复命以后，楚王问起归还鄤地、栎地的事情，枝如子躬脱去上衣谢罪说："臣下故意违背君王的命令，没有归还。"楚王握着他的手说："您不要玷污自己。暂且回去，不谷以后有事，还是会告诉您的。"

过了几年芈尹申亥把灵王的棺材所在报告给平王，于是就改葬了灵王。

当初，灵王占卜，说："我希望得到天下。"占卜结果不吉祥，灵王扔掉龟甲责骂上天说："这一点点好处都不给我，我一定妥自己取得它。"民众忧虑灵王没有满足的时候，所以参加动乱象回家一样。

起初，楚共王没有嫡长子，有宠爱的儿子五个，不知道立谁合适。于是就遍祭星辰山川的神灵，祈祷说："请求神灵在五个人中选择，让他主持国家。"于是就把玉璧展示给星辰山川的神灵说："正对着玉璧下拜的，是神灵所立的人，谁敢违背？"祭祀完毕就和巴姬把玉璧秘密地埋在祖庙的庭院里，让五个人斋戒，然后按着长幼次序进去下拜。康王两脚跨在玉璧上。灵王的胳膊肘放在玉璧上。子干、子晳都离玉璧很远。平王还小，由别人抱着进来，两次下拜，都压在璧纽上。斗韦龟把成然嘱托给平王，并且说："抛弃礼义违背天命，楚国大概危险了。"

子干回国以后，韩宣子向叔向询问说："子干大约会成功吗？"叔向回答说："难。"韩宣子说："人们有共同的憎恶互相需求，好象做买卖的商人一样，有什么难的？"叔向回答说："没有人跟他有同样的爱好，谁跟他有同样的憎恶？取得国家政权有五种难处：受到宠爱而没有贤才，这是第一条；有了贤才而没有内应，这是第二条；有了内应而没有谋略，这是第三条；有了谋略而没有民众，这是第四条；有了百姓而没有德行，这是第五条。子干在晋国十三年了，晋国、楚国跟随他的人，没听

说有贤达的人，可以说是没有贤人。族人被灭尽亲人背叛，可以说是没有内应。没有空隙而行动，可以说是没有谋略。一辈子作羁客，可以说是没有民众。流亡在外没有怀念的象征，可以说是没有德行。楚王残暴而没有畏忌，楚国如果以子干为国君关系到这五条难处而杀死原来的国君，谁能帮助他成功？拥有楚国的人，恐怕就是弃疾吧！统治陈国、蔡国，方城以外也归属于他。烦琐和邪恶的事情没有发生，盗贼潜伏藏匿，虽然是私欲但不违背礼仪，民众没有怨恨之心。先代所祭的群神任命他，国内的民众信任他，非姓发生动乱，必定是小儿子立为国君，这是楚国的常例。获得神灵的保祐，这是第一条。拥有民众，这是第二条。具有美德，这是第三条。受宠而显贵，这是第四条。符合常例，这是第五条。有五条有利的条件除去五条难处，谁能够伤害他？子干的官职，则是个右尹。数他的尊贵受宠，不过是庶子。凭着神明所命令的，那又离玉玺太远了。他的尊贵丧失了，他的宠信丢掉了，民众没有怀念他的，国内没有赞助他的，将凭什么立为国君？”韩宣子说：“齐桓公、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？”叔向回答说：“齐桓公，是卫姬的儿子，很受僖公的宠爱。有鲍叔牙、宾须无、隰朋作为辅助，有莒国、卫国作为外援，有国氏、高氏作为内应。从善如流，行动迅速，不贪财货，不放纵私欲，施舍不停，求善不满足，因此享有国家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我们的先君文公，是狐季姬的儿子，很受献公的宠爱。喜欢学习而专心一志，十七岁的时候，就得到了五个人才。有先大夫子余、子犯作为心腹，有魏犨、贾佗作为臂膀，有齐国、宋国、秦国、楚国作为外援，有栾氏、郤氏、狐氏、先氏作为内应。逃亡在外十九年，坚守自己的志向更加坚定。惠公、怀公丢弃百姓，民众一批跟一批地亲附拥戴文公。献公没有别的亲人，百姓没有别的希望，上天正在佐助晋国，将会用谁来代替晋文公？这两位国君，和子干不同。共王还有受宠的儿子，国内还有高深莫测的君主。对民众没有施

舍，在外边没有援助，离开晋国没有人送行，回到楚国没有人迎接，凭什么希望享有楚国？”

【原文】

晋成虒祁①，诸侯朝而归者，皆有贰心。为取郠故②，晋将以诸侯来讨。叔向曰：“诸侯不可以不示威。”乃并征会③，告于吴。秋，晋侯会吴子于良④。水道不可，吴人辞，乃还。七月丙寅，治兵于邾南，甲车四千乘，羊舌鮒摄司马，遂合诸侯于平丘⑤。

子产、子大叔相郑伯以会。子产以幄幕九张行⑥。子大叔以四十，既而悔之，每舍损焉⑦。乃会，亦如之。

次于卫地，叔鮒求货于卫，淫刍荛者⑧。卫人使屠伯馈叔向羹，与一箧锦⑨，曰：“诸侯事晋，未敢携贰，况卫在君之宇下⑩，而敢有异志？刍荛者异于他日，敢请之。”叔向受羹反锦，曰：“晋有羊舌鮒者，淡货无厌，亦将及矣，为此役也。子若以君命赐之，其已。”客从之。未退，而禁之。

晋人将寻盟⑪，齐人不可。晋侯使叔向告刘献公曰：“抑齐人不盟，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盟以底信⑫。君苟有信，诸侯不贰，何患焉？告之以文辞，董之以武师，虽齐不许，君庸多矣⑬。天子之老，请帅王赋，元戎十乘，以先启行⑭。迟速唯君。”叔向告于齐曰：“诸侯求盟，已在此矣。今君弗利，寡君以为请。”对曰：“诸侯讨

贰，则有寻盟。若皆用命，何盟之寻?”叔向曰:“国家之败，有事而无业，事则不经⑮。有业而无礼，经则不序。有礼而无威，序则不共。有威而不昭，共则不明。不明弃共，百事不终，所由倾覆也。是故明王之制，使诸侯岁聘以志业⑯，间朝以讲礼，再朝而会以示威，再会而盟以显昭明。志业于好，讲礼于等，示威于众，昭明于神，自古以来，未之或失也。存亡之道，恒由是兴⑰。晋礼主盟，惧有不治，奉承齐牺，而布诸君，求终事也。君曰:‘余必废之，何齐之有?’唯君图之，寡君闻命矣!”齐人惧，对曰:“小国言之，大国制之⑱，敢不听从?既闻命矣，敬共以往，迟速唯君。”

叔向曰:“诸侯有间矣⑲，不可以不示众。”八月辛未，治兵，建而不旆⑳。壬申㉑，复旆之。诸侯畏之。

邾人、莒人愬于晋曰:“鲁朝夕伐我，几亡矣。我之不共，鲁故之以㉒。”晋侯不见公，使叔向来辞曰:“诸侯将以甲戌盟，寡君知不得事君矣，请君无勤㉓。”子服惠伯对曰:“君信蛮夷之诉㉔，以绝兄弟之国，弃周公之后，亦唯君。寡君闻命矣。”叔向曰:“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，虽以无道行之，必可畏也。况其率道㉕，其何敌之有?牛虽瘠，偾于豚上㉖，其畏不死?南蒯、子仲之忧，其庸可弃乎㉗?若奉晋之众，用诸侯之师，因邾、莒、杞、鄫之怒，以讨鲁罪，间其二忧，何求而弗克?”鲁

人惧，听命。

甲戌，同盟于平丘，齐服也。令诸侯日中造于除㉘。癸酉㉙，退朝。子产命外仆速张于除，子大叔止之，使待明日。及夕，子产闻其未张也，使速往，乃无所张矣。

及盟，子产争承曰："昔天子班贡，轻重以列，列尊贡重，周之制也，卑而贡重者，甸服也㉚。郑，伯男也。而使从公侯之贡，惧弗给也。敢以为请。诸侯靖兵㉛，好以为事。行理之命㉜，无月不至。贡之无艺㉝，小国有阙，所以得罪也。诸侯修盟，存小国也。贡献无极，亡可待也。存亡之制，将在今矣。"自日中以争，至于昏，晋人许之。

既盟，子大叔咎之曰："诸侯若讨，其可渎乎㉞？"子产曰："晋政多门，贰偷之不暇㉟，何暇讨？国不竞亦陵㊱，何国之为？"

公不与盟。晋人执季孙意如，以幕蒙之，使狄人守之。司铎射怀锦奉壶饮冰以蒲伏焉㊲。守者御之，乃与之锦而入。晋人以平子归，子服湫从。

子产归，未至，闻子皮卒，哭，且曰："吾已！无为为善矣，唯夫子知我。"仲尼谓："子产于是行也，足以为国基矣㊳。《诗》曰㊴：'乐只君子㊵，邦家之基。'子产，君子之求乐者也。"且曰："合诸侯，艺贡事，礼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厩（sī斯）祁：晋国宫名。 ②郠（gěng梗）：本莒邑，后属鲁（在今山东沂水县）。 ③并：普遍。征：召集。 ④良：地名（在今江苏邳县）。 ⑤七月丙寅：七月二十九日。羊舌鮒（fù付）：即叔鮒，又称叔鱼，晋国大夫。平丘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封丘县东）。 ⑥幄幕：军队的帐幕。 ⑦损：减少。 ⑧刍荛：采伐草木做柴薪。 ⑨屠伯：卫国大夫。 ⑩宇：屋檐。 ⑪寻：重温。 ⑫厎（zhǐ纸）：招致。犹言表示。 ⑬董：监督。庸：功。 ⑭天子之老：天子的卿士。王赋：王军。元戎：大型陷阵的战车。启行：犹言开道，愿做先锋。

⑮业：贡赋之业。经：经常，正常。 ⑯志：记住。 ⑰恒：常常，经常。⑱制：裁断，决断。 ⑲间：嫌隙。 ⑳八月辛未：八月初四。旆（pèi佩）：旌旗飘带。 ㉑壬申：八月初五。 ㉒鲁故之以：即以鲁之故的倒装，因为鲁国的缘故。 ㉓甲戌：八月初七。勤：辛劳，犹言劳驾。 ㉔蛮夷：对落后部落的泛称，此指邾人、莒人。 ㉕率：遵循。 ㉖偾（fèn奋）：仆倒。 ㉗其庸：同义词连用，难道。

㉘除：除地为坛，盟会的地点。 ㉙癸酉：八月初六。 ㉚班贡：定贡献的次序。甸服：指封地在周天子畿内千里之地的国家。 ㉛靖：安定，犹言休息。 ㉜行理：亦作“行旅”，即行人，使者。 ㉝艺：极点，限度。 ㉞渎：轻易。 ㉟偷：苟且。 ㊱竞：竞争。

㊲司铎射：鲁国大夫。司铎：官名。 ㊳基：基石。 ㊴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南山有台》篇。 ㊵乐只君子：为君子乐只的倒装。只，语末助词，无实义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落成了厩祁之宫，前往朝见而回去的诸侯，都对晋国怀有二心。为了夺取郠地的缘故，晋国打算率领诸侯的军队前来讨伐。叔向说：“不能不向诸侯显示一下威力。”于是就普遍召集诸侯会见，并且告诉了吴国。秋天。晋侯打算在良地会见吴王。水路不通，吴王辞谢，晋侯就回去了。七月二十九日，在邾国的南面检阅军队，装载甲士的战车有四千辆，羊舌鮒代理司马，于是就在平丘会合诸侯。

子产、子太叔辅佐郑伯参加会见。子产带了九张帐幕出发。子太叔带了四十张，不久又后悔，每住宿一次，就减少一些。到达会见的地方，也就和子产的一样了。

驻扎在卫国境内，羊舌鮒向卫国索取财货，放纵部下砍柴草的人胡作非为。卫国人派屠伯送给叔向羹汤，并给一篚杂采丝织品，说："诸侯事奉晋国，不敢怀有二心，何况卫国在君王的屋檐下，岂敢有不同的志向？砍柴草的人和以往大不一样，冒昧地请您阻止他们。"叔向接受羹汤退回杂采丝织品，说："晋国有一个叫羊舌鮒的人，贪求财货没有满足的时候，也将要遭到危难，就在这次事情上。您如果以君王的命令赐给他，事情就了结了。"客人照他的话办了，还没有退出去，羊舌鮒就下令禁止砍柴草人的恶劣行为。

晋国人打算重温过去的盟约，齐国人不同意。晋侯派叔向告诉刘献公说："齐国人不肯结盟，怎么办？"刘献公回答说："结盟是用来表示信用的。君王如果讲信用，诸侯就没有二心，忧虑什么？用文辞向他报告，用武力对他监督，即使齐国不同意，君王的功绩就更多了。天子的卿士，请求率领天子的军队，兵车十辆，在前面开路。早晚只凭君王决定。"叔向告诉齐国说："诸侯请求结盟，已经在这里了。现在君王不以结盟为有利，寡君以此作为请求。"齐人回答说："诸侯讨伐怀有二心的国家，这才需要重温过去的盟约。如果都能按盟约办事，哪里需要重温旧盟？"叔向说："国家的衰败，有了事情没有贡赋，事情就不能正常。有了贡赋而没有礼仪，正常了也会没有次序。有了礼仪而没有威严，有了次序也不能恭敬。有了威严而不能发扬，恭敬也不能昭告神灵。不能昭告神灵抛弃了恭敬，百事就没有结果，这就是国家灭亡的原因。因此贤明君主的制度，是让诸侯每年聘问牢记自己的职责，每隔两年朝觐一次以讲习礼仪，再次朝觐而诸侯会见以表示威严，再次会见而结盟以显示信义。在友好中记住自己的职责，用等级次序来讲习礼仪，

向民众显示威严，向神灵表示信义，从古以来，也许并没有缺失。国家的存亡之道，常常由这里产生。晋国按照礼仪而主持结盟，惟恐不能办好，谨奉结盟的斋戒牺牲，而陈列在君王的面前，以求得事情的完满结束。君王如果说：'我一定要废除它，什么斋戒不斋戒的？'希望君王考虑一下，寡君听到命令了！"齐国人恐惧，回答说："小国说了话，大国加以决断，怎么敢不听从？已经听到命令了，一定恭敬地前往参加，时间的早晚听任君王的决定。"

叔向说："诸侯与晋国有嫌隙了，不可以不向他们显示一下威力。"八月初四，检阅军队，树起旌旗而不加飘带。初五，又加上飘带，诸侯都很畏惧。

邾人、莒人向晋国告状说："鲁国经常攻打我国，几乎要灭亡了。我们不能进贡，是因为鲁国的缘故。"晋侯不接见昭公，派叔向前来辞谢说："诸侯将要在初七结盟，寡君知道不能事奉君王了，请君王不必劳驾。"子服惠伯回答说："君王听信蛮夷的诉说，以此断绝兄弟国家的关系，抛弃周公的后代，也只能唯君是听。寡君听到命令了。"叔向说："寡君有装载甲士的战车四千辆在这里，即使不按常道行事，也必定是可怕的。何况是遵循常道，有谁能抵挡得了？牛虽然瘦，仆倒在小猪身上，难道还害怕它不死？南蒯、子仲的忧虑，难道可以忘记吗？如果凭着晋国的众多人口，使用诸侯的军队，依靠邾国、莒国、杞国、鄫国的愤怒，来讨伐鲁国的罪过，乘你们对两个人的忧虑之机，要什么得不到？"鲁国人害怕，听从了命令。

八月初七，诸侯在平丘一起会盟，这是因为齐国顺服了。命令诸侯在中午到达会盟地点。初六，朝见晋君完毕。子产命令外仆赶快在盟会地点搭起帐篷，子太叔制止，让他们等明天再搭。到晚上，子产听说他们没搭帐篷，让他们赶快去搭，到那里已经没地方可搭了。

等到结盟的时候，子产争论进贡物品的轻重次序说："从前

天子确定进贡物品的次序，轻重是根据地位决定的，地位尊贵贡赋就重，这是周朝的制度，地位卑下而贡赋重的，这是甸服。郑国，是男服。但是让我们按照公侯的贡赋标准，恐怕不能按数供给。冒昧地以此作为请求。诸侯之间应该休息甲兵，以友好的态度做各种事情。由使者传达的命令，没有一个月不来到。贡赋没有限度，小国免不了要有缺失，这就是得罪的原因。诸侯重温旧盟，是为了使小国生存。贡赋没有限制，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。决定存亡的规定，就在今天了。”从中午开始争论，直到晚上，晋国人才答应了。

重温盟约以后，子太叔责备子产说：“诸侯如果来讨伐，难道可以轻意对待吗？”子产说：“晋国的政事出于多门，他们怀有二心苟且偷安还来不及，哪有时间来讨伐？国家不和别国力争也会遭到欺凌，还成个什么国家？”

昭公不参加结盟。晋国人拘押季孙意如，用幕布蒙住他，让狄人看守。司铎射怀藏着锦捧着装满冰水的壶偷偷爬过去。看守的人阻止他，就把锦送给他然后进去。晋国人带着季孙回到晋国，子服湫跟随前去。

子产回国，没有到达，听到子皮死的消息，大哭，并说：“我完了！没有人帮我做好事了，唯有他老人家了解我。”孔子评论说：“子产在这次行动中，足以成为国家的基石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欢乐啊君子，您是国家的基石。’子产，是君子中追求欢乐的人。”又评论说：“会合诸侯，制定贡赋的限度，这就是礼。”

【原文】

鲜虞人闻晋师之悉起也，而不警边，且不修备①。晋荀吴自著雍以上军侵鲜虞，及中人，驱冲竞②，大获而归。

楚之灭蔡也，灵王迁许、胡、沈、道、房、申于荆焉③。平王即位，既封陈、蔡，而皆复之，礼也。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④，礼也。悼大子之子吴归于陈⑤，礼也。

冬十月，葬蔡灵公，礼也。

公如晋。荀吴谓韩宣子曰："诸侯相朝，讲旧好也⑥。执其卿而朝其君，有不好焉，不如辞之。"乃使士景伯辞公于河⑦。

吴灭州来，令尹子期请伐吴⑧。王弗许，曰："吾未抚民人，未事鬼神，未修守备，未定国家，而用民力，败不可悔。州来在吴，犹在楚也。子姑待之。"

【注释】

①修备：修治武备。　②蓍雍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中人：地名（在今河北唐县西北）。冲：冲车。　③许：姬姓国（在今河南许昌市东）。胡：嫣（guī龟）姓国（在今安徽阜阳市及阜阳县）。沈：姬姓国（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）。道：国名，后为楚邑（在今河南确山县北）。房：国名，后为楚邑（在今河南遂平县）。申：本国名，后为楚国的一个大邑（在今河南南阳市及其北部一带）。荆：即楚。　④庐：即蔡平公。　⑤吴：即孙吴，陈惠公。　⑥讲：讲习，犹言重温。　⑦士景伯：即士文伯之子，晋国大夫。　⑧子期：公子结。

【译文】

鲜虞人听说晋国军队全部出动，可是并不警戒边境，并且不修治武备。晋国荀吴从著雍率领上军侵袭鲜虞，到达中人，驱使冲车和鲜虞人争逐，大获全胜而归。

楚国灭亡蔡国的时候，楚灵王把许国、胡国、沈国、道地、

房地、申地的人迁移到楚国国内。平王即位，重新建立了陈国、蔡国，就让他们都迁回去，这是合于礼的。让隐太子的儿子庐回到蔡国，这是合于礼的。让悼太子的儿子吴回到陈国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冬十月，安葬蔡灵公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昭公到晋国去。荀吴对韩宣子说："诸侯互相朝见，是重温过去的友好。扣押他们的卿让他们的国君朝见，这是不友好的，不如辞谢他。"于是就派士景伯在黄河边上辞谢昭公。

吴国灭亡州来，令尹子期请求讨伐吴国。平王不答应，说："我没有安抚民众，没有事奉鬼神，没有修缮防御设备，没有安定国家和家族，反而去使用百姓的力量，失败了来不及后悔。州来在吴国，就象在楚国一样。您姑且等着吧。"

【原文】

季孙犹在晋，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："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①？鲁，兄弟也，土地犹大，所命能具②。若为夷弃之，使事齐、楚，其何瘳于晋③？亲亲，与大，赏共，罚否④，所以为盟主也。子其图之！谚曰：'臣一主二。'吾岂无大国？"穆子告韩宣子，且曰："楚灭陈、蔡，不能救，而为夷执亲，将焉用之？"乃归季孙。惠伯曰："寡君未知其罪，合诸侯而执其老⑤。若犹有罪，死命可也⑥。若曰无罪而惠免之，诸侯不闻，是逃命也，何免之为？请从君惠于会。"宣子患之，谓叔向曰："子能归季孙乎？"对曰："不能。鲋也能。"乃使叔鱼。叔鱼见季孙曰："昔鲋也得罪于晋君，自归于鲁君。微武子之赐⑦，不至于今。虽获归骨于晋，犹子则肉

之⑧，敢不尽情？归子而不归，鲋也闻诸吏，将为子除馆于西河⑨，其若之何？”且泣。平子惧，先归。惠伯待礼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夷之小国：指邾、莒等国。 ②具：具备。 ③瘳（chōu抽）：益处，好处。 ④否：指不能供给。 ⑤老：此指诸侯的大夫。 ⑥死命：奉命而死。 ⑦微：没有。武子：即季武子，平子的祖父。 ⑧肉：使生存之义。 ⑨除：修治。西河：黄河西岸（在今陕西大荔、华阴一带）。 ⑩待礼：指等待以礼相送。

【译文】

季孙还在晋国，子服惠伯私下对荀吴说：“鲁国事奉晋国凭什么说不如夷人的小国？鲁国，是兄弟国家，土地面积很大，你们所规定的进贡物品都能具备。如果为了夷人而抛弃它，让他事奉齐国、楚国，对晋国又有什么好处？亲近应当亲近的兄弟国家，赞助土地面积大的国家，奖赏能供给的国家，惩罚不能供给的国家，这才是作为盟主的态度。您还是考虑一下！谚语说：‘一个臣子要有两个主人。’我们难道没有大国可以去事奉了？”荀吴告诉了韩宣子，并且说：“楚国灭亡陈国、蔡国，我们不能援救，反而为了夷人扣押亲人，哪里用得着这样？”于是就把季孙放回去。子服惠伯说：“寡君不知道自己的罪过，会合诸侯而扣押了他的大夫。如果有罪，奉命而死可以。如果说没有罪过而加恩赦免他，诸侯没有听到，这是逃避命令，这算什么赦免？请求跟随您在盟会上赐给恩惠。”韩宣子忧虑这件事，对叔向说：“您能使季孙回去吗？”回答说：“不能，羊舌鲋能。”于是就让羊舌鲋去。羊舌鲋进见季孙说：“从前我得罪了晋国国君，自己归向鲁国国君。如果没有武子的恩赐，不能到今天。即使老骨头已经回到晋国，等于您再次给了我生命，岂敢不为您尽情？

让您回去而您不回去，我从官吏那里听说，将给您在西河造房子，那怎么办？”说着掉下泪来。季孙害怕，就先回去了。子服惠伯不走等晋国人以礼相送。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意如至自晋，尊晋罪己也①。尊晋罪己，礼也。

南蒯之将叛也，盟费人。司徒老祁、虑癸伪废疾②，使请于南蒯曰：“臣愿受盟而疾兴，若以君灵不死，请待间而盟③。”许之。二子因民之欲叛也④，请朝众而盟。遂劫南蒯曰：“群臣不忘其君，畏子以及今，三年听命矣。子若弗图，费人不忍其君⑤，将不能畏子矣。子何所不逞欲⑥？请送子。”请期五日。遂奔齐。侍饮酒于景公⑦。公曰：“叛夫⑧！”对曰：“臣欲张公室也⑨。”子韩皙曰⑩：“家臣而欲张公室，罪莫大焉。”司徒老祁、虑癸来归费。齐侯使鲍文子致之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昭公十四年（公元前528年）。己：指鲁国。　②司徒老祁、虑癸：皆南蒯家臣。废：同“发”。　③间：病愈。　④二子：指司徒老祁、虑癸。　⑤忍：狠心。　⑥逞：满足。　⑦景公：齐国国君。　⑧叛夫：叛徒。　⑨张：加强。　⑩子韩皙：齐国大夫。

⑪鮑文子：齐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十四年春天，季孙意如从晋国回来，《春秋》这样记载，是尊重晋国而归罪于我国。尊重晋国归罪于我国，这是符合礼的。

南蒯将要叛变的时候，与费地人结盟。司徒老祁、虑癸假装发病，派人向南蒯请求说："臣下愿意接受盟约然而疾病发作，如果托您的福而不死，请等病好再和您结盟。"南蒯答应了。这两个人想要依靠民众背叛南蒯，就要求集合他们一起结盟。于是就劫持南蒯说："臣下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君主，但是害怕您一直到现在，服从您的命令三年了。您如果不考虑，费地的人不能对君主狠心，将要不再害怕您了。您在什么地方不能满足愿望？请让我们送您走。"南蒯请求等待五天。于是就逃到齐国。侍奉齐景公喝酒。景公取笑说："叛徒！"南蒯回答说："臣下是想要加强公室。"子韩皙说："家臣想要加强公室，罪过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了。"司徒老祁、虑癸前来收回费地。齐景公也派鮑文子来送回费地。

【原文】

夏，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①，且抚其民。分贫，振穷，长孤幼，养老疾，收介特，救灾患，宥孤寡，赦罪戾，诘奸慝，举淹滞②。礼新，叙旧，禄勋，合亲，任良，物官③。使屈罢简东国之兵于召陵④，亦如之。好于边疆，息民五年，而后用师，礼也。

秋八月，莒著丘公卒，郊公不感⑤。国人弗顺，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舆⑥。蒲馀侯恶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舆，郊公恶公子铎而善于意恢⑦。公子铎因蒲馀侯而与之谋

曰："尔杀意恢，我出君而纳庚舆。"许之。

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，不知度。与养氏比⑧，而求无厌。王患之。九月甲午，楚子杀斗成然⑨，而灭养氏之族。使斗辛居郧⑩，以无忘旧勋。

冬十二月，蒲馀侯兹夫杀莒公子意恢，郊公奔齐。公子铎逆庚舆于齐。齐隰党、公子鉏送之，有赂田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简：选择检阅。宗丘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秭归县）。　②分：给与，犹言施舍。振：救济。长：犹言抚育。介特：单身汉。宥：宽免。诘：禁治。奸慝：奸邪。淹滞：有德才，没有被重用的人。　③叙：铨叙，即按照资历或劳绩核定官职的授予或升迁。合：和睦。　④屈罢（pí皮）：楚国大夫。东国：楚国东部。　⑤郊公：著丘公之子。　⑥庚舆：莒共公，著丘公之弟。　⑦蒲馀侯：即蒲馀侯兹夫，莒国大夫。公子意恢：莒国公子。公子铎：莒国公子。　⑧养氏：子旗之党，养由基的后代。比：勾结。　⑨九月甲午：九月初三。斗成然：即子旗。　⑩斗辛：楚国大夫。郧（yún云）：本国名，后为楚国的县（在今湖北安陆县）。

⑪隰党：齐国大夫。公子鉏（xú徐）：齐国公子。赂田：贿赂的土地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楚王派然丹在宗丘选拔检阅西部的军队，并且安抚当地的民众。施舍贫贱，救济穷困，抚养年幼的孤儿，奉养有病的老人，收养单身汉，救济有灾难的人，宽免孤儿寡妇的赋税，赦免有罪过的人，禁治奸邪，选拔有德才没被重用的人。以礼接待新人，按照资历劳绩对旧人定官职或升迁，奖赏功勋，和睦亲族，任用贤良，物色官员。派屈罢在召陵选拔检阅东部的军队，也和西部一样。和四边的邻国友好，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，然后用兵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秋季八月，莒国国君著丘公死了，郯公不悲伤。国内的人们不服从他，想要立著丘公的弟弟庚舆。蒲馀侯讨厌公子意恢而和庚舆亲近，郯公讨厌公子铎而跟意恢亲近。公子铎依靠蒲馀侯并且跟他商量说："你杀意恢，我驱逐国君并接纳庚舆。"蒲馀侯答应了。

楚国令尹子旗对楚王有辅佐即位的恩惠，自己却不知道节制。与养氏勾结，并且贪得无厌。楚王很担心这件事。九月初三，楚王杀了子旗，并且诛灭了养氏家族。派斗辛住在郧地，以此表示不忘他们过去的功勋。

冬季十二月，蒲馀侯杀了公子意恢，郯公逃亡到齐国。公子铎到齐国迎接庚舆。齐国的隰党、公子鉏送行，莒国向齐国贿赂土地。

【原文】

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，久而无成① 。士景伯如楚，叔鱼摄理② 。韩宣子命断旧狱③ ，罪在雍子。雍子纳其女于叔鱼，叔鱼蔽罪邢侯④ 。邢侯怒，杀叔鱼与雍子于朝。宣子问其罪于叔向。叔向曰："三人同罪，施生戮死可也⑤ 。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，鲋也鬻狱，邢侯专杀，其罪一也⑥ 。己恶而掠美为昏，贪以败官为墨，杀人不忌为贼⑦ 。《夏书》曰⑧ ：'昏、墨、贼、杀。'皋陶之刑也⑨ 。请从之。"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。

仲尼曰："叔向，古之遗直也⑩ 。治国制刑，不隐于亲，三数叔鱼之恶，不为末减⑪ 。曰义也夫，可谓直矣。平丘之会⑫ ，数其贿也，以宽卫国，晋不为暴。归鲁季孙，称其诈也，以宽鲁国，晋不为虐⑬ 。邢侯之

狱，言其贪也，以正刑书，晋不为颇⑭。三言而除三恶，加三利，杀亲益荣⑮犹义也夫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邢侯：即邢伯，晋国大夫。雍子：本楚国人，后为晋国大夫。鄐（chù处）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温县附近）。　②摄理：代理理官。③旧狱：积压案件，此指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一案。　④纳：进献。蔽：判决案件。　⑤施：杀而陈尸示众。戮：陈尸。　⑥买直：购买胜诉，指雍子以女嫁给叔鱼而得胜诉。专杀：擅自杀人。　⑦败官：犹言败坏职责。墨：杜预注：“不洁之称。”　⑧《夏书》：古代《尚书》的一部分。⑨皋陶：传说中东夷族的首领，偃姓；相传曾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官。　⑩遗直：古代流传下来的正直作风。　⑪末减：稍微减轻刑罚。末，薄。减：轻。　⑫平丘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封丘县东）。⑬虐：虐杀。　⑭颇：偏颇。　⑮益荣：犹言名声更加显著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邢侯和雍子争夺鄐地的土地，很长时间也没有调解成功。士景伯到楚国去了，叔鱼代理理官的职务。韩宣子命令他判处积压的案件，罪过在于雍子。雍子进献他的女儿给叔鱼做妻子，叔鱼判决邢侯有罪。邢侯发怒，在朝廷上杀了叔鱼和雍子。韩宣子向叔向询问他们的罪过。叔向说：“三个人罪状相同，杀了活着的人陈尸示众死的陈尸示众就可以了。雍子自己知道他的罪过而用女儿购买胜诉，叔鱼出卖法律，邢侯擅自杀人，他们的罪过相同。自己有罪恶而掠其别人的美名就是昏乱，贪婪而败坏职责就是不干净，杀人而没有顾忌就是贼。《夏书》说：‘昏乱、不干净、贼，处死。’这是皋陶的刑法。请遵照。”于是就杀了邢侯陈尸示众并且把雍子和叔鱼的尸体在市上示众。

孔子说：“叔向，他有古代流传下来的正直作风。制度刑法是治理国家的大事，对于亲属也不能包庇隐蔽，三次指责叔鱼的

罪恶，不给他减轻。做事合乎道义，可以说得上正直了。平丘的会盟，指责他贪财，以宽免卫国，晋国就做到了不残暴。让鲁国季孙回国，称道他的欺诈，以宽免鲁国，晋国就做到了不虐杀。邢侯这次案件，说明他的贪婪，以执行法律，晋国就做到了不偏颇。三次说话而剷除了三次罪恶，加上三种利益。杀了亲人而名声更加显著，这是做事合乎道义啊！”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，将禘于武公，戒百官①。梓慎曰②：“禘之日其有咎乎！吾见赤黑之祲，非祭祥也，丧氛也③。其在泣事乎④？”二月祭酉，禘，叔弓泣事，籥入而卒⑤去乐卒事，礼也。

楚费无极害朝吴之在蔡也⑥，欲去之⑦。乃谓之曰：“王唯信子，故处子于蔡⑧。子亦长矣，而在下位，辱。必求之，吾助子请。”又谓其上之人曰：“王唯信吴，故处诸蔡，二三子莫之如也。而在其上，不亦难乎？弗图，必及于难。”夏，蔡人逐朝吴。朝吴出奔郑。王怒曰：“余唯信吴，故置诸蔡。且微吴⑨，吾不及此。女何故去之？”无极对曰：“臣岂不欲吴？然而前知其为人之异也。吴在蔡，蔡必速飞。去吴，所以剪其翼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昭公十五年(公元前527年)。禘(dì帝)：大的祭祀。武公：

即鲁武公。戒百官：先期告戒百官，让他们准备并斋戒。　②梓慎：鲁国大夫。　③祲：妖气。氛：恶气。　④泄事：主持祭祀的人。　⑤二月癸酉：二月十五日。籥：竹制乐器，此指演奏竹制乐器的人。　⑥费无极：楚国大夫。害：嫉妒。朝吴：蔡国人。　⑦去：去掉，除去。　⑧处：安置。　⑨微：没有。

〖译文〗

十五年春天，将要对武公举行大的祭祀，告戒百官准备并斋戒。梓慎说："大的祭祀那一天恐怕会有灾祸吧！我看见了红黑色的妖气，这不是祭祀的祥兆，是丧事的恶气。难道会应在主持者身上吗？"二月十五日，举行大的祭祀，叔弓主持祭祀，在奏籥的人进入时突然死去，撤去音乐把祭祀进行完毕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楚国费无极嫉妒朝吴在蔡国，想要去掉他。于是就对朝吴说："君王唯独信任您，所以把您安置在蔡国。您的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是地位低下，这是耻辱。一定要求得上位，我帮助您请求。"又对位在朝吴之上的人说："君王唯独相信朝吴，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，您几位没有一个赶上他的。可是地位却比他高，不是也很难吗？不考虑这件事怎么处理，一定遭到危难。"夏天，蔡国人赶走了朝吴。朝吴逃亡到郑国。楚王大怒说："我唯独相信朝吴，所以把他安置在蔡国。况且如果没有朝吴，我到不了今天的地步。你为什么去掉他？"费无极回答说："臣下难道不想要朝吴？然而早知道他的为人有不同一般的念头。朝吴在蔡国，蔡国一定迅速飞走。去掉朝吴，这就是剪除他的翅膀。"

〖原文〗

六月乙丑，王大子寿卒①。秋八月戊寅，王穆后崩②

晋荀吴帅师伐鲜虞，围鼓③。鼓人或请以城叛，穆

子弗许。左右曰："师徒不勤④，而可以获城，何故不为？"穆子曰："吾闻诸叔向曰：'好恶不愆，民知所适⑤，事无不济。'或以吾城叛，吾所甚恶也。人以城来，吾独何好焉。赏所甚恶，若所好何？若其弗赏，是失信也，何以庇民？力能则进，否则退，量力而行。吾不可以欲城而迩奸⑥，所丧滋多。"使鼓人杀叛人而缮守备。围鼓三月，鼓人或请降，使其民见，曰："犹有食色，姑修而城。"军吏曰："获城而弗取，勤民而顿兵⑦，何以事君？"穆子曰："吾以事君也。获一邑而教民怠，将焉用邑？邑以贾怠，不如完旧⑧。贾怠无卒⑨，弃旧不祥。鼓人能事其君，我亦能事吾君。率义不爽，好恶不愆，城可获而民知义所，有死命而无二心⑩，不亦可乎！"鼓人告食竭力尽，而后取之。克鼓而反，不戮一人，以鼓子鸢鞮归⑪。

冬，公如晋，平丘之会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月乙丑：六月初九。王大子寿：周景王太子。 ②八月戊寅：八月二十二日。王穆后：太子寿之母，周景王后。 ③鼓：国名（在今河北晋县）。 ④勤：辛劳。 ⑤愆（qiān千）：过分。适：归向。 ⑥迩：接近。 ⑦顿：挫伤，损坏。 ⑧贾（gǔ古）：买。完：保守，保持。旧：指不怠，勤慎。 ⑨卒：终，结果。 ⑩死命：犹言拼命。 ⑪鼓子鸢（yuān冤）鞮（dī）：鼓国国君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初九，王太子寿死。秋季八月，王穆后驾崩。晋国荀吴率

领军队讨伐鲜虞，围攻鼓国。鼓国有的人请求带领城邑里的人叛变，荀吴不答应。左右的随从说："军队不辛劳，可以得到城邑，什么原因不同意？"荀吴说："我听叔向这样说过：'喜欢厌恶都不过分，民众知道他们的归向，事情没有不成功的。'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叛变，是我们极其厌恶的。别人带着城邑前来投顺，我们为什么独独喜欢这样做。赏赐我们很讨厌的，对所喜欢的怎么办？如果不加赏赐，这就是失信，用什么庇护民众？力量够用就进攻，否则就撤退，量力而行。我们不可以想得到城邑而接近奸邪，那样所丧失的更多。"于是让鼓国人杀死叛变的人而修缮守城设备。包围鼓国三个月，有的鼓人请求投降，荀吴让鼓国的民众进见，说："看你们的脸色还能吃上食物，姑且去修缮你们的城邑。"军吏说："获得城邑而不占领，辛劳民众而损坏兵器，用什么事奉国君？"荀吴说："我用这样的做法来事奉国君。获得一个城邑，而教民众懈怠，将哪里用得着这个城邑？用获得城邑买来懈怠，不如保持一贯的勤慎。买来懈怠没有好结果，抛弃一贯的勤慎不吉祥。鼓国人能事奉他们的国君，我也能事奉我们的国君。遵循道义没有差错，喜欢厌恶都不过分，城邑可以获得而且民众懂得道义的所在，肯拼命而不三心二意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！"鼓国人报告粮绝力尽，然后占取了它。荀吴攻克了鼓国回国，不杀一个人，带着鼓子鼪鞮回国。

冬天，鲁昭公到晋国去，这是因为平丘那次会盟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十二月，晋荀跞如周，葬穆后，籍谈为介①。既葬除丧，以文伯宴，樽以鲁壶②。王曰："伯氏，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，晋独无有，何也？"文伯揖籍谈，对曰："诸侯之封也，皆受明器于王室，以镇抚其社稷，故能荐彝器于王③。晋居深山，戎狄之与邻，而远于王室。王灵

不及④，拜戎不暇，其何以献器?”王曰:“叔氏，而忘诸乎？叔父唐叔，成王之母弟也，其反无分乎⑤？密须之鼓，与其大路，文所以大蒐也⑥。阙巩之甲⑦，武所以克商也。唐叔受之以处参虚，匡有戎狄⑧。其后襄之二路，鍚钺秬鬯，彤弓虎贲，文公受之，以有南阳之田，抚征东夏⑨，非分而何？夫有勋而不废，有绩而载，奉之以土田，抚之以彝器，旌之以车服，明之以文章⑩，子孙不忘，所谓福也。福祚之不登叔父⑪，焉在？且昔而高祖孙伯黡，司晉之典籍，以为大政，故曰籍氏⑫。及辛有之二子董之，晉于是乎有董史⑬。女，司典之后也⑭。何故忘之?”籍谈不能对。宾出，王曰:“籍父其无后乎！数典而忘其祖⑮。”

籍谈归，以告叔向。叔向曰:“王其不终乎！吾闻之，所乐必卒焉。今王乐忧，若卒以忧，不可谓终。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，于是乎以丧宾宴，又求彝器，乐忧甚矣，且非礼也。彝器之来，嘉功之由，非由丧也。三年之丧，虽贵遂服⑯，礼也。王虽弗遂，宴乐以早，亦非礼也。礼，王之大经也⑰。一动而失二礼，无大经矣。言以考典，典以志经，忘经而多言举典，将焉用之?”

【注释】

①籍谈：即籍父，晉国大夫。 ②除丧：减除丧服。文伯：即荀跞。樽以鲁壶：把鲁国进贡的壶作酒杯。 ③明器：明德之器。彝器：

青铜做的礼器、酒器。　④灵：威灵，威福。　⑤分：指分得赏赐。⑥密须：即密国，姞（jí吉）姓（在今甘肃灵台县西）。　⑦阙巩：古国名，被周武王所灭。　⑧参虚：参星所在，晋国的分野。匡：匡正。⑨襄之二路：指周襄王赐给晋文公大路、戎路。钺（qī欺），同"戚"，斧子。钺（yuè阅）：金钺。秬（jù巨）黑黍。鬯（chàng唱），香酒。南阳：晋、郑、卫地区名（在今河南新乡地区一带）。东夏：即东部各国，如郑、齐、鲁、宋等国。　⑩载：指记载在策书上。旌：表彰，表扬。文章：指车服旌旗等有色彩装饰的器物。　⑪福祚（zuò做），同义词连用，福佑。登：记住，记载。　⑫高祖：先祖。孙伯黡（yǎn掩）：晋国大夫。大政：执政大臣，正卿。籍氏：籍谈的先祖以其官职为氏，故称籍氏。⑬辛有：周平王时的大夫。董：辛有的儿子。董史：董姓的史官。　⑭司典：晋国管理典籍的官。　⑮典：典故。　⑯遂服：即如礼服丧三年。　⑰大经：大纲，大常，犹言重要规范。

【译文】

十二月，晋国荀跞到成周去，安葬穆后，籍谈作为副手。安葬完毕减除丧服，周天子和荀跞饮宴，把鲁国进贡的壶作酒杯。周天子说："伯父，诸侯都有礼器进贡王室，唯独晋国没有，为什么？"荀跞向籍谈作揖让他回答，籍谈回答说："诸侯受封赏的时候，都从王室接受了明德之器，用来安抚他们的国家，所以能够进献彝器给天子。晋国居住在深山里，与戎狄为邻，并且远离王室。天子的威福不能达到，拜服戎人还来不及，怎么能进献彝器？"周天子说："叔父，对于那些事你都忘记了吗？叔父唐叔，是成王的同母兄弟，难道反而没有分到赏赐吗？密须的名鼓，和它的大辂之车，是文王用来进行军事大检阅的器物。阙巩的铠甲，是武王用来攻克商朝的东西。唐叔接受了用来居住在晋国的地域上，匡正戎人和狄人。这以后襄王所赐的大辂、戎辂之车，大斧金钺黑黍酿造的香酒，红色的弓和勇士，文公接受了，因此保有了南阳的土地，安抚征伐东方的各国，这不是分得赏赐是什么？有了功勋而不废弃，有了劳

绩而记载在策书上，用土地来奉养他，用彝器来安抚他，用车服来表彰他，用旌旗来显耀他，子孙后代不忘记，这就是所说的福。叔父不记住这种福佑，叔父的心在哪里？况且从前你的先祖孙伯黡，掌管晋国的典籍，因此当了国家的执政大臣，所以称他为籍氏。等到辛有的第二个儿子董到来，在这个时候晋国有了董氏的史官。你，是晋国掌管典籍官的后代。为什么忘记了？”籍谈回答不了。宾客退出以后，周天子说：“籍谈的后代恐怕不能享有禄位了！举出了典故却忘记了祖宗。”

籍谈回国后，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叔向。叔向说：“周天子恐怕不得善终吧！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，所指以欢乐的必然以此致死。现在天子把忧虑当成欢乐，如果因为忧虑致死，就不能说善终。天子一年之中而有了二次三年之丧，在这种情况下与前来吊丧的宾客饮宴，又要求彝器，把忧虑当成欢乐也太过分了，而且不合于礼。彝器的到来，是由于嘉奖功勋，不是由于丧事。三年的丧礼，即使贵为天子服丧仍得满期，这是礼。天子虽然不能服丧满期，宴饮奏乐也太早了，也是不合于礼的。礼，是天子行事遵循的纲常。一次举动而失去了两种礼，这就是不遵循纲常了。言语用来稽考典籍，典籍用来记载纲常，忘记了纲常而言语很多，举出了典故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在晋，晋人止公①。不书，讳之也②。

齐侯伐徐。楚子闻蛮氏之乱也，与蛮子之无质也，使然丹诱戎蛮子嘉杀之③，遂取蛮氏。既而复立其子

焉，礼也。

二月丙申，齐师至于蒲隧④。徐人行成。徐子及郯人、莒人会齐侯，盟于蒲隧，赂以甲父之鼎⑤。叔孙昭子曰："诸侯之无伯，害哉！齐君之无道也，兴师而伐远方，会之有成而还，莫之亢也⑥。无伯也夫⑦。《诗》曰⑧：'宗周既灭，靡所止戾⑨。正大夫离居，莫知我肄⑩。'其是之谓乎！"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昭公十六年（公元前526年）。止：扣留。　②讳：隐讳。　③蛮氏：指在河南汝阳一带的戎蛮。　无质：无信。　戎蛮子嘉：戎蛮部落的首领。　④二月丙申：二月十四日。　蒲隧：地名（在今江苏睢宁县西南）。　⑤甲父：古国名（在今山东金乡县南）。　⑥亢：抵御。　⑦也夫：语气词连用，表示肯定和感叹语气。　⑧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雨无正》篇。　⑨戾：安定。　⑩正大夫：大夫之长，犹言执政大夫。　肄：辛劳。

【译文】

十六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昭公在晋国，晋国人扣留了昭公。《春秋》没有记载这件事，这是由于隐讳的原因。

齐景公攻打徐国。楚王听说戎蛮部落发生动乱，和戎蛮部落首领没有信用，派然丹诱骗戎蛮子嘉而杀了他，于是就占领了戎蛮部落。不久又重新立了他的儿子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二月十四日，齐国的军队到达蒲隧。徐国人求和。徐子和郯人、莒人会见齐侯，在蒲隧结盟，送给齐侯甲父之鼎。叔孙昭子说："诸侯没有领袖，对小国是个危害呀！齐国国君无道，发兵攻打远方的国家，会见了他们缔结盟约而归，没有人能够

抵御。这是由于没有领袖啊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宗周衰乱就要灭亡，人们不能安居一方，执政的大夫四散分居，没人知道我的辛劳。’说的就是这个吧？”

【原文】

三月，晋韩起聘于郑，郑伯享之。子产戒之曰：“苟有位于朝，无有不共恪① 。”孔张后至②，立于客间。执政御之③，适客后。又御之，适县间④ 。客从而笑之。

事毕，富子谏曰⑤ ：“夫大国之人，不可不慎也，几为之笑而不陵我⑥？我皆有礼，夫犹鄙我。国而无礼，何以求荣？孔张失位，吾子之耻也。”子产怒曰：“发命之不衷，出令之不信，刑之颇类，狱之放纷⑦，会朝之不敬，使命之不听，取陵于大国，罢民而无功，罪及而弗知，侨之耻也。孔张，君之昆孙，子孔之后也⑧，执政之嗣也。为嗣大夫，承命以使，周于诸侯，国人所尊，诸侯所知。立于朝而祀于家，有禄于国，有赋于军，丧祭有职，受脤归脤，其祭在庙，已有著位⑨，在位数世，世守其业，而忘其所，侨焉得耻之？辟邪之人而皆及执政⑩，是先王无刑罚也。子宁以他规我⑪ 。”

宣子有环，其一在郑商。宣子谒诸郑伯⑫，子产弗与，曰：“非官府之守器也，寡君不知。”子大叔、子羽谓子产曰：“韩子亦无几求⑬，晋国亦未可以贰。晋国、韩子，不可偷也⑭ 。若属有谗人交斗其间⑮，鬼神而助之，以兴其凶怒，悔之何及？吾子何爱于一环，其以取

憎于大国也⑯，盍求而与之？”子产曰：“吾非偷晋而有二心，将终事之，是以弗与，忠信故也。侨闻君子非无贿之难，立而无令名之患⑰。侨闻为国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难⑱，无礼以定其位之患。夫大国之人，令于小国，而皆获其求，将何以给之？一共一否，为罪滋大。大国之求，无礼以斥之，何餍之有⑲？吾且为鄙邑，则失位矣。若韩子奉命以使，而求玉焉，贪淫甚矣，独非罪乎⑳？出一玉以起二罪，吾又失位，韩子成贪，将焉用之？且吾以玉贾罪，不亦锐乎㉑？”

韩子买诸贾人，既成贾矣，商人曰：“必告君大夫。”韩子请诸子产曰：“日起请夫环，执政弗义，弗敢复也。今买诸商人，商人曰，必以闻，敢以为请。”子产对曰：“昔我先君桓公，与商人皆出自周㉒。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，斩之蓬蒿藜藋㉓，而共处之。世有盟誓，以相信也，曰：‘尔无我叛，我无强贾，毋或匄夺㉔。尔有利市宝贿㉕，我勿与知。’恃此质誓㉖，故能相保，以至于今。今吾子以好来辱，而谓敝邑强夺商人，是教敝邑背盟誓也，毋乃不可乎！吾子得玉而失诸侯，必不为也。若大国令，而共无艺㉗，郑，鄙邑也，亦弗为也。侨若献玉，不知所成，敢私布之㉘。”韩子辞玉曰：“起不敏，敢求玉以徼二罪㉙？敢辞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共恪：恭敬。　②孔张：子孔的孙子，名申，字子张，郑国大

夫。 ③执政：临时典礼的司仪。 御：阻挡。 ④县间：折悬乐器的中间。 ⑤富子：郑国大夫。 ⑥几：反诘副词，岂，难道。 ⑦衷：恰当。 颇类：偏颇不平。 放：放纵。 ⑧昆：哥哥。 子孔：即公子嘉，郑襄公的哥哥，孔张的祖父。 ⑨立于朝：犹言在朝有官爵。 祀于家：犹言在家有祖庙。 有赋于军：犹言分担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。 受脤（shèn慎）：国君祭祀以后把祭肉赏赐给大夫。脤，古代王侯祭社稷所用的肉。 归脤：大夫祭祀以后把祭肉归还给国君。 著位：犹言席位。 ⑩辟邪：犹言邪僻，同义词连用，不正派。 ⑪规：纠正。 ⑫谒：请求。 ⑬几：犹言不多。 ⑭偷：犹言轻视。 ⑮属（zhǔ主）：适，表时间，犹言正当此时。交斗：即交构，挑拨离间 ⑯憎：厌恶。 ⑰难：患，犹言忧虑。 ⑱孚：大国对小国的安抚救助。 ⑲厌：驾厌。 餍（yàn厌）：吃饱，引申为满足。 ⑳独：岂，难道。 ㉑锐：细小。犹言不值得，犯不上。 ㉒桓公：郑国始封之君。 出自周：即自周出的倒装，从周朝迁居出来。 ㉓庸次比耦：犹言共同合作。 艾（yì义）杀：犹言清除。艾，同“刈”。 蓬蒿藜藋（diào掉）：犹言各种野生草木。 ㉔匄（gài盖）夺：乞求掠夺。 ㉕利市：犹言好买卖。 宝贿：犹言奇货。 ㉖质誓：盟誓。 ㉗艺：法则。 ㉘不知所成：犹言不知有什么道理与好处。成，善。 布：布达。 ㉙徼（yāo腰）：通“邀”，求取。

【译文】

三月，晋国韩起到郑国聘问，郑伯没享礼招待他。子产告诫大家说：“如果在朝廷的享礼上有一个席位，不要发生不恭敬的事情。”孔张后到，站在客人中间。掌管典礼的司仪阻挡他，去到客人的后边。掌管典礼的司仪又阻挡他，他只好到悬挂乐器的间隙中待着。客人因此而笑他。

事情结束后，富子劝谏说：“对待大国的客人，是不可以不慎重的，难道被他们笑话了而他们会不欺负我们？我们都做到有礼，那些人还会鄙视我们。国家没有礼仪，凭什么求得光荣？孔张失掉他应该有的位置，这是您的耻辱。”子产发怒说：“发布命令不恰当，命令发出后不讲信用，刑罚偏颇不平，诉

讼案件放纵混乱，朝会时不恭敬，命令没有人听从，招致大国的欺负，使百姓疲倦而没有功劳，罪过到来而不知道，这是我的耻辱。孔张，是国君哥哥的孙子，子孔的后代，执政大夫的继承人。做了大夫的继承人，他接受命令而出使，遍及诸侯国，被国内的人们所尊敬，为诸侯所熟知。他在朝中有官职在家里有祖庙，在国内有禄邑，分担战争所需的人力物力，丧事祭祀有一定的职事，接受和归还祭肉，辅助国君在宗庙里祭祀，已经有了一定的席位，他家在位已经几代了，世世代代保守自己的家业，可是他忘了自己所处的地位，我哪里能为他感到耻辱？不正派的人把一切都归罪给我这个执政的人，这是先王没有刑罚。您还是用别的事来纠正我。”

韩宣子有一付玉环，其中有一个在郑国的商人手里。宣子向郑伯请求得到它，子产不给，说：“这不是国家府库中保管的器物，寡君不知道。”子太叔、子羽对子产说：“韩子也没有更多的要求，对晋国也不可以怀有贰心。晋国、韩子，都是不可以轻视的。如果正当此时有说坏话的人在两国之间挑拨，鬼神再帮助他，以兴起他们的凶心怒气，后悔哪里来得及？您为什么爱惜一个玉环，恐怕因此会惹起大国的讨厌，何不把玉环找来给他？”子产说：“我并不是轻视晋国而怀有贰心，准备始终事奉他们，因此不给他，这是为了忠实守信的缘故。我听说君子不忧虑没有财物，而是忧虑没有美好的名声自立。我又听说治理国家不是忧虑的不能事奉大国安抚救助小国，忧虑的是没有礼仪来安定他的地位。那些大国的人，给小国下命令，如果一切要求都能得到满足，将要用什么接连不断地供给他们？一次给了，一次不给，所得的罪过更大。大国的要求，不符合礼仪就驳斥，他们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？我们如果成为他们的边境城市，那么就失去了做为一个国家的地位了。如果韩子奉命出使，而在这里求取玉环，他的贪婪邪恶就太过分了，难道不是罪过吗？拿出一只玉环而引起两种罪过，我们又失去了做为国

家的地位，韩子成为贪婪的人，哪里将用得着这样做？况且我们用玉环换来罪过，不也是太不值得吗？”

韩子向商人购买玉环，已经成交了，商人说：“一定要告诉君大夫。”韩子向子产请求说：“前些时候我请求得到那只玉环，执政认为不符合道义，没有敢再请求。现在从商人手里买到了它，商人说，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报告，冒昧地以此作为请求。”子产回答说：“从前我们先君桓公，跟商人们都是从周朝迁移出来的。他们共同合作来清除这块土地，砍去各种野生草木，一起居住在这里。世世代代都有盟誓，以此互相信赖，誓辞说：‘你不要背叛我，我不强买你的东西，不要乞求掠夺。你有好买卖好货物，我不加过问。’依靠这个盟誓，所以能互相支持，一直到今天。现在您带着友好来敝邑聘问，而告诉敝邑强夺商人的东西，这是教导敝邑违背盟誓，恐怕是不可以的吧！您如果得到玉环失去诸侯，那您一定是不干的。如果大国发布命令，而让我们不按法则贡献物品，郑国，就成了你们边境里的城邑，我们也是不干的。我如果献上玉环，不知道有什么道理和好处，冒昧地私下向您布达。”韩子退回玉环说：“我虽然不聪明，岂敢为得到玉环而求得两项罪过？谨请把它退回去。”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，郑六卿饯宣子于郊。宣子曰：“二三君子请皆赋，起亦以知郑志。”子羽赋《野有蔓草》①。宣子曰：“孺子善哉②！吾有望矣。”子产赋郑之《羔裘》③。宣子曰：“起不堪也。”子大叔赋《褰裳》④。宣子曰：“起在此，敢勤子至于他人乎⑤？”子大叔拜。宣子曰：“善哉，子之言是。不有是事，其能终乎？”子游赋《风雨》，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，子柳赋《萚兮》⑥。宣子喜曰：“郑其

庶乎！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，赋不出郑志，皆昵燕好也⑦。二三君子数世之主也，可以无惧矣。”宣子皆献马焉，而赋《我将》⑧。子产拜，使五卿皆拜，曰：“吾子靖乱，敢不拜德？”宣子私觌于子产，以玉与马，曰：“子命起舍夫玉，是赐我玉而免吾死也，敢不藉手以拜⑨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蟜（cuō撮）：即公孙侨，子皮之子，郑国大夫。《野有蔓草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②孺子：子皮死于昭公十三年，子蟜嗣位不满三年丧期，因此韩宣子称他为孺子，不是因为子蟜年幼。③《羔裘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④《褰（qiān千）裳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⑤勤：劳动，劳累。⑥子游：即驷偃，郑国大夫。《风雨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《有女同车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子柳：即印癸，郑国大夫。《萚（tuò拓）兮》：为《诗经·郑风》篇名。⑦燕好：友好。⑧《我将》：为《诗经·周颂》篇名。⑨玉：前一个“玉”指玉环；后一个“玉”指金玉良言。藉手：借手所持之物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，郑国六卿在郊外为韩宣子饯行。宣子说：“请各位大夫都赋诗一首，我也可以了解郑国的意图。”子蟜赋《野有蔓草》。宣子说：“孺子好啊！我有希望了。”子产赋郑国的《羔裘》。宣子说：“我是担当不起的。”子太叔赋《褰裳》。宣子说：“有起在这里，岂敢劳动您去事奉别人吗？”子太叔拜谢。宣子说：“好啊，您说起了这个。要不是有这回事，恐怕不能善始善终地友好下去吧？”子游赋《风雨》，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，子柳赋《萚兮》。宣子高兴地说：“郑国差不多要强盛了吧！各位大夫用国君的名义赏赐起，所赋的《诗》不出郑国之外，都是表示亲近友好的。各位大夫都是传到几世的大夫，可以因此不再有所

畏惧了。”宣子都向他们进献马匹，并且赋了《我将》。子产拜谢，又让其他五个卿都拜谢，说：“您安定动乱，岂敢不拜谢恩德？”宣子私下里拜见子产，用玉和马作为礼物，说：“您命令起舍弃那个玉环，这是赏赐给我金玉之言而免我一死，岂敢不借此薄礼表示拜谢？”

【原文】

公至自晋。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①：“晋之公室，其将遂卑矣。君幼弱，六卿强而奢傲，将因是以习。习实为常，能无卑乎？”平子曰：“尔幼，恶识国②？”

秋八月，晋昭公卒③。

九月，大雩，旱也。

郑大旱，使屠击、祝款、竖柎有事于桑山④。斩其木，不雨。子产曰：“有事于山，蕴山林也⑤；而斩其木，其罪大矣。”夺之官邑。

冬十月，季平子如晋葬昭公。平子曰：“子服回之言犹信，子服氏有子哉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子服昭伯：即子服回，鲁国大夫。 ②恶（wù务）：哪里。识：知道。 ③晋昭公：即晋侯夷，鲁昭公十一年立，十六年卒，在位六年。 ④屠击：郑国大夫。祝款：郑国大夫。竖柎（fū夫又读fǔ甫）：郑国大夫。有事：祭祀。桑山：郑国山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⑤蕴：种植。

【译文】

昭公从晋国回到国内。子服昭伯对季平子说：“晋国公室的地位，恐怕将要降低了。国君年幼而力量薄弱，六卿强大而奢

侈骄傲，将要由此而成习惯。习惯而成自然，能够不降低吗？”季平子说：“你年轻，哪里知道国家的大事？”

秋季八月，晋昭公死了。

九月，举行大规模的雩祭，这是因为发生了旱灾。

郑国大旱，派屠击、祝款、竖柎祭祀桑山。砍去了山上的树木，不下雨。子产说：“祭祀山神，应该种植山林；现在反而砍去山上的树木，他们的罪过就很大了。”于是就剥夺了他们的官爵和封邑。

冬季十月，季平子到晋国去参加晋昭公的葬礼。季平子说：“子服回的话还是可以相信的，子服氏有了好儿子了。”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小邾穆公来朝，公与之燕①。季平子赋《采叔》，穆公赋《菁菁者莪》②。昭子曰：“不有以国，其能久乎？”

夏六月甲戌朔③，日有食之。祝史请所用币④。昭子曰：“日有食之，天子不举，伐鼓于社⑤；诸侯用币于社，伐鼓于朝。礼也。”平子御之⑥，曰：“止也。唯正月朔，慝未作⑦，日有食之，于是乎有伐鼓用币，礼也。其余则否。”大史曰⑧：“在此月也。日过分而未至，三辰有灾⑨。于是乎百官降物，君不举，辟移时，乐奏鼓，祝用币，史用辞⑩。故《夏书》曰：‘辰不集于房，瞽奏鼓，嗇夫驰⑪，庶人走。’此月朔之谓也。当夏四月，是

谓孟夏。”平子弗从。昭子退曰：“夫子将有异志，不君君矣⑫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昭公十七年（公元前525年）。燕：同“宴”，饮宴。②《采叔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《菁菁者莪（é俄）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③六月甲戌朔：六月初一。④祝史：祝与史都是祭祀的官，所以古人常连用。请所用币：犹言请示应该用什么物品祭社。⑤不举：犹言不进丰盛的菜肴。⑥御：禁止。⑦正月朔：指周正六月初一。慝（tè特）：阴气。⑧大史：即太史。⑨过分而未至：过了春分而没有到夏至。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⑩降物：犹言穿上素服。辟移时：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。⑪辰：日月交会。不集于房：犹言不在正常的位置上。瞽夫：古代官名。驰：车马疾行。⑫不君君矣：不把国君当成国君了。

【译文】

十七年春天，小邾穆公来朝见，昭公和他一起饮宴。季平子赋了《采叔》这首诗，穆公赋《菁菁者莪》。昭子说：“假如没有治理国家的人才，难道国家能长久吗？”

夏季六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掌管祭祀的官员请示应该用什么物品祭社。昭子说：“发生日食，天子不进丰盛的菜肴，在土地神庙里击鼓；诸侯用祭品在土地神庙里祭祀，在朝廷上击鼓。这是礼制。”平子禁止这样做，说：“这是不可以的。只有周正六月初一，阴气没有发作，发生日食，在这种情况下才击鼓用祭品，这是礼制。其它的时候则不这样。”太史说：“就是在这个月。太阳过了春分而没有到夏至，日月星有了灾殃。在这时候，百官穿上素服，国君不进丰盛的菜肴，离开正寝躲过日食的时辰，乐工击鼓，祭祀之官用祭品，史官用辞令来祈祷消灾去祸。所以《夏书》说：‘日月交会不在正常的位置上，乐师击

鼓，啬夫驾车疾行，百姓奔跑。'说的就是这个月初一的情况。正当夏正的四月，这就叫做孟夏。"平子不听从。昭子退出来说："那个人将有别的念头，他不把国君当成国君了。"

【原文】

秋，郯子来朝，公与之宴。昭子问焉，曰："少皞氏鸟名官①，何故也？"郯子曰："吾祖也，吾知之。昔者黄帝氏以云纪，故为云师而云名②。炎帝氏以火纪③，故为火师而火名。共工氏以水纪④，故为水师而水名。大皞氏以龙纪，故为龙师而龙名。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⑤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而鸟名。凤鸟氏，历正也⑥。玄鸟氏，司分者也⑦。伯赵氏，司至者也⑧。青鸟氏，司启者也⑨。丹鸟氏，司闭者也⑩。祝鸠氏，司徒也⑪。鸤鸠氏，司马也⑫。鸤鸠氏，司空也⑬。爽鸠氏，司寇也⑭。鹘鸠氏，司事也⑮。五鸠，鸠民者也⑯。五雉，为五工正，利器用，正度量，夷民者也⑰。九扈，为九农正，扈民无淫者也⑱。自颛顼以来，不能纪远，乃纪于近。为民师而命以民事，则不能故也⑲。"仲尼闻之，见于郯子而学之。既而告人曰："吾闻之，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⑳，犹信。"

【注释】

①鸟名官：以鸟名作为官名。　②云纪：以云记事。云师而云名：犹言各部门长官都用云字命名。　③炎帝氏：传说中的古帝王。④共（gōng恭）工氏：传说中的古帝王。　⑤少皞挚：传说中的古帝

王，即少皞氏。 ⑥凤鸟氏：古官名。历正：掌管天文历法的长官。⑦玄鸟氏：古代官名。司分：掌管春分秋分。 ⑧伯赵氏：古代官名。伯赵，即伯劳鸟。司至：掌管夏至冬至。 ⑨青鸟氏：古代官名。司启：掌管立春立夏。 ⑩丹鸟氏：古代官名。司闭：掌管立秋立冬。⑪祝鸠氏：古代官名。司徒：主管教导民众。 ⑫鸤（jūshī）鸠氏：古代官名。司马：主管法制。 ⑬鸤（shīshī尸）鸠氏：古代官名。司空：主管水利土地。 ⑭爽鸠氏：古代官名。司寇：主管平定盗贼。⑮鹘（gǔ骨）鸠氏：古代官名。司事：主管农事。 ⑯鸠民：鸠集百姓。

⑰五雉：五种雉鸟，相传为古代少皞氏官名，西方叫鹨（zūn尊）雉，东方叫鹙（zī资）雉，南方叫翟（dí敌）雉，北方叫鹨（xī西）雉，伊、洛之南叫翬（huī挥）雉。均：平均。 ⑱九扈：古代官名。扈：制止。 ⑲故：从前、过去。 ⑳失官：失去了古代官制。学：指古代官制的学问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郯子前来朝见，昭公和他一起饮宴。昭子向他询问，说："少皞氏用鸟名作为官名，这是什么缘故？"郯子说："他是我的祖先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。从前黄帝用云记事，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云字命名。炎帝用火记事，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火字命名。共工用水记事，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水字命名。太皞用龙记事，所以设置各部门长官都用龙来命名。我的高祖少皞挚即位的时候，凤鸟恰好来到，所以就用鸟开始记事，设置各部门的长官都用鸟来命名。凤鸟氏，就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官。玄鸟氏，是掌管春分秋分的官。伯赵氏，是掌管夏至冬至的官。青鸟氏，是掌管立春立夏的官。丹鸟氏，是掌管立秋立冬的官。祝鸠氏，就是主管教导民众的司徒。鸤鸠氏，就是主管法制的司马。鸤鸠氏，就是主管水利土地的司空。爽鸠氏，就是主管平定盗贼的司寇。鹘鸠氏，就是主管农事的司事。这五鸠是鸠聚百姓的。五雉，是五种管理手工业的官，改善器物用具，统一尺度容量，让百姓得到平均的。九扈，

是九种管理农业的官，是制止百姓不让他们有放纵行为的。自从颛顼以来，不能记述远古的事情，就从近古开始记述。做百姓的长官而用百姓的事情来命名，那已经不能照过去办理了。”孔子听到了这件事，进见郯子并向他学习古代官制。不久告诉别人说：“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，天子失去了古代官制，官制的学问保持在远方的小国，这话还是可以相信的。”

【原文】

晋侯使屠蒯如周，请有事于雒与三涂①。萇弘谓刘子曰：“客容猛，非祭也。其伐戎乎？陆浑氏甚睦于楚②，必是故也。君其备之！”乃警戎备。九月丁卯，晋荀吴帅师涉自棘津③，使祭史先用牲于雒。陆浑人弗知，师从之。庚午④，遂灭陆浑，数之以其贰于楚也。陆浑子奔楚，其众奔甘鹿⑤。周大获。宣子梦文公携荀吴而授之陆浑，故使穆子帅师，献俘于文宫⑥。

【注释】

①屠蒯：晋国大夫。雒（luò洛）：水名，即现在的洛水。　②陆浑：少数民族部落，后迁到河南伊水、洛水一带。　③九月丁卯：九月二十四日。棘津：即南津（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）。　④庚午：九月二十七日。　⑤甘鹿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嵩县西北）。　⑥文公：指晋文公。文宫：即文公庙。

【译文】

晋侯派屠蒯到周朝去，请求祭祀洛水和三涂山。萇弘对刘文公说：“客人的面容凶猛，不是为了祭祀。恐怕是要攻打戎人吧？陆浑氏和楚国很友好，一定是这个缘故。您还是要防备一

下！”于是就对戎人加强戒备。九月二十四日，晋国荀吴率领军队从棘津徒步渡水，派祭史先用牲口祭祀洛水。陆浑人不知道，部队就跟着打过去。二十七日，就灭亡了陆浑，历数他们跟楚国友好对晋国怀有二心。陆浑子逃亡到楚国，他的部下逃亡到甘鹿。周朝俘虏了大批陆浑人。韩宣子梦见晋文公拉着荀吴的手而把陆浑交给他，因此派他率领军队，在晋文公庙里奉献俘虏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有星孛于大辰，西及汉①。申须曰②：“彗所以除旧布新也③。天事恒象，今除于火，火出必布焉。诸侯其有火灾乎！”梓慎曰：“往年吾见之，是其征也，火出而见。今兹火出而章，必火入而伏④。其居火也久矣，其与不然乎？火出，于夏为三月，于商为四月，于周为五月。夏数得天⑤，若火作，其四国当之，在宋、卫、陈、郑乎！宋，大辰之虚也，陈，大皞之虚也，郑，祝融之虚也，皆火房也⑥。星孛及汉，汉，水祥也。卫，颛顼之虚也，故为帝丘⑦。其星为大水，水，火之牡也⑧。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⑨！水火所以合也。若火入而伏，必以壬午，不过其见之月。”郑裨灶言于子产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将同日火，若我用瓘斝玉瓒⑩，郑必不火。”子产弗与。

【注释】

①孛：彗星，俗称扫帚星。大辰：星名，即大火星。汉：银河。

②申须：鲁国大夫。 ③除旧布新：扫除旧的散布新的。 ④章：犹

言明亮。伏：潜伏。　⑤夏数得天：夏代的历数和天象适应。　⑥房：名词用如动词，居住。　⑦帝丘：地名（今河南濮阳县西南）。　⑧牡：雄性。　⑨若：或者。　⑩灌（guàn灌）斝（jiǎ甲）：即瓒尊，祭祀用的酒器。玉瓒：玉制的勺。

〖译文〗

冬天，彗星的光芒扫过大火星，往西一直达到银河。申须说："彗星是扫除旧的散布新的的星辰。天上发生的事常常象征吉凶，现在对大火星清扫，大火星再出现一定散布灾殃。诸侯各国恐怕会有火灾吧！"梓慎说："去年我见到它，这就是它的征兆了，大火星出现而见到它。现在彗星在大火星出现更加明亮，一定在大火星消失时潜伏。彗星和大火星在一起已经很久了，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大火星出现，在夏正是三月，在商正是四月，在周正是五月。夏代的历数和天象适应，如果火灾发生，恐怕有四个国家承当，在宋国、卫国、陈国、郑国发生火灾吧！宋国，是大火星的分野，陈国，是太皞的分野，郑国，是祝融的分野，都是大火星居住的地方。彗星的光芒达到银河，银河，就是水。卫国，是颛顼的分野，所以是帝丘。和它相配的星是大水，水，是火的阳性配偶。大概会在丙子日或者壬午日发生火灾吧！水火会在那个时候配合的。如果大火星消失而彗星随着潜伏，一定在壬午日发生火灾，不会超过它发现的那个月。"郑国裨灶对子产说："宋国、卫国、陈国、郑国将要在同一天发生火灾，如果我们用瓘斝玉瓒祭神，郑国一定不发生火灾。"子产不肯给。

〖原文〗

吴伐楚。阳匄为令尹①，卜战，不吉。司马子鱼曰②："我得上流，何故不吉？且楚故，司马令龟，我请改卜，令曰，鲂也以其属死之，楚师继之，当大克之，

吉。”战于长岸③。子鱼先死，楚师继之，大败吴师，获其乘舟馀皇④。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，环而堑之，及泉，盈其隧炭，陈以待命。

吴公子光请于其众曰⑤：“丧先王之乘舟，岂唯光之罪，众亦有焉。请藉取之，以救死。”众许之。使长鬣者三人⑥，潜伏于舟侧，曰：“我呼馀皇，则对。”师夜从之。三呼，皆迭对⑦。楚人从而杀之，楚师乱。吴人大败之，取馀皇以归。

【注释】

①阳匄（gài丐）：即子瑕，又称令尹子瑕。 ②司马子鱼：即公子鲂（fáng房），楚国大夫。 ③长岸：地名（在今安徽当涂县西南）。④馀皇：吴国的船名。 ⑤公子光：即吴光，后来的吴王阖闾。 ⑥长鬣（liè猎）者：鬓长之士或高壮之人。 ⑦迭对：犹言交替回答。

【译文】

吴国攻打楚国。楚国的令尹阳匄，占卜战争的结果，不吉利。司马子鱼说：“我们地处上游，什么缘故不吉利？况且楚国的旧例，是由司马在占卜前报告占卜的事情，我请求重新占卜，报告说，鲂带领部属战死，楚国大军跟上去，希望大获全胜，吉利。”两国军队在长岸交战。子鱼先战死，楚军继其后攻上去，把吴国的军队打得大败，得到了吴国一条叫馀皇的船。派随国人和后来到达的人看守，环绕着这条船挖深沟，一直挖到见泉水，用炭填满，摆开阵势等待命令。

吴国公子光向大家请求说：“丧失了先王的乘船，难道只是我的罪过，大家也是有罪的。请依靠大家的力量夺回来，以救一死。”众人都答应了。派遣身高力壮的三个人，潜伏在船的旁

边，说："我喊馀皇，你们就回答。"军队在夜里跟上去。喊了三次，潜伏的人都交替回答。楚国人上去把他们杀了，楚军大乱，吴军把楚军打得大败，夺取馀皇回去了。

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，王二月乙卯，周毛得杀毛伯过①，而代之。萇弘曰："毛得必亡，是昆吾稔之日也，侈故之以②。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③，不亡何待！"

三月，曹平公卒。

夏五月，火始昏见。丙子④，风。梓慎曰："是谓融风⑤，火之始也。七日，其火作乎？"戊寅⑥，风甚。壬午⑦，大甚。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火。梓慎登大庭氏之库以望之⑧，曰："宋、卫、陈、郑也。"数日，皆来告火。裨灶曰："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。"郑人请用之。子产不可。子大叔曰："宝，以保民也。若有火，国几亡。可以救亡，子何爱焉？"子产曰："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非所及也，何以知之？灶焉知天道？是亦多言矣，岂不或信⑨？"遂不与，亦不复火。

郑之未灾也，里析告子产曰⑩："将有大祥⑪，民震动，国几亡。吾身泯焉，弗良及也⑫。国迁其可乎？"子产曰："虽可，吾不足以定迁矣。"及火，里析死矣，未葬，子产使舆三十人迁其柩。火作，子产辞晋公子、公

孙于东门⑬。使司寇出新客，禁旧客勿出于宫⑭。使子宽、子上巡群屏摄，至于大宫⑮。使公孙登徙大龟⑯。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庙⑰，告于先君。使府人、库人各儆其事⑱。商成公儆司宫⑲，出旧宫人，寘诸火所不及。司马、司寇列居火道，行火所烬⑳。城下之人，伍列登城。明日，使野司寇各保其征㉑。郊人助祝史除于国北，禳火于玄冥、回禄，祈于四鄘㉒。书焚室而宽其征，与之材㉓。三日哭，国不市。使行人告于诸侯。

宋、卫皆如是。陈不救火，许不吊灾，君子是以知陈、许之先亡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昭公十八年（公元前524年）。二月乙卯：二月十五日。毛得：即毛伯得，又称毛伯，周大夫。毛伯过：周大夫。 ②昆吾：即夏伯。稔：熟，此犹言恶贯满盈。侈故之以：是以侈之故的倒装。 ③毛得以济侈于王都：是毛得于王都以侈济的倒装。 ④丙子：五月初七。⑤融风：春风。 ⑥戊寅：五月初九。 ⑦壬午：五月十四日。⑧大庭氏：古国名，在鲁国都城内。 ⑨是：此人，指禅灶。信：情况真实。 ⑩里析：郑国大夫。 ⑪祥：变异之气。 ⑫泯：灭，犹言死亡。良：能。 ⑬公子、公孙：指诸侯之子或诸侯之孙及从孙。⑭新客：指新来聘问的客人。旧客：指已来到的各诸侯国大夫。 ⑮子宽：即游速，郑国大夫。子上：郑国大夫。屏摄：祭祀之位。大宫：郑国国君的祖庙。 ⑯公孙登：郑国大夫。 ⑰主祏（shí石）：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匣。周庙：指周厉王之庙。 ⑱府人：管理收藏宝藏货贿之处的人。库人：管理收藏车马兵甲之处的人。儆：音义同“警”，戒备。 ⑲商成公：郑国大夫。 ⑳燬（xǐn欣）：燃烧。 ㉑野司寇：官名。各保其征：各自约束他们所征发的徒役不散。 ㉒郊人：治理郊区的地方官。除：除地为祭祀之壇。玄冥：水神。回禄：火神。四鄘（yōng壅）：四边

城墙的土神。鄘：城，此指城墙。　㉓宽其征：减免他们的赋税。

【译文】

十八年春天，周历二月十五，周朝毛得杀死毛伯过，并取代了他。萇弘说："毛得一定逃亡，这一天是昆吾恶贯满盈的日子，这是因为骄横的缘故。而毛得在天子的都城以骄横成事，不逃亡还等待什么？"

三月，曹平公去世。

夏季五月，大火星在黄昏出现。初七日，刮风。梓慎说："这是春风，是火灾的开始。七天以后，恐怕要发生火灾吧？"初九日，风刮得很大。十四日，风刮得更大。宋国、卫国、陈国、郑国都发生了火灾。梓慎登上大庭氏的库房向远方眺望，说："这是在宋国、卫国、陈国、郑国。"几天以后，四国都来报告发生了火灾。裨灶说："不采纳我的意见，郑国又将要发生火灾。"郑国人请求采纳他的意见。子产不答应。子太叔说："宝物，是用来保护百姓的。如果发生了火灾，国家差不多会灭亡的。可以挽救灭亡，您还爱惜什么？"子产说："天道悠远，人道切近，天道不能涉及到人道，凭什么由天道而知道人道？灶哪里懂得天道？这个人的话也太多了，难道不会偶尔说中？"于是就不给，也没有再发生火灾。

郑国还没发生火灾以前，里析告诉子产说："将要发生大的变异，百姓震动，国家差不多会灭亡。那时候我已经死了，不能赶上了。迁都大概可以避免吧？"子产说："即使可以，我一个人不足以决定是否迁都。"等到发生火灾的时候，里析已经死了，没有埋葬，子产就派三十人抬着迁走了他的棺材。火灾发生，子产在东门辞退了晋国的公子、公孙。派司寇送走了新来的客人，制止早已来的客人走出宾馆的大门。派子宽、子上巡察许多祭祀的处所，一直到郑国的祖庙。派公孙登迁走大龟。派祝史迁走宗庙里藏神主的石匣到周厉王的庙里，向先君报告。派

府人、库人各自戒备自己的管理范围。派商成公命令司宫戒备，迁出先公的宫女，安置到火烧不着的地方。司马、司寇排列在火道上，到处救火。城下的人，列队登城。第二天，派野司寇各自约束他们所征发的徒役。治理郊区的地方官帮助祝史在国都北面清除地面修筑祭祀之坛，向水神、火神祭祷消灭火灾，又向四面城墙的土神祈祷。记载被烧毁的房屋并宽免他们的赋税，给他们建造房屋的材料。号哭三天，停止开放国都中的市场。派行人向各诸侯报告。

宋国、卫国都如此。陈国不救火，许国不慰问火灾，君子因此知道陈国、许国将先被灭亡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鄫人藉稻①。邾人袭鄫，鄫人将闭门。邾人羊罗撮其首焉②，遂入之，尽俘以归。鄫子曰："余无归矣，从帑于邾③。"邾庄公反鄫夫人，而舍其女。

秋，葬曹平公。往者见周原伯鲁焉，与之语，不说学④。归以语闵子马⑤。闵子马曰："周其乱乎？夫必多有是说，而后及其大人⑥。大人患失而惑，又曰，可以无学，无学不害。不害而不学，则苟而可。于是乎下陵上替⑦，能无乱乎？夫学，殖也⑧，不学将落，原氏其亡乎？"

七月，郑子产为火故，大为社，祓禳于四方，振除火灾⑨，礼也。乃简兵大蒐⑩，将为蒐除。子大叔之庙在道南，其寝在道北，其庭小。过期三日，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，曰："子产过女而命速除，乃毁于而向⑪。"子

产朝，过而怒之，除者南毁。子产及冲⑫，使从者止之曰："毁于北方。"

火之作也，子产授兵登陴⑬。子大叔曰："晋无乃讨乎？"子产曰："吾闻之，小国忘守则危，况有灾乎！国之不可小，有备故也。"既，晋之边吏让郑曰："郑国有灾，晋君大夫不敢宁居，卜筮走望，不爱牲玉⑭。郑之有灾，寡君之忧也。今执事掯然授兵登陴⑮，将以谁罪？边人恐惧，不敢不告。"子产对曰："若吾子之言，敝邑之灾，君之忧也。敝邑失政，天降之灾。又惧谗慝之间谋之，以启贪人，荐为敝邑不利，以重君之忧。幸而不亡，犹可说也。不幸而亡，君虽忧之，亦无及也。郑有他竟，望走在晋⑯。既事晋矣，其敢有二心？"

楚左尹王子胜言于楚子曰⑰："许于郑，仇敌也，而居楚地，以不礼于郑。晋、郑方睦，郑若伐许，而晋助之，楚丧地矣。君盍迁许？许不专于楚。郑方有令政⑱。许曰'余旧国也'郑曰'余俘邑也'，叶在楚国，方城外之蔽也⑲。土不可易，国不可小，许不可俘，雠不可启。君其图之。"楚子说。冬，楚子使王子胜迁许于析。实白羽⑳。

【注释】

①鄅（yǔ雨）：国名，妘（yún云）姓（在今山东临沂县北）。鄅人：即鄅子，鄅国国君。藉：巡行踏勘。　②羊罗：邾国人。　③帑（nú奴）：通"孥"，妻子儿女。　④原伯鲁：周朝大夫。　⑤闵子马：即闵马

父，鲁国大夫。 ⑥大人：在位者，当权的人。 ⑦替：废弛。 ⑧殖：种植。 ⑨大为社：大修土地神庙。祓（fú弗）禳（ráng攘）：同义词连用，为除灾去邪举行的祭祀。振除：救治。 ⑩简兵：精选士兵。 ⑪向：指除徙所向。 ⑫冲：四通八达之处，即十字路口。 ⑬授兵：分发兵器。陴（pí皮）：城墙的矮墙。 ⑭走望：指四出祭祀名山大川。牲玉：牺牲玉帛。 ⑮鬳（xiàn限）然：猛貌。 ⑯郑有他竟：郑国有其他边境的忧虑，犹言郑国怕遭到其他国家的攻击。望走：希望和投奔。 ⑰王子胜：楚国大夫。 ⑱令政：好的政治。 ⑲叶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南）。蔽：遮蔽，引申为屏障。 ⑳白羽：即析邑。析：楚国城邑（在今河南内乡县西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鄫国国君巡行踏勘农奴种稻。邾国军队袭击鄫国，鄫国人想要关闭城门。邾国人羊罗杀死关城门的人并提着他的头，于是进入鄫国，把君臣兵民全部俘虏回去。鄫子说："我没有地方回去了，只得跟随妻子儿女到邾国去。"邾庄公送回鄫国国君的夫人，而留下了他的女儿。

秋天，安葬曹平公。去参加葬礼的人见到周朝的原伯鲁，跟他交谈，发现他不喜欢学习。回去把情况告诉闵子马。闵子马说："周朝大概要发生动乱了吧？那一定有很多人不喜欢学习，然后才影响到当权的人。大人们忧虑丢掉官位而又不明事理，又说，可以不学习，不学习没有害处。认为没有害处就不学习，那么就得过且过。在这种情况下就下面侵凌上面废弛，能不发生动乱吗？学习，就象种植一样，不学习就要衰落，原氏大概要灭亡了吧？"

七月，郑国子产因为火灾的缘故，大修土地神庙，祭祀四方之神除灾去邪，救治火灾造成的损失，这是合于礼的。于是精选士兵进行大检阅，将要为检阅清除场地。子太叔的家庙在路南，他的住房在路北，庭院较小。超过限期三天，他让清除场地的徒卒排列在路南庙北，说："子产经过这里下命令赶快清

除，就向你们面对的方向拆毁。”子产上朝，经过这里而发怒，清除场地的人就向南毁庙。子产走到十字路口，派跟随的人制止他们说：“向北方拆毁。”

火灾发生的时候，子产分发武器登上城墙的矮墙。子太叔说：“晋国恐怕要来讨伐吧？”子产说：“我听说，小国忘记守备就危险，何况有火灾发生啊！国家的不被轻视，就是因为有守备的缘故。”不久，晋国的边防官吏责备郑国说：“郑国遭受灾害，晋国国君大夫不敢安居，占卜占筮四处奔走遍祭名山大川，不吝惜牺牲玉帛。郑国遭受灾害，这是寡君的忧虑。现在执事猛然间分发兵器登上城墙，将要拿谁来问罪？边境上的人害怕，不敢不报告。”子产回答说：“如果象您说的那样，敝邑的灾害，是君王的忧虑。敝邑的政事不正常，上天降下了灾害。又害怕邪恶之人乘机打敝邑的主意，以引诱贪婪的人，再次对敝邑不利，以加重君王的忧虑。幸亏没有灭亡，还可以解释。如果不幸灭亡，君王即使为敝邑忧虑，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如果郑国有其他边境的忧虑，只有希望和投奔晋国。已经事奉晋国了，难道还敢有二心？”

楚国左尹王子胜对楚王说：“许国跟郑国，是仇敌，而住在楚国的土地上，因此对郑国无礼。晋国、郑国正在友好，郑国如果攻打许国，而晋国帮助他们，楚国就要丧失土地了。君王何不迁移许国？许国不为楚国所专有。郑国正在推行好的政治。许国说‘那里是我们昔日的都城’，郑国说‘那里是我们通过战争获得的城邑’，叶地在楚国，是方城外面的屏障。土地不可以轻视，国家不可以小看，许国不能俘虏，仇恨不能启发。君王还是考虑一下这件事。”楚王很高兴。冬天，楚王派王子胜把许国迁到析地，就是原来的白羽。

十九年

【原文】

十九年春，楚工尹赤迁阴于下阴，令尹子瑕城郏①。叔孙昭子曰："楚不在诸侯矣！其仅自完也，以持其世而已。"

楚子之在蔡也，郧阳封人之女奔之，生大子建②。及即位，使伍奢为之师③。费无极为少师，无宠焉，欲谮诸王④，曰："建可室矣⑤。"王为之聘于秦，无极与逆，劝王取之。正月，楚夫人嬴氏至自秦。

鄫夫人，宋向戌之女也，故向宁请师⑥。二月，宋公伐邾，围虫⑦。三月，取之。乃尽归鄫俘。

夏，许悼公疟⑧。五月戊辰⑨，饮大子止之药，卒。大子奔晋。书曰⑩："弑其君。"君子曰："尽心力以事君，舍药物可也。"

邾人、郳人、徐人会宋公⑪。乙亥⑫，同盟于虫。

楚子为舟师以伐濮⑬。费无极言于楚子曰："晋之伯也，迩于诸夏，而楚辟陋⑭，故弗能与争。若大城城父而置大子焉⑮，以通北方，王收南方，是得天下也。"王说，从之，故大子建居于城父。令尹子瑕聘于秦，拜夫人也。

秋，齐高发帅师伐莒⑯。莒子奔纪鄣⑰。使孙书伐

之⑱。

初，莒有妇人，莒子杀其夫，已为嫠妇⑲。及老，托于纪鄣，纺焉以度而去之⑳。及师至，则投诸外。或献诸子占。子占使师夜缒而登。登者六十人，缒绝，师鼓譟㉑。城上之人亦譟。莒共公惧，启西门而出。七月丙子㉒，齐师入纪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九年：昭公十九年（公元前523年）。工尹赤：楚国大夫。　阴：即阴戎，少数民族。　下陨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）。　令尹子瑕：即阳丐，楚国令尹。郏（jiá夹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郏县）。②鄢（jú局）阳封人：鄢阳的地方长官。鄢阳，蔡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蔡县）。　大子建：即王子建，又称子木，楚平王太子。　③伍奢：即连尹奢，伍尚、伍员（yún云）的父亲，楚国大夫。　④譖（zèn怎去）：诬告，说人坏话。　⑤室：名词用如动词，犹言娶妻，成家。　⑥向戌：宋国大夫。　向宁：向戌之子，宋国大夫。　⑦虫：邾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济宁县）。　⑧许悼公：许灵公之子，立于鲁襄公二十七年，死于昭公十九年，在位二十四年。　⑨五月戊辰：五月初五。　⑩书：记载，此指《春秋》记载。　⑪郳（ní尼）：国名，曹姓，后被楚所灭。⑫乙亥：五月十二日。　⑬舟师：水军。　濮：楚国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部落。　⑭辟陋：偏辟简陋。　⑮城父：即北城父，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宝丰县东四十里）。　⑯高发：齐国大夫。　⑰纪鄣：莒国邑名（在今江苏赣榆县北）。　⑱孙书：即陈书，又称子占，齐国大夫。⑲嫠（lí离）妇：寡妇。　⑳托：寄居。去：同“弃”(jǔ举)，收藏。㉑鼓譟：击鼓呐喊。　㉒七月丙子：七月十四日。

【译文】

十九年春天，楚国工尹赤迁移阴戎族到下阴，令尹子瑕在郏地筑城。叔孙昭子说：“楚国的用意不在诸侯了！它仅仅是为

了保持自己的完整，以维持它的世代罢了。”

楚王在蔡国的时候，郹阳封人的女儿私奔到他那里，生了太子建。等到即位，让伍奢做他的老师。费无极做少师，不受宠信，想要诬陷太子，说：“建可以娶妻了。”楚王为太子从秦国聘得女子，费无极参与迎娶，劝楚王自己娶这个女子。正月，楚夫人嬴氏从秦国来到。

鄫国国君的夫人，是宋国向戌的女儿，所以向宁请求出兵。二月，宋公攻打邾国，围攻虫地。三月，攻取虫地。就把鄫国的俘虏全部送了回去。

夏天，许悼公得了疟疾。五月初五，喝了太子止送的药，就死了。太子逃亡到晋国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杀了他的国君。”君子说：“尽心尽力来事奉国君，不进送药物是可以的。”

邾人、郳人、徐人会见宋公。五月十二日，在虫地一起结盟。

楚王建立水军以攻打濮地。费无极向楚王说：“晋国称霸诸侯的时候，接近中原各国，然而楚国偏辟简陋，所以不能和它争夺。如果加宽城父的城墙而把太子安排在那里，用来和北方交通，君王自己收取南方，这是得天下的好办法。”楚王很高兴，听从了他的话，所以太子建住在城父。令尹子瑕到楚国聘问，这是为了楚王得到夫人而去拜谢的。

秋天，齐国高发率领军队进攻莒国。莒共公逃到纪鄣。派孙书攻打纪鄣。

起初，莒国有个妇女，莒子杀了她丈夫，她就成了寡妇。等到年老，寄居在纪鄣，纺织搓绳量了城墙的高度然后收藏起来。等到齐国军队到来，就把绳子扔到城外。有人把绳子献给孙书。孙书派士兵在夜里攀绳登城。登上城头的有六十人，绳子断了，军队击鼓呐喊。城上的人也呐喊。莒共公害怕，打开西门逃跑。七月十四日，齐国的军队进入纪鄣。

【原文】

是岁也，郑驷偃卒①。子游娶于晋大夫，生丝，弱②。其父兄立子瑕③。子产憎其为人也，且以为不顺，弗许，亦弗止。驷氏耆④。

他日，丝以告其舅。冬，晋人使以币如郑⑤，问驷乞之立故。驷氏惧，驷乞欲逃。子产弗遣。请龟以卜，亦弗予。大夫谋对。子产不待而对客曰："郑国不天，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⑥。今又丧我先大夫偃，其子幼弱，其一二父兄，惧队宗主，私族于谋而立长亲⑦。寡君与其二三老曰：'抑天实剥乱是⑧，吾何知焉？'谚曰：'无过乱门。'民有兵乱，犹惮过之，而况敢知天之所乱？今大夫将问其故，抑寡君实不敢知，其谁实知之？平丘之会，君寻旧盟曰：'无或失职。'若寡君之二三臣，其即世者⑨，晋大夫而专制其位，是晋之县鄙也，何国之为？"辞客币而报其使。晋人舍之。

楚人城州来。沈尹戌曰："楚人必败。昔吴灭州来，子旗请伐之。王曰：'吾未抚吾民。'今亦如之，而城州来以挑吴，能无败乎？"侍者曰："王施舍不倦，息民五年，可谓抚之矣。"戌曰："吾闻抚民者，节用于内，而树德于外，民乐其性⑩，而无寇雠。今宫室无量，民人日骇，劳罢死转⑪，忘寝与食，非抚之也。"

郑大水，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⑫。国人请为禜焉⑬，子产弗许，曰："我斗，龙不我觌也。龙斗，我独何觌

焉？禳之，则彼其室也。吾无求于龙，龙亦无求于我。”乃止也。

令尹子瑕言蹶由于楚子曰：“彼何罪？谚所谓‘室于怒，市于色’者，楚之谓矣。舍前之忿可也。”乃归蹶由。

【注释】

①驷偃：即子游，郑国大夫。 ②丝：驷偃之子。 ③子瑕：即驷乞，郑国大夫。 ④耸：恐惧，害怕。 ⑤币：犹言财礼。 ⑥不天：犹言不为上天所福佑。 札瘥（cuó错阳）：得流行疾病。札，得流行疾病而死。瘥，病死。 夭昏：短命而死。 ⑦私族于谋：即谋于私族的倒装。 长亲：亲子中年令最大的，指驷乞。 ⑧剥乱：同义词连用，搅乱。 ⑨即世：犹言去世。 ⑩性：同“生”，生活。 ⑪劳罢死转：犹言劳苦疲乏至死无人收葬。转，尸体抛弃。 ⑫时门：郑国城门名。 洧（wěi委）渊：郑国都城时门外的湖。 ⑬禁（yǒng永，又读yíng营）：古代禳灾的祭祀。

【译文】

这一年，郑国驷偃死了。驷偃在晋国大夫那里娶妻，生了丝，年幼。他的父兄立了驷乞为宗主的继承人。子产讨厌驷乞的为人，并且认为不符合常规，不答应，也不制止。驷氏很恐惧。

过了一些日子，丝把驷氏立驷乞的事告诉了他舅父。冬天，晋国派人带了财礼来到郑国，询问立驷乞的缘故。驷氏恐惧，驷乞想要逃跑。子产不让走。请求用龟甲来占卜，也不给。大夫们谋划如何回答晋国。子产不等他们商量好就回答客人说：“郑国不为上天所福佑，寡君的几个臣下有的得流行疾病而死有的夭折早亡。现在又丧失了我们的先大夫偃，他的儿子

年幼，他的几位父兄，怕断绝宗主，和族人商量而立了年长的亲子。寡君和他的几位大夫说：‘或者上天的确搅乱了这种继承法，我能知道什么呢？’俗话说：‘不要经过动乱人家的门口。’百姓动武作乱，还害怕经过那里，而何况敢知道上天所降下的动乱？现在大夫准备询问它的缘故，可是寡君实在不敢知道，难道有谁还能确实知道？平丘的会盟，君王重温过去的盟约说：‘不要有人失职。’如果寡君的几个臣下，其中有去世的，晋国的大夫要专断地干涉他们的继承人，这是晋国把我们当作边境的县城了，还算是什么国家？”辞谢客人的财礼并回报他的使者。晋国人就放下这件事不再过问了。

楚国人在州来筑城。沈尹戌说：“楚国人一定失败。从前吴国灭亡州来，子旗请求攻打吴国。君王说：‘我没有安抚好我的百姓。’现在也象从前一样，可是又在州来筑城去挑动吴国，能不失败吗？”侍者说：“君王施舍从来不知疲倦，让百姓休养生息五年，可以说是安抚他们了。”沈尹戌说：“我听说安抚百姓的君王，在国内节约开支，并在国外树立德行，百姓生活安乐，而没有仇敌。现在宫室的规模没有限度，百姓天天惊恐不安，劳苦疲乏至死没人收葬，忘掉了睡觉和吃饭，这不是安抚他们。”

郑国发生大水灾，在时门外的洧渊有龙争斗。国内的人们请求举行禳灾的祭祀，子产不答应，说：“我们争斗，龙不看我们。龙争斗，我们为什么单单去看呢？向它们祭祷，那里本来是龙居住的地方。我们对龙没有要求，龙也对我们没有要求。”于是就停止了祭祀。

令尹子瑕把蘧由的情况对楚王说：“他有什么罪过？俗话所说‘在家里发怒，在大街上给人脸色看’的人，说的就是楚国了。抛弃以前的愤恨可以了。”于是就把蘧由放归吴国。

二十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年春，王二月己丑，日南至①。梓慎望氛曰②："今兹宋有乱，国几亡，三年而后弭③。蔡有大丧。"叔孙昭子曰："然则戴、桓也④！汰侈无礼已甚，乱所在也。"

费无极言于楚子曰："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。自以为犹宋、郑也，齐、晋又交辅之，将以害楚。其事集矣⑤。"王信之，问伍奢。伍奢对曰："君一过多矣⑥，何信于谗？"王执伍奢。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，未至，而使遣之⑦。三月，大子建奔宋。王召奋扬。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。王曰："言出于余口，入于尔耳，谁告建也？"对曰："臣告之。君王命臣曰：'事建如事余。'臣不佞，不能苟贰⑧。奉初以还，不忍后命⑨，故遣之。既而悔之，亦无及已。"王曰："而敢来，何也？"对曰："使而失命，召而不来，是再奸也⑩。逃无所入。"王曰："归。"从政如他日。

无极曰："奢之子材，若在吴，必忧楚国，盍以免其父召之。彼仁，必来。不然，将为患。"王使召之，曰："来，吾免而父。"棠君尚谓其弟员曰⑪："尔适吴，我将归死。吾知不逮⑫，我能死，尔能报。闻免父之命，不

可以莫之奔也。亲戚为戮，不可以莫之报也。奔死免父，孝也。度功而行⑬，仁也。择任而往⑭，知也。知死不辟，勇也。父不可弃，名不可废，尔其勉之，相从为愈⑮。”伍尚归。奢闻员不来，曰：“楚君大夫其旰食乎⑯！”楚人皆杀之。

员如吴，言伐楚之利于州于⑰。公子光曰：“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，不可从也。”员曰：“彼将有他志。余姑为之求士，而鄙以待之⑱。”乃见鲋设诸焉，而耕于鄙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年：昭公二十年（公元前522年）。二月己丑：二月初一。日南至：即日至，冬至。　②望氛：望气。　③弭：停止，犹言平定。　④戴：戴族，华氏。　桓：桓族，向氏。　⑤自以为犹宋、郑也：自己认为像宋国、郑国一样。　交辅：共同辅助。交，共同。集：成功。　⑥一过多：一次过错就很严重。杜预注：“一过，纳建妻。”　⑦奋扬：楚国大夫。　使遣之：犹言派人告诉太子逃走。　⑧苟贰：苟且贰心。　⑨奉初以还：奉了起初的命令来周到的对待太子。杜预注：“奉初命以周旋。”　不忍后命：不忍心执行后来的命令。　⑩失命：没有完成使命。　再奸：犹言二次违命。　⑪棠君尚：即伍尚。　⑫不逮：不及，不如。　⑬功：功效。　⑭择任：选择复仇的任务。　⑮相从为愈：各人不勉强为好。　⑯旰（gàn干）食：晚食，犹言不能按时吃饭。旰，晚。　⑰州于：即吴王僚。　⑱鄙：郊外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年春天，周历二月初一，冬至。梓慎望气说：“今年宋国有动乱，国家几乎灭亡，三年以后才能平定。蔡国有大的丧事。”叔孙昭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么一定是戴、桓两族了！他们奢侈无礼到了极点，动乱会发生在他们那里。”

费无极对楚王说:“太子建和伍奢将要率领方城以外的人叛变。自己认为像宋国、郑国一样，齐国、晋国又共同辅助他们，将要来危害楚国。他们的事情就要成功了。”楚王相信了他的话，质问伍奢。伍奢回答说:“君王的一次过错就够严重的了,对于谗言为什么要相信?”楚王扣押了伍奢。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，还没有到达，奋扬派人告诉太子逃走。三月，太子建逃亡宋国。楚王召见奋扬。奋扬让城父人逮捕自己回到郢都。楚王说:“话从我口里说出，进入你的耳朵，是谁告诉建的?”奋扬回答说:“是臣下告诉他的。君王命令臣下说:‘事奉太子建如同事奉我一样。’臣下不才，不能苟且贰心。奉了当初的命令来周到的对待太子，不忍心执行后来的命令，所以让他逃走了。不久我又后悔这样做，但是也来不及了。”楚王说:“你敢回来，为什么?”奋扬回答说:“被派遣而没有完成使命，召见而又不回来，这是再次违背君王的命令。逃走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去。”楚王说:“回去吧。”奋扬还像从前一样做官。

费无极说:“伍奢的儿子很有才能，如果在吴国，一定使楚国忧虑，何不用赦免他们父亲的名义召他们回来。他们仁义，一定回来。不这样，他们将成为祸患。”楚王派人召回他们，说:“回来，我赦免你们的父亲。”伍尚对他弟弟伍员说:“你到吴国去，我准备回去死。我的才智不如你，我能够死，你能报仇。听说赦免父亲的命令，不可以不奔走回去。亲人被杀戮，不可以不报仇。奔走回去死使父亲得以赦免，这是孝顺。估计功效而行动，这是仁义。选择任务而前往，这是明智。知道死而不躲避，这是勇敢。父亲不可以抛弃,名誉不能废掉，你还是努力吧，各人不要勉强为好。”伍尚回去。伍奢听说伍员没来，说：“楚国君臣恐怕不能按时吃饭了!”楚国人把他们都杀了。

伍员到了吴国，向州于说明进攻吴国的好处。公子光说:“这是他家族被杀戮而想要报私仇，是不可以听信他的。”伍员说:“他将要有别的志向。我姑且为他寻求勇士，而在郊外等着

他。”于是向他推荐了鲍设诸。而自己在郊外种地。

【原文】

宋元公无信多私，而恶华、向。华定、华亥与向宁谋曰①：“亡愈于死，先诸。”华亥伪有疾，以诱群公子。公子问之，则执之。夏六月丙申，杀公子寅、公子御戎、公子朱、公子固、公孙援、公孙丁，拘向胜、向行于其廪②。公如华氏请焉，弗许，遂劫之。癸卯，取大子栾与母弟辰、公子地以为质③。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慼、向宁之子罗、华定之子启④，与华氏盟以为质。

卫公孟縶狎齐豹，夺之司寇与鄄，有役则反之⑤，无则取之。公孟恶北宫喜、褚师圃⑥，欲去之。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⑦，惧而欲以作乱。故齐豹、北宫喜、褚师圃、公子朝作乱。

初，齐豹见宗鲁于公孟⑧，为骖乘焉。将作乱，而谓之曰：“公孟之不善，子所知也。勿与乘，吾将杀之。”对曰：“吾由子事公孟，子假吾名焉，故不吾远也⑨。虽其不善，吾亦知之。抑以利故，不能去，是吾过也。今闻难而逃，是僭子也⑩。子行事乎，吾将死之，以周事子⑪，而归死于公孟，其可也。”

丙辰，卫侯在平寿，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，齐子氏帷于门外而伏甲焉⑫。使祝鲑寅戈于车薪以当门⑬，使一乘从公孟以出。使华齐御公孟⑭，宗鲁骖乘。及闳

中⑮，齐氏用戈击公孟，宗鲁以背蔽之，断肱，以中公孟之肩，皆杀之。

公闻乱，乘驱自阎门入，庆比御公，公南楚骖乘，使华寅乘贰车⑯。及公宫，鸿骊龞驷乘于公⑰，公载宝以出。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⑱，遂从。过齐氏，使华寅肉袒执盖，以当其阙。齐氏射公，中南楚之背。公遂出。寅闭郭门，踰而从公。公如死鸟，析朱钮宵从窦出⑲，徒行从公。

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⑳。既出，闻卫乱，使请所聘。公曰："犹在竟内，则卫君也。"乃将事焉㉑。遂从诸死鸟，请将事。辞曰："亡人不佞，失守社稷，越在草莽。吾子无所辱君命。"宾曰："寡君命下臣于朝，曰，阿下执事㉒。臣不敢贰。"主人曰："君若惠顾先君之好，照临敝邑，镇抚其社稷，则有宗祧在。"乃止。卫侯固请见之，不获命，以其良马见，为未致使故也㉓。卫侯以为乘马。宾将归㉔，主人辞曰："亡人之忧，不可以及吾子。草莽之中，不足以辱从者㉕。敢辞。"宾曰："寡君之下臣，君之牧圉也。若不获扞外役，是不有寡君也。臣惧不免于戾，请以除死。"亲执铎，终夕与于燎㉖。

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㉗。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，杀渠子，遂伐齐氏，灭之。丁巳晦㉘，公入。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㉙。秋七月戊午朔㉚，遂盟国人。八月辛亥，公子朝、褚师圃、子玉霄、子高鲋出奔晋㉛。闰月

戊辰㉜，杀宣姜。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，赐析朱钮谥曰成子，而以齐氏之墓予之。

卫侯告宁于齐，且言子石。齐侯将饮酒，徧赐大夫曰："二三子之教也。"苑何忌辞曰㉝："与于青之赏，必及于其罚。在《康诰》曰㉞：'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。'况在群臣。臣敢贪君赐，以干先王？"

琴张闻宗鲁死㉟，将往吊之。仲尼曰："齐豹之盗，而孟縶之贼，女何吊焉？君子不食奸，不受乱，不为利疚于回㊱，不以回待人，不盖不义，不犯非礼。"

【注释】

①向宁：宋国大夫。　②六月丙申：六月初九。　公子寅、公子御戎、公子朱、公子固：都是宋国公子。　公孙援：宋国大夫。　公孙丁：宋宗室。　向胜、向行：宋国大夫。　廪（lǐn凛）：谷仓。　③癸卯：六月十六日。　大子栾：宋元公之子，即位后为宋景公。　母弟辰：即太子栾的同母弟弟辰。　公子地：宋元公之子。　④无慼：华亥之子。罗：向宁之子。启：华定之子。　⑤公孟縶（zhí执）：即公孟，又称孟縶，卫国大夫。　狎（xiá匣）：轻视。　齐豹：即齐子氏，又称齐氏，卫国大夫。　役：事，常指战事。　⑥褚师圃：卫国大夫。　⑦公子朝：卫国公子。　宣姜：卫襄公夫人。　⑧宗鲁：卫国大夫。　⑨假吾名：犹言借给我好名誉、替我宣扬、为我吹嘘。　不吾远：即不远吾的倒装，犹言公孟亲近我。　⑩僭（jiàn荐）：虚假，不可信。　⑪周：秘密，犹言保秘，不泄露。　⑫丙辰：六月二十九日。　平寿：卫邑（在今山东平度县西南）。　有事：此指祭祀。　盖获之门：卫都城外城门。　齐子氏：即齐豹。　⑬祝鮀：卫国大夫。　⑭华齐：宋国大夫。　⑮闳（hóng宏）：曲门。　⑯阅门：卫都城门。　庆比：卫国大夫。公南楚：即南楚，卫国大夫。　华寅：宋国大夫。　贰车：副车。　⑰鸿骍（liú留）魋（tuí颓）：卫国大夫。　⑱褚师子申：卫国大夫。　⑲死

鸟：卫都东郊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析朱鉏：即成子，卫国大夫。 ⑳公孙青：即子石，齐国大夫。 ㉑将事：指进行聘问之事。 ㉒阿下：卑微地亲附。 ㉓未致使：未行聘礼，致使命。 ㉔掫（zōu邹），巡夜打更。 ㉕从者：指公孙青，犹言执事，客套话。 ㉖铎：大铃。

㉗渠子：齐豹的家臣头子。 ㉘丁巳晦：六月三十日。 ㉙彭水：靠近卫都的一条水名，今已无存。㉚七月戊午朔：即七月初一。 ㉛八月辛亥：八月二十五日。 子玉霄：卫国大夫。 子高鲂（fáng房），卫国大夫。 ㉜闰月戊辰：闰八月十二日。 ㉝苑何忌：即苑子，齐国大夫。 ㉞《康诰》：《尚书》中的一篇。 ㉟琴张：卫国人。

㊱食奸：犹言吃坏人的俸禄。 回：邪恶。

【译文】

宋元公不讲信用私心很多，并讨厌华氏、向氏。华定、华亥跟向宁谋划说："逃亡比死强，先下手吧。"华亥假装有病，来引诱公子们。公子们去探问他，就都逮起来。夏季六月初九，杀死公子寅、公子御戎、公子朱、公子固、公孙援、公孙丁，把向胜、向行扣押在谷仓里。宋元公到华氏那里去请求，华氏不允许，反而要劫持元公。十六日，取得了太子栾和他的同母弟弟辰、公子地作为人质。元公也取得了华亥的儿子无戚、向宁的儿子罗、华定的儿子启，和华氏结盟把他们作为人质。

卫国公孟縶轻视齐豹，剥夺了他的司寇官职和鄄地，有战事就让他回去，没有就占取过来。公孟縶讨厌北宫喜、褚师圃，想要除掉他们。公子朝跟襄夫人宣姜私通，因为害怕想要乘机作乱。所以齐豹、北宫喜、褚师圃、公子朝发动了叛乱。

当初，齐豹把宗鲁推荐给公孟縶，做了骖乘。齐豹将要发动叛乱，而告诉宗鲁说："公孟縶不好，这是您所知道的。不要跟他一起乘车，我将要杀死他。"宗鲁回答说："我由于您而事奉公孟縶，您替我宣扬，所以公孟縶亲近我。虽然他不好，我也知道。但是因为对自己有利的缘故，不能离去，这是我的过错。现在听到有祸难而逃走，这是使您的话不可信了。您于您

的事吧，我将为此而死，用保密事奉您，回去死在公孟絷那里，恐怕是可以的。”

六月二十九日，卫侯在平寿，公孟絷在盖获之门外祭祀，齐豹在门外设置帷帐并在里面埋伏了甲士。派祝蛙把戈藏在车上的柴禾里挡着城门，派一辆车跟着公孟絷出来。派华齐给公孟絷驾车，宗鲁做骖乘。到达曲门中，齐豹用戈击公孟絷，宗鲁用背部遮护他，折断了胳臂，而戈击中了公孟絷的肩膀，齐豹把他们一起杀死了。

卫侯听到动乱的消息，乘车直驱从闳门进入都城，庆比给卫侯驾车，公南楚做骖乘，派华寅乘坐副车。到达卫侯的宫室，鸿骊魋也坐上卫侯的车子，卫侯装载了宝物而出来。褚师子申在马路的十字路口遇到卫侯，就跟上去。经过齐豹那里，派华寅光着上身拿着车盖，来遮挡空档。齐豹用箭射卫侯，射中公南楚的脊背。卫侯于是逃出都城。华寅关闭城门，跳出城墙而跟随着卫侯。卫侯到死鸟，析朱鉏夜里从城墙的排水洞逃出，徒步跟随着卫侯。

齐侯派公孙青到卫国聘问。已经走出国境，听说卫国发生了动乱，派人请示关于聘问的事情。齐侯说：“卫侯还在国境之内，那么他还是卫国的君主。”于是就进行聘问之事。跟随卫侯到了死鸟，公孙青请求行聘礼。卫侯辞谢说：“逃亡的人没有才能，失守了国家，流亡在草莽之中。没有地方让您执行君王侯命令。”客人说：“寡君在朝廷上命令下臣，说，卑微地去亲附执事。臣下不敢有贰心。”主人说：“君王如果照顾到先君的友好，光照邑漱，镇定安抚我们的国家，那么有宗庙在那里。”公孙青就停止了聘问。卫侯坚决请求见他，公孙青没有得到齐侯的命令，用他的好马作为进见的礼物，这是因为没有执行使命的缘故。卫侯把公孙青送的马作为驾车的马。客人准备为卫侯巡夜打更，主人辞谢说：“逃亡人的忧虑，不可以达到您身上，草莽之中的人，不足以劳动您。谨敢辞谢。”客人说：“寡君的下臣，

就是君王放牛放马的人。如果得不到在外面捍卫的差役，就是心目中没有寡君了。臣下害怕不能免于罪过，请求以此免死。”就亲自拿着大铃，整夜与燃起篝火巡夜打更的卫国人在一起。

齐豹的家臣头子渠子召见北宫喜。北宫喜的家臣头子不让他知道他们的计谋，杀掉渠子，并乘机攻打齐豹，消灭了他们。六月三十日，卫侯进入都城，和北宫喜在彭水之上盟誓。秋季七月初一，就和国内的人们盟誓。八月二十五日，公子朝、褚师圃、子玉宵、子高鲂逃亡到晋国。闰八月十二日，杀死宣姜。卫侯赐给北宫喜的谥号叫贞子。赐给析朱鉏的谥号叫成子，而且把齐豹的墓地给了他们。

卫侯向齐国报告国内安定，并且述说公孙青的有礼。齐侯将要喝酒，把酒普遍赐给大夫说：“这是诸位的教导。”苑何忌辞谢说：“参与了对公孙青的赏赐，一定沾上对他的处罚。在《康诰》上说：‘父子兄弟，罪过互不相干。’何况在群臣之间。臣下岂敢贪受君王的赏赐，来冒犯先王？”

琴张听说宗鲁死了，准备前往吊唁。孔子说：“齐豹所以成为坏人，孟縶所以被害，都是由于他的缘故，你为什么要去吊唁？君子不吃坏人的俸禄，不接受动乱，对于邪恶不为私利而心中痛苦，不用邪恶对待别人，不掩盖不义的事情，不做出非礼的事情。”

【原文】

宋华、向之乱，公子城、公孙忌、乐舍、司马噩、向宜、向郑、楚建、鄢申出奔郑① 。其徒与华氏战于鬼阎② ，败子城。子城适晋。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。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，食公子而后归。华亥患之，欲归公子。向宁曰：“唯不信，故质其子。若又归

之，死无日矣。”公请于华费遂③，将攻华氏。对曰：“臣不敢爱死，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？臣是以惧，敢不听命。”公曰：“子死亡有命，余不忍其诟④。”

冬十月，公杀华、向之质而攻之。戊辰，华、向奔陈，华登奔吴⑤。向宁欲杀大子。华亥曰：“干君而出，又杀其子，其谁纳我？且归之有庸⑥。”使少司寇牼以归⑦，曰：“子之齿长矣，不能事人，以三公子为质，必免。”公子既入，华牼将自门行。公遽见之，执其手曰：“余知而无罪也，入复而所⑧。”

〖注释〗

①公子城：即子城，宋国公子。　公孙忌、乐舍、司马彊、向宜、向郑：皆宋国大夫。　鄖（ní尼）申：宋国大夫。申，又作“甲”。　②鬼阎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西华县东北三十里）。　③华费遂：宋国大夫。

④詬（gòu够）：同“诟”，耻辱。　⑤戊辰：十月十三日。　华登：宋国大夫。　⑥有庸：有功。　⑦少司寇牼（kēng坑），即华牼，宋国大夫。　⑧入复而所：进来恢复你的官职。

〖译文〗

宋国华氏、向氏的动乱，公子城、公孙忌、乐舍、司马彊、向宜、向郑、楚建、鄖申逃亡到郑国。他们的党羽和华氏在鬼阎作战，子城被打败。子城去到晋国。华亥和他妻子一定盥洗干净伺候作为人质的公子吃完饭以后才吃饭。元公和夫人每天必定到华氏那里，让公子吃完饭而后才回去。华亥忧虑这件事，想要送回公子。向宁说：“正因为没有信用，所以把他的儿子作为人质。如果又让他回去，离死亡就没有几天了。”宋元公向华费遂请求，准备攻打华氏。华费遂回答说：“臣下不敢爱惜一死，恐

怕是想去掉忧虑反而滋长忧虑吧？臣下害怕的就是这个，怎敢不听命令。”宋元公说：“孩子们死了是命中注定，我不能容忍他们受耻辱。”

冬季十月，宋元公杀了华氏、向氏的人质而攻打他们。十三日，华氏、向氏逃亡到陈国，华登逃亡到吴国。向宁想要杀掉太子。华亥说：“冒犯了国君而出逃，又杀掉他的儿子，还有谁能接纳我们？况且放他们回去有功劳。”派少司寇牼带着公子们回去，说：“您的年令大了，不能事奉别人，用三个公子作为证明，一定可以免罪。”公子们进入都城后，华牼将要从公门出去。宋元公立刻接见他，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我知道你没有罪过，进来恢复你的官职。”

【原文】

齐侯疥，遂痁①。期而不瘳②，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。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③：“吾事鬼神丰，于先君有加矣。今君疾病，为诸侯忧，是祝史之罪也④。诸侯不知，其谓我不敬。君盍诛于祝固、史嚚以辞宾⑤？”

公说，告晏子。晏子曰：“日宋之盟，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⑥。赵武曰：‘夫子之家事治，言于晋国，竭情无私。其祝史祭祀，陈信不愧⑦。其家事无猜，其祝史不祈。’建以语康王⑧。康王曰：‘神人无怨，宜夫子之光辅五君，以为诸侯主也⑨。’”公曰：“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，故欲诛于祝史。子称是语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若有德之君，外内不废，上下无怨，动无违事，其祝史荐信⑩，无愧心矣。是以鬼神用飨⑪，国受其福，祝史与焉。其

所以蕃祉老寿者⑫，为信君使也，其言忠信于鬼神。其适遇淫君，外内颇邪，上下怨疾，动作辟违，从欲厌私⑬。高台深池，撞钟舞女，斩刈民力，输掠其聚，以成其违⑭，不恤后人。暴虐淫从，肆行非度，无所还忌，不思谤讟，不惮鬼神，神怒民痛，无悛于心⑮。其祝史荐信，是言罪也。其盖失数美，是矫诬也⑯。进退无辞，则虚以求媚⑰。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，祝史与焉。所以夭昏孤疾者，为暴君使也，其言僭嫚于鬼神⑱。”公曰：“然则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不可为也。山林之木，衡鹿守之⑲。泽之萑蒲，舟鲛守之⑳。薮之薪蒸，虞候守之㉑。海之盐蜃，祈望守之㉒。县鄙之人，入从其政。偪介之关㉓，暴征其私。承嗣大夫，强易其贿㉔。布常无艺，征敛无度，宫室日更，淫乐不违㉕。内宠之妾，肆夺于市。外宠之臣，僭令于鄙。私欲养求，不给则应。民人苦病㉖，夫妇皆诅。祝有益也，诅亦有损。聊、摄以东，姑、尤以西㉗，其为人也多矣！虽其善祝，岂能胜亿兆人之诅？君若欲诛于祝史，修德而后可。”公说，使有司宽政，毁关，去禁，薄敛，已责㉘。

【注释】

①疥：通“疥（jiē阶）”，两日一发的疟疾。　疝（shān山）：大疟疾。

②期：同“朞（jī基）”，一周年。　瘳（chōu抽）：病愈。　③梁丘据：即子犹，齐国大夫。裔款：齐国大夫。　④祝史：祝和史都是祭祀之官，所以古人常连用。　⑤祝固：齐国大夫。　史嚚（yín银）：齐国大夫。　⑥范会：即范武子，又称士会，晋国大夫。　赵武：即赵文子，

晋国大夫。 ⑦信：情况真实。 ⑧康王：即楚康王。 ⑨五君：指晋国的五个国君，即晋文公、晋襄公、晋灵公、晋成公、晋景公。⑩外：指国事。 内：指宫中。 荐：进，此指进言。 ⑪飨：同“享”，享用，此指享用祭品。 ⑫蕃祉（zhǐ止）：子孙多而福大。祉：福气。老寿：长寿。 ⑬颇邪：偏颇邪恶。 怨疾：怨恨。辟违：邪辟违理。从：同“纵”，放纵。 ⑭斩刈：即斩艾，犹言暴虐。 输：送达，引申为缴纳。⑮还忌：顾忌。还，顾。 谤讀（dú毒）：同义词连用，怨谤。 ⑯矫诬：诈伪不实。 ⑰虚：虚辞，空话。 ⑱夭昏：短命，夭折。 孤疾：患病的人。僭（jiàn荐）：欺诈。 嫚：轻侮。 ⑲衡鹿：看守山林的官吏。⑳萑（huán环）蒲：芦苇。 舟鲛（jiāo交）：当作舟觭（yǔ语），守沼泽的官吏。 ㉑薮（sǒu叟）：大泽的通称，在此犹言草野、荒野。 薪蒸：柴禾。 虞候：守山薮的官吏。 ㉒蜃（shèn甚）：大蛤。 祈望：水产物的守护官吏。 ㉓偪介之关：靠近国都的关卡。 ㉔承嗣大夫：世袭大夫。 强易：强买。 ㉕常：指政令。 艺：准则。 ㉖病：困难。 ㉗聊、摄：齐国西部边界（在今山东聊城市一带）。 姑、尤：齐国东部边界。姑：大姑河（在今山东招远县会仙山发源，南流经莱阳县西南）。尤：小姑河（在今山东掖县马鞍山发源，南流注入大姑河）。 ㉘责：同“债”，债务。

【译文】

齐侯得了小疟疾，后发展成大疟疾。一年没有痊愈，诸侯派来探病的客人多数还在齐国。梁丘据和裔款对齐侯说：“我们事奉鬼神很丰厚，比先君有所增加了。现在君王有病，成为诸侯的忧虑，这是祝史的罪过。诸侯不了解情况，恐怕会认为我们不敬鬼神。君王何不诛杀祝固、史嚚以辞谢宾客？”

齐侯很高兴，告诉晏子。晏子说：“从前在宋国会盟，屈建向赵武询问范会的德行。赵武说：‘他老人家家族中的事情治理得很好，在晋国的言论，竭尽忠诚没有私心。他的祝史祭祀，向鬼神陈述情况真实内心不愧。他家族中没有可猜疑的事情，他的祝史也不向鬼神祈求。’屈建把这些话告诉康王。康王说：

'神和人都没有怨恨，他老人家的光辉辅佐五位君王是相宜的，使晋国成为诸侯的首领。'"齐侯说："据和款认为我能事奉鬼神，所以要诛杀祝史。您提出这些话，是什么缘故？"晏子回答说："如果是有德行的君王，国家和宫里的事情都不荒废，上下没有怨恨，行动没有违背礼仪的事，他的祝史向鬼神进言真实情况，就没有惭愧之心了。因此鬼神享用他的祭品，国家受到鬼神的福佑，祝史也有一份。他们所以子孙多福大长寿，因为他们是诚实国君的使者，他们的话对鬼神忠诚信实。如果他们恰巧遇到荒淫的君王，国家和宫内偏辟邪恶，上下怨恨，行动邪辟背理，放纵欲望满足私心。高台深池，奏乐歌舞，砍伐民力，缴纳掠夺民众的积蓄，以这些行为造成错失，而不体恤后人。暴虐放纵，随意行动没有法度，无所顾忌，不考虑怨谤，不惧怕鬼神，神灵发怒民众痛苦，在心里还不肯悔改。他的祝史向鬼神陈说真实情况，这是报告君王的罪过。他们掩盖过失列举美事，这是诈伪不实。真假都不能陈述，那么就用无关紧要的空话向鬼神讨好。因此鬼神不享用他们国家的祭品而且给他们造成灾祸，祝史也有一份。他们所以夭折患病，是因为他们是暴虐君王的使者，他们的话对鬼神欺诈轻侮。"齐侯说："既然如此那么怎么办？"晏子回答说："没法办了。山林中的树木，衡鹿看守它。湖泽中的芦苇，舟鲛看守它。荒野中的柴禾，虞候看守它。大海中的盐蛤，祈望看守它。偏辟地方的乡巴老，进来管理政事。靠近国都的关卡，横征暴敛以营其私。世袭大夫，强买别人的货物。公布的政令没有准则，征收赋税没有节制，宫室每天轮换着住，荒淫作乐不肯离去。宫内受宠幸的姬妾，在市场上大肆掠夺。外边的宠信之臣，在边境上假传圣旨。奉养自己追求私欲，下边不能供给就立即办罪。民众痛苦困难，丈夫妻子都在诅咒。祝祷有好处，诅咒也有损害。聊地、摄地以东，姑水、尤水以西，那里人口多得很呢！即使祝史善于祝祷，难道能胜过亿兆民众的诅咒？君王如果想要诛杀祝史，只

有修养德行然后才可以。”齐侯很高兴，让官吏放宽政令，毁掉关卡，废除禁令，减轻赋税，免除对公家所欠的债务。

【原文】

十二月，齐侯田于沛，招虞人以弓①，不进。公使执之，辞曰：“昔我先君之田也，旃以招大夫②，弓以招士，皮冠以招虞人。臣不见皮冠，故不敢进。”乃舍之。仲尼曰：“守道不如守官，君子韪之③。”

齐侯至自田，晏子侍于遄台④。子犹驰而造焉⑤。公曰：“唯据与我和夫！”晏子对曰：“据亦同也，焉得为和？”公曰：“和与同异乎？”对曰：“异。和如羹焉，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，煇之以薪⑥。宰夫和之，齐之以味，济其不及，以泄其过⑦。君子食之，以平其心。君臣亦然。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以成其可。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以去其否。是以政平而不干，民无争心。故《诗》曰⑧：‘亦有和羹，既戒既平⑨。鬷嘏无言⑩，时靡有争。’先王之济五味，和五声也，以平其心，成其政也。声亦如味，一气，二体，三类，四物，五声，六律，七音，八风，九歌⑪，以相成也。清浊，小大，短长，疾徐，哀乐，刚柔，迟速，高下，出入，周疏，以相济也。君子听之，以平其心。心平德和。故《诗》曰⑫：‘德音不瑕⑬。’今据不然。君所谓可，据亦曰可。君所谓否，据亦曰否。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⑭，谁能听之？同之不可也如是。”

饮酒乐。公曰："古而无死，其乐若何？"晏子对曰："古而无死，则古之乐也，君何得焉？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荝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，而后大公因之⑮。古若无死，爽鸠氏之乐，非君所愿也。"

【注释】

①沛：齐国泽名（在今山东博兴县）。虞人：掌管田猎的官。　②旃（zhān毡）：纯赤色的曲柄旗。　③题：是，对。　④齐侯：齐景公。遄（chuán船）台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临淄县东）。　⑤造：往至，诣见。　⑥醯（xī希）：醋。醢（hǎi海）：用肉鱼等制成的酱。燀（chǎn产）：炊，烧煮。　⑦齐："剂"的假借，调和，犹言使酸咸适中。济：增加。泄：减少。　⑧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商颂·烈祖》篇。　⑨戒：具备。平：犹言五味适合。　⑩嘏（zōng宗）：通"奏"。嘏（gǔ古，又读jiǎ假）：通"假"。嘏假，即奏格。奏，献羹。格，神灵来到。　⑪一气：空气。二体：舞者的文舞与武舞。三类：指风、雅、颂。四物：四方之物。六律：审定音乐高低清浊的标准，阳声六个，故称六律，即：黄钟、太簇（còu凑）、姑洗（xiǎn险）、蕤（ruí锐阳）宾、夷则、无则。七音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及变宫、变徵。八风：八方之风。九歌：九功之德可以歌唱的。　⑫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豳风·狼跋》篇。　⑬瑕：瑕疵。　⑭专壹：单一。　⑮爽鸠氏：传说中的古代人物。季荝（cè侧）：虞夏时的诸侯。有逢伯陵：殷代诸侯，姜姓。蒲姑氏：殷周之间代替逢公的人。大公：指姜太公。

【译文】

十二月，齐侯在沛泽打猎，用弓招唤虞人，虞人没有应召。齐侯派人逮了他，虞人辩解说："从前先君打猎的时候，用红旗招唤大夫，用弓招唤士，用皮冠招唤虞人。臣下没有见到皮冠，所以不敢进见。"于是就释放了虞人。孔子说："遵守道义不如遵守官制，君子认为是对的。"

齐侯从打猎的地方回来，晏子在遄台随侍。梁丘据驱车前来谒见。齐侯说："只有据跟我和协啊！"晏子回答说："据也不过是相同而已，哪里能称得上和协？"齐侯说："和协和相同不一样吗？"晏子回答说："不一样。和协好象做羹汤，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，用柴火烧煮。厨工加以调和，使味道适中，味道不够就增加调料，味道太过就减少调料。君子食用羹汤，内心平静。国君和臣下之间也是这样。国君所认为可以的而其中有不可以的，臣下指出其中不可以的而使可以的更加完备。国君所认为不可以的而其中有可以的，臣下指出其中可以的而去掉不可以的。因此政事平和而不违背礼仪，民众没有争夺之心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'有着美味调和的羹汤，五味具备浓度适中。神灵来享无所指责，上下不争心平气和。'先王调匀五味，谐和五声，是用来平静他的内心，完成政事的。声音也象味道一样，是由一气，二体，三类，四物，五声，六律，七音，八风，九歌，互相组成的。是由清浊，大小，短长，缓急，哀乐，软硬，快慢，高低，出入，疏密，互相调节的。君子听了，内心平静。内心平静德行就和协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'德音没有瑕疵。'现在据不是这样。国君所认为可以的，据也说可以。国君所认为不可以的，据也说不可以。象用清水调剂清水，谁能食用它？象用琴瑟老弹一个声音，谁能够听它？相同不可以的道理也象这样。"

喝酒喝得高兴。齐侯说："从古以来如果没有死亡，它的欢乐会怎么样？"晏子回答说："从古以来如果没有死亡，那么现在的欢乐就是古代人的欢乐了，君王能得到什么？从前爽鸠氏开始居住在这里，季荫因袭下来，有逢伯陵因袭下来，蒲姑氏因袭下来，然后太公因袭下来。从古以来如果没有死亡，爽鸠氏的欢乐，并不是君王所希望的。"

【原文】

郑子产有疾，谓子大叔曰："我死，子必为政。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鲜死焉。水懦弱，民狎而玩之①，则多死焉。故宽难。"疾数月而卒。大叔为政，不忍猛而宽。郑国多盗，取人于萑苻之泽②。大叔悔之曰："吾早从夫子，不及此。"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，尽杀之。盗少止。

仲尼曰："善哉！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③，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④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。《诗》曰⑤：'民亦劳止，汔可小康⑥。惠此中国，以绥四方⑦。'施之以宽也。'毋从诡随，以谨无良⑧。式遏寇虐，惨不畏明⑨。'纠之以猛也。'柔远能迩⑩，以定我王。'平之以和也。又曰：'不竞不絿⑪，不刚不柔。布政优优，百禄是遒⑫。'和之至也。"及子产卒，仲尼闻之，出涕曰："古人遗爱也⑬。"

【注释】

①狎（xiá匣）：轻视，轻忽。　②萑（huán环）苻（fú扶），即萑蒲，芦苇丛生。　③残：伤害。　④济：停止，可引申为调节。　⑤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民劳》篇。　⑥汔（qì乞）：庶几，也许可以；一说，"汔"为"乞"的假借，乞求。　⑦绥：安抚。　⑧诡随：狡诈欺骗的人。无良：即无良之人，恶人。　⑨式：发语词。遏：制止，禁止。寇虐：指掠夺残暴的人。惨：曾，乃。明：法度。　⑩柔：安抚。能：亲善。　⑪絿（qiú求），急躁。"不竞"以下四句是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中的句子。　⑫优优：温和宽厚貌。遒：聚集。　⑬遗爱：流传下来的慈惠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郑国子产有病；对子太叔说："我死后，您必定执政。只有有德行的人能够用宽大来使民众服从，其次莫如严厉。火燃烧得很猛烈，民众看着就很害怕，所以很少有人死在火里。水很懦弱，民众轻视并玩弄它，那么很多人就死在水里。所以施政宽大是很难的。"子产病几个月后就死去了。子太叔执政，不忍心严厉而施政宽大。郑国很多盗贼，聚集芦苇丛生的湖泽里。子太叔后悔说："我早点听从他老人家的话，不会达到这种地步。"发动徒兵攻打藏在芦苇丛生的湖泽里的盗贼，全部杀了他们。盗贼稍稍收敛一些。

孔子说："好啊！施政宽大民众就怠慢，怠慢就要用严厉加以纠正。严厉民众就会受到伤害，伤害就要施行宽大。用宽大来调节严厉，用严厉来调节宽大，政事因此调和。《诗经》说：'民众已很辛劳，乞求稍稍安康。赐恩给中原各国，用以安抚四方。'这是施政宽大。'不要听从狡诈欺骗人的话，以便小心提防恶人。应当制止掠夺残暴的人，他们从来不怕法度。'这是用严厉来纠正。'安抚边远亲善近邦，用来安定我们国王。'这是用和睦来使国家平静。又说：'不争竞不急躁，不刚猛不柔弱。施政温和宽厚，百种福禄聚集。'这是和协的顶点。"等到子产死去，孔子听到后，流泪说："他是古代遗传下来的慈惠的人。"

二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一年春①，天王将铸无射②。泠州鸠曰③："王其以心疾死乎！夫乐，天子之职也。夫音，乐之舆也④。而钟，音之器也⑤。天子省风以作乐，器以钟之，舆以

行之，小者不窕，大者不槬，则和于物⑥。物和则嘉成⑦。故和声入于耳而藏于心，心亿则乐⑧。窕则不咸⑨。槬则不容，心是以感⑩。感实生疾。今钟槬矣，王心弗堪，其能久乎？”

三月，葬蔡平公。蔡大子朱失位⑪，位在卑。大夫送葬者归，见昭子。昭子问蔡故⑫，以告。昭子叹曰：“蔡其亡乎！若不亡，是君也必不终⑬。《诗》曰⑭：‘不解于位，民之攸塈⑮。’今蔡侯始即位，而适卑，身将从之。”

夏，晋士鞅来聘，叔孙为政⑯。季孙欲恶诸晋，使有司以齐鲍国归费之礼为士鞅⑰。士鞅怒曰：“鲍国之位下，其国小，而使鞅从其牢礼，是卑敝邑也⑱。将复诸寡君。”鲁人恐，加四牢焉，为十一牢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一年：昭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521年）。　②无射（yì亦）：本是乐律名，此指钟名。　③泠（líng零）州鸠：周王朝乐官。泠，官名。州鸠：是他的名字。　④舆：车箱。　⑤器：器物。　⑥省风：考察风俗。钟：汇集。行：犹言表现。窕：犹言声音细小。槬（huà话）：宽大。　⑦嘉成：美好的音乐才能完成。　⑧亿：安定。　⑨咸：周遍，犹言到处，无处。　⑩感：借为“憾”，不安。　⑪大子朱：即蔡侯朱，蔡平公太子。失位：没有站在应站的位置上。　⑫故：事情。　⑬终：死，此指善终。　⑭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篇。　⑮解：同“懈”，懈怠。塈（xì戏，又读jì既）：休息。　⑯为政：指叔孙主持接待士鞅。　⑰欲恶诸晋：想让叔孙得罪晋国。恶，犹言得罪。有司：有具体职务的管理与执行吏员。鲍国：即鲍文子，又称文

子，齐国大夫。　⑱牢礼：馈赠牢多少的礼节。此指和鲍国一样，用七牢的礼节招待士鞅。实际上鲍国本不当七牢，仅五牢，这是鲁国人失礼。卑敝邑：犹言轻视我国或小看我国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一年春天，周天子准备铸造无射大钟。泠州鸠说："天子大概会因为心病而死吧！音乐，是天子所职掌的。声音，是音乐的车厢。而钟，是发音的器物。天子考察风俗而制作乐曲，用乐器来汇集它，用声音来表达它。小的乐器发音不细小，大的乐器发音不宽大，那样就使一切事物和谐。一切事物和谐美好的音乐才能完成。所以和谐的声音进入耳朵而藏在心里，心中安定就快乐。细小就不能到处都听到。宽大就不能容忍，内心因此不安。不安就要生病。现在钟声宽大，天子的内心受不了，难道能够长久吗？"

三月，安葬蔡平公。蔡国太子朱在葬礼中没有站在应站的位置上，站在下面。鲁国送葬的大夫回来，进见昭子。昭子问蔡国葬礼的事情，送葬大夫就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他。昭子叹气说："蔡国大概要灭亡了吧！如果不灭亡，这个国君一定不能善终。《诗经》说：'在他的地位上不懈怠，民众就能够休息。'现在蔡侯刚刚即位，而站到下面去，他自己也将要跟着下去。"

夏天，晋国士鞅前来聘问，叔孙主持接待他。季孙想让叔孙得罪晋国，让官吏用齐国鲍国回费地的礼节招待士鞅。士鞅大怒说："鲍国的地位低下，他的国家小，而让我接受招待他同样的七牢礼节，这是小看我们国家。我将要把这件事向国君报告。"鲁国人害怕，增加四牢，使用了十一牢。

【原文】

宋华费遂生华貙、华多僚、华登①。貙为少司马，多僚为御士，与貙相恶，乃谮诸公曰②："貙将纳亡人。"

呕言之。公曰："司马以吾故亡其良子。死亡有命，吾不可以再亡之。"对曰："君若爱司马，则如亡。死如可逃，何远之有？"公惧，使侍人召司马之侍人宜僚③，饮之酒而使告司马。司马叹曰："必多僚也。吾有谗子而弗能杀，吾又不死，抑君有命，可若何？"乃与公谋逐华貙，将使田孟诸而遣之④。公饮之酒，厚酬之，赐及从者。司马亦如之。张匄尤之⑤，曰："必有故。"使子皮承宜僚以剑而讯之⑥。宜僚尽以告。张匄欲杀多僚。子皮曰："司马老矣，登之谓甚，吾又重之，不如亡也。"五月丙申⑦，子皮将见司马而行，则遇多僚御司马而朝。张匄不胜其怒，遂与子皮、臼任、郑翩杀多僚⑧，劫司马以叛，而召亡人。壬寅⑨，华、向入。乐大心、丰愆、华牼御诸横⑩。华氏居卢门，以南里叛⑪。六月庚午，宋城旧鄘及桑林之门而守之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华貙（chū出）：即子皮，又称貙，华费遂之子，宋国大夫。华多僚：即多僚，华费遂之子，宋国大夫。　②谮（zèn怎去）：说人坏话，诬告。　③宜僚：宋国大司马华费遂的侍者。　④孟诸：宋国泽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）。　⑤张匄：宋国华貙的家臣。　⑥子皮承宜僚以剑：华貙用剑架在宜僚的脖子上。　⑦五月丙申：五月十四日。　⑧臼任、郑翩：都是华貙的家臣。　⑨壬寅：五月二十日。

⑩丰愆：宋国大夫。　横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西南）。　⑪卢门：宋都郊的城门。　南里：宋都城里名。　⑫六月庚午：六月十九日。　旧鄘（yōng拥）：旧城。　桑林之门：桑林社围墙门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华费遂生了华貙、华多僚、华登。华貙做少司马，华多僚做御士，和华貙互相厌恶，于是华多僚向宋公诬告说："华貙准备接纳逃亡的人。"多次向宋公说这些话。宋公说："司马因为我的缘故丧失了他的好儿子。死去逃亡都是命中注定，我不能再让他儿子逃亡。"华多僚回答说："君王如果爱惜司马，那么就应当逃亡。死如果可以逃避，哪有什么远不远？"宋公害怕，让侍者召来司马的侍者宜僚，给他酒喝并让他告诉司马驱逐华貙。司马叹息说："一定是多僚干的。我有诬蔑作坏事的儿子而不能杀了他，我又不死，君王有了命令，可怎么办？"就和宋公谋划驱逐华貙的事，准备让他到孟诸打猎而打发他走。宋公给他喝酒，送给他很重的礼物，还赏赐跟随的人。司马也象宋公一样。张匄感到很奇怪，说："这里一定有原因。"让华貙用剑架在宜僚的脖子上询问他。宜僚把情况全告诉了他。张匄想要杀死多僚。华貙说："司马年纪大了，华登逃亡已经很伤他的心，我又加重它，不如逃亡。"五月十四日，华[illegible]准备拜见司马后而动身，可是遇到多僚为司马架车上朝。张匄不能控制自己的愤怒，就和华貙、白任、郑翩杀死多僚，劫持了司马叛变，并且召集逃亡的人。二十日，华氏、向氏回来。乐大心、丰愆、华轻在横地敌御他们。华氏住在卢门，领着南里的人叛变。六月十九日，宋国修筑旧城及桑林之门用以据守。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壬午朔①，日有食之。公问梓慎曰："是何物也②，祸福何为？"对曰："二至、二分③，日有食之，不为灾。日月之行也，分，同道也④；至，相过也⑤。其他月则为灾。阳不克也⑥，故常为水。"于是叔辄哭日食⑦。昭子曰："子叔将死，非所哭也。"八月，叔辄卒。

冬十月，华登以吴师救华氏。齐乌枝鸣戍宋⑧。厨人濮曰⑨："《军志》有之，先人有夺人之心，后人有待其衰⑩。盍及其劳且未定也，伐诸。若入而固，则华氏众矣，悔无及也。"从之。丙寅，齐师、宋师败吴师于鸿口，获其二帅公子苦雉、偃州员⑪。华登帅其余以败宋师。公欲出，厨人濮曰："吾小人，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⑫，请待之。"乃徇曰⑬："扬徽者，公徒也⑭。"众从之。公自扬门见之⑮，下而巡之曰："国亡君死，二三子之耻也，岂专孤之罪也⑯？"齐乌枝鸣曰："用少，莫如齐致死⑰。齐致死，莫如去备⑱。彼多兵矣，请皆用剑。"从之。华氏北，复即之⑲。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⑳，曰："得华登矣！"遂败华氏于新里㉑。

翟偻新居于新里，既战，说甲于公而归㉒。华妊居于公里㉓，亦如之。

十一月癸未㉔，公子城以晋师至。曹翰胡会晋荀吴、齐苑何忌、卫公子朝救宋㉕。丙戌，与华氏战于赭丘㉖。郑翩愿为鹳，其御愿为鹅㉗。子禄御公子城，庄堇为右㉘。于犨御吕封人华豹㉙，张匄为右。相遇，城还。华豹曰："城也！"城怒而反之。将注，豹则关矣㉚。曰："平公之灵尚辅相余㉛。"豹射出其间㉜。将注，则又关矣。曰："不狎，鄙㉝。"抽矢。城射之，殪㉞。张匄抽殳而下㉟，射之，折股。扶伏而击之，折轸㊱。又射之，死。干犨请一矢。城曰："余言女于君。"对曰："不死

伍乘，军之大刑也[37]。于刑而从子，君焉用之？子速诸。”乃射之，殪。大败华氏，围诸南里。

华亥搏膺而呼[38]，见华貙曰：“吾为栾氏矣[39]。”貙曰：“子无我迋[40]，不幸而后亡。”使华登如楚乞师。华貙以车十五乘，徒七十人，犯师而出[41]。食于睢上[42]，哭而送之，乃复入。

楚遠越帅师将逆华氏[43]。大宰犯谏曰[44]：“诸侯唯宋事其君，今又争国，释君而臣是助[45]，无乃不可乎！”王曰：“而告我也后，即许之矣。”

蔡侯朱出奔楚。费无极取货于东国[46]，而谓蔡人曰：“朱不用命于楚，君王将立东国。若不先从王欲，楚必围蔡。”蔡人惧，出朱而立东国[47]。朱愬于楚[48]，楚子将讨蔡。无极曰：“平侯与楚有盟，故封。其子有二心，故废之。灵王杀隐大子，其子与君同恶，德君必甚[49]。又使立之，不亦可乎？且废置在君[50]，蔡无他矣。”

公如晋，及河，鼓叛晋。晋将伐鲜虞，故辞公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月壬午朔：七月初一。　②物：事情。　③二至：冬至，夏至。　二分：春分，秋分。　④同道：太阳行黄道中线，二分时黄道与赤道相交，所以说同道。　⑤相过：犹言黄道与赤道相交点远。　⑥阳：阳气。　⑦叔辄（zhé哲）：即子叔，鲁国大夫。　⑧乌枝鸣：齐国大夫。　⑨厨人濮：厨邑大夫。厨，宋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濮，大夫的名。　⑩先人：先发制人。　夺人之心：犹言摧毁敌人意志。　后人：后发制人。　⑪丙寅：十月十七日。　鸿口：宋邑名（在今河南

虞城县西北）。　公子苦雉（ún安阳平）：吴国公子。　偃州员（yún云）：吴国大夫。　⑫藉死：犹言为君王死难。　⑬徇：巡行。　⑭徽：旗帜。　⑮扬门：宋国都城门。　⑯专：独。　⑰致死：拚死，拼命。　⑱备：守备。⑲复即：即即复，追击。　⑳荷：扛着。㉑新里：宋都城郊区（在今河南开封市东）。　㉒翟偻新：宋国大夫。

㉓华妞（tōu偷）：宋国大夫。　公里：郑国都城街道名。　㉔十一月癸未：十一月初四。　㉕翰胡：曹国大夫。　公子朝：卫国公子。

㉖丙戌：十一月初七。　赭（zhě者）丘：宋国都城郊区地名。㉗鸛（guàn贯）：鸟名，此指鸛阵。　鹅：此指鹅阵。　㉘子禄：即向宜，宋国大夫。　庄堇（jǐn仅）：宋国大夫。　㉙干犨：宋国华氏党羽。吕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江苏徐州市东南约5里）。　华豹：华氏党羽，宋国大夫。　㉚注：把箭搭到弓上。　关：搭上箭拉满弓。　㉛平公：即宋平公，公子城的父亲。　㉜豹射出其间：华豹射的箭从公子城和子禄之间穿过。　㉝御：更代。不御，犹言不让我还手。　㉞殪（yì意）：死。　㉟殳（shū书）：古代撞击用的兵器，竹制，长一丈二尺，头上不用金属为刃，八棱而尖。　㊱扶伏：同“匍匐”，趴着。

轸：车箱及箱后横木。　㊲伍乘：同伍的战车队。　㊳搏膺：拍着胸脯。　㊴吾为栾氏矣：我们成了晋国的栾氏了。栾氏，晋国大族，栾盈出奔楚国，回国作乱而死，族党皆被诛戮。　㊵迁（guàng逛，又读kuáng狂）：恐惧，此犹吓唬。　㊶犯师：此犹言突围。杜注：“犯公师出送华登。”　㊷睢：睢水（在今河南商丘县境内）。　㊸蘧（wèi伟）越：楚国大夫。　㊹大宰犯：楚国大夫。　㊺释君：丢开国君。　臣是助：即助臣，帮助臣下。　㊻东国：隐太子之子，蔡侯朱之叔，即蔡悼公。　㊼出：赶走，驱逐。　㊽愬：告状。　㊾其子：指东国。君：指楚王。　同恶：同仇。　德君必甚：一定非常感谢君王。　㊿废置：废立。

【译文】

秋季七月初一，发生了日食。昭公问梓慎说：“这是什么事情，是什么样的祸福？”梓慎回答说：“冬至夏至、春分秋分，发生日食，不是什么灾祸。日月的运行，在春分秋分的时候，黄

道和赤道的交点相同；在夏至冬至的时候，相交点远。其他月分就要发生灾祸。因为是阳气不胜，所以常常发生水灾。”在这个时候叔辄因为发生日食而哭。昭子说：“叔辄快死了，这不是他所应该哭的事情。”八月，叔辄去世。

冬季十月，华登率领吴国的军队援救华氏。齐国乌枝鸣在宋国戍守。厨邑大夫濮说：“《军志》上有这样的话，先发制人可以摧毁敌人意志，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竭。何不乘他们疲劳并且立足未稳的时候，进攻他们。如果他们进来而且稳住，那么华氏的人就多了，我们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乌枝鸣听从了他的话。十七日，齐国、宋国的军队在鸿口打败了吴军，俘获了他们两个将领公子苦雏、偃州员。华登率领余部而打败宋国军队。宋公想要逃亡，厨邑大夫濮说：“我是个小人，可以为君王死难而不能护送君王逃亡，请等一下。”于是就巡行全军说：“挥舞旗帜的，是国君的战士。”众人按他的话挥舞旗帜。宋公在扬门上见到这种情况，下城巡视全军说：“国灭君死，这是各位的耻辱，岂独是孤一个人的罪过？”齐国乌枝鸣说：“使用少数兵力，赶不上一起拚命。一起拚命，赶不上撤去守备。他们的兵器很多，请我军都用剑和他们作战。”宋公听从了他的建议。华氏败北，宋军、齐军追击。厨邑大夫濮用裙子包着人头扛在肩上而快跑，说：“杀了华登了！”于是就在新里把华氏打得大败。

翟偻新住在新里，战斗开始以后，脱下盔甲到宋公那里归附。华妇住在公里，也象翟偻新一样。

十一月初四，公子城带领晋国军队来到。曹国翰胡会合晋国荀吴、齐国苑何忌、卫国公子朝带兵援救宋国。初七，与华氏在赭丘交战。郑翩希望摆成鹳阵，他的御者希望摆成鹅阵。子禄给公子城驾车，庄堇作为车右。干犨为吕地封人华豹驾御战车，张匄作为车右。两军相遇，公子城退了回去。华豹说：“城啊！”公子城大怒而转回来。公子城将要搭上箭，华豹已经拉满弓了。公子城说：“平公的威灵还在辅佐我。”华豹射出的箭

从公子城和子禄之间穿过。公子城将要搭上箭，华豹又已经拉开了弓。公子城说："不让我还手，卑鄙。"华豹抽下箭。公子城一箭射去，把华豹射死。张匄抽出殳下车，公子城一箭射去，射断了张匄的大腿。张匄匍匐过来攻击公子城，敲断了公子城的车箱及车箱后面的横木。公子城又用箭射他，张匄死去。干犨请求给他一箭。公子城说："我向国君替你求情。"干犨回答说："不和同伍的战车队战死，这是触犯了军队中的重刑。犯了重刑而跟随您，君王哪里用得着我？您对我快点动手吧。"于是公子城就射他一箭，射死。把华氏打得大败，在南里包围了他们。

华亥拍着胸脯大喊，进见华貙说："我们成了晋国的栾氏了。"华貙说："您不要吓唬我，今日之事不幸而后死亡。"派华登到楚国请求出兵。华貙率领战车十五辆，步兵七十人，突围而出。在睢水岸边吃饭，哭着送走华登，就再次冲进包围圈。

楚国遣越率领军队准备迎接华氏。太宰犯劝谏说："诸侯之中只有宋国的臣下还事奉着国君，现在又争夺国政，丢开国君不管而帮助臣下，恐怕不可以吧！"楚王说："你告诉我晚了，已经答应他们了。"

蔡侯朱逃亡到楚国。费无极从东国那里得到财礼，而对蔡国人说："太子朱不听从楚国的命令，楚王想要立东国为君。如果不首先听从君王的愿望，楚国一定包围蔡国。"蔡国人害怕，驱逐公子朱而立了东国。公子朱向楚国告状，楚王准备讨伐蔡国。费无极说："蔡平侯和楚国有盟约，所以封他。他的儿子怀有二心，所以废掉他。灵王杀了隐太子，隐太子的儿子和君王有共同的仇人，一定非常感谢君王。现在又使他立为国君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况且废立的权操在君王手里，蔡国就不会有别的念头了。"

昭公到晋国去，到达黄河，鼓地背叛晋国。晋国准备攻打鲜虞，所以辞谢了昭公。

二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二年春，王二月甲子①，齐北郭启帅师伐莒②。莒子将战，苑羊牧之谏曰③："齐帅贱，其求不多，不如下之④。大国不可怒也。"弗听。败齐师于寿馀⑤。齐侯伐莒，莒子行成，司马灶如莒涖盟⑥。莒子如齐涖盟，盟于稷门之外。莒于是乎大恶其君。

楚薳越使告于宋曰："寡君闻君有不令之臣为君忧，无宁以为宗羞⑦，寡君请受而戮之。"对曰："孤不佞，不能媚于父兄，以为君忧，拜命之辱⑧。抑君臣日战，君曰余必臣是助，亦唯命⑨。人有言曰，'唯乱门之无过'。君若惠保敝邑，无亢不衷⑩，以奖乱人，孤之望也。唯君图之！"楚人患之。诸侯之戍谋曰⑪："若华氏知困而致死，楚耻无功而疾战，非吾利也。不如出之以为楚功，其亦无能为也已。救宋而除其害，又何求？"乃固请出之。宋人从之。己巳⑫，宋华亥、向宁、华定、华貙、华登、皇奄伤、省臧、士平出奔楚⑬。

宋公使公孙忌为大司马，边卬为大司徒，乐祁为司城，仲几为左师，乐大心为右师，乐挽为大司寇⑭，以靖国人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二年：昭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520年）。王二月甲子：周历二月十六日。　②北郭启：齐国大夫。　③苑羊牧之：姓苑，名牧之，字羊，莒国大夫。　④贱：地位低下。下：屈服于人。　⑤寿馀：莒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安丘县）。　⑥司马灶：齐国大夫。　⑦宗羞：宗庙的羞耻。　⑧父兄：华氏、向氏，与宋公同族，所以称为父兄。拜命之辱：古人外交辞令，犹言承蒙关注，实不敢当。　⑨唯命：唯命是听。　⑩亢：保护，庇护。不衷：犹言不善，不诚，不忠。　⑪诸侯之戍：诸侯派往宋国戍守的将领。　⑫己巳：二月二十一日。　⑬鱄奄伤、省臧、士平：都是宋国大夫。　⑭边卬（áng昂）：宋国大夫。乐祁：即乐祁犁，又称司城子梁，宋国大夫。仲儿：宋国大夫。乐挽：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二年春季，周历二月十六日，齐国北郭启率领军队进攻莒国。莒子准备迎战，苑羊牧之劝谏说："齐国将领地位低下，他的要求一定不多，不如屈服于他。大国是不可以激怒的。"莒子不听，在寿馀打败了齐国的军队。齐侯亲自领兵攻打莒国，莒子求和，司马灶到莒国参加结盟。莒子到齐国参加结盟，在稷门之外盟誓。莒国人在这种情况下大大讨厌他们的国君。

楚国薳越派人告诉宋国说："寡君听说君王有不善的臣下造成君王的忧虑，恐怕成为宗庙的羞耻，寡君请求接受他们而加以诛戮。"宋公回答说："孤不才，不能向父兄讨得欢心，因此成为君王的忧虑，承蒙关注实不敢当。君臣之间每天交战，君王如果说我一定帮助臣下，我也只能唯命是听。人们有话说，'不要从动乱人家的门口经过'。君王如果赐恩保护敝邑，不庇护不忠，以奖励作乱的人，这是孤的愿望，希望君王考虑一下！"楚国人忧虑这件事。诸侯派往宋国戍守的将领谋划说："如果华氏了解困境而拚命，楚国耻于不见功效而很快出兵作战，这对我们是不利的。不如让他出去以成就楚国的功绩，华氏恐怕也不能有所作为了。援救宋国而除掉了它的祸害，还要求什么？"于

是坚决请求放出华氏。宋国人听从了。二十一日，宋国华亥、向宁、华定、华貙、华登、皇奄伤、省臧、士平逃亡楚国。

宋公派公孙忌做大司马，边卬做大司徒，乐祁做司城，仲几做左师，乐大心做右师，乐挽做大司寇，用此安定国内的民众。

【原文】

王子朝、宾起有宠于景王①。王与宾孟说之②，欲立之。刘献公之庶子伯蚡事单穆公③，恶宾孟之为人也，愿杀之。又恶王子朝之言，以为乱④，愿去之。宾孟适郊，见雄鸡自断其尾。问之，侍者曰："自惮其牺也。"遽归告王，且曰："鸡其惮为人用乎，人异于是。牺者，实用人⑤，人牺实难，已牺何害。"王弗应。

夏四月，王田北山，使公卿皆从，将杀单子、刘子。王有心疾，乙丑，崩于荣锜氏⑥。戊辰⑦，刘子挚卒，无子，单子立刘蚡。五月庚辰⑧，见王，遂攻宾起，杀之。盟群王子于单氏。

晋之取鼓也，既献，而反鼓子焉，又叛于鲜虞⑨。六月，荀吴略东阳，使师伪籴者，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⑩，遂袭鼓灭之。以鼓子鸢鞮归，使涉佗守之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王子朝：又称西王，景王的长庶子。宾起：即宾孟，子朝之傅，周大夫。 ②说：同"悦"，喜欢。 ③伯蚡（fén汾）：即刘蚡，刘献公庶子。单穆公：即单子，又称单旗，周大夫。 ④以为乱，认为违背礼制。 ⑤实用人：犹言被人使用。 ⑥乙丑：四月十八日。荣锜（qí其）

氏：周大夫荣锜之家。　⑦戊辰：四月二十二日。　⑧五月庚辰：五月初四。　⑨晋之取鼓也：晋国占取鼓地的时候。杜预注："在十五年。"献：进献，指在宗庙进献俘虏。又叛于鲜虞：鼓本属鲜虞，与鲜虞同为白狄。晋取鼓归晋，鼓子归后，叛晋复属鲜虞。　⑩略：巡行。东阳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邢台、邯郸地区一带）。伪粜者：伪装籴米的人。昔阳：鲜虞地名，后属晋（在今河北晋县西）。　⑪鼓子鸢（yuān冤）鞮（dī低）：鼓国国君。涉佗：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王子朝、宾起受到周景王的宠爱。景王和宾起都很喜爱王子朝，想要立他为太子。刘献公的庶子伯盆事奉单穆公，讨厌宾起的为人，愿意杀掉他。又讨厌王子朝的话，认为违背了礼制，愿意除掉他。宾起到郊外去，看见公鸡自己弄断了尾巴。他问为什么，侍者说："这是它自己害怕做牺牲。"宾起回去立刻报告景王，并且说："鸡大概害怕被人使用吧，人和这就不一样。牺牲，是被人使用的，被人使用是很难的，被自己使用是没有什么妨害的。"景王不回答。

夏季四月，景王在北山打猎，让公卿们都跟着，准备杀掉单子、刘子。景王有心脏病，十八日，驾崩在荣锜氏那里。二十二日，刘献公死了，没有嫡子，单子立了刘盆。五月初四，进见周天子，就乘势攻打宾起，杀了他。和王子们在单氏那里结盟。

晋国占取鼓地的时候，在宗庙里进献俘虏以后，就让鼓子回国，鼓子又背叛晋国归属鲜虞。六月，荀吴巡行东阳，派军队伪装籴米的人，背着皮甲在昔阳门外休息，于是就偷袭鼓国而灭亡了它。带着鼓子鸢鞮回国，派涉佗在鼓地镇守。

【原文】

丁巳①，葬景王。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，

与灵、景之族以作乱②。帅郊、要、饯之甲③，以逐刘子。壬戌，刘子奔扬④。单子逆悼王于庄宫以归⑤。王子还夜取王以如庄宫⑥。癸亥⑦，单子出。王子还与召庄公谋⑧，曰："不杀单旗，不捷。与之重盟⑨，必来。背盟而克者多矣。"从之。樊顷子曰⑩："非言也，必不克。"遂奉王以追单子。及领，大盟而复，杀挚荒以说⑪。刘子如刘⑫。单子亡，乙丑，奔于平畤⑬。群王子追之。单子杀还、姑、发、弱、鬻、延、定、稠，子朝奔京⑭。丙寅⑮，伐之。京人奔山，刘子入于王城⑯。辛未，巩简公败绩于京⑰。乙亥，甘平公亦败焉⑱。叔鞅至自京师⑲，言王室之乱也。闵马父曰："子朝必不克，其所与者，天所废也。"单子欲告急于晋，秋七月戊寅，以王如平畤，遂如圃车，次于皇⑳。刘子如刘。单子使王子处守于王城，盟百工于平宫㉑。辛卯，鄩肸伐皇，大败，获鄩肸㉒。壬辰㉓，焚诸王城之市。八月辛酉，司徒丑以王师败绩于前城㉔，百工叛。己巳㉕，伐单氏之宫，败焉。庚午㉖，反伐之。辛未，伐东圉㉗。冬十月丁巳，晋籍谈、荀跞帅九州之戎及焦、瑕、温、原之师㉘，以纳王于王城。庚申，单子、刘蚠以王师败绩于郊，前城人败陆浑于社㉙。十一月乙酉㉚，王子猛卒，不成丧也。己丑，敬王即位，馆于子旅氏㉛。十二月庚戌，晋籍谈、荀跞、贾辛、司马督帅师军于阴，于侯氏，于溪泉㉜，次于社。王师军于汜，于解，次于任人㉝。闰月，晋箕遗、

乐征、右行诡济师㉞，取前城，军其东南。王师军于京楚㉟。辛丑㊱，伐京，毁其西南。

【注释】

①丁巳：六月十一日。　②旧官：过去的官吏。职秩：职位与俸禄。灵、景之族：灵王、景王的族人。　③郊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）。要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新安县）。饯：周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④壬戌：六月十六日。扬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附近）。　⑤悼王：即王子猛，又称王猛。庄宫：周王宫。归：指归于单子家。　⑥王子还：周景王儿子，王子朝同党。　⑦癸亥：六月十七日。　⑧召庄公：即召伯奂，王子朝同党，周大夫。　⑨重盟：再次结盟。　⑩樊顷子：即樊齐，单、刘同党，周大夫。　⑪领：借为"岭"，即辕辕山，一名崤（ě鄂）岭（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）。大盟：再次盟誓。挚荒：周大夫。　⑫刘：周地名，刘子的采邑（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）。　⑬乙丑：六月十九日。平畤（zhì至）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）。　⑭还、姑、发、弱、酸（zōng宗）、延、定、稠：此八人都是周王子，与单子交战中被杀。京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）。　⑮丙寅：六月二十日。　⑯王城：东周都城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隅）。　⑰辛未：六月二十五日。巩简公：即简公，周卿士。　⑱乙亥：六月二十九日。甘平公：周卿士。　⑲叔鞅：鲁国大夫。　⑳秋七月戊寅：秋季七月初三。圃车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）。皇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西南）。　㉑王子处：周王子，王子猛同党。平宫：周平王庙。　㉒辛卯：七月十六日。郢（xún寻）胙（xī西）：王子朝同党。　㉓壬辰：七月十七日。　㉔八月辛酉：八月十六日。司徒丑：周大夫。前城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30里）。　㉕己巳：八月二十四日。　㉖庚午：八月二十五日。　㉗辛未：八月二十六日。东圉（yǔ语）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）。　㉘十月丁巳：十月十三日。籍谈：即籍父，晋国大夫。九州之戎：陆浑一带的少数民族。瑕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灵宝县东）。温：本周地，后属晋国（在今河南温县南）。原：本国名，后属晋国（在今河南济源县西北）。　㉙庚申：十月十六日。陆浑：即陆浑之戎，本少数民族部落名。社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东北）。　㉚十一月乙酉：十一月十二日。　㉛己丑：十一月十六日。

敬王：即周敬王，又称东王，元年为鲁昭公二十三年，哀公十九年死，在位四十四年。子旅氏：周大夫子旅之家。 ㉜十二月庚戌：十二月初七。贾辛：晋国大夫。司马督：即司马乌，晋国大夫。阴：即平阴（在今河南孟津县北）。侯氏：又作“缑（gōu勾）氏”，周邑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南）。溪泉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南）。 ㉝汜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东北）。解（xiè谢）：周地名，有大解城、小解城。大解城（在今河南洛阳市南）。小解城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南）。任人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）。㉞闰月：闰十二月。箕遗，乐征、右行诡：三人均是晋国大夫。济师：部队渡河，此指部队渡过洛水、伊水。 ㉟京楚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）。 ㊱辛丑：十二月二十九日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十一日，安葬周景王。王子朝依仗过去的官吏和百工中丢掉职位和俸禄的人，以及灵王、景王的族人而发动叛乱。王子朝率领郊地、要地、饯地的甲士，来驱逐伯盩。十六日，伯盩逃到扬地。单子从庄宫迎接悼王回到自己家里。王子还夜里又把悼王带到庄宫。十七日，单子逃亡。王子还和召庄公谋划，说：“不杀掉单旗，不算胜利。和他再次结盟，一定前来。违背盟约而战胜敌人的事情是很多的。”召庄公听从了他的话。樊顷子说：“这不成话，一定不能战胜敌人。”于是王子还就事奉悼王而追击单子，到达嵚岭，再次盟誓然后一起回去，杀掉挚荒而向单子解释。伯盩去到刘地。单子出亡，十九日，逃亡到平畤。王子们追击他。单子杀了还、姑、发、弱、毆、延、定、稠，王子朝逃亡到京地。二十日，单子攻打京地。京地人逃亡到山里，伯盩进入王城。二十五日，巩简公在京地被打得大败。二十九日，甘平公也在那里被打得大败。叔鞅从京师回来，说起王室的动乱。闵马父说：“王子朝一定不能打胜，他所亲附的人，都是上天所废弃的人。”单子想要向晋国告急，秋季七月初三，因为周天子到平畤，于是他就到了圃车，驻扎在皇地。伯盩去到刘地。单子派王子处在王城守卫，和百工在平王庙结

盟。十六日，郭胙攻打皇地，大败，被俘获。十七日，把郭胙在王城的市场上烧死。八月十六日，司徒丑率领周天子的军队在前城大败，百工叛变。二十四日，攻打单子的住宅，被打败。二十五日，单子反攻。二十六日，攻打东圉。冬季十月十三日，晋国籍谈、荀跞率领陆浑一带的少数民族和焦地、瑕地、温地、原地的军队，把周天子送回王城。十六日，单子、伯盭率领周天子的军队在郊地大败，前城人在社地打攻陆浑。十一月十二日，王子猛死，《春秋》不记载“崩”，是因为没有举行天子丧葬礼的缘故。十六日，敬王即位，住在子旅氏家里。十二月初七，晋国籍谈、荀跞、贾辛、司马督率领军队分别驻扎在阴地，侯氏，溪泉，社地。周天子的军队分别驻扎在汜地，解地，任人。闰十二月，晋国的箕遗、乐征、右行诡带领军队渡过伊水洛水攻占前城，驻扎在前城的东南。周天子的军队驻扎在京楚。二十九日，攻打京地，摧毁了它的西南部。

二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年春，王正月壬寅朔，二师围郊①。癸卯，郊、鄩溃②。丁未，晋师在平阴，王师在泽邑③。王使告间，庚戌，还④。

邾人城翼，还将自离姑⑤。公孙钮曰⑥：“鲁将御我。”欲自武城还⑦，循山而南。徐钮、丘弱、茅地曰⑧：“道下遇雨，将不出，是不归也。”遂自离姑。武城人塞其前，断其后之木而弗殊⑨。邾师过之，乃推而蹙之⑩。

遂取邾师，获鉏、弱、地。

邾人诉于晋，晋人来讨。叔孙婼如晋，晋人执之。书曰："晋人执我行人叔孙婼。"言使人也。晋人使与邾大夫坐⑪。叔孙曰："列国之卿，当小国之君⑫，固周制也。邾又夷也。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，请使当之，不敢废周制故也。"乃不果坐。

韩宣子使邾人聚其众，将以叔孙与之。叔孙闻之，去众与兵而朝⑬。士弥牟谓韩宣子曰："子弗良图，而以叔孙与其雠，叔孙必死之。鲁亡叔孙⑭，必亡邾。邾君亡国，将焉归？子虽悔之，何及？所谓盟主，讨违命也。若皆相执，焉用盟主？"乃弗与。使各居一馆。士伯听其辞而诉诸宣子，乃皆执之。

士伯御叔孙，从者四人，过邾馆以如吏。先归邾子。士伯曰："以刍荛之难，从者之病，将馆子于都⑮。"叔孙旦而立，期焉⑯。乃馆诸箕⑰。舍子服昭伯于他邑。范献子求货于叔孙，使请冠焉。取其冠法⑱，而与之两冠，曰："尽矣。"为叔孙故，申丰以货如晋。叔孙曰："见我，吾告女所行货。"见而不出。吏人之与叔孙居于箕者，请其吠狗⑲，弗与。及将归，杀而与之食之。叔孙所馆者，虽一日必葺其墙屋⑳，去之如始至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三年：昭公二十三年（公元前519年）。正月壬寅朔：正月初一。 二师：指周天子和晋国的两支部队。 ②癸卯：正月初二。

郭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巩县）。　③丁未：正月初六。　泽邑：即狄泉，周邑名(在今河南洛阳市)。　④告间：告诉情况缓和。　庚戌：正月初九。　⑤翼：邾邑（在今山东费县西南九十里）。离姑：邾邑（在今山东费县）。　⑥公孙鉏（chú除）：邾国大夫。　⑦武城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西南）。　⑧徐鉏、丘弱、茅地：皆邾国大夫。　⑨殊：断绝。　⑩蹙：同“蹶”，倒，颠仆。　⑪坐：古代诉讼双方互相辩论。　⑫当：相当。　⑬众：此指随从。　兵：兵器。　⑭亡（wú无）：没有，丧失。　⑮刍荛（yáo饶）：本指割草打柴的人，此指柴草。　难：困难，难以供给。　都：即邑，别都。　⑯期：待命。　⑰箕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蒲县东北）。　⑱冠法：帽样子。　⑲吏人：此指在箕看守叔孙的人。　吠狗：善吠的狗。　⑳葺（qì气），原指用茅草覆盖房屋，后泛指修理房屋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三年春天，周历正月初一，周天子和晋国的两支军队包围郊地。初二，郊地、郭地人溃逃。初六，晋国的军队在平阴，周天子的军队在泽邑。周天子派人向晋军告诉情况缓和，初九，晋军回国。

邾人在翼地筑城，回去准备从离姑那条路上走。公孙鉏说：“鲁国将会抵御我们。”又想从武城回去，沿着山路向南走。徐鉏、丘弱、茅地说：“山道一直往下遇到雨，将会出不去，这就无法回去了。”于是就取道离姑，武城人出兵堵在前面，又把树木砍伐不让它断倒截住后路。邾国军队经过这里以后，武城人就把树木推倒。于是打败了邾军，俘获了徐鉏、丘弱、茅地。

邾人向晋国告状，晋国人前来问罪。叔孙婼到晋国去，晋人就扣押了他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晋人扣押我国使者叔孙婼。”这是说明他们扣押了使臣。晋人让叔孙婼和邾国大夫辩论。叔孙婼说：“各国的卿相，相当于小国的国君，本来是周朝的制度。邾国又是夷人。有寡君所任命的副使子服回在，请让他担

任此事，这是因为不敢废除周朝的制度。”就终于没去辩论。

韩宣子让邾人聚集他们的人，准备把叔孙婼交给他们。叔孙婼听到了这件事，撤去随从和武器前往朝见。士弥牟对韩宣子说：“您不好好考虑一下，而把叔孙婼交给他的仇人，叔孙婼必定为此而死。鲁国丧失了叔孙婼，一定灭亡邾国。邾君亡国，将要回到哪里去呢？到时您即使后悔，哪里来得及？所谓盟主，是讨伐违背命令的国家。如果都互相抓起来，哪里用得着盟主？”于是韩宣子就没把叔孙婼交给邾国人。让他和子服回各住一个宾馆。士弥牟听了他们的辩解而告诉韩宣子，就把他们都扣押起来。

士弥牟为叔孙婼驾车，跟从的有四个人，经过邾人所住的宾馆到官吏那里去。先让邾子回国。士弥牟说：“因为柴草供应困难，侍从人员过分辛劳，准备让您住到别的城邑里。”叔孙婼早晨起来就站着，等待命令。晋人就让他住在箕地。让子服回住在别的城邑里。范献子向叔孙婼求取财货，派人去请求送给他的帽子。叔孙婼拿来他的帽样子，而给了他两顶，说：“没有了。”为了叔孙婼的缘故，申丰带着财货来到晋国。叔孙婼说：“来见我，我告诉你财货使用的办法。”申丰见叔孙婼后没有出来。和叔孙婼一起住在箕地看守他的人，请求得到他的吠狗，叔孙婼不给。等到将要回去的时候，杀了狗而和看守他的人一起吃了。叔孙婼所住的地方，即使只住一天也一定要修理墙屋，使墙屋离开的时候如同刚到的时候一样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乙酉，单子取訾，刘子取墙人、直人①。六月壬午，王子朝入于尹②。癸未，尹圉诱刘佗杀之③。丙戌，单子从阪道，刘子从尹道伐尹④。单子先至而败，刘子还。己丑，召伯奂、南宫极以成周人戍尹⑤。

庚寅⑥，单子、刘子、樊齐以王如刘。甲午，王子朝入于王城，次于左巷⑦。秋七月戊申，郭罗纳诸庄宫⑧尹辛败刘师于唐⑨。丙辰⑩，又败诸郭。甲子，尹辛取西闱⑪。丙寅，攻蒯⑫，蒯溃。

莒子庚舆虐而好剑，苟铸剑，必试诸人。国人患之。又将叛齐。乌存帅国人以逐之⑬。庚舆将出，闻乌存执殳而立于道左，惧，将止死。苑羊牧之曰："君过之，乌存以力闻可矣，何必以弒君成名？"遂来奔。齐人纳郊公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月乙酉：四月十四日。　訾（zī资）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巩县西南）。　墙人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北）。　直人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新安县）。　②六月壬午：六月十二日。　尹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洛宁县；一说，在今河南宜阳县）。　③癸未：六月十三日。　尹圉：即尹文公，周大夫。　刘佗：周大夫，刘蚡族人，敬王同党。　④丙戌：六月十六日。　阪道：山道。尹道：进入尹邑的道路。　⑤己丑：六月十九日。南宫极：周大夫，子朝同党。　⑥庚寅：六月二十日。　⑦甲午：六月二十四日。左巷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）。　⑧七月戊申：七月初九。　郭罗：郭肸之子，周大夫。　⑨尹辛：周大夫。唐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）。　⑩丙辰：七月十七日。　⑪甲子：七月二十五日。　西闱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）。　⑫丙寅：七月二十七日。　蒯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北）。　⑬乌存：莒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十四日，单子攻取了訾地，伯蚡攻取了墙人、直人。六月十二日，王子朝进入尹地。十三日，尹圉诱骗刘佗把

它杀了。十六日单子从山道，伯盆从进入尹邑的道路攻打尹地。单子先到达而战败，伯盆就回兵了。十九日，召庄公、南宫极率领成周的军队戍守尹地。二十日，单子、伯盆、樊齐带着周天子去到刘地。二十四日，王子朝进入王城，驻扎在左巷。秋季七月初九，郭罗把王子朝送到庄宫。尹辛在唐地击败伯盆的军队。十七日又在郭地击败伯盆的军队。二十五日，尹辛占领了西闱。二十七日，进攻蒯地，蒯地人溃逃。

莒子庚舆残暴而喜欢剑，如果铸造了剑，一定用它来试一试人。国内的人们都忧虑怨恨。他又准备背叛齐国。乌存率领国内的人们驱逐他。庚舆将要出国，听说乌存拿着殳站在道路的旁边，很恐惧，怕把他留下杀了。苑羊牧之说："君王过去吧，乌存因为勇力过人闻名就可以了，何必用杀死国君成名？"于是庚舆就逃亡前来。齐国人把郊公送回莒国即位。

【原文】

吴人伐州来，楚蓬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①。吴人御诸钟离②。子瑕卒，楚师熸③。

吴公子光曰："诸侯从于楚者众，而皆小国也。畏楚而不获已④，是以来。吾闻之曰，作事威克其爱⑤，虽小必济。胡、沈之君幼而狂，陈大夫嚚壮而顽，顿与许，蔡疾楚政⑥。楚令尹死，其师熸，帅贱多宠⑦，政令不壹。七国同役而不同心，帅贱而不能整，无大威命⑧，楚可败也。若分师先以犯胡、沈与陈，必先奔。三国败，诸侯之师乃摇心矣⑨。诸侯乖乱⑩，楚必大奔。请先者去备薄威，后者敦陈整旅⑪。"吴子从之。戊辰晦，战于鸡父⑫。吴子以罪人三千，先犯胡、沈与陈。

三国争之⑬。吴为三军以系于后：中军从王，光帅右，掩馀帅左⑭。吴之罪人或奔或止，三国乱。吴师击之，三国败，获胡、沈之君及陈大夫。舍胡、沈之囚，使奔许与蔡、顿曰："吾君死矣！"师噪而从之⑮，三国奔。楚师大奔。书曰："胡子髡、沈子逞灭⑯，获陈夏齧。"君臣之辞也。不言战，楚未陈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奔命：奉命奔赴。　②钟离：吴楚交界地名（在今安徽凤台县东北）。　③熸（jiān尖）：火熄灭，比喻士气涣散。　④不获已：不得已。　⑤爱：偏爱。　⑥胡：归姓国（在今安徽阜阳市）。　沈：国名（在今安徽阜阳市西北）。　齧（niè聂）：即夏齧，陈国大夫。　壮而顽：年轻力壮但是愚顽。　顿：国名（在今河南项城县西）。　⑦师贱：将帅出身低贱。　⑧整：整齐号令，犹言团结一致。　威命：威严的军令。　⑨摇心：军心动摇。　⑩乖乱：离散叛乱。　⑪先者：指先头部队。　去备薄威：放松戒备减少军威。　后者：指后继部队。　敦陈整旅：巩固军阵整顿师旅。　⑫戊辰晦：七月二十九日。　鸡父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）。　⑬三国争之：三国争着俘虏吴军。因为吴军先头部队是罪犯，不会打仗，吴国用他们来表示军队没有战斗力，引三国军队上钩。　⑭掩馀：即公子掩馀，吴国公子。　⑮譟：擂鼓呐喊。　⑯胡子髡（kūn坤）：胡国国君。　沈子逞：沈国国君。

【译文】

吴人进攻州来，楚国薳越率领军队和诸侯的军队一起奉命奔赴援救州来。吴人在钟离抵御他们。令尹子瑕去世，楚国军队士气涣散。

吴国公子光说："诸侯跟随楚国的虽然很多，可是都是小国。他们害怕楚国而不得已，因此前来。我听说，做事情威严

胜过偏爱，即使弱小也必然成功。胡国、沈国的国君年幼而浮躁，陈国大夫夏齧年轻力壮但是愚顽，顿国和许国、蔡国憎恨楚国的政令。楚国令尹死去，他们的军队士气涣散，将帅出身低贱而很受宠信，政令又不一致。七国共同参加战斗而不同心，将帅出身低贱而又不能团结一致，没有重大威严的军令，楚国是可以打败的。如果分兵首先来进攻胡国、沈国和陈国的军队，他们一定首先逃跑。三国败退，诸侯的军队就军心动摇了。诸侯的军队离散叛乱，楚国军队必定奔命逃跑。请让先头部队放松戒备减少军威，后续部队巩固军阵整顿师旅。”吴王听从了他的话。七月二十九日，在鸡父交战。吴王用三千罪犯，首先进攻胡国、沈国和陈国的军队。三国军队争着俘虏他们。吴国分为三军紧跟在后面：中军跟随吴王，公子光率领右军，掩馀率领左军。吴国的罪犯有的逃跑、有的停步不动，三国的军队乱了阵势。吴军进攻，三国的军队败退，俘虏了胡国、沈国的君主和陈国大夫。释放胡国、沈国的俘虏，让他们逃到许国和蔡国、顿国的军队里说：“我们的国君死了！”吴军擂鼓呐喊追杀上去，三国的军队逃跑。楚国的军队拚命逃跑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“胡子髡、沈子逞灭，俘虏了陈国大夫夏齧。”这是对国君和臣下所使用的不同文辞。不说交战，是因为楚国没有摆开阵势。

【原文】

八月丁酉，南宫极震①。萇弘谓刘大公曰：“君其勉之，先君之力可济也。周之亡也，其三川震②。今西王之大臣亦震③，天弃之矣。东王必大克。”

楚大子建之母在郧，召吴人而启之④。冬十月甲申，吴大子诸樊入郧⑤，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。楚司

马遠越追之，不及。将死，众曰："请遂伐吴以徼之⑥。"遠越曰："再败君师，死且有罪。亡君夫人，不可以莫之死也。"乃缢于遠潛⑦。

公为叔孙故如晋，及河，有疾而复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月丁酉：八月二十七日。南宫极震：犹言南宫极因地震被压死。②三川：指泾水、渭水、洛水。③西王：指王子朝。④鄖（jǔn局）：鄖阳，蔡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新蔡县）。⑤十月甲申：十月十六日。诸樊：吴太子，寿梦之子。⑥徼：同"侥"，侥幸。⑦遠潛（shì筮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京山县西汉水东岸）。

【译文】

八月二十七日，南宫极因为地震被压死。萇弘对伯盭说："您还是努力吧，您父亲所致力的事情可以成功了。周室灭亡的时候，泾水、渭水、洛水一带发生地震。现在西王的大臣那里也发生了地震，这是上天抛弃他了。东王必然大胜。"

楚国太子建的母亲住在鄖地，召来吴国人并为他们打开城门。冬季十月十六日，吴国太子诸樊进入鄖地，带着楚夫人和她的宝器回国了。楚国司马遠越追赶他，没有追上。准备自杀。众人说："请乘机攻打吴国可能侥幸取胜。"遠越说："再使国君的军队打败，就是死了也有罪过。丢了君王的夫人，没有谁不为此事而死的。"于是就在遠潛自己上吊死了。

昭公为叔孙的缘故到晋国去，到达黄河岸边，因为有病而返回。

【原文】

楚囊瓦为令尹①。城郢。沈尹戌曰："子常必亡郢，

苟不能卫，城无益也。古者天子守在四夷。天子卑，守在诸侯。诸侯守在四邻。诸侯卑，守在四竟②。慎其四竟，结其四援，民狎其野，三务成功③，民无内忧，而又无外惧，国焉用城？今吴是惧而城于郢，守已小矣④。卑之不获⑤，能无亡乎？昔梁伯沟其公宫而民溃⑥。民弃其上，不亡何待？夫正其疆埸，修其土田，险其走集，亲其民人，明其伍候，信其邻国，慎其官守，守其交礼，不僭不贪，不慑不耆，完其守备，以待不虞⑦，又何畏矣？《诗》曰⑧：'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⑨。'无亦监乎若敖、蚡冒至于武、文，土不过同⑩，慎其四竟，犹不城郢。今土数圻⑪，而郢是城，不亦难乎！"

【注释】

①囊瓦：即令尹子常，楚国令尹。　②四竟：竟，同"境"，四方边境。　③四援：四邻可以援救的国家。狎：安习，习惯。三务：春、夏、秋三季农业事务。　④守已小：守卫的范围已经很小。　⑤卑之不获：犹言地位降低以后那种守卫都办不到或得不到。　⑥梁伯：梁国国君。沟其公宫：在他宫室外面挖沟。　⑦疆埸（yì易）：边境。走集：堡垒。伍候：民有部伍，轮流候望。杜预注："使民有部伍，相为候望。"交礼：外交礼节。杜预注："交接之礼。"僭（jiàn荐）：过失，差错。耆（qí旗）：强横。　⑧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　⑨无念：思念。无，无实义。聿：发语词，无实义。　⑩若敖、蚡冒、武、文：楚国四个贤能的先君。同：方百里为一同。　⑪圻（qí骑）：方千里为圻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囊瓦做令尹，在郢都增修城墙。沈尹戌说："囊瓦一定

丢掉郢都，如果不能保卫，增修城墙是没有好处的。古代天子的守卫在于四夷。天子的地位降低，守卫在于诸侯。诸侯的守卫在于四方的邻国。诸侯的地位降低，守卫在于四面的边境。谨慎四面边境，结交四邻可以援救的国家，民众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，春夏秋三时农事成功，民众没有内忧，而且又无外患，国都哪里用得着增修城墙？现在惧怕吴国而在郢都增修城墙，守卫的范围已经很小了。地位降低后那种守卫都得不到，能够不亡吗？从前梁国国君在宫室外面挖沟而民众溃散。民众抛弃他们上边的人，不亡还等什么？划定边境，修治土地，使堡垒险要，亲近民众，使民众有部伍轮流瞭望，与邻国讲信用，谨慎官吏的职责，保持外交的礼节，没有过失和贪婪，不懦弱不强横，修整自己的防御，以待意外情况的发生，又有什么可畏惧的？《诗经》说：'思念你的祖先，修养你的德性。'试看若敖、蚡冒一直到武王、文王，土地不超过百里见方，谨慎四方边境，还没有在郢都修筑城墙。现在土地超过几千里见方，反而增修郢都城墙，不也是很难了吗！"

二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年春，王正月辛丑，召简公、南宫嚚以甘桓公见王子朝①。刘子谓萇弘曰："甘氏又往矣。"对曰："何害？同德度义②。《大誓》曰③：'纣有亿兆夷人④，亦有离德。余有乱臣十人⑤，同心同德。'此周所以兴也。君其务德⑥，无患无人。"戊午，王子朝入于邬⑦。

晋士弥牟逆叔孙于箕⑧。叔孙使梁其跦待于门内，

曰："余左顾而咳，乃杀之。右顾而笑，乃止。"叔孙见士伯，士伯曰："寡君以为盟主之故，是以久子⑨。不腆敝邑之礼，将致诸从者。使弥牟逆吾子。"叔孙受礼而归。二月，婼至自晋，尊晋也。

三月庚戌，晋侯使士景伯莅问周故，士伯立于乾祭而问于介众⑩。晋人乃辞王子朝，不纳其使。

夏五月乙未朔⑪，日有食之。梓慎曰："将水。"昭子曰："旱也。日过分而阳犹不克⑫，克必甚，能无旱乎？阳不克莫，将积聚也⑬。"

六月壬申，王子朝之师攻瑕及杏⑭，皆溃。

郑伯如晋，子大叔相，见范献子。献子曰："若王室何？"对曰："老夫其国家不能恤⑮，敢及王室。抑人亦有言曰：'蓼不恤其纬⑯，而忧宗周之陨，为将及焉。'今王室实蠢蠢焉⑰，吾小国惧矣。然大国之忧也，吾侪何知焉⑱？吾子其早图之！《诗》曰⑲：'瓶之罄矣，惟罍之耻⑳。'王室之不宁，晋之耻也。"献子惧，而与宣子图之。乃征会于诸侯，期以明年㉑。

秋八月，大雩，旱也。

冬十月癸酉，王子朝用成周之宝珪于河㉒。甲戌，津人得诸河上㉓。阴不佞以温人南侵㉔，拘得玉者，取其玉，将卖之，则为石。王定而献之，与之东訾㉕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四年：昭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518年）。王正月辛丑：周历正月

初五。召简公：即召伯盈，又称召伯，召庄公之子，周大夫。南宫嚚（yín银）：南宫极之子，周大夫。甘桓公：甘平公之子，又称甘氏，周大夫。②度：通“宅”，在。　③《大誓》：今作《泰誓》，古《尚书》篇名。④亿兆：小数，十万为亿，十亿为兆。大数，万万为亿，万亿为兆。亿兆，极言数目之多。夷：语中助词，无实义。　⑤乱臣：治世的贤臣。⑥务德：致力于德行。　⑦戊午：正月二十二日。鄏：本郑地，被周占取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南）。　⑧箕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蒲县东北）。⑨久子：犹言把您长时间的留在敝邑。　⑩三月庚戌：三月十五日。莅（lì立）问：临问，犹言调查了解。乾祭：周王城北门。介众：大众。介，大。　⑪五月乙未朔：五月初一。　⑫分：此指春分。⑬莫：同“暮”，已过其时叫暮。积聚：积累聚集。　⑭六月壬申：六月初八。瑕：周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杏：周邑名（在今河南禹县北）。　⑮恤：忧虑，犹言操心。　⑯嫠（lí离）：寡妇。　⑰蠢蠢：动扰貌，此指动乱不安。　⑱吾侪：我辈，犹言我们。　⑲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蓼莪（é俄）》篇。　⑳罄：尽，空。罍（léi雷）：大肚小口的酒坛。所引的两句诗，以瓶比喻王室，以罍比喻晋国，因为晋国强大。　㉑征：召集。　㉒十月癸酉：十月十一日。　㉓甲戌：十月十二日。津人：渡船的船工。　㉔阴不佞：周大夫。温：周地名，后属晋（在今河南温县南）。　㉕东訾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东）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四年春季，周历正月初五，召简公、南宫嚚带着甘桓公进见王子朝。伯禽对萇弘说：“甘氏又去了。”萇弘回答说：“有什么妨害？同心同德在于合乎正义。《泰誓》说：‘纣王有亿兆人兼有四夷，离心离德。我有治世之臣十人，同心同德。’这就是周朝所以兴起的原因。君王还是致力于德行，不要忧虑没有人。”二十二日，王子朝进入鄏地。

晋国士弥牟到箕地迎接叔孙婼。叔孙婼派梁其踁埋伏在门里边，说：“我向左看并咳嗽，你就杀了他。我向右看并且笑笑。你就不要动手。”叔孙婼接见士弥牟，士弥牟说：“寡君因为作盟主的

缘故，因此把您久留在这里。不丰厚的敝邑的礼物，将要致送给您的随从。特派弥牟来迎接您。”叔孙婼接受礼物回国了。二月，《春秋》记载说叔孙婼从晋国归来，这是表示尊重晋国。

三月十五日，晋侯派士景伯到王城调查了解周朝发生的事故，士景伯站在乾祭门上向大众询问。晋国人辞谢王子朝，不接纳他的使者。

夏季五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梓慎说：“将要发生水灾。”叔孙昭子说：“这是旱灾。太阳运行已过春分点可是阳气还不能胜阴气，一旦胜过阴气一定很盛，能不发生旱灾吗？阳气很晚不能战胜阴气，这是正在积累聚集。”

六月初八，王子朝的军队攻打瑕地和杏地，都溃败了。

郑伯到晋国去，子太叔相礼，进见范献子。献子说：“对王室该怎么办？”子太叔回答说：“我老头子连自己的国家和家族的事都不去操心，岂敢涉及王室的事情。人们有话说：‘寡妇不操心纬线，而忧虑宗周的陨灭，因为祸患也会落到她头上。’现在王室的确动乱不安，我们小国害怕了。然而大国的忧虑，我们哪里知道？您还是趁早考虑考虑吧！《诗经》说‘酒瓶子空了，是酒坛子的耻辱。’王室的不安宁，这是晋国的耻辱。”范献子害怕，和韩宣子谋划。于是就准备召集诸侯会见，时间定在明年。

秋季八月，举行大规模雩祭，这是因为发生了旱灾。

冬季十月十一日，王子朝使用成周的宝珪沉到黄河里向河神祈求福佑。十二日，渡船的船工在黄河上得到了这块宝珪。阴不佞带领温地人向南袭击王子朝，拘捕了得玉的人，把玉拿过来，准备卖掉它，可是玉变成了石头。阴不佞在王室安定以后把它奉献给周天子，周天子把东訾赐给他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①。沈尹戌曰："此行也，楚必亡邑。不抚民而劳之，吴不动而速之，吴踵楚，而疆埸无备②，邑能无亡乎？"

越大夫胥犴劳王于豫章之汭，越公子仓归王乘舟③。仓及寿梦帅师从王，王及罶阳而还④。吴人踵楚，而边人不备，遂灭巢及钟离而还。

沈尹戌曰："亡郢之始，于此在矣。王一动而亡二姓之帅，几如是而不及郢⑤？《诗》曰⑥：'谁生厉阶，至今为梗⑦。'其王之谓乎！"

【注释】

①为舟师：组织水军。　略：征伐，侵夺土地。　②速之：指使吴国迅速出兵。　③胥犴（àn岸）：越国大夫。　汭（ruì锐）：水的弯曲处。公子仓：越国公子。　④寿梦：越国大夫。　罶阳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巢县南）。　⑤二姓之帅：指守巢、钟离大夫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桑柔》篇。　⑦厉阶：祸根，祸端。

【译文】

楚王组织水军去侵袭吴国的疆土。沈尹戌说："这次行动，楚国一定丢掉城邑。不安抚民众而使他辛劳，吴国没有行动而让他们加速出兵，吴军紧紧追赶楚军，然而边境没有戒备，城邑能够不丢掉吗？"

越国大夫胥犴在豫章的江湾慰劳楚王，越国公子仓把坐船馈赠给楚王。公子仓和寿梦率领军队跟随楚王，楚王到达罶阳而返回。吴军紧紧追赶楚军，可是边境的守军没有戒备，于是就灭掉了巢和钟离而回去。

沈尹戌说："丢掉郢都的开端，就在这里了。君王一动而失掉了两个将领，几次都象这样就不会播及到郢都？《诗经》说：'是谁制造祸端，至今为害。'恐怕说的就是君王吧！"

二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五年春，叔孙婼聘于宋①。桐门右师见之，语卑宋大夫，而贱司城氏②。昭子告其人曰："右师其亡乎！君子贵其身而后能及人，是以有礼。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贱其宗，是贱其身也。能有礼乎？无礼必亡。"宋公享昭子，赋《新宫》。③昭子赋《车辖》④。

明日宴，饮酒乐。宋公使昭子右坐，语相泣也。乐祁佐⑤，退而告人曰："今兹君与叔孙⑥，其皆死乎！吾闻之，哀乐而乐哀⑦，皆丧心也。心之精爽⑧，是谓魂魄。魂魄去之，何以能久？"

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，生宋元夫人，生子以妻季平子⑨。昭子如宋聘，且逆之。公若从，谓曹氏勿与⑩，鲁将逐之。曹氏告公，公告乐祁。乐祁曰："与之。如是，鲁君必出。政在季氏三世矣，鲁君丧政四公矣⑪。无民而能逞其志者，未之有也。国君是以镇抚其民⑫。《诗》曰⑬：'人之云亡，心之忧矣。'鲁君失民矣，焉得逞其志？靖以待命犹可，动必忧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五年：昭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517年）。　②司城氏：乐氏的大宗族。　③《新宫》：即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篇。　④《车辖》：为《诗经·小雅》篇名。　⑤乐祁：即乐祁犁，又称司城子梁，宋国大夫。　⑥兹：借为“载”，年，岁。　⑦哀乐：该高兴的时候悲哀。乐哀：该悲哀的时候高兴。　⑧精爽：精灵，精华神明。　⑨季公若：即季公亥，又称公若，鲁国宗族。　小邾夫人：小邾国国君的夫人。宋元夫人：即景曹，宋元公夫人。　子：此指女儿，古代女也可以称子。

⑩曹氏：即宋元夫人。曹，小邾君之姓。　⑪三世：三代。杜预注：“文子、武子、平子。”　四公：犹言四代。杜预注：“宣、成、襄、昭。”

⑫镇抚：镇定安抚。　⑬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瞻卬》篇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五年春天，叔孙婼到宋国聘问。桐门右师接见他，右师谈话小看宋国大夫，并且轻视司城氏。叔孙婼告诉他手下的人说：“右师恐怕要逃亡吧！君子敬重他自己然后能尊重别人，因此有礼。现在这个人小看他们的大夫并且轻视他的宗族，这是轻视他自己。能够有礼吗？无礼一定逃亡。”宋公设享礼招待叔孙婼，赋《新宫》这首诗。叔孙婼赋《车辖》这首诗。

第二天设宴，喝酒很高兴。宋公让叔孙婼坐在他的右边，谈话中互相哭泣起来。乐祁帮着主持宴会，退出后告诉别人说：“今年国君和叔孙婼，恐怕都要死吧！我听说过这样的话，应该高兴的时候悲哀而应该悲哀的时候高兴，都是丧失了心意。心的精华神明，这就叫魂魄。魂魄离开了自身，怎么能活得长久？”

季公若的姐姐是小邾君夫人，生了宋元公夫人，宋元公夫人生了个女儿要把她嫁给季平子。叔孙婼到宋国行聘，并且亲自迎亲。季公若跟随前去，告诉宋元公夫人不要把女儿嫁给他，鲁国准备驱逐季平子。宋元公夫人告诉宋公，宋公告诉乐祁。乐祁说：“给他。如果像所说的那样，鲁国国君一定要逃往

国外。政权掌握在季氏手里已经三代了，鲁国国君丧失政权已经四代了。没有民众拥护而能够满足他愿望的，还没有过。国君因此要镇定安抚他的民众。《诗经》说：'人才丧失，心中忧虑。'鲁国国君已经失掉民众的拥护了，哪里能满足他的愿望？安静地等待天命的安排还可以，一动必定造成忧患。"

【原文】

夏，会于黄父，谋王室也①。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，具戍人②，曰："明年将纳王。"子大叔见赵简子，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。对曰："是仪也，非礼也。"简子曰："敢问何谓礼？"对曰："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：'夫礼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③。天地之经，而民实则之。则天之明，因地之性，生其六气，用其五行。气为五味，发为五色，章为五声，淫则昏乱，民失其性。是故为礼以奉之。为六畜、五牲、三牺，以奉五味。为九文、六采、五章④，以奉五色。为九歌、八风、七音、六律⑤，以奉五声。为君臣、上下，以则地义。为夫妇、外内，以经二物。为父子、兄弟、姑姊、甥舅、昏媾、姻亚，以象天明⑥。为政事、庸力、行务⑦，以从四时。为刑罚、威狱，使民畏忌，以类其震曜杀戮⑧。为温慈、惠和⑨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。民有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，生于六气。是故审则宜类，以制六志⑩。哀有哭泣，乐有歌舞，喜有施舍，怒有战斗。喜生于好，怒生于恶。是故审行信令，祸福赏罚，

以制死生。生，好物也。死，恶物也。好物，乐也。恶物，哀也。哀乐不失，乃能协于天地之性，是以长久。””简子曰：“甚哉，礼之大也！”对曰：“礼，上下之纪，天地之经纬也，民之所以生也，是以先王尚之。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，谓之成人⑪。大，不亦宜乎？”简子曰：“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。”

宋乐大心曰：“我不输粟，我于周为客，若之何使客？”晋士伯曰：“自践土以来，宋何役之不会，而何盟之不同？曰同恤王室，子焉得辟之？子奉君命，以会大事，而宋背盟，无乃不可乎！”右师不敢对，受牒而退。士伯告简子曰：“宋右师必亡。奉君命以使，而欲背盟以干盟主，无不祥大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会于黄父：指叔诣、郑国子太叔，晋国赵鞅、宋国乐大心、卫国北宫喜、曹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小邾人在黄父会见。黄父，即黑壤，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翼城县东北）。谋王室：谋划安定王室。　②成人：戍守的人，此指戍守周敬王王朝的士兵、战车、将领。　③义：合理合法，犹言准则。　④九文：九种文彩，即：山、龙、华（花）虫、火（为半圆形似火）、藻（水草）、粉米（白米）、黼（fǔ斧，古代礼服上白与黑相间的花纹，黑白相次，作斧形，刃白身黑）、黻（fú弗，古代礼服上黑与青相间的花纹，作亞形）。六采：六种彩色，即：青与白、赤与黑、玄与黄皆相次。五章：青与赤谓之文，赤与白谓之章，白与黑谓之黼，黑与青谓之黻，五色备谓之绣。　⑤九歌：九功之德皆可歌唱的。八风：八方之风。六律：审定音乐高低清浊的标准，即：黄钟、太蔟、姑洗、蕤（ruí锐阳平）宾、夷则、无则。　⑥姻亚：亦作“姻娅”，泛称有婚姻关系的亲戚。婿父为姻，今曰亲家；两婿相谓曰亚，今曰连襟。　⑦庸力：犹言

农工管理。杜预注:"民功曰庸，治功曰力"。 行务：犹言日常工作措施。

⑧威狱：可威的刑狱。 震曜：威慑。 ⑨惠和：有惠而度量宽弘。 ⑩六志：人类六种心情活动，即：好、恶、喜、怒、哀、乐。 ⑪自曲直：犹言从自我加强修养改造或直接达到。 赴：奔走以从事。 成人：完美无缺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鲁国叔诣、晋国赵鞅、宋国乐大心、卫国北宫喜、郑国子太叔、曹人、邾人、滕人、薛人、小邾人在黄父会见，这是为了谋划如何安定王室。赵鞅命令诸侯的大夫向周天子输送粮食，准备好戍守的将士兵车，说:"明年将要送天子回去。"

子太叔进见赵简子，赵简子向他询问揖让周旋之礼。子太叔回答说:"这是仪，不是礼。"赵简子说:"敢问什么叫礼?"子太叔回答说:"吉从先大夫子产那里听说:'礼，是上天的规范，大地的准则，民众行动的依据。天地的规范，而民众就加以效法。效法上天的英明，依凭大地的本性，生出了上天的六种气象，使用大地的五行。气分为五种味道，表现为五种颜色，显示为五种声音，超过常度就会昏乱，民众就失掉本性。因此制定了礼来使他们有所遵循。制定了六畜、五牲、三牺，以使五味有所遵循。制定了九文、六采、五章，以使五色有所遵循。制定了九歌、八风、七音、六律，以使五声有所遵循。制定了君臣、上下的关系，以效法大地的准则。制定了夫妇、外内的关系，以规范两种事物。制定了父子、兄弟、姑姊、甥舅、翁婿、连襟的关系，以象征上天的英明。制定了政策政令、农工管理、日常工作措施，以随顺四时。制定了刑罚、可威的刑狱，使民众害怕，以模仿雷电的威慑杀戮。制定了温和慈祥、加惠宽弘的措施，以效法上天的生育万物。民众有爱好、讨厌、喜欢、愤怒、哀伤、快乐，它们从六气派生。因此要审慎

地效法适当地模仿，以制约六志。哀伤就有哭泣，欢乐就有歌舞，高兴就有施舍，愤怒就有战斗。高兴从爱好派生，愤怒从讨厌派生。因此要使行动审慎政令有信用，用祸福赏罚，来制约死生。生，是人们喜好的事情。死，是人们讨厌的事情。喜好的事情，是欢乐。讨厌的事情，是哀伤。哀伤欢乐不失于礼，就能与天地的本性相符合，因此能够长久。’”赵简子说：“达到极点了，礼的宏大呀！”子太叔回答说：“礼，是上下的纲纪，是天地的常道，是民众所生存的依据，因此先王尊崇它。所以人们能够从自我加强修养改造或直接达到礼的，就叫做完美无缺的人。它的宏大，不也是适宜的吗？”赵简子说：“我赵鞅啊，请求一辈子遵循这些话。”

宋国乐大心说：“我们不送粮食，我们对于周朝来说是客人，为什么要指使客人？”晋国士景伯说：“从践土结盟以来，宋国哪一次战役没有参加，又有哪一次结盟不在一起？盟辞说共同为王室操心，您哪里能躲避？您奉了君王的命令，来参加这重大的事情，然而宋国要背弃盟约，恐怕不可以吧！”乐大心不敢回答，接受了写明任务的简札退了出去。士景伯告诉赵简子说：“宋国的乐大心必然逃亡。奉了国君的命令出使，而想要背弃盟约以触犯盟主，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不吉祥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“有鸜鹆来巢”，书所无也①。师己曰②：“异哉！吾闻文、成之世，童谣有之，曰：‘鸜之鹆之，公出辱之。鸜鹆之羽，公在外野③，往馈之马。鸜鹆跦跦，公在乾侯，征褰与襦④。鸜鹆之巢，远哉遥遥。稠父丧劳，宋父以骄⑤。鸜鹆鸜鹆，往歌来哭⑥。’童谣有是，今鸜鹆来巢，其将及乎！”

秋，书再雩，旱甚也。

初，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，生甲⑦。公鸟死，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⑧。及季姒与缨人檀通，而惧，及使其妾抶已，以示秦遄之妻曰⑨："公若欲使余⑩，余不可而抶余。"又诉于公甫曰⑪："展与夜姑将要余⑫。"秦姬以告公之⑬，公之与公甫告平子。平子拘展于卞而执夜姑⑭，将杀之。公若泣而哀之曰："杀是，是杀余也。"将为之请。平子使竖勿内⑮，日中不得请。有司逆命，公之使速杀之。故公若怨平子。

季、郈之鸡斗⑯。季氏介其鸡，郈氏为之金距⑰。平子怒，益官于郈氏，且让之⑱。故郈昭伯亦怨平子。臧昭伯之从弟会，为谗子臧氏，而逃于季氏，臧氏执旃⑲。平子怒，拘臧氏老⑳。将禘于襄公，万者二人㉑，其众万于季氏。臧孙曰："此之谓不能庸先君之庙㉒。"大夫遂怨平子。公若献弓于公为㉓，且与之出射于外，而谋去季氏。公为告公果、公贾㉔。公果、公贾使侍人僚相告公㉕。公寝，将以戈击之，乃走。公曰："执之！"亦无命也。惧而不出，数月不见，公不怒。又使言，公执戈以惧之，乃走。又使言，公曰："非小人之所及也。"公果自言，公以告臧孙，臧孙以难。告郈孙，郈孙以可劝，告子家懿伯㉖，懿伯曰："谗人以君微幸，事若不克，君受其名㉗，不可为也。舍民数世以求克，事不可必也㉘。且政在焉，其难图也。"公退之。辞曰："臣与

闻命矣，言若泄，臣不获死。”乃馆于公。

【注释】

①鸜（qú渠）鹆（yù欲）：鸟名，即八哥。　②师已：鲁国大夫。　③外野：国都外。　④跦（zhū朱）跦：跳动的样子。　乾侯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）。　褰（qiān牵）：裤子的一种，即套裤。　襦（rú如）：短袄。　⑤稠（chóu绸）父（fǔ甫）：即昭公。稠，昭公名，一本作“裯”。父，亦作“甫”，男子的通号。宋父（fǔ甫）：指鲁定公。　⑥往歌：去的时候唱歌。　来哭：回来的时候大哭。　⑦季公鸟：即公鸟，鲁国宗族。　甲：犹言某甲。　⑧公思展：即展，鲁国宗室。　申夜姑：即夜姑，季公鸟的家臣。　⑨季姒（sì四）：季公鸟的妻子。　飨人檀：季氏家臣中管理饮食的人，名檀。　抶（chì翅）：鞭打。秦遄（chuán船）之妻：季公鸟之妹，秦姬，秦遄的妻子。秦遄，鲁国大夫。　⑩使：侍寝，同床，犹言陪他睡觉。　⑪公甫：季平子之弟，鲁国大夫。　⑫要（yāo妖）：要挟。　⑬公之：平子之弟，名鞅，鲁国宗室。　⑭卞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东50里）。　⑮竖：左右小吏。　内：同“纳”，允许进入，允许进见。　⑯郈（hòu后）：即郈昭伯，又称郈氏、郈孙，鲁国大夫。　⑰介其鸡：给他的鸡套上皮甲。介，皮甲；一说，介，为“芥”，指把芥弄成粉末，撒在鸡翼上，可以迷对方鸡的眼睛。　金距：用有刺薄铜加于鸡爪，以为斗鸡之用。距，鸡附足骨。　⑱益宫：扩建住宅。　让：责备。　⑲臧昭伯：即臧孙，鲁国大夫。会：即臧会，又称臧頃伯，鲁国大夫。旃（zhān毡）：“之焉”的合音字。之，指代臧会。　⑳臧氏老：臧氏家臣头子。　㉑禘（dì帝）：大祭，此指祭祀。　襄公：指襄公庙。　万：舞名。　㉒庸：酬功，报功。　㉓公为：即公叔务人，又称务人，鲁国公子。　㉔公果：鲁国宗室。　公贲（bēn奔）：鲁国公子。　㉕侍人：应作“寺人”，宦官。僚相（jū居，又读zhā渣）：昭公侍从，宦官。　㉖子家懿伯：即子家子，又称子家羁，鲁国大夫。　㉗谗人：指公若、[illegible]孙之徒，谗毁季氏，故称谗人。　受其名：受其恶名。　㉘舍民：丢掉民众。从文公以来，政权不在公室，民心也不向公室，所以说舍民。

【译文】

“有鸜鹆来巢”,这是记载过去所没有的事情。师己说:“怪呀!我听说文王、成王的时代,童谣有这样的话,说:‘鸜啊鸜啊,国君出国受到羞辱。鸜鹆的羽毛,国君住在都城外,臣下前往馈赠马匹。鸜鹆蹦蹦跳跳,国君住在乾侯,向人要套裤和短袄。鸜鹆的巢,路远迢迢。昭公死于辛劳,定公代立而骄。鸜鹆鸜鹆,去的时候唱歌回来时候大哭。’有这样的童谣,现在鸜鹆来巢,恐怕将要发生灾祸了吧!”

秋天,《春秋》记载连续两次举行大规模雩祭,这是因为旱的太厉害了。

当初,季公鸟在齐国鲍文子家娶了妻子,生了某甲。季公鸟死后,季公亥和公思展和季公鸟的家臣申夜姑治理他的家务。季姒和食官檀私通,季姒很害怕,于是就让他的婢女鞭打自己,跑去给秦遄的妻子看说:“公亥让我陪他睡觉,我不同意就鞭打我。”又向公甫诉苦说:“公思展和申夜姑想要要挟我。”秦姬把这些话告诉公之,公之和公甫告诉了季平子。季平子把公思展拘留在卞地并逮了申夜姑,准备杀掉他。季公亥哭着哀求说:“杀了这个人,就是杀了我。”准备为他求情。季平子让小吏不允许他进见,太阳到中午没有能请求上。官吏去迎受处理申夜姑的命令,公之让他们快点杀掉申夜姑。所以季公亥怨恨季平子。

季氏、郈氏斗鸡。季氏给鸡穿上皮甲,郈氏给鸡安上金属爪子。季氏鸡斗败平子大怒,在郈氏那里扩建自己的住宅,并且责备他们。所以郈昭伯也怨恨季平子。臧昭伯的叔伯兄弟臧会,在臧氏那里诬陷别人,逃到季氏那里,臧氏逮了他。季平子大怒,拘留了臧氏的家臣头子。将要在襄公庙里举行祭祀,跳万舞的只有两个人,多数人在季氏那里跳万舞。臧昭伯说:“这就叫做不能酬功于先君的宗庙。”大夫们于是也怨恨季平子。季公亥向公为献弓,并且和他外出射箭,谋划去掉季平

子。公为告诉公果、公贲。公果、公贲让宦官僚柤报告昭公。昭公正在睡觉，将要用戈击打僚柤，僚柤就跑了。昭公说："逮住他！"但也没有正式下命令。僚柤害怕不敢出门，几个月不去朝见昭公，昭公并不发怒。又派他去说。昭公拿着戈吓唬他，他就跑了。又派他去说，昭公说："这不是小人应该谈到的事情。"公果亲自去对昭公说，昭公把事情告诉臧昭伯，臧昭伯认为难以成事。昭公告诉了郈昭伯，郈昭伯认为可以并劝勉昭公干。昭公告诉子家懿伯，懿伯说："说坏话的人让君王侥幸行事，事情如果不成功，君王就要蒙受恶名，这是不能做的。丢掉民众几代了而要依靠他们求得成功，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把握的。况且政权在人家手里，恐怕很难图谋成功。"昭公让他退下去。懿伯说："臣下已经听到命令了，话如果泄漏出去，臣下不会得好死的。"于是就住在公宫里。

【原文】

叔孙昭子如阚，公居于长府①。九月戊戌②，伐季氏，杀公之于门，遂入之。平子登台而请曰："君不察臣之罪，使有司讨臣以干戈，臣请待于沂上以察罪③。"弗许。请囚于费④，弗许。请以五乘亡，弗许。子家子曰："君其许之！政自之出久矣，隐民多取食焉⑤。为之徒者众矣，日入慝作，弗可知也。众怒不可蓄也。蓄而弗治，将蕴。蕴蓄，民将生心；生心，同求将合。君必悔之。"弗听。郈孙曰："必杀之。"公使郈孙逆孟懿子。叔孙氏之司马鬷戾言于其众曰⑥："若之何？"莫对。又曰："我家臣也，不敢知国。凡有季氏与无，于我孰利？"皆曰："无季氏，是无叔孙氏也。"鬷戾曰："然则救诸！"帅徒以

往，陷西北隅以入。公徒释甲，执冰而踞。遂逐之。孟氏使登西北隅，以望季氏。见叔孙之旌，以告。孟氏执郈昭伯，杀之于南门之西，遂伐公徒。子家子曰："诸臣伪劫君者，而负罪以出，君止。意如之事君也，不敢不改。"公曰："余不忍也。"与臧孙如墓谋⑦，遂行。己亥，公孙于齐，次于阳州⑧。齐侯将唁公于平阴，公先至于野井⑨。齐侯曰："寡人之罪也。"使有司待于平阴，为近故也。书曰："公孙于齐，次于阳州，齐侯唁公于野井。"礼也。将求于人，则先下之，礼之善物也。齐侯曰："自莒疆以西，请致千社⑩，以待君命。寡人将帅敝赋以从执事，唯命是听。君之忧，寡人之忧也。"公喜，子家子曰："天禄不再，天若胙君⑪，不过周公，以鲁足矣。失鲁，而以千社为臣，谁与之立？且齐君无信，不如早之晋。"弗从。臧昭伯率从者将盟，载书曰："戮力壹心，好恶同之。信罪之有无，缱绻从公，无通外内⑫。"以公命示子家子。子家子曰："如此，吾不可以盟。羁也不佞，不能与二三子同心，而以为皆有罪。或欲通外内，且欲去君。二三子好亡而恶定⑬，焉可同也？陷君于难，罪孰大焉？通外内而去君，君将速入，弗通何为？而何守焉？"乃不与盟。

昭子自阙归，见平子。平子稽颡曰⑭："子若我何？"昭子曰："人谁不死？子以逐君成名，子孙不忘，不亦伤乎！将若子何？"平子曰："苟使意如得改事君，所谓生死

而肉骨也。”昭子从公于齐，与公言。子家子命适公馆者执之。公与昭子言于幄内，曰：“将安众而纳公。”公徒将杀昭子，伏诸道。左师展告公，公使昭子自铸归⑮。平子有异志。冬十月辛酉，昭子齐于其寝，使祝宗祈死，戊辰⑯，卒。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，公徒执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阚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旺湖中）。长府：府库之名；一说，官府名。　②九月戊戌：九月十一日。　③干戈：本兵器的统称，此指武力。　沂：沂水，河流名（在今山东邹县发源，经曲阜，流入泗水）。④费：季氏采邑（在今山东鱼台县西南）。　⑤隐民：穷困的民众。⑥酅（zōng宗）戾：叔孙氏家臣。　⑦如墓谋：杜预认为到祖坟上辞别祖宗，并且谋划逃亡的地方。　⑧己亥：九月十三日。　孙：同“逊”，本国国君或夫人出亡，不说奔而说孙。　阳州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东平县北）。　⑨唁：活着的人有凶或有祸，前往安慰。平阴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平阴县东北三十五里）。野井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齐河县东南）。

⑩社：二十五家为一社。　⑪天禄：上天所赐的爵位，如天子、诸侯。胙（zuò坐）：同“祚”，福佑。　⑫缱（qiǎn遣）绻（quǎn犬）：本是固结不解之意，犹言坚决。　⑬恶定：讨厌安定君位。　⑭稽（qǐ启）颡（sǎng嗓）：古代一种跪拜礼。屈膝下拜，以额触地。居丧答拜宾客时行之，表示极度的悲痛和感谢。　⑮铸：古任姓国（在今山东肥城县南）。

⑯十月辛酉：十月初四。　戊辰：十月十一日。

【译文】

叔孙昭子到阚地去，昭公住在长府。九月十一日。攻打季氏，在门口杀死公之，就攻了进去。季平子登台请求说：“君王没有调查臣下的罪过，派官吏用武力讨伐臣下，臣下请求在沂水岸边等待君王调查我的罪过。”昭公不答应。请求囚禁在费地，昭公不答应。请求带着五辆车子逃亡，昭公也不答应。子家

子说:“君王还是答应他吧!政令从他那里发出已经很久了,穷困民众靠他吃饭的很多。做他一党的人也很多了,日落以后奸恶的人是否出来,还不知道呢。众人的怒气是不可以让它积聚的。积聚起来而不能治理,会越来越盛。越来越盛的怒气积聚起来,民众就要产生叛逆之心;产生叛逆之心,追求相同的人就会纠合在一起。君王一定会后悔的。”昭公不听。郈昭伯说:“一定要杀了他。”昭公派郈昭伯迎接孟懿子。叔孙氏的司马鬷戾对他的部下说:“怎么办?”没有一个人回答。又说:“我是家臣,不敢考虑涉及到国家的大事。估计有季氏和没有季氏,对于我们哪一种情况有利?”部下都说:“没有季氏,就是没有叔孙氏。”鬷戾说:“既然如此那么就去援救他吧!”率领部下前往,攻破西北角进去。昭公的亲兵正解去皮甲,拿着箭桶盖蹲着。鬷戾就把他们赶走了。孟氏派人登上西北角,瞭望季氏。瞭望的人看见了叔孙氏的旗帜,把情况报告给孟氏。孟氏逮了郈昭伯,在南门的西边杀了他,于是就进攻昭公的亲兵。子家子说:“诸位大夫应该伪装劫持国君的人,背着罪名出国,君王留下来。季平子事奉君王,就不敢不改变态度。”昭公说:“我是不能忍受了。”就和臧昭伯到祖坟上辞别祖宗并且谋划逃亡的地方,动身走了。十三日,昭公逃亡到齐国,住在阳州。齐侯准备到平阴慰问昭公,昭公先到野井。齐侯说:“这是寡人的罪过。”派官吏在平阴等待,是为了就近的缘故。《春秋》记载说:“昭公逃亡到齐国,住在阳州,齐侯到野井慰问昭公。”这是合于礼的。将要有求于人,那么就要首先居于人下,这是符合礼的好事。齐侯说:“从莒国边境以西,请奉送给君王二万五千户,以等待君王的命令。寡人将率领敝邑的军队以跟随执事,听从您的命令。君王的忧虑,就是寡人的忧虑。”昭公很高兴。子家子说:“上天所赐的爵位不再降给君王了,上天如果福佑君王,也不超过周公,给君王鲁国就足够了。失去鲁国,而带领二万五千户做臣子,谁给君王复位?况且齐国国君不讲信

用，不如及早到晋国去。”昭公不听从。臧昭伯率领跟随昭公的人将要结盟，盟约说：“合力一心，好恶一致。明确有罪无罪，坚决跟随君王，不要外内沟通。”用昭公的名义给子家子看。子家子说：“象这样，我不能参加盟誓。羁没有才能，不能与诸位同心，反而认为都有罪过。我想要里外沟通，并且想要离开君王为他四方奔走。诸位喜欢逃亡而厌恶安定君位，哪里能和诸位好恶一致？陷君王于危难之中，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？为了里外沟通离开君王，君王将很快回国，不沟通做什么？又能死守在哪里？”于是就不参加结盟。

叔孙昭子从阙地回国，进见季平子。季平子叩头触地说：“您让我怎么办？”叔孙昭子说：“人谁不死？您因为驱逐国君成名，子孙不会忘记，不也是很可悲吗！我能让您怎么办？”季平子说：“如果让我能改过事奉君王，这就是所说的使死者复生白骨长肉的事情了。”叔孙昭子到齐国去跟随昭公，向昭公报告。子家子命令凡是到昭公宾馆去的人一律抓起来。昭公和叔孙昭子在帐幕里说话，昭子说：“将要安定众人而接纳君王。”昭公的亲兵准备杀掉叔孙昭子，埋伏在他回去的路边。左师公思展报告昭公，昭公让叔孙昭子从铸地回国。季平子有了不忠实的打算。冬季十月初四，叔孙昭子在正寝斋戒，让祝史之长为他求死，十一日，死去。左师公思展打算带着昭公坐一辆车回国，昭公的亲兵逮住了他。

【原文】

壬申，尹文公涉于巩①，焚东訾，弗克。

十一月，宋元公将为公故如晋。梦大子栾即位于庙，己与平公服而相之②。旦召六卿。公曰：“寡人不佞，不能事父兄，以为二三子忧，寡人之罪也。若以群

子之灵，获保首领以没，唯是楩柟所以藉干者③，请无及先君。”仲几对曰：“君若以社稷之故，私降昵宴，群臣弗敢知④。若夫宋国之法，死生之度，先君有命矣⑤。群臣以死守之，弗敢失队。臣之失职，常刑不赦。臣不忍其死，君命祇辱⑥。”宋公遂行。己亥，卒于曲棘⑦。

十二月庚辰，齐侯围郓⑧。

初，臧昭伯如晉，臧会窃其宝龟偻句⑨。以卜为信与僭，僭吉。臧氏老将如晋问⑩，会请往。昭伯问家故，尽对。及内子与母弟叔孙，则不对。再三问，不对。归及郊，会逆，问，又如初。至，次于外而察之，皆无之。执而戮之，逸奔邾⑪。邾鲂假使为贾正焉⑫。计于季氏⑬。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诸桐汝之闾⑭。会出，逐之。反奔，执诸季氏中门之外。平子怒曰：“何故以兵入吾门？”拘臧氏老。季、臧有恶。及昭伯从公，平子立臧会。会曰：“偻句不余欺也。”

楚子使遠射城州屈，复茄人焉⑮。城丘皇，迁訾人焉⑯。使熊相禖郭巢，季然郭卷⑰。子大叔闻之曰：“楚王将死矣，使民不安其土，民必忧。忧将及王，弗能久矣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壬申，十月十五日。尹文公：即尹圉，周朝大夫。巩：周朝地名（在今河南巩县）。 ②大子栾：宋元公太子，即宋景公。平公：宋元公之父。 ③以群子之灵：托诸位的福气。首领：头和颈。楩（pián骈）

桴（fū夫，又读fú福）：棺中垫尸体的木板。薄：垫。干：身体。　④私降：私自减损，自己减损。昵宴：亲近饮宴声色之事。　⑤死生之度：指出生和下葬的礼制。　⑥君命祗（zhī支）辱：恰巧要违背君王的命令。　⑦己亥：十一月十三日。曲棘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南）。　⑧十二月庚辰：十二月十四日。郓：鲁国邑名，西郓（在今山东郓城县东）。　⑨宝龟：占卜用的大龟壳。偻（lóu楼，又读lǚ旅）句：宝龟名。　⑩臧氏老：臧氏家臣。　⑪郈（hòu后）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东平县东南四十里）。　⑫鲋偃：郈邑邑宰。贾正：官吏名，掌物价。　⑬计：送上级以账簿。　⑭楯（shǔn吮）：古代兵器名，即藤牌。楯，同“盾”，盾牌。桐汝：里名。　⑮遠射：楚国大夫。州屈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凤阳县西）。茄（jiā加）：楚国接近淮水的小邑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⑯丘皇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信阳县）。訾：楚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⑰熊相祺（méi媒）：楚国大夫。郭：用如动词，筑外城。巢：国名，亦邑名，时属楚，时亦属吴（在今安徽巢县东北5里）。季然：楚国大夫。卷（quǎn圈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叶县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十月十五日，尹文公率领军队从巩县渡过洛水，放火焚烧东訾，没有打胜。

十一月，宋元公准备为鲁昭公的缘故到晋国去。梦见太子栾在宗庙即位，自己和宋平公穿着朝服辅佐他。早晨召见六卿。宋元公说：“寡人没有才能，不能事奉父辈兄辈，成为诸位的忧虑，这是寡人的罪过。如果托诸位的福气，得以保全头颈的善终，只是这用来装载我骸骨的棺木，请不要够上先君的体制。”仲几回答说：“君王如果因为国家的缘故，私自减损亲近饮宴声色之事，臣下们不敢闻知。至于宋国的法度，出生和下葬而礼制，先君早已经有了规定。群臣用生命来维护它，不敢违背。臣下失职，法律是不能赦免的。臣下不忍因失职死去，只能违背君王的命令。”宋公于是就动身了。十三日，死在曲棘。

十二月十四日，齐侯包围郓地。

起初，臧昭伯到晋国去，臧会偷了他的宝龟偻句。臧会用来占卜应该诚实还是不诚实，结果是不诚实吉利。臧氏的家臣准备到晋国去问候臧昭伯，臧会请求前去。昭伯问起家事，臧会全部回答了。等昭伯问到妻子和同母弟叔孙的时候，臧会就不回答。再三询问，不回答。昭伯回国到达郊外，臧会前去迎接，问到妻子和同母弟叔孙的情况，又像从前那样不回答。昭伯到达国都，住在城外查访妻子兄弟，都没有查出什么事。昭伯就抓住臧会要杀他，臧会逃逸到邾地。臧畛假让他做了贾正。一次臧会到季氏那里送账本，臧氏派五个人带着戈和楯埋伏在他经过的桐汝的里门里。臧会出来，就追赶他。臧会回身奔逃，在季氏的中门之外抓住了他。季平子大怒说："为什么带着兵器进入我的家门？"拘留了臧氏的家臣头子。季氏、臧氏因此有了恶感。等到昭伯跟随昭公，季平子就立了臧会做臧氏的继承人。臧会说："偻句没有欺骗我呀。"

屈子派遽射在州屈筑城，让茄地的人回去居住。在丘皇筑城，迁移訾地人去居住。派熊相祺在巢地筑外城，季然在卷地筑外城。子太叔听见了这件事，说："楚王将要死了，使民众不能安居在原来的土地上，民众必然忧愁，忧愁将要延及到国君的身上，不能活很长时间了。"

二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六年春，王正月庚申①，齐侯取郓。

葬宋元公，如先君，礼也。

三月，公至自齐，处于郓，言鲁地也。夏，齐侯将纳公，命无受鲁货②。申丰从女贾，以币锦二两，缚一

如瑱③，适齐师。谓子犹之人高龁④："能货子犹，为高氏后，粟五千庾⑤。"高龁以锦示子犹，子犹欲之。龁曰："鲁人买之，百两一布，以道之不通，先入币财⑥。"子犹受之，言于齐侯曰："群臣不尽力于鲁君者，非不能事君也⑦。然据有异焉。宋元公为鲁君如晋，卒于曲棘。叔孙昭子求纳其君，无疾而死。不知天之弃鲁耶，抑鲁君有罪于鬼神，故及此也？君若待于曲棘，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。若可，师有济也。君而继之，兹无敌矣。若其无成，君无辱焉。"齐侯从之，使公子钼帅师从公。成大夫公孙朝谓平子曰⑧："有都以卫国也，请我受师。"许之。请纳质，弗许，曰："信女足矣。"告于齐师曰："孟氏，鲁之敝窒也⑨。用成已甚，弗能忍也，请息肩于齐⑩。"齐师围成。成人伐齐师之饮马于淄者⑪，曰："将以厌众。"鲁成备而后告曰："不胜众。"师与齐师战于炊鼻⑫。齐子渊捷从洩声子，射之，中楯瓦⑬，豚胸汰辀，匕入者三寸⑭。声子射其马，斩鞅⑮，殪。改驾⑯，人以为辒辌也而助之。子车曰："齐人也。"将击子车。子车射之，殪。其御曰："又之。"子车曰："众可惧也，而不可怒也。"子囊带从野洩⑰，叱之。洩曰："军无私怒，报乃私也，将亢子⑱。"又叱之。亦叱之。冉竖射陈武子⑲，中手，失弓而骂。以告平子曰："有君子白皙，鬈颡眉，甚口⑳。"平子曰："必子彊也，无乃亢诸？"对曰："谓之君子，何敢亢之？"林雍羞为颜鸣右，下㉑。

苑何忌取其耳。颜鸣去之。苑子之御曰："视下顾。"苑子刖林雍㉒，断其足。鑒而乘于他车以归㉓。颜鸣三入齐师，呼曰："林雍乘！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六年：昭公二十六年(公元前516年)。正月庚申：周历正月初五。

②无受鲁货：不要接受鲁国的财礼。 ③女（rǔ汝）贾：季氏的家臣。币锦：馈赠有杂色花纹的厚重丝织物。币，古代馈赠品皆可叫币。二两：古代布帛，都以古尺二丈为一端，二端为一两。二两类似今天两匹。缚（fú伏）一：捆紧在一起。瑱（zhèn朕）：同"镇"，瑱圭，古代帝王受诸侯朝见时所执的圭。 ④高齮（yǐ椅）：梁丘据的家臣。 ⑤庾：容量名。一庾为当时二斗四升，约合现在四升八合。 ⑥一布：犹言一批、一堆、一列。币财：义同"币帛"，泛指礼品。 ⑦事君：犹言奉行君命。 ⑧成：鲁国孟氏邑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）公孙朝：鲁国大夫。 ⑨孟氏：鲁国世族。敝室：本国某家族，此犹言破落户。⑩请息肩于齐：请求降服齐国以便休息。 ⑪淄：即淄水，今之小汶河（在今山东新泰县东北龙堂山发源，至泰安县东南，注入大汶河）。 ⑫炊鼻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）。 ⑬洩声子：即野洩，鲁国大夫。楯（shǔn吮）瓦：盾脊，盾中间较高部分。 ⑭繇（yóu尤）：由，从。朐（qú渠）：同"朐"，车辕端曲木控制两服马的东西。汰（tài太）：矢激。辀（zhōu舟）：车辕。匕：箭头。 ⑮鞅：驾车马颈上的皮带。 ⑯改驾：改乘别的战车。 ⑰子襄带：齐国大夫。 ⑱亢：同"抗"，抵御，抵抗。 ⑲冉竖：季氏家臣。陈武子：即子强，齐国大夫。 ⑳谵（zhěn枕）：黑而稠密。甚口：善骂。 ㉑林雍：鲁国大夫。颜鸣：鲁国大夫。 ㉒刖（fú扶）：砍。 ㉓鑒（qīng轻）：一足行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六年春季，周历正月初五，齐侯攻取郓地。

安葬宋元公，像安葬先君一样，这是符合礼的。

三月，昭公从齐国到达，住在郓地，这是说已经到了鲁国

境内。夏天，齐侯准备送昭公回国，命令不要接受鲁国的财礼。申丰跟随女贾，用有杂色花纹的厚重丝织物两匹作为馈赠的财礼，捆紧在一起像一块璞圭，到齐国的军队中去。对梁丘据的家臣高鲯说："如果你能贿赂梁丘据，我们让你当高氏的继承人，给你五千庾粮食。"高鲯把有杂色花纹的厚重丝织物给梁丘据看，梁丘据想要。高鲯说："鲁国人买的，一百匹一堆，因为道路不通，先把这点礼品送来。"梁丘据接受了，对齐侯说："臣下们对鲁国国君不肯尽力，不是不能奉行君王的命令。然而据却感到奇怪。宋元公为了鲁国国君到晋国去，死在曲棘。叔孙昭子请求接纳他的国君，没有病就死了。不知道是上天抛弃鲁国呢。还是鲁国国君得罪了鬼神，所以才到这种地步？君王如果待在曲棘，派群臣跟随鲁国国君向鲁作战试探情况。如果可以，军队是能够成功的。君王就继续前去，这样就无敌了。如果没有成功，就不必劳动君王了。"齐侯听从了他的话，派公子鉏率领军队跟随昭公。成邑大夫公孙朝对季平子说："城市是用来保卫国家的，请让我抵御齐国的军队。"季平子答应了。公孙朝请求奉上人质，季平子不答应，说："信任你就够了。"公孙朝告诉齐国军队说："孟氏，是我们鲁国的破落户。他们使用成地太过分了，我们不能忍受，请求降服齐国以便休息。"齐国军队包围成邑。成邑军队攻打到淄水饮马的齐军，说："这是用来满足众人的心情。"鲁国准备充分以后告诉齐国人说："我们胜不了众人的意见。"鲁国军队和齐国军队在炊鼻交战。齐国子渊捷追赶洩声子，并用箭射他，射中了盾脊。箭从横木穿过车辕，箭头射进盾脊三寸。洩声子射子渊捷的马，射断马脖子上的皮带，马倒地而死。子渊捷改乘别的战车，鲁国人认为他是驾戾而上去帮助他。子渊捷说："我是齐国人。"鲁国人将要攻击子渊捷。子渊捷射准备攻击者，准备攻击者倒地而死。子渊捷的御者说："再射。"子渊捷说："众多人马可以使他们害怕，而不可以使他们愤怒。"子襄带追赶洩声子。叱骂他。洩声

子说:“军中没有个人的愤怒，我回骂就是为了我私人了，我将要抵挡您一阵。”子渊捷又骂浅声子。浅声子也回骂他。冉竖射陈武子，射中手，弓掉到地上而破口大骂。冉竖把情况报告季平子说:“有一个君子白皮肤，黑而稠密的胡子眉毛，善于骂人。”季平子说:“一定是子强，不是抵挡了他吗?”冉竖回答说:“称他是君子，怎么敢抵挡他?”林雍为做颜鸣的车右感到羞耻，下车。苑何忌割下了他的耳朵。颜鸣离开了他。苑何忌的御者说:“看他下面的脚。”苑何忌砍林雍，砍断了他一只脚。林雍用一只脚跳上别的战车逃回来。颜鸣三次冲入齐军，大喊说:“林雍来坐车!”

【原文】

四月，单子如晋告急。五月戊午，刘人败王城之师于尸氏①。戊辰，王城人、刘人战于施谷②，刘师败绩。

秋，盟于刲陵，谋纳公也。

七月己巳③，刘子以王出。庚午，次于渠④。王城人焚刘。丙子，王宿于褚氏⑤。丁丑⑥，王次于萑谷。庚辰，王入于胥靡⑦。辛巳，王次于滑⑧。晋知跞、赵鞅帅师纳王，使女宽守阙塞⑨。

九月，楚平王卒，令尹子常欲立子西⑩，曰:“大子壬弱，其母非適也，王子建实聘之⑪。子西长而好善，立长则顺，建善则治。王顺国治，可不务乎?”子西怒曰:“是乱国而恶君王也。国有外援，不可渎也⑫。王有適嗣，不可乱也。败亲速雠⑬，乱嗣不祥，我受其名。

赂吾以天下，吾滋不从也。楚国何为？必杀令尹！”令尹惧，乃立昭王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月戊午：五月初五。刘人：伯盭的部下。王城之师：指王子朝的军队。尸氏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西）。　②戊辰：五月十五日。施谷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）。　③七月己巳：七月十七日。　④庚午：七月十八日。渠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）。　⑤丙子：七月二十四日。褚氏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）。　⑥丁丑：七月二十五日。　⑦庚辰：七月二十八日。胥靡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偃师县东）。⑧辛巳：七月二十九日滑：本滑国，此时已属周（在今河南偃师县南）。⑨阙塞：周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南的龙门）。　⑩子西：公子申。⑪大子壬：即楚子轸，楚昭王。適：同“嫡”，正妻。王子建实聘之：楚平王为太子建在秦国定亲，派费无极去迎娶，费无极劝平王自己娶了秦女，所以此处说王子建实聘之。　⑫渎：轻慢，败坏。　⑬败亲速雠：败坏亲人迅速召来仇敌。

【译文】

四月，单子到晋国去报告情况紧急请求救兵。五月初五，伯盭的部下在尸氏打败了王城的军队。十五日，王城的军队在施谷与伯盭的部下交战，伯盭的军队大败。

秋天，昭公和齐侯、莒子、邾子、杞伯在郯陵结盟，这是为了谋划送回昭公。

七月十七日，伯盭带了周天子出去。十八日，住在渠地。王城的军队焚烧刘邑。二十四日，周天子住在褚氏。二十五日，周天子住在萯谷。二十八日，周天子进入胥靡。二十九日，周天子住在滑地。晋国知跞、赵鞅率领军队接纳周天子，派女宽镇守阙塞。

九月，楚平王死去，令尹子常想要立子西为君，说：“太子壬年纪小，他母亲不是正妻，而是王子建所聘的。子西年纪大

而又喜欢向善，立年长的就顺乎情理，树立向善的人国家就会治理。君王顺理国家得治，可以不努力去做吗？”子西大怒说：“这是扰乱国家而宣扬君王的坏事。国家有外面的援助，不可以轻慢。王有嫡系的继承人，不可扰乱。败坏亲人就会迅速召来仇敌，扰乱继承人不吉祥，我会蒙受恶名。把天下贿赂给我，我越发不能听从。楚国有什么用？一定要杀掉令尹！”令尹恐惧，于是就立了昭王。

【原文】

冬十月丙申①，王起师于滑。辛丑②，在郊，遂次于尸。十一月辛酉③，晋师克巩，召伯盈逐王子朝。王子朝及召氏之族、毛伯得、尹氏固、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④。阴忌奔莒以叛⑤。召伯逆王于尸，及刘子、单子盟。遂军圉泽，次于堤上⑥。癸酉⑦，王入于成周。甲戌，盟于襄宫⑧。晋师使成公般戍周而还⑨。十二月癸未⑩，王入于庄宫。

王子朝使告于诸侯曰：“昔武王克殷，成王靖四方，康王息民。并建母弟，以蕃屏周⑪。亦曰，吾无专享文、武之功，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，而溺入于难，则振救之。至于夷王，王愆于厥身⑫。诸侯莫不并走其望⑬，以祈王身。至于厉王，王心戾虐，万民弗忍，居王于彘⑭。诸侯释位，以间王政⑮。宣王有志，而后效官⑯。至于幽王，天不吊周，王昏不若，用愆厥位⑰。携王奸命，诸侯替之，而建王嗣，用迁郑厚⑱。则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。至于惠王，天不靖周，生颓祸心，施于

叔带，惠、襄辟难，越去王都⑲。则有晋、郑，咸黜不端，以绥定王家⑳。则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。在定王六年，秦人降妖，曰：'周其有颡王，亦克能修其职㉑。诸侯服享，二世共职㉒。王室其有间王位㉓，诸侯不图，而受其乱灾。'至于灵王，生而有颡。王甚神圣，无恶于诸侯。灵王、景王，克终其世。今王室乱，单旗、刘狄，剥乱天下，壹行不若㉔。谓先王何常之有？唯余心所命，其谁敢讨之？帅群不逞之人，以行乱于王室。侵欲无厌，规求无度，贯恃鬼神，慢弃刑法，倍奸齐盟，傲很威仪，矫诬先王㉕。晋为不道，是摄是赞，思肆其罔极㉖。兹不谷震荡播越，窜在荆蛮，未有攸底㉗。若我一二兄弟甥舅，奖顺天法㉘，无助狡猾，以从先王之命。毋速天罚，赦图不谷㉙，则所愿也。敢尽布其腹心，及先王之经㉚，而诸侯实深图之！昔先王之命曰：'王后无適，则择立长。年钧以德，德钧以卜。'王不立爱，公卿无私，古之制也。穆后及大子寿早夭即世，单、刘赞私立少，以间先王，亦唯伯仲叔季图之㉛。"

闵马父闻子朝之辞，曰："文辞以行礼也。子朝干景之命，远晋之大，以专其志，无私甚矣。文辞何为？"

【注释】

①十月丙申：十月十六日。　②辛丑：十月二十一日。　③十一月辛酉：十一月十一日。　④尹氏固：即尹固，周大夫。　⑤莒：周邑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⑥圉泽：东圉之泽，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）。堤上：周地

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⑦癸酉：十一月二十三日。 ⑧甲戌：十一月二十四日。 襄宫：周宫名。杜预注："襄王之庙。" ⑨成公般：晋国大夫。

⑩十二月癸未：十二月初四。 ⑪蕃屏：保卫，捍卫。 ⑫愆：患恶疾。 厥身：他自身。 ⑬并：周遍。 ⑭戾虐：乖戾暴虐。 彘(zhì至)：地名（在今山西霍县）。 ⑮释位：离开职位。 ⑯有志：指长大而有知识。 效官：犹言把王位授给宣王。沈钦韩补注："效官，致天子之位于宣王也。" ⑰吊：杨伯峻认为"本溆善的'叔'字，古人误认为'吊'字。"善良、吉祥之意。犹言保佑。 ⑱携王：申侯、鲁侯、许文公立平王于申，称天王。幽王死后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。周朝二王并立。因为王子余臣不是嫡子，故称携王。郏（jiá夹）鄏（rǔ辱）：周王城所在地（在今河南洛阳市西）。 ⑲颓：即王子颓，又称颓，周王子。 叔带：即王子带，周惠王之叔，周襄王之弟。 ⑳咸黜：灭绝，消灭。

㉑颉（zī资）王：有胡子的天子。颉，同"髭"。 ㉒服享：顺服而享有。 二世：指周灵王、周景王两代。 ㉓间（jiàn践）：犹言觊（jì记）觎（yú于）。 ㉔刘狄：即刘玺。 剥乱：同义词连用：搅乱。 ㉕傲很：犹言轻视、蔑视。 矫诬：诈而不实。犹言诬蔑。 ㉖摄、赞：都是佐助之意，犹言赞助。 肆：放纵。罔极：没有准则，没有限度。 ㉗播越：流离，不安居。 攸底（zhǐ纸）：犹言归宿。底，至，终。 ㉘奖顺：帮助而顺从。 ㉙赦图：犹言除去忧虑而考虑危难。 ㉚先王之经：先王的命令。 ㉛伯仲叔季：杜预认为是王子朝对诸侯的总称呼。

【译文】

冬季十月十六日，周天子在滑地起兵。二十一日，在郊地，就住在尸地。十一月十一日，晋国军队攻下巩地。召伯盈驱逐了王子朝。王子朝和召氏的族人、毛伯得、尹氏固、南宫嚚保护着周朝的典籍逃亡楚国。阴忌逃亡莒地叛变。召伯盈在尸地迎接周天子，和伯玺、单子结盟。于是就驻扎在圉泽，住在堤上。二十三日，周天子进入成周。二十四日，在襄王的庙里盟誓。晋军派成公般在成周戍守军队就撤回去了。十二月初四，周天子进入庄宫。

王子朝派人向诸侯报告说："从前武王战胜殷朝，成王安定四方，康王使民休养生息。他们都同样分封同母兄弟，以此作为周王朝的屏障。还说，我不能单独承受文王、武王的功业，而且还要考虑后代迷乱败坏国家倾覆，陷入危难，如何救治。到了夷王，恶疾缠身。诸侯没有一个不跑着遍祭本国的名山大川，为夷王的身体健康祈祷。到了厉王，他内心乖戾暴虐，万民不能忍受，就把他流放到彘地去住。诸侯各自离开他们的职位，来参与王朝的政事。宣王长大很有知识，然后把王位授给了他。到了幽王，上天不保佑周朝，天子昏乱不顺，因此失去了王位。携王触犯天命，诸侯废弃了他，立了天子的继承人，因此迁都郏鄏。这是由于兄弟们能够为王室效力。到了惠王，上天不使周朝安定，使王子颓生出祸心，延及到王子带，惠王、襄王避难，离开了国都流亡。这时候就有晋国、郑国，来消灭不正派的人，以安定王室。这就是由于兄弟们能够遵循先王的命令。在定王六年的时候，秦国人中间降下妖孽，说：'周朝会出现一个长胡子的天子，也能够完成自己的职分。使诸侯顺服而享有国家，两代奉行自己的职分。王室中有人觊觎王位，诸侯不为王室出谋划策，受到了动乱灾祸。'到了灵王，一生下来就有胡子。灵王十分神奇聪明，对诸侯没有什么恶事。灵王、景王，都能善始善终。现在王室动乱，单旗。伯盭搅乱天下，专门倒行逆施。说先王即位有什么常规？只要我心里想立谁就立谁，难道谁敢来讨伐？领着一群不善的人，靠他们在王室中制造混乱。他们侵吞没有满足，谋求没有限度，一贯亵渎鬼神，轻慢抛弃刑法，违背触犯盟约，蔑视威风的仪节，诬蔑先王。晋国无道，对他们加以赞助，想要放纵他们无边的欲望。现在不谷动荡流离，逃窜在荆蛮，没有归宿。如果我的一两位兄弟甥舅，帮助我顺从上天的法度，不去帮助狡猾之徒，以顺从先王的命令。不要迅速招来上天的惩罚，为不谷除去忧虑考虑危难，那就是不谷所希望的了。谨敢完全披露自己的腹心，

和先王的命令，希望诸侯深入考虑一下！从前先王的命令说：‘王后没有嫡子，就选立年长的。年纪相同根据德行，德行相当根据占卜。’天子不立偏爱，公卿没有私心，这是古代的制度。穆后和太子寿早年去世，单、刘偏私立了年幼的，来违反先王的命令，请所有的诸侯考虑一下。”

闵马父听到王子朝的辞令，说：“文辞是用来实行礼的。子朝触犯了景王的命令，疏远强大的晋国，一心一意想当天子，无礼到极点了，哪里还用得着什么文辞？”

【原文】

齐有彗星，齐侯使禳之①。晏子曰：“无益也，祇取诬焉。天道不谄，不贰其命②，若之何禳之？且天之有彗也，以除秽也。君无秽德，又何禳焉？若德之秽，禳之何损？《诗》曰③：‘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④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⑤。’君无违德，方国将至，何患于彗？《诗》曰⑥：‘我无所监⑦，夏后及商。用乱之故，民卒流亡。’若德回乱，民将流亡，祝史之为，无能补也。”公说，乃止。

【注释】

①禳（ràng攘）：祭祷消灾。　②谄（tāo滔）：疑惑，怀疑。　贰：当作“贰（tè特）”，同“忒”，差误。　③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篇。　④聿：语助词，无实义。　怀：招来。　⑤方国：四方之国。杜预注：“言文王德不违天人，故四方之国归往之。”　⑥《诗》：逸《诗》。

⑦监：同“鉴”，借鉴。

【译文】

齐国有彗星出现，齐侯派人祭祷消灾。晏子说：“这是没有

好处的，只有招来欺骗。天道不可怀疑，天命没有差误，为什么去祭祷？况且天上有彗星，是用来扫除污秽的。君王没有污秽的德行，又祭祷什么？如果德行污秽，祭祷又能减轻什么？《诗经》说：‘这个文王，小心翼翼。光明正大地事奉天帝，招来各种福禄。他的德行不违背天命，四方之国都来归附。’君王没有恶德，四方的国家将会来到，对于彗星有什么忧虑？逸《诗》说：‘我没有所借鉴的，要有就是夏后和商。因为政事混乱的缘故，民众终于流亡。’如果德行违背天命而混乱，民众将要流亡，祝史的所作所为，是不能弥补的。”齐侯很高兴，就停止了祭祷。

【原文】

齐侯与晏子坐于路寝①，公叹曰：“美哉室，其谁有此乎②？”晏子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曰：“吾以为在德。”对曰：“如君之言，其陈氏乎③！陈氏虽无大德，而有施于民。豆区釜锺之数，其取之公也薄，其施之民也厚④。公厚敛焉，陈氏厚施焉，民归之矣。《诗》曰⑤：‘虽无德与女，式歌且舞⑥。’陈氏之施，民歌舞之矣。后世若少惰，陈氏而不亡⑦，则国其国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是可若何？”对曰：“唯礼可以已之。在礼，家施不及国，民不迁，农不移，工贾不变，士不滥，官不滔，大夫不收公利⑧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我不能矣。吾今而后知礼之可以为国也⑨。”对曰：“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，与天地并⑩。君令臣共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，夫和妻柔，姑慈妇听⑪，礼也。君令而不违，臣共而不贰，父慈而教，子孝而

箴，兄爱而友，弟敬而顺，夫和而义，妻柔而正，姑慈而从，妇听而婉，礼之善物也⑫。”公曰：“善哉，寡人今而后闻此礼之上也⑬。”对曰：“先王所禀于天地⑭，以为其民也，是以先王上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路寝：天子、诸侯的正寝。　②谁有此：犹言我死之后谁据有这里。　③陈氏：指齐国陈敬仲的后代宗族。　④豆、区（ōu欧）、釜、锺：齐国容量单位。数：数目，犹言容积。　⑤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·车舝（xiá辖）》篇。　⑥式歌且舞：既歌且舞，尽情地边歌边舞。⑦少惰：稍稍怠惰。　而：犹言如果。　⑧家施：家族的施舍。　变：改行。　滔：怠慢。　公利：公家利益。　⑨为国：治国。　⑩并：相同，相等。　⑪姑：婆婆。　⑫违：指违礼。　箴：告诫，谏劝。善物：好事。　⑬上：同“尚”，崇尚。　⑭禀：请示接受。

【译文】

齐侯和晏子在路寝里坐着，齐侯叹气说：“多么漂亮的屋子啊，我死后谁会据有这里呢？”晏子说：“请问君王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齐侯说：“我认为在于有德行的人。”晏子回答说：“像君王所说的那样，恐怕就是陈氏了！陈氏虽然没有大的德行，而对于民众有施舍。豆区釜锺等量器的容积，他从公田征税就用小的，而对民众施舍就用大的。君王征税多，陈氏施舍多，民众都归向他了。《诗经》说：‘虽然没有德行给予你，也应当尽情地边歌边舞。’陈氏的施舍，民众已经为之唱歌跳舞了。您的后代如果稍稍怠惰，陈氏如果不灭亡，那么国家就要成为他的国家了。”齐侯说：“对呀，这事可怎么办？”晏子回答说：“只有礼可以制止这个。如果符合礼，家族的施舍不能赶上国家，民众就不迁移，农夫就不挪动，工人商人就不改行，士就不失职，官吏就不怠慢，大夫不占取公家的利益。”齐侯说：“对呀，我不能做到

了。我从今以后知道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了。”晏子回答说：“礼可以用来治理国家已经很久了，和天地相等。君王发布命令臣下恭敬，父亲慈爱儿子孝顺，哥哥仁爱弟弟恭敬，丈夫和蔼妻子温柔，婆婆慈爱媳妇听从，这是符合礼的。君王发令而不违礼，臣下恭敬而没有二心，父亲慈爱而教育子女，儿子孝顺而规劝父亲，哥哥仁爱而友善，弟弟恭敬而顺服，丈夫和蔼而知义，妻子温柔而正派，婆婆慈爱而听从规劝，媳妇顺众而委婉陈辞，这又是礼中的好事情。”齐侯说：“对呀，我从现在开始听到礼应当加以崇尚了。”晏子回答说：“先王从天地那里接受了礼，用它来治理民众，所以先王崇尚它。”

二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年春①，公如齐。公至自齐，处于郓，言在外也。

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②。使公子掩馀、公子烛庸帅师围潜③。使延州来季子聘于上国④，遂聘于晋，以观诸侯。楚莠尹然、工尹麇帅师救潜⑤。左司马沈尹戌帅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，与吴师遇于穷⑥。令尹子常以舟师及沙汭而还⑦。左尹郤宛、工尹寿帅师至于潜，吴师不能退⑧。

吴公子光曰：“此时也，弗可失也。”告鱄设诸曰⑨：“上国有言曰，不索何获？我王嗣也，吾欲求之。事若克，季子虽至，不吾废也。”鱄设诸曰：“王可弒也。母老子

弱，是无若我何⑩。”光曰：“我，尔身也。”夏四月。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⑪。王使甲坐于道，及其门。门阶户席，皆王亲也，夹之以铍⑫。羞者献体改服于门外⑬。执羞者坐行而入⑭，执铍者夹承之，及体以相授也。光伪足疾，入于堀室。鱄设诸置剑于鱼中以进。抽剑刺王，铍交于胸，遂弑王。阖庐以其子为卿。

季子至，曰：“苟先君无废祀，民人无废主，社稷有奉，国家无倾，乃吾君也。吾谁敢怨？哀死事生，以待天命。非我生乱，立者从之，先人之道也。”复命哭墓，复位而待。吴公子掩馀奔徐，公子烛庸奔锺吾⑮。楚师闻吴乱而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七年：昭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515年）。 ②因：趁，乘。③公子掩馀、公子烛庸：均是吴国公子。潜：国名（在今安徽霍山县东北30里）。 ④延州来季子：即吴公子季札。上国：中原文化较先发展的国家。 ⑤莠（yǒu有）尹然、工尹麇（jūn军）：均是楚国大夫。 ⑥都君子：都邑的亲兵 王马之属：楚王养马官的部属。穷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霍丘县西南）。 ⑦沙汭（ruǐ锐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北）。 ⑧郤宛、工尹寿：均是楚国大夫。 吴师不能退：楚国在穷地的军队阻挡吴军前进，至潜的楚军又挡住吴军的退路，使吴军进退两难。⑨鱄设诸：即专诸吴国堂邑人。 ⑩是无若我何：即我没有了他们怎么办。杜预注：“欲以老弱托光。” ⑪堀（kū枯）室：即地下室。堀，同“窟”。 ⑫铍（pī披）：用刀鞘装的剑。 ⑬羞者：进献食品的人。献体：脱光衣服。 ⑭坐行：膝行。 ⑮锺吾：小国名（在今江苏宿迁县东北）。

〖译文〗

二十七年春天，昭公到齐国去。昭公从齐国回来，住在郓地，这是说住在国都以外。

吴子想要乘楚国有丧事的机会进攻它。派公子掩馀、公子烛庸率领军队包围潜地。派季子到中原各国聘问，季子就到晋国聘问，以观察诸侯的态度。楚国莠尹然、工尹麇率领军队救援潜地。左司马沈尹戌率领都邑亲兵和王马的部属补充军队，和吴国军队在穷地相遇。令尹子常率领水军到沙汭而返回。左尹郤宛、工尹寿率领军队到达潜地，吴国军队无法撤退。

吴国公子光说："这是时机，不可以失去。"告诉鱄设诸说："中原的国家有话说，不去索取哪能够得到？我是王位的继承人，我想要追求这个。事情如果胜利，季子虽然回来，也不能废弃我。"鱄设诸说："君王是可以杀掉的。但是我母亲老儿子小，我没有了他们怎么办。"公子光说："我，就是你。"夏季四月，公子光在地下室埋伏甲士而设享礼招待吴王。吴王派甲士坐在道路两旁，一直到大门口。大门台阶里坐席上，都是吴王的亲兵，手执短剑护卫在吴王两旁。进献食物的人在门外脱光衣服改穿别的衣服。进献食物的人膝行而入，执剑的人用剑夹着他，剑尖几乎碰到身上然后把食品递给献食的人。公子光假装脚有病，进入地下室。鱄设诸把剑放在鱼肚子里然后进上。鱄设诸抽出剑猛刺吴王，吴王亲兵的剑也交叉刺进鱄设诸的胸膛，结果还是杀死了吴王。阖庐让鱄设诸的儿子做了卿。

季子归来，说："如果先君没有废弃祭祀，民众没有废弃主子，土地五谷之神得到奉献，国家家族没有倾覆，他就是我的国君。我敢怨谁？哀痛死者事奉生者，以等待天命的安排。不是我发起了动乱，立为国君的人我就服从，这是先代的常法。"到墓前哭泣复命，回到自己原来的职位上等待命令。吴国公子掩馀逃奔徐国，公子烛庸逃亡锺吾。楚军听说吴国动乱就收兵返回。

【原文】

郤宛直而和，国人说之①。鄢将师为右领②，与费无极比而恶之③。令尹子常贿而信谗④。无极谮郤宛焉⑤，谓子常曰："子恶欲饮子酒⑥。"又谓子恶："令尹欲饮酒于子氏⑦。"子恶曰："我贱人也，不足以辱令尹⑧。令尹将必来辱，为惠已甚⑨。吾无以酬之⑩，若何？"无极曰："令尹好甲兵，子出之，吾择焉⑪。"取五甲五兵⑫，曰："寘诸门⑬，令尹至，必观之，而从以酬之⑭。"及飨日，帷诸门左⑮。无极谓令尹曰："吾几祸子⑯。子恶将为子不利，甲在门矣，子必无往⑰。且此役也⑱，吴可以得志，子恶取赂焉而还⑲，又误群帅，使退其师⑳，曰：'乘乱不祥㉑。'吴乘我丧㉒，我乘其乱，不亦可乎？"令尹使视郤氏㉓，则有甲焉。不往，召鄢将师而告之㉔。将师退，遂令攻郤氏，且蘓之㉕。子恶闻之，遂自杀也。国人弗蘓。令曰㉖："不蘓郤氏，与之同罪。"或取一编菅焉，或取一秉秆焉㉗，国人投之㉘，遂弗蘓也。令尹炮之㉙。尽灭郤氏之族党㉚，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㉛。晋陈之族呼于国曰㉜："鄢氏、费氏自以为王㉝，专祸楚国，弱寡王室㉞，蒙王与令尹以自利也㉟。令尹尽信之矣，国将如何？"令尹病之㊱。

【注释】

①郤宛，字子恶，楚国的左尹。费无极向令尹子常进谗言，尽灭郤氏之族。直而和：正直而温和，指以直事君，以和接物。 ②鄢将师：费

无极同党，被楚令尹子常所杀，并灭其族。右领：官名，是楚国特有的官。　③与费无极比而恶之：同费无极勾结而憎恨郤宛。　④贿：贪求贿赂，即贪财。信谗：相信诬陷人的话。　⑤谮（zèn）：谮害，诬陷，中伤。　⑥欲饮子酒：想要请您喝酒。　⑦欲饮酒于子氏：想要到您家里喝酒。于子氏，到您家里。　⑧辱令尹：屈辱令尹，即屈辱令尹子常前来饮酒。　⑨将必来辱：一定要屈辱前来。为惠已甚：赐给我的恩惠已经太大了。　⑩无以酬之：没有东西奉献给令尹。　⑪好甲兵：喜欢盔甲武器。子出之：您拿出它。　⑫五甲：五领盔甲。五兵：五种武器。　⑬宾诸门：放在门口。　⑭从以酬之：就乘机献给他。⑮及飨日：等到宴飨那天。帷诸门左：把五甲五兵放在门的左侧帐幔里。⑯吾几祸子：我几乎让您遭祸患。　⑰将为子不利：要对您不利。　无往：不要去。　⑱且此役也：况且这次潜地的战役。　⑲吴可以得志：即楚可以得志于吴国。取赂焉：从吴国获取贿赂，即接受吴国的好处。　⑳误群帅：贻误将帅们。　㉑乘乱不祥：乘人动乱而进攻不吉祥。　㉒我丧：我国的丧事，指鲁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死的事。㉓使视郤氏：派人到郤氏家察看动静。　㉔不往：不去，指令尹子常不去郤宛家饮酒。召鄢将师而告之：令尹子常召见鄢将师并把情况告诉了他。告，指告诉郤宛家门口有甲兵事。　㉕且蒸（rè热）之：并且放火烧他的家。　㉖令曰：鄢将师下令说。　㉗一编菅（jiān监）：一张苫（shān山，用草做成的盖东西或垫东西的器物），即一张草垫子；一说，一张席子。一秉：一把。秆（gǎn赶）：稿，谷类植物的茎，即谷草。㉘国人投之：国内的人们都来拿去扔掉。　㉙炮（páo袍）之：烧了郤家。　㉚族党：族人和亲友。　㉛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（tuó驼）：都是令尹子瑕阳匄（gài丐）之子。晋陈：楚国大夫。阳令终和晋陈等人都是郤宛之党，故被杀。　㉜呼于国：在国都里呼喊。　㉝鄢氏：即鄢将师。费氏：即费无极。自以为王：以君王自居。　㉞专祸：专权而祸乱。弱寡王室：削弱孤立王室。　㉟蒙王：欺蒙君王。　㊱病之：很担心他。

【译文】

郤宛为人正直而和善，国内的人都喜欢他。鄢将师做右领，同费无极勾结而憎恨郤宛。令尹子常贪求贿赂又相信诬蔑人的

话。费无极就诬陷郤宛。他对子常说:“郤宛想要请您喝酒。”又对郤宛说:“令尹想要到您家喝酒。”郤宛说:“我是卑贱的人，不足以辱尊令尹。令尹真要屈辱前来，赐给我的恩惠已经太大了。我没有东西奉献给令尹，怎么办?”费无极说:“令尹喜欢盔甲武器，您拿出它,我来挑选。”选出了五领盔甲五种武器,说:“放在门口，令尹到来，一定要看的，就乘机献给他。”到了宴飨那天，郤宛把五领盔甲五种武器放在门的左侧帐幔里。费无极对令尹说:“我几乎让您遭祸患。郤宛要对您下毒手，盔甲武器都放在门口了，您一定不要去。况且这次潜地的战役，本来楚国可以得志于吴国，郤宛接受了吴国的贿赂回来，又贻误了将帅们，让他们退兵，说:‘乘人动乱而进攻不吉祥’。吴国乘我们有丧事，我们乘他们有动乱，不也是可以的吗?”令尹派人到郤氏家察看动静，便看见有盔甲武器在门口。令尹没有去郤家喝酒，便召见鄢将师并把情况告诉了他。鄢将师退出，就下令攻打郤氏，并放火烧他的家。郤宛听到这个消息，就自杀了。国内的人不肯放火烧。鄢将师下令说:“不烧郤家，和他同罪。”有的人拿一张草垫子，有的人拿一把谷草。国内的人都来拿去扔掉，因此没有烧着。令尹派人烧了郤家。把郤氏的族人和亲友全部消灭，杀了阳令终跟他的弟弟完。佗以及晋陈和他的子弟。晋陈的族人在国都里呼喊说:“鄢氏、费氏以君王自居，专权而祸乱楚国，削弱孤立王室，欺蒙君王和令尹来为自己牟利。令尹全都相信他了，国家将要怎么办?”令尹子常很担心。

【原文】

秋,会于扈①，令戍周,且谋纳公也。宋、卫皆利纳公②，固请之。范献子取货于季孙，谓司城子梁与北宫贞子曰:“季孙未知其罪,而君伐之,请囚、请亡，于是乎不获。君又弗克，而自出也。夫岂无备而能出君乎？季

氏之复③，天救之也。休公徒之怒，而启叔孙氏之心④。不然，岂其伐人而说甲执冰以游？叔孙氏惧祸之滥，而自同于季氏，天之道也⑤。鲁君守齐⑥，三年而无成。季氏甚得其民，淮夷与人⑦，有十年之备，有齐、楚之援，有天之赞，有民之助，有坚守之心，有列国之权，而弗敢宣也，事君如在国。故鞅以为难。二子皆图国者也⑧，而欲纳鲁君，鞅之愿也。请从二子以围鲁，无成，死之。”二子惧，皆辞，乃辞小国，而以难复。

孟懿子、阳虎伐鄆。鄆人将战。子家子曰：“天命不慆久矣⑨。使君亡者，必此众也。天既祸之，而自福也，不亦难乎？犹有鬼神，此必败也。呜呼！为无望也夫，其死于此乎！”公使子家子如晋，公徒败于且知⑩。

【注释】

①扈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原阳县西）。令戍周：命令去成周戍守。②利纳公：送回昭公对自己有利。　③复：复其位，即恢复原来的权势。　④休：止息，止住。　⑤惧祸之滥：害怕祸患泛滥延及自身。⑥守：请求。　⑦淮夷：民族名。　⑧图国：为国家考虑。　⑨慆（tāo滔）：可疑。　⑩且（jū居）知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鄆城县附近）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晋国士鞅、宋国乐祁犁、卫国北宫喜、曹人、邾人、滕人在扈地会见，这是为了命令去成周戍守，并且谋划送回昭公。宋国、卫国都认为送回昭公对自己国家有利，坚决请求。范献子在季平子那里取得了财礼，对乐祁犁和北宫喜说：

“季平子不知道自己的罪过，可是国君讨伐他，他请求囚禁、请求逃亡，在当时都得不到同意。国君又没有战胜他，而是自己出亡国外了。难道没有防备而能使国君出亡国外吗？季平子恢复了原来的职位，是上天拯救了他。止息了昭公亲兵的愤怒，并启发了叔孙氏的心意。不是这样，难道昭公的亲兵讨伐别人反而会脱去皮甲拿着箭桶在那里玩？叔孙氏害怕祸患泛滥延及自己，因而自愿和季平子站在一起，这是上天的意志。鲁国国君请求齐国的帮助，三年没有成功。季平子很得民心，淮夷人帮助他，有打十年的准备，有齐国、楚国的支援，有上天的赞助，有民众的帮助，有坚守的决心，有诸侯一样的权势，但是没有敢把事情公开，事奉国君象在国内一样。所以鞅认为难办。您二位都是为国家考虑的人，想要送回鲁国国君，这也是鞅的愿望。请让我跟随您二位去包围鲁国，不成功，就死。”这二位害怕，都辞谢，于是就辞退小国，并以事情难办回复昭公。

孟懿子、阳虎进攻郓地。郓地人准备迎战。子家子说：“天命无可怀疑已经很久了。让国君逃亡的，一定是想要交战的这批人。上天既然降祸给国君，而要自己求福，不也是很难的吗？如果有鬼神，这次战斗一定失败。啊！没有希望了吧，恐怕要死在这里了吧！”昭公派子家子到晋国去，昭公的亲兵在且知被打败。

【原文】

楚郤宛之难，国言未已①，进胙者莫不谤令尹②。沈尹戌言于子常曰：“夫左尹与中厩尹莫知其罪③，而子杀之，以兴谤讟④，至于今不已。戌也惑之⑤。仁者杀人以掩谤，犹弗为也⑥。今吾子杀人以兴谤而弗图，不亦异乎⑦？夫无极，楚之谗人也，民莫不知。去朝吴，出蔡侯朱⑧，丧大子建，杀连尹奢⑨，屏王之耳目，使

不聪明⑩。不然，平王之温惠共俭⑪，有过成、庄⑫，无不及焉。所以不获诸侯，迩无极也⑬。今又杀三不辜⑭，以兴大谤⑮，几及子矣。子而不图，将焉用之⑯？夫鄢将师矫子之命⑰，以灭三族，国之良也⑱，而不愆位⑲。吴新有君⑳，疆埸日骇，楚国若有大事㉑，子其危哉！知者除谗以自安也㉒，今子爱谗以自危也，甚矣其惑也㉓！”子常曰：“是瓦之罪，敢不良图㉔。”九月己未㉕，子常杀费无极与鄢将师，尽灭其族，以说于国㉖。谤言乃止。

【注释】

①国言未已：国内的怨言没停止。　②进胙(zuò做)者、进胙肉的人，即祭祀的人。　③言于子常曰：对令尹子常说。左尹：即郤宛。中厩（jiù救）尹：即阳令终。　④兴谤讟（dú读）：流行了怨言。　⑤戌：即沈尹戌。　⑥犹弗为：还不肯作。　⑦不亦异乎：不也是很奇怪的吗？　⑧去朝吴：去掉朝吴。见《左传》昭公十五年。杜预注：“朝吴，蔡大夫，有功于楚平王。故无极恐其有宠，疾害之。”出蔡侯朱：赶走了蔡侯朱。见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一年。　⑨丧大子建：丧失了太子建。见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。杀连尹奢：杀害伍奢。见《左传》昭公二十年。

⑩屏王之耳目：遮蔽君王的耳目。　⑪温惠：温良慈惠，即温和仁慈。　⑫有过成、庄：指楚平王之德。超过了楚成王、楚庄王。成。即楚成王熊髡（jūn君），楚国第二十君，鲁文公元年为其子商臣所杀。庄，即楚庄王旅，楚国第二十二君，为春秋时期五霸之一。　⑬所以不获诸侯：得不到诸侯拥戴的原因，即所以不得为诸侯的盟主。迩无极也：是由于接近费无极。　⑭三不辜：三个无罪的人，指郤宛、阳令终、晋陈。　⑮兴大谤：兴起了极大的怨谤。　⑯将焉用之：将怎样用这种谗人呢？

⑰矫子之命：假传您的命令。　⑱三族：三个家族，指郤氏、阳氏、晋陈氏。国之良也：都是国中的良材。良，良材，即有才干之臣；也

可解为善良，指善良的人。 ⑲不愆（qiān牵）位：在位没有过失。⑳吴新有君：吴国新近立了国君。吴王阖庐贤能，新立为吴君，故言“吴新有君”。 ㉑疆埸（yì易）日骇：楚国的边境一天天紧张。 ㉒知者：聪明的人。 ㉓甚矣其惑也：您的昏乱也太过分了！ ㉔瓦：子常的名，即囊瓦。良图：即善谋，好好图谋，好好打算。 ㉕九月己未：九月十六日。 ㉖以说于国：来让国内的人高兴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郤宛的灾难，国内的怨言没停止，祭祀的人无不怨谤令尹。沈尹戌对令尹子常说：“左尹郤宛和中厩尹阳令终不知道他们的罪过，而您杀了他们，因而兴起怨言，到现在没有停止。我很怀疑这事。仁爱的人杀了人来掩盖怨谤，还不肯去做。现在您杀了人来兴起怨谤而不考虑补救办法，不也是很奇怪的吗？那个费无极，是楚国专干诬陷的人，百姓没有不知道的。去掉朝吴，赶走蔡侯朱，丧失太子建，杀害伍奢，遮蔽君王的耳目，让他听不清看不明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平王的温和慈惠和恭敬节俭，超过了成王、庄王，而没有不及他们的地方。所以得不到诸侯的拥戴，是由于接近了费无极。现在又杀了三个无罪的人，而兴起了极大的怨谤，几乎牵涉到您身上了。而您不早作打算，将怎样用这种谗人呢？那个鄢将师假传您的命令，来消灭了三个家族，都是国家的良材，在位没有过失。吴国新近立了国君，边境一天天紧张，楚国如果发生战争，您恐怕就危险了！聪明人铲除谗人来使自己安定，现在您喜欢谗人来使自己危险，您的昏乱也太过分了！”令尹子常说：“这是我的罪过，怎敢不好好图谋。”九月十六日，令尹子常杀了费无极和鄢将师，全部消灭了他们的族人，来让国内的人高兴。于是怨谤的言论就停止了。

【原文】

冬，公如齐，齐侯请飨之。子家子曰：“朝夕立于其

朝，又何飨焉？其饮酒也。”乃饮酒，使宰献而请安①。子仲之子曰重②，为齐侯夫人，曰：“请使重见。”子家子乃以君出。

十二月，晋籍秦致诸侯之戍于周③，鲁人辞以难。

【注释】

①使宰献而请安：让宰臣向昭公敬酒而自己请求退席。按照古礼，诸侯饮酒，身份相等，应该自己向客人敬酒。如果君宴请臣下，应该使宰向客人敬酒。现在齐侯让宰敬酒，是齐侯以齐臣对待昭公。请安，齐侯请求自安，即离席而去。　②子仲：公子愁(yín印)，鲁国大夫，昭公十五年谋划驱逐季氏没有成功，逃亡到齐国。重：子仲的女儿，齐侯的夫人。

③籍秦：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昭公到齐国去，齐侯请求用享礼招待他。子家子说：“每天早晚都在他的朝庭上，又设享礼干什么？还是喝酒吧。”于是就喝酒，齐侯让宰臣向昭公敬酒而自己却请求离席。子仲的女儿名字叫重，是齐侯的夫人，齐侯说：“请让重出来见您。”子家子就领着昭公出去了。

十二月，晋国籍秦把诸侯戍守的兵马送到成周，鲁国人用发生祸难为理由辞谢不去。

二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八年春①，公如晋，将如乾侯。子家子曰：“有求于人，而即其安，人孰矜之②？其造于竟。”弗听。使

请逆于晋。晋人曰:"天祸鲁国，君淹恤在外③。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，而即安于甥舅④，其亦使逆君?"使公复于竟而后逆之。

晋祁胜与邬臧通室⑤。祁盈将执之，访于司马叔游⑥。叔游曰:"《郑书》有之⑦:'恶直丑正,实蕃有徒⑧。'无道立矣，子惧不免⑨。《诗》曰⑩:'民之多辟⑪，无自立辟。'姑已，若何?"盈曰:"祁氏私有讨⑫，国何有焉。"遂执之。祁胜赂荀跞,荀跞为之言于晋侯。晋侯执祁盈。祁盈之臣曰:"钧将皆死，懋使吾君闻胜与臧之死也以为快⑬。"乃杀之。夏六月，晋杀祁盈及杨食我⑭。食我，祁盈之党也，而助乱，故杀之。遂灭祁氏、羊舌氏。

初，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，其母欲娶其党⑮。叔向曰:"吾母多而庶鲜，吾惩舅氏矣⑯。"其母曰:"子灵之妻杀三夫，一君，一子，而亡一国、两卿矣⑰。可无惩乎?吾闻之，甚美必有甚恶，是郑穆少妃姚子之子，子貉之妹也⑱。子貉早死无后，而天锺美于是⑲，将必以是大有败也。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，光可以鉴⑳，名曰玄妻。乐正后夔取之，生伯封，实有豕心，贪婪无厌，忿颡无期，谓之封豕㉑。有穷后羿灭之，夔是以不祀。且三代之亡，共子之废，皆是物也㉒。女何以为哉?夫有尤物，足以移人㉓。苟非德义，则必有祸。"叔向惧，不敢取。平公强使取之㉔，生伯石。伯石始生，子容之母走谒诸姑㉕，曰:"长叔姒生男㉖。"姑视之，及

堂，闻其声而还，曰："是豺狼之声也。狼子野心，非是，莫丧羊舌氏矣。"遂弗视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八年：昭公二十八年（公元前514年）。　②即其安：指在齐国三年而安于齐。矜（jīn今）：通"怜"，怜悯，同情。　③淹恤：犹言避难。　④一个：犹言使者。杜预注："单使。"在：存问，犹言问候。甥舅：齐国、鲁国常为婚姻，所以互为甥舅，此指齐国。　⑤祁胜、邬臧：均是祁盈家臣。通室：易妻，交换妻子。　⑥祁盈：晋国大夫。司马叔游：即叔游，晋国大夫。　⑦《郑书》：郑国先代之书。　⑧恶直丑正：恶、丑同义，直、正同义，即嫉害正直。蕃：盛多。徒：同党。

⑨立：犹言在位。　⑩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篇。　⑪辟：邪辟。　⑫私有讨：私家讨伐。　⑬钧：同样。愔（yīn印）：宁可。吾君：家臣称祁盈。　⑭杨食我：即食我，又称伯石，叔向之子，晋国大夫。杨，叔向的封邑。　⑮申公巫臣氏：申公巫臣之家。母欲娶其党：母亲想让叔向娶她的亲族。　⑯惩：以为鉴戒。　⑰子灵之妻：即夏姬，子灵：即申公巫臣。三夫：即子蛮、御叔、巫臣。一君：陈灵公。一子：即夏征舒。一国：陈国。两卿：孔宁、仪行父。　⑱郑穆：即郑穆公，又称郑伯兰。姚子：郑穆公少妃。子貉：郑灵公，名夷。

⑲锺：汇集。　⑳有仍：古代诸侯。黮（zhěn诊）黑：发稠密而乌黑。黮，同"黮"。光可以鉴：指头发的光泽可以照人。　㉑乐正：乐官之长。后夔：相传为舜的乐官之长。伯封：乐正后夔的儿子。贪婪无厌：贪婪没有满足。忿颡（lèi类）无期：暴躁乖戾没有边际。期：通"綦"，极，边际。封：大。　㉒共子之废：指晋太子申生因其父献公宠幸骊姬而被废弃。是物：指美色。　㉓尤物：绝美女子。移人：使人改变。

㉔平公：即晋平公。　㉕子容之母：叔向之嫂，伯华之妻。谒：告诉。　㉖长叔：指叔向，因为他是伯华的长弟，所以称长叔。姒(sì四)：妯娌间年长者的古称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八年春天，昭公到晋国去，将要到乾侯去。子家子

说:“有求于别人，而又安安稳稳地住在那里，有谁还会同情您？还是到边境上等着好。”昭公不听。派人请求晋国来迎接。晋国人说:“上天降祸给鲁国，君王避难在国外。君王也应该派一个使者来屈尊问侯寡人，而是去安安稳稳地住在甥舅的国家里，难道还要派人到齐国去迎接君王？”让昭公回到鲁国和齐国的边境上然后派人迎接。

晋国祁胜和邬臧交换妻子。祁盈准备逮他们，去问司马叔游。叔游说:“《郑书》有这样的话:‘嫉害正直，这样的人很多。’无道的人在位，您恐怕不能免除祸患。《诗经》说:‘民众的邪恶很多，自己不要再陷进邪恶。’姑且停止不干，怎么样？”祁盈说:“祁氏私家的讨伐，对于国家有什么关系。”于是就逮了他们。祁胜贿赂荀跞，荀跞在晋侯面前替他说话。晋侯逮了祁盈。祁盈的家臣说:“同样都是死，宁可让我们的主人听到祁胜和邬臧的死痛快一下。”于是就杀了祁胜和邬臧。夏季六月，晋国杀掉祁盈和杨食我。杨食我，是祁盈的党羽，并帮助祁盈作乱，所以杀了他。于是就灭亡了祁氏、羊舌氏。

起初，叔向想要娶申公巫臣氏的女儿，他的母亲让他娶她的亲族。叔向说:“我的母亲多而庶兄弟少，舅家的女儿不易生子，我把这作为鉴戒了。”他母亲说:“巫臣的妻子杀死三个丈夫，一个国君，一个儿子，并使一个国家灭亡、两个卿逃亡了。能不作为鉴戒吗？我听说，很美丽的人一定有很丑恶的地方，她是郑穆公少妃姚子的女儿，子貉的妹妹。子貉早死没有后代，而上天把美汇集在她身上，将一定用她来大大地败坏事情。从前有仍氏生了一个女儿头发稠密乌黑而非常美丽，头发的光泽可以照人，被称为玄妻。乐官之长后夔娶了她，生下伯封，心地和猪一样，贪婪没有满足，暴躁乖戾没有边际，人们称他是大猪。有穷后羿灭了他，夔因此不能得到祭祀。况且夏商周的灭亡，公子申生的被废弃，都是美色为害的结果。你认为怎么样？有了绝美的女子，完全可以使人改变。如果不是极有道德

正义的人娶她，那么一定造成祸患。”叔向害怕，不敢娶。晋平公强迫他娶，生下杨食我。杨食我刚刚生下的时候，子容的母亲跑去告诉婆婆，说：“大兄弟媳妇生了一个男孩。”叔向的母亲走去看，走到堂前，听到孩子的哭声就往回返，说：“这是豺狼的声音。豺狼似的男子一定有野心，不是这个人，没有谁会毁掉羊舌氏的了。”于是就不去看他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晋韩宣子卒，魏献子为政。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，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。司马弥牟为邬大夫，贾辛为祁大夫，司马乌为平陵大夫，魏戊为梗阳大夫，知徐吾为涂水大夫，韩固为马首大夫，孟丙为孟大夫，乐霄为铜鞮大夫，赵朝为平阳大夫，僚安为杨氏大夫①。谓贾辛、司马乌为有力于王室②，故举之。谓知徐吾、赵朝、韩固、魏戊，馀子之不失职、能守业者也。其四人者，皆受县而后见于魏子，以贤举也。

魏子谓成鲑③：“吾与戊也县，人其以我为党乎？”对曰：“何也？戊之为人也，远不忘君，近不偪同，居利思义，在约思纯，有守心而无淫行④。虽与之县，不亦可乎？昔武王克商，光有天下⑤。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，姬姓之国者四十人，皆举亲也。夫举无他，唯善所在，亲疏一也。《诗》曰⑥：‘唯此文王，帝度其心⑦。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⑧。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⑨。王此大国，克顺克比⑩。比于文王，其德靡悔⑪。既受帝祉，

施于孙子⑫。'心能制义曰度，德正应和曰莫，照临四方曰明，勤施无私曰类，教诲不倦曰长，赏庆刑威曰君，慈和徧服曰顺⑬，择善而从之曰比，经纬天地曰文。九德不愆，作事无悔，故袭天禄⑭，子孙赖之。主之举也，近文德矣，所及其远哉！"

贾辛将适其县。见于魏子。魏子曰："辛来，昔叔向适郑，鬻蔑恶，欲观叔向，从使之收器者⑮，而往立于堂下。一言而善。叔向将饮酒，闻之，曰：'必鬻明也！'下，执其手以上，曰：'昔贾大夫恶，娶妻而美，三年不言不笑，御以如皋，射雉⑯，获之，其妻始笑而言。贾大夫曰，才之不可以已⑰，我不能射，女遂不言不笑夫！今子少不飏⑱，子若无言，吾几失子矣。言之不可以已也，如是。'遂如故知。今女有力于王室，吾是以举女。行乎！敬之哉，毋堕乃力⑲。"

仲尼闻魏子之举也，以为义，曰："近不失亲，远不失举，可谓义矣。"又闻其命贾辛也，以为忠："《诗》曰⑳：'永言配命㉑，自求多福'，忠也。魏子之举也义，其命也忠，其长有后于晋国乎㉒。"

冬，梗阳人有狱，魏戊不能断，以狱上㉓。其大宗赂以女乐㉔。魏子将受之。魏戊谓阎没、女宽曰㉕："主以不贿闻于诸侯，若受梗阳人，贿莫甚焉。吾子必谏。"皆许诺。退朝，待于庭。馈入，召之。比置㉖，三叹。既食，使坐。魏子曰："吾闻诸伯叔㉗，谚曰，'唯食忘

忧'。吾子置食之间三叹，何也?"同辞而对曰："或赐二小人酒，不夕食。馈之始至，恐其不足，是以叹。中置，自咎曰㉘，岂将军食之，而有不足？是以再叹。及馈之毕，愿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，属厌而已㉙。"献子辞梗阳人。

【注释】

①邬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介休县东北二十七里）。大夫：此指邑长。贾辛：晋国大夫。祁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祁县东南）。司马乌：即司马督，晋国大夫。平陵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文水县东北二十里）。魏戊：即魏献子庶子，晋国大夫。梗阳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清徐县）。知徐吾：晋国大夫。涂水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榆次市西南二十里）。韩固：韩起之孙，晋国大夫。马首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平定县东南十五里）。孟丙：晋国大夫。盂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盂县）。乐霄：晋国大夫。铜鞮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沁县南）。赵朝：赵胜曾孙，晋国大夫。平阳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临汾市）。僚安：晋国大夫。杨氏：晋邑名（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）。　②有力：有功。　③成鲩：晋国大夫。　④偪同：偪迫同事。　⑤光有：广有。光，借为"广"。　⑥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篇。

⑦唯此文王：今本《诗经》作"维此王季"。帝：天帝。度：审度。

⑧莫：今本作"貊（mò莫）"，清静。明：犹言明辨是非。　⑨类：指善恶的种类。克长：能当人们的师长。　⑩比：通"俾"，服从。

⑪靡悔：没有悔恨；一说，犹言"其德不已"。　⑫祉：福禄。　⑬制义：制约道义。应和：反应和谐。　⑭袭：承受。　⑮鬷（zōng宗）蔑：即鬷明，又称然明，郑国大夫。从使之收器者：跟随着收拾器皿的人。

⑯贾大夫：贾国大夫。皋：沼泽地。　⑰才：才能，本事。

⑱少不贬：外貌稍微不大好看。　⑲堕：毁损。　⑳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篇。　㉑言：语中助词，无实义。配：符合。

㉒长有后：长久有后代。　㉓狱：诉讼。上：上报。　㉔大宗：周代宗法以始祖的嫡长子为大宗，其他为小宗。　㉕阎没：晋国大夫。

㉖比置：等到安排好饭菜。　㉗伯叔：伯父叔父。　㉘中置：饭

菜上了一半。自咎：自我责备。 ㉙属：适，恰巧，犹言刚刚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晋国韩宣子死了，魏献子做执政。他把祁氏的土地分为七个县，把羊舌氏的土地分为三个县。司马弥牟做邬大夫，贾辛做祁大夫，司马乌做平陵大夫，魏戊做梗阳大夫，知徐吾做涂水大夫，韩固做马首大夫，孟丙做盂大夫，乐霄做铜鞮大夫，赵朝做平阳大夫，僚安做杨氏大夫。认为贾辛、司马乌对王室有功，所以举拔他们。认为知徐吾、赵朝、韩固、魏戊，是庶子中不失职守、能够保守家业的人。另外四个人，都是接受县的职务然后进见魏献子的，他们是因为贤能而被举拔的。

魏子对成鲑说："我把一个县给了戊，别人会认为我是偏袒吗？"成鲑回答说："哪里会呢？戊的为人，远不忘国君，近不逼迫同事，处在有利的地位上考虑到道义，处在贫困之中考虑到保持纯正，有保持礼法的思想而没有过度的行为。虽然给他一个县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从前武王战胜商朝，广有天下。他的兄弟领有封国的就有十五个人，姬姓领有封国的就有四十人，都是举拔自己的亲属。举拔没有别的，只是善的所在，亲近和疏远都是一样的。《诗经》说：'只有这个文王，天帝能够审度他的内心。政令清静，他的德行能明辨是非。光明公正能明辨邪恶善美，能做师长能做君王。统治这个大国，能使四方和顺服从。服从文王，他的德行没有悔恨。已经承受了天帝的福禄，延及到子子孙孙。'内心能够受道义制约叫度，德行端正反应和谐叫莫，光照四方叫明，勤于施舍没有私心叫类，教导别人不知疲倦叫长，奖赏善的惩罚恶的并显示威严叫君，慈祥和顺使人普遍归服叫顺，选择好的而跟随他叫比，用天地作经纬叫文。这九种德行不出过错，做事情就没有悔恨，所以承受上天的福禄，子子孙孙依赖着。您的举拔，已经接近文德了，影响

会很深远的啊！”

贾辛将要到他的县去，进见魏献子。魏献子说：“辛过来，从前叔向到郑国去，酈蔑貌丑，想要看看叔向，就跟随收拾器皿的人，而前往站在堂下。一句话说得很好。叔向正要喝酒，听到了酈蔑的话，说：‘一定是酈蔑！’走下堂来，拉着他的手走上堂去，说：‘从前贾国大夫长得丑，娶了个妻子很美，三年不说不笑，贾国大夫为她驾车到沼泽地去，射野鸡，射中，她才开始笑并说话。贾国大夫说，才能是不能没有的，我如果是不能射箭，你就会不说不笑了啊！现在您的外貌稍微不大好看，您如果不说话，我几乎错过和您见面的机会。说话的不能停止，就像这个一样。’于是两人就像老朋友一样。现在你在王室有功劳，我因此举拔你。动身吧！保持着恭敬，不要损毁了你的功劳。”

孔子听到魏献子举拔的事，认为符合道义，说：“近而不失去亲族，远而不失去应该举拔的人，可以说是符合道义了。”又听到他命令贾辛的话，认为是忠诚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永远符合天命，自己求取多种福禄’，这是忠诚。魏子的举拔符合道义，他的命令又体现了忠诚，恐怕他长久有后代在晋国享受禄位吧。”

冬天，梗阳人有诉讼，魏戊不能判断，把案件上报给魏献子。诉讼一方的大宗把女乐送给魏献子。魏献子准备接受。魏戊对阎没、女宽说：“主人以不接受贿赂在诸侯中闻名，如果接受梗阳人的女乐，贿赂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您二位一定要劝谏。”两个人都答应了。退朝以后，在庭院里等待。送饭菜进来，魏献子叫他们吃饭。等到安排好饭菜，两个人三次叹气。已经吃完了饭，让他们坐下。魏献子说：“我从伯父叔父那里听过，谚语说，‘只有吃饭的时候忘记忧愁’。您二位在摆上饭菜的时候三次叹气，为什么？”二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有人把酒赐给我们两个小人，昨天没有吃晚饭。饭菜刚到，恐怕不够吃，所以叹气。上菜上了一半，就自我责备说，难道将军给我们吃饭，

而有不够吃的？因此再次叹气。等到饭菜上完，愿意把小人的肚子作为君子的内心，刚刚满足就可以了。”魏献子就辞谢了梗阳人的贿赂。

二十九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九年春①，公至自乾侯，处于郓。齐侯使高张来唁公，称主君②。子家子曰：“齐卑君矣，君祇辱焉。”公如乾侯。

二月己卯③，京师杀召伯盈、尹氏固及原伯鲁之子。尹固之复也，有妇人遇之周郊，尤之曰④：“处则劝为祸，行则数日而反，是夫也，其过三岁乎？”夏五月庚寅，王子赵车入于鞏以叛⑤，阴不佞败之。

平子每岁贾马，具从者之衣屦而归之于乾侯。公执归马者卖之，乃不归马。卫侯来献其乘马曰启服，蜇而死。公将为之棺⑥。子家子曰：“从者病矣，请以食之。”乃以帷裹之。

公赐公衍羔裘，使献龙辅于齐侯，遂入羔裘⑦。齐侯喜，与之阳谷⑧。公衍、公为之生也，其母偕出。公衍先生。公为之母曰：“相与偕出，请相与偕告。”三日，公为生，其母先以告。公为为兄。公私喜于阳谷而思于鲁，曰：“务人为此祸也。且后生而为兄，其诬也久矣。”乃黜之，而以公衍为大子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九年：昭公二十九年（公元前513年）。　②高张：即高昭子，齐国大夫。主君：卿大夫家臣称其所属卿大夫。　③二月己卯：二月十三日。　④复：返回，回行。杜预注："二十六年，尹固与子朝俱奔楚而道还。"　⑤五月庚寅：五月二十五日。王子赵车：周王之子，子朝同党。鄟（niǎn辇）：周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⑥椟：棺材。　⑦公衍：昭公公子，后为太子。龙辅：玉名。　⑧阳谷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阳谷县北三十里）。

【译文】

二十九年春天，昭公从乾侯到来，住在鄆地。齐侯派高张来慰问昭公，称他为主君。子家子说："齐国小看君王了，君王是自取耻辱。"昭公就到乾侯去了。

二月十三日，京城里杀了召伯盈、尹氏固和原伯鲁的儿子。尹固逃亡半路返回的时候，有个女人在成周的郊外遇上了他，责备他说："住在国内就怂恿别人制造祸乱，逃亡国外没有几天就返回，这样一个人，难道能活过三年吗？"夏季五月二十五日，王子赵车跑到鄟地叛变，阴不佞打败了他。

季平子每年买马，准备好跟随昭公人们的衣服鞋子送到乾侯去。昭公逮住送马的人卖了马，于是季平子就不再送马了。卫侯前来奉献他自己驾车的马叫启服，掉进壕沟里死了。昭公准备给它做个棺材埋起来。子家子说："跟随的人病了，请让他们把马吃了吧。"于是就用破帷幕包上死马埋了。

昭公赐给公衍羔羊皮皮衣，派他把龙纹的美玉献给齐侯，他就把羔羊皮皮衣一起献纳上去。齐侯很高兴，就把阳谷地方赏给了他。公衍、公为出生的时候，他们的母亲一起出去住在产房里。公衍先出生。公为的母亲说："我们一起出来，请一起去报喜。"三天以后，公为出生，他的母亲先去报告。公为就成为哥哥。昭公心里对得到阳谷高兴而又想起在鲁国的这段往事，

说:“公为惹起了这场祸事。而且出生在后反而成为哥哥，这欺骗也很久了。”就废了公为而把公衍作为太子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龙见于绛郊，魏献子问于蔡墨曰②:“吾闻之，虫莫知于龙，以其不生得也③。谓之知，信乎?”对曰:“人实不知，非龙实知。古者畜龙，故国有豢龙氏，有御龙氏④。”献子曰:“是二氏者，吾亦闻之，而不知其故⑤。是何谓也?”对曰:“昔有飂叔安，有裔子曰董父，实甚好龙，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⑥，龙多归之。乃扰畜龙⑦，以服事帝舜。帝赐之姓曰董，氏曰豢龙。封诸鬷川，鬷夷氏其后也⑧。故帝舜氏世有畜龙。及有夏孔甲⑨，扰于有帝。帝赐之乘龙，河、汉各二，各有雌雄，孔甲不能食⑩，而未获豢龙氏。有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⑪，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，能饮食之。夏后嘉之，赐氏曰御龙，以更豕韦之后⑫。龙一雌死，潜醢以食夏后⑬。夏后飨之，既而使求之。惧而迁于鲁县，范氏其后也⑭。”献子曰:“今何故无之?”对曰:“夫物物有其官，官修其方⑮，朝夕思之。一日失职，则死及之。失官不食，官宿其业⑯，其物乃至。若泯弃之，物乃坻伏，郁湮不育⑰。故有五行之官，是谓五官。实列受氏姓，封为上公⑱，祀为贵神。社稷五祀，是尊是奉⑲。木正曰句芒，火正曰祝融，金正曰蓐收，水正曰玄冥，土正曰后土⑳。龙，水物也。水官弃矣，故龙不

生得。不然，《周易》有之：在《乾》䷀之《姤》䷫㉑，曰：‘潜龙勿用。’其《同人》䷌曰㉒：‘见龙在田。’其《大有》䷍曰：㉓‘飞龙在天。’其《夬》䷪曰㉔：‘亢龙有悔㉕。’其《坤》䷁曰㉖：‘见群龙无首，吉。’《坤》之《剥》䷖曰㉗：‘龙战于野。’若不朝夕见，谁能物之㉘？”献子曰：“社稷五祀，谁氏之五官也？”对曰：“少皞氏有四叔，曰重、曰该、曰修、曰熙，实能金木及水。使重为句芒，该为蓐收，修及熙为玄冥。世不失职，遂济穷桑㉙，此其三祀也。颛顼氏有子曰犁，为祝融，共工氏有子曰句龙，为后土，此其二祀也。后土为社，稷，田正也。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㉚自夏以上祀之。周弃亦为稷㉛，自商以来祀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绛：晋国都城（在今山西侯门市）。　②蔡墨：即蔡史墨，又称史墨，晋国大夫。　③生得：活捉。④畜龙：养龙。　豢龙氏、御龙氏：豢龙、御龙，皆官名，以官名为氏。　⑤故：缘故，犹言来历。⑥飂（liáo聊）叔安：飂，古国名（在今河南唐河县南80里）。叔安，国君的名字。　裔子：后代子孙。　嗜欲：即嗜欲，嗜好要求。　⑦扰：驯服。　⑧鬷（zōng宗）川：地名（在今山东定陶县北）。　鬷夷氏：古代氏族。　⑨孔甲：夏代帝王。　⑩乘龙：驾车的龙。　食：同“饲”，此指饲养。　⑪刘累：夏代之臣　⑫豕韦：即豕韦氏，氏族名。⑬潜醢（hǎi海）：偷着剁成肉酱。　⑭鲁县：地名（在今河南鲁山县东北）。范氏：晋臣大家族之一。　⑮物物：事物。方：方法，法术。⑯不食：不吃俸禄。　宿：长久。　⑰泯（mǐn敏）弃：消灭丢弃。坻（zhǐ纸）伏：潜藏不出。　郁湮（yān烟）：抑郁。　⑱列受：犹言一代一代继承。　上公：高的爵位。　⑲五：此指五行之神。　是尊是

奉：尊敬崇奉。 ㉚正：官长。 句（qōu勾）芒：古代传说中的木官之长，又为木神名。蓐（rù褥）收：古代神名，官名。 玄冥：古代水官、水神名。 后土：土地之神。 ㉑《乾》☰《周易》卦名。杜预注："《乾》下《乾》上，《乾》。" 《姤（gòu垢）》☰，《周易》卦名。杜预注："《乾》上《巽》下，《姤》。《乾》初九变。" ㉒《同人》☲：《周易》卦名。杜预注："《离》下《乾》上，《同人》。《乾》九二变。"

㉓《大有》☲：《周易》卦名。杜预注："《乾》下《离》上，《大有》。《乾》九五变。" ㉔《夬（kuài快）》☱：《周易》卦名。杜预注："《乾》下《兑》上，《夬》。《乾》上九变。" ㉕亢龙：直龙，伸直身子的龙。 ㉖《坤》☷：《周易》卦名。杜预注："《坤》下《坤》上，《坤》。《乾》六爻皆变。" ㉗《剥》☶：《周易》卦名。杜预注："《坤》下《艮gèn亘）》上，《剥》。《坤》上六变。" ㉘物：述其物的状态。 ㉙穷桑：少皞氏之号；也是地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）。 ㉚烈山氏：上古帝王。 ㉛弃：周的始祖，能播百谷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龙出现在绛地郊外。魏献子询问蔡墨说："我听说这样的话，虫类没有比龙再聪明的了，因为它不能被人活捉。认为它聪明，的确是这样吗？"蔡墨回答说："人实在是不聪明，不是龙聪明。古代养龙，所以国中有豢龙氏，有御龙氏。"魏献子说："这两个氏族，我也听说过，而不知道他们的来历。这说的是什么？"蔡墨回答说："过去飂国国君叔安，有一个后代孙子叫董父，实在很喜欢龙，能够了解龙的嗜好要求来饲养它们，很多龙都到他那里去。于是就驯服饲养龙，用来伺候帝舜。帝舜赐给他姓叫董，氏叫豢龙。封他在鬷川，鬷夷氏就是他的后代。因此帝舜氏世代有养龙的。到了夏代国君孔甲，他顺服天帝。天地赐给他驾车的龙，黄河、汉水各两条，各有一雌一雄，孔甲不能饲养，而又没有找到豢龙氏。有陶唐氏已经衰落，后来又有刘累，向豢龙氏学习驯龙，以此事奉孔甲，能够饲养这几条龙。孔甲嘉奖他，赐氏叫御龙，用他代替豕韦的后

代。龙中一条雌龙死了，刘累偷着剁成肉酱给孔甲吃，孔甲吃了，不久又让刘累再找来吃。刘累害怕而迁移到鲁县，范氏就是他的后代。”魏献子说：“现在什么缘故没有了？”蔡墨回答说：“事物都有管理它的官员，官员修治他管理的方法，早晚都考虑这些事。如果有一天失职，那么死亡就到来了。丢了官就不能吃公家的俸禄，官员长久地从事这方面的事业，生物才会到来。如果消灭丢弃它们，生物就自己潜藏不出，抑郁不能生长。因此有掌握五行的官员，这叫做五官。他们代代继承姓氏，封爵为上公，祭祀是贵神。在土神谷神五行之神的祭祀中，对他们尊敬崇奉。木官之长叫句芒，火官之长叫祝融，金官之长叫蓐收，水官之长叫玄冥，土官之长叫后土。龙，是水中的生物。水官废弃了，所以龙不能被人活捉。如果不是这样，《周易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在《乾》卦䷀的《姤》卦䷫，说：‘潜龙不能使用。’《周易》的《同人》卦䷌说：‘龙在田地里出现。’《周易》的《大有》䷍说：‘飞舞的龙在天上。’《周易》的《夬》卦䷪说：‘伸直身子的龙有所悔恨。’《周易》的《坤》卦䷁说：‘见到群龙没有首领，吉祥。’《坤》卦的《剥》卦䷖说：‘龙在野外交战。’如果不是早晚都见到，谁能说出它们的状态？”魏献子说：“土神谷神庙里的五种祭祀，是哪一代帝王的五官？”蔡墨回答说：“少皞氏有四个叔父，叫重、叫该、叫修、叫熙，能够管理金木和水。派重做句芒，该做蓐收，修和熙做玄冥。世代不失职守，就帮助少皞氏成功，这是其中的三种祭祀。颛顼氏有个儿子叫犁，做祝融，共工氏有个儿子句龙，做后土，这是其中的两种祭祀。后土做了土地神，谷神，是管理田地的官员之长。有烈山氏的儿子叫柱做了谷神，从夏朝以上祭祀他。周代的弃也做了谷神，从商朝以来祭祀他。”

【原文】

冬，晋赵鞅、荀寅帅师城汝滨，遂赋晋国一鼓铁[1]，

以铸刑鼎，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。仲尼曰："晋其亡乎，失其度矣。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，以经纬其民，卿大夫以序守之②。民是以能尊其贵，贵是以能守其业。贵贱不愆③，所谓度也。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，为被庐之法④，以为盟主。今弃是度也，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⑤，何以尊贵？贵何业之守？贵贱无序，何以为国？且夫宣子之刑，夷之蒐也，晋国之乱制也⑥，若之何以为法？"蔡史墨曰："范氏、中行氏其亡乎⑦。中行寅为下卿，而干上令，擅作刑器，以为国法，是法奸也⑧。又加范氏焉，易之，亡也。其及赵氏，赵孟与焉，然不得已，若德可以免。"

【注释】

①汝滨：晋国所夺取陆浑的地方（在今河南汝河及其流域两岸）。赋：此指征纳铁。 一鼓：四百八十斤。鼓，衡名，也是量名，三十斤为钧，四钧为石，四石为鼓。 ②经纬：犹言大纲大法。 ③不愆：没有误差。 ④执秩：晋国官名，掌官吏爵秩。 被庐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⑤在：察，看到。 ⑥夷蒐：犹言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法度。夷，周采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乱制：违犯旧礼的制度。 ⑦中行（háng航）氏：自荀林父将中行后，就以中行为氏。 ⑧擅作：擅自铸造。 法奸：违犯法令的罪人。

【译文】

冬天，晋国赵鞅、荀寅率领军队在汝水岸边筑城，于是就向晋国民众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铁，用来铸造刑鼎，在鼎上铸造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。孔子说："晋国恐怕要灭亡了，失掉了他们国家的法度了。晋国应该遵守唐叔所传下来的法度，用来做

为民众行动的大纲大法，卿大夫根据自己的位次遵守它。民众因此尊重贵人，贵人因此能保守他们的家业。贵贱没有差误，这就是所说的法度。晋文公因此设立执掌位次的官员，在被庐制定法令，因此作为盟主。现在废弃这个法令，而铸造刑鼎，民众都能看到鼎上的条文了，用什么来尊重贵人？贵人还有什么家业可以保守？贵贱没有次序，用什么来治理国家？再说范宣子的刑书，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，是违犯晋国旧礼的制度，怎么能把它做为法令？”蔡史墨说：“范氏、中行氏大概要灭亡了。荀寅是下卿，但是违反上面的命令，擅自铸造刑鼎，以此做为国家法令，这是违犯法令的罪人。又加上范氏，改变被庐制定的法令，就要灭亡了。恐怕会涉及到赵氏，因为赵孟参与了，然而赵孟出于不得已，如果修养德行是可以避免祸患的。”

三十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在乾侯，不先书郓与乾侯，非公，且征过也①。

夏六月，晋顷公卒。秋八月，葬。郑游吉吊，且送葬。魏献子使士景伯诘之曰：“悼公之丧，子西吊，子蛮送葬。今吾子无贰②，何故？”对曰：“诸侯所以归晋君，礼也。礼也者，小事大，大字小之谓③。事大在共其时命，字小在恤其所无④。以敝邑居大国之间，共其职贡，与其备御不虞之患⑤，岂忘共命？先王之制，诸侯之丧，士吊，大夫送葬。唯嘉好聘享三军之事⑥，于是乎使卿。晋之丧事，敝邑之间，先君有所助执绋矣⑦。

若其不间，虽士大夫有所不获数矣⑧。大国之惠，亦庆其加，而不讨其乏，明底其情，取备而已⑨，以为礼也。灵王之丧，我先君简公在楚，我先大夫印段实往⑩，敝邑之少卿也。王吏不讨，恤所无也。今大夫曰，女盍从旧⑪。旧有丰有省⑫，不知所从。从其丰，则寡君幼弱，是以不共。从其省，则吉在此矣，唯大夫图之。”晋人不能诘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年：昭公三十年（公元前512年）。征：表明。　②无贰：没有第二个人。此游吉兼吊丧与送葬的使者，所以说无贰。　③字：抚爱。　④共其时命：恭敬地按时执行命令。　恤其所无：体恤小国的缺乏。　⑤职贡：贡献，犹言进献所需的物品。　⑥嘉好：指朝会。三军：指战争。　⑦执绋（fú弗）：送葬而持挽柩之索。　⑧获数：犹言不得先王礼数。　⑨庆：善，犹言嘉许。　加：此指增加常礼。　明底（zhǐ止）其情：明白致其忠诚。底，致。情，忠诚，忠实。　取备：取他具备礼仪。　⑩灵王：周灵王。　简公：郑简公。　⑪从旧：按照过去。　⑫丰：丰厚，犹言隆重。

【译文】

三十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昭公在乾侯，《春秋》以前不记载昭公在郓和乾侯，这是非难昭公，并且说明过错所在。

夏季六月，晋顷公死了。秋季八月，安葬。郑国的游吉前去吊唁，并且参加送葬。魏献子让士景伯质问游吉说：“悼公的丧事，子西吊唁，子蟜送葬。现在您没有第二个人，是什么缘故？”游吉回答说：“诸侯所以归服晋国国君，这是因为晋国有礼。礼呀，就是说小国事奉大国，大国爱抚小国。事奉大国在于恭敬地按时执行命令，爱抚小国在于体恤它的缺乏。因为敝邑地

处大国之间，供应它所需要的贡品，参与它防备抵御意料不到的祸患，难道敢忘记恭敬地执行吊丧送葬的礼节？先王的制度，诸侯的丧事，士吊唁，大夫送葬。只有朝会聘问宴享战争的事情，在这种情况下才派卿参加。晋国的丧事，正当敝邑闲暇无事的时候，先君曾经亲自持挽柩之索送葬。如果敝邑不得闲暇，即使是士大夫也不能按先王的礼数办到。大国的恩惠，也就是嘉许它按常礼有所增加，而不责备它的缺乏，明白它致尽忠诚，只是取它大体具备礼节罢了，就认为它符合礼了。周灵王的丧事，我们先君简公在楚国，我们先大夫印段去送葬，他是敝邑的少卿。天子的官吏并没有责备我们，这是因为体恤敝邑的缺乏。现在大夫说，你们为什么不按照过去的礼节办？过去的礼节有隆重有减省，不知道应该按照什么。按照隆重，那么寡君年纪小，因此不能恭敬。按照减省，那么吉在这里了，希望大夫考虑这件事。”晋国人没法再质问了。

【原文】

吴子使徐人执掩馀，使锺吾人执烛庸。二公子奔楚，楚子大封而定其徙①。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，使居养②。莠尹然、左司马沈尹戌城之，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。将以害吴也。子西谏曰：“吴光新得国，而亲其民。视民如子，辛苦同之，将用之也。若好吴边疆③，使柔服焉，犹惧其至。吾又疆其仇以重怒之④，无乃不可乎！吴，周之胄裔也⑤，而弃在海滨，不与姬通。今而始大，比于诸华，光又甚文⑥，将自同于先王。不知天将以为虐乎，使翦丧吴国而封大异姓乎？其抑亦将卒以祚吴乎⑦？其终不远矣。我盍姑亿吾鬼神，而宁吾族姓，

以待其归⑧，将焉用自播扬焉⑨。”王弗听。吴子怒，冬十一月，吴子执钟吾子，遂伐徐，防山以水之⑩。己卯⑪，灭徐。徐子章禹断其发⑫，携其夫人，以逆吴子。吴子唁而送之，使其迩臣从之，遂奔楚⑬。楚沈尹戌帅师救徐，弗及，遂城夷，使徐子处之。

吴子问于伍员曰：“初而言伐楚，余知其可也，而恐其使余往也，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⑭。今余将自有之矣，伐楚何如？”对曰：“楚执政众而乖，莫適任患⑮。若为三师以肄焉⑯，一师至，彼必皆出。彼出则归，彼归则出，楚必道敝⑰。亟肄以罢之，多方以误之，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，必大克之。”阖庐从之，楚于是乎始病。

【注释】

①徙：迁居，迁移。 ②监马尹大心：楚国大夫。监马尹，官名。养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沈丘县东南）。 ③好吴边疆：与吴国边境上的人友好。 ④疆其仇：使他们的仇人强大。疆，同“强”。仇：指吴国二公子。 ⑤胄裔：即裔胄，同义词连用，后代。 ⑥比：比同，并比。文：指有知识。 ⑦翦丧：灭亡。封大：扩大土地。祚（zuò做）：赐福，保佑 ⑧亿：安定。族姓：族人。以待其归：等待他的结果如何。

⑨播扬：犹言劳动。 ⑩防山以水之：堵住山上的水用来灌入徐国。防，堤防。杜预注：“防壅山水以灌徐。” ⑪己卯：十一月二十三日。 ⑫徐子章禹：徐国国君。 ⑬唁：慰问。 ⑭人：指吴王僚。 ⑮乖：分离，互相违背。莫適任患：犹言没有谁敢承担责任。 ⑯三师：三军，三支部队。肄（读为sì肆）：突然袭击而又撤退。 ⑰道敝：奔走于道路而又疲敝。

【译文】

吴王让徐国人逮捕掩馀，让钟吾人逮捕烛庸。两个公子逃亡到楚国，楚王大大封给他们土地并确定他们迁居的地方。楚王派监马尹大心迎接吴国公子，让他们居住在养地。派莠尹然、左司马沈尹戌在那里筑城，从城父和胡地拿出一部分土地给他们。准备用他们危害吴国。子西劝谏楚王说："吴光新近得到国家，并且亲爱他的民众。把民众看成像自己的儿子一样，和民众同甘共苦，这是准备使用他们。如果和吴国边境上的人友好，使他们温柔亲服，还害怕吴军的到来。我们使他们的仇人强大来加重他们的愤怒，恐怕不可以吧！吴国，是周朝的后代，而把它抛弃在海滨，不和姬姓各国相交通。现在吴国才刚刚开始强大，可以和中原诸国比同，吴光又很有知识，准备使自己等同于先王。不知上天将认为他暴虐，使他灭亡吴国而扩大异姓之国的土地呢？还是将最终保佑吴国呢？恐怕它的结果不会太远了。我们何不姑且安定我们的鬼神，宁静我们的族人，以等待它的结果如何。哪里用得着劳动自己呢。"楚王不听。吴王大怒，冬季十一月，吴王抓了钟吾子，于是就进攻徐国，堵住山水而灌徐国。二十三日，灭亡徐国。徐子章禹剪断自己头发，带着他夫人，来迎接吴王。吴王慰问并送走了他，让他的亲近之臣跟着，于是就逃亡到楚国。楚国沈尹戌率领军队援救徐国，没有来得及，于是就在夷地筑城，让徐国国君住在那里。

吴王向伍员询问说："当初你说进攻楚国，我知道是可以的，可是害怕他们派我前去，又讨厌别人占有我的功劳。现在我将自己拥有这份功劳了，进攻楚国怎么样？"伍员回答说："楚国执政的人多而又互相违背，没有谁敢承担责任。如果组织三支部队对他们突然袭击又快速撤退，一支军队进攻，他们的军队一定都出来应战。他们出来，我们就退回，他们回去，我们就出击，楚国的军队在路上一定疲于奔命。屡次突袭快撤使他们疲劳，用多种方法使他们失误，他们疲乏之后我们率领三军继续

进攻，一定大胜他们。”吴王听从了他的话，楚国从此就开始困顿疲乏了。

三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一年春，王正月，公在乾侯，言不能外内也①。晋侯将以师纳公。范献子曰：“若召季孙而不来，则信不臣矣②。然后伐之，若何？”晋人召季孙，献子使私焉曰③：“子必来，我受其无咎④。”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適历⑤。荀跞曰：“寡君使跞谓吾子，何故出君？有君不事，周有常刑。子其图之！”季孙练冠麻衣跣行⑥，伏而对曰：“事君，臣之所不得也，敢逃刑命⑦？君若以臣为有罪，请囚于费，以待君之察也，亦唯君。若以先臣之故，不绝季氏，而赐之死。若弗杀弗亡，君之惠也，死且不朽。若得从君而归，则固臣之愿也。敢有异心？”夏四月，季孙从知伯如乾侯。子家子曰：“君与之归，一惭之不忍⑧，而终身惭乎？”公曰：“诺。”众曰：“在一言矣⑨，君必逐之。”荀跞以晋侯之命唁公，且曰：“寡君使跞以君命讨于意如，意如不敢逃死，君其入也！”公曰：“君惠顾先君之好，施及亡人，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，则不能见夫人⑩。已所能见夫人者，有如河！”荀跞掩耳而走，曰：“寡君其罪之恐，敢与知鲁国之难⑪？

臣请复于寡君。”退而谓季孙：“君怒未怠，子姑归祭⑫。”子家子曰：“君以一乘入于鲁师，季孙必与君归。”公欲从之，众从者胁公，不得归。

薛伯谷卒⑬，同盟故书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一年：昭公三十一年（公元前511年）。外内：国外国内。②信不臣：的确不像臣下的样子。　③私：私下，暗中。　④受其无咎：犹言保您没有灾祸。　⑤適历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⑥练冠：丧服，斩衰小祥十三月服练时所戴的帽子。跣（xiǔn显）：光脚。⑦刑命：处刑的命令。　⑧惭：羞愧，羞耻。　⑨在一言：这就在一句话了。　⑩亡人：逃亡在外的人。粪除：扫除。　⑪其罪之恐：犹言诚惶诚恐。敢与知：岂敢预闻。　⑫未怠：犹言没有松弛、平息。归祭：回去主持祭祀。杜预注：“归摄君事。”　⑬薛伯谷：即薛献公，薛国国君。

【译文】

三十一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昭公在乾侯，这是说他既不能去国外又不能回国内。晋侯准备用武力送昭公回国。范献子说：“如果召见季平子而他不来，那的确不像臣子的样了。然后讨伐他，怎么样？”晋国人召见季平子，范献子派人暗中告诉他说：“您一定要来，我担保您没有灾祸。”季平子和晋国荀跞在適历会见。荀跞说：“寡君派跞问您，什么缘故赶走国君？有国君不事奉，周朝有一定的刑罚。您还是考虑一下！”季平子戴着练冠穿着麻衣光着脚前行，俯伏而回答说：“事奉国君，这是臣下所求之不得的事情，岂敢逃避处刑的命令？君王如果认为臣下有罪，请求把臣下囚禁在费地，以等待君王的查问，也唯君王之命是听。如果因为先臣的缘故，不断绝[illegible]氏的后代，而赐臣下一死。如果不杀戮也不让逃亡，这是君王的恩惠，死了也不忘大

恩大德。如果能够跟随君王回国，那么本来就是臣下的愿望。怎么敢有别的想法？”夏季四月，季平子跟随荀跞到乾侯。子家子说：“君王跟他一起回去，一次羞耻不能忍受，终身的羞耻反而能忍受吗？”昭公说：“好。”众人说：“这就在一句话了，君王一定要驱逐他。”荀跞以晋侯的名义慰问昭公，并且说：“寡君派跞以国君的名义声讨季平子，季平子不敢逃避死亡，君王还是回国吧！”昭公说：“君王赐惠照顾到先君的友好，延及到逃亡人的身上，准备让我回去扫除宗庙以事奉君王，那就不能见那个人。我要能见那个人，有河神为证！”荀跞捂上耳朵而跑开，说：“寡君诚惶诚恐，怎么敢预知鲁国的祸难？臣下请求去回复先君。”退出去告诉季平子说：“君王的怒气没有平息，您姑且回去主持祭祀。”子家子说：“君王可乘一辆车进入鲁军，季平子一定和君王一起回国。”昭公想听从他的话，跟随的人们胁迫昭公，就没有能回去。薛伯谷去世，因为是同盟国，所以《春秋》加以记载。

【原文】

秋，吴人侵楚，伐夷，侵潜、六①。楚沈尹戌帅师救潜，吴师还。楚师迁潜于南冈而还②。吴师围弦③。左司马戌、右司马稽帅师救弦，及豫章。吴师还。始用子胥之谋也。

冬，邾黑肱以滥来奔④，贱而书名，重地故也。

君子曰：“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。夫有所有名，而不如其已⑤。以地叛，虽贱，必书地，以名其人⑥。终为不义，弗可灭已。是故君子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，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⑦。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章⑧，惩不

义也。齐豹为卫司寇⑨，守嗣大夫。作而不义，其书为‘盗’。邾庶其、莒牟夷、邾黑肱以土地出⑩，求食而已，不求其名，贱而必书。此二物者，所以惩肆而去贪也⑪。若艰难其身，以险危大人，而有名章彻，攻难之士⑫，将奔走之。若窃邑叛君，以徼大利而无名，贪冒之民，将置力焉⑬。是以《春秋》书齐豹曰‘盗’，三叛人名，以惩不义，数恶无礼，其善志也⑭。故曰，《春秋》之称⑮：微而显，婉而辨⑯。上之人能使昭明，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，是以君子贵之⑰。”

十二月辛亥朔⑱，日有食之。是夜也，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⑲。旦占诸史墨，曰：“吾梦如是，今而日食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六年及此月也，吴其入郢乎！终亦弗克。入郢，必以庚辰。日月在辰尾⑳，庚午之日，日始有谪。火胜金，故弗克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潜：国名（在今安徽霍山县南）。六：古国名，后为楚地（在今安徽六安县北）。　②南冈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霍山县北）。　③弦：本国名，后为楚邑（在今河南潢川县西北）。　④黑肱：邾国大夫。濫：邾国地名，后属鲁（在今山东滕县东南）。　⑤有所有名：犹言有时有名。⑥名：指称，犹言记载。　⑦不为利回：不为利而违礼。回，违，违礼。不为义疚：不做不符合义的事而内疚。　⑧章：同“彰”，明白，明显。　⑨齐豹：即齐子氏，卫国大夫。守嗣大夫：即承嗣大夫，世袭大夫。　⑩庶其：邾国大夫。　⑪惩肆：惩罚放肆。去贪：除去贪婪。

⑫艰难其身：他亲身经历艰难。章彻：显著，显扬。攻难：犹言发动祸难。攻，犹作。　⑬徼（yāo腰），通“邀”，求取。无名：指不记载他

的名字。置力：致力，尽力。 ⑭数（shǔ暑）：斥责。 ⑮称：记述，记载。 ⑯微而显：文字隐微而意义明显。婉而辨：委婉而有分寸。 ⑰上之人：在位者。 ⑱十二月辛亥朔：十二月初一。 ⑲转以歌：按着歌声跳舞。 ⑳辰尾：即苍龙之尾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吴军侵袭楚国，进攻夷地，侵袭潜地、六地。楚国沈尹戌率领军队救援潜地，吴军退回。楚国军队迁移潜地人到南冈然后回去。吴国军队包围弦地。左司马沈尹戌、右司马稽率领军队援救弦，到达豫章。吴国军队撤回。这是吴王开始使用伍子胥的计谋了。

冬天，邾国黑肱带着濫地逃亡前来，这个人低贱而《春秋》记载他的名字，这是因为重视土地的缘故。

君子说："名声的不可不慎重也像这样。有时有了名，反而不如没有名。带着土地背叛，即使地位低贱，一定要记载地名，以此来记载这个人。最后成为不义，不能磨灭。所以君子一行动就要想到礼，做事情就要考虑到义，不为利而违礼，不做不符合义的事而内疚。有的人求名反而得不到，有的人想要掩盖反而明白地记下了名字，这是惩罚那些不义的人。齐豹做卫国的司寇，是世袭大夫，做事情不符合道义，他就被记载为"盗贼"。邾国庶其、莒国牟夷、邾国黑肱带着领地出奔，只是为了谋求吃口饭罢了，不追求什么名义，即是地位卑贱也一定加以记载。这两件事情，是所用来惩罚放肆并除去贪婪的做法。如果亲身经历艰难，而使在上位的人陷于危险，反而名声显扬，发动祸难的人，就要为此而奔走。如果盗窃城邑背叛国君，求取大的私利反而不记载他的名字，贪得无厌的人，将会尽力去干坏事。因此《春秋》记载齐豹叫'盗贼'，也记载三个叛逆人的名字，用来惩罚不义，斥责恶行不合礼仪，这是善于记述的。所以说，《春秋》的记述：文字隐微而意义明显，言辞委婉而

有分寸。在位的人能发扬《春秋》大义，就使善人得到劝勉，坏人感到恐惧，因此君子重视《春秋》。”

十二月初一，发生日食。这天夜里，赵简子梦见一个小孩光着身子按着歌声跳舞。第二天早晨让史墨为他占卜，说：“我梦见这样，而现在发生日食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史墨回答说：“六年以后到这个月，吴国恐怕要进入郢都吧！但是最终也不能胜利。进入郢都，一定在庚辰那天。日月在苍龙之尾，庚午那天，太阳开始有灾。火能战胜金，所以不能胜利。”

三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三十二年春①，王正月，公在乾侯。言不能外内，又不能用其人也。

夏，吴伐越，始用师于越也。史墨曰：“不及四十年，越其有吴乎。越得岁而吴伐之②，必受其凶。”

秋八月，王使富辛与石张如晋③，请城成周。天子曰：“天降祸于周，俾我兄弟并有乱心④，以为伯父忧。我一二亲昵甥舅。不皇启处⑤，于今十年，勤成五年。余一人无日忘之，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，惧以待时⑥。伯父若肆大惠，复二文之业，弛周室之忧，徼文、武之福，以固盟主，宣昭令名⑦，则余一人有大愿矣。昔成王合诸侯，城成周，以为东都，崇文德焉⑧。今我欲徼福假灵于成王，修成周之城，俾戍人无勤，诸侯用宁，蛮贼远屏⑨，晋之力也。其委诸伯父，使伯父实重图之⑩。

俾我一人无征怨于百姓，而伯父有荣施，先王庸之⑪。”范献子谓魏献子曰：“与其戍周，不如城之，天子实云。虽有后事，晋勿与知可也⑫。从王命以纾诸侯⑬，晋国无忧。是之不务⑭，而又焉从事？”魏献子曰：“善。”使伯音对曰⑮：“天子有命，敢不奉承，以奔告于诸侯。迟速衰序，于是焉在⑯。”

冬十一月，晋魏舒、韩不信如京师，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⑰，寻盟，且令城成周。魏子南面。卫彪傒曰⑱：“魏子必有大咎，干位以令大事⑲，非其任也。《诗》曰⑳：‘敬天之怒，不敢戏豫㉑。敬天之渝，不敢驰驱㉒。’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？”

己丑，士弥牟营成周，计丈数，揣高卑，度厚薄，仞沟洫，物土方，议远迩，量事期，计徒庸，虑材用，书饿粮，以令役于诸侯，属役赋丈，书以授帅，而效诸刘子㉓。韩简子临之，以为成命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十二年：昭公三十二年（公元前510年）。 ②得岁：得到岁星的照临。杜预注：“岁星所在，其国有福。” ③富辛、石张：均是周大夫。 ④俾（bǐ比）：使。我兄弟：指王子朝之党。 ⑤不遑启处：当时常语，无暇安居。启，坐。 ⑥闵闵：忧愁貌。岁：指丰收。 ⑦肆：展放，陈设。二文：指晋文侯、晋文公。弛：缓解。文、武：指周文王、周武王。宣昭：宣扬昭明。 ⑧成王：指周成王。 ⑨徼福假灵：徼福假灵义相近，指求取福佑。鐈贼：为害的坏人。屏：放逐。 ⑩重图：重新考虑。 ⑪征怨：召怨。荣施：光荣的功绩。庸：此作动词，酬谢功绩。 ⑫与知：犹言参与。 ⑬纾：缓和，解除。 ⑭

务：专力或努力去做。　⑮伯音：即韩不信，晋国大夫。　⑯迟速：指工作的时间进度。衰序：即差序，指工程量及分配各国等级。　⑰狄泉：也作“翟泉”，周地（在今河南洛阳市）。　⑱彪傒（xī希，旧读xí希阳）：卫国大夫。　⑲干位：犯位，犹言超越本分。魏子以卿而面南居君位，所以说干位。　⑳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板》篇。　㉑戏豫：游戏，犹言轻慢。　㉒渝：变，改变常态。不：今《诗》作“无”。驰驱：快行车，此指任性放纵。　㉓已丑：十一月十四日。营：制订设计方案。揣：估计。仞：规定深度。物土方：考察取土的方向。杜预注：“物，相也，相取土之方向。”物，相，考察。量事期：预算完工的日期。杜预注：“知事几时毕。”徒庸：工役，役徒，犹言人工。餱：同“糇”。杜预注：“知用几粮食。”令役于诸侯：向诸侯下命令服役。属役赋丈：根据国家情况，分嘱出多少劳役，完成多少工程。帅：指诸侯大夫。效：致，交给，犹言汇总。　㉔监：监督。成命：定命，犹言既定方案。

【译文】

三十二年春季，周历正月，昭公住在乾侯。这是说他既不能去国外也不能回国内，又不能任用贤能的人。

夏天，吴国攻打越国，这是开始对越国用兵。史墨说：“不到四十年，越国大概会拥有吴国吧。越国得到岁星的照临而吴国进攻它，一定会受到岁星降下的灾殃。”

秋季八月，周天子派富辛和石张到晋国去，请求增筑成周的城墙。天子说：“上天给周朝降下灾祸，使我的兄弟普遍都有乱心，因此成为伯父的忧虑。我几个亲近的甥舅之国，无暇安居，至今已经十年，辛劳戍守也已经五年。我本人没有一天忘记这个，忧愁的心好像农夫的盼望丰收一样，恐惧地等待收割之时。伯父如果展放大恩，重建文侯、文公的大业，缓解周室的忧患，向文王、武王求取福佑，以巩固盟主的地位，宣扬昭明美名，那就是我本人最大的愿望了。从前成王会合诸侯，在成周筑城，以做为东都，尊崇文治之德。现在我想向成王求取

福佑，修筑成周的城墙，使戍守的士卒没有辛劳，诸侯因此安宁，把为害的坏人放逐到远方，这都是晋国的力量。谨把这件事委托给伯父，让伯父重新考虑一下。使我本人不致于在百姓那里召来怨恨，而伯父有了光荣的功绩，先王会酬谢伯父的。”范献子对魏献子说：“与其在成周戍守，不如增筑那里的城墙，天子的确是这样说的。即使以后有事，晋国可以不参加。服从天子的命令，使诸侯缓解一下辛劳，晋国就没有忧患了。不致力去做这个，又去从事什么？”魏献子说：“好。”派韩简子回答说：“天子有命令，怎么敢不接受，并向诸侯奔走报告，工作的时间进度和根据各国等级分配的工程量，都由我们负责。”

冬季十一月，晋国魏献子、韩简子到京师去，在狄泉会合诸侯的大夫们，重温过去的盟约，并且命令增筑城周的城墙。魏献子面朝南。卫国彪傒说：“魏献子一定有大灾难，超越本分而下命令做大事。这不是他该负的责任。《诗经》说：‘恭敬地对待上天的变异，不敢任性放纵。’何况敢超越本分而去做大事呢？”

十四日，士弥牟制订修筑成周城墙的方案，计算长度，估计高低，度量厚薄，规定沟渠的深度，考察取土的方向，商讨运输的远近，预算完工的日期，计算人工，考虑器材，记载所需要的粮食，而向诸侯下命令服役，根据国家情况分嘱出多少劳役和完成多少工程，记载下来交给诸侯大夫，而把它送到刘文公那里汇总。韩简子监督，以此作为既定方案。

【原文】

十二月，公疾，遍赐大夫，大夫不受。赐子家子双琥，一环、一璧、轻服①，受之。大夫皆受其赐。己未②，公薨。子家子反赐于府人③，曰：“吾不敢逆君命也。”大夫皆反其赐。书曰：“公薨于乾侯。”言失其所也。

赵简子问于史墨曰："季氏出其君，而民服焉，诸侯与之，君死于外，而莫之或罪何也④？"对曰："物生有两、有三、有五、有陪贰⑤。故天有三辰⑥，地有五行，体有左右，各有妃耦。王有公，诸侯有卿，皆有贰也。天生季氏，以贰鲁侯，为日久矣。民之服焉，不亦宜乎？鲁君世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⑦，民忘君矣。虽死于外，其谁矜之？社稷无常奉，君臣无常位，自古以然⑧。故《诗》曰⑨：'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'三后之姓⑩，于今为庶，主所知也。在《易》卦，雷乘《乾》曰《大壮》䷡⑪，天之道也。昔成季友，桓之季也，文姜之爱子也，始震而卜，卜人谒之⑫，曰：'生有嘉闻⑬，其名曰友，为公室辅。'及生，如卜人之言，有文在其手曰'友'，遂以名之。既而有大功于鲁，受费以为上卿。至于文子、武子，世增其业，不废旧绩。鲁文公薨，而东门遂杀適立庶⑭，鲁君于是乎失国，政在季氏，于此君也，四公矣。民不知君，何以得国？是以为君，慎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。"

【注释】

①琥：礼神的玉器，用玉制作，虎的形状。轻服：又轻又暖的衣服。

②己未：十二月十四日。　③府人：管理府库的人。　④莫之或罪，何也：各本无"何"字，从金泽文库本增添。　⑤陪贰：辅佐，匹配。　⑥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　⑦从：同"纵"，放纵。失：同"佚"，安逸，安乐。修其勤：修治他的勤恳，犹言勤勤恳恳。　⑧常奉：一定的祭祀者。常位：一定的爵位。　⑨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小雅

·十月之交》篇。 ⑩姓：儿子，此指子孙。 ⑪雷乘《乾》：代表雷的《震》卦在《乾》卦之上。《大壮》䷡：《周易》卦名。 ⑫成季友：即成季，又称公子友，鲁桓公幼子，后为大夫。文姜：鲁桓公夫人姜氏。震：同"娠"，怀孕。谒：告诉，报告。 ⑬嘉闻：好名声。杜预注："嘉名闻于世。" ⑭东门遂：即东门襄仲。

【译文】

十二月，昭公生病，普遍赏赐大夫，大夫们不接受。昭公赏赐给子家子一对玉虎、一只玉环、一块玉璧、又轻又好的衣服，子家子接受了。大夫们也都接受了赏赐。十四日，昭公死去。子家子把赏赐给他的东西还给管理府库的人，说："我不敢违背君王的命令。"大夫们也都归还了赏赐的东西。《春秋》记载说："昭公死在乾侯。"这是说他死的不是地方。

赵简子向史墨询问说："季平子赶走他的国君，可是民众顺服他，诸侯亲附他，国君死在外边，而没有人去向他问罪，为什么？"史墨回答说："万物生成有的成双、有的成三、有的成五、有的有辅佐。所以天有三辰，地有五行，身体有左右，各有配偶。王有公，诸侯有卿，都是有辅佐的。上天生了季氏，让他辅佐鲁侯，时间已经很久了。民众顺服他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鲁国国君世代放纵安逸，季氏世代勤勤恳恳，民众已经忘记他们的国君了。虽然死在外面，有谁同情他？国家没有一定不变的祭祀者，君臣没有固定不变的地位，从古以来都是这样。所以《诗经》说：'高高的堤岸变为深谷，深深的谷地变成山陵。'三王的子孙，在今天变成了庶民，这是主所知道的事情。在《易经》的卦像上，代表雷的《震》卦在《乾》卦之上叫《大壮》䷡，这是上天的常道。从前成季友，是桓公的小儿子，文姜所宠爱的儿子，刚刚怀孕就占卜，卜人报告说："生下来就有好名声，他的名字叫友，成为公室的辅佐。'等到生出来，像卜人说的一样，有字在他手上是'友'，于是就用友字命名。以

后在鲁国立下大功，受封在费地做了上卿。到了文子、武子，世代增加家业，不废弃过去的功绩。鲁文公去世，东门遂杀死嫡子立了庶子，鲁国国君在这种情况下失掉了国政，政权在季氏手里掌握，到这位国君，已经四代了。民众不知道国君，凭什么能得到国家？因此做国君的，要谨慎地对待器物与名位，不可以把它借给别人。”

定　公

（元年——十五年）

定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王正月辛巳①，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，将以城成周。魏子涖政②。卫彪傒曰③："将建天子，而易位以令④，非义也。大事奸义，必有大咎。晋不失诸侯，魏子其不免乎。"是行也，魏献子属役于韩简子及原寿过，而田于大陆⑤，焚焉。还，卒于宁⑥。范献子去其柏椁，以其未复命而田也。

孟懿子会城成周。庚寅，栽⑦。宋仲几不受功⑧，曰："滕、薛、郳，吾役也。"薛宰曰："宋为无道，绝我小国于周，以我适楚。故我常从宋。晋文公为践土之盟，曰：'凡我同盟，各复旧职。'若从践土⑨，若从宋，亦唯命。"仲几曰："践土固然。"薛宰曰："薛之皇祖奚仲⑩，居薛以为夏车正。奚仲迁于邳，仲虺居薛⑪，以为汤左相。若复旧职，将承王官，何故以役诸侯⑫？"仲几曰："三代各异物，薛焉得有旧。为宋役，亦其职也。"士弥牟曰："晋之从政者新，子姑受功。归，吾视诸故府。"仲几曰："纵子忘之，山川鬼神其忘诸乎？"士伯怒，谓韩简子曰："薛征于人⑬，宋征于鬼，宋罪大矣。且己无辞而

抑我以神⑭，诬我也。启宠纳侮⑮，其此之谓矣。必以仲几为戮。”乃执仲几以归。三月，归诸京师。

城三旬而毕，乃归诸侯之戍。

齐高张后，不从诸侯。晋女叔宽曰：“周萇弘、齐高张皆将不免。萇叔违天，高子违人。天之所坏，不可支也⑯。众之所为，不可奸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定公元年（公元前509年）。正月辛巳：正月初七。　②涖：监临，犹言主持。　③彪傒（xī西）：卫国大夫。　④建天子：犹言为天子建城。　易位：改变自己的地位。　⑤大陆：地名（在今河南获嘉县西北）。　⑥宁：地名（在今河南获嘉县西）。　⑦庚寅：正月十六日。　栽：筑墙立板夯土。杜预注：“栽，设板筑。”　⑧功：所分应服役的工程量。　⑨若：或者。　⑩皇祖：先祖，远祖。皇，对死者的敬称。奚仲：薛国祖先。　⑪邳：古国名，也是地名（在今江苏邳县东北邳城镇）。　仲虺（huǐ毁）：奚仲的后代，商汤左相。　⑫役诸侯：为诸侯服役。　⑬征：证明。　⑭抑：压抑，压制。　⑮启宠纳侮：犹言给予宠信反而招来侮辱。　⑯支：支持，犹言保护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元年春天，周历正月初七，晋国魏舒在狄泉会合各诸侯国的大夫，准备增筑成周城墙。魏舒主持这件事。卫国彪傒说：“准备为天子建城，而改变自己的地位来发号施令，这是不符合道义的。大事违背道义，必定有大的灾祸。晋国如果不失去诸侯的拥护，魏子恐怕不能免于灾祸吧。”这一次行动，魏舒把事情交给韩简子和原寿过，而自己却到大陆去打猎，在那里放火驱赶动物。归来，死在宁地。范献子撤去安装魏舒尸体的柏木外棺，这是因为他没有复命就去打猎的缘故。

孟懿子参加增筑成周的工程。十六日，开始筑墙立板夯土。宋国仲几不接受所分应服役的工程量，说："滕国、薛国、邾国，是为我们服役的。"薛国宰臣说："宋国无道，断绝我们小国和周朝的关系，带领我们事奉楚国。所以我们常常服从宋国。晋文公主持了践土的结盟，说：'凡是我的同盟，各自恢复原来的职位。'或者服从践土的盟约，或者服从宋国，都唯命是听。"仲几说："践土的盟约本来是让你们为宋国服役的。"薛国宰臣说："薛国的先祖奚仲，居住在薛地做了夏朝的车正。奚仲迁到邳地，仲虺住在薛地，做了商汤的左相。如果恢复原来的职位，将会接受天子的官位，什么缘故而为诸侯服役？"仲几说："三代的事情各不相同，薛国哪里能按旧例办事。为宋国服役，也是你们的职责。"士弥牟说："晋国的执政者是新人，您姑且接受所分应服役的工程量。回去，我查看一下档案。"仲几说："即使您忘了，山川鬼神难道会忘记这件事吗？"士弥牟大怒，对韩简子说："薛国用人作证明，宋国用鬼作证明，宋国的罪过大了。况且自己无话可说反而用神压制我们，这是欺骗我们。给予宠信反而招来侮辱，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了。一定要把仲几做为惩罚的对象。"于是就抓了仲几回国。三月，把他送到京师。

增筑城墙三十天完毕，就让诸侯的戍卒回国了。

齐国高张后到，没有赶上诸侯。晋国女叔宽说："周朝萇弘、齐国高张都将不免于祸患。萇弘违背上天，高子违背人意。上天所要毁坏的人，不可以支持。众人所要做的事，不可以违背。"

【原文】

夏，叔孙成子逆公之丧于乾侯①。季孙曰："子家子亟言于我，未尝不中吾志也②。吾欲与之从政，子必止之。且听命焉。"子家子不见叔孙，易几而哭③。叔孙请

见子家子，子家子辞曰："羁未得见，而从君以出。君不命而薨，羁不敢见。"叔孙使告之曰："公衍、公为实使群臣不得事君。若公子宋主社稷④，则群臣之愿也。凡从君出而可以入者，将唯子是听。子家氏未有后，季孙愿与子从政，此皆季孙之愿也，使不敢以告。"对曰："若立君，则有卿士大夫与守龟在，羁弗敢知。若从君者，则貌而出者，入可也。寇而出者⑤，行可也。若羁也，则君知其出也，而未知其入也。羁将逃也。"

丧及坏隤，公子宋先入，从公者皆自坏隤反⑥。六月癸亥，公之丧至自乾侯⑦。戊辰，公即位⑧。季孙使役如阚公氏⑨，将沟焉。荣驾鹅曰⑩："生不能事，死又离之，以自旌也⑪？纵子忍之，后必或耻之。"乃止。

季孙问于荣驾鹅曰："吾欲为君谥，使子孙知之。"对曰："生弗能事，死又恶之，以自信也⑫。将焉用之？"乃止。秋七月癸巳⑬，葬昭公于墓道南。孔子之为司寇也，沟而合诸墓。

昭公出，故季平子祷于炀公⑭。九月，立炀宫⑮。

周巩简公弃其子弟，而好用远人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叔孙成子：即叔孙不敢，叔孙婼之子，鲁国大夫。　丧：此指灵柩。　②中（zhòng众）：符合。　③几：时间。　④公子宋：即鲁定公，昭公弟弟。　⑤寇：寇盗，此指与季氏为寇仇的人。　⑥坏隤（tuí颓）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）。　反：犹言不入而返行。杜预注："出奔。"

⑦六月癸亥：六月二十一日。 ⑧戊辰：六月二十六日。 ⑨阚公氏：鲁国群公墓所在地。 ⑩荣驾鹅：即荣成伯，鲁国大夫。 ⑪旌：彰明，表明。 ⑫自信：自我表白，自我申明。信，同“申”。 ⑬七月癸巳：七月二十二日。 ⑭炀公：伯禽之子，鲁国先君。 ⑮炀宫：炀公庙。 ⑯远人：异族人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叔孙成子到乾侯迎接昭公的灵柩。季孙说：“子家子屡次跟我谈话，未尝有不符合我心意的地方。我想要跟他一起参与政事，您一定留下他，并且听取他的意见。”子家子不见叔孙，改变了原定时间哭丧。叔孙请求进见子家子，子家子辞谢说：“羁没有见到您，就跟着君王出国了。君王没有命令而逝世，羁不敢见到您。”叔孙派人告诉他说：“公衍、公为实在让群臣不能事奉君王。如果公子宋主持国家，那是群臣的愿望。凡是跟随君王出国而可以回去的人，都将由您的命令决定。子家氏没有继承人，季孙希望跟您一起参与政事，这都是季孙的愿望，派不敢把这些向您奉告。”子家子回答说：“如果立国君，则有卿士大夫和守龟在那里，羁不敢参与。如果跟随君王的人，那表面上跟随出国的，回去是可以的。与季氏为寇仇而出国的人，走开是可以的。至于羁，那君王是知道他出国了的，而不知道他回去。羁准备逃走。”

昭公灵柩到达坏隤，公子宋先进入国内，跟随昭公出国的人都从坏隤返回。六月二十一日，昭公的灵柩从乾侯到达。二十六日，定公即位。季孙派劳役到阚公氏去，准备在那里挖沟。荣驾鹅说：“国君活着不能事奉，死后又把他的坟墓和祖茔隔离，用这个来表明自己的过失吗？即使您忍心这样做，后来一定有人以此为羞耻。”于是就停止了。

季孙向荣驾鹅询问说：“我想要给国君制定谥号，让子孙们知道他的情况。”荣驾鹅回答说：“活着不能事奉，死了又给予恶

谥，用这个来自我表白。哪里用得着这样？”于是就停止了。秋季七月二十二日，在墓道南面安葬昭公。孔子做司寇的时候，在昭公坟墓外挖沟使它和先公的坟墓同在一个范围内。

因为昭公出国，所以季平子向炀公祈祷。九月，建立炀公庙。

周朝巩简公丢开他的子弟，而喜欢任用异族人。

二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夏四月辛酉，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①。

桐叛楚，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②，曰：“以师临我③，我伐桐，为我使之无忌。”秋，楚囊瓦伐吴师于豫章。吴人见舟于豫章，而潜师于巢。冬十月，吴军楚师于豫章④，败之。遂围巢，克之，获楚公子繁⑤。

邾庄公与夷射姑饮酒，私出⑥。阎乞肉焉，夺之杖以敲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定公二年（公元前508年）。四月辛酉：四月二十四日。②桐：古国名（在今安徽桐城县北）。舒鸠氏：群舒国之一（在今安徽舒城县）。　③临：逼近。　④军：攻击。　⑤公子繁：楚国公子。⑥夷射（yì亦又读yè夜）姑：邾国大夫。私：小便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二年夏季四月二十四日，巩氏的一伙子弟刺杀了巩简公。

桐国背叛楚国，吴子派舒鸠氏引诱楚国人，说："请楚国用军队逼近我国，我国进攻桐国，为了让他们对我国没有猜忌。"秋天，楚国囊瓦从豫章进攻吴国的军队。吴国人让战船出现在豫章，而在巢地埋伏军队。冬季十月，吴军在豫章攻击楚军，打败了他们。于是就包围巢地，攻占了它，俘虏了楚国公子繁。

邾庄公和夷射姑喝酒，夷射姑出去小便。守门人向他讨肉，他夺过守门人的棍子就打他们。

三 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二月辛卯，邾子在门台，临廷①。阍以瓶水沃廷②。邾子望见之，怒。阍曰："夷射姑旋焉③。"命执之。弗得，滋怒，自投于床，废于炉炭④，烂，遂卒。先葬以车五乘，殉五人。庄公卞急而好洁⑤，故及是。

秋九月，鲜虞人败晋师于平中，获晋观虎，恃其勇也⑥。

冬，盟于邾⑦，修邾好也。

蔡昭侯为两佩与两裘以如楚⑧，献一佩一裘于昭王。昭王服之，以享蔡侯。蔡侯亦服其一。子常欲之。弗与。三年止之。唐成公如楚⑨，有两肃爽马，子常欲之，弗与。亦三年止之。唐人或相与谋，请代先从者，许之。饮先从者酒，醉之，窃马而献之子常。子常归唐侯。自拘于司败⑩，曰："君以弄马之故，隐君身⑪，弃国家群臣。请相夫人以偿马⑫，必如之。"唐侯曰："寡人之过也，二三子无辱。"皆赏之。蔡人闻之，固请而献佩

于子常。子常朝，见蔡侯之徒，命有司曰："蔡君之久也，官不共也⑬。明日，礼不毕，将死。"蔡侯归，及汉，执玉而沈，曰："余所有济汉而南者，有若大川。"蔡侯如晋，以其子元与其大夫之子为质焉⑭，而请伐楚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定公三年（公元前507年）。二月辛卯：二月二十九日。门台：门楼。廷：同"庭"，庭院。　②沃：洒水。　③旋：小便。④废：堕，坠。　⑤卞急：急躁。　⑥平中：鲜虞地名（在今河北唐县）。观虎：晋国大夫。　⑦郯：地名（在今山东郯城县西南）。　⑧蔡昭侯：即蔡侯申，又称蔡昭公，在位二十八年。　佩：佩玉。　⑨唐成公：即唐侯。　⑩司败：即司寇，司法官。　⑪弄马：玩马。　隐：有隐蔽、穷困之义，是被拘囚的委婉说法。　⑫夫人：此指养马者。⑬官不共：犹言官员不供给饯别礼物。　⑭元：蔡国公子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三年春季二月二十九日，邾子在门楼上，下临庭院。守门人用瓶装水洒在庭院里。邾子看见了这件事，发怒。守门人说："夷射姑曾在这里小便。"邾子命令把夷射姑抓起来。没有抓到，更加生气，自己从床上跳下来，掉在炉子里的炭火上，皮肉溃烂，就死了。用五辆车陪葬，用五个人殉葬。邾庄公急躁而好干净，所以才弄到这种地步。

秋季九月，鲜虞人在平中打败晋军，俘虏了晋国观虎，这是因为他自恃勇敢。

冬天，仲孙何忌和邾子在郯地结盟，这是为了重修和邾国的友好。

蔡昭侯制作了两个佩玉和两件皮衣到楚国去，把一块佩玉和一件皮衣献给楚昭王。昭王服用佩玉和皮衣，设享礼招待蔡侯。蔡侯也服用了另外一件皮衣和佩玉。子常想要皮衣佩玉，蔡侯

不给。子常就把蔡侯扣留了三年。唐成公到楚国去，有两匹肃爽马，子常想要得到它，唐成公不给。也把他扣留了三年。唐国有人互相商量，请求代替先跟成公去的人，答应了。给先跟去的人喝酒，灌醉了他，偷出马献给子常。子常送回了唐侯。偷马人自己囚禁到唐国司法官那里，说："君王因为玩马的缘故，自身陷于穷困之境，抛弃了国家群臣。请帮助养马人赔偿马匹，一定像那两匹马一样。"唐侯说："这是寡人的过错，您几位不要侮辱自己。"唐侯都赏赐了他们。蔡国人听到了这件事，坚决请求而把佩玉献给子常。子常上朝，看见蔡侯的随从，命令官员说："蔡君长久地留在我国，都是因为你们不供给饯别礼物。明天，礼物再不完备，就要处死你们。"蔡侯回国，到达汉水，拿起玉沉入汉水，说："我要是再渡汉水往南，有大河为证。"蔡侯到晋国去，用他的儿子元和他大夫的儿子在这里作为人质，而请求攻打楚国。

四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三月①，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，谋伐楚也。

晋荀寅求货于蔡侯，弗得。言于范献子曰："国家方危，诸侯方贰，将以袭敌，不亦难乎！水潦方降，疾疟方起，中山不服②，弃盟取怨，无损于楚，而失中山，不如辞蔡侯。吾自方城以来，楚未可以得志，祇取勤焉③。"乃辞蔡侯。

晋人假羽旄于郑，郑人与之。明日，或旆以会④。晋于是乎失诸侯。将会，卫子行敬子言于灵公曰⑤："会同难，啧有烦言⑥，莫之治也。其使祝佗从⑦。"公曰："善。"乃使子鱼。子鱼辞曰："臣展四体，以率旧职，犹

惧不给而烦刑书，若又共二，徵大罪也⑧。且夫祝，社稷之常隶也⑨。社稷不动，祝不出竟，官之制也。君以军行，祓社衅鼓⑩，祝奉以从，于是乎出竟。若嘉好之事⑪，君行师从，卿行旅从，臣无事焉。”公曰：“行也。”及皋鼬，将长蔡于卫⑫。卫侯使祝佗私于蒯弘曰：“闻诸道路，不知信否⑬？若闻蔡将先卫，信乎？”蒯弘曰：“信。蔡叔，康叔之兄也，先卫，不亦可乎？”

子鱼曰：“以先王观之，则尚德也。昔武王克商，成王定之，选建明德⑭，以藩屏周。故周公相王室，以尹天下⑮，于周为睦。分鲁公以大路、大旂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殷民六族，条氏、徐氏、萧氏、索氏、长勺氏、尾勺氏，使帅其宗氏，辑其分族，将其类丑⑯，以法则周公，用即命于周。是使之职事于鲁，以昭周公之明德。分之土田陪敦，祝、宗、卜、史，备物典策，官司彝器⑰。因商奄之民，命以伯禽，而封于少皞之虚⑱。分康叔以大路、少帛、绪茷、旃旌、大吕，殷民七族，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锜氏、樊氏、饥氏、终葵氏，封畛土略，自武父以南，及圃田之北竟，取于有阎之土⑲，以共王职。取于相土之东都⑳，以会王之东蒐。聃季授土，陶叔授民，命以《康诰》，而封于殷虚，皆启以商政，疆以周索㉑。分唐叔以大路、密须之鼓、阙巩、沽洗，怀姓九宗，职官五正㉒。命以《唐诰》，而封于夏虚㉓，启以夏政，疆以戎索。三者皆叔也，而有令德，

故昭之以分物。不然，文、武、成、康之伯犹多，而不获是分也，唯不尚年也。管蔡启商，慙间王室㉔。王于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㉕，以车七乘，徒七十人。其子蔡仲，改行帅德㉖，周公举之，以为己卿士。见诸王而命之以蔡，其命书云：'王曰，胡，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。'若之何其使蔡先卫也？武王之母弟八人，周公为太宰，康叔为司寇，聃季为司空，五叔无官㉗，岂尚年哉！曹，文之昭也；晋，武之穆也。曹为伯甸，非尚年也。今将尚之，是反先王也。晋文公为践土之盟，卫成公不在，夷叔，其母弟也，犹先蔡。其载书云：'王若曰：晋重、鲁申、卫武、蔡甲午、郑捷、齐潘、宋王臣、莒期。'藏在周府，可覆视也。吾子欲复文、武之略，而不正其德，将如之何？"蓑弘说，告刘子，与范献子谋之，乃长卫侯于盟。

反自召陵，郑子大叔未至而卒。晋赵简子为之临㉘，甚哀，曰："黄父之会，夫子语我九言，曰：'无始乱，无怙富，无恃宠，无违同，无敖礼㉙，无骄能，无复怒，无谋非德，无犯非义。'"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定公四年（公元前506年）。 ②水潦：大雨。中山：即鲜虞，战国时为中山国（在今河北定县、完县、灵寿县一带）。 ③勤：劳，此指劳师伤财。 ④羽旄：即羽毛，旌旗的装饰品。旆：装饰羽毛在旗杆顶上。 ⑤子行敬子：卫国大夫。灵公：即卫灵公，卫国之君。 ⑥喷：争言貌。烦言：忿争之言，不同意见的议论。 ⑦祝佗：即子鱼，

卫国大夫。　⑧展四体：犹言从事工作。四体，指四肢。率旧职：指继承先人的职位。共二：从事两种职务。徼（yāo腰）：通“邀”，求取，获得。

⑨常隶：经常使唤的小臣。隶，贱臣。　⑩祓社：祭祀土地神庙。

⑪嘉好之事：指朝会一类的好事。　⑫皋鼬（yòu又）：地名（在今河南临颍县南）。长蔡于卫：把蔡国安排在卫国之前歃血。杜预注：“欲令蔡先卫歃。”　⑬信：真实，确实。　⑭选建：选择树立，选择建立。

⑮尹：治理。　⑯鲁公：即伯禽，鲁国始封君。大路：天子车的总名，可以赐给诸侯和国卿。大旂（qī旗）：上画交龙的旗。璜：璜玉，半璧曰璜。封父：古国名（在今河南封丘县）。繁弱：古代良弓。条氏、徐氏、萧氏、索氏、长勺氏、尾勺氏：殷朝的六个家族。宗氏：本宗各氏族。辑：集合。分族：其余小宗之族。类丑：同义词连用，此指附属上述六族的奴隶。

⑰陪敦：即附庸国。祝：太祝，主持祭祀用币及读辞的官。宗：即宗人，官名。卜：太卜，卜筮之长。备物：服物，服用器物。典策：典籍简册。官司：百官。彝器：宗庙祭祀之器。　⑱商奄：古国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）。少皞之虚：相传曲阜为古帝少皞氏的故城。　⑲康叔：卫国的始祖。少帛：即小白，旗名。綪（qiàn欠）茷（pèi佩）：大赤色旗。茷，通“旆”。旃旌：旗帜。旃，用帛制而无装饰的旗。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锜氏、樊氏、饥氏、终葵氏：殷朝的七个家族。封畛（zhěn诊）：封疆。土略：封地边界。犹言边界。武父：卫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圃田：疑即原圃，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郑州市东）。有阎：卫国所受朝邑（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）。　⑳相土：殷商祖先。　㉑聃季：周公旦的弟弟。陶叔：疑即曹叔振铎。索：法令，制度。　㉒密须：即密国（在今甘肃灵台县西）。阙巩：此指阙巩之甲。沽洗：钟名。怀姓：唐的余民。九宗：九个宗族。五正：五官之长。

㉓《唐诰》：古书诰命篇名。夏虚：地名（在今山西太原市或翼城县东）。

㉔启：引诱。慧（jì忌）间（jiàn见）：谋划侵犯。慧，谋划，策划。间：侵犯。　㉕蔡（sà飒）：流放，放逐。　㉖蔡仲：蔡叔之子，名胡。

㉗五叔：杜预认为五叔应是：管叔鲜、蔡叔度、成叔武、霍叔处，毛叔聃；一说，五叔，管叔、蔡叔、成叔、曹叔、霍叔。　㉘临：临丧哭泣。　㉙敖：同“傲”，傲视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四年春季三月，刘文公在召陵会合诸侯，这是为了

谋划进攻楚国。

晋国荀寅向蔡侯索求财物，没有得到。他就对范献子说："国家正在危急，诸侯正在怀有二心，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袭击敌人，不也是很困难吗！大雨正在下着，疟疾正在兴起，中山不臣服，抛弃盟约而招来怨恨，对楚国没有什么损害，反而失去了中山，不如辞谢蔡侯。我们从方城那次战役以来，在楚国还不能得志，出兵只能是劳师伤财。"于是就辞谢了蔡侯。

晋国人向郑国借装饰旌旗的羽毛，郑国人借给了他们。第二天，让贱者把羽毛装饰在旗杆顶上打着去参加会。晋国因此失掉了诸侯的拥护。将要会见，卫国子行敬子对灵公说："这次朝会难于达到预期目的，不同意见会争论不休，没有什么办法治理。还是让祝佗跟随与会。"灵公说："好。"于是就派祝佗跟着去。祝佗辞谢说："臣下竭尽全力工作，以继承先人的职位，尚且惧怕完不成任务而得到罪过，如果又从事第二种工作，就会获得大罪了。况且太祝，是土地神和五谷神经常使唤的小臣。土地神和五谷神不出动，太祝不出国境，这是官制的法规。国君率领军队出征，祭祀土地神杀牲衅鼓，太祝奉社主跟随军队。在这种情况下太祝才走出国境。如果是朝会之类的好事，国君出去有一师的人马跟随，卿出去有一旅的人马跟随，臣下是没有事情的。"灵公说："还是去吧。"到达皋鼬，准备把蔡国安排在卫国前面歃血。卫灵公派祝佗私下对蒉弘说："在道路上听说，不知道确实与否？听说把蔡国安排在卫国之前歃血，确实吗？"蒉弘说："确实。蔡叔，是康叔的兄长，先于卫国歃血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"

祝佗说："用先王的标准来看，那是崇尚德行的。从前武王战胜商朝，成王平定天下，选择树立有明德的人分封，把他们作为周朝的藩篱屏障。所以周公辅佐王室，以治理天下，诸侯也和周朝关系和睦。分赐给鲁国始封君大路、大旂，夏后氏的璜玉，封父的良弓，殷朝的六个家族，条氏、徐氏、萧氏、索

氏、长勺氏、尾勺氏，让他们率领本宗各氏族，集合其余的小宗族，统领部下的奴隶，来服从周公的法制，因此归附周朝听取命令。这是让他在鲁国执行职务，以宣扬周公的明德。分赐给鲁国土地附庸国，太祝、宗人、太卜、太史，服用器物典籍简册，百官彝器。安抚商奄的百姓，用伯禽来告诫他们，而封在少皞的故城。分赐给康叔大路、小白、绪茂、旃旌、大吕，殷朝的七个家族，陶氏、施氏、繁氏、锜氏、樊氏、饥氏、终葵氏，封疆边界，从武父以南，到圃田的北界，从有阎那里取得了土地，以执行王室任命的职务。取得了相土的东都，以迎会天子在东方巡视。聃季授予土地，陶叔授予百姓，用《康诰》来告诫他们，而封在殷朝的故城，鲁公和康叔都沿用商朝的政事，用周朝的制度来划定疆界。分赐给唐叔大路、密须的鼓、阙巩的甲、姑洗，怀姓的九个宗族，五正的官职。用《唐诰》来告诫他，而封在夏朝的故城，沿用夏朝的政事，用戎人的制度来划定疆界。这三个人都是天子的兄弟，而有美好的德行，所以用分赐器物来宣扬他们的德行。否则，文王、武王、成王、康王的兄长还很多，而得不到这些分赐，只是因为不崇尚年龄。管叔蔡叔引诱商人，谋划侵犯王室。天子于是杀掉管叔而流放蔡叔，给蔡叔七辆车，奴隶七十个。蔡叔的儿子蔡仲，改变恶行遵循德行，周公举拔他，把他作为自己的卿士。让他拜见天子命令他做了蔡侯。任命书说：'天子说，胡，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天子的命令。'怎么能让蔡国在卫国之前先歃血？武王的同母兄弟八个人，周公做太宰，康叔做司寇，聃季做司空，其余五个兄弟没有官职，难道是崇尚年龄啊！曹国，是文王的后代；晋国，是武王的后代。曹国以伯爵作为甸服，并不是崇尚年龄。现在要崇尚年龄，这是违反先王的遗制。晋文公召集践土的盟会，卫成公不在场，夷叔，是他的同母兄弟，尚且列在蔡国之前。其盟书说：'天子说：晋国重、鲁国申、卫国武、蔡国甲午、郑国捷、齐国潘、宋国王臣、莒国期。'收藏在成周的

府库里，是可以翻看的。您想要恢复文王、武王的法度，而不端正自己的德行，您准备怎么办？”萇弘很高兴，告诉了刘子，和范献子商量这件事，在结盟时让卫侯在蔡侯之前歃血。

从召陵回国，郑国子太叔还没有回到国内就去世了。晋国赵简子为他吊丧哭泣，十分悲伤，说：“黄父那次会见，他老人家对我说了九句话，说：‘不要发动祸乱，不要依仗富有，不要依仗受民宠信，不要违背共同的意愿，无要傲视有礼的人，不要因有才能而骄傲，不要为同一件事再次发怒，不要谋划不符合道德的事情，不要触犯不合正义的事。’”

【原文】

沈人不会于召陵①。晋人使蔡伐之②。夏，蔡灭沈。秋，楚为沈故，围蔡。

伍员为吴行人③，以谋楚。楚之杀郤宛也④，伯氏之族出⑤。伯州犁之孙嚭为吴太宰⑥，以谋楚。楚自昭王即位⑦，无岁不有吴师。蔡侯因之⑧，以其子乾与其大夫之子为质于吴。冬，蔡侯、吴子、唐侯伐楚⑨。舍舟于淮汭⑩，自豫章与楚夹汉⑪。左司马戌谓子常曰⑫：“子沿汉而与之上下⑬，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⑭，还塞大隧、直辕、冥阨⑮。子济汉而伐之，我自后击之，必大败之。”既谋而行。武城黑谓子常曰⑯：“吴用木也，我用革也⑰，不可久也。不如速战！”史皇谓子常⑱：“楚人恶子而好司马⑲，若司马毁吴舟于淮，塞城口而入，是独克吴也⑳。子必速战，不然不免㉑！”乃济汉而陈，自小别至于大别㉒。三战，子常知不可，欲奔。史皇曰：“安

求其事，难而逃之，将何所入？子必死之，初罪必尽说㉓！”

十一月庚午㉔，二师陈于柏举，阖庐之弟夫槩王㉕，晨请于阖庐曰：“楚瓦不仁，其臣莫有死志。先伐之，其卒必奔。而后大师继之，必克！”弗许。夫槩王曰：“所谓臣义而行，不待命者㉖，其此之谓也。今日我死，楚可入也！”以其属五千，先击子常之卒。子常之卒奔，楚师乱，吴师大败之。子常奔郑。史皇以其乘广死㉗。

【注释】

①沈：小国名，嬴姓，故址在今河南汝阳县东，春秋时为楚的属国。会于召陵：在召陵会合。召陵，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郾城县东）。按：《左传》鲁定公四年记载，三月，周天子的大臣刘文公合诸侯于召陵，谋划征伐楚国，沈人因亲附楚国，故不去参加。　②蔡：姬姓侯爵国。周武王封其弟叔度于蔡，国都在上蔡。故城在今河南上蔡县西南。　③伍员：字子胥，楚平王的臣子。　④郤宛：字子恶，楚国的左尹。　⑤伯氏之族出：伯氏家族避难出国。伯氏之族，楚太宰伯州犁之后，郤宛的同党，因郤宛之死，被迫逃难国外。　⑥嚭（pǐ痞）：即伯嚭，字子余，事吴王，为吴太宰。后来吴、越相攻，伯嚭私与越交，贪受财贿，吴王失败，他被越王所杀。　⑦昭王：即楚昭王，名轸，楚平王之子，鲁昭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515年）立，在位二十七年。　⑧蔡侯因之：蔡昭侯利用吴、楚不和的时机。蔡侯，即蔡昭侯，名申，蔡悼侯之弟，鲁昭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518年）立，在位二十八年。因，就，即利用。　⑨唐侯：即唐成公。唐、蔡两国之君，屡被楚国令尹子常所凌辱，恨楚已极，故联合吴国共同伐楚。　⑩舍舟于淮汭（ruǐ瑞）：吴军在淮汭舍舟登陆南进攻打楚国。舍，舍弃。淮汭，淮河弯曲之处。　⑪夹汉，在汉水两岸相对。　⑫左司马：官名，楚国掌管军事的长官。戌：即沈尹戌，楚

国大夫。 ⑬子沿汉而与之上下：你守汉水沿岸，上下截堵，不让吴军渡过。之，指吴军。 ⑭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：我尽发方城以外全部军队来毁掉淮水边上的吴国船只。 方城，山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境内）。⑮还塞：回头堵住。大隧：古隘道名，即黄峴关，在今河南信阳县南九十里。直辕：古隘道名，即武阳关，亦叫武胜关，在今河南信阳东南一百五十里。冥阨：古隘道名，即平靖关，在今河南信阳东南九十里，大隧、直辕、冥阨，统称为“三关”，都是汉东的隘道。三关的名称、地点，说法不一。 ⑯武城黑：楚国守武城的大夫，名叫“黑”。武城，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南阳县北），原为申国之地，后为楚国占有。 ⑰吴用木也，我用革也：吴国用木制的兵车，楚国用革制的兵车。“木”、“革”，皆指兵车。按：木制的兵车耐久，革制的兵车遇雨易坏，不耐久。旧注把“木”，“革”解为兵器，可供参考。 ⑱史皇：楚国大夫。 ⑲楚人恶子而好司马：楚国人都憎恨你而爱戴沈司马。 ⑳城口：指上文所说的“大隧”等三座关口。是独克吴也：这就被沈尹戌独享战胜吴军的功劳。㉑不然不免：否则免不了要吃亏。不免，指不免无功之过，即不免吃亏。

㉒小别：山名（在今湖北汉川县东南，汉江之滨）。大别：山名（在今湖北汉阳县东北）。 ㉓子必死之：你必须以身殉国。 初罪必尽说：从前所犯的罪过才能一定完全解脱掉。初罪，即前罪。说，同“脱”，解脱。㉔庚午：十一月十九日。 ㉕夫槩王：“夫槩”是名字，因他曾在鲁定公五年自立为王，故史官称为“夫槩王”。槩，同“既”。 ㉖所谓：常语所说。臣义而行不待命：做人臣的见到合理的事，不必等候君命，应立即去做。 ㉗史皇以其乘广死：史皇率领着子常的残余战车和士卒力战而死。以，介词，有“领着”之意。其，指子常的。乘广，兵车。有的注本把这句话中的“以”字，解为“乘”，故这句话就译成：史皇乘了子常的战车，伪装统帅而战死。亦通。

【译文】

沈国人不参加周朝大臣刘文公在召陵举行的诸侯大会。晋人让蔡国出兵征伐沈国。这年夏天，蔡国灭了沈国。秋天，楚国因为沈国被灭的缘故，围困了蔡国。

伍子胥担任吴国的外交官，在谋划着对付楚国。在这以

前，楚国杀了左尹郤宛，郤宛的同党伯氏家族逃亡国外。伯州犁的孙子伯嚭逃到吴国后做了太宰，也在谋划着对付楚国。因此，楚国自从昭王即位后，没有一年没有吴国军队入侵。蔡昭侯利用吴、楚不和的时机，把自己的儿子乾和一个大夫的儿子送到吴国做抵押。这年冬天，蔡昭侯、吴王阖庐、唐成公联合攻打楚国。吴军在淮汭停舟登陆南进，从豫章进发，与楚军在汉水两岸对阵相持。楚国左司马沈尹戌对令尹子常说："你守汉水沿岸，上下截堵，不让吴军渡过，我尽发方城以外全部军队来毁掉淮水边上的吴军船只，回头我再把大隧、直辕、冥阨三座关口堵住。这时你强渡汉水从正面攻打吴军，我从他们背后夹击，这样一定会大败敌人。"已经谋划好了，两个人都按计某开始行动。楚国武城大夫黑对子常说："吴国用木制的兵车，我们用革制的兵车，不能耐久。不如速战速决！"楚国大夫史皇对子常说："楚国人都憎恨你而爱戴沈司马，要是沈司马把吴军的船只毁掉在淮水，又回军把三座关口堵住然后前进，这就被沈尹戌独享战胜吴军的功劳。你一定得赶快进攻，否则免不了要吃亏！"子常听了史皇的话，就渡过汉水摆下阵势，从小别山直到大别山。同吴军打了三次仗，子常知道战不胜，想逃跑。史皇说："国家太平时你掌管国政，国家有了危难，你就想逃跑，要逃到何处去呢？你必须以身殉国，从前所犯的罪才能完全解脱！"

十一月十九日，吴、楚两国的军队在柏举地方摆开了阵势。吴王阖庐的弟弟夫槩王，早晨向阖庐请示说："楚国令尹子常不仁，他的部下没有死战的决心。我们先向他发动进攻，他的士兵一定会逃跑。然后我们的大军接着追击，一定能获得全胜！"阖庐不赞成。夫槩王说道："常语所说，做人臣的见到合理的事，应立即去做，不必等待君命，那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了。今天我决心死战，楚军是完全可以攻破的！"于是，夫槩王就率领他的部下五千人，先攻打子常的队伍。子常的军队四散逃

跑，整个楚军混乱了，吴军把楚军打得大败。楚国令尹子常逃到郑国。史皇率领着子常的残余战车和士卒力战而死。

【原文】

吴从楚师①，及清发②，将击之。夫槩王曰："困兽犹斗，况人乎③？若知不免而致死，必败我④；若使先济者知免，后者慕之，蔑有斗心矣⑤。半济而后可击也！"从之。又败之。楚人为食，吴人及之，奔，食而从之。败诸雍澨⑥，五战及郢。己卯⑦，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⑧，涉睢⑨，钟尹固与王同舟⑩，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⑪。

庚辰⑫，吴入郢，以班处宫⑬。子山处令尹之宫⑭；夫槩王欲攻之，惧而去之⑮。夫槩王入之⑯。

左司马戌及息而还⑰。败吴师于雍澨，伤。初，司马臣阖庐，故瑡为禽焉。谓其臣曰："谁能免吾首⑱？"吴句卑曰⑲："臣贱，可乎？"司马曰："我实失子⑳。可哉！"三战皆伤，曰："吾不可用也已！"句卑布裳㉑，刭而裹之㉒；藏其身㉓，而以其首免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从：追赶，追击。　②清发：水名（在今湖北安陆县西八十里石门山下）。　③困兽犹斗，况人乎：被围困的野兽还要搏斗，何况人呢？

④若知不免而致死，必败我：如果楚军知道不免一死而同我们拚死，那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打败。致死，拚命，拚死。　⑤蔑有斗心矣：没有斗志了。　⑥败诸雍澨（shì市）：吴军在雍澨大败楚军。　雍澨，楚国

地名（在今湖北京山县）。　⑦己卯：十一月二十八日。　⑧楚子取其妹季芈（mǐ米）畀（bì必）我以出：楚昭王只带了他的妹妹季芈逃出郢城。季，指排行。芈，姓。畀我，季芈的字。季芈畀我是楚平王的女儿。

⑨涉睢（suī虽）：渡过睢水。睢，水名（在湖北枝江县入长江）。⑩鍼（zhēn针）尹固：即箴尹固，楚臣。　⑪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：楚王使鍼尹固把火炬系在象尾上，使象冲击吴军，才得脱险。燧，火把。⑫庚辰：十一月二十九日。　⑬以班处宫：按照官位高低，分别住进楚国宫室。如吴王则居楚王之宫，吴国大夫则居楚国大夫之宫。班，位次。

⑭子山：吴王阖庐之子。　⑮惧而去之：子山害怕，只得退出去。

⑯之：指楚国令尹之宫。　⑰左司马戌及息而还：左司马沈尹戌走到息邑，听说楚军已败，就中途折回来了。息（在今河南息县西南），原为息国，姬姓侯爵，为楚国所灭，时已沦为楚邑。　⑱免吾首：不让我的头落入敌人手中。　⑲吴句卑：沈尹戌的小臣。吴，指句卑本是吴国人。　⑳我实失子：以前我实在没重视你。失子：不知你贤，即错待了你。　㉑布裳：铺开下裙。布，铺开。裳，下衣，即下裙。　㉒刭（jǐng颈）而裹之：把头割下来包裹好。刭，割下，指割下头。之，指沈尹戌的头。　㉓藏其身：把沈尹戌的尸身隐藏好。藏，隐藏，即掩埋了。　㉔以其首免：带着沈尹戌的头逃走。免，逃脱。

【译文】

吴军追赶楚军，到了清发河边，正要攻打楚军。夫槩王说："被围困的野兽还要搏斗，何况人呢？如果楚军知道不免一死而同我们拚死作战，那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打败。如果使先渡河的楚军知道一过河就可以免死，后渡河的必然羡慕先渡河的，楚军只顾活命自然就没有斗志了。等一半敌人渡过了河然后我们可以发动攻击！"照这样做，又打败了敌人。先渡过河的楚军正在煮饭，吴军又追到了，楚军又逃跑，吴军把楚军做好的饭吃了，然后又继续追击，在雍澨地方又打败了楚军。这样经过五次战斗，吴军打到了楚国国都郢城。十一月二十八日，楚王昭只带领了他的妹妹季芈逃出郢城。渡睢水时，楚臣

鍼尹固跟楚王坐在一只船上，昭王让鍼尹固把火炬系在象尾上，使象冲击追赶的吴军，才得脱险。

十一月二十九日，吴国军队进入郢城，各人按照官位高低，分别住进楚国的宫室。吴王阖庐的儿子子山住进了令尹府；夫槩王不服，要去攻打他，子山害怕，只得退出去，夫槩王便住进了令尹府。

左司马沈尹戌走到息邑，听说楚军已败，就中途折回来了。在雍澨把吴军打败了，可是沈尹戌受了伤。当初，沈尹戌在吴国做过吴王阖庐的臣子，所以他耻于被吴军擒获。就对他的部下说："谁能够不让我的头落入敌人手中？"有个本是吴国人名叫句卑的说："我是个贱人，可以担当这件事吗？"沈尹戌说："以前我实在没重视你。可以担当这件事！"沈尹戌又同吴军战斗了三次，可是次次又都受伤，沈尹戌说："我不中用了！"句卑见沈尹戌已死，就铺开下裙，把他的头割下来包裹好，又把他的尸身隐藏起来，便带着沈尹戌的头逃走了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涉雎济江，入于云中①。王寝，盗攻之，以戈击王。王孙由于以背受之②，中肩。王奔郧③，钟建负季芈以从④。由于徐苏而从⑤。郧公辛之弟怀⑥，将弑王，曰："平王杀吾父，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"辛曰："君讨臣，谁敢仇之？君命，天也。若死天命，将谁仇？《诗》曰⑦：'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不侮矜寡，不畏强御⑧。'唯仁者能之。违强陵弱⑨，非勇也。乘人之约⑩，非仁也。灭宗废祀⑪，非孝也。动无令名⑫，非知也。必犯是⑬，余将杀女！"斗辛与其弟巢，以王奔随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云中：即云梦泽，楚国的大泽（在今湖北安陆县）。按：云梦为二泽，云在江北，梦在江南，方圆八九百里。后将二泽合并，称云梦泽。②王孙由于以背受之：王孙由于用自己的背替昭王挡住戈。王孙由于，又叫吴由于，楚之公族。③郧（yún云）：本为小国名，被楚所灭，沦为楚邑（在今湖北安陆县境）。　④钟建负季芈以从：钟建背了昭王的妹妹季芈跟随着。钟建，楚国大夫，善音乐。　⑤由于徐苏而从：王孙由于慢慢地苏醒过来，仍追赶跟从楚王。　⑥郧公辛：楚国守郧邑的大夫，即斗辛，楚平王令尹蔓成然之子。据《左传》鲁昭公十四年记载，蔓成然辅佐平王有功，贪得无厌，楚平王即位一年后杀掉了他，而使蔓成然之子居于郧。故斗辛之弟斗怀欲报“平王杀父”之仇。　⑦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篇。　⑧柔亦不茹，刚亦不吐。不侮矜寡，不畏强御：遇到软弱的不去欺凌，遇到强硬的也不逃避。不欺侮鳏寡之人，也不惧怕强暴之人。柔，软弱的。茹，吞下，有“欺凌”之意。吐，这里指逃避。吞、吐，比喻取、舍；刚、柔，比喻强、弱。侮，欺侮。矜寡，同“鳏寡”。鳏，老而无妻。强御，即强暴。原诗是赞美周宣王的卿士仲山甫，不畏强欺弱的美德。斗辛引来是劝他弟弟，不要在楚王遇到患难时而欺凌他。　⑨违强陵弱：避开强暴欺侮软弱。陵，同“凌”，欺凌。这里强指楚平王，弱指楚昭王。　⑩乘人之约：乘人之危。约：患难，即窘迫之际。　⑪灭宗废祀：灭斗氏的宗族，废祖先的祭祀。此言：如果杀掉楚昭王，日后楚王必灭斗氏之族，灭族则斗氏祖先的祭祀必因此而废。

⑫动无令名：做出弑君的事自然不会有美名。　⑬必犯是：你一定要冒犯这个不勇、不仁、不孝、不智的恶名而杀楚王。　⑭以王奔随：保护楚昭王逃奔随国。随，姬姓小国（在今湖北随县）。

【译文】

楚昭王涉过雎水又渡过长江，来到了云梦泽。楚王正在睡觉，一伙强人突然来袭击，用戈刺昭王。王孙由于用自己的背替昭王挡住戈，肩部受了伤。楚王逃到郧地，钟建背了昭王的妹妹季芈跟随着。王孙由于慢慢地苏醒过来，仍然追赶跟从着楚王。楚国郧邑大夫斗辛的弟弟名叫怀，想要杀死楚昭王，

说："平王杀死了我的父亲，我杀死他的儿子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"斗辛说："国君惩办臣子，谁敢仇恨他？国君的命令是代表天意。如果死于天意，还要仇恨谁？《诗经》上说'遇到软弱的不去欺凌，遇到强硬的也不逃避。不欺侮鳏寡之人，也不惧怕强暴之人。'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这样。避开强暴欺侮软弱，算不得勇。乘人遇到危难下手，算不得仁。犯下灭族废祀之罪，算不得孝。做事没有美名，算不得智。你一定要冒犯这不勇、不仁、不孝、不智的弑君恶名，我就先杀了你！"斗辛和他的弟弟巢，便保护着楚昭王逃奔随国。

【原文】

吴人从之，谓随人曰："周之子孙，在汉川者，楚实尽之①。天诱其衷②，致罚于楚③，而君又窜之④。周室何罪？君若顾报周室，施及寡人⑤，以奖天衷⑥，君之惠也。汉阳之田⑦，君实有之！"楚子在公宫之北⑧，吴人在其南。子期似王⑨，逃王⑩，而己为王⑪，曰："以我与之⑫，王必免⑬！"随人卜与之⑭，不吉。乃辞吴曰："以随之辟小⑮，而密迩于楚⑯；楚实存之。世有盟誓，至于今未改。若难而弃之⑰，何以事君？执事之患，不唯一人⑱。若鸠楚竟，敢不听命⑲？"吴人乃退。炉金初宦于子期氏⑳，实与随人要言㉑。王使见，辞曰："不敢以约为利㉒。"王割子期之心㉓，以与随人盟。

【注释】

①周之子孙，在汉川者，楚实尽之：周朝的子孙，封在汉水一带的，都被楚国吞灭了。汉川，汉水流域。　②天诱其衷：上天表示了它的心

意。诱，导，这里有“表示”的意思。衷，心意。　③致罚于楚：让我惩罚楚国。致罚，进行惩罚。　④而君又窜之：而你却又把楚王窝藏起来。窜，藏匿，窝藏。　⑤施（yì异）及寡人：延续到我的身上。施，延续，延长。　⑥以奖天衷：来助成天的意旨。奖，完成，助成。天衷，天的意旨。　⑦汉阳之田：汉水以北的土地。阳，水之北为阳。田，土地。　⑧公宫：随君之宫。　⑨子期似王：子期长的很像楚昭王。子期，即公子结，楚平王之子，楚昭王之兄。　⑩逃王：使楚昭王逃走。　⑪为王：冒充楚昭王。为，同“伪”。　⑫以我与之：把我交给吴军。　⑬免：脱险。　⑭卜与之：交出子期占卜吉凶。　⑮辟小：偏僻狭小。　⑯密迩于楚：距离楚国极近。密迩，靠近。于，介词，离。　⑰若难而弃之：如果在楚国有危难的时候便背弃了它。　⑱执事之患，不唯一人：楚国同您为敌的忧患，不仅楚昭王一人而已。执事，古代同对方讲话时，借为尊敬对方的称呼，是表示谦让的词。这里是对吴王和吴王派来向随君索要楚昭王的吴人的尊称。　⑲若鸠楚竟，敢不听命：如果您把整个楚国安定下来，我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呢？鸠，安定。　⑳炉（lú卢）金：子期的家臣。炉，一作“鑪”。　初宦于子期氏：当初为之期的家臣。宦，事奉别人，即家臣。　㉑要言：即约言，犹“订约”。指吴军威胁随人时，炉金与随君约言，把楚王隐藏起来，以子期代楚王的事情。　㉒不敢以约为利：不敢乘楚王困窘之际图谋自己的利益。以约，乘楚王患难之际，即乘楚王之危。以，介词，乘。　㉓王割子期之心：楚王割取子期心前的血。心：指心前的血，并非真正的心。按：子期本欲代楚王赴难，故楚昭王割取他心前的血与随人订盟，表示接受子期的忠心。

【译文】

吴军追赶着楚昭王，吴王派人对随国国君说：“周朝的子孙，封在汉水一带的，都被楚国吞灭了。上天表示了它的心意，让我惩罚楚国，而您却又把楚王窝藏起来。周朝的子孙有什么罪呢？您若顾念报答周室的恩惠，延续到我的身上，来助成天的意旨，是您的好意。那么，汉水以北的土地，实在应该归您所有！”楚王的住处在随君宫殿的北面，吴军驻扎在随君宫

殿的南面。楚昭王的哥哥子期长得很像昭王，他让昭王逃走，自己冒充楚昭王，说："把我交给吴军，昭王一定可以脱险！"随国国君占卜交出子期，不吉利。便谢绝吴国说："随是个偏僻狭小的国家，距离楚国极近；楚国实在保全了我国的存在。随、楚两国世世代代都有友好的盟约，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。如果在楚国有危难的时候便背弃了它，这样不守信义，以后又怎么事奉您呢？楚国同您为敌的忧患，不只是楚昭王一个人。如果您把整个楚国安定下来，我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呢？"吴军便撤退了。炉金当初做子期的家臣，吴军威胁随人时曾与随君订约，用子期代替昭王。事后，楚昭王派炉金以王臣身份去会见随君订盟，炉金辞谢说："不敢乘楚王困窘之际图谋自己的利益。"于是楚昭王割取子期心前的血，来同随君订盟。

【原文】

初，伍员与申包胥友①。其亡也②，谓申包胥曰："我必复楚国③。"申包胥曰："勉之！子能复之，我必能兴之。"及昭王在随，申包胥如秦乞师，曰："吴为封豕长蛇④，以荐食上国⑤，虐始于楚⑥。寡君失守社稷，越在草莽⑦，使下臣告急曰⑧："夷德无厌⑨，若邻于君，疆埸之患也⑩。逮吴之未定⑪，君其取分焉⑫；若楚之遂亡，君之土也⑬。若以君灵抚之，世以事君！"秦伯使辞焉⑭，曰："寡人闻命矣。子姑就馆，将图而告。"对曰："寡君越在草莽，未获所伏⑮。下臣何敢即安⑯？"立依于庭墙而哭⑰，日夜不绝声，勺饮不入口⑱。七日，秦哀公为之赋《无衣》⑲，九顿首而坐⑳。秦师乃出。

【注释】

①申包胥：楚国大夫。　②其亡也：伍员逃奔吴国之时。　③复：同“覆”，颠覆；一解为报复，即报仇。根据下文申包胥的对话“……子能复之，我必能兴之”，前解合适。　④封豕：大野猪。封，大。

⑤以荐食上国：来屡次侵吞中原国家。荐，屡次。食，侵食，吞食。

⑥虐始于楚：最先侵害到楚国。虐，残害，侵害。　⑦越在草莽：逃走在民间僻野。　⑧使臣下告急：使臣下我向秦国告急求救。申包胥去秦乞师，并非楚昭王所命，此处所说“使臣下告急”，是申包胥的托言。　⑨夷德无厌：吴国人的贪心永远没有满足。夷，指吴国人。德，这里指贪心。厌，满足。　⑩若邻于君，疆埸之患也：如果吴成为您的邻邦，恐怕您的边疆也要受到祸害。邻，指邻国。疆埸，边界。　楚国的西界与秦国接壤，如果吴灭了楚国，吴则成为秦国的邻邦。　⑪逮吴之未定：趁吴人还没有把楚国平定。逮，趁。　⑫君其取分焉：您还是赶快出兵占领一部分土地。取分，占领一部分土地，即与吴共分楚地。

⑬若楚之遂亡，君之土也：如果楚国就此灭亡，这一部分楚国的土地就成为您的领土了。遂亡，就此灭亡。遂，于是，即在这时。　⑭秦伯：即秦哀公，秦景公之子，鲁昭公六年（公元前536年）即位，在位三十六年。使辞：派人婉言谢绝。　⑮未获所伏：还没得到安身的地方。伏，处。　⑯即安：就休息。　⑰立依：站靠着。　⑱勺饮不入口：连一口水都没喝。饮，指汤、水一类可饮之物。　⑲《无衣》：见《诗经·秦风》。此诗赞颂了即将参加作战的将士，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。秦哀公赋此诗，表示同意申包胥的请求，决定出兵救楚。　⑳九顿首而坐：申包胥顿首九次然后才坐下来。九顿首，即磕了九次头，表示礼重。

【译文】

当初，伍子胥跟申包胥是朋友。伍子胥逃亡吴国的时候，对申包胥说：“我一定要颠覆楚国。”申包胥说：“努力吧！你能颠覆楚国，我一定能复兴楚国。”到了楚昭王在随国避难的时候，申包胥就到秦国去讨救兵，他说：“吴国是头大野猪，是条大毒蛇，一次一次地吞食中原国家，楚国最先受到侵害。敝国国君守不住自己的国家，逃走在民间僻野，派我来向秦国告急求救

说："吴国人贪心不足，如果吴成为您的邻邦，恐怕您的边疆也要受到祸害。趁吴人还没有把楚国平定，您还是赶快出兵占领一部分土地；要是楚国就此灭亡，这一部分土地就成为您的领土了。如果仰仗您的威福派兵安定楚国，楚国一定世世代代服事您！"秦哀公派人婉言谢绝，说："你乞师的事我知道了。你先到宾馆里去休息，等我们考虑好了再答复你！"申包胥回答说："敝国国君逃亡在民间僻野，还没得到安身的地方。我哪敢就去休息呢？"申包胥靠墙站着嚎啕大哭，日夜不停哭声，连一口水都没喝。他哭到第七天，秦哀公大为感动，为他朗读《诗经·无衣》这首诗，表示要同楚国并肩作战。申包胥顿首九次，然后坐下来休息。秦国才出兵。

五 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①，王人杀子朝于楚。

夏，归粟于蔡，以周亟，矜无资②。

越入吴，吴在楚也。

六月，季平子行东野，还未至，丙申，卒于房③。阳虎将以玙璠敛，仲梁怀弗与④，曰："改步改玉⑤。"阳虎欲逐之，告公山不狃⑥。不狃曰："彼为君也，子何怨焉？"既葬，桓子行东野⑦，及费。子泄为费宰，逆劳于郊，桓子敬之。劳仲梁怀，仲梁怀弗敬。子泄怒，谓阳虎："子行之乎？"

申包胥以秦师至。秦子蒲、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

楚⑧。子蒲曰："吾未知吴道⑨。"使楚人先与吴人战，而自稷会之⑩，大败夫槩王于沂⑪。吴人获蔫射于柏举⑫。其子帅奔徒以从子西⑬，败吴师于军祥⑭。秋，七月，子期、子蒲灭唐⑮。九月，夫槩王归，自立也⑯。以与王战而败⑰，奔楚，为堂谿氏⑱。

吴师败楚师于雍澨。秦师又败吴师。吴师居麇⑲。子期将焚之⑳，子西曰："父兄亲暴骨焉㉑，不能收㉒，又焚之，不可！"子期曰："国亡矣！死者若有知也，可以歆旧祀㉓，岂惮焚之？"焚之而又战，吴师败。又战于公婼之谿㉔，吴师大败。吴子乃归。囚阖庐罢㉕，阖庐罢请先㉖，遂逃归。

叶公诸梁之弟后臧㉗，从其母于吴㉘，不待而归㉙。叶公终不正视㉚。

乙亥，阳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㉛，而逐仲梁怀。冬十月丁亥，杀公何藐㉜。己丑，盟桓子于稷门之内㉝。庚寅，大诅㉞，逐公父歜及秦遄，皆奔齐。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定公五年（公元前505年）。　②周：同"賙（zhōu舟）"，救济。　矜：哀怜，同情。　资：粮食。　③行：巡行视察。　东野：鲁国都城东郊外。　丙申：六月十七日。　房：即防，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曲阜县东）。　④阳虎：季氏家臣。　玙（yú于）璠（fán凡）：亦作"璠玙"，两种美玉。　仲梁怀：鲁国大夫；一说，季氏家臣。　⑤改步改玉：步子改变了，美玉也要跟着改变。杜预注："昭公之出，季孙行君事，佩玙璠祭宗庙。今定公立，复臣位，改君步，则亦当去玙璠。"　⑥

公山不狃（niǔ纽）：即子泄，又称不狃，鲁国大夫。 ⑦桓子：即季孙斯，又称季桓子，鲁国大夫。 ⑧子蒲、子虎：都是秦国大夫。五百乘：共三万七千五百人。 ⑨吴道：吴军战术。道，术，这里指战术。

⑩自稷会之：秦军在稷与吴军相遇。稷，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桐柏县境）。 ⑪沂：楚国地名，当在今河南桐柏县附近，距稷地不远。 ⑫薳（wěi委）射：楚国大夫。 ⑬奔徒：奔逃的散兵，即败兵。从子西：附属子西的队伍。子西，即楚公子申，楚平王的长庶子。 ⑭军祥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随县西南）。 ⑮唐：姬姓小国（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城镇）。 ⑯自立：自立为吴王，号夫槩故称夫槩王。 ⑰与王战而败：被吴王阖庐战败。王，指吴王阖庐。 ⑱堂谿氏：夫槩的封号。堂谿（同溪），地名（在今河南西平县西北）。 ⑲麇（jūn君）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湖北郧县西）。 ⑳焚之：用火攻打吴军。 ㉑父兄亲暴骨焉：去年吴、楚两军交战，楚人的父兄亲人战死的尸骨还暴露在麇地。暴骨：暴露尸骨。 ㉒收：指埋葬。 ㉓可以歆（xīn欣）旧祀：可以享受子孙为他们举行的祭祀。歆，享。旧祀，传统的祭祀，即依老规矩举行的祭祀。 ㉔公壻之谿：楚国地名，今地不详。壻，同“婿”。 ㉕囚闉（yīn因）與罢：拘禁了闉與罢。闉與罢，楚国大夫。 ㉖闉與罢请先：闉與罢哄骗吴军，请求先行到吴国。 ㉗叶公诸梁：楚国左司马沈尹戌之子，字子高，因封于叶，故称“叶公”。叶，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叶县南三十里）。 ㉘从其母于吴：叶公的弟弟后臧与他的母亲同被吴军俘虏到吴国。 ㉙不待而归：战后，后臧抛弃他的母亲逃回楚国。不待：不等候，即抛弃。 ㉚叶公终不正视：叶公因后臧不义，故终身不正眼瞧他。 ㉛乙亥：九月二十八日。公父文伯：即公父歜（chù触），鲁国大夫。 ㉜十月丁亥：十月初十。公何藐：鲁国大夫。 ㉝己丑：十月十二日。稷门：鲁国都城南门。 ㉞庚寅：十月十三日。大诅：聚众祭神以加祸于某某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五年春天，成周人在楚国杀死王子朝。

夏天，鲁国把粮食馈赠给蔡国，用来救济他们的急难，哀怜他们没有粮食。

越国侵入吴国，这是因为吴国正侵入楚国。

六月，季平子巡行视察东野，回来还没有到达，十七日，在房地死去。阳虎准备用玙璠随葬，仲梁怀不赞成，说："步子改变了美玉也要跟着改变。"阳虎想要驱逐他，告诉公山不狃。不狃说："他是为了国君，您为什么怨恨他？"安葬以后，季桓子巡行视察东野，到达费地。不狃做费地宰，到郊外迎接慰劳，季桓子对他表示尊敬。慰劳仲梁怀，仲梁怀不表示尊敬。不狃大怒，对阳虎说："您要把他赶走吗？"

申包胥带来了秦国的救兵。秦国大夫子蒲、子虎率领战车五百辆来援救楚国。子蒲说："我们不了解吴军的战术。"叫楚军先跟吴军作战，秦军在稷地与吴军相遇，在沂地把夫槩王打得大败。吴军在柏举战斗中俘虏了楚国大夫opr射，他的儿子率领败兵残卒附属子西的队伍，在军祥地方又击败了吴军。七月，子期、子蒲指挥秦、楚联军灭掉了唐国。九月，夫槩王从前线回国，自立为吴王。因与吴王阖庐大战失败，逃到楚国，就是后来的堂溪氏。

吴军在雍澨打败楚军。秦军又打败了吴军。吴军驻扎在麇地，子期要用火攻打吴军。子西反对说："去年吴、楚两军交战，楚人的父兄亲人战死的尸骨还暴露在麇地，不能埋葬，现在又要烧这个地方，不能这样做！"子期说："国家快要灭亡了！我们的父兄亲人如果死而有知，楚国复兴他们可以享受子孙为他们举行的祭祀，怎么还怕烧掉呢？"楚军一边放火一边进攻，吴军败退。又在公壻之溪战斗，吴军又大败，吴王阖庐就撤兵回国。吴军拘禁了楚国大夫鬬巽罢。鬬巽罢哄骗吴军，请求先行到吴国，在半路上便逃回楚国。

叶公诸梁的弟弟后臧，与他的母亲同被吴军俘虏到吴国，后来后臧抛弃他的母亲自己逃回楚国。叶公诸梁因后臧不义，所以终身不正眼瞧他。

九月二十八日，阳虎囚禁了季桓子和公父文伯，并驱逐了

仲梁怀。冬季十月初十，杀了公何藐。十二日，与桓子在稷门之内盟誓。十三日，聚众祭神逛行大的诅咒，驱逐了公父文伯和秦遄，这两个人都逃往齐国。

【原文】

楚子入于郢。初，斗辛闻吴人之争宫也①，曰："吾闻之：不让则不和，不和不可以远征。吴争于楚，必有乱，有乱则必归。焉能定楚？"王之奔随也，将涉于成臼②，蓝尹亹涉其帑③，不与王舟。及宁④，王欲杀之。子西曰："子常唯思旧怨以败⑤，君何效焉？"王曰："善！使复其所⑥，吾以志前恶⑦。"王赏斗辛、王孙由于、王孙圉、钟建、斗巢、申包胥、王孙贾、宋木、斗怀⑧。子西曰："请舍怀也⑨！"王曰："大德灭小怨，道也⑩。"申包胥曰："吾为君也，非为身也。君既定矣，又何求？且吾尤子旗⑪，其又为诸⑫？"遂逃赏。王将嫁季芈。季芈辞曰："所以为女子，远丈夫也；钟建负我矣⑬。"以妻钟建，以为乐尹。

王之在随也，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⑭，国于脾泄⑮。闻王所在，而后从王。王使由于城麇⑯，复命⑰，子西问高厚焉，弗知。子西曰："不能，如辞⑱。城不知高厚大小，何知？"对曰："固辞不能，子使余也⑲。人各有能有不能。王遇盗于云中，余受其戈，其所犹在⑳。"袒而视之背，曰："此余所能也。脾泄之事，余亦弗能也㉑。"

晋士鞅围鲜虞，报观虎之役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吴人之争宫：指夫槩王与子山争住楚令尹之宫的事。　②成臼（jiù旧）：水名（在今湖北天门县西北）。　③蓝尹亹（wěi尾）涉其帑（nú奴）：蓝尹亹先在臼水用船把自己的妻子渡过水去。蓝尹亹，楚国大夫。　④及宁：等到乱定之后　⑤子常唯思旧怨以败：当初令尹子常就是因为念旧怨的缘故才遭到失败的，　⑥使复其所：使蓝尹亹恢复原来的官职。所。这里指原来的官职。　⑦吾以志前恶：我藉此记住前日兵败的过错。　⑧王孙圉（yǔ语）、王孙贾：都是王族。宋木：其它事无记载，是这次战争保护楚昭王有功的人。　⑨舍怀：不赏赐斗怀。舍，弃，即不赏赐。斗怀曾有杀楚王之意，故子西主张不赏赐他。　⑩大德灭小怨，道也：人既然对我有大恩，就应忘记其小怨，这是正确的道理。德，恩德。斗怀初虽有弒楚王之意，其后有大功，故楚王不记其小怨。　⑪且吾尤子旗：况且我常以子旗为过。尤：过失。子旗，即薳成然。　⑫其又为诸：难道我又要做子旗吗？　⑬所以为女子，远丈夫也；钟建负我矣：作为女子，就应当同男人离得很远；可是钟建已经背过我了！按：古代统治者提倡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所以季芈表示非嫁给钟建不可。　⑭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：子西伪设楚王的车马衣服，并警卫着交通要道，以此来安定人心。　⑮国于脾泄：在脾泄邑伪建楚王的行都。脾泄，楚国邑名，在今湖北江陵县境，靠近楚国郢都。　⑯王使由于城麇：楚昭王派王孙由于修筑麇邑的城墙。　⑰复命：又命令，即又派。　⑱如辞：不如推辞。如，犹言“不如”。　⑲固辞不能，子使余也：本来我推辞不能筑城，你一定要派我去的。　⑳其所犹在：受伤之处还在。　㉑脾泄之事，余亦弗能也：正像你在脾泄伪建楚王行都之事，也是我所不能做的。

【译文】

楚昭王回到了郢都。当初，斗辛听说吴军将帅争住楚国宫室，说：“我听说：不谦让便不会和睦，不和睦就不能出兵远征。吴军将帅在楚国进行争夺，一定会产生祸乱。产生祸乱一定要撤军回国，怎能安定楚国呢？”楚昭王逃奔随国时，要渡成臼河，楚国大夫蓝尹亹先用船把自己的妻子渡过河去，不给昭

王船用。等到楚国安宁之后，昭王要杀蓝尹亹。子西劝阻说："当初令尹子常就是因为念旧怨的缘故才遭到失败的，您为什么效法他呢？"楚昭王说："对！让蓝尹亹恢复原来的官职，我借此记住前日兵败的过错。"楚昭王赏赐斗辛、王孙由于、王孙圉、钟建、斗巢、申包胥、王孙贾、宋木、斗怀。子西说："请您不要赏赐斗怀！"昭王说："人既然对我有大恩，就不应记其小怨，这是正确的道理。"申包胥说："我向秦国乞师是为君救难，不是为我自身求赏。国君既然安定了，我还追求什么？况且我常认为子旗的做法是错误的，难道我又要做子旗吗？"于是申包胥便逃避了楚王的赏赐。楚昭王要出嫁他妹妹季芈，季芈谢绝说："作为女子，就应当同男人离得很远，可是钟建已经背过我了！"楚王把季芈嫁给钟建为妻，封钟建为管音乐的大夫。

楚昭王在随国时，子西伪设楚王的车马衣服，并警卫着交通要道，在脾泄伪建楚王的行都，以此来安定人心。子西听到楚昭王的下落，然后又跟从了昭王。楚昭王派王孙由于修筑麇邑的城；又派子西问由于城墙修筑得多高、多厚，王孙由于不知道。子西说："你如果不能办，当初还不如推辞不办？你修城尚不知城墙的高、厚和城的大、小，还知道什么？"王孙由于回答道："我本来推辞不能修城，是你一定要派我去的。人各有所长，有的事能做，有的事不能做；昭王在云梦泽遇上强人，我受强人的戈击，受伤之处还在！"王孙由于袒露他背上的伤痕给子西看，说："这是我所能做的。正像你在脾泄伪建楚王行都之事，也是我所不能做的。"

晋国士鞅包围鲜虞，是为了报复观虎被俘的那次战役。

六 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①，郑灭许，因楚败也。

二月，公侵郑取匡②，为晋讨郑之伐胥靡也。往不假道于卫；及还，阳虎使季、孟自南门入，出自东门，舍于豚泽③。卫侯怒，使弥子瑕追之④。公叔文子老矣⑤，辇而如公，曰："尤人而效之，非礼也。昭公之难，君将以文之舒鼎，成之昭兆，定之鞶鉴⑥，苟可以纳之，择用一焉。公子与二三臣之子，诸侯苟忧之，将以为之质。此群臣之所闻也。今将以小忿蒙旧德⑦，无乃不可乎。大姒之子⑧，唯周公、康叔为相睦也。而效小人以弃之，不亦诬乎！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，君姑待之，若何？"乃止。

夏，季桓子如晋，献郑俘也。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⑨。晋人兼享之。孟孙立于房外，谓范献子曰："阳虎若不能居鲁，而息肩于晋，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，有如先君。"献子曰："寡君有官，将使其人⑩。鞅何知焉？"献子谓简子曰："鲁人患阳虎矣，孟孙知其衅⑪，以为必适晋，故强为之请，以取入焉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定公六年（公元前504年）。　②匡：郑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长垣县）。　③豚泽：卫国东门外小地名。　④弥子瑕：即弥子，又称彭封弥子，卫灵公宠幸的大夫。　⑤公叔文子：即公叔戌，又称公叔发，卫国大夫。　⑥文：卫文公的省称。　舒鼎：鼎名。成：晋成公的省称。　昭兆：宝龟。　定：卫定公的省称。　⑦蒙：覆蒙，此犹言掩盖。　⑧大姒（sì四）：即太，姒周文王妃。　⑨夫人：指晋侯夫人。　⑩将使其人：将要使用适当的人。　⑪衅：预兆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六年春天，郑国灭亡了许国，这是因为楚国战败不能救援它。

二月，定公侵入郑国夺取匡地，这是为了晋国去讨伐郑国的攻打胥靡。去的时候不向卫国借道；等到回来的时候，阳虎让季桓子、孟懿子从卫国都城的南门进入，从东门出去，住在豚泽。卫侯大怒，派弥子瑕追赶他们。公叔文子年令大了，坐了人拉的车子到了卫侯那里，说："怨恨别人而效法他，这是不符合礼的。鲁昭公遭到危难的时候，君王准备用文公的舒鼎，成公的宝龟，定公的鞶鉴，如果有人送回鲁昭公，对这些宝物可以任选一件。君王的儿子和几位大夫的儿子，诸侯如果为鲁昭公操心，将把他们送去作为人质。这是臣下们所听到的。现在将用小的愤恨掩盖旧日的恩德，恐怕不可以吧。太姒的儿子，只有周公、康叔是互相和睦的。然而现在要效法小人而抛弃和睦，不也是受欺骗吗！上天将要使阳虎增多罪过而灭亡他，君王姑且等待着这一天，怎么样？"卫侯就停止出兵。

夏天，季桓子到晋国去，这是为了奉献郑国的俘虏。阳虎强派孟懿子前去向晋侯夫人回送财礼。晋国人同时设享礼招待他们。孟懿子站在房门外，对范献子说："阳虎如果不能在鲁国住下去，而卸除职责来晋国，晋国不让他做中军司马，有先君在上。"范献子说："寡君设立官职，将要使用适当的人。鞅知道什么呢？"范献子对赵简子说："鲁国人担心阳虎了，孟懿子看到了这预兆，认为阳虎一定会到晋国去，所以竭力为他请求，以期求得禄位而进入晋国。"

【原文】

四月己丑，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，获潘子臣、小惟

子及大夫七人①。楚国大惕②，惧亡。子期又以陵师败于繁扬③。令尹子西喜曰："乃今可为矣。"于是乎迁郢于鄀，而改纪其政④，以定楚国。

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⑤，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。郑于是乎伐冯、滑、胥靡、负黍、狐人、阙外⑥。六月，晋阎没戍周，且城胥靡。

秋八月，宋乐祁言于景公曰："诸侯唯我事晋，今使不往，晋其憾矣。"乐祁告其宰陈寅⑦。陈寅曰："必使子往。"他日，公谓乐祁曰："唯寡人说子之言，子必往。"陈寅曰："子立后而行，吾室亦不亡。唯君亦以我为知难而行也。"见溷而行⑧。赵简子逆而饮之酒于绵上，献杨楯六十于简子。陈寅曰："昔吾主范氏，今子主赵氏，又有纳焉。以杨楯贾祸，弗可为也已。然子死晋国，子孙必得志于宋。"范献子言于晋侯曰："以君命越疆而使，未致使而私饮酒，不敬二君⑨，不可不讨也。"乃执乐祁。

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⑩，盟国人于亳社，诅于五父之衢。

冬十二月，天王处于姑莸⑪，辟儋翩之乱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月己丑：四月十五日。　终累：阖庐之子，夫差之兄，吴国太子。　潘子臣、小惟子：皆楚国大夫。　②大惕：大大忧惧。　③陵师：陆军。　④鄀（ruò若）：指上鄀（在今湖北宜城县东南）。　⑤儋（dān单）翩：周朝大夫。　⑥冯：周朝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附近）。负黍：周朝地名（在今河南登封县西南）。狐人：周朝地名（在今

河南临颍县）。阙外：周朝地名（在今河南伊川县北）。 ⑦陈寅：宋国大夫。 ⑧溷（hùn混）：宋大夫乐祁之子。 ⑨越疆：越过别国的疆界。从宋国到晋国，必然经过郑国，故曰越疆。 二君：指晋定公和宋景公。 ⑩周社：鲁国雉门外的周社。 ⑪姑蔑（yóu尤）：周朝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

【译文】

四月十五日，吴国太子终累打败了楚国水军，俘虏了潘子臣、小惟子和七个大夫。楚国大大忧惧，害怕灭亡。子期又率领陆军在繁阳被打败。令尹子西高兴地说："从今以后国家可以治理了。"从这时开始把郢都迁到鄀地，并改革治理国政，以安定楚国。

成周儋翩率领王子朝的部下，依靠郑国人准备在成周发动叛乱。郑国在这种情况下进攻冯地、滑地、胥靡、负黍、狐人、阙外。六月，晋国阎没在成周戍守，并且在胥靡筑城。

秋季八月，宋国乐祁对景公说："诸侯唯有我国事奉晋国，现在使者不去，晋国恐怕要怨怒我们了。"乐祁把话告诉了他的家臣之长陈寅。陈寅说："一定派您前去。"过了几天，景公对乐祁说："唯有寡人对您的话高兴，您一定要前去。"陈寅说："您立了继承人再走，我们家也不会灭亡。希望国君也认为我们是明知困难才去的。"乐祁让溷拜见了景公才动身。赵简子迎接乐祁并在绵上给他酒喝，乐祁奉献六十面杨木盾牌给赵简子。陈寅说："从前我们事奉范氏，现在您事奉赵氏，又有奉献的东西。用杨木盾牌买来祸患，不可挽救了。然而您死在晋国，子孙必然在宋国得志。"范献子向晋侯说："因为国君的命令越过别国而出使，没有正式报告使命而私下喝酒，不尊敬两国国君，不可以不治罪。"于是就抓了乐祁。

阳虎又和定公与三桓在周社盟誓，和国人在亳社盟誓，在五父之衢诅咒。

冬季十二月，天王住在姑莸，这是为了逃避儋翩的叛乱。

七　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二月，周儋翩入于仪栗以叛①。

齐人归郓、阳关②，阳虎居之以为政。

夏四月，单武公、刘桓公败尹氏于穷谷。

秋，齐侯、郑伯盟于鹹，征会于卫。卫侯欲叛晋，诸大夫不可。使北宫结如齐③，而私于齐侯曰："执结以侵我。"齐侯从之，乃盟于瑣④。

齐国夏伐我⑤。阳虎御季桓子，公敛处父御孟懿子⑥，将宵军齐师。齐师闻之，堕⑦，伏而待之。处父曰："虎不图祸，而必死。"苫夷曰⑧："虎陷二子于难。不待有司，余必杀女。"虎惧，乃还，不败。

冬十一月戊午，单子、刘子逆王于庆氏⑨。晋籍秦送王。己巳，王入于王城，馆于公族党氏⑩，而后朝于庄宫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定公七年（公元前503年）。仪栗：周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②阳关：齐、鲁交界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约六十里）。　③北宫结：即结，卫国大夫。　④瑣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大名县东）。　⑤国夏：即国惠子，又称惠子，齐国大夫。　⑥公敛处父：即公敛阳，又称处

父，孟氏家臣。 ⑦堕：毁坏军容以省曰堕，犹言假装没有防备。杜预注："堕毁其军以诱敌。" ⑧苫（shān山，又读shàn扇）夷：即苫越，鲁国大夫。 ⑨ 弓戊午：十一月二十三日。庆氏：周朝大夫。杜预注："庆氏，守姑蔑大夫。" ⑩己巳：十二月初五。党氏：周朝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七年春季二月，周朝儋翩进入仪栗而叛变。

齐国人归还郓地、阳关，阳虎住在那里主持政事。

夏季四月，单武公、刘桓公在穷谷打败了尹氏。

秋天，齐侯、郑伯在鹹地结盟，在卫国召集诸侯会见。卫侯想要背叛晋国，诸位大夫认为不行。卫侯派北宫结到齐国去，并私下对齐侯说："把结抓起来并侵袭我国。"齐侯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就在琐地结盟。

齐国国夏进攻我国。阳虎为季桓子驾御战车，公敛处父为孟懿子驾御战车，准备夜晚攻击齐军。齐军听到这个消息，假装没有防备，埋伏下军队等待鲁军。公敛处父说："阳虎不考虑这样做会引起祸患，你一定得死。"苫夷说："阳虎如果你使他们二位陷于危难。不等军法官的判决，我一定杀了你。"阳虎害怕，就撤回了军队，才没有遭到失败。

冬季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单子、刘子在庆氏那里迎接周天子。晋国籍秦护送周天子。十二月初五，周天子进入王城，住在公族党氏那里，然后到庄宫朝拜。

八 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王正月，公侵齐，门于阳州① 。士皆坐列，曰，颜高之弓六钧② ，皆取而传观之。阳州人出，颜高夺人弱

弓，籍丘子鉏击之，与一人俱毙③。偃且射子鉏④，中颊，殪。颜息射人中眉⑤，退曰："我无勇，吾志其目也。"师退，冉猛伪伤足而先。其兄会乃呼曰："猛也殿。"

二月己丑，单子伐谷城⑦，刘子伐仪栗。辛卯，单子伐简城，刘子伐盂⑧，以定王室。

赵鞅言于晋侯曰："诸侯唯宋事晋，好逆其使，犹惧不至。今又执之，是绝诸侯也。"将归乐祁。士鞅曰："三年止之，无故而归之，宋必叛晋。"献子私谓子梁曰："寡君惧不得事宋君，是以止子。子姑使溷代子。"子梁以告陈寅。陈寅曰："宋将叛晋，是弃溷也。不如待之。"乐祁归，卒于大行。士鞅曰："宋必叛，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。"乃止诸州。

公侵齐，攻廪丘之郛。主人焚冲，或濡马褐以救之⑨，遂毁之。主人出，师奔。阳虎伪不见冉猛者，曰："猛在此，必败。"猛逐之，顾而无继，伪颠⑩。虎曰："尽客气也⑪。"苫越生子，将待事而名之。阳州之役获焉，名之曰阳州。

夏，齐国夏、高张伐我西鄙。晋士鞅、赵鞅、荀寅救我。公会晋师于瓦⑫。范献子执羔，赵简子、中行文子皆执雁。鲁于是始尚羔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定公八年（公元前502年）。门于阳州：向阳州城门进攻。
②颜高：鲁国大夫。　③籍丘子鉏：即子鉏，齐国大夫。毙：此指仆

倒，跌倒。 ④偃：仰卧。 ⑤颜息：鲁国人。 ⑥冉猛：即猛，鲁国人。 ⑦二月己丑：杨伯峻认为二月无己丑，疑“二”乃“三”之误，即三月二十六日。谷城：周朝地名（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）。 ⑧辛卯：三月二十八日。简城：周朝地名，离王城不远。盂：即邘（yú于），周初国名，后为郑地，又为周邑（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）。 ⑨马褐：粗麻布所制的短衣。 ⑩伪颠：犹言伪装从车上掉下来。 ⑪客气：不是发自内心的勇气。 ⑫瓦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滑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八年春天，周历正月，定公侵袭齐国，攻打阳州城门。士兵都按照行列坐着，说，颜高的弓有一百八十斤的力量才能拉满，大家都拿过来传看它。阳州人出战，颜高抢过别人的软弓准备射箭，籍丘子鉏击打颜高，颜高和另一个人一起被打倒在地上。颜高仰卧在地上用箭射子鉏，射中他的脸颊，倒地而死。颜息射人射中眼眉，退下来说：“我不善于射箭，我本想是射他的眼睛。”军队后退，冉猛假装脚受伤而走在前面。他的哥哥冉会就大喊说：“猛啊到后面押阵。”

三月二十六日，单子进攻谷城，刘子进攻仪栗，三月二十八日，单子进攻简城，刘子进攻盂地，以安定王室。

赵鞅对晋侯说：“诸侯只有宋国事奉晋国，很好地迎接他们的使者，还害怕不来。现在又抓了他们的使者，这是自己断绝与诸侯的关系。”准备放回乐祁。士鞅说：“扣押了他三年，无缘无故把他放回去，宋国一定背叛晋国。”士鞅私下对乐祁说：“寡君害怕不能事奉宋君，因此留下您。您姑且让溷代替您。”乐祁把士鞅的话告诉陈寅。陈寅说：“宋国将要背叛晋国，这是抛弃溷，不如等待时机。”乐祁回归宋国，半路死在太行。士鞅说：“宋国必然背叛我国，不如留下他的尸体来求和。”于是就把尸体留在州地。

定公侵袭齐国，攻打廪丘的外城。廪丘守将焚烧冲城的战

车，有人浸湿了粗麻布短衣灭火，就攻破了外城。守将出战，鲁国的军队逃跑。阳虎假装没有看见冉猛的样子，说："冉猛如果在这里，一定能打败他们。"冉猛就追逐廪丘人，回头一看没有部队跟上来，假装从战车上掉下来。阳虎说："完全不是发自内心的勇气。"苦越生了儿子，准备等待发生大事而命名。阳州的战役俘虏了敌人，就给儿子命名叫阳州。

夏天，齐国国夏、高张进攻我国西部边境。晋国士鞅、赵鞅、荀寅援救我国。定公在瓦地会见晋国军队。范献子拿着羊羔作为礼物，赵简子、中行文子都拿着雁作为礼物。鲁国从这时开始就以羊羔为贵重礼物。

【原文】

晋师将盟卫侯于郔泽①。赵简子曰："群臣谁敢盟卫君者？"涉佗、成何曰②："我能盟之。"卫人请执牛耳③。成何曰："卫，吾温、原也，焉得视诸侯？"将歃，涉佗捘卫侯之手及捥④，卫侯怒。王孙贾趋进曰⑤："盟以信礼也。有如卫君，其敢不唯礼是事，而受此盟也？"

卫侯欲叛晋，而患诸大夫。王孙贾使次于郊，大夫问故。公以晋诟语之⑥，且曰："寡人辱社稷，其改卜嗣，寡人从焉。"大夫曰："是卫之祸，岂君之过也？"公曰："又有患焉，谓寡人必以而子与大夫之子为质。"大夫曰："苟有益也，公子则往。群臣之子，敢不皆负羁绁以从。"将行，王孙贾曰："苟卫国有难，工商未尝不为患，使皆行而后可。"公以告大夫，乃皆将行之。行有日，公朝国人，使贾问焉，曰："若卫叛晋，晋五伐我，病何如

矣?”皆曰:“五伐我，犹可以能战。”贾曰:“然则如叛之，病而后质焉，何迟之有?”乃叛晋。晋人请改盟，弗许。

秋，晋士鞅会成桓公，侵郑，围虫牢，报伊阙也⑦。遂侵卫。

九月，师侵卫，晋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郹（zhuán专）泽：卫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②涉佗、成何：皆晋国大夫。 ③卫人请执牛耳：卫国人请晋大夫执牛耳。执牛耳，主盟人。古代盟誓多杀牛取其血，参与国之臣一人执牛耳。 ④捘（zùn尊去）：推。捥：同“腕”，手腕。 ⑤王孙贾：卫国大夫。 ⑥诟：耻，此指受侮辱、受耻辱。 ⑦成桓公：周朝卿士。伊阙：周朝山名（今地不详）。

【译文】

晋军准备在郹泽和卫侯结盟。赵简子说:“各位大夫谁敢去和卫国国君结盟?”涉佗、成何说:“我们能使他结盟。”卫国人请他们两人执牛耳。成何说:“卫国，像我国的温地、原地一样，哪里能和诸侯一样看待?”将要歃血，涉佗推开卫侯的手血一直流到他手腕上，卫侯大怒。王孙贾快步走到跟前说:“结盟是用来申明礼仪的。就像卫国国君所做的那样，岂敢不奉行礼仪，而接受这个盟约?”

卫侯想要背叛晋国，而担心诸位大夫不同意。王孙贾让卫侯住在城外，大夫问是什么缘故。卫侯把受晋国的侮辱告诉他们，并且说:“寡人使国家受到侮辱，还是改卜别人作为先君的继承人，寡人服从。”大夫说:“这是卫国的祸患，难道是君王的过错吗?”卫侯说:“还有让人担忧的事呢，他们对寡人说一定用你的儿子和大夫的儿子作为人质。”大夫说:“如果是有好处的，

那么公子就去。臣下们的儿子，岂敢不都背负着马笼头和马繮绳跟随前去。”将要走，王孙贾说：“如果卫国有了危难，工匠商贾未尝不制造祸患，让他们都离开才行。”卫侯把话告诉大夫，于是就让他们都走。动身有了确定日期，卫侯让国人朝见，派王孙贾问大家，说：“如果卫国背叛晋国，晋国五次攻打我国，我们会困难到什么程度？”大家都说：“晋国五次攻打我们，我国还可以有能力作战。”王孙贾说：“即然如此那么先背叛晋国，遇到危难后再送人质，有什么晚？”于是就背叛了晋国。晋国人请求重新结盟，卫国人不同意。

秋天，晋国士鞅会合成桓公，侵袭郑国，包围虫牢，报复伊阙那次战役。于是乘机侵袭卫国。

九月，鲁军侵袭卫国，这是因为晋国的缘故。

【原文】

季寤、公鉏极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，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，叔仲志不得志于鲁①。故五人因阳虎。阳虎欲去三桓，以季寤更季氏，以叔孙辄更叔孙氏，己更孟氏。冬十月，顺祀先公而祈焉②。辛卯③，禘于僖公。壬辰，将享季氏于蒲圃而杀之，戒都车曰④：“癸巳至⑤。”成宰公敛处父告孟孙曰：“季氏戒都车，何故？”孟孙曰：“吾弗闻。”处父曰：“然则乱也，必及于子，先备诸。”与孟孙以壬辰为期。

阳虎前驱，林楚御桓子，虞人以铍盾夹之，阳越殿⑥。将如蒲圃，桓子咋谓林楚曰⑦：“而先皆季氏之良也，尔以是继之。”对曰：“臣闻命后。阳虎为政，鲁国服焉。违之，征死。死无益于主。”桓子曰：“何后之有？而

能以我适孟氏乎?”对曰:“不敢爱死，惧不免主。”桓子曰:“往也!”孟氏选圉人之壮者三百人⑧，以为公期筑室于门外。林楚怒马及衢而骋，阳越射之，不中，筑者阖门⑨。有自门间射阳越，杀之。阳虎劫公与武叔⑩，以伐孟氏。公敛处父帅成人，自上东门入⑪，与阳氏战于南门之内，弗胜。又战于棘下⑫，阳氏败。阳虎说甲如公宫，取宝玉大弓以出，舍于五父之衢，寝而为食⑬。其徒曰:“追其将至。”虎曰:“鲁人闻余出，喜于征死⑭，何暇追余?”从者曰:“嘻⑮! 速驾，公敛阳在。”公敛阳请追之，孟孙弗许。阳欲杀桓子，孟孙惧而归之。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庙而出⑯。阳虎入于谨、阳关以叛。

郑驷歂嗣子大叔为政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季寤：即子言，季桓子之弟，鲁国大夫。公鉏极：鲁国大夫。叔孙辄：即子张，鲁国大夫。叔仲志：叔孙带之孙，鲁国宗族。 ②顺祀：依据即位先后的次序祭祀。 ③辛卯：十月初二。 ④壬辰：十月初三。戒：敕令，命令。 ⑤癸巳：十月初四。 ⑥林楚：晋国大夫。阳越：阳虎的从弟。 ⑦咋：同“乍”,突然。 ⑧圉人：奴隶。 ⑨怒马：使马怒。阖门：闭门，关门。 ⑩武叔：即武叔懿子，又称叔孙，鲁国大夫。 ⑪上东门：鲁国都城曲阜门名。 ⑫棘下：鲁国都城内地名。 ⑬说：同“脱”。寝而为食：犹言自己睡下让人做饭。 ⑭征：借为“缯”,缓慢。 ⑮嘻：恐惧的声音。 ⑯辨：犹言周遍，一一地。 ⑰驷歂（chuǎn喘）：即子然，郑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季寤、公鉏极、公山不狃在季氏那里都不得志，叔孙辄在

叔孙氏那里不受宠信，叔仲志在鲁国不得志。所以五个人都依靠阳虎。阳虎想要除掉三桓，用季寤取代季氏，用叔孙辄取代叔孙氏，自己取代孟氏。冬季十月，依据即位先后次序祭祀先公并且祈祷。十月初二，在僖公庙里举行大规模祭祀。初三，准备在蒲圃宴享季氏而杀掉他，命令都邑里的战车部队说："初四那天来到。"成地宰臣公敛处父告诉孟孙说："季氏命令都邑里的战车部队，是什么缘故？"孟孙说："我没听说过。"处父说："既然如此那么就是叛乱了，一定会涉及到您，对这件事先准备一下。"和孟孙约定以初三为期。

阳虎驱车在前，林楚为桓子驾车，警卫军官手持铍、盾在两边夹护，阳越殿后。将到蒲圃，桓子突然对林楚说："你的先人都是季氏的忠良，你也要以此继承他们。"回答说："臣下听到这话已经晚了。阳虎执政，鲁国人都服从他。违背他，就是招死。死了对于主人没有好处。"桓子说："有什么晚？你能把我送到孟氏那里去吗？"林楚回答说："不敢爱惜一死，怕的是主人不能幸免。"桓子说："去吧！"孟氏挑选了三百个健壮的奴隶，让他们为公期在门外造房子。林楚使马激怒到大街上就飞驰起来，阳越射他，没有射中，造房子的奴隶关闭大门。有人从门缝射阳越，杀死了他。阳虎劫持定公和武叔，而攻打孟氏。公敛处父率领成地人，从上东门进入，跟阳氏在南门之内交战，没有取胜。又在棘下交战，阳氏被打败。阳虎脱掉皮甲进到公宫，拿了宝玉大弓出来，住在五父之衢，自己睡下让别人做饭。他的部下说："追赶的人恐怕要到了。"阳虎说："鲁国人听说我走了，正高兴可以慢点死，哪有功夫追我？"跟随的人说："呀！快点套车，公敛处父在那里。"公敛处父请求追赶阳虎，孟孙不同意。公敛处父想要杀掉季桓子，孟孙害怕就把季桓子送回家去。季寤在季氏的祖庙里向祖宗一一地斟酒祭告然后逃走。阳虎进入谨地、阳关而背叛。

郑国的驷歂继承子太叔执政。

九 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①，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，且逆乐祁之尸。辞，伪有疾。乃使向巢如晋盟②，且逆子梁之尸。子明谓桐门右师出③，曰："吾犹衰绖，而子击钟，何也？"右师曰："丧不在此故也。"既而告人曰："已衰绖而生子，余何故舍钟？"子明闻之怒，言于公曰："右师将不利戴氏④，不肯适晋，将作乱也。不然，无疾。"乃逐桐门右师。

郑驷歂杀邓析，而用其竹刑⑤。君子谓："子然于是不忠。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，弃其邪可也⑥。《静女》之三章⑦，取彤管焉。《竿旄》'何以告之'⑧，取其忠也。故用其道，不弃其人。《诗》云⑨：'蔽芾甘棠，勿翦勿伐，召伯所茇⑩'。思其人犹爱其树，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？子然无以劝能矣。"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定公九年（公元前501年）。 ②向巢：即左师巢，又称左师，宋国大夫。 ③子明：即乐溷，乐祁之子，宋国大夫。 ④戴氏：指宋国。 ⑤邓析：郑国大夫。竹刑：邓析作刑律，书于竹简，故名曰竹刑。 ⑥加：有益，有利。弃其邪：犹言不责备他的邪恶。 ⑦《静女》：为《诗经·邶风》篇名。 ⑧《竿旄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》篇名。 ⑨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召南·甘棠》篇。 ⑩蔽芾（fèi 肺）：形容树高大茂密的样子。茇（bá拔）："废"的借字，本义是草房，在此名词用如动词，居住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九年春天，宋公派乐大心到晋国结盟，并且迎回乐祁的尸首。乐大心推辞，假装有病。于是就派向巢到晋国去结盟，并且迎回乐祁的尸首。子明让乐大心出国迎接尸首，说："我还穿着丧服，而您却敲钟作乐，这是为什么？"乐大心说："这是因为丧事不在这里的缘故。"不久又告诉别人说："自己穿着丧服却生了孩子，我什么缘故不敲钟？"子明听了这话大怒，对宋公说："乐大心将不利于宋国。他不肯到晋国去，是准备作乱。不是这样，为什么没病装病。"于是就驱逐了乐大心。

郑国驷歂杀了邓析，而用邓析所制订的竹刑。君子认为："驷歂在这件事是不忠的。如果有人可以对国家有益的话，可以不责备他的邪恶。《静女》这三章诗，是采取它的彤管。《竿旄》的'用什么来劝告他'，是采取它的忠诚。所以采用了一个人的主张，就不惩罚这个人。《诗经》说：'甘棠茂密又高大，不要剪它别砍它，召伯曾住这树下。'想念这个人，还爱护这棵树，何况是用了他的主张而顾念这个人呢？驷歂没有办法劝勉贤能的人了。"

【原文】

夏，阳虎归宝玉大弓。书曰"得"，器用也。凡获器用曰得，得用焉曰获。

六月，伐阳关。阳虎使焚莱门①。师惊，犯之而出②，奔齐，请师以伐鲁，曰："三加必取之③。"齐侯将许之。鲍文子谏曰："臣尝为隶于施氏矣④。鲁未可取也。上下犹和，众庶犹睦，能事大国，而无天灾。若之何取之？阳虎欲勤齐师也，齐师罢，大臣必多死亡，己于是乎奋其诈谋⑤。夫阳虎有宠于季氏，而将杀季孙，以不

利鲁国，而求容焉⑥。亲富不亲仁，君焉用之？君富于季氏，而大于鲁国，兹阳虎所欲倾覆也。鲁免其疾⑦，而君又收之，无乃害乎？”

齐侯执阳虎，将东之。阳虎愿东，乃囚诸西鄙。尽借邑人之车，锲其轴，麻约而归之⑧。载葱灵⑨，寝于其中而逃。追而得之，囚于齐。又以葱灵逃，奔宋，遂奔晋，适赵氏。仲尼曰：“赵氏其世有乱乎。”

秋，齐侯伐晋夷仪。敝无存之父将室之⑩，辞，以与其弟，曰：“此役也不死，反必娶于高、国”。先登，求自门出，死于霤下⑪。东郭书让登，犁弥从之⑫，曰：“子让而左，我让而右，使登者绝而后下。”书左，弥先下。书与王猛息。猛曰：“我先登。”书敛甲曰：“曩者之难，今又难焉。”猛笑曰：“吾从子如骖之靳⑬。”

晋车千乘在中牟⑭。卫侯将如五氏，卜过之，龟焦⑮。卫侯曰：“可也。卫车当其半，寡人当其半，敌矣”。乃过中牟。中牟人欲伐之，卫褚师圃亡在中牟，曰：“卫虽小，其君在焉，未可胜也。齐师克城而骄，其帅又贱，遇必败之，不如从齐⑯。”乃伐齐师，败之。齐侯致禚、媚、杏于卫⑰。齐侯赏犁弥，犁弥辞曰：“有先登者，臣从之。皙帻而衣狸制⑱。”公使视东郭书，曰：“乃夫子也，吾贶子。”公赏东郭书，辞曰：“彼宾旅也⑲。”乃赏犁弥。

齐师之在夷仪也，齐侯谓夷仪人曰：“得敝无存者，以

五家免⑳。”乃得其尸。公三襚之㉑；与之犀轩与直盖㉒，而先归之；坐引者㉓，以师哭之，亲推之三。

【注释】

①莱门：鲁国阳关邑门。　②犯：突围。　③三加：犹言三次加兵于鲁。　④为隶：犹言为臣。　⑤奋：振作，发扬，此犹言施展。诈谋：坏主意。　⑥求容：博取喜悦，犹言讨人喜欢。　⑦疾：病，此犹言祸害。　⑧锲：即契，刻。麻约：用麻缠绕。　⑨葱灵：装载衣物的车子。　⑩敝无存：齐国大夫。　⑪霤（liù六）：屋檐。⑫东郭书：齐国大夫。让登：抢登。让，“攘”的借字。犁弥：即王猛，齐国大夫。　⑬靳：游环。古代战车驾四马，两旁之马叫骖，中间两马曰服，服背有靳，两骖之辔由外贯于游环中，而总于御者。　⑭中牟：地名（在今河南汤阴县西，一说在今河北邢台市与邯郸市之间）。　⑮五氏：即寒氏，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邯郸市西）。卜过之：占卜经过中牟。龟焦：占卜的龟甲烤焦了。　⑯从：追逐，此犹言迎战。　⑰媚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禹城县）。杏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茌平县南）。　⑱皙幘（zé责）：白色包头巾。狸制：狸皮斗篷。　⑲宾旅：羁旅之臣，犹言客卿。　⑳以五家免：赏赐五户并且免除劳役。　㉑三襚：三次为尸体穿衣服。　㉒犀轩：用犀牛皮装饰的高贵之车。直盖：即高盖，长柄伞。　㉓坐引者：此指跪着拉灵车的人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阳虎送回宝玉大弓。《春秋》记载说“得”，因为它们是器物用具。凡是获得器物用具叫得，用器物获得生物叫获。

六月，进攻阳关。阳虎派人焚烧莱门。鲁军惊恐，阳虎乘机突围而出，逃往齐国，请求军队进攻鲁国，说：“三次加兵于鲁国一定能占领。”齐侯准备答应他的请求。鲍文子劝谏说：“臣下曾经在施氏那里做过家臣。鲁国是不可以夺取的。上下还协调，百姓还和睦，能够事奉大国，并且没有天灾。怎么能够攻取它？阳虎想要劳动齐国的军队，齐国军队疲劳，大臣一定死

亡很多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施展他的坏主意。阳虎在季氏那里受到宠信，却准备杀死季孙，以不利于鲁国，而讨别人喜欢。亲近富有而不亲近仁爱，君王哪里用得着他？君王比季氏富有，并比鲁国强大，这就是阳虎想要颠覆的。鲁国免除了他的祸害，然而君王又收留了他，恐怕也是祸害吧？”

齐侯逮捕了阳虎，准备把他囚禁在东部，阳虎假装愿意到东部去，齐侯就把他囚禁在西部边境。阳虎把邑内人的车子全部借来，用刀刻坏车轴，缠绕上麻然后归还。阳虎在车上装满衣物，自己躺在里面逃跑。齐国人追上去抓住了他，囚禁在齐国的都城。他又一次躺在装有衣物的车里逃跑，逃奔到宋国，又逃到晋国，归顺赵氏。孔子说：“赵氏恐怕世代有祸乱了。”

秋天，齐侯攻打晋国夷仪。敝无存的父亲准备给他娶妻，敝无存推辞，把女人给了他弟弟，说：“这次战役如果不死，回来后一定娶高氏、国氏的女子。”抢先登上夷仪的城墙，又想从城门冲出去，死在城门的檐下。东郭书抢先登城，犁弥跟着他，说：“您抢着登上去向左边，我抢着登上去向右边，让登上城墙的人齐了然后再下去。”东郭书登城后向左去，犁弥先下了城。战斗结束，东郭书与犁弥一起休息。犁弥说：“是我先登上城墙的。”东郭书收拾皮甲说：“前一次难为我，现在又难为我。”犁弥笑着说：“我跟随您就像骖马跟着服马一样。”

晋国战车千辆在中牟。卫侯准备到五氏去，占卜经过中牟如何，龟甲烤焦了。卫侯说：“可以了。卫国的战车相当于他们的一半，寡人也相当他们一半，这就相等了。”于是就经过中牟。中牟人想要攻打他们，卫国褚师圃逃亡在中牟，说：“卫国虽然小，他的国君在这里，是不可以战胜的。齐军攻下城邑而骄傲，他们的将领又地位低贱，两军相遇一定失败，不如迎战齐军。”于是就进攻齐国的军队，打败了他们。齐侯把禚地、媚地、杏地送给卫国。齐侯赏赐犁弥，犁弥推辞说：“有先登上城墙的人，臣下跟着他。他戴着白色包头巾穿着狸制斗篷。”齐侯

让他看看是不是东郭书，他说："正是这位先生，我把赏赐让给您。"齐侯赏赐东郭书，东郭书辞谢说："他是个羁旅之臣。"于是就赏赐了犁弥。

齐国军队在夷仪的时候，齐侯对夷仪人说："得到敝无存的人，赏赐五户免除劳役。"于是就找到了他的尸体。齐侯三次为尸体穿衣服；给他犀牛皮装饰的高贵车子和长柄伞作为殉葬品，而且先把尸体送回去；齐侯让拉车的人跪着行走，全军吊哭他，亲自推车三次。

十　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①，及齐平。

夏，公会齐侯于祝其②，实夹谷。孔丘相。犁弥言于齐侯曰："孔丘知礼而无勇，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，必得志焉。"齐侯从之。孔丘以公退，曰："士兵之③！两君合好，而裔夷之俘，以兵乱之，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④。裔不谋夏，夷不乱华，俘不干盟，兵不偪好，于神为不祥，于德为愆义⑤，于人为失礼，君必不然。"齐侯闻之，遽辟之。

将盟，齐人加于载书曰："齐师出竟，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，有如此盟。"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⑥："而不反我汶阳之田，吾以共命者，亦如之。"齐侯将享公，孔丘谓梁丘据曰："齐、鲁之故，吾子何不闻焉？事既成矣，而又享之，是勤执事也。且牺象不出门，嘉乐不野

合，飨而既具，是弃礼也⑦。若其不具，用秕稗也⑧。用秕稗君辱，弃礼名恶，子盍图之？夫享，所以昭德也。不昭，不如其已也。”乃不果享。

齐人来归郓、谨、龟阴之田⑨。

晋赵鞅围卫，报夷仪也。初，卫侯伐邯郸午于寒氏，城其西北而守之，宵熠⑩。及晋围卫，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，杀人于门中，曰：“请报寒氏之役。”涉佗曰：“夫子则勇矣，然我往，必不敢启门。”亦以徒七十人，旦门焉，步左右，皆至而立，如植。日中不启门，乃退。反役⑪，晋人讨卫之叛故，曰：“由涉佗、成何⑫。”于是执涉佗以求成于卫。卫人不许，晋人遂杀涉佗。成何奔燕。君子曰：“此之谓弃礼必不钧⑬。《诗》曰⑭：‘人而无礼，胡不遄死。’涉佗亦遄矣哉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定公十年（公元前500年）。 ②祝其：即夹谷（在今山东莱芜县夹谷峪）。 ③士兵之：犹言战士们拿起武器攻上去。 ④裔夷：华夏之地以外的人。范文澜《中国通史简编》云：“裔指夏以外之地，夷指华以外的人。” ⑤偪好：逼迫友好。愆：丧失。 ⑥兹无还：鲁国大夫。 ⑦牺象：均为酒器，即牺尊、象尊。嘉乐：指钟、磬等乐器。 ⑧秕稗：秕，空壳无实或实不熟的谷粒；稗，似稻而非稻；此比喻秽薄。 ⑨龟阴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新泰县西南）。 ⑩邯郸：卫邑，后属晋（在今河北邯郸市）。午：即邯郸午，晋国大夫。宵爝(jiān尖)：晚上溃散。 ⑪反役：回兵，退兵。 ⑫成何：晋国大夫。 ⑬钧：相等，相同。 ⑭《诗》：为《诗经·鄘风·相鼠》篇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十年春天，鲁国跟齐国媾和。

夏天，定公在祝其会见齐侯，祝其实际上就是夹谷。孔子相礼。犁弥对齐侯说："孔丘懂得礼而没有勇气，如果使莱地人用兵劫持鲁侯，一定能够如愿。"齐侯听从了他的话。孔丘领着定公退出，说："战士们拿起武器攻上去！两国国君会见友好，可是华夏之地以外的俘虏，用武力捣乱，这不是齐国国君命令诸侯的事情。夏地以外的人不能图谋中原，华地以外的人不能搅乱华人，俘虏不能触犯盟约，武力不能逼迫友好，这些对于神灵是不吉祥的，对于德行是丧失道义，对于人们是失掉礼仪，君王一定不这样做。"齐侯听到这些后，立刻就让莱地人避开。

准备盟誓，齐国人在盟书上加上一句话说："如果齐国军队出境，你们不率领甲车三百辆跟随我们的话，有盟誓为证。"孔丘让兹无还作揖回答说："你们不归还我们汶阳的土地，让我们来供给齐国的所需，也有盟誓为证。"齐侯准备设享礼招待定公，孔丘对梁丘据说："齐国、鲁国有旧的典礼，您为什么没有听到呢？事情已经完成了，而又设有享礼，这是劳动执事。再说牺尊象尊不出国门，钟磬不在野外合奏。设享礼而全部具备这些东西，这是抛弃礼仪。如果这些东西不具备，那就像秕稗一样轻微不尊重。用秕稗一样的礼节是君王的耻辱，抛弃礼仪名声不好，您何不考虑一下这件事？享礼，是用来宣扬德行的仪式。不能宣扬，不如停止它。"于是终于没有设享礼。

齐国人前来归还郓地、讙地、龟阴的土地。

晋国赵鞅包围卫国，这是为了报复夷仪那次战役。起初，卫侯在寒氏攻打邯郸午，攻破城西北部而派兵据守，晚上邯郸午的兵马溃散。等到晋国包围卫国，邯郸午率领七十个徒兵攻打卫国西门，在门中杀了人，说："用这来报复寒氏那次战役。"涉佗说："那个人要算是勇敢了，然而我前去，他们一定不敢开

门。”也率领徒兵七十人，从早晨攻打城门，走向城门的左右，全部到那里站定，像栽种的树木一样不动。到中午不开门，才退回去。回兵以后，晋国人声讨卫国背叛的缘故，卫国人说：“由于涉佗、成何。”在这种情况下晋国人逮捕涉佗来向卫国人求和。卫国人不答应，晋国人就杀了涉佗。成何逃奔燕国。君子说：“这就叫做抛弃礼仪两个人的罪过必然轻重不同。《诗经》说：‘做人不讲礼仪，为什么不快点死。’涉佗也算死得很快了。”

【原文】

初，叔孙成子欲立武叔，公若藐固谏曰①：“不可。”成子立之而卒。公南使贼射之②，不能杀。公南为马正，使公若为郈宰。武叔既定，使郈马正侯犯杀公若③。弗能。其圉人曰：“吾以剑过朝④，公若必曰，谁之剑也？吾称子以告，必观之，吾伪固⑤，而授之末，则可杀也。”使如之。公若曰：“尔欲吴王我乎？”遂杀公若。

侯犯以郈叛。武叔懿子围郈，弗克。秋，二子及齐师复围郈⑥，弗克。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⑦：“郈非唯叔孙氏之忧，社稷之患也。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臣之业，在《扬水》卒章之四言矣⑧。”叔孙稽首。驷赤谓侯犯曰：“居齐、鲁之际，而无事，必不可矣。子盍求事于齐以临民？不然，将叛。”侯犯从之。齐使至，驷赤与郈人为之宣言于郈中曰：“侯犯将以郈易于齐，齐人将迁郈民。”众凶惧。驷赤谓侯犯曰：“众言异矣，子不如易于齐。与其死也，犹是郈也。而得纾焉，何必此？齐人欲以此偪

鲁，必倍与子地。且盍多舍甲于子之门，以备不虞？”侯犯曰：“诺。”乃多舍甲焉。

侯犯请易于齐，齐有司观郠，将至。驷赤使周走呼曰：“齐师至矣！”郈人大骇，介侯犯之门甲，以围侯犯。驷赤将射之。侯犯止之曰：“谋免我。”侯犯请行，许之。驷赤先如宿，侯犯殿。每出一门，郈人闭之。及郭门，止之曰：“子以叔孙氏之甲出，有司若诛之，群臣惧死。”驷赤曰：“叔孙氏之甲有物⑨，吾未敢以出。”犯谓驷赤曰：“子止而与之数。”驷赤止而纳鲁人。侯犯奔齐，齐人乃致郠。

宋公子地嬖蘧富猎⑩，十一分其室，而以其五与之。公子地有白马四。公嬖向魋⑪。魋欲之。公取而朱其尾鬣以与之。地怒，使其徒挟魋。而夺之⑫。魋惧，将走。公闭门而泣之，目尽肿。母弟辰曰：“子分室以与猎也，而独卑魋，亦有颇焉。子为君礼，不过出竟，君必止子。”公子地出奔陈，公弗止。辰为之请，弗听。辰曰：“是我迖吾兄也⑬。吾以国人出，君谁与处？”冬，母弟辰暨仲佗、石驱出奔陈⑭。

武叔聘于齐。齐侯享之，曰：“子叔孙！若使郈在君之他竟，寡人何知焉？属与敝邑际，故敢助君忧之。”对曰：“非寡君之望也。所以事君，封疆社稷是以。敢以家隶勤君之执事。夫不令之臣，天下之所恶也。君岂以为寡君赐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叔孙成子：即叔孙不敢，鲁国大夫。公若藐：即公若，鲁国宗室。②公南：叔孙家臣，武叔之党；一说，鲁国宗室。③侯犯：鲁国大夫。④朝：指郈宰的大堂。⑤伪固：假装固陋不懂礼节。⑥二子：指武叔、公南。⑦工师：掌管工匠的官员。驷赤：叔孙氏家臣。⑧业：事情。《扬水》：即《扬之水》，为《诗经·唐风》篇名。四言：即“我闻有命”四字。⑨物：标志。⑩遽富猎：宋人。⑪向魋（tuí颓）：即桓魋，又称桓司马、魋，宋国大夫。⑫抶（chì翅）：笞打，鞭打。⑬诓（guàng逛，又读kuáng狂）：通“诳”，诳骗，欺骗。⑭仲佗、石驱（kōu抠）：皆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叔孙成子想要立武叔为继承人，公若藐坚决劝谏说：“不可以。”成子立了武叔而后死去。公南派坏人用暗箭射公若，没能杀了。公南做马正，让公若做郈地宰臣。武叔在大事已定之后，派郈地马正侯犯杀公若。没能办到。侯犯的管马人说：“我拿着剑经过大堂，公若一定问，这是谁的剑？我告诉他是您的，他一定要看剑，我假装不懂礼节，而把剑尖递给他，那么就可以杀死他了。”侯犯就派他像说的那样办。公若说：“你想要把我当吴王吗？”管马人就杀死了公若。

侯犯带领郈地人叛变。武叔包围了郈地，没有攻下。秋天，武叔、公南和齐军又包围了郈地，没有攻下。叔孙对郈地掌管工匠的官员驷赤说：“郈地不只是叔孙氏的忧虑，这是国家的忧患。将要怎么办？”驷赤说：“臣下的事情，在《扬之水》最后一章的四个字上了。”叔孙向他行了最重之礼。驷赤对侯犯说：“处在齐国、鲁国的交界，而不事奉哪一国，一定是不可以的了。您何不请求事奉齐国而统治百姓？不这样，他们将会叛变。”侯犯听从了他的话。齐国的使者来到，驷赤和郈地人在郈地为此散布谣言说：“侯犯准备用郈地和齐国交换，齐国人将要迁移郈地的百姓。”人们都很恐惧。驷赤对侯犯说：“众人的言论

和您的不同，您不如把郚地跟齐国交换。与其是死，还可以得到和郚地一样的土地。而且能够缓和祸患，何必死抱这里不放？齐国人想要以此逼迫鲁国，必定加倍给您土地。再说何不多在您的门里准备一些皮甲，以便防备意外？”侯犯说：“好。”于是就多准备皮甲放在门里。

侯犯请求从齐国交换一块土地，齐国官员要来视察郚地，将要到达。驷赤派人跑遍全城喊着说：“齐国的军队到了！”郚地人大惊，穿上侯犯放在门里的皮甲，而包围侯犯。驷赤要射这些人。侯犯制止他说：“谋划一下使我免除祸患。”侯犯请求出走，人们答应了。驷赤先去宿地，侯犯殿后。每出一道门，郚地人就关一道。到了外城门，人们拦住侯犯说：“您带着叔孙氏的皮甲出走，官员如果因此治罪，臣下们惧怕诛杀。”驷赤说：“叔孙氏的皮甲有标志，我不敢带出去。”侯犯对驷赤说：“您停下来跟他们数数。”驷赤停下而接纳了鲁国人。侯犯逃奔齐国，齐国人就把郚地送还给鲁国。

宋国公子地宠信邀富猎，把家产分成十一份，而把其中的五份给了邀富猎。公子地有四匹白马。宋公宠信向魋。向魋想要得到这四匹马。宋公把马拿来并染红马尾马鬣给了向魋。公子地大怒，派他部下鞭打向魋并夺回马匹。向魋害怕，准备逃跑。宋公关上门对向魋哭泣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宋公的同母兄弟辰对公子地说：“您分家产把它给猎，而惟独贱视魋，也是有偏颇的。您平日对国君有礼，至多不过出国，国君一定挽留您。”公子地逃亡陈国，宋公没有挽留他。公子辰为他请求，宋公不听。公子辰说：“这是我欺骗了我哥哥。我领着国人出国，国君和谁处在一起？”冬天，宋公的同母兄弟辰和仲佗、石驱逃亡陈国。

武叔到齐国聘问。齐侯设享礼招待他，说：“子叔孙！如果让郚地在君王的其他边境上，寡人知道什么呢？这里和敝邑交界，所以敢帮助您分担忧愁。”武叔回答说：“这不是寡君希望

的。我们所以事奉君王，是为了国家疆土的安全，岂敢因为家臣而劳动君王的执事。那不好的臣下，是天下所讨厌的人。君王难道用这来作为对寡君的赏赐？”

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①，宋公母弟辰暨仲佗、石驱、公子地入于萧以叛。秋，乐大心从之，大为宋患。宠向魋故也。

冬，及郑平，始叛晋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定公十一年（公元前499年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十一年春天，宋公的同母兄弟辰和仲佗、石驱、公子地进入萧地而叛变。秋天，乐大心跟着叛变，大大地成为宋国的祸患。这是因为宠信向魋的缘故。

冬天，鲁国和晋国媾和，鲁国开始背叛晋国。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夏，卫公孟驱伐曹，克邴①。还，滑罗殿②。未出，不退于列。其御曰：“殿而在列，其为无勇乎？”罗曰：“与其素厉③，宁为无勇。”

仲由为季氏宰，将堕三都④。于是叔孙氏堕郈。季氏将堕费，公山不狃、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。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⑤，登武子之台。费人攻之，弗克。入及公侧。仲尼命申句须、乐颀下伐之⑥，费人北。国人追之，败诸姑蔑。二子奔齐⑦。遂堕费。将堕成，公敛处父谓孟孙："堕成，齐人必至于北门。且成，孟氏之保障也，无成，是无孟氏也。子伪不知，我将不堕。"

冬十二月，公围成，弗克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定公十二年（公元前498年）。公孟驱：卫国大夫。　郊：曹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菏泽县）。　②滑罗：卫国大夫。　③素厉，犹言空得勇猛之名。素，空。厉，猛。　④仲由：即子路，又称季路，孔子学生，季氏家臣之长。　堕：拆毁城垣。　三都：鲁国的费、郈、成三邑。　⑤三子：季孙、叔孙、孟孙三人称为三子。　⑥申句须：鲁国大夫。　乐颀（qí奇）：鲁国大夫。　⑦二子：指公山不狃、叔孙辄。

【译文】

十二年夏天，卫国公孟驱攻打曹国，攻下郊地。军队回国，滑罗殿后。没有离开曹国，滑罗没有从队列里退到最后。他的御者说："殿后而在队列里，难道没有勇气吗？"滑罗说："与其空有勇猛之名，不如让人说我没有勇气。"

仲由做季氏的家臣之长，准备毁掉三都。在这种情况下叔孙氏毁掉了郈邑。季氏准备毁掉费邑，公山不狃、叔孙辄率领费邑人袭击鲁国国都。定公和季孙等三个人避入季氏的宫室，登上武子之台。费邑人进攻，没有攻克。费邑人攻到定公附近。孔子命令申句须、乐颀下台攻打费邑人，费邑人败北。国

人追击，在姑蔑打败他们。公山不狃、叔孙辄逃奔齐国。于是就毁掉了费邑。将要毁掉成邑，公敛处父对孟孙说："毁掉成邑，齐国人一定直抵国境北门。而且成邑，是孟氏的保障，没有成邑，就是没有孟氏。您假装不知道，我准备不毁掉。"

冬季十二月，定公领兵围攻成邑，没有攻克。

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，齐侯、卫侯次于垂葭①，实郧氏。使师伐晋，将济河。诸大夫皆曰："不可。"邴意兹曰②："可。锐师伐河内③，传必数日而后及绛。绛不三月，不能出河，则我既济水矣。"乃伐河内。齐侯皆敛诸大夫之轩，唯邴意兹乘轩。齐侯欲与卫侯乘，与之宴，而驾乘广④，载甲焉。使告曰："晋师至矣。"齐侯曰："此君之驾也，寡人请摄。"乃介而与之乘，驱之。或告曰："无晋师。"乃止。

晋赵鞅谓邯郸午曰："归我卫贡五百家，吾舍诸晋阳⑤。"午许诺。归告其父兄，父兄皆曰："不可。卫是以为邯郸，而置诸晋阳，绝卫之道也。不如侵齐而谋之。"乃如之，而归之于晋阳。赵孟怒，召午而囚诸晋阳。使其从者说剑而入，涉宾不可⑥。乃使告邯郸人曰："吾私有讨于午也，二三子唯所欲立。"遂杀午。赵稷、涉宾以邯郸叛⑦。夏六月，上军司马籍秦围邯郸。邯郸午，荀

寅之甥也；荀寅，范吉射之姻也⑧。而相与睦，故不与围邯郸，将作乱。董安于闻之⑨，告赵孟曰："先备诸。"赵孟曰："晋国有命，始祸者死，为后可也。"安于曰："与其害于民，宁我独死。请以我说。"赵孟不可。

秋七月，范氏、中行氏伐赵之宫，赵鞅奔晋阳。晋人围之。范皋夷无宠于范吉射⑩，而欲为乱于范氏。梁婴父嬖于知文子⑪，文子欲以为卿。韩简子与中行文子相恶，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恶⑫。故五子谋，将逐荀寅而以梁婴父代之，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。荀跞言于晋侯曰："君命大臣，始祸者死，载书在河。今三臣始祸，而独逐鞅，刑已不钧矣。请皆逐之。"

冬十一月，荀跞、韩不信、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、中行氏，弗克。二子将伐公，齐高强曰："三折肱知为良医。唯伐君为不可，民弗与也。我以伐君在此矣。三家未睦，可尽克也。克之，君将谁也？若先伐君，是使睦也。"弗听，遂伐公。国人助公，二子败，从而伐之。丁未⑬，荀寅、士吉射奔朝歌，韩、魏以赵氏为请。十二月辛未⑭，赵鞅入于绛，盟于公宫。

初，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，退见史鰌而告之。史鰌曰："子必祸矣，子富而君贪，罪其及子乎。"文子曰："然。吾不先告子，是吾罪也。君既许我矣，其若之何？"史鰌曰："无害。子臣，可以免。富而能臣，必免于难，上下同之⑮。戌也骄⑯，其亡乎。富而不骄者鲜，

吾唯子之见。骄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戍必与焉。”及文子卒，卫侯始恶于公叔戍，以其富也。公叔戍又将去夫人之党⑰，夫人愬之曰：“戍将为乱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鲁定公十三年（公元前497年）。垂葭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巨野县西南）。 ②郦意兹：齐国大夫，后奔鲁。 ③锐师：精锐部队。 河内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汲县）。 ④乘广：战车名。 ⑤晋阳：晋国邑名（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）。 ⑥涉宾：晋国大夫。 ⑦赵稷：赵氏的家臣。 ⑧范吉射：即范昭子，又称士吉射，晋国大夫。姻：婿父曰姻。 ⑨董安于：赵氏家臣。 ⑩范皋夷：即士皋夷，晋国大夫。 ⑪梁婴父：晋国大夫。 ⑫中行文子：即荀寅，又称中行寅。 魏襄子：魏曼多，晋国大夫。 ⑬丁未：十一月十八日。 ⑭十二月辛未：十二月十二日。 ⑮上下：此指尊卑。 ⑯戍：即公叔戍，公叔文子之子。 ⑰夫人：指卫灵公夫人南子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十三年春天，齐侯、卫侯住在垂葭，垂葭就是郧氏。派军队攻打晋国，准备渡过黄河。诸位大夫都说：“不可以。”郦意兹说：“可以。精锐军队攻打河内，传车一定需要几天之后才能到达绛邑。绛邑兵马不经过三个月，不能渡过黄河，那时我们已经回兵渡河了。”于是就攻打河内。齐侯把诸位大夫的车都收起来，只有郦意兹乘车。齐侯想要和卫侯同乘一辆车，跟他一起饮宴，可是已经驾好了乘广，装上兵甲，派人报告说：“晋国的军队到了。”齐侯说：“等君王的车套好了，寡人就代您的御者驾车。”于是就披甲和卫侯同乘一辆车，驱车快跑。有人报告说：“没有晋国军队。”这才停下了车。

晋国赵鞅对邯郸午说：“归还我卫国进贡的五百家，我要把他们迁移到晋阳去。”邯郸午答应了。回去告诉他的父兄，父兄

都说:“不行。卫国是用这五百家来帮助邯郸的，而要把他们安置在晋阳，这就是断绝了与卫国的友好之路。不如用侵袭齐国的办法来解决。”于是就照父兄的说法做了，然后把五家迁移到晋阳。赵鞅大怒，把邯郸午召来囚禁在晋阳。赵鞅让邯郸午的随从解掉佩剑再进来，涉宾不同意。赵鞅就派人告诉邯郸人说:“我私下对邯郸午进行惩罚，诸位可以按自己的愿望立继承人。”于是就杀了邯郸午。赵稷、涉宾率领邯郸人叛变。夏季六月，上军司马籍秦包围邯郸。邯郸午，是荀寅的外甥；荀寅，是范吉射女婿的父亲。他们互相和睦，所以不参与包围邯郸，准备发动叛乱。董安于听到了消息，报告赵鞅说:“先对这件事做好准备。”赵鞅说:“晋国有法令，开始发动祸乱的人处死。我们后发制人就可以了。”董安于说:“与其危害民众，宁可我单独去死。请用我作为解释。”赵鞅不同意。

秋季七月，范氏、中行氏攻打赵氏的宫室，赵鞅逃亡到晋阳，晋国人包围晋阳。范皋夷在范吉射那里不受宠信，而想要在范氏族中发动叛乱。梁婴父在知文子那里很受宠幸，知文子想要用他做卿。韩简子跟荀寅互相讨厌，魏襄子也跟范吉射互相讨厌。所以五个人谋划，准备驱逐荀寅而用梁婴父代替他，驱逐范吉射而用范皋夷代替他。荀跞对晋侯说:“君王命令大臣，开始发动祸乱的人处死，盟书沉在黄河里。现在三个臣子发动祸乱，而唯独驱逐赵鞅，处刑已经不公正了。请都驱逐他们。”

冬季十一月，荀跞、韩简子、魏曼多事奉晋侯而进攻范氏、中行氏，没有战胜。范氏、中行氏准备攻打晋侯，齐国高强说:“久病可以成为良医。唯有攻打国君是不行的，百姓是不赞成的。我因为进攻国君才待在这里了。三家还没有和睦，可以全部战胜他们。战胜他们，国君将去亲近谁？如果先去攻打国君，这是促使他们和睦。”他们不听，于是就攻打晋侯。国内的人们帮助晋侯，二个人战败，三家跟着就攻打他们。十一月

十八日，荀寅、范吉射逃亡朝歌，韩氏、魏氏替赵氏请求。十二月十二日，赵鞅进入绛邑，在公宫盟誓。

起初，卫国公叔文子上朝而请求设享礼招待灵公，退朝见到史鰌并把情况告诉了他。史鰌说："您一定招来祸患了，您富有而国君贪得无厌，罪过恐怕要达到您身上了。"公叔文子说："是的。我没有先告诉您，这是我的罪过。君王已经答应我了，那怎么办？"史鰌说："没有妨害。您谨守臣道，可以免祸。富有而能谨守臣道，一定能免于患难，无论尊卑都是一样的。戌骄傲，恐怕要逃亡的。富有而不骄傲的人很少，我只见到了您一个人。骄傲而不逃亡的人，我还没有见过。戌一定是其中之一。"等到公叔文子死了，卫侯开始对公叔戌讨厌了，因为他富有。公叔戌又打算去掉夫人的同党，夫人向卫侯告状说："戌将要发动叛乱。"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卫侯逐公叔戌与其党，故赵阳奔宋①，戌来奔。

梁婴父恶董安于，谓知文子曰："不杀安于，使终为政于赵氏，赵氏必得晋国。盍以其先发难也，讨于赵氏？"文子使告于赵孟曰："范、中行氏虽信为乱，安于则发之，是安于与谋乱也。晋国有命，始祸者死。二子既伏其罪矣，敢以告。"赵孟患之。安于曰："我死而晋国宁，赵氏定，将焉用生？人谁不死，吾死莫矣②。"乃缢而死。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："主命戮罪人，安于既伏

其罪矣，敢以告。”知伯从赵孟盟，而后赵氏定，祀安于于庙。

顿子牂欲事晋背楚③，而绝陈好。二月，楚灭顿。

夏，卫北宫结来奔④，公叔戌之故也。

吴伐越。越子勾践御之，陈于檇李⑤。勾践患吴之整也⑥，使死士，再禽焉，不动。使罪人三行，属剑于颈，而辞曰：“二君有治，臣奸旗鼓，不敏于君之行前，不敢逃刑，敢归死⑦。”遂自刭也。师属之目⑧，越子因而伐之，大败之。灵姑浮以戈击阖庐，阖庐伤将指，取其一屨⑨。还，卒于陉⑩，去檇李七里。夫差使人立于庭⑪，苟出入，必谓己曰：“夫差，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？”则对曰：“唯，不敢忘！”三年乃报越⑫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定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96年）。 赵阳：晋国大夫。 ②莫：同“暮”，晚，迟。 ③顿子牂（zāng脏）：顿国国君。顿，国名（在今河南项城县西）。 ④北宫结：卫国大夫。 ⑤越子勾践：即越王，允常之子，鲁定公十四年即位。 檇（zuì罪）李：越国地名（在今浙江嘉兴县南）。 ⑥整：指军容整肃。 ⑦臣奸旗鼓：我们冒犯军令。旗鼓，号令，军令。 不敏：不能敏达事物，即不中使用。敢归死：只敢一死伏罪。 ⑧师属（zhǔ主）之目：吴军注视着他们。属目：注目，即注意看。 ⑨灵姑浮：越国大夫。 将指：脚的大指。屨：古代的一种麻鞋。 ⑩陉（xíng形）：吴国地名，在檇李附近。 ⑪夫差：吴王，阖庐之子，在位二十三年。 ⑫三年：指鲁哀公元年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十四年春天，卫侯驱逐公叔戌和他的同党，所以赵

阳逃亡宋国，公叔戌逃来鲁国。

梁婴父讨厌董安于，对知文子说："不杀掉安于，让他始终在赵氏那里主持一切，赵氏一定能得到晋国。何不因为他先发动祸难，而去向赵氏问罪？"知文子派人对赵鞅说："范氏、中行氏虽然的确发动叛乱，但那是安于挑起的，是安于参与谋划叛乱。晋国有法令，开始发动祸乱的人处死。范氏、中行氏已经伏罪了，冒昧地以此奉告。"赵鞅忧虑这件事。董安于说："我死了而晋国安宁，赵氏安定，哪里用得着活下去？人谁不死，我死得晚了。"于是就上吊死了。赵鞅把他暴尸在市上而告诉知氏说："您命令诛杀罪人，安于已经伏罪了，冒昧地以此奉告。"知文子和赵鞅结盟，然后赵氏得以安定。赵氏把安于陪祀在宗庙里。

顿子牂想要事奉晋国背叛楚国，而断绝与陈国的友好关系。二月，楚国灭亡了顿国。

夏天，卫国北宫结逃来鲁国，这是因为公叔戌的缘故。

吴国进攻越国。越王勾践发兵抵抗吴军，在檇李地方摆开了阵势。越王勾践忧虑吴军的阵容整肃，便先派敢死队冲上去，但两次冲锋都被吴军俘虏了，吴军的阵势还是没有动乱。于是越王勾践又派出罪人三排，让他们自己把剑架在脖子上，齐声说："两国国君交战，我们冒犯了军令，不配再做军人，如今不敢逃避刑罚，只敢一死伏罪。"于是罪人便一个个割颈自杀。吴军呆视着越国罪人自杀。越王勾践乘机进攻，把吴军打得大败。越国大夫灵姑浮用戈击刺吴王阖庐，阖庐的大脚指被刺伤了，灵姑浮把阖庐一只鞋子抢去了。吴王阖庐急忙退兵，在离檇李七里路的陉地，吴王阖庐死去了。

吴王阖庐的儿子夫差做了吴国的国君，他叫人站在殿堂前，假如自己进出，一定让站在殿堂前的人对自己大声问道："夫差，你忘了越王杀死你的父亲吗？"夫差自己便回答说："是，是，我决不敢忘记。"这样过了三年，吴王夫差便出兵进攻越国

报仇。

【原文】

晋人围朝歌，公会齐侯、卫侯于脾、上梁之间①，谋救范、中行氏。析成鲋、小王桃甲率狄师以袭晋②，战于绛中，不克而还。士鲋奔周，小王桃甲入于朝歌。秋，齐侯、宋公会于洮③，范氏故也。

卫侯为夫人南子召宋朝④，会于洮。大子蒯聩献盂于齐⑤，过宋野。野人歌之曰："既定尔娄猪，何归吾艾豭⑥？"大子羞之，谓戏阳速曰⑦："从我而朝少君⑧，少君见我，我顾，乃杀之。"速曰："诺。"乃朝夫人。夫人见大子，大子三顾，速不进。夫人见其色，啼而走，曰："蒯聩将杀余。"公执其手以登台。大子奔宋，尽逐其党。故公孟驱出奔郑，自郑奔齐。大子告人曰："戏阳速祸余。"戏阳速告人曰："大子则祸余。大子无道，使余杀其母。余不许，将戕于余。若杀夫人，将以余说⑨。余是故许而弗为，以纾余死。谚曰：'民保于信。'吾以信义也。"

冬十二月，晋人败范、中行氏之师于潞⑩，获籍秦、高强。又败郑师及范氏之师于百泉⑪。

【注释】

①脾、上梁之间：即牵地（在今河南浚（xùn迅）县北）。　②析成鲋：即士鲋，齐国大夫。　小王桃甲：范氏、中行氏的党羽。　③洮：

曹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鄄城县西南）。 ④宋朝：即宋子朝，宋国公子，在卫国做官。 ⑤大子蒯聩（kuǐ溃）：即卫庄公，又称世子蒯聩。 盂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濮阳县东南）。 ⑥娄猪：求子母猪。在此比喻南子。艾豭（jiā家）：漂亮的公猪。艾，有美义。在此比喻宋朝。 ⑦戏阳速：又称速，太子蒯聩家臣。 ⑧少君：即小君，诸侯夫人。 ⑨说：同“脱”，解脱，开脱。 ⑩潞：赤狄部落名，为晋灭后成为晋地（在今山西潞城县东北）。 ⑪百泉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辉县西北七里）。

【译文】

晋国人包围朝歌，定公在脾、上梁之间会见齐侯、卫侯，谋划援救范氏、中行氏。析成鲋、小王桃甲率领狄军偷袭晋国，在绛地交战，没有攻克而撤兵。析成鲋逃亡到成周，小王桃甲进入朝歌。秋天，齐侯、宋公在洮地会见，这是因为范氏的缘故。

卫侯为了夫人南子召见宋朝，在洮地会见。太子蒯聩把盂地献给齐国，经过宋国的郊野。野外的人唱歌说：“已经满足了你求子的母猪，为什么不归还我们那漂亮的公猪？”太子感到羞耻，对戏阳速说：“跟着我去朝见夫人，夫人接见我，我一回头看你，你就杀死她。”戏阳速说：“好。”于是就去朝见夫人。夫人接见太子，太子回头看了三次，戏阳速不肯向前。夫人看见太子的脸色，号哭着逃走，说：“蒯聩将要杀死我。”卫侯拉着她的手登上高台。太子逃亡宋国，卫侯全部驱逐了太子的党羽。所以公孟驱逃奔郑国，从郑国逃到齐国。太子告诉别人说：“戏阳速嫁祸于我。”戏阳速告诉别人说：“太子才是嫁祸于我。太子无道，让我杀死他母亲。我不答应，他就会杀了我。如果我杀死夫人，他就会把罪过推在我身上以此解脱自己。我因此答应而不干，以此暂免一死。俗话说：‘民众用信用保全自己。’我是用道义来作为信用的。”

冬季十二月，晋国人在潞地打败范氏、中行氏的军队，俘

虏了繒秦、高强。又在百泉打败了郑国和范氏的军队。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，邾隐公来朝①。子贡观焉②。邾子执玉高，其容仰。公受玉卑，其容俯。子贡曰："以礼观之，二君者，皆有死亡焉。夫礼，死生存亡之体也。将左右周旋，进退俯仰，于是乎取之。朝祀丧戎，于是乎观之。今正月相朝，而皆不度，心已亡矣。嘉事不体③，何以能久？高仰，骄也；卑俯，替也。骄近乱，替近疾。君为主，其先亡乎。"

吴之入楚也，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④。楚既定，胡子豹又不事楚，曰："存亡有命，事楚何为？多取费焉。"二月，楚灭胡。

夏五月壬申⑤，公薨。仲尼曰："赐不幸言而中，是使赐多言者也。"

郑罕达败宋师于老丘⑥。

齐侯、卫侯次于蘧挈⑦，谋救宋也。

秋七月壬申，姒氏卒⑧。不称夫人，不赴，且不祔也⑨。

葬定公。雨，不克襄事⑩，礼也。

葬定姒。不称小君，不成丧也。

冬，城漆⑪。书不时告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定公十五年（公元前495年）。邾隐公：即邾子益。②子贡：即卫赐，又称端木赐，孔子弟子。 ③嘉事：朝礼。 不体：犹言不合礼仪。 ④胡子：即胡子豹，胡国国君。 ⑤五月壬申：五月二十二日。 ⑥罕达：即子姚，又称子赪（shèng剩），郑国大夫。老丘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）。 ⑦邆（qú渠）拏（rú如，又读nú奴）：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 ⑧七月壬申：七月二十三日。 姒氏：鲁定公夫人。 ⑨祔（fù付）：新死者附祭于先祖。 ⑩襄：成，完成。⑪漆：本邾邑，后属鲁（在今山东邹县东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定公十五年春天，邾隐公前来朝见。子贡观礼。邾子高高地把玉举起，他的脸仰着。定公卑微地接受了玉，他的脸俯着。子贡说："用礼来看待这件事，两位国君，都要快死亡了。礼，是生死存亡的主体。一举一动或左或右，以及揖让进退俯仰，就从这里来选取它。朝会祭祀丧事征战，也从这里来观察它。现在在正月互相朝见，而都不符合法度，两位国君的心里已经不存在礼了。朝会不符合礼仪，凭什么能够长久？高和仰，是骄傲；低和俯，是衰废。骄傲接近动乱，衰废接近疾病。君王是国家之主，恐怕会先死去吧。"

吴国攻入楚国的时候，胡子把楚国城邑靠近胡国的百姓全部俘虏。楚国安定以后，胡子豹又不事奉楚国，说："国家的存亡是由于天命，为什么事奉楚国？只不过是多花费而已。"二月，楚国灭亡胡国。

夏季五月二十二日，定公去世。孔子说："赐不幸而说中了，这件事使他成为多嘴的人了。"

郑国罕达在老丘打败宋国军队。

齐侯、卫侯住在邆拏，这是谋划救援宋国。

秋季七月二十三日，鲁定公夫人死了，《春秋》不称她为夫人，这是因为没有发讣告，而且没有附祭于先祖。

安葬定公。下雨，没能办完事情，这是合于礼的。

安葬定姒。《春秋》不称她为小君，这是因为没有按夫人的葬礼来安葬。

冬天，在漆地筑城。《春秋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因为没有按时祭告祖庙。

哀　公

（元年——二十七年）

哀　公

元　年

【原文】

元年春，楚子围蔡，报柏举也①。里而栽，广丈高倍②。夫屯昼夜九日，如子西之素③。蔡人男女以辨，使疆于江、汝之间而还④。蔡于是乎请迁于吴⑤。

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⑥，报檇李也，遂入越。越子以甲楯五千⑦，保于会稽⑧，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⑨。吴子将许之。伍员曰："不可。臣闻之：'树德莫如滋⑩，去疾莫如尽⑪。'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⑫，灭夏后相⑬。后缗方娠⑭，逃出自窦⑮，归于有仍⑯，生少康焉⑰，为仍牧正⑱。慙浇⑲，能戒之⑳。浇使椒求之㉑，逃奔有虞㉒，为之庖正㉓，以除其害㉔。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㉕，而邑诸纶㉖。有田一成㉗，有众一旅㉘，能布其德，而兆其谋㉙，以收夏众㉚，抚其官职㉛。使女艾谍浇㉜，使季杼诱豷㉝，遂灭过、戈㉞，复禹之绩㉟。祀夏配天㊱，不失旧物㊲。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，或将丰之㊳，不亦难乎㊴？勾践能亲而务施㊵，施不失人㊶。亲不弃劳㊷，与我同壤而世为仇

仇㊸，于是乎克而弗取㊹，将又存之，违天而长寇仇㊺，后虽悔之，不可食已㊻。姬之衰也㊼，日可俟也㊽。介在蛮夷，而长寇仇㊾，以是求伯㊿，必不行矣(51)。”弗听。退而告人曰(52)：“越十年生聚(53)，而十年教训(54)，二十年之外(55)，吴其为沼乎(56)！”三月，越及吴平。吴入越，不书，吴不告庆，越不告败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元年：鲁哀公元年（公元前494年）。柏举：即吴楚柏举之战，在鲁定公四年，蔡国当时帮助吴国打楚国。　②里：指离蔡城一里。栽：构筑堡垒。广丈：垒宽一丈。高倍：垒高加倍，即二丈。　③夫：士兵，一说役夫。子西：即公子申，楚国宗室。素：犹言预定计划。　④辨：辨别。杜预注：“男女各别，系累而出降。”使疆于江、汝之间：让蔡国迁到长江、汝水之间。　⑤请迁：请求迁移。　⑥夫椒：山名，在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中之西洞庭山，即包山。　⑦甲楯（dùn顿）：指全副武装的战士。　⑧保于会（guì贵）稽：退保在会稽山。会稽，山名（在今浙江绍兴县东南十二里）。　⑨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（pǐ痞）以行成：差遣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的门路请求讲和。大夫种，即文种，姓文氏，字禽，楚国邹地人，越国大夫。大宰嚭，即太宰伯嚭，伯氏，字子余，楚国太宰伯州犁之孙，逃奔吴国为吴国太宰，有宠于吴王夫差，故越国大夫文种通过他同吴国求和。　⑩树德莫如滋：树立德行愈多愈好。　⑪去疾莫如尽：除掉恶邪愈彻底愈好。　⑫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（xún寻）：古时有过国的国君浇，灭掉了斟灌国又攻破了斟鄩国。有过，古国名（在今山东掖县北）。斟灌、斟鄩，都是古国名（与夏同姓的诸侯）。斟灌国，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北；斟鄩，即斟寻，在今山东潍县西南。　⑬灭夏后相：杀了夏朝的君主相。夏后相，仲康之子，少康之父，夏代的第五君主。　⑭后缗（mín民）方娠（shēn申）：夏后相的妻后缗正怀着孕。后缗，夏代君主相的妻。　⑮逃出自窦：从墙洞里逃出去。窦，洞。　⑯归于有仍：逃回她的娘家有仍国。有仍，古国名，后缗的母家（在今

山东济宁县)。 ⑰生少康焉：在那生了少康。少康，夏代第六君。⑱牧正：管理畜牧的长官。 ⑲慙（jì寄）浇：少康忌恨浇。慙，忌恨。 ⑳戒：戒备，提防。 ㉑浇使椒求之：浇派遣他的臣子椒捉拿少康。椒，浇的臣子。 ㉒有虞：古国名，姚姓（在今山西永济县)。㉓庖正：掌管膳食的官。 ㉔以除其害：因此避免了浇的杀害。㉕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：有虞的国君虞思就此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为妻。虞思，有虞国的国君。二姚，指有虞国君的两个女儿，因有虞为姚姓国，故称其两个女儿为“二姚”。 ㉖邑诸纶（lún轮)：把纶邑封给少康。邑，封给的土地。纶，有虞国的邑名（在今河南虞城县东南)。 ㉗成：方十里为成。 ㉘旅：五百人为旅。 ㉙能布其德：能布施德惠于民，即爱护人民。兆：开始。谋：指复兴国家的谋划。 ㉚收夏众：收罗夏朝的旧人。 ㉛抚其官职：按夏朝的官制分派给他们官职。抚，循，按。

㉜使女艾谍浇：派遣了女艾去侦察浇的动态。女艾，少康的臣子。谍，刺探，侦察。 ㉝使季杼（zhù住）诱豷（yì意)：派遣了季杼诱骗浇的弟弟豷。季杼，少康之子，后嗣位为君主，称帝杼。 ㉞过：浇统治的国家。戈：豷统治的国家。《左传》鲁襄公四年记载，“少康灭浇于过，后杼灭豷于戈。” ㉟复禹之绩：复兴了夏禹的事业。 ㊱祀夏配天：祭祀夏朝的祖先兼祭天帝。古代帝王以祭祖先来配祭天帝。 ㊲旧物：这里指夏禹的天下。 ㊳或将丰之：如果要与越国讲和便会让越国壮大起来。丰，壮大。 ㊴不亦难乎：岂不就成为吴国的患难吗？ ㊵能亲而务施：能爱护他的人民和肯注意施行恩惠。 ㊶施不失人：施行恩惠自然会得到人拥护。 ㊷不弃劳：不抹杀功劳。 ㊸同壤：国土相连。世为仇仇：世代的仇敌。 ㊹于是乎克而弗取：如今我们战胜越国却不灭掉它。 ㊺违天而长寇仇：违背了天意却助长了敌人。 ㊻不可食已：不可消止，即无法消除祸患。 ㊼姬之衰也：吴国的衰亡。姬，指吴国，吴为姬姓国之一。 ㊽日可俟也：计日可待，即为期不远。

㊾介在蛮夷，而长寇仇：吴国处在蛮夷之间，还助长敌人的发展。㊿以是求伯：以此去争霸。 (51)必不行：一定办不到。(52)退而告人：伍子胥退出来告诉别人。 (53)生聚：养育人民和聚积财富。 (54)教训：教育训练。 (55)外：后。 (56)吴其为沼乎：吴国大概被越国毁坏成为荒凉的池沼了吧！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元年春天，楚王包围蔡国，是报复柏举那次战役的。离蔡国都城一里构筑堡垒，宽一丈高二丈。士兵屯驻九昼夜，和子西的预定计划一样。蔡国人把男女奴隶分别排列捆绑表示投降，楚王让蔡国迁到长江、汝水之间就回去了。蔡国这时向吴国请求迁到吴国去。

吴王夫差在夫椒山打败了越军，报了檇李战役的仇。接着，吴军便进攻越国。越王勾践带着全副武装的战士五千名，退守在会稽山，同时又派遣大夫文种通过吴国太宰伯嚭的门路请求讲和。吴王夫差打算同意越国的请求。伍子胥反对说："不能答应。我听说：'树立德行愈多愈好，除掉恶邪愈彻底愈好。'古时有过国的国君浇，灭掉了斟灌国又攻破了斟鄩国，杀了夏朝的君主相。夏后相的妻后缗正怀着孕，从墙洞里逃出去，逃回她的娘家有仍国，在那里生下了少康，少康长大后在有仍国做管理畜牧的官。他心里恨透了浇，能时刻提防着浇的迫害。浇派遣他的臣子椒捉拿少康，少康又逃到有虞国，在那里做掌管膳食的官，因此避免了浇的杀害。有虞的国君虞思这时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为妻，把纶邑封给少康。他占有十里方圆的地盘，有五百人的兵力，能布施德惠给人民，并开始谋划复兴国家的大事。他收罗夏朝的旧人，按夏朝的官制分别派给他们官职。少康派遣女艾去侦察浇的动态，又派遣季杼诱骗浇的弟弟豷，结果把浇的有过国和豷的戈国灭掉，复兴了夏禹的事业。少康祭祀夏朝的祖先兼祭天帝，没失掉夏代的天下。现在吴国比不上有过国强，而越国却比少康大，如果再让越国壮大起来，岂不就成为吴国的患难吗？勾践这个人能爱护他的人民，注意施行恩惠，施行恩惠自然不会失掉人心，爱护人民自然不会抹杀别人的功劳。越国跟我们是土地相连的世代仇敌，如今我们战胜越国却不灭掉它，反而要保全它，这是违背了天意，却又助长了敌人，以后即使懊悔，也来不及消除祸患。吴国的

衰亡，已经是为期不远了。吴国处在蛮夷之间，还去助长敌人的发展，要想这样去争霸，一定是办不到的。”吴王夫差没有听信伍子胥的话。伍子胥退出来告诉别人说：“越国用十年的时间养育人民和聚积财富，再用十年的时间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，二十年之后，吴国大概被越国毁坏成为荒凉的池沼了吧！”这年三月，越国同吴国讲和。吴国攻进越国，《春秋》没有记载，因为吴国没有报告胜利，越国没有报告失败。

【原文】

夏四月，齐侯、卫侯救邯郸①，围五鹿。

吴之入楚也，使召陈怀公②。怀公朝国人而问焉，曰：“欲与楚者右③，欲与吴者左。”陈人从田，无田从党④。逢滑当公而进⑤，曰：“臣闻国之兴也以福，其亡也以祸。今吴未有福，楚未有祸。楚未可弃，吴未可从。而晋，盟主也，若以晋辞吴，若何？”公曰：“国胜君亡⑥，非祸而何？”对曰：“国之有是多矣，何必不复⑦？小国犹复，况大国乎？臣闻国之兴也，视民如伤⑧，是其福也；其亡也，以民为土芥⑨，是其祸也。楚虽无德，亦不艾杀其民⑩。吴日敝于兵，暴骨如莽⑪，而未见德焉。天其或者正训楚也⑫！祸之适吴，其何日之有？”陈侯从之。及夫差克越，乃修先君之怨⑬。秋八月，吴侵陈，修旧怨也。

齐侯、卫侯会于乾侯，救范氏也。师及齐师、卫孔圉、鲜虞人伐晋，取棘蒲⑭。

【注释】

①邯郸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北邯郸县西南）。　②陈怀公：名柳，陈惠公之子，在位四年。　③与：亲附。　④从田：根据土地的所在而分立左右，即田在西者邻楚，为右边；田在东者邻吴，为左边。从党：跟从亲族和亲附的人。　⑤逢滑：陈国大夫。　⑥国胜：此指国家被别国战胜。　⑦复：恢复。　⑧伤：受伤。　⑨土芥：土和草，旧时比喻轻贱的东西。　⑩艾杀：斩杀，杀害。艾，同“刈”，犹言杀。⑪日敝于兵：在战争中一天天凋敝。兵，战争。　⑫训楚：教训楚国。

⑬修先君之怨：清算先君时代结下怨恨。吴国阖庐时召陈，陈不应召，故言“先君之怨”。　⑭孔圉：孔烝鉏之曾孙，卫国大夫。鲜虞：狄国名（在今河北正定县）。杜预注：“鲜虞，狄帅贱，故不书。”可见鲜虞人为狄人。棘蒲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赵县治）。

【译文】

夏季四月，齐侯、卫侯救援邯郸，包围五鹿。

吴国攻进楚国的时候，派人召见陈怀公。怀公朝见国人征求意见，说：“想要亲附楚国的站在右边，想要亲附吴国的站在左边。”陈国人根据自己的田地所在而分立左右，没有田地的跟从亲族和亲附的人站在一起。逢滑正对着陈怀公向前走去，说：“臣下听说国家的兴旺是由于福德，它的灭亡是由于祸殃。现在吴国没有福德，楚国没有祸殃。楚国不能抛弃，吴国不可跟从。晋国，是诸侯的盟主，如果用晋国为借口辞谢吴国，怎么样？”怀公说：“国家被别国战胜国君逃亡，不是祸殃是什么？”逢滑回答说：“国家有这种情况的太多了，怎么一定不能恢复？小国尚且能恢复，何况大国呢？臣下听说国家的兴起，看待百姓如同受伤的人，这是它的福德；国家的灭亡，把百姓当作粪土和草芥，这是它的祸殃。楚国虽然没有德行，但不杀害它的百姓。吴国在战争中一天天凋敝，暴露尸骨多得象草莽一样，却没有见到什么德行。上天大概或许正在给楚国一次教训吧！吴国遭到祸殃，哪里会有多久？”陈侯听从了。等到夫差攻下越

国，吴国重新清算先君时代结下的怨恨。秋季八月，吴国侵袭陈国，为了清算过去的怨恨。

齐侯、卫侯在乾侯会见，是为了救援范氏。鲁军和齐军、卫国孔圉、鲜虞人攻打晋国，占领了棘蒲。

【原文】

吴师在陈①，楚大夫皆惧，曰："阖庐惟能用其民②，以败我于柏举③。今闻其嗣又甚焉④。将若之何？"子西曰⑤："二三子恤不相睦⑥，无患吴矣。昔阖庐食不二味⑦，居不重席⑧，室不崇坛⑨，器不彤镂⑩，宫室不观⑪，舟车不饰⑫，衣服财用，择不取费⑬。在国⑭，夭有菑疠⑮，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⑯。在军，熟食者分而后敢食⑰，其所尝者卒乘与焉⑱。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⑲，是以民不罢劳⑳，死知不旷㉑。吾先大夫子常易之㉒，所以败我也。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㉓，宿有妃嫱嫔御焉㉔，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，玩好必从㉕，珍异是聚㉖，观乐是务㉗。视民如仇，而用之日新㉘。夫先自败也已㉙，安能败我？"

冬十一月，晋赵鞅伐朝歌㉚。

【注释】

①吴师在陈：吴国的军队在陈国。按：鲁哀公元年秋八月，吴国因报陈国的旧仇而出兵侵陈，故言"吴师在陈"。　②惟能：独能，即善于。

③败我于柏举：指鲁定公四年，楚军在柏举地方被吴军打败。　④其嗣：他的继承人，即指吴王夫差。　⑤子西：即楚公子申，楚平王的长庶子。　⑥二三子恤不相睦：楚大夫当忧患的是自己不相和睦。

⑦食不二味：饮食不兼二味。　⑧居不重席：居处不用重叠的席褥。⑨室不崇坛：平地建室不筑高坛。　⑩器不彤（tóng同）镂(lòu陋)：用器不加丹漆雕刻。　⑪宫室不观：住的宫室不修筑台榭。观：指台榭，即高崇而有屋的、便于眺望的建筑物；有人解为“美观”，亦通。⑫舟车不饰：所乘的舟车不加修饰。　⑬择不取费：选取坚实耐用的而不奢侈靡费。　⑭在国：在国内。　⑮菑疠（lì力）：灾荒和疠疫。⑯亲巡孤寡：亲自巡问孤幼鳏寡的人。　⑰熟食者分：有熟食之物先遍给军士。　⑱其所尝者卒乘与焉：他要有甘珍美味必遍给步卒车乘之士共尝。　⑲勤恤其民：经常怃恤吴国人民。　⑳是以民不罢劳：因此虽动用人民作战而人民不感到疲劳过度。　㉑死知不旷：为国身死的人知道死而不被旷弃。　㉒吾先大夫子常易之：我国以前令尹子常的作法正相反。　㉓陂（bēi杯）池：蓄水的地方，即池塘。此言吴王夫差出行过两宿以上，必备有池馆之乐。　㉔宿：即住一宿。妃嫱（qiáng强）：古代宫廷里侍宿的女官名，贵者叫“妃嫱”。嫔（pín贫）御：古代宫廷里的侍宿的女官名，贱者叫“嫔御”。此言吴王夫差出行虽居一宿，也必备有女色之乐。　㉕玩好必从：玩好之物一定得随从。　㉖珍异：珍奇异物。　㉗观乐：游观嬉乐。　㉘用之日新：驱使人民去战争方兴未已。　㉙夫先自败也已：那样做只会先自取失败而已。　㉚赵鞅：即赵简子，又称志父，赵成之子，赵武之孙，晋国执政大夫。朝歌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淇县东北）。

〖译文〗

吴国的军队驻在陈国，楚国的大臣都害怕吴军攻打楚国，说：“吴王阖庐善于动用吴国人民作战，所以在柏举战役中打败了我国。现在又听说他的继承人夫差比阖庐更厉害。我们对他怎么办？”子西说：“大家当忧虑的是自己不相和睦，不必忧患吴人的侵袭。从前阖庐饮食不兼二味，居处不用重叠的席褥，平地建室不筑高坛，用器不加红漆和雕刻，住的宫室不修筑台榭，所乘的舟车不加修饰，所穿的衣服和用的财物，都是选取坚厚耐用的而不奢侈靡费。在国内，天有灾荒和瘟疫，吴王阖庐亲自巡问孤寡和资助贫困的人。在军中，吴王阖庐有熟食之

物必先遍给军士，然后自己才敢吃，要有山珍美味一定遍给步卒车乘之士共尝。吴王阖庐经常抚恤吴国人民，并且同他们共劳逸。因此吴王阖庐虽然动用人民作战，但吴国人民并不感到疲劳过度，为国身死的人知道死而不被遗弃。而我国以前令尹子常的作法正相反，所以吴王阖庐打败了我国。现在听说吴王夫差出行超过了两宿，必备有池馆之乐，虽住一宿也必备有女色之乐，一天的出行，所欲望的一定得实现，玩好之物一定得随从，珍奇异物一定得会聚，游观嬉乐必先追求。吴王夫差把吴国人民视为仇敌，如今驱使人民去作战方兴未已。这样做只会先自取败而已，怎么能战败我国呢？”

冬季十一月，晋国赵鞅攻打朝歌。

二年

【原文】

二年春，伐邾，将伐绞①。邾人爱其土，故赂以漷、沂之田而受盟②。

初，卫侯游于郊，子南仆③。公曰：“余无子，将立女。”不对。他日，又谓之。对曰：“郢不足以辱社稷，君其改图。”君夫人在堂，三揖在下④。“君命祇辱。”夏，卫灵公卒。夫人曰：“命公子郢为大子，君命也。”对曰：“郢异于他子，且君没于吾手⑤，若有之，郢必闻之。且亡人之子辄在⑥。”乃立辄。六月乙酉⑦，晋赵鞅纳卫大子于戚。宵迷，阳虎曰：“右河而南⑧，必至焉。”使大子绩，八人衰绖，伪自卫逆

者⑨。告于门，哭而入，遂居之。

秋八月，齐人输范氏粟，郑子姚、子般送之⑩。士吉射逆之，赵鞅御之，遇于戚。阳虎曰："吾车少，以兵车之旆，与罕、驷兵车先陈⑪。罕、驷自后随而从之，彼见吾貌，必有惧心⑫。于是乎会之⑬，必大败之。"从之。卜战，龟焦⑭。乐丁曰⑮："《诗》曰：'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⑯。'谋协，以故兆询可也。⑰"简子誓曰："范氏、中行氏，反易天明，斩艾百姓，欲擅晋国而灭其君⑱。寡君恃郑而保焉。今郑为不道，弃君助臣，二三子顺天明，从君命，经德义，除诟耻，在此行也⑲。克敌者，上大夫受县，下大夫受郡，士田十万，庶人工商遂，人臣隶圉免⑳。志父无罪㉑，君实图之。若其有罪，绞缢以戮，桐棺三寸，不设属辟，素车朴马，无入于兆，下卿之罚也㉒。"

【注释】

①二年：鲁哀公二年（公元前493年）。绞：邾国邑名（在今山东滕县北）。　②溠（kuò扩）：水名，此指溠田，当时溠西之田属鲁，现在后溠东之田也为鲁所得。沂：此为邾国之沂，即流经曲阜南之上游，此指沂田。③子南：名郢，卫灵公之子。仆：驾御，即驾车。　④三揖：指卿、大夫、士。君命祇辱：只是屈辱了君王之命。　⑤君没于我手：即我侍候国君到死。　⑥辄：即卫出公，蒯聩之子，卫灵公嫡孙。　⑦六月乙酉：六月十七日。　⑧右河而南：右边是黄河渡过去再向南走。杜预注："戚在河外，晋军已渡河，故欲出河右而南。"　⑨绻（wèi问）：同"免"，免冠括发。　⑩输范氏粟：给范氏运送粮食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范氏久居朝歌，粮食不足，故齐以粟输之。"子姚：即罕达，郑臣。子般：即驷弘，

郑臣。 ⑪旃：旌旗，此指中军大将的旗帜。罕、驷：即子姚、子般。⑫吾貌：指我军的阵容。杜预注："晋人先陈，郑人随之，不知其虚实，见车多必惧。"一说吾貌是指阳虎的容貌。阳虎专鲁国政时，齐、郑两国都害怕他，故言"彼见吾貌，必有惧心"。 ⑬会：会战。 ⑭焦：烤焦。杜预注："兆不成。" ⑮乐丁：晋国大夫。 ⑯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緜》篇。爰：前二爰，语助词；后爰字，乃，于是。始：开始，即先。契：刻。契龟，即占卜。 ⑰谋协：谋划一致。故兆：过去的卜兆。杜预注："故兆，始纳卫大子，卜得吉兆。言今既谋同，可不须更卜。"询：相信。 ⑱反易：犹言违背。天明：即天命。斩艾：斩杀。擅：独揽，即专权。 ⑲经：犹言治，即推行。诟（gòu够）耻：耻辱。 ⑳县：《周书·作雒篇》："千里百县，县有四郡。"十万：十万亩。遂：犹言做官。 ㉑志父：即赵鞅。 ㉒桐棺三寸：是庶人的棺材，桐木易腐烂。属辟：外棺。杜预注："属辟，棺之重数。王棺四重，君再重，大夫一重。"素车朴马：没有装饰的车子和马匹。兆：古代同族之人丛葬一处，其范围叫兆域。下卿之罚：是按下卿的地位处罚的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年春天，鲁军攻打邾国，打算先攻打绞地。邾国人爱惜绞地的土地，所以用漷、沂两地作为贿赂而接受盟约。

起初，卫灵公在郊外游玩，子南给他驾车。卫灵公说："我没有嫡子，打算立你做继承人。"子南没有回答。过些日子，他又对子南那样说。子南回答说："郢不能有辱国家，君王还是改变主意为好。"君夫人在堂上，卿、大夫、士在下边，"只能辱没了君王的命令。"夏天，卫灵公死。夫人说："命令公子郢做太子这是国君的命令。"子南回答说："郢和别的儿子不同，而且我侍候国君到死，如果有这话，郢一定会听到。并且逃亡人的儿子，辄还在。"于是就立了辄。六月十七日，晋国赵鞅把卫国太子送回戚地。夜里迷了路，阳虎说："右边是黄河渡过去再向南走，一定会到那里。"让太子免冠束发，八个人穿着孝服，假装是从卫国来迎接的人。他们通报守门人，号哭着进城，于是就住在那里。

秋季八月，齐国人给范氏运送粮食，郑国子姚、子般押送。士吉射迎接他们，赵鞅抵御他们，在戚地相遇。阳虎说："我们的车子少，把中军战车的旗帜插在车子上，先和子姚、子般的战车对阵。子姚、子般从后面跟上来，他们看到我军的阵容，必定有恐惧之心。在这时候会合战斗，一定会把他们打得大败。"赵鞅听从了。占卜作战吉凶，龟甲烤焦了。乐丁说："《诗经》说：'先进行谋划，于是进行占卜。'谋划一致，相信过去的卜兆就可以了。"赵简子发誓说："范氏、中行氏，违反天命，斩杀百姓，想要独揽晋国并灭亡国君。我们国君依仗郑国保护自己。现在郑国无道，抛弃国君帮助臣子，各位顺从天命，服从君令，推行德义，消除耻辱，就在这次行动了。战胜敌人的，上大夫可得到县，下大夫可得到郡，士可得到土地十万亩，庶人工商可做官，奴隶可获得自由。志父战胜敌人没有罪过，国君可考虑赏赐。如果被战败有罪，就用绞刑把我诛戮，死后用三寸厚的桐木棺，不加衬版和外椁，用没有装饰的车马运棺材，不要埋葬在本族的墓地里，这是按下卿的地位处罚的。"

【原文】

甲戌，将战，邮无恤御简子①，卫大子为右。登铁上，望见郑师众，大子惧，自投于车下②。子良授大子绥而乘之③，曰："妇人也。"简子巡列曰："毕万④，匹夫也。七战皆获，有马百乘，死于牖下⑤。群子勉之，死不在寇⑥。"繁羽御赵罗，宋勇为右⑦。罗无勇，麋之⑧。吏诘之⑨，御对曰："疖作而伏⑩。"卫大子祷曰："曾孙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，烈祖康叔，文祖襄公⑪：郑胜乱从，晋午在难⑫，不能治乱，使鞅

讨之。腷聩不敢自佚⑬，备持矛焉。敢告无绝筋，无折骨，无面伤，以集大事，无作三祖羞⑭。大命不敢请，佩玉不敢爱⑮。”郑人击简子中肩，毙于车中，获其蠭旗⑯。大子救之以戈，郑师北，获温大夫赵罗⑰。大子复伐之，郑师大败，获齐粟千车。赵孟喜曰；“可矣。”傅傻曰⑱：“虽克郑，犹有知在，忧未艾也⑲。”

初，周人与范氏田，公孙龙税焉⑳。赵氏得而献之，吏请杀之。赵孟曰：“为其主也，何罪？”止而与之田。及铁之战，以徒五百人宵攻郑师，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㉑，献曰：“请报主德㉒。”

追郑师。姚、般、公孙林殿而射，前列多死㉓。赵孟曰：“国无小㉔。”既战，简子曰：“吾伏弢呕血，鼓音不衰，今日我上也㉕。”大子曰：“吾救主于车，退敌于下，我右之上也㉖。”邮良曰：“我两靷将绝，吾能止之，我御之上也㉗。”驾而乘材，两靷皆绝。

吴泄庸如蔡纳聘，而稍纳师㉘。师毕入，众知之。蔡侯告大夫，杀公子驷以说㉙，哭而迁墓。冬，蔡迁于州来㉚。

【注释】

①甲戌：八月初七。邮无恤：即邮良，又称王良，晋国的善御者。②铁：即铁丘。投于车下：掉到战车下。③子良：即邮无恤。绥：戴车上的绳索，登车时拉手所用。④毕万：晋献公车右，事见鲁闵公元年《传》。⑤死于牖下：即在家里善终。⑥死不在寇：未必死在敌人手里，即奋勇作战不一定就死。⑦繁羽、赵罗、宋勇：都是晋国

大夫。　⑧縻：同“稛（kǔn捆）”，捆绑。　⑨诘：诘问，询问。⑩疟（shān山）：疟疾。　⑪蒯聩：卫太子名，后做卫国国君，卫灵公之子，在位二年。文祖：继业守文的祖先。襄公：名恶，卫献公之子，蒯聩之祖父，在位九年。　⑫胜：郑国国君郑声公之名。午：晋国国君晋定公之名。⑬佚：同“逸”，逸乐，安逸。　⑭绝筋：断筋。三祖：指皇祖、烈祖、文祖。　⑮大命：犹言生死之命。佩玉：此指祭神之物。⑯蠭（fēng锋）旗：旗名。　⑰温大夫：晋国邑之宰。赵罗：温邑大夫，盖是范氏的党羽，与上文的赵罗不是一个人，　⑱傅傻（sǒu叟）赵鞅的属下。　⑲知：知氏。艾：停止，止息。　⑳公孙尨（máng忙，又读méng萌）：范氏之臣。　㉑幕下：帐幕下。　㉒主德：主人的恩德。　㉓姚、般：子姚、子般。公孙林：郑臣。㉔国无小：杜预注：“言虽小国，犹有善射者。”　㉕弢（tāo滔）：弓袋。我上：我的功劳最大。　㉖我右之上：我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。　㉗两靷（yǐn引）两根马胸部的皮带。止：使马胸部的皮带不断。我御之上：我是御者中功劳最大的。　㉘泄庸：吴国大夫。纳师：渗进军队。　㉙公子驷：蔡国大夫。　㉚州来：地名（在今安徽凤台县）。蔡国本来国都在上蔡，后迁都新蔡，现在又迁入吴国州来，又叫下蔡。

【译文】

八月初七，要开始作战，邮无恤给赵鞅驾御战车，卫国太子做车右。登上铁丘，望见郑军人数众多，卫国太子害怕，自己掉到车下。邮无恤把车上的拉手带子递给太子让他上车，说：“像个女人。”赵鞅巡视队伍说：“毕万，是个普通人。七次战斗都俘虏了敌人。后来他有四百匹马。在家里善终。诸位努力吧，未必就死在敌人手里。”繁羽给赵罗驾御战车，宋勇做车右。赵罗胆小，用绳子把他捆绑在车上。军吏询问原因，车御回答说：“疟疾发作趴着。”卫国太子祈祷说：“远孙蒯聩谨敢光告皇祖文王，烈祖康叔，文祖襄公：郑胜顺从祸乱，晋午处在危难中，不能平定祸乱，派赵鞅讨伐。蒯聩不敢自求安逸，准备拿起长矛参与作战。谨敢祷告不要断筋，不要折骨，不要伤

面，完成大事，不给三位祖先带来羞辱。生死之命不敢请求，佩玉不敢爱惜。”郑国人击中赵鞅的肩膀，赵鞅仆倒在车里，郑国人获得了他的蠭旗。太子用戈救赵鞅，郑军败逃，俘虏了温邑大夫赵罗。太子再次进攻，郑军大败，获得了齐国粮食一千车。赵鞅高兴说：“可以了。”傅傻说：“虽然战胜了郑国，还有知氏在，忧患还没有消除。”

起初，周人给范氏土地。公孙龙为范氏收税。赵氏逮住了公孙龙献给赵鞅，军吏请求杀了他。赵鞅说：“他是为了他的主人，有什么罪？”没杀公孙龙并给他土地。等到铁丘之战，公孙龙带领部下五百人夜里进攻郑军，在子姚的帐幕下取回被抢去的蠭旗，献上说：“请允许我以此报答主人的恩德。”

前锋部队追击郑军。子姚、子般、公孙林殿后并一边射箭，前排的人大多数被射死。赵鞅说：“对小国也不能轻视。”战斗结束，赵鞅说：“我伏在弓袋上吐血，但鼓声不衰，今天我的功劳最大。”太子说：“我在车上救了主公，在下边击退敌人，我是车右中功劳最大的。”邮无恤说：“我战车上的马两根胸前的皮带快要断了，我能让它不断，我是车御中功劳最大的。”他又驾上车装上点木材，两根皮带就全断了。

吴国泄庸到蔡国送交聘礼，并逐渐把军队渗进蔡国。吴国军队进入完毕，大家才知道。蔡侯告诉大夫，杀了公子驷来取悦吴国，号哭着把先君的坟墓迁走。冬天，蔡国迁到州来。

三 年

【原文】

三年春，齐、卫围戚，求援于中山①。

夏五月辛卯②，司铎火。火逾公宫，桓、僖灾③。

救火者皆曰："顾府④。"南宫敬叔至，命周人出御书⑤，俟于宫，曰："庀女而不在⑥，死。"子服景伯至，命宰人出礼书⑦，以待命。命不共、有常刑⑧。校人乘马，巾车脂辖⑨。百官官备，府库慎守，官人肃给⑩。济濡帷幕，郁攸从之，蒙葺公屋⑪。自大庙始，外内以悛，助所不给⑫。有不用命⑬，则有常刑，无赦。公父文伯至，命校人驾乘车⑭。季桓子至，御公立于象魏之外⑮。命救火者伤人则止，财可为也⑯。命藏《象魏》⑰，曰："旧章不可亡也⑱。"富父槐至⑲，曰："无备而官办者，犹拾沈也⑳。"于是乎去表之槁，道还公宫㉑。孔子在陈，闻火，曰："其桓、僖乎！"

【注释】

①三年：鲁哀公三年（公元前492年）。中山：杜预注："中山，鲜虞。"战国时有中山国。　②五月辛卯：五月二十八日。司铎：官署，杜预注认为是官名。　③逾：越过。桓、僖：指鲁桓公、鲁僖公庙。　④顾：照顾。府：府库，财物所在。　⑤南宫敬叔：即南宫阅，孔子弟子。周人：掌管周书典籍的官。御书：国君所看的书籍。　⑥庀(pǐ痞)：交给，交付。　⑦子服景伯：即子服何，鲁臣。宰人：可能即《周礼》所说的宰夫。礼书：即记载祭祀程序的书。　⑧不共：不恭于命，即不尽职。　⑨校人：掌马的官，即马官之长。巾车：掌车的官，即车官之长。脂辖：在车轴上涂上油脂。辖，车轴。　⑩官备：各备其官，即安排官员坚守岗位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国之百官，各备其官。"官人：主管馆舍的官。官，古代官、馆同字。肃给：肃敬供应，即认真做好供给。肃，犹言认真。　⑪濡(rú如)：沾湿。济濡帷幕，即用沾湿了的帐幕，覆盖近火处的建筑物，以防火蔓延，是古代防火办法。郁攸：救火具。蒙葺

(qì气)：用沾湿之物蒙覆。公屋：即官中的房屋。 ⑫悛（quān圈）：次序。助所不给：帮助人力物力不足的。 ⑬不用命：不执行命令。

⑭公父文伯：鲁国大夫。乘车：鲁哀公之车。 ⑮季桓子：即季孙斯，鲁国大夫。象魏：即门阙。 ⑯财可为：财物可以创造出来。此言人重于财物，宁焚物，勿伤人。 ⑰《象魏》：法令的书，指旧章。杜预注“《周礼》，正月县教令之法于象魏，使万民观之，故谓其书为《象魏》。” ⑱旧章：旧的典章。 ⑲富父槐：富父终生之后，鲁国大夫。 ⑳沈：汤汁，汤水。 ㉑表：表向，火之所向，犹言火道。槁：枯槁，泛指干枯易燃之物。道：今天叫火巷，可隔绝火势。还：同“环”，环绕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三年春天，齐国、卫国包围戚地，戚地人向中山请求救援。

夏季五月二十八日，鲁国司铎官署发生火灾。火势越过哀公的宫殿，桓公和僖公庙被烧毁。救火的人都说：“照顾府库。”南宫敬叔来到，命令周人拿出国君看的书，在宫中等着，说：“交给你而有损失，就处死。”子服景伯来到，命令宰人拿出礼书，让他等待命令。如果不尽职，要按规定处罚。校人驾上马，巾车要在车轴上涂上油脂。百官安排官员坚守岗位，府库加强戒备，官人认真做好供给。用浸湿了的帷幕覆盖建筑物，救火器放在旁边，又用沾湿的东西蒙覆公屋。从太庙开始，由外到内按次序救火，帮助力量不足的。有不执行命令的，就按规定处罚，不赦免。公父文伯来到，命令校人驾上公车。季桓子来到，为哀公驾车站在象魏的外边。命令救火的人受伤就停下来，因为财物是可以创造出来的。又命令把《象魏》收藏起来，说：“旧的典章不能丢失。”富父槐来到，说：“没有准备而叫百官仓促办事，就好像拾取地上的汤水。”于是就拆除火道上的干槁易燃之物，环绕公宫四周开辟了火巷。孔子在陈国，听到发生火灾，说：“恐怕是桓公、僖公庙吧！”

【原文】

刘氏、范氏世为婚姻，蒉弘事刘文公，故周与范氏①。赵鞅以为讨。六月癸卯②，周人杀蒉弘。

秋，季孙有疾，命正常曰③："无死④。南孺子之子，男也，则以告而立之⑤；女也，则肥也可⑥。"季孙卒，康子即位。既葬，康子在朝⑦。南氏生男，正常载以如朝，告曰："夫子有遗言，命其圉臣曰⑧：'南氏生男，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。'今生矣，男也，敢告。"遂奔卫。康子请退⑨。公使共刘视之，则或杀之矣，乃讨之⑩。召正常，正常不反。

冬十月，晋赵鞅围朝歌，师于其南⑪。荀寅伐其郭，使其徒自北门入，已犯师而出⑫。癸丑⑬，奔邯郸。十一月，赵鞅杀士皋夷⑭，恶范氏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刘氏、范氏：杜预注："刘氏，周卿士；范氏，晋大夫。"　②六月癸卯：六月十一日。　③正常：季桓子的宠臣。　④无死：不要跟从我死。　⑤南孺子：季桓子之妻。告：报告哀公。　⑥肥：即康子。　⑦在朝：指在哀公朝廷上。　⑧圉臣：犹言贱臣，正常自谦之称。　⑨退：退位。　⑩共刘，鲁国大夫。讨之：指讨杀南孺子之子的人。　⑪师于其南：赵鞅军队驻扎在朝歌的城南。　⑫犯师：攻打敌军，此指突围。　⑬癸丑：十月二十三日。　⑭士皋夷：又称范皋夷，晋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刘氏、范氏世代结为婚姻，蒉弘事奉刘文公，所以周王室亲近范氏。赵鞅因此而讨伐。六月十一日，周人杀了蒉弘。

秋天，季孙有病，命令正常说："不要跟随我死。南孺子生下的孩子，是男的，就把我的话报告国君立他为继承人；是女的，那么立肥就可以了。"季孙死，康子做了季孙的继承人。安葬季孙完毕，康子正在哀公朝里。南孺子生了个男孩，正常用车载着男孩到朝廷上，报告说："他老人家有遗言，命令他的贱臣说：'南氏生男孩，就把他的话报告君王和大夫而立他为继承人。'现在生了，是男孩，谨敢以此报告。"于是就逃奔到卫国。康子请求退位。哀公派共刘去察看，有人已经把男孩杀了，于是就讨伐杀人凶手。召正常回国，正常不回来。

冬季十月，晋国赵鞅包围了朝歌，赵鞅军队驻扎在朝歌的城南。荀寅攻打朝歌的外城，派他的部下从北门进来，自己攻打敌军突围出去。十月二十三日，荀寅逃奔到邯郸。十一月，赵鞅杀了士皋夷。是因为憎恶范氏。

四 年

【原文】

四年春，蔡昭侯将如吴，诸大夫恐其又迁也，承公孙翩逐而射之，入于家人而卒①。以两矢门之②，众莫敢进。文之锴后至③，曰："如墙而进，多而杀二人④。"锴执弓而先，翩射之，中肘。锴遂杀之，故逐公孙辰，而杀公孙姓、公孙盱⑤。

夏，楚人既克夷虎，乃谋北方⑥。左司马眅、申公寿余、叶公诸梁致蔡于负函，致方城之外于缯关⑦，曰："吴将泝江入郢⑧，将奔命焉。"为一昔之期，袭梁及霍⑨。单浮馀围蛮氏⑩，蛮氏溃。蛮子赤奔晋阴地⑪。

司马起丰、析与狄戎，以临上雒⑫。左师军于菟和，右师军于仓野，使谓阴地之命大夫士蔑曰⑬："晋、楚有盟，好恶同之⑭。若将不废，寡君之愿也。不然，将通于少习以听命⑮。"士蔑请诸赵孟。赵孟曰："晋国未宁⑯，安能恶于楚？必速与之。"士蔑乃致九州之戎，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⑰，且将为之卜。蛮子听卜，遂执之与其五大夫，以畀楚师于三户⑱。司马致邑立宗焉，以诱其遗民⑲，而尽俘以归。

秋七月，齐陈乞、弦施、卫宁跪救范氏⑳。庚午㉑，围五鹿。九月，赵鞅围邯郸。冬十一月，邯郸降。荀寅奔鲜虞，赵稷奔临㉒。十二月，弦施逆之，遂堕临㉓。国夏伐晋，取邢、任、栾、鄗、逆畤、阴人、盂、壶口㉔。会鲜虞，纳荀寅于柏人㉕。

【注释】

①四年：鲁哀公四年（公元前491年）。承：犹言跟随。公孙翩：蔡国大夫。　②以两矢门之：公孙翩拿着两枝箭守在门口。　③文之锴：蔡国大夫。④如墙：并排像墙。　⑤公孙辰，蔡国宗室。公孙姓：即公孙归生，蔡国宗室。公孙盱（xū吁）：即公孙翟：蔡国宗室。　⑥夷虎：蛮夷背叛楚国的人。北方：指中原，实指晋国。　⑦皈（pān攀）、寿余、诸梁：都是楚国大夫。致：犹言召集，集合。负函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信阳市、县境）。缯关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方城县）。　⑧泝（sù素）：同"溯"，逆流而上。　⑨一昔：即一夕，一个晚上。昔、夕古音同，此昔字即作夕用。梁：蛮子之邑（在今河南临汝县西）。翟：蛮子之邑（离临汝县稍远，在梁之西南）。　⑩单浮馀：楚国大夫。蛮氏：戎的别种，在翟地之西。　⑪蛮子赤：蛮部落长。阴地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庐氏县东北）。　⑫司马：即楚国司马皈。丰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淅

川县西南)。析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淅川县及内乡县西北境)。上雒：晋国地名（在今陕西商县)。 ⑬菟和：即菟和山，在上雒东（在今陕西商县东)。仓野：地名（在今陕西商县东南)。士蔑：晋国大夫。 ⑭好恶同之：可能是晋、楚结盟时盟誓之辞，引来逼迫晋国交出蛮子赤。 ⑮少习：即少习山（在今陕西商县东)，山下就是武关，打通少习山，就可以与秦国联合，东取阴地，北渡黄河，威胁晋都。 ⑯晋国未宁：杜预注："未宁，时有范、中行之难。" ⑰九州之戎：指在晋国阴地、陆浑的戎人。裂田：分土地。 ⑱畀（bì币)：交付，交给。三户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)。 ⑲致邑：此指给蛮子建邑。立宗：建立宗主。 ⑳陈乞：即陈僖子，齐臣。弦施：即弦多，齐臣。宁跪：卫臣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"齐、卫党范、中行，故救之。" ㉑庚午：七月十四日。 ㉒赵稷：赵午之子，范氏、中行氏之党，率邯郸叛赵鞅。临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北临城县西南)。 ㉓堕临：拆毁临邑城墙。 ㉔国夏：即国惠子，齐国大夫。邢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邢台市)。任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任县东南)。栾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栾城县与赵县北境)。鄗（hào镐)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高邑县与柏乡县)。逆畤（zhì至)：晋国地名（在今河北完县东南)。阴人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灵石县西南)。盂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太原市东北，一说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)。壶口：晋国地名（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)。 ㉕柏人：晋国邑名（在今河北隆尧县西南)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四年春天，蔡昭公打算到吴国，大夫们恐怕他又要迁移，尾随着公孙翩追赶蔡昭公用箭射他，蔡昭公逃进百姓家里就死了。公孙翩拿着两枝箭守在门口，众人不敢进去。文之锴后到，说："并排像墙往前进，最多能杀死我们两个人。"文之锴拿着弓走在前面，公孙翩射他，射中了肘部。文之锴于是就杀了公孙翩，所以驱逐了公孙辰，并杀了公孙姓、公孙盱。

夏天，楚国人攻克夷虎之后，就策划向北方扩张。左司马眅、申公寿馀、叶公诸梁在负函集合蔡国人，在缯关集合方城山之外的人，说："吴国要逆江而上进入郢都，大家都要奔走听命。"规定一个晚上的期限，袭击梁地和霍地。单浮馀领兵包围

蛮氏，蛮氏败溃。蛮子赤逃奔到晋国阴地。司马征昄召丰地、析地人和狄戎入伍，逼近上雒。左军驻扎在菟和，右军驻扎在仓野，派人对阴地的命大夫士蔑说："晋、楚两国有过盟约，喜爱和憎恶彼此相同。如果不废弃这个盟约，是寡君的愿望。不这样，我们将要打通少习山再来听取你们的命令。"士蔑请示赵鞅。赵鞅说："晋国没有安定，怎能和楚国搞坏关系？一定要快点把人交给他们。"士蔑便召集九州之戎，假装要分给蛮子土地并给他筑城，而且要为他占卜。蛮子前来听取占卜，就把他和他的五大夫逮捕了，在三户交给楚军。司马昄又假装给蛮子建城邑立宗主，引诱其他散遗的戎人，然后全部俘虏而归。

秋季七月，齐国陈乞、弦施、卫国宁跪救援范氏。七月十四日，包围五鹿。九月，赵鞅包围邯郸。冬季十一月，邯郸投降。荀寅逃亡到鲜虞，赵稷逃奔到临邑。十二月，弦施迎接赵稷，于是就折毁了临邑的城墙。齐国大夫国夏攻打晋国，占领了邢地、任地、栾地、鄗地、逆畤、阴人、盂地、壶口。会合鲜虞，把荀寅送到柏人邑。

五　年

【原文】

五年春①，晋围柏人，荀寅、士吉射奔齐。初，范氏之臣王生恶张柳朔，言诸昭子，使为柏人②。昭子曰："夫非而仇乎③？"对曰："私仇不及公，好不废过，恶不去善，义之经也④。臣敢违之？"及范氏出⑤，张柳朔谓其子："尔从主，勉之！我将止死，王生授我矣，吾不可以僭之⑥。"遂死于柏人⑦。

夏，赵鞅伐卫，范氏之故也，遂围中牟⑧。

齐燕姬生子，不成而死⑨。诸子鬻姒之子荼⑩，嬖。诸大夫恐其为大子也，言于公曰："君之齿长矣⑪，未有大子，若之何？"公曰："二三子间于忧虞，则有疾疢⑫。亦姑谋乐，何忧于无君？"公疾，使国惠子、高昭子立荼，置群公子于莱⑬。秋，齐景公卒。冬十月，公子嘉、公子驹、公子黔奔卫，公子钮、公子阳生来奔。莱人歌之曰："景公死乎不与埋⑭，三军之事乎不与谋。师乎师乎，何党之乎⑮？"

郑弛秦富而侈，嬖大夫也，而常陈卿之车服于其庭⑯。郑人恶而杀之。子思曰⑰："《诗》曰：'不解于位，民之攸塈⑱。'不守其位，而能久者鲜矣。《商颂》曰⑲：'不僭不滥，不敢怠皇，命以多福⑳。'"

【注释】

①五年：鲁哀公五年（公元前490年）。 ②王生：晋国范氏之臣。张柳朔：晋国范氏之臣。昭子：即士吉射。为柏人：做柏人地方长官。③夫：这个人。 ④经：常规，常道。 ⑤出：指离开柏人。 ⑥授我：授给我死节。僭（jiàn荐）：此指不信，即不被信任。 ⑦死于柏人：张柳朔为士吉射抵抗晋军而死。 ⑧中牟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北邢台市与邯郸市之间，一说在今河南汤阴县西）。 ⑨燕姬：齐景公夫人。

⑩诸子：指姬妾。鬻（yù欲）姒：齐景公妾。荼：即安孺子，齐景公之子，在位一年。 ⑪齿长：年纪大。 ⑫疢（chèn趁）：热病，引申为病。 ⑬莱：齐国东鄙之邑（在今山东黄县东南）。 ⑭不与埋：不参与埋葬。 ⑮：师：众人。党：处所。 ⑯弛秦：郑国大夫。嬖大夫：即下大夫。 ⑰子思：即国参，子产之子。 ⑱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大雅·假乐》篇。不解：即不懈怠。塈（jì既，又读xì戏）：休息，安宁。

⑲《商颂》：指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篇。　⑳僭：差错。滥：自满。皇：偷闲。命：犹言赐给。今本《诗经》作“不僭不滥，不敢怠遑。命于下国，封建厥福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五年春天，晋国包围柏人，荀寅、士吉射逃奔到齐国。起初，范氏的家臣王生憎恶张柳朔，向士吉射建议，派张柳朔做柏人地方长官。士吉射说：“这个人不是你的仇人吗？”王生回答说：“私仇不能危害公事，喜爱不能废弃过错，厌恶不能排除善良，这是道义的常规。臣怎敢违背它？”等到范氏离开了柏人，张柳朔对他的儿子说：“你跟随主人，勉力吧！我准备留下来死守，王生授给我死节了，我不能不被人信任。”于是就在柏人战死。

夏天，赵鞅攻打卫国，是为了它帮助范氏的缘故，于是就包围了中牟。

齐国燕姬生了个儿子，没有成年就死了。但是诸子嬖姒的儿子名荼，受到了宠爱。大夫们恐怕荼做太子，对齐景公说：“君王的年纪大了，还没有太子，怎么办？”景公说：“各位掉进忧虑之中，就会生病。也姑且去寻欢作乐，为什么忧虑没有国君？”景公得病，让国惠子、高昭子立荼为太子，把群公子安置在莱邑。秋天，齐景公死。冬季十月，公子嘉、公子驹、公子黔逃奔到卫国，公子鉏、公子阳生逃奔来鲁国。莱邑人歌唱说：“景公死了啊不参加埋葬，三军的大事啊不参加谋划。众人啊众人，有什么地方可以前去？”

郑国驷秦富有而奢侈，是个下大夫，但常常在他的院子里陈列着卿的车马服饰。郑国人讨厌他便把他杀了。子思说：“《诗经》说：‘在职位上而不懈怠，百姓所以得以休息。’不坚守他的职位，而能保持长久的就很少了。《商颂》说：‘不出差错不自满，不敢懈怠偷闲，上天赐给多种福禄。’”

六 年

【原文】

六年春①，晋伐鲜虞，治范氏之乱也。

吴伐陈，复修旧怨也②。楚子曰："吾先君与陈有盟③，不可以不救。"乃救陈，师于城父④。

齐陈乞伪事高、国者，每朝必骖乘焉⑤。所从必言诸大夫⑥，曰："彼皆偃蹇⑦。将弃子之命。皆曰：'高、国得君，必偪我，盍去诸⑧？'固将谋子，子早图之。图之，莫如尽灭之。需，事之下也⑨。"及朝，则曰："彼虎狼也，见我在子之侧，杀我无日矣。请就之位⑩。"又谓诸大夫曰："二子者祸矣！恃得君而欲谋二三子，曰：'国之多难，贵宠之由，尽去之而后君定。'既成谋矣，盍及其未作也，先诸？作而后悔，亦无及也。"大夫从之。夏六月戊辰，陈乞、鲍牧及诸大夫⑪，以甲入于公宫。昭子闻之，与惠子乘如公，战于庄⑫，败。国人追之，国夏奔莒，遂及高张、晏圉、弦施来奔⑬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年：鲁哀公六年（公元前489年）。 ②旧怨：指鲁哀公元年吴国攻打陈国没有达到目的。 ③有盟：楚国和陈国之盟，在鲁昭公十三年。 ④城父：楚国地名（在今河南宝丰县东）。 ⑤骖乘：同坐一车，古代乘车在车右陪乘的人叫骖乘。 ⑥必言诸大夫：所言必诬陷诸大夫。 ⑦偃蹇：骄傲。 ⑧高、国得君：太子荼是高、国所立，荼

幼小，故高、国掌政权。　⑨需：犹豫，即迟疑等待。　⑩就之位：靠到诸大夫一边，即到诸大夫行列中。杜预注："欲与诸大夫谋高、国，故求就之。"　⑪六月戊辰：六月二十三日。鲍牧：鲍国之孙，齐国大夫。

⑫庄：齐都的街道名。⑬晏圉：晏婴之子，齐国大夫。弦施：齐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六年春天，晋国攻打鲜虞，是为了惩治它帮助范氏作乱。

吴国攻打陈国，是再次清算过去的怨恨。楚王说："我们先君和陈国有过盟约，不能不去救援。"于是就派兵救援陈国，楚军驻扎在城父。

齐国陈乞装出事奉高氏、国氏的样子，每逢上朝必定和他们同坐一辆车。随从时一定谈诸大夫的坏话，说："他们都很骄傲，都要抛弃您的命令。他们都说：'高氏、国氏受到国君的宠信，必然要逼迫我们，何不除掉他们？'本来想要打您的主意，您要早点考虑对策。考虑对策，不如全部消灭他们。犹豫，是办事的下策。"到了朝廷上，就说："他们都是虎狼，见到我在您的旁边，杀我没有多久了！请让我靠到诸大夫一边去。"又对诸大夫说："这两位要发动祸乱了！仗着得到国君的宠信而打诸位的主意，说：'国家患难所以多，是由贵宠造成的，全部除掉他们然后国君才能安定。'现在已经定下计划了，何不趁他们没有动手，抢在他们之前下手？他们发动了再后悔，也来不及了。"大夫们都听从了。夏季六月二十三日，陈乞、鲍牧和诸大夫，带领甲士进入公宫。高张听到了，和国夏坐车到齐侯那里，在庄街作战，被打败。国人追逐他们，国夏逃奔到莒国，就和高张、晏圉、弦施逃奔来鲁国。

【原文】

秋七月，楚子在城父，将救陈，卜战不吉，卜退不

吉。王曰："然则死也。再败楚师①，不如死。弃盟逃仇，亦不如死。死一也，其死仇乎！"命公子申为王，不可；则命公子结②，亦不可；则命公子启③，五辞而后许。将战，王有疾。庚寅，昭王攻大冥④，卒于城父。子闾退曰："君王舍其子而让群臣，敢忘君乎？从君之命，顺也⑤。立君之子，亦顺也。二顺不可失也。"与子西、子期谋，潜师闭涂，逆越女之子章⑥，立之而后还。

是岁也，有云如众赤鸟，夹日以飞，三日。楚子使问诸周大史。周大史曰："其当王身乎⑦！若禜之⑧，可移于令尹、司马。"王曰："除腹心之疾，而置诸股肱，何益？不谷不有大过，天其夭诸？有罪受罚，又焉移之？"遂弗禜。

初，昭王有疾。卜曰："河为祟。"王弗祭。大夫请祭诸郊。王曰："三代命祀，祭不越望⑨。江、汉、睢、漳⑩，楚之望也。祸福之至，不是过也。不谷虽不德，河非所获罪也。"遂弗祭。孔子曰："楚昭王知大道矣。其不失国也，宜哉！《夏书》曰⑪：'惟彼陶唐，帅彼天常⑫。有此冀方，今失其行⑬。乱其纪纲⑭，乃灭而亡。'又曰：'允出兹在兹，由己率常可矣⑮。'"

【注释】

①再败楚师：楚军再一次被打败，因为鲁定公四年楚国在柏举已被吴国打败一次。　②公子结：即子期，楚国宗室。　③公子启：即子

间，楚国宗室。　④庚寅：七月十六日。大冥：陈国地名（在今河南项城县境），吴军所在地。　⑤顺：顺理。　⑥潜师：秘密转移军队。闭涂：封锁道路。涂，通“途”，道路。越女：越王勾践之女，楚昭王之妾。章：即楚惠王，楚昭王之子，在位五十七年。　⑦当王身：应在君王的身上。　⑧禁（yǒng永）：禳（ráng瓤）祭，即祭祷消灾。　⑨三代：夏、商、周三个朝代；曾祖、祖、父也称为三代。命祀：规定的祭祀制度。望：古代祭祀山川的专称。　⑩江、汉、睢、漳：都是水名。杜预注：“四水在楚界。”　⑪《夏书》：杜预注：“逸《书》。言尧循天之常道。”

⑫天常：天道纲常，即上天赋予人的常道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：“此语在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。《书》无‘帅彼天常’一句。”　⑬冀方：即中土，中国。　⑭纪纲：即纲纪，指治国的纲纪。　⑮允：诚然，实在。率常：即率彼天常。

〖译文〗

秋季七月，楚王驻在城父，准备救援陈国，占卜作战不吉利，占卜退兵也不吉利。楚王说：“那么只有死了。如果楚军再次被打败，不如死。抛弃盟约逃避仇敌，也不如死。同是一死，还是为仇敌而死吧！”命令公子申做楚王，公子申不同意；就命令公子结，公子结也不同意；又命令公子启，公子启辞谢五次然后同意。将要作战，楚王得了病。七月十六日，楚昭王进攻大冥，死在城父。公子启退兵说：“君王舍弃他的儿子而让位给群臣，怎敢忘记君王呢？服从君王的命令，是顺乎情理的。立君王的儿子，也是顺乎情理的。两样都顺乎情理不可丢掉。”和公子申、公子结商量，秘密转移军队封锁道路，迎接越女所生的儿子名章，立他做国君然后退兵回国。

这一年，有云彩好象众多红色的鸟，在太阳两旁飞翔，连续三天。楚王派人询问周王室的太史。周王的太史说：“大概应在君王身上吧！如果禳祭祈祷，可以移到令尹、司马身上。”楚王说：“把腹心的疾病除掉，而放在大腿胳臂上，有什么益处？我没有大的过错，上天能让我夭折吗？有罪受到惩罚，又能往

哪里移呢?”于是就不去禳祭祈祷。

起初，楚昭王有病。占卜人说:“黄河之神作祟。”楚王不去祭祀。大夫请求在郊外祭祀。楚王说:“三代时规定的祭祀制度，祭祀不超越本国的山川。长江、汉水、雎水、漳水，是楚国的大川。祸福的到来，不会是这些过错。我虽然没有德行，也不会得罪黄河之神。”于是就不去祭祀。孔子说:“楚昭王懂得大道理了。他不丢掉国家，是当然的了!《夏书》说:‘惟有那位陶唐，遵循着上天赋予的常道。据有这中国下方，现在失掉了常道。搅乱了治国的纲纪，于是便被灭亡。’又说:‘诚然是付出了这个就得到这个，由自己遵从常道就可以了。’”

【原文】

八月，齐邴意兹来奔。

陈僖子使召公子阳生①。阳生驾而见南郭且子②，曰：“尝献马于季孙，不入于上乘，故又献此，请与子乘之③。”出菜门而告之故④。阚止知之，先待诸外⑤。公子曰：“事未可知，反与壬也处⑥。”戒之，遂行。逮夜至于齐，国人知之⑦。僖子使子士之母养之，与馈者皆入⑧。

冬十月丁卯⑨，立之。将盟，鲍子醉而往⑩。其臣差车鲍点曰⑪：“此谁之命也?”陈子曰：“受命于鲍子。”遂诬鲍子曰：“子之命也⑫。”鲍子曰：“女忘君之为孺子牛而折其齿乎⑬?而背之也!”悼公稽首曰：“吾子奉义而行者也，若我可，不必亡一大夫⑭。若我不可，不必亡一公子⑮。义则进，否则退，敢不唯子

是从？废兴无以乱，则所愿也。”鲍子曰：“谁非君之子⑯？”乃受盟。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赖，去姒鬻，杀王甲，拘江说，囚王豹于句窦之丘⑰。

公使朱毛告于陈子曰⑱：“微子则不及此。然君异于器，不可以二。器二不匮⑲，君二多难。敢布诸大夫⑳。”僖子不对而泣曰：“君举不信群臣乎㉑？以齐国之困，困又有忧㉒。少君不可以访，是以求长君，庶亦能容群臣乎㉓！不然，夫孺子何罪？”毛复命，公悔之㉔。毛曰：“君大访于陈子，而图其小可也㉕。”使毛迁孺子于骀，不至，杀诸野幕之下，葬诸殳冒淳㉖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子阳生：即齐悼公，名阳生，齐景公之子，在位四年，后被齐人所杀。　②南郭且于：即齐国公子鉏。　③季孙：即季康子。哀公八年《传》记载：“齐悼公之来也，季康子以其妹妻之。”此时公子阳生已是季孙的妹夫。不入于上乘：未列入上等乘马之中。与子乘之：和您一起坐上车试试。　④莱门：鲁国的郭门。　⑤阚（kàn 看）止：又称子我，公子阳生的家臣。待外：在城外等待。　⑥壬：公子阳生之子，即齐简公，在位四年，后被陈恒所杀。　⑦国人知之：杜预注：“故以昏至，不欲令人知之。国人知而不言，言陈氏得众。”　⑧子士之母：陈僖子的妾。陈僖子将公子阳生隐藏在自己的家里。　⑨十月丁卯：十月二十四日。　⑩鲍子：即鲍牧，齐国大夫。　⑪差车：主管车子的官。鲍点：鲍牧之臣。　⑫子之命：杜预注：“见其醉，故诬之。”　⑬为孺子牛：为荼装牛。孺子，公子荼。折其齿：折断他的牙。杜预注：“景公尝衔绳为牛，使荼牵之，荼顿地，故折其齿。”　⑭不必亡一大夫：不必杀掉一个大夫。　⑮不必亡一公子：杜预注：“公子，自谓也。恐鲍子杀己，故要之。”　⑯谁非君之子：哪个不是先君的儿子？　⑰胡姬：胡

国之女，齐景公之妾。赖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章丘县西北）。鬻姒：公子荼之母。王甲、江说、王豹：都是齐景公宠臣，公子荼之党。句窦之丘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荷泽县北）。 ⑱朱毛：齐国大夫。 ⑲匮（kuì愧）：缺乏，困乏。 ⑳布：陈述。 ㉑举：都。 ㉒困又有忧：杜预注："内有饥荒之困，又有兵革之忧。" ㉓庶：即庶几，差不多。 ㉔公悔之：杜预注："悔失言。" ㉕图其小：自己图划小事情，即小事情自己拿主意。 ㉖骀（tái台）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临朐（qú渠）县界）。野幕：野外的帐幕。殳（shū书）冒淳：地名。

【译文】

八月，齐国郦意兹逃亡前来鲁国。

陈僖子派人召见公子阳生。公子阳生驾车去见南郭且于，说："我曾经献给季孙乘马，但未能列入上等乘马之中，所以又奉献这几匹马，请和您一起坐车试试。"出了莱门然后把原因告诉了南郭且于。阚止知道了，先在城外等着。公子阳生说："事情是好是坏还不能知道，回国和壬在一起。"告戒了阚止，就动身了。在夜里到达齐国，国人已知道他到了。陈僖子让子士的母亲照料公子阳生，又让公子阳生跟着送食物的人一起进入公宫。

冬季十月二十四日，立公子阳生为国君。要和诸大夫盟誓，鲍牧喝醉酒前去。他主管车子的家臣鲍点说："这是谁的命令？"陈僖子说："接受鲍子的命令。"于是就诬赖鲍子说："是您的命令。"鲍子说："你忘记先君为荼装牛而折断他的牙吗？现在却违背先君了！"齐悼公叩头说："您是按照道义办事的，如果我行，不必杀掉一个大夫。如果我不行，也不必杀掉一个公子。合于道义就前进，否则就后退，岂敢不唯您是从？废立都不要因此发生动乱，这就是我的愿望。"鲍子说："你们哪位不是先君的儿子？"于是就接受了盟誓。让胡姬领着安孺子到赖邑，把鬻姒送到别的地方，杀了王甲，拘捕了江说，把王豹囚禁在句窦之丘。

齐悼公派朱毛告诉陈僖子说："没有您我就不会到这一步。然而国君和器物不同，不能有两个。器物有两个就不困乏，国君有两个祸难就多了。谨敢向诸大夫陈述。"陈僖子不回答而哭泣说："国君对群臣都不相信了吗？齐国有困难，既贫困又有忧患。年幼的国君不能请示，因此才求得年长的国君，庶几还能容纳群臣吧！不这样，那孺子有什么罪过？"朱毛向悼公复命，悼公后悔。朱毛说："君王的大事征求陈子意见，小事自己拿主意就可以了。"悼公派朱毛把孺子迁移到骀地，没有到达，把他杀死在野外的帐幕里，埋葬在殳冒淳。

七年

【原文】

七年春，宋师侵郑，郑叛晋故也①。

晋师侵卫，卫不服也②。

夏，公会吴于鄫③。吴来征百牢④，子服景伯对曰："先王未之有也。"吴人曰："宋百牢我，鲁不可以后宋。且鲁牢晋大夫过十⑤，吴王百牢，不亦可乎？"景伯曰："晋范鞅贪而弃礼，以大国惧敝邑，故敝邑十一牢之⑥。君若以礼命于诸侯，则有数矣。若亦弃礼，则有淫者矣⑦。周之王也，制礼，上物不过十二⑧，以为天之大数也。今弃周礼，而曰必百牢，亦唯执事。"吴人弗听。景伯曰："吴将亡矣，弃天而背本⑨。不与，必弃疾于我⑩。"乃与之。

大宰嚭召季康子，康子使子贡辞⑪。大宰嚭曰："国

君道长⑫，而大夫不出门，此何礼也？”对曰：“岂以为礼，畏大国也。大国不以礼命于诸侯，苟不以礼，岂可量也？寡君既共命焉，其老岂敢弃其国⑬？大伯端委以治周礼，仲雍嗣之，断发文身，赢以为饰⑭，岂礼也哉？有由然也⑮。”反自鄫，以吴为无能为也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七年：鲁哀公七年（公元前488年）。郑叛晋故：鲁定公八年，郑国开始背叛晋国。 ②卫不服也：鲁哀公五年，晋伐卫，至今卫国未服。③鄫（céng层）：地名（在今山东枣庄市东，即旧峄县东）。 ④百牢：用牛、猪、羊各一百头为享燕品。 ⑤过十：指牛、羊、猪各超过十头。 ⑥慑：使动用法，即使恐惧。十一牢之：以牛、羊、猪各十一头享燕范蠡。 ⑦淫：过度，过分。 ⑧王：即王天下，统一天下。上物：上等物品。十二：周礼规定王礼之数为十二。 ⑨背本：违背根本。 ⑩弃疾：即加害。 ⑪子贡：盖季孙氏之臣。 ⑫国君道长：国君跋涉了长远的路程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盖吴王自吴至鄫，路途千余里；即鲁哀自曲阜至鄫，亦四百余里。” ⑬共命：即恭命，奉命。老：元老，老臣。 ⑭大伯：周太王之长子，吴国的始祖。太王欲立幼子季历，太伯和弟仲雍同避江南，改从当地风俗，断发文身，成为当地君长。端：玄端之衣。委：委貌之冠。端、委，是周代统一前的礼服。太伯初到吴地，可能仍穿旧服，故言“以治周礼”。仲雍：太伯之弟。文身：身上刺画花纹（鱼龙）。赢：同“裸”，裸体。 ⑮有由：有原因。

⑯以吴为无能为：季康子认为吴国没有什么作为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七年春天，宋国军队侵袭郑国，是因为郑国背叛晋国的缘故。

晋国军队侵袭卫国，是因为卫国不顺服。

夏天，鲁哀公和吴人在鄫地会见。吴国来求取牛、羊、猪各

百头为燕享品，子服景伯回答说："先王没有过这样的事。"吴人说："宋国用牛羊猪各一百头燕享我们，鲁国不能落在宋国之后。况且鲁国享燕晋国大夫各超过十头，享燕吴王各用一百头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"子服景伯说："晋国范鞅贪婪而抛弃礼仪，用大国势力来使漷邑惧害，所以漷邑享燕他用了各十一头。君王如果用礼仪来命令诸侯，那么享礼就有一定的数字了。如果也抛弃礼仪，那么就更过分了。周朝统一天下，制定礼仪，上等物品数字不超过十二，认为这是上天的大数。现在抛弃周礼，而说一定要牛羊猪各百头燕享，也惟有执事如此。"吴人不听，子服景伯说："吴国将要灭亡了，抛弃上天而违背根本。如果不给，一定要加害我们。"于是就给了他们百牢。

太宰嚭召见季康子，康子派子贡去辞谢。太宰嚭说："国君跋涉了那么远的路程，大夫却不出门，这是什么礼仪？"子贡回答说："岂敢把这作为礼仪，只是因为害怕大国。大国不用礼仪来命令诸侯，如果不用礼仪，怎能估量其后果呢？寡君既已奉命前来，他的老臣岂敢丢弃他的国家？太伯穿着礼服推行周礼，仲雍继承他，剪断头发身上刺画花纹，裸体作为装饰，难道合于礼仪吗？是有原因才这样做的。"从鄫地回来，季康子认为吴国是不能干出什么的。

【原文】

季康子欲伐邾，乃飨大夫以谋之。子服景伯曰："小所以事大，信也；大所以保小，仁也。背大国，不信；伐小国，不仁。民保于城，城保于德。失二德者①，危，将焉保？"孟孙曰："二三子以为何如？恶贤而逆之②。"对曰："禹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③。今其存者，无数十焉。唯大不字小④，小不事大

也。知必危，何故不言？鲁德如邾，而以众加之，可乎？”不乐而出。

秋，伐邾，及范门，犹闻钟声⑤。大夫谏，不听。茅成子请告于吴⑥，不许，曰：“鲁击柝闻于邾⑦，吴二千里，不三月不至，何及于我？且国内岂不足⑧？”成子以茅叛⑨。师遂入邾，处其公宫，众师昼掠。邾众保于绎⑩。师宵掠，以邾子益来，献于亳社，囚诸负瑕，负瑕故有绎⑪。

邾茅夷鸿以束帛乘韦⑫，自请救于吴，曰：“鲁弱晋而远吴，冯恃其众，而背君之盟，辟君之执事⑬，以陵我小国。邾非敢自爱也，惧君威之不立。君威之不立，小国之忧也。若夏盟于鄫衍，秋而背之，成求而不违⑭，四方诸侯，其何以事君？且鲁赋八百乘，君之贰也⑮；邾赋六百乘，君之私也⑯。以私奉贰，唯君图之。”吴子从之⑰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德：指信和仁。　②恶：何，此指哪种意见。逆：此指采纳，接受。　③涂山：杜预注：“涂山，在寿春东北。”即今安徽怀远县之当涂山。执玉帛者：指归服的诸侯（即部落酋长）。　④字：爱护。　⑤范门：邾国的郭门。闻钟声：杜预注：“邾不御寇。”　⑥茅成子：即茅夷鸿，邾国大夫。　⑦柝（tuò拓）：打更用的梆子。　⑧岂不足：难道不足够吗？　⑨茅：邾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）。　⑩绎：邾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邹县东南）。杜预注：“绎，邾山也，在邹县北。”　⑪邾子益：即邾隐公，邾国国君，邾庄公之子，前后在位二十二年。亳社：即殷社。负瑕：鲁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兖州县西）。绎：此指绎山人。　⑫茅夷

鸿：即茅成子。乘韦：四张熟牛皮，见僖公三十三年注。　⑬鲁弱晋：鲁国认为晋国衰弱。　⑭鄫衍：即鄫。成求：得到了所求。　⑮贰：匹敌。　⑯私：私属。　⑰吴子从之：吴王听从茅夷鸿之言，明年吴国攻打鲁国。

【译文】

季康子想要攻打邾国，就设宴招待大夫们商量此事。子服景伯说："小国用来事奉大国的，是信；大国用来保护小国的，是仁。违背大国，是不信；攻打小国，是不仁。百姓由城邑来保护，城邑由德行来保护。失掉了信和仁两种德行的，就危险了，将怎么保护国家？"孟孙说："各位以为怎样？哪种意见正确就采纳。"大夫回答说："大禹在涂山会合诸侯，拿着玉帛的有一万个国家。现在还存在的，没有几十个了。就是因为大国不爱护小国，小国不事奉大国。明知道必有危险，为什么不说？鲁国的德行和邾国一样，而要用军队压他们，可以吗？"不欢而散。

秋天，鲁国攻打邾国，到达范门，还能听到敲钟的声音。大夫劝谏，邾子不听。茅成子请求报告吴国，邾子不同意，说："鲁国敲梆子的声音邾国能听见，吴国距离我们二千里，没有三个月到不了，怎么能顾及到我们？而且国内的力量难道不足吗？"茅成子率领茅地人叛变了。于是鲁国军队攻进了邾国国都，住在邾子的宫中，各军白天到处抢掠。邾国的军队在绎地戍守。鲁军夜里掠夺，把邾子益带回来，向亳社献捷，囚禁在负瑕，负瑕因此而有了绎山人。

邾国茅成子拿了五匹帛四张熟牛皮，自己去请求吴国救援，说："鲁国认为晋国衰弱和吴国遥远，倚仗着他们人多，背弃了和君王订立的盟约，看不起君王的执事，来欺凌我们小国。邾国不敢自爱，害怕的是君王的威信不能确立。君王的威信不能确立，是小国的忧虑。如果夏天在鄫衍结盟，秋天就背

弃了它，鲁国得到所求而没有阻力，四方的诸侯，还怎么样来事奉君王？而且鲁国拥有战车八百辆，是君王的对手；邾国拥有战车六百辆，是君王的私属。把私属奉献给对手，请君王考虑一下。”吴王听从了茅成子的话。

【原文】

宋人围曹，郑桓子思曰①："宋人有曹，郑之患也，不可以不救。"冬，郑师救曹，侵宋。初，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，而谋亡曹，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②，许之。旦而求之曹，无之。戒其子曰："我死，尔闻公孙强为政，必去之③。"及曹伯阳即位，好田弋④。曹鄙人公孙强好弋，获白雁，献之，且言田弋之说，说之⑤。因访政事⑥，大说之。有宠，使为司城以听政⑦。梦者之子乃行。强言霸说于曹伯，曹伯从之，乃背晋而奸宋⑧。宋人伐之，晋人不救，筑五邑于其郊，曰黍丘、揖丘、大城、钟、邗⑨。

【注释】

①桓子思：即子思，又称国参，郑臣。　②社宫：曹国国社的围墙。郑玄注："宫为墙垣也。"曹叔振铎：周武王之弟，武王战胜殷纣后，封叔振铎于曹，为曹国始祖。　③公孙强：梦中之人。　④曹伯阳：曹靖公之子，在位十五年，宋国灭曹被杀。弋：射鸟，古代用绳系在箭上射鸟。　⑤田弋之说：田猎射鸟的技巧。说，技巧，技艺。　⑥政事：国家大事。　⑦司城：宋国官名，即六卿之一。　⑧奸：通"干"，侵犯。　⑨筑五邑：公孙强在曹郊筑五个城邑。黍丘、揖丘、大城、钟、邗（yú于）：从上文看这五个城邑都在曹国之郊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人包围曹国，郑国桓子思说："宋国人如果占有曹国，是郑国的忧患，不能不救曹国。"冬天，郑国军队救援曹国，侵袭宋国。起初，曹国有人梦见众君子站在国社墙外，商量灭亡曹国，曹叔振铎请求等待公孙强，众君子答应了。第二天早晨在曹国寻找，没有这个人。做梦的人告戒他的儿子说："我死后，你听说公孙强执政，一定要离开曹国。到曹伯阳即位，喜好打猎射鸟。曹国小吏公孙强喜好射鸟，获得一只白雁，献给曹伯阳，并且还讲述打猎射鸟的技巧，曹伯阳喜欢他。于是就向公孙强询问国家大事，曹伯阳更加喜欢他。受到宠信，让他做司城执掌国政。做梦人的儿子就离开曹国。公孙强向曹伯阳讲述称霸的办法，曹伯阳听从了，于是就背弃晋国并侵犯宋国。宋人攻打曹国，晋国人不来救援，公孙强在曹国都城郊外建造五个城邑，名叫黍丘、揖丘、大城、钟、邗。

八　年

【原文】

八年春，宋公伐曹，将还，褚师子肥殿①。曹人诟之②，不行。师待之。公闻之怒，命反之，遂灭曹。执曹伯及司城强以归，杀之。

吴为邾故，将伐鲁，问于叔孙辄③。叔孙辄对曰："鲁有名而无情④，伐之必得志焉。"退而告公山不狃⑤。公山不狃曰："非礼也。君子违，不适仇国，未臣而有伐之⑥，奔命焉，死之可也。所托也则隐⑦。且夫人之行也，不以所恶废乡⑧。今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⑨，不亦难乎？若使子率，子必辞，王将使我。"子张疾之⑩。王

问于子泄，对曰："鲁虽无与立，必有与毙⑪。诸侯将救之，未可以得志焉。晋与齐、楚辅之，是四仇也。夫鲁，齐、晋之唇。唇亡齿寒，君所知也，不救何为？"

三月，吴伐我，子泄率，故道险，从武城⑫。初，武城人或有因于吴竟田焉，拘鄫人之沤菅者⑬，曰："何故使吾水滋⑭？"及吴师至，拘者道之⑮，以伐武城，克之。王犯尝为之宰，澹台子羽之父好焉，国人惧⑯。懿子谓景伯："若之何？"对曰："吴师来，斯与之战⑰，何患焉？且召之而至，又何求焉？"吴师克东阳而进，舍于五梧，明日舍于蚕室⑱。公宾庚、公甲叔子与战于夷，获叔子与析朱钮⑲。献于王，王曰："此同车，必使能，国未可望也⑳。"明日，舍于庚宗，遂次于泗上㉑。微虎欲宵攻王舍，私属徒七百人，三踊于幕庭㉒。卒三百人，有若与焉，及稷门之内㉓。或谓季孙曰："不足以害吴，而多杀国士，不如已也。"乃止之。吴子闻之，一夕三迁。

吴人行成，将盟。景伯曰："楚人围宋，易子而食，析骸而爨，犹无城下之盟㉔。我未及亏㉕，而有城下之盟，是弃国也。吴轻而远，不能久，将归矣，请少待之。"弗从。景伯负载，造于莱门㉖。乃请释子服何于吴，吴人许之，以王子姑曹当之，而后止㉗。吴人盟而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八年：鲁哀公八年（公元前487年）。褚师子肥，宋国大夫。 ②

诟（gòu够），辱骂。　③叔孙辄：即子张。　④无情：即无实。⑤公山不狃（niǔ纽），即子泄。　⑥违：逃亡到别的国家。未臣：指在鲁国未尽臣下之礼。有：同“又”。　⑦托：嘱托，委任。所托：即任以伐鲁之事。　⑧行：出行，此指离开祖国。　⑨覆：颠覆。　⑩疾之：责怪自己说错话。疾，一本作病。　⑪无与立：没有亲近共存的国家，即平日没有可靠盟国。有与毙：有愿意抗敌共死的国家。　⑫故道险：故意从险路行军。武城：即南武城，其地多山路险，故地在今山东费县西南，沂蒙山地区。　⑬沤（òu怄）柔者：浸泡萑草的人。　⑭滋：本作兹，混浊，黑浊。　⑮拘者：被拘捕的人。　⑯王犯：吴国大夫。为之宰：做武城地方长官。澹（tán谈）台子羽：武城人，孔子弟子。国人惧：澹台子羽的父亲与王犯友善，故国人怕他做内应。　⑰斯：犹言就。　⑱东阳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西南，一说在今费县西北平邑县南）。五梧：鲁国地名，在东阳西北（在今山东平邑县西）。蚕室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平邑县境内）。　⑲公宾庚、公甲叔子：都是鲁臣。夷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附近）。叔子：即公甲叔子。祈朱鉏：鲁臣。　⑳望：犹言觊觎，即希望得到。　㉑庚宗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东）。泗上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泗水县）。　㉒微虎：鲁国大夫。王舍：吴王的住处。私属：自令。三踊：向上跳三次。幕庭：帐幕外的庭院。　㉓有若：孔子弟子。稷门：鲁国地名。　㉔析骸：劈开尸骨。爨（cuàn窜）：烧火煮饭。以上惨状见鲁宣公十五年《传》。城下之盟：是一个国家军队攻到另一个国家国都城下，在压力之下订立的盟约。

㉕亏：亏损，此犹言损耗到不能作战的地步。　㉖负载：背着盟书。造：到。　㉗释：留在。王子姑曹：吴王之子。止：指双方停止交换人质。杜预注：“鲁人不以盟为了，欲因留景伯为质于吴。既得吴之许，复求吴王之子交质。吴人不欲留王子，故遂两止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八年春天，宋公攻打曹国，正要撤兵回国，褚师子肥殿后。曹国人辱骂他，他停止不走。全军等待褚师子肥。宋公听到了这事大怒，命令回兵，于是就灭了曹国。逮捕了曹伯阳和司城公孙强而归，把他们杀了。

吴国为了邾国的缘故，准备攻打鲁国，吴王询问叔孙辄。叔孙辄回答说："鲁国有名而无实，攻打它一定能实现愿望。"退出来告诉公山不狃。公孙不狃说："这是不合于礼的。君子逃亡，不去敌国，在鲁国未尽到臣下之礼而去攻打它，为敌国奔走听命，这就可以死去了。这样的委任就要避开。而且一个人离开祖国，不应因为有所怨恨而祸害乡土。现在您由于小的怨恨而要颠覆祖国，不也很难吗？如果派您领兵先行引道，您一定要推辞，君王将会派我去。"叔孙辄悔恨自己说了错话。吴王又询问公山不狃，公山不狃回答说："鲁国平时虽然没有亲近共存的国家，危急时一定有愿意抗敌共死的国家。诸侯将会救援它，是不能实现愿望的。晋国和齐国、楚国会帮助它，这就是四个敌国了。鲁国，是齐国、晋国的嘴唇。唇亡齿寒，这是君王所知道的，他们不去救援还干什么？"

三月，吴国攻打我鲁国，公山不狃领兵，故意从险路进军，经过武城。起初，武城有人在吴国边境上种田，拘捕了浸泡营草的鄫国人，说："什么缘故把我的水弄混浊了？"等到吴军来到，被拘捕的人领着吴军，来攻打武城，就攻克了武城。王犯曾经做过武城的长官，澹台子羽的父亲和王犯友好，国人都害怕。孟孙对景伯说："怎么办？"景伯回答说："吴军来，就和他们作战，有什么担心？而且是召他们来的，又要求什么？"吴军攻下东阳继续前进，驻扎在五梧，第二天驻扎在蚕室。公宾庚、公甲叔子和吴军在夷地作战，吴军俘虏了公甲叔子和析朱鉏。把死俘献给吴王，吴王说："这是一辆战车上的人，鲁国一定任用了能人，鲁国是不能希望得到的。"第二天，住在庚宗，于是又在泗水边上驻扎。鲁国大夫微虎想要夜袭吴王的住处，自令部队七百人，在帐幕外的庭院里每人向上跳三次。最后挑选了三百人，有若也参加在里边，到了稷门之内。有人对季孙说："这样做不足以损害吴国，反而杀了许多国内突出的人物，不如停止。"季孙就下令停止这样做。吴王听说这事，一个晚上

住处迁移了三次。

吴国人求和，要订立盟约。景伯说："楚国人包围宋国，宋国人交换儿子来吃，劈开尸骨烧饭，尚且还没有订立城下之盟。我国没有损耗到不能作战的地步，却有城下之盟，这是抛弃国家。吴国轻率而远离本土，不能持久，快要回去了，请稍等一等。"不听。景伯背着盟书，去到莱门。鲁国于是请求把子服景伯留在吴国，吴人同意了，鲁国人又要求用王子姑曹相抵押，结果双方停止交换人质。吴国人订立了盟约然后就回国了。

【原文】

齐悼公之来也，季康子以其妹妻之，即位而逆之①。季鲂侯通焉②，女言其情，弗敢与也。齐侯怒。夏五月，齐鲍牧帅师伐我，取谿及阐③。

或谮胡姬于齐侯④，曰："安孺子之党也。"六月，齐侯杀胡姬。

齐侯使如吴请师⑤，将以伐我。乃归邾子⑥。邾子又无道，吴子使大宰子余讨之，囚诸楼台，栫之以棘⑦。使诸大夫奉大子革以为政⑧。

秋，及齐平。九月，臧宾如如齐莅盟⑨。齐闾丘明来莅盟，且逆季姬以归⑩，嬖。

鲍牧又谓群公子曰："使女有马千乘乎⑪？"公子懠之⑫。公谓鲍子："或谮子，子姑居于潞以察之⑬。若有之，则分室以行⑭。若无之，则反子之所⑮。"出门，使以三分之一行。半道，使以二乘。及潞，麋之以入⑯，

遂杀之。

冬十二月，齐人归谨及阐，季姬嬖故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逆之：迎接季姬。 ②季鲋侯：季康子的叔父。 ③讙(huān欢)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北而稍西）。 阐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宁阳县东北）。 ④胡姬：齐景公之妾，齐悼公之异母。 ⑤齐侯使如吴请师：杜预注："齐未得季姬，故请师也。" ⑥归邾子：杜预注："吴前为邾讨鲁，惧二国同心，故归邾子。" ⑦大宰子余：即太宰嚭。栫(jiàn荐)之以棘：用荆棘编成篱笆围起来。栫，围上篱笆。 ⑧子革：邾国太子，即邾桓公，邾隐公之子，在位十四年。 ⑨臧宾如：臧会之子，鲁国大夫。莅盟：参加结盟。 ⑩闾丘明：闾丘婴之子，齐国大夫。季姬：季康子之妹。 ⑪千乘：四千匹马。杜预注："有马千乘，使为君也。鲍牧本不欲立阳生，故讽动群公子。" ⑫愬：同"诉"，告诉。 ⑬潞（lù路）：齐国邑名（在齐都之郊）。 ⑭分室以行：把家产分一半带着出国。 ⑮反子之所：回到您原来的地方。 ⑯廩：同"稛（kǔn捆）"，捆绑。

【译文】

齐悼公来鲁国的时候，季康子把他的妹妹嫁给悼公为妻，悼公即位后来迎接她。季鲋侯和她私通，这个女人把实情向季康子讲了，季康子不敢把她送给齐国。齐侯大怒。夏季五月，齐国鲍牧率军攻打鲁国，占领了讙地和阐地。

有人在齐侯面前诬陷胡姬，说："她是安孺子的同党。"六月，齐侯杀了胡姬。

齐侯派人到吴国请求出兵，要用来攻打鲁国。鲁国于是送回了邾子。邾子还是无道，吴王派太宰子馀讨伐他，把他囚禁在楼台里，用荆棘编成篱笆围起来。让诸大夫事奉太子革执政。

秋天，和齐国媾和。九月，臧宾如到齐国参加结盟。齐国闾丘明来鲁国参加结盟，并且迎接季姬回去，齐侯对季姬很宠爱。

鲍牧又对群公子说："要让你拥有四千匹马吗？"公子们告诉了齐侯。齐悼公对鲍牧说："有人说您的坏话，您姑且住在潞邑等待调查。如果有这事，您就把家产分一半带着出国。如果没有这事，就回到您愿来的地方。"鲍牧出门，让他带着家产的三分之一出走。走到半路，只让他带两辆车子走。到了潞邑，就把他捆绑了进去，于是就杀了他。

冬季十二月，齐国人把灌地和阐地归还给鲁国，是由于季姬受到宠爱的缘故。

九　年

【原文】

九年春，齐侯使公孟绰辞师于吴①。吴子曰："昔岁寡人闻命，今又革之，不知所从，将进受命于君②。"

郑武子賸之嬖许瑕求邑③，无以与之。请外取，许之④。故围宋雍丘⑤。宋皇瑗围郑师，每日迁舍，垒合⑥，郑师哭。子姚救之，大败。二月甲戌，宋取郑师于雍丘，使有能者无死，以郑张与郑罗归⑦。

夏，楚人伐陈，陈即吴故也⑧。

宋公伐郑。

秋，吴城邗⑨，沟通江、淮。

晋赵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，占诸史赵、史墨、史

龟⑩。史龟曰："是谓沈阳⑪，可以兴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⑫。伐齐则可，敌宋不吉。"史墨曰："盈，水名也。子，水位也⑬。名位敌，不可干也⑭。炎帝为火师⑮，姜姓其后也。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"史赵曰："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⑯。郑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郑则不吉，不知其他⑰。"阳虎从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泰》䷊之《需》䷄⑱，曰："宋方吉，不可与也。微子启，帝乙之元子也⑲。宋、郑，，甥舅也⑳。祉，禄也。若帝乙之元子归妹㉑，而有吉禄，我安得吉焉？"乃止。

冬，吴子使来徵师伐齐㉒。

【注释】

①九年：鲁哀公九年（公元前486年）。公孟绰：齐臣。辞师于吴：杜预注："齐与鲁平，故辞吴师。"　②革：改变。进受命：到贵国接受命令。吴国为此明年攻打齐国。　③武子臕（shèng剩），字又叫子姚，亦称孚达。许瑕：武子臕的属下。　④外取：占领别国的城邑。杜预注："瑕请取于他国。"　⑤雍丘：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杞县治）。　⑥皇瑗：宋国大夫。垒合：堡垒合围。　⑦二月甲戌：二月十四日。郏（jiá夹）张、郑罗：郑国有才能的人。　⑧陈即吴故也：因为陈国靠拢吴国的缘故。　⑨邗（hán寒），邗城（在今江苏扬州市北）。　⑩史龟：晋国史官。　⑪沈阳：阳气下沈。杜预注："火阳，得水故沈。"　⑫姜：齐国姓。子商：宋国子姓，商之后，故子商指宋国。　⑬盈为水名、子为水位：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盈何以为水名，子何以为水位，古今未有确解。"　⑭干：触犯。　⑮炎帝：传说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领，一说炎帝即神农氏。火师：官名，以火名官，即掌管火的官。　⑯游：水满流盛，游之必定被淹没。　⑰救郑则不吉：救郑必伐宋，伐宋则不吉，故不可救郑。其他：此指伐齐。　⑱遇《泰》䷊之《需》䷄：得到《泰》䷊卦变为《需》䷄卦。杜预注："《乾》下《坤》上，《泰》；《乾》下

《坎》上，《需》。《泰》六五变。”　⑲微子启：帝乙的长子，商纣的庶兄，周代宋国的始祖。帝乙：微子之父。元子：长子。　⑳宋、郑，甥舅也：宋和郑两国通婚，是甥舅之国。　㉑归妹：六十四卦之一，兑下震上，即嫁女儿。妹，少女。　㉒儆（jǐng景）师：告戒出兵。儆，犹言告戒。杜预注：“前年齐与吴谋伐鲁，齐既与鲁成而止，故吴恨之，反与鲁伐齐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九年春天，齐侯派公孟绰到吴国辞谢出兵。吴王说：“去年寡人听从君王的命令，现在又改变了，不知道应该听从什么，我打算到贵国接受君王的命令。”

郑国武子朕的宠臣许瑕请求封邑，没有地方可封给他。许瑕请求占领别国的城邑，武子朕答应了。所以包围了宋国的雍丘。宋国皇瑗又包围郑军，每天迁移一个地方修筑堡垒，堡垒合围，郑军大哭。武子朕救援他，大败。二月十四日，宋国在雍丘全歼郑军，让有才能的人留下不杀，把郑张和郑罗带回去。

夏天，楚国人攻打陈国，因为陈国靠拢吴国的缘故。

宋公攻打郑国。

秋天，吴国在邗地筑城，穿沟贯通长江、淮水。

晋国赵鞅为救援郑国占卜，得到水流向火的卦象，向史赵、史墨、史龟询问卦象的吉凶。史龟说：“这卦叫做阳气下沈，可以发兵。利于攻打姜姓，不利于攻打子商。攻打齐国可以，攻打宋国不吉利。”史墨说：“盈，是水的名称。子，是水的方位。名称方位相当，不能触犯。炎帝做火师，姜姓是他的后代。水胜火，攻打姜姓是可以的。”史赵说：“这卦叫做象河水涨满，不可以游泳。郑国正有罪，不可以救援。救援郑国就不吉利，其他就不知道了。”阳虎用《周易》占筮，得到《泰》䷊卦变成《需》䷄卦，说：“宋国正在吉利的时候，不可以和它为敌。微子启，是帝乙的长子。宋国、郑国，是外甥和舅父的国

家。福祉，是爵禄。如果帝乙的长子出嫁女儿，又吉祥和福禄，我们怎能得吉祥？”于是晋国就停止救援郑国。

冬天，吴王派人来鲁国通知出兵攻打齐国。

十 年

【原文】

十年春①，邾隐公来奔，齐甥也，故遂奔齐。

公会吴子、邾子、郯子伐齐南鄙，师于鄎②。齐人弒悼公，赴于师。吴子三日哭于军门之外。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③，齐人败之，吴师乃还。

夏，赵鞅帅师伐齐，大夫请卜之。赵孟曰：“吾卜于此起兵，事不再令，卜不袭吉④，行也。”于是乎取犁及辕，毁高唐之郭⑤，侵及赖而还。

秋，吴子使来复儆师⑥。

冬，楚子期伐陈⑦。吴延州来季子救陈⑧，谓子期曰：“二君不务德⑨，而力争诸侯，民何罪焉？我请退，以为子名，务德而安民。”乃还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年：鲁哀公十年（公元前485年）。 ②郯（tán谈）子：郯国国君。 鄎（xì系）：齐国南部边境的城邑。 ③徐承：吴国大夫。 ④卜于此起兵：为对齐国发兵而占卜过。杜预注：“谓往岁卜伐宋不吉，利以伐娄，故今兴兵。”不袭吉：不重复吉利。 ⑤犁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北，一说在今禹城县南）。辕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）。高唐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）。 ⑥来复儆师：来鲁国再一次

告戒出兵。鲁哀公九年吴王派人来鲁国“徼师伐齐”。故此次称“复徼师”。

⑦子期：即公子结，楚国大夫。　⑧延州来季子：此未必就是吴公子季札本人，据推算季札已是近百岁的老翁，率师救陈恐怕不太合乎情理；此可能是季札的子孙，仍受封于延、州来，故仍称“延州来季子”。杜预注：“季子，吴王寿梦少子也。寿梦以襄十二年卒，至今七十七岁。寿梦卒，季子已能让国，年当十五六，至今盖九十余。”　⑨二君：指吴君和楚君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年春天，邾隐公逃奔来鲁国，他是齐国的外甥，所以就又逃奔到齐国。

哀公会合吴王、邾子、郯子攻打齐国南部边境，军队驻扎在鄎地。齐国人杀了悼公，向联军发布讣告。吴王在军门外边哭了三天。吴国大夫徐承率领水军要从海上攻入齐国，齐国人把他打败了，吴军就退兵回国。

夏天，赵鞅率领军队攻打齐国，大夫请求占卜。赵鞅说：“我为对齐国发兵占卜过，战事不可再次占卜，占卜不一定重复吉利，行动吧。”于是就占领了犁地和辕地，拆毁了高唐的外城，侵袭到赖地然后回去。

秋天，吴王派人来鲁国再次通知出兵。

冬天，楚国子期攻打陈国。吴国延州来季子救援陈国，对子期说：“两国国君不致力于德行，却用武力争夺诸侯，百姓有什么罪过？我请求撤退，以此为您得到好名声，请您致力于德行并安定百姓。”于是就撤兵回国。

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十一年春，齐为鄎故，国书、高无平帅师伐我。及

清①。季孙谓其宰冉求曰②："齐师在清，必鲁故也，若之何？"求曰："一子守，二子从公御诸竟③。"季孙曰："不能④。"求曰："居封疆之间⑤。"季孙告二子，二子不可。求曰："若不可，则君无出。一子帅师，背城而战。不属者⑥，非鲁人也。鲁之群室，众于齐之兵车，一室敌车优矣⑦。子何患焉？二子之不欲战也宜，政在季氏⑧。当子之身⑨，齐人伐鲁而不能战，子之耻也，大不列于诸侯矣⑩。"季孙使从于朝，俟于党氏之沟⑪。武叔呼而问战焉⑫。对曰："君子有远虑，小人何知？"懿子强问之，对曰："小人虑材而言，量力而共者也。"武叔曰："是谓我不成丈夫也。"退而蒐乘，孟孺子泄帅右师，颜羽御，邴泄为右⑬。冉求帅左师，管周父御，樊迟为右⑭。季孙曰："须也弱。"有子曰⑮："就用命焉⑯。"季孙之甲七千，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⑰。老幼守宫，次于雩门之外⑱。五日，右师从之⑲。公叔务人见保者而泣曰⑳："事充政重㉑，上不能谋，士不能死，何以治民？吾既言之矣，敢不勉乎！"

师及齐师战于郊，齐师自稷曲，师不逾沟㉒。樊迟曰："非不能也，不信子也。请三刻而逾之㉓。"如之，众从之。师入齐军㉔。

右师奔，齐人从之，陈瓘、陈庄涉泗㉕。孟之侧后入以为殿，抽矢策其马曰㉖："马不进也。"林不狃之伍曰㉗："走乎？"不狃曰："谁不如？"曰："然则止乎？"不狃

曰："恶贤㉘？"徐步而死。

师获甲首八十，齐人不能师㉙。宵，谍曰："齐人遁。"冉有请从之三，季孙弗许。

孟孺子语人曰："我不如颜羽，而贤于邴泄。子羽锐敏，我不欲战而能默㉚。泄曰：'驱之。'"公为与其嬖僮汪锜乘㉛，皆死，皆殡。孔子曰："能执干戈以卫社稷，可无殇也㉜。"冉有用矛于齐师，故能入其军㉝。孔子曰："义也㉞。"

【注释】

①十一年：鲁哀公十一年（公元前484年）。国书：国夏之子，齐卿。高无丕（pī丕）：高张之子，齐卿。　清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东）。　②冉求：鲁人，孔子弟子。　③一子、二子：指季孙、孟孙、叔孙。三人之中，一人留守，二人随哀公到国境抗敌。　④不能：犹言这是不能办到的事。　⑤居封疆之间：使二子跟着鲁君戍守于境内近郊之地。封疆，即境内近郊之地。　⑥不属者：不跟从出战的人。　⑦群室：指住在都邑中的卿大夫家族。　一室：指一家人。　敌车：抵御一辆战车。　优：犹言有余。　⑧政在季氏：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。杜预注："言二子恨季氏专政，故不尽力。"　⑨当子之身：即国政承当在您的身上。　⑩大：即大大，完全；一说"大"字连上句读"子之耻也大"，亦通。　⑪从于朝：跟着上朝。杜预注："使冉求随己之公朝。"　党氏之沟：鲁君宫室和党氏之间的沟。党氏，鲁国大夫。沟，围城的沟河，即护城河。杜预注："党氏沟，朝中地名。"　⑫武叔：又称武叔懿子，名州仇，即叔孙。　⑬蒐乘：检阅部队，即阅兵。杜预注："蒐阅。"　孟孺子泄：即孟武伯，孟懿子之子；孟懿子让其子孟孺子率师，必已立孟孺子为后继人。　颜羽：字子羽，孟孙氏之臣。　邴（bǐng丙）泄：孟孙氏之臣。　⑭管周父：季氏之臣。　樊迟：名须，孔子弟子。　⑮有子：即冉求。　⑯用命：遵守命令。此言樊迟虽年少，但他肯跟从我。　⑰徒卒：步兵。　⑱雩（yú于）门：鲁国南门。　⑲右师从之：孟孺子

泄率领的右师才跟上来。杜预注："五日乃从，言不欲战。" ⑳公叔务人：名公为，鲁昭公之子。 保者：守城的人。 ㉑事：指徭役。充：烦杂，繁多。政：同"征"，指赋税。此句言人民担负的徭役繁多，赋税很重。 ㉒稷曲：鲁国城郊地名。按："稷门"是曲阜南城的正门，"稷曲"是稷门之外的地方。师不逾沟：指鲁军不肯过沟迎战。 ㉓请三刻而逾之：申明三次号令冉求先过沟。刻，有戒约之义，此犹言号令。 ㉔师：指鲁军，即冉求率领的左师。 ㉕右师奔：指孟孺子泄率领的军队逃奔。陈瓘（guàn冠）、陈庄：都是齐国大夫。 泗：泗水。 ㉖孟之侧：孟氏的族人，字反。 ㉗林不狃：鲁国右师里的军士。 伍：五人为伍，此指林不狃队伍中的兵卒。杜预注："不狃，鲁士。"一说伍可解为同军营中的人。 ㉘贤：犹言益处，好处。恶贤，有什么益处呢？ ㉙不能师：即溃败得不成军。 ㉚子羽：即颜羽。锐敏：即敏锐善战。默：沉默，犹言沉得住气，没有说话。 ㉛襚僮（tóng童）：宠爱的小童，名汪錡。 ㉜无殇（shāng商）：不作为夭折对待，即不用殇礼葬汪錡。 ㉝能入其军：能杀入齐军。冉有可能知齐军之情，以用矛为有利，故左师用矛杀进齐军。 ㉞义：犹言正确，指冉有的行为是合于义的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一年春天，齐国因为鄎地之战的缘故，国书、高无平率领军队攻打我鲁国，到达清地。季孙对他的家臣之长冉求说："齐军驻扎在清地，一定是为了鲁国的缘故，怎么办？"冉求说："您三位中一位留守，两位跟着国君在边境抵御。"季孙说："这是办不到的事。"冉求说："那就在境内近郊抵御。"季孙告诉了叔孙和孟孙，他二人不同意。冉求说："如果不同意，那么国君就不必出去。您一位率领军队，背城作战。不跟从您出战的人，就不是鲁国人。鲁国住在都邑中的卿大夫各家，比齐国的战车还要多，用一家人去抵御一辆战车还有余。您担心什么？他们两位不想出战也是很自然的，因为政权掌握在季氏手中。国政承当在您的肩上，齐国人攻打鲁国而不能作战，是您的耻

辱，这就完全不配和诸侯并列了。”季孙让冉求跟着他上朝，在党氏之沟等着。叔孙喊过冉求询问作战意见。冉求回答说：“君子有着长远的考虑，小人知道什么？”孟叔硬是询问他，冉求回答说：“小人考虑才干而发言，估计力量才给人效劳的。”叔孙说：“这是说我成不了大丈夫。”退回去就检阅部队，孟孺子泄率领右师，颜羽为他驾御战车，邴泄为他做车右。冉求率领左师，管周父为他驾御战车，樊迟为他做车右。季孙说：“樊迟年纪太小。”冉求说：“他能服从命令。”季孙的甲士七千，冉求带着三百个武城人为自己的亲兵。年老的年少的士兵守御宫室，驻扎在南门的外边。过了五天，右师才跟上来。公叔务人见到守城的人哭泣着说：“徭役烦赋税多，上面不能谋划，战士不能拼死，怎么能治理百姓？我已经这么说了，怎敢不努力呢！”

鲁军和齐军在郊外作战，齐军从稷曲攻击鲁军，鲁军不敢过沟迎战。樊迟说：“不是做不到，而是不相信您。请您把号令申明三次就带头过沟。”冉求照他的话办，众人都跟着他过沟。鲁军攻进齐军。

鲁国右师奔逃，齐国人追赶，陈瓘、陈庄渡过泗水。孟之侧为后军最后回来，他抽出箭来鞭打他的马说：“是马不肯前进。”林不狃的士兵说：“逃跑吗？”不狃说：“我不如谁？”士兵说：“那么停下抵抗吗？”不狃说：“那有什么益处呢？”于是就从容慢步被杀而死。

鲁军砍获甲士的脑袋八十个，齐国人溃不成军。晚上，间谍报告说：“齐国人逃跑了。”冉有三次请求追击，季孙没有允许。

孟孺子对别人说：“我不如颜羽，但比邴泄高明。颜羽敏锐善战，我不想作战但只能沉默不说话。邴泄却说：‘驱马逃走。’”公为和他宠爱的小童汪锜同坐一辆战车，一起战死，一起出殡。孔子说：“能够拿起干戈保卫国家，可以不用殇礼。”冉有使用矛攻杀齐军，所以能攻破齐军。孔子说：“这是正

确的。”

【原文】

夏，陈辕颇出奔郑①。初，辕颇为司徒，赋封田以嫁公女②；有余，以为己大器③。国人逐之，故出。道渴，其族辕咺进稻醴、粱糗、腶脯焉④。喜曰：“何其给也⑤？”对曰：“器成而具⑥。”曰：“何不吾谏？”对曰：“惧先行⑦。”

为郊战故，公会吴子伐齐。五月克博，壬申，至于嬴⑧。中军从王，胥门巢将上军，王子姑曹将下军，展如将右军⑨。齐国书将中军，高无平将上军，宗楼将下军⑩。陈僖子谓其弟书⑪：“尔死，我必得志⑫。”宗子阳与闾丘明相厉也⑬。桑掩胥御国子⑭。公孙夏曰⑮：“二子必死⑯。”将战，公孙夏命其徒歌《虞殡》⑰。陈子行命其徒具含玉⑱。公孙挥命其徒曰⑲：“人寻约⑳，吴发短。”东郭书曰：“三战必死，于此三矣㉑。”使问弦多以琴㉒，曰：“吾不复见子矣。”陈书曰：“此行也，吾闻鼓而已，不闻金矣㉓。”

甲戌，战于艾陵㉔。展如败高子，国子败胥门巢㉕。王卒助之，大败齐师。获国书、公孙夏、闾丘明、陈书、东郭书，革车八百乘，甲首三千，以献于公。

将战，吴子呼叔孙曰㉖：“而事何也㉗？”对曰：“从司马㉘。”王赐之甲剑钺㉙，曰：“奉尔君事，敬无废命㉚。”叔孙未能对，卫赐进曰㉛：“州仇奉甲从君而拜㉜。”公使

大史固归国子之元，寅之新篋，褽之以玄纁，加组带焉㉝。寅书于其上曰㉞："天若不识不衷，使以使下国㉟？"

【注释】

①辕颇：陈国大夫。　②赋：赋税，即征收赋税。　封田：封邑内的土地。　公女：国君之女，一说哀公之女。　③大器：钟鼎之类大铜器。　④族：犹言属下，一说族人。　辕咺（xuān宣）：辕颇的部下。稻醴：稻米甜酒。　粱糗（qiǔ）：犹言精细的小米干饭。　腶(duàn段)脯：腌肉干。　⑤何其给也：为什么那样丰盛？给，足，犹言丰盛，既有酒又有肉和饭。　⑥器成：器物铸成。　具：即准备食物。　⑦惧先行：害怕先被你赶走。　⑧博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东南）。壬申：五月二十五日。　嬴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）。　⑨中军从王：中军跟从吴王。杜预注："吴中军。"按：鲁师未记载，当时鲁哀公及其三卿俱在中军。　胥门巢：吴国大夫。胥门，吴国城门名，居其地为氏。　王子姑曹：吴国大夫。　展如：吴国大夫。杜预注："三将，吴大夫。"　⑩宗楼：又称宗子阳，齐国大夫。　⑪书：陈书，又称子占。⑫得志：即达到愿望。　⑬相厉：互相勉励。　⑭桑掩胥：齐国大夫。　国子：即国书。　⑮公孙夏：齐国大夫。　⑯二子：指桑掩胥和国书。　⑰《虞殡》：是送葬的挽歌，歌唱它以示必死。　⑱陈子行：即陈逆，齐国大夫。　具含玉：准备嘴里含玉。　⑲公孙挥：齐国大夫。　⑳寻：八尺为寻。　约：绳子。杜预认为吴人头发短，用绳子系发；一说用绳子或捆敌人或系敌首。　㉑东郭书：齐国大夫。　三战：杜预注："三战，夷仪、五氏与今。"　于此三矣：到此经历第三次了。东郭书曾经历过两次战斗，至此为三次一定得死了。　㉒问：送礼品问候。杜预注："问，遗也。"弦多：本是齐国人，哀公六年逃奔到鲁国。此是作战前齐人问候逃亡到鲁国的弦多。　㉓金：退兵鸣金。　㉔甲戌：五月二十七日。　艾陵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泰安县南）。　㉕国子败胥门巢：国书击败胥门巢。　㉖叔孙：即武叔州仇。　㉗而事何也：你担任什么职务？　㉘从司马：听从司马之命。一说犹言为司马。　㉙剑铍（pī披）：剑装刀鞘（袋）里叫剑铍；一说两刃小刀。　㉚无庞

命：不要废弃命令。 ㉛卫赐：即子贡，孔子弟子。孔颖达疏："子贡卫人，故称卫赐。" ㉜奉甲：敬受皮甲。 ㉝公：即鲁哀公。 大史固：鲁国太史名固。 元：头。 褽（wèi尉）：垫在下面。 玄纁（xūn勋）：黑绛色，此指黑色和绛色丝绸。 组带：指编丝为组的带子，即绸带。 ㉞其上：指小箱子的上面。 ㉟不识：不了解。 衷：正。 下国：鲁国自称。《国语·吴语》认为此为吴王之辞，不可信；书信是鲁国放上的，自然是鲁人之辞。

【译文】

夏天，陈国辕颇逃亡到郑国。起初，辕颇做司徒，征收封邑内土地的赋税用来出嫁国君的女儿；有剩余，就用来为自己铸造大铜器。国人驱逐他，所以出国。在路上口渴，他的部下辕咺奉上稻米甜酒、小米干饭、腌肉干。辕颇高兴地说："为什么这样丰盛？"辕咺回答说："器物铸成就准备食物了。"辕颇说："为什么不劝阻我？"辕咺回答说："害怕先被你赶走。"

为了郊外之战的缘故，鲁哀公会合吴王攻打齐国。五月攻克了博地，五月二十五日，到达嬴地。中军跟从吴王，胥门巢率领上军，王子姑曹率领下军，展如率领右军。齐国国书率领中军，高无丕率领上军，宗楼率领下军。陈僖子对他的弟弟陈书说："你要是战死，我一定能够达到志望。"宗楼和闾丘明也相互勉励。桑掩胥为国书驾御战车。公孙夏说："这两位一定战死。"将要作战，公孙夏命令他的部下唱《虞殡》。陈子行命令他的部下准备含玉。公孙挥命令他的部下说："每人拿根八尺的绳子，吴国人头发短。"东郭书说："我打三次仗一定得战死，到此是第三次了。"东郭书派人拿琴做礼品去问候弦多，说："我不会再见到您了。"陈书说："这回去，我只是听鼓声，而听不到金声了。"

五月二十七日，两军在艾陵作战。展如击败高无丕，国书击败胥门巢。吴王率领的部队救助胥门巢，大败齐军。俘虏了

国书、公孙夏、闾丘明、陈书、东郭书，革车八百辆，甲士的头三千个，把他们献给哀公。

要开始作战，吴王喊叔孙说："你担当什么职务？"叔孙回答说："听从司马的命令。"吴王赐给他护身甲和剑鞘，说："认真地承担你国君交给的任务，不要废弃命令。"叔孙不能回答，子贡走向前面说："州仇敬受皮甲跟随君王并叩头拜谢。"哀公派太史固送回国书的头，把它放进新的箱子里，下面垫上黑绛色的丝绸，再加上绸带，上面放上书信说："上天如果不了解你们的行为不正，怎么能让下国得胜？"

【原文】

吴将伐齐①，越子率其众以朝焉②，王及列士皆有馈赂③。吴人皆喜，唯子胥惧，曰④："是豢吴也夫⑤！"谏曰⑥："越在，我心腹之疾也。壤地同而有欲于我⑦。夫其柔服⑧，求济其欲也⑨，不如早从事焉⑩。得志于齐⑪，犹获石田也⑫，无所用之。越不为沼⑬，吴其泯矣⑭。使医除疾，而曰'必遗类焉'者⑮，未之有也⑯。《盘庚》之诰曰⑰：'其有颠越不共⑱，则劓殄无遗育⑲，无俾易种于兹邑⑳。'是商所以兴也㉑。今君易之㉒，将以求大㉓，不亦难乎！"弗听。使于齐㉔，属其子于鲍氏㉕，为王孙氏㉖。反役㉗，王闻之㉘，使赐之属镂以死㉙。将死，曰："树吾墓槚㉚，槚可材也，吴其亡乎；三年，其始弱矣㉛。盈必毁，天之道也㉜。"

【注释】

①吴将伐齐：吴国要兴师讨伐齐国。　②越子：指越王勾践。　③

王：指吴王夫差。 ④惧：恐惧，忧惧。 ⑤是豢（huàn患）吴也夫：这是豢养吴国的骄气呀！ ⑥谏：劝告，这里指伍子胥劝告吴王夫差。 ⑦有欲于我：对我国有吞并的欲望，即想侵略吴国。 ⑧柔服：柔顺驯服。 ⑨济：成，达到。 ⑩早从事焉：早些对付越国。 ⑪得志于齐：伐齐胜利。 ⑫石田：不长庄稼的石头田，比喻无用。 ⑬沼：池沼，指灭越为池沼。 ⑭吴其泯（mǐn敏）矣：吴国大概就会灭亡了。 ⑮遗类：遗留病种，即保存病根。 ⑯未之有：即“未有之”，没有这样的事。 ⑰《盘庚》：《尚书》中的篇名。 ⑱其有颠越不共：诸臣有强傲不恭顺从命的。 ⑲则劓（yì意）殄（tiǎn腆）无遗育：就铲除灭绝干净不留后患。劓，古代割掉鼻子的刑罚叫“劓”，这里指割，即除掉。 ⑳无俾（bǐ比）易种于兹邑：不让他在这里传宗接代。 ㉑是商所以兴也：这就是商朝能够兴旺的缘故。 ㉒易之：跟它相反。 ㉓将以求大：要想求得霸诸侯的大业。 ㉔使于齐：伍子胥出使齐国。 ㉕属其子于鲍氏：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。鲍氏，齐国大臣。 ㉖为王孙氏：改姓王孙氏。按：伍子胥为避吴国的祸乱，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，改姓王孙氏。此后，伍子胥的子孙，就以王孙为氏。 ㉗反役：出使齐国回来。 ㉘之：指伍子胥将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和改姓王孙氏的事。 ㉙属（zhǔ主）镂（lòu陋）：宝剑名。 ㉚树吾墓槚（jiǎ假）：在我的坟上栽下楸树。槚，树名，一名楸树。 ㉛其始弱矣：吴国就要开始衰落了。 ㉜盈必毁，天之道也：骄傲自满的人一定会失败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

【译文】

吴国要攻打齐国，出兵之前越王勾践带领了他的群臣来朝见，对吴王和吴国的大臣们都赠送了礼物。吴国君臣都很高兴，只有伍子胥感到忧惧，说：“这是豢养吴国的骄气啊！”便去劝告吴王夫差说：“越国的存在，对我们是心腹之患。它跟我国土地相连，又有侵吞我们的欲望。勾践的柔顺驯服，是要实现他的灭吴野心，不如早一点对付它。要知道我们战胜了齐国，好象得到一块不长庄稼的石头田一样，没有什么用处。我们不把越国灭掉毁为池沼，吴国大概就会灭亡了。好比让医生治

病，却说‘你把病根留下吧’，这样的事是没有的。《尚书》的《盘庚》篇告诫说：‘诸臣有强傲不恭顺从命的，就铲除灭绝干净不留后患，不让他在这里传宗接代。’这就是商朝能够兴旺的缘故啊。现在您的做法跟《盘庚》篇所说的相反，要想求得称霸诸侯的大业，不是太困难了吗？”吴王夫差还是不听。吴国派伍子胥出使齐国，伍子胥把他的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，改姓王孙氏。伍子胥出使齐国回来，吴王夫差听说这件事，便派人把属镂宝剑给伍子胥让他自杀。伍子胥在临死的时候，说：“在我的坟上栽下楸树，等到楸树长大成材时，吴国大概就会灭亡了吧！不出三年，吴国就要开始衰落了。骄傲自满的人一定会失败，这是自然的道理啊。”

【原文】

秋，季孙命修守备曰：“小胜大，祸也。齐至无日矣。”

冬，卫大叔疾出奔宋①。初，疾娶于宋子朝，其娣嬖②。子朝出，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③。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，寘于犁，而为之一宫，如二妻④。文子怒，欲攻之。仲尼止之，遂夺其妻⑤。或淫于外州，外州人夺之轩以献⑥。耻是二者，故出，卫人立遗，使室孔姞⑦。疾臣向魋，纳美珠焉，与之城钼⑧。宋公求珠，魋不与，由是得罪。及桓氏出。城钼人攻大叔疾，卫庄公复之⑨。使处巢⑩，死焉。殡于郧，葬于少禘⑪。初，晋悼公子慭亡在卫，使其女仆而田⑫。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，遂聘之，生悼子⑬。悼子即位，故夏戊为大夫⑭。悼子亡，卫人翦夏戊⑮。孔文子之将攻大叔也，

访于仲尼。仲尼曰："胡簋之事⑯，则尝学之矣；甲兵之事，未之闻也。"退，命驾而行，曰："鸟则择木，木岂能择鸟？"文子遽止之⑰，曰："圉岂敢度其私，访卫国之难也⑱。"将止，鲁人以币召之⑲，乃归。

季孙欲以田赋，使冉有访诸仲尼⑳。仲尼曰："丘不识也。"三发㉑，卒曰："子为国老，待子而行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？"仲尼不对，而私于冉有曰㉒："君子之行也㉓，度于礼，施取其厚，事举其中，敛从其薄。如是，则以丘亦足矣。若不度于礼，而贪冒无厌㉔，则虽以田赋，将又不足。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㉕。若欲苟而行㉖，又何访焉？"弗听。

【注释】

①大叔疾：又称世叔齐，卫国大夫。　②子朝：宋国人，在卫国做官，为卫国大夫。　③孔文子：即孔圉，卫卿。　疾：即太叔疾。　出其妻：丢弃子朝之女。　妻之：把女儿嫁给他，即孔文子把女儿嫁给太叔疾。　④初妻：所弃之妻，即子朝之女。　犁：卫国邑名（在今河南范县境，一说在今山东郓城县西）。　⑤夺其妻：夺回太叔疾的妻子，即孔文子夺回他的女儿。　⑥或淫：同有的女人通奸。　外州：卫国邑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轩：车子。　献：指献给国君。　⑦遗：太叔疾之弟。室孔姞（jí）：把孔姞娶为妻室，即娶其嫂。孔姞：孔文子之女。　⑧臣向魋（tuí颓）：做宋国向魋的家臣。向魋，又称桓司马，宋国大夫。城鉏：本为宋邑，后属卫国（在今河南滑县东）。　⑨桓氏：即向魋。桓氏出奔在哀公十四年。卫庄公：名蒯聩，卫灵公之子，鲁哀公十六年立，在位二年。　⑩巢：卫国地名（旧说在河南睢县南）。　⑪郧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江苏如皋县东）。少禘（dì帝）：卫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⑫愁（yín印）：晋悼公之子。　仆：驾车的人。　⑬大叔懿子：太叔仪之孙，卫臣。　悼子：即太叔疾。　⑭夏戊：悼子的外甥。按：太叔懿子

娶愁女为妻，生悼子和一女。女嫁夏氏，生戊，故夏戊是懿子的外孙，是悼子的外甥。　⑮翦：削其爵邑。　⑯胡簋（guǐ鬼）：古代礼器名。⑰遽：急速，急忙。　⑱圉：孔文子的名。　度其私：为自己打算。⑲币：礼物，财礼。　⑳田赋：按田亩征税。　㉑三发：问了三次。㉒私：私下，孔子不肯公开回答。　㉓行：推行政事。　㉔丘：犹言常法。杜预注："丘，十六井，出戎马一匹，牛三头，是赋之常法。"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然自成元年作丘甲之后，兵役法已变，此当指成元年以后行之至今之兵役法。"贪冒：贪婪，即贪图财利。　㉕周公之典：即周公的典章。　㉖苟：草率，随便。

【译文】

秋天，季孙命令修筑防御工事说："小国战胜大国，是祸患。齐国没有几天就会来到了。"

冬天，卫国太叔疾逃奔到宋国。起初，太叔疾娶了宋国子期的女儿为妻，她的妹妹受到宠爱。子朝逃亡出国，孔文子让太叔疾抛弃他的妻子而把女儿嫁给他为妻。太叔疾派随从劝诱他前妻的妹妹，把她安置在犁地，并为她修建一座房子，好象有两个妻子一样。孔文子大怒，想要攻打太叔疾。孔子劝阻他，孔文子于是就夺回了女儿。太叔疾又在外州同另一个女人通奸，外州人夺走他的车子献给国君。太叔疾为这两件事感到羞耻，所以逃亡出国。卫国人立了遗做继承人，让他娶了孔姞为妻室。太叔疾做了宋国向魋的家臣，把美珠献给向魋，向魋赠给他城鉏。宋公来要美珠，向魋不给，因此得罪了宋公。等到向魋逃亡出国，城鉏人攻打太叔疾，卫庄公又让他回卫国。回国后让太叔疾住在巢地，死在那里。棺材停放在郧地，安葬在少禘。起初，晋悼公的儿子愁逃亡在卫国，让他的女儿为他驾车打猎。太叔懿子留他喝酒，于是就聘他的女儿为妻，生了太叔疾。太叔疾即位，所以夏戊做了大夫。太叔疾逃亡，卫国人削去了夏戊的官爵和封邑。孔文子要攻打太叔疾的时候，去征求孔子的意见。孔子说："祭祀的事情，那是我曾经

学过的了；战争的事情，我没有听说过。”退出去，叫人套上车子就走，说：“鸟可以选择树木，树木怎能选择鸟？”孔文子急忙劝阻他，说：“圉哪里敢为自己打算，是为了防止卫国的祸患。”孔子要留下不走，鲁国人拿财礼来召请他，于是就回到鲁国。

季孙想要按田亩征税，派冉有征求孔子的意见。孔子说：“丘不懂得这个。”问了三次，最后说：“您是国家的元老，等着您的意见办事，为什么您不说话？”孔子不回答，私下对冉有说：“君子推行政事，要根据礼来衡量，施舍要力求丰厚，事情要做得适当，赋敛要尽量微薄。如果这样，那么按丘法征税也就够了。如果不根据礼来衡量，而贪婪无厌，那么虽然按田亩征税，还会不够的。而且季孙如果要推行政事合于法度，那么周公的典章就在那里。如果要随便推行政事，又为什么征求意见呢？”季孙不听。

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十二年春，王正月，用田赋①。

夏五月，昭夫人孟子卒②。昭公娶于吴，故不书姓。死不赴③，故不称夫人。不反哭，故不言葬小君④。孔子与吊，适季氏。季氏不绖，放绖而拜⑤。

公会吴于橐皋⑥，吴子使大宰嚭请寻盟。公不欲，使子贡对曰：“盟所以周信也⑦，故心以制之，玉帛以奉之，言以结之，明神以要之。寡君以为苟有盟焉，弗可改也已。若犹可改，日盟何益？今吾子曰，必寻盟。若可寻也，亦可寒也⑧。”乃不寻盟。

吴征会于卫⑨。初，卫人杀吴行人且姚而惧，谋于行人子羽⑩。子羽曰："吴方无道，无乃辱吾君，不如止也。"子木曰⑪："吴方无道，国无道，必弃疾于人⑫。吴虽无道，犹足以患卫。往也！长木之毙，无不摽也⑬；国狗之瘈，无不噬也⑭。而况大国乎？"

秋，卫侯会吴于鄖⑮。公及卫侯、宋皇瑗盟⑯，而卒辞吴盟。吴人藩卫侯之舍⑰。子服景伯谓子贡曰："夫诸侯之会，事既毕矣，侯伯致礼，地主归饩，以相辞也⑱。今吴不行礼于卫，而藩其君舍以难之，子盍见大宰？"乃请束锦以行⑲。语及卫故⑳。大宰嚭曰："寡君愿事卫君，卫君之来也缓，寡君惧，故将止之㉑。"子贡曰："卫君之来，必谋于其众。其众或欲或否，是以缓来。其欲来者，子之党也㉒。其不欲来者，子之雠也。若执卫君，是堕党而崇仇也㉓。夫堕子者得其志矣！且合诸侯而执卫君，谁敢不惧？堕党崇雠，而惧诸侯，或者难以霸乎！"大宰嚭说，乃舍卫侯。卫侯归，效夷言㉔。子之尚幼㉕，曰："君必不免，其死于夷乎！执焉，而又说其言，从之固矣㉖。"

冬十二月，螽㉗。季孙问诸仲尼，仲尼曰："丘闻之，火伏而后蛰者毕㉘。今火犹西流，司历过也㉙。

宋郑之间有隙地焉，曰弥作、顷丘、玉畅、嚚、戈、锡㉚。子产与宋人为成，曰："勿有是㉛。"及宋平、元之族自萧奔郑㉜，郑人为之城嚚、戈、锡。九月，宋

向巢伐郑㉝，取锡，杀元公之孙，遂围啮。十二月，郑罕达救啮，丙申，围宋师㉞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二年：鲁哀公十二年（公元前483年）。 ②昭夫人：即鲁昭公夫人， 孟子：吴女，与鲁国同姓，若称“吴姬”或“孟姬”，是违背“同姓不婚”之礼，故改称“吴孟子”。 ③赴：同“讣”，讣告。 ④不反哭：安葬后不回到祖庙号哭。 小君：古代称诸侯的妻子。 ⑤不绕（wèn问）：不脱帽。绕，又同“冕”，礼冠，此指丧服中的帽子。 绖（dié迭）：古代丧服中的麻带，此指丧服。 ⑥橐皋：吴国地名（在今安徽巢县西北）。 ⑦周：巩固。 ⑧寒：冷下去。 ⑨征：征召，召集。 ⑩子羽：卫国大夫。 ⑪子木：卫国大夫。 ⑫弃疾：犹言加害。 ⑬摽：打击。此言大树死而倒下，遇到的东西没有不被打击的。 ⑭国狗：一国的名狗。 瘈（zhì至，又读jì计）：疯狂，特指犬发狂。 ⑮郧：地名（在今江苏如皋县东，一说在今山东莒县南）。 ⑯皇瑗：宋国大夫。 ⑰藩：屏障，此指围住。 ⑱饩（xì戏）：活的牲口。 ⑲束锦：五匹丝锦。杜预注：“以赂吴。” ⑳故：事。 ㉑止之：不许他回去，即扣留。 ㉒党：此犹言朋友。 ㉓崇：抬高。 ㉔效：效法，此指学说。 ㉕子之：即公孙弥牟，卫臣。 ㉖固：必然，一定。俞樾《平议》：“固犹必也。” ㉗螽（zhōng终）：即螽斯，蝗虫，此指蝗虫为灾。 ㉘火：大火星。杜预注：“火，心星也。火伏在今十月。” 伏：伏下，即不出现，此时天已寒冷。 蛰（zhé哲）者毕：蛰伏的昆虫都蛰伏完毕。蛰，蛰伏，即动物冬眠，潜伏起来不食不动。 ㉙西流：向西落下，即经过西方，逐渐沉没。 司历过也：是司历官的过错。杜预注：“知是九月，历官失一闰。”而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：“杜注因之谓此年应闰而未闰，其实此年不当闰，明年亦十二月仍有飞蝗，而闰当在十二月后。” ㉚隙地：空地，此指既不在宋国管辖之内，又不在郑国管辖之内。 弥作、顷丘、玉畅、啮（yán岩）、戈、钖（yáng阳）：宋、郑两国之间的六个邑名。 ㉛勿有是：不要这些地方。 ㉜宋平、元之族：宋平公、元公的子孙，逃奔郑国当在鲁定公十五年。 萧：宋国附庸邑（在今江苏萧县）。 ㉝向巢：又称左师巢，宋

国大夫。　㉞罕达：即子姚，又称武子朕，郑国大夫。丙申：十二月二十八日。　围宋师：此段当与下年《传》连接，《经》将此段（宋向巢帅师伐郑）记载放在“冬十二月，螽。”之前；《传》颠倒在后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二年春天，鲁国周历正月，采用按田亩征税的制度。

夏季五月，鲁昭公夫人孟子死了。昭公在吴国娶妻，所以《春秋》不记载孟子的姓。死了不发讣告，所以不称夫人。安葬后不回到祖庙号哭，所以不说葬小君。孔子参加吊唁，到了季氏那里。季氏不脱帽，孔子脱掉丧服答拜。

鲁哀公在橐皋会见吴人，吴王派太宰嚭请求重温过去的盟约。哀公不愿意，派子贡回答说：“盟誓是用来巩固信用的，所以用诚心来约束它，用玉帛来奉献它，用语言来结成它，用神明来保证它。寡君认为如果有了盟约，就不能更改了。如果还可以更改，每天盟誓又有什么益处？现在您说，一定要重温过去的盟约。如果可以重温，同样也是可以冷下去的。”于是就没有重温盟约。

吴国召集卫国参加诸侯会见。起初，卫国人杀了吴国行人且姚因而害怕，和行人子羽商量。子羽说：“吴国正是无道的时候，只怕会羞辱我们国君，不如不去。”子木说：“吴国正是无道的时候，国家无道，必定加害于人。吴国即使无道，还足以使卫国为患。去吧！大树死而倒下，遇到的东西没有不被打击的；一国的名狗发疯，没有不咬人的，而何况是大国呢？”

秋天，卫侯在郧地会见吴人。哀公和卫侯、宋国皇瑗结盟，终于辞谢了和吴国结盟。吴国人围住了卫侯的馆舍。子服景伯对子贡说：“诸侯的会见，事情已经完了，盟主礼宾，主人馈送食物，并相互告别。现在吴国对卫国不执行礼节，反而围住他们国君的馆舍使他为难，您何不去见太宰？”于是子贡请求五匹丝锦就去了。谈到卫国的事情，太宰嚭说：“寡君愿意事奉卫国国君，可是卫君来晚了，寡君害怕，所以要把他留下。”子

贡说："卫君前来，一定和他的众臣商量，众臣有的愿意他来有的不愿意他来，因此才来晚了。那些愿意他来的人，是您的朋友。那些不愿意他来的人，是您的仇人。如果拘禁了卫君，这是毁坏了朋友而抬高了仇人。那些想毁坏您的人就达到他们的愿望了！而且会合诸侯却拘禁了卫君，谁敢不害怕？毁坏了朋友抬高了仇人，又让诸侯害怕，也许难以称霸吧！"太宰嚭很高兴，于是就释放了卫侯。卫侯回国，学说夷人的话。子之当时还年幼，说："君王一定不能免于祸难，恐怕会死在夷人那里吧！被他们拘禁了，却又喜欢他们的话，要跟他们去是必然的了。"

冬季十二月，蝗虫成灾。季孙向孔子询问这件事，孔子说："丘听说，大火星下沉以后昆虫都蛰伏完毕。现在大火星还经过西方，这是司历官的过错。"

宋国和郑国之间有几块空地，叫弥作、顷丘、玉畅、嚚、戈、锡。子产和宋国人嬉和，说："不要这些地方。"等到宋国平公、元公的族人从萧地逃奔到郑国，郑国人为他们在嚚地、戈地、锡地修筑城邑。九月，宋国向巢攻打郑国，占领了锡地，杀了元公的孙子，于是包围了嚚地。十二月，郑国罕达救援嚚地，十二月二十八日，包围了宋国军队。

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十三年春①，宋向巂救其师。郑子朥使徇曰②："得桓巂者有赏。"巂也逃归。遂取宋师于嚚，获成簿、鄫延③。以六邑为虚④。

夏，公会单平公、晋定公、吴夫差于黄池⑤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三年：鲁哀公十三年（公元前482年）。　②徇：对众宣示，此指通告全军。　③成讙、郜（gāo告）延：都是宋国大夫。　④虚：虚设，即两国都不加管辖。此段当与上年《传》末合读。　⑤单平公：周王室的卿士，也是应召赴会的人。　黄池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封丘县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三年春天，宋国向魋救援他们的军队。郑国武子臧派人通告全军说："抓到向魋的有赏。"向魋就逃走回国。于是郑军就在嗥地全部歼灭宋军，俘虏了成讙、郜延。把六个城邑掠夺一空而两国都不加管辖。

夏天，哀公在黄池会见单平公、晋定公、吴王夫差。

【原文】

六月丙子①，越子伐吴，为二隧②。畴无余、讴阳自南方③，先及郊④。吴大子友、王子地、王孙弥庸、寿于姚自泓上观之⑤。弥庸见姑蔑之旗⑥，曰："吾父之旗也⑦，不可以见仇而弗杀也。"大子曰："战而不克，将亡国，请待之⑧。"弥庸不可⑨，属徒五千⑩，王子地助之。乙酉⑪，战，弥庸获畴无余，地获讴阳。越子至，王子地守⑫。丙戌⑬，复战，大败吴师，获大子友、王孙弥庸、寿于姚。丁亥⑭，入吴。吴人告败于王。王恶其闻也⑮，自刭七人于幕下⑯。

秋七月辛丑⑰，盟，吴、晋争先⑱。吴人曰："于周室，我为长⑲。"晋人曰："于姬姓，我为伯⑳。"赵鞅呼司

马寅曰㉑："日旰矣㉒，大事未成，二臣之罪也㉓。建鼓整列㉔，二臣死之㉕，长幼必可知也㉖。"对曰："请姑视之。"反曰："肉食者㉗无墨㉘。今吴王有墨，国胜呼㉙？大子死乎？且夷德轻㉚，不忍久㉛，请少待之㉜。"乃先晋人㉝。

【注释】

①六月丙子：六月十二日。　②为二隧：分两路进兵。隧，道，二隧，即两路。　③畴无余、讴阳自南方：越国大夫畴无余、讴阳率领南路军队。　④先及郊：先推进到吴国国都的近郊。　⑤大子友：夫差之子。王子地、王孙弥庸、寿于姚：都是吴国公子。泓（hóng红）：水名，在吴都近郊。　⑥弥庸见姑蔑之旗：王孙弥庸望见越军姑蔑人的一面旗帜。姑蔑，越国地名（在今浙江龙游县北）。　⑦吾父之旗也：那是我父亲的旗帜啊。按：王孙弥庸的父亲以前被越国俘虏时，旗帜一同落在越人手里，这时弥庸见越军拿这个旗，故言"吾父之旗也"。　⑧待之：等待救兵。　⑨不可：不肯听太子友的话。　⑩属（zhǔ主）徒：集合他的部下。　⑪乙酉：六月二十一日。　⑫守：指守吴国都城。　⑬丙戌：六月二十二日。　⑭丁亥：六月二十三日。　⑮王恶（wù悟）其闻也：吴王夫差深恐诸侯听到这个坏消息。　⑯自刭：吴王夫差亲手用刀杀死。七人：指报信的七个人。　⑰辛丑：七月七日。　⑱先：指先歃（shà啥）血。按：古代订盟规定，先歃血的是盟主，故吴、晋争先歃血。　⑲于周室，我为长：在周朝的王室中，我吴国的祖先太伯是长房。按：吴国是太伯的后裔，太伯之弟是王季，王季的儿子是文王，故吴人自称是周室之长。　⑳于姬姓，我为伯：在姬姓诸侯中，我晋国是领袖。　㉑司马寅：晋国大夫。　㉒日旰（gàn干）矣：天晚了。　㉓二臣：赵鞅指自己和司马寅。　㉔建鼓整列：树鼓整队，准备作战。　㉕死之：拚命死战。　㉖长幼必可知也：谁先谁后就可定了。　㉗肉食者：享有厚禄的官吏，即统治者，这里指吴王夫差。　㉘无墨：脸上不会气色惨淡无神。墨，气色暗淡无神。　㉙国胜乎：吴国被敌人战胜了吧？　㉚夷：指吴人。德：指性情。　㉛不忍久：不能耐久。

㉜请少待之：我们姑且等待它的下场吧。　㉝乃先晋人：于是晋国便让吴国先歃血。

【译文】

六月十二日，越王勾践进攻吴国，分两路出兵。越国大夫畴无余、讴阳率领南路军队，先推进到吴国国都的近郊。吴国太子友、王子地、王孙弥庸和寿于姚在泓水边上观察越军。王孙弥庸望见了越军中姑蔑人的一面旗帜，说："那是我父亲的旗帜啊，碰上仇敌不去杀他是不对的。"太子友说："如果我们打不胜越军，国都就会失守，请你还是等待救兵吧。"王孙弥庸不听，便带领着他的部下五千人出战，王子地帮助他。六月二十一日，王孙弥庸同越军打了一仗，越军大败，王孙弥庸俘虏了畴无余，王子地俘虏了讴阳。越王勾践统率大军赶到，王子地退守都城。六月二十二日，双方再战，越军把吴军打得大败，俘虏了太子友、王孙弥庸、寿于姚。六月二十三日，越军攻入吴国国都。吴人向吴王夫差奔告被越军打败的情况。吴王夫差深恐诸侯听到这个坏消息，便亲手用刀把七个报信的吴人都杀死在帐下。

秋季七月初七，黄池之会正式订立盟约，吴国跟晋国争夺谁先歃血。吴国人说："在周朝的王室中，我们吴国的祖先太伯是长房。"晋国人说："在姬姓诸侯中，我们晋国是领袖。"双方争论不休，晋国大臣赵简子对他的同僚司马寅说："天晚了，订盟的大事没有完成，是我们两人的罪过。干脆击鼓列阵，我们两人拚一死战，谁先谁后就可定了。"司马寅说："且慢，让我先去察看一下吴方的动静。"他回来说："按理说高贵人的脸上气色不会惨淡无神的。现在吴王的脸上气色惨淡无神，大概吴国被敌人战胜了吧？或许是太子死了吧？而且吴国人性情不沉着，不会长久，我们姑且等待它的下场吧。"于是晋国便让吴国先歃血。

【原文】

吴人将以公见晋侯①，子服景伯对使者曰："王合诸侯，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②；伯合诸侯，则侯帅子、男以见于伯。自王以下，朝聘玉帛不同。故敝邑之职贡于吴，有丰于晋，无不及焉，以为伯也。令诸侯会，而君将以寡君见晋君，则晋成为伯矣，敝邑将改职贡。鲁赋于吴八百乘。若为子、男，则将半邾以属于吴③，而如邾以事晋。且执事以伯召诸侯，而以侯终之，何利之有焉？"吴人乃止，既而悔之④，将囚景伯。景伯曰："何也立后于鲁矣，将以二乘与六人从。迟速唯命⑤。"遂囚以还。及户牖，谓大宰曰："鲁将以十月上辛，有事于上帝先王，季辛而毕⑥。何世有职焉，自襄以来⑦，未之改也。若不会，祝宗将曰⑧：'吴实然⑨。'且谓鲁不共⑩，而执其贱者七人，何损焉？"大宰嚭言于王曰："无损于鲁，而祇为名⑪，不如归之。"乃归景伯。吴申叔仪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⑫："佩玉縈兮，余无所系之⑬。旨酒一盛兮，余与褐之父睨之⑭。"对曰："粱则无矣，粗则有之⑮。若登首山以呼曰，庚癸乎⑯，则诺。"

【注释】

①公：指鲁哀公。　②侯牧：即诸侯。　③半邾：邾国按六百辆战车确定贡品，邾半为三百辆。　④悔之：杜预注："谓景伯欺之。"　⑤何：景伯的名。二乘与六人：一乘为三人，二乘为六人，都是跟从的人。　⑥户牖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兰考县东北）。上辛：第一个辛日。辛，天干的第八位。　有事：指祭祀。　季辛：最后一个辛日。　⑦有职：

指在祭祀中有职务。　襄：指鲁襄公。　⑧不会：不参加，指不参加祭祀上帝与先王。祝宗：祝史之长。祝史为古代祭祀时掌管祝告鬼神的官，祝宗为其长。　⑨然：这样，此指使景伯这样。杜预注："言鲁祝宗将告神云：景伯不会，坐为吴所囚。吴人信鬼，故以是恐之。"　⑩共：同"恭"，恭敬。　⑪祇为名：只能造成坏名声。　⑫申叔仪：吴国大夫。　公孙有山：鲁国大夫，与申叔仪旧相识。　⑬蒙（ruǐ蕊）：下垂貌。　⑭一盛：即一杯。　褐之父：指穿粗布短衣的老头。褐，穷人穿的粗布短衣。　睨（nì逆）：斜着眼睛看。　⑮粱：精细小米，即细粮。　首山：山名（在今河南襄城县南有首山，可能即此首山）。　⑯庚癸：此犹言下等货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《越绝书·计倪内经》分货为十等，甲乙为高等货，庚为下等货，癸更下。"

【译文】

吴人要带领鲁哀公进见晋侯，子服景伯对使者说："天子会合诸侯，是诸侯领袖率领诸侯进见天子；诸侯领袖会合诸侯，是侯率领子、男进见诸侯领袖。自天子以下，朝聘所用的玉帛也不相同。所以敝邑进贡给吴国的，要比给晋国的丰厚，而没有不如的，因为吴国是诸侯的领袖。现在诸侯会见，而君王要带领寡君进见晋君，那么晋国就成为诸侯的领袖了，敝邑将会改变进贡的数量。鲁国是按八百辆战车确定献给吴国的贡品数量。如果变成子、男，那么将会按邾国战车的半数确定给吴国的贡品，就像邾国事奉晋国一样。而且执事以诸侯领袖的身分召集诸侯，却以一般诸侯的身分结束，这有什么好处呢？"吴人就没有那样做，不久又后悔了，要囚禁子服景伯。景伯说："何已经在鲁国立继承人了，打算带两辆车子和六个人跟随去，早走晚走唯命是听。"吴人于是就囚禁了景伯带回去。到达户牖，景伯对太宰说："鲁国将要在十月的第一个辛日，祭祀天帝和先王，最后一个辛日完毕。何世代在祭祀中担任职务，从鲁襄公以来，就没有改变过。如果我不参加，祝宗将会说：'是吴国让他这样的。'还会认为鲁国不恭敬，并逮捕了他们七个卑下的人，

对鲁国有什么损害?”太宰嚭对吴王说:“对鲁国没有损害，而只能造成坏名声，不如放他回去。”于是就把景伯放回去。吴国申叔仪向鲁国公孙有山氏讨粮食说:“佩玉下垂啊，我没有地方系着它。美酒一杯啊，我和贫苦的老翁斜视着它。”公孙有山氏回答说:“细粮已经没有了，粗粮还有一些。如果登上首山喊着说，下等货啊，就答应你。”

【原文】

王欲伐宋，杀其丈夫①，而囚其妇人。大宰嚭曰：“可胜也，而弗能居也。”乃归。冬，吴及越平。

【注释】

①其：指宋国。丈夫：男子。

【译文】

由于宋景公没有出席黄池之会，吴王夫差要去讨伐宋国，准备把宋国的男子统统杀掉，把妇女俘虏过来。太宰伯嚭说：“我们虽然能够战胜宋国，可是我们不能够守住宋国啊。”吴王夫差听了伯嚭的话，便回到了吴国。这年冬天，吴国与越国讲和。

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十四年春，西狩于大野，叔孙氏之车子鉏商获麟，以为不祥，以赐虞人①。仲尼观之，曰:“麟也。”然后取之。

小邾射以句绎来奔②，曰："使季路要我③，吾无盟矣。"使子路，子路辞。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："千乘之国，不信其盟，而信子之言，子何辱焉？"对曰："鲁有事于小邾④，不敢问故，死其城下可也。彼不臣而济其言，是义之也，由弗能⑤。"

齐简公之在鲁也，阚止有宠焉⑥。及即位，使为政。陈成子惮之，骤顾诸朝⑦。诸御鞅言于公曰⑧："陈、阚不可并也，君其择焉。"弗听。子我夕，陈逆杀人，逢之，遂执以入。陈氏方睦，使疾而遗之潘沐，备酒肉焉，飨守囚者，醉而杀之而逃⑨。子我盟诸陈于陈宗⑩。

初，陈豹欲为子我臣，使公孙言己⑪，已有丧而止，既而言之⑫，曰："有陈豹者，长而上偻，望视⑬，事君子必得志。欲为子臣，吾惮其为人也，故缓以告。"子我曰："何害？是其在我也。"使为臣。他日，与之言政，说，遂有宠。谓之曰："我尽逐陈氏，而立女，若何？"对曰："我远于陈氏矣⑭。且其违者，不过数人⑮，何尽逐焉？"遂告陈氏。子行曰："彼得君，弗先，必祸子。"子行舍于公宫。夏五月壬申，成子兄弟四乘如公⑯。子我在幄⑰，出逆之。遂入，闭门。侍人御之，子行杀侍人。公与妇人饮酒于檀台，成子迁诸寝⑱。公执戈将击之。大史子余曰⑲："非不利也，将除害也。"

成子出舍于库，闻公犹怒，将出，曰："何所无君？"子行抽剑曰："需，事之贼也⑳。谁非陈宗？所不杀子者，

有如陈宗！“乃止。子我归，属徒攻闱与大门㉑，皆不胜，乃出。陈氏追之，失道于弇中，适丰丘㉒。丰丘人执之以告，杀诸郭关㉓。成子将杀大陆子方。陈逆请而免之，以公命取车于道㉔。及郴，众知而东之㉕。出雍门㉖，陈豹与之车，弗受，曰：“逆为余请，豹与余车，余有私焉。事子我而有私于其雠，何以见鲁、卫之士？”东郭贾奔卫㉗。庚辰，陈恒执公于舒州㉘。公曰：“吾早从鞅之言㉙，不及此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十四年：鲁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。狩：打猎，特指君主冬天打猎。 大野：又名巨野，也叫巨泽，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巨野县北）。 车：指驾车人。 子鉏商：驾车人的名。 麟：麒麟，传说中神化的动物。虞人：古代掌管山泽之官。 ②射：小邾大夫。 句绎：小邾地名（在今山东邹县东南）。 ③季路：即子路，孔子弟子。 ④有事：有战争之事，即发生战争。 ⑤济：犹言实现。义之：使它为正义，即把他的行为当成正义。由：即子路。 ⑥齐简公：名壬，齐悼公之子，在位四年，被陈恒所杀。 阚（kàn看）止：即子我，齐国大夫。 ⑦陈成子：即陈恒，齐国大夫。 ⑧清御：一般仆御之官。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《索隐》：“鞅，名也，为仆御之官，故曰御鞅，亦田氏之族。” 鞅：是陈氏的族人，齐国大夫。 ⑨潘沐：用淘米水洗头。潘，淘米水。 ⑩陈宗：陈氏宗主之家。 ⑪陈豹：字子皮，陈氏族人。 公孙：齐国大夫。 言己：介绍自己，推荐自己。 ⑫已：不久。 有丧：指陈豹有丧事。 既：指丧事终了。 ⑬长：高个子。 偻（lǒu楼，又读lǚ旅），曲背，即驼背。 ⑭远于陈氏：在陈氏族中是远支。 ⑮违者：违背您的人，即和您为敌的人。 ⑯五月壬申：五月十三日。 兄弟四乘：兄弟乘四辆车子。杜预注：“成子之兄弟，昭子庄、简子齿、宣子夷、穆子安、廪丘子意兹、芒子盈，惠子得，凡八人，二人共一乘。”一说四人乘一

辆车子。　⑰幄：篷帐，帐幕。　⑱檀台：在临淄东北一里。　迁诸寝：让简公迁到寝室里。　⑲子余：陈氏同党，做太史。　⑳需：迟疑软弱，即迟疑不决反而害了大事。　㉑属（zhǔ主），集合。　闱（wéi违）：宫中小门，即宫内的侧门；一说城墙的小门。　㉒弇（yǎn眼）中：即临淄西南之弇中峪。　丰丘：陈氏的封邑。　㉓郭关：齐国关名。　㉔大陆子方：阚止的家臣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：“大陆氏，姜姓，齐太公之后，食邑陆乡，因号大陆氏。”　㉕邴（ér而）：齐鲁交界之地。　东之：逼他向东返。大陆子方欲奔鲁国和卫国，因而向西行，陈氏众人逼他向东返。　㉖雍门：齐国城门。　㉗东郭贾：杜预注：“贾即子方。”　㉘庚辰：五月二十一日。　舒州：齐国极北方的地名（在今河北大城县界）。　㉙从鞅之言：听从御鞅的话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四年春天，在西部大野打猎，叔孙氏的驾车人子鉏商猎获一只麒麟，认为不吉祥，把它赏赐给虞人。孔子细看，说：“是麒麟。”然后收下它。

小邾大夫射献上句绎逃亡来鲁国，说：“派子路和我口头约定，我们可以不用盟誓了。”让子路去，子路辞谢。季康子派冉有对子路说：“一千辆战车的国家，不相信盟誓，而相信您的话，您有什么屈辱呢？”子路回答说：“鲁国如果和小邾发生战争，我不敢询问原因，战死在城下就行了。他不尽臣道反而要实现他的话，这是把他的不尽臣道当成正义，我不能那么做。”

齐简公在鲁国的时候，阚止受到宠信。等到简公即位，让阚止执政。陈成子害怕他，在朝廷上屡次回头看他。御鞅对简公说：“陈氏、阚氏不能并列，君王还是选择一个。”齐简公没有听。阚止晚上朝见齐侯，陈逆杀人，阚止逢见了，就把他捕起来带进宫里。陈氏一族正和睦团结，族人让陈逆装病并送给他洗头的淘米水，备有酒肉，陈逆请看守吃喝，看守喝醉酒陈逆杀了他就逃走了。阚止和陈氏在陈氏宗主家里结盟。

起初，陈豹想要做阚止的家臣，让公孙推荐自己，不久陈

豹家有丧事就停下来，丧事完毕公孙对阚止谈起这件事，说："有个叫陈豹的人，高个子而有驼背，眼睛总是向上看，事奉君子一定能让人满意。想要做您的家臣，我怕他的人品不好，所以拖延到今天才告诉您。"阚止说："有什么害处？这些都在于我。"就让陈豹做了家臣。过了些日子，阚止和他谈论政事，很高兴，于是就宠信他。阚止对陈豹说："我把陈氏全部驱逐出去，立你做继承人，怎么样？"陈豹回答说："我在陈氏族中是远支了。而且他们和您为敌的，不过几个人，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部逐出呢？"于是陈豹就把阚止的话告诉了陈氏。陈逆说："他得到国君的信任，不先下手，必然要加害于您。"陈逆就在公宫里住下。夏季五月十三日，陈成子兄弟乘四辆车子到简公那里。阚止正在帐幕里，出来迎接他们。陈成子兄弟走进去，把阚止关在门外。侍者抵御他们，陈逆杀了侍者。齐简公和女人在檀台饮酒，陈成子要让他们迁移到寝室里。简公拿起戈要攻击他们。太史子馀说："不是对君王不利，而是要除掉祸害。"

陈成子搬出去住在府库里，听到简公还在发怒，打算逃亡，说："何处没有国君？"陈逆抽出剑说："迟疑软弱，足以毁坏大事。您要走谁不能做陈氏的宗主？您走我要是不杀您，有历代的陈氏宗主为证！"陈成子就停下不走了。阚止回去，集合部下攻打宫中小门和大门，都没有得胜，就想逃出国外。陈氏追赶他，阚止在弇中迷路，到了丰丘。丰丘人拘捕他报告陈氏，把他杀死在郭关。陈成子要杀大陆子方，陈逆请求赦免他，子方用简公名义在路上得到一辆车子。到达郙地，大家发现了就逼他向东去。出了雍门，陈豹给他车子，他不接受，说："逆请求赦免我，豹给我车子，我和他们有私交。事奉子我而和他的仇人有私交，怎么能和鲁国、卫国之士相见？"大陆子方逃亡到卫国。五月二十一日，陈成子在舒州拘捕了齐简公。简公说："我要早听从御鞅的话，不会到这一地步。"

【原文】

宋桓魋之宠害于公，公使夫人骤请享焉，而将讨之①。未及，魋先谋公，请以窜易薄②。公曰："不可。薄，宗邑也③。"乃益窜七邑，而请享公焉。以日中为期，家备尽往④。公知之，告皇野曰："余长魋也⑤，今将祸余，请即救。"司马子仲曰："有臣不顺，神之所恶也，而况人乎？敢不承命。不得左师不可⑥，请以君命召之。"左师每食击钟。闻钟声，公曰："夫子将食。"既食，又奏⑦。公曰："可矣。"以乘车往，曰："迹人来告曰⑧：'逢泽有介麋焉⑨。'公曰：'虽魋未来，得左师，吾与之田，若何？'君惮告子。野曰：'尝私焉⑩。'君欲速，故以乘车逆子。"与之乘，至，公告之故，拜不能起。司马曰："君与之言⑪。"公曰："所难子者⑫，上有天，下有先君。"对曰："魋之不共，宋之祸也。敢不唯命是听。"司马请瑞焉⑬，以命其徒攻桓氏。其父兄故臣曰："不可。"其新臣曰："从吾君之命。"遂攻之。子颀骋而告桓司马⑭。司马欲入，子车止之⑮，曰："不能事君，而又伐国，民不与也，祇取死焉。"向魋遂入于曹以叛⑯。

六月，使左师巢伐之，欲质大夫以入焉⑰。不能，亦入于曹取质⑱。魋曰："不可。既不能事君，又得罪于民，将若之何？"乃舍之⑲。民遂叛之。向魋奔卫。向巢来奔，宋公使止之，曰："寡人与子有言矣，不可以绝向氏之祀。"辞曰："臣之罪大，尽灭桓氏可也。若以先臣之

故，而使有后，君之惠也。若臣，则不可以入矣。”司马牛致其邑与珪焉⑳，而适齐。向魋出于卫地，公文氏攻之，求夏后氏之璜焉㉑。与之他玉，而奔齐。陈成子使为次卿，司马牛又致其邑焉㉒，而适吴。吴人恶之，而反㉓。赵简子召之，陈成子亦召之，卒于鲁郭门之外，阬氏葬诸丘舆㉔。

甲午，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㉕。孔丘三日齐，而请伐齐三㉖。公曰：“鲁为齐弱久矣，子之伐之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陈恒弑其君，民之不与者半。以鲁之众，加齐之半，可克也。”公曰：“子告季孙。”孔子辞，退而告人曰：“吾以从大夫之后也㉗，故不敢不言。”

初，孟孺子泄将圉马于成，成宰公孙宿不受㉘，曰：“孟孙为成之病㉙，不圉马焉。”孺子怒，袭成。从者不得入，乃反。成有司使，孺子鞭之。秋八月辛丑㉚，孟懿子卒。成人奔丧，弗内㉛。袒免哭于衢㉜。听共㉝，弗许。惧，不归㉞。

【注释】

①桓魋：即向魋。夫人：齐景公之母。　②鄋：宋国邑名（在今山东定陶县南，河南商丘市北）。薄：即亳，宋国邑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市北）。杜预注：“鄋，向魋邑；薄，公邑。”　③宗邑：宗庙所在地。　④家备：私家的武装。　⑤皇野：即司马子仲，宋国大夫。余长魋：我把魋养育大了。　⑥左师：即向巢，向魋之兄。　⑦奏：指奏乐。　⑧迹人：掌管田猎足迹者，即知禽兽所在地的人。　⑨逢泽：地名（在今河南商丘县南）。　⑩私：即以私人身分和左师谈谈。　⑪言：盟誓。

⑫难子：使您为难，即使您遭祸难。　⑬司马：指皇野。瑞：符节，用它发兵。　⑭子颀（qí其）：向魋之弟。桓司马：指向讙。　⑮子车：也是向魋之弟。　⑯曹：疑为向魋的封邑。　⑰质大夫：用大夫为人质。　⑱取质：取得人质。　⑲舍之：释放人质。　⑳司马牛：向魋之弟。珪（guī圭）：古代上尖下方的玉器。　㉑公文氏：卫国大夫。夏后氏之璜（huáng黄）：古代一种宝贵的玉石器，形状像璧的一半。　㉒司马牛又致其邑焉：杜预注："示不与魋同。"　㉓反：指返回宋国。　㉔阬（gōng冈，又读kēng坑）氏：鲁国人。丘舆：鲁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费县西）。　㉕甲午：六月初五。壬：即齐简公。　㉖齐：同"斋"，斋戒。

㉗从大夫之后：即位列大夫之末。　㉘孟孺子泄：即孟武伯，孟懿子之子。圉：畜养。成：鲁国孟氏封邑。成宰：成邑长官。公孙宿：即公孙成，本是鲁国宗室，后仕齐。　㉙病：贫困。　㉚八月辛丑：八月十三日。　㉛内：通"纳"，接纳。　㉜袒：裸露，此指脱去上衣。免：脱去帽子。　㉝听共：愿供驱使。　㉞不归：不敢回成地。此段当与下年《传》文连续。

【译文】

宋国桓魋受宠扩充势力而危害了宋公，宋公让夫人突然邀请燕享桓魋，准备乘机讨伐他。还没有来得及，桓魋先下手对付宋公，请求用鄙地交换薄地。宋公说："不行。薄地，是宋国宗庙的所在地。"于是就把七个邑并入鄙地，请求设享礼答谢宋公。以太阳在正中为期限，私家的武装全都去了。宋公知道了，告诉司马皇野说："我把桓魋养育大了，现在他要加祸于我，请马上救我。"皇野说："臣下不服从，是神灵所厌恶的，何况人呢！岂敢不接受命令。但不得到左师的同意是不行的，请用君王的名义召见他。"左师每次吃饭要击钟。听到钟声，宋公说："那一位要吃饭了。"吃完了饭，又奏乐。宋公说："可以了。"皇野坐一辆车子去了，说："迹人来报告说：'逢泽有只大麋鹿。'国君说：'即使桓魋没有来，有左师，我和他一起打猎，怎么样？'国君难于直接告诉您。野说：'我试着以私人身分和左师谈谈。'

国君想要快一点，所以用一辆车子来接您。”皇野和左师同乘一辆车，到达，宋公把原因告诉他，左师下拜不能立起。皇野说：“君王和他盟誓。”宋公说：“如果要使您遭到祸难，上有天，下有先君。”左师回答说：“魋不恭敬，是宋国的祸患。岂敢不唯命是听。”皇野请求发兵用的符节，并命令他的部下攻打桓魋。他的父老兄长和旧臣说：“不行。”他的新臣说：“服从我们国君的命令。”皇野就发兵攻打。子颀纵马奔告桓魋。桓魋想要攻进公宫，子车劝阻他，说：“不能事奉国君，又要攻打公室，百姓是不会亲附你的，只能找死。”桓魋于是就进入曹地叛变。

六月，宋公派左师巢攻打桓魋，左师想要得到大夫做人质回来。没有办到，也进入曹地取得人质。桓魋说：“不行。既不能事奉国君，又得罪了百姓，打算怎么办？”于是就释放了人质。百姓就叛变了他们。向魋逃奔到卫国。向巢逃奔来鲁国，宋公派人挽留他，说：“寡人和您有盟誓了，不能断绝向氏的祭祀。”向巢辞谢说：“臣下的罪过大，君王全部灭亡桓氏也是可以的。如果因为先臣的缘故，而让桓氏有继承人，是君王的恩惠。至于臣下，那是不能再回来了。”司马牛把他的封邑和玉珪交还给宋公，就到了齐国。桓魋逃亡到卫国，公文氏攻打他，向他索取夏后氏玉璜。桓魋给了公文氏别的玉，就逃奔到齐国。陈成子让桓魋做次卿，司马牛又把封邑交还给齐国，就到了吴国。吴国人讨厌他，他就返回宋国。晋国赵简子召唤他去，齐国陈成子也召唤他去，在途中死在鲁国国都郭门的外边，阮氏把他葬在丘舆。

六月初五，齐国陈恒在舒州杀了他们的国君壬。孔子斋戒了三天，三次请求攻打齐国。哀公说：“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，您攻打齐国，打算怎么办？”孔子回答说：“陈恒杀了他们的国君，百姓不亲附的有一半。用鲁国的群众，加上齐国不服从陈恒的一半，是可以战胜的。”哀公说：“您告诉季孙。”孔子辞谢，退出来告诉别人说：“我因为位列大夫之末，所以不敢不说话。”

起初，孟孺子泄要在成地养马，成地长官公孙宿不接受，说："孟孙由于成地贫困，不在这里养马。"孺子生气，侵袭成地。跟从的人们没能攻入，就回去了。成地的官员派人去，孺子鞭打了来人。秋季八月十三日，孟懿子死。成地的人去奔丧，孺子不接纳。成地的人脱去上衣和帽子在大路上哭丧。表示愿供驱使，孺子不答应。成地的人害怕，不敢回成地。

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十五年春①，成叛于齐。武伯伐成，不克，遂城输②。

夏，楚子西、子期伐吴，及桐汭③。陈侯使公孙贞子吊焉，及良而卒，将以尸入④。吴子使大宰嚭劳，且辞曰："以水潦之不时，无乃廪然陨大夫之尸，以重寡君之忧，寡君敢辞⑤。"上介芈尹盖对曰⑥："寡君闻楚为不道，荐伐吴国，灭厥民人⑦。寡君使盖备使，吊君之下吏⑧。无禄，使人逢天之惑，大命陨队，绝世于良，废日共积，一日迁次⑨。今君命逆使人曰：'无以尸造于门⑩。'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⑪。且臣闻之曰：'事死如事生，礼也。'于是乎有朝聘而终，以尸将事之礼，又有朝聘而遭丧之礼⑫。若不以尸将命，是遭丧而还也，无乃不可乎！以礼防民，犹或逾之。今大夫曰：'死而弃之'，是弃礼也，其何以为诸侯主⑬？先民有言曰：'无秽

虐士⑭。'备使奉尸将命，苟我寡君之命达于君所，虽陨于深渊，则天命也，非君与涉人之过也⑮。"吴人内之。

秋，齐陈瓘如楚⑯。过卫，仲由见之⑰，曰："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，既翦丧公室⑱，而他人有之，不可知也；其使终飨之⑲，亦不可知也。若善鲁以待时，不亦可乎？何必恶焉⑳？"子玉曰："然，吾受命矣，子使告我弟㉑。"

冬，及齐平。子服景伯如齐，子赣为介，见公孙成㉒，曰："人皆臣人，而有背人之心，况齐人虽为子役，其有不贰乎？子，周公之孙也。多飨大利，犹思不义。利不可得，而丧宗国㉓，将焉用之？"成曰："善哉！吾不早闻命。"陈成子馆客㉔，曰："寡君使恒告曰：'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㉕。'"景伯揖子赣而进之㉖，对曰："寡君之愿也。昔晋人伐卫，齐为卫故，伐晋冠氏㉗，丧车五百。因与卫地，自济以西，禚、媚、杏以南，书社五百㉘。吴人加敝邑以乱，齐因其病，取谨与阐㉙，寡君是以寒心。若得视卫君之事君也，则固所愿也。"成子病之，乃归成。公孙宿以其兵甲入于嬴㉚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五年：鲁哀公十五年（公元前480年）。 ②武伯：即孟武伯。输：地名，靠近成地。此段当与上年最末一段《传》文连读。 ③桐汭（rui锐）：即今桐水，源出于安徽广德县，北入江苏高淳县，注入丹阳湖。

④公孙贞子：陈国宗室。良：吴国地名（在今江苏邳县北）。以尸入：

把灵柩运进城里。按：使者死于所出使之国境时，所使之国要为死者殡殓，上介（第一副使）代使者完成使命，并将使者灵柩运进所使之国城内。　⑤潦：雨水过多。廪：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主张“廪当读为滥，谓恐或泛滥而陨大夫之尸也。”林尧叟《句解》采纳杜预注解：“廪然，倾动貌，恐倾动陨堕贞子之棺。”两解都通。寡君敢辞：有的版本将下句首二字“上介”连此句来读。杜预注认为贞子为上介。陆德明《经典释文》也将“寡君敢辞上介”为断句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认为“‘上介’属下读为是。若辞上介，是拒绝使团，失礼甚矣。”　⑥上介：第一副使。芋尹：官名，是盖的本官职，临时做第一副使。盖：陈国大夫，第一副使。　⑦荐：屡次。　⑧备使：做副使。一说备使，仅列使臣之位而已，言无才德，自谦之词。　⑨无禄：犹言不幸。大命陨队：即丧命。绝世：犹言弃世，即去世。共积：积聚殡殓的财物。一日迁次：每天变换住地。　⑩造：到。　⑪委：丢弃。　⑫朝聘而遭丧：朝聘过程遇到受聘国家发生丧事，即受聘国遭丧。　⑬为诸侯主：做诸侯的盟主。　⑭虐士：即死者。　⑮涉人：划船人。林尧叟《句解》：“虽使尸柩陨于深渊之中，则上天一定之命也，非吴君与舟人济涉之故。”　⑱陈瓘：字子玉，陈恒之兄。　⑰仲由：即子路。　⑱斧斤：即斧子。　⑲终飨之：最终享有它，即齐国最终为陈氏所享受。　⑳恶：憎恨，即搞坏关系。杜预注：“仲由事孔子，故为鲁言。”　㉑我弟：陈恒。杜预注：“弟，成子也。”　㉒子赣：即子贡。公孙成：即成宰公孙宿。　㉓宗国：犹言祖国。　㉔馆客：就馆见客，即在宾馆会见客人。　㉕如事卫君：杜预注：“言卫与齐同好，而鲁未肯。”　㉖揖：作揖。　㉗冠氏：晋地（在今山东冠县北）。　㉘濯（zhuó浊）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长清县境）。媚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禹城县）。杏：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茌（chí迟）平县南）。书社：古代二十五家为一社，书写社人姓名于册籍，称为“书社”；即借指一定数量的土地和附着于土地的人口。　㉙讙、阐：都是鲁国地名，见哀公八年。　㉚嬴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莱芜县西北）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五年春天，成地背叛孟氏而投靠齐国。孟武伯攻打

成地，没有攻下来，于是就在输地筑城。

夏天，楚国子西、子期攻打吴国，到达桐汭。陈侯派公孙贞子去吴国慰问，到达良地就死了，副使要把灵柩运进城里。吴王派太宰嚭慰劳，并且辞谢说："由于雨水过多不合时令，恐怕泛滥而毁坏大夫的灵柩，增加寡君的忧虑，寡君谨此敢来辞谢。"第一副使芋尹盖回答说："寡君听说楚国无道，屡次攻打吴国，消灭你们的百姓。寡君派盖做副使，慰问贵君的下级官吏，不幸，使臣遇到上天的不高兴，丧了性命，在良地去世，耗费时日积聚殡殓的财物，为了完成使命每天都变换住地。现在君王命令迎接使臣说：'不要让灵柩到门上来。'这就把寡君的命令丢弃在草丛中了。而且臣下听说：'事奉死人象事奉活人一样，是合于礼的。'于是而有在朝聘过程中使臣死去，奉着灵柩完成使命的礼仪，又有在朝聘过程中遇到受聘国家发生丧事的礼仪。如果不奉灵柩完成使命，这就象遇到受聘国家发生丧事而回国一样了，恐怕不可以吧！用礼仪防止百姓，还怕有时逾越轨道。现在大夫说'死了就丢弃他'，这是丢掉礼仪，还怎么当诸侯的盟主？从前的人有这样的话：'不要把死者看成污秽。'我奉着灵柩完成使命，如果我们寡君的命令能上达贵君那里，即使坠入深渊，那是上天的意志，而不是贵君和划船人的过错了。"吴国人接纳了他们和灵柩。

秋天，齐国陈瓘到楚国。路过卫国，仲由拜见他，说："上天或许把陈氏当作斧子，既把公室砍削丧亡，又为别人所占有，现在不能知道；可能让陈氏最终享有，现在也不能知道。如果和鲁国友善等待时机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何必把关系搞坏呢？"陈瓘说："对，我接受您的命令了，您派人去告诉我的弟弟。"

冬天，鲁国和齐国媾和。子服景伯到齐国，子赣做副使，拜见公孙成，说："人们都是别人的臣下，还有背叛别人的念头，何况齐国人虽然为您服役，难道会没有二心吗？您，是周公的后代。享受到很大的利益，还想做不义的事情。利益不能

得到，反而失掉了祖国，哪里用得着这样？”公孙成说：“太对了！我没有早听到您的命令。”陈成子在宾馆会见客人，说：“寡君派恒报告您说：‘寡人愿意事奉贵君象事奉卫君一样。’”子服景伯向子赣作揖请他进前，让他回答说：“这正是寡君的愿望。从前晋国人攻打卫国，齐国为了卫国的缘故，攻打晋国的冠氏，丧失了战车五百辆。由于这样就给了卫国土地，从济水以西，禚地、媚地、杏地以南，共五百个村社。吴人把动乱加于敝邑，齐国乘敝邑困难，占领了瑕地和鹵地，寡君因此而寒心。如果能比照卫君那样事奉贵君，那本来就是我们所愿望的。”陈成子感到愧恨，就把成地归还给鲁国。公孙宿带着他的武器和甲士进入嬴地。

【原文】

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，生悝①。孔氏之竖浑良夫，长而美，孔文子卒，通于内②。大子在戚，孔姬使之焉③。大子与之言曰：“苟使我入获国，服冕乘轩，三死无与④。”与之盟，为请于伯姬⑤。

闰月，良夫与大子入，舍于孔氏之外圃⑥。昏，二人蒙衣而乘，寺人罗御⑦，如孔氏。孔氏之老栾宁问之，称姻妾以告⑧，遂入，适伯姬氏。既食，孔伯姬杖戈而先，大子与五人介，舆豭从之⑨。迫孔悝于厕，强盟之，遂劫以登台⑩。栾宁将饮酒，炙未熟，闻乱，使告季子⑪。召获驾乘车，行爵食炙，奉卫侯辄来奔⑫。季子将入，遇子羔将出⑬，曰：“门已闭矣。”季子曰：“吾姑至焉。”子羔曰：“弗及，不践其难⑭。”季子曰：“食焉，不辟其难。”子羔遂出。子路入，及门，公孙敢门焉⑮，

曰："无入为也。"季子曰："是公孙也，求利焉而逃其难。由不然，利其禄，必救其患。"有使者出，乃入，曰："大子焉用孔悝？虽杀之，必或继之⑯。"且曰："大子无勇，若燔台半，必舍孔叔⑰。"大子闻之惧，下石乞、盂黶敌子路⑱。以戈击之，断缨⑲。子路曰："君子死，冠不免⑳。"结缨而死㉑。孔子闻卫乱，曰："柴也其来㉒，由也死矣。"

孔悝立庄公㉓。庄公害故政，欲尽去之，先谓司徒瞒成曰㉔："寡人离病于外久矣，子请亦尝之㉕。"归告褚师比㉖，欲与之伐公，不果。

〖注释〗

①孔圉：即孔文子，卫国大夫。蒯聩之姊：即孔伯姬。蒯聩，即卫庄公，卫灵公之子，在位二年。悝（kuī亏），孔悝。　②竖：即竖子，旧称童仆。内：指孔圉之妻，蒯聩之姊。　③孔姬：即孔伯姬。使之：派浑良夫。　④冕（miǎn免）：此指大夫的衣帽。轩：大夫的车子。三死：三次死罪。无与：指赦免。　⑤为请于伯姬：为太子向伯姬请求。　⑥圃：菜园。　⑦二人：指太子蒯聩和良夫。寺人罗：卫国宦官。　⑧栾宁：孔悝的家臣之长。姻妾：姻亲家的侍妾。妾，指侍妾。　⑨杖戈：拿着戈。豭（jiā家）：公猪。　⑩厕：通"侧"，旁侧的地方，犹言墙角。杜预注："孔氏专政，故劫孔悝，欲令逐辄。"登台：指登孔氏的家台，不是登卫宫中之台。　⑪炙（zhì志）：烤肉。季子：即子路，孔氏邑宰。　⑫召获：卫国大夫。一说召，为召唤；获，为人名。卫侯辄：即卫出公，卫庄公之子，前后共在位二十年。　⑬子羔：即高柴，卫国大夫，孔子弟子。　⑭戕：临，到，犹言遭受。　⑮公孙敢：孔悝的家臣。　⑯继之：接替他。　⑰燔（fán凡）：焚烧。孔叔：即孔悝。

⑱石乞、盂黶（yǎn掩）：二人是太子蒯聩的同党。　⑲断缨：斩断帽带。　⑳冠不免：帽子不能除掉，即要戴着帽子。　㉑结缨：结好帽

带。　㉒柴：高柴，即子羔。　㉓庄公：即蒯聩。　㉔故政：即旧大臣，指卫出公的大臣；又政即大政，指正卿，政亦指卿。杜预注："故政，辄之臣。"瞒成：即下年《经》记载的子还成，子还为其氏。　㉕尝之：即尝一尝。此为卫庄公要驱逐旧臣司徒瞒成。　㉖褚师比：即褚师声子，卫国大夫。此段当与下年《传》载"瞒成、褚师比出奔宋"连读。

【译文】

卫国孔圉娶太子蒯聩的姐姐为妻，生了悝。孔氏的童仆浑良夫，个子高并且长得漂亮，孔圉死后，就和孔姬私通。太子在戚地，孔姬派浑良夫前去。太子和他说："如果让我回国即位，给你大夫的冠服、车子，赦免死罪三次。"浑良夫和太子盟誓，为他向孔姬请求。

闰十二月，浑良夫和太子进入国都，住在孔氏的外面菜园里。天黑，两个人用头巾盖住脸坐着车子，寺人罗为他们驾车，到了孔氏家里。孔氏的家臣之长栾宁问他们，他们说是姻戚家的侍妾，就进了门，到孔姬那里。吃完饭，孔姬拿着戈走在前面，太子和五个人身披皮甲，车上装着公猪跟在后面。把孔悝逼到墙角处，强迫他盟誓，于是就劫持他登上了台。栾宁正要喝酒，烤肉没有熟，听到有动乱，派人告诉子路。召获驾车坐上，在车上喝酒吃肉，事奉卫侯辄逃奔来鲁国。子路正要进入国都，遇上子羔正要出奔，说："城门已经关上了。"子路说："我姑且去一趟。"子羔说："来不及了，不要去遭受祸难。"子路说：吃了他的俸禄，就不能躲避祸难。"子羔于是就出奔了。子路进城，到达孔氏大门，公孙敢在那里守门，说："不要进去做什么。"子路说："这是公孙，在这里谋求利益而躲开祸难。我不是那样，我是以自己的俸禄为利益，一定要挽救他的患难。"有使者从门里出来，子路就乘机进去，说："太子怎能用得着孔悝？即使杀了他，也一定会有人接替他。"并且说："太子没有勇气，如果放火烧台到一半，必然会

释放孔叔。”太子听见这些话很害怕，让石乞、盂黶下台敢挡子路。用戈击中子路，也斩断了子路的帽带。子路说：“君子死，帽子不能除掉。”于是子路结好帽带就死了。孔子听到卫国发生动乱，说：“柴能回来，由死去了。”

孔悝立了卫庄公。庄公认为原来的大臣靠不住，想要全部除掉，先对司徒瞒成说：“寡人在外边遭受的患难很久了，请您也尝一尝。”瞒成回去告诉褚师比，想要和他攻打庄公，没有成为事实。

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十六年春①，瞒成，褚师比出奔宋。

卫侯使鄢武子告于周，曰：“蒯聩得罪于君父君母，逋窜于晋②。晋以王室之故，不弃兄弟，寘诸河上③。天诱其衷，获嗣守封焉，使下臣肸敢告执事④。”王使单平公对曰⑤：“肸以嘉命，来告余一人⑥。往谓叔父：余嘉乃成世，复尔禄次⑦。敬之哉！方天之休，弗敬弗休，悔其可追⑧？”

夏四月己丑⑨，孔丘卒。公诔之曰：“旻天不吊，不慭遗一老⑩。俾屏余一人以在位，茕茕余在疚⑪。呜呼哀哉！尼父，无自律⑫。”子赣曰：“君其不没于鲁乎⑬！夫子之言曰：‘礼失则昏，名失则愆⑭。’失志为昏，失所为愆。生不能用，死而诔之，非礼也；称一人⑮，非名

也。君两失之。”

六月，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，重酬之，大夫皆有纳焉⑯。醉而送之，夜半而遣之⑰。载伯姬于平阳而行，及西门，使贰车反祏于西圃⑱。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，新登于公⑲。请追之，遇载祏者，杀而乘其车⑳。许公为反祏㉑，遇之，曰：“与不仁人争明㉒，无不胜。”必使先射，射三发，皆远许为㉓。许为射之，殪㉔。或以其车从，得祏于橐中㉕。孔悝出奔宋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六年：鲁哀公十六年（公元前479年）。　②蒯聩：卫庄公的名。　逋（bū晡）：逃亡。　③河上：黄河边上。　④封：封地。胖：即鄢武子。　⑤单平公：周王卿士。　⑥余一人：周王自称，即我。　⑦叔父：周王对同姓诸侯称叔父。　禄次：即禄位。　⑧其：用作岂，哪里。追：追悔。　⑨四月己丑：四月十一日。　⑩诔（lěi耒）：犹今致悼辞。　旻（mín民）天：上天。　愁：暂且。　⑪俾：使。　屏：捍蔽，捍卫。　茕茕（qióng穷）：孤独无依貌。　疚：指忧愁成疾。　⑫无自律：没有律己的榜样。　⑬不没于鲁：不能死于鲁国，即不能在鲁国善终。　⑭愆（qiān牵）：过错。　⑮称一人：天子称一人，诸侯称一人为失掉名分。　⑯平阳：卫国地名（在今河南滑县东南），距卫都约七十余里。纳：犹言赠送。　⑰遣之：把他打发走。　⑱伯姬：孔悝之母。杜预注：“载其母俱去。”　西门：平阳门。　贰车：即副车。祏（shí石）：古代宗庙中藏神主的石盒，一说指宗庙中的神主。　西圃：孔氏庙所在地。　⑲子伯季子：本为孔悝的家臣，卫庄公即位升为己臣。新登于公：新近晋升为国君之臣，即升为大夫。　⑳杀而乘其车：指子伯季子杀了载祏者坐上他的车子。　㉑许公为：孔悝臣。　㉒不仁人：指子伯季子。　争明：争强，即争高低。　㉓许为：即许公为。　㉔殪：死，此指射死。许公为一箭便射中子伯季子。　㉕橐：袋子。

【译文】

鲁襄公十六年春天，瞒成、褚师比逃奔到宋国。

卫侯派鄢武子向周室报告，说："蒯聩得罪了君父君母，逃窜到晋国。晋国由于王室的缘故，不抛弃兄弟，把蒯聩定置在黄河边上。上天开恩诱导，得以继承保有封地，派下臣胙谨向执事报告。"天子派单平公回答说："胙把好消息，带来告诉我。回去对叔父说：我赞许你继承先世，恢复你的禄位。要恭敬啊！上天才能赐给福禄，不恭敬上天就不赐给福禄，后悔怎么来得及？"

夏季四月十一日，孔丘死。哀公致悼辞说："上天不肯善待，不肯暂时留下这位国老，让他捍卫我一人居于君位，我孤独无依忧愁成疾。呜呼哀哉！尼父，我失去了律己的榜样。"子赣说："国君大概不能在鲁国善终吧！他老人家的话说：'礼仪丧失就要昏暗，名分丧失就要有过错。'失去意志是昏暗，失去身份是过错。活着不能任用，死了而致悼辞，这是不合于礼仪；自称一人，这是不合于名分。国君把两样都丧失了。"

六月，卫侯在平阳招待孔悝饮酒，丰厚地酬赏他，对大夫都有赠送。喝醉了送走他，半夜把他打发走。孔悝到平阳用车子载了伯姬动身，到达西门，派副车回到西圃去取宗庙中的神主盒子。子伯季子起初是孔氏的家臣，新近晋升为卫侯的大夫。请求追赶孔悝，路上遇到载神主的人，便杀了他坐上他的车子。许公为回去迎接神主盒，遇到子伯季子，许公为说："和不仁的人争高低，没有不胜的。"一定要让子伯季子先射，射了三箭，都落到离许公为远远的地方。许公为射他，只一箭就射死了。有人乘车子跟上去，在袋子里得到了神主盒。孔悝逃奔到宋国。

【原文】

楚大子建之遇谗也，自城父奔宋① 。又辟华氏之乱

于郑②，郑人甚善之。又适晋，与晋人谋袭郑，乃求复焉③。郑人复之如初。晋人使谍于子木，请行而期焉④。子木暴虐于其私邑，邑人诉之。郑人省之，得晋谍焉，遂杀子木。其子曰胜，在吴，子西欲召之。叶公曰⑤："吾闻胜也诈而乱，无乃害乎？"子西曰："吾闻胜也信而勇，不为不利，舍诸边竟，使卫藩焉⑥。"叶公曰："周仁之谓信，率义之谓勇⑦。吾闻胜也好复言，而求死士，殆有私乎⑧？复言，非信也；期死⑨，非勇也。子必悔之。"弗从，召之，使处吴竟，为白公⑩。请伐郑。子西曰："楚未节也⑪。不然，吾不忘也。"他日，又请，许之。未起师，晋人伐郑，楚救之，与之盟。胜怒曰："郑人在此，仇不远矣。"

胜自厉剑⑫，子期之子平见之，曰："王孙何自厉也？"曰："胜以直闻，不告女，庸为直乎⑬？将以杀尔父⑭。"平以告子西。子西曰："胜如卵，余翼而长之⑮。楚国第⑯，我死，令尹、司马，非胜而谁？"胜闻之曰："令尹之狂也！得死，乃非我⑰。"子西不悛⑱。胜谓石乞曰⑲："王与二卿士⑳，皆五百人当之，则可矣。"乞曰："不可得也。"曰㉑："市南有熊宜僚者，若得之，可以当五百人矣。"乃从白公而见之，与之言，说。告之故，辞㉒。承之以剑，不动。胜曰："不为利诒，不为威惕㉓，不泄人言以求媚者，去之。"

吴人伐慎㉔，白公败之。请以战备献㉕，许之，遂

作乱。秋七月，杀子西、子期于朝，而劫惠王㉖。子西以袂掩面而死㉗。子期曰："昔者吾以力事君，不可以弗终㉘。"抉豫章以杀人而后死㉙。石乞曰："焚库弑王，不然不济。"白公曰："不可。弑王不祥，焚库无聚㉚，将何以守矣？"乞曰："有楚国而治其民，以敬事神，可以得祥，且有聚矣，何患？"弗从。

【注释】

①大子建：又称楚建，楚国太子。　自城父奔宋：在昭公十九年。

②辟华氏之乱于郑：在昭公二十年。　③求复：要求回到郑国。

④子木：太子建的字。　请行：指晋国间谍请求回晋国。　⑤叶公：字子高，又称沈诸梁，叶公诸梁，楚国大夫。　⑥使卫藩：让他捍卫边境。　⑦周仁：亲近仁爱，即符合仁爱。　率义：遵循道义。　⑧复言：实践诺言，即出言必行。　私：私心。　⑨期死：必死，即不怕死。　⑩白公：胜的号。白，楚国邑名（在今河南息县东），是楚国靠近吴国的县邑。　⑪未节：指楚国政令未得节制，即一切政事还未正常化。　⑫厉剑：磨剑。　⑬庸：岂。　⑭尔父：指子期。　⑮翼而长之：杜预注："以鸟为喻。"　⑯第：次第。楚国第，按楚国任用人材的次第。　⑰得死：得到好死。　乃非我：我就不是我。言外之意他非杀死子西不可。　⑱悛（quān圈）：发觉。《小尔雅·广言》："悛，觉也。"一说悛，悔改。　⑲石乞：胜之党徒。　⑳二卿士：指令尹子西、司马子期。　㉑曰：以下还是石乞说的话。　㉒辞：推辞，即拒绝。　㉓威惕：威胁。　㉔慎：楚国地名（在今安徽颍上县西北）。

㉕战备：战时的装备。献：奉献俘虏。此言白公请求不解除军队的武装，押着俘虏在鄢都奉献。　㉖惠王：名章，楚昭王之子，在位五十七年。　㉗袂（mèi妹）：衣袖。　掩面：表示自惭之意。　㉘弗终：即有始无终。　㉙抉（jué决）：拔起。　豫章：即樟木。　㉚聚：物资，一说积蓄。

【译文】

楚国太子建遭到诬陷的时候，从城父逃奔到宋国。又为躲避宋国华氏之乱到了郑国，郑国人待他很好。又到晋国，和晋国人谋划袭击郑国，为此他又要求回到郑国。郑国人待他象以前一样。晋国人派间谍和太子建联系，间谍定下袭郑日期就请求回晋国。太子建在他的封邑里很暴虐，封邑的人告发他。郑国人到他家查问，发现了晋国间谍，于是就杀了太子建。太子建的儿子名叫胜，在吴国，子西想要召他回来。叶公说："我听说胜这个人狡诈并好作乱，只怕有祸害吧？"子西说："我听说胜这个人诚信而勇敢，不做没有利的事情，把他安置在边境，让他保卫边疆。"叶公说："亲近仁爱叫做诚信，遵循道义叫做勇敢。我听说胜这个人务求实践诺言，又遍求不怕死的人，恐怕是有私心吧？不管什么话都要实践，这不是诚信；不管什么事都不怕死，这不是勇敢。您一定会后悔的。"子西不听，把胜召回来，让他住在和吴国接壤的地方，号为白公。胜请求攻打郑国。子西说："楚国一切政事还未正常。不是这样，我是不会忘记的。"过了些日子，胜又请求，子西同意了。还没有发兵，晋国人攻打郑国，楚国却救援郑国，并和郑国结盟。白公胜大怒说："郑国人就在这里，仇人不在远处了。"

白公胜亲自磨剑，子期的儿子平见到，说："王孙为什么亲自磨剑？"他说："胜是以爽直闻名，不告诉你，怎能算得上爽直呢？我要杀你的父亲。"平把这些话报告子西。子西说："胜就象鸟蛋，我翼孵而使他长大。按楚国任用人的次第，我死了，令尹、司马，不是胜还是谁呢？"白公胜听到子西的话说："令尹真狂妄啊！他要得好死，我就不是我。"子西还是没有觉察。白公胜对石乞说："君王和二卿士，用五百人对付，就行了。"石乞说："五百人是找不到的。"又说："市场南边有个叫熊宜僚的人，如果得到他，可以抵五百个人了。"石乞就跟从白公胜去见熊宜僚，和他谈话，很高兴。石乞把来意告诉熊宜僚，宜僚拒绝。把剑

架在熊宜僚的脖子上，他一动不动。白公胜说："这是不为利诱，不怕威胁，不泄漏别人的话去讨好的人，离开这里吧。"

吴国人攻打楚国慎地，白公胜打败了吴国。他请求不解除军队武装献纳俘虏，楚王同意了，于是白公胜就乘机作乱。秋季七月，在朝廷上杀了子西、子期，并劫持了楚惠王。子西用衣袖遮盖着脸而死去。子期说："过去我用勇力事奉君王，不可以有始无终。"拔起一株樟树打死了敌人然后死去。石乞说："烧掉府库杀死君王，不这样不能成功。"白公胜说："不行。杀死君王不吉祥，焚烧府库没有物资，将要用什么来保有楚国？"石乞说："有了楚国而治理百姓，用恭敬事奉神灵，可以得到吉祥，而且还有物资，怕什么？"白公胜没有听从。

【原文】

叶公在蔡①，方城之外皆曰："可以入矣。"子高曰："吾闻之，以险徼幸者，其求无餍，偏重必离②。"闻其杀齐管修也，而后入③。

白公欲以子闾为王④，子闾不可，遂劫以兵。子闾曰："王孙若安靖楚国，匡正王室，而后庇焉，启之愿也⑤，敢不听从？若将专利以倾王室，不顾楚国，有死不能。"遂杀之，而以王如高府，石乞尹门⑥。圉公阳穴宫，负王以如昭夫人之宫⑦。叶公亦至，及北门，或遇之，曰："君胡不胄⑧？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。盗贼之矢若伤君，是绝民望也。若之何不胄？"乃胄而进。又遇一人曰："君胡胄？国人望君如望岁焉，日日以几⑨。若见君面，是得艾也⑩。民知不死，其亦夫有奋心⑪。犹

将旌君以徇于国⑫，而又掩面以绝民望，不亦甚乎？”乃免胄而进。遇箴尹固，帅其属将与白公⑬。子高曰：“微二子者⑭，楚不国矣。弃德从贼，其可保乎？”乃从叶公。使与国人以攻白公。白公奔山而缢，其徒微之⑮。生拘石乞而问白公之死焉，对曰：“余知其死所，而长者使余勿言⑯。”曰：“不言将烹。”乞曰：“此事克则为卿，不克则烹，固其所也。何害？”乃烹石乞。王孙燕奔颍黄氏⑰。沈诸梁兼二事，国宁，乃使宁为令尹，使宽为司马⑱，而老于叶。

【注释】

①蔡：杜预注：“蔡迁州来，楚并其地。”　②徼幸：指侥幸成功。偏重：即不公平。　③管修：齐国管仲的七世孙，自齐至楚，为楚国贤大夫。而后入：叶公听说白公杀了贤大夫管修，知道他不能成事，故言“而后入。”　④子闾：楚平王之子，他曾经五次辞去王位。　⑤启：子闾的名。　⑥高府：楚之别府，一说是楚国储藏粮食的府库。尹门：即守门。　⑦圉公阳：楚国大夫。昭夫人：楚昭王之妻，楚惠王之母。　⑧胄：头盔。　⑨望岁：盼望收成。以几：盼望你来。几，通“冀”，企望。　⑩艾：安心。　⑪夫：犹言人，指国都每个人，即人人。奋心：奋战之心。　⑫旌：表扬，宣扬。　⑬箴尹固：又作鍼尹固，见定公四年注。　⑭二子：指子西、子期。　⑮微之：把他藏匿起来。　⑯长者：指白公胜。　⑰公孙燕：白公胜之弟。颍（qiú求，又读kuí葵）：黄氏：吴国地名（在今安徽宣城县境）。　⑱兼二事：兼令尹、司马二职。宁：子西之子，字子国。宽：子期之子。

【译文】

叶公住在蔡地，方城山外边的人都说：“可以进兵国都了。”叶公说：“我听说，用冒险而侥幸成功的，他的欲望不会满足，

办事不公平百姓一定离心。”听到白公胜杀了齐国管修，然后才进入郢都。

白公胜想要让子闾做楚王，子闾不答应，就用武力劫持他。子闾说：“王孙如果安定楚国，匡正王室，然后对启加以庇护，这是启的愿望，岂敢不听从？如果要专谋私利来倾覆王室，置楚国于不顾，那么启宁死不从。”于是白公胜就杀了子闾，带着惠王到高府，石乞守门。圉公阳在宫墙上挖开一个洞，背着惠王到了昭夫人的宫中。这时叶公也来到，到达北门，有人遇上他，说：“您为什么不戴上头盔？国人盼望您好象盼望慈爱的父母。盗贼的箭如果伤害您，这就使百姓绝望了。为什么不戴上头盔？”于是叶公就戴上头盔前进。又遇上一个人说：“您为什么戴上头盔？国人盼望您好象盼望一年的收成，天天盼望您来。如果见到您的面，这就会安心了。百姓知道不再有生命危险，人人就会有奋战之心。还要在都城里把您的名字和功勋向众宣扬，可是您又把脸遮掩起来而绝民望，不也太过分了吗？”于是叶公就脱下头盔前进。遇到箴尹固，率领他的部下要去帮助白公胜。叶公说：“如果没有子西和子期两位，楚国就不是国家了。抛弃德行跟从盗贼，难道可以保身吗？”箴尹固就跟随叶公。叶公派他和国人攻打白公胜。白公胜逃到山上上吊而死，他的部下把尸体藏起来。叶公活捉石乞追问白公胜的尸体。石乞回答说：“我知道他的尸体藏的地方，但是白公让我别说。”叶公说：“不说就烹了你。”石乞说：“这件事成功就是卿，不成功就被烹，这本来是应有的结果，有什么妨碍？”于是就烹了石乞。王孙燕逃奔到颍黄氏。叶公兼任令尹、司马二职，国家安宁以后，就让宁做令尹，让宽做司马，自己在叶地退休养老。

【原文】

卫侯占梦，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，不得，与卜人

比①，而告公曰："君有大臣在西南隅，弗去，惧害。"乃逐大叔遗。遗奔晋。

卫侯谓浑良夫曰："吾继先君而不得其器，若之何？"良夫代执火者而言曰②："疾与亡君③，皆君之子也。召之而择材焉可也。若不材，器可得也④。"竖告大子⑤。大子使五人舆豭从己，劫公而强盟之⑥，且请杀良夫。公曰："其盟免三死⑦。"曰："请三之后，有罪杀之。"公曰："诺哉⑧！"

【注释】

①大叔儀子：又称太叔遗，卫国大夫。　②执火者：即执烛的人。杜预注："将密谋，屏左右。"　③疾：太子的名。亡君：即卫出公，名辄，庄公之子，孔悝纳庄公，辄逃亡鲁国。　④器可得：召辄回来，如果不材，可废其身而得其器。　⑤大子：即太子疾。　⑥豭（jiā家），公猪。强盟之：强迫和他盟誓。　⑦其盟免三死：杜预注："盟在十五年。"　⑧诺哉：此段与下年开始段，实为一段，宜连读。

【译文】

卫侯占卜他做的梦，他的宠臣向太叔儀子要酒，没有得到，就和卜人勾结，告诉卫侯说："君王有大臣在城的西南角上住，不去掉他，恐怕有危害。"于是就驱逐了太叔儀子。太叔儀子逃亡到晋国。

卫侯对浑良夫说："我继承了先君而没有得到他的宝器，怎么办？"浑良夫让执烛的人出去自己代他执烛然后说："疾和逃亡在外的国君，都是君王的儿子。召他回来可以选择。如果没有才能就废掉他，宝器就可以得到了。"童仆密报太子疾。太子疾派五个人用车子装着公猪跟着自己，劫持卫侯强迫和他盟誓，并且请求杀掉浑良夫。卫侯说："和他盟誓说过赦免三次死罪。"

太子疾说:"请在三次以后，再有罪就杀掉他。"卫侯说:"好啊!"

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十七年春，卫侯为虎幄于藉圃，成，求令名者而与之始食焉①。大子请使良夫。良夫乘衷甸两牡②，紫衣狐裘。至，袒裘③，不释剑而食。大子使牵以退，数之以三罪而杀之④。

三月，越子伐吴。吴子御之笠泽，夹水而陈⑤。越子为左右句卒，使夜或左或右，鼓譟而进⑥。吴师分以御之。越子以三军潜涉，当吴中军而鼓之⑦，吴师大乱，遂败之。

晋赵鞅使告于卫曰:"君之在晋也，志父为主⑧。请君若大子来，以免志父。不然，寡君其曰志父之为也。"卫侯辞以难，大子又使椓之⑨。夏六月，赵鞅围卫。齐国观、陈瓘救卫，得晋人之致师者⑩。子玉使服而见之⑪，曰:"国子实执齐柄，而命瓘曰:'无辟晋师'，岂敢废命？子又何辱?"简子曰:"我卜伐卫，未卜与齐战。"乃还。

楚白公之乱，陈人恃其聚而侵楚⑫。楚既宁，将取陈麦。楚子问帅于大师子穀与叶公诸梁⑬。子穀曰:"右领差车与左史老⑭，皆相令尹、司马以伐陈，其可使

也。”子高曰：“率贱⑮，民慢之，惧不用命焉。”子穀曰：“观丁父，鄀俘也，武王以为军率，是以克州、蓼，服随、唐，大启群蛮⑯。彭仲爽，申俘也，文王以为令尹，实县申、息，朝陈、蔡，封畛于汝⑰。唯其任也，何贱之有？”子高曰：“天命不谄⑱，令尹有憾于陈，天若亡之，其必令尹之子是与，君盍舍焉⑲？臣惧右领与左史有二俘之贱，而无其令德也。”王卜之，武城尹吉⑳。使帅师取陈麦。陈人御之，败，遂围陈。秋七月己卯，楚公孙朝帅师灭陈。

王与叶公枚卜子良以为令尹㉑。沈尹朱曰：“吉，过于其志㉒。”叶公曰：“王子而相国，过将何为㉓？”他日，改卜子国而使为令尹㉔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七年：鲁哀公十七年（公元前478年）。虎幄：用虎兽皮装饰的幄幕，一说刻有虎纹装饰的小木屋。藉圃：园圃名。始食：吃第一顿饭。

②衷甸：一辕的车子。两牡：两匹公马。　③袒：敞开。　④数之以三罪：举出三条罪状，参阅上年的末段。　⑤笠泽：即今天的太湖，东西三百余里，南北一百二十里，周围五百余里，介于今江苏吴江、吴县、无锡、武进、宜兴及浙江吴兴六县之间。有人认为笠泽就是吴淞江。夹水：隔水。　⑥句卒：支队，句，同“勾”。鼓譟（zào造）：擂鼓呐喊。譟：群呼烦扰。　⑦潜涉：偷偷渡江。当吴中军：正面冲击吴国的中军。　⑧主：主人。　⑨椓（zhuó酌）：通“诼（zhuó酌）”，毁谤，中伤。　⑩国观：国书之子，齐国大夫。陈瓘（guàn灌）：见襄公十一年注。致师者：挑战的人。　⑪子玉：即陈瓘。服：指穿上原来的衣服。　⑫聚：积蓄，犹言物资力量。　⑬大师子穀：子穀为楚太师。

⑭右领、左史：楚国官名。杜预注：“右领、左史，皆楚贱官。”　⑮率

贱：犹言这两个人都是被俘虏过的贱官。 ⑯武王：即楚武王。军率：即军帅。 ⑰彭仲爽：他做令尹当在斗祁之后，子元之前。文王：即楚文王。实县申、息：杜预注："楚文王灭申、息以为县。"朝陈、蔡：使陈、蔡两国来朝。封畛（zhěn诊）：疆界，即开拓疆界。汝：汝水。 ⑱诒（tāo滔）：疑惑，怀疑。 ⑲盍舍焉：何不舍弃他们，指舍弃右领和左史。一说舍解为舍置，指任命子西之子。 ⑳武城尹：即子西之子公孙朝。 ㉑枚卜：一一占卜，古代占卜选官，故泛指选官为枚卜。子良：楚惠王之弟。 ㉒沈尹朱：即子朱，楚国太宰。 ㉓过将何为：超过令尹地位将要做什么？ ㉔子国：即宁，子西之子。此处又叙述宁为令尹，与上年"使宁为令尹"，实际是一事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七年春天，卫侯在藉圃建造一座用虎兽皮装饰的幄幕，造成了，寻找一位有好名声的人和他在里边吃第一顿饭。太子疾请求找浑良夫。浑良夫坐着两匹公马驾着一辕的车子，穿着紫色衣服和狐皮袍。来到以后，敞开皮袍，没有解下剑就吃饭。太子派人牵着他退下，举出三条罪状就杀了他。

三月，越王率兵攻打吴国。吴王在笠泽抵抗，隔水摆开阵势。越王编成左右支队，让他们在夜里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，击鼓呐喊前进。吴军分兵抵御。越王率领三军偷偷渡江，击起战鼓正面冲击吴国的中军，吴军大乱，于是越军打败了吴军。

晋国赵鞅派人告诉卫国说："君王在晋国的时候，志父是主人。现在请君王或者太子来一趟，免除志父的罪过。不这样，寡君恐怕会说这是志父授意这样做的。"卫侯以国内有祸难加以推辞，太子疾又派人在使者面前毁谤赵鞅。夏季六月。赵鞅率兵包围卫国。齐国国观、陈瓘救援卫国，俘虏了晋国单车挑战的人。陈瓘让被俘的人穿上原来的衣服然后接见他，说："国子掌握齐国政权，命令瓘说：'不要回避晋军'，我怎敢废弃这个命令？您又有什么耻辱？"赵鞅说："我占卜攻打卫国，没有占卜，

和齐国作战。”于是就撤兵回国。

楚国白公动乱的时候，陈国人仗着他们的积蓄侵袭楚国。楚国安定以后，打算强割陈国的麦子。楚王向太师子穀和叶公诸梁询问统帅的人选。子穀说：“右领差车和左史老，都辅佐过令尹、司马攻打陈国，大概是可以派遣的。”子高说：“这两个人都是被俘过的贱官，百姓轻慢他们，怕不会听从命令。”子穀说：“观丁父，做过鄀国俘虏，武王让他做军帅，因此战胜州国、蓼国，使随国、唐国顺服，大大地开导了各部蛮人。彭仲爽，做过申国俘虏，文王让他做令尹，使申国、息国成为楚国的两县，使陈国、蔡国前来朝见，开拓封疆到达汝水。只要他们能胜任，有什么卑贱不卑贱呢？”子高说：“上天的命令不容怀疑，令尹对陈国有遗恨，上天如果要灭亡陈国，恐怕一定会是令尹的儿子去完成，您何不舍弃他两个人？我害怕右领和左史各有俘虏的卑贱，而没有他们的美德。”楚王占卜，武城尹公孙朝吉利。派他率领军队夺取陈国的麦子。陈国人抵抗，战败，公孙朝就包围了陈国。秋季七月初八，楚国公孙朝率军灭掉陈国。

楚王和叶公占卜子良做令尹。沈尹朱说：“吉利，他的志望超过国相。”叶公说：“王子去辅佐国王，志望超过令尹地位要做什么？”过了些时候，改卜子国而让他做了令尹。

【原文】

卫侯梦于北宫，见人登昆吾之观①，被发北面而噪曰：“登此昆吾之虚，绵绵生之瓜②。余为浑良夫，叫天无辜③。”公亲筮之，胥弥赦占之④，曰：“不害。”与之邑，置之⑤，而逃奔宋。卫侯贞卜⑥，其繇曰：“如鱼鬻尾，衡流而方羊⑦。裔焉大国⑧，灭之，将亡。阖门塞窦，乃自后逾⑨。”

冬十月，晋复伐卫，入其郛。将入城，简子曰："止。叔向有言曰，怙乱灭国者无后⑩。"卫人出庄公而与晋平，晋立襄公之孙般师而还⑪。十一月，卫侯自鄄入⑫，般师出。

初，公登城以望，见戎州⑬。问之，以告。公曰："我姬姓也，何戎之有焉？"翦之⑭。公使匠久⑮。公欲逐石圃，未及而难作⑯。辛巳，石圃因匠氏攻公⑰，公阖门而请，弗许。逾于北方而队，折股⑱。戎州人攻之，大子疾、公子青逾从公⑲，戎州人杀之。公入于戎州已氏⑳。初，公自城上见已氏之妻发美，使髡之，以为吕姜髢㉑。既入焉，而示之璧，曰："活我，吾与女璧。"已氏曰："杀女，璧其焉往？"遂杀之，而取其璧。卫人复公孙般师而立之㉒。十二月，齐人伐卫，卫人请平。立公子起，执般师以归，舍诸潞㉓。

公会齐侯，盟于蒙，孟武伯相㉔。齐侯稽首，公拜。齐人怒，武伯曰："非天子，寡君无所稽首。"武伯问于高柴曰㉕："诸侯盟，谁执牛耳？"季羔曰："鄫衍之役㉖，吴公子姑曹；发阳之役，卫石魋㉗。"武伯曰："然则彘也。"

宋皇瑗之子麋，有友曰田丙，而夺其兄鄹般邑以与之㉘。鄹般愠而行，告桓司马之臣子仪克㉙。子仪克适宋，告夫人曰："麋将纳桓氏㉚。"公问诸子仲㉛。初，子仲将以杞姒之子非我为子㉜。麋曰："必立伯也，是良

材。”子仲怒，弗从，故对曰：“右师则老矣，不识廉也。”公执之。皇瑗奔晋，召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北宫：卫侯在北边的寝宫。孔颖达疏认为是卫侯的别宫。昆吾之观：在北宫之南，建筑在昆吾的旧址上，故称昆吾之观。　②绵绵：不断貌，即绵延不断。　③叫天无辜：卫侯与浑良夫盟誓当免三死，而太子疾为一时之事数三条罪状，杀了浑良夫，故卫侯梦见他“叫天无辜”。　④胥弥赦：卫国筮史。　⑤置：弃置，废置，犹言没有接受。　⑥贞卜：即占卜。贞，问卜。　⑦窥（chēng称）：红色。衡流：即横流。衡，同“横”。方羊：犹言彷徨。　⑧裔：边，此犹言靠近。　⑨阖：关，闭。　⑩怙（hù户）乱：依仗动乱。　⑪般师：仅在位一个月，就被逐出。　⑫鄄（juàn绢）：本是卫国城邑，此时已属于齐国。　⑬戎州：指戎人在卫国内的居邑。　⑭翦之：把戎州毁平。　⑮匠：匠人，即工匠。久：担负劳役时间过久。　⑯石圃：卫卿。难作：攻打庄公之事发生了。　⑰辛巳：十一月十二日。因匠氏：和匠人结合，即联合匠人。　⑱北方：即北面的墙。　⑲公子青：庄公之子，太子疾之弟。　⑳己氏：戎人的姓。　㉑髡（kūn坤）：古代一种截去犯人头发的刑罚，此指剪掉，剃去。吕姜：卫庄公的夫人。髢（dí敌）：假发。　㉒公孙般师：即般师，晋伐卫后驱逐般师，此时卫人又恢复般师君位。　㉓公子起：卫灵公之子。齐人伐卫立公子起，般师又被齐人拘捕。潞（lù路）：齐国邑名（可能在齐都郊外）。　㉔齐侯：即齐平公，名骜（ào奥，又读áo熬），悼公之子，简公之弟，在位三十五年。蒙：地名（在今山东蒙阴县东）。孟武子：即孟孺子泄，鲁国大夫。　㉕高柴：又称季羔，孔丘弟子，鲁臣。　㉖鄫衍之役：杜预注：“鄫衍在七年。”　㉗发阳之役：见哀公十二年。石魋（tuí颓）：石曼姑之子，卫国大夫。　㉘皇瑗：宋国右师。鄭般：廉之兄。鄭，音谗。　㉙愠（yùn运）：含怒，怨恨。子仪克：桓魋的家臣。　㉚夫人：宋景公之母。桓氏：宋国大族之一。　㉛子仲：即皇野，宋国大夫。　㉜杞妪：子仲之妻。以非我为子：把非我立为嫡子。

【译文】

卫侯在北宫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人登上昆吾之观，披头散发脸朝着北面叫嚷说："登上这昆吾之墟，有绵延不断的大瓜小瓜生长。我是浑良夫，向上天呼诉无辜。"庄公亲自占筮，胥弥赦占测，说："没有妨碍。"封给胥弥赦城邑，没有接受，便逃奔到宋国。卫侯又占卜，繇辞说："象一条红尾巴鱼，横穿急流犹豫彷徨。靠近大国，消灭它，将要灭亡。闭门塞洞，就越过后墙。"

冬季十月，晋国再次攻打卫国，攻进了它的外城。将要攻进内城，赵简子说："停止。叔向说过，依仗动乱灭亡别国的没有后嗣。"卫国人赶走了庄公和晋国媾和，晋国人立了卫襄公的孙子般师为君然后回国。十一月，卫庄公从郫地回国，般师出走。

起初，卫庄公登上城楼眺望，远远望见戎州。问左右随从是什么地方，告诉他是戎人的居邑。庄公说："我是姬姓的国家，为什么还有戎人在那里住？"于是就派人毁平了戎州。庄公使用匠人劳役时间过久。庄公想要驱逐国卿石圃，还未来得及下手而祸难就发生了。十月十二日，石圃联合匠人攻打庄公，庄公闭门请求饶命，众人不答应。庄公跳越北墙掉下去，折断了大腿骨。这时戎州人也攻打庄公，太子疾、公子青跳墙跟随着庄公逃跑，被戎人追上杀了。庄公逃进戎州己氏家里。起初，庄公从城上看见己氏的妻子头发很漂亮，派人剪下来，给自己夫人吕姜做假发。这时庄公逃到己氏家里，拿出块璧玉给己氏看，说："救我的命，我给你这块璧玉。"己氏说："杀了你，璧玉难道还会跑到哪去吗？"于是己氏就杀掉了卫庄公，并获得了他的璧玉。卫国人让公孙般师回来并立他为君。十二月，齐人攻打卫国，卫国人请求媾和。齐人立了公子起为卫君，拘捕了般师回去，让他住在潞地。

哀公会见齐侯，在蒙地结盟，孟武伯做相礼。齐侯叩头，

哀公弯腰拜谢。齐人很生气，孟武伯说："不是天子，寡君没法叩头。"孟武伯问高柴说："诸侯结盟，谁执牛耳？"高柴说："鄫衍那次结盟，执牛耳的是吴国公子姑曹；发阳那次结盟，是卫国石魋。"孟武伯说："那么这次就是我了。"

宋国皇瑗的儿子麋，有个朋友叫田丙，麋夺取了他哥哥鄻般的封邑给田丙。鄻般含怒出走，告诉桓司马的家臣子仪克。子仪克到宋国都城，告诉夫人说："麋将要接纳桓氏。"宋公询问子仲。起初，子仲打算把杞姒生的儿子非我做嫡子。麋说："一定要立老大，这是良材。"子仲很生气，没有听从，所以这次回答说："右师已经老了，对麋不了解。"宋公拘捕了麋。皇瑗逃奔到晋国，宋公又把他召回来。

十八年

【原文】

十八年春①，宋杀皇瑗。公闻其情，复皇氏之族，使皇缓为右师②。

巴人伐楚，围鄾③。初，右司马子国之卜也，观瞻曰④："如志。"故命之。及巴师至，将卜帅。王曰："宁如志⑤，何卜焉？"使帅师而行，请承⑥。王曰："寝尹、工尹，勤先君者也⑦。"三月，楚公孙宁、吴由于、薳固败巴师于鄾，故封子国于析⑧。君子曰："惠王知志。《夏书》曰：'官占，唯能蔽志，昆命于元龟⑨。'其是之谓乎！《志》曰：'圣人不烦卜筮⑩。'惠王其有焉。"

夏，卫石圃逐其君起，起奔齐。卫侯辄自齐复归，

逐石圃而复石魋与大叔遗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八年：鲁哀公十八年（公元前477年）。 ②皇缓：杜预注认为是皇瑗的从子（侄儿）。而孔颖达疏："《世族谱》：瑗，皇父充石八世孙；缓，充石十世孙，则为从孙，非从子。二者必有一误。" ③鄾（yōu优）：楚国邑名（在今湖北襄阳旧城东北）。 ④子国：子西之子。杜预注："子国未为令尹时，卜为右司马，得吉兆，如其志。"观瞻：楚国开卜大夫观从之后。 ⑤宁：即子国，又称公孙宁。 ⑥承：辅佐，即副手。 ⑦寝尹、工尹：都是楚国官名，此指寝尹吴由于、工尹固（即遠固），都在吴楚柏举之战中有功。勤先君：为先君勤劳，即为先君出力。 ⑧析：见僖公二十五年《传》并注。 ⑨官占：卜筮之官。蔽：判断。昆：后，犹言然后。 ⑩不烦：不烦扰，不纠缠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八年春天，宋国杀了皇瑗。宋公听说他们的情况，恢复了皇氏的家族，派皇瑗做右师。

巴人攻打楚国，包围鄾地。起初，右司马子国占卜，观瞻说："符合你的意愿。"所以就命他做了右司马。等到巴军来到，要占卜统帅人选。楚王说："宁符合意愿，还占卜什么？"派宁率领军队出行，请求任命副手。楚王说："寝尹、工尹，都是为先君出过力的人。"三月，楚国公孙宁、吴由于、遠固在鄾地击败巴军，所以把析地给子国做封邑。君子说："惠王了解人的意愿。《夏书》说：'卜筮官，只能推断人的意愿，然后才使用龟甲。'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！《志》说：'圣人用不着卜筮。'楚惠王大概就能这样。"

夏天，卫国石圃驱逐了他的国君起，起逃奔到齐国。卫侯辄从齐国再次回国，驱逐了石圃而恢复了石魋和太叔遗的官职。

十九年

【原文】

十九年春，越人侵楚，以误吴也①。夏，楚公子庆、公孙宽追越师至冥②，不及，乃还。

秋，楚沈诸梁伐东夷，三夷男女及楚师盟于敖③。

冬，叔青如京师，敬王崩故也④。

【注释】

①十九年：鲁哀公十九年（公元前476年）。误吴：使吴不备，即迷惑吴国。　②冥：越地（在今安徽广德县东南）。　③三夷：当在今浙江宁波、台州、温州三地区之间。敖：东夷地名（在浙江滨海处）。　④叔青：叔还之子，鲁国大夫。敬王：即周敬王，周景王之子，在位四十四年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十九年春天，越人侵袭楚国，是为了迷惑吴国。夏天，楚国公子庆、公孙宽率兵追赶越军到达冥地，没有追上，就撤兵回去了。

秋天，楚国沈诸梁攻打东夷，三夷的男女和楚军在敖地结盟。

冬天，叔青到京师，是由于周敬王死去的缘故。

二十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年春，齐人来征会①。夏，会于廪丘②，为郑

故，谋伐晋。郑人辞诸侯。秋，师还。

吴公子庆忌骤谏吴子曰③："不改，必亡。"弗听。出居于艾④，遂适楚。闻越将伐吴，冬，请归平越，遂归。欲除不忠者以说于越⑤。吴人杀之⑥。

十一月，越围吴，赵孟降于丧食⑦。楚隆曰⑧："三年之丧，亲暱之极也。主又降之，无乃有故乎？"赵孟曰："黄池之役，先主与吴王有质⑨，曰：'好恶同之。'今越围吴，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，非晋之所能及也，吾是以为降。"楚隆曰："若使吴王知之，若何？"赵孟曰："可乎？"隆曰："请尝之。"乃往。先造于越军，曰："吴犯间上国多矣，闻君亲讨焉，诸夏之人莫不欣喜，唯恐君志之不从⑩，请入视之。"许之。告于吴王曰："寡君之老无恤使陪臣隆，敢展谢其不共⑪。黄池之役，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齐盟⑫，曰：'好恶同之。'今君在难，无恤不敢惮劳。非晋国之所能及也，使陪臣敢展布之。"王拜稽首曰："寡人不佞，不能事越，以为大夫忧，拜命之辱。"与之一箪珠，使问赵孟，曰："句践将生忧寡人，寡人死之不得矣。"王曰："溺人必笑⑬，吾将有问也，史黯何以得为君子⑭？"对曰："黯也进不见恶，退无谤言⑮。"王曰："宜哉！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年：鲁哀公二十年（公元前475年）。征会：征召会见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此时晋公室已卑，四卿分权，且争权，早已失霸；楚又患

吴、越。齐之陈恒欲因此主盟诸侯以树已声势。”　②廪丘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范县东）。　③庆忌：又称王子庆忌，吴王僚之子；其他说法可作参考。　④艾：吴国邑名（在今江西修水县西）。　⑤不忠者：疑指太伯嚭之流。　⑥杀之：指杀了庆忌。杜预注：“言其不量力。”　⑦赵孟：即赵襄子，当时正有其父赵简子（赵鞅）之丧，已继承卿位。　降：降等。丧食：居丧时的饮食。　⑧楚隆：赵襄子的家臣。　⑨黄池之役：黄池会在哀公十三年。　先主：指赵简子。　质：盟信，盟誓。　⑩上国：此指越国，谦称。　诸夏：即中原。　不从：犹言不能实现。

⑪老：赵襄子是晋国的正卿，故称“老”。无恤：即赵襄子。　陪臣：楚隆是赵襄子的家臣，故自称“陪臣”。　展：陈告。　⑫齐盟：同盟。

⑬溺人：指快要淹死的人。　⑭史黯（àn暗），即史墨。杜预注：“晋史黯云：‘不及四十年，吴当亡。’吴王感问此也。”　⑮进：指做官。退：指不做官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年春天，齐国人来鲁国征召会见。夏天，在廪丘会见，为了郑国的缘故，谋划攻打晋国。郑国人向诸侯辞谢。秋天，军队回国。

吴国公子庆忌多次劝谏吴王说：“如果不改过，一定亡国。”不听。庆忌离开国都住在艾地，遂就到了楚国。庆忌听到越国要攻打吴国，冬天，请求回国和越国媾和，于是就回国了。想要除掉不忠的人来讨越国的喜欢。吴国人杀了庆忌。

十一月，越国军队包围了吴国，赵襄子的饮食比居丧还要降等。楚隆说：“三年的丧礼，是表示亲爱关系的极点。现在您又降等，恐怕是有缘故吧？”赵襄子说：“黄池的盟会，先主和吴王有过盟誓，说：‘同好共恶。’现在越国包围吴国，后继人不想废弃父亲的誓言而应敌挡越国，但又不是晋国的力量能够达到的，我因此只能用降等饮食来表示心意。”楚隆说：“如果让吴王知道，怎么样？”赵襄子说：“可以吗？”楚隆说：“请让我试一试。”于是就前去。楚隆先到越军那里，说：“吴国冒犯上国已经多次

了，听说君王亲自讨伐，中原的人莫不欢喜，惟恐君王的意愿不能实现，请让我进去看看吴军的情况。”越王答应了。楚隆告诉吴王说：“寡君的老臣无恤派陪臣隆前来，谨敢为他的不恭而谢罪。黄池的结盟，君王的先臣志父得以参加盟会，盟誓说：‘同好共恶。’现在君王处在危难之中，无恤不敢害怕劳苦。但又不是晋国的力量所能达到的，谨派陪臣敢向君王报告。”吴王下拜叩头说：“寡人没有才能，不能事奉越国，因而让大夫忧虑，谨拜谢您的命令。”给了楚隆一小盒珍珠，让他送给赵襄子，说：“句践要让寡人活着受罪，寡人会不得好死了。”又说：“快要淹死的人必然作强笑，我还要问你，史黯怎么成为君子的？”楚隆回答说：“史黯这个人做官不被人讨厌，不做官没有毁谤的言论。”吴王说：“太恰当了！”

二十一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一年夏五月，越人始来①。

秋八月，公及齐侯、邾子盟于顾②。齐人责稽首③，因歌之曰：“鲁人之皋，数年不觉，使我高蹈④。唯其儒书，以为二国忧⑤。”是行也，公先至于阳穀⑥。齐闾丘息曰⑦：“君辱举玉趾，以在寡君之军⑧。群臣将传遽以告寡君，比其复也，君无乃勤⑨。为仆人之未次，请除馆于舟道⑩。”辞曰：“敢勤仆人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一年：鲁哀公二十一年（公元前474年）。越人始来：越人第一次来鲁国。杜预注：“越既胜吴，欲霸中国，始遣使适鲁。”　②顾：齐

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范县旧治东南）。　③责稽首：杜预注："责十七年齐侯为公稽首，不见答。"　④皋：王引之《述闻》认为皋当读为咎，是说鲁人不答稽首之咎（罪过）。　⑤二国：指齐国和鲁国。齐人认为鲁人拘泥于儒家礼书，故言"非天子，寡君无所稽首"，竟不答齐平公稽首礼，使二国不睦。　⑥阳穀：齐国邑名（在今山东阳谷县东北）。　⑦闾丘息：闾丘明之后，齐国大夫。　⑧玉趾：称人行止的敬词，犹言玉步。在：存，即存问。　⑨传遽：驿站车马，即驿车。　⑩未次：没有准备好宾馆。次，舍，即行馆。　舟道：齐国地名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一年夏季五月，越人第一次来鲁国。

秋季八月，哀公和齐侯、邾子在顾地结盟。齐国人责备从前叩头之事，因而歌唱说："鲁人的罪过，数年还没有自己察觉，使我们发怒而暴跳。只因为他们拘泥于儒家之书，造成两国苦恼又忧愁。"这一趟，哀公先到阳穀。齐国闾丘息说："辱劳君王光临，来慰问寡君的军队。群臣将要用驿车报告寡君，等到他们告报回来，君王只怕太劳苦了。因为仆人没有准备好宾馆，请在舟道下榻。"哀公辞谢说："岂敢劳动贵国的仆人？"

二十二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二年夏四月，邾隐公自齐奔越①，曰："吴为无道，执父立子。"越人归之，大子革奔越②。

冬十一月丁卯，越灭吴，请使吴王居甬东③。辞曰："孤老矣，焉能事君？"乃缢。越人以归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二年：鲁哀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473年）。邾隐公：名益，邾庄公之子，在位二十年，哀公八年被吴所执，哀公十年奔齐，邾大夫奉太子革为君，哀公二十二年越人送隐公回国，又在位二年，又被越人所执，立其子何为君。 ②大子革：即邾桓公，隐公之子，在位十四年，越人纳邾隐公，太子革反而逃到越国。 ③十一月丁卯：十一月二十七日。甬东：在今浙江定海县东，在海岛上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二年夏季四月，邾隐公从齐国逃奔到越国，说："吴国无道，捕了父亲立了儿子。"越国人把他送回去，太子革逃到越国。

冬季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越国把吴国灭了，越王让吴王夫差住在甬东。吴王拒绝说："我已经老了，怎能再事奉君王？"于是就上吊自杀了。越人把吴王夫差的尸体带了回国。

二十三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三年春，宋景曹卒①。季康子使冉有吊，且送葬，曰："敝邑有社稷之事，使肥与有职竞焉，是以不得助执绋，使求从舆人②，曰：'以肥之得备弥甥也，有不腆先人之产马，使求荐诸夫人之宰，其可以称旌繁乎③！'"

夏六月，晋荀瑶伐齐，高无丕帅师御之④。知伯视齐师，马骇⑤，遂驱之，曰："齐人知余旗，其谓余畏而反也。"及垒而还。将战，长武子请卜⑥。知伯曰："君告于天子，而卜之以守龟于宗祧⑦，吉矣。吾又何卜焉？且

齐人取我英丘⑧，君命瑶，非敢耀武也，治英丘也。以辞伐罪足矣，何必卜?”壬辰，战于犁丘⑨，齐师败绩。知伯亲禽颜庚⑩。

秋八月，叔青如越，始使越也。越诸鞅来聘⑪，报叔青也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三年：鲁哀公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72年）。宋景曹：宋元公夫人，宋景公之母，小邾女（曹姓），季桓子外祖母。　②冉有：孔丘弟子。肥：季康子的名。　职竞：犹言职务繁忙。执绋（fú弗）：指下葬时引柩入穴的绳索，即送葬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助葬必执绋。”求：冉有的名。　③腆（tiǎn忝）：丰厚，丰盛。　旌繁：马匹的装饰，此指马匹。　④荀瑶：又称知伯襄子，荀跞（lì利）之孙，晋国大夫。　高无平：齐国大夫。　⑤知伯：即荀瑶。　骇：惊吓。　⑥长武子：晋国大夫。　⑦守龟：犹言用龟甲占卜。　宗祧（tiāo佻）：祖庙。　⑧英丘：晋国地名（今地不详）。　⑨壬辰：六月二十六日。　犁丘：即隰，齐国地名（在今山东临邑县西）。　⑩颜庚：齐国大夫。　⑪诸鞅：越国大夫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三年春天，宋国景曹死。季康子派冉有去吊唁，并且送葬，说：“敝邑有国家大事，使肥事务繁忙，因此不能帮助送葬，特派求前来跟从舆人之后，说：‘由于肥忝居远房外甥，有不丰厚的先人的马匹，派求进献给夫人的家宰，也许可以和夫人的马匹相称吧！’”

夏季六月，晋国荀瑶攻打齐国，高无平率军抗御。荀瑶观察齐军的虚实，马受惊吓，就索性驱马前进，说：“齐人已经看到我的旗帜，不向前进恐怕会说我害怕而回去了。”到达齐军的营垒然后才回去。将要作战，长武子请求占卜。荀瑶说：

"国君报告了天子,并且在祖庙里已经用龟甲占卜过,卦象很吉利。我又占卜什么呢?况且齐人占领了我们的英丘,国君命令瑶,不敢炫耀武力,只是为了治理英丘。用正义的言辞讨伐有罪就足够了,何必占卜?"六月二十六日,在犁丘作战,齐军大败。荀瑶亲自捉住了颜庚。

秋季八月,叔青到越国,是第一次出使越国。越国诸稽来鲁国聘问,是回报叔青的访问。

二十四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四年夏四月,晋侯将伐齐,使来乞师,曰:"昔臧文仲以楚师伐齐,取穀①;宣叔以晋师伐齐,取汶阳②。寡君欲徼福于周公,愿乞灵于臧氏③。"臧石帅师会之④,取廪丘。军吏令缮⑤,将进。莱章曰⑥:"君卑政暴,往岁克敌,今又胜都⑦,天奉多矣,又焉能进?是谗言也⑧。役将班矣⑨。"晋师乃还,饩臧石牛⑩。大史谢之曰:"以寡君之在行,牢礼不度,敢展谢之⑪。"

邾子又无道,越人执之以归,而立公子何⑫。何亦无道。

公子荆之母嬖,将以为夫人,使宗人衅夏献其礼⑬。对曰:"无之。"公怒曰:"女为宗司⑭,立夫人,国之大礼也,何故无之?"对曰:"周公及武公娶于薛,孝、惠娶于商,自桓以下娶于齐⑮,此礼也则有。若以妾为夫人,则固无其礼也。"公卒立之,而以荆为太子。国人始恶之。

闰月，公如越，得大子適郢⑯，将妻公，而多与之地。公孙有山使告于季孙⑰。季孙惧，使因大宰嚭而纳赂焉⑱，乃止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四年：鲁哀公二十四年（公元前471年）。取穀：见僖公二十六年。　②取汶阳：见成公二年。　③乞灵于臧氏：杜预注："以臧氏世胜齐，故欲乞其威灵。"　④臧石：臧宾如之子，鲁国大夫。　⑤缮：治战备，即做好战前准备。　⑥莱章：齐国大夫。　⑦往岁克敌：指上年擒颜庚。今又胜都：指占领廪丘。　⑧鍏（wèi卫）言：虚夸不足信的话，即说大话。　⑨班：班师，即还师。　⑩饩（xì戏），活的牲口，即生饩。　⑪牢礼：牲牢之礼。不度：不合礼度，即不合礼仪规定的标准。展：诚恳，诚挚。　⑫公子何：太子革之弟。　⑬公子荆：鲁哀公庶子。宗人：礼官。　⑭宗司：即宗人的别称。　⑮武公：鲁武公名敖。薛：薛国任姓。孝：鲁孝公名称。惠：鲁惠公名弗皇。商：指宋国，子姓。桓：鲁桓公。　⑯得：相亲悦，即关系融洽。適郢：越王太子。　⑰公孙有山：鲁国大夫。　⑱季孙惧：季孙怕哀公靠越国力量讨己，故惧。太宰嚭：原为吴国大臣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四年夏季四月，晋侯将要攻打齐国，派人来鲁国请求出兵，说："从前臧文仲率领楚军攻打齐国，占领了穀地；宣叔率领晋军攻打齐国，占领了汶阳。寡君想要向周公求福，也愿向臧氏求得威灵。"臧石率军和晋军会合，占领了廪丘。晋国军吏下令做好战前准备，将要进军。齐国大夫莱章说："晋国国君地位卑下而政治暴虐，去年战胜敌人，现在又攻占都邑，上天赐给他们的已经很多了，又怎能够前进？这是说大话。军队将要回去了。"晋军果然撤退回国，晋人把活牛送给臧石。太史表示谢意说："因为寡君出行在外，使用的牲口不

够礼仪规定的标准，谨敢表示诚挚的谢意。”

邾子还是无道，越人把他拘捕带回去，立了公子何为君，公子何也同样无道。

公子荆的母亲受宠，哀公打算立她做夫人，派宗人衅夏献上立夫人的礼品。衅夏回答说：“没有这样礼节。”哀公生气说：“你做宗司，立夫人，是国家的大礼，什么缘故没有？”衅夏回答说：“周公和武公在薛国娶妻，孝公、惠公在宋国娶妻，从桓公以后在齐国娶妻，这样的礼节是有的。若要把妾做夫人，本来就没有那样的礼节。”哀公最终还是立了她为夫人，把荆立为太子。国人开始憎恶哀公。

闰月，哀公到越国，和太子适郢关系很融洽，太子适郢要把女儿嫁给哀公，并且多给他们土地。公孙有山派人报告季孙。季孙害怕，派人走太宰嚭的门路并送上财礼，事情才得中止。

二十五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①，卫侯出奔宋。卫侯为灵台于藉圃②，与诸大夫饮酒焉。褚师声子韄而登席③，公怒。辞曰：“臣有疾，异于人；若见之，君将殽之④，是以不敢。”公愈怒。大夫辞之⑤，不可。褚师出，公戟其手⑥，曰：“必断而足！”闻之，褚师与司寇亥乘曰⑦：“今日幸而后亡。”公之入也，夺南氏邑⑧，而夺司寇亥政。公使侍人纳公文懿子之车于池⑨。

初，卫人翦夏丁氏，以其帑赐彭封弥子⑩。弥子饮

公酒⑪，纳夏戊之女，嬖，以为夫人。其弟期，大叔疾之从孙甥也⑫，少畜于公，以为司徒。夫人宠衰，期得罪。公使三匠久⑬。公使优狡盟拳弥⑭，而甚近信之。故褚师比、公孙弥牟、公文要、司寇亥、司徒期因三匠与拳弥以作乱，皆执利兵，无者执斤⑮。使拳弥入于公宫，而自大子疾之宫噪以攻公。鄟子士请御之⑯。弥援其手曰："子则勇矣，将若君何？不见先君乎⑰？君何所不逞欲？且君尝在外矣，岂必不反？当今不可，众怒难犯，休而易间也⑱。"乃出。将适蒲⑲，弥曰："晋无信，不可。"将适鄟，弥曰："齐、晋争我，不可。"将适冷⑳，弥曰："鲁不足与，请适城钮以钩越㉑，越有君。"乃适城钮。弥曰："卫盗不可知也，请速，自我始。"乃载宝以归㉒。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五年：鲁哀公二十五年（公元前470年）。五月庚辰：五月二十五日。　②灵台：台名。　③褚师声子：即褚师比，见哀公十五年《传》并注。韈：同"袜"，袜子。　④殼（què确，又读kòu寇）：呕吐。　⑤辞之：为褚师比辩解。　⑥戟其手：把手叉在他的腰上如戟形，人生气时好作此状。　⑦司寇亥：卫国大夫。　⑧南氏：子南之子，即公孙弥牟，卫灵公之子公子郢之后。　⑨公文懿子：即公文要，卫国大夫。　⑩夏丁氏：即夏戊，见哀公十一年《传》。彭封弥子：即弥子瑕，卫国大夫。　⑪弥子：即彭封弥子。　⑫期：夏戊之子，太叔疾的从外孙，他的姐姐为太叔疾的从外孙女。大叔疾：卫国大夫，见哀公十一年《传》并注。从孙甥：杜预注："姊妹之孙为从孙甥，与孙同列。"

⑬三匠：三种匠人。　⑭优狡：即艺人。杜预注："优狡，俳优也。"

拳弥：卫国大夫。 ⑮斤：砍木的斧子，匠人所拿。 ⑯郢子士：卫国大夫。 ⑰不见先君乎：先君删聩，乱作而不速奔，故被戎州所杀，事见哀公十七年《传》。 ⑱休：平定，指暴乱平定。易间：容易离间。

⑲蒲：卫国靠近晋国的邑名（在今河南长垣县东）。 ⑳泠（líng零）：卫国靠近鲁国的邑名。 ㉑城鉏：卫国靠近宋国的邑名（在今河南滑县东）。鉤越：联系越国。鉤，同“钩”，犹言联系。杜预注：“宋南近越，转相钩牵。” ㉒载宝以归：拳弥欺骗卫君，载宝归卫。杜预注：“欺卫君，言君以宝自随，将致卫盗，请速行。已为先发，而因载宝归卫也。”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五年夏季五月二十五日，卫侯逃奔到宋国。卫侯在藉圃修建了灵台，和大夫们在那里喝酒。褚师声子穿着袜子登上席子，卫侯大怒。褚师辩解说：“臣脚上有疮，和别人不一样；如果看见了，君王会呕吐的，因此不敢脱袜。”卫侯更加生气。大夫们都为褚师辩解，卫侯还是不行。褚师退出，卫侯把手叉在他的腰上，说：“一定要砍断你的脚！”褚师听了这话，就和司寇亥一起坐上车子说：“今天能够逃出来是太幸运了。”卫侯回国的时候，夺了公孙弥牟的封邑，又夺了司寇亥的政权。卫侯派侍人把公文懿子的车推进池塘里。

起初，卫国人灭了夏丁氏，把他的家人和财产赐给彭封弥子。弥子请卫侯喝酒，进献宴戊的女儿，受宠，让她做了夫人。她的弟弟期，是太叔疾的从外孙，小时候养在卫侯的宫中，卫侯让他做司徒。夫人逐渐失宠，司徒期也就有了罪过。卫侯使用三种匠人久久得不到休息。卫侯派优狡和拳弥盟誓，并很亲近信任他。所以褚师比、公孙弥牟、公文要、司寇亥、司徒期靠着三种匠人和拳弥发动暴乱，都拿着锐利的武器，没有武器的人拿着斧子。派拳弥进入公宫，大家从太子疾的宫里呐喊来攻打卫侯。郢子士请求抵御。拳弥拉着他的手说：“您固然很勇敢，可是打算把国君怎么办？您没有看见先君的结局

吗？国君到哪儿不能满足欲望呢？况且国君曾经在外面待过，难道就一定不能回来吗？现在不能那么做，众怒难犯，暴乱平定才容易离间作乱的人。”于是卫侯就逃走了。打算到蒲地去，拳弥说：“晋国没有信义，不行。”打算到鄄地去，拳弥说：“齐国、晋国在争夺我们，不行。”打算到洽地去，拳弥说：“鲁国不足以亲附，请到城鉏去可以联系越国，越国有能干的国君。”于是就去了城鉏。拳弥说：“卫国的盗贼还不能知道，请快点离开，从我开始。”于是就载上宝物回到了卫国。

【原文】

公为支离之卒，因祝史挥以侵卫①。卫人病之。懿子知之，见子之②，请逐挥。文子曰：“无罪。”懿子曰：“彼好专利而妄，夫见君之入也，将先道焉③。若逐之，必出于南门而适君所④。夫越新得诸侯，将必请师焉。”挥在朝，使吏遣诸其室⑤。挥出信，弗内⑥。五日，乃馆诸外里⑦。遂有宠，使如越请师。

六月，公至自越⑧。季康子、孟武伯逆于五梧⑨。郭重仆，见二子曰⑩：“恶言多矣，君请尽之⑪。”公宴于五梧，武伯为祝⑫，恶郭重，曰：“何肥也？”季孙曰：“请饮鼿也⑬！以鲁国之密迩仇雠，臣是以不获从君，克免于大行⑭，又谓重也肥。”公曰：“是食言多矣⑮，能无肥乎？”饮酒不乐，公与大夫始有恶。

【注释】

①支离之卒：分散部署兵力，即分为数队以误敌人。祝史挥：祝与史本为二职，挥兼二事，故称祝史挥。　②知之：指知道祝史挥为内应。

子之：即公孙弥牟，又称文子。 ③妄：即胡作非为。先道：在前面引路。 ④出于南门：从南门出去。君所：国君那里。 ⑤遣诸其室：从他的家把祝史挥遣送走。 ⑥出信：出城住了两宿。 ⑦外里：卫国地名，也在城钼。 ⑧公自至越：杜预注："前年行，今还。" ⑨五梧：鲁国南部边境。 ⑩二子：指季康子和孟武伯。 ⑪尽之：此犹言一一追究坏话。 ⑫祝：祝酒。 ⑬彘：即孟武伯。⑭密迩：紧挨着，靠近。大行：犹言远行。 ⑮食言：即言而无信，不履行诺言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盖季孙、孟孙屡许公而不践约，故鲁哀公借此指桑骂槐。"

【译文】

卫侯分散部署兵力，依靠祝史挥作内应来侵袭卫国。卫人忧患此事。公文懿子知道了，进见公孙弥牟，请求驱逐祝史挥。公孙弥牟说："没有罪过。"懿子说："他专横好利而又胡作非为，要是见到国君进来，会在前面引路的。如果驱逐他，一定出南门而到国君那里。越国最近得到诸侯的护戴，一定会请求他们出兵的。"祝史挥在朝廷上，懿子就派官吏到他家准备遣送他走。祝史挥出城住了两宿，想要回城没有被接纳。过了五天，就住在外里。于是受到了卫侯的宠信，派他到越国请求出兵。

六月，哀公从越国回来。季康子、孟武伯到五梧迎接。郭重为哀公驾车，见到了他们两位说："这二位的坏话多着呢，请君王一一追究。"哀公在五梧设宴，孟武伯祝酒，讨厌郭重，说："你为什么这样肥胖？"季孙说："请罚彘喝酒！由于鲁国靠近仇敌，臣下因此没有能跟随君王，得免远行，可是他偏偏又说辛苦奔波的重长得肥胖。"哀公说："这个人吃自己的话吃多了，能不肥胖吗？"大家饮酒都不高兴，哀公和大夫从此就相互憎恨。

二十六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六年夏五月，叔孙舒帅师会越皋如、后庸、宋乐茂纳卫侯①，文子欲纳之。懿子曰："君愎而虐，少待之，必毒于民，乃睦于子矣。"师侵外州，大获②。出御之，大败。掘褚师定子之墓，焚之于平庄之上③。文子使王孙齐私于皋如曰④："子将大灭卫乎，抑纳君而已乎？"皋如曰："寡君之命无他，纳卫君而已。"文子致众而问焉，曰："君以蛮夷伐国，国几亡矣，请纳之。"众曰："勿纳。"曰："弥牟亡而有益，请自北门出。"众曰："勿出。"重赂越人，申开守陴而纳公⑤，公不敢入。师还，立悼公⑥，南氏相之。以城鉏与越人。公曰："期则为此。"令苟有怨于夫人者报之⑦。司徒期聘于越，公攻而夺之币。期告王，王命取之，期以众取之。公怒，杀期之甥之为大子者。遂卒于越。

宋景公无子，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⑧，畜诸公宫，未有立焉。于是皇缓为右师，皇非我为大司马，皇怀为司徒，灵不缓为左师，乐茂为司城，乐朱鉏为大司寇⑨。六卿三族降听政，因大尹以达⑩。大尹常不告，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⑪。国人恶之。司城欲去大尹，左师曰："纵之使盈其罪。重而无基，能无敝乎？"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六年：鲁哀公二十六年（公元前469年）。叔孙舒：即文子，武叔之子，鲁国大夫。皋如、后庸（一作舌庸）：越国大夫。乐茂：即子潞，宋国司城。卫侯：名辄。 ②大获：大肆劫掠。 ③褚师定子：褚师比之父。平庄：陵名。 ④王孙齐：即昭子，王孙贾之子，卫国大夫。

⑤申开：指郭门、城门俱大开。申，重，国都城门有数重，有郭门，有内城门，内城也不止一门。守陴（pí皮）：戍守城墙上的女墙，此指守城门。 ⑥悼公：蒯聩的庶弟公子黚（qián钳）。 ⑦夫人：司徒期之姊。 ⑧公孙周：即子高，宋元公之孙。得：为宋公。启：得之弟。

⑨皇怀：皇非我之从昆弟。灵不缓：子灵围龟之后。乐朱鉏：乐挽之子。 ⑩六卿：宋国六卿指右师、左师、司马、司徒、司城、司寇。三族：即皇、灵、乐三族。降听政：即共听政。大尹：官名。 ⑪以其欲：按照他的意图。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六年夏季五月，叔孙舒率军会合越国皋如、后庸、宋国乐茂护送卫侯回国，公孙弥牟想要接纳他。懿子说："国君刚愎并且暴虐，稍等一些时候，必定残害百姓，百姓就会跟您和睦了。"联军侵袭外州，大肆劫掠。卫军出动抵御，被打得大败。卫侯挖掘褚师定子的坟墓，把棺材放在平庄之上放火烧了。公孙弥牟派王孙齐私下去见皋如说："您打算大举灭亡卫国呢，还是只护送国君回国就完事呢？"皋如说："寡君的命令没有别的，只护送卫君回国就完事了。"公孙弥牟召集众人征求意见，说："国君带来蛮夷攻打我国，国家差一点灭亡了，请接纳他。"众人说："不要接纳。"公孙弥牟说："弥牟逃亡对大家有好处，请让我从北门出去。"众人说："不要出走。"公孙弥牟重重贿赂越人，大开城门接纳卫侯，卫侯不敢进城。联军撤兵回去，卫国立了悼公，公孙弥牟辅佐他。卫国把城鉏给了越国人。卫侯说："是期这样做的。"命令如果对夫人有怨的可以报复。司徒期到越国聘问，卫侯攻打他并且夺走了财礼。司徒期报告越

王，越王命令取回来，司徒期率众把财礼取回来。卫侯大怒，杀了司徒期的做太子的外甥。卫侯也就死在越国。

宋景公没有儿子，要来了公孙周的儿子得和启，养在公宫中，还没有立继承人。当时皇缓做右师，皇非我做大司马，皇怀做司徒，灵不缓做左师，乐茷做司城，乐朱鉏做大司寇。六卿三族共同听政，通过大尹上达国君。大尹经常不向宋景公报告，而按照自己的意图假称君命发号施令。国人都憎恶他。司城想要除掉大尹，左师说："放纵他让他恶贯满盈。权势重而没有基础，能不败坏吗？"

【原文】

冬十月，公游于空泽，辛巳，卒于连中①。大尹兴空泽之士千甲，奉公自空桐入，如沃宫②。使召六子曰③："闻下有师，君请六子画④。"六子至，以甲劫之，曰："君有疾病，请二三子盟。"乃盟于少寝之庭⑤，曰："无为公室不利。"大尹立启，奉丧殡于大宫。三日而后国人知之。司城茷使宣言于国曰："大尹惑蛊其君而专其利，今君无疾而死，死又匿之，是无他矣，大尹之罪也。"得梦启北首而寝于卢门之外，已为乌而集于其上，哅加于南门，尾加于桐门⑥。曰："余梦美，必立。"大尹谋曰："我不在盟⑦，无乃逐我，复盟之乎！"使祝为载书，六子在唐孟⑧，将盟之。祝襄以载书告皇非我⑨。皇非我因子潞、门尹得、左师谋曰⑩："民与我，逐之乎！"皆归授甲，使徇于国曰："大尹惑蛊其君，以陵虐公室。与我者，救君者也。"众曰："与之！"大尹徇曰："戴

氏、皇氏将不利公室⑪，与我者无忧不富。”众曰：“无别！”戴氏、皇氏欲伐公。乐得曰：“不可。彼以陵公有罪，我伐公则甚焉。”使国人施于大尹⑫。大尹奉启以奔楚，乃立得。司城为上卿，盟曰：“三族共政，无相害也。”

卫出公自城钼使以弓问子赣，且曰：“吾其入乎？”子赣稽首受弓，对曰：“臣不识也。”私于使者曰：“昔成公孙于陈，宁武子、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⑬；献公孙于齐，子鲜、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⑭。今君再在孙矣，内不闻献之亲，外不闻成之卿，则赐不识所由入也⑮。《诗》曰：‘无竞惟人，四方其顺之⑯。’若得其人，四方以为主，而国于何有⑰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空泽：又叫空桐泽，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虞城县南）。辛巳：十月初四。连中：馆名，即连中馆。 ②士千甲：即甲士一千人。奉公：此指奉着宋景公尸体。空桐：宋国地名。杜预注：“梁国虞县东南有地名空桐。”沃宫：宋都内宫名。 ③六子：即上文六卿。 ④下：下邑。 ⑤少寝：即小寝，是诸侯退朝后休息之处，又有说是内寝。 ⑥北首：头向北。卢门：宋国的东门。杜预注：“北首，死象。在门外，失国也。”咮（zhòu咒）：鸟嘴，嘴巴。桐门：宋国的北门。 ⑦我不在盟：指大尹没有参加君命六卿在少寝之盟。 ⑧祝：太祝。唐盂：宋国地名（在今河南睢县，距宋都较远，此唐盂可能在宋都郊外）。 ⑨祝襄：杜预注：“襄，祝名。” ⑩子潞：即乐茂。门尹得：即乐得。 ⑪戴氏：即乐氏。

⑫施于大尹：把罪名施加在大尹身上。 ⑬成公孙于陈：杜预注：“僖二十八年，卫成公奔楚，遂适陈。”孙，通“逊”，流亡；下文的“孙”字，除孙庄子，均同此。宁武子、孙庄子为宛濮之盟而君入：杜预注：“盟在僖

二十八年。”　⑭献公孙于齐：杜预注：“在襄十四年。”子鲜、子展为夷仪之盟而君入：杜预注：“在襄二十六年。”　⑮今君再在孙矣：杜预注：“谓十五年孙鲁，今又孙宋。”献之亲：献公时代的亲信。成之卿：成公时代的卿大夫。赐：子鬷的名。　⑯《诗》：指《诗经·周颂·烈文》篇。无：语助词。竞：强。人：指贤人。无竞惟人，即最强莫过得贤人。顺：顺从，顺服；今本《诗经》作训。　⑰为主：为四方之主。杜预注：“为主，主四方。”国于何有：取得国家有什么困难？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此犹言得国有何难哉。”

【译文】

冬季十月，宋景公在空泽游玩，十月初四，死在连中。大尹动用空泽的甲士一千人，奉着宋景公尸体从空桐进入国都，到了沃宫。派人召来六卿说：“听说下邑有战事，国君请六卿一起谋划。”六卿来到，用甲士劫持他们，说：“国君有重病，请诸位盟誓。”于是就在小寝的院庭里盟誓，说：“不做对公室不利的事。”大尹立启为国君，奉着棺材停放在祖庙里。三天以后国人才知道这件事。司城乐茷派人在国都内宣布说：“大尹蛊惑他的国君并专权好利，现在国君没有病而死去，死后又藏匿尸体，这没有别的可说了，就是大尹的罪过。”得梦见启头向北睡在卢门的外边，自己变为乌鸦栖集在他的上面，嘴巴搁在南门上，尾巴搁在北门上。醒来说：“我做的梦很美好，一定立为国君。”大尹策划说：“我没有参加六卿的盟誓，只怕会驱逐我，再和他们盟誓吧！”让太祝制定盟书，六卿正在唐盂，打算和他盟誓。太祝襄把盟书的内容告诉皇非我。皇非我跟乐茷、门尹得、左师谋划说：“百姓亲附我们，驱逐他吧！”于是都回去把武装发给部下，让他们在国都内巡行说：“大尹蛊惑他的国君，欺压虐待公室。亲附我们的人，就是救援国君的人。”大众说：“亲附你们！”大尹也巡行说：“戴氏、皇氏将要不利于公室，亲附我的不要担忧不富起来。”大众说：“你和国君（启）没有两样！”戴氏、

皇氏想要攻打启。乐得说："不行。他因为欺凌国君有罪，而我们要攻打国君罪过就更大了。"让国人把罪名加在大尹身上。大尹事奉启逃奔到楚国，于是就立得为国君。司城做了上卿，盟誓说："三族共同掌握国政，不要相互残害。"

卫出公从城鉏派人拿弓问候子赣，并且说："我可以回国吗？"子赣叩头受弓，回答说："臣下不知道。"私下对使者说："从前成公流亡到陈国，宇武子、孙庄子在宛濮结盟然后国君回国；献公流亡到齐国，子鲜、子展在夷仪结盟然后国君回国。现在国君再次流亡在外，内部没听说有象献公时代的亲信，外部没听说有象成公时代的卿大夫，那么赐就不知道回国的根据了。《诗经》说：'最强莫过得到贤人，四方都会顺从他。'如果得到那样的人，四方就会把他当作人主，而取得国家又有什么困难呢？"

二十七年

【原文】

二十七年春，越子使后庸来聘，且言邾田，封于骀上①。二月，盟于平阳，三子皆从②。康子病之，言及子赣，曰："若在此，吾不及此夫。"武伯曰："然。何不召？"曰："固将召之"。文子曰："他日请念③。"

夏四月己亥④，季康子卒。公吊焉，降礼⑤。

晋荀瑶帅师伐郑，次于桐丘⑥。郑驷弘请救于齐⑦。齐师将兴，陈成子属孤子⑧，三日朝。设乘车两马，系五邑焉⑨。召颜涿聚之子晋⑩，曰："隰之役，而父死

焉⑪。以国之多难，未女恤也。今君命女以是邑也，服车而朝，毋废前劳⑫。”乃救郑。及留舒，违穀七里⑬，穀人不知，及濮⑭，雨不涉。子思曰⑮：“大国在敝邑之宇下⑯，是以告急。今师不行，恐无及也。”成子衣制杖戈，立于阪上，马不出者，助之鞭之⑰。知伯闻之，乃还⑱，曰：“我卜伐郑，不卜敌齐。”使谓成子曰：“大夫陈子，陈之自出。陈之不祀，郑之罪也。故寡君使瑶察陈衷焉⑲，谓大夫其恤陈乎？若利本之颠⑳，瑶何有焉？”成子怒曰：“多陵人者皆不在㉑，知伯其能久乎？”中行文子告成子曰㉒：“有自晋师告寅者，将为轻车千乘，以厌齐师之门㉓，则可尽也。”成子曰：“寡君命恒曰：‘无及寡，无畏众。’虽过千乘，敢辟之乎？将以子之命告寡君。”文子曰：“吾乃今知所以亡。君子之谋也，始、衷、终皆举之，而后入焉㉔。今我三不知而入之，不亦难乎㉕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二十七年：鲁哀公二十七年（公元前468年）。后庸：又作舌庸。駘（tái台）上：鲁、邾二国交界处（在今山东滕县东南）。　②平阳：杜预注：“西平阳。”即今山东邹县城。三子：指季康子、叔孙文子、孟武伯。

③他日请念：杜预注：“言季孙不能用子赣，临难而思之。”　④四月己亥：四月二十五日。　⑤降礼：礼节降等。　⑥桐丘：见庄公二十八年注。　⑦骍弘：字子般，骍歂（chuǎn喘）之子。　⑧属：会合，集合。孤子：为国战死者的儿子。　⑨系五邑：加给五个邑。杜预注：“又加之五邑。”一说通“亿（yì意）”，书册之囊，即书册放在五个袋子里。

⑩颜涿（zhuō捉）聚：即颜庚，齐国大夫。　⑪隰之役：见哀公二

十三年。 ⑫服车：即大夫车服。前劳：指颜涿聚的功劳。 ⑬留舒：齐国地名(在今山东东阿县旧治东北)。违轂：距离轂地。 ⑭濮：即濮水。濮水有二：其一在今河南滑县与延津县境，其二在今山东菏泽县北。此指前者。 ⑮子思：即国参，子产之子。 ⑯大国：指晋国。宇下：屋檐下。 ⑰制：雨衣，即今之斗篷。阪上：山坡上。助之鞭之：即手推拉马，鞭子打马。 ⑱乃还：杜预注："畏其得众心。" ⑲衷：犹言内情，指被灭亡的内情。 ⑳利本之颠：对树干的倒置认为有利；此是诬蔑陈恒以陈国灭亡为己利。 ㉑不在：没有好结果。在：犹言终；终，善终，即有好结果。 ㉒中行文子：即荀寅，此时出奔在齐国。 ㉓厌：同"压"，追击。 ㉔衷：同"中"，指发展，举：犹言考虑，谋虑。杜预注："谋一事，则当虑此三变，然后入而行之，所谓君子三思。"入：犹言进言，此即向上进言，向上报告。 ㉕不亦难乎：杜预注："悔其言不可复(收回)。"

【译文】

鲁哀公二十七年春天，越王派后庸来鲁国聘问，并且商谈邾国土地的事，确定鲁、邾两国以骀上为边界。二月，在平阳结盟，季康子等三位都跟从前去。季康子对结盟感到忧虑，谈到子赣，说："如果他在这里，我不会到这地步的。"孟武伯说："是这样。为什么不召他来？"季康子说："本来是要召他的。"叔孙文子说："过些时候请仍然记着他。"

夏季四月二十五日，季康子死。哀公去吊丧，礼节降等。

晋国荀瑶率军攻打郑国，驻扎在桐丘。郑国驷弘到齐国请求救援。齐国军队将要出发，陈成子集合为国战死者的儿子，三天内朝见国君。设置一辆两匹马的车，加给五个邑。召见颜涿聚的儿子晋，说："隰之役，你的父亲死在那里。因为国家多难，没有能抚恤你。现在国君命令把这城邑给你，穿着朝服驾着车子朝见，不要废弃你父亲的功劳。"于是就出兵救援郑国。到达留舒，距离轂地七里，轂地人竟没有发觉。到达濮水，天下雨军队不肯过河。子思说："大国的军队就在敝邑的屋檐下，因此

告急。现在军队不前进，恐怕要来不及了。”陈成子披着雨衣拄着戈，站在山坡上，马不肯走出的，就推拉它鞭打它。知伯听说，就撤兵回去，说：“我占卜攻打郑国，没有占卜和齐国作战。”派人对陈成子说：“大夫陈子，您是从陈国分支出来的。陈国断绝祭祀，是郑国的罪过。所以寡君派瑶考察陈国灭亡的内情，还要询问大夫是否忧虑陈国？如果您对树干的倒置认为有利，那瑶有什么办法呢？”陈成子大怒说：“经常欺凌别人的人都没有好结果，知伯难道能够长久吗？”中行文子告诉陈成子说：“有一个从晋军中来告诉寅的人说，晋军将要出动轻车一千辆，迫击齐军的营门，就可以全部歼灭。”陈成子说：“寡君命令恒说：‘不要追击零星的士卒，不要害怕大批的敌人。’晋军即使超过一千辆战车，岂敢避开他们？我要把您的话报告寡君。”中行文子说：“我到今天才知道自己为什么逃亡在外了。君子谋划一件事，开始、发展、结果都要考虑到，然后向上报告。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了解就向上进言，不也是很难的吗？”

【原文】

公患三桓之侈也①，欲以诸侯去之；三桓亦患公之妄也，故君臣多间②。公游于陵阪，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③，曰：“请有问于子，余及死乎④？”对曰：“臣无由知之。”三问，卒辞不对。公欲以越伐鲁，而去三桓。秋八月甲戌，公如公孙有陉氏，因孙于邾⑤，乃遂如越。国人施公孙有山氏⑥。

悼之四年⑦，晋荀瑶帅师围郑。未至，郑驷弘曰：“知伯愎而好胜，早下之，则可行也⑧。”乃先保南里

以待之⑨。知伯入南里，门于桔柣之门⑩。郑人俘鄟魁垒，赂之以知政，闭其口而死⑪。将门，知伯谓赵孟："入之。"对曰："主在此⑫。"知伯曰："恶而无勇，何以为子⑬？"对曰："以能忍耻，庶无害赵宗乎⑭！"知伯不悛，赵襄子由是恭知伯⑮，遂丧之。知伯贪而愎，故韩、魏反而丧之⑯。

【注释】

①三桓：即季孙、孟孙、叔孙。侈：犹言威胁。 ②间：嫌隙，间隙。 ③陵阪：鲁国地名，在鲁都曲阜旷东北。孟氏之衢（qú渠）：孟武伯住处地名。 ④及死：犹言正常之死，即善终。 ⑤八月甲戌：八月初一。公孙有陉氏：即公孙有山氏。 ⑥施：犹言拘捕，一说加罪。两说均通。 ⑦悼：即鲁悼公，名宁，哀公之子。悼之四年，晋出公元年。 ⑧早下之：及早表示在他之下，即早点表示软弱无能。可行：可达到目的，即他可退走。 ⑨南里：郑国都城郊区里巷名（在今河南新郑县南五里）。 ⑩桔柣之门：郑国远郊之门。见庄公二十八年注。 ⑪鄟（xī希）魁垒：杜预注："鄟魁垒，晋士。"知政：主持政事，即掌政为郑卿。闭其口：塞其嘴。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"鄟魁垒不同意，郑人乃塞其口而杀之。" ⑫主：主人，指知伯，即荀瑶。 ⑬恶：指貌丑。子：指继承人。 ⑭赵宗：赵氏宗族。 ⑮恭（jì忌）：憎恨。 ⑯韩、魏反而丧之：韩、魏反过来灭掉知伯。丧，灭亡。杜预注："《史记》，晋懿公之四年，鲁悼公之十四年，知伯帅韩、魏围赵襄子于晋阳。韩、魏反与赵氏谋，杀知伯于晋阳之下，在《春秋》后二十七年。"

【译文】

哀公忧患三桓的威胁，想要利用诸侯除掉他们；三桓也担心哀公的狂妄，所以君臣之间嫌隙很多。哀公到陵阪游玩，在孟氏之衢遇上孟武伯，说："请问您，我能得到善终吗？"孟武伯回

答说："臣下没法知道。"问了三次，始终辞谢不回答。哀公想要利用越国攻打鲁国，除掉三桓。秋季八月初一，哀公到了公孙有山氏那里，遂就流亡到邾国，于是就到了越国。国人拘捕了公孙有山氏。

悼公四年，晋国知伯率军包围郑国。还没有到达，郑国驷弘说："知伯刚愎而好胜，我们早点向他表示软弱无能，他就可以退走。"于是就先在南里据守等待晋军。知伯攻进南里，包围了桔柣之门。郑国人俘虏了鄟魁垒，用做郑卿引诱他投降，没有答应就塞住他的嘴而杀了他。晋军要攻打城门，知伯对赵孟说："攻进去。"赵孟回答说："主人在这里。"知伯说："你貌丑而没有勇气，为什么做了继承人？"赵孟回答说："因为我能够忍受耻辱，也许对赵氏宗族没有什么害处吧！"知伯不肯改悔，赵孟因此憎恨知伯，知伯想要消灭赵孟。知伯贪婪而刚愎，所以韩、魏反过来灭亡了他。

丛书题签　启　功
责任编辑　李万寿
　　孟筑敏
封面设计　石俊生
技术设计　黄国昌

本丛书如有装印错误，请寄承印厂质检科，保证调换。
邮　　编　441021
通信地址　湖北省襄樊市胜丰路45号
文字六〇三厂质检科

左传全译

王守谦　金秀珍　王凤春　译注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（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）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850×1168毫米　32开本　52印张　1400千字
1990年11月第1版　1996年3月第5次印刷
印数　精装 35101—55100 册
　　平装（上下册）20001—32000 册

ISBN 7-221-01571-6/K·54　定价：平装（上下册）70.00 元